

## 中阿含经新译( 悟慈长老 )

传译.....	2
品名.....	3
中阿含经卷第一.....	4
中阿含经卷第二.....	16
中阿含经卷第三.....	29
中阿含经卷第四.....	45
中阿含经卷第五.....	59
中阿含经卷第六.....	71
中阿含经卷第七.....	84
中阿含经卷第八.....	99
中阿含经卷第九.....	114
中阿含经卷第十.....	128
中阿含经卷第十一.....	146
中阿含经卷第十二.....	158
中阿含经卷第十三.....	170
中阿含经卷第十四.....	181
中阿含经卷第十五.....	192
中阿含经卷第十六.....	203
中阿含经卷第十七.....	217
中阿含经卷第十八.....	228
中阿含经卷第十九.....	242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	256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267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278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三.....	287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300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312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六.....	323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335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345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九.....	355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	372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390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400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408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427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438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449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七.....	462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474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486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	498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509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518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531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545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555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565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573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585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九.....	598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	614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一.....	624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二.....	634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三.....	645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四.....	653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五.....	665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六.....	675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七.....	685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八.....	697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九.....	705
中阿含经卷第六十.....	720
后出中阿含经记.....	737

## 传译

在四阿含经里面，中阿含经乃收集那些不长，也不短的经典，故名为『中阿含经』。里面分为十八品，计为二百二十二经，为六十卷本的。

据说汉译的中阿含经，曾经有前后二次，第一次的乃载在于『出三藏记集』第十三卷。说吐火罗国（兜佉勒国，月支国，位于葱岭的西南，为乌浒水上游的国名）的沙门，昙摩难提（法喜），在于前秦的苻坚建元二十年（公元三八四），至于姚萇的建初六年（三九一）的中间，曾经在于长安翻译增一阿含经，及中阿含经，计为一百卷（曾一阿含四十一卷，中阿含五十九卷）。乃以难提口诵梵文，竺佛念（凉州人，甘肃武威）译出中文的。

又说苻坚的臣中，有一位武威的太守，名叫赵政（东晋洛阳清水人），虽遇慕容冲的叛逆，而扰动关中，但是并不以为怀。仍然在长安城中，聚集义学，请难提大师译出中阿含经及增一阿含经等经论。后来及至姚萇之逼入关内，人情危阻时，难提乃辞还西域，不知其去向。这就是记在于『高僧传』第一卷里面的第一译（此第一次的翻译本已遗失。）

第二译为罽宾国（北印度，迦湿弥罗，现在的克什米尔一带之地）出身的瞿昙僧伽提婆（众天）所译出的。提婆传在于『出三藏记集』第十三卷，及『开元释教录』第三卷。和『高僧传』第一卷，都大同小异。为建元年间到长安来宣扬佛法的高僧。那个时候正是释道安

（河北人，常山扶柳）在于长安受秦王苻坚的特别待遇之时，前记的难提曾受其协助，而达成其宏经与翻译的大事。『出三藏记集』第十三卷曾记载说：『乃与安公（道安）共请出经』，则知两人的关系。

当时，曾值慕容冲的兵乱，并遇道安大师之忽然逝世（建元二十一年，三八五），因此，虽然经典已译出，但是也来不及订正。到了后来，山东已渐平静，提婆就和冀州的沙门法和，一同入于洛阳。在那里经过四五年的时间，一方面宏扬教义，另一方面则学习语言（晋语），而渐渐的发觉前人所译的经典乃有些不正确的地

方。后来于隆安元年（三九七）游化于京师时，巧遇王元琳。王氏为东亭侯，为一优婆塞（虔诚的在家居士），曾经建立精舍，招集十方的学徒，以便研习经典与翻译经典的工作。提婆就是在他所建立于扬州建康县的精舍里，翻译吾人所看到的此一『中阿舍经』的。此经虽然经过七个月即告完成（已有语言学的素养，故隆安一年十一月至二年六月，就能翻译完毕），但是兵难扰乱的时代，实在还是来不及十分的校正书写流传，到了隆安五年（四〇一）才达成此一大事的！

：有关于译主的问题，在于经末，有道慈大师的『中阿舍序文』（后出中阿舍经记），里面所记述的，乃以僧伽罗叉（众护）为译胡文（梵文）的人，提婆则转译梵文为晋文，道慈为笔受（笔录），李宝与康化共为书记。然而从来都以提婆大师为译主的方式传流下来的。

## 品名

中阿舍经乃收纳二二〇经，分为十八品，为六十卷本之经。

第一品为七法品，依次为第二业相应品，第三舍梨子相应品，第四未曾有法品，第五习相应品，第六王相应品，第七长寿王品，第八秽品，第九因品，第十林品，第十一大品，第十二梵志品，第十三根本分别品，第十四心品，第十五双品，第十六大品，第十七晡利多品，第十八例品。

第一品里有十经，均为说明七种之法之故，叫做七法品。第二品之十经，都是有关于业之事，故为业相应品。第三品有十一经，是以舍梨子的说法为主，故为舍梨子相应品。第四品的十经，都是放在于有关于未曾有之事与人的殊特之处而说的，故为未曾有法品。第五品有十六经，所说的都是诸法的因缘（习），故为习相应品。第六品之十四经，多为关于国王之事，故名王相应品。第七品的十五经，是以长寿王的故事为主之故，名叫长寿王品。第八品的十经，乃以说明心之秽为主，故为秽品，第九品之十经，是以出于大因经的因缘观为主，故名因品。第十品之十经，乃以有关于林间的生活为说法的主体，故为林品，第十一品有二十五经，乃集各种的说法，故为大品。第十二品为二十经，多数为外道的梵志而说的，故名梵志品，第十二品之十经，是将六界等分别而说的，故名根本分别品。第十四品的十经，乃以第一经的心经为主而说的，故名心品，第十五品的十经，乃有双卷之经，故名双品，第十六品之十经，也和十一品同样的集各种的说法，故也名叫大品，第十七品之十经，乃以晡利多经为主，故名晡利多品，第十八品的十一经，乃用例经为主体，故名叫做例品。

以全体看来，大半的品名都是以其内容为名的，但是也有些无关于其品名之事，故应审知而解，是为读经的人！

# 中阿含经卷第一

东晋的孝武帝及要帝之世，隆安元年十一月，至二年六月译了于东亭寺，为罽宾（迦湿弥罗）三藏法师瞿昙僧伽提婆（众天）译。道祖笔受（笔录）。

中阿含七法品第一：（有十经）

初一日诵（有五品半，合有六十四经。）

一日诵：指结集时，一日诵出的经典份量。到了后世时，演变而为一日课诵经典的份量。

中阿含计有**(1)**初「一日诵」（五品半，包含六十四经）**。(2)**第二「一日诵」（四品半，包含五十二经）**。(3)**第三「一日诵」（一品半，包含三十五经）**。(4)**第四「一日诵」（二品，和二品半，包含三十五经）**。(5)**第五「一日诵」（三品半，包含三十六经）。

摄颂如下：

善法昼度树 城水木积喻 善人往世福 七日车漏尽

（七法品有十本经，所谓：**(1)**善法经，**(2)**画度经，**(3)**城喻经，**(4)**水喻经，**(5)**木积喻经，**(6)**善人往经，**(7)**世间福经，**(8)**七日程，**(9)**七车经，**(10)**漏尽经。）

## 一、善法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假如一位比丘成就知法 知义 知时 知节 知己 知众 知人胜如的七法的话，便能在于贤圣得欢乐处，而正趣于漏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这样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祇树给孤独园，祇园精舍，在舍卫城南门外）。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能成就七法的话，便对于贤圣之道，能得欢喜安乐，而正趣于漏尽（烦恼灭尽）。甚么叫做七法呢？所谓比丘，能知法 知义 知时 知节 知己 知众，以及知道人之胜如（知道众人的根元，也就是知道不同种类之人性的胜劣）是。

**(1)**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法呢？所谓比丘，知道**1.正经**（十二部经之契经，指散文体之经），知道**2.歌咏**（祇夜，重颂 混有散文 韵文之偈），知道**3.记说**（受记。如对于来问之回答解说，或佛陀预言弟子之命终后等事之因缘），知道**4.偈咄**

(伽陀，颂，孤起颂，不重颂，唯以偈文而成的)，知道5.因缘(佛陀之诸教化之缘起、因缘)，知道6.撰录(佛陀说法教化时所引用的各种譬喻之集成)，知道7.本起(以「此实在是由于世尊所说」之语为始等，也是佛陀叙说弟子宿世之事)，知道8.此说(自说，应感兴而唱之颂。是佛陀随意欢喜所说之句)，知道9.生处(本生经。集有关于世尊之前生的因缘)，知道10.广解(方广，得智与满足而问之经。所谓由浅入深，广说菩萨道的真理)，知道11.未曾有法(如「阿难有四未曾有之法」等，为关连于未曾有之经。或以未曾有之法来称叹佛德之奇特)，以及知道12.说义(论议，经之批注。或布衍其意义而说之法。以上为十二部经，就中，除了5.6.12.之外之九，为之九分教)。这叫做比丘之知法，如果当为比丘的，不知道法的话，他就谓之不知正经，不知歌咏、记说、偈、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以及说义。像如是的话，为之比丘之不知法。如果有比丘，善知法的话，他就谓之知道正经、歌咏、记说、偈、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以及说义，这叫做比丘之善知法。

(2)甚么叫做比丘之知义呢？所谓比丘能知彼彼(各各)之说之义。如这事就是那样的义理，这事就是这样的义理等，都能了知，这叫做比丘之知义。如果有比丘，不知道义的话，就叫做不知彼彼(各各)之说之义。如这为那样，这就是这样等，都不能了知。像如是的话，就叫做比丘之不知义。如果有比丘，善知义的话，就叫做能知彼彼(各各)之说之义，这就是那样之义，这就是这样之义，这叫做比丘之善知义。

(3)甚么叫做比丘之知时呢？所谓比丘知道此时应当修习下相(下等的事相)，此时应当修习高相(高等的事相)，此时应当修习舍相(中等的事相)，这叫做比丘之知时。如果有比丘，并不知时的话，即他就不能知道此时当修下相，此时当修高相，此时当修舍相。像如是的比丘，为之不知时。如果有比丘，善知时的话，他就在于此时当知应修下相，此时当修高相，此时当修舍相，这叫做比丘之善知时(「七知经说：此时应思惟寂灭想，此时应思惟受行想，此时应思惟慎护想。巴利文即说：此为示时，此为质问时，此为专心努力时，此为晏坐时，由此可了知下、高、舍等相之义)。

(4)甚么叫做比丘之知节(知量)呢？所谓比丘之知节，即如饮、如食(饮食节制知量)，或者是去。或者是住，或者是坐，或者是卧，或者是语，或者是默(行住坐卧，谈吐默然，均如决节量)，或者是大小便的时间，乃至捐除睡眠(节眠)，都修行正智，这叫做比丘之知节。如果一位比丘不知量节制的话，则此人乃谓不管是饮，或者是食，或者是去，或者是住，或者是坐，或者是卧，或者是语，或者是默，或者是大小便，或者是捐除睡眠等，都不知修行正智。像如是之比丘，叫做不知节。如果有比丘，善知节的话，即谓不管是饮，或者是食，或者是去，或者是住，或者是坐，或者是卧，或者是语，或者是默，或者是大小便，或者是捐除睡眠，都知道修行正智，这叫做比丘之善知节。

(5)甚么叫做比丘之知己(通达于圣典)呢？所谓比丘能自知：我有这种信仰，我有持戒、多闻、布施、智慧、辩才、阿含(教法)，及所得(事事都能自知)，这叫做比丘之知己(自知通达了知于圣典)。如果有比丘，不知自己的话，即他自我就不知其有所信仰、持戒、多闻、布施、智慧、辩才、阿含(教法)，以及其所得，像如是的比丘，为之不知己。如果有比丘，善知己的话，即所谓，乃自我知道有了其所信仰、持戒、多闻、布施、智慧、辩才、阿含(教法)，以及其所得，这叫做比丘之善知己。

(6)甚么叫做比丘之善知众呢？所谓比丘，知道此为刹帝利众(王、武士族)，此为梵志众(婆罗门、神职人物)，此为居士众，此为沙门众，我对于这些众生，应该知道当如是而去，如是而住，如是而坐，如是

而语，如是而默，这叫做比丘之知众。如果有比丘，不知众的话，即他并不知道此为刹帝利众，此为梵志众，此为居士众，此为沙门众。我对于那些众生并不知道应该如是而去，如是而住，如是而坐，如是而语，如是而默，像如是的比丘，叫做不知众。如果有比丘，善知众的话，即他乃谓知道此为刹帝利众，此为梵志众，此为居士众，此为沙门众，我知道对于那些众生，应该要如是而去，如是而住，如是而坐，如是而语，如是而默，这叫做善知众。

(7)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人之胜如（知道多种多样之人之根元胜劣）呢？所谓1.比丘之知，有二种人：一为有信仰，一为不信仰。如果有信仰的话，就为之胜，不信仰的人，就为之不如（劣）。所谓2.信仰的人，又有二种：第一为数往（屡次）拜见比丘，另一为不数往拜见比丘。如果数往拜见比丘的话，就为之胜，不数往拜见比丘的话，就为之不如（劣）。所谓3.数往拜见比丘，也有二种：第一为有礼敬比丘，另一为不礼敬比丘。如果礼敬比丘的话，就为之胜，不礼敬比丘的话，就为之不如（劣）。所谓4.礼敬比丘也有二种：一为有问经的，另一为不问经的。如果问经的话，就为之胜，不问经的话，就为之不如（劣）。所谓5.问经的人，也有二种：一种为专心一意的听经，另一种人为不专心一意的听经。如果专心一意的听经的话，就为之胜，不专心一意的听经的人，就为之不如（劣）。所谓6.一心听经的人，也有二种：有一种为听法后能受持法，另一种人为听法后不受持。如果听法后能受持的话，就为之胜，听法后不受持的人，就为之不如（劣）。所谓7.听法受持的人，也有二种：有一种为听法后能观察其中之义，另一种为听法后，不观察其义。如果听法后能观察其义的话，就为之胜，听法后不观察其义的人，就为之不如（劣）。所

谓8.闻法观义的人也有二种：一种为知法、知义、向于法、次于法、随顺于法、如法而行。另一种为不知法、不知义、不向于法，不次于法、不随顺于法、不如法而行。如果知法、知义、向于法、次于法、随顺于法、如法而行的话，就为之胜，假如不知法、不知义、不向于法、不次于法、不随顺于法，不如法而行的话，就为之不如（劣）。所谓9.知法、知义、向于法、次于法、随顺于法、如法而行的人，也有二种：一种为饶益自己，也饶益他人，饶益多人，而愍伤世间，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及求饶益，而求安隐快乐。有一种为不饶益自己，也不饶益他人，不饶益多人，不愍伤世间，不为天、为人而求义，而求饶益，及求安隐快乐。如果饶益自己，也饶益他人，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求饶益，求安隐快乐的话，即此人，乃在于彼人（众人）当中，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譬喻由于牛，而有乳，由于乳而有酪，由于酪而有生酥，由于生酥而有熟酥，由于熟酥而有酥精（醍醐味）。酥精就是在五味当中，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像如是的，如有人能饶益自己，也饶益他人，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而求义，求饶益，求安隐快乐的话，即此二人，乃如上所说，如上所分别，如上所施设的，此为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这叫做比丘之知人胜如（胜劣）。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而愿意奉行。

## 二、昼度树经第二（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三十三天的昼度树（香遍树），自叶黄、叶落、叶还生、树生网、树如鸟喙、花开如钵，花尽开敷的七段的生长变化，喻诸弟子之自思念出家、出家、得初禅、得二禅、得三禅、得四禅。至于阿罗汉果的七

阶段的修行过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帝释天）的昼度树（波利质多罗树，香遍树），其叶如萎微而黄的话，则于此时，三十三天的诸天们，就会悦乐欢喜昼度树的树叶，将于不久，当会落下来。又次，三十三天的昼度树的树叶已落下来时，在于此时，三十三天的诸天们。也会悦乐欢喜昼度树的树叶将于不久，当会还生。又次，三十三天的昼度树的树叶已还生时，就在于此时。三十三天的诸天们，会悦乐欢喜昼度树将于不久，当会生罗网（花蕾）。又次，三十三天的昼度树已生罗网（花蕾）时，当于此时，三十三天的诸天们，会悦乐欢喜昼度树将于不久，当会生鸟队（花蕾饱满时，顶端细，有如鸟喙）。又次，三十三天的昼度树的花蕾已经生如鸟喙时，当于此时，三十三天的天众们就会悦乐欢喜昼度树将于不久，色会花开如钵。又次，三十三天的昼度树如已开花如钵时，即当于此时，三十三天的天众们，就会悦乐欢喜昼度树将于不久，当会尽情敷开。如果昼度树已尽开敷的话，则光明所照之处，色相所映之处，香气所熏之处，周围达于百由延（由旬。约七、八哩的里程）。这时，三十三天的天众们，在于中夏四月的期间里，以天的

五欲功德（五种钦乐），都具足而尽情的娱乐，这叫做三十三天在于昼度树下，集合娱乐！

像如是之义，则圣弟子们也是同样之例。如圣弟子们，最初思念欲出家去修行，这时圣弟子，就名叫叶黄，犹如三十三天的昼度树之树叶已萎黄一样。又次，圣弟子已正式剃除须发，身着袈裟，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挂的出家人，而学正道，这时，圣弟子，则名叫做叶落，犹如三十三天的昼度树之树叶已落那样。又次，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而有觉、有观（寻、伺，也就是坐禅而粗观、细观之义），离开欲念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而成就其游止的境地（离生喜乐地，初禅的境界。初将内心作粗略的分别观察，进而内心起微细的分别，终于将心止住于一境，而生禅定快乐。觉、观、喜、乐、心一境性，为之初禅的五支）。这时，圣弟子，乃名叫叶还生，犹如三十三天的昼度树的树叶，已还生那样。又次，圣弟子，其觉与观都又息止（已没有粗觉细观的心理作用），已内静、一心，而无觉、无观，而由禅定而生喜、乐，而得第二禅，而成就其游止的境地（二禅有内静、一心、喜、乐之四支，由于禅定而生喜与乐，故为定生喜乐地）。这时，圣弟子就名叫生网（花蕾），犹如三十三天的昼度树之生罗网那样。又次，圣弟子，离开喜欲，而游止于舍无求，而正念正知，而身觉安乐。所谓那圣者所说的圣所舍、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而成就游止于其境地（第三禅有舍、念、慧、乐、心〔空〕之五支，故三禅为之离喜妙乐地。巴利文作：他已脱离喜，而有舍，而住于正念、正智，而以身享乐。那圣者所说的舍之人、为正念乐住之人，而逮住于第三禅）。这时，圣弟子，名叫如鸟喙，犹如三十三天的昼度树之如鸟喙（花蕾饱满时，顶端细，有如鸟喙）。又次，圣弟子，其乐已灭，其苦也已灭，喜、忧本来也已灭，已不苦、不乐，而有舍、有念，而清静，而得第四禅，而成就游止于其处（第四禅有不苦不乐、舍、念、一心之四支。为之舍念清静地）。这时，圣弟子就叫做生如钵，犹如三十三天之昼度树之花开如钵那样。

又次，圣弟子之诸漏（烦恼）已尽，心已解脱（去除心的障碍），已慧解脱（去除知见的障碍），在现法当中，已自知、自觉，而自作证，已成就而游止在于此境地。所谓生已尽（已解脱后续之生死，已没有生死可言），梵行已立（阿罗汉

之清净梵行已完成），所作已办（所应作的都已作完，更没有所应作之事），不更受有（命终后不再受三界生死轮回之有），已知如真（如实而知）。到这时的圣弟子，名叫尽敷开，犹如三十三天的昼度树之树花极尽开敷那样。他既成就为漏尽的阿罗诃比丘（得证阿罗汉果），则三十三天的诸天众都会聚集在于善法正殿（帝释天的宫殿），大家会咨嗟称叹而说：『某尊弟子，在于某村邑剃除须发，穿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去家庭，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学道，已达成诸漏已尽，已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已经自觉自己已作证悟，已成就而游止在于其境地。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已知如真（如实而知）！』这叫做漏尽阿罗诃共集会。有如三十三天的昼度树下之共集会那样。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上之法，其诸弟子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城喻经第三（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王城七事具足、四食丰饶，譬喻比丘之得七善法。所谓：坚信、惭愧、羞耻、精进、多闻、正念、智慧。成就四禅，而至于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的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国王的边城，有七事具足（七条件完备），四种食物都丰饶，都容易而得，不难而得（四食都能随其愿望而得，都能不劳、不苦而得）那样，因此之故，王城则不会被外敌所破毁，唯除城内自己之毁坏耳（指内乱）。

甚么叫做王城之七事具足？所谓王的边城造立楼橹（监视楼台），筑地而使其坚固，不能毁坏，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安内制外）。这叫做王城之第一事具足（完成第一条条件）。又次，王的边城掘凿池塹，使其极为深广，为修备可依之处，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这叫做王城之第二事具足（完成第二条条件）。又次，如王的边城，其周匝的通道，都开除平博（铲除路上的障碍物，维持交通之顺畅），以便为城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这叫做王城之第三事具足（完成第三条条件）。又次，如王的边城，屯集四种军力，所谓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以便为城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这叫做王城之第四事具足（完成第四条条件）。又次，如王的边城，平时都预备一些弓矢、铍戟等军器，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这叫做王城之第五事具足（完成第五条条件）。又次，如王的边城应立守门的大将。此将帅乃具有了明略智辩，为一勇毅奇谋的人。如遇善人则听允其进入，不善的话，就禁止其入内，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这叫做王城之第六事具足（完成第六条条件）。又次，王的边城应筑立高墙，使其极为牢固，而泥涂垩洒，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这叫做王城之第七事具足（完成第七条条件）。

甚么叫做王城之四食丰饶，易不难得呢？所谓王的边城，水草樵木等资粮，平时都预备得非常的丰富，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这叫做王城之第一食丰饶，易不难得（第一种食粮能随愿望而得，并不难得）。又次，王的边城多多的收集稻谷，以及储蓄麦谷，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国之怨敌。这叫做王城之第二食丰饶，易不难得（第二种食粮能随愿望而得，并不难得）。又次，如王的边城多多的积聚粘豆，和大小的豆类，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敌。这叫做



王城之第三食丰饶，易不难得（第三种食粮能随愿望而得，并不难得）。又次，如王的边城多多的蓄聚酥油、蜜，和甘蔗、糖、鱼、盐、脯肉等，一切都具足，以便为内之安隐，以便制御外敌。这叫做王城之第四食丰饶，易不难得（第四种食粮能随顺愿望而得，并不难得）。像如是的，王城之七事具足，四食丰饶，容易而得，并不难得的话，就不会被外国之怨敌所破毁，唯除其内之自毁坏耳（只怕有福不知惜，而自乱阵脚耳）。

像如是的，如果圣弟子，也能得到七善法，而逮得四增上心，易不难得的话，则因此之故，圣弟子们，并不会被魔王之所得其便（无机可入），也不会随顺恶不善之法，不会被染污所染，不会再受生死。

要怎样圣弟子才能得七善法呢？（一）所谓圣弟子得坚固的信仰，深着于如来，信根已立，终不会一再的随顺其外的沙门、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其余世间的一切。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第一种善

法。（二）又次，圣弟子常得惭耻，应该可惭的就知惭，如恶不善之法，乃为秽污，乃为烦恼，会受诸恶之报，而造生死之本！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第二种善法。（三）又次，圣弟子应常行羞愧，应该可愧的就知愧，如恶不善之法，乃为秽污，乃为烦恼，会受诸恶报，而造生死之本。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第三种善法。（四）又次，圣弟子应常行精进，应断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应恒自起意（发心），专心一意的坚固其心，为了诸善之本，而不舍弃其方便（努力）！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第四种善法。

（五）又次，圣弟子应广学多闻，守持而不忘，而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也善，中也善，究竟（后）也善。有意义，有文理，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像如是的对于诸善法，广学多闻。而翫习至于千遍，心意所思惟观察，都为明见深远。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第五种的善法。（六）又次，圣弟子常行于念，而成就正念，久久所曾修习之处，久久所曾听闻之处，都恒常忆念不忘，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第六种的善法。（七）又次，圣弟子应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得如此之智，而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便正尽苦恼。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第七种善法。

甚么叫做圣弟子之逮得四增上之心，容易而不难得呢？（一）所谓圣弟子应离欲，离开不善之法，有粗觉、有细观，由于离开欲念而生的喜与乐，而逮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境地。这叫做圣弟子之逮得初增上心，容易而不难得。（二）又次，圣弟子的粗觉、细观已经息灭，已内静、一心，而无粗觉、细观，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在于其境地。这叫做圣弟子之逮得第二增上心，容易而不难得。（三）又次，圣弟子离开喜欲，游止于舍、无求，而正念正智，而身觉快乐。所谓圣者所说的为圣所舍、所念、乐住，而空，而逮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境地。这叫做圣弟子之逮得第三种的增上

心，而容易而得，并不难得。（四）又次，圣弟子，其乐已灭，其苦已灭，喜忧本已灭除，而至于不苦不乐，而为舍，为念，清静而逮得第四禅之成就，而游止在于其境地。这叫做圣弟子之逮得第四增上心，容易而得，并不难得。

像如是的圣弟子，已得达七善法，逮到四增上心，容易而得，并不难得，而不被魔王之所得便，也不随顺于恶不善之法，不会被污染所染，不会一再的更受生死。有如下面之事：

（1）如王之边城之造立楼橹那样，筑地使其坚固，不会被毁坏，使内能得安隐，对外能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得到坚固的信心，深着于如来，其信根既建立，即终不会再随着其外的沙门、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诸世间们而团团转！这叫做圣弟子之得信根坚固的楼橹，已除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

（2）如王的边城之掘凿池塹，极为深广，使其修备可依，对于内，可得安隐，对于外，可以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常行惭耻，知道可惭耻而惭耻，知道恶不善之法乃为秽污烦恼，会受诸恶报。会造生死之本。这叫做圣弟子得惭耻之池塹，

除去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

(3)如王的边城，周匝都有通道，道路开辟得非常的平博，以便为内之安隐，对于外，可以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乃常行羞愧，知道可愧而愧，知道恶不善之法，为秽污烦恼，会受诸恶报，会造生死之本。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羞愧如平道，而除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

(4)如王的边城，集有四种的军力，所谓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以便为内之安隐，对于外，可以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常行精进，断灭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恒自起意（发心），专一心意的坚固其信心，而为诸善之本，而不舍其方便（努力）。这叫做圣弟子之得精进的军力，以除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

(5)如王的边城，常预备军器，如弓、矢、铍、戟等，以便为内之安隐，对于外，可以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乃广学多闻，而守持不忘，而积聚博闻。所谓法，则初也善，中也善，竟（后）也善，有真义，有文理，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像如是的广学多闻，而翫习而至于千遍，其意所思惟观察的，都为明见深达。这叫做圣弟子之得达多闻，如预备军器，而能除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

(6)如王的边城，立有守门的大将，具有了明略智辩，勇毅奇谋。如善的人，则听其进入，不善的人，则禁止其入内，以便为内之安隐，外可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常行于念，而成就正念，为久久所曾修习，久久所曾听闻的，都把它恒忆不忘。这叫做圣弟子之得正念的守门大将，能除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

(7)如王的边城，筑立高墙，使其极为牢固，以泥涂垩洒（以颜料粉饰），以便为内之安隐，而可以制御外敌。像如是的圣弟子，乃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而得如此之智，而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便正尽苦恼。这叫做圣弟子之得智慧如高墙，而除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又次，

(1)如王的边城，都有储备水草樵木之资，以便为内之安隐，为外可以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离开欲、不善之法，有粗觉，有细观，离欲而生的喜与乐，而逮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境地。乐住而没有缺乏，安隐而快乐，自致于涅槃。

(2)如王的边城，多积聚稻谷，以及储蓄麦谷，以便为内之安隐，向外可以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其粗觉与细观都已息止，已内静、一心、无觉、无观，而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与乐，而逮得第二禅之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所谓乐住，并没有缺乏，安隐快乐，而自致于涅槃。

(3)如王的边城，多积聚粘豆，以及大小豆，以便为内之安隐，外则可以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已离开喜欲，已游止于舍而无求的境地，而正念、正智，而身觉安乐。所谓圣者所说的圣所舍、所念、乐住，而空（定），而逮得第三禅，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乐住已无缺乏，已安隐快乐，而自致于涅槃。

(4)如王的边城多蓄酥油，和蜜，和甘蔗、糖、鱼、盐、脯肉，这些一切都充足，以便为内之安隐，对外可以制御怨敌。像如是的，圣弟子，其乐已灭，苦也已灭，已逮得第四禅，而成就，而游止在于其境地。乐住已无缺乏，已安隐快乐，而自致于涅槃。

佛陀所说之法，就是如此，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而奉行！

#### 四、水喻经第四（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常卧在于水中，乃至住于岸上等七种人，譬喻为世间的行恶不善之法，以及成就四果的七种不同的人。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而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将为你们阐述七种不同层次的水中、水边之人等譬喻。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里面的真义。」这时，诸比丘们，乃纳受佛陀的教敕，而倾专精神的听佛的教言！

佛陀说：「甚么叫做七种不同层次之人呢？(1)或者有一种人，常卧在于水中。(2)或者有一种人，浮出水上，而又没入水中。(3)或者又有一种人，由水中出，而安住。(4)或者又有一种人，由水中出后而安住，安住后，而观察。(5)或者有一种人，由水中出后安住，安住后，而观察，观察后已渡。(6)或者又有一种人，由水中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而渡，渡后则至于彼岸。(7)或者又有一种人，由水中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而渡，渡后而至于彼岸，至彼岸后，则谓住于岸（立于陆地上之人）。像如是的，我当会再为你们说七种住于水中、水边之喻之义。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思念其义！」

这时，诸比丘们，纳受佛陀的教敕，而倾专精神的听佛的教言！

佛陀说：「那七种人呢？所谓(1)或者有人常卧在于水中。(2)或又有人浮出后又没入。(3)或又有人浮出后而安住。(4)或又有人浮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5)或又有人浮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而渡。(6)或又有人浮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已渡，渡后而至于彼岸。(7)或又有人浮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而渡，渡后而至于彼岸，至彼岸后谓之彼岸的梵志。此七种不同层次的水喻之人，我已略说如上之说，如上之施設。你们知道为甚么义？分别为如何？是甚么因缘吗？」

这时，诸比丘们仰白世尊说：「世尊为法之本，世尊为法之主，一切法均由世尊而出。但愿世尊详说！我们听后，则能得以广知其义！」

佛陀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当会为你们分别解释其义。」这时，诸比丘们，都受教，都正在倾听！

佛陀说：「(1)甚么叫做有人常卧呢？所谓或者有一种人，为不善之法所覆盖，被污染所染污，而受恶法的果报，而造成生死的根本。这叫做有人常卧。犹如有人，没溺于水中，而睡卧在于水中，我说那种人也是如此。这叫做初（第一种）水喻之人，在世间的真谛里，确实有如这种人。

(2)甚么叫做人出后，还会没入呢？所谓有人既出而得信善法，而持戒、布施、多闻、智慧，都在修习善法。然而他却在嗣后之时，失去了信仰之心，道心不坚固，而失去了持戒、布施、多闻、智慧，这些功行也就因之而不坚固。这叫做或有人出后还没。犹如有人溺水后，既浮出，还而又没入于水中那样，我说那种人也是如是，这叫做第二种水喻之人，在世间的真谛里，确实有如这种人。

(3)甚么叫做有人出后，而住呢？所谓有人既出，而得信善法，而持戒、布施、多闻、智慧，都修习善法。他在嗣后之时，也坚固其信心，不使其失去，而持戒、布施、多闻、智慧，都坚固而不遗失。这叫做有人出后，而安住。犹如有人溺入于水中，后由水中出而安住那样。我说那种人也是如是。这叫做第三种水喻之人，在世间里确实有这种人。

(4)甚么叫做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呢？所谓得信善法，而持戒、布施、多闻、智慧，都在修习善法。他在嗣后之时，都是信心坚固，并不失去，都在持戒、布施、多闻、智慧，而坚固，而不失，而安住于善法当中。知苦如真（确实知道一切为苦，如实而知苦，苦谛），知道苦之习（集，知道苦的来源，集谛），知道苦之灭（灭谛），知道苦灭之道如真（确知道谛。如实而知道苦集灭道之四谛）。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其三结（身见、戒禁取见、疑等为结集生死之三种烦恼），便都

灭尽。三结就是所谓1.身见（执身内有实我之邪见），2.戒取（戒禁取见。如行仿牛、狗等行动之戒，以祈生天，或执为是解脱之道。禁之义为：如执外道之苦行为正道等邪见一应禁止之戒）。3.疑（疑惑真理）。此三结已灭尽时，就能得证须陀洹（预流，预入圣道之流，为初果阿罗汉），已经不会再堕入于恶道，必定会趣向于正觉，极（最多）受七有，也就是最多在天上、人间各七次转生往来后，便得苦际（灭尽苦的边际）。这叫做有人出后，已安住，安住后，而观察，我说这种人也是如是，这叫做第四种水喻之人，在世间里，确实有如此的人。

(5)甚么叫做出后而安住，安住后，而观察，观察后，而渡呢？所谓人既出后，由于得信善法，而持戒、布施、多闻、智慧，而在修习善法。他在于嗣后之时，其信心乃坚固而不失去，都继续持戒、布施、多闻、智慧，都坚固而不缺失，都安住于善法中，知苦如真（如实而知苦，知苦谛），知苦之习（知集谛），知苦之灭（知灭谛），知苦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灭苦之道，知道谛）。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其三结便即灭尽。三结就是所谓身见、戒禁取见、疑是。此三结既灭尽后，其淫、怒、痴（新译为贪、瞋、痴），又已微薄，即得各一往来于天上、人间后，便能得尽苦的边际（一来果—须陀洹。二果阿罗汉）。这叫做有人出后，而安住，安住后，而观察，观察后而渡。犹如有人沉溺于水中，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渡过那样。我说这种人也是如是。这叫做第五种水喻之人，在世间里，确实有如此之人。

(6)甚么叫做出后而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渡过，渡后而至于彼岸呢？所谓有人既出后，由于得信仰善法，而持戒、布施、多闻、智慧，而修习善法。他在嗣后之时，其信心坚固而不失，都继续持戒、布施、多闻、智慧，都坚固不失，而住于善法中，已知苦如真（知苦谛），知苦之习（知集谛），知苦之灭（知灭谛），知苦灭道如真（知道谛）。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其五下分结（五种系缚有情于下界，也就是欲界的烦恼）都已灭尽。五下分结就是所谓贪欲、瞋恚、身见、戒禁取见、疑惑等。此五下分结既灭尽后，即会生于彼间（色界天），就会在于那个地方般涅槃（入于涅槃而解脱），而得不退法，而不必还来于此世间（不还果，阿那含果，三果阿罗汉，生在色界后，不会再退转，而终于在那个地方得阿罗汉果，故为得不退法）。这叫做有人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渡过，渡后至于彼岸。猜如有人虽溺水，而浮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渡过，渡后至于彼岸那样，我说这种人也是如是。这叫做第六种水喻的人，世间确实有如此之人。

(7)甚么叫做有人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渡过，渡后至于彼岸，到彼岸后，叫做安住于彼岸的梵志呢？所谓有人既出，而得信善法，而持戒、布施、多闻、智慧，而修习善法。他在于嗣后之时，其信心也是坚固而不失，也是继续不断的持戒、布施、多闻、智能，都坚固而不失，都安住于善法当中，已知苦如真（如实而知道苦谛），知苦之习（知集谛），知苦之灭（知灭谛），知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谛）。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的话，即其欲漏心已解脱，有漏、无明漏也已解脱，而得心解脱（漏为烦恼，有三种：1.欲漏，贪欲的烦恼。2.有漏，就于生存之有之烦恼。3.无明漏，不明真理之烦恼。从三漏而得心解脱，故为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后，便会如实而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会一再的更受『有』，而知如真（如实而知此事）。这叫做有人出后，而安住，住后而观察，观察后而渡，渡后至于彼岸，到彼岸后，则所谓彼岸的梵志。犹如有人溺水而出后安住，安住后观察，观察后而渡，渡后而至于彼岸，到彼岸后，则所谓彼岸的人。我说这种人也是如是，这叫做第七种水喻之人，在世间里，确实有如此的人。我向（刚才）所说的『当会为你们说七种水喻之人』的事，就是因于此之故而说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这样，那些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五、木积喻经第五（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游行时，曾经看到大木积。木材正在洞然俱炽，就教诫诸比丘们而说：出家学道的人，应该力求精进，像如是的受人的信施，可令诸施主得大福佑、大果报、大光明。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过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拘萨罗国（恒河北岸），在于其人间，和大比丘们，翼从而行（被诸弟子围遶而行）。

这时，世尊即在于路中，忽然看见在一个地方，有大木的积聚之处（柴堆），正在洞然俱炽（积木被焰焰的火焰所燃烧）。世尊见后，则到了那边，更在于其它的树木之下，敷其尼师檀（坐具），结跏趺，而坐在于那里。世尊坐后，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那边有堆积大木之处，正在洞然俱炽吗？」这时，诸比丘们回答说：「看到了，世尊！」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所谓在堆积大木的洞然俱炽之处，或者是把它抱起来，或者是坐在那里，或者是倒卧在那个地方；和所谓刹帝利女，或梵志、居士、工师等之女人，其年龄都在正盛之时，她们都经过沐浴、熏香，穿着明净之衣，以华鬘、瓔珞，严饰在于其身上。如果抱她们，或者坐，或者是倒卧，到底两者之间，是那一种为快乐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所谓堆积大木之处，已洞然俱炽，则假如去抱它，不管是坐，或者是倒卧在那里，都是非常的苦痛的！世尊！如果说有刹帝利女，或梵志、居士、工师等人的女人，其年纪又是在盛满之时，她们又沐浴、熏香，又穿着明净之衣，而将华鬘、瓔珞等来庄严其身，则对于这些人，如果去搂抱的话，则不论是坐，或者是倒卧，都非常的快乐啊！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要为你们说的，就是不欲使你们这些学习沙门的人，却失去了沙门之道。你们如果要成就无上的梵行的话，宁可去抱住那些正在洞然俱炽的堆木，不管是坐在那里，或者是倒卧在其处，他虽然会因此而受苦，甚至是致于死亡，然而乃不会因此而身坏命终后，转趣于恶处，不会生在于地狱当中。假若为愚痴的人，犯戒而不精进，而生恶不善之法，将非梵行，称为是梵行，并不是沙门，而称为是沙门的人，则如抱那刹帝利女，或梵志、居士、工师等人的女人，年在盛满之时，既沐浴熏香，又穿明净之衣，以华鬘、瓔珞，严饰在其身上的，不论是坐，或者是倒卧，则此愚痴的人，就会由于此，而长夜不善不义，而受恶法的果报，其身坏命终之后，会极至恶处，会转生在于地狱里面。因此之故，你们应当观察自己之义，也应当观察其它之义，也就是观察自他两义。应当要作如是之念：我出家而学习的事，并不是虚的，也不是空的，定会有果有报，有极安乐。定会生诸善处，而得长寿的。受他人的信施的衣被、饮食、床褥、汤

药，定会使得诸施主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的！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一位大力士，用紧索毛绳，去绞勒人的膂，而断伤其皮，断伤其皮后，断伤其肉，断伤肉后，断伤其筋，断伤筋后，断伤其骨，断伤其骨后，伤至于髓而止。和或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而受其信施，被其按摩身体、支节、手足，这两者到底是那一种为快乐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如果有一位大力士，用紧索毛绳去绞勒人的口，而断伤皮，断伤皮后，又断伤肉，断伤肉后，又断伤筋，断伤筋后，又断伤骨，断伤骨后，伤至于髓而止，这是非常的苦痛的事。世尊！如果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之处，受其信施，被其按摩身体、支节、手足的话，那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啊！」

世尊！」

世尊就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所说的目的，是不使你们学沙门法，却失去了沙门之道，你们欲成就无上的梵行的话，则宁可使大力士用紧索毛绳，绞勒其膂，断伤其皮，断伤皮后，断伤其肉，断伤肉后，断伤其筋，断伤筋后，断伤骨，断伤骨后，伤至于髓而止，此人虽然因此而受极大的苦痛，或者至于死亡，然而不会由于此而身坏命终后趣至于恶处，不会转生于地狱中。假若愚痴之人犯戒而不精进，而生恶不善之法。不是梵行而称为是梵行，不是沙门，而称为是沙门，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处，受其信施，接受其按摩身体、支节、手足，则此愚痴之人，定会因之而长夜不善不义，定会受恶法的果报，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会再生于地狱之中。因此之故，你们应常观自义，也应观察他义，观察自他两义。应当要作如是之念：我出家所学的，不会虚无，不会是空白，是有果有报的，有极安乐的，会转生于诸善处，而得长寿的。受人信施衣服、饮食、床褥、汤药，定会使得诸施主们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的！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一位大力士，用莹磨的利刀，截断其髀，或者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处受诸信施、礼拜、恭敬、将迎（被欢迎）。到底那一种为快乐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如果有一位大力士，用莹磨的利刀截断其髀，那是非常苦痛的事啊！世尊！假若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受其信施，而被礼拜、恭敬、将迎，那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啊！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所说的目的，就是欲使你们这些学沙门的人，不失去沙门之道之故。你们如果欲成就无上的梵行的话，则宁可使力士用莹磨的利刀截断其髀。此人虽然因此而受苦痛，或者致于死亡，但是总不会因此而身坏命终后，趣至于恶处，不会转生到地狱之中。如果愚痴的人犯戒，不求精进，而生恶不善之法，而将非梵行称为是梵行，非沙门称为是沙门，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接受信施、礼拜、恭敬、将迎。这种愚痴的人，因为是如此的在于长夜，行习那不善不义之故，会受恶法的果报，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转趣而至于恶处，而生在于地狱之中。因此之故，你们应当观察自义，也观察他义，观察自他两义。应当要作此念：我出家而学道，不会是虚，不会是空，定会有果有报，有极安乐，会生到诸善处，而得长寿的。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定会使得诸施主们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的。应当要如是而学！」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一位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铁铜之鏃（正在燃烧，极为热红之鏃—金铜铁椎成的薄片），去缠络其身，或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去接受那些信施的衣服穿在身上，这两者当中，那一种为快乐呢？」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如果有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铁铜之鏃，缠络其身，那是极为苦痛的。世尊！如果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去接受那些信施的衣服，穿在身上的话，那就是极为快乐的事啊！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所说的，就是为了不使你们学沙门而失去了沙门之道的。你们如果欲成就无上的梵行的话，宁可使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铁铜之鏃，缠络其身，这个人虽然因此而受极苦，或者至于死亡，然而不会因此而身坏命终之后，趣至于恶处，不会转生于地狱之中。如愚痴之人，犯戒而不精进，而生恶不善之法，非梵行称为是梵行，非沙门称为是沙门，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接受信施的衣服，则这种愚痴的人，因为是长夜不善不义之故，会受恶法的果报，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因此之故，你们应当观察自义、观察他义，观察自他两义。应当要作如此之念：我出家所学的，不会虚无，不会空灭，定会有果有报，有极安乐，会生诸善处，而得长寿。受人信施衣服、饮食、

床褥、汤药，定会使诸施主们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的。应当要如是而学！」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有大力士，用热的铁钳，钳开其口，然后便用洞燃俱炽的铁丸，着入于其口内，那个热铁丸实时烧着其唇，烧唇后，烧舌，烧舌后，烧断，烧断后，烧咽，烧咽后烧心，烧心后烧肠胃，烧肠胃后，从下而过去。或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接受其信施，而食无量的众味。

此二者，到底那一种为快乐呢？」

这时，诸比丘们仰白佛陀而说：「世尊！如有大力士，用热铁的铁钳，钳开其口后，便用洞燃俱炽的铁丸，着放在其口内，那热铁丸会烧着其唇，烧唇后烧舌，烧舌后烧断，烧断后烧咽，烧咽后烧心，烧心后烧肠胃，烧肠胃后，从下而过去。这是极为苦痛的事啊！世尊！如果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接受其信施，而食无量的口味，这是极为快乐之事啊！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阐说的，就是不使你们学沙门而失去了沙门之道。你们如果欲成就无上的梵行的话，宁可使大力士用热铁的铁钳，钳开其中，口开后，便用洞燃俱炽的铁丸，着放在其口中。此热铁丸会烧其唇，烧唇后烧舌，烧舌后烧断，烧断后烧咽，烧咽后烧心，烧心后烧肠胃，烧肠胃后，从下而过去。他虽然因此而受极苦，或者至于死亡，然而不会因此而身坏命终之后趣至于恶处，不会转生于地狱之中。如愚痴之人，犯戒而不精进，而生恶不善之法，非梵行而称为是梵行，非沙门而称为是沙门，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受其信施，而食无量的众味，此愚痴之人，因于此种长夜不善不义，而会受恶法的果报，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因此之故，你们应当观察自义，观察他义，观察自他两义。应当要作如此之念：我出家所学的，不会虚无。不会空灭，是会有果有报，有极安乐，会往生于诸善处，而得长寿的。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则会使诸施主们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的。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假若有一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铁铜的床，强逼而使人坐卧在其上面。或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受其信施床榻卧具。这两者，到底是那一种为快乐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而说：「世尊！如果有一位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铁铜的床，强逼而使人坐卧在其上面，这乃是极为苦痛的事啊！世尊！假若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受其信施的床榻卧具，而坐卧在那里，乃是极为快乐之事啊！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所说的，乃不欲使你们学沙门而失去了沙门之道的。你们如果欲成就无上的梵行的话，宁可使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铁铜之床，强逼而使人坐卧在其上面，他虽然因此而受极苦，或者至于死亡，然而不会因之而身坏命终之后，趣至于恶处，不会转生于地狱中。如愚痴之人，犯戒而不精进，而生恶不善之法，非梵行而称之为梵行，非沙门而称之为沙门。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受其信施床榻卧具。此愚痴人由于此长夜不善不义，而受恶法之报，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而转生于地狱之中。因此之故，你们应当观察自义，观察他义，观察自他两义。应当要作如是之念：我出家所学的，不会虚无，不会空灭，一定有果有报，有极安乐，而会往生于诸善处，而得长寿的。受人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会使诸施主们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的。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假若有一位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大铁铜之釜，撮举人后，把人倒放在于釜中。或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

之处，受其信施房舍，房舍经过泥治埽洒，窗户很牢密，炉火又温暖。到底此两者当中，是那一种为快乐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如果有一位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大铁铜之釜，撮举人后，倒放在釜中，这是非常苦痛的事啊！世尊！如果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受其信施房舍，房舍并有泥治埽洒，窗户又牢密，炉火又温暖，这是非常的快乐之事啊！世尊！」

世尊又告诉他们说：「我为你们阐说的，就是不使你们学沙门而失去了沙门之道的。你们如果欲成就无上的梵行的话，则宁可使大力士用洞燃俱炽的大铁铜之釜，撮举人后，将其倒放在釜中，他虽然因此而会受苦痛，或者致于死亡，但是不会因此而在于命终之后趣至于恶处，不会生在地狱之中。如果是愚痴的人犯戒，而不精进，而生恶不善之法，非梵行而称为是梵行，非沙门而称为是沙门，从刹帝利、梵志、居士、工师等人之处受其信施房舍，房舍经泥治埽洒，窗户很牢密（用泥涂壁，用白色的土粉去洒饰，均为是供养之事。也就是将家屋之壁重新修缮粉饰，将窗户修理得牢固，不使风雨浸损），炉火又温暖（炉中焚火，以暖室内等处）。这位愚痴之人，因此长夜不善不义，就会受恶法之报，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会生在地狱之中。因此之故，你们应当观察自义，观察他义，观察自他两义。应当要作如是之念：我出家所学的，不会虚无，不会空灭，定会有果有报，有极大的安乐，会往生于诸善处而得长寿的。受人的信施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会使诸施主们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光明的。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说此法之时，有六十位的比丘，因之而漏尽结解（烦恼已尽，已解脱生死轮回）。也有六十位比丘，舍戒而还家。为甚么呢？因为世尊的教诫，乃为甚深，甚难！学道又是甚深，甚难之故（佛陀的教训极为深妙，极为难行，学道也是同样的不是那么简单之事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此，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一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

### 六、善人往经第六（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七善人所往至之处，以及无余涅盘。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过的就是如是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当为你们说七种善人所能往至之处，以及无



余涅槃等法（对于有余依身之有余涅槃，而说无余依身的涅槃。也就是身心都灭之涅槃）。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的真义。」这时诸比丘们，都受教，都倾全精神的听佛的教诫！

佛陀说：「那七种呢？(1)比丘所用功修行的，应当要实现如是之义：认为我者实为无我，也没有我所；当来也是无我，也是没有我所。已『有』（生死）的，则便把它断除。如已断除的话，就会得舍，不会被『有』之乐所染，不会着于合会（生出。不会染于有，也就是不会生存于三界，不会染于生出）。像如是而行的话，就是无上、息、迹（此三均为涅槃）之智慧之所显见的，然而还未得证涅槃

（不完全解脱）。比丘所行的如果为如是的话，到底会往生至于何处呢？譬喻烧（小麦的屑皮），纔燃，便会告灭那样。应当要知道！这位比丘也是如是！有少少的我慢未尽，而其五下分结已断，而得中般涅槃（五不还果之一。在欲界死后，欲转生于色界时，有个『中有』之身，在此『中有身』期间，自断烦恼，而得阿罗汉果。请参酌劣译俱舍学，以下同。）这叫做第一种善人所往生而至之处，世间谛实有如此之事的。

(2)又次，比丘所用功修行的，应当要实现如是之义：认为我者，实为无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当来也无我，也无我所有的，已『有』（生死）的，便则把它断除。已断除的话，彼就会得舍，不会被『有』之乐所染，不会着于合会（不会再生出）。像如是而行的话，就是无上、息、孺（此三均为是涅槃）之智慧所显见的。然而还未得证涅槃（未得阿罗汉果）。比丘所行的，如果为如是的话，到底会往生而至于何处呢？譬喻将洞燃俱炽的铁，用锤打它的话，则迸火会飞上空中。然而其火一上，即便会熄灭。应当要知道！这位比丘也是如此，有少少的我慢未尽，而其五下分结已断，而得中般涅槃（解如上）。这叫做第二种善人所往生而至之处。在世间里，谛实有这种事。

(3)又次，比丘所用功修行的应当要实现如是之义：认为我者，实为无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当来也是无我，也是没有我所有的。已『有』（生死）的，则便把它断除！如已断除的话，彼就会得舍，不会被『有』之乐所染，不会着于合会（不会再生出）。像如是而行的话，就是无上、息、遮（此三均为是涅槃）之智慧之所显见的，然而还未得证涅槃。比丘所行的如果为如是的话，到底会往生而至于何处呢？譬喻如洞燃俱炽的铁，用锤去打它的话，实时迸火会飞上空中，而由上空还下来。在还未到地时，便则消灭。应当要知道！这位比丘也是如此，有少少的我慢未尽，而其五下分结已断，而得中般涅槃（解如上）。这叫做第三种善人所往生而至之处。在世间里，谛实有这种事。

(4)又次，比丘所用功修行的，应当要实现如是之义：认为我者实为无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当来也是无我，也是没有我所有的。已『有』（生死）的，则便把它断除。如已断除的话，彼就会得舍，不会被『有』之乐所染，不会着于合会（不会再生出）。像如是而行的话，就是无上、息、孺（此三均为是涅槃）之智慧之所显见的，然而还未得证涅槃。比丘所行的，如果为如是的话，到底会往生而至于何处呢？譬喻如洞燃俱炽的铁，用锤打它的话，迸火实时飞至于上空，然后墮落地而消灭。应当要知道！这位比丘也是如此，有少少的我慢未尽，而其五下分结已断，而得生般涅槃（于欲界死后，生至色界，经过一段时间，而入涅槃，而得阿罗汉果）。这叫做第四种善人所往生而至之处。在世间里，谛实有这种事！

(5)又次，比丘所用功修行的，应当要实现如是之义：认为我者实为无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当来也是无我，也是没有我所有的。已『有』（生死）的，则便把它断除。如已断除的话，彼就会得舍，不会被『有』之乐所染，不会着于合会（不会再生出）。像如是而行的话，就是无上、息、孺（此三均为是涅槃）之智慧之所显见的，然而还未得证涅槃。比丘所行的，如果为如是的话，到底会往生而至于何处呢？譬

喻如洞燃俱炽的铁，用锤打它的话，则迸火会飞上空中，然后堕在于少少的薪草的上面，或者会冒烟，或者会再燃，燃后，便消灭。应当要知道！这位比丘也是如此，有少少的我慢未尽，而其五下分结已断，而得行般涅槃（生色界后，会努力用功。其功奏效圆满

时，就得入涅槃而成就阿罗汉果）。这叫做第五种善人所往生而至之处，世间谛实有这种事。

(6)又次，比丘所用功修行的，应当要实现如是之义：认为我者实为无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当来也是无我，也是没有我所有的。已『有』（生死）的，则便把它断除。如已断除的话，彼就会得舍，不会被『有』之乐所染，不会着于合会（不会再生出）。像如是而行的话，就是无上、息、迹（此三均为涅槃）之智慧之所显见的，然而还未得证涅槃。比丘所行的如果为如是的话，到底会往生而至于何处呢？譬喻如洞燃俱炽的铁，用锤打它的话，迸火就会飞上空中，然后堕在薪草上，或者冒烟，或者燃烧，燃烧尽后，就会消灭。应当要知道！这位比丘也是如此，有少少的我慢未尽，而其五下分结已断，而得无行般涅槃（生色界后，并不努力用功，然而到最后还是在那边得入涅槃，而成为阿罗汉果）。这叫做第六种善人所往生而至之处，世间谛实有这种事。

(7)又次，比丘所用功修行的，应当要实现如是之义：认为我者实为无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当来也是无我，也是没有我所有的。已『有』（生死）的，则便把它断除。如已断除的话，彼就会得舍，不会被『有』之乐所染，不会着于合会（不会再生出）。像如是而行的话，就是无上、息、迹（涅槃）之智慧之所显现的，然而还未得证涅槃。比丘所行的，如果为如是的话，到底会往生而至于何处呢？譬喻洞燃俱炽的铁，用锤打它的话，则迸火会飞上空中，然后堕在很多的薪草的上面，或者会冒烟，或者会燃烧。燃烧后，即便烧燃及于村邑、城郭、山林、旷野等处。燃烧村邑、城郭、山林、旷野等处后，或者会至于道路、或者会至于水处，或者至于平地后，就告消灭。应当要知道！这位比丘也是如此，有少少的我慢未尽，而其五下分结已断，而得上流阿迦膩吒（往生色界后，渐次而上至色究竟天，在那里入涅槃而得阿罗汉果）。这叫做第七种善人所往生而至之处，在世间里，谛实有这种事。

甚么叫做无余涅槃呢？比丘所用功修行的，应当要实现如是之义：认为我者实为无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当来也是无我，也是没有我所有的。已『有』（生死）的，则便把它断除。如已断除的话，彼就会得舍，不会被『有』之乐所染，不会着于合会（不会再生出）。像如是而行的话，就是无上、息、迹（此三均为涅槃）之智慧之所显见的，当时，已经得证涅槃。我说这位比丘，不到于东方，也不至于西方、南方、北方、四维、上、下，便会在于现法当中得证息、灭，而灭度。我说七种善人所往生而至之处，和无余涅槃（身心都灭尽），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七、世间福经第七（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摩诃周那（摩揭陀国的婆罗门出身）曾请问佛，有关于世间，及出世间的福德。佛陀回答说：布施房舍、床座、衣服、饮食等，为七世间之福。闻佛及弟子出游，乃欢喜而至于皈依、受戒，为出世间之福。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于拘舍弥

僑赏弥，跋磋国的首都），住在于瞿沙罗园（瞿师罗长者所奉献的园林）。

那时，尊者摩诃周那（比丘，舍利弗之弟，又为王子周那），则在于晡时（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太阳西下时），从宴坐（禅坐）起来后，往诣于佛所，到后行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他向佛请问说：「世尊！是否可以施设世间的福报吗？」

世尊告诉他说：「可以得施设的。周那！有七种世间之福，可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譽，得大功德。那七种呢？(1)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身世清白的良家子女，所谓善男子、善女人），布施比丘众的房舍、堂阁。这就是第一种世间之福，会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譽，得大功德的。

(2)又次，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在房舍中布施床坐、氈毼、氈、毡褥、卧具等物（铺敷在房间里面的种种毛织品，或蒲团）。周那啊！这就是第二种世间之福，定会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譽，得大功德的。

(3)又次，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在于房舍中，布施奉献一切新净的妙衣。周那！这就是第三种世间之福，会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譽，得大功德的。

(4)又次，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在于房舍中，常施比丘众的朝粥、中食。

(5)又遣园民供给他们使令。

(6)如遇风雨寒雪等恶气候时，则躬亲往诣园所，去增施供养。

(7)使诸比丘们食后，不患风雨寒雪来沾渍其衣服，使他们在昼夜都能安乐，都能禅寂思惟。周那！这叫做第七种世间之福，能得大福佑，能得大果报，能得大名譽，能得大功德（第四、五、六，省文耳，同样都是因之而能得大功德）。

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之已得这七种世间之福的人，则不管是去、是来，或者是立、是坐，或者是眠、是觉（醒），或者是昼、是夜，其福都会常生，都会转增转广的！周那！譬喻恒伽（恒河）之水，从其源而流出，而流入于大海的过程里，在其中间，定会转深转广那样。周那！像如是的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已经得此七种世间之福的话，则不管是去、是来，或者是立、是坐，或者是眠、是觉，或者是昼、是夜，其福都会常生，都会转增转广的！』

于是，尊者摩诃周那，就从他的座位站起，偏袒右肩（偏露右肩之肉，披袈裟之相，本为对于长老表示恭敬之仪），右膝着在地上，长跪叉手（合掌），而仰白佛陀说：「世尊！可得施设出世间之福吗？」

世尊告诉他说：「可以得施的，周那！更有七种福，可超出于世间，而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譽，得大功德的。那七种呢？(1)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听闻如来，或如来的弟子，游行在于某处，听后，非常的欢喜，极怀踊跃（雀跃欣喜）。周那！这叫做第一种出世间之福，能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譽，得大功德的。

(2)又次，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听闻如来，或如来的弟子，欲从那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来，听后，就非常的欢喜，而极怀踊跃。周那！这就是第二种出世间之福，会得大福佑，得大果报，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3)又次，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听闻如来，或如来的弟子，已经从那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来，听后，非常的欢喜，极怀踊跃，就以清静心，亲往去奉迎拜见、礼敬供养。既供养后，则受三自归依—

(4)皈依佛

(5)皈依法

(6)皈依比丘众（僧），而受

(7)禁戒（指五戒。信佛的根本戒律）。

周那！这叫做第七种出世间之福，能得大福佑，大果报，大名誉，大功德的！

周那！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如果得那些七种世间之福，以及更有这些七种出世间之福的话，则其福，乃为不可以算数得出之多。其为福之处，其为福之处之果，其为福之处之报，唯不可以限齐，不可以量出，不可得知其大福之数哩！

周那！譬喻在阎浮洲（阎浮提），有五条的大河流。第一叫做恒伽（恒河），第二为摇尤那，第三为舍劳浮，第四为阿夷罗波提，第五为摩企，其流入于大海的过程时，在中间的水量，实在是不可数出来之多，虽有其斗斛等物，实在是不能以之而得以知道其数量的，所谓不可以限齐，不可以量出，不可以得知大水之数！周那！像如是的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如果得此七种世间之福，以及更有七种出世间之福的话，其福乃为不可以数得出之多。会有这么多之福，有这么多的福果，有这么多的福报，实在是不可际限，不可以测量，不可以得知大福之数啊！」

那时，世尊并说偈颂而说：

恒伽之河 清净易渡 海多珍宝 众水中王  
犹若河水 世人敬奉 诸川所归 引入大海  
如是人者 施衣饮食 床榻茵褥 及诸坐具  
无量福报 将至妙处 犹若河水 引入大海

（恒伽之河是清净而容易渡过的，海中有很多的珍宝，是众水当中之王。犹如河水那样，是世人所敬奉的。诸川所皈之处，都引入于大海的。）

（像如是的人如果能布施衣服，布施饮食，和日常所需之床榻、茵褥，以及坐具等物的话，则会有无量的福报，将来定会往生于妙好之处，犹如诸河水，都被引而流入于大海那样。）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摩诃周那，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七经第八（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一日乃至七日出生时，世间会崩坏的情况。劝人当观诸行无常，应厌离而求解脱。并说往昔曾为外道师宗的善眼大师。但其所说，并不究竟，现在所说的才是究竟，而饶益众生。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过的，都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至于鞞舍离（离车族之首都，在恒河北岸），住在于氏树园（庵婆波利女所有的树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一切的诸行，都是无常，都为不能久住之法，是快速的变易之法，是不可以倚依之法。像如是的诸行，不应当去乐着，应该厌患它，应该速求舍离，当求得解脱！为甚么呢？因为：

(1)有时不下雨。当天空不降雨水时，所有一切的树木、百谷、药木，都均会枯槁，会摧碎灭尽，而不得常住。因此之故，一切诸行都是无常，都是不久住之法，是变易很快之法，可说是依靠不住之法。像如是之诸行，不应当去乐着，应该要厌患它，应当求舍离，应当求得解脱！

(2)又次，有时会有二个太阳之出现于世间，二日出现于世间时，所有的诸沟渠川流，都统统会竭尽，而不得常住。因此之故，一切行是无常的。是不能久住之法，

是变易疾速之法，是不可以倚靠之法。像如是的诸行，不应当去乐着它，应当要患厌它，应当要求舍离，应当要求得解脱！

(3)又次，有时会有三个太阳出现于世间，三日出现于世间时，所有的诸大江河，统统都会竭尽，都不得常住。因此之故，一切诸行都是无常的，是不可久住之法，是变易疾速之法，是不可倚靠之法。像如是的诸行，则不应当乐着，应该要患厌它，应当要求舍离，应当要求得解脱。

(4)又次，有时有四个太阳会出现于世间，四日出现于世间时，所有的诸大泉源，从阎浮洲所流出的五河—第一为恒伽河，第二为摇尤那汀，第三为舍牢浮河，第四为阿夷罗婆提河，第五为摩企汀。这些大泉源，都统统会竭尽，都不得常住。因此之故，一切诸行都是无常，都是不可久住之法，是变易疾速之法，是不可倚靠之法。像如是的诸行，不应当去乐着，应当要患厌它，应该要求舍离，应该要求得解脱！

(5)又次，有时有五个太阳会出现于世间，五日出现时，大海之水会减一百由延（由旬，一由旬为七、八余哩），乃至辗转而减至于七百由延。五日出现于世时，海水所余的为七百由延，乃至转减而为一百由延。五日出现于世时，大海之水会减一多罗树（高纵树），辗转乃至七多罗树。五日出现于世时，海水所余的七多罗树高，则转减乃至为一多罗树之高。五日出现于世时，海水会减为十人之高之量，辗转乃至会减至而为七人之高之量。五日出现于世间时，海水所余的七人之高之量，会辗转乃至为一人之高之量。五日出现于世间时，海水会减至于人颈，会减至于人肩，减至于腰，减至于胯，减至于膝，减至于踝。有时海水会消尽，不足以埋没脚指。因此之故，一切诸行乃为无常，为不久住之法，为变易疾速之法，不可得以倚靠之法。像如是之诸行，不应当去乐着，应当要患厌它，应该求舍离，应当求得解脱。

(6)又次，有时六个太阳会出现于此世间，当六日并出时，一切大地，与须弥山王（妙高山。印度古时，为世界的中心，也是最高之山），都会起烟，众烟会合之而为一烟。譬喻陶师，开始爨灶（在灶里刚起火）时，都均会日日起烟来合而为一烟那样。像如是的六日齐出之时，一切的大地，和须弥山王，均会冒起烟，会合之而为一烟。因此之故，乃知一切诸行确为无常，是不久住之法，是变易快速之法，是不可倚靠之法。像如是的诸行，不应当去乐着，应当患厌它，应当求舍离，应当求得解脱。

(7)又次，有时会有七个太阳同时出现于世间。七日齐出之时，一切的大地，以及须弥山王，都会洞燃俱炽，诸火焰会合之而为一焰。这时风吹火焰，乃至烧燃达于梵天（大梵天，色界初禅天之顶），这时，始转生到晃昱诺天（光音天，二禅天之顶。初禅天破坏时，众生均集在于此天，直至世界再成后，才还回其本处）。天神们，并不听闻世间的成立、败坏等事（成住坏空之劫），也不见到世间的成立败坏等事，不知世间的成立、败坏等事，因此之故，见此大火后，都生恐怖，而身毛都竖立起来。他们曾作此念：「大火不会燃烧到这里吗？大火不会烧燃到这里吗？」从前就已转生到这里的诸天们，因为曾经听闻世间之成立、败坏等事，也见到世间之成立、败坏等事，同样也知道世间之成立败坏等事，因此，看到此大火后，就安慰诸天们而说：「不须要恐怖！大火之法，只会燃烧而齐限至于那边而已，终不会燃烧到这里的。」七日一齐出现之时，须弥山王的一百由旬，会崩散坏灭而尽，而延至于二百由旬、三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都会崩散坏灭而尽。七日齐出之时，须弥山王，和此大地，都会被烧坏消灭，连灰烬也无余存。譬如燃酥油，都煎熬消尽，没有余存的烟墨那样。像如是的，七日齐出之时，须弥山王以及大地，都会灰烬，而无余存。因此之故，一切诸行为无常，为不久住之法，变易速疾之法，不可倚靠之法。像如是的诸行，不应当乐着，应当患厌它，应当求舍离，应当求得解脱。

我现在为你们解说须弥山王当会崩坏等事，到底谁会相信呢？唯有见谛之人（谛实而见到真理的人）才能知道而已。现在为你们解说大海中之水当会竭消而尽等事，谁能相信呢？唯有彻见真谛之人耳。我今为你们说明一切大地当会烧燃而尽，谁会相信呢？唯有见到真谛之人耳。为甚么呢？诸比丘们！往昔之时，有一位大师，名叫善眼（为外道大师。虽为弟子说梵世法，乃至更修增上慈之法，而得生在光音天，然而其法，并未究竟）。善眼大师乃被诸外道仙人们之所师宗的大师。曾舍离欲爱，而得如意足（禅定、智慧均等而显现的大的神力）。善眼大师有无量百千（算不尽）的弟子，大师曾为他们说梵世之法（往生于梵天界之道）。如善眼大师为他们说梵世法时，诸弟子们若有不具足奉行于法的人的话（修习不完善），则此人命终之后，或者会转生到四王天（欲界第一层天，四方依次为多闻、持国、增长、广目等天王），或者会转生到三十三天（忉利天，欲界第二层天，帝释居中，四方各有八天），或者会转生到焰摩天（时分天，欲界第三层天）。或者会转生到兜率陀天（知足天，欲界第四层天），或者会转生到化乐天（欲界第五层天），或者会转生到他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欲界第六层天，是欲界之顶）。如善眼大师为他们说梵世法时，诸弟子们假若有具足奉行于法的人的话，则此人因修习四梵室（修慈悲喜舍四种观法后，则可生在梵天，故称梵室，或梵住、梵堂），而舍离于欲之故，在他命终之后，得以往生于梵天。那个时候，善眼大师曾作此念：『我不应该和诸弟子们同俱而至于后世，不应该共住在一处。我现在宁可更修增上慈。如修折上慈的话，命终之后。得以往生于晃昱天（光音天）。』那时，善眼大师就在于稍后之时，更修增上慈。修习增上慈完了后，其命终之时，得生在于晃昱天上。善眼大师以及其弟子们，学道不空虚（不白学），都得大果报！

诸比丘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往昔之时，那位善眼大师，乃为诸外道仙人们之所宗师，曾舍离欲爱，而得如意足，你们以为是异人（别人）吗？你们不可以作此念！应当要知道！就是我本人啊！我在那个时候，名叫善眼大师，为外道仙人们之所宗师，曾舍离欲爱，而得如意足。我在那个时候，有无量无边（算不尽）的弟子，我在那个时候为诸弟子们说梵世法。我说梵世法时，诸弟子们当中。有不具足奉行我所说的法的人，则那种人在于命终之后，或者转生到四王天，或者转生到三十三天，或者转生到焰摩天（第三层天），或者转生到兜率陀天（第四层天），或者转生到化乐天（第五层天），或者转生到他化乐天（第六层天）。我说梵世法之时，诸弟子们当中，假如具

足奉行我所说的法的话，则因修四梵室，而舍离欲爱之故，在他命终之后，得以往生于梵天。我在那个时候，曾作此念：『我不应该和诸弟子们同俱至于后世，不应和他们都共生在于一处，我现在宁可更修增上慈。如修增上慈的话，命终之后，得以往生于晃昱天』我就在于稍后之时，更修增上慈，修习增上慈后，命终之时，得生于晃昱天之中。我在那个时候，和诸弟子们，所学之道，都不空虚，都得大果报。

我在那个时候，亲自行持此道，而自饶益，也饶益他人，饶益很多之人。我乃悲愍哀伤世间，而为天、为人求义，和饶益，也求他们之安隐快乐。然而那个时候所说之法，并不至于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就只讫于不究竟梵行。因此，我在那个时候，不能离开生、老、病、死，啼哭、忧戚等事，也未能得脱离一切苦恼。

比丘们！我现在出现于世间，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称为佛，是众佑（以上为佛之十尊称）：**1.**如来为通达于真理而来化度之人。**2.**无所著为阿罗汉、应供，值得人之敬重供养者。**3.**等正觉为正徧知。**4.**明行成为就是明行足，得宿住、天眼、漏尽之三明，也就是智慧与身口意三业之德行之完其者。**5.**善逝为善于通达真理，而善于到达彼岸。**6.**世间解为彻知有情、非情之世间之事。**7.**无上士为无人能出其上之人。**8.**道法御

为调御丈夫，为能调伏一切之人。**9.**天人师为天、人的导师。**10.**佛为觉者，为觉悟一切真理之人。众佑就是世尊，是有吉祥之人。)

我现在能饶益自己，也能饶益他人，能饶益众多之人。为了愍伤世间，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饶益，求安隐快乐。我现在所说之法，乃能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完毕后，我现在已经

离开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现在已经得脱一切苦恼。」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九、七车经第九（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弗以七事问满慈子：为甚么跟佛修行：为戒律？为心净？为见净？为疑盖净？为道非道知见净？为道迹知见净？为道迹断智净？回答说：均为不是，是为无余涅槃之故。又问无余涅槃是为戒净，乃至道迹断智净，其中之一而施設与否？答说：不也。但离此等，就也没有无余涅槃。满慈子并举波斯匿王七车速行之喻，以七车比喻所问之七事，而以一曰换乘七车速达目的地，喻修行，须七事俱净，方能达到最终目的之无余涅槃，并不是仅具足一事即可到达。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王舍城，而住在于竹林精舍（摩竭陀国频婆娑罗王所奉献的林园—竹林精舍。位于王舍城），和诸大比丘众，共受夏坐（夏安居），尊者满慈子（富楼那，为满慈女之子，说法第一。），也在于生地（所生长之地，或乡野田舍之地，都叫做生地），受夏坐（结夏安居）。

这时，生地的诸比丘们，大众都受完夏安居，经过其三个月后，都补治他们的衣服。衣服补缝完毕后，则摄衣持钵，从生地出发，向于王舍城，展转向前迈进，而到达王舍城，就住在于王舍城的竹林精舍。

那时，生地的诸比丘们，曾往诣世尊之处，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他们说：「诸比丘们！你们从甚么地方来的呢？在甚么地方夏安居的呢？」生地的诸比丘们白佛而说：「世尊！我们乃从生地而来的，是在生地夏安居的。」

世尊又问说：「在那个生地的诸比丘当中，到底那一位比丘为诸比丘们所共同称誉的呢？那一个人能自少欲知足，而又称说少欲知足，自己闲居，而又称说闲居，自己精进，而又称说精进，自己正念，而又称说正念，自己一心，而又称说一心，自己有智慧，而又称说智慧，自己为漏尽，而又称说漏尽，自己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而又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呢？」

生地诸比丘们说：「世尊！这位尊者为满慈子，他在于那生地里，乃被诸比丘们所共同称誉的，是一位：自己能少欲知足，也称说少欲知足，自己能闲居，又称说闲居，自己能精进，也称说精进，自己正念，也称说正念，自己能一心，也称说一心，自己有智慧，也称说智慧，自己漏尽，也称说漏尽，自己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也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的比丘。」

这时，尊者舍利子（舍利弗），也坐在于众比丘众当中，尊者舍利子曾作如此之念：「世尊以如是之事而问那些生地的诸比丘们。生地的诸比丘们，则极为称誉贤

者满慈子而说：『满慈子为自能少欲知足，也称说少欲知足，自能闲居，也称说闲居，自能精进，也能称说精进，自己正念，也称说正念，自己一心，也称说一心，自己有智慧，也称说智慧，自能漏尽，也称说漏尽，自己劝发、渴仰、成就、欢喜，也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

尊者舍梨子又作此念：「一定在甚么时候，当能得以和贤者满慈子共聚集会，问其少义的！他或者能听许我之所问的！」

那时，世尊在于王舍城受夏安居完毕，经过其三个月后，补治其衣服完了，就摄衣持钵，从王舍城出发，向于舍卫国，展转前进，而至于舍卫国，就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祇园精舍），尊者舍梨子，和生地的诸比丘们，在于王舍城共住一些日子后，也摄衣持钵，而向于舍卫国，展转前进，而至于舍卫国，就共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这时，尊者满慈子在于生地受夏安居完毕，经过三个月后补治其衣服完了，也就摄衣持钵，从生地出发，向于舍卫国，展转前进，而至于舍卫国，也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尊者满慈子乃往诣世尊之处，稽首礼拜后，在于如来之前，敷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坐，而坐在于那个地方。

这时，尊者舍梨子问其余的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到底那一位是贤者满慈子呢？」诸比丘们回答说：「尊者舍梨子！唯然（是的）！你所问的尊者，乃坐在于如来的面前，那位白皙隆鼻，如鸚鵡嘴的人，就是那位比丘。」这时，尊者舍梨子知道满慈子的色貌后，就善自记在心内。

尊者满慈子经过其夜，在翌日的旦晨，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国去行乞食。乞食完毕，在于中午后，回皈精舍，举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坐具）放着于肩上，而到安陀林（精舍附近之园林）之经行处（禅坐疲劳，或防睡眠，而在同一处所漫步来回好多次，为之经行。为经行的方便，而将土盛高一些之处，叫做经行处）。尊者舍梨子也过一夜，在于翌旦，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国去行乞食。乞食完毕后，回到其精舍，举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放着于肩上，也到了安陀林之经行处。

这时，尊者满慈子到达安陀林后，在于一树下敷其尼师檀，在那里结跏趺坐（打坐）。尊者舍梨子也到达安陀林后，在离开满慈子不远之处，于一树下，敷其尼师檀，结跏趺坐在那个地方。

尊者舍梨子则在于晡时（申时），从其燕坐（宴坐，独自一人在坐禅）起来，即往诣尊者满慈子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另一边，然后开始问尊者满慈子而说：「贤者！你跟从沙门瞿昙修习梵行吗？」回答说：「如是（是的）！」

舍梨子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贤者！是否为了戒净（净化生活）之故，才从沙门瞿昙修习梵行的吗？」回答说：「不也（不是的）。」舍梨子又问说：「是否为了心净（心的清净）之故？为了见净（见的清净）之故？为了疑盖净（除疑后而得的清净）之故？为了道非道知见净（由彻知正道、邪道而后获得的清净）之故？为了道迹知见净（由于彻知应行之道而后获得的清净）之故？为了道迹断智净（由于历经道迹，和断除烦恼后，所获得的清净）之故？乃从沙门瞿昙之处，修习梵行的吗？」回答说：「不也！」（不是的）！

又问而说：「我刚才问贤者是否从沙门瞿昙之处修习梵行？你则说：是的！现在问贤者你是否为了戒律的清净之故，乃从沙门瞿昙修习梵行与否？你便说：弗也。是否为了心的清净之故？是否为了见的清净之故？为了疑惑之盖（烦恼）之清净之故？为了由于辨知彻见正道、邪道之清净之故？为了彻知彻见道迹之清净之故？为了经历道迹，断除烦恼之智之清净之故？而从沙门瞿昙修习梵行与否？都说：弗也。那么，到底是由于那一种义，而从沙门瞿昙修习梵行的呢？」回答说：「贤者！我乃为了无余涅槃之故！」（无余涅槃本为身心俱灭，是对于有余涅槃，也就是还有余



的肉身而说。但这里，乃指烦恼完全消灭而无余存的最完善的涅槃。）

又问而说：「云何（你的意见如何）？贤者！是否由于戒律之清净之故，沙门瞿昙才施設无余涅槃的吗？」回答说：「不也！」

又问：「由于心的清净之故，由于见的清净之故，由于疑盖之清净之故，由于正道非道之知见清净之故，由于道迹知见之清净之故，由于道迹断智之清净之故，沙门瞿昙才施設无余涅槃的吗？」回答说：「不也。」

又问说：「我刚才问贤者你，云何（怎样）？贤者！是否由于戒清净之故，沙门瞿昙才施設无余涅槃与否？贤者乃说：『不也』。又问由于心清净之故？由于见清净之故？由于疑盖清净之故？由于道非道之知见之清净之故？由于道迹知见之清净之故？由于道迹断智之清净之故，沙门瞿昙才施設无余涅槃的吗？贤者都回答说：『不也』！那么，贤者所说的，到底是甚么义理？怎样能得知呢？」

回答说：「贤者！如果由于戒的清净之故，世尊沙门瞿昙才施設无余涅槃的话，就会以有余而称说无余。由于心的清净之故，由于见的清净之故，由于疑盖之清净之故，由于道非道之知见之清净之故，由于道迹知见的清净之故，由于道迹断智之清净之故，世尊沙门瞿昙乃施設无余涅槃的话，就会以有余称说为无余。贤者！如果离开这些法，而世尊乃施設无余涅槃的话，则凡夫当然也会般涅槃，因为凡夫也是离开这些法之故。贤者！但由于戒的清净之故，而得心的清净，以心清净之故，而得见的清净，以见的清净之故，而得疑盖的清净，以疑盖清净之故，而得道非道的知见之清净，以道非道的知见的清净之故，而得道迹知见的清净，以道迹知见的清净之故，而得道迹断智之清净，以道迹断智的清净之故，世尊沙门瞿昙，乃施設无余涅槃！」

贤者！请你再听我说：从前拘萨罗王—波斯匿（和悦），住在于舍卫国，而在于婆鸡帝城（婆鸡帝，为北拘萨罗国之都城）有事，曾作如是之念：到底要用甚么方便，才能使唯行一日之间，就能由舍卫国而至于婆鸡帝城呢？又作此念：我现在宁可叫人从舍卫国至于婆鸡帝城，在中间布置七辆车为是。那时，就令人从舍卫国至于婆鸡帝城，在中间，布置七台车辆。布置七辆车后，从舍卫国出，至初车（第一辆车），而乘第一辆车（初一车），至于第二辆车时，就舍弃初车，而乘第二车，至第三车时，即舍弃第二车而乘第三车，至第四车时，即舍第三车，而乘第四车，至第五车时，即舍第四车，而乘第五车，至第六车时，即舍第五车而乘第六车，至于第七车时，即舍第六车而乘第七车，在于一日当中，就至于婆鸡帝城（七次换车而乘，是形容速度之快捷）。

王在婆鸡帝城办完其事后，曾被大臣们围绕，而坐在于王的正殿。此时，群臣白王说：『到底如何呢？天王！是否用一日之间，就能从舍卫国而至于婆鸡帝城了么？』大王回答说：『如是』（是的）！又问说：『如何呢？天王！您乘第一车在一日当中从舍卫国而至于婆鸡帝城的吗？』大王说：『不也。』又问：『乘第二车，乘第三车，……乃至第七车，从舍卫国而至于婆鸡帝城的吗？』大王说：『不也！』到底云何呢？贤者！拘萨罗王波斯匿的群臣如果又再问王的话，王当怎样解说呢？

当时的大王曾经回答群臣们说：『我在舍卫国时，因对于婆鸡帝城有事情要办，我就曾作此念：要用甚么方便，才能只行一日的时候，就能从舍卫国至于婆鸡帝城呢？我又作此念：我现在宁可叫人从舍卫国至于婆鸡帝城，在于其中间布置七台车辆。我就叫人从舍卫国至于婆鸡帝城，在于其中间布置七辆车。布置七车完毕后，就从舍卫国出来，至于初一辆车之处，而乘初一辆车。到了第二车时，就舍弃初车，而换乘第二车，到了第三车时，就舍弃第二车，而换乘第三车，到了第四车时，就舍弃第三车，而换乘第四车，到了第五车时，就舍弃第四车，而换乘第五车，到了第六车时，就舍弃第五车，而乘第六车，到了第七车时，就舍弃第六车而换乘第七车，在一日的中间，就能至于婆鸡帝城。』

像如是的，贤者！拘萨罗王波斯匿，回答群臣所问的就是如是！像如是的，贤者！由于戒清净之故，而得心清净，由于心清净之故，而得见清净，由于见清净之故，而得疑盖清净，由于疑盖清净之故，而得道非道知见清净，□于道非道知见清净之故，而得道迹知见清净，由于道迹知见清净之故，而得道迹断智清净，由于道迹断智清净之故，世尊才施設无余涅槃。」

于是，尊者舍梨子，乃问尊者满慈子说：「贤者！你的尊名怎么称呼？诸修习梵行之人（诸同道者）是怎样称呼贤者您的呢？」

尊者满慈子回答说：「贤者！我的字号为满，我的家母名慈，因此之故，诸修行人（诸同道者）都叫我为满慈子。」（富楼那一满，弥多罗尼一慈，之子）。

尊者舍梨子感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满慈子！您为如来的弟子，所作的智辩，聪明而决定，是安隐而无畏，而成就调御，已逮到大辩才，得甘露之法幢，在于甘露界，能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地。由于请问贤者您，有关于甚深之义，都能尽义回答之故。贤者满慈子！诸修习梵行的人，为得大利的了！能得以值遇贤者满慈子您，而能随时往见您，随时礼拜您！我现在也得大利，能随时往见，随时礼拜！诸修习梵行的人，应当将衣綯起在于头顶上，以便顶戴贤者满慈子您，为了得大利之故。我现在也得大利，也应随时往见，随时礼拜您！」

尊者满慈子问尊者舍梨子说：「贤者的尊名怎么称呼呢？诸修习梵行的人怎么称呼贤者您呢？」尊者舍梨子回答说：「贤者！我的字叫做优波提舍（论议），我的家母名叫舍梨（如鹞之眼），因此之故，诸修梵行的都叫我为舍梨子。（其母的眼睛似鹞鹞，故为鹞子）。

尊者满慈子感叹而说：「我现在和世尊的弟子共论而不知道，和第二尊（世尊为第一尊，舍利子为第二尊）共论而不知道，和法将（法的龙象、大将，舍利弗之异称）共论而不知，和转法轮复转的弟子（世尊转法轮，舍利弗复转世尊之法轮，也是舍利弗的异称）共论而不知道。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为舍梨子的话，就不能回答一句话，更何况又这样一再的深论。善哉！善哉！尊者舍梨子！为如来的弟子，所作的为智辩而聪明决定，为安隐无畏，成就调御，逮大辩才，得甘露幢。在于甘露界里，能自作证，成就游止于其境界里。由于尊者以甚深甚深之间之故，尊者舍梨子啊！诸修梵行的人，因此而能得大法利。能得以值遇尊者舍梨子您，而能随时往诣拜见，随时得以礼拜！我现在也因之而能得大法利，能随时往诣拜见，随时得以礼拜！诸修梵行之人，应当要綯衣而戴尊者舍梨子于头顶上，为得大法利之故。我现在也得大法利，能随时往诣拜见，随时礼拜！」

像如是的二位贤者，都更相称赞叹说，更相赞善后，欢喜奉行。然后，即从他们的座位站起，各还所止住的地方（回到各人本来的住处）。

## 一〇、漏尽经第十（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七种有关于断除有漏之法。(1)依见而断（得如实知见）。(2)依护（护诸根）。(3)依离（远恶友、恶外道）。(4)依用（受用衣服卧具等布施时之反省）。(5)依忍（血肉干竭，仍决心精进）。(6)依除（除欲恚害三念）。(7)依思惟（七觉支之思惟）。并说断有漏者，诸结已解，能用正智，究竟苦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到拘楼瘦（国），

住在于剑磨瑟县（村邑）的拘楼人所住的都色。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知，由于见之故，诸漏得以灭尽，并不是不知，并不是不见而能得漏尽的。甚么叫做以知、以见之故，而能得尽诸漏呢？所谓有正思惟（正确的思量分别），也有不正思惟（不正当的思量分别）。假若不正思惟的话，则未生的欲漏（爱欲的烦恼）会得以生起，已生起的烦恼，便会一再的增广，未生的有漏（执着于生存的烦恼）、无明漏（没有智慧的烦恼），也会生起，已生的便会一再的增广。反之而如果为正思惟的话，则未生的欲漏不会生起，已生起的便会消灭，未生的有漏、无明漏都不会生起，已生起的便会消灭。

然而凡夫愚人，不得听闻正法，不值遇真知识，不知圣法，对于圣法而不调御自己，不知如真之法（不知真实之法，如甚么叫做应当思惟之法，甚么为之不应当思惟之法，都不了知）。如果不正思惟的话，则未生的欲漏会生起，已生的欲漏便会增广。如果为正思惟的话，则未生的欲漏不会生起，已生的欲漏便会消灭，未生的有漏、无明漏，不会生起，已生的便会消灭。由于不知如真之法之故，不应该念的法，都会去念，应念的法，却不会去念。由于不应念之法，会去思念，应念之法，不去思念之故，未生起的欲漏会由之而生，已生起的，便会一再的增广，未生起的有漏、无明漏，会由之而生起，已生起的，便会一再的增广。

多闻的圣弟子，乃因得闻正法，值遇真知识，在圣法中能调御自己，而能知道如真之法。而不正思惟的人，则未生的欲漏会生起，已生的便会增广，未生起的有漏、无明漏会生起，已生起的便会增广。反之而有正思惟的人，则未生起的欲漏不会生起，已生起的便会消灭，未生起的有漏、无明漏不会生起，已生起的便会消灭。知道如真之法后，则不应念的法，就不会念，应念的法便会自动的去念它。由于不应念之法，不去念，应念之法便会生起念念不忘之故，未生起的欲漏就不会生起，已生起的便会消灭，未生起的有漏、无明漏就不会生起，已生起的便会消灭。

有七种能断灭漏、烦恼、忧思之法。那七种呢？有的漏，可从见（见解）而断，有的漏，可从护（防护）而断，有的漏，可从离（回避）而断，有的漏可从用（受用）而断，有的漏可从忍（忍受）而断，有的漏可从除（遣除）而断，有的漏可从思惟（思考观察真理）而断。

**(1)**甚么叫做有漏（烦恼）可从见而断呢？凡夫愚人，因不得听闻正法，不值遇真知识，不知道圣法，不能以圣法调御自己，不知如真之法，不正思惟，因此之故，便作如是之念：我是否有过去世吗？我是否没有过去世吗？我由于何因而有过去世呢？我为甚么有过去呢？我是否有未来世吗？我是否没有那未来世吗？我由于何因而有未来世呢？我为甚么会有未来世呢？自己会疑惑自己之身为甚么叫做这样？为甚么是这样？现在这些众生到底是从甚么地方而来的呢？当会至于何处呢？本来是由于甚么而有？当会为甚么因由而有？

他作如是的不正思惟，而在于六见中，随着其见解而生『真有神』（吾我 - 有我的真我）的见解，生此见解，而生『真无神』（吾没有我 - 无有我的真我）的见解，生此见解而生『神见神』（由于我而知我 - 我由真我觉知真我）的见解，生此见解而生『神见非神』（由于我而知无我 - 我由真我觉知非真我）的见解，生此见解而生『非神见神』（由于无我而知我 - 我由非真我觉知真我）的见解，生此见解而生此是神（我）的见解，此神（我）能语、能知、能作、能教、能起、能教起，会生于彼彼处（各处）而受善恶的果报。无一定三昧处，无一定之有，无定当有。这就是其见解的弊端，都被这些见解所动，被这些见解（烦恼）所系缚。凡人愚人由于是如此之故，便会领受生老病死等苦恼。

多闻的圣弟子，则因得闻正法，值遇真知识，能以圣法调御自己，而知如真之法，知苦之如真之法。知苦集、知苦灭、知苦灭之如真之法。像如是的知如真之法后，则三结会灭尽，身见、戒禁取见、疑等三结灭尽后，就能得证须陀洹，而不会堕于恶

道之法，定能趣向于正觉，极多只受七有之身，也就是天上、人间各七往来后，便会得尽苦际。假如不知见的话，就会生烦恼、忧戚。如果能知见的话，就不会生烦恼、忧戚，这叫做有漏（烦恼）乃从见（见解、知见）而断。

(2)甚么叫做有漏（烦恼）乃从护（防护）而断呢？比丘们！以眼根看见色相时，能防护眼根的，就是以正思惟而观察为不净之观。如不防护眼根的话，就是以不正思惟，而观察为清净之观。如果不防护的话，就会生烦恼、忧戚。假若能防护的话，就不会生烦恼、忧戚。像如是的，以耳、鼻、舌、身、意等根而知法（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身感触、意知法）。能防护意根的人，就是以正思惟而起不净观的。不防护意根的人，就是以不正思惟，而用净观之故。如果不防护的话，就会生烦恼、忧戚，能防护的人，就不会生烦恼、忧戚，这叫做有漏（烦恼），乃从防护而断的。

(3)甚么叫做有漏（烦恼）乃从离（回避）而断灭的呢？比丘们！如看见恶象的话，就应当远离。如遇恶马、恶牛、恶狗、毒蛇、恶道、沟坑、屏厕、江河、深泉、山岩、恶知识、恶朋友、恶异道、恶闾里、恶居止的话，也同样的应该远离。假如与诸修习梵行的人同在一处，而人并没有疑，却使其有疑的话，则当一位比丘的人，就应该要远离。如远离恶知识、恶朋友、恶异道、恶闾里、恶居止那样。如果和诸修习梵行的人同其处所，他人没有疑，而使其有疑的话，就尽当远离。如果不远离的话，就会生烦恼、忧戚。假如远离的话，就不会生烦恼、忧戚，这叫做有漏（烦恼）乃从远离（回避）而断灭的。

(4)甚么叫做有漏（烦恼）乃从受用而断灭的呢？比丘们！如受用衣服。并不是为利之故，不是由于贡高之故，不是为了严饰之故，只是为了遮住蚊虻、风雨、寒热之故，为了惭愧之故。如受用饮食。乃不是为利之故。不是由于贡高之故，不是为了肥悦之故，只是为了令身能得久住，而能得以除灭烦恼、忧戚之故，为了行梵行之故，欲使旧病断除之故，为了新病不生之故。为了久住安隐无病之故。如受用居止的房舍、床褥、卧具，都不是为利之故，不是由于贡高之故，不是为了严饰之故，只是为了疲倦之得以止息之故。为了能得静坐之故。如受用汤药，乃不是为利之故，不是由于贡高之故，不是为了肥悦之故，只是为了灭除病恼之故，为了摄御命根之故，为了安隐无病之故。如不服用的话，就会生烦恼、忧戚，如受用则不会生烦恼、忧戚，这叫做有漏（烦恼）乃从受用而断。

(5)甚么叫做有漏（烦恼）从忍受而断呢？比丘们！精进而断除恶不善之法，而修习善法之故，常有起想（发心），而专心一意的精勤，如使身体、皮肉、筋骨、骨髓等都因用功而致干竭，也不舍弃精进，要得达所求的目的，乃舍弃精进。比丘们！又当堪以忍受饥渴、寒热、蚊虻蝇蚤等害。对于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也能忍受它。身遇诸病，极为苦痛，而至生命欲绝等诸不可乐之事，都能堪以忍受。如果不忍受的话，就会生烦恼、忧戚，如能忍受的话，就不会生烦恼、忧戚，这叫做有漏（烦恼）从忍受而断。

(6)甚么叫做有漏（烦恼）乃从除（遣除）而断呢？比丘们！如生欲念而不想除断舍离，生恚念、害念而不想除断舍离，那是不对的。如不除断的话，就会生烦恼、忧戚，假如除断的话，就不会生烦恼、忧戚，这叫做有漏（烦恼）乃从遣除而断。

(7)甚么叫做有漏（烦恼）乃从思惟（思考观察真理）而断呢？比丘们！应思惟初念觉支（至于觉的成分有七，1.念，2.择法，3.精进，4.喜，5.息，6.定，7.舍。念觉支为第一，也就是初），要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尽，而趣至于出要（出离生死）。思惟法、精进、喜、息、地等也是同样之理（简略不说耳）。其次思惟第七觉支，也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尽，而趣至于出要（出离生死）。假如不思惟的话，就会生烦恼、忧戚，如能思惟的话，就不会生烦恼、忧戚，这叫做有漏（烦恼（乃从思惟而断。））。

假如使比丘之有漏（烦恼）乃从见解而得以断除的话，就应以见解而断。有漏（烦恼）如果从防护而得以断除的话，就应以防护而断。有漏（烦恼）如从离（回避）而得以断除的话，就应以离（回避）而断。有漏（烦恼）如从受用得以断除的话，就应以受用而断。有漏（烦恼）如从忍受而得以断除的话，就应以忍受而断。有漏（烦恼）如从除遣而得以断除的话，就应以遣除而断。有漏（烦恼）如从思惟而得以断除的话，就应以思惟而断除。这叫做比丘之一切漏（烦恼）已尽，诸结（系缚、烦恼）都已解开，能用工智而得达苦的边际（生死苦恼灭尽无遗）。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

业相应品第二（有十经）（初一日诵）

摄颂如次：盐喻、毘破度、罗云思伽蓝、伽弥尼师子、尼干波罗牢  
（盐喻经、毘破经、度经、罗云经、思经、伽蓝经、伽弥尼经、师子经、尼干经、波罗牢经）

十一、盐喻经第一（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告诉诸比丘：随人所造之业，则受其报。如作不善业，而且不修身、戒、心、慧的话，就会受苦果而有地狱之报。如作恶业，而修身、戒、心、慧的话，则受轻微的苦果，现法之报。并用盐水、夺羊、负债等，去譬喻它。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过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祇园精舍）。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随人所作之业如何，就会纳受其如何的果报。像如是的，如不修行梵行的话，就不得灭尽苦恼。如作如此之说的话，也就是说：随人所作之业，就会受其果报的话，则像如是的，如果修行梵行的话，便得灭尽苦恼。为甚么呢？」

(1)假如有人作不善之业的话，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之业

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呢？所谓有一个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的话，寿命就会非常的短。这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犹如有人用一两重的盐，投入在于少水当中，欲使其水为咸，而不可以饮用那样。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此一两重的盐，能使少水为咸，而叵（不可）以饮用吗？」回答道：「如是！世尊！」

佛陀接着加以阐释而说：「为甚么呢？因为盐的分量为多，水的分量为少，因此之故，能使水为咸，而不可以饮用。像如是的，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呢？所谓有一人，并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其寿命乃非常的短（快乐的时间短），这叫做有人作不善弃，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

(2)又次，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于现世就得苦恼多多之报）。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呢？所谓有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其寿命极长（是无量住者之义。所谓修习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而过其寿命之意）。这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虽作恶业，然而其修持之力，使其现世受轻微的苦果，不受堕入地狱）。犹如有人，用一两重的盐，投入在于恒河的水中，欲使其水变为咸，是不可能得到的事那样。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此一两重的盐，能使恒河之水变为咸，而叵（不可）以饮用吗？」回答说：「不也！世尊！」

佛陀加以解释说：「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恒河中之水乃非常的多。一两重的盐为少量，因此之故，不能使其变咸叵饮。像如是的，有人如作不善之业的话，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的。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呢？所谓有一个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其寿命极长之故。这叫做如有人作不善之业的话，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现世轻微的苦果）。

(3)又次，有人如作不善之业的话，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之业的话，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呢？所谓有一个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其寿命极短，这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犹如有人，夺取他人之羊那样。甚么叫做有人夺取他人之羊呢？所谓夺羊的人，或者是王，或者是王臣等人，极为有威势。而那位羊的主人，乃为贫贱而无权力。因为无力之故，便以种种的希望，就叉手（合掌）而求索，而作如是之言而说：『尊者！可见还羊，若见与直！』（请您还我的羊，或者给我以羊的代价）。这叫做有人夺取他人之羊。像如是的，如有人作不善之业的话，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呢？所谓有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其寿命为非常的短。这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受苦果地狱之报。

(4)又次，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受苦果现法之报。甚么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呢？所谓有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其寿命极长，这叫做：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虽作恶业，然而修持之力。使其现世受轻微的苦果，不会堕入地狱）。犹如有人，虽窃他人之羊，还被羊主人把牠夺取去那样。甚么叫做有人虽窃他人之羊，羊的主人还把牠夺取呢？所谓窃羊的人：乃为一贫贱无势力之人，而那位羊的主人，或者是王，或者是王臣，乃极为有威力，由于有威力之故，会收缚那位窃羊的人，还而会夺取其羊，这叫做有人虽窃他人之羊，还被主人夺回。像如是的，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呢？所谓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而寿命极长。这叫做如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

(5)又次，如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甚么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呢？所谓有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其寿命非常的短，这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犹如有人，负他人五

钱，而为其钱的主人所缚，乃至一钱，也为其钱主人所缚。为甚么有人负他人五钱，就会被那钱主人所缚？乃至一钱，也为其钱主人所缚呢？所谓负债之人，因为是贫穷而没有势力，由于贫穷而无势力之故，会负他人之五钱，而为钱主人所缚，乃至一钱，也会为钱主人所缚，这叫做有人负他人五钱，而为钱主所缚，乃至负人一钱，也会为钱主所缚。像如是的，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呢？所谓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寿命非常的短，这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地狱之报。

(6)又次，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甚么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呢？所谓有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其寿命极畏。这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虽作恶业，然而修持之力，使其现世受轻微的苦果，不会堕入地狱）。犹如有人，虽负他人百钱，也不会被钱主人所缚，乃至千万钱，也不会被钱主人所缚。为甚么有人虽负他人百钱，也不会被钱主人所缚，乃至负人千万钱，也不会被钱主人所缚呢？所谓负债之人，其产业无量，极为有势力，由于这样的缘故，虽负他人百钱，也不会被钱主人所缚，乃至千万钱，也不会被钱主人所缚。像如是的，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为甚么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呢？所谓有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寿命极长，这叫做有人作不善之业，必定会受苦果现法之报。他在于现法当中，假如会受善恶业之报，也是非常的轻微。」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二、毘婆沙第二（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闻目犍连和尼干子的弟子释毘婆沙，共论护身口意的比丘是否会生不善漏，令至于后世之事？佛陀乃对毘婆沙说：比丘有不善的身口意行，有漏、烦热、忧戚的话，如在于后时不善的身行灭，而不更造新业，舍弃故业之时，即在现世便能得至究竟。并说：如是正心解脱，比丘便得六善住处。所谓六根、六境相对时，不喜不忧，舍求无为，而得正念正智！毘婆沙乃离弃尼干子，而皈依三宝。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于释鞞瘦（释迦族之国），迦维罗卫（迦毘罗卫），住在于尼拘类园（在城外，园内有释迦族为佛所建的精舍）。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神通第一）和比丘众，都俱在于中食后，有事要作之故，都集聚而坐在于讲堂里。这时，尼干（离系，为者那教的教祖，六师外道之一），有一位弟子，为释种，名叫毘婆沙（后皈依佛，为乘虚教化，意无荣冀第一的弟子），在于中后（正午之后），徜徉而到了尊者大目犍连所住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

于是，尊者大目犍连，乃问如下之事而说：「在毘婆沙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比丘，其身、口、意都防护的话，你是否会见到有这种事情的人会因此而生有不善之漏（烦恼），令其至于后世吗？」

毘婆沙回答说：「大目犍连！如果有比丘，其身口意都善于防护，我也可以见到有这种事情的人，因于此，而生于不善之漏，令其至于后世的。大目犍连！如果有人前代行不善之行，因此而生不善之漏，使其至于后世！」

后时（同一时间），世尊在于闲静之处宴坐（禅坐）时，曾用净天耳（天耳通）出超于人（胜过于普通人的听觉），听到尊者大目犍连和尼干的弟子释耆破共论如是之事。世尊听后，就在于晡时（申时）从禅坐起来，往诣讲堂，在诸比丘们之前，敷一座位而坐在那里。世尊坐后，垂问而说：「目犍连！你刚才和尼干的弟子释耆破共论甚么事呢？又由于何事而集坐在于讲堂呢？」

尊者大目犍连白佛说：「世尊！，我今天和诸比丘们俱在于中食后，有所为之故，集坐在于讲堂。这位尼干的弟子释耆破，曾在于中后（正午之后），徜徉来到于我所住的地方，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我就问如是之事：『在于耆破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比丘，其身口意都防护的话，则你是否见到像这种事情的人会因此而生有不善之漏，使其至于后世吗？』尼干的弟子释耆破即回答我而说：『如果有比丘，其身口意都防护，我见这种事情的人，也会因此而生有不善之漏，使其至于后世的。大目犍连！如果有人，前世行不善之行的话，则会因此而生有不善之漏，使其至于后世的。』世尊！刚才和尼干的弟子释耆破共论的就是如是。由于此事之故，方集坐在讲堂。」

于是，世尊曾对尼干的弟子释耆破说：「如果我所说的，是对的话，你就应当说为对。假如不对的话，你就当言为不对。你如有所疑之处，便可以问我：『沙门瞿昙！这有甚么事？这有甚么含义？』随着我所说的，你如果能纳受的话，我就可以和你共论此事。」耆破回答说：「沙门瞿昙！您如果所说的为对的话，我当会说为是对，如果为不对的话，当会说为是不对。我如果有疑问的话，当会问瞿昙您：『瞿昙！这为甚么事？这有甚么含义？』随沙门瞿昙您所说的，我就受持。沙门瞿昙！但当和我共论此事吧！」

世尊垂问说：「在于耆破您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一位比丘，曾经生起不善的身行、漏、烦热、忧戚，然而他乃在于后来，将不善的身行消灭，不更造新的恶业，已舍弃故业（旧的业），就在于现世当中便得究竟而没有烦热，而常住不变，所谓圣慧之所见，圣慧之所知。您认为如何呢？耆破！像这种比丘，其身口意都防护，你是否见到此事，而会因此而生不善之漏，令至于后世吗？」

耆破回答说：「瞿昙！如果有一位比丘，其身口意有这样的防护的话，我就不能见到此事会因此而生于不善之漏，不会令其至于后世的。」

世尊赞叹而说：「善哉！耆破！再者，你认为如何呢？耆破！如果有一位比丘，其无明已灭尽，智明已生。他由于无明已尽，智明已生之故，生『后身觉』，便知道为生『后身觉』（身体之极限度的感觉，也就是如实而知道此身之最后边所生的感觉，或感受），生『后命觉』，便知道为生『后命觉』（生命之极限度的感觉，也就是如实而知道寿命之最终点所生的感觉或感受），身坏命终，寿命已完毕，即于现世的一切所觉的，便就告尽止息，当知已终至于冷（肉体死后之冷静）。犹如甚么呢？耆破！犹如因为有树而有影那样。假如有人持利斧来斫破那株树的树根，斩截为一段一段（一节一节），打破成为十分，或成为百分，然后以火烧燃而成为灰，或遇大风所吹散，或投入在于水中。在耆破你的意见如何呢？影乃有了树才会有，那么，那株树影从此已经灭绝其成因，是否灭而不生吗？」耆破回答说：「如是！瞿昙！」

佛陀说：「瞿坡！当知！那位比丘也是如是，其无明已尽，智明已生。那无明既尽，智明已生后，则生『后身觉』时，便知生『后身觉』，生『后命觉』时，便知生『后命觉』，其身坏命终，寿命已完毕后，则在于现世的一切所觉，便都灭尽止息，当知已到了究竟冷静。耆破！比丘像如是的正心解脱（心完全得解脱），便得六善住处（六常住，六根不着于六境，而平静的生活状态）。那六善住处呢？耆破！比丘眼根看见色境时，不喜不忧，舍求（没有爱、恶之心理状态），而无为，而正念正智。耆破！一位比丘像如是的正心解脱，就叫做第一善住处。像如是的，耳、鼻、舌、身、意之知法（耳听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时，都不喜不忧，舍



求而无为，而正念、正智、解脱！当比丘的，像如是的正心解脱，就叫做第六善住处（指第六之意知法，总合眼等之六，而为六住处）。解脱！比丘像如是的正心解脱的话，就能得此六善住处。」

解脱白佛说：「如是，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如是的正心解脱，而得六善住处。那六善住处呢？瞿昙！多闻的圣弟子，眼根看见色境时，不喜不忧，舍求而无为，而正念正智。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正心解脱，叫做得第一善住处。像如是的，耳、鼻、舌、身、意等，如意知法时，都不喜不忧，舍求而无为，而正念正智。像如是的，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如是而正心解脱，叫做第六善住处。像如是的，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如是的正心解脱，而得此六善住处。」

于是，解脱乃重新白世尊而说：「瞿昙！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瞿昙！犹如明目的人，将覆倒之人，使他仰起，将盖覆的人，把他启发，将迷惑之人，示之以道，在黑暗当中，施大光明。如有眼根的人，便能看见色境那样，沙门瞿昙也是如是。都为我而用无量的方便说法，而显现真义，而随其种种之道（甚深之道）。世尊，我现在自皈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纳受我为优婆塞（近事男，虔诚的在家信徒）。我从今日开始，终身自皈依于三宝，乃至命尽！」

世尊！犹如有人，饲养不良之马，希望能得其利，然而徒自疲劳，而不能获到利益那样。世尊！我也是如是。那位愚痴的尼干，并不善于晓了真义，不能解知，不识良田（可植福德之田，指三宝），而我却不自审察，长夜都在奉敬、供养、礼事他，都希望能得其利，都徒劳刻苦而没有益可得。世尊！我现在再自皈依于佛、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纳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皈依三宝，乃至命尽！」

世尊！我本来无知，对于愚痴的尼干，有信有敬，然而从今日起，要断除其因缘。为甚么呢？因为都欺诳我之故。世尊！我今三自皈依于佛、法，及比丘众。唯愿世尊纳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皈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释氏解脱，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三、度经第三（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沙门梵志当中，有三种主张，所谓：人所为的一切，皆因(1)宿命造，(2)尊佑造，(3)无因无缘。佛陀斥为邪说邪见。佛陀乃开示自知自觉的缘起法，即因六界，便有六处，因六处，便有更乐，因更乐，便有觉，有觉的话，便知苦集灭道之四相。当知苦、断集、证灭、修道，则能以正智而尽苦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度处（为教派之据，有三种），异姓、异名、异宗、异说。所谓有智慧的人乃善受、极持，而为他人讲说，然而不能获得利益。那三种呢？或有一种沙门、梵志，曾作如是的见解，作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均是由于宿命所造的（因于前世所作之业）。又有一种沙门、梵志，曾作如是的见解，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都是由于尊佑所造的（因为自在天所创造的）。又有

一种沙门、梵志，曾作如是的见解，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均为无因无缘而自有的（无因论）。

(1)就中，或有一种沙门、梵志作如是的见解，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均为由于宿命所造的话：我便会到他那个地方去，到后，就会问他而说：『诸贤者们！你们实在曾作如是的见解，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均由于宿命所造的吗？』他们定会回答说：『尔。』（是的）。我就又会对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诸贤者均为是杀生的了。为甚么呢？因为其一切都是由于宿命所造之故（既为一切都是宿命之因而来，则前世作因故，今世应当杀生。虽自身以为不杀生，然而被宿命的因缘所押而不止，而至于杀生）。像如是的话，则诸位贤者们，均为是不与取（他人不给你，而你却去取来一偷盗）邪淫、妄言，……乃至邪见的了（总计为身三、口四、意三之十恶业）。为甚么呢？因为其一切均为由于宿命所造之故。诸贤者们！如果一切均为是由于宿命所造，而此见解为真实的话，则于内，因内之作以不作（作，或不作），都无欲、无方便（对于一切事应做或不应做，都不得由自己的愿望或精进。因为由于宿命所造之因，作或不作，都没有自己的意愿及方便一努力所能左右它）。诸位贤者们！如果对于作以不作（作，或者不作），不能如实而知道的话，就会失去了正念，而没有正智的话，就无可以教的了。』如果沙门之法，如是而说的话，则可以用理去降伏那些沙门、梵志。

(2)就中，如有一种沙门、梵志，曾作如是的见解，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均因于尊佑（自在天）所造的，我便会到他们那边去，到后，就会问他们而说：『诸位贤者们！你们实在作如是的见解，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都是由于尊佑（自在天）所造的吗？』他们定会回答说：『尔。』（是的）。我就又会对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诸位贤者们，就统统都是杀生的了。为甚么呢？因为其一切都是由于尊佑（自在天）所造之故。如是的话，则诸位贤者均为是不与取（偷盗）、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十恶业）的了。为甚么呢？因为其一切均由于尊佑（自在天）所造之故。诸位贤者们！如果一切均由于尊佑所造，此种见解如果为真实的话，于内，因内之作以不作（作或不作），都无欲、无方便（解如上）。诸位贤者们！如果作，或者不作，都不知真实之义的话，就会失去正念，没有正智的话，就无可以教的了。』如果沙门之法，如是之说的话，乃可以用理，去降伏那些沙门、梵志。

(3)就中，如果有沙门、梵志作如是的见解、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均为是无因无缘者。我便会到他那里去，到后就会问：『诸位贤者！实在作过如是的见解，如是之说，说人所为的一切，均为是无因无缘吗？』他们定会回答而说：『尔。』（是的）。我就又会对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诸位贤者们，就统统是杀生的了。为甚么呢？因为以其一切均为是无因无缘之故。像如是的，诸位贤者们，均为是不与取（偷盗）、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十恶业）。为甚么呢？因为以其一切均为是无因无缘之故。诸位贤者们！如果一切均为是无因无缘，而其见解为实在的话，则于内，因内之作以不作，都无欲、无方便（对于一切事，应做，或不应做，都不得由自己的愿望或精进。因为由于无因无缘之故，作与不作，都没有自己的意愿及努力能左右它）。诸位贤者们！如果对于作以不作（作或不作），都不知如真（不如实而知）的话，便会失去正念，没有正智之故，就无可以教的了。』如沙门法，乃如是之说的话，乃可以用理去降伏那沙门、梵志。

我所自知、自觉之法，如为你们说的话，则不管是沙门、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其余的世间，都没有人能降伏，均不能秽污，均不能抑制！为甚么我所自知、自觉之法，如为你们说的话，则不是沙门、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其余的世间所能降

伏，所能秽污，所能抑制的呢？所谓有六处之法，是我所自知、自觉之法，为你们

所说的，则不是被沙门、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其余世间的人所能降伏，所能秽污，所能抑制的。又有六界之法，是我所自知、自觉之法，为你们说，则不是沙门、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其余的世间之人所能降伏、所能秽污，所能抑制的。

甚么叫做六处法，为我所自知、自觉，而为你们说的呢？所谓眼处，耳、鼻、舌、身、意等处，就是六处法，是我所自知、自觉，而为你们说的。甚么叫做六界法，为我所知、自觉，而为你们说的呢？所谓地界，水、火、风、空、识等界，叫做六界法，是我所自知、自觉，而为你们说的。

由于六界和合之故，便从母胎而生。由于六界之故，便有了六处，由于六处，便有了更乐（感触），由于更乐（触）之故，便有了觉（领受）。比丘们！如有觉的话，便会知道苦如真（如实而知道这是苦），知道苦之集，知道苦之灭，知道苦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之集、苦之灭、苦灭之道）。甚么叫做知苦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都是苦）呢？所谓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和有怨憎之人共聚之苦）、爱别离苦（和恩爱者必须离开之苦）、所求不得苦，略为（要约的说）五盛阴苦（由于五阴之存在而感受之苦），这叫做知苦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都是苦）。甚么叫做知苦集如真（如实而知道苦之集）呢？所谓有了此爱之感受，当来会有了乐欲，而共俱求彼彼有（未来有爱、喜、贪俱，彼彼集者，也就是希求出生在此处、彼处，而为有爱）。这叫做知苦集如真（如实而知道苦之集）。甚么叫做知苦灭如真（如实而知道苦之灭）呢？所谓此爱受，在于当来，有乐欲，共俱，而求彼彼有断无余（求此处彼处之『有』之断灭无余存），而为舍、为吐尽、为无欲、为灭、为止、为没，这叫做知苦灭如真（如实而知道苦的寂灭）。甚么叫做知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之灭之道）呢？所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第三十一经有八圣道之详解），是为八圣道，这叫做知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悟之灭之道）。比丘们！当知苦之如真（苦应如实而知，苦应知），应当断除苦之集（集应断）。应当作证苦之灭（灭应证），应当修苦之灭之八圣道（道应修）。如果比丘知苦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都是苦），断除苦之集，苦灭作证（证悟寂灭），修苦灭之道的話，就叫做比丘之一切漏已尽，诸结已解，能以正智而得苦际（灭尽所有的苦恼）。」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四、罗云经第四（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取水器泻出水。而留一些水，以喻道之少者。将少水尽泻，以喻尽弃道者。把水器覆着地上，用以喻道之覆者。水器由覆，朝上仰放，则喻道仰（空）者。以这些譬喻教诫罗候罗。如知己作妄言，而不羞不悔，不惭不愧的话，则道性会渐少而至于空。并用王象入阵战斗之譬喻。又以人用镜观其面之净，或不净，喻人也当如是的反省。应观过去、现在、未来三时所作三业之净不净，为自，或为他，而后当行则行，当舍则舍。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迦兰哆为栗鼠，本为其饲养处。）

那时，尊者罗云（罗候罗，不毁禁戒，诵读不懈第一，佛在俗时之子），也游

化而住在于王舍城的温泉林（位于王舍城的旧址附近，古时有一温泉精舍）。于是，世尊过夜而至于翌日的平旦之时，着衣持钵，而入于王舍城去行乞食，乞食之事完毕后，到了温泉林之罗云所住之处。尊者罗云遥见佛陀来临，即便往迎，而执取佛陀的衣钵，为佛敷一坐具，汲水洗佛之足（对长者之礼貌）。佛陀洗足后，就坐在罗云为其敷设之座。

于是，世尊即取水器，将水倒泻，而留少水后，垂问而说：「罗云！你现在看见我执取此水器，将水倒泻，而留一些少水吗？」罗云说：「看见啊！世尊！」

佛陀告诉罗云说：「我说那些道行少的人，也是如是，所谓知己妄言（知道此为妄言后，却又说此妄言），是不羞不悔，无惭无愧的人。罗云！他也是无恶不作的人。因此之故，罗云！当作如是而学：不得戏笑妄言。」

世尊说后，又取此留有少水之器，而尽泻弃其余留之水，然后垂问而说：「罗云！你是否又看见我取此留有少水之器，而将里面的水，统统泻弃之事吗？」罗云回答说：「看见了，世尊！」

佛陀告诉罗云说：「我说他将道尽弃之事，也是如是。所谓知道此为妄言后，而又说此妄言。而不羞不悔，而无惭无愧。罗云！他也是无恶不作的人。因此之故，罗云！应当要作如是而学：不得戏笑妄言。」

世尊说后，又取此空的水器，覆着在于地上后，垂问而说：「罗云！你是否又看见我执取此空的水器，覆着在于地上之事吗？」罗云回答说：「看见了，世尊！」

佛陀乃告诉罗云说：「我说他之道，会翻覆，也是如是。所谓知道此为妄言后，又说妄言，而不羞不悔，而无惭无愧。罗云！他也是无恶不作的人。因此之故，罗云！应当要作如是而学：不得戏笑妄言。」

世尊说后，又取此覆水之器，发令仰已（使它由覆而仰起），然后垂问而说：「罗云！你是否又看见我取此覆水之器，使它起仰之事吗？」罗云回答说：「看见了，世尊镇！」

佛陀告诉罗云说：「我说他之道会仰之事，也是如是。所谓知道此为妄言后，又说此妄言，而不羞不悔，不惭无愧。罗云！他也是无恶不作的人。因此之故，罗云！当作如是而学：不得戏笑妄言。」

罗云！犹如国王有大象，入于阵斗时那样。用前脚、后脚、尾、（胛后颈骨）、脊、肋、项、额、耳、牙等，一切都皆使用，唯保护其鼻。象师看见后，便作此念：这匹王的大象，犹然如故，而惜其生命。为甚么呢？因为这匹王的大象进入阵斗时，曾用前脚、后脚、尾、脊、肋、项、额、耳、牙等，一切都皆使用，唯保护牠的鼻之故。罗云！如果王的大象入阵斗时，用前脚、后脚、尾、脊、肋、项、额、耳、牙，以及鼻等，一切都尽用的话，即象师看见后，便会作此念：此王的大象，不再惜其生命了。为甚么呢？因为这匹王的大象入阵斗时，用前脚、后脚、尾、脊、肋、项、额、耳、牙，以及鼻等，一切都尽用之故。罗云！如果王的大象入阵斗时，用前脚、后脚、尾、脊、肋、项、额、耳、牙，以及鼻等，一切都尽用时，罗云！我说此王的大象入阵斗时，乃无恶不作。像如是的，

罗云！所谓知道此为妄言，而又说此妄言，而不羞不悔，无惭无愧。罗云！我说他也是无恶不作。因此之故，罗云！应当要作如是而学：不得戏笑妄言。」

于是，世尊即说偈颂而说：

人犯一法 谓妄言是 不畏后世 无恶不作  
宁噉铁丸 其热如火 不以犯戒 受世信施  
若畏于苦 不爱念者 于隐显处 莫作恶业  
若不善业 已作今作 终不得脱 亦无避处

（人如违犯于一法，所谓：妄言是。由于不怖畏有后世之故，就会无恶不作）。

（宁可吞噉铁丸，其热度有如火燃，也不可以犯戒，而受世人之信施。）

(如果怖畏苦果，而不爱念的话〔不喜爱苦果〕，则在于隐处、显处，都不可以作恶业。)

(如果对于不善之业，已作，或者今作的话，则终究不能得到解脱，也无可逃避之处。)

佛陀将偈颂说完后，又问罗云说：「你的意见如何呢？人用镜子作甚么呢？」尊者罗云回答说：「世尊！是为了欲观看其颜，要看一看是否洁净，或不洁净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罗云！如果你将作身业时，就应该观察那身业：我将作身业，此身业到底是清净呢？或不清净呢？为了自己而为呢？或者为他人而为的呢？」罗云！若观察时，就会知道：我将作身业。此身业为净，或者为自己而为，或者为他人而为。如不善的话，就会与其苦果，而受于苦报。这样，则，罗云！你就应当舍弃那将作的身业。罗云！如观察时则知：我将作身业，此身业为不净，或者为了自己而为，或者为了他人而为，如善的话，就会与其乐果，而受乐报。这样，则，罗云！你就应当纳受那将作的身业。

罗云！你现在如作身业时，即应观察此身业：如我现在将作身业时，此身业到底是清净的呢？或者不是清净的呢？是为了自己而为的呢？或者是为了他人而为的呢？罗云！如观察时即知：我现在所作的身业，此身之业为清净的，或者为了自己而为，或者为了他人而为。如不善的话，就会与其苦果，而受其苦报的。罗云！你应当舍弃此现在所作的身业。罗云！如观察时即知：我现在所作的身业，此身业为不净的，或者为了自己而为，或者为了他人而为，如果为善的话，就会与其乐果，而会受乐报。罗云！你就应当受此现在所作的身业。

罗云！如你已作过身业的话，就观察其身业：如我已经作过的身业的话，则此身业已经过去，已经灭尽变易。是清净呢？是不清净呢？是为了自己而作的呢？是为了他人而作的呢？罗云！如观察时则知：我已作过的身业，那身业已经过去了，已经灭尽变易，这身业为清净的，或者为了自己而为，或者为了他人而为，如果不善的话，就会与之以苦果，而受苦报。罗云！你应当往诣善智识、修习梵行的人之处。就将那已经作过的身业，至心发露表白出来，应该悔过而说，千万不可覆藏，更应善于持护。罗云！如观察则知：我已作过的身业，那身业已经过去，已经灭尽变易。那身业为不净，或者为自己而为，或者为了他人而为，如果知道为善，而与其乐果，而受其乐报的话，罗云：你就应该在于昼夜都欢喜，而住于正念正智，口业也是如是。

罗云！如果由于过去之行之故，已经生意业的话，就应观察其意业：如由于过去之行之故，已起意业。而那意业到底为清净呢？为不净呢？是为了自己而为的呢？或者是为了他人而为的呢？罗云！如果观察时，则知：由于过去之行之故，已起意业。那意业已经过去，已经灭尽变易。那意业为清净，或者是为自己而为，或者是为了他人而为，而知道为不善而与其苦果，而会受其苦报的话，则罗云！你就应当舍弃那过去的意业。罗云！如观察时则知：由于过去之行之故，已经起意业，已经过去而灭尽变易。那意业为不净，或者为了自己而为？或者是为了他人而为？知道为善而与其乐果，而受其乐报的话，则，罗云！你就应当纳受那过去的意业。

罗云！由于未来之行之故，将会生意业的话，即应观察那意业。如果由于未来之行之故，而会生意业的话，则那个意业到底是为清净呢？为不净呢？是为了自己而为的呢？或者是为了他人而为的呢？罗云！如果观察时则知：由于未来之行之故，当会生意业，那意业为清净的。或者是为了自己而为，或者为了他人而为，知道为不善而与其苦果，而受苦报的话，罗云！你就应当舍弃那未来之意业。罗云！观察之时，则发见由于未来之行之故，当会生意业。那意业为不净的，或者是为了自己而为，或者是为了他人而为，而知道为善，而与其乐果，而会受乐报的话，则，

罗云！你就应当纳受那未来的意业。

罗云！由于现在之因之故，现在生起意业的话，则应观察此意业。如由于现在之行之故，现在生起意业的话，则此意业，到底为净的呢？为不净的呢？为了自己而为之呢？或者为了他人而为之呢？罗云！如果观察之时，则知：由于现在之行之故，现在生起意业之时，此意业为净的，或者为了自己而为，或者为了他人而为。如知道为不善，而与其苦果，而会受苦报时，则，罗云！你就应当舍弃此现在的意业。罗云！如果观察时，由于现在之行之故，现在生起的意业，此意业为不净的，或者为了自己而为，或者为了他人而为，如果知道为善，而与其乐果，而会使其受乐报的话，则，罗云！你就应当纳受此现在的意业。

罗云！如果过去的沙门、梵志，有身口意业的话，则已观察而观察，已清净而清净。他的一切，则是此身口意业，已经观察而观察，已经清净而清净。罗云！如果未来的沙门、梵志，有身口意业，应该观察而观察，应当清净而清净。他的一切，即是此身口意业，应当观察而观察，应当清净而清净。罗云！如果现在的沙门、梵志，有身口意业的话，则现在观察而观察，现在清净而清净。他的一切，则此身口意业，现在观察而观察，现在清净而清净。罗云！你应当要如是而学：我也应该即于此身口意业，现在应当观察而观察，现在应当清净而清净。」

于是，世尊又说偈颂而说：

身业口业 意业罗云 善不善法 汝应常观  
知己妄言 罗云莫说 秃从他活 何可妄言  
覆沙门法 空无真实 谓说妄言 不护其口  
故不妄言 正觉之子 是沙门法 罗云当学  
方方豊乐 安隐无怖 罗云至彼 莫为害他

（有关于身业、口业、意业之事，罗云啊！对于善法，或者是不善之法，你应当常常把它观察。如知道是妄言后，则，罗云啊！你就不可以说秃头的出家人，本来就是从他人的供养而得以生活的，怎样可以说妄语呢？）

（会将沙门之法翻覆，空虚而没有真实之事，就是所谓讲说妄言，不防护其口而来的。）

（因此之故，不说妄言的话，就是正觉之子。此沙门之法，罗云啊！你应当学习！）

（方方而豊乐，安隐而没有怖畏，罗云啊！应该学至于此种境地，千万不可说妄语去害人！）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罗云，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五。思经第五（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告比丘：如故意造业，就必受其果报。如不是故意去造业的话，就不一定会受其果报。业有身三、口四、意三等十善与十恶之业。圣弟子应舍十恶业而成就十善业。如修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的话，就必得阿那含果以上的果位。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止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故意造业的话，我就会说他必定会受其果报。或者是现世受报，或者是后世（来世）受报。假如不是故意造业的话，我就会说他不必受其果报（不一定会受果报）。就中，身故意所作之业，有三种业，是不善之业，而会受其苦果，而受其苦报的。口有四业，意有三业，不善的业，就会与其苦果，而受苦报的。

(1)甚么叫做身故意所作的有三业，是不善之业，而会与其苦果，而受其苦报呢？第一叫做杀生。极恶饮血（非常的凶恶，其手掌都被血所涂），其欲伤害众生，并不慈愍众生，乃至昆虫之类也一样的遭其伤杀。第二叫做不与取。着于他人的财物，而用偷盗的方法去取为己物。第三叫做邪淫。那位女人或者有被其父所保护监督，或者有母亲可监护，或者父母共同监护，或者被姊妹所保护，或者被兄弟所护持，或者人妇之父母所保护，或者是他人的妇女，如犯她，就会有被鞭罚的恐怖的妇女，和有实名的假赁。乃至用华鬘卷饰的妇女，而侵犯这些任何一种的妇女（均为邪淫）。以上叫做身故意而作的三业，是不善之业，而会与其苦果，而受苦报的。

(2)甚么叫做口故意而作的四业，是不善之业。会与其苦果，而受其苦报呢？第一叫做妄言（妄语）。他或者在众人当中，或者在其眷属当中，或者是王家，如叫他而问他：你如知道的话，便说出来。他却不知而说知，知道的却说不知道，不看见过的却说他看见过，见到的却说没见过。为了自己，或为了掩护他人，或为了财物，知已妄言（知道所讲的为妄言，而故意说此妄言）。第二叫做两舌。欲离间他人，听到此人之语，而去对另一人说，是欲破坏此人，听到那个人之语。而对此人说，都是欲破坏那个人。人家和合，却欲使其分离，对于分离的人，又欲再使其分离，而结群集党，喜乐于群党，称说群党。第三叫做粗言（恶口）。他如有话说，其辞气则粗犷，恶声而逆人的耳朵，是众人所不喜欢听，众人所不爱听之语，会使他人苦恼，使人不得安定，就是说此种语是。第四叫做绮语：他作不是应说之时之说，不是真实之说，作没有义之说，非法之说，不止息（非律仪）之说。又再称叹不止息之事。违背应时而作不善之教言，也不是善于诃责人。这叫做口之故意所作的四种业，是不善之业，而会与其苦果，而受其苦报的。

(3)甚么叫做意之故意所作之三业，为不善，而会与其苦果，而会受苦报呢？第一叫做贪。伺见他人的财物，以及诸生活所需之具，都常伺求望，欲使其为我自己所得。第二叫做嫉恚。心内怀着憎嫉，而作此念：那些众生，应杀害，应带缚，应收押，应免除，应逐撵而出，就是欲使他人受无量之苦。第三叫做邪见。所见的都是颠倒是非。都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世间并没有所谓布施，也没有斋戒，没有呪说，没有善恶业，没有善恶业之报，没有此世与彼世（死后之转生的世间），无父无母。世间并没有真人往生至于善处，也没有善去、善向于此世与彼世（他世）；也没有所谓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地的。这叫做意之故意所作之三业。是不善而会与其苦果，而会受其苦报的。

多闻的圣弟子，应该舍弃身之不善之业，要修身的善业。也应舍弃口与意之不善之业，而修口意之善业。那些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具足精进戒德，成就其身的净业，成就口与意之净业，而离开瞋恚，离开邪诤，除去睡眠，而没有掉举（没有精神昂扬，不得安静），没有贡高，而断疑、度慢，而正念正智，没有愚痴。其心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与上下，普用于一切，其心都与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为大。这样的无量之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作此念：我本来的此心量少（狭），而不善修。我现在此心，为无量，而善修。多闻的圣弟子，其心就是如此的无量而善修。如果本来被恶智识所惑，而为放逸之行，而作不善之业的话，他就不能再跟之而去，不能再秽污他，不会再相随于他。」

佛陀并垂问而说：「如果有幼小的童男、童女一出生后，其性便能行持慈心解脱的话，则在于后时，这种人的身口意是否会再作不善之业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同时为他们加以解释其原因而说：「为甚么呢？因为自不作恶业的话，则恶业有甚么因由

可以产生呢？因此，不论是在家，是出家，是男、是女，都应当常于勤修慈心解脱。如果那些在家、出家的男女，都修习慈心解脱的话，就不会持此身往生而至于他世，唯随着其心，而离开这里。比丘应作此念：我本来为放逸，而作不善之业，这一切的一切，可在于现在受报，终不在于后世而受。如果像如是而行慈心解脱，而无量，而善修的话，必定会得阿那含（不还果，三果阿罗汉），或者又会上得（向上得。所谓阿罗汉向、阿罗汉果是）。像如是的，悲和喜之心，与舍都俱（连上之慈。为之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而无量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乃作此念：我本来心量很少（狭），并不善修，而我现在的此心，乃为无量善修。多闻的圣弟子们，其应如是的无量善修。如果本来由于恶知识，而为放逸之行，而作不善之业，然而他不能再将其引诱而去，已经不能再秽污他，不再会相随他。」佛陀并垂问而说：「如果有幼少的童男、童女，出生以来便能行舍心解脱。这种人在于后时，其身口意是否又会一再的作不善之业吗？」比丘们回答说：「不也！世尊！」

佛陀同时也解释其原因而说：「为甚么呢？因为自己不作恶业，恶业会从甚么地方生起呢？（无由得生起）。因此之故，不管是男，是女，是在家、是出家，都应当常于勤修舍心解脱。如果那些男女、在家、出家的人，如修舍心解脱的话，就不持此身，而往生于他世，唯会随心而离开这里。比丘们！应作此念：我本来由于放逸，而作的不善之业，这一切的一切，现在可以受报，终不会遗留至于后世。如有像如是的行持舍心解脱，而无量，而善修的话，必定会得阿那含果（不还果）。或者又会上得（得阿那含以上之果，如阿罗汉向、阿罗汉果是）。」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十六、伽蓝经第六（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游化在于鞞舍子村的伽蓝，伽蓝人听佛的盛名，多来见佛。佛为之说法而说：凡夫由贪瞋痴，因习本有，心不厌足，故作十恶业。圣弟子则当离十恶，而行十善，而修四无量心，得四安隐的住处。听佛说后，大家都皈依三宝。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伽蓝园（伽蓝族人之园，位于拘萨罗国中），和诸大比丘众，都俱在，而俱至于鞞舍子（村），而住于鞞舍子村的村北之尸摄怛（译为坚实，为树名）林中。

那时，鞞舍子村的伽蓝人，听闻沙门瞿昙，这位释种之子，舍弃其释氏之宗族（释迦种族），而出家学道，游化在于伽蓝园，和大比丘众一同来到此鞞舍子，现在正住在于鞞舍子村的村北，尸摄怛林里面。那位沙门瞿昙有很大的名称，乃周闻于十方。沙门瞿昙为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正徧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他对于此世间的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们，由人而至于天，都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如有所说法时，则初也善，中也善，竟（后）也善（从头



到尾都是善言善语)。

有义、有文，而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如果看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时，能尊重礼拜、供养承事的话，就能快得善利。因此，我们应该共往去拜见沙门瞿昙，去礼事供养他。

鞞舍子村的伽蓝族人听后，都各和自己相等类的眷属相随，而从鞞舍子村出发，向北而行至于尸摄怱林内，都欲拜见世尊，都欲礼事供养世尊。大家往诣佛处后，那些伽蓝族人，有的则稽首佛足，然后乃退坐在一边。有的则向佛行问讯礼，然后退坐在一边。有的则叉手（合掌）向佛，然后退坐在一边。有的则遥见佛后，就默然而坐于一边。那个时候，诸伽蓝族人各坐定后，佛陀就为他们说法，而劝发他们的菩提心，使他们渴仰而成就欢喜。佛陀以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使他们渴仰，而成就欢喜后，就默然而住。

这时，伽蓝族人，在佛陀为他们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后，就各从座起，偏袒他们所著之衣（偏袒右肩），都叉手向佛，白世尊说：「瞿昙！有一种沙门梵志，来诣伽蓝园，但是却自己称叹自己之所知所见，而皆毁他人的所知所见。瞿昙！又有一种沙门梵志来诣伽蓝园，也自己称叹自己之所知所见，而皆毁他人的所知所见。瞿昙！我们听后，便生疑惑。这些沙门梵志到底是那一种人为实在？那一种人为虚妄呢？」

世尊告诉他们说：「伽蓝族的人们！你们不可生起疑惑，为甚么呢？因为有疑惑便会生犹豫。伽蓝族人们！你们自己并没有净智，才会疑惑为有后世呢？没有后世呢？伽蓝族的人们！你们也是由于没有净智，而疑惑所作的为有罪吗？所作的为无罪吗？伽蓝族人们！应当要知道！诸业有三种的因习本有。那三种呢？伽蓝族的人们！所谓贪，就是诸业的因习本有。伽蓝族的人们！如果有贪的话，就会被贪所覆盖，内心就不会厌足，或者会杀生，或者不与而去偷取，或者会行邪淫，或者知道而说妄言，或者会饮酒乱性。伽蓝族的人们！愚痴的人为愚痴所覆盖，内心就不厌足，或者会杀生，或者会不与而取，或者会行邪淫，或者知道而说妄言，或者会饮酒乱性。

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乃离开杀生，断除杀生，都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而会饶益一切，乃至昆虫之类。他对于杀生的问题，已净除其心。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乃离开不与而偷取之事。已断不与而偷取之事，人家给与，才会去取，乐于他人给与才会去取之事。都常好布施，欢喜而不吝惜，不希望人家之报答。他对于不与而偷取（偷盗）之事，已经净除其心（作彻底的解决，永不会犯）。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乃离开非梵行，已断灭非梵行，都勤修梵行，精勤而妙行，清静而无垢秽，而离欲断淫。他对于非梵行，都净除其心。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乃离开妄言，断除妄言，所说的都是真谛之言，都喜乐真谛，安住于真谛而不移动，一切都可信，并不会欺诳世间。他对于妄言，已净除其心的了。

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乃离开两舌，断除两舌，行不两舌之言，不会破坏他人。不会听此而对彼说，而欲破坏此人。不会听彼，而向此说，而欲破坏彼人。如欲离的，就使其和合，和合的话，就会欢喜。不会造群结党，不喜乐群党，不称叹群党，他对于两舌之事，已净除其心。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乃离开粗言，斯除粗言。如果有所言，其辞气为粗犷，为恶声逆耳之言，是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会使他人苦恼，使人不得安定的事，都已断除如此之言。如果有所言说的，都是清和柔润，都是顺耳入心，可喜可爱，使他人能安乐，言声具了，而不使人怖畏，都能使他人得到安定，都说如是之语：他对于粗言，已净除其心的了。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乃离开绮语，断除绮语，都是适时而说，说真实之说，说合于法之说，合于义之说，

止息之说（合于律之说）都喜乐止息之说事，都顺于时，而得宜，都是善教善诃。他对于绮语，已经净除其心了。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都离开贪伺（离开贪欲伺求他人的一切），断除贪伺，心不怀诤。看见他人的财物，以及诸生活之具，都不起贪伺，不会欲使其被我所得。他对于贪伺之事，已经净除其心了。

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都离开瞋恚，断除瞋恚，有惭有愧，有慈悲心，而饶益一切的众生，乃至昆虫之类。他们对于瞋恚，已净除其心。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都离开邪见，断除邪见，行持正见而不类倒，如是而见。如是而说：有布施，有斋食的功德，也有咒说的功德，并有善恶业的果报。有此世间，也有他世间，有父有母之实存，世间有真人往生而至于善处，都善去、善向于此世。他世。都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们对于邪见，已净除其心。

像如是的，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已成就身的净业，成就口、意的净业，离开瞋恚，离开其诤，除去睡眠，没有掉举、贡高，而断疑惑、度憍慢，正念正智，而没有愚痴。其心已与慈俱，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推进而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而普周于一切，其心已与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大而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其心与悲、喜俱，其心与舍俱，都同样，都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大而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像如是的，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其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便得四种安稳的住处。那四种呢？有此世间与他世间，有善恶业的果报。我得此正见相应之业，而受持具足，身坏命终之后，必定往生而至于善处，也就是会转生于天上界。像如是的，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其人无结无怨，无恚无诤，这叫做得第一种之安稳住处。

又次，伽蓝族的人们！如人说没有此世，没有他世，没有善恶之报等事。虽然如是，但是我乃在于现法中，并不是由于此故，而会被人所毁，唯为有正智的人所称誉，有精进之人，有正见的人，也会说其为有（他们有如实而知，如实而见的智慧，故知道有善恶业报）。像如是的，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其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这叫做得第二种的安稳的住处。

又次，伽蓝族的人们！如果有所作业时，必定不会作恶业，我已不会念恶。为甚么呢？因为自己不作恶业，苦报会从那里生出来呢？像如是的，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其心已无结无怨，无恚无诤，这叫做得第三种的安稳的住处。

又次，伽蓝族的人们！如果有所作业时，必定不会作恶业，我已不犯世间之怖畏与不怖畏，都常当慈愍一切世间，我的心不会与众生共诤，没有浊而欢悦。像如是的，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们，其心已无结无怨，无恚无诤，这叫做得第四种之安稳的住处。像如是的，伽蓝族的人们！多闻的圣弟子，其心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这叫做得四种安稳的住处。」

伽蓝族的人们仰白世尊说：「是的！瞿昙！多闻的圣弟子之心，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而得四种安稳的住处。那四种呢？」

**(1)认为有此世与他世，有善恶的业报，我得此正见相应之业，都受持具足，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往生而至于善处，也就是往生于天上。像如是的，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其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叫做第一种安稳的住处。**

**(2)又次，瞿昙！如有人认为无此世与他世，和没有善恶的业报，而我乃在于现法当中，并不会由于此种论说而被其所毁，我乃唯为有正智的人所称誉，那些精进之人，正见的人都说其为有的。像如是的，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其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叫做得第二种安稳的住处。**

**(3)又次，瞿昙！如有所作时，必定不会作恶业，我已不会念恶。为甚么呢？因**

为自己不作恶业，苦报怎么会生出来呢？像如是的，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其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叫做得第三种安隐的住处。

(4)又次，瞿昙！如果有所作时，必定不会作恶业，我不犯世间的恐惧，和不怖畏等事。都常当慈愍一切的世间，我的心不会与众生共诤，已无浊，而欢悦。像如是的，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其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叫做得第四种安隐的住处。像如是的，瞿昙！多闻的圣弟子，其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叫做得四种安隐的住处。瞿昙！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世尊！我们尽形寿自皈依佛、法，和比丘众，唯愿世尊授受我们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皈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一切伽蓝族的人，和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七、伽弥尼经第七（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伽弥尼天子讲说黑白的果报。如行不善业的人，为之黑，而有黑报，身坏命终之后，自然会趣下，必至于恶处。如行十善业的人，就为白，而有白报，命终之后，自然会升上，必至于善处。并以石、油之一沉一浮来譬喻。又说八支圣道为围观、升进、善处之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那难陀园（位于中印度摩揭陀国内，王舍城之北），住在于墙村的林。

那时，阿私罗天，有子，名叫伽弥尼。其色像为巍巍而光耀炜晔。在夜间，将向于旦时（后夜），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阿私罗天之子伽弥尼白佛而说：「世尊！梵志们！自我贡高。奉事于若干的天神。曾经说：如果众生命终的话，他必定能使其自在的往来于善处，而转生于天上界。世尊为法之主，唯愿世尊您，能使临终的众生，都得往生而至于天中！」

世尊告诉他说：「伽弥尼！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了解的来回答我。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村邑里，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懈怠而不精进，所行所作的为恶法，而成就十种不善之业道。所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这种人如果命终之时，若有众人来到其处，各人都叉手（合掌），向他称叹而求索，而作如是之语说：『你们这些男女们！都懈怠不精进，而行恶法，成就十种不善的业道，所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你们因此、缘此（由于这种因缘），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往生而至于善处，乃会往生于天上界。』像如是的，伽弥尼！那些男女们，懈怠不精进，而行恶法，而成就十种不善的业道，所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这样的人是否会为众人各各叉手（合掌），向他称叹求索，而说他们因此、缘此（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会得转生而至于善处，而生在天上界吗？」伽弥尼回答说：「不也！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伽弥尼！为甚么呢？那些男女们，懈怠不精进，而行恶法，成就十种不善的业道，所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像这些人如果说会被众人各各叉手向其称叹求索，而说因此、缘此（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得以往生至于善处，乃会生到天上界，是不会有事。伽弥尼：犹如离开此村不远之处，有深的水渊，在那边有人用大而重的石头，掷着于水中，若众人来，各各都叉手，向它称叹求索，而作如是之语：『愿石头浮出』。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此大而重的石头，是否为众人各各叉手向其称叹求索，而因此、缘此（由于

此因缘)，当会浮出来吗？」伽弥尼回答说：「不也！世尊！」

佛陀垂告而说：「像如是的，伽弥尼！那些男女们，懈怠而不精进，而行恶法，而成就十种不善的业道，所谓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若为众人各各叉手而向其称叹求索而说：因此。缘此（由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得以往生而至于善处，而生于天上界，是不会有事。为甚么呢？因为所谓此十种不善的业道，乃为是黑的（恶业），是会有黑报（恶报），自然是转趣于下地，必定会至于恶处的。」

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村邑中，或者有男、女，都精进勤修，而行妙法，成就十善的业道，所谓离杀生、断杀生，离不与取、离邪淫、离妄言，……乃至离邪见、断邪见，而得正见。这些人命终之时，如众人来，各各叉手，而向他们称叹求索，而作如是之语说：『你们这些男女们！都精进勤修，而行妙法，而成就十善业道，而离杀生、断杀生、离不与取、离邪淫、离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你们因此缘此（由此因缘），身坏命终后，当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些男女们，精进勤修，而行妙法，而成就十善业道，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断除邪见而得正见。像这类人，是否为众人各各叉手而向其称叹求索中因此、缘此（由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会得转生而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吗？」伽弥尼回答说：「不也！世尊！」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伽弥尼！为甚么呢？伽弥尼！那些善男信女人等，精进勤修，而行妙法，而成就十善业道，而离杀、断杀、离不与取、离邪淫、离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断除邪见，而得正见。这种人若为众人各各叉手，向其称叹求索，因此、缘此（由于此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说他会得往生于善处，生在于地狱中，是不会有此道理的。为甚么呢？伽弥尼！因为此十善业道，乃为是白，而有白报，自然的会升上，会必至于善处。伽弥尼！犹如离开此村邑不远的地方，有很深的水渊。在那里有人用装酥油之瓶投入在水中而破碎，其滓瓦即沉下，而酥油印浮起来那样。」

像如是的，伽弥尼！那些男女们，精进勤修，而行妙法，而成就十善业道，而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开都见，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在于命终之时，所谓粗色之身，四大种所造成，而从父母所生，依靠衣食所长养，须坐卧按摩，以及澡浴、强忍等，才得以维持，是会破坏之法，也是会灭尽之法，终归是离散之法。在他命终之后，或者被鸟所啄，或者被虎狼所食，或者是烧，或者是埋，终归都尽为粉尘。然而他的心、意识，常为正信所熏陶，被精进、多闻、布施、智慧所熏习，他乃因此缘此（由此因缘），自然会升上，会往生于善处。伽弥尼！那些杀生的人，如果欲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的话，乃有园观之道（向上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伽弥尼！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见的人，如欲离邪见，而得正见的话，乃有了园观（向上）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伽弥尼！又有园观之道（向上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伽弥尼！甚么叫做又有园观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呢？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是为八圣道。伽弥尼！这叫做又有园观之道、升进之道、善处之道。」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伽弥尼！和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完

# 中阿含经卷第四

## 十八、师子经第八（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尼干子的弟子师子大臣说自己所主张的八种法：(1)不可作（身口意的恶行）。(2)可作（身口意的妙行—善行）。(3)断灭（恶行）。(4)可憎恶（恶行）。(5)法律（为断三毒之故）。(6)苦行（能断生死根本者）。(7)不入于胎（因当来有灭尽）。(8)安隐（脱生老病死、忧戚染污故）。师子大臣就因之而放弃尼干子，而成为优婆塞。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于鞞舍离（离车族的都城，位于恒河之北岸），住在于猕猴水池之边的高楼台观（于大林重阁讲堂）。

那时，有众多的鞞舍离丽掣（离车族，住于毘舍离中心处的种族），集在于讲堂，每每称叹佛陀，称赞法，和比丘众。那时，尼干子的弟子—师子大臣，也在于大众当中。

这时，师子大臣欲往见佛陀，欲去供养礼事。师子大臣在未到佛处前，则先往诣尼干的住处，到后。白尼干而说：「诸尊：我欲往见沙门瞿昙。」那时，尼干，曾诃责师子大臣说：「你不可以欲往见沙门

瞿昙。为甚么呢？因为沙门瞿昙乃以不可作（教示不可作法，不是作业无用之无作论）为宗本，也为人讲说不可作法。师子啊：如果拜见以不可作为宗本的人的话，就是不吉利的，供养礼事他，也是不吉利的。」

那些众多的鞞舍离丽掣（毘舍离的离车族的人），都再三的集聚在于讲堂，都屡次称叹佛陀，屡次称赞法，和比丘众。那时，尼干的弟子，师子太监，也再三的在于大众当中。这时，师子大臣也再三的欲往见佛陀，去供养、礼事。

师子大臣这次便不向其师尼干拜辞，就直往佛陀的住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而作此言说：「我曾经听人说沙门瞿昙您。乃以不可作为宗本，也为他人讲说不可作法。瞿昙！如果像如是之说：『沙门瞿昙乃以不可作为其宗本，也为他人讲说不可作法。』说这种话的人，是否不谤毁沙门瞿昙吗？他们说这种话，是真的吗？他们说这种话，就是法吗？他们说这种话，是如法而说的吗？对于法，并没有过错，并没有难诘吗？」

世尊回答说：「(1)师子！若如这样的说：『沙门瞿昙乃以不可作为宗本，也为他人说不可作法。』他们并没有谤毁沙门瞿昙，他们所说的为真实，他们所说的就是法，他们所说的就是如法而说，对于法，并没有过错，也没有难诘可言。为甚么呢？师子！有一种事，就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可能谤毁的。如沙门瞿昙乃以不可作为宗本，也为他人讲说不可作之法是（不可作身口意之恶行）。(2)师子又有一种事，又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乃不能谤毁的。如沙门瞿昙以可作为宗本，也为他人说可作之法（可作身口意之妙行）。(3)师子！又有一种事，而

又由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乃不可能谤毁。如沙门瞿昙乃以断灭为宗本，也为他人说断灭之

法（断灭恶行）。(4)师子！又有一种事，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可能谤毁。如沙门瞿昙乃以可憎恶为宗本。也为他人说可憎恶之法（憎恶恶行）。(5)师子！又有一种事，而又由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可能谤毁。如沙门瞿昙乃以法与律为宗本，也为他人说法与律之法（为断三毒之故）。(6)师子！又有一种事，而又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可能谤毁的。如沙门瞿昙乃以苦行为宗本，也为他人说苦行之法（指能断生死根本之艰苦之行）。(7)师子！又有一种事，而又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可能谤毁。如沙门瞿昙乃以不入于胎为宗本，也为他人说不入于胎之法（因当来有灭尽，故说应离胎）。(8)师子！又有一种事，而又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可能谤毁。如沙门瞿昙以安隐为宗本，也为他人说安隐之法（脱离生死忧戚污染之法）。

(1)师子！甚么叫做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可能谤毁，如沙门瞿昙以不可作为宗本，也对于他人说不可作之法呢？师子啊！我乃说身的恶行不可以作，口与意的恶行，也不可以作。师子啊！像如是的无量之比的不善秽污之法，乃为当来之『有』之根本的，是有烦热的苦报，是生老病死之因！师子啊！我乃说这种恶法，统统不可以作。师子啊！这就是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可能谤毁，是沙门瞿昙以不可作为宗本，也为他人说不可作之法。

(2)师子啊！甚么叫做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能谤毁，如沙门瞿昙以可作为宗本，也为他人说可作之法呢？师子啊！我乃说身的妙行为可作之法，口与意之妙法，也是可作之法。师子啊！像如是的无量之比的善法，乃会与之以乐果，而会受乐报，能转生于善处，而能得长寿的。师子啊！我乃说这种法，尽应可以

作。师子啊！这就是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不能谤毁，是沙门瞿昙以可作为宗本，也为他人说可作之法。

(3)师子啊！甚么叫做又有一种事之故，对于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是沙门瞿昙以断灭为宗本，也为他人说断灭之法呢？师子啊！我乃说身的恶行应该要断灭，口与意的恶行也应该要断灭。师子啊！若如是的无量之比的不善秽污之法，乃为当来之『有』之本，是烦热的苦报，为生老病死之因。师子啊！我乃说这种法尽应断灭。师子啊！这就是有一种事，由于此事之故，对于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是沙门瞿昙以断灭为宗本，也为他人说断灭之法。

(4)师子啊！甚么叫做又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如来之法不能谤毁，是沙门瞿昙以可恶为宗本，也为他人说可憎恶之法呢？师子啊！我方说身的恶行乃可以憎恶，口与意的恶行也可以憎恶的。师子啊！像如是的无量之比的不善而秽污之法，为当来之『有』之本，烦热的苦报，生老病死之因的。师子啊！我乃说这种法尽可以憎恶的。师子啊！这叫做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乃不能谤毁，沙门瞿昙乃以可恶为宗本，也为他人说可憎恶之法。

(5)师子啊！甚么叫做又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乃以法与律为宗本，也为他人说法与律之法呢？师子啊！我为了大众能够断除贪淫之故，而说法与律，为了断除瞋恚、愚痴之故，而说法与律。师子啊！像如是的无量之比的不善秽污之法，为当来之『有』之本，是烦热苦报，是生老病死之因。师子啊！我为断除那些事情而说法与律。师子啊！这就是有一种事，由于此事之故，对于如实之法，乃不能谤毁，沙门瞿昙以法与律为宗本，也为他人说法与律之法。

(6)师子啊！甚么叫做又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乃以苦行为宗本，也为他人说苦行之法呢？师子啊！或有沙门、梵志，裸形而没有穿衣，或者用手为衣，或者以树叶为衣，或者以珠为衣，或者不用瓶取

水，或者不用魁取水，不食以刀杖劫抄之食（不食用刀杖等以武力抢夺得来的食物），不食欺妄而得来的食物，不自往（不接受招请之供养），不遣信（施主差遣信使来请应供，也不去受食），不来尊、不善尊、不住尊（三种施主的口气：1.来此尊者。2.善哉！尊者！3.住此！尊者！），如有二人之食时，就不在其中。不在怀妊之家食，不在畜狗之家食，假如其家中有粪蝇之飞来，便不食。不噉鱼、不食肉、不饮酒，不饮恶水，或者都无所饮（统统不饮），而学习无饮之行，或者噉一口，以一口为满足，或者二口、三、四……乃至七口，而以七口为满足。或者食一得（只食一次所得之物），以食一次所得之食为满足，或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次所得为满足，或者一日一食，以一食为满足，或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只一食，而以一食为满足，或者食菜茹，或食稗子（像稻的一种草），或者穠米（野生的谷类），或食杂，或食头头遯食（米的一种），或食粗食，或者到无事处，而依于无事（闲静无杂事），或者食根，或者食果，或者食自落下来的果，或者持连合食，或者持毛衣，或者持头舍衣（极为粗糙的粗布衣），或者持毛的头舍衣，或者持全皮的，或者持穿皮，或者持全穿皮，或者维持散发，或者维持编发，或者维持散编发，或者有剃发，或者有剃须，或者剃须与发，或者有自拔发，或者拔须与发，或者住立而断绝坐，或者修蹲行（膝着地而行、跪行），或者卧在刺上，或者以刺为床，或者有卧果（卧在板上），以果为床（以板为床），或者有事水，昼夜都以手持（以手酌），或者有事火，竟昔燃之（自远昔以来就燃火不断），或者事日与月，尊为保佑的大德，而又手（合掌）向它们。像如此之比（比例），乃得忍受无量的苦痛，学习烦热之行。师子啊！实在有这些苦行的，我并不说为没有。师子啊！然而这些苦行，乃为下贱之业（下级的行持方法），是至苦至困之法，是凡人所行之法，而不是真正的圣道。师子啊！如果有沙门、梵志，知道那些苦行之法并不是趣于圣道，而欲断灭迨尽，而欲拔绝其根（从头到尾，已彻底离开苦行），而至竟（究竟）不生的话，我就会赞说那苦行。师子啊！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已经知道那些苦行法之无益于圣道之事，而已断灭迨尽，已拔绝其根，使其至竟不生，因此之故，我乃知道苦行的人。师子啊！这叫做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此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是沙门瞿昙宗本苦行，也为他人说苦行之法。

(7)师子啊！甚么叫做又有一种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是沙门瞿昙以不入于胎为宗本，也为他人说不入胎之法呢？师子啊！如有沙门、梵志，知道当来之胎生，而断灭迨尽，而拔绝其根，至竟不生（究竟不会再生）的话，我就会说他已不再入于胎。师子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对于当来有胎生的事，都彻知而断灭迨尽（不再转生于母胎），已拔绝其根，至竟不会再生，因此之故，我不再会入于母胎。师子啊！这叫做又有一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以不入于胎为宗本，也为他人演说不入胎之法。

(8)师子啊！甚么叫做又有一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乃以安隐为宗本，也为他人说安隐之法呢？师子啊！一位族姓子（善男子）有所作为，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乃由于至信而舍家，而出家去学道，唯愿学习无上的梵行，而完成其功

行。即所谓我对于现法已能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更受后有之身，而如实的知道这一切。已能自我安隐，也能安隐其它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已安隐这佛陀的四众弟子后，就是对于这些还有生死之法的众生，使他们能由生死之法解脱，使有老法、病法、死法、忧戚染污之法的众生，由这些忧戚染污之法解脱。师子啊！这叫做又有一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对于这如实之法，不能谤毁，沙门瞿昙以安隐为宗本，而为他人说安隐之法。」

师子大臣白世尊说：「瞿昙！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瞿昙！犹如明目之人，将倒覆的人扶起，将盖覆的人发露之。又如对于迷惑的人指示以道，在黑暗当中的人，施之以光明。如有眼的人，便能得以见色。沙门瞿昙也是如是，为了我，而以无量的方便说法，现出随其诸道之真义。世尊！我现在要自皈依佛与法，和比丘众，唯愿世尊纳受我为优婆塞。我从今日起，终身要自皈依三宝，乃至命尽。世尊！犹如有人，饲养不良之马，而希望能得其利益，然而只有徒自疲劳，而不能获得其利的。世尊！我也是如是。那位愚痴的尼干，不善于晓了真理，我也不能自知，不认识真正的良田，不自审察，而长夜（长久以来）都奉敬、供养、礼事他，希望能得其利。然而唯有徒自苦劳，而并没有甚么利益可得。世尊！我现在再次自皈依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纳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开始，终身自皈依三宝，乃至命尽。世尊！我从本无知，对于愚痴的尼干，有信有敬（非常的信仰而敬重他），从今日起，要断绝与其来往的因缘。为甚么呢？因为欺诳我之故。世尊！我现在三次自皈依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纳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都自皈依三宝，乃至命终。」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师子大臣，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九、尼干经第九（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指示尼干外道：修苦行不能解脱前世之业。曾举出三点理由：(1)尼干不知前世为有我？或为无我？不知前世作恶，或未作恶，现世苦灭，或未尽。(2)尼干依苦行，只为现世作苦而已。因为所谓业，并不能由于勤、苦、行，而转作为业报的。(3)尼干也知道苦行不能转苦报业，而为乐报业，乃至转熟报业而为不熟报业的。其它并说尼干子有五可憎恶，而如来乃得五称誉。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过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于释鞞瘦（释迦族里），而在于天邑中（天臂城，拘利国首都）。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诸尼干们都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而说：人们现在所受的，都是由于本作（宿世所作之业而来）。倘若其故业（宿世之业），由于修习苦行的话，就会告灭，而不再造新业的话，则诸业就会统统灭尽。诸业灭尽后，就会得苦之灭尽，得苦灭尽后，则会得达苦边（苦的边际，苦之朽坏，不会再生苦恼）。他们的这种见解是错谬的。因此，我便会到其处，到后，就会发问而说：

『尼干！你们实在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吗？说甚么人们现在所受的都是由于宿世之所作（本作）。说甚么如果其故业（宿世之业）由于修习苦行就会消灭，而不再造新业的话，则诸业都会灭尽，诸业灭尽后，则得苦尽，得苦尽后，就会得达苦边（苦的边际，灭尽所有之苦）？』他们会回答我而说：『如是！瞿昙！』我就会又问尼干们：『你们是否自有净智，可以知道如下之事吗？所谓我为本有吗？我为本无吗？我为本作恶吗？我为本不作恶吗？我自为的苦之处已尽吗（这些苦已灭尽吗）？我自为的苦之处并不灭尽吗（这些苦恼并未灭尽吗）？如果尽后，便会得苦尽，就会于现世断灭不善，而得众善之法，而修习作证』吗？他们就会回答我而说：『不也！瞿昙！』

我就会再对尼干们说：『你们自己并没有净智，对于如下之事不能作正确的见解。所谓：我为本有，我为本无，我为本作恶，我为本不作恶，我自为的这些苦已



灭尽，我自为的这些苦并未灭尽。如果尽后，便会得尽，就会于现世断诸不善，会得众善之法，而修习作证，而作如是之说：所谓人们所受的一切，都是由于本作（宿业），如果其故业（宿业）乃由于修习苦行而得以消灭，而不再造新业的话，则诸业会灭尽，而得苦尽。得苦灭后，就得苦边（苦的边际，一切苦恼都不会再生）。尼干们！如果我们自有净智，而谓：我为本有，我为本无，我为本作恶，我为本不作恶，我所作的这些苦恼已灭尽，我所作的这些苦恼并不灭尽，如灭尽后，便得尽诸一切，即于现世，断诸不善，而得众善之法，而修习至于作证的话，则尼干们！你们就可以得作此说：所谓人们所受的一切，皆因本作（都是宿业所带来的），如果其故业（宿业），由于修习苦行而消灭，而不再造新业的话，则诸业会灭尽，诸业灭尽后，就会得苦尽，得苦灭后，就能得达苦边（到苦的边际，而不会再有苦恼之发生）。

尼干啊！犹如有人，被毒箭所射中，由于毒箭所中之故，就会生极苦。此人因此，而被亲属所怜悯愍伤，为了饶益安隐于他之故，就延聘拔箭金之医师来。拔箭金医来了之后，便用利刀，为他开疮（手术）。由于开疮之时，又会带来了极苦。既开疮后，就求箭金（取出金属的箭头）。在求箭金时，又会再生极苦。求得金后，就便把它拔出。由于拔出之时，又生极苦。把箭金拔出后，就薄疮缠裹（将缩小的疮口缠裹覆药）。由于裹疮时，又会生极苦。他在于被拔出箭金后。就得回复其体力，而无患，已不毁坏诸根，而平复如故了。

像如是的，尼干们！那个人自有净智，便作如此之念：我本来被毒箭所中，身被毒箭之故，就生极苦。我的亲属看见我，就怜悯愍伤，而欲饶益安隐我之故，即去延聘拔箭金的医师来。拔箭金的医师来了之后，便用利刀为我开疮。由于开疮时，又生极苦。既开疮后，就求取出箭金，求箭金时，又生极苦。求得箭金后，就便把它拔出。由于拔出之时，又生极苦。将箭金拔出后，就将薄疮缠裹。由于缠裹之时，又生极苦。我在于被拔出箭金后，就又回复体力，就已无患而不毁坏，诸根也就平复如故了。

像如是的，尼干！如你们自有净智，而以我为本有，我为本无，我为本作恶，我为不作恶，我这自苦之处，都为灭尽，这自苦之处为不灭尽。如果苦尽之后，便得灭尽一切苦，就于现世已断除诸不善，而得众善之法，而修习作证。这时，尼干们！你们就可以得如是之说：所谓人们所受的一切，都是由于本作（宿业）。如果其故业（宿业），由于修习苦行而得消灭，而不造新业的话，则诸业会灭尽，诸业灭尽后，则得苦之灭尽，得苦之灭尽后，就得苦边（苦的边际，已不再会生苦）。』我所问的就是如是。然而并不看见诸尼干们回答我而说：『瞿昙！如是！不如是！』

又次，我会问诸尼干们说：『如诸尼干们有人修习上断、上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会生上苦与否呢？他们回答我说：『如是！瞿昙！』又问他们：『如有人修习中断、中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是否会生中苦吗？』他们回答我说：『如是！瞿昙！』又问他们：『如有人修习下断、下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是否会生下苦吗？』他们回答我说：『如是！瞿昙！』佛陀乃说：『这就是诸尼干们如有人修习上断、上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就会生上苦。如有人修习中断、中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会生中苦。如有人修习下断、下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会生下苦。如果使诸尼干们有上断、上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就会正息在于上苦当中。如有中断、中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就会止息在于中苦当中。有下断、下苦行的话，那时诸尼干们就会止息在于下苦当中。倘若如是而作，不如是而作，止息在于极苦，甚为重苦的话，当会知道！诸尼干们即在于现世当中作苦的了。但是诸尼干们却被愚痴所盖覆，被愚痴所缠缚，而作如是之语说：人们所受的一切，都是由于本作（宿业），如果其故业（宿业），由于苦行而消灭，而不造新业的话，则诸业会尽，诸业尽后，就会得苦尽，得苦尽后，就会得苦边』（至于苦的边际，已不会再生苦）。我所问的

就是如是，然而却不见诸尼干们能回答我而说：『瞿昙！如是！不如是！』

又次，我问诸尼干们说：『诸尼干们！如果有乐报业（能享受快乐的果报之业），这乐报业是否可由于断恶业，可由于修习苦行，而转作为苦报（苦的果报）吗？』他们回答我说：『不也！瞿昙！』又问：『诸尼干们！如有苦报业，而此苦报业是否可由于断恶业，可由于修习苦行，而得以转作为乐报吗？』他们回答我说：『不也！瞿昙！』又问：『诸尼干们！如果有现法报业（在于现世即受到果报的业。又名顺现业、顺现受业、顺现法受业），这现法报业是否可由于断恶，可由于修习苦行，而转作为后生报吗？』他们回答我说：『不也！瞿昙！』又问：『诸尼干们！如果有后生报业（到未来世才受到果报的业。又作顺后业、顺后受业），这后生报业是否可由于断恶，可由于修习苦行，而转作为现法报？』他们回答我说：『不也！瞿昙！』又问：『诸尼干们！如有不熟报业（因缘未成熟未具足的业报），此不熟报业是否可由于断恶，可由修习苦行，而转作为熟报吗？』他们回答我说：『不也！瞿昙！』又问：『诸尼干们！如果有熟报业（因缘具足而成熟之业），这熟报业是否可由于断恶，可由于修习苦行而转作为异吗？』他们回答我说：『不也！瞿昙！』又问：『诸尼干们！这就是乐报业，而此业不可能因断恶、因修苦行，转作为苦报的。诸尼干们！这也是苦报业，此业也不可能由于断恶，由于修苦行，而转作为乐报的。诸尼干们！这也是有现法报业，此业也不可能由于断恶，由修苦行，而转作为后生报的。诸尼干们！这也是有后生报业，此业也不可能由于断恶，由于修苦行，而转作为现法报的。诸尼干们！这也是有不熟业，这业也不能由于断恶，由于修苦行，而转作为熟报的。诸尼干们！这也是有熟报业，此业也不可能由于断恶，由于修苦行，而转作为异的。由于此缘故，诸尼干们！以虚妄的方便，而空断，乃不会有所获啊！』

那些诸尼干们便回报我而说：『瞿昙！我们有尊师，名叫亲子尼干（耆那教的教祖，尼干陀若提子，六师外道之一），曾作如是之说：诸尼干们！你们若本作恶业（如果宿世曾作恶业）的话，即此业都可由于此苦行，而得以灭尽。如现在防护身口意的话，则因此而不再更作恶业是。』我又问那些诸尼干们说：『你们深信尊师亲子尼干，没有半点疑惑吗？』他们回答我而说：『瞿昙！我们深信我们尊师亲子尼干，并没有疑惑。』我又对那些诸尼干们说：『有五种法，为现世之二报。所谓信、乐、闻、念、见善观是。诸尼干们！人们自有虚妄之言。这是否可信、可乐、可闻、可念、可见善观吗？』他们回答我说：『如是！瞿昙！』我又对那些尼干们说：『这虚妄之言，为甚么可信？为甚么可乐？为甚么可闻、为甚么可念？为甚么可善观呢？所谓人们自有虚妄之言，自有信，自有乐，自有念，自有善观。』

如诸尼干们作如是之说的话，就会在于如法当中，得到五种的诘责，而为可憎恶的。那五种呢？现在的这些众生所受的苦与乐，都是由于1.本作（宿业）而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诸尼干们，都是本作恶业（宿世造恶业）的了。为甚么呢？因为由于宿世造恶业之故，诸尼干们才会在于今世受诸极重之苦的。这就是所谓尼干的<sup>1</sup>第一种可憎恶。

2.又次，众生所受的苦与乐，如果都是由于那合会（聚合）而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尼干们都是本恶合会的（本来作恶所聚合而来）。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恶业合会之故，诸尼干们现在才会受极重之苦的。这叫做诸尼干们之<sup>2</sup>第二种可憎恶。

3.又次，众生所受的苦与乐都是由于为命而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诸尼干们，乃本恶为命的了。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为命之故，诸尼干们才会在于现在受极重之苦的。这叫做诸尼干们之<sup>3</sup>第三种可憎恶。

4.又次，众生所受的苦与乐，如果都是由于见而来的话，如果是这样时，则诸尼干们都是本有恶见的了。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此恶见的缘故，诸尼干们，在于现在才会受极重之苦的。这叫做尼干之<sup>4</sup>第四种可憎恶。

5.又次，众生所受的苦与乐，如果都是尊佑（自在天）所造而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诸尼干们，就是本恶尊佑的了。为甚么呢？因为都是由于尊佑之故，诸尼干们现在才会受极重之苦的。这叫做尼干之第五种可憎恶。如果诸尼干们都由于本所作的恶业、恶合会、恶为命、恶见、恶尊佑，而由于恶尊佑所造而来，则由于这些之故，诸尼干们，会在于现在受极重之苦。这叫做由于这些事之故，诸尼干们为可憎恶。

我所自知、自觉之法，为你们说的话，则不管是沙门、是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诸余的世间的众生，都不能降伏，都无能秽污，都无能制御。为甚么我所自知、自觉之法，为你所说的，并不是沙门、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其余世间的众生，所能降伏，所能秽污，所能制御的呢？如果有比丘，舍弃身的不善之业，而修身的善业，舍弃口与意的不善业，而修口意的善业的话，则他对于未来之苦，便能自知我并没有未来之苦，而如法而得乐，而不舍弃。他或者欲断除苦因行欲，或欲苦因行舍欲（我于苦因缘已精进勤行，由于勤行而得离欲。又我对于苦因缘已观察，由于修习舍心而得离欲）。他如果欲断除苦因行欲的话，则修习其行欲，已经断除的话，苦便会得尽。他如果欲断除苦因行舍欲的话，则修其行舍欲，如果已断除的话，苦就会得尽。如果那位比丘便作此念：随所为、随所行，而生不善之法，而善法会灭。假如自断其苦的话，则不善之法会断灭，而善法会生。我现在宁可自断其苦为是。因此而自断其苦，自断其苦后，不善之法灭而善法生，就不再断苦。为甚么呢？比丘们！因为本所为的，其义理已成就，如果又再断苦的话，则是处不然（不合理的）。

比丘们！犹如箭工之用检，去挠箭一样，其箭既已正直，就不再用检的了。为甚么呢？因为那个人本为之事已完成之故。如果又用检的话，是处不然（没有道理的）。像如是的，比丘便会作此念：随所为、随所作，则不善之法生，善法就会灭。如果自断苦的话，则不善之法会灭，而善法会生，我现在宁可自断其苦。因此，自断其苦，自断其苦后，不善之法灭，而善法生，就不再断苦。为甚么呢？因为本所为的，其义理已完成，如再断苦的话，是没有这道理的。比丘们！犹如有人，爱念、染着、敬待某一女人，然而那位女人却更和别人相谈语，共相问讯，互相往来，甚至是共相止宿。此人是否因此而其身心会生苦恼，而极为忧戚吗？」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佛陀并解释其由而说：「为甚么呢？因为那个人对于那女人乃非常的爱念、染着，极为相敬待。而那位女人却更求别人共语，共相问讯、往来，甚至是共相止宿。那个人怎样会不生苦恼忧戚呢？比丘们！如果使那个人作此念：我徒自爱念（单恋），而敬待那位女人。但是那位女人却更和别人谈语，共相问讯、往来，甚至共相止宿。我现在宁可因为只有自苦自忧之故，应该断除对于那位女人的爱念、染着！此人后来就因只自苦自忧之故，便断除对于那位女人的爱念、染着。这样，则如果那位女人因故而和别人共语、共相问讯、共相往来止宿的话，此人于后来的身心，是否当会再生苦恼，极为忧戚吗？」比丘们回答说：「不也！世尊！」

佛陀又释其由而说：「为甚么呢？因为那人已对于那位女人不再有爱念、染着之情之故。如果那位女人因故而与别人共语、共相问讯，往来止宿时，如还会使那人因此而其身心会再生苦恼忧思，那是没有道理的。像如是的，比丘便作此念：随所为、随所行的话，则不善之法会生起，而善法会消灭。如果自断其苦的话，则不善之法会灭，而善法会生起来。我现在宁可自断其苦为是。因此，便自断苦，自断苦后，不善之法灭，而善法生，就不再断苦的了。为甚么呢？因为本所为的，其义理已成就，如果再断苦，那是没有这道理的。」

他又作此念：如果有所因，而断其苦，我便已断。然而我对于欲，仍然如故，未曾断灭，我现在宁可求断于欲为是。因此，便求断欲。他为了断欲之故，

乃独住，乃远离，而在于无杂事烦扰之处。或者到了树下空无一人的安静之处，或者山岩石室、露地、穰积（藁积）之处，或者到了林中，或者在于冢间。他已在于无事打扰之处，或者到树下空无一人的安静之处，而敷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愿，反念而不向，而断除贪伺（贪欲），心内已没有诤，看见他人的财物，以及诸生活之具，已不起贪伺，已不欲使我得为已有，他对于贪伺之事，已净除其心。像如是的，也除去了瞋恚、睡眠、掉悔，也断除疑惑，而度脱疑惑，对于诸善法已经没有犹豫，他对于疑惑，已净除其心（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惑等五盖，均已除灭）。

他既断除此五盖的心秽（心的污秽）、慧羸（使慧微弱的行为），而离开欲贪，离开不善之法（为初禅的境界），而至于得达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初禅后，二禅、三禅等文句都省略。请参阅卷一昼度树经）。他得到如是的禅定，而心清净，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而趣向于漏尽智通，而作证悟。他便知此苦如真（如实而知道此是苦），如实而知道此为苦习（苦之集），知此苦灭（如实而知道苦之灭），知此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灭之道）。如实而知道此为漏，如实而知道此为漏之集，如实而知道此为漏之灭，如实而知道此为漏之灭之道。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则其欲漏心解，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后，便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道如真（如实而知道）。

如来乃如是的正心解脱，而得五种的称誉，而如法无诤，可爱可敬。那五种呢？那些众生所受的苦与乐，都是由于本作（宿业），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来本有**1.妙业**，由于本有之妙业之故，如来在于现

在为圣无漏之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乐受），这叫做如来得第一种称誉。

又次，众生所受的苦与乐，都是由于合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来乃本为**2.妙合会**。由于本为妙合会之故，如来在于现在，为圣无漏之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乐受），这叫做如来之得第二种称誉。

又次，众生所受的苦乐，都是由于为命，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如来乃以本妙**3.为命**。而由于本妙为命之故，如来于现在，乃为圣无漏之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乐受），这叫做如来之得第三种称誉。

又次，众生所受的苦乐都是由于见，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如来乃有**4.本妙之见**，由于此本妙之见之故，如来在于现在，乃为圣无漏之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乐受），这叫做如来得第四种称誉。

又次，众生所受的苦乐，都是由于尊佑（自在天）所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如来乃为**5.本妙尊佑**，由于本妙尊佑之故，如来在于现在，乃为圣无漏之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乐受），这叫做如来之得第五种称誉。这就是如来妙业、妙合会、妙为命、妙见、妙尊佑，为之妙尊佑所造。由于这因缘之故，如来在于现在，乃为圣无漏之乐，寂静止息而得乐觉（乐受）。由于此事之故，如来于现在，乃得这五种称誉。」

佛陀继之而说：「有五种的因缘，内心就会生起忧苦来。那五种呢？**(1)**有淫欲之缠缚的因缘。由于有淫欲之缠缚之故，内心就会生起忧苦来。像如是的，有**(2)**瞋恚的缠缚，有**(3)**睡眠的缠缚，有**(4)**掉悔的缠缚，有**(5)**疑惑的缠缚等因缘是。由于有疑惑等缠缚之故，内心才会生忧苦。这叫做由于五种的因缘，内心就会生起忧苦来。

有五种的因缘，内心就会灭除其忧苦的。那五种呢？如果有淫欲缠缚，而由于淫欲之缠缚之故，内心就会生起忧苦。那么，如果除去淫欲之缠缚后，忧苦自然会消灭。由于淫欲的缠缚，内心就会生忧苦，那么，在于现法中，而得究竟的话，就是无烦无热，而常住不变。这是圣所知，圣所见的。像如是的，瞋恚、睡眠、掉悔等，也是同一道理。如果有疑惑之缠缚的话，则由有疑惑之缠

缚之故，内心就会生起忧苦来。那么，将疑惑之缠缚除灭之后，则忧苦便会消灭。由于有疑惑之缠缚，内心就会生起忧苦，而在于现法当中得到究竟的话，就会无烦无热，而常住不变。这是圣所知、圣所见的。这叫做由于五种的因缘，而灭除内心的忧苦。

又次，更有在于现法当中得到究竟，而无烦无热，而常住不变，是圣者所知，圣者所见的。甚么叫做更有现法而得究竟，而无烦无热，常住不变，是圣者所知，圣者所见的呢？所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就是八圣道。这叫做更有在于现法当中，而得究竟，而无烦无热，常住不变，是圣者所知，圣者所见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十、波罗牢经第十（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婆罗牢伽弥尼问佛：汝知幻，岂不是幻术者？佛用善巧譬喻驳斥它。又用喻为他解答：现世行十恶，是否即于现世受报？以及六师外道中，有四论师说法不一，究竟谁为真实？等问题。最后乃开示远离之法，依之而可得正念，可得一心，便于现世断疑。虽四论师之异说，也能明辨其是非，而且进入于解脱之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拘丽瘦（拘利国中），和大比丘众，俱往而到北村（村名），而住于北村之北的尸摄毖林中。

那时，波罗牢伽弥尼（波咤梨村长），听到沙门瞿昙，释种之子，舍弃了释氏的宗族，而去出家学道，现在游化在拘丽瘦，和他的大比丘众，俱到北村之北的尸摄毖林中。那位沙门瞿昙，有很多的名称。其名称乃周闻于十方的各地。沙门瞿昙乃为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正徧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他在于此世间当中，不管是天，是魔，是梵，是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都能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如果说法的话，则初也善，中也善，竟（后）也善。都有义有文，具足清静，显现梵行。如果见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而向其尊重礼拜，供养承事的话，就能快得善利。村长听此消息后，便作此念：我应该去拜见沙门瞿昙，去礼事供养他。

波罗牢伽弥尼听此消息而作此念后，就从北村出发，向北而行，而至于尸摄毖林，欲拜见世尊，欲礼事供养。波罗牢伽弥尼到达该处后，遥见世尊正在林树间。一看就发现为端正姝好，犹如星中之月，光曜晔晔，光晃有如金山。相好具足，而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没有半点的蔽碍，是成就调御，息心静默！

波罗牢伽弥尼遥见佛陀后，就向前而至于佛所，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世尊说：「我听人说：沙门瞿昙知幻，是幻（你知道幻化，就是幻士罢！）瞿昙！如果像如是之说：『沙门瞿昙知道幻术，那么，就是一位幻士。』他们这样说，是否谤毁沙门瞿昙您了吗？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吗？他们所说的是符于正法吗？他们的说法，是如法而说的吗？对于如法是否没有过错、没有难诘吗？」

世尊回答说：「伽弥尼！如果作如是之说：『沙门瞿昙知幻是幻』，则他们并不谤毁沙门瞿昙。因为他们所说的为真实的，他们所说的就是法，他们的说法乃如法而说，对于法并没有过错，也没有难诘。为甚么呢？伽弥尼啊！因为我知彼幻，我

自非幻。」（我知道那些为幻化，我自不是幻士。）

波罗牢说：「那些沙门、梵志所说的为真实，但是我乃不信他们所说之：沙门瞿昙，知幻。是幻。」

世尊告诉他而说：「伽弥尼！如果知道幻化的人，就是幻士了吗？」波罗牢白佛说：「如是！世尊！如是！善逝！」

世尊告诉他说：「伽弥尼！你不可以自误而谤毁于我！如果谤毁我的话，就便会自损，是有诤有犯，是圣贤所恶的，而会得大罪的。为甚么呢？因为此事实不在像你所说的。伽弥尼！你是否听说拘丽瘦里，有兵卒（或佣人）吗？」回答说：「曾经听过啊！」

佛陀说：「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拘丽瘦用这些兵卒作甚么呢？回答说：「瞿昙！通使杀贼（防止盗贼，通达其使命）。为了这些事之故，拘丽瘦有畜养兵卒。」

佛陀说：「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拘丽瘦的兵卒（佣人）到底为有受戒吗？或为无禁戒吗？」回答说：「瞿昙！如果世间里，所有无戒德的人，不过就是拘丽瘦的兵卒（佣人）。为甚么？因为拘丽瘦的兵卒（佣人），乃极犯禁戒，唯行恶法之故。」

佛陀又问：「伽弥尼！你如是之见，如是之知，我不问你。但是如果他人问你而说：『波罗牢伽弥尼！你知道拘丽瘦的兵卒极犯禁戒，唯行恶法，由于此事之故，波罗牢伽弥尼！你也是极犯禁戒，唯行恶法。』假如这样说的话，到底是真实之说吗？」回答说：「非也！瞿昙！为甚么呢？因为拘丽瘦的兵卒，各人之见为异，其欲也异，所愿也是异而不同。拘丽瘦的兵卒虽极犯禁戒，唯行恶法，但是我乃极为持戒，不行恶法之故。」

佛陀又问：「伽弥尼！你知道拘丽瘦的兵卒极犯禁戒，唯行恶法，然而不以此而说你为犯禁戒，不以此而说你也唯行恶法。那么，如来为甚么不得『知道幻化，而自不是幻士呢？』为甚么呢？因为我知道幻化之事，知道幻化之人，知道幻事所带来的果报，知道断灭幻化！伽弥尼！我也知道杀生，知道杀生之人，知道杀生的果报，知道断灭杀生。伽弥尼！我知道不与而取（偷盗），知道不与而取的人，知道不与而取的果报，知道断灭不与而取（断偷盗）。伽弥尼！我知道妄言，知道妄言的人，知道妄言的果报，知道断灭妄言。伽弥尼！我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沙门瞿昙知道幻化，即是幻士』的话，此人未断此语时（话未说完），则听到其心、其欲、其愿、其闻、其念、其观，有如屈伸手臂之顷那么的快，而在他命终之后，会转生到地狱中。」

波罗牢伽弥尼听佛之阐释后，实时怖惧战栗（非常害怕）。身毛都倒竖起来，就从他的座位站起，以头面礼拜在佛足之下，然后长跪叉手（合掌），仰白世尊而说：「悔过！瞿昙！自首！善逝！（我要忏悔我的罪过，我要自首我的不对）。我乃如愚、如婉、如不定、如不善。为甚么呢？因为我乃妄说沙门瞿昙是幻士。唯愿瞿昙纳受我的悔过！我见我的罪，而发露表白出来。我悔过后，会防护，更不会再作这些事。」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伽弥尼！你实在是如愚、如痴、如不定、如不善。为甚么呢？因为你对于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正徧知），妄说是幻士。不过你已能悔过，已能发见其罪，而把它发露表白出来，而防护不再作这些事。像如是的，伽弥尼！如果有悔过，发见其罪而发露忏悔，而防护不再更作的话，则能长养圣法，而没有失的。』

于是，波罗牢伽弥尼，乃叉手向佛，仰白世尊而说：「瞿昙！有一沙门梵志，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如果有杀生的话，他的一切，就会在于现法当中受其果报，由于此，而会生忧苦。如有不与取（偷盗）、妄言的话，他的一切，则会在于现

法当中，受其果报，由于这些事而会有忧苦』。沙门瞿昙！您的意见如何呢？」

世尊告诉他说：「伽弥尼！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知的解答出来。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在村邑当中，或有一人，头上冠戴华鬘，以杂香涂其身，而作倡乐，而歌舞，以自娱，唯作女伎的模样，而欢乐，有如国王的样子。这时，如有人问而说：『这个人本来干甚么的呢？现在为甚么于他的头上冠戴华鬘，以杂香涂其身上，而作倡乐，而歌舞，以自娱，唯作女伎的模样，而欢乐，有如国王那样呢？』或者有人回答他而说：『此人为了王，而去杀害怨家。王欢喜后，就赏赐与他。因此，此人乃头戴华鬘，以华香涂在其身上，而作倡乐，而歌舞，以自娱，唯作女伎那样，其欢乐，有如国王的。』伽弥尼啊！你是否如是之见，如是之闻吗？」回答说：「见到了，瞿昙！已闻过，当会听闻！」

佛陀说：「伽弥尼！又再看到国王收捕罪人，将罪人的两手反缚，然后打鼓唱令，出南方的城门。将犯人缚坐在高标之下，而梟其首。或有人问而说：『此人犯了甚么罪，为甚么被国王所杀戮呢？』或者有人回答说：『此人枉杀王家没有罪过的人，因此之故，国王才会教人行如是之刑。』伽弥尼啊！你像如是之见，如是之闻吗？」回答说：「看见了，瞿昙！已听过了，当会听到的。」

佛陀说：「伽弥尼啊！如果有沙门梵志，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如有人杀生，则他的一切，就会在于现法当中受其果报，由于此果报而生忧苦不已。』这是真实之说呢？或者为虚妄之言呢？」回答说：「是妄言啊！瞿昙！」

佛陀说：「如果他说妄言的话，你会相信吗？」回答说：「不会相信的，瞿昙！」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伽弥尼！」世尊又问而说：「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在林邑中，或有一人，其头冠戴华鬘，以杂香涂其身，而作倡乐，而歌舞以自娱，唯作女伎的模样，其欢乐，有如国王。如有人问他：『此人本来是干甚么的呢？现在为甚么头上冠戴华鬘，以杂香涂其身，而作倡乐，而歌舞，以自娱，唯作女伎的模样，其欢乐有如国王呢？』或者有人回答说：『此人在于他国中，而以不与取（窃盗人家的财物）。因此之故，此人乃在于头上冠戴华鬘，以华香涂在其身，而作倡乐，而歌舞，以自娱，唯作女伎的模样，其欢乐有如国王。』伽弥尼啊！你曾经作如是之见，如是之闻吗？」回答说：「曾经看见过，瞿昙！已经听过，当会听到。」

佛陀说：「伽弥尼！又再看到国王收捕罪人，反缚其两手，然后打鼓鸣令，出南城门之外，将犯人缚坐在高标之下，而梟其首。如有人问：『此人有甚么罪，而被国王所杀戮呢？』或者有人回答说：『此人在于此王国，而不与而取（犯强盗罪），由此之故，国王乃教人作如是之行刑。』伽弥尼啊！你曾经如是之见，如是之闻过吗？」回答说：「看见过，瞿昙！已闻过，当会听闻。」

佛陀说：「伽弥尼！如有沙门、梵志，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

『如果有人不与而取的话，他的一切，就会在于现法当中受其果报，因为作此偷盗之故，会生忧苦。』这是真实之说吗？或者是妄言呢？」回答说：「是妄言啊！瞿昙！」佛陀说：「如他说妄言的话，你的心会相信与否呢？」回答说：「不会相信的，瞿昙！」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伽弥尼！」佛陀又问伽弥尼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村邑中，或有一人，其头上冠戴华鬘，以杂香涂在其身上，而作倡乐，而歌舞自娱，唯作女伎的模样，其欢乐有如国王。如有人问他而说：『此人本来干甚么的呢？现在于头上冠戴华鬘，以杂香涂在其身上，而作倡乐，而歌舞以自娱，唯作女伎的模样，其欢乐有如国王呢？』或者有人回答说：『此人作妓，能戏调笑。他就是以此虚妄之言，使国王欢喜的。』国王欢喜后，就会赏赐他。因此之故，此人的头上乃戴上华鬘，以杂香涂在其身上，而作倡乐，而歌舞以自娱，唯作女伎的模样，其欢

乐有如国王的。』伽弥尼！你曾经如是见，如是闻过吗？」回答说：「曾经见过，瞿昙！已经听过，当会听到的。」

佛陀说：「伽弥尼！又再看见国王收捕罪人，教人用棒打杀，以露车（上面无盖之车）载他，出北城门外，弃着在于坑塹中。或有人问而说：『此人犯甚么罪，会被国王所杀呢？』或有人回答说：『此人在国王之前，说虚妄之证言，他乃以妄言而欺诳国王，因此之故，国王乃教人取作如是。』伽弥尼啊！你曾经有如是之见，如是之闻吗？」回答说：「曾经见过，瞿昙！已经听过，当会听闻。」

佛陀说：「伽弥尼！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有沙门、梵志，曾经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如果有人妄言的话，则他的一切，就会在于现法当中受其果报，由于此，而生忧苦。』他所说的为真实之说呢？或者为虚妄之言呢？」回答说：「是虚妄之言啊！瞿昙！」

佛陀说：「如果他说妄言，你会相信他之言吗？」回答说：「不会相信的，瞿昙！」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伽弥尼！」

于是，波罗牢伽弥尼就从他的座位站起。偏袒着衣（袒露右肩），叉手（合掌）向佛，仰白世尊而说：「甚奇（非常的奇特）！瞿昙！您所说的为极妙，为善喻善证。瞿昙！我曾经在此北村当中，建造一高堂，敷设床褥，安立水器，点燃大明灯。如有精进的沙门、梵志来宿于此高堂的话。我就会随其力量，供给其所需要的一切。」

有四位论士，他们各人所见的都不同，都更相违反。他们来集于此高堂。就中，有一位论士，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无施、无斋，也没有甚么咒说。无善恶之业，也没有善恶的业报。无此世、彼世，也无父无母。世间并没有甚么真人往生而至于善处。也没有善去善向于此世彼世，也没有所谓自知自觉，没有自作证，没有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此为伽弥尼所述的六师外道之一的末伽梨拘舍梨所说之论）。』

第二位论士有正见，和第一位论士所见、所知的相反。他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有施有斋，也有咒说。有善恶业，有善恶业的果报，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间有真人往至于善处，善去善向于此世彼世，也有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

第三位论士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自作、教作（使他人作），自断、使他人断，自煮、使人煮，愁烦忧思，挺胸懊恼，而啼哭，愚痴而杀生、不与而取、邪淫、妄言、饮酒，而穿墙、开藏（偷偷的挖墙，偷开库藏），到他街巷去劫夺，害村坏邑，至于城破而灭国。作这些坏事之人，却说为不作恶。又有人用铁轮，其利有如剃刀，他对于此地的一切众生，在于一日当中，欣截斩判，剥裂割割，而为一肉段，一分一积。作这种事却说并没有恶业，并没有恶业的果

报。在恒水（恒河）的南岸杀生、斫断而煮后，到恒水的北岸去施与人家。去作斋食、咒说而来，却说这是无罪，也无福，因此，也没有罪报与福报。不管是施与，或者是调御（修养身心）、守护、摄持、称誉、饶益，惠施、爱言、利益人，以及平等普利众生（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这些也是没有福业之故，自然的没有福报可言（以上为伽弥尼引述六师外道之一的富兰那迦叶所说之论。）

第四位论士，乃有正见，和第三位论士持相反的所知、所见。他乃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自作、教作（使人去作），自断、教断，自煮、教人煮，而愁烦忧戚，而挺胸、懊悔、啼哭，愚痴而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饮酒，穿墙开藏，到他巷去劫夺，而害村坏邑，甚至是使其城破而灭国。作如是之事的人，实在就是作恶多端！又用铁轮，其利有如剃刀，此人对于这里的一切众生，于一日当中，都斫截斩割，剥裂割割，而作为一肉段，一分一积，因作此事，就会有恶业，因之而有恶业的果报。在恒水的南岸杀生、斫断。煮好而去，而到恒水之北岸去施与、作斋（斋食）、咒说（祈祷）而来。因为此事乃为有罪、有福，自然的为有罪报与福报。如行施与、调御、



守护、摄持、称誉、饶益，而惠施、爱言、利人，以及平等的普利众生，作这些事，是有福业，自然的有福的果报。」

瞿昙！我听到这些论说后，便生疑惑。这些沙门、梵志（指这些人自称为修梵行一净行者），到底是那一位所说的为真实？那一位所说的为虚妄之说呢？」

世尊告诉他说：「伽弥尼！你不可生疑惑。为甚么呢？因为有了疑惑的话，便会生犹豫不决之心。伽弥尼啊！你自己没有净智之故，不知为有后世？或为没有后世？伽弥尼！你又没有净智之故，不知所作为恶？或所作为善？等事。伽弥尼！有法之定（禅定、三昧），名叫

远离，你如果修习此定的话，就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心一境处，而入定）。像如是的话，你就能在于现法当中，便得断除疑惑，而得升进。」

于是，波罗牢伽弥尼，又从座起，偏袒着衣（穿的衣露出右肩上的肉身），叉手（合掌）向佛，仰白世尊而说：「瞿昙！甚么叫做法之定，名叫远离，能使我由于此而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像如是的，我便能在于现法当中，断除疑惑，而得升进呢？」

世尊告诉他说：「伽弥尼！多闻的圣弟子，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断除不与而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在于画日（白天），教人田作耕稼，至暮放息（白天作农务，日暮而休息），而进入室内去坐定（打坐、坐禅），经过夜间，而至于晓时，而作此念：我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断除不与而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便能自见：我已断除十恶业道，而念十善业道。他自见断除十恶业道，而念十善业道后，便会生欢悦。生欢悦后，便会生喜，生喜后，便会止息其身，止息身后，便会身觉安乐，身觉乐后，便得一心。伽弥尼！多闻的圣弟子得一心后，其心就会和慈俱在，会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二四方，乃至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的地方，其心都和慈俱在，而无结缚，无怨敌，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而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会作此念：如有沙门梵志，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无有布施，无有斋戒，无有咒说，没有善恶之业，没有善恶业的果报，没有此世彼世，无父无母。世间并没有真人往生至于善处，没有善去善向于此世彼世，没有自知自觉，没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如果这位沙门梵志所说的为真实的话，我就不会侵犯世间的怖畏（弱者），或不怖畏（强者）等人，恒常的当会慈愍一切世间。我的心不会和众生共诤，没有浊心（烦恼）而有欢悦之心。我现在得无上的超人之上的法，升进而得安乐之居，所谓远离就是法之定。那位沙门梵志所说的不是不非（不说对，也不说不对），如不是、不非的话，就能得内心之止息。伽弥尼！这就是所谓教法之定，名叫远离。你由于此定，可以得正念，可以得一心。像如是的，你对于现法便能断除疑惑，而得升进。

又次，伽弥尼！多闻的圣弟子，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断除不与而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在于昼日教人田作耕稼，至于暮时放息（白天作农务，傍晚便休息）。而进入室内去坐定（打坐），经过夜间而至于晓时，而作此念：我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断除不与而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便能自见：我断除十恶业道，而念十善业道。他自见断除十恶业道，而念十善业道后，便会生欢悦。生欢悦后，便会生喜。生喜后，便能止息其身。止息身后，其身就会觉乐。身觉乐后，便得一心。伽弥尼！多闻的圣弟子得一心后，则心念与悲俱在，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悲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作此念：如沙门梵志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有布施，有斋戒，也有咒说。有善恶之业，也有善恶的业报。有此世与他世，有父有母。世间有真人往生而至于善处，有善去善向于此世与彼世。有自知自

觉，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如果那位沙门梵志所说的为真实的话，我就不犯世间之怖畏（弱者）与不怖畏（强者），恒常的当于慈愍一切世间。我的心不会与众生共诤，无浊而欢悦。我得无上的人上之法，升进而保安乐居。所谓远离就是法之定。那位沙门梵志所说的不是不非。不

是不非的话，就已得内心之休止的了。伽弥尼！这叫做法之定，名叫远离。你由于此定，而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像如是的，汝则能在于现法当中断除疑惑，而得升进。

又次，伽弥尼！多闻的圣弟子，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断除不与而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在于日昼之时，教人田作排稼，到了暮时，则放息（休息），而进入于室内去坐定（打坐）。经过夜间，而至于晓时，而作如是之念：我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断除不与而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便会自见：我断除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他自见断除十恶业道，念十善业道后，便生欢悦，生欢悦后，便生喜，生喜后，便止息其身，止息其身后，身便会觉乐，身觉乐后，便得一心。伽弥尼！多闻的圣弟子，得一心后，则心和喜俱在，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喜俱而无结无怨，无诤无诤，极广甚大，而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作此念：如有沙门梵志，如是见。如是说：『自作、教他人作，自断、教他人断，自煮，教他人煮，而愁烦忧戚，捶胸、懊恼、啼哭，愚痴而杀生、不与而取、邪淫、妄言、饮酒，穿墙开藏，到他人的街巷去劫夺，而害村坏邑，乃至破城灭国。作如是等事，实在并不为作恶。又用铁轮，其利有如剃刀，他就以此而对于这个地方的一切众生，在于一日当中，斫截斩剝，剥裂剝割，作一肉段，一分一积。这样做，也并没有甚么恶业，因此，也就没有甚么恶业的果报。在恒水的南岸杀生，断割而煮，而到了恒水的北岸去施与、作斋、咒说而来，也是没有甚么罪业，没有甚么福业，因此，也就没有甚么罪报与福报。不管是施与、调御、守护、摄持、称誉、饶益，或者是惠施、爱言、利（行）、以及等利

（同事之利），这也是没有甚么福业，也是没有甚么福报。』如果这位沙门梵志所说的为真实的，我就不犯着世间的怖畏（弱者）与不怖畏（强者）等事，都恒常的当应慈愍一切世间。我的心不会和众生共诤，没有浊，唯为欢悦。我现在已得无上的人上之法，升进而得安乐之居，所谓远离，就是法之定。他对于沙门梵志所说的，都不是不非。不是不非的话，则内已得其心之止（定）的了。伽弥尼啊！这叫做法之定，名叫远离。你乃由于此定，而可以得到正念，可以得到一心。像如是的，你在于现法当中，便断疑惑，而得升进。

又次，伽弥尼！多闻的圣弟子，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断除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在于昼日，则教人田作耕稼，至暮放息（白天作农务，夕暮则休息），而进入室内去坐定（打坐），经过夜间而至晓时，都作此念：我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断除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而得正见。他便可自见：我已断除十恶业道，而念十善业道。他自见断除十恶业道，而念十善业道后，便生欢悦。生欢悦后，便生喜，生喜后，便能止息其身，止息其身后，其身便觉得乐，身觉乐后，便得一心。伽弥尼！多闻的圣弟子，得一心后，则心和舍俱在，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舍俱，而无结无怨，无诤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就作如是之念：如果有沙门梵志，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自作、教他人作、自断、教他人断，自煮、教他人煮，愁烦忧戚，而捶胸懊恼、啼哭。愚痴而杀生、不与而取、邪淫、妄言、饮酒，穿墙开藏，至于他人之巷道去劫夺，去害村坏邑，破城灭国。作如是之事的话，实在就是作恶业。又用铁轮，其利有如剃刀，他就拿这武器，对于此地的一切众生，在于一日当中，斫截斩剝，剥裂剝割，而作为肉段，一分一积。由于此有恶业。而有此种

恶业的果报。在恒水的南岸杀生，截断而煮，而到恒水的北岸去施与、作斋、咒说而来，由于此而有恶业，有福业，也因此而有罪报与福报。不管是施与、调御、守护、摄持、称誉、饶益，或者是惠施、爱言、利行，以及等利（同事）等，都是有福业，因此而有了福报。』如沙门、梵志所说的为真实的话，我则不犯世间的怖畏与不怖畏，都恒常的当会慈愍一切世间。我心不和众生共诤，没有浊恶而唯有欢悦。我已得无上的人上之法，已升进而得安乐之居，所谓远离就是法之定。他对于沙门梵志所说的，为不是不非，不是不非后，就得内心之休止。伽弥尼！这就是法之定，名叫远离。你由于此定，即可得正念，可得一心。像如是的在于现法当中，便能断疑惑，而得升进。」

说此法之时，波罗牢伽弥尼，则远离尘垢，而生诸法的净眼。于是波罗牢伽弥尼，则见法、得法，觉白净之法，而断疑度惑，更没有余尊，不再从于他，已没有犹豫。他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已得无所畏。就从他的座位站起，稽首在佛的双足下，而仰白佛说：「世尊！我现在自归依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纳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波罗牢伽弥尼，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

舍梨子相应品第三：（有十一经）（初一日诵）

等心得戒智师子 水喻瞿尼陀然梵  
教病拘絺象迹喻 分别四谛最在后

（等心经、得戒经、智经、师子吼经、水喻经、瞿尼师经、陀然梵志经，教化病经、拘絺罗经、象迹喻经，分别四谛经，乃在于最后之一经。）

二十一、等心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子为诸比丘分别内结人和外结人，等心天则以此告佛，佛在大众中读称他。

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如是之法：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祇园精舍）。

那时，尊者舍梨子（舍利弗），和比丘众，在于夜间，聚集在于讲堂，依内结（内相应），与外结（外相应），而为诸比丘们分别解释其意义而说：「诸位贤者们！世间实有二种人。那二种呢？(1)有内结人，为阿那含（不还果，已不须再到欲界受生的三果阿罗汉），已经不会还来此世间（欲界）受生的圣者。(2)有外结人，并不是阿那含，还要来此世间受生。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内结之人，为阿那含，已不会还来此世间受生呢？如有一人，认真的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没有缺点），无秽无浊（清净无杂），极多无难（已没有灾难的人），是圣者所称誉的，可说是善于修行，善于具足的了。这种人由于修习禁戒，而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持戒不破、不裂、无斑点、无污点，清净而被圣者所赞叹，帮助三昧）之故，又学厌欲、无欲、断欲。由于学习厌离贪欲、无贪欲、断除贪欲之故，得安息（寂静），得心解脱。得证后，在于此快乐当中，爱惜不离。然而在于现法当中，还未得究竟智之故，其身坏命终后，会越过转食天（有段食之天，指欲界天），而生于余意生天当中（意所造之天，有大小支节，诸根完具，指色界天）。既生其天后，便作此念：我本做人时，曾经修习禁戒，而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由于修习禁戒，而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圣所称誉，善修善具之故，又学习厌欲、无欲、断欲。因为学习厌欲、无欲、断欲之故，得以安息（寂静），而得心解脱。得此解脱后，就在于此快乐当中，爱惜不离，在于现法当中虽然还未得究竟智，但是因此功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能越过转食天（欲界天），而生在于余意天（色界天），而在于此天中。

诸位贤者们！又有一种人，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为圣者所称誉，而善修善具。他因修习禁戒，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为圣者所称誉，善修善具之故。又学习色有断（断除色有，色有为生于色界而有的根本之业），贪断业（断除贪之业），以及学习欲舍离（舍离欲贪）。由于学习色有断、贪断业，以及学习欲舍离之故，而得息（寂静），而得心解脱。得此后，在于其快乐当中，都非常的爱惜其报，而不曾离开。虽然在于现法当中，还不得究竟智，但是其身坏命终之后，则超过转食天（欲界天），而往生于余意生天（色界天）的世界。既生在那个地方后，便作如是之念：我本为人之时，曾经修习禁戒，而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为圣者所称誉，而善修善具。由于修习禁戒之故，无穿无缺，无秽无浊，极多无难，为圣者所称誉，而善修善具之故，又学习色有断、贪断业，和学习欲舍离。由于学习色有断、贪断业，和学习欲舍离之故，而得息（寂静），而得心解脱。得此果证后，都在其快乐当中，而爱惜，而不离开。虽然在于现法当中，还未得究竟智，但是身坏命终之后，能超过转食天（欲界天），会转生于余意生天（色界天），而在于该天中的世界。诸位贤者们！这叫做内结之人阿那含，不会还来此世间。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外结人，而不是阿那含，还要转到此世间来呢？如有一人，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摄护波罗提木叉，译为别解脱，也就是善律仪戒，有多种，依之而各别得解脱）。又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对于琐细的过失，也慎重，而怖畏一不敢冒犯），都受持学戒（以戒条而自制）。诸位贤者们！这叫做外结人，非阿那含，还要来此世间。

于是，那些众多的等心天（心意相等的诸天），他们的色像都堂皇巍巍，都光辉曜晔，在夜晚将向晨旦之时（后夜，清晨一点至五点），来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住在一边，他们向佛表白

说：「世尊！舍梨子在于昨晚，和诸比丘们，集聚在于讲堂，将内结人与外结人，为诸比丘们详细分别其义而说：『诸位贤者们！世间实在有二种人，有内结人，有

外结人。』世尊！大众听其说法后，都非常的欢喜。唯愿世尊您，慈悲愍念，降临讲堂！」那时，世尊为了诸等心天们的祈愿。就默然的允许他们。诸等心天们知道世尊已默然许可，就稽首佛足，绕佛身边三匝后，即在于那个地方隐没。

诸等心天们离开后不久，于是，世尊就到了讲堂，在于众比丘之前，敷一座位而坐在那里。世尊坐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舍梨子！你非常的好。为甚么呢？因为你在于昨夜，和诸比丘众聚集在于讲堂，以内结人和外结人之事，为诸比丘们详细分别其义而说：『诸位贤者们！世间实在有二种人，有内结人，有外结人等事。』舍梨子啊！昨夜向于晨旦之时，有诸位等心天来诣我所，稽首礼拜后，退住在一边，而白我说：「世尊！尊者舍梨子，在于昨夜和诸比丘们集在于讲堂，以内结人和外结人等事，为了诸比丘们分别其义而说：诸位贤者们！世间实在有二种人，有内结人，有外结人。世尊！大家听后，都非常的欢喜。唯愿世尊，慈悲愍念，往至讲堂！」舍梨子！我便为那些诸位等心天们默然允许。诸位等心天们，知道我已默然许可后，就稽首我足，绕我的身边三匝后，就在那个地方隐没。

舍梨子啊！诸等心天们，或者十位、二十位，或者三十位、四十位，或者五十位、六十位，都共住在于锥头处（锥的尖端之处），各各都不相妨碍。舍梨子啊！诸等心天们，并不是生在那个地方，才修善心，而极广甚大，而使诸等心天或十、二十，或三十、四十，或五十、六十，共同住在于锥头处，各各不相妨害而已。舍梨子啊！诸等心天们，其本在人时，就已修习善心，为极广甚大，因为是这样之故，才会使诸等心天们，或十位、二十位，或三十位、四十位，或五十位、六十位，共同住在于锥头处，各各都不相妨碍。因为是这样之故，舍梨子！应当要学习寂静。要学习诸根寂静，心意寂静，身口意业寂静，要向于世尊，以及诸智者、梵行者们看齐。舍梨子！虚伪的异学，乃会长衰而永失的。为甚么呢？因为不能得闻如此的妙法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十二、成就戒经第二（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尊者舍利子告诉比丘：若有比丘成就戒定慧时，则可在现世当中出入于想知灭定—灭受想定。如在于现世不得究竟智，就身坏命终时，亦可以生在于余意生天中。在那里出入想知灭定。佛于众中说舍利弗已成就五法，众人应爱敬尊重他。

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像这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梨子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的话。便能在于现法当中出入于想知灭定（灭受想定，灭尽定。停止意识感觉的作用，已离无所有处之有染着的圣者），必定是有此道理的。如果在现法当中不得究竟智，而就身坏命终的话，也能超过转食天（欲界天），而生在于余意生天（色界天）当中，在那个地方出入于想知灭定（在天中出入于灭尽定），必定是有此道理的。」

这时，尊者乌陀夷（优陀夷，善能劝人，度民众第一），也和众人住在于同一处中。尊者乌陀夷白舍梨子说：「尊者舍梨子！如果比丘生在于余意生天中，而出入于想知灭定者。终无此处（究竟不会有此道理的）。」

尊者舍梨子再三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能完成戒，能完成定，能完成慧的话，便能在现法当中出入于想知灭定（灭受想天），是必定有这道理的。如果在于现法当中，不得究竟智，而就身坏命终的话，就会超过抔食天（欲界天），而往生于余意生天（色界天）当中，在于那个地方，出入于想知灭定，必定会有这道理的。」

尊者乌陀夷也再三的表白说：「尊者舍梨子！如比丘生在于余意生天中，而出入于想知灭定，是没有这道理的。」

于是，尊者舍梨子，便作此念：「这位比丘，乃至再三，说我所说的为不是，同时也没有一位比丘称叹我所说的，我宁可往诣世尊之处（欲请教佛陀。）」

于是，尊者舍梨子，就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尊者舍梨子离开现场不久时，乌陀夷，以及诸比丘们，也往诣佛所，到后，也稽首作礼，然后也退坐在一边。在此当中，尊者舍梨子，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的话，便能在现法当中，出入于想知灭定（灭尽定），必定会有这道理的。如果在于现法当中，不得究竟智，而身坏命终的话，也能超过抔食天，而往生于余意生天（色界天）之中，在那个地方出入于想知灭定。必定会有这道理的。」

尊者乌陀夷又白而说：「尊者舍梨子！如比丘往生在于余意生天（色界天）中，而会出入于想知灭定（灭尽定），究竟没有这回事。」

尊者舍梨子又再三的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的话，便能在现法当中出入于想知灭定（灭尽定），必定会有这道理的。」

尊者乌陀夷，也再三的表白而说：「尊者舍梨子！如比丘往生于余意生天（色界天）当中，而会出入于想知灭定，究竟是没有这道理的。」

尊者舍梨子又作此念：「这位比丘，在于世尊之前，再三的说我所说的为不是，也没有一位比丘，称叹我所说的。我应该默然不语为是。」

于是，世尊就问而说：「乌陀夷！你说意生天，到底是为色吗？」尊者乌陀夷白世尊说：「是也！世尊！」

世尊就当面诃责乌陀夷而说：「你这愚痴的人，乃盲无有目（好像失明的人）！你是用甚么理由来论这甚深的阿毘昙呢？（达法，概括性之法，不是后世之阿毘达磨一对法论。）」于是，尊者乌陀夷，被佛面对面的诃责后，内心觉得忧戚，乃低头而默然，失去了其辩白，而无言，好像有所思的样子。

世尊当面诃责乌陀夷后，对尊者阿难说：「那位上尊名德的长老比丘（指舍利弗），被他人所攻诘，你为甚么缘故，放纵他，而不检举他呢？你也是愚痴的人，并没有慈心，背舍上尊名德的长老啊！」

于是，世尊面对面的诃责尊者乌陀夷，以及尊者阿难后，就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完成戒，完成定，完成慧的话，便能在现法当中出入于想知灭定（灭尽定），必定有这道理的。如果在于现法当中，虽然不得究竟智，而身坏命终之后，也得超过抔食天（欲界

天），而生于意生天（色界天）中，会在那个地方出入于想知灭定（灭尽定），必定有这道理的。」佛陀说如是之语后，就进入禅室，宴坐默然（默然的在室内打坐）。

那时，尊者白净比丘（优波摩那，舍卫城人，祇园精舍建立时出家），也在于大众当中，尊者阿难就对尊者白净而说：「这是他人的行为，而我却得此诃责。尊者白净！世尊在于晡时（申时），定会从禅室出来，而到比丘众之前，会在那里敷座而坐，而共论此义，尊者白净您，应回答此事。我极为惭愧在于世尊之处，及诸梵行者之处。」

于是，世尊就在于晡时，从禅室出来，到了比丘众之前，敷一座位而坐在那里，而告诉白净比丘说：「白净！长老比丘为拥有几法，才会被诸梵行者们所爱敬尊重

呢？」

尊者白净说：「世尊！长老比丘，如果有五法的话，就会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的。那五种呢？世尊！长老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能善摄威仪礼节，看见纤芥（细微）的罪业，都常怀怖畏，而受持学戒的话，世尊！这类守持禁戒的长老上尊的比丘，会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的。」

又次，世尊！（2）长老比丘广学多闻，守持而不忘，而积聚博闻。所谓法，乃初也善，中也善，竟（后）也善，有义有文，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像如是的，对于诸法，广学多闻，翫习至千（修后一再的修习），为意所惟观，而明见深达的话，世尊！像这类多闻的长老上尊的比丘，乃会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的。」

又次，世尊！（3）长老比丘，得四种的增上心，在于现法当中，乐居而容易，而不难得到的话，世尊，这类禅思的长老上尊的比丘，乃会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的。」

又次，世尊！（4）长老比丘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而得如是之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的话，世尊！则这类有智慧的长老上尊的比丘，就会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

又次，世尊！（5）长老比丘，其诸漏已尽，不再有结缚，而心解脱、慧解脱的话就会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而自作证，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更受『有』。（不再转生），能如实而知的话，世尊！则这类的漏尽的长老上尊的比丘，就会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的。世尊！长老比丘，如果成就此五法的话，就会被诸梵行者所爱敬尊重的。」

世尊垂问而说：「白净！如果长老比丘，并没有具备此五法的话，当应以甚么义去使诸梵行者爱敬尊重呢？」尊者白净白佛而说：「世尊！如果长老比丘并没有具备此五法的话，就更没有甚么事值得诸梵行者的爱敬尊重的了。唯有的是由于老耄，而头白、齿落，盛壮之年已日日的衰微，身曲而脚戾，体重而气上，都拄杖而行，肌缩而皮缓，面皱如麻子，诸根都毁熟，颜色已变为丑恶。他只有这些条件（年老）之故，使诸梵行者，爱敬尊重而已。」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如是！如果长老比丘没有此五法的话，就更无余事可使诸梵行者爱敬尊重，唯有的是由于他的老耄，而头白、齿落，盛壮之年已日日的衰微，已身曲而脚戾，体重而气上，拄杖而行路，肌缩而皮缓，面皱如麻子，诸根都毁熟，颜色已变为丑恶。他只有这些条件之故，使诸梵行者的人爱敬尊重而已。白净啊！舍梨子比丘，具有了此五法，你们应当爱敬尊重。为甚么呢？白净啊！因为舍梨子比丘乃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能善摄威仪礼节，看见纤芥（细微）的罪业，都常怀怖畏，而受持学戒。又次，白净！舍梨子比丘乃广学多闻，守持而不忘，而积聚博闻。所谓法，乃初也善，中也善，竟（后）也善，有义有文，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像如是的，对于诸法，都广学多闻，翫习至千（一再的修习），为其意所惟观，而明见发达。又次，白净！舍梨子比丘乃得四种的增上心，在于现法当中，乐居而容易，而不难得。又次，白净！舍梨子比丘，乃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而得如是之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又次，白净！舍梨子比丘，乃诸漏已尽，不再有结缚，而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而自作证，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更受『有』（不再转生），能如实而知。白净！舍梨子比丘已成就此五法，你们都应该爱敬尊重。」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白净，以及诸比丘们，听闻佛陀所说之法后，都欢喜奉行！

## 二十三、智经第三（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尊者舍利弗回答黑齿比丘之间。黑齿则以此禀告佛陀。佛陀乃设种种之间，舍梨子尊者都能一一善于回答，佛乃赞其深达法界。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而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名叫牟利破群 的比丘，舍戒而罢道。名叫黑齿的比丘听到牟利破群 比丘舍戒罢道的消息后，就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到后，稽首其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坐后，就白而说：「尊者舍梨子！当知！牟利破群 比丘，已舍戒罢道了」

尊者舍梨子说：「牟利破群 比丘，在于此法当中，为爱乐吗？」（喜欢学佛之法吗？）黑齿比丘也问舍梨子而说：「尊者舍梨子！您在此法当中为爱乐吗？」尊者舍梨子回答说：「黑齿！我对于此法，乃没有疑惑（无疑就是深信，深信即为非常的爱乐）。」黑齿比丘就又问而说：「尊者舍梨子！您对于当来之事，又如何呢？」尊者舍梨子回答而说：「黑齿！我对于未来之事，也是没有犹豫。」

黑齿比丘听到如此之事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就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尊者舍梨子，现在自己称说他已得智慧。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更受后有。像如是的如实而知道。」

世尊听后，对一位比丘说：「你到舍梨子之处，对舍梨子说：『世尊在叫你。』」那位比丘受教后，就从其座位站起，礼拜佛后，离开佛处，而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白舍梨子说：「世尊在叫舍梨子您！」尊者舍梨子听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后，退坐在一边。

世专垂问而说：「舍梨子！你现在实在自称说你已得智慧，而说：『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都已办完，不再更受后有』，都如实而知吗？」尊者舍梨子回禀而说：「世尊！我并不用此文，也不用此句，我只说真义耳。」

世尊告诉他说：「一位族姓子，乃随其方便而称说。如得智慧的话，就说得智慧好了。」尊者舍梨子回禀而说：「世尊！我刚才已说过。我并不用此文，也不用此句，我只说其义而已。」

世尊又问而说：「舍梨子！如果诸修梵行的人来问你而说：『尊者舍梨子！你是怎样知？怎样见？而自称说得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如实而知的呢？』舍梨子啊！你如听到此语时，当如何回答人家呢？」

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如果诸修梵行的人来问我而说：『尊者舍梨子！你是怎样知？怎样见？而自称说已得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如实而知呢？』世尊！我听此语后，当会作如是之回答：『诸位贤者们！会转生者，就是有因，此生死之因既灭尽，就会知道转生之因已尽，这时我就会自称说已得智而说：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之身，已如实而知。』世尊！如果诸位修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话，我当作如是之回答。」

世尊赞叹而说：「善哉！善哉！舍梨子！如果诸位修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话，你就应该作如是的回答。为甚么呢？因为如此说的话，当会知道这个真实之义啊！」

世尊又垂问而说：「舍梨子！如果诸修梵行的人来问你而说：『尊者舍梨子！会转生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到底是从何而生的？是以甚么为本？』的话，你听此问题后，当会作何回答呢？」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如果诸位修梵行的人来问



我而说：『尊者舍利子！会转生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而来的？到底是从何而生的？是以甚么为根本？』世尊！我听到此问后，当会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们！会转生的原因，就是由于因于有，缘于有，从于有而生（而集起）的，是以有为根本的。』世尊！如果有诸位修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话，我当会作如是的回答。」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舍利子！如果诸位修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问题时，你应作如是的回答。为甚么呢？因为如此而说的话，当会知道其中的奥义。」

世尊又问而说：「舍利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你而说：『尊者舍利子！所谓有，到底是由甚么因？甚么缘？从何而生？以甚么为本呢？！你听这些问题时，当作如何去回答人家呢？』」

尊者舍利子白佛说：「世尊！如果诸位修梵行的人来问我而说：『尊者舍利子！所谓有，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从何而生？以甚么为其本呢？』世尊！我听到这些问题后，当会作如是之回答：『诸位贤者们！所谓有，乃因于受，缘于受，从受而生的，是以受为本的。』世尊！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如此问题时，我当会作如是的回答。」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舍利子！如果诸位修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问题时，应该要作如是之回答。为甚么呢？因为如此解说的话，当会知道其中的奥义的。」

世尊又垂问而说：「舍利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你而说：『尊者舍利子！所谓受，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从何而生？以甚么为其根本的呢？』你如听到此问题时，当作如何去回答人家呢？」

尊者舍利子白佛而说：「世尊！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我而说：『尊者舍利子！所谓受，到底是以甚么因？甚么缘？从何而生？以甚么为根本的呢？』世尊！我听到此问题后，当会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们！所谓受，乃因于爱，缘于爱，从于爱而生，以爱为根本的。』世尊！如果诸位修习诸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问题时，我当会作如是的回答的。」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舍利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问题时，你就应该作如是的回答。为甚么呢？因为作如此之说的话，当会知道其中的奥义的。」世尊又垂问而说：「舍利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你而说：『尊者舍利子！甚么为之爱？』你听到此问题后，应当要作如何之回答呢？」

尊者舍利子白佛而说：「世尊！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我而说：『尊者舍利子！甚么为之爱？』世尊！我听到此问题后，当会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们！有三种觉（三种感受），所谓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舍受），就中，会乐欲而胶着的。就是所谓爱。』世尊！如果诸修梵行的人来问此问题时，我当会作如是的回答。」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舍利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此问题时，你就应该作如是的回答。为甚么呢？因为如此解说的话，当会知道其中的奥义。」

世尊又垂问而说：「舍利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你而说：『尊者舍利子：要怎样而知？怎么而见？才能在于此三觉当中，没有乐欲，也不会胶着呢？』你听到此问题时，当作如何之回答呢？」

尊者舍利子仰白而说：「世尊！如果诸修习梵行的人来问我而说：『尊者舍利子！要怎样而知？怎样而见？才能在于此三觉中不会有乐欲胶着呢？』世尊！我听到此语后，当会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们！所谓此三觉，乃为无常之法，是苦之法，是会变灭之法。无常而会变易之法就是苦的，彻见苦的道理后，便对于三觉不会乐欲胶着的。』世尊！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如此之事时，我当会作如是的回答。」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舍梨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如此之事时，你就应当作如是的回答。为甚么呢？因为如此之说，当会知道内中的奥义。」

时，世尊又垂告而说：「舍梨子！此说又有一种义，可得以略答的。舍梨子！到底又有甚么义，此说可得以略答呢？就是说：众生的所觉所为，皆即是苦的！舍梨子！这就是又有义，此说可得以略答的了。」

世尊又垂问而说：「舍梨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你而说：『尊者舍梨子！甚么叫做已背而不向，而自称说已得智慧，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受后有之身，能如实而知呢？』」

尊者舍梨子白佛而说：「世尊！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我而说：『尊者舍梨子！甚么叫做已背而不向，而自称说已得智慧，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受后有之身，已如实而知道呢？』世尊！我听到此问后，当会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们！我自己对于内，已背而不向，则诸爱已尽，已没有恐怖，没有疑，没有惑，行如是的守护，像如是的守护后，就不生不善之漏。』世尊！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话，我当会作如是的回答。」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舍梨子！如果诸位修习梵行的人来问如此的话，你就应该作如是的回答。为甚么呢？因为如此之说的话，当会知道其中的奥义。」

世尊告诉他说：「舍梨子！又次，又有义，此说可得以略答的。如诸结缚为沙门所说，而说那结缚并不是我所有，而行如是的守护。像其如是的守护后，不生不善之漏。舍梨子！这叫做又有义，此说可得以略答。」世尊说如是之语后，就从座站起，就进入室内去燕坐（打坐）。

世尊进入室内不久之后，尊者舍梨子！曾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我初始之时，并不作意，而世尊却卒然垂问此义。我于那时曾经作如是之念：『恐怕不能回答了。然而诸位贤者们！我最初说一

义时，就被世尊所赞可。因此，我就又作此念：如世尊在一日一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问我此义的话，我也能为世尊，以一日一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回答此义。如世尊曾费二、三、四日，乃至七日七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问我此义的话，我也能为世尊，以二、三、四日，乃至七日七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回答其义。』」

黑齿比丘听闻尊者舍梨子说如是之语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很快的到了佛所，去向世尊而说：「世尊您进入室内不久之时，尊者舍梨子所说的至高的，一向都作狮子吼而说的：『诸位贤者们！我初始并未作意，而世尊却卒然垂问此义。我曾经作如是之念：恐怕不能回答了。然而诸位贤者们！我最初说一义时，就被世尊所赞可。因此，我就又作此念：如世尊费一日一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问我此义时，我也能为世尊以一日一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回答此义。诸位贤者们！如世尊用二、三、四日……乃至七日七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问我此义的话，我也能为世尊以二、三、四……乃至七日七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解答此义的。』」

世尊告诉他说：「黑齿！如是！如是！假如我用一日一夜的时间，以异文异句去问舍梨子比丘，有关于此义之时，舍梨子比丘必定也能以一日一夜的时间，用异文异句来回答此义的。黑齿！如果我用二、三、四日，乃至七日七夜的时间，以异文异句去问舍梨子比丘之有关于此义的时候，舍梨子比丘仍然也能为我，而用二、三、四日，乃至七日七夜，以异文异句来回答此义的。所以的缘故为何呢？黑齿啊！因为舍梨子比丘乃深达于法界（深达于广大无边的真理）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舍梨子，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舍梨子尊者，由于有一位比丘诬说尊者曾经轻慢他，然后欲到外方去游行。尊者乃以被截角之牛，被截两手的旃陀罗子，以及地、水、火、风、扫帚、哺旃尼（抹布），处处破裂的百瓶，和自喜的少年之颈被系死尸等喻，说明自己乃常自反省，怎样会轻慢他人呢？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和诸大比丘众，都俱在于舍卫国，而受夏坐（夏安居），尊者舍梨子也游化到舍卫国，也在那里夏安居（受夏坐）。于是，尊者舍梨子在舍卫国结夏安居完毕，也就是经过三个月后（夏天雨期三个月，在此期间禁止外出游行，而致力于禅定的功行），开始补治衣服，缝补衣服完了后，就摄取衣服，手持钵器，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我在于舍卫国受夏坐已完毕，世尊！我现在欲游行于人间（在村里城邑，过游行托钵的生活）。」

世尊垂告而说：「舍梨子！你可以去随你所欲之处。如遇诸未曾得度的人，就要使他们得度，诸未解脱的人，应使他们解脱，诸未般涅槃（寂灭，成道）的人，应使他们般涅槃。舍梨子！你可以去随你所欲之处，去游行了。」

于是，尊者舍梨子，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善于承诺，谨怀胸中），就从座起，稽首礼足，绕佛身边三匝后离去，而还至自己的寮房，收举床座后，摄持衣钵，即便欲出去游行于人间。

尊者舍梨子离开后不久之时，有一位修习梵行的比丘，在于佛前犯相违法（犯嫌疑法），而白世尊说：「今天尊者舍梨子，曾轻慢我后，欲去游行人间。」

世尊听后，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到舍梨子之处，去对舍梨子说：『世尊叫你。』因为『你去不久之时，有一位梵行的比丘，在于我前（佛前），犯相违法，而作此语：世尊！今天尊者舍梨子，曾经轻慢我后，欲游行于人间』。」

一位比丘受教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礼佛后离去。这时，尊者阿难，住在于世尊之后，执拂（手执拂尘，拂除蚊虫），奉侍于佛。在那位比丘离开后不久，尊者阿难，就持户钥，遍至诸房，看见诸比丘，便作如是之语而说：「善哉！诸位尊者！赶快到讲堂去吧！现在尊者舍梨子将会在于佛前作狮子吼的！如尊者舍梨子所说的为甚深之法，是息中之息，妙中之妙，如作如是之说的话，则诸位尊者和我得以听闻后，当能善于诵习，当能善于受持的。」那时，诸比丘们，听尊者阿难之语后，都聚集到讲堂来。

这时，这一位比丘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白舍梨子说：「世尊叫你回去！世尊说：『你离用后不久，有一位修梵行的比丘在我之前犯相违法（犯嫌疑法），而作如是之语：世尊！今天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后，欲游行于人间。』」

于是，尊者舍梨子听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便回到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佛陀便告诉他说：「舍梨子！你去后不久，有一位梵行者在我之前犯相违法，而作此言：『世尊！今天尊者舍梨子轻慢我后，欲游行于人间。』舍梨子！你是否轻慢一位梵行者后，欲游行于人间吗？」

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如果没有身的身念的话（对于自身没有反省的话），那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梵行的人，而游行于人间。然而世尊！我乃善于有身的身念（对于自己常于反省），怎么会轻慢一位修梵行的人，然后去游行人间呢？世尊！犹如截角牛（截去头上之角的牛）之至忍而温良，而善于调御那样，从一村到另一村，从一巷到另一巷，所游行之处，不会有所侵犯的。世尊！我也是如是，

我的心，有如被截牛角的牛那样，已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世尊！如果无身的身念（对于自身不反省）的话，则这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世尊！我乃善于有身之念（自己善于反省自己），我怎么会去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旃陀罗（贱民）之子，被截断其两手，其心意很卑下，从一村到另一村，从一邑到另一邑，所游行之处，都不会有所侵犯。世尊！我也是如是，我的心，有如被截断两手的旃陀罗之子，已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地。世尊！若无身的身念（如无反省自己）的话，这一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游行于人间。世尊！我乃善于有身的身念（都反省自己）的人，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大地（地大，性坚，能支持万物）那样，不管是清淨，或不清淨，不论是大便、小便，涕唾等物，都能容受，地大并不会以此而有了一些的憎与爱，也不羞不惭，也不愧耻。世尊！我也是如是，我的心有如那地大，已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世尊！如果无身的身念的人，他便会轻慢于一位修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世尊！我乃善于有身的身念的人，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大水（水大，性湿，能收摄万法）那样，不管是清淨，或不清淨，或者是大便、小便，是涕、是唾等物，都均能洗去，而水却不以此而憎爱，也不羞不惭，也不愧耻。世尊！我也是如是，我的心有如那水大那样，已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间。世尊！如无身的身念的话，则这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游行于人间。然而，世尊！我乃善于有身之念，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大火（火大，性暖，能调熟万物）那样，不管是清淨，或者是不清淨，不论是大便、小便，是涕、是唾等，都会同样的燃烧，而火乃不以此而有憎爱，不羞不惭，也不愧耻的。世尊！我也是如是，我的心，有如那火大那样，已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世尊！如果无身的身念的人，则这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游行于人间。世尊！我乃善于有身的身念的人，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大风（风大，性动，能生长万物。以上地水火风为构造万物的四大种性）。大风不管是清淨，或不清淨，是大便、小便，是涕是唾，都会同样的吹动，而风大并不以此而有甚么憎爱，也不羞不惭，也不愧耻。世尊！我也是如是，我的心有如那风大，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

止于其间。世尊！如果没有身的身念的话，则这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然而，世尊！我乃善于有身的身念的人，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扫帚那样，不管是清淨，或者是不清淨，不论是大便、小便，涕、唾，都同样的会清扫，而扫帚却不以此而有憎爱，也不羞不惭，也不愧耻。世尊！我也是如是，我的心如扫帚，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世尊！如果没有身的身念的话，则这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世尊！我乃善于有身的身念的人，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晡旃尼（抹布，所谓拭抹不净之物的桌布）那样，不管是清淨，或不清淨，或者是大便、小便，是涕、是唾等物，都同样的会拭抹，而晡旃尼却不以此之故而有憎爱，为不羞不惭，也不愧耻的。世尊！我也是如是，我的心有如晡旃尼，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世尊！如果没有身的身念的话，则这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世尊！我乃善于身的身念的人，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所持的膏瓶，处处裂破，将膏油盛满后，放着在于日中，其漏乃遍漏而流出津液，乃遍处都是其津。如果有目的人，来往于一面，看见此膏瓶，乃处处裂破，盛满膏后，放着在于日中，而其漏，乃遍漏，而流出津液，乃遍处都是其津。世尊！我也是如是。我乃常观此身，都由九孔（两目、两耳、两鼻孔、口、大便、小便之孔），其漏都遍满，会流出其津，而遍处都是其津。世尊！如果没有身的身念的话，则这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世尊！我乃善于有身的身念的人，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世尊！犹如有一位自喜的年轻的人。他沐浴澡洗，用涂香熏其身，然后穿着洁白的衣服，以璎珞而自庄严，也剃须治发，头戴华鬘。如果对这种人用三种死尸，所谓死蛇、死狗，以及死人，乃青瘀而臃胀，极臭而烂坏，不净之物漫流，将这些死物系放在其咽喉的话，他便会怀着羞惭，会极为恶秽的。世尊！我也是如是，我乃常观此身为臭处不净之物，都心怀羞惭，极为恶秽此身。世尊！如果没有身之身念的话，则这种人便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然而，世尊！我乃善于有身的身念的人，我怎么会轻慢于一位修习梵行的人，而去游行于人间呢？」

于是，那位比丘（那位修习梵行的比丘），即从他的座位站起，然后稽首佛足，而白世尊说：「我要悔过！世尊！我要自首！善逝！我乃如愚如痴，如没有定力，如没有善心的人。为甚么呢？因为我曾经以虚妄的言语（无实据），去诬谤真正清淨梵行的舍梨子比丘之故。世尊！我现在要忏悔我的罪过，愿纳受我的忏悔（原谅弟子之罪）。我现在已把它发露出来，嗣后绝对不会再犯此恶罪。」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比丘！你实在是如愚如痴，如没有定力，如没有善心的人。为甚么呢？因为你以虚妄，空无实据的言语，诬谤已清淨梵行的舍梨子比丘。不过你现在已把它发露出来，嗣后已誓不再作的了。如果有悔过其业，现在已发露其罪，嗣后又誓不再作，像如是的长养圣法与戒律的话，就永恒不会衰退的了。」

于是，佛陀乃告诉尊者舍梨子说：「你赶快去纳受那位愚痴之人的忏悔罪过。不可使那位比丘即在于你的面前，因罪而头破为七分才好！」

尊者舍利弗就为了哀愍那位比丘之故，便接受那位比丘的悔过。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舍梨子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而奉行！

## 二十五、水喻经第五（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子告诉诸比丘，有关于五除恼法。所谓对于他人的身口意之净与不净，慧者见之，皆莫生烦恼。就以粪扫衣、草覆之深水池、牛迹水、旷野病人，及好池水之五，以譬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如是之事：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梨子告诉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我现在将为你们阐述五种除去烦恼之法（制止瞋念的五种方法），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之（好好的思念其真理）。」诸比丘们就受其教言，而愿听其开示。

尊者舍梨子说：「那五种呢？诸位贤者们！(1)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不净行，而口却为净行。如果有智慧的人看到如此的情形时，假如会生恚恼的话，也应当除去（不可以看到这种人就起瞋）。

(2)又次，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口乃为不净行，而身为清静之行。如有智慧的人看见如此情形时，假如生恚恼的话。就应当除去。

(3)又次，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不净行，口也不净行，然而其心有些清静，如有智慧的人看见此情形之时，假如生恚恼的话，就应当除去。

(4)又次。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不净行，口与意也为不净行，如果有智慧的人看见此情形之时，假如生恚恼的话，也应当把它除去。

(5)又次，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净行，口与意也为净行，如果有智慧的人看到此情形时，假如也生恚恼的话，也应当把它除去！

(1)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不净行，口为净行，如有智慧的人看见此情形时，假如生恚恼的话，就应如何除去呢？诸位贤者们！犹如阿练若比丘（都住于森林内，而不住于精舍内的头陀行者），乃持粪扫衣（人家废弃于粪尘中的布片，把它拾来缝成为衣的法衣）那样，他看见粪堆中被人所遗弃的弊衣，或者有大便之污，或者有小便、涕、唾，以及被其余的不净之物所染污，看过此情形后，就伸左手去执持它，用右手去把它舒张（展开）。如果有不被大便、小便、涕、唾，以及其它不净之物所污的部份，或不会穿孔的部份，使把它裂取之（污损不堪为衣的，就废弃，可作材料的就取用）。像如是的，诸位贤者们！如看见有一种人，其身为不净行，而口却为净行，那么，你就不可以念他的身为不净行，你只要念他的口之净行就可以。如果有智慧的人，假如生恚的话，就应如是的去除弃其恚恼（用这种方法去制止其瞋念）。

(2)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口为不净行，身为净行。如果有智慧的人看见此情形时，假如生恚恼的话，应当要如何去除弃其恚恼（制止瞋念）呢？诸位贤者们！犹如在林外不远之处，有很深的水池，被藁草所覆。如有人到这里来，此人正因极热而烦闷。也因饥渴而顿觉乏力，同时被风热所逼。就到池边，将衣服脱弃而放在于岸边，便进入池中，以两手拨开藁草，就放情恣意的在池中快浴，而念去其热，其烦闷，其饥渴，其顿乏。像如是的，诸位贤者们！如看见有一种人，其口为不净行，而身为净行，则不可以念他的口不净行，你只要念他的身之净行就好。如有智慧的人看见其情形时（口不净行），假如会生恚恼时，就应该像如是的去除弃其瞋念！

(3)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身为不净行，口也为不净行，而心则有些清静。如有智慧的人看见时，假如生恚恼时，当如何把它除掉呢？诸位贤者们！犹如在四衢道里，有牛迹之水。如有人到这里来。此人正因极热而烦闷，也因饥渴而顿觉乏力。同时被风热所逼，看到有牛迹之水（牛趾踏过而成凹处，而积水），就作此念：在这四衢道里，有牛迹的少水，我如果用手用叶去取水时，就会把水搅得浑浊，不得除去我的热极烦闷、饥渴顿乏之苦。我宁可跪在地上，手与膝拍在地面，用嘴去饮水。他就因此。而得以除去其热极烦闷、饥渴顿乏。像如是的，诸位贤者们！如看见有一种人，其身为不净行，口也是不净行，而心却有少些的清静，则不可以念他的身之不净行，以及他的口之不净行，你只要念他的心有少些的净行就可以。诸位贤者

们！如果有智慧的人看见他的此情形，而生恚恼（瞋念）的话。就应该要这样的去除灭它。

(4) 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不净行，口与意也为不净行。如果有智慧的人看见时，假如生恚恼的话，应当要如何去除灭它呢？诸位贤者们！犹如有人，远涉长途，在中途时罹患疾病，极困委顿，而独自一人，并没有伴侣的人。回顾后村，则已转远，而前村却

还未到来。这时如有人来，住在于他的旁边，看见此过路的行人，远涉长途，在中途罹患疾病，极困委顿，独自一人，并没有伴侣，后村已经转远，而前村却还未到来。他如得有侍者的话，就会从回野（辽远的原野）中，带他到村邑中去给与妙汤药，以及补养的美食，也有好的瞻视者（看病、照顾等人）。像如是的话，此人的疾病，必定会得以差愈。所谓那个人，对于这位病人，极为有哀愍慈念之心。像如是的，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不净行，口与意也为不净行。如有智慧的人看见此情形时，便作此念：这位贤者（习惯的称人耳），其身不净行，口与意也不净行，但是不可使此贤者因为身不净行，以及口与意都不净行，就因此而身坏命终之后，趣至于恶处，转生于地狱之中。如果这位贤者能得善知识的话，就能舍身之不净行，能修身之净行，能舍口与意之不净行，而修口与意之净行。像如是的，这位贤者，由于身的净行，与口及意的净行，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善处，乃会转生于天上。所谓那位贤者，为了这位贤者，极为有了哀愍慈念之心。如有智能的人看见时，假若欲生恚恼的话，就应用这种方法去除灭其瞋念。

诸位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净行，口与意也是净行。如果有智慧的人看见时，假如生恚恼的话，应当要如何去把它除灭呢？诸位贤者！犹如林外不远之处，有好的池水。其水清而又美。其渊源为平满，有青翠的草被在岸边，四周都为开华的树木。如有人到此处来，被极热而烦闷，又饥渴而顿觉缺乏，又被风热所逼，就到了水池之边，脱掉衣服而放在岸上，便进入池中。在池内恣意的快浴，而除弃了极热的烦闷，以及由于饥渴而顿乏的事。像如是的，诸位贤者们，或者有一种人，其身为净行，口与意也为净行，而恒常的当念他的身之净行，他的口与意之净行。如果有智慧的人，假若生恚恼的话，就

应如是的除去他的瞋念。诸位贤者们！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五种除灭烦恼的方法，因此之故，在此阐说。」

尊者舍梨子所说的就是如是，诸位比丘们听后，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完

## 中阿含经卷第六

二十六、瞿尼师经第六（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瞿尼师比丘在无事室调笑僇慢，心如猕猴。尊者舍利弗告诉诸比丘：无事（住森林，闲静处）的比丘，应学**(1)**敬重而随顺观。**(2)**不调笑及不躁扰。**(3)**不谈卑劣的言论。回不僇傲而少言说。**(5)**护持诸根。**(6)**食知知足而不贪。**(7)**精进而不懈怠。**(8)**学正念及正智。**(9)**知时而行乞食。**(10)**善择坐位。**(11)**共论律阿毘昙。**(12)**共论寂静解脱，离色至无色定。**(13)**共论漏尽智通。不但学住森林寂静行的比丘应如是而学，就是人间聚落的行者更应像如是的学习。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迦兰陀译为栗鼠饲养所）。

那时，瞿尼师比丘，也游行于王舍城，而在于无事室里调笑、僇傲、躁扰，致于喜而忘掉自己的身份，其心有如猕猴之不定。瞿尼师比丘为了少缘之故，到了王舍城。这时，尊者舍利子，和诸比丘们俱在，大家吃中食后，由于小事故，都集在于讲堂。瞿尼师比丘在王舍城所应作的都作完后，也往诣讲堂。

尊者舍利子遥见瞿尼师来后，由于瞿尼师所引起的事缘，而告诉诸比丘们说：

「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住于闲林中，和游行于人间的比丘不同），行于无事（修行寂静法）时，应当要学习敬重于修习梵行之人，而观察于随顺。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行于无事，而多不敬重于修习梵行的人，不观察于随顺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这位贤者，虽为无事的比丘，怎么不行无事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所谓欲行于无事，然而却多不敬重，不观察于随顺！』如到了大众当中，也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就应当学习敬重修习梵行的人，应观察而随顺。

**(2)**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就应当学习不调笑，不躁扰。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而多行调笑，而躁扰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是行于无事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却反而会多行调笑，以及多行躁扰。』如到了大众当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们所诃数诃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应当要学习不调笑，能令不躁扰。

**(3)**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应当要学习不是畜生之论（不耽于如畜生类的谈话）。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而却多耽于畜生论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这位贤者无事，甚么叫做无事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却多谈畜生论。』如到了大众当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应当要学不谈有关于畜生之论。

**(4)**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不僇傲，以及少言说。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而多行僇傲，多言说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为之行无事的人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却多行僇傲，以及多言说。』如到了大众当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应当要学习不僇傲，以及少言说。

**(5)**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应当要学习防护诸根。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无事，但是却多不防护诸根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叫做行无事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却多不防护诸根。』如到了大众当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诃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就应当学习防护诸根。



(6)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食知知足（对于饮食应摄持而知足）。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而贪余多之食，而不知足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叫做行于无事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却会贪余多之食，而不知知足。』如到了大众当中，也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诘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之时，应当要学习食知知足（节制饮食，只为肉体不衰。不为贪求饮食）。

(7)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无事时。应当要学习精进，而不懈怠。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而却多不精进而懈怠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是行于无事的人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无事，却多不精进，反而是懈怠。』如到大众当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们诃数诘责。

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应当要学习精进，而不懈怠。

(8)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就应当要学习正念，以及正智。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并不多于正念，也无正智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是行无事的人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时，多无正念，以及没有正智』如到了大众当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就应当要学习正念，以及正智。

(9)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知时，以及善时。如不过于早进入村内去行乞食，也不过于太晚而出去。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如太早入于村邑去行乞食，又晚出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是行甚么无事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却太早入村邑去行乞食，而又很晚出来。』如到了大众当中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无事时，应当学习知时，以及善时。

(10)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知坐，以及善择坐位。不要逼走长老的坐位（十夏以上的比丘，不可以侵犯其座位），不要诃责小比丘（不逐出小比丘）。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如果逼走长老之坐，或诃责小比丘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是行无事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而逼走长老之坐，或者会诃责小比丘。』如到了大众当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因此之故，诸位比丘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知坐，以及取于善坐。

(11)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之时，应当要学习共同谈论律仪，以及阿毘昙（指哲学的之法）。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或者有人会来问律，问阿毘昙等事。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如果不知回答律，以及阿毘昙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是行无事呢？为甚么呢？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时，却不知回答律，以及阿毘昙。』如到了大众当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共论律戒与阿毘昙。

(12)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而共论息解脱（寂静解脱），而离开色界定，以及无色界之定。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因为无事的比丘欲行无事时，或者会有人来问起息解脱，问起离开色界，至于无色界之定。诸位贤者们！如果无事的比丘，欲行无事，而不知回答息解脱，回答离开色界定，至于无色界定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这位贤者无事，那里是行无事呢？

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欲行于无事，却不知回答息解脱，回答离开色界之定，至于无色界之定。」如到了大众当中，也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而共论息解脱，共论离色界之定，乃至无色界之定。

(13)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而共论漏尽智通。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无事的比丘，行于无事时，或者会有人来问漏尽智通之法。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而不知回答漏尽智通的话，就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这位贤

者无事，那里是行无事的人呢？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无事，行于无事时，却不知回答漏尽智通。』如到了众中时，也会致于被比丘诃数诘责的。因此之故，诸位贤者们！如无事的比丘，欲行无事的话，就应学习而共论漏尽智通。」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也在于大众当中，尊者大目犍连白舍梨子说：「尊者舍梨子！你所说的，唯为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时，应当要学习如是之法，而不是说人间的比丘吧？」（此法适于无事，也就是住在于森林之行者，而在于人间，也就是在村里往来居住的比丘，就不一定要学习吗？）

尊者舍梨子回答说：「尊者大目犍连！无事的比丘，欲行于无事的话，尚且应学如是之法，何况又是人间比丘呢？」（当然更应学习如是之法）。

像如是的，二位尊者，更相称说后，都赞叹善哉！听闻所说之法后，从座起而去。

摄颂如下：

敬重无调笑 不畜生论傲 护根食知足 精进正念智  
知时亦善坐 论律阿毘昙 及说息解脱 漏尽通亦然

(1)应敬重而随顺，(2)无调笑，以及不躁扰，(3)不谈论卑劣如畜生之论，(4)不倨傲而少言说，(5)护持诸根，(6)食知止足，而不贪，(7)精进而不懈怠，(8)学正念及正智，(9)知时而乞食，(10)善择坐位，(11)共论律、阿毘昙，以及(12)共论息解脱〔寂静解脱〕，离色至无色定，(13)共论漏尽通也是同样的道理。

## 二十七、梵志陀然经第七（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尊者舍梨子教化未出家时的友人，名叫陀然的梵志。舍梨子在舍卫国时，闻旧友梵志陀然在王舍城怠于道业，耽于邪恶，乃去诘问。并告诉他：为父母，或为他人而行恶，是不能脱离堕入地狱之苦，应当如法、如业、如功德，而得钱财，而行福业，不可作恶业。陀然终于自皈依三宝，而为优婆塞。后来陀然病笃，尊者闻后，就驰赴慰问。尊者知道陀然憧憬于梵天之心，乃为之说『四梵室』，至梵天共住之道。陀然修习后，命终而得生梵天。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俱在那里，共受夏坐（结夏安居）。那时，尊者舍梨子，住在于舍卫国，也正在受夏坐。

这时，有一位比丘，在王舍城受夏坐完毕，经过这三个月后，将衣服补治完了，就摄衣持钵。从王舍城，到了舍卫国来，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那一位比丘，就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尊者舍梨子问那位比丘说：「贤者！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在甚么地方受夏坐的呢？」那一位比丘回答说：「尊者舍梨子！我乃从王舍城来的，是在王舍城受夏坐的。」

舍梨子又问：「(1)贤者！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其圣体康强，安隐快乐而无病起居又轻便，气力也如常吗？」比丘回答说：「如是！尊者舍梨子！世尊在于王舍城受夏坐，圣体康强，要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啊！」

舍梨子又问：「(2)贤者！诸位比丘众，以及比丘尼众，在王舍城受夏坐时，都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都常欲见佛，乐闻佛法吗？」回答说：「如是！尊者舍梨子！比丘众和比丘尼众们，住在于王舍城而受夏坐，圣体都康强，都安快无病，起居也轻便，气力均如常，都常常欲拜见佛陀，愿乐闻法。」

舍梨子又问：「(3)贤者！诸优婆塞众，和优婆夷众，住在于王舍城时，他们的身体都康强，都安快无病，起居都轻便，气力也如常，而常常欲拜见佛陀，愿乐闻法吗？」回答说：「如是！舍梨子！诸优婆塞众，和优婆夷众，住在于王舍城，身体都康强，都安快无病，起居也轻便，气力也如常，而都欲常常拜见佛陀，尽乐闻法。」

舍梨子又问：「(4)贤者！若干的异学沙门、梵志，住在于王舍城，而受夏坐的人，他们的身体都康强，都安快无病，起居也轻便，气力也如常，都欲常常拜见佛陀，乐闻佛法吗？」回答说：「尊者舍梨子！若干的异学沙门、梵志，住在于王舍城，而受夏坐的，身体都康强，都安快无病，起居都轻快，气力都如常，都欲常常拜见佛陀，尽乐闻法。」

舍梨子又问：「(5)贤者！在王舍城里，有一位梵志，名叫陀然，是我昔旧（从前）未出家时的好友，贤者你认识他吗？」回答说：「我认识他。」

又问：「贤者！梵志陀然住在王舍城，其身体是否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欲常常拜见佛陀，乐闻佛法吗？」

回答说：「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住在于王舍城，身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然而却欲拜见佛陀，不乐闻佛法。为甚么呢？尊者舍梨子！因为梵志陀然这一个人，乃不精进，都犯禁戒。他有时依傍于国王，而欺诳梵志与居士，有时却依恃梵志居士，欺诳国王。」尊者舍梨子听到此事后，乃在于舍卫国之夏坐受完讫，经过其三个月时，即补治衣服，一切完绪后，就摄衣持钵，从舍卫国，往诸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于是，舍梨子尊者，过一夜，至于翌日的早晨，乃着衣持钵，进入王舍城内，依次第去乞食（挨户去托钵乞食）。等乞食完毕后，就到了陀然梵志之家。这时，陀然梵志，刚从其家出来，到了泉水之边，在那里苦治居民（对一般人都以苛刻的态度）。梵志陀然于此时，遥见舍梨子尊者之来临，就从座站起，偏袒其右肩所著之衣，叉手（合掌）向舍梨子尊者赞称而说：「善来！舍梨子！舍梨子您很久不到这里来过！」于是，梵志陀然，乃以恭敬的态度扶抱舍梨子，进入家中，为他敷一美好的床座，请舍梨子坐下。尊者舍梨子就坐在其床上。梵志陀然看见舍梨子尊者坐后，就为之执持金澡罐（金制的洗手瓶，先洗手后吃食）恭请尊者舍梨子吃食。尊者舍梨子即说：「止！止！陀然啊！只要心欣喜就够了。」梵志陀然又再三的请尊者吃食，尊者舍梨子也再三的对梵志陀然说：「止！止！（不要！不要！）陀然啊！只要心喜就足够的了。」

这时，梵志陀然问说：「舍梨子！为甚么到这里来，却不肯纳受我供养的食物呢？」回答说：「陀然！你不用功精进，都冒犯禁戒，有时依靠国王之威势，去欺诳梵志、居士，有时乃依仗梵志，居士而欺诳国王。」梵志陀然回答而说：「舍梨子啊！你当知道！我现在乃在家的身份，是以家业为事。故我应当自求生活之安隐，也得

须供养父母，也要照顾妻子，也需供给奴婢（使用人），更应献纳王租（缴纳税金）。同时，也要祠祀诸天神，祭喂先祖（把酒洒在地上祭奠），王，为了祀天，为了祭先祖，为了奉事沙门·梵志之故，而去作恶业。由于行恶业之故，其身坏命终之时，乃趣至于恶处，而转生于地狱之中。生地狱后，就被狱卒执捉，而受极苦之刑治时，他就向狱卒作此语而说：『狱卒！当知！你千万不可苦治我。为甚么呢？因为我乃为了奉献国王，为了祀天，为了祭先祖，为了奉事沙门·梵志之故，才会作这些恶业的。』到底如何呢？陀然！那一个人是否讲这些话，就能从地狱的狱卒之手中脱出其刑治吗？」回答说：「不可能的。」

舍梨子继续开导而说：「陀然！一位族姓子（善男子），可得由于如法、如业、如功德，而得到钱财（以正当的方式得到所需的财物），去尊重奉敬孝养于(1)父母，而行福德之善业，而不造作恶业的。陀然！如果一位族姓子，能如法、如业、如功德去得钱财，去尊重奉敬孝养父母，去行福德之善业，而不造作恶业的话，他便会为父母之所爱念，而父母就会作此言而说：『使你强健，寿考无穷（天会庇佑你长生不老，恒保健康）。为甚么呢？因为我（指其父母）乃由你的福业之故，能得安稳快乐的啊！』陀然！如果有人极为父母所爱念的话，则其福德会日日增进，终无衰退！」

陀然！一位族姓子，可得如法、如业、如功德而得到所需的钱财，以便(2)爱念妻子，供给照顾，而行福德的善业，而不作恶业。陀然！如果一位族姓子，能如法、如业、如功德而得钱财，去爱念妻子之所须，去供给照顾，而行福德的善业，而不作恶业的话，他就会被妻子之所尊重，而妻子会作此言：『愿您的尊体能强健，寿考能无穷。为甚么呢？因为我们乃由于您之故，能得安稳快乐的。』陀然！如果有人极受妻子所尊重的话，其福德就会日日增进，终没有衰退的。

陀然！一位族姓子，可得如法、如业、如功德而得到所需的钱财，去(3)悲愍哀伤奴婢，给恤而照顾，而行福德的善业，而不作恶业的。陀然！如果一位族姓子，能如法、如业、如功德去得到所需的钱财，去悲愍哀伤奴婢，给恤照顾，去行福德的善业，而不作恶业的话，他便会为诸奴婢所尊重，奴婢们便会作此言而说：『愿令大家（主人）能够身体强健，寿考无穷。为甚么呢？因为我们都由大家（主人）之故，得到安稳（此段只言安稳，不说快乐）。』陀然！如果有人极被奴婢所尊重的话，则其福德会日日增进，终没有衰退。

陀然！一位族姓子，可得如法、如业、如功德去得到所需的钱财，以使用来(4)尊重供养沙门·梵志，而行福德的善业，而不造作恶业。陀然！如果一位族姓子能如法、如业、如功德去得到所需的钱财，去尊重供养沙门·梵志，而行福德的善业，而不造作恶业的话，他便会为沙门·梵志们所爱念，沙门·梵志们会作此言而说：『令施主身体强健，寿考无穷。为甚么呢？因为我们乃由于施主之故，才能得到安稳快乐的（有人供养布施，才能专心于道）。』陀然！如果有人，能够被沙门·梵志们所极为爱念的话，其福德就会日日增进，终不会有衰退的。」

于是，梵志陀然，就从其座位站起来，偏袒着衣（露右肩之肉），叉手（合掌）向尊者舍梨子白言而说：「舍梨子！我有一位爱妇（娇妻），名叫端正。我因为被她迷惑之故，变为一放逸的人，而大作罪业来。舍梨子！我从今天开始，要舍弃我那一位名叫端正的娇妻，自当归依于尊者舍梨子您！」尊者舍梨子回答说：「陀然！你不可以归依我。你应该皈依我所皈依的佛陀，你应自归依佛。」梵志陀然白言而说：「尊者舍梨子！我从今日起，愿自归依于佛、法，以及比丘众。唯愿尊者舍梨子受我为佛教的优婆塞！我愿终身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

于是，舍梨子尊者乃为梵志陀然说法，劝发其渴仰菩提，使其成就欢喜。用无

量的方便，为他说法，而劝发其渴仰菩提，而使其成就欢喜后，就从座站起而去游行于王舍城。舍梨子在王舍城住下经过数日后，就摄衣持钵，从王舍城出来，而往诣南山（位于南天竺），住在于南山村之北的尸摄耜林中。

那时，有一位比丘，也游行在于王舍城，也住在那里经过数日，然后摄衣持钵，从王舍城出来，也到了南山，也住在于南山村之北的尸摄耜中。

于是，那一位比丘，乃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在一边。尊者舍梨子问说：「贤者！你从甚么地方来？在甚么地方游行呢？」比丘回答说：「尊者舍梨子！我乃从王舍城来的，曾游行在于王舍城。」（在那里游行乞食）。又问：「贤者！你知道在王舍城里，有一位梵志，名叫陀然，是我从前未出家时的友人吗？」回答说：「知道！」又问：「贤者！梵志陀然住在于王舍城，身体是否康强，是否安快无病，起居都轻便，气力都如常，同时屡屡欲拜见佛陀，乐闻佛法吗？」回答说：「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现在欲数数拜见佛陀，欲常常听佛之法。但是现在并不安快，气力已转衰微了。为甚么呢？尊者舍梨子！因为梵志陀然现在身罹疾病，极困危笃，或者有可能因此而至于命终哩！」

舍梨子尊者听此语后，就摄衣持钵，从南山出来，而到王舍城，而住进于迦兰哆园（竹林精舍）。于是，舍梨子尊者经过一夜，到了翌旦，即着衣持钵，往诣梵志陀然之家宅。陀然梵志遥见舍梨子尊者之来到，看后，则欲从床站起来。尊者舍梨子看见梵志陀然欲从床上站起，便即止住他而说：「梵志陀然！你倒卧在那里，不可起床，这里更有其它的余床（座位）的，我自会个别坐在那里。」

于是，尊者舍梨子，即坐在其床座，坐后，就问而说：「陀然！你所患的疾病现在怎么呢？饮食多呢？少呢？疾苦有转损（好一些么？）不至于转增吧？」陀然回答说：「所患的极为困苦，饮食都不进，疾苦唯有增加而不能损减。尊者舍梨子！犹如大力士，用利刀刺头那样，但生极苦的，我现在头痛，也像如是。尊者舍梨子！犹如大力士，用紧索绳，而缠络头上那样，但生极苦，我现在头痛，也是如此的。尊者舍梨子！犹如屠牛的人，用利刀割破牛腹时，但生极苦，我现在的腹痛，也是如是。尊者舍梨子！犹如二位大力士，执捉一位羸弱之人，放在火炎的上边那样，但生极苦，我现在的身痛，举体生苦（全身都是苦痛），唯增无减，也是如是。」

舍梨子尊者乃告诉陀然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之意，解答出来。梵志陀然！你的意思如何呢？地狱与畜生，到底是那一趣为胜呢？」陀然回答说：「是畜生道为胜。」又问：「陀然！畜生与饿鬼，是那一趣为胜呢？」陀然回答说：「是饿鬼道为胜。」又问：「陀然！饿鬼道比较人道起来，是那一道为胜呢？」陀然回答说：「是人道为胜的。」又问：「陀然！人道与四王天（欲界第一层天），是那一趣为胜呢？」陀然回答说：「是四王天为胜。」又问：「陀然！四王天与三十三天（第二层天），是那一天为胜呢？」陀然回答说：「三十三天为胜。」又问：「陀然！三十三天和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是那一天为胜呢？」陀然回答说：「是焰摩天为胜的。」又问：「陀然！焰摩天和兜率陀天（知足天，第四层天），是那一天为胜呢？」陀然回答说：「是兜率陀天为胜。」又问：「陀然！兜率陀天和化乐天（乐变化天，第五层天），是那一天为胜呢？」陀然回答说：「是化乐天为胜。」又问：「陀然！化乐天和他化乐天（他化天，他化自在天，欲界第六层天，被称为魔王），是那一天为胜呢？」陀然回答说：「他化乐天为胜的。」又问：「陀然！他化乐天与梵天（色界天），那一天为胜呢？」陀然回答说：「梵天为最胜，梵天为最胜啊！」

尊者舍梨子告诉他说：「陀然！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均为佛的尊称），乃说四梵室（观察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则能往生于大梵天，故为梵住、梵室）。所谓：族姓男·族姓女，修习而多修习（反复的修习），断欲而舍欲念的话，则身坏命终后，就能往生于梵天中。修习那四梵室呢？陀然！多闻的圣弟子，其心

和慈俱在，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在，而无结无怨，而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其心也和悲，和喜，和舍俱在，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这叫做「陀然啊！就是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佛陀）之所说的四梵室。所谓族姓子、族姓女（善男信女），修习而多多的修习，而断欲。而舍欲念的话，则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梵天中。」

于是，尊者舍利子，教化陀然，为他演说生梵天之法后，就从其座站起而回去。舍利子尊者从王舍城出来。还未到达竹林迦兰哆园，在中间，那位梵志陀然则修习四梵室，而断欲，而舍欲念，其身坏命终之时，乃往生于梵天中。

这时，世尊，被那些算不尽的大众，前后围绕，而为他们说法当中。世尊在于此时，遥见尊者舍利子回来，就告诉诸比丘们说：「舍利子比丘乃俱有了聪慧、速慧、捷慧、利慧、广慧、深慧、出要慧、明达慧、辩才慧。舍利子比丘乃成就了实慧。这位舍利子比丘教化梵志陀然，为陀然梵志阐说往生于梵天之法就回来，如果再上化的话（如再说更上层一些之法），就能使那位梵志速知法如法（能如实而知道真理）。」

于是，尊者舍利子往诣佛所，到后，稽首礼足，却坐在一边。世尊告诉他说：「舍利子！你为甚么不教化梵志陀然超过梵天之法？如果再更上层一些之教化的话，他就能速知法如法（为甚么不这样做呢？）」尊者舍利子回答说：「世尊！那些诸梵志们，都长夜（恒常）爱着于梵天（志向往生于梵天），乐于梵天，以梵天为究竟。都尊重梵天，以为实有梵天，以为是我的梵天。因此之故，世尊，我乃如是而应付他们的需求。」

佛说如是，尊者舍利子，以及无量的百千众（算不尽的大众），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十八、教化病经第八（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给孤独长者在于疾病危笃时，请舍利弗说法。舍利弗乃前往慰问，并开示说：长者既因上信、善戒等，乃至正智十法，而得须陀洹果，就更进而求证斯陀含、阿那含等果。长者因之而病得痊愈，而欢喜，而自说皈依佛的由来，和建造祇园精舍的经过，并供养舍利弗尊者。

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过如是之事：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长者给孤独（为中印度憍萨罗国舍卫城的豪商，性慈善，好施孤独者），因患疾病，非常的危笃。于是，长者给孤独乃对于一使用人说：「你到佛处，替我稽首礼拜世尊之双足，问候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而作如是之语说：『长者给孤独叫我代他向佛礼拜，问候世尊您！世尊您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你既为我问讯佛陀之后，就往诣舍利子之处，代我稽首舍利子尊者的双足后，便问讯尊者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而作如是之言说：『长者给孤独，叫我代他稽首尊者舍利子您的双足。问候尊者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尊者舍利子！

长者给孤独罹患疾病极为困苦，现在已至于危笃。长者给孤独至心欲拜见尊者舍梨子您，然而其身体至于羸乏，并没有气力可以来诣尊者舍梨子您的地方。善哉！尊者舍梨子！为慈愍之故，愿您往至长者给孤独之家。』」

于是，那位使用人受长者给孤独之教言后，就往诣佛所，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长者给孤独叫我代他稽首佛足，问候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

那时，世尊告诉使人说：「使长者给孤独安隐快乐，也令天及人，和阿修罗（非天）、捷塔怛（干闥婆，寻香神、音乐神）、罗刹（捷疾鬼，恶鬼总名），以及其余不同的种种身，都安隐快乐（所谓天龙八部，一切众生，都能得大安隐的佛陀的慈愿）。」

于是，那位使人听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佛的身边三圈后，离去。离开后，即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稽首礼足后退坐在一边，他向舍梨子说明来意说：「尊者舍梨子！长者给孤独，叫我代他稽首在尊者舍梨子您的双足下，问候尊者您说：『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尊者舍梨子！长者给孤独现在身染重病，极为困苦，现在已至于危笃。长者给孤独很虔恳的欲拜见尊者舍梨子您，然而因为肉体已至于羸乏，已没有气力可到这里来拜见舍梨子您了。善哉！尊者舍梨子！为了慈愍之故，请您往诣长者给孤独之家吧！」

尊者舍梨子乃为了哀愍长者之故，就默然纳受。于是，这位使者知道尊者舍梨子默然纳受后，就从座起，稽首作礼，绕舍梨子的身边三匝后离去。

尊者舍梨子过了一夜，至翌日的旦晨，则着衣持钵，往诣长者给孤独之家。给孤独长者遥见尊者舍梨子之降临，见后，就欲从其病床起来。尊者舍梨子看到那位长老欲从病床起来，便止住长者而说：「长者不可以起来！长者不可以起来！更有其余的床座的，我自己会别坐在那里的。」尊者舍梨子即坐在其床，坐后，就问而说：「长者所患的疾病，现在怎么办呢？饮食多或少呢？疾苦转损（好一点儿），不至于增剧吧？」

(1)长者回答说：「所患的疾病，至为困极，饮食都不进，疾苦唯增而不觉得减损。」尊者舍梨子告诉他说：「长者！你不可以恐怖！长者！你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换一位愚痴的凡夫来说，则他因成就不信，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会生在地狱之中。然而长者您，今日并不是不信的人，唯有为一最上的信仰者！长者您因为是上信之故，或者会息灭苦痛，而产生极为快乐之感；因为上信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含果（一来果。尽身见、戒禁取见、疑惑等三结，贪、瞋、痴之三毒也已微薄，然而尚须再来欲界受生一次，故名，为二果的阿罗汉），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不还果。尽贪、瞋、身见、戒禁取见、疑之五下分结，而得三果阿罗汉，不须再还生于此欲界，故名）。长者本已得证须陀洹果的啊！（预流、入流。已尽三结，而获初果阿罗汉，已弃凡夫，而入于圣者之流，故名！）」

(2)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为愚痴的凡夫的话，则因恶戒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会生在地狱之中。然而长者您并没有恶戒，唯有善戒。长者您因为是善戒之故，或者会灭除苦痛，而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由于善戒之故，或者会得证须陀含果（二果），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三果）的。长者您本来已得证须陀洹果（初果）的啊！

(3)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是愚痴的凡夫的话，则因不多闻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然而长者您乃没有不多闻，唯有多闻。长者您由于多闻之故，或者会灭尽苦痛，而产生于极为快乐之感。由于多闻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含果（一来），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不还）。长者您本已得证须陀洹（入流）果的啊！

(4)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为愚痴的凡

夫的话，则因慳贪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长者您乃没有慳贪，唯有惠施。长者您由于惠施之故，或者会灭除苦痛，而会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由于惠施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含果（二果），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三果）。而长者本已得证须陀洹（初果）啊！

(5)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为愚痴的凡夫的话，则由于恶慧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长者您并没有恶慧，唯有善慧。长者您由于善慧之故，或者会灭除苦痛，而会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由于善慧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含果（一来果），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不还果）。长者本已得证须陀洹果（预流果）的啊！

(6)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为愚痴的凡夫的话，则由于邪见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长者您乃没有邪见，唯有正见。长者您由于正见之故，或者会灭除苦痛，而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由于正见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洹果（二果），或者会得阿那含果（三果）。长者本来已得证须陀洹（初果）的啊！

(7)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是愚痴的凡夫的话，则由于邪志之故，其身坏命终后，会趣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长者您乃没有邪志，唯有正志。长者您因于正志之故，或者会灭除苦痛，而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由于正志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含果（一来果），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不还果）。长者本来已得证须陀洹果（预流果）的啊！

(8)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为愚痴的凡夫的话，就会因为是邪解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长者您乃没有邪解，唯有正解。长者您因正解之故，或者会消灭苦痛，而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由于正解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含果（二果），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三果）。长者您本来就已得证须陀洹果（初果）的啊！

(9)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为愚痴的凡夫的话，就会由于邪脱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长者您乃没有邪脱，唯有正脱。长者您由于正脱之故，或者会灭除苦痛。而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由于正脱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含果（一来果），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不还果）。长者您本来已得证须陀洹果（预流果）的啊！

(10)长者您不可以恐怖！长者您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为愚痴的凡夫的话，则由于邪智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趣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长者乃没有邪智，唯有正智。长者您因正智之故，或者会灭除苦痛，而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由于正智之故，或者会得证斯陀含果（二果），或者会得证阿那含果（三果）。长者您本已得证须陀洹果（初果）的啊！」

于是，长者的疾病，即得差愈，平复如常。就从其卧床起来坐下，而称叹尊者舍梨子说：「善哉！善哉！为病患者说法。真是很奇妙！很殊特！尊者舍梨子！我听闻您的教化疾病之法后，苦痛即已消灭，已产生极为快乐的感受。尊者舍梨子！我现在疾病已差愈，已回复平时那样的健康了。尊者舍梨子！我在往昔之时，有一些事情要办，而到了王舍城，曾寄宿在一长者之家（护弥长者，贤愚经卷十）。这时，那位长者，在于明日（翌晨）将饭佛及比丘众（将以食物供养佛陀，及比丘众）。那时，那位长者经过夜间，向于晓明时，就教敕他的儿孙，及奴使，和眷属们，而说：『你们赶快起来吧！当共严办饮食吧！』他们各人就受其教言，都共同设置厨宰，供办肴馔，种种腍美（丰厚）的饮食。长者即亲自敷置高座，严饰得非常的庄严。

尊者舍梨子！我当时看见此光景后。便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长者是否为了要办婚姻之事呢？为了迎妇节会呢？为了邀请国王呢？为了呼邀大臣呢？为了作斋会



(祀天大会)而施設大施(祭礼后,请客、惠施贫困)呢?尊者舍梨子!我既作此念后,就问长者而说:『你是为了办婚姻之事吗?或者是为了迎妇、节会吗?或者是为了请国王

吗?或者是为了呼邀大臣吗?或者是为了作祭天的斋会而施設大布施吗?』那时,那位长者回答我而说:『我家并没有婚姻之事,也不是要迎妇,更不是为了节会,也不是要请国王,及呼邀大臣。我但为了启斋会,施設大布施,明晨将供养佛,及比丘众!』

尊者舍梨子!我从来并未曾听闻过佛之名,当时听闻后,则全身之毛都竖立起来,就又请问而说:『长者你说起佛的名,到底甚么叫做佛呢?』这时,那位长者回答我而说:『你没听过吗?有一位释迦的族种子,曾舍弃其释迦的宗族(继王之位),而剃除须发,着袈裟之衣(粪扫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终于得证无上的等正觉,就名叫做佛。』我又问说:『长者你所谓之众,到底那些人为之众呢?』这时,那位长者回答我而说:『有若干的姓异的名族(不同种姓的名望之人)。他们也都剃除须发,着袈裟之衣。都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从佛去学道,就名叫做众。这位佛陀,及诸比丘众,就是我所恭请的。』尊者舍梨子!我就又一再的问那位长者说:『世尊现在住在于甚么地方呢?我想往诣去拜见佛陀。』那时,那位长者回答我而说:『世尊现在住在于此王舍城的竹林迦兰哆园。如欲往诣,则请随意!』

尊者舍梨子!我曾作此念:天将快要晓明了,赶快去见佛吧!尊者舍梨子!我在那个时候,至心欲往拜见佛陀,就在于其夜,生起昼明之想(天尚未亮,而误为已白天),便从长者之家出来,到达于城息门。这时,城息门中有二位直士(看城门的值班的人),一位为值初夜,是为外客之使入,不令有碍(外城市的来宾,不可怠慢,使其方便入城);另一位为值后夜(晨一点至五点),如有客使要出城,也不会作碍。尊者舍梨子!我又作此念:夜尚未晓明啊!为甚么呢?因为在城息门中有二位值班的人士,一位为值初夜,外客使入,不使其有滞碍而误事。另一位为值后夜的,如有客使要出去,也不会有阻碍,使其能达到其心愿。尊者舍梨子!我出城息门外后不久,以为的白昼光明已灭除,而还回到本来之夜暗。尊者舍梨子!我在那时便觉得很恐怖,全身之毛都竖立起来,就思惟如是之事:『不可使恶人,或非人(鬼神)来触娆我!』(作祟扰人)。

这时,城息门里,有一位天神,从王舍城至竹林迦兰哆园中间,都放出光明来普照,而来对我说:『长者!不可以恐怖!长者!不可以恐怖!为甚么呢?因为我本来在前世时,是你的朋友,名叫做密器,在年轻时,曾经极为互相思慕。长者!我从前往诣尊者大目犍连之处,曾稽首礼其双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当时尊者大目犍连曾为我说法,劝发我渴仰佛法,而成就欢喜。以无量的方便为我说法,劝发我渴仰佛法,而成就欢喜后,赐与我三自归依,得见其授与我五戒。长者!我由于三皈依,受持五戒之故,在身坏命终之时,得生在于四天王天,而住守此城息门中。长者您要速去!长者您要赶快去!您去,实在胜过于停住在那里的!』那位天神又对我说颂而说:

得马百臣女 车百满珍宝 往诣佛一步 不当十六分  
白象百最上 金银鞍勒被 往诣佛一步 不当十六分  
女百色端正 瓔珞花严身 往诣佛一步 不当十六分  
转轮王所故 玉女宝第一 往诣佛一步 不当十六分

(倘能得到良马一百只,臣、女一大堆,车辆一百辆里都放满珍宝,也不如往诣佛陀,已迈进一步的福德,不及此功德的十六分之一。)

(有一百只大白象,用最好的金银鞍,勒被在象身上的这种财富,也不如往诣佛陀又迈进一步之福德的十六分之一。)

（有美女一百，其色貌都很端正，而将瓔珞、花鬘等物去庄严其身，也不及往诣向佛迈进进一步的十六分之一的福德。）

（虽转轮王所敬爱的玉女宝为第一，也不及于往诣佛陀迈进进一步的十六分之一。）

天神说颂后，又劝化我而说：『长者速去！长者速去！去见佛之事，实在胜于停住啊！』尊者舍梨子！我当时又作此念：佛陀有尊佑之德，法及比丘众，也有尊佑之德。为甚么呢？因为乃至天神也欲使我去拜见，就可以得知。尊者舍梨子！我就依此光明（天神所放），得以以往至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世尊，在于其夜，将向旦晨之时，从禅室出来，在于露地经行，正在等待我的到来。尊者舍梨子！我于当时遥见佛陀的法相端正姝好，犹如众星当中的月亮，光耀暉哗（光明照耀很盛的样子），晃（光亮）如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威严高大的样子），诸根很寂定，并没有半点的蔽碍，已成就调御，而息心静默。我看见后，非常的欢喜，就前进而诣佛所，接触佛足，而行礼，然后跟随在佛后而经行，以长者之法，而说颂问讯而说：

世尊寐安隐 至竟眠快耶 如梵志灭度 以不染于欲

舍离一切愿 逮得至安隐 心除无烦热 自乐欢喜眠

（世尊！您醒寐而安隐，至竟之眠，很快乐吧！犹如梵志之灭度那样，用以不染于贪欲。能舍离一切之愿望〔世荣〕，而逮得极至的安隐，除弃凡心，而没有烦热，自乐而欢喜而眠吧！）

于是，世尊就到了经行的道头，敷他的尼师檀（坐具），而在那里结跏趺之坐。尊者舍梨子！我礼拜佛陀的双足后，退坐在一边，世尊就为我说法，劝发我的渴仰心，使我成就欢喜。用算不尽的方便，为我说法，劝发我的渴仰心，使我成就欢喜后，即用如诸佛之法，先说

端正之法，使人听到而欢悦，所谓：讲说有关于布施之事，持戒之法，生天之法，毁咎欲贪，因为是灾患。而生死之法，乃为秽污卑陋，并称叹无欲为之妙道品，是自净之法。世尊为我说如是之法后，佛陀世尊知道我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觉知我乃有能有力，堪以纳受正法。所谓，如诸佛所说的正要，世尊即开始为我阐说苦、集、灭、道的真谛。尊者舍梨子！我就在于坐席中，彻见四真谛—苦、集、灭、道。犹如白素之布，容易染为有色的那样，我也是如是的，就在于坐席中彻见四真谛—苦、集、灭、道。

尊者舍梨子！我在那个时候已见法、得法，觉悟白净之法，断除疑念，度脱迷惑，更没有其它可尊的，不再从他法了。已经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已得无所畏。就从座起，向佛礼拜而说：『世尊！我现在要自皈依于佛，自皈依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您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皈三宝，乃至命尽。』尊者舍梨子！我同时也叉手合掌，邀请佛陀而说：『世尊！愿您接受我的邀请，到舍卫国受夏坐，以及比丘众也然！』（请降临舍卫城—长者的故乡，结夏安居）。

这时，佛陀问我说：『你的姓名叫做甚么？舍卫国的人怎样称呼你呢？』我就回答说：『我的名叫做须达哆。因为我都供给诸孤独的人，因此之故，舍卫国的人都呼我为给孤独。』那时，世尊又问我而说：『舍卫国里，已有房舍了么（指精舍）？』我又回答说：『在舍卫国里，并没有房舍。』那时，世尊就告诉我而说：『长者你应当知道！如果有房舍的话；则诸比丘们可得往来其处，可得住止在那个地方。』我又白佛说：『唯然（是的）！世尊！我当会为如是而盖起房舍，比丘可得在那里往来，在舍卫国可得住止。唯愿世尊您派遣一位佐助（设计监督）的人物来！』那时，世尊就差使尊者舍梨子您，就派遣尊者舍梨子，叫您来为见证佐助的人物。

我在那时，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就从座站起，向佛礼拜，绕佛的身边三匝

后离去。我在王舍城所办的事情办完后，就和尊者舍梨子您一同到了舍卫国。到达之后，并不进入舍卫城，也不回归家舍，便在城外周遍的查看适当的地址。察看甚么地方往来出入极为适当。在白天不会太喧闹，夜间则极为寂静，不会有蚊虫，也没有蝇蚤的地方。不会过寒，也不会过热。何处有这种环境可以建立房舍，布施佛陀及比丘众呢？尊者舍梨子！我在那时，唯见童子胜（祇陀太子）的树园，往来为极好的地方，白天不会喧闹，夜间则很寂静。没有蚊虫，也没有蝇蚤，不寒也不热。我看见后，便作此念：唯有这个地方极为适当，可以在此建立房舍布施佛陀，及比丘众。

尊者舍梨子！我在于那时，就进入舍卫国，终究不先回家，便先到童子胜（祇陀太子）之处，对他说：『童子！可以将此园卖给我吗？』那时，童子便对我说：『长者！当知！我并不卖园。』像如是的，再三白说：『童子！可以将此园卖给我吗？』那时，童子也再三的对我说：『我不卖园。除非以亿亿（的金块）布满地面。』我就回答说：『童子现在既已决断价数（叫出数目），就唯有请你等着取钱吧！』尊者舍梨子！我当时曾和童子或说有断价（叫出卖地的数目），或说不断价（并不叫出价目要卖）。就大大的共为纷讼（纷争）起来，终于一同到了舍卫国的大决断处（裁判处），将此事论判。这时，舍卫国的大决断人（裁判人、调解人）对童子胜说：「童子你既自决断价数，就唯有取钱卖地了。」

尊者舍梨子！我就进入舍卫国，回家去取钱。用象马车，举负辇载（辇为挽运，人在车前牵引。故用象车、马车，全数出动去担任运输的工作），搬出亿亿金去布满该园地，只有一些小地方，还未遍满耳。尊者舍梨子！我当时曾作此念：应该取藏在何处之金块，不大也不小，可以拿来铺满此余处好呢？这时，童子胜便开口对我说：『长者你如果反悔的话，钱自会归还给你，园地则还我好了。』我就对童子说：『实在不反悔的。我唯自思念：当取藏在何处，为不大不小，可以拿来填补残余未铺满之处而已的。』这时，童子胜便作此念：所谓佛陀必定是一位值得大尊重的人，必定是大德佑者。其所说法，及比丘众，也必定是一些大尊，有大德佑的。为甚么呢？因为能感动长者，使长者施設这么大的布施，这样的看轻其财物。我现在宁可即在于此处建立门屋（牌楼，可作为停留住止观望之用），布施佛陀，及诸比丘众吧！

这时，童子胜，便对我说：『长者！且止（可以停下来）！不可再出钱（搬运金块）来布铺此地了。我要在这里建立门屋，布施佛陀，及诸大众！』尊者舍梨子！我乃为了慈愍之故，就将此处留与童子胜去盖门屋。尊者舍梨子！我嗣后就在于此夏季的期间，盖起十六栋大屋（精舍的房屋），六十间拘絺（仓库），尊者舍梨子您就是那时的见佐助（设计监督的人。）

然而尊者舍梨子！您这次阐述教化疾病时的心理应有之法，可说是甚奇！甚特（非常的微妙）！我恭闻此教化病法后，我极重的病痛苦惨，实时得以除灭而差愈，而生起快乐之感！尊者舍梨子！我现在已没有病痛，极得安隐，愿尊者舍梨子您，在此饭食（受其供养）！

这时，尊者舍梨子就默然受请。于是，长者知道尊者舍梨子默然纳受其邀请后，就从其座位站起，自行澡水（自己动手去修治，去供给洗手之水）。用极为洁美净妙的种种丰饶的饮食，食噉含消（好噉食，食后容易消化），亲自去斟酌，使得充满喜悦。等吃食完毕后，就举放食器，而行澡水竟（将食器洗净收妥后，拿水出来给尊者洗用）。乃敷一小床（卑座），另坐在那里欲听法。长者坐后，尊者舍梨子就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用算不尽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而去。

这时，世尊，曾被算不尽的大众，前后围绕，而为他们说法当中。世尊在这时曾遥见尊者舍梨子之到来，就告诉诸比丘们：「舍梨子比丘，乃为一位聪慧、速慧、

捷慧、利慧、广慧、深慧、出要慧、明达慧、辩才慧的比丘，舍梨子比丘乃成就实慧的比丘。」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六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七

### 二十九、大拘絺罗经第九（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舍梨子问尊者大拘絺罗：得正见、入正法的方法。大拘絺罗说：知道不善、不善根、善、善根，以及知道食、漏、苦、老死、生、有、受（取）、爱、觅（受）、更乐（触）、六处、名色、识、行等的四谛的比丘，得成就正见，得入正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尊者舍梨子，则在于晡时（下午三点至五点），从燕坐（宴坐、禅坐）起来，到达尊者大拘絺罗（大膝，舍利弗的舅舅，长爪梵志，后为无碍解第一的比丘）之处，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尊者舍梨子对尊者大拘絺罗说：「我欲有所请问，不知能听许我之问吗？」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尊者舍梨子！你欲问便问好了，我听后会思答其义。」

尊者舍梨子问说：「贤者大拘絺罗！颇有事（是否有这种事），由于此事，而当比丘的则能成就见，能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坚固不坏的净信。不管遇任何事，都能排除而为绝对的信仰三宝与戒），而入于正法当中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了知不善，了知不善根。甚么叫做知不善呢？所谓身之恶行为不善，口、意之恶行为之不善，就叫做知不善。甚么叫做知不善根呢？所谓贪就是不善根，恚、痴就是不善根，就叫做知不善根。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不善，以及了知不善根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之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的话，则一位比丘能成就见，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的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了知善，了知善根。怎样知道善呢？所谓身之妙行为善，口与意之妙行为之善，这叫做知善。怎样知道善根呢？所谓无贪为之善根，无恚、无痴为之善根，这叫做知道善根。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善，知

道善根的话，这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得正见，对于法，而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的话，则一位比丘就能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一位比丘，知道食之如真（如实而知道食），而知道食之集，知道食之灭，知道食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食集、食灭、食灭道）。怎样知道食如真（怎样如实而知道食呢？）所谓有四食（可长养支持众生的身心的四种食），一为抔食，粗、细（段食。将固体或半固体的食物，用手圜团而入口中食之，为之抔食）的食物，二为更乐食（触食。与外境接触，而得身心之资益，为更乐之食），三为意思食（思食。以思惟分别，为身心之资益，使诸根增长为意思食），四为识食（分别认识作用，而能资益身心，为之识食），这叫做知食如真（如实而知道食）。甚么为之知食之集如真呢？所谓依于爱，便会有食，这叫做知食之集如真（如实而知道食之集）。甚么为之知道食之灭如真呢？所谓爱若灭，则食便会灭，这叫做知食之灭如真（如实而知道食之灭）。甚么为知道食之灭道如真呢？所谓八支圣道，如正见……乃至正定为之八，这叫做知道食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食灭之道）。尊者舍梨子！如果比丘，像如是的知道食如真，知道食之集，知道食之灭，知道食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食、食之集、食之灭、食之灭道），这叫做比丘之成就见，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之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由于此事的话，则一位比丘能成就见，能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一位比丘，知道漏之如真，知道漏之集，知道漏之灭，知道漏之灭道如真。甚么为之知道漏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漏）？所谓有三漏——欲漏、有漏、无明漏，这叫做知道漏之如真。甚么为知道漏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漏之集）。所谓由于无明，便为有漏，这叫做知漏之集如真。甚么为知漏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漏之灭）。所谓无明之灭，则漏便会灭，这叫做知道漏之灭如真（如实而知道漏之灭）。甚么为知道漏之灭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漏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叫做知道漏之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漏之灭之道）。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漏如真，知道漏之集，知道漏之灭，知道漏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即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的话，则比丘会成就见，会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知道苦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为苦），知道苦之集，知道苦之灭，知道苦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集、灭、道）。甚么为知苦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苦呢？）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为五盛阴之苦（五阴炽盛之苦），这叫做知苦如真（如实而知道苦）。甚么为知道苦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苦之集）。所谓有了老死，便有了苦，这叫做知苦之集如真。甚么为知苦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苦之灭）。所谓老死之灭，则苦便会灭，这叫做知道苦之灭如真。甚么为知道苦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苦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叫做知道苦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苦如真，知道苦之集，知道苦之灭，知道苦之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集、灭、道）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

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赞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则比丘就能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的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知道老死如真

（如实而知道老死），知道老死之集，知道老死之灭，知道老死之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老死、老死之集、老死之灭、老死之灭之道）。甚么为知道老呢？所谓他已老耄（衰老），头发已白，牙齿已落，盛壮之事已日日而衰微，身体已弯曲，脚已乖戾，体重而气上，都得拄杖（依靠拐杖）而行，肌肉缩而皮肤缓，满面皱纹如麻子，诸根已毁熟，颜色变为丑恶，就名叫做老。甚么叫做死呢？所谓那众生，那些各各的众生之种类，命终而无常住，死丧而散灭，寿尽而破坏，命根就会闭塞，就名叫做死。在此说死，在死之前说老，就名叫做老死，这叫做知道老死如真（如实而知道老死）。甚么叫做知道老死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老死之集）。所谓由于有了生，便会有了老死，这叫做知道老死之集如真。甚么叫做知道老死之灭如真呢？

（如实而知道老死之灭）。所谓生若灭，则老死便会灭，这叫做知道老死之灭如真。甚么叫做知道老死之灭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老死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叫做知道老死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老死如真，知道老死之集，知道老死之灭，知道老死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由于其事，则一位比丘就能成就见，能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能知道生如真（如实而知道生），知道生之集，知道生之灭，知道生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生、生之集、生之灭、生之灭之道）。所谓那些众生，各各众生的种类，生的就生，出的就出，成的就成，兴起五阴后，就已得命根，这就名叫知道生如真（如实而知道生）。怎样知道生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生之集）。所谓由于有了有，便会有了生，这叫做知道生之集如真。怎样知道生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生之灭）。所谓有之灭，生便会灭，这叫做知道生之灭如真。怎样知道生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生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叫做知道生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生如真，知道生之集、知道生之灭、知道生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成就见，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由于此事的话，则一位比丘就能成就见，就能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知道有如真（如实而知道有），知道有之集，知道有之灭，知道有之灭之道如真。怎样知道有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有）。所谓有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欲界的众生各随其业因而受其果报，为欲有。色界的诸天还有清静之色，故为色有。无色界的诸天虽无色质，但也随所作之因而受其果报，名为无色有）。这叫做知道有如真（如实而知道有）。怎样知道有之集如真呢？所谓由于受，便有了有，这叫做知道有之集如真。怎样知道有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有之灭）。所谓受若灭除的话，则有便会灭，这叫做知道有之灭如真。怎样知道有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有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就是知道有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有如真，知道有之集，知道有之灭，知道有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

得正见，对于法得不

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由于此事的话，则一位比丘就能成就见，而能得正见，对于法而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吗？」回答说：

「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一比丘，能知道受如真（如实而知道受），知道受之集，知道受之灭，知道受之灭之道如真。怎样知道受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受）所谓有四种受，也就是欲受、戒受、见受、我受（新译谓四取：欲取、见取、戒禁取、我语取），就叫做知道受如真。怎样知道受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受之集）所谓由于有了爱，便会有了受，这叫做知道受之集如真。怎样知道受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受之灭）所谓爱如果消灭的话，则受便会消灭，这叫做知道受之灭如真。怎样知道受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受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叫做知道受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受如真，知道受之集，知道受之灭，知道受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则一位比丘就能成就见，就能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吗？」回答说：

「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知道爱如真（如实而知道爱），知道爱之集，知道爱之灭，知道爱之灭之道如真。甚么为知道爱如真呢？所谓有三种爱，也就是欲爱、色爱、无色爱，这叫做知道爱如真。怎样知道爱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爱之集）。所谓由于有了觉（感受），便会有了爱，这叫做知道爱之集如真。怎样知道爱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爱之灭）所谓觉受之灭，则爱便会灭，就叫做知道爱之灭如真。怎样知道爱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爱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就叫做知道爱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爱如真，知道爱之集，知道爱之灭，知道爱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则一位比丘便能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的吗？」回答说：

「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知道觉如真（如实而知道觉受），知道觉之集，知道觉之灭，知道觉之灭之道如真。怎样知道觉如真呢？所谓有三种觉，也就是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新译为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叫做知觉如真。怎样知道觉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觉之集）？所谓由于有了更乐（新译为触），便有了觉，这就是知道觉之集如真。怎样知道觉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觉之灭）所谓更乐（触）如消灭的话，则觉便会消灭，这叫做知道觉之灭如真。甚么为知道觉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觉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叫做知道觉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觉如真，知道觉之集，知道觉之灭，知道觉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则一位比丘就能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呢？」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能知道更乐如真（如实而知道更乐一触），知道更乐之集，知道更乐之灭，知道更乐之灭之道如真。怎样知道更乐如真

呢？所谓有三更乐，也就是乐更乐（乐触）、苦更乐（苦触）、不苦不乐更乐（不苦不乐触），这叫做知道更乐如真。怎样知道更乐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更乐之集一触集）所谓由于有了六处，便有了更乐，这叫做知道更乐之集如真。怎样知道更乐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更乐一一触之灭）。所谓六处如灭除，则更乐便会消灭，这叫做知道更乐之灭如真。怎样知道更乐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更乐一一触之灭。）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之八圣道，这叫做知道更乐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更乐如真，知道更乐之集，知道更乐之灭，知道更乐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之故，则一位比丘就能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能知道六处如真（如实而知道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处），知道六处之集，知道六处之灭，知道六处之灭之道如真。怎么知道六处如真呢？所谓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这叫做知道六处如真。怎么知道六处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六处之集）所谓由于有了名色（受、想、行、识之四阴为名，为心意识之法，无形体可见，以名而知。色阴为色，是有质碍的物体），便有了六处，这叫做知道六处之集如

真。怎样知道六处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六处之灭。）所谓名色如灭除的话，则六处便会消灭，这叫做知道六处之灭如真。怎样知道六处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六处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叫做知道六处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六处如真，知道六处之集，知道六处之灭，知道六处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之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的话，则比丘就能成就见，能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知道名色如真（如实而知道名色），知道名色之集，知道名色之灭，知道名色之灭之道如真。甚么为知名呢？所谓四种非色阴（受想行识）叫做名。甚么为知色呢？所谓四大（地水火风四大要素），以及四大所造作的，为色（由四大要素所造成的物体）。此说色，前说名就叫做名色，这叫知道名色如真。甚么为知道名色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名色之集）。所谓由于有了识，便有了名色，这叫做知道名色之集如真。甚么为知道名色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名色之灭）所谓识若除灭的话，则名色便会消灭，这叫做知道名色之灭如真。甚么为之知道名色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名色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这叫做知道名色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名色如真，知道名色之集，知道名色之灭，知道名色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之中。」尊者舍梨子

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之故，比丘则能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正法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有比丘，知道识如真（如实而知道识），知道识之集，知道识之灭，知道识之灭之道如真。甚么为之知道识如真呢？所谓有六识，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就名叫做知道识如真。甚么为知道识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识之集）。所谓因为有了行（业行，指精神意志作用），便有了识，这叫做知道



识之集如真。甚么为知道识之威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识之灭）。所谓行如果消灭的话，则识便会消灭，记名叫做知道识之灭如真。甚么为之知道识之灭之道如真呢？

（如实而知道识之灭之道）。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圣道，就名叫做知道识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识如真，知道识之集，知道识之灭，知道识之灭之道如兴的话，就名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是否更有事，而由于此事的话，则比丘能成就见，能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吗？」回答说：「有的，尊者舍梨子！所谓比丘知道行如真（如实而知道行），知道行之集，知道行之灭，知道行之灭之道如真。甚么为之知道行如真呢？所谓有三行，也就是身行、口行、意行，就名叫做知道行如真。甚么为知道行之集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行之集）。所谓由于有了无明，便有了行，就叫做知道行之集如真。甚么为知道行之灭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行之灭）。所谓无明如果灭除的话，则行便会消灭，这叫做知道行之灭如真。甚么为知道行之灭之道如真呢？（如实而知道行之灭之道）。

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之八圣道，这叫做行之灭之道如真。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像如是的知道行如真，知道行之集，知道行之灭，知道行之灭之道如真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成就见，而得正见，对于法能得不坏净，而能入于正法当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如果有一位比丘，其无明已灭尽，明已生起的话。则又要作甚么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其无明已灭尽，明已生起的话，就已没有甚么再作的了。」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

像如是的。他们二位尊者，又更互说些佛教的真义，然后各人都欢喜奉行，从座起而去。

### 三十、象迹喻经第十（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尊者舍梨子告诉诸比丘：一切无量的善法，都摄在于四圣谛里。以四圣谛为一切法中最为第一，犹如诸兽之迹当中，乃以象迹为第一那样。里面又说苦谛有四苦八苦，并广说五盛阴苦之所以，即一切法为四大假和合，四大各含内外二种。一切法均由此四大随因缘和合而成就者。作如是之观，就能堪耐诸困苦。后又说当住四无量心，离一切有与爱欲，见一切因缘所生法，厌离五盛阴，以至得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梨子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虽然有无量的善法，然而那些一切法，均被四圣谛所摄，都来入在于四圣谛当中。所谓四圣谛，乃为一切法当中，最为第一的。为甚么呢？因为能摄受一切众善法之故。诸位贤者们！犹如诸畜生之足迹当中，乃以象迹为第一那样。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那象迹，乃为最高

大之故。像如是的，诸位贤者们！无量的善法，那些一切法，皆为四圣谛所摄，都来入于四圣谛当中，所谓四圣谛，乃在于一切法当中最为第一哩！那四种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是。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苦圣谛呢？所谓生之苦、老之苦、病之苦、死之苦、怨憎会之苦、爱别离之苦、所求不得之苦，略为五盛阴之苦。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五盛阴呢？所谓色盛阴，觉（受）、想、行、识盛阴是。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色盛阴呢？所谓有色质的物体，那些一切，均为是四大，以及四大所造的。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四大呢？所谓地界与水、火、风界是。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地界呢？诸位贤者们！所谓地界有二种：有内地界，有外地界。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内地界呢？所谓在于内身中的，为内身所摄，为坚实，属于坚性而住，为身内之所受的物体。这是那些呢？所谓发、毛、爪、齿、粗细的皮肤、肌肉、筋、骨、心、肾、肝、肺、脾、肠、胃、粪等物体是。像如是之比类，以及在此身中，其余的存在之物，为内身所摄的坚实物，是属于坚性而住，为身内所受者。诸位贤者们！这叫做内地界。

诸位贤者们！外地界者，所谓大是，净是，不憎恶是。诸位贤者们！有时会有水灾，这时会灭除外地界。

诸位贤者们！此外地界，乃极为大，极为净，极为不憎恶。是无常之法，是有尽之法，是会衰之法，是有变易之法。更何况吾人的此身，暂时住止于此，而为爱所受？所谓不多闻而愚痴的凡夫，都作此念：此为我，此为我所有，我是彼所有。如果是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就不作此念：此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他为甚么会作如是之念呢？如果遇有他人骂詈、扭打、瞋恚，而责数的话，他就会作如是之念：我所生的这种苦，乃由于因缘所生的，并不是没有因缘的。以甚么为缘呢？乃缘于苦更乐（苦触）的！他观察此更乐（触）为无常的，观察觉（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他的心，缘于界而住，而止，而合于一心，寂定而不移动（以界为所缘的他的心，乃为喜，为乐，而要立于界，而固着不动，巴利文为经之意）。他在于后来之时，遇有他人来向他说柔辞软语的话，他就会作此念：我所生的这种快乐，乃由于因缘所生的，并不是没有因缘的。以甚么为缘呢？乃缘于乐更乐的（乐触）。他观察此更乐（触）为无常的，观察觉（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他的心，缘于此界而住，而止，而合于一心，寂定而不移动。他在其后之时，也遇幼少的人（年轻人），或中年人，或长老（老年人），来行不可事（不应作的，不好的），如或用拳掬，或用石掷，或用刀杖加（用刀用木杖加以伤害），他便作此念：我所受的此身体，乃为色法粗质，是以四大之种

所造的，是从父母所生，都靠饮食而得以长养，常以衣服蔽覆。平常都以坐卧、按摩、澡浴，而强忍，才能得以维生。是会破坏之法，是会灭尽之法，是离散之法。我由于有了此身。才会致于被拳掬、石掷，以及以刀杖来加害。由此之故，他便会极为精勤，而不懈怠，都正身而正念，不忘而不痴，安定一心（心定而皈于一）他会作此念：我极为精勤，而不懈怠，正身而正念，不忘而不痴，安定一心（心定而皈于一）。我受此身，应该致于被拳掬、石掷，以及刀杖之加害，唯有当应精勤学习世尊之法。

诸位贤者们！世尊也曾作如是之说：『如遇有贼来，用利的刀锯，解截你身为节节段段。你如被贼用利刀锯解你的身为节节段段时，或者心会变易，或者用恶语言的话，你就会衰退的。你应该要作此念：如遇有贼来，用利刀锯解我的身为节节段段的话，就由于此因缘，使我的心不会变易，不出恶的语言。应当为了那位解我之身为节节段段的人起哀愍之心。为了那个人之故，而心与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与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

诸位贤者们！那位比丘如果依于佛、法、众（僧），而不能安住于相应之舍的话，则诸位贤者们！那位比丘应该惭愧羞厌：我对于法之利，却得不到利，对于德，也没有甚么德可言。因为我，虽依于佛、法、众（僧），然而却不住于善相应之舍。诸位贤者们！犹如初迎的新妇（刚出嫁的新娘），看见其姑嫜，或看见其夫主时，就会惭愧羞厌那样。诸位贤者们！当知！比丘也应如是的，应该要惭愧羞厌：我对于法之利，却得不到利，对于德，也没有甚么德可言。因为我虽依于佛、法、众，然而乃不住于善相应啊！他就由于此惭愧羞厌之故，硬会住于善相应之舍。这就是妙息寂，就是所谓舍一切有，而离开爱，是没有欲，是灭尽而无余。诸位贤者们！这叫做比丘之一切大学（大作佛事，大有成就）。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水界呢？诸位贤者们！所谓水界有二种：有内的水界，有外的水界。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内水界呢？所谓在于内身中，是内身所摄的水，水性为滋润，为内身之所受的。这是甚么呢？所谓脑、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胆、小便是。像如是之比类，以及在此身中，其余的内身所摄的水，水性乃属滋润，为内身之所受的。诸位贤者们！这叫做内水界。诸位贤者们！如外水界的话，就是大的，净的，不憎恶的。诸位贤者们！有时会有火灾，那时会灭除外水界的。

诸位贤者们！此外水界乃极为大，极为净，极为不憎恶。这是无常之法，是会尽之法、衰法，是会有变易之法。何况吾人的此身又是暂住，为爱之所受呢？所谓不多闻愚痴的凡夫，会作此念：这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啊！多闻的圣弟子就不作此念：这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他为甚么会作此念呢？因为如遇有他人来骂詈、捶打，瞋恚而责数的话，便作此念：我会生此苦，乃由于因缘所生的，并不是没有因缘的。以甚么为缘呢？缘于苦更乐（苦触）的。他观察此更乐（触）之无常，观察觉（受）、想、行、识之无常，他的心缘于此界而住，而止，与一心合，而定寂不移动。他在于后来之时，他人来对他说柔辞软语的话，他便作此念：我生此快乐，乃从因缘而生的，并不是没有因缘的。甚么为缘呢？缘于乐更乐（乐触）。他观察此更乐（触），观察觉（受）、想、行、识也是无常，他的心缘于界而住，而止，与一心合，而定寂不移动。他在于后来之时，如遇有幼少（年轻人），或中年人，或长老（老人）来行不可事（对你不应该作的事，不利的事），或者用拳掎，或者用石掷，或者用刀杖加害的话，他就作此念：我受此身体，乃为色法的粗质，是四大和合为种子，而从父母所生，需靠饮食来长养，须要常披衣服来盖覆，都依坐卧、按摩，也应澡浴，更得强忍才能生存，是会破坏之法，会灭尽之法、离散之法。我由于有了此身，才会致于被拳掎、石掷，以及刀杖之加害。由于此的缘故，他就极为精勤而不懈怠，都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于一心。他作此念而说：我极为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于一心。我所受的此身，应该致于被拳掎、石掷，以及刀杖之加害，唯当精勤学世尊之法！

诸位贤者们！世尊也作如是说：『如果有贼来，用利的刀锯，解截你的身体为节节段段。你如果被贼徒用利的刀锯节节的解截你的身体时，假若心有变易，或出恶言语的话，你就是衰退。你应当要作此念：如有贼徒来侵，用利的刀锯节节的解截我的身体的话，就会由于此，而使我的心不变易，不出恶语言，当应替那位节节解截我的身体之人起哀愍之心，为了那个人之故，心和慈俱在，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乃与慈俱在，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中。』

诸位贤者们！那位比丘如果依于佛、法、众（僧），而不能安住于相应之舍的话，则诸位贤者们！那位比丘应该惭愧羞厌：我对于法之利却得不到利，对于德，也没有甚么德可言。所谓我，虽依于佛、法、众（僧），然而却不住于善相应之舍。诸位贤

者们！犹如初迎的新妇（刚出嫁的新娘），看见其姑嫜，或看见其夫主时，就会惭愧羞厌那样。诸位贤者们！当知比丘，也应如是的应该惭愧羞厌！我对于法之利，却得不到利，对于德，也没有甚么德可言。因为我虽依于佛、法、众（僧），然而却不住于善相应之舍。他就由于此惭愧羞厌之故，便会住于善相应之舍，这就是妙息寂，就是所谓舍一切有，而离开爱，是没有欲，是灭尽而无余。诸位贤者们！这叫做比丘之一切大学（大作佛事，大有成就）。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火界呢？诸位贤者们！所谓火界有二种：有内身之火界，有身外之火界。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内火界呢？所谓在于内身中，是内身所摄的火，火性属于热，为内身之所受的。这有甚么呢？所谓暖身、热身、烦闷、温壮，以及消化饮食等是。像如是之比类，以及在于此身中，其余的内身所摄之火。火性属于热，为内身之所受的。诸位贤者们！这叫做内火界。诸位贤者们！如外火界的话，就是大的，就是净的，不憎恶的。诸位贤者们！有时会有外火界之生起，火灾起后，会烧掉村邑、城郭、山林、旷野的。将一切烧掉后，或会烧至于道，烧至于水，无受而灭。诸位贤者们！外火界消灭后，人类会求取火，或者用钻木截竹去取火，或者用火珠木隧（都是古代取火的工具）去求取火。

诸位贤者们！此外火界乃极为大，极为净，极不憎恶。是无常之法，是会尽之法、衰法，会变易之法。何况吾人的此身乃为暂住，乃为爱之所受呢？所谓不多闻而愚痴的凡夫，会作此念：这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如果是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就不会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他为甚么会作此念呢？因为如遇有他人来骂詈、捶打、瞋恚责数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我会生此苦，乃从因缘所生的，并不是没有因缘的。以甚么为缘呢？缘苦更乐（苦触）是。他观察此更乐为无常，观察觉（受）、想、行、识为无常。他的心缘于此界而住，而止，与一心合而定寂不移动。他在于后来之时，如遇幼少（年轻人），或中年人，或长老（老人）来行不可事（不应

该作的，不利之事），或者用拳掬，或者用石掷，或者用刀杖加害时，他便会作此念：我受此身体，是色法的粗质，以四大的种子和合而成的，是从父母所生的，需靠饮食来长养，须要常披衣服来盖覆，都依坐卧、按摩，也应澡浴，更得强忍才能生存，是会破坏之法，会灭尽之法，会离散之法。我由于有了此身，才会致于被奉掬、石掷，以及刀杖之加害。因此之故，他会极为精勤，而不懈怠，都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于一心，他作此念而说：我极为精勤而不懈怠，都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于一心。我所受的此身，应该致于被奉掬、石掷，以及刀杖之加害，唯当精勤去学世尊之法。

诸位贤者们！世尊也曾作如是之说：『如果遇有贼来，用利的刀锯，节节的解截你的身体。你如果被贼用利的刀锯来节节的解截你的身体时，假若心有变易，或者用恶语言的话，你就是衰退。你应当作如是之念：如遇有贼来用利的刀锯节节的解截我身的话，就因此而能使我的心不变易，不出恶语言，当替那位节节的解截我身的人起哀愍之心，为了那人之故，而心与慈俱在，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至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乃与慈俱在，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

诸位贤者们！那位比丘如果依于佛、法、众（僧），而不能安住于相应之舍的话，则诸位贤者们！那位比丘应该惭愧羞厌：我对于法之利，却得不到利，对于德，也没有甚么德可言。所谓我，虽依于佛、法、众（僧），然而却不住于善相应之舍。诸位贤者们！犹如初迎的新妇（刚出嫁的新娘），看见其姑嫜，或看见其夫主时，就会惭愧羞厌那样。诸位贤者们！当知比丘，也应如是的应该惭愧羞厌：我对于法之利，却得不到利，对于德，也没有甚么德可言。所谓我，虽依于佛、法、众（僧），然而却不住于善相应之舍。他就由于此惭愧羞厌之故，便会住于

善相应之舍。这是妙息寂，是所谓舍一切有，而离开爱，而没有欲，是灭尽而无余。这叫做比丘之一切大学（大作佛事，大有成就）。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风界呢？诸位贤者们！所谓风界有二种：有内风界，有外风界。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内风界呢？所谓在于内身中，是内身所摄的风，风性属于动，为内身之所受的。是那些呢？所谓上行的风（呕吐、吃逆），下行的风（大小便、放屁），腹风（卧于腹中之风）、行风（卧于胃中之风），制缩风（身体屈伸、血液循环等风），刀风、跻风、非道风、节节行风（巡行支节支节的风）、息出风（呼气）、息入风（吸气）。像如是的比类，以及在此身中其余的身内所摄之风。风性属于动，为内身之所受的。诸位贤者们！这叫做内风界。诸位贤者们！如外风界的话，就是大的，净的，为不憎恶的。诸位贤者们！有时会有外风界之生起，风灾界生起时，会拨屋（倒屋）、拔树、崩山，至于山岩拨灭后，便会停止，而纤毫也不动。诸位贤者们！外风界止后，人民会求得风，或者用其扇，或者用哆逻叶（棕榈树叶），或者用衣服去求取风。

诸位贤者们！此风界极为大，极为净，极不憎恶，是无常之法，是会灭尽之法，是会衰微之法，是有变易之法，何况吾人的此身乃为暂住，为爱之所受？所谓不多闻的愚痴的凡夫，会作此念：这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如果为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就不作此念：这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他为甚么会作此念呢？因为如遇有他人之骂詈、捶打、瞋恚，责数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我会生此苦，乃从因缘所生的，并不是没有因缘的。以甚么为缘呢？缘于苦更乐（苦触）是。他观察此更乐（触）为无常，观察觉（受）、想、行、识为

无常。他的心缘于此界而住，而止，与一心合而定寂不移动。他在于后来之时，遇有人来向他说柔辞软言的话，他就会作此念：我所生的这种快乐，乃由于因缘所生的，并不是没有因缘的。以甚么为缘呢？乃缘于乐更乐（乐触）。他观察此更乐（触）为无常的，观察觉（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他的心，缘于此界而住，而止，而合于一心，寂定而不移动。他在于其后之时，如遇幼少的人（年轻人），或中年人，或长老（老人）的人，来行不可事（不该作的，不好的），或用拳掬，或用石掷，或用刀杖来加害时，他便作此念：我所受的此身体，乃为色法粗质，是四大之种所造的，是从父母所生，都靠饮食而得以长养，常以衣服蔽覆。平常都以坐卧、按摩、澡浴，而强忍，才能得以生存。是会破坏之法，会灭尽之法，离散之法。我由于有了此身，才会致于被拳掬、石掷，以及刀杖之加害。由于这缘故，他便极精勤而不懈怠，会正身正念，会不忘不痴，安定于一心（心定而皈于一）。他会作此念：我极为精勤而不懈怠，正身而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于一心（心定而皈于一）。我受此身，应该致于被拳掬、石掷，以及刀杖之加害，唯有当应精勤学习世尊之法。

诸位贤者们！世尊也曾作如是之说：『如遇有贼来，用利的刀锯，节节的解截你的身体。你如被贼用利的刀锯，解你的身为节节段段时，或者心会变易，或者用恶语言的话，你就会衰退的。你应该要作此念：如遇有贼来，用利刀锯解我的身为节节段段的话，就由于此因缘，使我的心不会变易，不出恶的语言。应当为了那位解我之身为节节段段的人起哀愍之心。为了那个人之故，心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与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

诸位贤者们！那位比丘如果依于佛法众（僧），而不能安住于相应之舍的话，则诸位贤者们！那位比丘应该惭愧羞厌：我对于法之利，却得不到利，对于德，也没有甚么德可言。因为我，虽依于佛法众（僧），然而却不住于善相应之舍。诸位贤者们！犹如初迎的新妇（刚出嫁的新娘），看见其姑嫜，或看见其夫主时，就会惭愧羞厌那样。诸位贤者们！当知！比丘也应如是的，应该要惭愧羞厌：我对于法

之利，却得不到利，对于德，也没有甚么德可言。因为我虽依于佛、法、众（僧），然而乃不住于善相应之舍。他就由于此惭愧羞厌之故，便会住于善相处之舍。这就是妙息寂，就是所谓舍一切有，而离开爱，是没有欲，是灭尽而无余。诸位贤者们！这叫做比丘之一切大学（大作佛事，大有成就）。

诸位贤者们！犹如由于木材，由于泥土，由于水草，而覆裹于空，便会产生家屋之名那样（众物众缘而成舍宅）。诸位贤者们！当知吾人的此身，也是如是这般，都是由于筋骨，由于皮肤，由于血肉，这些物体缠裹于空，因此，便产生身体之名（众物众缘聚合才能成为身体）。诸位贤者们！如果内的眼处破坏的话，则身外的色阴，便不为光明所照那样，就没有念，眼识就不得生。诸位贤者们！如果内眼处不坏的话，外色便为光明所照，而便有了念，眼识就可得生。诸位贤者们！内眼处，以及外的色阴，暨有眼识，才能知道外之色阴，这是属于色阴。如果有觉（受）的话，就是属于觉阴（受阴），如果有想的话，就是属于想阴，如果有思的话，就是属于思阴（行阴），如果有识的话，就是属于识阴。像如是的观察阴，而合会（观察五阴之聚合）。

诸位贤者们！世尊也曾如是的说：『如果见缘起的话，便是见法，假如见法的话，就是见缘起。』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因为世尊乃说五盛阴，说诸阴乃由因缘所生的。所谓色盛阴、觉（受）、想、行、识盛阴是。诸位贤者们！如果内身的耳、鼻、舌、身、意等处破坏的话，则身外之法（声香味触）便不为光明所照那样，就不会有念，意识就不得而生。诸位贤者们！如果身内之意处不破坏的话，则外法便会为之光明所照，而便有了念，意识就得以生起。诸位贤者们！内意处，以及法，暨意识，而得以知外色法，这是属于色阴。如果有觉（受）的话，就是觉（受）阴，如有想的话，就是想阴，如有思的话，就是思阴（行阴），如有识的话，就是识阴，像如是的观察阴之合会。诸位贤者们！世尊也作如是之说：『如果见缘起的话，便就是见法，假如见法的话，便则是见缘起。』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因为世尊说五盛阴乃从因缘所生起的，所谓色盛阴，觉（受）、想、行、识盛阴是。他（指学佛人）如能厌恶此过去、未来、现在的五盛阴的话，则厌恶后，便没有欲，没有欲之后，便是解脱，解脱后，便能自知已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生死已尽，不会再有生死。因为他的清静梵行已成立，也就是已完成清静的功行，自然的所应作的功行都已办理完毕，无须再为功行之如何费心，只须轻爽的应用其功力于日常里。他就是这样的成为一位阿罗汉〔无生〕，故不再更受后有身，因为他已如实而知道真理，故不会再被一切所碍，可以自由自在，无挂无碍的了）。

诸位贤者们！这就是比丘之一切大学（大作佛事，完成生死大事）。」

尊者舍梨子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位比丘们，听尊者舍梨子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十一、分别圣谛经第十一（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赞舍梨子、目犍连二尊者。说舍梨子生诸梵行，犹如生母，目犍连长养诸梵行，好似养母。舍梨子循佛言教，对比丘广说四谛之义。说苦谛而说八苦，说集谛而说爱染执着为苦因，说断爱染执着而离欲，就可灭苦，为苦灭谛，说正见乃至正定，以示道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这是正行说法，所谓四圣谛是。乃广摄一切，广观一切，为分别、发露，是开仰、施設、显示、趣向的真理。过去的诸位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他们也有这种正行说法，所谓四圣谛，乃为广摄、广观、分别、发露、开仰、施設、显示、趣向的真理。未来的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他们也是同样的有此正行说法，所谓四圣谛，乃为广摄、广观、分别、发露、开仰、施設、显示、趣向的真理。我今现在一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有此正行说法，所谓四圣谛，为广摄、广观、分别、发露、开仰、施設、显示、趣向的真理。」

舍梨子比丘乃有聪慧、速慧、捷慧、利慧、广慧、深慧、出要慧、明达慧、辩才慧。舍梨子比丘，乃成就实慧的比丘。为甚么呢？因为我略说此四圣谛后，舍梨子比丘则能为他人广教、分别、发露、开

仰、施設、显现、趣向。舍梨子比丘广教、广示此四圣谛，为人分别、发露、开仰、施設、显现、趣向时，则能使算不尽的人，而得观察此真理。舍梨子比丘能用正见，为他人之导御。

至于目捷连比丘，则能使人立于最上的真际，所谓使人究竟漏尽是。舍梨子比丘，已生诸梵行，犹如人的生母，目捷连比丘，则长养诸梵行，犹如人的养母。因此之故，诸位修梵行的人，应该要奉事、供养、恭敬、礼拜舍梨子比丘，以及目捷连比丘。为甚么呢？因为舍梨子和目捷连比丘，乃能为诸修习梵行的人求义，以及饶益，求安隐快乐之故。那时，世尊说如是之法后，就从其座位起来，而进入室内去燕坐（禅坐）。

于是，尊者舍梨子，乃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世尊为我们而出现在于世间。而所谓为他人广教、广示此四圣谛，分别、发露、开仰、施設、显现、趣向。那四圣谛呢？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是。诸位贤者们！甚么为苦圣谛呢？所谓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之苦，所求不得之苦，略为五盛阴苦是。诸位贤者们！说生就是苦，此说是为甚么呢？」

（为甚么说生为苦呢？）诸位贤者们！所谓生，则谓那些众生，彼彼（各各）众生的种类，生时，就为之生，出时，就为之出，成时，就为之成，兴起五阴之时，就已得命根。这名叫做生。诸位贤者们！所谓生苦者，则所谓众生当出生之时，其身会受苦受，会遍受其受，会觉，而遍觉。而心会受苦受，会受遍受，会觉，而遍觉。这样的身心都受苦受，都会受，而遍受，都会觉，而遍觉。身热而受苦，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心热而受苦，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都会热而受苦，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的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心

的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都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诸位贤者们！会说生为苦，就是因此之故。

诸位贤者们！为甚么说老为苦？此说是由于甚么原因呢？诸位贤者们！所谓老，就是说那些众生，彼彼（各各）的众生之种类，因为老耄（年老），而头发变白，牙齿脱落，其盛壮已日日衰微，身体曲而脚也戾，体重而气上，都须拄杖而行。其肌已缩，而皮已缓，其面上皱纹有如麻子，诸根都已毁熟，颜色已变为丑恶，这就名叫做老。诸位贤者们！所谓老苦，就是说众生到了年老时，其身会受苦受，会受，而遍受，会觉，而遍觉。其心会受苦受，会受，而遍受，会觉，而遍觉。身心都会受苦受，会受，而遍受，会觉，而遍觉。身热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心热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都热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的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心的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都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诸位

贤者们！会说老为苦，就是因此之故。

诸位贤者们！为甚么说病为苦？此说是由于甚么原因呢？诸位贤者们！所谓病，就是说头痛、眼痛、耳痛、鼻痛、面痛、唇痛、齿病、舌痛、（音愕，齿相近之肉）痛、咽痛、风喘、咳嗽、喝吐、喉痹、癩癧、瘫痪、经溢、赤胆、壮热、枯稿、痔痿、下痢等是。如果有如是的比类，以及其余的种种病，乃由于更乐触（触阴）而生的，都不离开心，都建立在于身中（生在于吾人的身体内），就名叫做病。诸位贤者们！所谓病为苦者，就是说众生有病之时，其身会受苦受，会受，而遍受，会觉，而遍觉。其心会受苦受，会受，而遍受，会觉，而遍觉。身心都会受苦受，会受，而遍受，会觉，而遍觉。身

热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心热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都热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心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心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壮热而烦恼，而忧戚，而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诸位贤者们！说病为之苦，就是由于此原因之故。

诸位贤者们！为甚么说死为苦呢？这是甚么原因呢？诸位贤者们！所谓死者，就是说那些众生，彼彼（各各）众生的种类，身命已终止，而无常，而死丧散灭，寿数已尽而破坏，命根已闭塞，就名叫做死。诸位贤者们！死为之苦者，就是说众生在死亡之时，其身会受苦受，会遍受，会觉，而遍觉。其心会受，而受苦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都会受苦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其身会热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其心会热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都会热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其身会壮热而烦恼，而忧戚之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其心会壮热而烦恼，而忧戚之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壮热而烦恼，而忧戚之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诸位贤者们！说死为苦，就是由于此原因之故而说的。

诸位贤者们！为甚么说怨憎会苦呢？此说是甚么原因呢？诸位贤者们！怨憎会（和有怨憎的人会合，或在一起），就是说众生实在有内六处，所谓不爱之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它们都同聚会而为一，有摄和习（集），而共合而为苦。像如是的，对于外处更乐（触）觉、想、思、爱，也是同样如是。诸位贤者们！众生实在有六界。所谓不爱的地界、水、火、风、空、识界是。它们都同为会聚于一，而有摄和、集，共合而为苦，就名叫做怨憎会苦。诸位贤者们！所谓怨憎会苦者，就是说众生和有怨憎的人会合时，其身会受苦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其心会受苦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会受苦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诸位贤者们！说怨憎会苦的原因，就是依于此之故而说的。

诸位贤者们！为甚么说爱别离苦呢？此说是甚么原因呢？诸位贤者们！所谓爱别离苦者，就是说众生实在有内六处，所谓爱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它们都各异而分散，而不得相应，别离而不聚会，而不摄、不集，不和合而为苦。像如是的对于外处，有更乐（触），有觉、想、思、爱，也是像如是的。诸位贤者们！众生实在有六界，所谓地界、水、火、风、空、识等界是。它们各异而分散，而不得相应，别离而不会（聚），而不摄、不集，不和合而为苦，这就名叫爱别离苦。诸位贤者们！所谓爱别离苦者，就是所谓众生别离之时，其身会受苦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其心会受苦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身心都会受苦受，而遍受，而觉，而遍觉。诸位贤者们！说爱别离苦者，就是由于此原因之故而说的。

诸位贤者们！为甚么说所求不得苦呢？此说是甚么原因呢？诸位贤者们！所谓众生之生存之法，不离于生活之法。欲得使我不生存者，这实在是不可欲而得之事（为了生存而争，谁想叫他不生存，是不成的。犯法或横灾，或厌世而失去生存者除外，其它无论何人都在求生存）。老之法，死之法，也是必然的，都是愁恼忧



戚之法，而不离忧戚之法。想欲得以使我不忧戚的话。这也是不可以欲而得的（不可能的）。诸位贤者们！众生实在是生苦，而不可以乐，不可以爱念。而他们会作此念：如果我会生苦，而不可以乐，不可以爱念者，欲得转此事，而使其为可爱念。这也是不可以欲而得的（不可能如愿）。诸位贤者们！众生有时实在也会生乐，而可以爱念。这时，他曾作此

念：如我生乐，而可以爱念者，欲得使此快乐常恒久住而为不变易之法。这也是不可以欲而得的（不能如愿）。诸位贤者们！众生实在曾生思想，而不可以乐，不可以爱念。这时，就会作此念：如我生思想，而不可以乐，不可以爱念者，欲得转此事，而使其变为可爱念。这也是不可以欲而得的（不能如愿）。诸位贤者们！众生有时实在也会生思想为可以爱念。他便会作此念：如我生思想，而可以爱念的话。就欲得使此可爱念为常恒久住而为不变易之法。这也是不可以欲而得的。诸位贤者们！说所求不得之苦者，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诸位贤者们！略说五盛阴苦的原因，此说为甚么原因呢？（为甚么略说五盛阴是苦呢？）所谓色盛阴、觉（受）、想、行、识等盛阴均为是苦的本原是。诸位贤者们！略说五盛阴为苦，就是由于此之故而说的。

诸位贤者们！过去时，是苦圣谛，未来与现在之时，也是苦圣谛。这是真实之谛，而不虚的，是不离于如，也不是颠倒，是真谛审实，而合于如是之谛。是圣者所有，是圣者所知，是圣者所见，是圣者所了。是圣者所得，是圣者所等正觉的，因此之故，说苦圣谛。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爱集苦集的圣谛呢？所谓众生实在有爱内六处，也就是爱眼处，耳、鼻、舌、身、意等处是。在此里面，如果有爱有腻、有染、有着的话，就名叫做集。诸位贤者们！如果为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就知道我（指自己）乃如是而知道此法。乃如是而见，如是而了，如是而视，如是而觉此法。这叫做爱集苦集圣谛。像如是而知之，怎样知道呢？如有爱其妻，爱其子，爱其奴婢。给使眷属、田地、屋宅、店肆、出息，以及爱其财物。为了所作之业，而有爱、有腻、有染、有着的话，就名叫做集。他乃知道此爱集苦集圣谛。像如是的对于外处，而更乐（触）、觉（受）、想、思、爱，也。

是如是。诸位贤者们！众生实在有爱六界的，所谓地界，水、火、风、空、识界是。在于其中（指六界），如果有爱、有腻、有染、有着的话，就名叫做集。诸位贤者们！如果为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就知道我（指自己）乃如是而知道此法，乃如是而见，如是而了，如是而视，如是而觉，这叫做爱集苦集圣谛。像如是而知之，怎样知道呢？如有爱其妻，爱其子，爱其奴婢。给使眷属、田地、屋宅、店肆、出息，以及爱其财物。为了所作之业，而有爱、有腻、有染、有着的话，就名叫做集。他乃知道此爱集苦集圣谛。诸位贤者们！在过去之时是爱集苦集圣谛，未来与现在之时，也是爱集苦集圣谛。是真谛而不虚，是不离于如，也不是颠倒。是真谛审实，而契合于如是之谛。是圣所有，圣所知，圣所见，圣所了，圣所得，为圣之所等正觉，因此之故，说爱集苦集圣谛。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爱灭苦灭圣谛呢？所谓众生实在有爱的内六处的。也就是眼处，耳、鼻、舌、身、意等处是。他如果解脱此内六处，而不染不着，而断舍吐尽，已无欲，已灭尽，已止没的话，就名叫做苦灭。诸位贤者们！如果为多闻的圣弟子的话，就会知道我（指自己）已如是而知道此法，已如是而见，如是而了，如是而视，如是而觉。这叫做爱灭苦灭圣谛。都像如是而知之，怎样知道呢？如果有不爱其妻，不爱其子，其奴婢。给使眷属、田地、屋宅、店肆、出息，以及不爱其财物。不作其所作之业，他如果解脱，而不染不着，而断舍吐尽，而无欲，而灭尽，而止没的话，就名叫做苦灭。他乃知此爱灭苦灭圣谛。像如是的对于外处之更乐（触）、觉、想、思，以及爱，也是如是。诸位贤者们！众生实在有爱之六界，所谓地界，水、火、风、

空、识界是。他如果解脱这些，而不染不着，而断舍吐尽，而已无欲、已灭，已止没的话，就名叫做苦灭。诸位贤者们！多

闻的圣弟子，乃知我（指自己）已如是而知此法，而如是见，如是了，如是视，如是觉，这叫做爱灭苦灭圣谛。像如是而知之，怎样知道呢？如有不爱其妻，不爱其子，其奴婢、给使、眷属、田地、屋宅、店肆、出息，以及财物等，都不作其所作之业。他如果能解脱，不染不着，断舍吐尽，而无欲，而灭，而止没的话，就名叫做灭，他已知道此爱灭苦灭圣谛。诸位贤者们！过去时是爱灭苦灭圣谛，未来、现在时，也是爱灭苦灭圣谛，是真谛而不虚，是不离于如，也不是颠倒，是真谛审实，是契合于如是之谛，是圣者所有，圣者所知，圣者所见，圣者所了，圣者所得，是圣者之所等正觉，因此之故，说爱灭苦灭圣谛。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苦灭道圣谛呢？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勤）、正念、正定是。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正见呢？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念集是集时，念灭是灭时，念道是道时，或者观察本所作时（由正见而念四谛时，而察知本来所作的一切业），或者学念诸行时，或者在察见诸行的灾患时，或者在彻见涅槃止息之理时，或者没有所著时，或者善于念观心解脱时，在于其里面，能择而遍择，能决择其择法，能察视而遍视，能观察明达，就名叫做正见。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正志呢？所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念集是集时，念灭是灭时，念道是道时，或者观察本行时，或者学念诸行时，或者在观察诸行的灾患时，或者在察见涅槃止息时，或者没有所著而善于念观心解脱时，在此里面（在这些时），心伺（窥察）而遍伺，而随顺伺，可念的则念，可望的则望（念、望，也就是心念、愿望，都取正确的），就名叫做正志。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正语呢？所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念集是集时，念灭是灭时，念道是道时，或观察本所作之行时，或学念诸行时，或察见诸行的灾患时，或者察见涅槃止息时，或者无着，而善于念观心解脱时，在此里面除了口的四妙行（不妄言、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之外，诸余其它的口的恶行，都远离除断，不行不作（不说恶的言语，及其动作），不合不会（不附和赞同恶的言语），这叫做正语。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正业呢？所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念集是集时，念灭是灭时，念道是道时，或观察本所行，或学念诸行，或察见诸行的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着而善于念观心解脱时，在此里面，除了身的三妙行（不杀、不盗、不淫）之外的其余的身的诸恶行都远离除断，都不行不作，不合不会，就名叫做正业。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正命呢？所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念集是集时，念灭是灭时，念道是道时，或观察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的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者无着而善于念观心解脱时，在此里面，并没有无理的要求，并不会以多欲而不厌足，不用种种的伎术、咒说、邪命作其生活之需（不要为了修持正道，而用邪曲的方法去作生活。所谓出家学道之人，如以贩卖物品，占相吉凶，或用咒术，或用诈现奇特异相以自活命之类）。但以法去求衣，而不用非法去求取。也以法去求食、床座、而不用非法去求取，这名叫做正命。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正方便（正精进）呢？所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念集是集时，念灭是灭时，念道是道时，或观察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的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着，而善于念观心解脱时，在此里面，如果有精进方便的话，则一向精勤而求，以有力而趣向，专著而不舍（向善缠住不放），也不衰退，而正伏其心，这名叫做正方便（正精进）。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正念呢？所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念集是集时，念灭是灭时，念道是道时，或观察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的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着而善于念观心解脱时，在此里面，或念于顺念，背于不向念，念于遍念，

又念于忆念，心正而不忘心之所应，这叫做正念。

诸位贤者们！甚么叫做正定呢？所谓圣弟子，念苦是苦时，念集是集时，念灭是灭时，念道是道时，或观察本所作，或学念诸行，或见诸行的灾患，或见涅槃止息，或无着而善于念观心解脱时，在此里面，如心安住、禅住、顺住、而不乱不散，而摄止于正定，这叫做正定。

诸位贤者们！过去时，这是苦灭道圣谛，未来、现在时，这是苦灭道圣谛。真谛而不虚，而不离于如，也不是颠倒。是真谛审实，而契合于如是之谛。是圣者所有，圣者所知，圣者所见，圣者所了，圣者所得，圣者所等正觉的。因此之故，而说苦灭道圣谛。

于是，而说颂说：

佛明达诸法 见无量善德 苦集灭道谛 善显现分别

（佛陀乃明达于诸法，见无量的善德。对于苦集灭道谛，乃善于显现分别！）

尊者舍利子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舍利子尊者所说之义后，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七完

## 中阿含经卷第八

未曾有法品第四：有十经 初一日诵

未曾有侍者 薄拘阿修罗 地动及瞻波 郁伽手各二

（未曾有法经、侍者经、薄拘罗经、阿修罗经、地动经，以及瞻波经、郁伽经和手长者之二种经，都各有二经。）

三十二、未曾有法经（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尊者称叹佛陀自初发心（迦叶佛时）托胎、诞生、出家、戒道，直至教化时代的一生当中所出现的二十四种未曾有，而不可思议之事。佛陀乃叫阿难更受持「如来知生住灭智」之未曾有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则在于晡时（下午三至五点），由燕坐起来，往诣

于佛所，稽首礼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白佛而说：「(1)世尊！我曾恭闻世尊您在迦叶佛（饮光，现在贤劫千佛当中的第三佛，释迦佛为第四佛）时，始发愿成就佛道之事，而行梵行。如果世尊在于迦叶佛时，始发愿成佛道，而行梵行的话，我就以此为世尊之未曾有法，而受持（忆持）。

(2)我恭闻世尊在迦叶佛时，始发愿成就佛道之事，而行梵行，而往生于兜瑟哆天（喜足天，欲界第四层天）。如果世尊在迦叶佛时，始发愿成佛道，而行梵行，而往生于兜瑟哆天的话，我就以此为世尊之未曾有法而受持。

(3)我恭闻世尊在迦叶佛时，始发愿成就佛道之事，而行梵行，而往生于兜瑟哆天。世尊为后生，而能以三事，也就是天寿、天色、天誉，而胜于前生之兜瑟哆天者（指已生在这里的诸天们）。因此之故，诸兜瑟哆天们都欢喜踊跃，都称叹这位天子（指世尊）甚为奇妙！甚为特殊！叹他有大的如意足（大神通），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为甚么呢？因为他为后来才往生到这里，而能以三事胜于前生的兜瑟哆天的天神们之故。所谓天寿、天色、天誉之三事是（指三事都优胜于先来者）。如世尊在于迦叶佛时，始发愿成就佛道，而行梵行，而往生于兜瑟哆天，而世尊乃为后来才生此，而能以天寿、天色、天誉之三事，胜过于前生（先生在这里很久）的诸兜瑟哆天们。因此之故，诸位兜瑟哆天们都欢喜踊跃，都称叹您这位后来的天子之甚为奇特，而具有了大如意足，具有了大威德，具有了大福佑，具有了大威神。为甚么呢？他（世尊）为后来才生在这里，而能以天寿、天色、天誉之三事都胜过于先先生此之兜瑟哆天的话，我就以此为世尊之未曾有法，而受持（忆持）。

(4)我恭闻世尊在兜瑟哆天，在那里的寿命已终结时，而知道应入母胎之事。当时乃震动一切天地，而以大微妙之光，普照于世间，乃至幽隐的诸闇冥之处，都没有障蔽（都得光明）。所谓此日月虽有如意足（大神通），有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但其光明也有不能照到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这次都尽能蒙其光耀（菩萨入母胎时，以大妙光普照于世间，即使日月的光明不能照到之处，也皆被照耀）。各处的众生都因此妙光，而生起如此知识：必定有奇特的众生会降生！必定有奇特的众生会降生！如世尊在兜瑟哆天，而在那里的寿命已临终，而知应入母胎时，在于那时，震动一切的天地，而以大妙光普照于世间，乃至幽隐的诸闇冥之处，也没有一点障蔽。所谓日月虽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但也有好多其光明所不能照到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这次都能尽皆蒙其光耀（指菩萨入母胎时之光耀）。那些众生都因此妙光，而各各都生如下之知：必定有奇特的众生会降生！必定有奇特的众生会降生！这样的话，我就以此为受持（忆持），是世尊未曾有之法。

(5)我恭闻世尊知道住母胎时，都依倚于右肋。如世尊知道住母胎时，都依倚于右肋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之未曾有法。

(6)我恭闻世尊，伸舒其体，而住于母胎。如世尊伸舒其体，而住于母胎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7)我恭闻世尊乃覆藏而住于母胎，而不被于母血所污，也不被父精，以及其它诸不净所污。如世尊覆藏而住于母胎，而不被母血所污，也不被父精，以及诸不净所污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8)我恭闻世尊知道出母胎之时，于此时，乃震动一切天地，而以大妙光普照于世间，乃至幽隐诸闇冥之处都没有障蔽其光明。所谓此日月虽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但也有好多光明所照不到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都均蒙大妙光所照耀。那些众生都因此妙光，而各各都生此知识：有奇特的众生会降生！有奇特的众生会降生！如世尊知出母胎，那时乃震动一切天地，而以大妙光普照世间，乃至幽隐诸闇冥之处，也没有障蔽。所谓此日月虽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也有其光明所不能照

到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都尽皆承蒙其大妙光之照耀。那些众生就由于此妙光，而各各都生如是之知：必定有奇特的众生之降生！必定有奇特的众生会降生！这样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之未曾有法。

(9)我恭闻世尊舒伸其体，而出母胎。如世尊舒伸其体而出母胎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法。

(10)我恭闻世尊覆藏而出母胎，而不被血所污，也不被精，以及其余的诸不净之物所污。如世尊覆藏而出母胎，而不被血所污，也不被精，以及其余的诸不净物所污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11)我恭闻世尊初出生之时，有四天子（1.持国天，镇守东方，为干闥婆的主神。2.增长天，镇守南方，为鸠盘荼之主神。3.广目天，镇守西方，为那伽的主神，4.多闻天，镇守北方，为夜叉的主神），手执极细之衣，站在母前，使世尊之母欢喜，而称叹此童子甚为奇妙！甚为特殊！有这么大的如意足，有这么大的威德，有这么大的福佑，有这么大的威神。如世尊初生之时，有四天子，手执极细之衣，站在于母前，使其母亲欢喜，而称叹这位童子甚为奇特！具有了大的如意足，具有了大的威德，具有大的福佑，具有大的威神的话，我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之未曾有法。

(12)我恭闻世尊初生之时，即行七步，并不恐不怖，也不畏惧，而观察诸方。如世尊初生之时，就行七步，并不恐不怖，也不畏惧，而观察诸方的话，我就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13)我恭闻世尊初生之时，则在于母前，生大水池，水池中的水都充满而至于岸边，使其母亲能在于此得以用为清静一切。如世尊在于初生之时，则在于母前，而生大水池，其水满于岸边，使母亲在此得以用为清静一切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14)我恭闻世尊初生之时，在上面的虚空中，有雨水降注而下，成为一冷一暖之水，以灌沐世尊之身。如世尊在初生之时，由上面的虚空中，降注雨水下来，而为一冷一暖，以灌沐世尊之身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15)我恭闻世尊在初生之时，诸天都在于上面，鼓奏天的妓乐，都以天的青莲华，天的红莲华，天的赤莲华，天的白莲华，天的文陀罗花（曼陀罗华，圆花、适意花），以及细末的旃檀香，散在于世尊之上。如世尊初生之时，诸天都在于上面鼓奏天的妓乐，都以天的青莲华，天的红莲华，天的赤莲华，天的白莲华，天的文陀罗华，以及细末的旃檀香，散在于世尊之上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16)我恭闻世尊有一个时候，在父王—白净王（净饭王）之家，在白昼监视田作时，坐在于阎浮树下，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离而生的喜乐，而得初禅，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那时，已中后（中午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阎浮树之树影并不转移，还在荫覆世尊之身。于是（此时），释白净（净饭王姓释迦），曾往观田作（农耕）之事，而到了工作人员之处，而问说：

『作人（耕作等人们）！童子（指世尊在太子时）在甚么地方呢？』作人回答说：『天童子（尊称为神童）现在正在阎浮树的树下。』于是，释白净王就往诸阎浮树。这时，释白净王在于日过中午后。见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有阎浮树的树影不移转，而覆荫世尊之身，便作此念：现在这位童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为甚么呢？因为在太阳过午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有阎浮树的其树影不转移，而在覆荫这位童子之身。如世尊在日中之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有阎浮树的其影不转移，而在覆荫世尊之身的话，我就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17)我恭闻世尊有一个时候，游行在于鞞舍离（跋耆国的首都）的大林之中。

于是这样的，世尊经过夜间，而至于翌日的平旦（早晨），乃着衣持钵，进入鞞舍离城去行乞食（托钵）。乞食等事都完了后，就收举衣钵，澡洗手足，然后将尼师檀（座具）着于肩上，往入于林中，到了一哆罗树（似棕榈，叶晒干后可供书写，称为贝叶）之下，敷其尼师檀，而结跏趺坐（禅坐）。这时已中午之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有该哆罗树的树影并不转移，而覆荫世尊之身。于是（这时），释摩诃男（为世尊的堂弟），在于中午后，仿佯（徘徊）而往至于该大林。释摩诃男在日中过后（午后），看见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有那棵哆罗树的树影不转移，而在覆荫世尊之身。看后，便作此念：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为甚么呢？因为已日中之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了，唯哆罗树的树影不移，而覆荫沙门瞿昙之身。如世尊在日中之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有哆罗树的树影不转移，而在覆荫世尊之身的话，则我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18)**我恭闻世尊有一个时候，游行在于鞞舍离的大林之中。那时，诸比丘们都将其钵放置在露地。那时，世尊的钵，也在其里面。有一只猕猴将持佛钵而去，诸比丘则呵牠，都恐怕佛钵会被破坏之故。佛陀乃告诉诸比丘们说：『止！止！莫诃！钵不会被破坏的。』这时，那只猕猴乃持佛钵而去，而到了一棵娑罗树下，就徐徐的爬上树，在娑罗树上，用以取蜜满于钵内，然后，徐徐的从树下下来，还诣佛所，就用蜜钵奉上于世尊，世尊却不接受。那时，那只猕猴就退却在一边，而取筋去虫。既去其虫后，就又还回来奉上于佛陀，佛陀又不接受。猕猴又退在于一边，又去取水而着放在于蜜中，然后持还去奉上佛陀，世尊便接受。猕猴看见佛陀取回放有蜜的钵后，就欢喜踊跃，却行弄舞，回旋多次后离去。如世尊使那只猕猴见世尊取回蜜钵后，欢喜踊跃，却行弄舞，回旋几次后离去的话，则我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法。

**(19)**我恭闻世尊有一个时候，游行在于鞞舍离的猕猴水边的高楼台观。那时，世尊曝晒坐具，抖擞拂拭（将坐具在日光中去曝日后，将附着在于坐具的尘沙拂去，使其干净）。这时，有非常大的非时之云飞来，普覆在虚空中，欲降大雨而停留在那里，须待世尊的样子（世尊未离其处，则不下雨来）。世尊将坐具曝晒，抖擞拂拭其尘后，则举放在一处，然后摄持扫帚，而站住在于屋基之上。于是，大云已看见世尊收举坐具后。便降下大雨在于卑下、高地。使这些卑下之处，或高丘之地，都滂霈平满。如世尊使大云已看见世尊收举坐具后，便下大雨于卑下、高地，使地上都滂霈平满的话，则我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20)**我恭闻世尊有一个时候，游行在于跋耆（十六大国之一，也是伐地种族之名）国中，坐在于温泉林的娑罗树王之下。那时，已经过午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均转移，唯有那棵娑罗树王的树影不转移，而荫覆世尊之身。于是（这时），罗摩园的主人，去行视其园时，已经日中过后，看见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有娑罗树王的树影不转移，而在覆荫世尊之身，便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的如意足，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为甚么呢？因为已日中之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有娑罗树王的树影不转移，而在覆荫沙门瞿昙之身。如世尊在日中之后，一切其余的树影都皆转移，唯娑罗树王的树影不转移，而荫覆世尊之身的话，则我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21)**我恭闻世尊在于一个时候，住在于阿浮神（村神）室中。那时，世尊经过夜间，至于翌日的早晨，乃着衣持钵，进入阿浮村去行乞食。乞食之事完毕后，就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坐具）着在于肩上，进入神室去燕坐（坐禅）。那时，天空降下大雷雨雹，杀死四头牛，以及二位耕作者。他们在送葬之时，大众都在喧闹，其声音非常的高大，音响都震动的厉害。于是（在于此时），世尊则在

于其晡时（下午三至五点），从燕坐起来，由神室而出，在露地经行（漫步思惟真理）。这时，在那些大众当中，有一人看见世尊则在于晡时，从禅坐起来，由神室出去，在露地正在经行，就往诣佛所，稽首作礼，然后跟随在佛陀的后面而经行。佛陀看见后，垂问那个人说：『为甚么缘故，大众都在喧闹，其声又那么的高大，致其音响震动得那么厉害呢？』那个人白佛说『世尊！今天天空降下大雷雨雹，杀死四头牛，及耕作者二人。他们在送葬时，大众都在喧闹，其声又高大，致有音响震动。世尊！您刚才不听到其声音吗？』世尊回答说：『我不听到声音』。又问：『世尊！您刚才是在睡眠吗？』回答说：『弗也。』又问：『世尊！您刚才那时醒寐，而不听到此大声吗？』回答说：『如是。』（是的！）那时，那个人便作如是之念：甚奇！甚特！极为安息至寂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所行！（如来的功行是怎么这样的寂静！）为甚么呢？因为醒瘖而不闻此大音声之故。如世尊醒寐时，不闻此大音声的话，则我为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22)**我恭闻世尊有一个时候，在于郁鞞罗（优楼频罗村，位于佛陀伽耶之北，尼连禅河之西）村的尼连然河（尼连禅河）之边，阿闍鞞罗尼拘类（榕树之一种）的树下，初得佛道。那时，天降大雨，连续七天，不管是较高或卑下之处，都悉满雨水，都潢涝横流（水势汹涌而横流淹物）。世尊在于其中的露地经行，其处还有尘土之飞起。如世尊在潢涝横流的水中，而世尊却能在于其中露地经行，其处干燥而有尘土之飞起的话，则我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之未曾有之法。

**(23)**我恭闻魔王乃经过六年之久，在追逐佛陀您，在寻求世尊您的长短处，然而却不能得其便，终于倦厌而回去。如世尊您，被魔王随逐六年在世尊您的身边，都在寻求您的长短（以便破害佛），而不能得便（无机可乘），终于厌倦而回去的话，则我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的未曾有之法。

**(24)**我恭闻世尊经过七年之久，而念身，都常念不断。如世尊七年念身，常念不断的话，则我会受持（忆持）这是世尊未曾有之法。（也就是不可思议之事）。

于是，世尊垂告而说：「阿难！您从如来更应受持（忆持）此未曾有之法。阿难！如来乃知道觉之生，知道住，知道灭，常知而没有不知之时。阿难！如来乃知道思想之生，知道住，知道灭，常知而没有不知之时。因此之故，阿难！你从如来更应受持（忆持）此种未曾有之法。」（也就是不可思议之事）。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十三、侍者经第二（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为世尊的侍者之事。里面并叹阿难尊者的未曾有法。分为阿难自说，舍利弗之发问等。也提及佛入涅槃，和涅槃后的事等，由多方面来说明阿难之未曾有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

那时，有好多被人所赞识的名德、上尊的长老比丘、大弟子等，如所谓尊者拘邻若（阿若憍陈如，五比丘之一，为梵行第一的比丘，也是佛弟子当中最初悟道的人），尊者阿摄贝（阿说示，威容端正，行步庠序第一的比丘，为马胜比丘），尊者跋提释迦王（跋提利迦，豪族富贵，天性柔和第一的比丘，出家前系一位释迦族出身之王），尊者摩诃男拘隶（速成神通中不有悔第一之比丘，为拘利多族出身的摩诃那摩），

尊者**耆破**（乘虚教化，意无荣冀第一的比丘。以上为佛初转法轮时开悟的所谓五比丘。『中本起经』以十力迦叶取代**耆破**）。

尊者**耶舍**（领导五十位友人出家之比丘），尊者**邠耨**（富楼那，满慈子。能广说法、分别义理第一之比丘），尊者**维摩罗**（为耶舍之友），尊者**伽耆波提**（译为牛迹，乐居天上、不处人中第一之比丘），尊者**须陀耶耶**（苏陀夷，善施。七岁时答佛说：三界无家），尊者**舍梨子**（智慧第一，鹞子），尊者**阿那律陀**（天眼第一、见十方域所的比丘），尊者**难提**（乞食耐辱、不避寒暑第一的比丘），尊者**金毘罗**（独处静坐、专意念道第一之比丘），尊者**隶婆哆**（离婆多，坐禅入定，心不错乱第一之比丘），尊者**大目犍连**（神通第一），尊者**大迦叶**（头陀第一），尊者**大拘絺罗**（得四辩才、触难答对第一的比丘），尊者**大周那**（舍利弗之弟），尊者**大迦旃延**（善分别义、敷演道教第一的比丘），尊者**邠耨加**（写长老，富楼那，和前不同），尊者**耶舍行筹**（筹为食券，为担任分发食券的长老）等，像如是之比类的其余的多为知识的名德、上尊、长老比丘、大弟子们，也游行在于王舍城，并且都近于佛陀所住锡的叶屋（以沙罗树叶所葺而成的屋宇，为一时之用的寺院）之边而住。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已年老，身体已转为衰弊，寿命已快到垂终之年，宜于需要立一位侍者。你们看一看，然后举荐一位侍者，可使他瞻视我的可，非不可（起居安否），而受我所选，而不失其义。」好照顾世尊，并将世尊所说的原原本本传令下去）。

于是，尊者**拘邻若**（阿若憍陈如），就从他的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偏露右肩之衣，穿袈裟），叉手（合掌）向佛，而白佛说：「世尊！我愿意奉侍世尊您的可非不可（起居安好的照顾），以及受佛所说，不失其内含的真义。」世尊告诉他说：「拘邻若！你自己也已经衰老了，身体也同样的转为衰弊，寿命已近于终期，你自己也需要一位瞻视的人。拘邻若！你回到本座去吧！」于是，尊者**拘邻若**，就礼佛足后，便回复坐（坐在原位）。

像如是的，尊者**阿摄贝**、尊者**跋提释迦王**、尊者**摩诃男拘隶**、尊者**耆破**、尊者**耶舍**、尊者**邠耨**、尊者**维摩罗**、尊者**伽耆波提**、尊者**须陀耶**、尊者**舍梨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毘罗**、尊者**隶婆哆**、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拘絺罗**、尊者**大周那**、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邠耨加地**、长老人等人，也同**拘邻若**那样的向佛表白愿为佛的侍者。但都被佛却下）。

尊者**耶舍行筹**长老，也从他的座位站起，也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说：「世尊！我也愿意奉侍世尊您的可非不可，以及受持您所说的，不会失去其原义。」世尊垂告说：「耶舍！你自己也已年老，身体也转为衰弊，寿命也已过了垂乞的人，你也自应需要一位瞻视的人。耶舍！你回去你的本座吧。」于是，尊者**耶舍**，就礼佛足，然后便回去原位复坐。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在那些大众当中，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到底是欲求那一位为侍者呢？御意是属于那一位比丘？欲使他瞻视可，而非不可，以及受持佛陀所说，不失其真义呢？我宁可进入如其像定（好像雕像那样不动而入禅定。指入定以显神通），以便观察众比丘之心。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就进入如其像定，去观察众比丘之心。尊者**大目犍连**此时即知世尊乃欲得贤者**阿难**，做为他的侍者。也就是世尊之意在于**阿难**，欲叫**阿难**瞻视世尊之可非不可，以及受持世尊所说的，不使其失去其原义。

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就从其禅定起来，而告诉众比丘说：「诸位贤者！你们知道吗？世尊乃欲得贤者**阿难**，以为侍者。世尊之意在于**阿难**，欲令**阿难**瞻视可非不可，以及受持世尊所说，不失其原义。诸位贤者们！我们现在应该共同到了贤者**阿难**之处，去劝喻他，使他为世尊的侍者。」



于是，尊者大目犍连，以及诸位比丘，都同到尊者阿难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坐定后，对阿难说：「贤者阿难！你现在知道吗？佛陀欲得你，以为其侍者。世尊之意在于阿难你，欲叫你：『瞻视我的可，非不可，受我所说，不失其义。』阿难！犹如在村外不远之处，有楼阁台观，向东而开窗的

话，当太阳出来时，其光会照在于西壁那样。贤者阿难！世尊也是如是，欲得贤者阿难你，以为其侍者。世尊之意，在于阿难你：『今瞻视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说，不失其义。』贤者阿难！你现在可以为世尊的侍者」。

尊者阿难回答说：「尊者大目犍连！我不能堪任奉侍世尊之职。为甚么呢？因为诸佛世尊难可难侍，才叫做侍者（要有相当成就的人，始可以瞻视佛之可一安好，非不可一不使其不好）。尊者大目犍连！犹如王的大雄象，已年满六十，懦弱力盛，牙足体具，故难以可好，难以亲近，叫做看视那样（要知象性，不然就不能容易可近）。尊者大目犍连！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是如是，是很难使其可好，很难知其心而近其身边，才叫做侍者。尊者大目犍连！我思虑以此之故，不堪任为佛的侍者。」

尊者大目犍连又对他说：「贤者阿难！请你听我说个譬喻。有智慧的人，如闻譬喻，就能了解其义的。贤者阿难！犹如优昙钵华（灵瑞华，三千年开一次华），久时才能生华于世那样。贤者阿难！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是如是，应出现于世时，是时才会出现于世。贤者阿难！你可速为世尊的侍者，瞿昙（阿难也姓瞿昙，故指阿难）你，当会得大果的。」

尊者阿难又回答说：「尊者大目犍连！如果世尊给与三个愿的话，我便会欣然的可为佛的侍者。那三愿呢？我愿：(1)不穿佛的新、故（旧）之衣。(2)愿不食别请佛之食，(3)愿不非时见佛。尊者大目犍连！如果世尊给与我此三愿的话，则像如是的，我便为佛的侍者。」

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劝化尊者阿难为侍者之事完了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绕尊者阿难的身边（表示尊重阿难尊者，因为佛有侍者，则众弟子能欣慰之故），然后便回去，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我已劝喻贤者阿难为佛的侍者了。世尊！贤者阿难，曾求允许他三个愿。那三愿呢？『愿不穿佛的新或旧之衣。愿不食施主别请佛之食。愿不非时见佛。』他说：『尊者大目犍连！如果世尊许允我此三愿，能像如是的的话，我便会为佛的侍者。』」

世尊垂告说：「(1)大目犍连！阿难比丘乃为一聪明智慧的比丘。他豫知当会有人会讥论。如或者有诸梵行的人，会作如是之语：『阿难比丘，乃为衣之故，而愿奉侍世尊的。』大目犍连！如阿难比丘，有聪明智慧，豫知当会有议论的人。如或者有诸梵行者会作如是之语：『阿难比丘，乃为衣之故，才愿奉侍世尊』，这样的豫知的话，叫做阿难比丘之未曾有法。

(2)大目犍连！阿难比丘，乃一聪明智慧的比丘，能豫知当会有人会议论。如或者诸梵行的人，会作如是之语：『阿难比丘，乃为食之故，愿奉侍世尊的。』大目犍连！如阿难比丘聪明智慧，豫知当会有讥论。如或有诸梵行作如是之语：『阿难比丘乃为食之故，才会奉侍世尊』的话，叫做阿难比丘之未曾有之法。

(3)大目犍连！阿难比丘善于知时，善于分别时：知道我于此时应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我于此时不应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比丘众、比丘尼众应该可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比丘众、比丘尼众不应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优婆塞众、优婆私（夷）众应该可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优婆塞众、优婆私众不应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众多的异学（外道）沙门、梵志应该可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不应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此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能与如来共论，知道此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不能与如来共论。知道此食噉含消之物，如佛陀食后，能得安隐饶益，

知道此食噉含消之物，如佛陀食后。就会不安隐饶益；知道此食噉含消，如来食后，会得辩才说法，知道此食噉含消之物，如来食后，不得辩才说法。这就是阿难比丘之未曾有法。

(4)大目犍连！阿难比丘虽然没有他心智（佛世时，阿难尚未得证阿罗汉果），然而却善知如来从燕坐起来后，会豫为人说之事，如今天如来之行动是如是，是如是的现法乐居等，都为审如所说的（果然如所说），谛实而没有异。这就是阿难比丘之未曾有法。

（以上为佛陀之语，乃很明显之事。下面则有阿难自述。很可能为后时之表白，因为这时刚要当佛的侍者，并不是已经过二十五年，故知为后时之自述）。

(5)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而说：「诸位贤者们！我奉侍佛陀以来。已经二十五年。如果以此（光荣），而心起贡高的话，是不会有之事。」（二十五年中并不起贡高我慢之心。虽为侍者，也不会轻视他人）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这就是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6)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奉侍佛已来，已二十五年，从一开始，就不非时去见佛。」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7)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自奉侍佛陀已来，已二十五年，并未曾见到被佛所诃责过，除了其中有一过，此也是为了他人之故的。」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8)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从如来，受与八万法聚，都受持不忘。如果以此而起贡高我慢者，是不会有之事。」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9)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从如来受与八万法聚，从开始以来，并不再问，除了其中的一句，那也是像如是的并不易晓的。」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10)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从如来受持八万法聚，自初始以来，并不见到由他人受法。」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11)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从如来受持八万法聚，最初并没有此心：我受此法，乃为教语他人的。诸位贤者们！受持这些法，乃唯欲自御自息，自般涅槃（自证寂灭）之故。」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12)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此甚奇！甚特！所谓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诣我所而听法。如果我就因此之故，而起贡高我慢的心，都无此相（不会有之事）。也不曾豫作如是之意：有来问的人，我应当作如是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们！唯有在坐之时，就随其义去应付耳。」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叫做尊者阿难的未曾有之法。

(13)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此为甚奇！甚特！所谓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有事来问我。我如果由于此事而起恐怖，而有畏惧，身毛都因之而竖起来，那是不会有之事。也不曾豫作如是之意：有人来问的话，我当作如是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们！唯有在坐时，就随其义去应付耳。」如果尊者阿难作如此之说的话，这叫做尊者阿难的未曾有之法。

(14)又次，有一个时候，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犍连、尊者阿难，都在于舍卫国的婆罗逻山中。这时，尊者舍梨子问阿难说：「贤者阿难！你奉侍佛陀以来，已有二十五年，是否忆想有时曾起欲心吗？」

尊者阿难回答说：「尊者舍梨子！我是有学之人，并不离欲。」（还不完全无欲）尊

者舍梨子又对他说：「贤者阿难！我不是问你为有学，或为无学的比丘，我但问你奉侍佛陀已来二十五年当中，你是否忆念而有起欲心吗？」

尊者舍梨子曾再三的问说：「贤者阿难！你奉侍佛以来已经二十五年，是否有时忆念而起欲心吗？」尊者阿难也再三的回答而说：「尊者舍梨子！我是有学的人，还不完全离开欲念的。」

尊者舍梨子又问而说：「贤者阿难！我并不是问你为有学或无学的问题，我但问你奉侍佛陀以来，已经二十五年，在此期中，你是否曾经忆念，而起欲心吗？」

于是，尊者大目犍连也说言而说：「贤者阿难！速答！速答！（快回答，快回答！）阿难！你不可触娆上尊长老（不可无礼貌的只执自意）。」于是，尊者阿难乃回答而说：「尊者舍梨子！我奉侍佛以来，已经二十五年。我从开始以来并不曾忆念而起欲心。为甚么呢？因为我乃常向于佛，而有惭愧心，以及向于诸智梵行人，也是同样之故。」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15)**又次，有一个时候，世尊游行在于王舍城，住锡于岩山中。这时，世尊对阿难说：「阿难！你倒卧时，应当要如师子之卧法。」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兽王师子的卧法如何呢？」世尊回答说：「阿难！兽王师子，在昼之时，则为觅食而行，行后就入窟内。如欲睡眠之时，足与足就相累迭，而伸其尾在于其后面，右肋而卧。经过夜间，至于平旦时，则回顾而视其身。如果发见兽王师子自己的身体不正之时，看见后就不欢喜，如果兽王师子发见自身为周正之时，看见后便会欢喜。牠如果由卧而起后，则从窟而出，出后就频呻（频频运气呼叹），频呻后自观身体，自观身体后，四顾而望，四顾而望

后，便再三而吼，再三而吼后，便去行觅食。兽王师子的卧法就是如是。」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兽王师子的卧法如是，已了解了。然而比丘的卧法，应当如何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如比丘依于村邑附近而住的话，则经过其夜，至于平旦时，就着衣持钵，进入于村邑内去乞食。这时，应善护持身，守摄诸根，建立正念。比丘从村邑乞食完了后，就收举衣钵，澡洗其手足。将尼师檀放在于肩上，至无事处（寂静处），或至树下，或在空室中，或者经行（漫步用功）。或者坐禅，去净除其心中的诸障碍等事。在白天，或者经行，或者坐禅，去净除其心中的诸障碍后，又在于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或者经行，或者坐禅，去净除其心中的诸障碍等事。在初夜时，或经行，或坐禅，去净除其心中的诸障碍后，在于中夜之时（下午九点至翌晨一点），就进入室内去欲卧。将优哆逻僧（上衣，为三衣之一，是通常着用之衣）襞为四迭，敷着在于床上，以襞（褶）僧伽梨（重衣、合衣。入王宫、聚落乞食，或说法时所穿着。为三衣中最大之故，也称大衣）作为枕头，右肋而卧，脚与脚相累迭，意系于光明之相，正念正智，恒念起想。他在于后夜之时（早上一点至五点），赶速从卧床起来，或者经行，或者坐禅，去净除心中的诸障碍法，像如是，就是比丘之师子卧法。」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像如是，就是比丘之师子卧法。」（听佛教示后，了知其意而复述一遍之义）。尊者阿难又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世尊教我师子之喻之卧法后，从那个时候已来，就从头到尾，不再以左肋而卧。」如尊者阿难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16)**又次，有一个时候，世尊游行在于拘尸那竭（末罗族人的都城，佛陀就是在此城的附近入灭的），住于毘跋单（译为生处，为地名）力士（末罗）的娑罗林中。那时，世尊最后欲取般涅槃（入灭）时，告诉阿难说：「阿难！你到双棵的娑罗树之间，可为如来，北首敷床（敷一床，头的位置在于北方的），如来在今天的中夜当般涅槃（将入寂灭）。」尊者阿难受如来之教示，就到双树之处，就在娑罗双树的中间，为如来敷一床。一头在北方。将床敷完后，还诣佛所，稽首礼足，然后退

住在一边，他仰白佛说：「世尊！弟子已替如来在于双树间，北首敷床完了，唯愿世尊自当知时！」

于是，世尊乃带阿难尊者们到了婆罗双树间，将优哆逻僧（上衣）褶为四迭，以敷在床上，将僧伽梨（大衣）襞（褶迭作枕头）右胁而卧，足与足相累。世尊将最后般涅盘（入灭）时，尊者阿难乃执拂（拂尘（侍佛，以手拭泪（抹拭其泪）），而作此念：本来有诸方的比丘众，都来欲见世尊，都欲来供养礼事，都能得随时奉见世尊，供养礼事。假如听闻世尊般涅盘后，便不能再来奉见世尊，供养礼事的了。我也是同样的不得随时见佛供养礼事了。

于是（那个时候），世尊曾问诸比丘们说「阿难比丘，现在在甚么地方呢？」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尊者阿难，现在执拂侍佛，用手拭泪而作如是之念：本来有诸方的比丘众，都会来欲拜见世尊，供养礼事。他们都能得以随时奉见世尊，供养礼事。然而如果听闻世尊般涅盘后，便不得再来奉见世尊，供养礼事，我也同样的不得随时见佛，供养礼事的了。」

于是，世尊乃告诉阿难说：「阿难！你不可啼泣，也不可以忧戚。为甚么呢？阿难！汝奉侍于我，则你身行慈，口与意也是行慈，从初以来并没有二心，是安乐无量，无边无限！阿难！在过去世之时，有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出现于世间，而在于众奉侍者当中，并没有人胜过于你的。阿难！如未来的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出现于世，而有奉侍的人，也并没有人能胜过于你的。阿难！我今现在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如有其它的侍者的话，也没有人能胜过你的。为甚么呢？因为阿难你乃善知时，善分别时，知我（指阿难）这时为可以往见如来之时，知我（指阿难）这时为不应该去拜见如来之时，知道比丘众、比丘尼众，在此时为可以去拜见如来之时，知道比丘众、比丘尼众，此时为不应去拜见如来之时；知道优婆塞众、优婆私众，此时可以去拜见如来之时，知道优婆塞众、优婆私众，此时不应去拜见如来之时；知道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此时可以去拜见如来之时，知道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此时不可以往见如来之时；知道此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能与如来共论，知此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不能与如来共论。知道此食物为食噉含消（消化容易），如来如吃食后，定能得安隐饶益，知道此食物虽为食噉含消，但是如来食后，却不得安隐饶益；知道此食噉含消之物，如来食后，得辩才说法，知道此食噉含消之物，如来食后，不得辩才说法。又次，阿难！你虽然没有他心智，但是却能逆知如来在于晡时（申时），从燕坐起来后的一切。如预为人说：今天如来的行动是如此，是如是的现法乐居，审如所说（确实是你所说的），谛无有异（实在不会有异）。」

于是，世尊欲使尊者阿难欢喜，而告诉诸比丘们说：「转轮圣王乃得四种未曾有之法。那四种呢？1.刹帝利众（诸王族们）往见转轮王时，如转辇王默然之时，则令人见后就欢喜。2.如有所说之时，听后就令人欢喜。3.梵志众、居士众、沙门众往见转轮王时，如转辇王默然时，令人见后就欢喜。4.如有所说时，令人听后，则会欢喜。阿难比丘，也是如是，也是得四种未曾有之法。那四种呢？1.比丘众往见阿难时，如阿难默然之时，令人见后，就会欢喜。2.如有所说时，令人听后会欢喜。3.比丘尼众、优婆塞众、优婆私众，往见阿难时，如阿难默然时，会令人见后而生欢喜。4.如有所说时，令人听后，会欢喜。」

又次，阿难为众说法时，也有四种未曾有之事。那四种呢？1.阿难比丘为诸比丘们至心说法，并不是不至心，那些比丘们也作如是之念：愿尊者阿难恒常说，不可使其中止！2.那些比丘们听尊者阿难说法时，终不会厌足，然而阿难比丘，乃自默然而往。3.为诸比丘尼们、优婆塞们、优婆私们，至心说法，并不是不至心。优婆私们（包括比丘尼、优婆塞），也作如是之念：愿尊者阿难，恒常说，不可使其中止！4.优婆私们（包括比丘尼、优婆塞）听尊者阿难说法，终不会有厌足，然而

阿难比丘乃自默然而住。」

(17)又次，有一个时候，佛陀刚般涅槃后不久之时，尊者阿难游行于金刚

(跋耆族之金刚国)，住在于金刚村中。那时，尊者阿难，曾被无量百千之众，前后围绕，而为他们说法。于是，尊者金刚子(跋耆子)，也在于大众当中。尊者金刚子，内心曾作如是之念：这位尊者阿难，故是学人(本是有学之人)，还未离欲吧？我宁可进入如其像定(禅定而不动，以发神力)，用这种如其像定，去观察尊者阿难之心。于是，尊者金刚子便入如其像定，用如其像定去观察尊者阿难之心。尊者金刚子即知阿难尊者，本故是(仍然是)学人，而还未离欲。

于是，尊者金刚子，乃从三昧(正定)而起，向阿难尊者说偈而说：

山林静思惟 涅槃令入心 瞿昙禅无乱 不久息迹证

(如能到山林幽静之处去思惟，则涅槃之事无难，定会进入吾人的内心的！瞿昙[阿难]你！如能去禅坐而致无乱心的话，则不久定会息灭有学之迹象，而证悟！)

于是，尊者阿难，受尊者金刚子之教示后，就离开大众，而独行，而去精进于无乱心(禅坐)。他离众而独行，而精进于无乱心，而如一位族姓子(望族)之所为那样。也就是刚出家时，须剃除须发，然后着袈裟衣，而至信，而舍离家庭而为无家的学道的人，而唯修无上的梵行。梵行修毕的话，他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而达到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理)。

尊者阿难知法后，乃至得阿罗诃(阿罗汉)果。尊者阿难乃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坐在床上，垂下头，未至枕头之顷(最短时刻)，便断除一切漏，而得心解脱。」如果尊者阿难作此说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法。

(18)尊者阿难又作此说：「诸位贤者们！我当结跏趺坐，而进入般涅槃」(寂静的境界)。尊者阿难说后便结跏趺坐，而进入般涅槃。如尊者阿难，结跏趺坐，而进入般涅槃的话，这就是尊者阿难之未曾有之法。」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十四、薄拘罗经第三(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一异学问薄拘罗，其八十年来是否行欲事。薄拘罗遂为他而说出家学道八十年间之净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涅槃后不久之时，尊者薄拘罗游行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有一位异学(外道。据巴利本，即指倮形梵志迦叶)，是尊者薄拘罗未出家时的亲善的朋友。这位异学在于中午后，仿佯(徘徊)，而往诣尊者薄拘罗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异学说：「贤者薄拘罗！我欲有所请问于你：是否可以见到你听许我的请问吗？」尊者薄拘罗回答说：「异学！随你所问好了。你听后当应深思其义。」

异学问而说：「贤者薄拘罗！你在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已经好久了呢？」尊者薄拘罗回答说：「异学！我在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以来，已经八十年了。」异学又问说：「贤者薄拘罗！你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以来，已经八十年，在此期间，是否忆念而曾行过淫欲(男女性欲)之事吗？」尊者薄拘罗回答异学说：「你不可以作

这种问法。你应更问余事：『贤者薄拘罗！你在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以来，已经八十年，在此期间是否忆念曾起欲想（欲念）过吗？』异学！你应该作如是之问。」

于是，异学便作如是之语而说：「我现在更问贤者薄拘罗您！您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已来八十年中，是否忆念曾起欲想吗？」于是，尊者薄拘罗，乃由于此其学之间的因缘，使对于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我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以来，已经八十年。而以此起贡高（僇慢）者，都无是想。」（我虽然学道八十年之久，也不因此而起过贡高我慢）。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薄拘罗的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以来，已经八十年，未曾有起过欲想。」如果尊者薄拘罗作如此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薄拘罗的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持粪扫衣（由杂碎之布缝成之衣）以来，已经过八十年。如由此而起贡高的话，都无是相」（不会有的事相。也就是不因此而起过我慢之心）。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此之说的话，就是尊者薄拘罗的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持粪扫衣以来八十年，未曾忆念受居士送来之衣，未曾割截而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请人替他作衣），未曾用过针去缝衣，未曾持针去缝囊（袋），乃至用一缕（线）。」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此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薄拘罗的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行乞食以来，已经八十年，如由于此，而起贡高者，都无是相（不会有的事）。」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薄拘罗之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行乞食以来，已经八十年，并未曾忆念受居士之请，未曾超越门户去乞食（不管是贫富，是净污之家，或对自己好意或不好意，都挨家挨户去托钵，不漏过任何一户，直至适可而止），未曾只从大家（富户人家）去乞食，在此家中当得净好极妙而丰饶的食噉含消物，未曾视女人之面，未曾忆入比丘尼的坊中，未曾忆与比丘尼共相问讯，乃至在道路相逢也不与其共语。」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叫做尊者薄拘罗之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以来，已经八十年，未曾忆畜沙弥，未曾忆为白衣说法，乃至四句颂也不为他们说过。」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薄拘罗的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学道以来，已经八十年，未曾有病，乃至弹指之顷头痛过，未曾忆念服药，乃至一片的诃梨勒（译为天主持来）。」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薄拘罗的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结跏趺之坐，在于八十年当中，未曾倚壁倚树。」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薄拘罗之未曾有之法。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在于三日夜当中，就得三达证。」如尊者薄拘罗作如是之说的话，这就是尊者薄拘罗的未曾有之法（三达证为三明一宿命、天眼、漏尽）。

又次，尊者薄拘罗，曾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我结跏趺坐而般涅槃。」尊者薄拘罗便结跏趺坐而般涅槃（入灭）。如尊者薄拘罗结跏趺坐而般涅槃，这就是尊者薄拘罗之未曾有之法。

尊者薄拘罗所说的就是如是，那时异学，以及诸比丘们，听其所说后，都欢喜

奉行！（善容尊者为无病第一）。

### 三十五、阿修罗经第四（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婆罗迦阿修罗王报告佛：大海的八未曾有之法。佛也为说正法与律当中之八未曾有法。比较如下：

(1)大海渐广渐深，正法与律渐修渐学。(2)大海不失潮时，正法与律当中的四众弟子，不犯戒。(3)大海甚深极广，正法与律亦一样。(4)大海水咸同一味，正法与律中，无欲为味，觉、息道味等同一味。(5)大海有无量珍宝，正法与律，有四念处，乃至八圣道之珍宝。(6)大海为大神所居，正法与律为四向四果圣者所居。(7)大海不受死尸，正法与律中，圣众清净，不容不精进，不纳非沙门、非梵行者。回大海受五河之水而无差别，四姓入正法中亦无差别，同为沙门释子。阿修罗王乃叹如来之八法，并自皈依佛法僧。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鞞兰若村，住锡于黄芦（树）园。

那时，婆罗迦（大力）阿修罗王，牟梨遮阿修罗子，其色像巍巍（高大），光耀晔晔（光明炽盛），在夜间将向旦晨之时，往诣佛所，礼拜世尊之双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垂问说：「婆罗迦！在大海中里的阿修罗们，听说并没有衰退阿修罗之寿，阿修罗之色，阿修罗之乐，阿修罗之力吗？诸阿修罗喜乐在于大海中吗？」

婆罗迦阿修罗王，牟梨遮阿修罗子回答说：「世尊！我们在大海中的诸阿修罗并没有衰退于阿修罗之寿、阿修罗之色，阿修罗之乐，阿修罗之力，诸阿修罗，都喜乐在于大海中。」

世尊又问说：「婆罗迦！大海中有几种未曾有之法，使诸阿修罗，见后都喜乐在于其中呢？」婆罗迦回答说：「世尊！我们的大海，有八种未曾有之法，使诸阿修罗们见后，则喜乐在于其中。那八种呢？」

(1)世尊！我们的大海，乃从下至于上，周匝渐渐的广大，都均调而转上，以成就于岸，其里面的水，都常满，而未曾流出。世尊！如我们的大海从下至上，周匝渐广，均调而转，上以成于岸，其水常满，而未曾出之处，这就是我们的大海中的第一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们见后，都喜乐于其中。

(2)又次，世尊！我们的大海之潮，并未失去其时。世尊！如我大海中之海潮未曾失时之事，这就是我大海中的第二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见后，就喜乐于其中。

(3)又次，世尊！我们的大海中之水，乃甚深而无底，为极广而无边。世尊！如我大海为甚深无底，极广无边之事，这就是我大海中的第三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见后，就喜乐于其中。

(4)又次，世尊！我们的大海中之水，其咸都均为是同一味。世尊！如我大海中之水之域，均为同一味之处，这就是我大海中的第四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们见后，就喜乐于其中。

(5)又次，世尊！我们的大海，有很多的珍宝，有无量的瓊异，种种的珍琦，

充满在于其中。珍宝之名就是所谓：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琥珀、玛瑙、璚瑁、赤石、璇珠。世尊！如我们的大海中，有很多的珍宝，有无量的瓊异，种种的珍琦，充满其中。珍宝之名就是所谓：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壁、珊瑚、琥珀、玛瑙、璚瑁、赤石、璇珠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大海第五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们见后，就喜乐于其中。

(6)又次，世尊！我们的大海，乃为大神所居之处。大神的名就是所谓：阿修罗（非天）、干塔耆（嗅香，乐神）、罗刹（暴恶鬼）、鱼摩竭（鲸鱼、巨鳌、鱼王）、龟、鼉（鼉龙）、婆留泥（意、玉，大鱼）、帝魔（大鱼之一）、帝魔伽罗（吞舟大鱼之一）、提帝魔伽罗（同为吞舟大鱼之一）。又次大海中甚奇！甚特！里面的众生有的百由延，有的二百由延，有的三百由延，有的乃至至于七百由延，这些大身的众生都居住于海中（由延为旬，一由旬约为八余哩）。世尊！如大海中为大神所居，大神之名就是所谓阿修罗、干塔耆、罗刹、鱼摩竭、龟、鼉、婆留泥、帝魔、帝魔伽罗、提帝魔伽罗。又次大海中甚奇！甚特！众生的身体有的百由延，有的二百由延，有的三百由延，有的乃至至于七百由延，其身都居住于海中，这叫做我们的大海中之第六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们见后，都喜乐于其中。

(7)又次，世尊！我们的大海乃为清淨，而不受死尸，如有命终的众生在此里面时，经过一夜便被风一吹，就会吹到岸上。世尊！如我们的大海清淨，不受死尸，假若有命终的众生在此里面时，过夜吹风便会将其吹到岸上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大海中的第七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们，见后，都会喜乐于其中。

(8)又次，世尊！我们的大海的阎浮洲中，有五大河。一为恒伽（恒河），二为摇尤那，三为舍牢浮，四为阿夷罗婆提，五为摩企，都流入于大海。既流入海中后，就各放弃其本名，都叫做大海。世尊！如我们的大海的阎浮洲中有五大河，一叫恒伽，二叫摇尤那，三叫舍牢浮，四叫阿夷罗婆提，五叫摩企，都流入于大海，既流入大海后，就各舍其本名，都叫做大海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大海中的第八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见后，都喜乐于其中。世尊！这叫做我们的大海中有八种未曾有之法，诸阿修罗们看见后，都喜乐于其中。世尊！在于佛的正法与律当中，有几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都喜乐于其中呢？」

世尊回答说：「婆罗迦！在我的正法与律当中，也有八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就喜乐于其中。那八种呢？」

(1)婆罗迦！如大海，乃从下至上，周匝渐广，均调而转上，以成就至于岸，其水都常满于其中，未曾流出海外那样。婆罗迦！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都渐作而渐学，渐尽而渐教。婆罗迦！如我的正法与律为渐作渐学，渐尽渐教之事，就是所谓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第一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都喜乐于其中。

(2)又次，婆罗迦！如大海潮，未曾失去其时那样，婆罗迦！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乃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施设禁戒，诸族姓子们学后，乃至命终，终不会犯戒。婆罗迦！如我的正法与律当中，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施设禁戒，而诸族姓子们学习后，乃至命终，终不犯戒之事，就是所谓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第二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都喜乐于其中。

(3)又次，婆罗迦！如大海水，乃为甚深无底，极广无边那样，婆罗迦！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诸法都为甚深，甚深的无底涯，极广的无边。婆罗迦！如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诸法都为甚深，为甚深无底，为极广无边之事，就是我的正法与律当中之第三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都喜乐于其中。

(4)又次，婆罗迦！如大海水之咸都同为一味那样，婆罗迦！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都是以无欲为味，都是觉味、息味，以及道味。婆罗迦！如我的正法与律，



都以无欲为味，都为觉味、息味，以及道味之事，就是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第四种未曾有之法，而使诸比丘们见后，都喜乐于其中。

(5)又次，婆罗迦！如大海中有很多的珍宝，有无量的瓊异，及种种的珍琦，充满在于其中，珍宝的名叫做金、银、水晶、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螺璧、珊瑚、琥珀、玛瑙、璠瑁、赤石、璇珠。婆罗迦！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也是多有珍宝，有无量的瓊异，及种种的珍琦，充满在中间。珍宝的名就是所谓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正勤（已生之恶，令其断灭，未生之恶，使其不起，未生之善使其生起，已生之善，令其增长），四如意足（所谓欲、心、精进、思惟等四方面去修习禅定，使神通力现行。如1.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2.心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3.勤三摩地斯行成就神足，4.观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是），五根（信、精进、念、定、慧，为生善法之根），五力（信、精进、念、定、慧，具有治五障之力），七觉支（七菩提分：念、择法、精进、喜、轻安、定、舍），八支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婆罗迦！如我的正法与律当中，有很多的珍宝，有无量的瓊异，有种种的珍琦，都充满在于其中。珍宝的名就是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等法的话，这就是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第五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就喜乐于其中。

(6)又次，婆罗迦！如大海中为大神所居。夫神之名叫做阿修罗、干塔剌、罗刹、鱼摩竭、龟、鼉、婆留泥、帝魔、帝魔伽罗、提帝魔伽罗。又次，大海中甚奇！甚特！众生的身体有百由延，有二百由延，有三百由延，有至于七百由延，其身都居于海中那样，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圣众大神都居于其中。大神的名就是所谓阿罗诃（阿罗汉）、向阿罗诃（阿罗汉向）、阿那含（不还果）、向阿那含（阿那含向）、斯陀含（一来果）、向斯陀含（斯陀含向）、须陀洹（入流果）、向须陀洹（须陀洹向）是。婆罗迦！如我的正法与律当中，圣众大神都居于里面，大神的名就是所谓阿罗诃、向阿罗诃、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须陀洹、向须陀洹的话，这就是所谓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第六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就喜乐于其中。

(7)又次，婆罗迦！如大海为清静，不纳受死尸，假如有命终的众生，过夜便会被风吹到岸上。婆罗迦！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圣众都清静，不受死尸，如有不精进的人，而恶生，不是梵行称为梵行，不是沙门称为沙门。这种人虽随在圣众当中，然而离开圣众极远，圣众也是去离这种人甚远。婆罗迦！如我正法与律当中的圣众为清静，乃不纳受死尸，如有不精进的人，恶生，而将不是梵行称为梵行，不是沙门称为沙门。这种人虽随在圣众当中，然而去圣非常的远，圣众也去离这种人甚远。这就是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第七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都喜乐于其中。

(8)又次，婆罗迦！如大海有阎浮洲中的五大河，一叫恒伽，二叫摇尤那，三叫舍牢浮，四叫阿夷罗婆提，五叫摩企，都流入于大海里。既流入大海中后，就各舍其本名，统统叫做大海。婆罗迦！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如刹利种族姓子（王种、上流人物），剃除其须发，穿着袈裟衣，乃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出家人，而学道后，他就舍去其本名，都同样的名叫沙门；那些梵志之种（神职人物），居士之种（豪族），工师（商工农民）等种族姓子们，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学道，他们都同样的会舍去其本名，都同名叫做沙门，像这样之事，就是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第八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看见后，都会喜乐于其中。

婆罗迦！这叫做正法与律当中，有八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见后，都会喜乐于其中。婆罗迦！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我正法与律当中有八种未曾有之法，和如你的大海中的八种未曾有之法，此二种未曾有之法，到底是那一种为上、

为胜、为妙、为最呢？」

婆罗避回答说：「世尊！我们的大海中有八种未曾有之法，乃不及于如来的八种未曾有之法。为不如于千倍万倍，不可比、不可喻、不可称、不可数的。唯世尊的八种未曾有之法为上、为胜、为妙、为最！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自归依于法，以及自归依于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我从今日起，都终身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婆罗迦阿修罗王，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八完

## 中阿含经卷第九

### 三十六、地动经第五（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跋耆国时，有大地震，就说大地震动的三种因缘：(1)空中大风起，风起则水扰，水扰则地动。(2)有神足通的比丘，和护比丘之天，于地作小想，于水作无量想，即地会随其所欲而扰动。(3)如来在三个月后，将入涅槃，故地动。又记叙如来化身为诸天说法之不可思议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金刚国（跋耆国），其城之名称叫做曰地（跋耆之音译）。

那时，那个地方的大地，起一大动（地震），该地大动之时，四面的大风都吹起，四方的彗星也同时出现，好多的屋舍墙壁，均皆崩坏而尽。于是（这时），尊者阿难看见大地之震动，地大震动之时，四面的大风也吹起，四方的彗星也齐出，致有好多的屋舍墙壁，都为之崩坏而尽。

阿难尊者看到此情形后，非常的恐怖，全身的毛，都竖立起来，就往诣佛所，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世尊而说：「世尊！现今大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都吹起，四方的彗星也齐出，屋舍墙壁都均崩坏而尽。」

于是，世尊就对阿难尊者说：「如是！阿难！现今地大震动。如是！阿难！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吹起，四方的彗星也齐出现，屋舍墙壁都皆崩坏而尽。」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到底有几种的因缘，令大地会震动，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都吹起，四方的彗星也齐出现，屋舍墙壁都告崩坏而尽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有三种的因缘会使大地震动，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

都吹起，四方的彗星也齐出，屋舍墙壁都均崩坏而尽。那三种呢？1.阿难！此地乃止在水上，水则止于风上，风乃依于空中。阿难！有时空中有大风之吹起，风起则水会扰动，水扰动时，则地会动。这叫做第一种的原因，使地大为震动。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也由之而起，四方的彗星则时出现，屋舍墙壁均皆崩坏而尽。2.又次，阿难！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有心自在如意足（心对于如意足，为自在）。他对于地作小想，对于水，则作无量之想。他由于此之故，此地就随其饮，随其意，而扰了又扰，震动而又震动。护比丘天（保护那位比丘之天神）也是如是，也有大的如意足，也有大的威德，也有大的福佑，也有大的威神，也有心自在如意足。他对于地也作小想，对于水，也作无量之想。由于这缘故，此地乃随其所欲，乃随其意，而扰了又扰，震动而又震动，这叫做第二种的原因，使大地震动，而大地震动时，四面的大风也由之而吹起，四方的彗星也齐出现，而致屋舍墙壁都皆崩坏而尽。3.又次，阿难！如佛陀不久之后，也就是经过三个月后，当会入于般涅槃（入灭、圆寂），由于此之故，会使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会吹起，四方的彗星也会齐于出现，而屋舍墙壁都告崩坏而尽，这叫做第三种的原因，使地大为震动，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会吹起，四方的彗也齐时出现，屋舍墙壁都皆崩坏而尽。」

于是，阿难尊者听到此语后，则时悲泣涕零，也就是悲伤的流泪，就叉手向佛，仰白佛陀而说：「世尊！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成就功德，已得未曾有之法。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我要这样子说呢？因为所谓如来将于不久，也就是再经过三个月后，当会般涅槃。那时会使地大为震动，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会吹起，四方的彗星会出现，屋舍墙壁都皆崩坏而尽。」

世尊对尊者阿难说：「如是！阿难！如是！阿难！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成就功德，已得未曾有之法。为甚么呢？因为所谓如来将于不久，也就是再经过三个月后，当会般涅槃，那时会使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时，四面的大风会吹起，四方的彗星也会齐出，屋舍墙壁都会崩坏而尽。」

又次，阿难！我曾往诣无量百千的刹帝利众，和他们共坐而谈论，使他们都能适意。当和他们都坐定后，都如他们的色像那样，我的色像也和他们一样；像他们的音声那样，我的音声也如是；像他们的威仪礼节那样，我的威仪礼节也是同样。如他们问义时，我就会答他们所问之义。又次，我为他们说法，劝发其渴仰，而成就其欢喜。以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其渴仰，而成就他们之欢喜后，就会在那个地方隐没，我既隐没后，他们也不知我是谁。到底是为人呢？为非人呢？都不知道。阿难！像如是的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成就功德，而得未曾有之法。像如是的对于梵志众、居士众、沙门众，都一样的！

阿难！我有时往诣无量百千的四王天众（第一层天）和他们共坐谈论，使他们适意。当和他们都坐定后，都如他们的色像那样，我的色像也是和他们同样；也如他们的音声那样，我的音声也和他们同样；

也同他们的威仪礼节那样，我的威仪礼节也和他们同样。如果他们问义时，我就回答他们之问义。又次，我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而成就其欢喜。我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成就他们之欢喜后，我就会在那个地方隐没。我既隐没后，他们也不知我是谁，到底是天呢？是异天（不是天人）呢？阿难！像如是的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成就功德，而得未曾有之法。像如是的，对于三十三天（第二层天）、摩天（第三层天）、兜率哆天（第四层天）、乐乐天（第五层天）、他化乐天（第六层天。此五天和四王天合为欲界六天）。梵身天（初禅天之一）、梵富楼天（初禅天之二，和大梵天合之而为色界初禅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晃昱天（以上为第二禅天之三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以上为第三禅天之三天），无罣碍天、受福天、果实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

(以上七天与下面之色究竟天，合称为四禅八天。巴利本即无前二天，唯载有后六天)，也是同样的。

阿难！我曾往询无量百千之色究竟天众，和他们共坐谈论，使他们都适意。当和他们都坐定后，都如他们的色像那样，我的色像也和他们同样；如他们的音声那样，我的音声也和他们同样；如他们的威仪礼节那样，我的威仪礼节也和他们同样。如他们问义的话，我就回答他们之义。又次，我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而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而成就他们的欢喜后，就在于那个地方隐没。我既隐没后，他们也不知我是谁？到底是天神呢？或者为异天（不是天神）呢？阿难！像如是的甚奇！甚特！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成就如是的功德，乃得未曾有之法。」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十七、瞻波经第六（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于十五日布萨之时，佛陀知道会中有不净的比丘在那里，因此，虽经三请，也不说波罗提木叉（戒）。尊者大目犍连乃逐出该比丘，然后请佛说戒。佛陀以大海八德为喻，而说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瞻波（位于中印度，临于恒河之国，都城也为瞻波），而住在于恒伽池（莲池）之边畔。

那时，世尊在于月之十五日。讲说从解脱（别解脱，处处个别解脱，为波罗提木叉，集比丘比丘尼须遵守之戒本）时，在于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后，就便进入于禅定，用他心智去观察大众之心。观察众心后，到了初夜已过，还是默然而坐在那里（下午五点至九点为初夜）。

于是，有一位比丘，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袒露右肩）着衣，叉手（合掌）向佛，而白佛说：「世尊！初夜已完，佛及比丘众，集坐以来，已经久了，唯愿世尊您，讲说从解脱！」那时，世尊，乃默然而不回答。

于是，世尊又至于中夜，都默然而坐（下午九点至翌晨一点）。那一位比丘又再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初夜已过去了，中夜也将讫了，佛及比丘众，集坐以来，已久了，唯愿世尊讲说从解脱！」世尊仍然一再的默然而不作答。

于是，世尊又至于后夜，默然而坐在那里（一点至五点）。那一位比丘再三的从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初夜已过，中夜又讫，后夜将于垂尽，将向于欲明之时，光明之出现将于不久了，佛陀您，以及比丘众，都集坐极久，唯愿世尊您讲说从解脱！」

那时，世尊告诉那一位比丘说：「在此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已经不清净。」那时尊者大目犍连，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尊者大目犍连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到底是为了那一位比丘，而说在此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已经为不清净呢？我宁可入如其像定（禅定），用如其像定—他心之智（由禅定而生知他人之心理之神力），去观察众人之心。尊者大目犍连实时进入如其像定，而以如其像定他心之智，去观察众人之心。尊者大目犍连便知世尊所指的那一位比丘，说此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已经为不净的人。

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就从禅坐出定而起，他到那位比丘之前，牵着手，要

将他赶出，就开门将那一个人放置在门外而说：「痴人！赶快远离这里去吧！不可住在这里！不再得与比丘众聚会，从现在起，你已经不是比丘了。」然后就闭门而下钥，还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他仰白（报告）佛陀说：「世尊！您说因为有一比丘在此众中，那位比丘已为不清净，我已经将他逐出门外了。世尊！初夜已经过去，中夜又已终讫，后夜即将快尽，将向欲明，光明之相之出现，已不久了，佛陀您，以及比丘众都集坐在这里极久了，唯愿世尊您讲说从解脱（戒经！）」

世尊告诉他说：「大目犍连！那位愚痴人当会得大罪过，因为触娆世尊，以及比丘众之故。大目犍连！假如使如来，在不清净之众之处讲说从解脱的话，那个人就便会头破为七分，因此之故，大目犍连！你们从今以后，替代我讲说从解脱，如来已不再说从解脱了。为甚么呢？」

(1)大目犍连！如那大海那样，从下至上，周匝而渐渐的广，都均调而转上，以成就于岸。而其海中之水，都常满，而未曾流出。大目犍连！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渐作而渐学，渐尽而渐教。大目犍连！如我的正法与律，渐作而渐学，渐尽而渐教之事，这就是我的正法与律当中，未曾有之法。

(2)又次，大目犍连！如大海潮，未曾失时那样，大目犍连！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都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施设禁戒，诸位族姓子们，受持后，乃至命尽，都始终不犯戒（真正的学佛人）。大目犍连！如我的正法与律，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们施设禁戒，而诸族姓子们，受持后，乃至命尽，始终不犯戒之事，就是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未曾有之法。

(3)又次，大目犍连！如大海水之甚深而无底，而极广无边那样，大目犍连！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诸法乃为甚深，为甚深无底，极广而无边。大目犍连！如我的正法与律，诸法甚深，而甚深无底，而极广无边那样之事，就是所谓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未曾有之法。

(4)又次，大目犍连！如海水之为咸，皆同为一味那样，大目犍连！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都以无欲为味，都是觉味、息味，以及道味。大目犍连！如我的正法与律，都以无欲为味，都为觉味、息味，以及道味之事，就是所谓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未曾有之法。

(5)又次，大目犍连！如大海中有很多的珍宝，有无量的瓊异，有种种的珍琦，充满在其中。珍宝的名就是所谓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车磔、珊瑚、琥珀、玛瑙、瑇瑁、赤石、璇珠。大目犍连！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也是多有珍宝，有无量的瓊异，种种的珍琦，充满在其里面。珍宝的名就是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大目犍连！如我的正法与律，也多有珍宝，也有无量的瓊异，有种种的珍琦，充满在里面。珍宝的名就是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之法，这就是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未曾有之法。

(6)又次，大目犍连！如大海中为大神所居的。大神的名叫做阿修罗、干查怛、罗刹、鱼摩竭、龟、鼉、婆留泥、帝魔、帝魔伽罗、提帝魔伽罗。又次，大海中甚奇！甚特！里面的众生的身体有百由延的，有二百由延的，有三百由延的，乃至有七百由延的，其身都居在于海中。大目犍连！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所谓圣众大神，都居在其里面。大神的名叫做阿罗诃（阿罗汉）、向阿罗诃，阿那含（不还果）、向阿那含，斯陀含（一来果）、向斯陀含，须陀洹（预流果）、向须陀洹。大目犍连！如我的正法与律里面，圣众大神都均居在其中。大神的名就是所谓阿罗诃、向阿罗诃，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须陀洹、向须陀洹之事，就是所谓我的正法与律当中之未曾有法。

(7)又次，大目犍连！如大海为清静，不纳受死尸，假如有命终的众生，过了一夜，风便会吹他着于岸上。大目犍连！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里面的圣众清静，

不纳受死尸那样，假如有不精进的人，生起恶行，非梵行称为梵行，非沙门称为是沙门。这种人虽然随在圣众当中，然而违去圣众很远，圣众也是离弃这种人很远的。大目犍连！如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圣众清净，不纳受死尸，假如有不精进的人生起恶行，而将非梵行称为梵行，非沙门称为沙门的话，则他虽然随在圣众当中，然而离去圣众却甚远，圣众又去离这种人非常的远之事，就是所谓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未曾有之法。

(8)又次，大目犍连！如那大海的阎浮洲里，有五大河，一名恒伽，一名摇尤那，三名舍牢浮，四名阿夷罗婆提，五名摩企，尽管这些河流之水都流入于大海，以及大海中之龙，从空降下雨水，其滂如车轴那么的大，然而这些一切大水，均不能使大海有所增减的。大目犍连！我的正法与律也是如是。如刹帝利种姓之子（贵族）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而不移动，终于达到心解脱，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地。大目犍连！虽不移动，而心解脱，然而在我的正法与律当中，并没有增没有减。像如是的，那些梵志之种、居士之种，或工师之种族姓子们，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虔信而不移动，而达到心解脱，而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大目犍连！虽不移动而心解脱，然而在我的正法与律当中，乃为无增无减的！大目犍连！如在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刹利种族姓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至于不移动，而心解脱，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大目犍连！虽不移动而心解脱，然而在于我的正法与律当中，乃为无增无减的。像如是的，那些梵志种、居士种，或工师的种族姓子们，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而至于不移，而心解脱，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大目犍连！不移动而心解脱，在于我的正法与律当中，为无增无减，就是叫做我的正法与律当中的未曾有之法。」

佛陀所说就是如是，尊者大目犍连，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十八、郁伽长者经（上）第七（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郁伽长者曾耽酒，娱乐其中。见佛威容后，醉醒，遂往闻法而得法眼，而为优婆塞。返家后，叫诸夫人各随己意，任其去留。他本人则坚守五戒，积诸福业，成就八种未曾有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鞞舍离（跋耆国的首都），住在于大林中。

那时，郁伽长者（舍卫国长者，译为功德），唯有妇女的侍从，他在这些妇女之前，从鞞舍离出发，在鞞舍离城与大林的中间，唯作女妓的娱乐，有如国王那样。于是，郁伽长者乃饮酒大醉之故，乃舍诸妇女（迷迷糊糊），而到了大林中。郁伽长者饮酒大醉时，曾遥见世尊在林树之间。一看而发觉为一端正姝好，犹如星中之月亮那样，非常的光耀晔晔，晃如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没有半点的蔽碍，而成就了调御，息心而静默。他一看见佛陀后，实时由醉中醒过来。郁伽长者，既由醉中醒过来后，即往诣佛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世尊就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之心，成就其欢喜。都用无量的方便，去为他说法的。佛陀劝发他的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就如同诸佛之讲经说法那样，首

先讲说端正之法，使闻者欢悦。所谓说布施，说戒，说生天之法。也毁些贪欲为之灾患，生死为秽污。而称叹无欲为妙，道品为白净不污之法。世尊为他说像如是之法后，佛陀知道他有欢喜之心，具足之心，柔软之心，堪耐之心，胜上之心，一向之心，无疑之心，无盖之心。已经有能有力，堪以接受正法，所谓如诸佛所说的正法要，世尊就为他说苦、集、灭、道。那时，郁伽长者就在于所坐的席上彻见四圣谛—苦、集、灭、道的真理。犹如白素之物容易被染为有色的那样。郁伽长者也是如是，即在于坐席中见四谛—苦、集、灭、道的真理。

于是，郁伽长者已经见法得法，觉悟白净之法，断疑而度惑，更没有其它可尊的，已不再从他教，已没有半点的犹豫，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得到无所畏的精神，就从他的座位站起，向佛礼拜后，仰白佛陀说：「世尊！我现在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要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世尊！我从今天起，愿跟从世尊，自尽形寿（始终一贯），都以梵行为首（誓断淫欲），愿受持五戒。

郁伽长者从世尊自尽形寿，以梵行为首（断淫欲），而受持五戒后，稽首佛足，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他还皈其家后，就集诸妇人，将她们集在一起后，就对她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已从世尊处，自有生命起，至于形寿之尽（自尽形寿），都以梵行为首（不淫之戒），而受持五戒了。你们如果愿意住在这里的话，便可以住下去，以便行施而作福业，假如不欲住在这里的话，就请各自还归。如果你们要嫁给人的话，我当会将你们嫁出去。」

于是，最大的夫人白郁伽长者说：「如果您已从佛处自今至尽形寿，都以梵行为首（断淫戒），受持五戒的话，便可以将我赐给那位某某人。」郁伽长者就叫那个人来，用左手牵执大夫人的手臂，以右手手持金澡罐，然后对那个人（大夫人指定要嫁之人）说：「我现将大夫人给你为妇。」那个人听后，便生大恐怖，其身毛都倒竖起来。他白郁伽长者说：「长者您欲杀我吗？长者您欲杀我吗？」长者回答说：「我不是要杀你。然而我从佛处受自今以后，尽有寿命时，都以梵行为首，我已受持五戒（五戒之淫戒，本只不邪淫，然而这里乃受独特之淫戒—梵行）。因此之故，我以最大的夫人（最上位的夫人），给你作为媳妇耳。」郁伽长者既将大夫人给与他人，当给与之时，一点也没有悔心（不懊悔）。

有一时，世尊被算不尽的百千大众围绕，在于其中，乃咨嗟称叹郁伽长者而说：「郁伽长者有八种未曾有之法。」

于是，（嗣后）有一位比丘，经过一夜，过了翌日的平旦，着衣持钵，往诣郁伽长者之家舍。郁伽长者遥见比丘之来到，就从座起，偏袒着衣，叉手（合掌）而向比丘仰白而说：「尊者！善来！尊者久不来这里了，愿您坐在此床。」那时，比丘就坐其床，郁伽长者即礼比丘之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比丘对他说：「长者！你有善利，有大的功德。为甚么呢？因为世尊曾为你之事，而被无量百千的大众围绕，在于其中，咨嗟称叹而说：『郁伽长者，有八种未曾有之法。』长者！你到底有甚么法呢？」

郁伽长者回答比丘说：「尊者！世尊自始至终，都没有异言。但是我乃不知世尊为甚么缘故而说的。不过尊者，您就且听我道来：（1）有一个时候，世尊曾游行在于鞞舍离，而住在于大林中。尊者！我在那个时候，唯带妇女为侍从，我行在最前面，出了鞞舍离城，在鞞舍离与大林的中间，唯作女妓，娱乐得有如国王。尊者！我在那个时候，由于饮酒而致大醉，就舍弃了诸妇女，而独至于大林中。尊者！我在那时虽然大醉，但曾遥见世尊在林树间，端正而姝好，有如众星当中的月亮，非常的光耀嗒嗒，其晃（闪光）如金山，具足了相好，而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没有半点的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我看见此佛相后，实时由大醉中醒过来。尊者！

我有是法。有了这种事。」比丘称叹说：「长者！如果有了这种法的话，就是甚奇！甚特！」

(2)长者又说：「尊者！我不但有如是之法，尊者！我酒醉大醒之后，便往诣佛所，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处。世尊在此时，曾为我说法，劝发我的渴仰心，成就我对于佛法之喜悦。用无量的方便，为我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后，又如诸佛之说法那样，先说端正之法，使人听后，欢悦不已。所谓说布施，说戒，说生天之法。也毁咎欲贪为灾患，生死为污秽，而称叹无欲为妙，道品（修道的项目）为白净。世尊为我说如是之法后，佛陀已知我有欢喜之心，具足之心，柔软之心，堪耐之心，胜上之心，一向之心，无疑之心，无盖之心，已有能有力堪受正法，所谓如诸佛之说正法要那样。世尊为我而说苦、集、灭、道之四谛。我即在于那时，就在于坐席当中得见四圣谛之法——苦、集、灭、道，有如白素之物，容易染为有色那样。尊者！我也是如是。即在于坐席当中得四圣谛——苦、集、灭、道。尊者！我有是法（有这种事）。」比丘称叹说：「若有此法，那是甚奇！甚特！」（非常难得之事）。

(3)长者又说：「尊者！我不但有如是之法，又次，尊者！我乃见法得法，觉悟白净之法，已断疑度惑（对于真理之可信度），更没有其它可尊，故已不再从其它之法，已不会有甚么犹豫，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已得无所畏。尊者！我在那个时候，就从座而起，稽首佛足，然后向世尊说：『世尊！我现在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

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开始，终身都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世尊！我从今天，跟从世尊，尽形寿，自归依三宝，以梵行为首（断淫欲），受持五戒。』尊者！如我从世尊，尽形寿，自归依三宝，以梵行为首，受持五戒以来，未曾知己犯戒（自己不知曾犯过戒，就是守持戒行庄严）。尊者！我有是法（我有这种事）。」比丘称叹说：「长者！如果有了此法，那就是甚奇！甚特！」

(4)长者又说：「尊者！我不但有如是之法，又次，尊者！我在那个时候，从世尊之处，誓愿尽形寿自归依三宝，以梵行为首，而受持五戒后，就稽首佛足，绕佛的身边三匝而去。我还归我家后，就集诸妇女在一处，集合后，就对她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已从世尊之处，誓愿尽形寿自归依三宝，以梵行为首，而受持五戒了。妳们此后如果要住在这里的话，便可以得住下去。此后，得在这里实行布施，作福业。假如不愿意住下去的话，就可以各自还归来处，如果你们欲嫁人的话，我就会将妳们嫁给他人。』于是，最大的夫人，曾对我说：『如果您已从佛誓愿尽形寿自归依三宝，以梵行为首（断淫），而受持五戒的话，就请您将我嫁给某人。』尊者！我那时就叫那个人来，用左手牵执大夫人的手臂，以右手执持金澡罐，而对那个人说：『我现在将大夫人嫁给与你为妇。』那个人听后，便大恐怖，其身上之毛都倒竖起来：而白我说：『长者欲杀我吗？长者欲杀我吗？』尊者！我曾对他说：『我不是欲杀你。因为我已从佛处尽形寿自归依三宝，以梵行为首，而受持五戒，故我乃以最大的夫人给你作媳妇耳。』尊者！我已将大夫人给与那个人，当给他时，一点也没有反悔之心。尊者！我有如此之法。」比丘称叹说：「长者！如有此法的话，那是甚奇！甚特！」

(5)长者又说：「尊者！我不但有如此之法而已，又次尊者！我往诣众园（僧伽蓝摩，为比丘们所住的园林，所谓僧园、僧伽蓝是）时，假若首先被我见过的一位比丘，我便会为之作礼，如果那位比丘在经行的话，我也会随之而经行，倘若他乃坐下来的话，我也同样的会坐在于另一边，坐后听他说法。那位尊者如为我说法的话，我也会回应而为那位尊者说法，那位尊者如问我之事的的话，我也会问那位尊者之事。那位尊者回答我之事的的话，我也会回答那位尊者之事。尊者！在我的记忆里，未曾轻慢过上中下座长老上尊比丘。尊者！我有如是之法。」比丘称叹说：「长者！如果有如是之法的话，那是甚奇！甚特！」



(6)长者又说：「尊者！我不但有如此之法，又次，尊者！我在于比丘众当中行布施时，有天神住于虚空中告诉我说：『长者！这位是阿罗诃（阿罗汉），这位是向阿罗诃（阿罗汉向），这位是阿那含，这位是向阿那含，这位是斯陀含，这位是斯陀含向，这位是须陀洹，这位是向须陀洹，这位为精进者，这位不怎么精进。尊者！我布施给比丘众之时，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分别意（平等布施，不差别那一位）。尊者！我有如此之法。』比丘称叹说：「长者！如果有如此之法的话，那是甚奇！甚特！」

(7)长者又说：「尊者！我不但有如此之法，又次，尊者！我在对于比丘众行布施时，有天神住在于虚空中告诉我说：『长者！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善于说法，如来的圣众（四向四果的弟子众），则善于趣向（能善于趣向涅槃之道）。』尊者！我并不从那些天神所传来之语而始信，不从祂们之欲乐，不从祂们之处得以听到的，我自有的净智，我自知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善能说法，如来的圣众乃善于趣向的。尊者！我有如是之法。』比丘称叹说：「长者！如果有如此之法的话，那是甚奇！甚特！」

(8)长者又说：「尊者！我不但有如此之法，又次，尊者！所谓佛陀所说的五下分结—贪欲、瞋恚、身见、戒取、疑，我看见此五，没有一法不是尽令缚着我们，使我们还回此世间，而入于胎中。尊者！我有如是之法。』比丘称叹说：「长者！如果有如此之法的话，那是甚奇！甚特！」

郁伽长者最后白比丘说：「愿尊者在此受我供食！」那位比丘为了郁伽长者之故，就默然受其请。郁伽长者知道那位比丘默然受请后，就从其座位站起，自己去行澡水，用极净美的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容易消化），自手斟酌（自己下厨料理），使那位比丘饱满。食后，就收诸器物，行澡水后，拿一小床，另坐而听法。比丘曾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用算不尽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法悦后，就从座起而去，然后，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比丘就将和郁伽长者本来所共论过之事，尽向佛广说报告。

于是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由于此之故，咨嗟称叹郁伽长者，他有八种未曾有之法。」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十九、郁伽长者经（下）第八（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入涅槃后不久，郁伽长者常设大布施，后在海中没失载满货物的船舶。阿难曾从长老比丘之意，去劝其勿再布施，长者却说不厌则尽，只望满如转轮王之愿。最后并述自己所得的奇特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刚般涅槃（寂灭，离世）后不久之事。有众多的上尊长老比丘游行在于鞞舍离，在于猕猴水边之高楼台观。

那时，郁伽长者曾施设如是的大布施，所谓给与远来之客之食，给与行人、病人、瞻病等人之食，都常设粥食，常设饭食，供给守护僧园之人，常请二十众来受供食，每五日都请比丘众来供食，都施设由是这般的大布施。

有一次，在海中，有一船舶。曾经载满货物回归途中，里面有价值百千金之货物，都一时因船沉没而失去。众多的上尊长老比丘，曾听闻郁伽长者施设如是的大

布施，所谓给与远来之客之食，给与行人、病人、瞻病之人等食。也常设粥食，常设饭食，供给守护僧园之人。同时常请二十众来应食，每五日都请诸比丘众来供食。大众听后，共作如是之议：「诸位贤者！那一位能往昔郁伽长者之处，去对他说：『长者！可以停止了！不可以再行布施了！使长者听后自当知宜。』（大众都知道长者失船之事之故）。大众继而作如是之念：尊者阿难，是佛的侍者，受世尊之教，受佛所称誉，及受诸有智的梵行人所称叹的比丘。尊者阿难堪能到郁伽长者之处去对其说：『长者！可以停止了！不可以再布施了！长者听后自当知宜。』」诸位贤者们！我们应共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去说如是之事。」

于是，众多的上尊长老比丘，就同到尊者阿难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另一处。他们说：「贤者阿难！你知道吗？郁伽长者施設如是这般的大布施，所谓给与远来的客人之食，给与行人、病

人、瞻病者等人之食。都常设粥食，常设饭食，供给守护僧园的人。也常请二十众来应食，每五天都请比丘众来应食，施設如是的大布施。而有一次，他在海中有一船舶，载满货物，其价值有百千金之多，在还归途中，一时沉没而失去，捐失一定是非常的惨重，所以我们共作如是之议：『到底是谁堪能往语郁伽长者，而作此言：长者！可以停止了！不可以再行布施了！长者听后，自当知宜。』」大众又作如是之念：尊者阿难，是佛陀的侍者，每天都受世尊之教，为佛陀所称誉，及诸智梵行人之所赞叹的。尊者阿难一定堪能往语郁伽长者，去对他说：『长者可以停止了！不可以再行布施了！长者听后，自当知宜。』」贤者阿难！你应该往诣郁伽长者之处，去对他说：『长者！可以停止了！不可以再行布施了！长者听后自当知宜。』」

尊者阿难仰白诺长老上尊的比丘们说：「诸位尊者！郁伽长者的性格，乃非常的严整，如果我自为他说的话，假使（假如）能致于他之大不喜的话，诸位尊者们！我为谁语呢？」（我应说这是谁所说之语，以便传给对方呢？）诸长老上尊比丘回答说：「贤者！你就说这是比丘众之语好了。你如称这是比丘众之语后，他就没有话说。」阿难尊者就默然而受诸长老上尊比丘之命。于是，诸长老上尊比丘知道阿难尊者默然允许后，就从座起，绕尊者阿难之身边（表示敬意），然后各自回去。

尊者阿难经过一夜，至于翌日的早晨，着衣持钵，往诣郁伽长者之家舍。郁伽长者遥见尊者阿难之来到，就从座起，偏袒着衣，叉手向尊者阿难，仰白而说：「善来！尊者阿难！尊者阿难您好久没来这里了，愿你坐在此床。」阿难尊者就坐在其床，郁伽长者即礼拜在尊者阿难的双足下，然后退坐在一边。

阿难尊者告诉他说：「长者！你知道吗？长者你施設如是这般的大布施，给与远来之客之食，给与行人、病人、瞻病者之食，都常设粥食，常设饭食，供给守护僧园之人。也常请二十众之食，每五天都有比丘众来应食，施設这么大的布施。」

听说你在海中的一只船舶，曾载满货品将还。里面的物品，价值为百千金，都一时沉船而遗失。长者！你应该停止布施了！不可以再布施了！长者！你听后自当知宜。」长者说：「尊者阿难！这是谁说的呢？（为是谁语）」阿难尊者回答说：「长者！我乃宣说比丘众之语啊！」

长者仰白说：「如尊者阿难您乃代宣比丘众之语的话，那就无所复论（无话可说）。如果为自语（自作主张来劝化）的话，或者会致我于大不喜的。尊者阿难！如我这样的舍与。这样的惠施，至于一切财物都皆布施竭尽，但使我的誓愿能够圆满，有如转轮王之愿而已。」尊者阿难问说：「长者！甚么为之转轮王之愿呢？」

(1)长者回答说：「尊者阿难！村中的贫人，曾作如是之念：使我在于村中，能够为最富有之人。这就是他之愿。村中的富人，曾作如是之念：使我在于邑中，能够为最富有之人。这就是他的愿。邑中的富人，曾作如是之念：使我在于城中，能够成为最富有之人。这就是他之愿。城中的富人，曾作如是之念：使我在于城中，能够作为

一宗正（官銜）。这就是他之愿。城中的宗正，曾作如是之念：使我能为国相（大臣）。这就是他之愿。国相，曾作如是之念：使我能够作为小王。这就是他之愿。小王，曾作如是之念：使我能够作为转轮王。这就是他之愿。转轮王，曾作如是之念：使我如族姓子所为的：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当一位学道的人。最后，所谓无上的梵行都已修讫，使我在现法当中，能够自知自觉，自己作成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生死轮回的业力已尽，清净的梵行已成就，所应修持的工作都已作完，不再受后有之生死身，能如实而知道真理）。这就是他之愿。尊者阿鸡！如我这样的施舍与人，这样的惠施，一切财物都悉数因布施与人而竭尽，但使我能够满愿，有如转轮王之愿而已。尊者阿难！我有如是之法。」阿难尊者称叹而说：「长者！如有这种法，乃是甚奇！甚特！」

(2)又次，尊者阿难！我不但有如是之法而已，尊者阿难！我往诣僧园时，如果最初看见一位比丘时，便为之作礼：假如那位比丘正在经行用功的话，我也会跟随在他的后面经行；倘若他坐下来时，我也会在于一边坐下来。坐后，就听法。那位尊者为我说法，我也为那位尊者说法；那位尊者垂问我的事，我也请问那位尊者之事；那位尊者回答我之事，我也回禀那位尊者之问。尊者阿难！我并未曾有轻慢过上中下长老上尊比丘的忆念。尊者阿难！我有如是之法。」尊者阿难称叹而说：「长者！如果有如是之法的话，那是甚奇！甚特！」

(3)又次，尊者阿难！我不但有如是之法而已，尊者阿难！我在向比丘众们行布施之时，曾有天神住在虚空告诉我说：『长者！这位是阿罗诃，这位是向阿罗诃，这位是阿那含，这位是向阿那含，这位是斯陀含，这位是向斯陀含，这位是须陀洹，这位是向须陀洹，这位是精进者，这位并不精进。』尊者阿难！我布施比丘众时，并未曾有分别意之忆念（都平等布施，不管证果与否，都不差别）。尊者阿难称叹说：「长者！如果有如是之法的话，那是甚奇！甚特！」

(4)又次，尊者阿难！我不但有如是之法，尊者阿难！我在向比丘众们行布施之时，天神住在虚空告诉我而说：『长者！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世尊，乃善于说法，如来的圣众（证果的弟子）们，乃善于趣向于涅槃。』然而我并不从那位天神处而得信的，也不从他们的欲乐，不从他们所闻。但我自有我的净智，可以去审观，而知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世尊善于说法，如来的圣众弟子之善于趣向涅槃之事。尊者阿难！我有如是之法。」阿难尊者称叹说：「长者！如果有如是之法的话，那是甚奇！甚特！」

(5)至(8)又次，尊者阿难！我不但有如是之法，尊者阿难！我乃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的境界），……乃至得第四禅（其中包括第二、第三等禅），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尊者阿难！我有如是之法。」阿难尊者称叹说：「长者！如果有如是之法的话，那就是甚奇！甚特！」

于是，郁伽长者仰白阿难说：「尊者阿难！愿您在此吃食。」尊者阿难乃为了郁伽长者之故，就默然受请。郁伽长者知道阿难尊者默然受请后，就从座起，自行澡水，用极为净美的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容易消化）的饮食，自手斟酌（自己下厨料理），使阿难得以饱满。食讫就收器，行澡水完毕后，就取一小床，另坐而听法。尊者阿难则为长者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以无量的方便，为长者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从座起而去。

尊者阿难所说的就是如是，郁伽长者听阿难尊者所说，欢喜而奉行！

四十、手长者经（上）第九（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手长者以惠施、爱言、利行、同事之四摄事，摄受大众。有一天闻佛说法，回家坐禅，而成就四无量心。三十三天知道而称叹，毘沙门天王因告长者，长者则默然守定，而得佛在比丘众当中。叹其七种未曾有之法。后有一比丘往诣长者，说佛称叹他，且为说法。比丘回去后，向佛报告，佛陀又称说手长者有无求无欲的第八未曾有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阿逻鞞迦逻（阿逻鞞国），住在于毘林中（巴利本为该国的阿伽罗瓦寺院）。

那时，手长者，和五百名大长者俱，都往诣佛所，稽首礼足后，退坐在一边。五百位长者也同样的礼拜佛足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垂告而说：「手长者！你现在有这么极大之众，长者！你是用甚么法去摄此大众的呢？」那时手长者白佛说：「世尊！所谓有四事摄，一，为惠施（布施摄。1.财施，2.法施。如众生喜欢财的话，就用财去布施他，如乐法的话，就用法去布施他，使对方由之而生亲爱之心而受道。），二为爱言（爱语摄。所谓依众生之根性而善言慰论，使对方起亲爱之心而受道。）三为以利（利行摄。所谓行身口意之善行，而利益众生，使对方起亲爱之心而受道。）四为等利（同事摄。所谓亲近众生，同享苦乐，并且用法眼见众生的根性而随其所乐，分形示现，使众生同沾利益。因之而入道）。世尊！我就是用此四摄事去摄此大众的，或者用惠施，或者用爱言，或者用以利，或者用等利。」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手长者！你能够用如是之法去摄受大众，又用如门去摄受大众，用如因缘去摄受大众。手长者！若过去有沙门、梵志，用如法去摄受大众的话，则他们的一切，都是用此四事去摄受的，而在此里面，可说是有余而没不足（用四摄事，则足足有余的可摄受众生）。手长者！同样的。若未来世当中，有沙门、梵志，用如法去摄受大众的话，即他们的一切，就用此四事去摄受，其中或者会足足有余的。手长者！若有现在的沙门、梵志，用如法去摄受大众的话，则他们的一切，就用此四事去摄受，其中或者会足足有余的。」

于是，世尊乃为手长者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去为他说法，去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就默然而住。于是，手长者听佛说法，劝发渴仰心，成就欢喜后，就从其座位站起，为佛作礼，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他还皈其家，到了外门后，如遇有人的话，就尽其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到了中门、内门，以及入在内面时，如遇有人的话，便都尽数为他们说法，劝发人的渴仰，成就人家之欢喜后，就升堂而敷床，就结跏趺之坐（禅坐），心与慈俱，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遍满于二、三、四方，以及四维上下，都普周于一切，其心都与慈俱，并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那时，三十三天的天众们，曾集聚在于法堂，咨嗟而称叹手长者而说：「诸位贤者们：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手长者，曾因佛陀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站起，为佛作礼，绕佛身边三匝后离去。还皈其家舍，到了外门时，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人的渴仰心，成就人家的欢喜。到了中门、内门，以及入于内时，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他们说法，劝发人之渴仰心，成就人家之欢喜后，就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与慈俱，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遍满于

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与慈俱，并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和悲、喜等心，以及舍俱，并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都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于是，毘沙门大天王（镇护北方的多闻天王），其色像乃为巍巍，光耀晔晔。在夜将向于早旦之时，往诣于手长者的家舍，对长者告白说：「长者！你有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因为现在三十三天的天众们，为了长者你的事，而集聚在于法堂。大众都咨嗟称叹而说：『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因为手长者，曾听佛为之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他就从座站起，为佛作礼，绕佛身边三匝后离去。还皈其家，到了外门时，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到了中门、内门，以及入在内面时，如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则升堂敷床，结跏趺之座，心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在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并周于一切，心和慈俱，并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和那些悲、喜等心，以及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这时，手长者，乃默然不语，并不仰观，并不仰视那位毘沙门大天王。为甚么呢？因为他乃尊重禅定，守护禅定之故。

那时，世尊在无量百千众当中，咨嗟称叹手长者而说：「手长者有七种未曾有之法。那位手长者，在我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站起，向我作礼，绕我的身边三匝后离去。还皈其家，到了外门时，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到达中门、内门，以及入在内面时，如有人的话，也都尽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升堂敷床，结跏趺而坐，心和慈俱，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都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和慈、喜等心，以及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都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现在三十三天的天众，都为了他的事，而集聚在于法堂，都咨嗟称叹而说：『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那位手长者，由于佛陀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向佛顶礼，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还皈其家，到了外门后，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到了中门、内门，以及入在内面时，如有人的话，都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升堂敷床，结跏趺而坐，心和慈俱，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和悲、喜心，以及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现在毘沙门大天王，其色像为巍巍，其光耀为晔晔，在夜间，将向旦晨之时，往诣手长者之家，告诉他说：『长者！你有大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因为现在三十三天的诸天们，乃为了长者之事，而集聚在于法堂，都咨嗟称叹而说：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因为那位手长者，当佛为之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为佛作礼，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还皈其家。而到了外门后，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他说法，就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到了中门、内

门，以及进入于里面时，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他说法，就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就升堂敷床，结跏趺之坐，心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而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为大，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其心也和悲，也和喜，以及舍而俱在，而为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于是，有一位比丘，经过其夜，到了翌日的早晨，着衣持钵，往诣于手长者之家宅。手长者遥见那位比丘之到来，就从座起，叉手（合掌）而向比丘仰白而说：「尊者！善来！尊者好久没到这里来了，请坐在此床。」那时，比丘就坐在其床，手长者就礼拜比丘的双足下，然后退坐在一边。

比丘告诉他说：「长者！你有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因为世尊为了你之事，在于无量百千的大众当中，咨嗟称叹手长者你而说：『手长者有七种未曾有之法。我为手长者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其座站起，礼拜于我，然后绕我的身边三匝而回去。还归其家时，到了门外，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他说法，就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到了中门、内门，以及进入里面时，如果遇有人的话，也都尽为其说法，也都劝发其渴仰心，而成就其欢喜，之后，就升堂敷床，结跏趺之坐，心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其心也和悲、喜，以及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现在三十三天的天众们，都为他而集聚在于法堂，都咨嗟称叹而说：手长者有大的善利，有大的功德。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因为那位手长者，当佛陀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站起，去礼谢佛陀，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在还皈其家宅时，到了外门外，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到了中门、内门，以及入在里面时，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就升堂敷床，结跏趺坐，心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遍满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和悲、喜俱，和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于是，毘沙门大天王，其色像巍巍，光耀晔晔，在夜将尽而向于早旦之时，曾诣手长者之家，告诉长者说：长者！你有善利！有大的功德。为甚么呢？因为现在三十三天的天众们为手长者之事，而集聚在于法堂。都咨嗟称叹而说：手长者有大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诸位贤者们！因为手长者在于佛陀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位站起，为佛作礼，然后绕佛的身边三匝而去。在还皈其家，到了外门外，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到了中门、内门，以及进入里面时，如遇有人的话，就尽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后，就升堂敷床。而结跏趺坐，心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也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和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其心也和悲、和喜，和舍同俱，而无结无怨，而无恚无诤，极为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那时，手长者默然不语，也不仰头观视毘沙门大天王。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尊重禅定，守护禅定之故。』」

于是，手长者乃仰白比丘说：「尊者！那个时候没有白衣在那里吗？」（白衣为在家的人，乃对于出家人之穿坏色衣而言）。比丘回答说：「没有白衣在那里的。」又问曰（比丘继而问他）：「如果有白衣的话，当会有甚么罪咎呢？」长者回答说：「尊者！因为或者有人不信世尊之语的话，他就会长夜不义不忍（住于不义之处），而会受生在于极恶之处，而受苦无量（不信佛语，就是不信真理，而永恒的在苦恼中生活）。假如有信佛语的话，他就由于此事之故，便能尊重恭敬礼事于我的尊者！说实在的，我也不欲使有此事的。尊者！其它之事暂时搁下，愿您在此受我供食。」

那位比丘就为了手长者之故，默然接受其邀请。手长者知道那位比丘默然接受后，就从座起，自行澡水，用极净美的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的饮食，自己亲手下厨斟酌，使比丘得以饱满。吃食后，收食器，行澡水完毕，就取一小床，别坐而听法。那位比丘就为长者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以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而去，去到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就将和手长者本所共论之事，尽向佛报告。

于是，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就是因此之故，称诤手长者具有了七种未曾有之法。又次，你们当知！那位手长者，还有第八种未曾有之法：手长者乃为一位无求无欲的人！」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四十一、手长者经（下）第十（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的内容，为佛陀称赞手长者为一具足了少欲、信、惭、愧、精进、念、定、慧等八种未曾有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阿逻鞞伽逻，住在于毘林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手长者具有了八种未曾有之法。那八种呢？手长者具有了(1)少欲，(2)有信，(3)有惭，(4)有愧，(5)有精进，(6)有念，(7)有定。(8)有慧。」

(1)手长者具有了少欲，这从那里说起呢？（此何因说）因为手长者自己为少欲的人，而不欲使人知道他为少欲的人。手长者有信、有惭、有愧、有精进、有念、有定、有慧。而手长者虽然自己有慧（包括信等之法），却欲使他人不知道其有慧。手长者之所以有少欲的原因，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2)手长者具有了信，此何因说？（从何说起？）因为手长者已得信心坚固，深着于如来（爱乐如来之法不放），信根已成立，始终不会再随诸外道之沙门、梵志，或者是天，是魔，是梵，以及其余的世间的了。手长者之所谓具有了信，就是由于此之故而说的。

(3)手长者具有了惭，是从甚么而说的呢？因为手长者乃常行惭愧，可惭而知惭。知道恶不善之法，乃为秽污烦恼之法，会受诸恶报，会造诸生死之本的。手长者之所谓有惭，就是由此之故而说的。

(4)手长者具有了愧，这是从何因而说的呢？手长者乃常行羞愧，可愧而知愧。知道恶不善之法。为秽污烦恼之法，是会受诸恶报，会造生死的根本的。手长者之所谓有愧，就是由此之故而说的。

(5)手长者具有了精进，是由何因而说的呢？因为手长者乃常行精进，都除恶

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常常自己起意（发心），都专心一意而坚固，为了诸善本而不舍方便。手长者之所以具有了精进，就是由此而说的。

(6)手长者之具有了念（四念处），这是由何因而说起的呢？因为手长者，观察内身如身（观察自身，而观察自身为不净），观察内觉（受），观察心，观察法，都如法（所谓观察受是苦，观察心为无常，观察法为无我，连同观身为不净，为之四念处、四念住，都能如意）。手长者之所谓有念，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7)手长者之具有了定，这是由于何因而说起的呢？因为手长者乃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乃至得证第四禅之成就而游止在于其境界。手长者之所谓具有了定，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8)手长者之所谓具有了慧，这是由于何因而说起的呢？因为手长者乃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得证如此之智，圣慧明达，一切都能分别晓了，以正尽苦。手长者之所谓具有了慧，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总而言之，手长者乃具有如上之八种未曾有之法，因此之故而说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九完

## 中阿含经卷第十

习相应品第五：（有十六经）（初一日诵）

何义不思念惭二 戒敬各二及本际  
二食尽智说涅盘 弥酰即为比丘说

（何义经、不思经、念经，惭（愧）为二经。戒经和（恭）敬经都各有二经，以及本际经，二种食经、尽智经、说涅盘经、弥酰经，即为比丘说经）。

四十二、何义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阿难！持戒者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欢悦，乃至得解脱，如是此戒，得趣至于彼岸。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则于晡时（申时），从燕坐（禅坐）起来，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持戒是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所谓持戒，乃使其不追悔之义。阿难！如果有人持受戒律的话，便能得到不悔恨的。」

阿难又问：「世尊！不悔恨是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不悔恨就是使其欢悦之义。阿难！如果有人不追悔的话，便会得到欢悦。」

阿难又问：「欢悦为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欢悦就是使其喜之义。阿难！如果有人欢悦的话，便会得喜的（喜悦心）。」

阿难又问：「世尊！喜为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喜就是使其止之义。阿难！如果有喜的话，便能得止身（轻安、猗息）。」

阿难又问：「世尊！止是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止就是使其乐之义（快乐安隐）。阿难！如果有止的话，便能觉得快乐。」

阿难又问：「世尊！乐是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乐就是使其定之义。阿难！如有乐的人，便会得定心。（三昧、等持）。」

阿难又问：「世尊！定为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定就是使其见如实、知如真之义（如实而知，如实而见）。阿难！如有定的话，便能得见如实、知如真。」

阿难又问：「世尊！见如实、知如真是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见如实、知如真就是使其厌之义（厌恶、厌离）。阿难！如有见如实、知如真的话，便能得厌。」

阿难又问：「世尊！厌为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厌就是令其无欲之义（离欲）。阿难！如有厌的话，便得无欲。」

阿难又问：「世尊！无欲为甚么意义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无欲就是使其解脱之义（离系缚而得自在）。阿难！如有无欲的话，便能得解脱一切的淫、怒、痴。这叫做，阿难！由于持戒便得不悔恨，由于不悔便得欢悦（愉悦），由于欢悦便得喜（喜悦心），由于喜便得止（轻安），由于止便得乐，由于乐便得定（三昧）。阿难！多闻的圣弟子，由于定，便得见如实、知如真（能如实而知见一切），由于见如实、知如真之故，便得厌离，由于厌离而得无欲，由于无欲，便能得到解脱，由于解脱，便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此事，也就是彻证其理而得道、证果）。阿难！这就是法法相益，法法相因（每一法都有互为因果关系，相互帮助之处）。像如是的，此戒就是趣至于第一（涅槃），所谓度过此岸，而得至彼岸之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十三、不思经第二（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人不可以唯求不悔，而不持戒，应该持戒，便能得

无悔，乃至便能得证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垂告说：「阿难！持戒的人，不应该思念『使我不悔』阿难！但是法，乃为自然（顺法之性，自自然然会这样，那样）。因此，持戒的人，便自然会得不悔的（故应持戒，不可以只顾能不追悔，下同）。阿难！有不悔的人，不应该思念『使我欢悦』阿难！但是法乃自然，如有不追悔的人，便能得欢悦阿难！有欢悦的人，不应该思念『令我喜』阿难！但是法乃自然，有欢悦的人，便会得喜的阿难！有喜的人，不应该思念『使我止。』阿难！但是法乃是自然的，有喜的人，便能得止身（轻安）。

阿难！有止的人，不应该思念『使我乐』阿难！但是法乃自然，有止的人，便能得觉乐阿难！有乐的人，不应该思念『使我定』心（三昧）阿难！但是法乃为自然的，有乐的人，便能得定心阿难！有定的人不应该思念『使我见如实·知如真』阿难！但是法乃为自然的，有禅定的人，便得见如实·知如真（如实而知见一切）阿难！如有见如实·知如真的话，就不应该思念『令我厌』离阿难！但是法乃为自然的，如有见如实，知如真的话，便得厌离阿难！有厌离的人，不应该思念『使我无欲』阿难！但是法乃为自然的，有厌离的人，便能得无欲阿难！有无欲的人，不应该思念『使我解脱』阿难！但是法乃为自然的，有无欲的人，便能得解脱一切的淫、怒、痴的。

阿难！这就是由于持戒，便能得不悔，由于不悔，便能得欢悦，由于欢悦，便能得喜，由于喜，便能得止（轻安、猗息），由于止，便能得乐，由于乐，便能得定心（三昧）阿难！多闻的圣弟子，有定心的人，便能见如实·知如真（如实而知见一切），由于见如实·知如真，便能得厌离，由于厌离，便能得无欲，由于无欲，便能得解脱，由于解脱，便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而知如真阿难！这就是叫做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像如是的，此戒乃为趣至于第一（涅槃），所谓度过此岸，而得至彼岸。」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十四、念经第三（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护诸根、护戒、不悔，乃至于解脱、涅槃，均为是基于正念正智的。如果没有正念正智的话，就不能成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多忘而没有正智的话，便会损害正念正智的。如果没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损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以及知如真、厌、无欲、解脱。

假如没有解脱的话，便会损害涅槃。如果比丘不多忘，而有正智的话，便会修习正念正智。如果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而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如果有解脱的话，便会习涅槃。」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十五、惭愧经（上）第四（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正念、正智，乃依于正思惟，正思惟则依于信，信乃依于爱敬，爱敬则依于惭愧。如没有惭愧的话，就会害爱敬，会害于信，乃至会害解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没有惭，没有愧的话，便会损害恭敬；如没有爱恭敬的话，便会损害其信；如没有其信的话，便会损害正思惟；如没有正思惟的话，便会损害正念正智；如没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损害护诸根，以及损害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和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假如没有解脱的话，便会损害涅槃。如果比丘有惭有愧的话，便会修习爱恭敬；如果有爱恭敬的话，便会修习其信；假如有信的话，便会修习正思惟；如果有正思惟的话，便会修习正念正智；假若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修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倘若有解脱的话，便会修习涅槃。」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十六、惭愧经（下）第五（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舍梨子尊者也广说具惭愧心，乃至得证解脱、涅槃的真理，并用树作为譬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梨子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如果比丘没有惭，没有愧的话，便会损害爱恭敬；假如没有爱恭敬的话，便会损害其信；如果没有信的话，便会损害正思惟；假若没有正思惟的话，便会损害正念正智；如果没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损害护诸根，以及损害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和损害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倘若没有解脱的话，便会损害涅槃。」

诸位贤者们！犹如有一棵树，假如损害外皮的话，则内皮便不能成就；内皮既不成，则茎、干、心节、枝、叶、华、实等，都不得成。

诸位贤者们！当知比丘，也是如是，如果没有惭，没有愧的话，便会损害爱恭敬；假若没有爱恭敬的话，便会损害其信；如果没有信的话，便会损害正思惟；假若没有正思惟的话，便会损害正念正智；如果没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损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和损害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倘若没有解脱的话，便会损害涅槃。

诸位贤者们！如果比丘有惭有愧的话，便会修习爱恭敬；如果有爱恭敬的话，便会修习其信，如果有其信的话，便会修习正思惟；如果有正思惟的话，便会修习正念正智；假若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修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以及修习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假若有解脱的话，便会修习涅槃。

诸位贤者们！犹如有一棵树，如果不损害外皮的话，则内皮得以成就，自然的，那些茎、干、心、节、枝、叶、华、实，皆能得以成就。

诸位贤者们！当知比丘，也是如是。假若有惭有愧的话，便会修习爱恭敬；如果有爱恭敬的话，便会修习其信；如果有其信的话，便会修习正思惟；假若有正思惟的话，便会修习正念正智；如果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修习护诸根，便会修习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倘若有解脱的话，便会修习涅槃。」

尊者舍梨子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比丘们，听闻尊者舍梨子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十七、戒经（上）第六（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们，有关于犯戒的害处，以及持戒的利益。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犯戒的话，便会损害不悔、欢悦、喜、止、乐、定，以及损害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如果没有解脱的话，便会损害涅槃。」

假若比丘能够持戒的话，便会修习不悔、欢悦、喜、止、乐、定，以及修习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倘若有解脱的话，便会修习涅槃。」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十八、戒经（下）第七（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舍梨子告诉诸比丘，是有关于犯戒的害处，以及持戒的利益等事，也用树为譬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梨子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如果比丘犯戒的话，便会损害不悔，会损害欢悦、喜、止、乐、定，会损害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假若没有解脱的话，便会损害涅槃。」

诸位贤者们！犹如有一棵树，假如损害根的话，则茎、干、心、节、枝、叶、华、实，都不能成就。

诸位贤者们！当知比丘也是如是的。如果有犯戒的话，便会损害不悔、欢悦、喜、

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假若没有解脱的话，便会损害涅槃。

诸位贤者们！如果比丘持戒的话，便会修习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如果有解脱的话，便会修习涅槃。

诸位贤者们！犹如有一棵树，如果不损害根的话，则茎、干、心、节、枝、叶、华、实，均能得以成就。

诸位贤者们！如果比丘也是如是，如果有持戒的话，便会修习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假若有解脱的话，便会修习涅槃。」

尊者舍梨子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尊者舍梨子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十九、恭敬经（上）第八（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恭敬，以及善观，能具威仪、具学法、具戒定慧，乃至得证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比丘当行恭敬，以及善观，而敬重诸梵行的人。假如当一位比丘不行恭敬，不善观，而不敬重诸梵行的人的话，则说那位比丘具有威仪之法，那是必定不会有的事；不具有威仪之法的话，而说他为具有了学法的人，必定是没有这道理的；不具有了学法的人，而说他为具有了戒身，必定也是没有的事；不具有了戒身的人，而说他为具有定身，必定也是没有的事；不具有了定身的人，而说他为具有慧身，必定也是没有的事；不具有了慧身的人，而说他为具有了解脱身，必定也是没有的事；不具有了解脱身的人，而说他为具有了解脱知见身的人，必定是没有的事；不具有了解脱知见身的人，而说他为具有了涅槃，必定是没有的事。」

假若一位比丘，能够恭敬，以及善观而敬重诸梵行的人的话，则说他为具有了威仪之法的人，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威仪法后，而具有了学法的事，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学法后，而具有了戒身的事，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戒身后，而具有了定身的事，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定身后，而具有了慧身的事，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慧身后，而具有了解脱身的事，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解脱身后，而具有了解脱知见身之事，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解脱知见身后，而具有了涅槃的事，必定是有的事。」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十、恭敬经（下）第九（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恭敬，以及善观，能具威仪、具学法、具护诸根，乃至能具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

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比丘！当知行恭敬，以及善观，而敬重诸梵行的人。如果比丘不行恭敬、不善观、不敬重诸梵行的人的话，而说他为具有了威仪的人，那必定是不会有之事；不具有了威仪法，而说他为具有了学法的人，那必定是没有之事；不具有了学法的人，而说他为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的人，必定是没有之事；不具有了解脱，而说他已具有了涅槃，那必定是不会有之事。」

诸比丘们！如果行恭敬，以及善观，而敬重诸梵行的人，说他已具有了威仪法的话，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威仪法，而说他已具有了学法，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学法，而说他已具有了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那必定是有的事；具有了解脱，而说他已具有了涅槃，必定是有的事。」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十一、本际经第十（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迷惑之本，乃以「有爱」为因，以无明为其缘。无明乃由五盖，乃至亲近恶知识，因此，乃以恶人为缘而来。又说圣者之所以明、解脱，就是缘于七觉支。七觉支乃由四念处，乃至亲近善知识，而以善人为缘而来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而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有爱（对生命存在的渴爱），其本际（最初的边际），乃为不可知的：本来并没有爱，然而现在却生有爱。因此，便可以得知：其所因为有爱的。所谓有爱，则为有习而成（生长之缘），并不是无习而成的。甚么叫做有爱之习呢？回答说：『乃以无明为习缘的』。而无明也是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的。甚么叫做无明之习呢？回答说：『乃以五盖为习的』（贪、瞋、昏眠、掉悔、疑等五为覆盖心法，使不生善法）。五盖也有习，并不是没有习。甚么为之五盖之习呢？回答说：『是以三恶行（身口意所犯之恶业）为习的』。三恶行也有习的，并不是没有习的。甚么为之三恶行之习呢？回答说：『是以不护诸根（不护六根之门）为习的』。」

不护诸根也有习的，并不是没有习的。甚么叫做不护诸根之习呢？回答说：『是以不正念、不正智为习缘的』。不正念、不正智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不正念、不正智之习呢？回答说：『乃以不正思惟（不如理之作意）为习的』。不正思惟也有习，并不是没有习的。甚么叫做不正思惟之习呢？回答说：『是以不信为习缘的』。不信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不信之习缘呢？回答说：『是以听闻恶法为习缘的』。听闻恶法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闻恶法之习呢？回答说：『是以亲近恶知识（恶友）为习缘的』。亲近恶知识也是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亲近恶知识之习呢？回答说：『是以恶人为习缘的』。（和恶人习以为惯）。

这就是具有了恶人后，便具有了亲近恶知识；具有了亲近恶知识后，便具有了闻恶法；具有了闻恶法后，便具有了生不信；具有了生不信后，便具有了不正思惟；

具有了不正思惟后，便具有了不正念、不正智；具有了不正念、不正智后，便具有了不护诸根；具有了不护诸根后，便具有了三恶行；具有了三恶行后，便具有了五盖；具有了五盖后，便具有了无明；具有了无明后，便具有了有爱。像如是的，这有爱，乃展转而具成的。

明解脱（解脱之智，导引于解脱之智）也是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明解脱之习呢？回答说：『是以七觉支为习』的。七觉支（择法、精进、喜、轻安、念、定、行舍）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七觉支之习呢？回答说：『是以四念处为习』的。四念处（身受心法）也是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四念处之习呢？回答说：『是以三妙行为习』的。三妙行（身口意之三善业）也是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三妙行之习缘呢？回答说：『是以护诸根为习』的。（守护六根的门头）。

护诸根也是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护诸根之习缘呢？回答说：『是以正念、正智为习』的。正念正智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正念正智之习缘呢？回答说：『是以正思惟为习』的。正思惟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正思

惟之习缘呢？回答说：『是以信为习』的。信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信之习缘呢？回答说：『是以闻善法为习』的。闻善法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闻善法之习缘呢？回答说：『是以亲近善知识为习』的。亲近善知识也有习缘的，并不是没有习缘的。甚么叫做亲近善知识之习缘呢？回答说：『是以善人为习』的。

这叫做具有了善人后，便具有了亲近善知识；具有了亲近善知识后，便具有了闻善法；具有了闻善法后，便具有了生信；具有了生信后，便具有了正思惟；具有了正思惟后，便具有了正念正智；具有了正念正智后，便具有了护诸根；具有了护诸根后，便具有了三妙行；具有了三妙行后，便具有了四念处；具有了四念处后，便具有了七觉支；具有了七觉支后，便具有了明解脱。像如是的，此明解脱，乃展转而具成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诺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十二、食经（上）第十一（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本际经略同。里面曾说大海乃以大河为食，乃至说明以雨为食等譬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有爱』，其本际乃为不可知的：本来并没有『有爱』，然而现在却生『有爱』。因此，便可以得知：所因有爱（有所因才会有爱，并不是空无来因）。所谓有爱，则有食，非无食（食为生成长养，本际经所谓习，也就是因由。有爱必定有因由，并不是没有因由）。甚么叫做有爱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无明为食』（因）的。无明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无明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五盖为食』（因）的，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五盖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三恶行为食』（因）的。三恶行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三恶行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

不护诸根为食』(因)的。

不护诸根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不护诸根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正念不正智为食(因)』的。不正念不正智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不正念不正智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正思惟为食(因)』的。不正思惟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不正思惟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信为食(因)』的。不信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不信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闻恶法为食(因)』的。闻恶法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闻恶法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亲近恶知识为食(因)的。』亲近恶知识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亲近恶知识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恶人为食(因)的。』

这叫做具有了恶人后，便会具有了亲近恶知识；具有了亲近恶知识后，便会具有了闻恶法；具有了闻恶法后，便会具有了生不信；具有了生不信后，便会具有了不正思惟；具有了不正思惟后，便会具有了不正念不正智；具有了不正念不正智后，便会具有了不护诸根；具有了不护诸根后，便会具有了三恶行；具有了三恶行后，便会具有了五盖；具有了五盖后，便会具有了无明，具有了无明后，便会具有了有爱。像如是的这有爱，便会展转其成。

以譬喻来说：大海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而能形成的。甚么叫做大海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大河为食(因)的。』大河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大河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小河为食(因)的。』小河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小河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大川为食(因)的。』大川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大川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小川为食(因)的。』小川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小川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山岩溪涧，以及平泽为食(因)的。』山岩溪涧、平泽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山岩溪涧、平泽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雨为食(因)的。』

有时天空降下大雨，大雨降下后，则山岩溪涧、平泽等处都会水满；山岩溪涧、平泽之水满后，则小川会满；小川满后，则大川会满；大川满后，则小河会满；小河满后，则大河会满；大河满后，则大海会满。像如是的，那大海乃展转而成满的。

像如是的，有爱也是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而会有的。甚么为之有爱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无明为食(因)的。』无明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为之无明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五盖为食(因)的。』五盖也有食

(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五盖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三恶行为食(因)的。』三恶行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三恶行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护诸根为食(因)。』不护诸根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不护诸根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正念不正智为食(因)的。』不正念不正智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不正念不正智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正思惟为食(因)的。』不正思惟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不正思惟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信为食(因)的。』不信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不信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闻恶法为食(因)的。』闻恶法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闻恶法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亲近恶知识为食(因)的。』亲近恶知识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亲近恶知识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恶人为食(因)的。』

这叫做具有了恶人后，便会具有了亲近恶知识；具有了亲近恶知识后，便会具



有了闻恶法；具有了闻恶法后，便会具有了生不信；具有了生不信后，便会具有了不正思惟；具有了不正思惟后，便会具有了不正念、不正智；具有了不正念、不正智后，便会具有了不护诸根；具有了不护诸根后，便会具有了三恶行；具有了三恶行后，便会具有了五盖；具有了五盖后，便会具有了无明，具有了无明后，便会具有了有爱。像如是的，此有爱乃展转而具成。

明解脱，也是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而能成的。甚么叫做明解脱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七觉支为食（因）的。』七觉支也有食，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七觉支之食（因）呢？

回答说：『是以四念处为食（因）的。』四念处也是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四念处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三妙行为食（因）的。』三妙行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三妙行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护诸根为食（因）的。』护诸根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护诸根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念、正智为食（因）的。』正念、正智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正念、正智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思惟为食（因）的。』正思惟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正思惟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信为食（因）的。』信也是有食（因）的，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信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闻善法为食（因）的。』闻善法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闻善法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亲近善知识为食（因）的。』亲近善知识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亲近善知识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善人为食（因）的。』

这叫做具有了善人后，便会具有了亲近善知识；具有了亲近善知识后，便会具有了闻善法；具有了闻善法后，便会具有了生信；具有了生信后，便会具有了正思惟；具有了正思惟后，便会具有了正念、正智；具有了正念、正智后，便会具有了护诸根；具有了护诸根后，便会具有了三妙行；具有了三妙行后，便会具有了四念处；具有了四念处后，便会具有了七觉支，具有了七觉支后，便会具有了明解脱。像如是的，此明解脱乃展转而具成的。

大海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大海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大河为食（因）的。』大河也有食

（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大河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小河为食（因）的。』小河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小河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大川为食（因）的。』大川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大川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小川为食（因）的。』小川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小川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山岩溪涧、平泽为食（因）的。』山岩溪涧、平泽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山岩溪涧、平泽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雨为食（因）的。』

有时天降大雨，降下大雨后，则山岩溪涧、平泽都会因雨而水满；山岩溪涧、平泽之水满后，则小川会满；小川满后，则大川会满，大川满后，则小河会满；小河满后，则大河会满；大河满后，则大海会满。像如是的，大海乃由之而展转而成满。

像如是的，明解脱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而能成就的。甚么叫做明解脱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七觉支为食（因）的。』七觉支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七觉支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四念处为食（因）的。』四念处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四念处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三妙行为食（因）的。』三妙行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三妙行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护诸根为食（因）的。』护诸根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护诸根之食（因）呢？回答

说：『是以正念正智为食（因）的。』正念正智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正念正智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思惟为食（因）的。』正思惟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正思惟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信为食（因）的。』信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叫做信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闻善法为食（因）的。』闻善法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的。甚么叫做闻善法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善人为食（因）的。』

这叫做具有了善人后，便会具有了亲近善知识；具有了亲近善知识之后，便会具有了闻善法；具有了闻善法后，便会具有了生信；具有了生信后，便会具有了正思惟；具有了正思惟后，便会具有了正念正智；具有正念、正智之后，便会具有了护诸根；具有了护诸根后，便会具有了三妙行；具有了三妙行后，便会具有了四念处；具有了四念处后，便会具有了七觉支；具有了七觉支后，便会具有了明解脱。像如是的，此明解脱，乃展转而具成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位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十三、食经（下）第十二（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所叙述的内容，大概都和食经（上）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有爱』，其本际（最初的边际）乃为不可知的：本来并没有『有爱』，然而现今却生『有爱』。

由此，便可以得知：所因为『有爱』（对生命存在的渴爱）。有爱的话，则为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有爱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无明为食（因）的。』无明也是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无明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五盖为食（因）的。』五盖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五盖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三恶行为食（因）的。』三恶行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三恶行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护诸根为食（因）的。』不护诸根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不护诸根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正念不正智为食（因）的。』

不正念不正智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不正念不正智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正思惟为食（因）的。』不正思惟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不正思惟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信为食（因）的。』不信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不信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闻恶法为食（因）的。』闻恶法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闻恶法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亲近恶知识为食（因）的。』亲近恶知识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亲近恶知识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恶人为食（因）的。』

大海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大海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雨为食（因）的。』有时天降大雨，大雨降下后，则山岩溪涧、平泽之水都盈满；山岩溪涧、平泽之水盈满后，则小川会满；小川满后，则大川会盈满；大川满后，则小河会满；小河满后，则大河也会满；大河满后，则大海会满。像如是的，

那大海就是这样的展转而成满的。

像如是，如果具有了恶人后，便会具有了亲近恶知识；具有了亲近恶知识后，便会具有了闻恶法；具有了闻恶法后，便会具有了生不信；具有了生不信后，便会具有了不正思惟；具有了不正思惟后，便会具有了不正念、不正智；具有了不正念、不正智后，便会具有了不护诸根；具有了不护诸根后，便会具有了三恶行；具有了三恶行后，便会具有了五盖；具有了五盖后，便会具有了无明；具有了无明后，便会具有了爱。像如是的，这有爱，乃是这样的展转而具成的。

明解脱也是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明解脱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七觉支为食（因）的。』七觉支也是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七觉支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四念处为食（因）的。』四念处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四念处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三妙行为食（因）的。』三妙行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三妙行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护诸根为食（因）的。』护诸根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护诸根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念、正智为食（因）的。』

正念、正智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正念、正智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思惟为食（因）的。』正思惟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正思惟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信为食（因）的。』信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信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闻善法为食（因）的。』闻善法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闻善法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亲近善知识为食（因）的。』亲近善知识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亲近善知识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善人为食（因）的。』

大海也有食（因），并不是没有食（因）。甚么为之大海之食（因）呢？回答说：『是以雨为食（因）的。』有时天降大雨，降下大雨后，则山岩溪涧、平泽之水都会盈满；山岩溪涧、平泽之水满后，则小川会满；小川满后，则大川会满；大川满后，则小河会满；小河满后，则大河会满；大河满后，则大海会满。像如是的，那大海乃这样的展转而成满的。

像如是的，如具有了善人后，便会具有了亲近善知识；具有了亲近善知识后，便会具有了闻善法；具有了闻善法后，便会具有了生信；具有了生信后，便会具有了正思惟；具有了正思惟后，便会具有了正念、正智；具有了正念、正智后，便会具有了护诸根；具有了护诸根后，便会具有了三妙行；具有了三妙行后，便会具有了四念处；具有了四念处后，便会具有了七觉支；具有了七觉支后，便会具有了明解脱。像如是的，此明解脱，乃如是的展转而具成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十四、尽智经第十三（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如实知见四圣谛如真，便能得漏尽。而尽智乃以解脱为习，乃至不悔乃以护戒为习，护戒又以护根为习。像如是的正念正智、正思惟、信、观法忍、翫诵法、受持法、观法义、耳界、闻善法、往诸、奉事善知识等，展转为习。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拘留国，十六大国之一），住在于剑摩瑟县拘楼的都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知有见的人，便能得漏尽，并不是不知，并不是不见的。为甚么有知见的人便能得漏尽（烦恼尽）呢？所谓知见苦如真（如实而知见一切为苦的真理），便能得漏尽；知见苦之集，知见苦之灭，知见苦灭之道如真，便能得漏尽（如实而知见苦集灭道四谛之理的话，就能将烦恼灭尽）。

而尽智乃为有习（原因）的，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尽智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解脱为习（原因）的。』解脱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解脱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无欲为习（原因）的。』无欲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无欲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厌为习（原因）的。』厌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厌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见如实、知如真为习（原因）的。』见如实、知如真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见如实、知如真之习（原因）？回答说：『是以定为习（原因）的。』定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定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乐为习（原因）的。』乐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乐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止为习（原因）的。』止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止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喜为习（原因）的。』喜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喜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欢悦为习（原因）的。』欢悦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欢悦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悔为习（原因）的。』

不悔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不悔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护戒为习（原因）的。』护戒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护戒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护诸根为习（原因）的。』护诸根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护诸根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念正智为习（原因）的。』正念正智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正念正智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思惟为习（原因）的。』正思惟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正思惟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信为习（原因）的。』信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信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观法忍（认知正法）为习（原因）的。』观法忍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观法忍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翫诵法为习（原因）的。』翫诵法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翫诵法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受持法为习（原因）的。』受持法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受持法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观法义为习（原因）的。』观法义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观法义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耳界为习（原因）的。』耳界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耳界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闻善法为习（原因）的。』闻善法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闻善法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往诣为习（原因）的。』往诣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往诣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奉事为习（原因）的。』

如果有人奉事善知识的话，则未闻之法便能得闻，已闻的，就能得利。如果对于像如是的善知识，不奉事的话，便会损害奉事之习（原因）；如果没有奉事的话，便会损害往诣之习（原因）；如没有往诣的话，便会损害闻善法之习（原因）；如果没有闻善法的话，便会损害耳界之习（原因）；如果没有耳界的话，便会损害观

法义之习（原因）；如果没有观法义的话，便会损害受持法之习（原因）；如果没有受持法的话，便会损害翫诵法之习（原因）；如果没有翫诵法的话，便会损害观法忍之习（原因）；如果没有观法忍的话，便会损害信之习（原因）；如果没有信的话，便会损害正思惟之习（原因）；如没有正思惟的话，便会损害正念、正智之习（原因）；如没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会损害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等之习（原因）；假如没有解脱的话，便会损害尽智之习（原因）。

倘若奉事善知识的话，则未闻之法便能得闻，已闻的便能得利。像如是的善知识，如果奉事他的话，便得为习奉事（为奉事的原因）；如果有奉事的话，便习往诣（为往诣之原因）；如有往诣的话，便习闻善法（为闻善法的原因）；如有闻善法的话，便习耳界（为耳界的原因）；如有耳界的话，便习观法义（为观法义的原因）；如有观法义的话，便习受持法（为受持法之原因）；如有受持法的话，便习翫诵法（为翫诵法的原因）；如有翫诵法的话，便习观法忍（为观法忍之原因）；如有观法忍的话，便习信（为信的原因）；如有信的话，便习正思惟（为正思惟的原因）；如有正思惟的话，便习正念、正智（为正念、正智的原因）；如有正念、正智的话，便习护诸根、护戒、不悔、欢悦、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如真、厌、无欲、解脱（为护诸根，……乃至解脱的原因）；如有解脱的话，便习尽智（为尽智的原因）。」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十五、涅槃经第十四（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涅槃是以解脱为习（原因），正信乃以苦为习，乃至行以无明为习。鬚观十二因缘而得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涅槃乃为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涅槃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解脱为习（原因）的。』解脱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解脱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无欲为习（原因）的。』无欲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无欲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厌为习（原因）的。』厌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厌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见如实、知如真为习（原因）的。』见如实、知如真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见如实、知如真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定为习（原因）的。』定也有习

（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定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乐为习（原因）的。』乐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乐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止为习（原因）的。』止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止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喜为习（原因）的。』喜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喜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欢悦为习（原因）的。』欢悦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欢悦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不悔为习（原因）的。』不悔也有习（原因），并

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不悔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护戒为习（原因）的。』护戒也有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护戒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护诸根为习（原因）的。』

护诸根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护诸根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念、正智为习（原因）的。』正念、正智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正念、正智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正思惟为习（原因）的。』正思惟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正思惟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信为习（原因）的。』信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信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苦为习（原因）的。』苦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苦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老死为习（原因）的。』老死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老死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生为习（原因）的。』生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生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有为习（原因）的。』有也有习（原因），并不

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有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受为习（原因）的。』受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受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爱为习（原因）的。』爱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爱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觉为习（原因）的。』觉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觉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更乐为习（原因）的。』更乐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更乐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六处为习（原因）的。』六处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六处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名色为习（原因）的。』名色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名色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识为习（原因）的。』识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甚么为之识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行为习（原因）的。』行也有习（原因），并不是没有习（原因）的。甚么为之行之习（原因）呢？回答说：『是以无明为习（原因）的。』

这叫做缘于无明而有行，缘于行而有识，缘于识而有名色，缘于名色而有六处，缘于六处而有更乐，缘于更乐（触）而有觉（受），缘于觉（受）而有爱，缘于爱而有受（取），缘于受（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生，缘于生而有老死，缘于老死而有苦。习苦，便有信（由于有了苦，而会起信心）；习信，便有正思惟（由于信，而会有正思惟）；习正思惟，便有正念、正智（由于有了正思惟，而会有正念、正智），习正念、正智，便有护诸根（由于有了正念、正智，而会有护诸根），而会不悔，而会有欢悦，而会有善，而会有止，而会有乐，而会有定，而会有见如实，知如真（如实而知见一切），而会有厌，而会有无欲，而会有解脱。习解脱，便得涅槃（由于有了解脱，便会得涅槃）。」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位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十六、弥酰经第十五（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弥酰尊者侍佛，后来辞佛而往林静处修行，反而起三恶念。佛陀知其心解脱未熟之故，为他说五习法：(1)善知识与善知识相交，(2)受持学戒，(3)谈论戒定慧等法义，(4)常行精进。(5)修智慧善观。其间，都当和善知识俱，而修恶露（不净想）、慈、息出入息（数息观）、

无常想等四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摩竭陀国（恒河南岸的一大国），住在于闍斗村的莽林（庵婆林）之窟。

那时，尊者弥酰为佛的侍者。于是（有一次），弥酰尊者过了夜间，至于翌日的平旦（黎明），乃着衣持钵，进入闍斗村，去行乞食。乞食之事办完后，就到了金鞞河之边，看见那个地方非常的平正，名叫好林；金鞞河之水，极为妙净可乐，有清泉徐流（慢流），冷暖配合得很和适。他看见后，非常的欢喜，便作如是之念：此地很平正，名又叫做好林；金鞞河的水，又为极妙可乐，又有清泉徐流，冷暖又为很和适。如有族姓子（善男子）想学习断灭（由于精勤而断灭烦恼）的话，应当在于这个地方为宜。我也有所断（自己也有应精勤之处），我宁可在此静寂的地方学习断（勤）吧？

于是，弥酰尊者食后，过了中午后，摄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着在于肩上，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退坐在一边，然后仰白佛说：「世尊！我在今天平旦（早晨）时，着衣持钵，进入闍斗村去进行乞食。乞食之事办完，就到了金鞞河之边，曾经看见那个地方土地平正，名叫好林；金鞞河的河水乃极妙可乐（使人悦适），有清泉慢慢的流出来，冷暖配合的很和适。我看见而欢喜后，便作如是之念：这里的土地很平正，名叫好林；金鞞河之水极为妙好可乐，清泉又徐流，冷暖很和适。如果有一位族姓子，愿学断（精勤）的话，应当在于此处最为适合；我也是其中的一人，为有所断之人，我宁可在这个静处学习断灭吧！世尊！我现在想到那个林的静处去学断（不知可否？）」

那时，世尊告诉他说：「弥酰！你今知道吗？我现在独自一人在这里，并无其它的人，并没有侍者在此，你应小停，须等比丘来作我的侍者后，你便可以去，可以到那林静处去学断！」尊者弥酰乃至再三白佛而说：「世尊！我现在欲往该林静处去学断。」世尊也再三的垂告他说：「弥酰！你今知道吗？我独自一人，并没有他人在此，并没有侍者，你应小停，须有比丘来为我的侍者后，你便可以去。可以到那林静处去学。」弥酰又白佛说：「世尊乃为一位无为无作（已成佛，已无修持用功可作之事），亦无所观（无须观察任何事，已彻底明了故）。世尊！我却不然，我乃有为有作而有所观（我乃还须修持用功观察一切真理为务）。世尊！允我到那林静处去学断吧！」

世尊乃无可奈何的对他说：「弥酰！你想求断，这么的热诚，我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弥酰你去吧！你就随意所欲而去吧！」于是，尊者弥酰，听佛所说，就善受善持而善诵习（铭感佛语，而不敢怠慢。因为佛陀在语言中，含有教他好好的去受持之故）。他就礼佛双足后，绕佛三匝而去。他到了林，进入林中后，在一树下，敷尼师檀（坐具），结跏趺坐在那里。

弥酰尊者住在林中时，便生三种恶不善之念，所谓欲念、恚念，以及害念是。他由于此之故，就念起世尊来。于是，弥酰尊者，就在于晡时（申时），从燕坐站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到了林，在于静处坐禅时，便生三种恶不善之念，所谓欲念、恚念，以及害念是。我由于此之故，便念起世尊来。」（想起应该请教世尊，这是怎么回事？）

世尊就告诉他说：「弥酰！你的心解脱还未成熟。如果想使它成熟的话，有五习法（须学习五种法）。那五种呢？(1)弥酰！所谓比丘，自己要为善知识，要与善知识俱在（要成为一善知识），要与善知识共和合。弥酰！心解脱还未成熟，而欲使它成熟的话，这就是第一种须学习之法。

(2)又次，弥酰！所谓比丘，应该要修习禁戒，要守护从解脱（别解脱，为波

罗提木叉。各种身份，如七众弟子，各别而持其应持的戒，而各别而解脱），又要善于摄持威仪礼节，看见纤芥罪（小小的罪过），也要常怀畏怖之心，受持学戒而不犯。弥酰！心解脱未成熟的人，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其第二种习法。

(3)又次，弥酰！所谓比丘，就是说，所可论说的为圣，而有义的，是会使心柔软，使心无盖。所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渐损、说不乐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燕坐、说缘起。得如是的比类的沙门之所说的，具得为易，

而不难得。弥酰！心解脱未成熟的人，而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其第三种习法。

(4)又次，弥酰！所谓比丘，要常行精进，要断恶不善之法，要修诸善法，要恒自起意（自己要常常发心），专一坚固的为诸善之本，而不舍弃方便（努力）。弥酰！心解脱未成熟的人，而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其第四种习法。

(5)又次，弥酰！所谓比丘，应修行智慧，要观兴衰之法，而得如是智，而得圣慧明达，分别一切，而晓了一切（彻知一切），以之而正尽一切苦恼！弥酰！心解脱未成熟的人，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其第五种的习法。

比丘他既有此五种习法后，又要修习四法。那四法呢？(1)要修恶露（不净想）而使其能断欲；(2)要修慈，使其断除恚心；(3)修习息出息入（要那般那念，数息观），使其断除乱念；(4)修习无常观，使其断除我慢。弥酰！如果比丘自为善知识而和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须修习禁戒，要守护从解脱（别解脱，由戒而各别解脱）。又要善摄威仪礼节，看见纤芥（微小）之罪业，也应常怀畏怖（不敢去作），而受持学戒。弥酰！如果比丘自为善知识，和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得所可说的为圣，而有义的，而使心柔软，使心无盖

（无被烦恼盖覆）。所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渐损、说不乐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燕坐（禅坐）、说缘起，而得像如是之比类的沙门所说，其得而易，而不难得！

弥酰！如比丘自为善知识，和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须进行精进，须断恶不善，而修诸善法。要恒自起意（发心），专一坚固，为诸善之本而不舍方便（努力用功）。弥酰！如比

丘自为善知识，而与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行智慧，应观察兴衰之法。得如此之智，而圣慧明达，而分别晓了，以为正尽一切苦恼。弥酰！如比丘自为善知识，而与善知识俱，而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修恶露（不净想），使其断欲。应修慈，而使其断恚。应修息出息入（数息观），而使其断乱念。应修无常想，而使其断我慢。弥酰！如果比丘得无常想的话，必定会得无我想。弥酰！如比丘得无我想的话，便能在于现法当中断除一切我慢，而能得息（轻安）、灭（寂静）、尽（尽漏）、无为（所作已完）、涅槃（寂灭）。」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弥酰，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五十七、即为比丘说经第十六（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的内容，和前经（弥酰经）为大同小异。是以世尊对诸比丘说法的方式记录下来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



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心解脱未成熟，而欲使其成熟的话，乃有五种的习法。那五种呢？」

(1)比丘应自习为善知识，与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心解脱如未成熟，而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第一种习法。

(2)又次，比丘！应修习禁戒，应守护从解脱（别解脱，波罗提木叉，戒）。又应善摄威仪礼节，看见纤芥（微小）之罪，也应常怀畏怖，而受持学戒。心解脱未成熟，而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第二种习法。

(3)又次，比丘！所谓所可说的为圣，为有义的，而能使心柔软，使心无盖（无覆盖烦恼）。所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渐损、说不乐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燕坐、说缘起。得如是的比类的沙门所说，而具得，而易不难得。心解脱未成熟，而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其第三种之习法。

(4)又次，比丘！应常行精进，应断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应恒常的自起意（发心），专一坚固为诸善之本，而不舍方便（努力）。心解脱未成熟，而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其第四种的习法。

(5)又次，比丘！应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得如此之智，而圣慧明达，而分别晓了，以之而为正尽一切苦恼。心解脱未成熟，而欲使其成熟的话，这就是其第五种的习法。

比丘如具有了此五种习法后，又应修习四法。那四法呢？(1)修恶露（不净想）使其断欲。(2)修慈，使其断恚。(3)修息出息入（数息观），使其断除散乱之念。(4)修习无常之想，使其断我慢。如比丘自习为善知识，与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须修习禁戒，应守护从解脱（别解脱，戒本）。又应善摄威仪礼节。看见纤芥（微小）之罪，也应常怀恐怖，而受持学戒。如比丘自习为善知识，而与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和合的话，当知必得所可说的为圣，为有义的，而能使心柔软，使心无盖。所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渐损、说不乐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燕坐、说缘起。得如是之比类的沙门所说的，具得而易不难得。

如比丘自习为善知识，与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行精进，应断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应恒自起意（发心），专一坚固，为诸善之本，而不舍方便（努力）。如比丘自习为善知识，与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行智慧，应观察兴衰之法。而得如此之智，而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之而为正尽苦恼。如比丘自习为善知识，与善知识俱，与善知识共为和合的话，当知必须修习恶露（不净想），使其断欲；修慈，而使其断恚；修息出息入之观（数息观），使其断散乱之念；修习无常想，使其断我慢。如果比丘，能得无常想的话，必能得证无我想。假如比丘得无我想的话，便于现法当中断除一切我慢，而得息、得灭、得尽、得无为、得涅槃。」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完

# 中阿含经卷第十一

中阿含王相应品第六：（有七经，王相应品本有十四经，分后七经为第二诵。）

七宝相四洲 牛粪摩竭王 鞞婆丽陵者 天使最在后  
（七宝经、三十二相经、四洲经、牛粪喻经、摩竭王〔频鞞娑逻王迎佛经〕、鞞婆陵耆经、天使经排在最后面）

五十八、七宝经第一（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转轮王出世时，会有七宝之出现于世间。像如是的，如来出世时，也有七觉支之宝之出于世间。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转轮王出现于世间时，当知便会有七宝之出现于世间。那七宝呢？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就是所谓的七宝。

如转轮王出现于世间时，当知会有此七宝之出世，像如是的，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出现于世间时，当知也有七觉支之宝，出现于世间。那七觉支呢？所谓念觉支宝、择法觉支宝、精进觉支宝、喜觉支宝、息觉支宝、定觉支宝、舍觉支宝，以上就是所谓的七宝。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出现于世间时，当知会有此七觉支之宝之出现于此世间。」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五十九、三十二相经第二（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如具足三十二相的话，在家可为转轮圣王，如出家时，则为如来。其名称会流布，会周闻于十力。同时详述三十二相。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诸比丘们在中食后，集坐在于讲堂，共论如下之事：「诸位贤者们！甚奇！甚特！如大人成就三十二相的话，必定会有二处的去处，是真谛，而不虚的事：(1)此人如果为在家人的话，必定会为

转轮王。是聪明有智慧，具有了四种军队，可以整御（统治）天下，由自己可以自由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就为之七宝。同时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降伏其它之众。他必定会统领这里的一切地，乃至大海，都不须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大家都能安乐。(2)如果为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的话，必定会证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其名称会流布，会周闻于十方。」

那时，世尊正在燕坐（禅坐），曾用净天耳，出过于人（优于人耳），而听到诸比丘在于中食之后，集坐在于讲堂，共论如下之事：「诸位贤者们！甚奇！甚特！如有大人，而成就三十二相的话，所行之处，必定有二处，是真谛而不虚的：如果为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是聪明而有智慧，有四种的军队，能整御天下，由于自己可以自在的运行，是如法的法王，而七宝成就。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宝。有千子之具足，颜貌都端正，都勇猛无畏，能降伏他众生。他必定统领此一切地，乃至于大海，然而不用刀杖，都以法去教令人，使人得到安乐的。倘若他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的话，必定能证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会流布，会周闻于十方。」

世尊听闻他们共论此事的声音后，就在于晡时（申时），从燕坐起来，往诣讲堂，在于比丘众之前面敷一座位而坐在那里。佛陀垂问诸比丘们说：「你们今天到底是共论何事，而集坐在于讲堂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我们今天集坐在讲堂里，所共论的为如下之事：『诸位贤者们！甚奇！甚特！如有人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的话，必定会有二处之去处，是真谛而不是虚妄的：如果为在家的人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是一位聪明而有智慧的王者。有四种军队，能整御天下，由自己之意，可以自在运行，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这些为之其七宝。有千子之具足，颜貌都很端正，都很勇猛而无畏，而能降伏他众生。他必定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人得到安乐的。倘若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之人的话，必定能证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其名称会流布，而周闻于十方。』世尊！我们都在共论这些事之故，而集坐在讲堂的。」

于是，世尊告诉他们说：「比丘们！你们欲得从如来之处，听闻三十二相之事吗？所谓大人所成就的，必有二处之去处，是真谛，而不是虚妄的：如果为在家的话，必定会成为转轮王，是聪明有智慧，有四种军队，能整御天下，可以由己而自在运行，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就是他的七宝。有千子具足，颜貌都很端正，都勇猛无畏，而能降伏他众生。他必能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人得到安乐的。倘若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之人的话，必定能证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其名称会流布，而周闻于十方。」

这时，诸比丘们听后，白佛而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果世尊为诸比丘们说三十二相的话，诸比丘们听后，当会善于受持（纳受）。」

世尊垂告而说：「诸比丘们！你们要谛听！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吾当会为你们详细的分别而说。」这时，诸比丘们，就受教而

注意的倾听佛说。

佛陀说：「**1.大人之足，安平而立（足下平满相，足底乎直柔软，安住密着地面）。**这叫做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2.大人的足下生轮，轮有千辐，一切都具足（千辐轮相，足心现一千辐轮宝之肉纹）。**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3.大人的足指纤长（指纤长相，两手、两足皆纤长端直）。**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4.大人之足周都正直（足周正直相，身体正直如梵天）。**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5.大人之足之跟踝，其后面的两边都平满（足跟广平相，足踵圆满广平之相）。**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6.大人的足，其两踝都（足趺隆起相，为足背高起圆满之相），**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7.大人的身毛上向（身毛右旋相，佛的一切发毛，由头至足皆右旋，色紺青柔润）。**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8.大人的手足有网缦，犹如鴈王（指网缦相，手足之一一指间，有缦网交互连络之纹）。**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9.大人的手足极妙而柔弱软敷，犹如兜罗华（手足柔软相，手足极其柔软，有如细劫波毳之相），**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10.大人的肌皮软细，尘水均不着（皮肤细软相，皮肤细薄、润泽，一切尘垢都不染）。**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

又次，**11.大人为一一之毛。一一之毛就是说，身上的每一孔，都有生一毛，其色为如紺青，有如螺之右旋那样（孔生一毛相。指孔均生一毛，其毛为青瑠璃色，一一毛孔皆出微妙的香气）。**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12.大人鹿肠，有如鹿王（臚如鹿王相，指股骨如鹿王之纤圆）。**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13.大人阴马藏，犹如良马王（马阴藏相，指男根密隐于体内，如马阴之相）。**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14.大人的身形圆好，有如尼拘类树，上下都圆而相称（尼拘树相。指佛身纵广左右上下，其量全等。调匝圆满，有如尼拘律树一纵广树）。**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15.大人之身，并不阿曲，身体不曲，则平立时，伸手可以摩着其膝（垂手过膝相。立正时，两手垂下，其长可越膝）。**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16.大人之身为黄金色，有如紫磨金（金色身相，佛身全体都呈露出真金色，有如众宝庄严之妙金聚）。**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17.大人之身，七处都满。所谓七处都满，乃指两手、两足、两肩，以及颈（七处隆满相，七处之肉均隆满、柔软）。**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18.大人的上身大，有如师子（上身如师子相。指佛之上半身广大，行住坐卧威容端严，都如狮子王）。**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19.大人师子的颊车（狮子颊相：指两颊隆满如狮子颊）。**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20.大人的脊背平直（大直身相。指一切人中，佛身最大而直）。**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

又次，**21.大人的两肩都上连通，颈均平满（肩膊圆满相。指佛两腋下之骨肉圆满不虚）。**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22.大人有四十齿（四十齿相。佛具有四十齿），****23.牙平（佛齿干齐），****24.齿不悚（佛齿密无间隙），****25.齿白、齿通味第一味（四牙白净相。齿鲜白光洁，锐利如锋）。**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26.大人的梵音令人可爱，****27.其声犹如加罗毘伽（梵声相）。**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28.大人广长舌，所谓广长舌，就是说其舌从口出后，能遍覆其面（广长舌相，舌广而长，柔软细薄，展之则覆面至于发际）。**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29.大人的承泪处都满，犹如牛王（眼睫如牛王相，指睫毛整齐而不杂乱）。**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30.大人的眼，其色为紺青（目紺青色相，指佛眼细青如青莲华）。**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31.大人的头顶有肉髻，团圆相称，发螺向右而旋（顶髻相，顶上有肉，隆起如髻形之相）。**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32.大人的两眉之间，有生毛，洁白而右萦（白毫相。双眉中间生白毫，柔软如兜罗绵，右旋而卷收，因常放光，故称毫光，或眉间光）。**这就是大人的大人之相。

诸比丘们！大人如成就这种三十二相的话，必定会有二处可去，是真谛，而不是虚妄的。(1)如果为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是聪明而有智慧，有四种的军队能整御天下，可由自己自由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宝。有千子具足，其颜貌都端正，为勇猛无畏，能降伏他众。这种具有了这些条件的人，必定能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均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人得到安乐。(2)倘若剃除发须，着袈裟衣由于正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学道者的话，必定会得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其名称会流布，而周闻于十方。」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十、四洲经第三（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人对于其欲望能具足，而命终者少。佛陀自述其前生为顶生王，而作为转轮王时，统领四洲，更随其意念而入于三十三天的法堂，和天帝释各坐半座。然而意还不足，欲驱帝释天，而夺其半座打好作为天人之王。此念刚发，就堕下界，就失去其如意足神通而命终。这都是欲望无穷，不知足所致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安静之处，正在燕坐（坐禅）思惟，而作此念：世人甚少有人能对于欲，有满足之意，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的人。世人对于欲，有满足意，能厌患于欲，而命终的人，可说是甚为难得的事。

阿难尊者，就在于晡时，从其燕坐起来，往诣佛所，到后礼拜，然后退住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今天在安静之处，燕坐思惟，而作如是之念：世人甚少有人能对于欲念有满足其意，很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的人。世人对于欲，有满足其意，能够厌患于欲，而命终的人，可说是甚为难得的一件事。」

佛陀听后，垂告阿难而说：「如是！如是！世人甚少，少能对于欲，有满足之意。少有厌患于欲，而命终的人。阿难！世人对于欲，有满足之意，厌患于欲，而命终的人，可说是非常的难得的。阿难！世人确实极甚难得，确实非常难得对于欲，有满足之意，厌患于欲，而命终的人。阿难！但是世间人甚多甚多（非常的多），对于欲，并没有满足之意，不厌患于欲而命终的。这是为甚么呢？」

阿难！在过去世之时，有一位国王，名叫顶生（最胜王，印度太古时期之转轮王），曾作为转轮王。是一位聪明有智慧的国王。他拥有四种军队，能整御天下，可由于自己去自在运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

宝、主兵臣宝，就是其七宝。有千子之具足，颜貌都端正，为勇猛无畏，而能降伏其它的众生。这一位必定能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都不用刀杖，而用法教，使人得以安乐的。阿难！那位顶生王，在后来极大久远之时，便作如是之念：我领有阎浮洲（南瞻部洲，位于须弥山南方的咸海中），极大的富乐，有好多的民众。我有七宝，有千子都具足。我欲在于宫中，降下宝物，经过七天，其宝都积堆而至于膝盖之高。阿难！那位顶生王有大如意足（能如己意，自在飞行与神变的境界），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刚起这种动念之时，就在于宫中降下珍宝七天，积

堆至于人的膝盖之处。

阿难！那位顶生王，又在于后来，极大久远之时，便作如是之念：我拥有阎浮洲，极大的富乐，有很多的民众。我也拥有七宝，具足了千子，以及在宫中降下珍宝七天，堆积至于膝盖。我忆起了曾从古人所听到的，如西方有一大洲，名叫瞿陀尼（西牛货洲，位于须弥山西方之咸水海）。那边也是极大富乐，也拥有非常多的民众。我现在欲往，去看看瞿陀尼洲，到后，可整御那个大洲。阿难！那位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因此，刚起意念之时，就能以他的如意足乘于虚空而去，同时也率领四种军队同行。阿难！那位顶生王就实时到达瞿陀尼洲，而住在于那个地方。阿难！那位顶生王住下来后，则整御瞿陀尼洲，乃至经过无量的百千万岁。

阿难！那位顶生王，在于后来，极大久远之时，又作如是之念：我拥有阎浮洲，极大富乐，有好多民众，我拥有七宝，具足了千子，以及宫中降下了珍宝七天，堆积至于膝盖。我也已拥有瞿陀尼洲。我又曾从古人听到东方有一大洲，名叫弗婆鞞陀提（东胜身洲，位于须弥山东方的咸海中）。那个地方，也极大富乐，有好多的民众。我现在欲往见弗婆鞞陀提洲，到那边去整御那个大洲。阿难！那位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刚发起其动念后，就用其如意足，乘于虚空而去，也带领四种军队，一齐乘空而去。阿难！那位顶生王，实时到达弗婆鞞陀提洲，而住在那里。阿难！那位顶生王住下来后，即整御那个弗婆鞞陀提洲，乃至经过无量的百千万岁。

阿难！那位顶生王在于后来极大久远之时，又作如是之念：我拥有阎浮洲，为极大的富乐，有好多的民众。我也拥有七宝，也有千子，都具足，以及在于宫中降下珍宝七天，珍宝已堆积至于膝盖之上。我又有了瞿陀尼洲，也有了弗婆鞞陀提洲。我又曾经从古人之处听过，说北方有洲，名叫郁单曰（北俱卢洲，位于须弥山北方的咸水海中），其处也极大富乐，也有很多的民众。听说那个地方的民众都无我想，也无所受。我现在欲往见那个郁单曰洲。到达后，欲整御那个地方。以及诸眷属。阿难！那位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因此，刚发心（起意）后，就用他的如意足乘着虚空而去，以及领率四种军队同往。

阿难！那位顶生王遥见该处的平地，遍处都是白色的，就告诉诸位臣从们说：『卿等（你们）看见郁单曰，其平地都洁白吗？』诸臣回答说：『见到了，天王！』王又告诉他们说：『你们（卿等）知道吗？那些洁白的东西是郁单曰的人的自然的梗米，郁单曰的人平常所食之物，卿等（你们）也应该共食此食。』阿难！那位顶生王又遥见郁单曰洲里面的若干种之树，都净妙严饰，有种种的彩色，在于栏楯里，就告诉诸臣说：『你们（卿等）看见郁单曰洲中，有若干种之树，都净妙严饰，有种种的彩色，在栏楯里吗？』诸臣回答说：『看见了，天王！』王又告诉他们说：『卿等知道吗？这是郁单曰之人的衣树（劫贝 绵树），郁单曰之人都取此衣去穿着。卿等也应取此种衣去穿着。』阿难！那位顶生王实时到达而住在于郁单曰洲。阿难！那位顶生王住下来后，就整御郁单曰洲，乃至经过无量的百千万岁，以及诸眷属。

阿难！那位顶生王在于后来极大久远之时，又作此念：我拥有阎浮洲，极大富乐，有好多的民众。我也拥有七宝。千子也具足，以及在宫中降下珍宝七天，积堆至于膝盖上。我又有了瞿陀尼洲，也有弗婆鞞陀提洲，也有了郁单曰洲。我曾经又从古人听到有天处，其名叫做三十三，我现在欲往见三十三天。阿难！那位顶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刚发起（起意）后，就用如意足乘着虚空而往，以及率领四种军队，向着日光迈进。阿难！那位顶生王遥见三十三天中，须弥山王的上面有犹如大云，就告诉诸大臣们说：『卿等看见三十三天，须弥山王的上面，有犹如大云的形相吗？』诸臣回答说：『看到了，天王！』王又告诉他们说：『卿等知道吗？那是三十三天中的昼度树（波利质多罗，香遍树）。三十三天（忉利

天)的天神们,都在此树下,在于夏季四个月。具足了五欲,而自娱乐。』

阿难!那位顶生王又遥见三十三天中,在须弥山王上,近于南边之处,犹如大云,就告诉诸位臣民说:『卿等看见三十三天中,须弥山王上,近于南边之处,犹如大云吗?』诸臣回答说:『看见了,天王!』王又告诉他们说:『卿等知道吗?这就是三十三天的正法之堂,三十三天的天神们都在于此堂中,每逢月之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为了天,为了世人,在思法思义。』阿难!那位顶生王,于此时,即到三十三天。那位顶生王到达三十三天后,就进入法堂。于是,天帝释(三十三天之主)便赐与顶生王半座,请他坐下来。那位顶生王就坐在天帝释给与的半座上面。于是,顶生王,以及天帝释,都等于是没有甚么差别。如二位之光与光都无异,色与色都无异,形

与形都无异。两位的威仪礼节,以及其衣服也都没有异,唯有眼询(动眼时)有点儿不同。

阿难!那位顶生王在于后来,经过极大久远时,又作此念:我拥有阎浮洲,极大富乐,有好多的民众。我也拥有七宝,也具足了千子,以及在于宫中降下珍宝七天,堆积至于膝盖。我同时又有瞿陀尼洲,也有弗婆鞞陀提洲,也有郁单曰洲。我又已经看见三十三天的云集大会,我已能得以进入诸天的法堂。又天帝释也与我半座,我已经得坐在帝释天的半座上面。我和帝释天都并没有甚么差别,光与光无异,色与色无异,形与形无异,威仪礼节,以及衣服等,也并没有异,唯有眼睛转动(眼拘)的地方有些差别而已。我现在宁可将帝释天驱走,而夺取其另外半座,以便作天人之王,由于自己而自在运用吧!

阿难!那位顶生王刚发此念(起此动念),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降下在于阎浮提,便失去了其如意足,同时又生极重之病。在他将要临命终时,诸臣则往诣顶生王之所,向顶生王说:『天王!如果有梵志、居士,以及诸臣、民众来问我们而说:顶生王临命终时,到底交代甚么事,说甚么话吗?那时,我们应当要怎样去回答那些梵志、居士,以及诸臣、民众呢?』

这时,顶生王告诉诸臣们说:『如果梵志、居士,以及诸臣、人民,来问卿等:顶生王在临命终时,说甚么事时,卿等应当要这样的回答他们:顶生王得有阎浮洲,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有七宝,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他具足了千子,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运用其神力,使珍宝降下七天,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瞿陀尼洲,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弗婆鞞陀提洲,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郁单曰洲,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得见诸天之集会,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顶生王具足了五欲功德—

色、声、香、味、触(能享受最大的欲乐),其意犹不满足而命终。倘若有梵志、居士,以及诸臣、民众,来问卿等而说:顶生王临命终时,说甚么话,交代甚么事时,卿等就应当照这些话去回答他们。』」

佛陀说到这里,又说偈颂而说:

天雨妙珍宝 欲者无厌足 欲苦无有乐 慧者应当知  
着有得金积 犹如大雪山 一一无有足 慧者作是念  
得天妙五欲 不以此五乐 断爱不着欲 等正觉弟子

(上天虽然降下算不尽的妙珍宝,但是有贪欲的人,还是不能厌足的。应当要知道!贪欲为苦,而不是乐,有智慧的人应当要知道这种道理的!)

(倘若有黄金之堆积,有如大雪山那么的广大,也是一一都不会有厌足的一天,有智慧的人,应该要作如是之念。)

(假如得天妙五欲,也不应以此五乐而乐;应该要断除贪爱,应该不要耽着于欲,这才是正觉〔佛陀〕的弟子。)

世尊说偈后,又告诉阿难说:「阿难!我所说的那一位顶生王,你意谓别人吗?

你不可以作此念，当知：那是我啊！阿难！我在于那时，曾经饶益了自己，也饶益他人，饶益好多的人。同时，都愍伤世间，都为天、为人，求义，以及饶益，而求安隐快乐。不过那时我所说之法，并不至于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由于不究竟梵行之故，那时并不能离开生老病死，不能脱离啼哭忧戚之念，也未能得脱一切的苦恼。阿难！我现在降生在世，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我现在能自饶益，也饶益他人，饶益很多人。都愍伤世间，而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以及饶益，而求

安隐快乐。我现在说法，已得至究竟，已究竟白净，究竟梵行。我究竟梵行后，现在已得离开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现在已经得脱一切苦恼！」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十一、牛粪喻经第四（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一比丘说五阴是无常，是苦，是变易之法。并以前生为顶生王时所拥有的七宝，现在已无一存在。这是因色为无常，为苦，为变易之法，有以致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于安静之处，燕坐（坐禅）思惟，而作此念：是否有一种色（指物体），能常住不变，而一向都是乐，都保持恒久存在的吗？是否有一种觉（受）、想、行、识（指精神作用），为常住不变，而一向都为乐，都能恒久存在的吗？

那一位比丘就在于晡时，从其燕坐起来，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我曾在于一安静处燕坐思惟时，曾作如是之念：是否有那一种色（物质，色阴），为常住不变，而一向为乐，都恒久存在吗？是否有一种觉（受）想、行、识

（指精神作用的四阴），为常住不变，而一向都为乐，都恒久存在的吗？」

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世间上并没有一种色为常住不变，为一向都为乐，都恒久存在的。也没有觉（受）、想、行、识，为常住不变，一向都为乐，都恒久存在者。」

于是，世尊就用手指爪，去抄一些牛粪，而告诉他说：「比丘！你现在看见我用手指爪，去抄一些牛粪吗？」比丘白佛说：「看见了，世尊！」

佛陀又告诉他说：「比丘！像如是的，并没有一些色，能常住不爱，而一向都为乐，都能恒久存在的。也像如是的，并没有少许之觉（受）、想、行、识，能够常住不变，而一向都为乐，而恒久存在的。为甚么呢？比丘！我忆起了往昔之时，长夜作福（恒常都在作诸善业），久长的作诸福业后，就长夜受诸乐报。比丘！我在往昔之时，经过七年的行慈，故经过七反（七次）的成败（世间成住坏空之劫），不来生此世间。在世间败坏之时，就生在晃昱天（二禅天），世间再成立时，就来下生在于空梵宫殿中，在那个梵天中，作一位大梵天。在余处千反（千次），作自在天王；三十六反（次），作天帝释。又无量反（次）作刹帝利顶生王（出身为刹帝利的顶生王）。



比丘！我出生而作为刹帝利的顶生王时，曾有八万四千的大象，被好的乘具，都以众宝校饰，白珠珞覆，是以于娑贺象王（转轮王之王象之名。据说能飞行自在，而有六牙）为众象之首的。比丘！我作刹帝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之马，都被好的乘具，众宝庄饰，金银珞，是以馱马王（云马王）为众马之首的。比丘！我作为刹帝利的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之车，四种校饰，庄严以众好的狮子、虎豹斑纹之皮，用这些皮织成为杂色，种种的庄饰，都是非常的利疾的车辆，是以乐声车（最胜车）作为上首的。比丘！我作刹帝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的大城，都是极为大富乐，有好多的民众，是以拘舍耆提王城（拘夷那竭城之古名）为首。比丘！我作刹帝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之楼，有四种的宝楼，所谓金、银、琉璃，以及水精是，是以正法殿（堂）为首的。

比丘！我作刹帝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的御座，有四种的宝座，所谓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的。都敷之而用毳毼、毼，覆之而用锦绮罗縠，有衬体之被，两头的安枕，都用加陵伽波耆逻波遮悉多罗那（最好的羚羊鹿的毛皮制成的毛毡）。比丘！我作刹帝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的双衣，所谓初摩衣（亚麻衣）、锦衣、缯衣、劫贝衣（劫贝树絮织成的绵衣）、加陵伽波耆逻衣。比丘！我作刹帝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的女人，身体都光泽，都皎洁明净，其美色都超过人，而少不及于天（差天人不多）姿容都端正，使观见的人都欢悦。其身都以众宝璎珞严饰具足，尽是刹帝利种族出身之女，固然也有好多余族的人。比丘！我作刹帝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种之食，昼夜都常供，都是为我而设的，是欲使我吃食的。

比丘！那此八万四千种食当中，有一种食，极美而净洁，含有无量的种味，是我常时所食的。比丘！那些八万四千女人当中，有一位刹帝利女，最为端正姝好，都常奉侍于我。比丘！那些八万四千的双衣当中，有一双衣或初麻衣（亚麻衣），或锦衣，或缯衣，或劫贝衣（劫贝树絮织成的绵衣），或加陵伽波耆逻衣（最好的羚羊鹿的毛皮制成的毛衣），都是我常常所穿着之衣。比丘！那些八万四千御座当中，有一御座，或者是金，或者是银，或者是琉璃，或者是水精，都敷以毳毼、毼，覆盖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都是以加陵伽波耆逻波遮悉多罗那（最好的羚羊鹿毛皮制成的毛毡），这些都是我所常卧的。比丘！那些八万四千的楼观当中，有一楼观，或用金，或用银，或用琉璃、或用水精，名叫做正法殿，是我所常住的。

比丘！那些八万四千的大城当中，有一城，极大富乐，有好多的民众，名叫拘舍耆提城，是我所常居之城。比丘！那些八万四千的车中，有一辆车，所庄饰的都是用众好的狮子、虎豹斑纹之皮，织成为杂色而为种种的庄饰，极为利疾，名叫乐声车（最胜车），是我所常乘载，而至观望园观的。比丘！那些八万四千马当中，有一匹马，其体为紺青色，其头好像鸟，名叫馱马王（云马王），是我所常骑，而至于观望园观的。比丘！那些八万四千大象当中，有一匹象，全体都极白，七支（处）都尽为端正，名叫于娑贺象王（七处平住，力能飞行的转轮王之象），是我所常乘，而至于观望园观的。

比丘！我曾经作如是之念：这是甚么业果？是甚么业报？使我今天能有这么大的如意足，有这么大的威德，有这么大的福佑，有这么大的威神呢？比丘！我又作如是之念：这是三种善业之果，是三种善业之报，才会使我今天有这么大的如意足，有这么大的威德，有这么大的福佑，有这么大的威神的。第一就是布施，第二就是调御，第三就是守护。

比丘！你观察那些一切所有看看，到头来，都尽灭，如意足也都尽失去啊！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色为有常吗？为无常吗？」回答说：「为无常的，世尊！」

佛陀又问说：「如果为无常的话，是苦呢？是非苦的呢？」回答说：「是苦的，是会变易的，世尊！」世尊又问说：「如果为无常，为苦，是变易法的话，则这些多

闻的圣弟子，是否纳受为『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有』吗？」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又问说：「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觉（受）、想、行、识，为有常吗？为无常吗？」回答说：「为无常的，世尊！」又问说：「如果为无常的话，是为苦呢？是非苦呢？」回答说：「是苦，是变易之法啊，世尊！」又问说：「如果为无常、苦、变易法的话，这些多闻的圣弟子是否会纳受为『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吗？」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至此，启教而说：「因此之故，比丘！你应该要如是而学：若有色，不管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恶，或者是近、是远，那些一切都非我，非我所有，我也非彼所有，应当以慧观知如真（以智慧观察，如实而知。以上为对于色阴之观察实知。下面为对于受想行识之四阴之观察，如实而知）。若有觉（受）、想、行、识，不论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恶，或者是近、是远，那些一切，均为非我，均为非我所有，我非彼所有，应当要以智慧去观察，而如实而知（知如真）。比丘！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观察的话，则他便会厌离色，会厌离觉（受）、想、行、识。厌离后，便没有欲，无欲后，便会解脱，解脱后，便会自知已经解脱。所谓知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更受后有之身，像这样的知如真（如实而知）。」

于是，那位比丘听佛所说，善受善持，就从座起，礼拜佛足，绕佛身边三匝后，而去。

那位比丘受佛的教化后，就独住在于远离闹集之处，专心一意的不放逸，精勤修行后，就和族姓子之所为那样，如：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唯修无上的梵行后，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

像如是的，那位比丘知法后，乃至证得阿罗诃（阿罗汉，无生，解脱生死）。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十二、频鞞娑逻王迎佛经第五（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摩竭陀国频鞞娑逻王闻佛的声名，而往诣佛所。看见佛的身边，有极受人崇敬的郁昆迦叶也在座，疑二人之师徒的关系（不知何人为师）。佛陀乃教迦叶说明其皈依佛的因缘。王始知道佛陀的威德为如此。佛陀并说五阴之生灭无常法，王闻后，即得清净的法眼（看透真理的眼光），终于皈依佛而为优婆塞。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摩竭陀国，和大比丘众都俱在。比丘有一千名，都是无着，至真（已知真谛的证道者）。

本来都是编发的外道。大众都跟佛陀往诣王舍城，摩竭陀国的都邑。于是，摩竭陀王频鞞娑逻，听闻世尊游行在于摩竭陀国，和大比丘众俱在。其比丘弟子一千名，都是得证无着、至真，本来均为是编发的外道。他们都和佛陀来此王舍城，摩竭陀的国邑。摩竭陀王频鞞娑逻听此消息后，就召集四种军队—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召集四种军队后，和算不尽的大众同俱，其长排有一由延（一由旬，人山）。

人海沿途有好几里)，往诣佛所。于是，世尊遥见摩竭陀王频鞞娑逻之到来，就便避道，而到了善住尼拘类树王的树下。敷尼师檀（坐具），结跏趺而坐在那里，以及比丘众也是同样的坐在那个地方。

摩竭陀王频鞞娑逻遥见世尊在树林间，非常的端正姝好，有如众星当中之月亮，光耀晔晔，晃若金山，相好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并没有半点的蔽碍。已成就调御，而息心静默。王看见此奇相后，就下其所乘之车。

大王这时，如同诸王刹帝利。用水去洒其头顶，而得成为人主，而整御大地，有五种仪式（五饰），第一就是剑，第二就是盖，第三就是天冠，第四就是珠柄拂。第五就是严饰屣，这些严饰物品统统除却（舍去），以及四种军队也解除。就步进去见佛，到后作礼，自称自己的姓名三次而说：「世尊！我是摩竭陀王洗尼（胜军），频鞞娑逻。」像如是的至于三次。

于是，世尊告诉大王说：「大王！如是！如是！你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

于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再三的自称其名姓后，为佛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诸位摩竭陀的人民，有的礼拜佛足后，退坐在一边；有的乃问讯佛陀后，退坐在一边；有的则叉手（合掌）向佛，然后退坐在一边；有的只遥见佛陀后，就默然而坐在一处。

那时，尊者郁毘罗迦叶，也在众坐里面。这位尊者郁毘罗迦叶，是一位摩竭陀国人心中所系的大人物，所谓众人的大尊师，是被称为无着的真人。于是，摩竭陀人都作如是之念：到底是沙门瞿昙跟从郁毘罗迦叶学习梵行呢？或者是郁毘罗迦叶跟从沙门瞿昙学习梵行呢？

那时，世尊即知摩竭陀人的人心所念之事，便对尊者郁毘罗迦叶，说颂而说：

郁毘见何等 断火来就此 迦叶为我说 所由不事火  
饮食种种味 为欲故事火 生中见如此 是故不乐事  
迦叶意不乐 饮食种种味 何不乐天人 迦叶为我说  
见寂静灭尽 无为不欲有 更无有尊天 是故不事火  
世尊为最胜 世尊不邪思 了解觉诸法 我受最胜法

（郁毘罗迦叶〔佛弟子中有好多同姓迦叶的上座，故指郁毘罗村的迦叶〕！你是见到何等事，而将你从前所事火之教断弃，而来就于此的呢？迦叶！你应为我，说出已不事火的因由来。）

（第二颂为迦叶之语）

（为了饮食的种种之味，也就是为欲之故，而事火之教。在此生中已见到如此为垢秽不得净之事，因此之故，已不乐于奉事火了〔已不供牺去祭祀，已不染着此事了〕。）

（第三颂是佛问）

（迦叶！你的意念已不乐于饮食的种种味。那么，你为甚么不乐于天人之乐呢？迦叶！你快为我说出其理由来！）

（第四颂为迦叶之回答语）

（我已觅见寂静灭尽之法，是无为，而不是欲有，更没有甚么尊天之可贵，因此之故，我已不事火。我以世尊为最胜，因为世尊不邪思，世尊乃了解而觉悟诸法，我就是受世尊所启悟，而纳受这种最胜之法啊！）

于是，世尊就告诉迦叶说：「迦叶！你现在应该现如意足（神通），使此会的人们，都能得到信乐。」

于是，尊者郁毘罗迦叶就以如其像定，而作如意足（神通妙用），便在坐处隐没，从东方出来，飞腾在虚空，现出四种的威仪，第一为行，第二为住，第三为坐，第四为卧（在空中行住坐卧都自由自

在）。又次，入于火定（火光三昧）。尊者郁毘罗迦叶进入火定后，身中便放出种种

的火焰。所谓青、黄、赤、白等色，其中也有水精色。下身放出火。上身放出水；上身出火，而下身则出水。像如是的在于南、西、北方出现，都飞腾于虚空，在空中现出四种威仪，所谓一行、二住、三坐、四卧。又次，又入于火定（指在南西北方）。尊者郁毘罗迦叶入火定后，身中便出种种的火焰，青、黄、赤、白色，其中也有水精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

于是，尊者郁毘罗迦叶现如意足后，就为佛作礼，白佛而说：「世尊！佛陀您是我的师父，我是佛的弟子，佛陀您具有了一切智，我并没有一切智。」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迦叶！如是！迦叶！我有一切智，你没有一切智。」

那时，尊者郁毘罗迦叶，由于自己之故，而说颂说：

昔无所知时 为解脱事火 虽老犹生盲 邪不见真际

我今见上述 无上龙所说 无为尽脱苦 见已生死尽

（我在从前，不知真理之时，为了解脱之故，而奉事于火。犹如已老，而又生盲那样〔年老眼花〕，是邪见而不能见到真际。我现在已得见上述，为无上之龙所说的〔指佛说的无上之道〕。是无为，是灭尽而脱离苦恼之法，得见后，生死就能消灭造尽。）

诸位摩竭陀的人，见此情形后，便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昙并不是从郁毘罗迦叶处去学梵行的，是郁毘罗迦叶从沙门瞿昙之处修学梵行的。

世尊知道诸位摩竭陀人之心之所念，便为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去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如诸佛之法。首先说端正法，使听到的人都

欢悦。所谓说施、说戒、说生天之法，毁咎欲贪就是灾患，生死为之垢秽，称叹无欲就是妙道的品类，是白净之法。

世尊为那位大王说这些法后，世尊已知道他已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忍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已经有能、有力堪以纳受正法。所谓如诸佛所说的正要，世尊就为他而说苦、集、灭、道。世尊说：「大王！色为有生灭之法，你应该知道色为生灭之法。大王！觉（受）、想、行、识为生灭之法，你应当知道识等为生灭之法。大王！犹如大雨之时，水上之泡或者会生，或者则灭那样，大王！色阴会生灭的情形也是如是的，你应当要知道色为有生灭之法。大王！觉（受）、想、行、识之生灭的情形也是同样的，你应知道识等为有生灭之法。」

大王！如果一位族姓子，知道色为生灭法的话，便会知道不再会生当来之色。大王！如果一位族姓子知道觉（受）、想、行、识为生灭之法的话，便会知道不会再生当来之识。大王！如果一位族姓子知色如真（如实而知道色的真相）的话，便不会着于色，不计较，不染于色，不住于色，不会再乐色是我的了。大王！如果一位族姓子不着于色，不计较色，不染于色，不住于色，不乐色是我的话，便不会再受当来之色。大王！如果一位族姓子不着于觉（受）、想、行、识，不计较识，不染于识，不住于识，不乐识为我的话，便不会再受当来之识。大王！这位族姓子乃为无量、不可计数、不可限际，而得息寂（寂灭）的了。倘若舍此五阴身后（临终后），就不会再更受五阴的了。」

于是（听佛之此一席话后），诸位摩竭陀人都曾作如是之念：倘使色为无常，觉（受）、想、行、识为无常的话，则到底谁在活？谁在受苦乐的呢？

世尊即知摩竭陀人之心之所念，便告诉比丘们说：「愚痴的凡夫，并没有所闻（不知道真理），见我的假体，便认为是我，而着于我。但是确实是无我、无我所有，是空的我，空的我所有啊！由于法若产生就会生，法若消灭就会灭，一切的一切，均由因缘之合会而生苦的。假如没有因缘的话，则诸苦便会消灭。众生由于因缘相会连续而生诸法，如来则看见此众生相连续生后，便作如是之说：有生、有死。我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之眼，去看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等生活状态，或者

为妙，或者为不妙，或者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等事，都随着这些众生之所作之业而成，都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

假如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口、意的恶行，诽谤圣人，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的话，则他便会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倘若这位众生成就身的善行，口、意的善行，不诽谤圣人，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的话，则他会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乃至会往生于天上。

我知道他们的一切就是如是，然而并不对他说起。这事情，乃是我为了能觉、能语、作教、作起、教起（能以真理觉悟他人，告诉他人，教人去学习，教人去习作，使人知觉！）因此，而说会到彼彼处，去受善恶的业报。在此里面方或者有人作如是之念：这并不是相应之法，这并不能站得住（此不是真理，此理是讲不通的，不是真理的）。但是要知道，其所运行的一切，都如法而行的。所谓：由于此因，而生于彼处，如没有此因，便不会生在那个地方。由于有了此，而有了彼，如果此灭的话，彼便会消灭。也就是说：缘于无明，而有了行，……乃至缘于生，而有了老死。假如无明消灭的话，则行便会消灭，……乃至生若灭，则老死也会灭。大王！你的意见如何

呢？色为有常呢？为无常呢？」回答说：「是无常啊，世尊！」

又问说：「如果为无常的话，是苦的吗？是非苦的吗？」回答说：「是苦的，是有变易的，世尊！」

又问说：「如果为无常，为苦，为变易法的话，则多闻的圣弟子，是否会纳受为『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吗？」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又问说：「大王！你的意见如何呢？觉（受）、想、行、识为有常呢？为无常呢？」回答说：「是无常啊！世尊！」

又问说：「如果为无常的话，是苦呢？是非苦呢？」回答说：「是苦，是变易法啊，世尊！」

又问说：「如果为无常，为苦，为变易法的话，则多闻的圣弟子们，是否纳受『是我，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的吗？』」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又说：「大王！因此之故，你应当要如是而学：若有色，或者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恶，或者是近、是远；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应当要以智慧去观察，应当要知如真（如实而知）。大王！若有觉（受）、想、行、识，或者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内、是外，或者是粗、是细，或者是好、是恶，或者是近、是远，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应当要以智慧去观察，而知如真（如实而知）。大王！如果多闻的圣弟子，能如是而观的话，他便会厌离色，会厌离觉（受）、想、行、识。厌离后便没有欲，没有欲之后，便会得解脱，解脱后，便会知道已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

佛陀说此法时，摩竭陀王洗尼（胜军）频鞞娑逻，便远尘离垢，生诸法之法眼，以及其它如八万的天神、摩竭陀人一万二千，都远尘离垢，都生诸法的法眼（看透事物的睿利之眼）。于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见法而得法，而觉悟白净之法。断疑度惑，更没有其它尊贵之他，不再跟从其它人，已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已得无所畏。就从其座起，稽首佛足，仰白佛而说：「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皈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摩竭陀王洗尼频鞞娑逻，以及八万的天神，摩竭陀国的民众一万二千，及千名的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中阿含经卷第十二

### 六十三、鞞婆陵耆经第六（初一日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阿难谈说昔日在迦叶佛座下，发心修行之事。往昔之时，佛陀为大长者之子，名叫优多罗摩纳，他有一善友，名叫难提波罗陶师，在家修梵行，而行十善业。优多罗从友人的劝化，去见迦叶佛，自求于佛座下出家。后来，迦叶佛教化迦私国王频鞞时，王欲设大供养，佛再三不允，并称叹难提波罗陶师之梵行。王始知国内有比自己更具供养心的殊胜善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萨罗国。

那时，世尊和大比丘众，俱行在道路上。到了中路（中途）时，欣然而笑。尊者阿难看见世尊之微笑，就叉手（合掌）向佛，白佛而说：「世尊！为甚么因缘而笑呢？据我所知，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如果没有因缘的话，终不妄笑的，愿闻其中之意。」

这时，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在此处之中，往昔之时，曾有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坐在于这里，为诸弟子们说法。」

于是，尊者阿难，就在于那个地方，很快的敷一座，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唯愿世尊也在这里坐下来，为弟子说法！这样，则这个地方乃为二位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所行佛教之处的了。」

那时，世尊便在于那个地方，坐在尊者阿难所敷之座。世尊坐后，垂告而说：「阿难！在此处里面，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讲堂，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其讲堂中坐后，为诸弟子们说法。阿难！在此处所当中，往昔之时有村邑，名叫鞞婆陵耆（在拘萨罗国），极大实乐，有很多的民众。阿难！鞞婆陵耆村邑之中，有一梵志大长者，名叫无患，为非常富乐的人。有无量的资财，其畜牧产业，不可能计算得出之多。封户食邑（国王所封赐的土地），种种都具足。阿难！这位梵志大长者无患，有子，名叫优多罗摩纳（护明学童），为父母所举出（喜爱）的人物，受生时非常的清静，乃至七世的父母，也不绝种族（都能保持家业，可说是出身清白的人）。生生都不作恶业，博闻而能总持，读诵过四典经（四吠陀、梨吠、夜柔、沙摩、阿闍鲁瓦），深达于因缘、正文、戏（字源）、五句说（所谓诵诸经典、物类名字、万物差品、字类分合、历世本末）。阿难！优多罗童子有一位善朋友，名叫做杂提波罗陶师（护喜），都常被优多罗童子之所爱念，所喜见而无厌的人。」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为一位归依佛、归依法、归依比丘众的信者，不疑三尊（佛法僧三为最尊者），不迷惑于苦、集、灭、道（见四谛的真理），得正信，而持戒，博闻而惠施，而成就智慧。是一位离开杀生，断灭杀生，弃舍刀杖，而有惭有愧，具有了慈悲之心，饶益一切众生，乃至昆虫，他可说就是一位净除杀生之心的人。阿难！难提波罗陶师，也是已经离开不与取（不偷盗），而断除不与取。与他，乃取，喜乐于与取，也常好布施，喜欢布施而无吝，而不望其回报，他是这样肯施舍而达到了不与取，以净除其心的人。阿难！难提波罗陶师也已离开非梵行，已断除非梵行。勤修于梵行，精勤于妙行，清净而无秽，而离欲断淫。他对于非梵行已净除其心了。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也已离开妄言，已断除妄言，都讲真谛之言，都乐于真谛，住于真谛，而不移动。他的一切，都可以信任，不会欺诳世间，他对于妄言已净除其心了。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两舌，已断除两舌，都行不两舌，不会破坏他人。不会听此去对彼说谎，去欲破坏此；不会听彼而语此，而欲去破坏彼。如遇有离的人，就欲把他们和合起来，合者欲使他们欢喜；不作群党，不乐于群党，不称群党。他对于两舌，已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粗言，已断除粗言。倘若遇有所言的为辞气粗扩，恶声逆耳，是众人所不喜，众人所不爱，使他人会苦恼，使他人不得定的，他都断像如是之言；如果有所说的为清和柔润，为顺耳入心，令人可喜可爱，使他人安乐，言声都具了，不使人畏惧，使他人得定之语的话，他就是说如是之言，他对于粗言，可说是已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乃离开绮语，断除绮语。都是说时说、真说、法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说，事顺时得宜之说，善教而善诃，他对于绮语，可说是已净除其心。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治生（商务），已断除治生，已弃舍称量，以及斗斛，已弃舍受货，不缚束他，不望折斗量，不因小利而去侵欺他人，他对于治生，已经净除其心的了。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纳受寡妇、童女，已断除纳受寡妇、童女，他对于纳受寡妇、童女，已经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经离开纳受奴婢，已断除受奴婢，他对于受奴婢，已经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经离开受象、马、牛、羊，已经断除受象、马、牛、羊。他对于受象、马、牛、羊，已经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经离开受鸡、猪，已经断除受鸡、猪。他对于受鸡、猪，已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经离开受田业、店肆（商店），已经断除田业、店肆。他对于受田业、店肆，已经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经离开受生稻、麦、豆，已断受生稻、麦、豆。他对于受生稻、麦、豆，已净除其心。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酒、断酒。他对于饮酒，已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高广的大床，已断离高广的大床。他对于高广的大床，已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华鬘、瓔珞、涂香、脂粉。已断除华鬘、瓔珞、涂香、脂粉。他对于华鬘、瓔珞、涂香、脂粉，已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歌舞、倡妓，以及去观听，已断除歌舞、倡妓，以及去观听。他对于歌舞、倡妓，以及去观听，都已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受生色像宝（金银），已断除受生色像宝。他对于生色像宝，已净除其心。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过中食（过午不食。古时出家人规定于正午之后。仅可饮用八种浆水，其它食物均不食），已断离过中食，常保持日中一食，不夜食，不学时食（夜间绝不食，不按俗人之时食）。他对于过中食，已净除其心。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已尽形寿手离铧锹，不自己掘地，也不教他人掘地。如果水岸崩土，以及被鼠伤土时。就取用作器，举着（封固）于一面，对买谷类之人说：『你们看看如有了需要的碗豆、稻、麦、大小麻豆、豌豆、芥子的话，你们就把泻剩余的放下后，持需要的器物带回去，随你们之意所欲的！』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乃尽形寿供侍其父母，因为父母无目（失明），唯仰赖于人，因此之故，都供侍。

阿难！难提波罗陶师，经过其夜，到了翌日的朝晨，往诣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倒后，作礼，退坐在一边。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就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心，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默然而住。阿难！于是，难提波罗陶师，听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站起，礼拜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双足后，绕佛之身边三匝而去。

那时，优多罗童子骑乘白马车，和五百名的童子俱，经过夜间，到了翌日的平旦，从鞞婆陵耆村邑出发，到了一无事处（闲静处），欲教导由若干国家而来的诸弟子们，使他们读诵梵志书。于是（在此时，因此机会），优多罗童子乃遥见难提波罗陶师之到来，看见后，便问他而说：『难提波罗！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难提波罗回答说：『我今乃从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去供养礼事后，而来的。优多罗！你可和我一同去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去供养礼事吧！』于是（因此），优多罗童子乃回答说：『难提波罗！我不欲见秃头的沙门，秃头的沙门不应得道，因为道乃难得之故。』于是（因为太无礼），难提波罗陶师就捉住优多罗童子的头髻（将头发束在头上，如髻形），以强有力的把他牵令下车来。于是（由于此情形），优多罗童子便作如是之念：这位难提波罗陶师，平时并不曾调戏，是一位不狂惑不迷惑人的好友，现在如此这般的捉住我的头髻，必有甚么要紧之事（以，原因）。他作此念后，就开口说：『难提波罗！难提波罗！我跟你去！我跟你去就是了。』难提波罗乃非常的欢喜，就又对他说：『去者甚善！』（同往诣是非常好的事）。

于是，难提波罗陶师和优多罗童子，就一同往诣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到后，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难提波罗陶师仰白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世尊！这位优多罗童子是我的朋友。他常见爱（蒙他的爱护），常喜见我，并不会厌足。然而对于世尊您（指迦叶佛），却并没有信敬之心，唯愿世尊您，善为他说法，使他欢喜，而得信敬之心！』于是，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为难提波罗陶师，以及优多罗童子说法，劝发他的渴仰，成就其欢喜心。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心，使其成就欢喜后，则默然而住。于是（这样的），难提波罗陶师，以及优多罗童子，蒙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他们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后，就从座位站起，礼拜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双足，绕佛之身边三匝后离去。

于是（在），优多罗童子回去不远之处时，就问难提说：『难提波罗！你从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听得如是微妙之法，为甚么还在家庭住下来呢？为甚么不能舍离家庭，去学圣道呢？』于是，难提波罗陶师回答说：『优多罗！你自知我乃尽形寿供养父母的人。父母无目（失明），唯须仰赖于人，我因此，供养侍奉父母之故，不能出家去。』于是，优多罗童子，问难提波罗说：『我是否可得从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处，去出家学道，去受于具足（具足戒。比丘所受之大戒，从解脱、别解脱，南传为二百二十七戒，北传为二百五十戒），得作成为比丘，而行梵行吗？』于是，难提波罗陶师，以及优多罗童子，就从那个地方，又往诣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到达后，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

难提波罗陶师仰白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世尊！这位优多罗童子回去不远之处。而问我说：难提波罗！你从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处，得闻如是的微妙之法。然而为甚么还在家庭里？还不能舍离家庭，去学圣道呢？世尊！我回答他说：优多罗！你自知我乃尽形寿供养父母的人，父母无目（失明），唯须仰赖于人，我由于需要供养侍奉父母之故。优多



罗又问我说：难提波罗！我是否可得从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去出家学道，去受具足戒，而得作比丘，行持梵行吗？愿世尊度脱他，去出家学道，授与他具足戒，得作一位比丘！』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了难提波罗之恳求，就默然而纳受。于是，难提波罗陶师知道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默然纳受后，就从座起，稽首作礼，绕佛三匝后离去。

于是，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难提波罗去后不久之时，则度优多罗童子出家学道，授与其具足戒。他出家学道，授与具足戒后。在于鞞婆陵耆村邑随住数日，都摄持衣钵，和大比丘众俱，一同游行，欲到波罗（佛世时之迦尸国的都城，现在之贝那拉斯，佛初转法轮处），迦私国邑。就展转游行，便到了波罗、迦私国邑，而游行在于波罗，住在仙人住处的鹿野园中。

于是，颊鞞王，闻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游行于迦私国，和大比丘众俱，而到此波罗、仙人住处的鹿野园中。颊鞞王听到此消息后，就告诉御者说：『你可严驾（将车乘准备好），我现在欲往诣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这时，那位御者受王的教敕后，就便去庄严驾车。严驾后，还白大王说：『已严好车驾了，可随天王之意了。』

于是，颊鞞王就乘此好车后，从波罗出发，往诣于仙人住处鹿野园中。这时，颊鞞王遥见住在树间的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端正姝好，有如众星当中的月亮，非常的光耀炜晔，晃若金山。其相好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都很寂定，而没有半点的蔽碍。已成就调御，息心静默。大王见后，就下车，就步诣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到达后行礼，然后退坐在一旁。颊鞞王坐一旁后，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就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则默然而住。

于是，颊鞞王，受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即从座起，偏袒着衣（袒露右肩），叉手面向，而仰白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唯愿世尊明天纳受我的邀请，以及比丘众！』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为了颊鞞王，而默然的受其邀请。于是，颊鞞王知道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默然受请后，就稽首作礼，绕佛三匝后离去。回到其家后，在于夜间施設极为净美而妙好的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饮食），就在于其夜间，供办完了。到了翌日的平旦，则敷床后，到了迦叶佛之前，请佛而唱说：『世尊！现在时间已到了，餐具都已办完，唯愿世尊，于此时临顾（莅临其舍）！』

于是，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经过其夜，到了翌日的平旦，着衣持钵，诸位比丘众，也侍从世尊，往诣颊鞞王家，在比丘众的上座敷一座位，而坐在那里。于是，颊鞞王见佛及比丘众，都坐好后，就自行澡水，用极美好净妙的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饮食），亲自斟酌，使大众都得饱满。食后就收拾器物，行澡水完毕时，则敷一小床，别坐而听法。颊鞞王坐后，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则为之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默然而住。

于是，颊鞞王，受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偏袒着衣，叉手面向，仰白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唯愿世尊，在此波罗，受我邀请夏坐（结夏安居），以及比丘众！我会为世尊建造五百房、五百床褥，以及施設拘执（聚集）如此期间需用的白粳米，和王平常所食的种种诸味，饭供世尊，以及比丘众。』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告诉颊鞞王说：『止！止！（不可以），大王！但心喜足就好了（我心已领纳就好了）。』颊鞞王则如是诚恳，再三的祈愿，他又叉手向佛，仰白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而说：『唯愿世尊，在此波罗，受我

邀请夏坐（结夏安居），以及比丘众！我会为世尊建造五百房、五百床褥，以及施設拘执（聚集）如此期间需用的白粳米，和王平常所食的种种诸味，饭供世尊，以及比丘众。』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告诉颊鞞王说：『止！止！（不可以），大王！但心喜足就好了（我心已领纳就好了）。』颊鞞王则如是诚恳，再三的祈愿，他又叉手向佛，仰白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而说：『唯愿世尊，在此波罗，受我

夏坐，以及比丘众！我会为世尊建造五百房、五百床褥，以及拘执（聚集）如期需用的粳米，和王平时所食的种种诸味，饭供世尊，及比丘众。』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也再三告诉颊鞞王而说：『止！止！大王！但心喜足。』（我已心领，已欢喜你的诚恳就好了。）

于是，颊鞞王，乃不忍不欲（不愿请不到佛之夏坐），心内非常的忧戚，而作如是之念：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能纳受我为他将设于此波罗的夏坐，以及比丘众也不能来此结夏安居。作此念后，颊鞞王乃又仰白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世尊！是否更有在家的白衣，能奉事世尊，如我这样的人么？』

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告诉颊鞞王说：「有的！在王的境界里的鞞婆陵耆村，乃极大丰乐，有好多的民众。大王！那个鞞婆陵耆村中，有一位名叫难提波罗陶师的在家居士。大王！难提波罗陶师，乃归依佛、归依法、归依比丘众，不疑此三种为最尊贵，不迷惑苦、集、灭、道之四谛，得正信而持戒，而博闻、惠施，而成就智慧，离开杀生、断灭杀生，弃舍刀杖。有惭有愧，而有慈悲心，都饶益一切，乃至昆虫之类，他对于杀生一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乃离开不与取（不偷盗），断除不与取，人家允许与他，始取，喜乐于与取，常好布施，欢喜而不会吝惜，不希望人家之回报，他对于不与取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非梵行，已断除非梵行，勤修于梵行，精勤于妙行。已清静而无秽，已离欲而断淫，他对于非梵行之事，已净除其心。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妄言，已断除妄言，所说的都是真谛之言。喜乐于真谛，住于真谛而不移动，一切都可信，而不欺诳世间，他对于妄言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两舌，已断除两舌，行不说两舌之语，不破坏于他人。不闻此而去语彼，而欲破坏此；不闻彼而语此，而欲破坏彼（不会无中生有而生是非，去破坏彼此之和睦。）有离者就欲使其和合，有合者就使其欢喜。不作群党，不乐于群党，不称叹群党（以上都指恶党）。他对于两舌之事，已经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粗言，已断除粗言。如果有所言说的辞气为粗犷，为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人会苦恼，令人不得安定等语，他都断除这些语的。倘若所说的为清和柔润，顺耳入心，可喜可爱等语，使他人能安乐，言声俱了，不使人起怖畏，令他人得安定等语，他都说如是之语。他对于粗言，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绮语，已断除绮语。都说应时之说、真说、法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说。每事都顺时而得宜，都是善教善诃。他对于绮语，已净除其心。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治生的事业，已断除治生的商务，已弃舍称量，以及斗斛，也不受货，不缚束他人，不望折斗量，不因为小利而侵欺他人。他对于治生的事业，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纳受寡妇、童女，已断除受寡妇、童女。他对于受寡妇、童女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纳受奴婢，已断除奴婢。他对于受奴婢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纳受象、马、牛、羊，已断除受象、马、牛、羊。他对于受象、马、牛、羊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纳受鸡、猪，已断除受鸡、猪。他对于受鸡、猪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

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受田业、店肆（商店），已断除受田业、店肆。他对于受田业、店肆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受生稻、麦、豆，已断除受生稻、麦、豆。他对于受生稻、麦、豆之事，已净除其心。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酒，已断除饮酒。他对于饮酒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高广的大床，已断除高广的大床（不睡在高广的大床）。他对于高广的大床，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华鬘、瓔珞、涂香、脂粉，已断除华鬘、瓔珞、涂香、脂粉。他对于华鬘、瓔珞、涂香、脂粉，已净除其心。大王！

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已断离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他对于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之事，已经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经离开受生色像宝（金银），已断除受生色像宝。他对于受生色像宝之事，已净除其心。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已离开过中食（过午不食），已断除过中食，常受一食，不夜食（夜间绝对不食），不学时食（不依俗家之按时之食）。他对于过中食之事，已净除其心。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乃尽形寿，手离铧锹，自己不掘地，也不教他人去掘。如水岸崩土，以及野鼠伤毁土地时，就取用作器，举着（胶固）于一面，对买者说：你们如看见豌豆、稻、麦、大小麻豆、豌豆、芥子等谷物时，就尽管泻洗后持器而带回去，可以随意所欲的。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乃尽形寿供侍父母的。因为父母无目（失明），唯仰赖于人，因此之故，供侍父母。

大王！我忆起了往昔之时，依于鞞婆陵耆村邑游行之事。大王！我在那时，在于干日（早晨）着衣持钵，进入鞞婆陵耆村邑去乞食。依

次第乞食，而往到难提波罗陶师之家，那时，难提波罗为了小事之故，出行到外面而不在家。大王！我曾问难提波罗陶师的父母说：长老！陶师现在到何处去呢？他们回答我说：世尊！我的侍者（指陶师）为小事情故，暂出不在。善逝！我的侍者为小事之故，暂出不在。世尊！在箩内有麦饭，釜中有豆羹，唯愿世尊，为了慈悲之故，随意自取吧！大王！我在那个时候，便受郁单曰之法（胜生—北俱庐洲，定寿千岁，衣食自然。于所作事，皆无我所，意取随意自在），就在于箩釜中取羹饭而去。

难提波罗陶师后来还家时，看见箩中之饭已少，釜中之羹也减，就白父母说：谁来取羹饭的呢？父母回答说：贤子！今天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到此乞食，他就在于箩釜中取羹饭而去的。难提波罗陶师听后，便作此念：我有善利了，有大功德了！因为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于我的家中，随意自在哩！他就因此而欢喜，而结跏趺坐，息心静默，至于七天，在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其家的父母。在于七日中。也得欢乐。

又次，大王！我忆起了往昔之时，依于鞞婆陵耆村邑而游行。大王！我在那时，于平旦，着衣持钵，进入鞞婆陵耆村邑去乞食，依次第而乞食，到了难提波罗陶师之家，那时，难提波罗为了小事之故，到外面而不在家舍内。大王！我曾问难提波罗陶师的父母说：长老！陶师今天到那里去呢？他们回答我说：世尊！我的侍者，为了小事之故，暂时外出不在。善逝！侍者为了小事之故，暂时外出不在。世尊！大釜中有梗米饭，小釜中有羹，唯愿世尊为了慈悲之故；随意自取吧！大王！我便受郁单曰之法，就在于大小釜中取羹饭而去。

难提波罗陶师，于后来还家时，看见大釜中之饭少一些，小釜中之羹也减了，就白父母说：到底是谁在大釜中取饭，在小釜中取羹去了呢？父母回答说：贤子！今天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来到这里乞食。他在大小釜中取羹饭而去的。难提波罗陶师听后，便作此念：我有善利了，我有大功德了。因为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于我家中随意自在之故。陶师就因此欢喜而结跏趺之坐，息心静默，至于七天，在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其家的父母，也于七日中，也得欢乐。

又次，大王！我忆起了往昔之时，住鞞婆陵耆的村邑而受夏坐（在那里结夏安居）。大王！我在那个时候，新建筑的房屋还未覆盖好，而难提波罗陶师的故陶屋，新覆盖。大王！我曾告诉瞻侍的比丘说：你们可以到难提波罗陶师的故陶屋，去将其屋顶毁坏，然后搬来覆我之屋。瞻侍的比丘就受我的教言，便到难提波罗陶师之家，去挽坏其故陶屋，作一束一捆的搬来用以覆我之屋。鸡提波罗陶师的父母，听

人在弄坏故陶屋，听后，问而说：到底是谁挽坏难提波罗的故陶屋呢？比丘回答说：长老！我们是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瞻侍比丘，来挽坏难提波罗陶师的故陶屋，将它作束用来盖覆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屋的。难提波罗的父母听后说：诸位贤者！请随意搬回去，并不会制止你们啊！

难提波罗陶师于后来还家时，看见被人挽坏故陶屋，就白父母说：是谁挽坏我的故陶屋的呢？其父母回答说：贤子！今天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瞻侍的比丘，来挽坏故陶屋，作束而持去，听说是用以盖覆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屋的。难提波罗陶师听后，便作如是之念：我有善利了，我有大功德了。因为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于我家中，随意自在之故。陶师就以此而欢喜，而结跏趺坐，息心静默，至于七天，于十五日中，而得欢乐，其家的父母，也在于七日当中，也得欢乐。

大王！难提波罗陶师的故陶屋，竟然在夏季（雨季）四个月中，都不患漏水。为甚么呢？因为蒙佛的威神之故。大王！难提波罗陶师，并没有不忍，没有不欲（要甚么有甚么，都能满足其欲），心里并没有忧戚。因为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于我家中（他的屋内），随意自在之故。大王！你却有不忍之事，你有一不欲（不能如愿）之事，你的心，乃大忧戚。因为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接受你的邀请，不在此波罗受夏坐，以及比丘众也不来受夏坐之故。」

于是，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颊鞞王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而去。

这时，颊鞞王在迦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去后不久之时，就敕侍者而说：『你们可以用五百辆车，载满白粳米，以及王之所食的种种诸味，载到难提波罗陶师之家，而对他说：难提波罗！此五百车辆里面所载满的白粳米，以及王之所吃的种种诸味，乃为颊鞞王叫我们送来饷你的，为了慈愍之故，你现在应当纳受它！』这时，那位侍者受王的教敕后，就用五百乘之车，载满白粳米，以及王之所吃的种种诸味，送请难提波罗陶师之家，到后，对陶师说：『难提波罗陶师！此五百辆车里所载满的白粳米，以及王所吃的种种诸味，乃为颊鞞王送来饷你的，为了慈愍之故，你应当纳受！』于是，难提波罗陶师辞让不受（坚持不受），就对来说：『诸位贤者们！颊鞞王的家国大事很多，费用非常的大，我知道这事情，因此之故，不受赏赐之物。』』

佛陀说到这里，乃告诉阿难说：「你的意见如何呢？那时的童子优多罗其人，你以为是别人吗？你不可以作此念！你应当知，那就是我啊！阿难！我在那个时候，为了饶益自己，也饶益他人，饶益众多的人，愍伤世间，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不过那个时候所说之法，并不至于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由于不究竟梵行之故，那时并不离开生老病死，并不脱离啼哭忧戚，也不解脱一切苦恼。阿难！我现在出现于此世间，已成就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我现在能自饶益，亦能饶益人，饶益很多的人，愍伤世间，为了天，为了人之求义，以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我现在所说之法，已得至于究竟，已经究竟白净，究竟梵行完毕，我现在已离开生老病死、啼哭受思，我现在已经得脱一切的苦恼的了。」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十四、天使经第七（初一口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净天眼，能随众生所作的善恶业，而知此众生之生时、

死时，乃至升天、堕地狱。如众生于人间多造恶业，不畏后世罪，死后生在阎王的境界受苦，阎王就用生、老、病、死、治罪之五事，也就是名叫五天使来诘责罪人。后又叙受苦的众生入东西南北四门大地狱，往来于峰严、粪屎、铁鑠林、铁剑树林、灰河等处，受算不尽的岁月的苦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以清净的天眼，胜出过于人眼，观察此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者是妙，或者是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能如实而知见）。假如这里的众生成就其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则他就会由于此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倘若这里的众生成就其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则他就会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升上善处。乃生于天上。

(1) 犹如空降大雨之时，水上之泡，或者生起，或者消灭。如果有目之人（眼睛无毛病的人），住在于一处，观看水泡之生时、灭时那样（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也是如是。我用清净的天眼，出超过于人眼，观看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能见其如真（能如实而知见）。假如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则他会由于此因缘，而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中。倘若此众生成就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则他会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乃会往生于天上。

(2) 犹如天降大雨之时，堕下来之雨之沛，其或上、或下，有如好眼睛的人（有目人），住在于一处，观看其上时、下时的情形那样的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也是如是，我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眼，看此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则此人会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假如此众生成就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则会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于善处，会往生于天上。

(3) 犹如琉璃珠之清静而自然，生无瑕秽，八楞善治。如用妙绳贯穿它，或者是青色，或者是黄色，或者是赤色，是黑、白等颜色。若有目人（好眼睛的人），住于 一处，去观看此琉璃珠，清静而自然的生无瑕秽，而八楞善治（八方的神气茫然的样子），曾用妙绳贯穿它，或者是青色的，或者是黄色的，或者是赤、是黑、是白的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也是如是，我用净天眼，超出过于人之眼，去观看此众生之死时、生时，是好色、恶色，或者是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假如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和意之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则他就会由于此因缘，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假如此众生成就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则他就会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升上善处，乃会生于天上。

(4) 犹如两栋房屋合共只有一门，自会有好多人在那里出入，如果有目人（好眼睛）住在于一处，观察其出时、入时那样的（会清楚的看得出入的人）。我也是如是，我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眼，观看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

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的知见）。如

果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则他便会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则他就会由于此因缘，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乃会生在于天上。

(5)如有目的人，住在于高楼之上，观看在于下面的人之往来周旋，或坐卧走踊的情景那样，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也是如是，我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眼，见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与成就邪见之业，则他就会由于此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则他会由于此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于善处，乃会生于天上。

(6)如果有众生，生在于人间，不孝其父母，不知尊敬沙门、梵志，不行如实（不行正当事），不作福业，不畏后世之罪，则他会由于此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在于阎罗王（冥界之总司，地狱之主神，译为缚）的境界内。阎罗王的使神会将其收送到阎罗王之处，而向王报告说：『天王！这位众生，本为人之时，并不孝敬父母，不知道尊敬沙门、梵志，不行如实之道，不作福业，不畏惧后世之罪恶，唯愿天王您，处当其罪！』

于是，阎罗王就以初天使，对于那位罪人，善问、善捡、善教、善诃而说：『你是否曾经看见过最初的天使来过吗？』那个罪人回答说：『不见啊，天王！』阎罗王又问：『你本来并不看见过（是否看见过）在一个村邑中，或者是男，或者是女，因幼少的婴孩之故，身弱柔软，仰向而自卧在于大小便中，不能向父母说话，父母看到其情形，就把他抱起，而移离该不净之处，然后洗浴其身体，使该婴孩能够净洁之事吗？』那个罪人说：『看见过了，天王！』阎罗王又问：『你在于后来，开始有识知（已具认识事理的知识）之时，为甚么不作此念吗：我自会有我的生法，我不离开于生法（众生必定会有生），我应该行妙身、口、意之业（身口意三善业）？为甚么不这样做呢？』那个罪人白王说：『天王！我了（终究，到头来，真的并败坏，而长衰永失了吗？）阎罗王告诉他说：『你确实非常的败坏，是长衰，是永失！现在当拷你，如治放逸行、放逸人那样（不作好事）。你所造的这种恶业，不为了父母的瞻养，不是王之法，不是天之法，也不是沙门、梵志之所为。你本来自作恶不善之业，因此之故，你现在必当受其应受的果报（指恶报）。』

阎罗王用此初天使去对罪人善问、善捡、善教、善诃后，又以第二天使来善问、善捡、善教、善诃而说：『你是否曾经看见过第二天使来过吗？』那个罪人回答说：『不看见啊，天王！』阎罗王又问：『你本来是否看见过（本不见？）在一个村邑中，或者是男，或者是女，已年耆而极老，专命已过苦之极，生命已经垂下欲干之时（快命终），已齿落而头发白，身曲而躃步，都拄杖而行，身体都颤动不止吗？』那罪人回答说：『看见过了，天王！』阎罗王又问说：『你在于其后来，有识知（认知清楚事物）时，为甚么不作此念：我自己也会有老之法（会衰老），不能离开衰老的。我应该要行妙身、口、意之业（身口意三善业）。你为甚么不这样呢？』那个罪人白王说：『天王！我是否确实就是一败坏，长衰而永失的人吗？』阎罗王回答他说：『你确实是非常的败坏，是长衰永失的人！现在当应拷你，如治那些放逸行、放逸之人那样。你所造的此恶业，并不顾及父母而为，不是王法，不是天之法，也不是沙门、梵志所为之法。你本自作恶不善之业，因此之故，你现在必

当受其应受的果报。』

阎罗王用此，第二天使善问、善捡、善教、善诃后，又以第三天使去善问、善捡、善教、善诃而说：『你是否曾经看见过第三天使来过吗？』那个罪人回答说：『不看见，天王！』阎罗王又问：『你本不见（你是否看见过）在一村邑当中，或者是男，或者是女，由于疾病困笃，或坐在卧床，或坐在卧榻，或坐卧在地，身生极苦，而甚为重苦，不可以爱念（令人不敢恭惟、思慕），天使将捉命的人吗？』那个人回答说：『看见过了，天王！』阎罗王又问说：『你在于后来，有识知（能辨别事物）时，为甚么不作此念呢？我自己也会有病之法（会生病），不能离开于病苦，我应该行妙身、口、意之业（身口意三善业），为甚么不这样呢？』那个罪人白王说：『天王！我是否了败坏（究竟败坏），长衰而永失了么？』阎罗王说：『你确实是极为败坏，已长衰永失得救的了！现在当拷你，犹如治那些行放逸行，行放逸之人那样。你此恶行，并不是为父母的行为，不是王法，不是天之法，也不是沙门、梵志之所为的。你本自作恶不善之业，因此之故，你现在必当受其恶果报。』

阎罗王以此第三天使善问、善捡、善教、善诃后，又以第四天使善问、善捡、善教、善诃而说：『你是否曾经看见过第四天使来过吗？』那个罪人回答说：『不看见啊！天王！』阎罗王又问：『你本不见（是否看见）在一村邑中，或者是男，或者是女，如果死亡之时，或者一天，二天，...乃至六、七天，被鸟鷄所啄，被猫狼所食，或者死后用火烧，或者埋在地中，或者腐烂败坏吗？』那个罪人回答说：『看见过啊，天王！』阎罗王又问：『你在于后来有识知（能辨别事物）时，为甚么不作此念：我自己也有死法（会死亡的一天），不能离开死亡之事，我应该要行妙身、口、意业（身口意三善业）。你为甚么不这样呢？』那个罪人白王说：『天王！我了败坏（究竟败坏），长衰而永失了吗？』阎罗王告诉他说：『你确实已经败坏，长衰而永失的了！现在当拷你，有如治那些行放逸行的放逸之人那样。你这种恶业，并不顾及父母而为，不是王之法，不是天之法，也不是沙门梵志之所为，你本自作此恶不善之业，因此之故，你现在必当受其恶果报。』

阎罗王以此第四天使去善问、善捡、善教、善诃后，又以第五天使去善问、善捡、善教、善诃而说：『你是否曾经看见过第五天使来过吗？』那个罪人回答说：『不看见啊！天王！』阎罗王又问：『你本不见（是否看见过）王的使人，捉执犯罪之人，用种种刑其去拷治他，去截断其手，截断其足。截割其耳，截劓其鼻，或者截断其耳鼻（耳与鼻都被割断），或离离割（切成一块一块的肉），或拔须、拔发，或拔须发（须发都被拔掉），或者被着在槛中。衣服内裹火而烧，或者用沙壅草而缠火燃烧，或者将铁驴纳入于肠中，或者用铁猪着在于口中，或者放置铁虎于口中而烧，或者安在于铜釜中，或者着在于铁釜中而煮，或者截于一段一段，或者以利叉而刺，或者以钩而钩，或者卧在铁床而以沸油去浇你的身，或者坐在铁臼而以铁杵去捣你，或者用龙蛇去蜇之，或者用鞭去鞭之，或者用杖挝，或者用棒打，或者活生生的将其贯在高标之上，或者梟其首吗？』那个罪人回答说：『看见啊，天王！』阎罗王又问说：『你在后来具有了识知事物时，为甚么不作此念：我今现在看见恶不善之法呢？』那个罪人白王说：『天王！我是否确实败坏到长衰而永失了吗？』阎罗王告诉他说：『你确实非常的败坏，已长衰而永失了！现在当拷治你，如治那些行放逸之行，行放逸之人那样的治你。你造这恶业并不是为父母而为（不顾及父母），不是王法，不是天法，也不是沙门、梵志所为之法。你本自作恶不善之业（自己所造的恶业），因此之故，现在你就必定当受其恶果报。』阎罗王用此第五天使，善问、善捡、善教、善诃后，就将此罪人付与狱卒，狱卒便将他捉持，着在于四门的大地狱中。于是，就以偈颂而说：

四柱有四门 壁方十二楞 以铁为垣墙 其上铁覆盖  
地狱内铁地 炽燃铁火布 深无量由延 乃至地底住

极恶不可受 火色难可视 见己身毛竖 恐惧怖甚苦  
彼堕生地狱 脚上头在下 诽谤诸圣人 调御善清善

（地狱有四柱，有四个大门。壁的地方有十二楞，用铁作为垣墙，其上面用铁覆盖着。）

（地狱之内的地面都是铁造的，都以炽燃的铁火布在那里。其深为算不尽的由延〔由旬〕，乃至透尽在地底。）

（是极恶的地方，是不可以忍受之处，全体都是炎火之色，是难以看视的。如见到了，则身毛会倒竖，会恐惧怖畏，甚为苦恼！）

（那位罪人堕落而生在于地狱。当趣生时，脚向上，头朝下面而落下的。这是因为诽谤诸圣人，也就是诽谤善于调御的清净的善人，才会堕入地狱的！）

经过有一个时候，其后来，极大久远之时，地狱乃为了那些众生之故，其四门的大地狱的东门，便于启开。东门一开后，那些众生们，则争先恐后的走来趣向于其地方，都欲求有一安隐之处，都求归投依靠在那边。那边如已集聚无量的百千众生时，地狱的东门便会自动的关闭，那些人就在于那里面受极重之苦，都啼哭唤呼，心里闷绝而卧在地上。终究求死而不得死，必使那些恶不善之业，都消尽哩！又经过极大久远之时，那些南门、西门、北门，也逐次而启开，如北门启开后，里面的众生们就都走来趣向，也就是争先恐后跑来，都是欲求一安隐之处，求一所能归投依靠之所。那些众生如聚集无量的百千后，地狱的北门，便会自动的关闭。那些众生，也就是逃出北门外的众生，仍然会在所到之处受极重之苦，都啼哭唤呼，心闷而卧地，终究求死而不得死，要令（必使）他们的恶不善之业消尽，才有可能死亡（南门、西门均同，略文耳）。

又在于后来之时，经过极大久远，那些众生们，都从四门的大地狱出来。由四门的大地狱得出后，其次则生在于峰严地狱。此地狱里满处都是火，没有烟，没有焰，而使你在其火上行走，使你往来周旋于此火狱中。狱中的众生之两足的皮肉，以及血，如其下足时，就灭尽，举起其足时，就又生出，而回复到原来之貌。惩治那些众生，像如是的经过，无量的百千岁，在那里受极重之苦，终究不得死，必使其恶不善之业消尽始有可能死亡。

又在于后时，经过极大久远，那些众生从峰岩大地狱得以出来。然而从峰岩大地狱出后，其次则会生于粪屎大地狱。此地狱满处都是粪屎，其深，为无量的百丈，那些众生都堕入在里面。那个粪屎大地狱中，生非常多的虫，虫的名，叫做凌瞿来。虫身为白色，头则为黑色，其嘴有如针。这种虫在那里钻破那些众生之足。钻破足后，又破膊、肠、骨。钻破膊肠骨后，又破髀骨，破髀骨后，又破臑骨，破臑骨后，又破脊骨，破脊骨后，又破肩骨，以及颈骨、头骨，破头骨后，会食你的头脑，使其消尽。那些众生们，像如是的被逼迫至于无量的百千岁。受极重之苦，然而却终究不得死，必使其恶不善之业消尽，才有可能死亡。

又在于后时，极大久远，那些众生们从粪屎大地狱中出来。从粪屎大地狱中出来后，其次便生铁鑠林大地狱（剑叶林地狱）。那些众生见到此处后，就起清凉之想，便作如是之念：我们到那边去，快得一清凉吧！那些众生就这样的走往趣向，都欲求一安隐之处，欲求有所归投依靠之所。他们如已集聚无量百千的众生的话，便堕入铁鑠林大地狱之中。那个铁鑠林大地狱中，在四方则有大热风之吹来，热风吹来后，铁鑠便会落下来，铁鑠落下时，会截手、截足，或截手与足，也会截耳、截鼻，或截耳鼻，以及其余的支节。截断众生的身，为血涂，经过无量百千岁，受极重之苦，终究不得死，必使其恶不善之业都迨尽。又次，那个铁鑠林大地狱中，会生极大的狗。其牙齿极长，会擘（揽，把持）那些众生，由足剥起，都将其皮剥起，剥到头时便开始食；从头剥皮，剥到足时，便吃。那些众生们，就是如是的被苦逼迫至于无量的百千岁，受极重之苦，终究不得死，必使其恶不善之业



迨尽。又次，那个铁鑠林大地狱中，会生大鸟之鸟，两头都有铁喙（嘴），都住在众生之额，活生生的挑众生之眼而生吞，喙破他的头骨，取众生之脑而食。那些众生们都如是地被苦逼迫到无量的百千岁，受极重之苦，终究不得死，必使其恶不善之业迨尽，才有可能死亡。

又在于后时，经过极大久远，那些众生从铁鑠林大地狱中出来。由铁鑠林大地狱中出来后，其次会生在于铁剑树林大地狱中。那边的大剑树，其高有一由延，其刺之长有一尺六寸，令那些众生，使由之而上下。众生如上树（向上爬）时，树刺便会向下，如下树时，树刺便会向上。那些剑树之刺，会刺贯众生，会刺其手，刺其足，或刺其手与足，或刺耳，刺鼻，或刺耳鼻，以及其余的支节，刺众生之身为血涂，经过无量的百千岁，受极重之苦，终究不得死，必使其恶不善之业迨尽，才有可能死亡。

又在于后时，极大久远，那些众生从铁剑树林大地狱出来。由铁剑树林大地狱出来后，其次会生在于灰河（石灰水河）地狱里。灰河的两岸极高，周遍都生刺。里面有沸滚的灰汤充满，其中极为黑闇。那些众生看见后，则起冷水之想：当有冷水。他们起此想后，便作如是之念：我们到那边去，在里面洗浴，同时恣意饱饮，快得清凉之乐。那些众生们，就这样的，就竞走趣向，而进入其中，欲求安乐之处，求得归投依靠之所。他们如集聚无量的百千后，便堕入于灰河。堕入灰河后，会顺其流而流，会逆其流而流，或者会从顺逆流而流。那些众生们，在顺流、逆流、顺逆流时，其皮会烫熟而堕落，肉会熟而堕落，或者皮肉都熟而同时堕落，唯存骨耳。灰河两岸并有地狱的狱卒，都手捉刀剑、大棒、铁叉。那些众生们如欲渡上岸时，那时，狱卒们，还会把他们推着于灰河中。

又次。灰河的两岸，有地狱的狱卒，手捉钩羈，钩挽众生，从灰河中出来，着置在于热铁之地，乃为洞燃俱炽之处。又举那些众生，极扑在于地上，使其在地上旋转，而问之而说：『你们从甚么地方来的呢？』那些众生们都共同回答说：『我们并不知道从甚么地方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唯有患大饥饿。』（肚子饿得很）。那些地狱的狱卒们，便捉住众生，着在于热铁床，是洞然俱炽之床，都强令他们坐上。然后用热铁钳，钳开其口，用热铁丸，为洞然俱炽的，着放在其口中。那热铁丸会烧其唇，烧唇后，则烧其舌，烧舌后，则烧断，烧断后，则烧咽，烧咽后，则烧心，烧心后，则烧大肠。烧大肠后，则烧小肠，烧小肠后，则烧胃，烧胃后，就从其身下而过去。他们被如是的逼迫无量百千岁，受极重之苦，终究不得死，必使其恶不善之业迨尽，才有可能死亡。

又次，那些地狱的狱卒，问众生们说：『你们欲到何处呢？』众生回答说：『我们不知欲到何处而去，我们但患大渴耳。』（嘴里很渴的要命）。那些地狱的狱卒便捉住那些众生，放着在于热铁之床，为洞然俱炽之床，强使其坐在上面，用热铁之钳，钳开其口，以沸洋之铜，灌入其口中。那沸洋铜，会烧其唇，烧唇后，烧其舌，烧舌后，烧其断，烧断后，烧咽，烧咽后，烧心，烧心后，烧大肠，烧大肠后，烧小肠，烧小肠后，烧胃，烧胃后，则从身下过去。那些众生，像如是的，被逼迫无量的百千岁，受极重之苦，终究不得死，必使其恶不善之业迨尽。

如果那些众生虽入地狱，而他们的恶不善之业，并不悉尽（恶果报还未迨尽），不是一切恶业都尽而无余的话，那些众生们就会一再的堕入于灰河之中，又会上下于铁剑树林大地狱中，又会入于铁鑠林大地狱，又会堕入于粪屎大地狱，又会往来于峰岩大地狱，又会入于四门大地狱之中。假如那些众生在于地狱中，将他们的恶不善之业，都磨尽，一切恶业都灭尽，都尽而无余的话，则那些众生，在于其后，或者会入于畜生道，或者会堕于饿鬼道，或者会生于天中。

如果那些众生，本为人时，不孝父母，不知尊敬沙门、梵志，不行如实之道，不作福业，不怖畏后世之罪，则他定会受如是的的爱、不念等不喜的苦报，譬喻犹

如墮在那地狱之中那样。假如那些众生本为人时，孝顺父母，知道尊敬沙门·梵志，行如实之事，作诸福德之业，知道怖畏后世之罪等有关于善业的话，则他定能受如是之可爱、可念、可喜的乐报，有如在虚空中的神宫殿里面那样的！

往昔之时，阎罗王在园观中，曾作如是之愿：我此命终后，愿生在人中，如有族姓：为极大的富乐，有算不尽的资财，有不可称计的畜牧产业，封户食邑，种种都具足。这是那一种人呢？所谓刹帝利（王族）的大长者族，或者就是梵志的大长者族，或者就是居士的大长者

族是。假如更有比这些族姓还为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都不可能称计，封户食邑，种种都具足的话，愿生如是之家庭。我生在这种家庭后，愿能成就觉根，对于如来所说的正法之律，愿得净信。得净信后，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学道者。族姓子所为的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学道者，唯修无上的梵行都已完毕，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不受后有身），知如真（如实而知见一切）。

往昔之时，阎罗王曾在园观中，作如是之愿，于是，有偈颂而说：

为天使所诃 人故放逸者 长夜则忧戚 谓弊欲所覆  
为天使所诃 真实有上人 终不复放逸 善说妙圣法  
见受使恐怖 求愿生老尽 无受灭无余 便为生老讫  
彼到安隐乐 现法得威度 度一切恐怖 亦度世间流

（被天使所诃责的，因为人故而放逸的话，长夜永恒的都会忧戚而不安隐，都是被弊欲所覆盖之故。）

（被天使所诃责，而知有所谓：真实有上人的话，就不可再有放逸，是上人之善说妙圣之法所以致然）。

（见受生死之事，而使其起恐怖之心，而愿求生老之灭尽。而达到无受〔不再有生死〕，而灭除一切而无余，便为生老之完讫。）

（这样，则他便能到达安隐之乐，在于现法当中，而得灭度〔涅槃〕，而度一切的恐怖，而度过世间生死苦海之流。）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那些诺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三完

## 中阿含经卷第十三

王相应品第一：（有七经，第二日诵。通名小土城，有四品半，合有五十二经）

乌鸟喻说本 天 林善见 三十喻转轮 蜚肆最在后  
(乌鸟喻经、说本经、天 林经、大善见王经、三十喻经、转轮王经、蜚肆经在最后面)

## 六十五、乌鸟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一梵志与獭兽、乌鸟等问答为喻，劝化比丘，应当护守身口意三业之清净，住于无事中，少欲知足，乐住于远离，而习精勤。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往昔之时，转轮圣王欲试其珠宝时，便集合其四种军队。所谓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是。集合四种军队后，在于夜闇之中，竖立高幢，安珠在于其上（把珠宝放置在于高幢的上面），带出而至于园观。珠宝的光耀，能普照四种军队，其光明所到之处，方圆半由延（半由旬）。这时，有一位梵志，曾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应该）往见转轮王，以及其四种军队，而观赏王所有的琉璃宝珠吧！那时，梵志又作如是之念：且置往见转轮王，以及其四种军队，和观赏其所有的琉璃宝珠之事，我宁可（应该）前往到达那个林间（应先到林园去）。

于是，梵志便往诣林园，到达后，进入里面，至于一树下。坐后不久之时，有一匹獭兽走过来，梵志看见后，就对牠而说：『善来！獭兽！你到底是来自甚么地方来的呢？到底欲到甚么地方去呢？』獭兽回答说：『梵志！这里的水池，本来清泉都盈溢，而饶益莲藕，也有很多华卉，鱼龟也都充满在其中，也是我从前所依之处，而现在却已变成为一枯槁之池。梵志！当知！我欲舍弃它，欲进入于那大河，我现在正欲到那里，唯怖畏人类（恐被人们捉去当食物）。』这时，那匹獭兽，和这位梵志共论此事后，便舍弃那个地方而去，梵志则仍然坐在那里的树下。

又有究暮鸟之飞来，梵志见后，问牠而说：『善来！究暮鸟！妳是从甚么地方来？欲到甚么地方去呢？』回答说：『梵志！这里的水池，从前之时，有清泉之盈溢，饶益莲藕等很多华卉，也有很多的鱼龟充满在池中，是我往昔所依之处，而现在已枯槁。梵志！当知！我欲舍弃它，欲依在那死牛的聚处去栖宿（鸟宿巢，也就是息止）。我

现在欲到那边去，唯怖畏于人（恐被人捉去当食物）。』那只究暮鸟和这位梵志共论这些话后，便舍弃而去，梵志则仍然坐在那树下。

又有鹞鸟之飞来，梵志见后，问牠而说：『善来，鹞鸟！你到底是来自甚么地方来？欲到甚么地方去呢？』鹞鸟回答说：『梵志！我是从大墓，而又至于大墓，那些有杀害之处而来。我现在还是欲往其处，去食那死象之肉，以及死马、死牛、死人之肉，我现在欲往那边去，唯怖畏于人类。』这时，那鹞鸟和这位梵志共论这些话后，便舍离而去，梵志则仍然坐在其树下。

又有食吐鸟之飞来，梵志看见后，就问牠而说：『善来，食吐鸟！你到底从甚么地方来的？欲到那里去呢？』回答说：『梵志！你看见刚才鹞鸟飞去了吗？我乃专门食牠所吐的，我现在欲去那边去食死物之吐，唯怖畏于人。』那只食吐鸟和这位梵志共论这些话后，便舍弃而去，梵志则仍然坐在那树下。

又有豺兽之到来，梵志看见后，问牠而说：『善来！豺兽！你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又欲到甚么地方去呢？』回答说：『梵志！我乃从深涧而至于另一深涧，从榛莽而至于另一榛莽，从僻静之处，而至于另一僻静之处，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现在欲去食死象之肉，死鸟、死牛、死人之肉，我现在欲到那边去，唯怖畏于人。』这时，那匹豺兽和这位梵志共同谈论这些话后，便舍弃而去，梵志则仍然坐在那树下。

又有乌鸟之飞来，梵志看见后，问牠而说：『善来！乌鸟！你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又欲到甚么地方去呢？』回答说：『梵志！你乃强额痴狂之人。你为甚么问我而说：你到底从甚么地方来，到底欲到甚么地方去呢？』那时，乌鸟面向梵志（当面骂梵志几声）后，便舍弃而去，梵志则仍然坐在那树下。

又有狻狻（猩猩）兽之来到，梵志看见后，问牠而说：『善来，狻狻兽！你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又欲到甚么地方去呢？』回答说：『梵志！我从一个园到达另一个园，从一个有观的地方，到了另外一个有观的地方，从一个林，而至于另一个林，都是欲饮清泉之水，食好的果实而来。我现在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并不怎么怖畏人类。』那只狻狻兽和这位梵志共论这些话后，便舍弃而去。」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说这些喻，乃欲使你们能够了解个中的意义的，你们对于此说所含有的义理，应当要知道！那时的那只獼兽和这位梵志共论其事，就舍弃而去一事，吾说的此喻，到底有甚么意义呢？听我道来！如有比丘依靠村邑而行之事那样。该比丘在于平旦时着衣持钵，入村内去乞食，而不护持其身，不守摄诸根，不立正念。然而他所说法，或依佛所说，或假声闻所说，由于此而得利那些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以及诸生活所需之具。他得此利益后，就染着而触猗（依），不见有甚么灾患之来临，不能舍离这些得来的利益，而随意所欲而用。这位比丘既行恶戒（唯利是图），成就恶法，最在于其边际，而生弊腐败。不是梵行而称为是梵行，不是沙门而称为是沙门，犹如梵志看见獼兽后，而问牠说：『善来！獼兽！你从何处来？欲到何处去？』回答说：『梵志！此池本为一清泉盈溢，饶藕而多华，鱼龟也充满在池中，是我往昔所依之处，而现在已枯槁了。梵志当知！我欲舍弃它而到别处去。准备入于那大河去，我今欲去了，唯怖畏于人啊！』我说这类比丘也是如是。因为入于恶不善的秽污之法中，为当来之有（众生）之本的烦热的苦报，是地道的生老病死之因。因此，比丘们！不可行如獼兽那样，不可依赖非法去自维持你的生命。当应清净身行，清净口行、意行，而住于无事中（闲静处），应着粪扫衣，应常行乞食。应依次第乞食，而少欲知足，乐住于远离而习精勤，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要恒常的当习远离之法，应学如是之法！

那只究暮鸟和这位梵志共论其事，便舍弃而去。我说此喻有甚么含义呢？如有比丘依靠村邑而行那样。这位比丘在平旦时，着衣持钵，进入村内去乞食。然而却不护持其身，不守摄诸根，不立正念。他入他家去教化说法时，或者依佛所说的，或者依声闻所说的，因此而能得大利，如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以及诸生活所需之具。他得此利后，都染着而触猗（依），不见后来之有甚么灾患，不能舍离，而随心所欲的去享用。这位比丘行此恶戒，而成就此恶法，最在其边（入在唯利是图，不顾修持之恶法里），而生弊腐败：不是梵行而称说为梵行，不是沙门而称为是沙门，有如梵志看见究暮鸟后，而问牠说：『善来！究暮鸟！你从何处来？欲到何处去呢？』回答说：『梵志！此池本来之时，都为清泉盈溢，饶藕而多华，鱼龟也满在池中，是我昔日所依之处，而今却枯槁。梵志当知：我现在欲到别处去，欲依那死牛的聚处，去为我的栖处，或者依于死驴，或者依于死人的聚处，去为栖宿（鸟宿，栖止之处）。我现在欲去了，唯怖畏人类啊！』我说这位比丘也是如是。都依恶不善的秽污之法，为当来之有（众生）之本的烦热的苦报，为生老病死之因。因此，比

丘不应行如穷暮鸟那样，不应依非法去自活命。当净你的身行，当净口、意之行，要安住于无事中（静寂处），应着粪扫衣，应常行乞食。要次第去乞食，少欲知足，乐住于远离而习精勤，应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应该要学如是！

那时，那只鹭鸟和这位梵志共论此事之后，便舍而去。我说此喻有何义呢？如有比丘依村邑而行那样。这位比丘在于平坦，着衣持钵，入村去乞食，不护持其身，不守摄诸根，不立正念。他入他家去教化

说法时，或依佛所说的，或依声闻所说的，因此而得利那些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以及诸生活之具。他得这些利后，便染着触猗（依），不见有甚么灾患，而不能舍离，而随心所欲去享用。这位比丘行此恶戒，成就此恶法，最在其边（陷入其里面），而生弊腐败，不是梵行而称为是梵行，不是沙门而称为是沙门。有如梵志见鹭鸟后，而问说：『善来，惊鸟！你从何处来？欲到何处去？』回答说：『梵志！我从大墓，又至于大墓，那杀害之处而来。我现在欲去食死象之肉，死鸟、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于人。』我说这位比丘，也是如是。因此，比丘们！不可行如鹭鸟那样，不可依于非法以自活命。应当清净身行，清净口、意之行，应住于无事中（寂静处），应着粪扫衣，而常行乞食。应次第去乞食，少欲知足，乐住于远离法，而习精勤。应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应学如是！

那只食吐鸟和这位梵志共论其事，便舍而去。我说此喻，有何义呢？如有比丘依村邑而行那样。那位比丘在于平坦，着衣持钵，进入村去乞食，而不护持其身，不守摄诸根，不立正念。他入比丘尼之房舍去教化说法时，或依佛所说的，或依声闻所说的。那位比丘尼则因此而入若干的信徒之家，去说好说歹，而受信施之物，持给比丘。这位比丘，因此而得到利益的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以及诸生活之具。他得此利益后，就会染着而触猗（依），不见有甚么灾患，不能舍离，而随心所欲的去享用。这位比丘行此恶戒，成就此恶法，最在其边，而生弊腐败，不是梵行称为是梵行，不是沙门称为是沙门，有如梵志看见食吐鸟后，问之而说：『善来！食吐鸟！你从何处来？欲到何处去呢？』回答说：『梵志！你看见刚才那只鹭鸟去了吗？我要食牠所吐出来的，我今欲去了，唯怖畏于人。』我说这位比丘也是如是。因此，比丘们！不可行如食吐鸟那样，不可依于非法去自活命。应当净身行，净口、意行，应住于无事中（闲静处），应着粪扫衣，应常行乞食。应依次第乞食，少欲知足，乐住于远离，而习精勤，应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非法，应学如是之法！

那时，那匹豺兽和这位梵志共论其事，便舍而去。我说此喻，有甚么义呢？如有比丘，依于贫的村邑而住那样。这位比丘如知道村邑里，以及城郭中，多有智慧而精进于梵行的人的话，便会回避而去。如知道村邑，以及城郭中，并没有智慧而精进于梵行的人的话，就会到里面来往，或者九个月，或者十个月。诸比丘们看见后，便问他而说：『贤者！你在甚么地方游行（安住）。』他就回答说：『诸位贤者！我乃依靠某处的贫村邑而游行的。』诸比丘们听后，便作此念：这位贤者乃难行而行。为甚么呢？因为此贤者乃能依某贫穷的某村邑而游行之故。诸比丘们！就因此而大家都恭敬礼事供养他。因此而得利于衣被、饮食、床褥、汤药，以及诸生活所需之具。这位比丘得此利后，便染着触猗（依），不见甚么灾患，不能舍离，而随心所欲去享用。这位比丘行此恶戒，成就此恶法，最在其边，而生弊腐败，不是梵行而称为是梵行，不是沙门而称为是沙门，有如梵志见豺兽后，问牠而说：『善来！豺兽！你从何处来？欲到何处去？』回答说：『梵志！我从深涧而至于另一深涧，从榛莽而至于另一榛莽，从僻静处而至于僻静处来。我现在欲食死象之肉，死马、死牛、死人之肉，我今欲去，唯畏于人。』我说这位比丘，也是如是。因此，比丘们！不可行如豺兽之行，不可依非法去自活命。应当净身行，净口、意行。要住于无事中，要穿粪扫衣。常行乞食，依次第去乞食。要少欲知足而乐住于远离，而习精勤。应立正念、正

智、正定、正慧，应常当远离非法，应如是而学！

那时，乌鸟当面诃骂梵志后，便舍而去。我说此喻，有何义呢？如有比丘依在贫穷无事处，而受夏坐，倘若知道村邑里，以及城郭中，多有智慧，而精进于梵行的人的话，就便避到他处而去。如果知道村邑里，以及城郭中，并没有智慧，没有精进于梵行的人的话，就会来住于其中二月、三月，诸比丘看到后，问他而说：『贤者！你在何处夏坐呢？（结夏安居）』回答说：『诸位贤者！我今依于某贫无事处，而受夏坐，我不像那些诸愚痴之辈，作床成就后，具足了五事（懈怠、眠寐、心乱、根门不定、喜市而不在静），而住于其中，中前中后，中后中前（午前、午后，午后、午前），其口都随其味，味也随其口，能求就求，能索就索。』（没有厌足）。这时，诸比丘们听后，就作此念：这位贤者！难行而能行。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乃能依某贫无事处，而受夏坐（在贫穷，而又静寂之处，结夏安居）。诸比丘们，便共同恭敬，礼事供养他。因此而得利于衣被、饮食、床褥、汤药等诸生活之具。他得此利后，就染着触猗（依），不见有灾患。不能舍离，随意而用，此比丘行此恶戒，成就此恶法，最在其边，而生弊腐败，非梵行而称为梵行，非沙门而称为是沙门，犹如梵志看见乌鸟后，问牠而说：『善来，乌鸟！你从何处来？欲到何处去？』回答说：『你这位强额痴狂的人！为甚么问我：你从何处来？欲到何处去呢？』我说这位比丘也是如是。因此，比丘们！不可行如那乌鸟，不可依非法以自活命。应当净身行，净口、意行，应住于无事中，着粪扫衣，常行乞食。应依次第而乞食，应少欲知足，乐住于远离，而习精勤。应立正念、正智、正定、正慧，常当远离非法，应当要如是而学！

那匹狻狻兽和这位梵志共论其事，便舍而去。我说这譬喻，有何义呢？如有比丘，依村邑而游行。比丘在于平坦之时，着衣持钵，入村去乞食，而能善护其身，守摄诸根，立于正念。这位比丘从村邑乞食后，已饭食，在于中午后，收举衣钵，澡洗其手足，将尼师檀（坐具），着在于肩上，或者到了无事处（闲静处），或者到了树下，或者到了空屋之中，敷其尼师檀，在那里结跏趺坐（打坐）。正身而正愿，反念而不向（将心念向内，不外向去奔法），断除贪伺（贪念），心无有诤，看见他人的财物，以及诸生活必需的物具，都不生起贪伺，不会欲使自己去得这些物（不欲令我得）。这位比丘，对于贪伺，已净除其心。像如是的，对于瞋恚、睡眠、掉悔等，也是如是。已断疑而度惑，对于善法中，已没有犹豫。他对于疑惑，已净除其心，他已断此五盖（贪、瞋、眠、悔、疑），心秽、慧羸也已断除，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而至于得达第四禅成就游止于其境界。他得如是的定心清静，无秽无烦，柔软善住，而得不动心，而趣向于漏尽智通作证（所谓漏尽通）。到此时，他便能知此苦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都是苦的），知此苦之集，知此苦之灭，知此苦之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四圣谛）。同时也知此为漏，知此为漏之集，知此为漏之灭，知此为漏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漏一烦恼的四谛）。知道如是之知，如是之见后，则其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欲、有、无明之三漏心解脱）。解脱后，便知解脱，所谓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不受后有之身，也就是解脱生死轮回）。犹如那位梵志见狻狻后，而问牠说：『善来，狻狻！你到底是从何处来的？欲往何处呢？』回答说：『我乃从一个园到了另一个园，从一个有观的地方到了另外一个有观的地方，从一个林，到了另外一个林。都是欲饮清泉之水，欲啖好果实而来的。我今欲去了，我并不怖畏于人。』我说这位比丘，也是如是。

因此之故，比丘们！不可行如獼（不可学獼的行动），不可以行如究暮鸟（不可学如究暮鸟的行动，以下同），不可以行如鸞鸟，不可以行如食吐鸟，不可以行如豺兽，不可以行如乌鸟，应当行如狻狻（应学如狻狻的行动）。为甚么呢？因为在世间的所谓无着的真人，乃如狻狻兽之行动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十六、说本经第二（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那律陀尊者说他的宿世，在于波罗捺国饥馑之时，曾布施辟支佛一钵之食，因之而得受大福报。佛知后为说未来有转轮王名叫螺之出世，众中有一位尊者名叫阿夷哆，即谓自己可得成为转轮王，佛陀乃诃责他。又说未来有弥勒佛之出世，弥勒尊佛即谓自己可得成佛名叫弥勒如来，佛即嘉许他，并令阿难取金缕织成之衣给他。那时，摩王欲娆乱佛，及诸弟子而未得逞。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波罗捺，在仙人住处的鹿野园中。

这时，诸比丘们在于中食后，由于小因缘，而集坐在于讲堂里。大众都共论如下之事：「到底如何呢（你们的意见怎么呢）？在家的居士，到底是以甚么为胜呢？到底是为比丘们持戒妙法，成就威仪的人，到了其家里去受食为胜呢？或者每朝每朝（每天）有了益利（利益）百千万倍吗？」

有一位比丘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们！为甚么须要有益利百千万倍呢？唯此才为至要的：如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仪，入其家里去受食才是优胜的。并不是朝朝（每天）有益利百千万倍为优胜的。」

这时，尊者阿那律陀（无贫，天眼第一，佛的堂弟）也在大众当中。于是，阿那律陀尊者乃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何须用益利百千万倍来作比呢？假如超过此数字，还是不是优胜的。唯有此为至要的：如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仪，来入其家去受食才为优胜的。并不是朝朝益利百千万倍为优胜的。为甚么呢？我忆起往昔之时，在此波罗捺国，为一贫穷的人，唯仰赖拮据（拾荒物）客担为生活（担柴拾草，拾荒奴役）。这时，此波罗捺国遇旱灾、早霜、虫蝗之害，五谷都不熟，人民都因荒俭（歉收），而乞求也很难得。那时，有一位辟支佛，名叫无患，依在此波罗捺而住。于是，无患辟支佛，过了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着衣持钵，进入波罗捺城去行乞食。我在那个时候，乃当一位拮据之故，很早就出离波罗捺。诸位贤者们！我注销时，巧逢，而看见无患辟支佛将进入彼城之时。这时，无患辟支佛手持净钵（未受物故，为不污的净钵）进入城内，也如本来所持的净钵出城而来（乞不到食物）。

诸位贤者们！我于那时拮据完毕（拾些杂物），还入（回到）波罗捺城内，又遇见无患辟支佛由城出来。他看见我后，便作如是之念：我平旦（早晨）进入城时，看见此人出城而来。我现在还出城，又遇见此人将入城，此人或者未得食吧！我今宁可跟随此人而去！这时，辟支佛便追寻我，如影之随形那样。诸位贤者们！我持拮据的东西回

到家里，舍弃担负而回顾一看，便看见无患辟支佛追寻在我的后面，有如影之随形那样。我看见他后，便作如是之念：我在早晨出城之时，看见这位仙人入城去乞食。而现在这位仙人或者未得食（乞不得食），我宁可自阙己食（自己不食），全分给这位仙人吧！作此念后，就持食分给辟支佛，而向他说：『仙人！当知此食，是我自己之分（我所得的）。请慈愍我之故，愿哀愍纳受此食！』（布施者应有的诚恳的

表现) 这时, 辟支佛印回答我而说:『居士! 当知今年因灾旱(旱灾)、早霜、虫蝗等灾害, 故五谷不熟(不收), 人民都因荒俭(歉收), 而乞求难得。你可以减一半放着在我的钵中, 你自己吃一半, 咱们二人都能活命, 这样最好!』我就回禀而说:『仙人! 当知我在居家(居在家庭里), 自己有釜竈, 有樵薪, 有谷米的。我之饮食, 早晚并没有时节(不管何时, 无规定时间可饮食。)仙人! 当为慈愍我之故, 尽受此食吧!』这时, 辟支佛为了慈愍我之故, 便尽纳受。

诸位贤者们! 我由于布施他的一钵之食的福报, 七反(七次)生天, 得生为天主, 七反生为人, 又作为人王。诸位贤者! 我由于布施他一钵之食之福, 能舍弃拥有百千姪的金钱之王, 而出家学道, 何况其它种种的杂物呢! 诸位贤者! 我由于布施他一钵之食的福德, 能受国王、王臣、梵志、居士, 及一切人民所见识待(被人称誉看待), 以及四部众, 所谓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优婆夷们所见识所敬重。诸位贤者们! 我由于布施他一钵之食之福报, 常为人所请求, 令受饮食、衣被、鬘鬘、毳毡、床褥、綖縗、病瘦的汤药、诸生活之具, 并不是不请求。假如我在那时, 知道那位沙门是一位无着的真人的话。所获得的福报, 当会转倍, 会受大果报, 是极妙的功德, 会被其明所彻照, 为极广甚大!」

于是, 尊者阿那律陀, 这位无着的真人, 已逮得正解脱的圣者, 曾说此偈颂说:

我忆昔贫穷	唯仰拈拾活	阙已供沙门	无患最上德
因此生释种	名曰阿那律	善解能歌舞	作乐常欢喜
我得见世尊	正觉如甘露	见已生信乐	舍弃家学道
我得识宿命	知本之所生	生三十三天	七反住于彼
此七彼亦七	世受生十四	人间及天上	初不堕恶处
我今知死生	众生往来处	知他心是非	贤圣五娱乐
得五支禅定	常息心静默	已得静正住	便逮净天眼
所为今学道	远离舍弃家	我今获此义	得入佛境界
我不乐于死	亦不愿生于	随时任所适	建立正念智
随耶离竹林	我命在彼尽	当在竹林下	无余般涅槃

(我回忆起往昔之时, 为一贫穷的人, 唯仰赖于拈拾杂物而活命。那个时候, 我曾经自己也缺食, 而供给那位名叫无患的最上德〔尊者, 圣者〕。由于此福报, 而生在于此释迦族里, 名叫阿那律。我在王宫时, 能歌善舞, 享受荣华富贵, 都作乐而常在欢喜中过生活)。

(我有个机会得见世尊, 为正觉, 有如甘露, 拜见后, 就生起信乐之心, 终于舍弃在王宫里的家庭, 而去学道。我精勤而得识宿命〔知过去的生命的一切, 宿命通〕, 知道本来所生的一切。如生在三十三天, 七次住在那个天堂。七次生在于此世间, 那个天堂也生过七次, 在此人天世间, 受生计为十四次, 都是生为人类, 以及往生于天上的, 始及于不堕恶处之果〔初果, 人天七次来往, 已不堕恶道之果报的圣者〕。)

(我现在已能知道死生〔生死〕, 知道众生往来之处, 知道他人之心之是非非〔具有他心通〕, 具有贤圣者之五娱乐, 得五支禅定〔将四禅中之第二禅一定生喜乐地, 分成二部分一寻、伺, 而将第三禅称为第四禅, 将第四禅称为第五禅, 故为五支禅定〕, 都常息心而静默。由于已得静正住, 便能逮得净天眼〔天眼通〕。)

(因为是这样, 我现在有机会继续学道, 远离一切, 而舍弃家庭之牵累。我现在已获此义, 得入于佛的境界〔入于觉道者的圣地〕。我不喜乐于死, 也不愿有生〔已解脱生死〕。随时任其所适宜的〔自由自在〕, 已建立正念智, 将随在于毘耶离〔离车族之都城, 十六大国之一〕的竹林, 我的寿命会在那个地方灭尽。我当会在于那竹林之下, 进入于无余般涅槃〔身心俱灭的解脱境界, 而离开世间〕。)



那时，世尊在于燕坐，以净天耳出超过于人耳，而听到诸比丘们在于中食后，集坐在于讲堂，共论如上之事。

世尊听后，就在于晡时，从燕坐起来，到了讲堂，在比丘们之前，敷座而坐，问诸比丘们说：「你们今天，是为甚么事之故，而集坐在于讲堂呢？」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我们今天，因尊者阿那律陀，说其过去世之法之故，集坐在此讲堂的」。

于是，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今天，欲从佛处，听因未来之事而说法吗？（要知道未来事吗）」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世尊为诸比丘们，因未来事而说法的话，诸比丘们听后，当会善于受持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诸比丘们！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们广分别说。」这时，诸比丘们，乃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们说：「诸比丘们！在未来久远之世里，当会有人民之寿量为八万岁之期。在人寿八万岁时，此阎浮洲，乃极为大富乐的一个世界。有好多的人民，村邑都相接近，有杂一飞之间隔耳。诸比丘

们！人寿八万岁时，女人的年龄五百岁时，乃当出嫁为新娘。诸比丘们！人寿八万岁时，唯有如是之病，所谓寒、热、大小便、欲、饮食，以及衰老之外，更没有其它的病患。

诸比丘们！人寿八万岁时，有一位国王名叫螺，是一位转轮王，为聪明有智慧，拥有四种军队，整御天下，都任由自己之自由自在，是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宝。有千子之具足，颜貌都很端正，都勇猛无畏，能伏其它的众生。当他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时，均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人得到安乐的。也有大金幢，都用诸宝去严饰，举高有千肘，其围为十六肘，国王当叫人把它竖立起来。既竖立之后，下面的工作便是布施沙门、梵志、贫穷的人，孤独者，远来的乞者，都用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綖縵、给使，以及照明的灯。他布施此后（布施善事等告一段落后），国王便下决心，便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

国王就是如那些族姓子之所为，所谓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学道，唯修无上的梵行已修讫，在于现法当中，能够自知自觉，自己作证而游止于其境界里，而至于：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

那时，尊者阿夷哆（阿逸多，无能胜），也坐在于大众当中。于是，阿夷哆尊者，乃从他的座位站起，偏袒穿衣（袒露右肩之肉），叉手（合掌）向佛，白佛而说：「世尊！我在于未来久远之后，人寿为八万岁时，可得作为一位国王，名号叫做螺，为一位转轮王，聪明而智慧，有四种的军队，整御天下，可由于自己自由自在，如法之法

王，而成就七宝。其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宝。我当会有千子具足，颜貌都很端正，为勇猛无畏，能伏他众生。我当会统领此一切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均以法教令，令得安乐。会有大金幢，乃用诸宝严饰的。举高有千肘之高，其围为十六肘，我当会把它竖立起来。既竖立后，其下面便是布施沙门、梵志、贫穷、孤独，以及远来的乞者，都用饮食、衣被、车乘、花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綖縵、给使，和照明之灯。我布施此后，便会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学道者。我如族姓子之所为，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唯修无上的梵行完毕后，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

于是，世尊乃诃责阿夷哆尊者而说：「你这位愚痴的人！你应更求一死，而求再终。为甚么呢？因为你作如是之念：世尊！我在于未来久远之后，在人寿八万岁之时，可得作为国王。号名叫做螺，是一位转轮王，聪明而智慧，有四种军队，整御天下，可由于自己自由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为七宝。我当会有千子具足，颜貌都端正，都勇猛无畏，能降伏他众生。我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得大家都安乐。会有一大金幢，以诸宝来严饰的。举高有千肘之高，其围有十六肘，我当会竖立它。既竖立之后，其下面便是布施沙门、梵志、贫穷、孤独，以及远来的乞者。会用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綖縠、给使，以及照明之灯。我布施这些事物后，便会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学道。我乃如族姓子所为的，所谓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唯修无上的梵行完毕后，会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之身，知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

世尊又垂告说：「阿夷哆！你在于未来久远后，人寿八万岁时，当会得为国王，号名叫做螺，为一转轮王，是聪明智慧。有四种军队，整御天下，可由自己自由自在，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宝，是为其七宝。你当会有千子具足，颜貌都端正，都勇猛无畏，能伏他众生。你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人得到安乐。你会有大金幢，用诸宝严饰的。举高为千肘之高，其围有了十六肘，你当会竖立它。既竖立之后，下面便是布施沙门、梵志、贫穷、孤独，以及远来的乞者。都用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綖縠、给使，和照明之灯。你布施之事办完后，便会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的人。唯修无上的梵行已完毕后，在于现法当中会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不再受众生之身，如实而知道一切。）」

佛陀并垂告诸比丘们说：「在未来久远，人寿至于八万岁之时，当会有一位佛陀会降生，名叫做弥勒（慈氏。生于南天竺婆罗门家，绍佛之位），为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犹如我现在已成就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那样。那位佛陀在于此世间，无论是天，及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为一位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在人天中唯一的成佛者）。犹如我现在于此世间，无论是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为一位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那样。

那位弥勒如来，当会说法，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始终都说妙法）。里面都是有义有文，具足清静，而显现妙行的。犹如我现在所说之法那样，为初妙、中妙、竟也妙，而有义有文，具足清静，显现梵行的。那位弥勒佛当会广演而流布梵行，开大会时，会有无量的众生，从人至于天，都善发显现。犹如我现在广演流布梵行时那样，在大会当中，会有无量的众生，从人至于天，都善发显现。弥勒佛当会度有无量百千的比丘众，犹如我现在有无量百千的比丘众那样。」

那时，尊者弥勒，在那大众当中，于是，弥勒尊者，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说：「世尊！我在于未来久远，在人寿八万岁时，可得成为佛陀，名叫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我在于此世间里，无论是天，及

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为唯一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犹如现在世尊在此世间里的天，及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为唯一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那样。我当会说法，为初妙、中妙、竟亦妙（始终都说善法），而有义有文，都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犹如现在世尊之说法，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而有义有文，而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那样。我当会广演流布梵行，会开大会，而有无量的众生，从人至于天，都善发显现。犹如世尊之广演流布梵行那样，会开大会，而有无量的众生，从人至于天，都善发显现。我当会有无量百千的比丘众，有如世尊之无量百千的比丘众那样。」

于是，世尊称叹弥勒尊者说：「善哉！善哉！弥勒！你发心极妙，所谓领导大众！为甚么呢？因为如你作如是之念：世尊！我在于未来久远之后，人寿八万岁时，可得成为佛陀，名叫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有如今日的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那样。我在于此世间，无论是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为唯一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有如现在之世尊在于此世间，无论是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唯一为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那样。我当会说法度众，所说之法为初妙、中妙、竟也妙，而有义有文，而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有如今天的世尊之说法之初妙、中妙、竟也妙，而有义有文，而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我当会广演流布梵行，会开大会，度无量的众生，从人至于天，都善发显现。有如现在的世尊之广演流布梵行那样。会开大会度无量的众生，从人至于天，都善发显现。我当会有无量百千的比丘众，有如今天的世尊之无量百千的比丘众那样。」

于是，世尊称叹弥勒尊者而说：「善哉！善哉！弥勒！你发心极妙，说要领大众。为甚么呢？因为你作如是之念而说：世尊！我在于未来久远之后，人寿至于八万岁时，可得成为佛，名叫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有如今日的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那样。我会在于世间里，不论是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唯一为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有如今天的世尊在于此世间里，不论是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唯一为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里。我当会说法度众，所说之法，则初妙、中妙、竟也妙，而有义有文，而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有如今天的世尊之说法之初妙、中妙、竟也妙，而有义有文，具足清静，显现梵行那样。我当会广演流布梵行，会开大会而度无量的众生，从人而至于天，都善发显现。有如现在之世尊之广演流布梵行，开大会而度无量之众，从人至于天，都能善发显现那样。」

佛陀又垂告而说：「弥勒！你在于未来久远后，人寿八万岁之时，当得作佛，名叫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有如我现在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那样。你在于此世间里，不论是天，以及是魔，是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唯一为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在于其境界里。有如我在于此世间里，不论是天，以及是魔，是梵、沙门梵志当中，从人至于天，唯一为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里那样。你当会说法，所说之法为初妙、中妙、竟也妙，而有义有文，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犹如我现在之说法，所谓

初妙、中妙、竟也妙，而有义有文，具足清淨，而显现梵行那样。你当会广演流布梵行，会开大会度无量的众生，从人至于天，都善发显现。有如我今天之广演流布梵行，开大会而度无量的众生，从人至于天，都善发显现那样。你当会有无量百千的比丘众，有如我现在有无量百千的比丘众那样。

那时，尊者阿难，正在执拂（拿拂尘）而侍佛。于是，世尊乃回顾而告诉他说：「阿难！你去取金缕织成之衣来，我现在欲给与弥勒比丘。」

那时，阿难尊者受世尊之教，就去取金缕织成之衣来，而呈奉给世尊。于是，世尊从尊者阿难受此金缕织成之衣后，告诉弥勒尊者说：「弥勒！你应从如来取此金缕织成之衣，去布施佛与法，以及众（僧）。为甚么呢？弥勒！因为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为了护佑世间，而求义，以及饶益，而求安隐快乐之故。」

于是，尊者弥勒，乃从如来领取金缕织成之衣后，就去布施佛、法、众（僧）。

这时，魔王波旬（波卑夜，恶者，常有恶意，成就恶法故名），便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瞿昙，游行在波罗捺的仙人住处鹿野园中。他现在为其弟子说未来的法，我宁可往到那边去烧乱他。

这时，魔王波旬就往至佛所，到后，向佛就说颂说：

彼必定当得 容貌妙第一 华鬘璎珞身 明珠佩其臂

若在鸡头城 螺王境界中

（他必定会当得容貌微妙端正的第一人。会带华鬘璎珞于其身，明珠等宝也会佩在其臂上，有如在鸡头城里的螺王的境界中啊！）

于是，世尊乃作如是之念：这位魔王波旬到了这里来，是欲相烧乱的。世尊知道其目的后，就为魔王波旬即说颂而说：

彼必定当得 无伏无疑惑 断生老病死 无漏所作讫

若行梵行者 弥勒境界中

（他必定会当得如下之事：已无须降伏〔已降伏一切魔怨等事，故不需要再降伏甚么〕，已没有甚么疑惑，已断灭生老病死等苦恼，是无漏，是所作的都已作完毕。如行梵行的话，就会如弥勒〔大慈〕的境界当中〔指成佛作祖〕。）

于是，魔王又说颂而说：

彼必定当得 名衣上妙服 梅檀以涂体 身臃直姝长

若在鸡头城 螺王境界中

（他必定会当得如下之事：有最为贵重的名衣，为最上的妙服。会用梅檀来涂其玉体，其身体为臃直而姝长的妙相！如在鸡头城里的螺王的境界中。）

那时，世尊又说颂而说：

彼必定当得 无主亦无家 手不持金宝 无为无所忧

若行梵行者 弥勒境界中

（他必定会当得：无主〔不会再为一家一国的主人，因为已没有那种因缘了〕，也没有家庭牵累的人〔不会再为在家人〕。手里已不持金宝，已为无为，而无所忧虑的了。如行梵行的话，就会在弥勒的境界中。）

于是，魔王又说颂说：

彼必定当得 名财好饮食 善能解歌舞 作乐常欢喜

若在鸡头城 螺王境界中

（他必定会当得：名誉、财宝，以及上好的饮食，会善能了解歌舞的乐趣，会作乐而常时欢喜。如在鸡头城里的螺王的境界中。）

那时，世尊又说偈颂而说：

彼为必度岸 如鸟破网山 得禅自在游 具乐常欢喜

汝魔必当知 我已相降伏

（他必定会度过彼岸。有如鸟之破除网罗之山〔鸟破网，即得自由自在〕。会得禅定而自在游止，其得安乐而常欢喜于寂静当中。你这位魔王！你必定当知！我已相降伏了〔已降伏魔，欲烧乱之事，也就是不攻而自破！〕。）

于是，魔王又作此念：世尊已知道我了！善逝已彻见我了！就因此而愁恼，而忧戚，而不能得安住。即在于那个地方，忽然隐没不现。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弥勒（慈氏）阿夷哆（无能胜）尊者，和阿难尊者，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三完

## 中阿含经卷第十四

### 六十七、大天捺林经第三（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弥萨罗的大天捺林中，为阿难说佛的本生谭。佛昔日经八万四千代为转轮王，都因见头生白自发出家，而学仙人修梵行，居于大天捺林中。最后之王名为尼弥，乃广行善戒，受三十三天所赞叹，并被帝释天请至天上。佛陀并嘱阿难，应转相继法，不可使佛种断绝。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鞞陀提国，和大比丘众共俱，都往至弥萨罗（鞞陀提国的首都），住在于大天相树林里公摩法提婆王之庵婆林）。

那时，世尊，行至中途的路上，忽然欣然而笑。阿难尊者见世尊微笑，就叉手（合掌）向佛而白说：「世尊！为甚么因缘而笑？据我所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如果没有因缘的话，终不会妄笑的。愿听闻世尊微笑的原因！」

那时，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在昔异时（在去世之时），此弥萨罗捺林之中，在那里有一位国王，名叫大天（摩法提婆），是一位转轮王，为聪明智慧！有四种军队。其整御天下，能由自己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得人王所有之四种如意之德。阿难！那位大天王，成就七宝（拥有七宝），是那些宝呢？是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就是这些七宝啊！」

阿难！那位大天王为甚么名为成就轮宝呢？阿难！有一个时候，大天王在于月的十五日。诵说从解脱（别解脱。波罗提木叉，也就是戒本。将二百五十戒集在一起，布萨时，一一诵之，故云，沿用为八众弟子的个别戒条）时，沐浴澡洗完毕，而升上正殿上。这时有天轮宝从东方而来，宝轮有千辐，一切都具足，为清净自然，并不是世人所能造的。其色相有如火焰，光明显烁。大天王看见后，欢喜踊跃，其心自

念而说：这是地道的现生贤轮宝啊！是现生的妙轮宝啊！我也曾经从古人听说过：如果顶生刹利王（受灌顶过的国王），在于月之十五日，诵说从解脱（戒本）时，沐浴澡洗后升上正殿上。这时，有天轮宝从东方而来，宝轮有千辐，一切都具足，是清净自然，不是人所造的。其色相乃如火焰，光明显烁。有了此宝之出现的话，此王必定会当作转轮王。我是否将作为转轮王吗？

阿难！往昔的大天王，将欲自试天轮宝的虚实与效用。这时，就集四种军队，所谓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是。召集此四种军队后，就诣天轮宝之处，就用左手抚轮，用右手去转它，而作此言说：『随天的轮宝，随天的轮宝所转之处而去吧！』阿难！那时，那个天的轮宝，就开始转动，然后出发，向于东方而去。这时，大天王也随在其后面，以及四种军队也同样的跟在其后面。如天的轮宝有所住处的话（停止下来），那时大王就会在那个地方止宿下来，以及四种军队也同样的。于是，东方的诸小国王们，他们都来诣这位大天王之处，大家都说：『天王！善来！天王！这里的诸国王，都极大丰乐，有好多的民众，统统都属于天王您所管辖的。唯愿天王，以正法来教导我们，

我们都会辅佐天王您的！』于是，大天王告诉诸小王说：『卿等各各都自领各自的境界，均应用正法，不可用非法，不可使国内当中有诸恶业，以及非梵行之人。』

阿难！那个天轮宝飞东方去，度过东方的大海，然后回转而至于南方，而至于西方、北方。阿难！随着天轮宝之周旋回转而，则大天王也自随在其后面，以及四种军队也同样的。如天的轮宝有所住处之时，这时大天王就会止宿在那里，以及四种军队也同样的。于是北方（包括南、西方）的诸小国王们，他们都来诣大天王之处，大家都说：『天王！善来！天王！这里的诸国王，都极大的丰乐，有好多的人民，均属于天王您的管辖。唯愿天王以正法教导他们，我们也当会辅佐天王您。』于是，大天王告诉诸小国王说：『卿等各各都自领各自的境界，均应以正法，不可用非法，不可使国内有诸恶业，以及非梵行之人。』阿难！那个天的轮宝，过北方去，而度过北大海后，即时速还至于本都城。那位大天王坐在于正殿上，在断理（料理，处理）财物时，该天轮宝即住在于虚空中。这就是所谓大天王成就如是的天轮之宝。

阿难！那位大天王怎样叫做成就象宝呢？阿难！有一个时候，大天王会自有象宝之出现。那匹象，极为洁白，而有七支。其象的名叫做于娑贺（象王）。大天王看见后，欢喜踊跃（非常的欢喜，耐不住欢喜而手舞脚舞起来）。大天王想：如果可以调伏的话，就可以使其极为贤善。阿难！那位大天王就在其后时，告诉象师说：『你快去调伏那匹象，使其极为善于调伏。如象善调伏后，就来告诉我。』那时，象师受王的教令后，就到象宝之处，就速御那匹象宝，使其善为调伏。那时象宝受极调御之事，有如往昔之时之象寿无量百千岁，而以无量百千岁的期间，受极调御那样，很快就能善于调伏。那匹象宝也

是如是，受极御治，而疾得善调伏。阿难！那时，象师快速的调御象宝后，就使其极为善调伏。象宝调伏后，便诣大天王之处，向王说：『天王！当知！我乃用极为调御之法去治牠，现在象宝已经调伏，可随天王之意了。』阿难！往昔之大天王，在试象宝时，乃在平旦日出之时，到了象宝之处，去乘那匹象宝，去游一切地，乃至到了大海，到后，即时速还至本都城，这就是所谓大天王成就如是白象之宝。

阿难！那大天王怎样名叫成就马宝呢？阿难！有一个时候，大天王会自有马宝之出现。那匹马宝，乃极紺青色，其头有如乌鸦，用毛庄严其身的，名叫鬘马王。天王见后，非常的欢喜，就这么想：如此马调御后，会极使其贤善（会成为一匹非常好的马）。阿难！那位大天王就在于后时，告诉马师说：『你快去调御此马，使其极为善调。如马调御后，便来告诉我。』那时，马师受王的教令后，就至马宝之处，就去速御那匹马宝，使其极为善调。那时马宝受极御治。疾得善调之事，好似往昔的良马的寿数为无量的百千岁，而以无量的百千岁之间，接受极为御治那样，马师乃令

此马极为善调。马宝玩调御后，便诣大天王之处，白王而说：『天王！当知我乃用极御治牠的，此马宝已调御好了，可随天王之意了。』阿难！往昔大天王当试马宝时，是以平旦日出之时，到马宝之处，去乘那匹马宝，去游行一切地，乃至到了大海，即时速还而至于本天王的城。这就是所谓大天王之成就如是之调马之宝。

阿难！那位大天王，怎么名为成就珠宝呢？阿难！有一个时候，会自有珠宝之出现。那珠宝乃明净而自然，并没有人能造作的。八楞而没有垢秽，为极好磨治的。贯之以五色之绳，所谓青、黄、赤、白、黑。阿难！那时，大天王的内宫殿中，欲得灯明，就用那珠宝的。阿难！往昔的大天王，欲试珠宝之效能时，便召集四种军队，所谓象

军、马军、车军、步军。集此四种军队后，就在于夜间之中，竖立高幢，安该珠而置于其上面，然后由城而出至于园观，其珠光乃照耀四种军队，其光明所及的地方，为周围半由延（由旬），这就是所谓大天王之成就如是之明珠之宝。

阿难！那位大天王，怎么名为成就女宝呢？阿难！那时，大天王自然的有女宝之出现。那女宝的身体非常的光泽，皎洁而明净，美色超过他人，少些不及于天而已。其姿容非常的端正，使大家都会欢悦。其口常芬馥，出青莲花之香，身上的诸毛孔都出栴檀之馨。冬天则身会温暖，夏天则其身会凉爽。这位女宝乃至心诚恳的承事于国王。其发言时，会使人悦乐，其所作都很捷疾，为聪明智慧，而欢喜行善的女宝。那位女宝，思念王，常不离其心，何况其身与口，怎么会把大王忘记呢？这就是所谓大天王之成就如是之美女之宝。

阿难！那位大天王怎么成就居士之宝呢？阿难！有一个时候，大天王自然的会有居士宝之出生。那位居士宝，是极为丰富，资财为无量。有好多的畜牧、封户、食邑。他具足了种种福业之报，而且已得天眼之故，看见诸宝藏的空或有，都能悉见而不误（库藏里是否充满财宝，或已空无一物，都能看透而知）看见有守护者，或无守护者，或者是金藏，是钱藏，作以不作（作藏、不作藏。有人在认真工作，或没有在工作）等，统统都能看得见。阿难！那位居士宝，诣大天王，而白王说：『天王！如果欲得金宝，以及钱宝的话，则天王您就不要忧虑了！我自当会知时宜的。』阿难！往昔的大天王，欲试居士实时，那位天王就乘坐在王船里，进入于恒水中（恒河里）。天王告诉居士说：『居士！我现在欲得金宝，以及钱宝啊！』居士白王说：『天王！愿将船舵回至于岸边。』这时，大天王告诉他说：『居士！我正欲在此河中得宝啊！正欲在此河中得宝啊！』居士回禀说：『天王！那么，就请您命令此船停住吧！』阿难！这时，居士宝看看船已停住，就至于船的前头，长跪，而伸手，便在于水中举出四藏来。所谓金藏、钱藏、作藏、不作藏。举出后，白王说：『天王！请您随意所欲，不管是金宝，或者是钱宝，都任您取用。如果用后有余的话，就将那些多余之宝，还着于水中就是。』这就是所谓大天王之成就如是之居士之宝的！』

阿难！那位大天王怎样成就主兵臣宝呢？阿难！有一个时候，大天王自然的会有主兵宝之出生。那位主兵臣，为一位聪明智慧，辩才巧言，能认识分别一切。主兵臣宝为大天王设现世之义，劝告大王安立它。也设后世之义，劝告大王安立它。同时设现世之义、后世之义，而劝告大王安立它。那位主兵臣，为大天王，欲合军众时，便能使其和合，欲解散时，便能解散，欲使大天王的四种军众，都不令他们有所疲乏，以劝助等事，诸臣也同样的。这就是所谓大天王之成就如是之主兵臣宝。阿难！这叫做大天王之成就七宝。

阿难！那位大天王怎样得四种如意之德呢？那位大天王的寿命极长，八万四千岁为童子嬉戏的期间，八万四千岁为作小国王的期间，八万四千岁为作大国王的期间，八万四千岁为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而学仙人王之修行梵行，是在此弥萨罗，是住在于大天捺林中的。这就是

所谓大天王之第一种如意之德。

又次，阿难！那位大天王并没有疾病，乃成就平等食味之道，不冷不热，而安隐无诤。因此之故，其所饮食的都能得以安消，这就是所谓大天王之第二种如意之德。

又次，阿难！那位大天王的身体非常的光泽，为皎洁明净。其美色乃超过于人，少些不及于天耳，是非常的端正姝好，使睹者欢悦。阿

难！如大天王的身体光泽，皎洁明净，美色超过于人，少些不及于天而已，实在端正姝好，使观者都能欢悦，这就是所谓大天王之第三种如意之德。

又次，阿难！那位大天王乃常常爱念梵志和居士，有如人父之怀念其子那样。梵志和居士也是非常敬重那位大天王，都如为人子之敬重父亲那样。阿难！往昔之时，大天王在园观中，告诉其御者说：『徐徐御车（慢慢的开车），我欲久视梵志与居士们。』梵志和居士们也告诉御者说：『请徐徐御车，我们欲久视大天王。』阿难！如大天王常恒的爱念梵志与居士，有如为人父亲之怀念其子；梵志与居士也敬重大天王，有如为人子之敬重其父亲那样，这就是所谓大天王之第四种如意之德。阿难！这叫做大天王之得四种如意之德。

阿难！那位大天王就在于后时，告诉剃发之人说：『你如果发见我的头上生有白发的话，便要通知于我。』于是，剃发之人（为王理发之人）受王之教言后，在于后来之时，为大王沐浴其头时，发见大王之头生有白发，发见后，就启禀大王说：『天王！当知！天使已至，头生白发。』（天使已至表示生老病死的现象。为警醒人应及时修持）那位大天王又告诉剃发之人说：『你去拿金镊来慢慢的将白发拔掉，然后放在我的手中好了。』这时，剃发之人闻王之教言后，就用金镊，慢慢的将王的白发拔掉，然后放在大王的手中。阿难！那位大天王，即手捧白发，而说颂说：

我头生白发 寿命转衰減 天使已来至 我今学道时

（在我的头上，已经生出白发来，我的寿命已转为衰減了。是天使已经到来之现象，我现在学道的时间已到了〔应该去学道之时〕。）

阿难！那位大天王发见自己已有白发后，就告诉太子说：『太子！当知！天使已经到来了，我的头上已生有白发了。太子！我已经尽得人间的欲望（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了，现在又当寻求天上之欲（欲享天乐）。太子！我欲剃除须发，欲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王家，而愿为一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太子！我现在将此四天下付授给你，你应当如法去治化民众，不可以用非法，不可使国内有诸多的恶业，以及非梵行的人。太子！你到后来，如果也发见天使已至，头上生有白发的话，到那时候，你就应该将此国政授与你的太子，应该要善教敕他。如授与太子以国政后，你也就应该剃除胡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为舍弃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出家去学道。太子！我现在已经为你转此相继之法有你也应该再次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人民堕在于极边（极尽的边际。也就是此法应相继，不可使此法断灭或变样。不可成为最后授此法的最后一个人）。太子！甚么叫做我今为你转此相继之法，你也应该一再的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人民堕在于极边呢？太子！假如此国中，传授此法已断绝，不再有人相续的话，就是名叫人民堕在于极边。太子！因此之故，我现在为你转此法。太子！我已经为你转此相继之法了，你也应该一再的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人民堕在于极边。』

阿难！那位大天王将此国政付授与太子，又善于教敕太子后，就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的牵累，而去出家学道，而去学仙人王之法，而修行梵行，就在于此弥萨罗的大天捺林中。他也是一位转轮王（指太子），为成就七宝，得人的四种如意之德。怎么成就七宝，得人的四种如意之德呢？都如前所说的七宝，以及得人的四种如意之德。

阿难！那位转轮王，也在于后来的时期，曾告诉为人理发的剃发人而说：『你



如果发现我的头上生有白发的话，使应向我禀告。』于是，剃发之人受王的教敕后，在于其后来的某某时候，为王沐浴洗其

头发之时，发见王的头上生有白发，发见后，就禀告大王说：『天王！当知天使已至，您的头上已生有白发了。』那位转轮王又告诉剃发人说：『你去拿金镊来，慢慢的将白发拔掉，然后放在我的手中。』这时，剃发人听王的教敕后，就用金镊，慢慢的将白发拔掉，放在于王的手中。阿难！那位转轮王手捧白发，而说颂说：

我头生白发 寿命转衰减 天使已来至 我今学道时

（语译如前）

阿难！那位转轮王发见白发后，告诉其太子说：『太子！当知！天使已至，我的头上已生有白发了。太子！我已得人间之欲，现在应该再求天上之欲。太子！我因此，而欲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牵累，而为出家人去学道。我现在将此四天下付授给与，你应当要如法去治化，不可用非法，不可使国内有诸恶业，以及非梵行之人。太子！你后来如果发现天使已至，头上已生白发的话，你也就应该一再的用此国政去授与你的太子，而善于教敕他。你授国给太子后，你也应该像我一样的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的牵累，而为出家人去学道。太子！我现在为你转此相继之法，你也应该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人民堕在于极边。太子！甚么叫做我今为你转此相继之法，你也应该一再的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人民堕在于极边呢？太子！如果此国中，传授此法已断绝，不再有人继续的话，就名叫做人民堕在于极边。太子！因此之故，我现在为你传转此法。太子！我已经为你转此相继之法了，你也应该一再的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人民堕在于极边。』

阿难！那位转轮王将此国政付授给太子，并善于教敕后，就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的牵累，而为出家人，去学道。去学仙人王，而修行梵行，就在于此弥萨罗大天捺林之中。

阿难！这就是从子至子，从孙至孙，从族至族，从见至于见，而辗转至于八万四千位的转轮王，都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的牵累，而出家，而为出家人，去学道，去学仙人王，而修行梵行，在于此弥萨罗的大天捺林中。那位最后的国王，名叫尼弥，为一位如法的法王，所行的法，都如法。此王为太子、后妃、嫔女，以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们，乃至昆虫，都奉持法斋，于每月之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都修行布施，而布施诸穷乏的沙门、梵志、贫穷、孤独，和远来的乞者们，都用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宛缦、给使、明灯。

那时，三十三天都集坐在于善法讲堂（帝释天讲解善法的正殿）。大家都咨嗟称叹尼弥王而说：『诸位贤者们！鞞陀提（毘提诃的族名）之人，有大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因为那个地方的最后之王，名叫尼弥（不顺古法去出家学道，使前述之善相继法断绝，故为其王系最后的一名），为一位如法的法王，其所执行之法都如法而行的。他为其太子、后妃、嫔女，以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而奉持如法之斋戒。每月之初八日、十四、十五日，都修行布施（将月分为白分与黑分之二分，各分之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之三天，都行布萨会，而持八斋戒，一个月六次，故为六斋日。包括二十三日、廿九、卅日。月小则二十三日、廿八日、廿九日）。都布施给诸穷乏的沙门、梵志、贫穷、孤独等人，以及远来的乞者。都用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宛缦、给使，以及照明的灯火。』

这时，天帝释（三十三天的帝王，姓释）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天帝释就告诉三十三天说：『诸位贤者们！你们是否欲在于这地方，即得见到尼弥王吗？』三十三天们白帝释天说：『拘翼（帝释天的另

一名）！我们欲得在于这里见到那位尼弥王。』那时，帝释天就犹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最短的时间），在于三十三天上忽然隐没不现，实时已经来到尼弥王的王殿。于是，尼弥王看到天帝释在于眼前，看见后，就问说：『你到底是甚么人

呢？』帝释回答说：『大王！你听到过天帝释吗？』回答说：『听到过帝释天。』帝释告诉他说：『我就是的！大王你有大善利，有大功德。为甚么呢？因为三十三天的天神们为了你之事而集坐在善法讲堂时，大家都咨嗟称叹而说：诸位贤者们！鞞陀提人有大的善利，有大的功德。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最后的国王名叫尼弥，为一如法的法王，所执行之法，都是如法，都为其太子、后妃、嫔女，以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斋法（依斋戒法教导他们）。每月之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都斋戒修行，都实行布施，都布施给那些穷乏的沙门、梵志，以及贫穷、孤独，和远来的乞者。都用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綖縠、给使，和照明之灯。大王！你想见三十三天的天神吗？』回答说：『欲见。』帝释就又告诉尼弥王说：

『我回到天上去后，当会敕令他们严驾千象所驶之车到这里来，大王就乘其车去娱乐游戏，去升在天上享乐吧！』这时，尼弥王乃为天帝释之邀请一事，而默然纳受。

于是，帝释知道尼弥王已默然受请后，就犹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在于尼弥王的王殿忽然隐没不现，而刹时，已回到那三十三天。帝释天回到后，就告诉御者说：『你赶快严驾千象之车，往迎尼弥王。到后，对他说：大王！当知！天帝释派遣此千象所驶的车辆来迎接大王你，你可乘此车，去娱乐游戏，而升在于天上。大王如乘车后，就告诉他而说：大王你到底欲从那一条道送去？是从恶受恶报之道去呢？或者从妙受妙报之道去呢？』

于是，御者受帝释之教敕后，就随时去严驾千象之车，到了尼弥王之处，到达后，对大王说：『大王！当知！帝释派遣此千象之车来迎接大王你。大王可乘此车娱乐游戏，而升于天上。』这时，尼弥王就这样的升上该车辆。坐好后，御者就又告诉尼弥王说：『大王你欲令我从那一条道送上呢？是从恶受恶报之道呢？或者要从妙受妙报之道呢？』

这时，尼弥王告诉御车说：『你就从那两道的中间送我上去，也就是恶受恶报之道，与妙受妙报之道的中间之道。』于是，御车便在于其两道的中间送王上去。所谓由恶受恶报与妙受妙报的中间之道是。于是，三十三天的天神们，遥见尼弥王之来到，大家看到后，都称善而说：『善来！大王！善来！大王！你可以和三十三天的我们共住娱乐。』这时，尼弥王乃为三十三天而说颂说：

犹如假借乘 一时暂求车 此处亦复然 谓为他所有

我还弥萨罗 当作无量善 因是生天上 作福为资粮

（犹如假借而乘的样子〔气分，不是自己的福报而得到的〕是一时暂时求得而乘的车辆。在这天上界的地方，也是如是之道理，所谓是他人所有的地方。我还回弥萨罗城后，当会作算不尽的善，因为唯有如此去作，才能升上天上来，由于作福，才能为升上的资粮。）

佛陀说到这里，又叫一声阿难而说：「阿难！往昔的大天王者，你以为是异人（他人）吗？你不可以作此念：你应当知！那位往昔的大天王就是我的前身啊！阿难！我往昔之时（指最初的那一位大天王），从子而至于子，从孙而至于孙，从族而至于族，都从我辗转，而有八万四千的转轮王，都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出家学道，而学仙人王，而修行梵行，都住锡在此弥萨罗的大天捺林中。阿难！我在那时，为自己之饶益，也饶益于他人，饶益于很多人。都愍伤世间，而为天、为人求义，以及饶益，而求安隐快乐。不过那个时候所说之法，乃至至于究竟，为不究竟白净之法，不究竟梵行。由于不究竟梵行而乞之故，那时不能脱离生老病死，不能离开世上之啼哭忧戚，也不能得脱一切的苦恼。」

阿难！我现在出现在此世间，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我现在乃为自己饶益，也饶益他人，饶益很多人。愍伤世间，而为天、为人求义，以及饶

益，而为求安隐快乐。我现在所说之法，都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已讫之故，我现在已得脱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等事，我现在已经得脱一切的苦恼的了。

阿难！我现在要为你转相继之法，你也应该再次的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佛种有所断绝。阿难！甚么是我现在会叫你应转的相维之法，也教你应该再次的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佛种有所断绝呢？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之八正道。阿难！这就是我现在为你要转的相继之法，你也应该再次的转此相继之法，不可使佛种有所断绝。」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十八、大善见王经第四（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欲在拘尸城之娑罗双树间入于涅槃。阿难不知佛陀选此偏僻的小城入灭的原因。佛乃为说过去世之拘尸城之故事，所谓城主大善见王，为佛的前生。曾依法治国，愍念众生，及于昆虫，都修净妙之行，而断离一切欲，而得四禅，住于四无量心，命终之后，往生于梵天。以拘尸城为如来因缘之地，在此曾六次为转轮王而舍身，现在为第七次，因此之故，如来之身，乃选择此地，为最后的身。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尸城（拘尸那），住在于耆跋单（本生处）力士（末罗族）的娑罗林中。

那时，世尊最后欲取般涅槃（入灭）时，曾对阿难说：「阿难！你到达双娑罗树间（两棵并排而生的娑罗树的中间），以为如来北首敷床（为佛敷一头在北边的床）。如来将在于今天的中夜（九点至翌晨一点），当会在于该处进入般涅槃（入灭）。」

阿难尊者受如来的教语，就到了双树之处，就在于双树的中间，为如来敷一头在北方的床。床既敷好后即还诣佛所，稽首礼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我已为如来您，在于娑罗的双树间，敷一头在北边的床了，唯愿世尊您，自当知道时宜！」于是，世尊就带阿难尊者，到了双树间。到后，将郁多罗僧（上衣）折为四迭，而敷在床上，又将僧伽梨（重衣）褰折而作为枕头。佛陀乃在此上面右胁而卧，足与足相累迭，最后欲取般涅槃。

这时，阿难尊者在佛身边执拂尘，而侍佛。阿难尊者乃叉手（合掌）向佛，而白佛说：「世尊！更有其它的大城，如一名瞻波城，二名舍卫城，三名鞞舍离城，四名王舍城，五名波罗城，六名加维罗卫城（佛诞生之城，迦毘罗卫城）。世尊为甚么不在这些大城当中的任何一城里进入般涅槃？而为甚么缘故，正要在此小土城呢？诸城当中，这里就是最为卑下的城啊！」

这时，世尊告诉他说：「阿难！你不可说这里为小土城，不可说诸城之中这里为最卑下之城。为甚么呢？因为在过去之时。此拘尸王城乃为一极大丰乐。多有人民的地方。阿难！拘尸王城之长有十二由延，其广有七由延。阿难！此城曾造立楼橹（监视台）的高度为如一人，或二、三、四……乃至七人的高度。阿难！拘尸王城在外的周匝（周围）有塹为七重。那些塹则用四宝砖累迭的，所谓金、银、琉璃，以及水精是。塹底乃布以四种宝沙，也是金银琉璃，以及水精是。阿难！拘尸城的周匝外，有七重的垣墙，其墙也是以四宝砖累迭的，同样也是金银琉璃，及水精。阿难！」

拘尸王城的周匝有七宝的行树，为四宝的多罗树。所谓金、银、琉璃，及水精。金多罗树则配合银的叶、华、实，银多罗树则为金的叶、华、实，琉璃多罗树则以水精的叶、华、实，水精的多罗树就是以琉璃的叶、华、实。

阿难！那些多罗树的中间，有种种的华池，所谓青莲华池、红莲、赤莲、白莲华池等是。阿难！那些莲华池的岸，乃以四宝砖累迭的，所谓金银琉璃及水精是。其底也布以金银琉璃及水精的四种宝沙。阿难！那些莲华池中有四宝的梯陞，所谓金银琉璃及水精是。金陞则以银蹬，银陞则以金蹬，琉璃陞则以水精蹬，水精陞则以琉璃蹬。阿难！那些莲池的周匝有金银琉璃及水精的四宝的钩栏，金栏则以银钩，银栏则以金钩，琉璃栏则为水精钩，水精栏则为琉璃钩。阿难！那些莲池盖有罗网，有铃悬在其间。那些铃为金银琉璃及水精的四宝所造成的。金铃则为银舌，银铃则为金舌，琉璃铃则为水精舌，水精铃则为琉璃舌。

阿难！在那些莲池当中，植有种种的水华，所谓青莲华、红莲华、赤莲华、白莲华是，平常都有水，都有华，并没有守视的人，可通于一切人。阿难！那些池岸植有种种的陆地之华，所谓修摩那华（善意华）、婆师华（夏生华）、瞻卜华（素馨花）、修捷提华（好香莲花）、摩头捷提华（蜜香花）、阿提牟哆华（增上信花）、波罗头华（波罗赖华赤花）是。

阿难！那些华池的岸边，有好多的女人，身体都光泽，皎洁明净。其美色乃超过于人，少些不及于天而已。其姿容很端正，使观者欢悦，都以众宝的璎珞，去严饰的非常的圆满具足。那些地方有人行施，都随其须要，不管是饮食，或衣被、车乘、屋舍、床褥、氍毹（毛席）、给使，以及照明之灯，都悉数供给。

阿难！那些多罗树的树叶，在风吹之时，都会放出极上妙的音乐之声，有如五种妓工师所作的音乐那样，为极妙上好，而谐和之音。阿难！那些多罗树叶，被风吹之时，也是如是。阿难！拘尸城中，假如有弊恶极下之人，他们欲得五种妓乐的话，就会一同往至那多罗树间，均能在那个地方任意取得，极意娱乐。阿难！拘尸王城常有十二种声，未曾断绝过，所谓象声、马声、车声、步声、吹螺声、鼓声、薄洛鼓声、仗鼓声、歌声、舞声、饮食声、惠施声是。

阿难！拘尸城内有一位国王，名叫大善见，为转轮王，是一位聪明智慧的国王，有四种军队，整御天下。可由自己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也得人的四种如意之德。甚么为之成就七宝，得人的四种如意之德呢？也就是如上述之七宝与四种人的如意之德是。阿难！于是，拘尸王城里的梵志、居士们，都取很多的珠宝，以及钳婆罗宝（毛织品），都运载而诣大善见王，到后，都说：『天王！这些许多的珠宝，及钳婆罗宝（毛织），都呈献给您，天王！当为见您的慈愍之故，愿垂纳受！』大善见王告诉梵志、居士们说：『卿等所奉献的，我实在是没有甚么须要，因为我也自有很多的宝物的缘故。』

阿难！又有八万四千的诸小国王，都诣大善见王，到后，都说：『天王！我们欲为天王您盖一栋正殿。』大善见王告诉诸小国王说：『卿等欲为我盖正殿，但是并不是我所须要的，我自有的正殿啊！』八万四千的诸小国王都叉手（合掌）向于国王，而再三的仰白国王说：『我们欲为天王您盖一栋正殿，我们欲为天王您盖一栋正殿。』于是，大善见王乃为了八万四千的诸小王之故，默然而听（只默然不发言的在听他们的建议耳）。那时，八万四千的诸小国王知道大善见王只默然而听，并不允许后，就拜谒辞退，绕大王三匝后，而回去，各还其本国后，用八万四千的车辆，运载自重的金，并及钱财，和去工作或不工作的人。又用一一珠宝之柱，都载往拘尸城，在离开城不远之处，盖造一大正殿（硬性的把它盖好）。

阿难！那个大正殿的长度为一由延，其广也为一由延。阿难！那个大正殿乃用四宝砖所累迭的，所谓金、银、琉璃，以及水精是。阿难！那个大正殿有四宝的梯陞，

所谓金、银、琉璃，以及水精是。金陛则配银蹬，银陛则为金蹬，琉璃陛为水精蹬，水精陛为琉璃蹬。阿难！大正殿中有八万四千柱，是用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的四宝所作的，金柱则用银的栌（柱上之经）、磬（柱下之基石），银柱则用金的栌磬，琉璃柱则用水精的栌磬，水精柱则用琉璃的栌磬。阿难！大正殿内，立有八万四千的楼，都用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的四宝所造的。金楼则用银覆，银楼则用金覆，琉璃楼则用水精覆，水精楼则用琉璃覆（栌，柱端的方木）。

阿难！大正殿中设有八万四千的御座，也是用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等四宝制造的。在金楼里则设有银的御座，用毳毼毼毡敷之，用锦绮罗縠覆之，有衬体被，有两头的安枕，都用加陵伽波瑟迦波遮悉多罗那（最好的羚羊皮制成的毛毡）。像如是的，在那银楼里，则设有金的御座，琉璃楼则设水精的御座，水精楼则设琉璃的御座，都敷以毳毼、毼毡，都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的安枕，都用加陵伽波瑟迦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阿难！那栋大正殿，周匝都绕有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等四宝的钩栏。金栏则配银钩，银栏则配金钩，琉璃栏则配水精钩，水精栏则配琉璃钩。阿难！那栋大正殿覆有罗网，悬铃在中间，铃都用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的四宝所作的。如金铃则为银的舌，银铃则为金舌，琉璃铃则为水精舌，水精铃则为琉璃舌。

阿难！那栋大正殿像如是的具足而完成后，八万四千的诸小国王们，又在离开正殿不远之处，作有大华池。阿难！那大华池之长，有一由延，广也一由延。阿难！那个大华池也是以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等四宝砖所累迭的。其池底则布以金银琉璃，及水精等四种宝沙。阿难！那大华池有金银琉璃及水精等四宝的梯陛，金陛为银蹬，银陛为金蹬，琉璃陛为水精蹬，水精陛为琉璃蹬。

阿难！那大华池的周匝，绕有金银琉璃及水精等四宝的钩栏。金栏为银钩，银栏为金钩，琉璃栏为水精钩，水精栏为琉璃钩。阿难！那大华池有罗网盖覆，有铃悬在中间，铃有金银琉璃及水精等四宝的制品，金铃为银舌，银铃为金舌，琉璃铃为水精舌，水精铃为琉璃舌。阿难！那大华池的水池中，则有种种的水华，所谓青莲华、红莲华、赤莲华、白莲华等是。经常都有水有华，有守视者（管理人），不通于一切人之入内。阿难！那大华池的岸上，则有种种的陆华，所谓修摩那华（善意华）、婆师华（夏生华）、瞻卜华（素馨华）、修乡提提华（好香莲华）、摩头提提华（蜜香华）、阿提牟哆华（增上信花）、以及波罗赖华（赤花）。

阿难！像如是的，那栋大殿，以及大华池，都成就而具足后，那些八万四千的诸小国王们，则在于离开那大殿不远之处，作一多罗树的树园。阿难！那个多罗园的长度为一由延，广也为一由延。阿难！多罗园内植有八万四千的多罗树，也是由于金银琉璃及水精等四宝所构成的。金的多罗树，则以银叶、银华、银实，银的多罗树，则以金叶、金华、金实，琉璃多罗树则以水精的叶、水精的华，水精的实。阿难！波多罗园的周匝，有金银琉璃及水精的四宝的钩栏，金栏为银钩，银栏为金钩，琉璃栏为水精钩，水精栏为琉璃钩。阿难！那个多罗园覆有罗网，有铃悬在其间，铃也以金银琉璃及水精等四宝所成的，金铃则以银舌，银铃则以金舌，琉璃铃则以水精舌，水精铃则以琉璃舌。

阿难！像如是的，大殿、华池，以及多罗园都具足而完成后，八万四千的诸小国王即共往诣大善见王，而白王说：『天王！大殿、华池，以及多罗园，都已经具足而完成了，唯愿天王您，随意所欲而享用。』阿难！那时，大善见王便作如是想：我不应该先于升上此大殿。如有上尊的沙门、梵志们，依靠在此拘尸王城而住的话，我宁可请他们一切都来集坐于此大殿。应施設上味，极美的肴馔，种种的丰饶的食噉含消（饮食物），应亲自斟酌，均使他们都能饱满。若食后，就收器，就行澡水，然后发遣令还（请他们解散，回归原处。）

阿难！大善见王作此念后，就请上尊的沙门、梵志们，依靠在那拘尸王城而住的，一切都请来集会，都请他们升上大正殿。等大家都集坐后，就自行澡水。用上味，极美的肴馔，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亲自斟酌，都使大家饱满。大家食后，就收器，并行澡水完毕，而受咒愿后，发遣令还。

阿难！大善见王又作此念：现在我不应该在此大正殿中行诸欲乐。我宁可独带一位侍候的人，升在大殿而住为是。阿难！大善见王则在于后来之时，带一位侍从的人，升在大正殿，便进入金楼，而坐在银的御床。是敷有毼毼、毼毡，覆有锦绮罗縠。有衬体被，有两头安枕，有加陵伽波、憍罗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大王坐定后，就用功而达到离开欲念，离开恶不善之法，而为有觉、有观的离生喜乐，速得初禅的境地，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中。大王嗣后就从金楼出来，其次则进入银楼，而坐在于金的御床。金床敷有毼毼、毼毡，覆有锦绮罗縠。有衬体被，有两头的安枕，都是用伽婆憍罗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大王在此禅坐后，用功而至于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而为有觉、有观，而离生喜乐，速得初禅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大王嗣后又从银楼出来，而进入琉璃楼，坐在于水精的御床。也是敷有毼毼、毼毡，覆有锦绮罗縠，有衬体被，有两头的安枕，都用加陵伽波、憍罗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大王在此禅坐后，用功而至于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而为有觉有观，而华生喜乐，而速得初禅，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大王嗣后，从琉璃楼出来，而进入水精楼，坐在于琉璃的御床。也敷有毼毼、毼毡，覆有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也有两头的安枕，都用加陵伽波、憍罗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大王坐定后，就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而为有觉有观的离生喜乐，而速得初禅，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阿难！那时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们，都久久不见大善见王，因此而各怀饥虚之感，都渴仰欲见大王。于是，八万四千的夫人，就一同往诣女宝之处，白女宝说：『天后！当知！我们都久久不能觐见大王。天后！我们现在都欲拜见大王。』女宝听后，告诉主兵臣说：『你今当知！我们都久久不能觐见天王，现在欲往见大王。』主兵臣

听后，就送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到了大正殿。有八万四千匹象、八万四千匹马，八万四千辆车，八万四千的步兵，八万四千的小王，也于同时共侍，而送至于大正殿。当出发欲去之时，其声高大，音响震动的非常的厉害。大善见王听其声之高大，音响之震动，听后，就问旁边的那位侍从说：『这是谁的声那么的高大，音响怎么会那么的震动呢？』侍者白王说：『天王！是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现在都来诣大正殿。八万四千匹象、八万四千匹马、八万四千的步兵，八万四千的小王，也都共同来诣大正殿，因此之故，其声就很高大，音响就会大震动。』大善见王听后，告诉侍从的人说：『你赶快下殿，可在于露地疾敷金床，如弄好了，就回来告诉我。』侍从的人就受教，就从大殿下去，而在于露地疾敷金床后，回去禀告大王说：

『已经替天王在于露地敷金床完了，可随天王之意了。』

阿难！大善见王就和侍者一同由大殿下来，升在那金床的上面，在那里结跏趺坐起来。阿难！那时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都一同向前，诣大善见王。阿难！大善见王遥见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见后，就便闭塞他的诸根。于是八万四千夫人，以及女宝，看见大王闭塞诸根后，便作如是之念：天王现在一定不要用我们了，为甚么呢？因为天王刚看见我们后，便闭塞他的诸根。

阿难！于是，女宝则前往诣大善见王，到后，白王说：『天王！当知！那些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我，均为是天王您所有的，唯愿天王常念我们，乃至命终！还有那些八万四千匹的大象，八万四千匹的良马，八万四千辆的车队，八万四千名的步兵，八万四千的小王，均为是天王您所有，唯愿天王能常念我们，乃至命终！』

那时大善见王听此语后，就告诉女宝说：『贤妹！你们长夜（久来）都教我为

恶（都引诱天王享受世乐），不使我行慈（不呈言天王应行慈悲）。贤妹！你们从今以后，应该劝教大行慈悲，不可使我作些罪恶。』阿难！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都退住在一旁，大家都涕零悲泣，而作此言：『我们并不是天王之妹，而现在天王却称我们为妹。』

阿难！那些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各各都用衣服去拭（抹拭）她们的眼泪，又前往诣大善见王，到后，仰白大王说：『天王！我们到底要怎样教天王行慈，而不作恶业呢？』大善见王回答说：『诸位贤妹们！你们为我，应该要如是而说：天王！您知道吗？人命乃非常的短促，都会就于后世（死亡），故应修梵行，因为有生，就没有不终（死亡）的。天王！当知！那个法（无常）必定会来到，并不是可以爱念的。也不可以欢喜的。会坏一切的世间，就名叫做死。因此之故，天王对于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如有所怀念，有所欲爱的话，就愿天王您悉数把它断灭，把它舍离。直至临终，都不可怀念！对于八万四千象、八万四千马、八万四千车，以及八万四千的步兵、八万四千的小王等，如果天王您有所欲，有所念的话，就愿天王您悉断、舍离，直至命终，都不可怀念！诸位贤妹们！你们应如是的教我行慈，不可使我再造恶业。』

阿难！那些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们白王而说：『天王！我们从今以后，当会劝请天王行慈，不会使天王再造恶业了。天王！人命乃非常的短促，当会就于后世（死亡）。那种法必定会来到，并不可以爱念，也不可以欢喜，会坏一切世间，名叫做死亡。因此之故，天王您如果对于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有所怀念，有所爱欲的话，就愿天王您统统把她断除舍离，至于临终，都不可怀念！对于八万四千匹象、八万四千匹马、八万四千步兵、八万四千小王等，天王您如果有欲有念的话，就愿天王您悉断、舍离，至于临终，都不可怀

念！』阿难！大善见王曾为那些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说法，劝发她们的渴仰，成就其欢喜。都用无量的方便，为她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发遣令还（发令叫她们回去）。阿难！那些八万四千的夫人，以及女宝们，知道大善见王叫她们回去之事后，就各人拜辞天王而回去。

阿难！那些八万四千的夫人及女宝回去后不久，大善见王就和其侍从，还升大殿，就入于金楼，坐在于银的御床。床座上面敷有毳毼毼毡，覆有锦绮罗縠，有衬体被，有两头安枕，是用加陵伽波耆逻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天王坐定后，曾作如是之观：我是最后的边际了。那些念欲（贪欲）、念恚（瞋恚）、念害（伤害人之心）、斗争、相憎、谗谄、虚伪、欺诳、妄言等无量的诸恶不善之法，都是最后的边际了。我的心与慈俱，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都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为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天王嗣后从金楼出来，其次则进入银楼，而坐在于金的御床。其床敷有毳毼毼毡，覆有锦绮罗縠，有衬体被，有两头安枕，都用加陵伽波耆逻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天王坐定后，作如是之观：我是最后的边际，那些念欲、念志、念害、斗争、相憎、谗谄、虚伪、欺诳、妄言等无量的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的边际。我的心与悲俱，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其后天王从银楼出来，进入于琉璃楼，坐在于水精的御床。床敷有毳毼毼毡，覆有锦绮罗縠，有衬体被，有两头的安枕，都用拘陵伽波耆逻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坐定后，就作如是之观：我是最后之边际，那些念欲、念恚、念害、斗争、相憎、谗谄、虚伪、欺诳、妄言等无量的诸恶不善之法，均为是最后的边际。我的心与喜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

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天王嗣后从琉璃楼出来，而进入于水精楼，就坐在于琉璃御床。床敷有毳毼、毼毡，覆有锦绮罗縠，有衬体被，有两头的安枕，都用加陵伽波耜逻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坐定后，作如是之观：我是最后之边际，那些念欲、念恚、念害、斗诤、相憎、谏诤、虚伪、欺诳、妄言等无量的诸恶不善之法，是最后之边际。我的心与舍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阿难！大善见王在于最后之时，曾生微微的死痛，有如居士，或居士之子的食，极妙之食，而生微小之烦那样。阿难！大善见王在于最后之时，所产生的微微的死痛，也是如此的。阿难！那时大善见王修习四梵室（慈悲喜舍），舍弃其念欲后，就乘此功德，而命终后，往生于梵天中。

阿难！在往昔的异时（过去世之时），那位所谓大善见王者，你以为是异人吗？你不可作此念：你应当知！即是我啊！阿难！我在于那时，为了自己的饶益，也饶益他人，饶益很多的人。为愍伤世间，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及求饶益，和求安隐快乐。不过那个时候的说法，并不至于究竟，并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之故，那时便不能离开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也未能得脱一切的苦恼。

阿难！我现在出现在世间，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师（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我现在为自饶益，也饶益他人，饶益很多人。愍伤世间，而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及饶益，而求安隐快乐。我现在所说之法，乃得至究竟，乃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之故，我今能得脱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现在已得脱一切的苦恼！

阿难！从拘尸那城，从耆跋单力士的娑罗林，从尼连然河（希连河。尼连然河为佛成道附近，希连河才为佛入灭的附近），从婆求河，从天冠寺（拘尸那竭城的东郊外，火化佛陀遗骸之处），从替我敷床的此地方，我曾经在于其中间七反舍身（诞生而舍身过七次），就中六反转轮王（前六次都为转轮王），现在今生，乃为第七次，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阿难！我不再见世间中的天及魔，和梵、沙门、梵志们，从天到人之间，更再舍身者，没有这道理的（佛陀绝对不会再在人天中转生而舍身）。阿难！我现在的此生就是最后之生，为最后有、最后身、最后形，得最后之我，我说这是苦边！」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四完

## 中阿含经卷第十五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布萨之日，曾经观察诸比丘众之静坐时，都寂然无声，因此。乃非常的欢喜而安慰。佛陀于是，乃说国王及大臣具有的三十事，以譬喻比丘、比丘尼的舍弃恶行，而行善行的三十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的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俱在，在那个地方同受夏坐（结夏安居）。

那时，世尊，在于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布萨时讲戒，讲说别解脱）时，在于比丘众之前面，敷座而坐在那里。世尊坐后，便入定意（禅定），而观察诸比丘们之心。于是（就这样的），世尊乃发见比丘们，都在静坐而默然，极为默然。并不是睡眠，均为是断除阴盖（五阴之盖—烦恼）之故。比丘众都禅坐，都甚深而极为甚深，都猗息，而极为猗息，微妙，而极为微妙。

这时，尊者舍梨子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世尊乃告诉他说：「舍梨子！比丘众都静坐，都默然而极为默然。并不是睡眠，因为都除弃五阴之盖之故。比丘众之禅坐，为甚深，极为甚深，猗息，而极为猗息，微妙，而极为微妙。舍梨子！到底有谁能敬重奉事比丘众者呢？」于是，尊者舍梨子，就从其坐位站起，偏袒其右肩而着衣（袒露右肩，是穿袈裟的形貌），又手（合掌）向佛，而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比丘众，都静坐，都默然，极为默然，并不是睡眠（不会昏沈），因为是除弃了五阴之盖之故。比丘众之静坐乃为甚深，极为甚深，猗息，极为猗息，微妙，极为微妙。世尊！并没有能敬重奉事比丘众的人了。唯有世尊，始能敬重奉事法目以及比丘众、戒、不放逸、布施，及定。唯有世尊始能敬重奉事。」

世尊告诉他说：「舍梨子！如是！如是！并没有人能敬重奉事比丘众的。唯有世尊始能敬重奉事法，及比丘众、戒、不放逸、布施，以及定。唯有世尊始能敬重奉事的。」

(1)戒德成就。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了种种的严饰之具，有了缯彩锦罽（毛织品）。有了指环、臂钏、肘纓，咽钳、生色珠鬘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乃以戒德为其严饰之具。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戒德，为其严饰之具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持禁戒。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五仪式，有宝剑、宝盖、天冠、珠柄之拂，以及严饰之屣，以为守卫其身，令得安隐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以持禁戒为梵行之护卫。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禁戒，以护卫梵行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3)护六根。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守舍的人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以护六根，为守舍的人。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护六根而为守舍之人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护六根）。

(4)正念1。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守门的将军，为聪明智慧，分明晓了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以正念为守门的将军。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为守门之将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5)自心。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顶好的浴池，里面为清泉平满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自心为浴池的泉水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自心为浴池的清泉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自心）。

(6)善知识。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拥有沐浴的人，常为之洗浴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善知识为沐浴的人。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

尼，成就善知识为沐浴人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7)戒德。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涂身之香，如木蜜、沉水、栴檀、苏合、鸡舌、都梁等香物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戒德为涂香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戒德为涂香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8)惭愧。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顶好的衣服，如初摩衣（亚麻衣）锦缯衣、白毡衣、加陵伽波惹逻衣（毛织品）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惭愧为衣服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惭愧为衣服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9)四禅。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顶好的床座，极广而又大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四禅为其床座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四禅为床座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0)正念<sup>2</sup>。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拥有工剃师（巧妙的理发师），常能使其洗浴干净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正念为其剃师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或就正念为剃师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1)喜。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着饌美食，为种种异味（有各种不同美味的美食）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喜为美食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于喜，而为美食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2)法味。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种种的饮料那样。如捺饮、瞻波饮、甘蔗饮、蒲桃饮、末磋提饮是。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法味为饮料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法味，以为饮料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3)三定。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妙华鬘那样。所谓青莲华鬘、瞻卜华鬘、修摩那华鬘、婆师华鬘、阿提牟多华鬘是。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三定（三解脱门，空、无愿、无相）为华鬘的，所谓空、无愿、无相是。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三定为华鬘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4)三室。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诸屋舍、堂阁、楼观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三室为屋舍的。所谓天室、梵室、圣室是。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能成就三室为屋舍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5)智慧。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有典守的人，所谓守室之人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智慧为守室的人。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为守室的人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6)四念处。舍梨子！犹如国王，以及大臣，在诸国邑里，有了四种的租税那样。所谓一分为供给国王，及皇后、宫中彩女，第二分为供给太子、群臣，第三分为供给全国的一切民众，第四分为供给沙门、梵志之用。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为租税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念处为租税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7)四正断。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拥有四种军队那样。所谓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是。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四正断（1.断断：所生之恶法，断之又断。2.律仪断：持戒律守威仪，不使生恶。3.随护断：随顺守护无漏道之不退没，使恶不起。4.修断：修正道，使其生长，而断诸恶）为四种军队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四正断为四种军队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8)四如意足。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种种的輦（两手对举之车）一样。所谓象輦、马輦、车輦、步輦是。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四如意足（1.欲如意足。希向喜乐，庄严彼法，所愿均得。2.念如意足。一心正住，所愿皆得。

3.精进如意足。惟专观理，使无间杂，所愿均得。4.思惟如意足。思惟彼理，心无驰散，所愿均得)为扛轳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如意足，以为轳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19)止观。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种种的车庄，都是以众好的师子、虎、豹等兽之有斑文之皮织成杂色，以种种的庄饰的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止观为车庄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止观，以为车庄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0)正念3。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驾御的人那样，所谓御车人是。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正念为驾御的人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为驾御人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1)己心。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极高的幢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己心为高幢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己心为高幢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2)八支圣道。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好的道路，是平正而坦然，唯趣于园观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八支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为道路，是平正而坦然，唯趣于涅槃。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八支圣道，以为道路，是平正而坦然，唯趣于涅槃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3)智慧。1.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主兵臣，聪明而智慧，都分别晓了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智能为主兵臣。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为主兵臣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4)智慧。2.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大正殿，极广而高敞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智慧为大正殿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智慧为大正殿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5)无上智慧。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之升上高殿之上，在观看殿下之人的往来走踊、住立坐卧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升上无上的智慧高殿为自观自己之心，是周正柔软，欢喜而远离。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无上的智慧高殿为自观自己之心，是周正柔软，欢喜远离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6)四圣种。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宗正卿（掌其亲族等事之官），能谙练其宗族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四圣种（1.衣服喜足圣种 2.饮食喜足圣种 3.卧具喜足圣种 4.乐断乐修圣种。所谓对于衣服、饮食、卧具等随所得而喜足，并乐于断恶修善等能生圣者之行）为宗正卿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四圣种为宗正卿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7)正念4。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有名良医，能治疗众病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正念为良医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正念为良医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8)无碍定。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之有正御床，所敷的为毳毼、毼，所覆的是以锦绣罗縠，有衬体被，有两头安枕，都是以加陵伽波耆罗波遮悉多罗那（毛织品）。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无碍定为正御床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无碍定为正御床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29)不动心解脱。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之有名珠宝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不动心解脱为其名珠宝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不动心解脱为名珠宝的话，便能舍弃恶业，而修习于善。

(30)观己心。舍梨子！犹如国王及大臣，沐浴为极洁净，以好香涂身，其身便

为极清静那样。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比丘尼，是以自观自己之心为身的极清静的。舍梨子！如果比丘、比丘尼，成就自观己心为身的清静的话，便能敬重奉事世尊、法，和比丘众（三宝）、戒。不放逸、布施，以及定。」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十、转轮王经第六（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说如以转轮王相继之法统治天下的话，人民定会富强。如一朝误法，则杀生、妄语、邪淫相继而生，人寿会转减，形色会转恶。相继法就是：设法斋、布施闻法，作为治国法则。佛又说：应以四念处为自境界，如意足为寿，戒为色，禅为乐，自作证成就游为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摩兜利刹利（摩揭陀国摩偷罗），住在于捺林驶河岸。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诸比丘们！应当要自己点燃法灯，自归自己之法（自己为皈依处，以法为皈依处），不可点燃其余之灯，不可归依于其它之法。诸比丘们！如果自燃法灯，自归己法，不点燃余灯，不归依于余法的话，便能求学而得利，便能获福无量。为甚么呢？比丘们！往昔之时，有一位国王，名叫坚念，为一位转轮王，为非常的聪明有智慧，有四种军队，以整御天下，都能由于自己自由自在去统治，是如法的法王，成就七宝，得人的四种如意之德。甚么叫做成就七宝，得人四种如意之德呢？都如前面所述那样的成就七宝，而得四种如意之德。

于是，这位坚念王，在于后来之时，其天的轮宝（七宝之一），转移他处，忽然离开其本处（转轮王供奉之原处）。有人看到其事，就诣坚念王，而仰白王说：『天王！当知！天的轮宝已移开其本处了。』坚念王听后，告诉太子说：『太子！我的天轮宝已经移离其本处了。太子！我曾经亲自从古人听过，他们说：如果转轮王的天轮宝移离本处的话，那位国王必定已不久住于世，其寿命已不久存。太子！我已经享得人间之欲，现在应该再求于天上之欲。太子！我现在欲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太子！我现在将此四天下付授给你，你就应当如法去治化，不可以非法去治人，不可使国内有诸恶业，有非梵行之人。太子！你以后，如果同样的看到天轮宝移离其本处的话，你就应该再将此国政授与你的太子，而善于教敕他。授与国政给太子后，你也就应当和我一样的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出家学道。』于是，坚念王授与太子以国家，善于教敕后，便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

这时，坚念王出家学道，经过七日之后，那个天轮宝就实时隐没不现。失去了天的轮宝后，刹利顶生王（坚念王之王子。由刹帝利族出身，已经受灌顶的仪式，就位为王者），便大忧恼，都愁戚不乐。刹利顶生王就诣其父坚念王仙人之处（已出家被尊为仙人），到达后，开口说：『天王！（指坚念王在家时之称），当知！天王您去学道七天之后，那个天轮宝便隐没不现了。』其父坚念王仙人告诉其子刹利顶生王说：『你不可因失去了天轮宝之故，就怀忧戚。为甚么呢？因为你并不是从父得此天轮宝之故。』（天轮宝并不是相继承之

物)。刹帝利顶生王又白其父说：『天王！我现在应该要如何去作呢？』

其父坚念王仙人告诉其子说：「你应当要学相继之法！你如果学相继之法的话，在于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布萨讲戒，讲别解脱之戒）时，沐浴澡洗，升上正殿后，那个天轮宝必定会从东方而来。宝轮有千辐，一切都具足，清静而自然，并不是人类所造的。其色有如火焰，而光明显烁。」刹帝利顶生王又白其父说：『天王！到底甚么叫做相继之法，欲我去学呢？而教我学习后，在于月之十五日布萨之日讲说从解脱（别解脱，戒本）时，沐浴澡洗，而升上正殿后，那个天轮宝就会自东方而来。轮宝有千辐，一切都具足，清静而自然，并不是人所造的。其色有如火焰，光明显烁呢？』

其父坚念王仙人又告诉其子说：『你应当要观法如法，行法如法。应该为了太子、后妃、彩女，以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而奉持法斋。于月之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布施那些穷乏的沙门、梵志，和那些贫穷、孤独，以及远来的乞者。应布施他们的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綖縠、给使、明灯等，他们所需之物。如果你的国中有上尊、名德、沙门、梵志的话，你就应当随时往诣他们所住的地方，去问法受法而说：诸位尊者们！那些为之善法？那些为之不善之法？甚么为之罪？甚么为之福？甚么为之妙？甚么为之不妙？甚么为之黑？甚么为之白？黑白之法，是从何而生的？甚么是现世之义？甚么是后世之义？怎样去作才能受善，而不受恶呢？你从他们之教训后，就应行他们所说的。如果你的国中有贫穷的人的话，就应出财物，去给恤他们。孩子啊！这就是所谓相继之法，你应该要好好的学习！你如善为学习后，在于月的十五日，说从解脱时（布萨讲戒时），沐浴澡洗，升上

正殿后，那个天轮宝必定会从东方而来。宝轮有千辐，一切都具足，为清静自然，并不是人类所造的。其色有如火焰，会光明显烁。』

刹帝利顶生王便在于后来之时，观法如法，行法如法，而为其太子、后妃、彩女，及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于月之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布施给那些穷乏的沙门、梵志，以及贫穷、孤独，和远来的乞者。布施他们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毳毼、綖縠、给使，和照明的灯火。如果在其国内，有上尊、名德、沙门、梵志的话，便自随时往诣他们所住之处，去问法受法，去向他们请教说：『诸位尊者！甚么为之善法？甚席为之不善之法？甚么为之罪？甚么为之福？甚么为之妙？甚么为之非妙？甚么为之黑？甚么为之白？黑白之法，从甚么而生的？甚么为之现世之义？甚么为之后世之义？怎样去作就会受善而不受恶呢？』如从诸大德处听其教训后，就去实行他们所教示的。假如其国内有贫穷的人的话，就应拨出财物，随时给恤他们。刹帝利顶生王，在于后来，于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布萨讲戒）时，沐浴澡洗，而升上正殿后，那个天轮宝，乃从东方而来，宝轮有千辐，一切都具足，而清静自然，并不是人所造的，其色有如火焰，光明显烁。顶生王也于此时得成为一转轮王，也成就七宝，也得人的四种如意之德。甚么叫做成就七宝，以及得人的四种如意之德呢？都如前述那样。

那位转轮王在于后来之时，其拥有的天轮宝也转移别处，也已离开其本来奉安之处。有人发见其事，就诣转轮王而白王说：『天王！当知！天轮宝已移离其本处了。』转轮王听此消息后，也同样的告诉其太子而说：『太子！我的天轮宝已移离其本处了。太子！我曾经从父王坚念王仙人听过，他说：如果转轮王宝移离本处的话，那位转轮王

必定不能久住，其寿命已不久存了。太子！我已经得享人间之欲，现在又当求于天上之欲。太子！我欲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田家人，而去学道。太子！我现在将此四天下付授给你，你应当如法去治化，不可以用非法。不可使国内有诸恶业，有非梵行的人。太子！你到了后来，如果发见天轮

宝移离其本处的话，你就应该同样的又将此国政授与你的太子，而善于教敕他。你如将国政授与太子后，你也应当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出家学道。』于是，转轮王授与国政给太子，而善于教敕后，便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

那位转轮王出家学道七日之后，那个天轮宝就实时隐没不现。天轮宝失去之后，那位刹帝利顶生王，并没有甚么忧戚，每天都唯染于欲，着执于欲，都贪欲无厌，都被欲所缚，被欲所触，被欲所使，而不见其是否有甚么灾患，不知道出要，便自出自己之意去治其国家。由于自出其意治其国之故，其国就遂于衰减，不再有增益的了。如果犹如往昔之时，诸转轮王，都学相继之法的话，则国土人民都会转增炽然，而不会有衰减。刹帝利顶生王，本来也是如是，但自出意继续去治国，不遵相继之法的话，则由于自出自己之意去治国之故，其国就遂衰减，不再增益。

于是，国师与梵志们，则一同去案行国界，发见到处的国土人民，都转就衰减，不再增益，便作如是之念：刹帝利顶生王，自出于自己之意去治国，由于自出意治国之故，国土人民都转就衰减，不再增益。如果犹如往昔之时，诸转轮王都学相继之法那样，则国土人民就会转增炽盛，而没有衰减。此刹帝利顶生王应该也是如此。然而他却自出意去治国，而由于自出意去治国之故，国土人民则转就于衰减，不再增益了。

国师与梵志们，因此而共同往诣刹帝利顶生王，而向王禀白说：『天王！当知！天王您自出意去治国，就因为您自出意去治国之故，国土人民都转就衰减，不再增益。如果像往昔之时，诸转轮王那样之学相继之法的话，则国土人民都会转增炽盛，而不会有衰减。今天天王您应该也是如是的。然而天王您乃自出意去治国，由于自出意去治国之故，国土人民都转就衰减，都不再增益了。』刹帝利顶生王听他之谏言后，就垂问而说：『梵志们！那么，我现在应该要如何才好呢？』国师与梵志们白王而说：『天王！国中有人，非常的聪明而有智慧，乃明知算数。国内有大臣眷属，都饱学经典，而明白经典，都能诵习受持相继之法，犹如我们的一切眷属。天王！应当要学那相继之法，学相继之法后，在于月的十五日，布萨而说从解脱（别解脱戒）时，沐浴澡洗，升上正殿后，那天轮宝必定会从东方而来。轮宝有千辐，一切都具足，清静而自然，并不是人所造的。其色如火焰，光明而显烁。』

刹帝利顶生王又问说：『梵志！甚么叫做相继之法，欲使我学，使我学后，在于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布萨说戒：，说别解脱戒）时，沐浴澡洗，而升上正殿后，那个天轮宝必定会从东方而来。宝轮有千辐，一切都具足，清静而自然，并不是人所造的，其色如火焰，光明显烁呢？』国师梵志回答说：『天王！您应当观法如法，行法如法。应该为诸太子、后妃、彩女，以及诸臣民，和沙门、梵志，乃至昆虫，而奉持斋法。每月之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都修行布施，都布施诸穷乏的沙门、梵志，和贫穷、孤独，以及远来的乞者，布施他们所需之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鬘鬘、綰縵、给使、明灯。如果王的国内有上尊、名德、沙门、梵志的话，应该要自己随时往诣他们所住的地方，去问法而受法。要就他们请教而说：『诸位尊者！到底甚么叫做善法？甚么叫做不善之法？甚么为之罪？甚么为之福？甚么为之妙？甚么为之非妙？甚么为之黑？甚么为之白？黑白之法从甚么而生？甚么为现世之义？甚么为后世之义？怎样去作就会受善，而不受恶呢？』如从他们之处听到其法后，就应去行如所听到之法。如果国内有贫穷的人的话，当应拨出财物，去给恤于他。天王！这叫做相继之法，应当好好的采取而学。善取学后，于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布萨说戒）时，沐浴澡洗，升上正殿后，那个天轮宝必定会从东方而来。轮宝有千辐，一切都具足，清静而自然，并不是人所造的，其色如火焰，光明显烁。』

刹帝利顶生王便于后来之时，观法如法，行法如法，而为太子、后妃、彩女，以及

诸臣民、沙门、梵志，乃至昆虫奉持法斋。于月之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而布施诸穷乏的沙门、梵志、贫穷、孤独、远来的乞者。布施他们以饮食、衣被、车乘、华鬘、散华、涂香、屋舍、床褥、氍毹、綖縠。给使、明灯。如其国内有上尊、名德、沙门、梵志的话，便自随时往诣他们所住的地方，去问法而受法。同时向他们请教说：『诸位尊者！甚么叫做善法？甚么叫做不善之法？甚么为之罪？甚么为之福？甚么为之妙？甚么为之不妙？甚么为之黑？甚么为之白？黑白之法到底从何而生？甚么是现世之义？甚么为之后世之义？怎样去作，就会受善报而不受恶报呢？』从他们的回答后，就去实行如所听来之法。

然而国内的民众当中，有贫穷的人，却不能拨出财物去给恤他，这就是因为对于贫穷无财物的人不能给恤之故，穷人便转为穷困。由于穷困之故，便会偷盗他人的财物，由于偷盗之故，物主就会把他捕获而伺寻而收缚，就会送诣刹帝利的顶生王之处，而白王说：『天王！

此人盗窃我的财物，愿天王惩治他。』刹利顶生王问那人说：『你实在偷盗他的财物吗？』那人白王说：『天王！我实在偷盗他的财物。为甚么呢？因为贫困之故。如果不偷盗的话，就不可能自济啊。』（因无生计可作，恐会有人走此下策）。刹利顶生王就捐出财物给与那人，而对偷盗者说：『你们统统回去，以后不可以再作偷盗！』于是，国内的人民听闻刹利顶生王对于国中的民众假如行盗的话，王便会拿出财物给与。因此之故，大家都作如是之念：我们也应偷盗他人的财物。

于是，国人都各各竞行偷盗他人的财物。这就是因为对于困贫无财物的人，不能给恤之故，人们就转为穷困。由于穷困之故，偷盗就会转为滋甚。由于偷盗滋甚之故，他们的人寿就会转而为减，形色也就转为恶。他们的寿命转减，形色转恶后，则，比丘们！父亲的寿命为八万岁，而其子的+零@却会减半而为四万岁了。

(1)比丘们！他们的人寿四万岁时，有人便行偷盗他人的财物。物主则捕伺收缚就送诣刹利顶生王之处，而白王说：『此人偷盗我的财物，愿天王惩治他。』刹利顶生王则问那个人说：『你实在盗他的财物吗？』那个人回答说：『天王！我实在偷盗他的财物。为甚么呢？因为贫困之故，如果不偷盗的话，便不能自济。』刹利顶生王听后，便作如是之念：如果我的国中，有偷盗他人的财物时，假如更出财物尽给与偷盗之人的话，则徒空竭国库，偷盗遂会滋甚而不可收拾。我现在宁可叫人制作极利之刀，假如我国中有偷盗的人的话，便收捕取，使他坐在高标之下，然后斩截其头为是！

于是，刹利顶生王，嗣后便敕令，叫人制作极利之刀，如国中有偷盗他人的财物的话，就收捕取，使他坐在高标之下，然后斩截其头。国中的民众，听闻刹利顶生王敕令作极利之刀，如国中有偷盗他人的

财物的话，就便捕取，而使其坐在高标之下，然后斩截其头的消息后，便作如是之念：我也宁可效作极利之刀，持之以行劫夺他人的财物。如果从而劫夺他物的话，便又捉执物主，而截断其头。于是，那个人就在于后来之时，效国王之制作利刀，将其利刀去劫夺他人的财物，也捉住物主，将物主的头截断。这就是对于贫困无财物的人，不能给恤之故，人民就转而穷困。由于穷困之故，盗贼就转而滋甚。因盗贼滋甚之故，刀杀剑刺就愈来愈转增。由于刀杀转增之故，他们的人寿便会转减，形色就会转恶。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后，比丘们！其父的寿命四万岁，而其子的，寿命就转减而为二万岁了。

(2)比丘们！人寿二万岁之时，有人盗人的财物，其物主就拘捕寻伺而收缚后，则送诣刹利顶生王之处，而白王说：『天王！此人偷盗我的财物，愿天王惩治他！』刹利顶生王则问那人说：『你是否偷盗他的财物吗？』这时，那位盗贼便作如是之念：刹利顶生王如果知道其实情的话，或者会缚鞭我，或者会抛，或者会摈，或者会罚钱物，或者会用种种的苦刑，或者会贯在于高标之上，或者会梟我的头。我宁可用

妄言欺诳刹利顶生王为妙。作此念后，就自王说：『天王！我并不偷盗他的财物。』这是因为对于贫困无财物的人，不能给恤他之故，人就会转而穷困。由于穷困之故，偷盗就会转为滋甚。由于偷盗滋甚之故，刀杀就会转增。由于刀杀转增之故，便会有妄言、两舌之转增。由于妄言、两舌转增之故，那些人的寿命就转减，形色就会转恶。那些寿命转减，形色转恶后，比丘们！其父的寿命二万岁，其子的寿命则减为一万岁。

(3)比丘们！人寿一万岁时，人民或者有德，或者无德。如果为无德的人的话，则对于那有德的人生起嫉妒之念，而会侵犯有德之人的妻子。这是因为对于贫困无财物的人，不能给恤之故，人就会转为愈穷困，由于穷困之故，偷盗就会转而滋甚。由于偷盗滋甚之故，刀杀会转增。由于刀杀转增之故，便会有妄言、两舌之转增。由于妄言、两舌转增之故，便会有嫉妒、邪淫之转增。由于嫉妒、邪淫转增之故，那些人的寿命就会转减，形色就会转恶。寿命转减，形色转恶后，比丘们！其父的寿命为一万岁，其子的寿命则会减而为五千岁。

(4)比丘们！人寿转减而为五千岁时，会有三种法之转增。所谓非法、欲贪、邪法是。由于此三法转增之故，那些人寿就会转减，形色就会转恶。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后，则，比丘们！其父的寿命为五千岁，而其子的寿命就会转减而为二千五百岁。

(5)比丘们！人寿转减为二千五百岁时，又会有三法之转增。所谓两舌、粗言、绮语是。由于此三法转增之故，那些人寿就会转减，形色就会转恶。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后，则，比丘们！其父的寿命为二千五百岁，而其子的寿命就转减而为一千岁。

(6)比丘们！人寿可转减为一千岁时，会有一法之转增。所谓邪见是也。由于此一法转增之故，那人寿就会转减，形色就会转恶。那人寿转减，形色转恶后，则，比丘们！其父的寿命为千岁，而其子的寿命则为转减而为五百岁。

(7)比丘们！人寿五百岁时，那些人，都尽形寿（终生）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门、梵志，不行顺事（没有秩序），不作福业，不见后世罪（不畏后世之堕落与否）。他们都由于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门、梵志，不行顺事，不作福业，不见有后世之罪之故，则，比丘们！父的寿命为五百岁，而其子的寿命则或减而为二百五十岁，或减而为二百岁。

(8)比丘们！现在如有长寿的人，或者寿为满百岁，或者不啻于百岁（百岁以下）。」

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比丘们！未来久远之时，人寿会转减而为十岁的。

(9)比丘们！人寿转减而为十岁时，女孩出生后五个月，即便于出嫁（南传为五岁的童女，即成为适合于结婚）。比丘们！人寿转减为十岁时，有谷类叫做稗子（实小，仍可食），为第一的美食，犹如现在的人，都以粳粮（稻米的一种）为上饌那样。比丘们！像如是的，人寿转减而为十岁时，有谷名叫稗子，为第一美食的。比丘们！人寿十岁时，如今日所有的美味，那些酥油、盐、蜜、甘蔗、糖等，一切的一切都尽没不存在。比丘们！人寿十岁时，假如有人行十恶业道的话，他便会被人所敬重，犹如今天，假若行十善业道的话，他便会被人所敬重那样。比丘们！人寿十岁时，也是如此，如行十恶业道的话，他便会被人之所敬重。比丘们！人寿十岁时，都没有善的名，何况又有行十善业道呢？

比丘们！人寿十岁之时，有人名叫弹罚，他会周行而遍往。会到家家去弹罚。比丘们！人寿十岁时，当母亲的人，对于其子，会极有害心，为人子的，对于其母亲，也极为有害心。那些父子、兄弟、姊妹、亲属，都展转而相向，都怀有贼害之心，犹如猎师，发见那鹿兽后，便极为有害心那样。比丘们！人寿十岁时，也是如是，其母对于其子，极为有害心，其子对于其母，也极为有害心，父子、兄弟、姊妹、亲属，都展转相向，都有贼害之心。比丘们！人寿十岁时，当有七日的刀兵劫。他如捉草，即会化成为刀。如捉樵木，同样的也会化成为刀。他们都会用此刀，各各相杀，而在于



那七日的刀兵劫过后，也就是经过其七天，刀兵劫便会息止。

那时，也有人，会有惭耻羞愧之心，会厌恶而不爱那种相杀的人。他会在于七天的刀兵劫之时，便进入山野，在那隐避之处藏起来。经

过七天后，就会从山野的隐藏之处出现，而更互相见，生起慈愍之心，而极相爱念。有如慈母，唯有一子，和她久别，从远处回来，安安稳稳的归到其家，得以相见而欢喜，而生慈愍心，而极为相爱念那样。那人经过七天后，则从山野，在于隐藏之处出来，更互相见，而生慈愍心，而极为相爱念。共相见后，便作如是之语而说：『诸位贤者们！我现在和大家相见，现在都得安隐。而我们乃坐生（自然的，不注意的产生）不善之法之故，现在值看（正遇见）到此情景一亲族死尽。我们宁可共行善法为是。怎样应当共同去行善法呢？我们都是犯着杀生之人，现在宁可共同努力离开杀生，断除杀生，我们应该要共同行此善法！』

他们商议互论后，就共同实行如是如是的善法，行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转好了。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就会这样的。比丘们！他们的寿命本以十岁为限度，然而其所生的子辈，其寿可命却为二十岁。比丘们！寿命二十岁的人，又作如是之念：如果推求学习善法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就会转好，我们应该共同更增行善才对。怎样应该共同更增行善呢？我们已经共同离开杀生，断除杀生了，然而因故而共行不与而取（偷盗），这是不对的，我们宁可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为是，我们应该共同行此善法为是！他们因此，便共同行如是的善法（不偷盗），行此善法后，其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了。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他的寿命为二十岁的人，所生的子辈，其寿命乃为四十岁。

比丘们！寿命四十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穷求学善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就会转好，我们就应该共同更增行善为妙。怎样应该共同行善呢？我们已经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然而由故，而行邪淫。我们宁可离开邪淫、断除邪淫，我们应该共同行如是之善法为是！他们便共同实行如是的善法。行此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比丘们！他们的寿数为四十岁的人，所生的子辈。其寿数乃为八十岁。

比丘们！寿命八十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穷求学习善法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就会转好，我们应该共同更增行善。怎样应该共同更增行善呢？（行甚么善呢？）我们已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然而依然故我的行诸妄言。我们宁可离开妄言，断除妄言，我们应该共同行持如是的善法！他们就因此而共行如是的善法。行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他们的寿命八十岁的人，其所生的子辈，其寿命则为一百六十岁。

比丘们！寿命一百六十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穷求学习行善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就会转好，我们应该共同更增行善。怎样应该共同更增行善呢？我们已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离开妄言，断除妄言，然而依然故我的行诸两舌，我们宁可离开两舌，断除两舌，我们应该共行如是的善法！他们因此而共行如是的善法，行此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其寿命一百六十岁的人，所生的子辈，其寿命乃为三百二十岁。

比丘们！寿数三百二十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推求学习善法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便会转好，我们应该共同更增行善。怎样应当共同更增行善呢？我们已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离开妄言、断除妄言，离开两舌、断除两舌，然而依然故我的行诸粗言。我们宁可离开粗言、断除

粗言，我们应该共同实行如是之善法！他们因此而便共同实行如是的善法。行如是之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其寿数三百二十岁的人，所生的子辈的寿命，乃为六百四十岁。

比丘们！寿数六百四十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穷求学善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就会转好，我们应当共同更增行善。怎样应该共同更增行善呢？我们已经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离开妄言，断除妄言，离开两舌、断除两舌，离开粗言，断除粗言；然而依然故我的行诸绮语、我们宁可离开绮语、断除绮语，我们应该共同行如是的善法！他们因此便共行如是的善法，行此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其寿命为六百四十岁的人，其所生的子辈的寿命，乃转增为二千五百岁。

比丘们！寿数二千五百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推求学习善法的话，其寿命便会转增，形色也就会转好，我们应该共同更增行善。怎样应该共同更增行善呢？我们已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离开妄言，断除妄言，离开两舌、断除两舌，离开粗言、断除粗言，离开绮语、断除绮语，然而依然故我的行诸贪嫉，我们宁可离开贪嫉、断除贪嫉，我们应该共同实行如是之善法！他们便因此而实行如是之善法。实行如是之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他们的寿数二千五百岁的人，其所生的子辈的寿命，则为五千岁。

比丘们！寿数五千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穷求学习善法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也会转好，我们应该共同更增实行善法。怎样应当共同更增实行善法呢？我们已经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离开妄言、断除妄言，离开两舌、断除两舌，离开粗言、断除粗言，离开绮语、断除绮语，离开贪嫉、断除贪嫉，然而依然故我的行诸瞋恚，我们宁可离开瞋恚、断除瞋恚，我们应该共同实行如是的善法！他们便共同实行如是的善法、实行如是的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他们的寿数为五千岁的人，其生的子辈的寿命，则为一万岁。

比丘们！寿数一万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穷求学习善法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也会转好，我们应该共同更增实行善法。怎样应当共同更增行善呢？我们已经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离开妄言、断除妄言，离开两舌、断除两舌，离开粗言、断除粗言，离开绮语、断除绮语，离开贪嫉、断除贪嫉，离开瞋恚、断除瞋恚，然而依然故我的行诸邪见，我们宁可离开邪见、断除邪见，我们应该共同实行如是之善法！他们便共同实行如是的善法、实行此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他们的寿数一万岁的人，其所生的子辈们的寿命则为二万岁。

比丘们！寿命二万岁的人，也作如是之念：如果穷求学习善法的话，寿命便会转增，形色也就转好，我们应该更增实行善法。怎样当应共同更增行诸善法呢？我们已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离开妄言、断除妄言，离开两舌、断除两舌，离开粗言、断除粗言，离开绮语、断除绮语，离开贪嫉、断除贪嫉，离开瞋恚、断除瞋恚，离开邪见、断除邪见，然而依然故我的有非法、欲恶、贪行邪法，我们宁可离开此三种恶不善之法，断除此三种恶不善之法，我们应该共同实行如是的善法！他们因此便共同实行如是的善法、实行如是善法后，寿命便转增，形色也就转好。他们的寿命转增，形色转好后，则，比丘们！他们的寿数二万岁的人，其所生的子辈的寿命便转增为四万岁。

比丘们！人寿四万岁时的人们，都孝顺父母，尊重恭敬沙门、梵志，而奉行顺事，修习福业，畏见后世之罪。他们因为都孝顺父母，尊重恭敬沙门、梵志，奉行顺事，修习福业，畏见后世之罪之故，比丘们！其寿数为四万岁的人，其所生的子辈的寿命，则为八万岁。比丘们！人寿八万岁时，此阎浮洲会极大丰乐，会多有人民，村邑都相邻近，如鸡一飞的距离耳。比丘们！人寿八万岁时，女人到了五百岁，乃当出嫁为新娘。比丘们！人寿八万岁时，唯有如是之病：寒热、大小便、欲、饮食、老，更没有其它的病患。

比丘们！人寿八万岁时，有国王，名叫螺，是一位转轮王。为聪明智慧，有四种的军队，整御天下，由于自己可自由自在。是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宝，就是其七宝。有千子之具足，其颜貌都非常的端正，勇猛无畏，能降伏他众。他必定统领此一切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国民都能安乐。比丘们！诸刹利顶生王得为人主，而整御天下，行于自境界时，都从其父王所得而来的。由于国王所行于自境界时，都从父王所得而来之故，其寿命并不转减，形色也不恶，未曾失弃其乐，其威力也不衰微。诸比丘们！你们也应该如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学道，而行自境界，而从父所得之故，寿命不会转减，形色不变为恶，而未曾失弃其乐，威力也不会衰微。

甚么叫做比丘之行自境界，从父所得呢？此比丘，观察内身，乃如身，观察内觉（受）、心、法，乃如法（所谓观内身如身，观内觉〔受〕如觉〔受〕，观内心如心，观内法如法，也就是身受心法之四念处），这叫做比丘之行自境界，从父所得是。甚么叫做比丘之寿命呢？此比丘乃修1.欲定如意足。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尽，而趣向于出要。2.修精进，3.修心定，4.修思惟定如意足（欲定、精进定、心定、思惟定为四如意足），依于远离，依于无欲，依于灭尽，而趣向于出要，就是叫做比丘的寿命。甚么为之比丘之色呢？此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别解脱，戒本），又再善摄威仪礼节，看见纤芥（微小）的罪业，也常怀畏怖，都受持学戒，就叫做比丘之色。甚么为比丘之乐呢？此比丘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境中，就叫做比丘之乐。甚么是比丘之力呢？此比丘的诸漏已尽，而得无漏，而得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谛），就叫做比丘之力。

比丘们！我不更见有一种力，不可能降伏，如魔王之力。那些漏尽的比丘，则以无上的圣慧之力，而降伏它！（魔力为所有力之最，然而有智慧之力，则能把他降伏。）」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五完

## 中阿含经卷第十六

## 七十一、蜚肆经第七（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鸠摩罗迦叶答蜚肆王所问，为有关于有后世与否的问题。王虽一一举出反证，但迦叶乃巧妙的举喻以服他，王虽服他之说，然而又恐人闻后对他轻视，故仍坚执己见。迦叶又用种种的医喻，劝王舍弃邪见等恶法，以免受无量的恶果。王终于信服而皈依三宝。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鸠摩罗迦叶（童子迦叶，八岁出家。曾现神通于波斯匿王前，使王敬信僧伽之念），曾游行于拘萨罗国，和大比丘众俱在一起，都往诣于斯耆提（乔萨罗国的城邑），住在于该村北的尸摄耆林（申耆林）。

那时，斯耆提城中，有一位王者，名叫蜚肆（弊宿婆罗门），极大的丰乐，其资财为无量，畜牧产业为不能计算得出之多，封户、食邑，种种都具足。斯耆提邑的泉池草木等，一切的一切，均属于王所有，为从拘萨罗王波斯匿（和悦王，乔萨罗国王），之所封授的。

于是，斯耆提邑的梵志、居士们，都听闻：「有一位沙门，名叫鸠摩罗迦叶，游行于拘萨罗国，和大比丘众，俱来到此斯耆提，都住在于该村北的尸摄想的林内。那位沙门鸠摩罗迦叶，有大的名称，乃周闻于十方。这位鸠摩罗迦叶，为一位才辩无碍，所说的都很微妙，他是多闻的阿罗诃（阿罗汉果）的比丘。如果有人谒见这位阿罗诃，对其恭敬礼事的话，就能快得善利，我们应该去拜见那位少门鸠摩罗迦叶吧！」斯耆提邑的诸梵志、居士，都各和他们相等类（同类）的相随之行，都由斯耆提邑的北方出发，而将至于尸摄耆林。

这时，蜚肆王在正殿上，遥见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们，各和等类的人士，相随之行，都从斯耆提的北方而出，而将至于尸摄耆林的林内。蜚肆王看见后，告诉侍从的人说：「此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们，今天为甚么缘故，各各都和同类的人相随之行，由斯耆提的北方而出，而将至于尸摄耆林呢？」

侍从白王说：「天王！那些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们，都听闻：『有一位沙门，名叫鸠摩罗迦叶，游行到拘萨罗国，和大比丘众俱在一起，都来到此斯耆提，住在于村北的尸摄耆林。天王！那位沙门鸠摩罗迦叶有很大的名称，周闻于十方。鸠摩罗迦叶的才辩无碍，所说的都很微妙，他是一位多闻的阿罗诃！如果有人见此阿罗诃，恭敬礼事他的话，就能快得善利，我们可往见那位沙门鸠摩罗迦叶！』」

蜚肆王听后，告诉侍从说：「你到那些斯耆提梵志、居士们之处，去对他们说：『蜚肆王有话要告诉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们，他说：『诸位贤者！且停住下来。我要和你们共同前往看看那位沙门鸠摩罗迦叶。因为你们愚痴（恐不明真象），你们不可被那位沙门所欺。说甚么有后世，有众生之后生。我乃如是而见，如是而说的：并没有甚么后世，并没有众生之再生。』』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们，听此教言后，回答侍从人说：「辄如来敕。」（就遵来人所传来的王命吧！）侍人就回去禀告而说：「已经宣达王命了，那些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们，都停在那里等待天王您，唯愿天王宜知是时（应该要准备出发了）。」

这时，蜚肆王就命令御者而说：「你赶快严饰驾车，我现在要外出！」御者受教，就速严驾完毕后，还白国王说：「严驾已办完，可随天王之令。」

这时，蜚肆王即乘车而出，就往诣斯耆提梵志、居士之处，和大众同向北方而行，而到达尸摄耆林。这时，蜚肆王遥见尊者鸠摩罗迦叶在树林间，就下车徒步而

进，而往诣尊者鸠摩罗迦叶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大王问说：「迦叶！我现在欲问您，宁见听耶？」（是否听到您的回答吗？）

尊者鸠摩罗迦叶说：「蜚肆！如欲问的，便可以问，我听后当会审思回答您。」这时，蜚肆王就问而说：「迦叶！我乃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的：我乃认为没有后世，没有众生之会再生。沙门鸠摩罗迦叶！您的见解如何呢？」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我现在问王您，你就随你的意见解答吧。大王您的意见如何呢？现在所看到的此日与月，到底是为今世呢？（此世间的呢？）或者为后世呢？（是他世间的呢？）」蜚肆王回答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作如是之说（也就是日月不是此世间的，是天上的），但是我乃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的：并没有后世，也没有众生之再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说：「蜚肆！又更有恶，有比这还要过（利害）吗？」蜚肆回答说：「如是，迦叶！又更有恶的。迦叶！我有亲亲（至为亲人），其疾病很困笃，我曾到他之处，到后，对他说：『你们当知！我乃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的：并没有后世，没有众生之再生。亲亲啊！有一种沙门、梵志，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而说有

后世，有众生之再生。然而我乃常恒的不信他们之所说的。他们曾经又作如是之语而说：如果有男女作恶行，不精进，而懒惰、懈怠，又嫉妬、悭贪，不舒手（不伸援手），不庶几（不将及与人），而极为执着财物。这种人就由于此恶业的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中。假若那些沙门、梵志所说的为真实的话，那么你们是我的亲亲（至为亲的亲属），曾经作过恶行（如杀生等），也不精进，都懒惰、懈怠、嫉妬、悭贪，不舒手（不伸救济之手），不庶几（不惠施），都极为着于财物。如果你们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地狱之中的话，则应回来对我说：蜚肆！那个地狱里面，是如是如是的苦痛。假若是这样的话，我便现在可以见到其真象。』然而他们听我吩咐之语，受我的教言后，却并没有人来对我说：『蜚肆！那个地狱中，是如是如是的痛苦』等语。迦叶！由于此事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没有后世，没有众生之再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我再问大王您，你就随您所知的解答于我。如果有王的使人，将那犯罪的人，把他送到王所，而向王说：『天王！此人犯有罪恶，天王当应惩治他。』王会对他说：『你们去将他的两手反缚起来，使他骑在驴马，然后，打破败之鼓，其声有如驴马之鸣声。遍宣王的命令后，由城的南门而出，使他坐在高标之下，将他的头斩断。』使人受教后，就去反缚罪人，使他骑在驴马之上，而打破败之鼓，其声有如驴马的鸣声。遍宣王令后，由城的南门出去，使其坐在高标之下，欲斩断其头，而此人将临死之时，对那位牢卒说：『你且小停！我欲得见我的父母、妻子、奴婢、使人。你就允许我暂时回家去吧！』大王！您的意见如何呢？那位牢卒是否当应释放该罪人，允许他暂时回去吗？」蜚肆回答说：「弗也！迦叶！」

尊者鸠摩罗迦叶又告诉大王说：「蜚肆！大王您的亲亲的人也是如是。他曾作恶行、不精进、懒惰、懈怠、嫉妬、悭贪，而不舒手，不庶几，而极为执着于财物。他乃由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地狱的狱卒执捉他而极为苦治他时，那位罪人对狱卒说：『诸位地狱的狱卒们！你们小停，不可苦治于我！我欲暂时去诣蜚肆王。要向他说明而说：那个地狱中，是如是如是的苦痛。要使大王现在能见其情形。』大王您的意见如何呢？那些地狱的狱卒们是否当会释放王的亲亲，使他暂时回来吗？」蜚肆回答说：「弗也！迦叶！」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你应该像如是的观察于后世，并不是像肉眼之所能见到的啊！蜚肆！如果有沙门、梵志断绝而离欲，而趣向于离欲；断绝而离恚，而趣向于离恚；，断绝离痴，而趣向于离痴。他乃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

间之眼，见此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者是妙，是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都能够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蜚肆王又说：「沙门鸠罗迦叶！您虽然作如是之说，但是我还是不相信。我乃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的：并没有甚么后世，也没有甚么众生之再转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是否更有恶，而超过于此吗？」蜚肆回答说：「如是，迦叶！又更有恶的。迦叶！我有亲亲（亲属），因为疾病困笃，我则到他所住的地方去，到达后，对他说：『你们当知！我乃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的：并没有甚么后世，也没有甚么众生之再生。亲亲啊！有一种沙门、梵志，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而说：确实有后世，有众生之转生轮回。然而我乃不信他们所说之说。他们曾经又作此言：如有男女，都行妙行而精进，都精勤而不懈。并没有嫉妬之心，也不会起慳贪之念。都舒援手，庶几救济，开意（发心）而放舍，而布施给诸孤穷，都常乐施与，并不执着于财物。他就因为是如是的因缘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升上善处，乃往生到天上。假若那些沙门、梵志所说的为真实的话，则你们是我的亲亲，你们都行妙行而精进，都精勤不懈，并没有嫉妬心，也不会有慳贪之念，都舒援手，庶几救济，开意（发心）而放舍，都布施给诸孤穷，常乐施与，并不执着于财物。假若你们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升上于善处，会往生于天上界的。如果真的生在天上的话，就还来对我说：蜚肆！天上乃如是如是的快乐。假若是这样的话，我便能现在见到。』他们听我的话，受我的教言后，并没有人来对我说：『蜚肆！天上界是如是的快乐啊！』迦叶！由于此事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并没有后世，也没有众生之再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听我说喻吧！有智慧的人，听人所说之譬喻，就会了解其义。蜚肆！犹如村邑之外，都有圜厕（均为厕所），其深度可以掩没人头，粪便都充满在里面，而有一人堕没在那厕所之底下。假若又有人，为了慈愍他，而求其义（见义勇为），及想饶益他，想求其安隐快乐，就从厕上徐徐（慢慢）的把他挽引出来。然后用竹片刮他的身，用树叶拭他的体，用暖汤冲洗其身躯。他在于后时，净澡浴后，就用香涂身，而升上正殿上，以五所欲而娱乐它（享受五尘的好处）。大王您的意见如何呢？那位坠入厕所的人，是否会再怀念刚才坠落的那个厕所，而欢喜称誉那个厕所，又想去见它吗？」（想再一次的坠在厕中吗？）

蜚肆回答说：「弗也！迦叶！假若更有人怀念那个厕中，欢喜称誉而欲见（再坠一次看看）的话，便不爱此人（不受人欢迎的垢秽不堪的人物），更何况一再的自怀念刚才坠落的那个厕所，而欢喜称誉，而又欲再一次的坠入看看，是处不然（是没有这道理的）！」

尊者又说：「蜚肆！如大王您有亲亲的人，曾经行妙行，而精进，而精勤不懈。并没有嫉妬之心，也不慳贪，都舒伸援手，庶几救济，开意（发心）放舍，而布施给诸孤穷之人，常乐于施与，不执着于财物。他由于此善的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乃会往生于天上。生天上后，自会以天的五所欲，而自娱乐（享受天上的一切快乐）。大王您的意见如何呢？那位天上的天子，是否当会舍弃其天上的五所欲不要，而怀念于此人间的五欲，而欢喜称誉，又欲再见吗（再一次的在人间享受人间的快乐看看吗？）」

蜚肆回答说：「弗也！迦叶！为甚么呢？因为人间的五欲，乃为臭处不净，非常的令人可憎恶，是不可趣向，不可爱念，是粗涩不净的。迦叶！比较人间的五所欲来说，天上之欲为最，是最上最好。最妙最胜的！假若那位天上的天子，愿舍弃天上的五欲，而更怀念人间的五欲，而欢喜称誉，又欲再见的话（再一次为人而享人间的快乐），是处不然（是没有这道理的）。」

尊者又说：「蜚肆！你应该像这样的观察于后世，并不是如肉眼之所能见的那样啊！蜚肆！假若有沙门、梵志，断绝而离欲，而趣向于离欲，断绝而离恚，而趣

向于离悲，断绝于离痴，而趣向于离痴。他乃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眼，去观见此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其一切的一切）。」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然作如是之说，但是我还是如是见，如是说的：并没有后世，也没有众生之再生。」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又更有恶，而超过于此的吗？」

蜚肆回答说：「如是！迦叶！又更有恶的。迦叶！我有亲亲，其疾病非常的困笃，我就到他之处，到后对他说：『你们当知！我乃作如是见，如是说的（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并没有甚么后世，也没有众生之再生。亲亲啊！有一种沙门、梵志，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而说：有后世，有众生之再生（人死后会再转生）。我乃常不信他们所说的。他们又作如是之语而说：假若有男女，其行为妙行（善业）而精进，都精勤而不懈怠，并没有嫉妬心，也不会慳贪，会舒伸援手，庶几救济，开意（发心）放舍而布施给诸孤穷的人，常乐于施与，而不执着于财物。他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乃会生于天上。如果那些沙门、梵志所说的为真实的话，那么，你们是我的亲亲，而行妙行而精进，而精勤不懈怠，并没有嫉妬，也不会慳贪，会舒伸援手，庶几救济，开意（发心）放舍，而布施给诸孤穷的人，都常乐于施与而不执着财物。如果你们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会生在天上，这样的话，就请您回来对我说：蜚肆！天上乃如是如是的快乐。假若你在天上，而作如是之念：我如果回去的话，当会有甚么所得呢？（我说：）蜚肆王家，有算不尽的财物，我当会与你财宝的。』他听我所说的话，受我的教言后，却没有人回来语我而说：『蜚肆！天上乃如是如是的快乐的。』迦叶！由于此事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并没有后世，也没有众生之再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天上的寿数非常的长，人间的生命乃很短。如人间百岁，乃是三十三天（第二层天）的一日一夜。像如是之一日一夜，而一月有三十天，一年有十二月，三十三天的寿命乃为一千年。大王您的意见如何呢？如果你有亲亲，行妙行而精进，精勤而不懈怠，没有嫉妬心，也不会慳贪，常舒伸援手，庶几救济，开意（发心）放舍，布施给与诸孤穷，而常乐于施与，而不执着于财物。他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乃会往生于天上。生天上后，便作如是之念：我们首先应当一日一夜之中，用天上的五欲，而自娱乐。或者二天、三天、四天……至于六天、七天，用天上的五欲，而自娱乐，然后当往人间，去对蜚肆王说：『天上乃如是如是的快乐，使大王现见（现在可以了解天上的快乐的情形）。』大王您的意见如何呢？你究竟能得活到那么的久吗？」

蜚肆问他而说：「迦叶！到底是谁从后世来对您说：『沙门鸠摩罗迦叶！天上的寿数非常的长，人间的寿命非常的短。如人间的百岁，是三十三天的一日一夜。像如是之一日一夜，一月为三十日，一年为十二月，三十三天的天寿为一千年』呢？」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请听我说喻，有智慧的人听过譬喻后，就会了解其意义的。蜚肆！犹如盲目的人，他曾作如是之说：『并没有黑白之色，也不见黑白之色；并没有长短之色，也不见长短之色；没有近远之色，也不见近远之色；没有粗细之色，也不见粗细之色。为甚么呢？我从始至今，都不见不知，因此之故，并没有甚么色。』那位盲目（失明）的人，作如是之说，为真实之说吗？」

蜚肆回答说：「弗也！迦叶！为甚么呢？迦叶！实有黑有白之色，也有见黑与白之色；有长短之色，也有见长短之色；有近远之色，也有见近远之色；有粗细之色，也有见粗细之色。如果盲人作如是之说：『我不见不知，因此之故，并没有这些色。』他作如是之说，乃为不真实的。」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王！您也是如盲人一样的。如王您作如是之言一样：『到底是谁从后世来说：沙门鸠摩罗迦叶！天上的寿命很长，人间的寿命很

短，如人间百岁，就是三十三天的一日一夜，像如是的一日一夜，一月为三十日，一年为十二个月，三十三天的寿命为千年呢？』」

蜚肆王说：「沙门鸠摩罗迦叶！大大的为不可以啊！不应该作如是说啊！为甚么呢？沙门鸠摩罗迦叶！精进（极力的）比喻我为盲人。迦叶！如知我，知我的亲亲，乃为妙行精进，精勤而不懈怠，没有嫉妬心，也不慳贪，都舒伸援手，庶几救济，开意（发心）放舍。布施给与孤穷之人，常乐于布施与人，而不执着财物。他就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会往生于天上的话，则，迦叶！我现在便应即行布施，而修诸福业，奉斋而守戒后，就用刀自杀，或者服用毒药，或者投入坑井。或者自缢而死。沙门鸠摩罗迦叶！精进不应该（不应极力的）比例我如那盲人啊！」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再听我说譬喻，有智慧的人听闻譬喻，就能了解其义的。蜚肆！犹如梵志，有年少的妇人，刚刚怀妊。又前妇（大娘）也曾生有一男孩，而那位梵志则在于那个时候，忽然而告命终。命终之后，那位前妇的儿子曾对小母（二房的）说：『小母！当知！现在这家中所有的财物，都尽应皈属于我所有，不另见有应可分配财产的人。』小母回答说：『我现在已怀妊，如果生男孩的话，你就应该与他一分的财产。假若生女孩的话，则财物尽属皈你吧！』那位前妇的儿子又再三的对小母说：『现在这家中所有的财物都应属于我所有，不应再分给与任何人。』小母也再三的回答说：『我现在已怀妊，如果生男孩的话，你就应该分给他，假若生女孩的话，则所有的财物都属于你的。』于是，小母乃愚痴不达（愚昧而没有常识），不善于晓解，而没有智慧，欲求生存，而反而害了自己。就进入室内，便取利刀，自割其腹，要看看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她就是因为愚痴不达于事，不善于晓解其理，并没有智慧，为了欲求生存，反而自害自己，以及害了腹中之子。

当知！蜚肆！您也是如是，为一愚痴不达（昏不明事理），不善于晓解真谛，并没有智慧。为了欲求生存，反而作如是之念：『迦叶！如知我，知我的亲亲，乃行妙行而精进，而精勤不懈，并没有嫉妬之心，也不会起慳贪之念，都舒伸援手，庶几救济，开意（发心）放舍，布施给与孤穷的人，而常乐于施与，不执着于财物。他就由于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会往生于天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便应即行布施，修诸福业，奉斋守戒后，用刀自杀，或服用毒药，或投入于坑井，或自己缢死。沙门鸠摩罗迦叶！精进，乃不应该（不应极力的）比例我如那位盲人啊！』蜚肆！如果精进的人，长寿的话，便能得大福，如得大福的话，便得往生于天上而长寿。蜚肆！你应该要如是的观察于后世，不可以像用肉眼之所见那样的不能明白真谛。蜚肆！如果有沙门·梵志，断绝而离欲，而趣向于离欲；断绝而离恚，而趣向于离恚；断绝而离痴，趣向于离痴。他乃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眼，而看见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者是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作如是之说，但是我还是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的：并没有后世，没有众生之再生。」尊者鸠摩罗迦叶又问王而说：「蜚肆！又更有恶而超过于此的吗？」

蜚肆回答而说：「如是，迦叶！又更有恶的。迦叶！我有亲亲，因疾病困笃，我就到他所住的地方，去慰劳看顾他，他也慰劳而看视我（感谢的礼貌）。他如命终之时，我又再往其处，想去慰劳看顾他。然而他乃不能再慰劳而顾视我，我也不再慰劳而看顾他了。迦叶！由于此事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并没有众生之再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又告诉他说：「蜚肆！再听我说譬喻，有智慧的人，闻喻就会了解其义的。蜚肆！犹如有人善能吹螺，如果有一个地方，未曾听过螺声的话，便



会到那个地方，会在于夜闍当中，升上高山的上，尽力去吹螺。那个地方的众多的民众，未曾听闻过螺声，听后，便作此念：这是甚么声音呢？像这声音，实在为妙极了，实在是非常的奇特啊！实在是令人可爱乐，好可观听，使人的内心欢悦不已！这时，那些众人，便同往诣那位善吹螺的人之处，到达后，就问说：『这是甚么声音呢？为甚么会如是的极妙，如是的甚为奇特，令人实可爱乐，好可观听，使人的内心这么的欢悦呢？』善吹螺的人，就以螺投在地上，而对众人说：『诸位君子们！当知！就是此螺之声啊！』于是，众人就用脚去蹴螺，而作如是之言：『螺啊！可出声啊！螺啊！可出声吧！』然而却静寂而没有甚么音响。善吹螺的人，便作如是之念：现在此众人，乃愚痴不达（愚昧不通），不能善于晓解，并没有智慧。为甚么呢？因为乃从无知的物体，欲去求其出音声之故。

这时，善吹螺的人，就回取其螺，用水去洗净，然后便举向口处，而尽力去吹它。那时，那些众人听后，曾作如是之念：螺实在是非常的奇妙！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手，由于水，由于口，而以风吹便会生出好声音，而周满于四方。像如是的，如果有人若活命而生存的话（活活之时），就能作言语，而共相慰劳；假若其生命已终止而死亡的话，便不能说话，不能共相慰劳。蜚肆！您应该要如是的观察众生的再生，不可如肉眼之所见（肉眼只能见现实，不能看透真相）蜚肆！如果有沙门、梵志，断绝而离欲，而趣向于离欲；断绝而离恚，而趣向于离恚；断绝而离痴，而趣向于离痴。他乃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眼，去观见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作如是之说，但是我仍然是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没有众生之再生。」尊者鸠摩罗迦叶问他说：「蜚肆！又更有恶，而超过于此吗？」

蜚肆回答说：「如是！迦叶！又更有恶的。迦叶！我有有司（官吏），曾收捕罪人送到我所来，送到后，就向我而说：『天王！此人有罪，愿王您惩治他！』我对他说：『你就捉此罪人，活生生的用秤，去秤他的轻重，生称（杆）了后，就把他着在于地，用绳把他绞杀，杀死后，再用秤去秤他。我乃欲得知道此人为什么为之时之极轻而柔软？何时其色悦泽而好？为死后之时呢？或者为活活之时呢？』他受我的教敕后，就取此罪人，活活的把他称（秤）量一番之后，将他着在于地上，用绳把他绞杀，杀死后，又称（秤）他。那个罪人，在生时，乃极轻而柔软，色也悦泽而好；但是此人死后，其皮则转而厚重，坚硬而不柔软，色也不悦泽。迦叶！由于此事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并没有众生之再转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请再听我说譬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就会了解其义的。蜚肆！犹如铁丸，或铁犁铧（掘土器），整日都用火烧，它当于那个时候，乃极轻而柔软，色也悦泽而好。假若把火消灭后，就会渐渐的冷，会转凝而厚重，坚硬不柔软，色也不悦泽。像如是的蜚肆！如果人还活之时，身体就会极轻而柔软，色也会悦泽而好。假若他死亡之后，便会转为厚重，会坚硬而不柔软，色也不会悦泽。蜚肆！你应该要如是的观察众生之生，不可如肉眼之所见那样，只见眼前蜚肆！假若有沙门、梵志，断绝而离欲，而趣向于离欲；断绝而离恚，而趣向于离恚；断绝而离痴，而趣向于离痴。他乃以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之眼，而观见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作如是之说，但是我仍然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没有众生会再转生。」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又更有恶，超过于

此的吗？」

蜚肆回答说：「如是，迦叶！又更有恶的。迦叶！我有有司（官吏），曾为捕罪人，送到我所来，到达后，白说：『天王！此人有罪恶，愿王您惩治他！』我就对他说：『捉取这罪人，倒放在于铁釜之中，或者倒放在于铜釜当中，将其口密盖起来。在釜下燃起火来。釜下燃火后，好好的观看这位众生（灵魂）的入时与出时，其往来周旋的情形。』他受我的教敕后，就捉此罪人，把他倒放在于铁釜之中，或者倒放在于铜釜之中，也密盖釜口，在釜下燃起火来，而观看这位众生（灵魂）的入时出时，其往来周旋的情形。迦叶！我作如是的方便，但是却不见众生（其灵魂）之再于出生。迦叶！因此事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并没有众生之会再转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我现在问您，您就随您所了解的回答于我。您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您食好而极美的上馔，中午寝睡在床里时，您是否忆想在梦中看见园观浴池、林木华果、清泉长流，而极意尽情的游戏，而周旋往来吗？」蜚肆回答说：「曾经忆有此事。」（确实有此事）

迦叶又问：「如果您食好而极美的上馔，中午寝睡于床之时，在那个时候，是否有值班的侍从吗？」回答说：「有的。」

迦叶又问：「如您食好而极美的上馔，中午寝睡于床里时，当那个时候，您的左右的值侍是否曾经看见您，由肉体出入，周旋往来之时吗？」蜚肆回答说：「倘若是异人（最为特出的人物），也不能看见，何况又是左右的值侍的人物，怎么看到呢？」

迦叶说：「蜚肆！您应如是的观察众生之再于转生，不可如用肉眼之所见的那样。蜚肆！如果有沙门、梵志，断绝而离欲，趣向于离欲，断绝而离恚，趣向于离恚，断绝而离痴，趣向于离痴。此人乃以清净的天眼，超出而过于人眼，去见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然作如是之说，但是我还是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的：并没有众生之会再转生。」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又更有恶的事，而过于此的吗？」

蜚肆回答说：「如是，迦叶！又更有恶的。迦叶！我有有司（官吏），曾收捕罪人，送到我所来，到后，向我说：『天王！此人有罪恶，愿王惩治他！』我对他说：『你就捉此罪人，剥他的皮，剔他的肉，截断其筋，破碎其骨，乃至于髓，去求此众生的再度转生。』」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再听我说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后，就会了解其义。蜚肆！犹如奉事火而编发的梵志，住在于路边，离开他不远之处，有商人宿止在那个地方。那时，诸商人过了夜，在于隔日的早晨，忽忽忙忙的出发到他处而去，而遗忘一小儿。于是，事火教的编发的梵志，早起案行商人的住宿处时，发见一小儿独住而失去其主人（指父母），看见后，思念说：现在这位小儿，并没有所依怙，我如果不把他养育的话，必定会死亡无疑。因此，而抱持小儿而去，而回至其本处，去养育他。此小儿渐渐的长大，诸根都成就（成熟一些）那时，事火教的编发的梵志，他在于人间里，有些小事情，于是（因此），事火而编发的梵志，乃敕令这位年轻的人

而说：『我现在有些小事情，暂时要出去人间一下，你就继续添火，要慎重，不可以使它熄灭！如果火熄灭时，你就可以取此火钻去求火。』

那时，事火的编发的梵志，善教敕（吩咐）后，就到人间去，嗣后，该年轻的人，便出去游戏，火就遂之而灭尽。年轻的人回来后，就去求火种，即取火钻，用来打地，而作此言说：『火出来吧！火啊！快出来吧！』然而火却不出来。又再在于石上加力而打之而说：『火出来！火出来！』火仍然不出来。火既不出来，他便破火

钻为十片、百片，然后抛弃而坐在于地上，愁恼而说：『我不能得火，当如之何（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事火的编发的梵志，他在于人间所作之事已完毕，就回皈其本处，回家后，问年轻人说：『少年的！你不出去游戏，能随时视察而种植火，不使其熄灭了吗？』年轻的回禀而说：『尊者！我出去游戏，火乃随后不久而熄灭。我回来求火，就取火钻，以用打地，而作此语：火出来吧！火啊！快出来吧！然而火却不出来。又在于石上加力打它，叫它：火出！火出！可是火还是不出来。火既不出来，便将火钻破作十片、百片，然后把它弃去，而坐在于地上。尊者！我这样的求火，却不能得火，当如之何（怎么办呢？）』

那时，事火的编发的梵志，便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年轻人，非常的愚痴而达不到理，不善于晓解，并没有智慧。为甚么呢？因为从无知的火钻，而作如是之意，而求索火，这怎么会有之事呢？于是，事火而编发的梵志，乃取燥（干）木，去钻火母，放在地上而以钻之，就便出火来，火乃转转而炽盛，就告诉年轻的人说：

『年轻的！求火之法，应该就是如此！不应该像你那样的愚痴达不到理，没有智慧，而从无知的火钻，而作如是之意，而求索于火。』您应该要知道！蟀肆！

你也是如是的！为愚痴而达不到理，不善于晓解，没有智慧，对于无知的死肉，乃至骨髓，欲去求众生之再于转生。蟀肆！你应该要如是的观察众生之再转生的问题，不可以如用肉眼之所见那样才好。蟀肆！如果有沙门、梵志，断绝而离欲，而趣向于离欲；断绝而离恚，而趣向于离恚；断绝而离痴，而趣向于离痴。他乃用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眼，去见此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

蟀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然作如是之说，但是我的此见解，乃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把它舍弃（坚持己见）。为甚么呢？如有他国的异人听到的话，便会作如是之说：『蟀肆王本有其自己的见解，都长夜受持（永恒的抱持其见解）。然而这回，他却被那位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之所伏治，而断舍其见解。迦叶！因此之故，我此见解，乃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把它舍弃的。』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蟀肆！请再听我说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就会了解其义的。蟀肆！犹如有二位朋友，都舍家去治生（去工作）。他们在行道时，初见有好多的麻，而没有主人。其中的一人看见后，便对其同伴说：『你当知道！现在这里有好多多的麻，并没有主人，我欲和你同取，各人重担其麻，回皈时，可得为资用。』便各人取而重重的挑担而去。他们在于道路时，又看见有好多的劫贝（木绵）的纱缕，以及劫具之衣，有许多而没有主人，又看见很多的白银，也是没有主人。其中的一人见后，便舍弃麻担，而取符于自己的重量的白银。又在于道路看见许多的金聚（黄金之块），却没有主人。在于这时候，担银的人，对担麻的人说：『你今当知！这里有许

多的黄金，而没有主人，你可以舍弃麻，我乃舍银担，我欲和你共同取此黄金，重担而回去，可得供用。』那位担麻的人对担银的人说：『我这麻担已很好，装治缚束的非常的坚固，乃从远途担过来，我实不能舍弃它，你且自知好了，不可来搅扰我啊！』于是，担银的人，乃强夺其麻担，扑放在于地上，而挽坏它。那位担麻的人就对担银的人说：『你已这样的把我的麻担挽坏。我这麻担缚束的已非常的坚固，所来之处很远，我要自欲担此麻回去，终不舍弃它，你且自知，不可以来搅扰我！』

那位担银的人，就舍弃其银担，便自取黄金，重担而回去。担金的人回来，父母首先遥见其子担金回来，见后，感叹而说：『善来！贤子！快来！贤子！你由于有了这些黄金，就能快乐的过着生活，能供养父母，能供给妻子，以及奴婢、使人等。又可以布施给沙门、梵志，作福而可以升上，可得善果善报，生上天界而长寿。』那位担麻的人回皈其家，其父母遥见其担麻回来，看见后，便骂而说：『你这罪人

回来！无德的人回来！你的这些麻，并不能过着甚么生活，不能供养父母，不能供给妻子，以及奴婢、使人，又不能得以布施沙门及梵志，不能作福升上，并没有善果善报，不得生天长寿的。』当知！蜚肆您也是如是！如果你此见解，都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弃的话，你便当受无量之恶，也会被众人之所憎恶啊！』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作如是之说，但是我的此见解，乃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弃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有他国的异人闻到此消息后，便会作如是之言：『蜚肆王本来有自己的见解，都长夜受持（坚执不舍）然而他却那位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治，而终于断舍了！』迦叶！因此之故，我的此见解，乃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弃的。』

尊者鸠摩罗迦叶说：「蜚肆！再听我说喻吧！有智慧的人，听喻就能了解其义的。蜚肆！犹如商人，和他们同行的大众，计有千乘的车辆，都行于饥俭之道。在此大众当中，有二位主人（主导人），他们曾作如是之念：我们要怎样才能脱离此灾难呢？又作如是之念：我们这些大众应该要分做两部，一部各为五百乘。那些商人便分做两部，每部各为五百乘。于是一位商人主，引率五百乘至于饥俭道，那位商人主，即常在于前导，曾看见一人从傍道出来，其所穿的衣服都尽湿，身黑而头黄，两眼极为赤，着蘼（似葵而香的香葶）华之鬘，而乘驴车，泥土着在于两轮（车轮）。那位商人主见后，便问他而说：『在饥俭道之中，有天降雨吗？那边有新水（雨水），滋泽樵（薪），以及草吗？』那人回答说：『饥俭道当中，曾遇天降大雨，极有（非常多）的新水，乃饶润樵薪，及草木。诸位贤者们！你们可以舍弃故水（旧有，所带来的水），及樵和草，不可使车乘有所缺乏，你们不久当会得到新的水，及好的樵与草的。』

那位商人主听后，即还回车队，诣诸商人，而告诉他们说：『我在前面行时，看见有一人从傍道出来，其衣服都尽湿，身黑而头黄，两眼非常（极）的赤，着蘼华之鬘，而乘驴车，两边的车轮都着泥。我就问他而说：饥俭道中，有天空降下雨水吗？那边有新水，饶及樵和草吗？他回答我说：饥俭道中，乃天降大雨，极有（好多）薪水，乃饶樵薪及草木。诸位贤者！你们可以舍弃故水（旧水），及樵与草，不可使车乘有所缺乏，你们不久当会得到新的水，以及好的樵与草啊！诸位商人们！我们可以舍弃故水与樵及草，因为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新水，以及樵和草，不可使车乘有所缺乏就好。』那些商人们即便舍弃故水与樵及草。而行过一天的道，都不得新水，及樵和草，行过二天、三天……乃至七天之道，犹然如故的不得新水与樵及草。经过七

天后，都被食人鬼之所杀害。

第二队的商人主。便作如是之念：前队的商人主已过嶮难（已经过灾难），我们现在应当要用甚么方便才能脱离呢？第二队的商人主作如是之念后，和五百车乘，就便俱进而至于饥俭道。第二商人主自己在前面引导，曾看见有一人从傍道出来，其衣服都尽湿，身黑而头黄，两眼极为赤，着蘼华之鬘，而乘驴车，两车轮都着泥。第二商人主看见此人后便问而说：『饥俭道中，有天空降雨吗？那边有新水、樵，及草吗？』那人回答说：『饥俭道中，天降大雨，极有（很多）新水，乃饶樵及草。诸位贤者！你们可以舍弃故水，及樵和草，不可使车乘有所缺乏，你们在不久之后，当得新水，及好的樵薪和草的。』

第二商人主听后，就回去告诉诸位商人说：『我在前面导引时，看见有一人从傍道出来，其衣服都尽湿，身黑而头黄，两眼极为赤色，着蘼华之鬘而乘驴车，两轮（车轮）都着泥土。我问他而说：饥俭道的中间，天空是否降雨吗？那边有新水和樵，及草吗？他回答我说：饥俭道中，天空适降大雨，极有新的水，乃饶益樵和草啊！诸位贤者！你们可以舍弃故水，以及樵和草，不可使车乘有所缺乏，你们不久之后，当会得到新水及好的樵薪和草的。诸位商人们！他虽然这样说，但是仍须小

心，因此，我们现在不可舍弃故水（旧的水），以及旧的樵和旧的草。假如能得新的水，以及樵，和草时，然后当舍弃旧的，以防万一。』他们就这样的不舍弃故水和樵及草，而继续行道，经过一天，并不得新水、新樵、新草，经过二天、三天，……乃至七天继续行道，犹然如故，并不能得到新水、新樵、新草。第二商人主，在前面行道时，看见作前的第一商人主以及诸位商人都被食人鬼之所杀害。第二商人主看见后，就对诸商人说：『你们看看！前商人主，因为愚痴而不达理（一时糊涂），不善于晓解，并没有智慧，既自杀身，又杀诸人（指不智而误人误己）。你们诸商人们，如欲取前的诸商人之物的话，可以自由去取它。』当知！蜚肆！您也是如是！如你的这种见解，而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究都不肯舍弃的话，你便会受算不尽的罪恶，也会被众人之所憎恶，犹如前第一商人之主，以及诸商人那样的。」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然作如是之说，但是我的此见解，而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能舍弃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有他国的异人听到后，便会作如是之说：『蜚肆王有他自己的见解，都长夜受持。然而他却被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治。而断舍了。』迦叶！因此之故，我的此见解，乃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究不能舍弃的。」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再听我说喻吧！有智慧的人听喻后，就会了解其义的。蜚肆！犹如二人相约游戏，而赌饼那样，第一位戏者，并且私窃而食，食一、二、三，或者众多的饼。第二位的戏者便作如是之念：和此人共戏，数数（屡屡）欺骗于我，而将饼偷食掉，或者一个、二个、三个，或者至于众多。他看见如是的情形后，就对其伴（同游戏者）说：『我现在欲休息，以后当会再和你游戏。』于是，第二位游戏者，就离开那个地方，便用毒药涂用在其饼上面，涂好后，即回去，而对其同游戏者说：『可以再来游戏！即来共同游戏吧！』第一位戏者，又将饼偷窃而食，或者一个、二个、三个，或者至于众多。即把饼食后，就便戴眼（眼睛往上吊，不眨动）吐沫，欲死（将死亡的样相）。于是，第二位的戏者就向第一位的戏人说偈而说：

此饼毒药涂 汝贪食不觉 坐为饼欺我 后必致苦患

（这些饼里面，乃涂有了毒药。然而你却为了贪食而不知觉，坐享（不劳而获）而为了饼，而欺骗了我，最后必定苦患会临头！）

当知！蜚肆！您也是如是的！如您的这种见解，而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究不舍弃的话，您就会受着无量的罪恶，也会被众人所憎恶，犹如游戏的人，为了饼，而欺骗对方，到头来，还是自己得着灾殃。」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然作如是之说，但是我的此见解，乃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究还是不能舍弃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有他国的异人听到后，便会作如是之说：『蜚肆王本有自己的见解，都长夜受持（坚持），然而他却被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治，而断舍其自己的见解了。』迦叶！因此之故，我的此见解，乃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究不能舍弃的。」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请再听我说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就会了解其义的。蜚肆！犹如养猪的人，在他行路之时，看见有好多的煖粪（热的样子的粪），并没有主人，便作如是之念：此粪可以养饱很多的猪，我宁可取自己担得起的重量而去吧！就这样的取后负荷而去。然而在中途时，却遇大雨，粪液即满处流漫，而浇污其身。但是犹故负持而去，终究不肯舍弃。他就这样的自受算不尽之恶，也会被众人之所憎恶。当知：蜚肆！您也是如是！如你的此见解，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不舍弃的话，你便当受无量之恶，也为众人之所憎恶，犹如养猪之人那样。」

蜚肆王又说：「沙门鸠摩罗迦叶！您虽然作如是之说，但是我的此见解，欲取、

恚取、怖取、痴取，终究不能舍弃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有他国的异人听到的话，便会作如是之说的：『蜚肆王本来有他自己的见解，都长夜受持，然而他却被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

治，而断舍。』迦叶！因此之故，我的此见解，乃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究不能舍弃的。」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再听我说最后的譬喻。您如知道的话，就是善，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就不再为你说法了。蜚肆！犹如有一只大猪，为五百只猪之王，牠带头行嶮难之道时，在中路遇见一只虎。猪王看见虎时，便作此念：如果和牠斗争的话，虎必定会杀我；但是假若怖畏而逃走的话，那些诸亲族便会轻视我（指五百只猪群）。不知现在应该用甚么方便才能得脱此灾难呢？牠作此念后，就对虎说：『如果欲斗的话，便可和你共斗；倘若不斗的话，妳就让路给我们过去。』那只虎听后，便对猪说：『听汝共斗（要和你们决斗），不借汝道（不让路给你们过去）。』猪又说：『虎！你且小住一下！待我去被着我祖父之铠，回来后当会和你共战的。』那只虎听后，曾作此念：牠并不是我的对手（彼非我敌），何况是其祖父之甚么铠呢？就对猪王说：『随汝所欲去作好了。』猪就还至其本厠的处所，就宛转在粪中。涂粪在身上，至于眼睛之处后，便往至虎处，对虎而说：『你欲决斗的话，便可共斗了！如果不然的话，就借我道过（请你让路）。』那只虎看见猪的身貌后，又作此念：我常不食杂小之虫的，因为保惜牙之故，何况又将近于此臭猪呢？虎作此念后，便对猪说：『我借汝道，不与汝斗。』猪因此而得逃过后，则反向虎说颂而说：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来共我斗 何意怖而走

（虎啊！你有四只脚，我也有四支足〔脚〕。你不是要来和我决斗吗？为甚么你却起怖畏而逃走呢？）

这时，虎听后，也同样的说颂回答猪王而说：

汝毛竖森森 诸畜中下极 猪汝可速去 粪臭不可堪

（猪啊！你看你自己！毛竖的阴森森〔令人会起恐怖〕，你乃是诸畜生中的最下贱之极！猪啊！你快跑远吧！粪臭的不可堪啊！〔秽臭难堪，捺不得住〕。）

这时，猪王自夸而又说颂说：

摩竭鸯二国 闻我共汝斗 汝来共我战 何以怖而走

（摩竭伽陀国，和鸯伽国，此两个国家的民众，听到我将和你决斗，而你乃特来要和我决斗的，然而为甚么临时怖畏而走呢？）

虎听此语后，又说颂说：

举身毛皆污 猪汝臭熏我 汝斗欲求胜 我今与汝胜

（你的全身的毛，均为是秽污不堪。猪啊！你的臭污如靠近我的话，我会被妳所熏臭的。你想决斗而欲求胜利，我现在就给你胜利吧！）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大王说：「蜚肆！我也是如是（指自己如虎；不共臭论）。如你的此见解，欲取、恚取、怖取、痴取，终究不舍弃的话，你便会自受无量的罪恶，也会被众人之所憎恶，犹如那只虎，给与猪胜那样的。」

蜚肆王听后，仰白而说：「尊者您当初说明日月的譬喻时，我听后就已了解，就已欢喜奉受。然而我乃欲从尊者鸠摩罗迦叶您，求得更上，又上妙之智之所说，因此之故，我就向您请问，又一再的请问耳！我现在要自皈依尊者鸠摩罗迦叶您！」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蜚肆！你不可以皈依我！我所皈依的就是佛，你也应该皈依佛。」蜚肆王仰白说：「尊者！我现在自皈依佛与法及比丘众，愿尊者鸠摩罗迦叶您就替佛，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皈依三宝，乃至命终。尊者鸠摩罗迦叶！我从今日开始，要行布施，而修福德。」

尊者鸠摩罗迦叶问他而说：「蟀肆！你欲行布施修福，要布施几许人？准备布施到甚么时（好久）呢？」蟀肆王仰白说：「我要布施一百个人，或至于千人；布施一天、二天，或者至于七天。」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如果大王您行施修福，而布施于百人，或至于千人；时间为一天、二天，或者至于七天的话，则诸方的沙门、梵志都尽听到如下的消息：『蟀肆王本来有他自己的见解，都长夜受持。然而却被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治，而已断除了。』诸方的人听后，都会从远方而来。在七日当中，有的都会赶上王的布施的。如果不得食王的信施的话，则王便没有福德（福缘不广大），不能得到长夜受其安乐。蟀肆王！犹如种子不碎不坏，不剖不拆（不割开、不破开），不过大风，不被日曝，也不被水所伤害的话，则秋时可以好好的收藏。如果那些居士深耕良田，极治地后，随时（适时）而下种子，然而雨泽不适的话，在蟀肆您的意见如何呢？那些种子可得而生增长与否呢？」回答说：「弗也！」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蟀肆！你也是如是！如果行施修福，而布施百人或千人，一天、二天，或至七天的话，诸方的沙门、梵志尽都听到：『蟀肆王本来有他自己的见解，都长夜受持。然而他乃被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治，而已断舍了。』诸方的人听后，尽当会从远地赶来，在七天当中，赶不及王的布施。如不得食王的信施的话，王便没有福德，不得长夜受其安乐。」蟀肆王又问说：「尊者！那么，我应当要怎样做呢？」

尊者鸠摩罗迦叶回答说：「蟀肆！你应当行施修福，常供长斋（要持恒）。如果蟀肆王您行施修福，常供长斋的话，诸方的沙门、梵志听闻：『蟀肆王本来有他自己的见解，而长夜都受持。然而他却被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治，而断除舍弃。』诸方的人听后，当会都由远方赶来，他们统统来得及大王的信施，大王便为有福，而得长夜受其安乐。蟀肆！犹如种子不碎不坏，不剖不拆，也非被风吹，也不被日曝，不被水所中伤，秋时则好收藏。如那些居士深耕良田，极治土地后，随时而下种子，雨泽也非常的适合的话，则在蟀肆您的意见如何呢？那些种子可得而生增长么？」回答说：「会生增长的！」

尊者鸠摩罗迦叶告诉他说：「蟀肆！你也是如是的。如当行施而修福，而常供养，长久的斋食的话，则诸方的沙门、梵志听闻此消息：『蟀肆王本来有他自己的见解，都长夜受持，然而他却被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治，而断舍。』诸方的人听后，都当会自远方而来，他们统统来得及大王的信施，大王您便为有福，而得长夜受其安乐。」

于是，蟀肆王仰白而说：「尊者！我从现在始，都行施修福，常常供养，长久的斋食。」

那时，尊者鸠摩罗迦叶，为蟀肆王，以及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心，成就他们之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渴仰，成就他们的欢喜心后，就默然而住。于是蟀肆王，以及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们，受尊者鸠摩罗迦叶为其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后，就从座位站起，稽首尊者鸠摩罗迦叶的双足，绕其周围三匝后而去。

那位蟀肆王虽然行施修福，可是都用极恶而粗弊的豆羹菜茹，唯一片的姜而已，同时又用粗弊的布衣去布施与人。

这时，监厨的人，名叫优多罗。他代王在行施修福时，为了蟀肆王，而吩咐上座，请上座这样的咒愿：「此布施如果能得福报的话，也不可使蟀肆王在于今世，或者后世受其福报。」蟀肆王曾听到优多罗代他行布施修福时，都常为嘱咐上座咒愿如下之语：「此布施如果

有福报的话，也不可使蟀肆王在今世或后世受其福报。」王听此消息后，就叫监厨的

来问话而说：「优多罗！你在替我实行布施修福时，都为了我而嘱咐上座咒愿而说：『此布施如果有福报的话，也不可使蜚肆王在于今世，或后世时，受其福报。』」是否有这种事吗？」

优多罗白王说：「实在的，天王！为甚么呢？因为天王虽行布施修福，然而都用极恶粗弊的豆羹菜茹，也唯有一片姜而已。天王！这种食，尚且不可以用手去触，何况又能自食呢？（连用手去摸都不敢，何况能食下去呢？除非会饿死的人，才有可能吃一些）天王！不但如此，就是衣服，也布施人以粗弊的布衣。天王！这种衣服，尚且不可以脚蹶（用脚也不肯踏这种粗弊的衣服），何况又能自穿呢？我乃敬重天王您，而不重于所施的，因此之故，天王！我乃不愿意此弊坏的布施，报给王您去受啊！」

蜚肆王听后，告诉他说：「优多罗！你从今天开始，要用同我所食的，当以饭食给人；也用同我所穿的衣，当以布施与人。」于是，优多罗乃从此以后，都用同于王所食的，便用来饭食供给与人，也用同于大王所穿的，便用来布施与人。

那时，优多罗由于替蜚肆王监行布施的功德之故，在他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四天王天中（第一层天）。那位蜚肆王因为不至心去行布施之故，在他身坏命终之后，就往生于栴树林空的宫殿中（四王天的宫殿）。尊者桥焰钵帝（桥梵波提，译为牛呌）数往（常常去）游行那栴树林空的宫殿中，尊者桥焰钵帝，曾遥见蜚肆王，就便问他说：「你是谁呢？」蜚肆王回答说：「尊者桥焰钵帝！您是否听过阎浮洲中，有一位斯耆提的国王，名叫蜚肆吗？」

尊者桥焰钵帝回答说：「我曾经听过阎浮洲中，有一位斯耆提的国王，名叫蜚肆。」蜚肆王仰白说：「尊者桥焰钵帝！我就是啊！我的本名叫做蜚肆王啊！」

尊者桥焰钵帝又问说：「蜚肆王！你曾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并没有甚么后世，也没有众生之再转生。』你既作此见，那么，为甚么会生到这里来呢？为甚么能依住于四天王的小栴树林空的宫殿中呢？」

蜚肆王仰白说：「尊者桥焰钵帝！我本来实在有如是的见解。然而已被尊者沙门鸠摩罗迦叶之所降伏、所治，而已断舍其见。如尊者桥焰钵帝您回到阎浮洲时，就请您遍告阎浮洲的人：『如果行布施修福之时，应当要至心施与，要自手施与，要自往去施与，要至信施与，要知有业，以及有业报而施与。为甚么呢？因为不使由于不至心等之布施，而受此布施的果报像斯耆提的蜚肆王我这样之故。蜚肆王我是布施的主人，因为以不至心去行布施与人之故，只生在依住于四王天的小栴树林空的宫殿中而已。』」那时，尊者桥焰钵帝，乃默然纳受。

于是，尊者桥焰钵帝，有一个时候，由天下来，而到了阎浮洲，就遍告诉阎浮洲的人而说：「布施时，应该要至心的布施与人，要自手施与、自往施与、至信施与，要知有业、有业报而施与。为甚么呢？因为不使由于此布施而受布施的果报有如斯耆提的蜚肆王那样之故的！蜚肆王乃为布施之主，然而由于不至心行施之故，往生而依于四王天的小栴树林空的宫殿中。」

尊者鸠摩罗迦叶所说的就是如是，蜚肆王和斯耆提的梵志、居士，以及诸比丘们，听尊者鸠摩罗迦叶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六完



# 中阿含经卷第十七

长寿王品第七：（有十五经，第二小土城诵。）

长寿天八念 净不哆动道 郁伽支罗说 娑鸡三族姓  
梵天迎请佛 胜天迦絺那 念身支离弥 上尊长老眠  
无刺及真人 说处最在后

（长寿王本起经、天经、八念经、净不哆动道经、郁伽支罗说经、娑鸡帝三族姓子经、梵天迎请佛经、有胜天经、迦絺那经、念身经、支离弥梨经、上尊长老睡眠经、无刺经。以及真人经，说处经。乃最在于后面的。）

## 七十二、长寿王本起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看见拘舍弥比丘们之斗争事，而教诫之以忍辱行。说唯有忍，始能止静。佛陀并说长寿王与长生童子行彻底忍辱之行之事。又提及佛至护寺林，转往般那蔓阁寺林中，为阿那律等三尊者讲说疑患，乃至不观察色恶等十一患就是失定、光明之因，必须修习三定，乃至广无量定，精勤修道品，始能得证阿罗诃（阿罗汉，无生）。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过的，都是如是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舍弥（憍赏弥。中印度），住在于瞿师罗园（瞿师罗长者所奉献给佛的园林）。

那时。在拘舍弥地方的诸比丘们，常常共相斗争。于是，世尊乃告诉拘舍弥的诸比丘们说：「比丘们！你们不可以共相斗争！为甚么呢？（佛陀说偈而说：）」

若以诤止诤 至竟不见止 唯忍能止诤 是法可尊贵

（如果想以诤论来止诤论的话，则究竟不能见到其止诤的。唯有忍耐，始能停止诤论的，这种法才是最尊贵之法。）

为甚么呢？（佛陀将开始说过去世之事）在往昔之时，有一位拘娑罗（憍萨罗，十六大国之一）的国王，名叫长寿王。又有一位加赦（迦尸，十六大国之一）的国王，名叫梵摩达哆（梵施）王。他们二国的国王，都常常共相战争。于是（是这样的）：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兴起四种军队，所谓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是。召集四种军后，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乃自引军队前往，欲和拘娑罗国王—长寿王共战。拘娑罗国王长寿王听闻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兴起四种军队—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兴此四种军队后，要来和他战争。拘娑罗国王长寿听此消息后，也兴起四种军队—象军、

马军、车军、步军。召集此四种军队后，拘娑罗国王长寿，也自引军队去出征，到了国界之上，列阵和对敌共战，而将对方的军队摧破。于是，拘娑罗国王长寿，就尽夺取对方一梵摩达哆的四种军队，所谓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也将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之身，生擒过来。生擒后，将放他回去，临去时，对他说：『你已为穷厄之人了，现在将赦汝，使你回去，以后不可再作这种事！』

然而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却再三兴起象军、马军、车军、步军等四种军队，发动四种军队后，又自引军前往，拟和拘娑罗国王长寿共战。拘娑罗国王长寿，又听到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一再的兴起象、马、车、步等四种军队，兴起此四种军队后，将来和他战争。拘娑罗国王长寿听后，便作如是之念：我已克胜他，那里须要再克胜他呢？我已降伏他，有甚么足可以更伏的呢？我已毁害他，何须再毁害呢？只用空弓，就足够降伏他的。拘娑罗国王长寿，作此念后，晏然自在的不再兴起象军、马军、车军、步军等四种军队，也不亲自前往指挥。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就因此，而很容易的得来攻破对方。攻破后，就尽夺取拘娑罗国王长寿的象军、马军、车军、步军等四种军队。

于是，拘娑罗王长寿，听到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攻来后，尽夺取其象军、马军、车军、步军等四种军队后，又作如此之念：斗战可说是非常的奇妙！斗战也可说是非常的罪恶！为甚么呢？因为克赢对方后，还得再克赢，伏胜后，还得再伏胜，毁害后，当又一再毁害（这样的话，真是不了期的了）。我现在宁可独带一妻，共乘一辆车，到了波罗捺（加赦国的首都）吧！于是拘娑罗国王长寿，就独带其妻，共乘一辆车，走至波罗捺。拘娑罗国王长寿，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至于一村又一村，一邑又一邑的去受学，而为博闻的人。他就因此而为博闻之故，就转名叫做长寿博士。

长寿博士又作如此之念：所为学的，我现在都已得到了，我宁可到波罗捺的都邑中，停住于街街巷巷，以欢悦的颜色，作妙音的伎艺。

像这样的话，波罗捺的诸贵豪之族姓们听后，当会极为欢喜而自娱乐。长寿博士作此念后，便往至波罗捺的都邑中，停住于每一街，每一巷，都以欢悦的颜色，作妙音的伎艺。像如是的，波罗捺的诸贵豪族姓们，听闻其事，都极大的欢喜，而各自去娱乐。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的外眷属也听闻过，其中眷属、内眷属，以及梵志国师等人，都展转而均悉听闻其事。梵志国师听后，便呼人叫他来见。于是，长寿博士就往诣梵志国师所住之处，面向国师而站在那边，就以欢悦的颜色作妙音的伎艺。梵志国师听后，极大的欢喜，就这样的自娱乐。于是，梵志国师乃告诉长寿博士说：『你从今天起，可以依靠我而住下来，当会相与供给你的一切。』长寿博士仰白他说：「尊者！我还有一妻，该怎么办呢？」梵志国师回答说：「博士！你可以带她来依在我家而住，当会供给其所需。」于是，长寿博士，就带其妻，依靠在梵志国师的家里住下来，梵志国师就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

到了后来之时，长寿博士之妻，乃心怀忧戚，而作如是之念：我欲令四种的军队，数组卤簿（为天子出巡之时，其仪仗旌旗的次第），拔出白露之刃，徐庠（慢慢的有次序的）的过去，我欲遍观此仪式，同时又欲得磨刀水饮（得军兵战斗，而磨刀之汁而饮）。长寿博士之妻作如是之念后，便仰白长寿博士而说：『我的心，乃心怀忧戚，而作如是之念：欲使四种军队数组卤簿，拔出白露之刃，徐庠而过去，我欲遍观，同时也再欲得磨刀水之饮。』长寿博士就告诉其妻说：『卿不可作如此之念！为甚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乃被梵摩达哆王所破坏，卿到底有甚么理由得见四种军队，数组卤簿，拔出白露之刃，徐庠而过，我欲遍观？也想再欲得磨刀水之饮呢？』其妻又白说：『贤尊！如能得此（实现此事）的话，我就有活存之望，倘若得不到的话，必死无疑！』

长寿博士即便往诣梵志国师之处，面向他而站在那里。其颜色乃带着愁惨的样子，而用弊恶的微声，作诸音伎，梵志国师听后，不能得到欢喜。于是，梵志国师乃问他而说：『博士！你本来向我而站立时，都以欢悦的颜色，作诸妙音之仗，我听后，会极大欢喜，而自娱乐。然而现在你，为甚么面向我而站立时，其颜色乃带愁惨，而以弊恶的微声作诸音伎呢？我听后，都不得欢喜啊！长寿博士！你的身体是否有疾患？心意是否有忧戚吗？』长寿博士仰白说：『尊者！我的身体并没有甚么疾患，唯有心意当中，有些忧戚耳！尊者！我的妻，其心怀有忧戚，曾作如是之念：我欲得四种军队，数组卤簿，拔出白露之刃，徐庠的过去，我欲遍观此仪式，同时也欲得磨刀水之饮。我就对妻说：卿妳不可作如是之念！为甚么呢？因为我现在已至于如此，卿将以甚么理由，而能得四种的军队之数组卤簿，拔白露之刃，徐庠而过，我欲遍观其仪式，也想得磨刀水之饮呢？妻又自我而说：贤尊！如果能得这样的话，我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如果不能得到如此的话，我就必死无疑。尊贤啊！倘若我妻不全（不活）的话，我也是没有理由活下去的了。』

梵志国师问他而说：『博士！你的娇妻可得而见么？』回答说：『尊贤！可得而见的！』于是，梵志国师率带长寿博士，到了博士之妻所住的地方。这时，长寿博士之妻，已怀有了有德之子，梵志国师看见长寿博士之妻，怀有德之子之故，便以右膝跪在于地上，叉手（合掌）而向长寿博士之妻，再三的称说：『会生拘娑罗国王！拘娑罗国王将会出生！』（古时的印度的国师，大概都兼有巫术，也为修道学的人）。国师乃教敕左右而说：『不可使人知道。』梵志国师也对博士说：「博士！你不可忧戚！我会使你之妻得见四种的军队数组卤簿，拔白露刃，徐庠而过去，也可以令得磨刀之水饮。」

于是，梵志国师即往诣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之处，到后，仰白而说：『天王！当知！有德星之出现，唯愿天王严饰四种的军队，数组卤簿，拔白露刃，徐庠的导引，出曜您的军威，以水磨刀！唯愿天王，自出去观视！天王！倘若这样做的话，必定会有吉祥之冥应的。』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就命令主兵臣而说：『卿！你现在当知！有德星之出现，卿应快速的严饰四种的军队，数组卤簿，拔白露之刃，徐庠的导引，出曜军威，以水磨刀，我将亲自出去观察。如这样做的话，必定会有吉应！』这时，主兵臣即受王的教言，就去严饰四种军队，而数组卤簿，拔白露之刃，徐庠的导引，出曜军威，以水磨刀。梵摩达哆，即亲自出去观察。

由于此，而长寿博士之妻，乃得以见到四种军队之数组卤簿，拔白露之刃，徐庠的导引，出曜其军威，并且也能得磨刀之水去饮。饮磨刀之水后，她的忧戚实时消除，寻而生一福德之子。便为他作字（号名），名叫长生童子，就寄托他人，秘密的养育，而渐次的已于长大。长生童子，乃有如诸刹利的顶生王那样，都能整御天下，得大国土。对于种种的伎艺，或乘象、骑马、调御、驰骤、射戏、手搏、掷翳、掷钩、乘车、坐辇等，像如是的种种诸妙伎艺，都能善得知晓。对于若干种的妙触之事，都非常的殊胜，都猛毅超世，聪明而挺出，幽微而隐远的，都没有不博达的。

于是（经过一段时间，其秘密的消息已露出，因此），梵摩达哆（加赦国王）曾听闻（有人密告）拘娑罗国王长寿，已改号而作博士，也就是换名而在于此波罗捺城中。梵摩达哆即教令其左右而说：『卿等速往收提拘娑罗国王长寿，要反缚他的两手，叫他骑驴马，打破败之鼓，其声有如驴鸣。遍宣令后，就从城的南门而出，使他坐在

高标之下，诘问其辞。』左右就受王的教敕，即便往收拘娑罗国王长寿，反缚其两手，令他骑驴，打破败之鼓，其声有如驴鸣之声，遍宣王令后，从城的南门出去，使其坐在高标之下，而诘问其辞。

这时，长生童子，寻随在其父之后，或在其父的左右，而仰白其父说：『天王您不可恐怖！天王您不要恐怖！我即在于此的，必定能拔济您的！必定能拔济您

啊！』拘婆罗王长寿告诉他说：『童子！你要忍耐！童子！你应忍辱！不可起怨诘，但当行慈就是！』众人听长寿王作如是之语后，便问长寿王说：『你所说的，是甚么意思呢？』长寿王回答说：『此童子乃非常的聪明，必定会了解我的语的！』

那时，长生童子则劝化波罗捺城中的诸贵豪族姓们而说：『诸位君子们！您们应行施修福，应为拘婆罗国王长寿咒愿而说：以此布施所修之福，愿拘婆罗国王长寿，令他能得安隐，能得解脱！』于是，波罗捺城中的诸贵豪族姓们，都被长生童子所劝化，而行施修福，而为拘婆罗国王长寿咒愿而说：以此施福，愿拘婆罗国王长寿，令他能得安隐，能得解脱！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听闻此波罗捺城的诸位贵豪族姓们，正在行施修福，而为了拘婆罗国王长寿咒愿。听说大家都咒愿而说：以此布施所修之福，愿拘婆罗国王长寿，便他能得安隐，使他得到解脱！听后，即起大怖畏，身上之毛，都竖立起来而说：『是不是将使此波罗捺城中的诸贵豪族姓们反逆我吗？且置他们的这些事（指咒愿等），我现在急须当应先灭此事的祸首！』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就教敕左右而说：『你们快去！快去杀死拘婆罗国王长寿，要将他斩作七段！』左右受教后，即便赶往去杀长寿王，将他斩作七段。

于是，长生童子乃劝告波罗捺城中的诸贵豪族姓们，而作如此之言：『诸位君子们！您们看看！这位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乃是一位酷暴无道的国王。他强取我父拘婆罗国王长寿，并没有罪过之人。他夺

取我父的国家仓库的财物，怨酷而枉杀，将我父斩作七段。诸位君子们！您们可往我先父的尸处，用新的缁迭收敛我父，取其七段之尸体，用一切会香的香木，积聚而阇维他（荼毘，火葬其遗体），然后要立在庙堂。为我作一书文，送给梵摩达哆而说：拘婆罗国王长生童子，他作如此之语而说：你不怖畏灾患会殃给您的后辈子孙吗？』于是，波罗捺的诸贵豪族姓们，都被长生童子所劝化，而用新的缁迭，即往而去收敛，去收取那七段之尸，用一切会香的香木，积聚而阇维他，然后要立在庙堂里，也为其作书，送给梵摩达哆而说：『拘婆罗国王长生童子，他作如此之语而说：你不怖畏嗣后会殃给子孙之灾患么？』

于是，长寿王之妻，告诉长生童子说：『你应当知！这位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乃为酷暴无道，他取你父拘婆罗国王长寿，并没有罪过的人，夺取其国的仓库财物，怨酷而枉杀，而斩作为七段。童子！你来共乘一车，走出波罗捺为妙，倘若不逃去的话，灾祸将会殃及于你的。』于是，长寿王之妻和长生童子，乃共乘一车，走出波罗捺。那时，长生童子曾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往至村村邑邑（每村每邑），去受学而为博闻。长生童子作如是之念后，便到了村村邑邑（每一村，每一邑），去受学，而为博闻的人。由于他乃博闻之故，就转名为长生博士。

长生博士又作如是之念：所为学，我现在都已得到了，我宁可往至波罗捺的都邑中，停住于街街巷巷，用欢悦的颜色，作妙音的伎艺，像这样的话，则波罗捺的诸贵豪族姓们听后，当会大欢喜而为自娱乐。长生博士作如是之念后，便到了波罗捺的都邑中，停住在于街街巷巷，欢悦颜色的作妙音的伎艺。像如是的，那些波罗捺的诸贵豪族姓们听后，真的极大欢喜，而自娱乐。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的外眷属们都得闻到。他的中眷属、内眷属、梵志国师等都展转而听到，乃至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也听到此消息，便叫人带来见他。

于是，长生博士，就往诣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之处，面向国王而站在那里，然后以欢悦的颜色，作妙音的伎艺。像如是的，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闻后，则极大欢喜，而为自娱乐。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告诉他说：『博士！你从今天起，可以依靠我而安住下来，当会相供给你所须的一切。』于是，长生博士即依投国王而住，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即供给他所须的一切。后来终于信任他，而一一委付他，乃至即拿卫身的刀剑，授与长生博士。

那时，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便敕御者而说：『你可以去严饰驾车，我将欲去打

猎。』御者受其教令，就去严饰驾车，办完后，还白王说：『严驾已办理完毕，可随天王之支遣使用。』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便和长生博士共乘一车辆，而出去。长生博士就作此念：这位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为一酷暴无道的人。他曾经取我的父亲拘娑罗国王长寿，并没有罪过的人。他夺取其国的仓库的财物，怨酷而枉杀，将我的父王斩作七段。我现在宁可御车，使这四种军众离开，而各在不同之处。长生博士作此念后，就便御车，使四种军众离开，各在不同之处。

那时，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冒涉涂路，被风热所逼，而烦闷，而渴乏，疲极而欲倒卧。因此，即便下车，枕在长生博士的膝而睡眠。于是，长生博士又作如是之念：这位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乃为一酷暴无道的人，他曾取我父——并没有罪过的人，夺取其国家的仓库的财物，怨酷而枉杀，将我父斩作七段。然而今天已在于我的手中，唯应报怨为是！长生博士作此念后，就拔出利刀，着在于加赦国王梵摩达哆颈上，而作如是之语：我现在要杀你！我现在要杀你！然而长生博士乃又作如是之念：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为甚么呢？因为忆起父王昔日在标下时，将临终时，曾嘱咐我说：『童子啊！你要万事都忍耐，童子！万事你都应忍耐！不可起怨结，但当行慈为是。』他忆起此事后，就将拔出而举起的刀，还纳于刀鞘之中。

那时，加赦国王梵摩达哆，曾梦见拘娑罗国王长寿的儿子长生童子，手拔利刀，着在于他的颈上，而作此言：『我现在要杀你！我现在要杀你！』见后非常的恐怖，身毛都竖立起来，便很快的惊寐过来，醒来后，对长生博士说：『你现在应当知道！我在作梦当中，曾经看见拘娑罗国王长寿的儿子——长生童子，手拔利刀，着在我的颈上而作如此之言：我现在要杀你！我现在要杀你！』长生博士听后，白王而说：

『天王请不要恐怖！天王请不可怖畏！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拘娑罗国王长寿的儿子——长生童子，即是我身是。天王！我曾作如是之念：加赦国王梵摩达哆乃为一位非常酷暴无道的人，他曾经取我父——没有罪过的人，夺取其国家的仓库财物，怨酷而枉杀，将我父斩作为七段。然而于今天已在于我的手中，只应要报怨为是！天王！我就拔出利刀，着在王您的颈上，而作此言：我现在要杀你！我现在要杀你！天王！在那个时候，我又作如是之念：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为甚么呢？因为我乃忆起我的父王昔日在标下时，在临终之时，曾经对我说：童子！应该要忍耐！童子！万事都应忍辱！千万不可起怨结，只应做的就是慈。忆起此事后，就将举起之刀，还纳在刀鞘中。』

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对他说：『童子！你所说之语，如：童子可忍：童子可忍！我都已了知其义。但是童子又说：莫起怨结，但当行慈者，这到底是甚么意义呢？』长生童子说：『天王！所谓莫起怨结，但当行慈者，正是说我现在的这种行动啊！』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听后，对童子说：『童子！从今日始，我所领有的国土，统统相与你，

你父王的本国，当还持付卿你啊！为甚么呢？因为你所做的事，为一件很难做的事，你乃惠我的生命啊！』长生童子听后，仰白而说：『天王您的本国，自属于天王您，我父的本国可以见到您的皈还于我！』

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和长生童子，都坐在同一车辆而还皈，而入于波罗捺城，坐在王殿上，告诉诸臣们说：『卿等如果看到拘娑罗国王长寿的儿子，长生童子的话，当如何呢？』诸臣听后，有的白王说：『天王！如果看见他时，应当截断其手！』有的又作如是之语而说：『天王！如果看见他的话，当应截断其足！』或者又有人说：『当断其命！』加赦国王梵摩达哆告诉诸臣们说：『卿等欲见拘娑罗国王长寿的儿子，长生童子者，在此就是！你们不可起恶意向于此童子。为甚么呢？因为此童子所作的甚为难能可贵的事，他乃惠我的生命的人。』于是，加赦国王梵摩达哆，用国王所用以沐浴的，教人去沐浴长生童子，以国王所用的香涂在其身上，以国王所穿的衣服给他穿下，使他坐在金的御床，也用他的女儿嫁给他，然后送他回去其

本国。

比丘们！那些诸国王一刹利顶生王，乃为大国之主，能整御天下，自己行忍辱，又称叹忍辱；自己行慈心，又称叹行慈；自行恩惠，又称叹恩惠。诸比丘们！你们也应该这样做，你们既由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就应当行忍辱，又称叹忍辱；自行慈心，又称叹慈心；自行恩惠，又称叹恩惠。」

于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有的就作如是之言：「世尊为法主，现在且住于此世间。他既导说我们，我们怎么得不导说于他人呢？」

于是，世尊话皈正题，并不喜悦拘舍弥的诸比丘们所行的威仪、礼节、所学、所习的一切（有很多的比丘，共相斗争之故），就从座起，而说颂说：

以若干言语	破坏最尊众	破坏圣众时	无有能诃止
碎身至断命	夺象牛马财	破国灭亡尽	彼犹故和解
况汝小言骂	不能制和合	若不思真义	怨结焉得息
骂詈责数说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实义	怨结必得息
若以诤止诤	至竟不见止	唯忍能止诤	是法可尊贵
瞋向慧真人	口说无赖言	诽谤牟尼圣	是下贱非智
他人不解义	唯我独能知	若有能解义	彼恚便得息
若得定为侣	慧者共修善	舍本所执意	欢喜常相随
若不得定伴	慧者独修善	如王严治国	如象独在野
独行莫为恶	如象独在野	独行为善胜	勿与恶共会
学不得善友	不与己等者	当坚意独住	勿与恶共会

（用若干的言语，来破坏最为尊贵的圣众，在破坏诸位圣众的时候，并没有人能诃止他〔阻止、劝止均不可能〕。）

（你们看看！那位长寿王，被害而致于碎身，而至于断命，其所拥有的象牛马，和财物都被侵夺，终于国破人亡，一切都被灭尽，然而临死时，还嘱咐其子要忍辱，其子就遵其命而犹故和对方和解，而相安无事。何况你们的斗争，看起来是一小小的互骂之言，为甚么不能制止？不能和合不诤呢？如果不思量真义〔真谛〕的话，怨结怎么能得以息灭呢？）

（那些骂詈责数之说，能制止你们的合和啊！倘若能思惟真实义的话，怨结必定能得以息止的！假如以诤言，而想制止诤斗的话，究竟都不得见到其息止的。唯有忍耐始能止息诤斗，这种法乃可尊贵的！）

（以瞋恚而向于有智慧的真人，口里说些无赖之言，而诽谤牟尼圣者的话，这种人是下贱而没有智慧的人。他人不能了解真义，唯我独能了知真义叫假若有人能解这真义的话，他的瞋恚之心，便会得以息止的。）

（如能修得定心为其伴侣的话，就会和有智慧的人共同修善的。这时，定会舍弃其本来所固执的心意，而会恒常的和欢喜相随。假如不得和禅定为伴侣的话，则会唯有智慧的人，独自去修善了。有如国王之严治国家，也如大象之独自在野外。）

（要独行自在，而不作恶业，有如大象之独自在野外那样。要独行而为善胜之业，不可和恶业共相会面。倘若学习当中，不得善友，不和自己相等的在修善的人的话，你就应当要坚定其意而独住，不可与恶人共会在一起。）

那时，世尊说此颂后，就用如意足（神通），乘虚空而去，而至于婆罗楼罗村（位于憍赏弥国的近郊）。于是（这时），婆罗楼罗村有一位尊者，名叫婆咎，为释家子（释迦族出身的比丘）。他乃昼夜不眠，精勤行道，志行常定，而安住于道品法（四念处等三十七助道品）。这位释迦子弟出身的尊者，遥见佛陀之来临，看见后，就向前迎接，摄收佛的衣钵，为佛敷床，为佛汲水洗足。佛陀洗足后，就坐

在尊者释家子娑咎之座，坐后，告诉他说：「娑咎比丘！你常安隐，没有缺乏甚么吗？（指修学饱满与否）。」尊者释家子娑咎仰白佛陀说：「世尊！我常安隐，没有甚么缺乏的。」

世尊又问：「娑咎比丘！你是怎么安隐，怎么没有所缺乏的呢？」尊者娑咎仰白佛陀说：「世尊！我昼夜都不休不眠，都在精勤行道，志行常定，安住于道品法里。世尊！像如是的，我乃常安隐，而没有所乏少的。」

世尊这时，又作此念：这位族姓子出身的比丘，乃游行安乐，我现宁可为他说法。作此念后，便为这位尊者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佛陀以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位起而去，而往至于护寺林。进入护寺林中，至于一树下，敷尼师檀（坐具），结跏趺而坐。

世尊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已经得以脱离那些拘舍弥的诸比丘辈了。他们数数（屡屡，常常）斗讼（争论），都相欲降伏对方，互相憎恶，相互瞋恨而共诤。我不喜念那些地方，那些拘舍弥的诸比丘辈所住的地方。当于这时候，有一匹大象，是一众象之王。这只大象，乃离开象的群众而独自游行，也到了护寺林来。入于护寺林中，而至于贤娑罗树，倚在贤娑罗树，而站在那里。那时，大象曾作如是之念：我已经得脱那些群象之辈，那些牝象、牡象、大小象子们了。那些象辈都常在前行，青草都被牠们所蹋，清水也被牠们所浑浊。我在那个时候，都食牠们所蹋过的草，都饮那些浑浊的水。然而我现在所饮食的乃为新草与清水的了。

于是，世尊乃以他心智，而知道那大象的内心所念的，因此，即说颂而说：

一象与象等 成身具足牙 以心与心等 若乐独住林

（好像有一匹象，牠也和其它的群象同样的具有了身，具足了象牙；以心和心同等类的，都喜乐于独住在于闲静的林内那样。）

于是，世尊从护寺林收摄其衣与钵，往至于般那蔓阁寺林（东竹山林，位于支提国）。那时，在般那蔓阁寺林里，有三位族姓子（豪族出身），共住在于那个地方。为尊者阿那律陀（无贫，天眼第一，释种），尊者难提（乞食耐辱、不避寒暑第一），尊者金毘罗（独处静坐、专意念道第一）。诸位尊者们所行的为如是：如果他们出去乞食，其中有人先回来的话，便要先为还未回来的人敷床（座席），要去汲水，要拿出洗足之器，要安洗足之蹬（踩），以及拭脚之巾、水瓶、澡罐。假如所乞食之物都能食完的话，便尽食之，倘若吃不完，而有余的话，就盛在食器里，而覆举（用物盖起来）。吃完后就收钵，就澡洗手足，将尼师檀（坐具）着在于肩上，入室去宴坐（打坐）。如果那些乞食的有后还的人的话，其能尽食的（吃得完的）也统统吃尽；假如不足的，就取先回来的余食，补足而食之。假若有残余的食物，便泻在净地，以及无虫的水中。食后即取那食器，洗净而拭完后，就举着在于一边。然后收卷床席，收敛洗足之蹬，将拭脚巾收起来，举洗足之器，以及水瓶、澡罐。其次，则扫洒食堂，所有粪秽除净之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坐具）着放在于肩上，入室去宴坐。诸位尊者们，到了晡时（申时），如果有人先从宴坐起来的话，就去看看水瓶、澡罐，假如空而没有水的话，便持器物去行取水。如能抬得起的话，便将水提回来，而安着在一边。如不能胜任（一个人提不起）的话，则使用手招另一比丘，两人共举，而提回后放着在一边，各人都不出声相语，都各不相问。诸位尊者们，乃五天聚集一次，或者相互说法，或者如圣者之默然。

于是（那个时候），守林的人遥见世尊之到来，就逆河而阻止说：「沙门！沙门！（指世尊），不可进入此林内！为甚么呢？因为现在此林中，有三位族姓子，为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毘罗，他们如果看见你时，或者不可（以为外人，如外来的出家人，则不方便）。」

世尊告诉他说：「你这位守林的人！你不知他们如果看见我的话，必定是欢迎（可）的，不会不可的。」于是，尊者阿那律陀，遥见世尊之来临，就诃那位守林的

人而说：「你这位守林的人！不可诃世尊！你这位守林的人！不可阻止善逝！为甚么呢？因为是我的尊师降

临，是我的善逝来临啊！」尊者阿那律陀就出迎世尊，收摄佛陀的衣钵，尊者难提则为佛敷床座，尊者金毘罗乃为佛提取应用之水。

那时，世尊洗手与足完毕后，就坐在那尊者所敷之座，坐后，就垂问而说：「阿那律陀！你常安隐，无所缺乏吗？」（指功行）尊者阿那律陀仰白佛说：「世尊！我乃常安隐，并没有缺乏。」

世尊又问阿那律陀说：「怎样安隐，无所缺乏呢？」尊者阿那律陀仰白佛说：「世尊！我曾作如是之念：我有善利，有大的功德。因为我乃得和如是的修梵行的比丘们共行之故。世尊！我常向那些修梵行的比丘行持慈的身业，见与不见，都相等而没有异。也行持慈的口业、行持慈的意业，见与不见，都相等而没有异。世尊！我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自舍私己之心，去随和诸位贤者的心。世尊！我便自舍私己之心，去相随诸位贤者的心。世尊！我未曾有过一不可之心。世尊！像如是的，我乃常安隐，并没有所缺乏。」世尊其次问尊者难提，得到的回答，也是如是。

又问尊者金毘罗说：「你常安隐，没有所缺乏吗？」尊者金毘罗仰白佛说：「世尊！我乃常安隐，并没有缺乏的。」佛陀又问说：「金毘罗！你是怎样的安隐，而并没有所缺乏呢？」尊者金毘罗仰白佛说：「世尊！我乃作如是之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因为我能得与如是的修梵行者共行之故。世尊！我常向那修梵行的比丘，行慈的身业，见和不见，都相等而没有异。也行慈的口业、行慈的意业，见与不见，都相等而没有异。世尊！我乃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自舍私己之心，去随和诸位贤者的心。世尊！我便自舍私己之心，去随和诸位贤者之心。世尊！我未曾有一不可之心。世尊！像如是的，我乃常安隐，并没有所缺乏。」

世尊叹称而说：「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像如是的，你们都能互相和合，安乐无诤，一心一师，而合于一水乳。是否得到人上之法（超人之法），而为有差降之法（不同程度之法），而住止于安乐的境界吗？」

尊者阿那律陀仰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我们乃常共和合，安乐而无诤，都一心一师，合而为同一水乳。而得人上之法之有差降之法，安乐而住止于此法。世尊！我们得光明，便能见色（见诸色的实相），又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不久知觉光明就消失，诸色之见也消失，所见之色相也消灭掉）。」

世尊告诉他说：「阿那律陀！你们不能通达此相，所谓其相，得光明而见色，又那见色、光明（知觉光明而见诸色），寻又消灭之事。阿那律陀！我本来（从前）未得觉证无上的正真道时，也同样的曾经得光明而见色，而那见色、光明（知觉光明而见诸色），寻又消灭掉。阿那律陀！我在那时，曾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到底有甚么恼患呢？为甚么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力，眼力消灭后，我本来已得到的光明而见色，而那见色与光明（知觉光明而见诸色），寻又消灭不现呢？阿那律陀！我乃行持精勤，并没有懈怠，我的身止住而有正念正智，并没有愚痴，而得达禅定一心。阿那律陀！我乃作如是之念：我行持精勤，没有懈怠，我的身止住而有正念正智，并没有愚痴，而得达禅定一心。如世间中无道，我是否可见可知他呢？我心内生起这种疑的患，由于此疑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之光明（知觉光明，以下同），而见色（见诸色之真相，以下同），而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应当须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应不生疑患。阿那律陀！我因欲不起此疑患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而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知觉光明而见诸色），然而那见色、光明，仍然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到底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会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之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呢？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一定是生2.无念之患。由于此无念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应当须要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已不生疑患，也应不生无念之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无念之患之故，便在远离之处而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仍然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到底是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而光明，则寻又消灭呢？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一定是生3.身病想之患。由于此身病想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乃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应当须要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已不生疑之患，已不生无念之患，也应不生身病想之患。阿那律陀！我因欲不起这些患扰之故，便在远离之处而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却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到底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会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呢？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此之念：我的心中一定是生4.睡眠之患。由于此睡眠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就寻又消灭。阿

那律陀！我现在须要当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已不生疑之患，已不生无念之患，不生身病想之患，也应不生睡眠之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却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到底是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会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呢？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一定是生5.过于精勤之患。由于此过于精勤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就寻又消灭。阿那律陀！犹如大力士之捉蝇太过于急那样，蝇即便会死亡。像如是，阿那律陀！我心中因生过于精勤之患，由于此过于精勤之患之故，便会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即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须要当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已不生疑患，已不生无念患，已不生身病想患，已不生睡眠患，也应不生过于精勤之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之故，便在于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却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到底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会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呢？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一定是生6.太懈怠之患。由于此太懈怠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乃寻又消灭。阿那律陀！犹如大力士，捉蝇太过于缓，蝇便会飞去那样。阿那

律陀！我的心中生太懈怠之患，由于此太懈怠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须要当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已不生疑患，已不生无念患，已不生身病想患，已不生睡眠患，已不生太精勤患，亦应不生太懈怠之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之处独住，而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仍然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到底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会使我失去了

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寻又消灭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一定是生7.恐怖之患。由于此恐怖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乃寻又消灭。阿那律陀！犹如有人在行道，四方都有怨贼之前来，那个人看见后，就会起畏惧恐怖，全身的毛都会竖立起来。像如是的，阿那律陀！我心中生起恐怖之患，由于此恐怖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即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须要当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已不生疑患，已不生无念患，已不生身病想患，已不生睡眠患，已不生太精勤患，已不生太懈怠患，也应不生恐怖之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却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到底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会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为甚么寻又消灭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一定是生8.喜悦之患。由于此喜悦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乃寻又消灭。阿那律陀！犹如有人，本来只求一宝藏，然而却顿得四宝藏。他看见后，便生悦而欢喜。像如是的，阿那律陀！我心中生喜悦之患，由于此喜悦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则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须要当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已不生疑患，已不生无念患，已不生身病想患，已不生睡眠患，已不生太精勤患，已不生太懈怠患，已不生恐怖患，也应不生喜悦之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为在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寻而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到底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会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之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为甚么寻又消灭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一定是生9.自高心之患。由于此自高心之患之故，便会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乃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须要当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已不生疑患，已不生无念患，已不生身病想患，已不生睡眠患，已不生太精勤患，已不生太懈怠患，已不生恐怖患，已不生喜悦患，也应不生自高心之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却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到底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为甚么寻又消灭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必定是生10.若干想之患，由于此若干想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才会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须要当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已不生疑患，已不生无念患，已不生身病想患，已不生睡眠患，已不生太精勤患，已不生太懈怠患，已不生恐怖患，已不生喜悦患，已不生自高心患，也应不生若干想患才对。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由于在远杂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然而那见色、光明，却寻又消灭。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心中到底有甚么扰患呢？为甚么会使我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光明，怎么寻又消灭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一定是生11.不观色之患，由于此不观色之患之故，便失去了定力而灭眼，眼灭后，我本来所得的光明而见色，那见色、

光明，乃寻又消灭。阿那律陀！我现在须要当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中已不生疑患，已不生无念患，已不生身病想患，已不生睡眠患，已不生太精勤患，已不生太懈怠患，已不生恐怖患，已不生喜悦患，已不生自高心患，已不生若干想患，也应不生不观色之患。阿那律陀！我欲不起此患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之故，便得光明而见色。阿那律陀！那时，如果我的心，生疑患时，则那个心便会得清净。生起无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悦、高心，以及生若干想、不观色等心患的话，都得心清净了。

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应当修学三定，修学有觉有观之定，修学无觉少观之定，修学无觉无观之定。阿那律陀！我因此便修学此三定，修学有觉有观之定，修学无觉少观之定，修学无觉无观之定。如我修学有觉有观之定的话，其心便会顺向于无觉少观定，像这样的，我必定不会失去此智见。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就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有觉有观之定。阿那律陀！我在那时候，行持此种行，而住止于此种行。如我修学有觉有观之定的话，心便顺向于无觉无观之定，像如是的，我必定不会失去此智见。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就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有觉有观之定。阿那律陀！我在那个时候，乃行持此行，住止于此行。

阿那律陀！如我修学无觉少观之定的话，其心便会顺向于有觉有观之定，像如是的，我必定不会失去此智见。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就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无觉少观之定。阿那律陀！我在那个时候，乃行此行，而住止于此行，如我修学无觉少观之定的话，其心便会顺向于无觉无观之定，像如是的，我必定不会失去此智见。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则竟日、竟夜、竟日夜，都修学无觉少观之定。阿那律陀！我在那个时候，行持此行，住止于此行。

阿那律陀！如我修学无觉无观之定的话，其心便会顺向于有觉有观之定，像如是的，我必定不会失去此智见。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就竟日、竟夜、竟日夜，修学无觉无观之定。阿那律陀！我在那时候，修行此行，住止于此行，如我修学无觉无观之定的话，其心便会顺向于无觉少观之定，像如是的我乃不会失去此智见。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则竟日、竟夜、竟日夜，都修学无觉无观之定。阿那律陀！我在那个时候，行持此行，住止于此行。

阿那律陀！有时我知光明而不见色。阿那律陀！我就作如是之念：由于甚么因甚么缘，而知光明而不见色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如我念光明之相，而不念色相的话，那时，我就知道光明而不见色。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就竟日、竟夜、竟日夜，知道光明而不见色。阿那律陀！我在那时，就行持此行而住止于此行。阿那律陀！有时我见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便作如是之念：到底是甚么因甚么缘，我会见色而不知光明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如我念色相，而不念光明之相的话，则在那个时候，我乃知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就竟日、竟夜、竟日夜，知色而不知光明。阿那律陀！我在那时，乃行此行，而住止于此行。

阿那律陀！有时我少知少明，也少见色。阿那律陀！我曾作如是之念：到底是甚么因甚么缘，我乃少知光明，也少见色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假如我少入定的话，则由于少入定之故，就为少眼清净。由于少眼清净之故，我就为少知光明，也少见色。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如是之后，就竟日、竟夜、竟日夜，少知光明，也少见色。阿那律陀！那个时候，我乃行此行，而住止于此行。阿那律陀！有时我乃广知光明，也为广见色。阿那律陀！我曾作如是之念：到底是甚么因甚么缘，我会广知光明，也为广见色呢？阿那律陀！我又作如是之念：假若我乃广入定，就由于广入定之故，为广眼清净。由于广眼清净之故，我就广知光明，也为广见色。

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我知道如是之后，就竟日、竟夜、竟日夜，都广知光明，也广见色。阿那律陀！那个时候，我乃行此行，而住止于此行。

阿那律陀！假若我的心中生疑患的话，那就会得心清净。如生无念、身病想、睡眠、太精勤、太懈怠、恐怖、喜悦、高心，和生若干想、不观色心等患的话，那就会得心清净，而修学有觉有观之定，而

极为修学，修学无觉无观之定，而极为修学，修学一向定，而极为修学，修学杂定，而极为修学，修学少定，而极为修学，修学广无量定，而极为修学，我生知见极为明净，趣向于定住，精勤于修道品，而达到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阿那律陀！那时我乃行此行，而住止于此行。」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毘罗等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七完

## 中阿含经卷第十八

### 七十三、天经第二（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说他未成正觉之前，曾依远离之处而独住。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因此，能得生光明，能见形色；也能和那些天神共集会、相慰劳，乃至知道是否转生此天等八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枝提瘦（支提。枝提国为十六大国之一），而住在于水渚林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本来（从前）还未得证无上正真道（正觉）时，曾经作如是之念：

**(1)**我宁可得生那光明（知觉）而由于其光明，就能得以看见形色（知觉光明，及见诸色）。像如是的，我的智见，乃会为极大明净。我就是因为要此智见能够极为明净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我乃由于在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之故，即得知觉光明，便能见形色的。然而我乃未与诸天们共同集会，未与他们相慰劳，未有和他们有所论说，未有和他们有所答对。

**(2)**我乃又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由于其光明而能见形色（知觉光明，而见诸色），以及能与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像如是的，我的智见就能为极大明净。我因为智见极为明净之故，便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无放逸，而修行精勤。我由于在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即得光明，便能见形色，以及能和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

论说，有所答对的。然而我乃不知那些天到底是姓甚么？字为甚么？其生又如何等事。

(3)我就又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由于其光明而能见形色（知觉光明，而见诸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同时也能知道那些天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像如是的，我的智见乃极大明净。由于我为极大明净之故，便能在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因我在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就能得光明，便能见形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同时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乃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的。然而我，还不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之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等事。

(4)我乃又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由于其光明，而能见形色（知觉光明，而见诸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同时也能知道那些天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像如是的，我的智见乃极大明净。我由于智见明净之故，便能在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我由于在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即能得光明，便能见形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同时也能知道那些天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的。然而我，乃不知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长寿，如是之久住，如是之命尽等事。

(5)我乃又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由于其光明，而能见形色（知觉光明，而见诸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也能知道那些天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同时也能知道那些天为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命尽。像如是的，我的智见乃为极大光明。由于我乃为智见极大光明之故，便能在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我由于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即得光明，便能见形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同时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命尽。然而我乃不知那些诸天们之作如是如是之业后，死此生彼等事（转生何处等事）。

(6)我乃又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由于其光明，而能见形色（知觉光明，而见诸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的天寿，如是的久住，如是之命尽。同时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乃作如是如是之业后，死于此，往生于彼等事。像如是的，我的智见乃为极大明净，我乃由于智见明净之故，便能在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我由于在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即能得光明，便见形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命尽，同时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之作如是如是之业后，死于此，生于彼等事。然而我乃不知那些诸天们的彼彼（各各）的天中等事（不知诸天之处）。

(7)我乃又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由于光明，而能见形色（知觉光明，而见诸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

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之命尽，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之作如是如是之业后，死于此，而生于彼，同时也知道那些诸天们的彼彼（各各）之天中（出处）等事，像如是的，我的智见为极大明净。我由于智见为极大明净之故，便能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我由于在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即能得光明，便见形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能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命尽，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作如是如是之业后，死此生彼之事，同时也知道那些诸天们的彼彼（各各）之天中（出处）。然而我乃不知道那些天上，我是否曾经生在其中？或未曾在其中之事。

(8)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得生其光明，由于其光明而能见形色（知觉光明，而见诸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知道那些诸天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命终，也知道那些诸天作如是如是之业后，死此生彼，也知道那些诸天们的彼彼（各各）天中（出处），也知道那些天上为我曾经生在其中，或者未曾生过其中。像如是的，我的智见为极大明净，我因为智见极大明净之故，便能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我因为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即得光明，便见诸色，以及和那些诸天们共同集会，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乃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也知道那些诸天为如是之食，如是之受苦乐，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为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命尽，也知道那些诸天们作如是如是之业后，死此生彼，也知道那些诸天之彼彼（各各）天中（出处），同时也知道那些天上为我曾经生过其中，或未曾在过在其中等事。

如果我不正知而得此八种行的话，便不可以一向都说已得，也不知道我已得觉证无上正真之道，我也在于此世间的诸天、魔、梵、沙门、梵志当中，不能超出而过于其上，我也不得解脱种种的解脱，我也未离开诸颠倒，也未能说为是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如果我正知此八行的话，便可以一向说已得，也知道我得觉证无上正真之道，我也在此世间的诸天、魔、梵、沙门、梵志当中，超出而过于其上，我也得解脱种种的解脱，我的心已离开诸颠倒，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十四、八念经第三（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那律陀尊者坐中所作之七念：道从无欲、知足、远离、精勤、正念、定意、以及智慧而得。世尊获知而以神力去赞他，并为说：应受第八之大人之念，而念道乃从不戏、乐不戏、行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等而得。最后则集合比丘，详说此大人之八念。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婆奇瘦（婆奇国里），住在于鬲山（尸收摩罗山、设首婆罗山）的怖林鹿野园中（中天竺，婆罗

捺国，佛初转法轮处)。

那时，尊者阿那律陀，在于枝提瘦的水渚林中。这时，尊者阿那律陀在于安静处燕坐（打坐）思惟，心中曾作如是之念：道乃从无欲，而不是由于有欲而能得的；道乃从知足，而不是无厌足而能得的；道乃从于远离，而不是乐聚会，不是住聚会，不是合聚会而能得的；道乃从精勤，而不是懈怠而能得的；道乃从正念，而不是邪念而能得的；道乃从定意，而不是乱意而能得的；道乃从智慧，而不是愚痴而能得的。

于是，世尊乃用他心智，而知道尊者阿那律陀的心中之所念、所思、所行等事。世尊知道后，就入于如其像定（由禅定而发出的神力），用此如其像定，而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最短的时间），像如是的，世尊乃从婆奇瘦的鬲山的怖林鹿野园申忽没不现，而显现于枝提瘦的水渚林中的阿那律陀尊者之前。这时，世尊便从定中觉过来，而称叹尊者阿那律陀说：「善哉！善哉！阿那律陀！我说：你在安静处燕坐思惟时，心内曾作此念：道乃从无欲，并不是有欲而能得；道乃从知足，并不是无厌足而能得；道乃从远离，而不是乐聚会，不是住聚会，不是合聚会而能得的；道乃从精勤，而不是懈怠而能得的；道乃从正念，而不是邪念而能得的；道乃从定意，而不是乱意而得的；道乃从智慧，而不是愚痴而能得的。

阿那律陀！你应该从如来之处更受第八大人之念，受后，便思惟：道乃从不戏，乃乐于不戏，乃行于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而得的。阿那律陀！如果你成就这大人的八念的话，你就必定能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而至于得证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

(1)阿那律陀！假若你成就大人之八念，而又得此四增上心（初禅至第四禅之四种禅），在于现法而乐居，而容易不难得的话，就如国王、王臣之有好的絨簾（衣箱），而盛满种种之衣，在中前（午前，上午）欲穿着，便能取而穿上，中时（中午）、中后（午后，下午）欲穿着衣时，便能取而穿上，能随意自在的使用一样。阿那律陀！你也是如是！得粪扫衣（衲衣，将弃不用在巷野之布，洗后缝制之衣，十二头陀行之一）为第一衣服，你的心无欲，实行此行，而住止于此行。

(2)阿那律陀！你如是成就大人的八念，而又得此四种增上心（四禅），而在于现法乐居，而容易不难得的话，就如国王、王臣之有好的厨宰，有种种净妙甘美的肴膳那样。阿那律陀！你也是如是，你常行乞食，而为第一饌，你的心无欲，而行此行，而住止于此行。

(3)阿那律陀！假若你成就大人的八念，而又得此四种增上之心，而在于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的话，就如国王、王臣之有好的屋舍，或楼阁宫殿那样。阿那律陀！你也是如是，你能依于树下而止住为第一的屋舍，你的心无欲，而行于此行，住止于此行。

(4)阿那律陀！假若你成就大人之念，而又得此四增上心（四禅），而在于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的话，就如国王、王臣之有好的床座，座上敷毳毼、毼毡，用锦绮、罗縠覆在其上，有衬体之被，有两头的安枕，都用加陵伽波怛波遮悉移罗那（羚羊，也就是毛皮制造之最好的毛毡）。阿那律陀！你也是如是，以草座、叶座为第一座，你的心无欲，而行此行，而住止于此行。

(5)阿那律陀！假若你成就大人的八念，而又得此四增上心（四禅），而在于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的话，则像如是的，你如游行东方，必定能得安乐，没有众苦之患，如游行南方、西方、北方的话，必定能得安乐，并没有众苦的灾患。阿那律陀！假若你成就大人的八念，而又得此四增上心（四禅），而在于现法乐居，容易不难而得的话，我尚且不说你对于诸善法会止住，更何况说会衰退？可以说，唯有当会昼夜都会增长善法，而不会衰退的。

(6)阿那律陀！假若你成就大人的八念，而又得此四增上心（四禅），而在于

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的话，你就在于二果当中，必能得其一果的，或者在现世当中，会得究竟智，或者又有余，而得阿那含果（三果）的。阿那律陀！你应该成就此大人的八念，也应该得此四增上心（四禅），在于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后，然后在于枝提瘦（枝提国）的水渚林中，去受夏坐。（究竟智为四果，二果乃指三果与四果）

那时，世尊为尊者阿那律陀说法，劝发其渴仰，而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入如其像定（禅定），而用如其像定的神力，犹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像如是的，世尊乃从那枝提瘦（枝提国）的水渚林中忽然隐没不见，而住在于婆奇瘦的鬲山的怖林鹿野园中（鹿野苑）。

那时，尊者阿难正在执拂尘侍奉在佛的身边，于是，世尊便从禅定觉起，回顾而告诉他说：「阿难！如果有比丘，游行在鬲山的怖林鹿野园的话，就叫他们一切都集合在讲堂。等他们都集合在讲堂后，就回来告诉我。」

尊者阿难受佛教言后，就稽首礼佛之足，实时去宣敕：诸有比丘！如游行在于鬲山的怖林鹿野园中的话，就叫他们统统集合在讲堂里。等大众都集合在讲堂后，就回去佛所，头面礼足，却住在另一边，而仰白佛说：「世尊！诸有比丘游行在鬲山的怖林鹿野园中的，都已令其统统集合在讲堂了，唯愿世尊自当知时！」

于是，世尊就带阿难尊者，往诣讲堂，在于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在那里。坐后，告诉诸比丘们说：「诸比丘们！我现在将为你们讲说大人的八念，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这时，诸比丘们，都受教，而正在倾听佛的教言。

佛陀说：「大人的八念就是：所谓道乃从无欲，道不是有欲而得的；道乃从知足，而不是无厌足而得的；道乃从远离，而不是乐于聚会，不是住聚会，不是合聚会而得的；道乃从精勤，而不是懈怠而得；道乃从正念，而不是邪念而得；道乃从定意，而不是乱意而得；道乃从智慧，而不是愚痴而得；道乃从不戏、乐不戏、行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而得的。

(1)甚么叫做道乃从无欲，而不是有欲而得的呢？所谓比丘得无欲，自知已得无欲，不使他人知道我为无欲。得知足、得远离、得精勤、得正念、得定意、得智慧、得不戏，而自知已得不戏等，而不欲使他人知道我乃无欲，这叫做道乃从无欲，而不是有欲而能得到的。

(2)甚么叫做道乃从知足，而不是无厌足而得的呢？所谓比丘，其行知足，衣只取来覆身形，食只取来充躯之饥，这叫做道乃从知足，而不是无厌足而得的。

(3)甚么叫做道乃从远离，而非乐聚会，非住聚会，非合聚会而得的呢？所谓比丘，行远离，而成就二远离，也就是身及心都俱远离，这叫做道乃从远离，而非乐聚会，非住聚会，非合聚会而得的。

(4)甚么叫做道乃从精进，而不是懈怠而得呢？所谓比丘，常行精进，而断恶不善法，而修诸善法，恒自起意（发心），专一而坚固，为诸善的根本，而不舍方便，这叫做道乃从精勤，而不是懈怠而得的。

(5)甚么叫做道乃从正念，而非邪念而得呢？所谓比丘，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内觉（受）、心、法如法（身受心法都如法），这叫做道乃从正念，而不是由邪念而得的。

(6)甚么叫做道乃从定意（禅定），而不是由乱意而得的呢？所谓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其中，这叫做道乃从定意，而不是由乱意而得的。

(7)甚么叫做道乃从智慧，而不是愚痴而得呢？所谓比丘，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而得如是之智，而圣慧明达，而分别晓了一切，以正尽苦恼，这叫做道乃从智慧，而不是愚痴而得的。



(8)甚么叫做道乃从不戏、乐不戏、行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而得的呢？所谓比丘之意，都常灭戏，乐住于无余涅槃，心恒乐住，欢喜意解，这叫做道乃从不戏、乐不戏、行不戏，非戏、非乐戏、非行戏而得的。

诸比丘们！阿那律陀比丘，成就此大人的八念后，然后，在枝提瘦（枝提国）的水渚的林中受夏坐（结夏安居）。我乃用这种法教授他，他乃在于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他在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后，则如同族姓子之所为，如剃除须发，穿着袈

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学道的话，就由于无上的梵行已讫，而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而游止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

这时，尊者阿那律陀，已得阿罗诃（阿罗汉），心正解脱，得长老上尊，就在于那个时候，说颂而说：

遥知我思念 无上世间师 正身心入定 乘虚忽来到  
如我心所念 为说而复过 诸佛乐不戏 远离一切戏  
既从彼知法 乐住正法中 逮得三昧达 佛法作已办  
我不乐于死 亦不愿生于生 随时任所适 立正念正智  
鞞耶离竹林 我寿在彼尽 当在竹林下 无余般涅槃

（在遥远之处，则能知道我所思念的一切。我师为无上的世间之师，正身心入定，而发神力，而乘虚空，忽然来到我这里。如我的心内所念的，而为我阐说，而又过去了。）

（诸佛都是乐于不戏，都是远离一切之戏。既从他而知道正法，而乐住于正法中，则逮得三昧，而通达于三昧，对于佛法的工作，都已办完。）

（我已不喜乐于死，也不愿更有生，都随时随地，任其所适，而立正念正智。在鞞耶离〔跋耆国的首都〕的竹林里，我的寿命会在那个地方灭尽。当会在于竹林之下，入于无余的般涅槃。）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那律陀，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十五、净不动道经第四（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乃毁泮一切之欲、色、欲想、色想。以欲为无常，为虚伪，为妄言，为魔饵，为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本。假若能善观，就能净不动、净无所有处想、净无想处而次第升进，以至于舍我、我所之本有。然而如又执着此舍的话，就不得般涅槃（因法执）。如果不乐、不住、不着此舍的话，就能得般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拘楼瘦，而住在于剑磨瑟县（杂色牧牛聚落）的拘楼都邑（拘楼国的都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欲，就是无常的，是虚伪的，是妄言的（虚妄），是妄言之法（愚痴之法）。可以说，就是幻化的，是欺诳的，是愚痴的。如若现世之欲，以及后世之欲，如若现世之色，以及后世之色，那一切的一切，均为是魔的境界，也就是魔之饵，因此，而会使吾人的心，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会增众生之伺（思念，贪欲）和瞋恚，以及斗争（激愤）等，是所谓圣弟子在修学时，会作为大障碍的。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的观察：世尊所说的：欲就是无常，是虚

伪，是妄言（虚妄），是妄言之法，也则是幻化、欺诳、愚痴。如若现在之欲，以及后世之欲，或者是现在之色，以及后世之色，那一切均为是魔的境界，则是魔之饵。因为由于此，而会使心生无量之恶不善之法，会增他之伺（思念，贪欲），和瞋恚，以及斗争（激愤）等，是所谓圣弟子在修学之时，会作为大障碍的。他会作如是之念：我可得用大心，成就而游止其中，而掩伏世间，而摄持其心。假若我得用大心，成就而游止其中，而掩伏世间，而摄持其心的话，则像如是之心，便不会生无量之恶不善之法，也不会增伺（思念，贪欲）、瞋恚，以及斗争（激愤）等，所谓圣弟子在修学时，会作为障碍之事。他就用这种行，用这种学，像如是的修习而广布的话，就因此而得其心清净。他在得处于心净后，则一位比丘，或者当于此，而得入于不动（定），或者得智慧而解一切（慧）。他在于后来之时，也就是在于身坏命终之时，由于其本意之故，必至于不动，这叫做第一种说净不动道。

(2)其次，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的观察：如果有色相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均为是四大（地水火风，四种元素），以及四大所造的。四大的话，就是无常之法，是苦的，是会灭（空）的。他像如是而行，如是而学，如是而修习而广布的话，便能处得心净。在于处得心净之后，这位比丘，则或者于此而得入于不动，或者以慧而解一切。他在于后来之时，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因本意之故，必定会至于不动，这叫做第二种说净不动道。

(3)其次，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之观察：不管是现世之欲，以及后世之欲，或者是现世之色，以及后世之色，不论是现在之欲想、后世之欲想，或者是现世的色想、后世的色想，那一切的一切，及想，均为是无常之法，是会苦、是会灭的（空）。他在于那时，必定会得不动之想，他像如是而行，如是而学，如是而修习而广布的话，便能处得心净。处得心净后，这位比丘，或者因此而得入于不动，或者能以慧而解一切。他在于后来之时，在他身坏命终之时，由于本意之故，必定会至于不动，这叫做第三种说净不动道。

(4)其次，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的观察：不管是现世之欲想、后世之欲想，或者是现世之色想、后世之色想，以及不动想，那一切之想，均为是无常之法，都是苦的，是会灭（空）的。他在于那时，会得无所有处之想。他像如是而行，如是而学，如是而修习而广布的话，便能处得心净。在于处得心净之后，这位比丘，或者在于此，会得入于不动，或者会以慧而解一切。他在于后来之时，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因本意之故，必定会至于不动，这叫做第一种说净无所有处道。

(5)其次，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的观察：此世间为空的，是空于神（精神，心，无我）、神所有（无我所有的），是空有常（无有常的），空有恒（无有恒的），空长存（无长存的），空不变易（无不变易的）。他作如是而行，如是而学，如是而修习而广布的话，便能处得心净。在于处得心净之后，则此比丘或者于此而能得入于无所有处，或者能以慧而解一切。他在于后来之时，在其身坏命终之时，由于其本意之故，必定会至于无所有处，这叫做第二种说净无所有处道。

(6)其次，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的观察：我不是为了他，而有所为，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有所为。他像如是而行，如是而学，如是而修习而广布的话，便能处得心净。在于处得心净之后，则这位比丘，或者于此而得入于无所有处，或以慧而解一切。他在于后来之时，在其身坏命终之时，由于其本意之故，必定会至于无所有处，这叫做第三种说净无所有处道。

(3)其次，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的观察：不管是现世之欲，及后世之欲，或者是现世之色，及后世之色，或者是现世之欲想、后世之欲想，或现世之色想、后世之色想，及不动想、无所有处想，这些一切一切之想，均为是无常法，是苦的，是会灭的。他在于那个时候，而得无想，他像如是而行，如是而学，如是而修习而广布的话，便能处得心净。

在于处得心净之后，这位比丘或者于此就能得入无想，或者以慧而解一切。他在于后来之时，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由于其本意之故，必定会至于无想处，这叫做说净无想道（非想非非想处道）。」

这时，尊者阿难，正执拂，而奉侍在佛的身边，于是，阿难尊者乃叉手（合掌）向佛，而白佛说：「世尊！如有比丘如是而行：所谓无我、无我所、我当不有、我所当不有。如果本有的话，便尽得舍弃。世尊！比丘假如行如是的话，他们都统统会得般涅槃吗？」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此事为不一定的，有的或者会涅槃，或者有的不得涅槃的。」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比丘到底是作甚么行，而不能得证般涅槃呢？」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如果比丘像如是之行：所谓无我、无我所、我当不有、我所当不有。如果本有的话，便尽得舍弃。阿难！如果这类的比丘，喜乐那个舍，执着那个舍，住于那个舍的话，阿难！则这类比丘行如是之故，必定不能得证般涅槃的。」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比丘假若有所受（取）的话，就不得般涅槃吗？」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如果比丘有所受的话，他就必定不能得证般涅槃的。」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那些比丘，到底是为何所受（取）呢？」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在行中有余的。所谓有想、无想处是也。在有余当中，此为第一的，为那位比丘之受（取）的。」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那位比丘，会受有余行吗？」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像如是的比丘，乃会受余行的。」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比丘要怎么行，才能必定会得般涅槃呢？」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如果比丘作如是之行，所谓无我、无我所、我当不有、我所当不有。假若本有的话，便尽得舍弃。阿难！如果比丘不喜乐于那个舍，不执着于那个舍，不住于那个舍的话，则，阿难！比丘如行如是的话，就必定能得般涅槃的。」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比丘如没有所受（取）的话，就必定能得般涅槃吗？」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如果比丘无所受（取）的话，必定能得般涅槃的。」

那时，尊者阿难，叉手（合掌）向佛，白佛而说：「世尊！您已经说净不动道（(1)(2)(3)），已经说净无所有处道（(4)(5)(6)），已经说净无想道（(7)），已经说无余涅槃了。世尊！其次，要请问的是：到底甚么为之圣解脱呢？」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的观察：如现世之欲，以及后世之欲，或者是现世之色，以及后世之色，或者是现世之欲想、后世之欲想，或者是现世的色想、后世的色想，以及不动想、无所有处想，无想想等，那些一切之想，均为是无常之法。是苦的，是会灭（空）的，这叫做自己所有的。如为自己之有的话，就是生，就是会老，就是会病，就是会死之法。阿难！如果有此法，而这一切都尽灭，而无余，而不再有的话，他就是无生，就是无老、无病、无死的。」

圣者必定是作如是之观察：如有甚么的话，那必定就是唯有解脱之法，如有无余涅槃（身心俱得灭尽，没有遗余）的话，就名叫做甘露。他作如是的观察，如是之见的话，必定能得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后，便能知道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谛）。

阿难！我现在已经为你解说净不动道，已说净无所有处道，已说净无想道，已说无余涅槃，已说圣解脱了。有如尊师，为其弟子所作的：发起大慈哀之心，怜念愍伤之心，为其求义及饶益，为其求安隐快乐那样，我现在都已作过了。你们也应当如是的去自作。你们应至于无事处，应至于林树下。在那空野安静之处燕坐（打坐）而思惟，不可得有些的放逸！应该要勤加精进，不可使有后悔之心！这就是我

的教敕，是我的训诲！」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十六、郁伽支罗经第五（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游行在于郁伽支罗村，在恒水池岸，为一位比丘说法。所谓四念处，应该要和三定、四共俱定并修，也应当善于修习四无量心，就必定能得果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郁伽支罗村（跋耆国之村），在于恒水的池岸（近于恒河之岸）。

那时，有一位比丘，乃在于晡时（申时），从燕坐起来，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旁，向佛而说：「世尊！唯愿为我善于略为说法。我从世尊闻法后，会在于远离之处独住，会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由于在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精勤的修行之故，会如族姓

子所为的：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的话，则唯修无上的梵行，而达到完成后，在于现法当中，会自知自觉，会自作证而成就游止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理）。」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应当要如是而学：要使其心得以止住，在内而不动，而无量的善修。又须观察内身如身，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好好的自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其次，又应观察外身如身，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好好的自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再次，又须观察内外身如身，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好好的自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比丘！像如是的定心，在于去时、来时，都应当善于修习。在于住时（站立时）、坐时、卧时、眠时、寐时、眠寤时，也应当要修习。又次，也应该要修习有觉有观之定，与无觉少观之定，以及修习无觉无观之定。也应当要修习喜共俱定、乐共俱定、定共俱定，以及修习舍共俱定。」

比丘！如果修习此定，极为善修的话，则，比丘！应当又要再修观察内觉如觉，行持的极为精勤，而立正念、正智，好好的自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又要观察外觉如觉，行持的极为精勤，而立正念、正智，好好的自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又须观察内外觉如觉，行持的极为精勤，而立正念、正智，好好的自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比丘！像如是之定，在于去时、来时，都应善于修习，在于住时（站立时）、坐时、卧时（倒下来时）、眠时、寤时、眠寤时（半眠半醒时），也应当修习。又次，也应当修习有觉有观之定、无觉少观之定，应修习无觉无观之定，也应当修习喜共俱定、乐共俱定、定共俱定，以及修习舍共俱定。」

比丘！如果修习此定，极为善修的话，则，比丘！应当又要更修观内心如心，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要善自御心（好好的制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又须观察外心如心，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要好好的自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又要观察内外心如心，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要善自御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比丘！像如是之定，在于去时、来时，都当善于修习，在住时、坐时、卧时、眠时、寤时、眠寤时，也应

修习。又次，也应修习有觉有观之定、无觉少观之定，修习无觉无观之定。也应修习喜共俱定、乐共俱定、定共俱定，以及修习舍共俱定。

比丘！如果修习此定，极为善于修习的话，则，这位比丘，应当又更修习观察内法如法，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要善自制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又观外法如法，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要善自制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又观内外法如法，行持要极为精勤，要立正念、正智，要善自制御其心，使其离开慳贪，使其意无忧戚。比丘！像如是之定，在于去时、来时，当善于修习，在于住时，坐时、卧时、眠时、寤时、眠寤时，也应该修习。又次，也应当修习有觉有观之定、无觉少观之定，以及修习无觉无观之定。也应当修习喜共俱定、乐共俱定、定共俱定，以及修习舍共俱定。

比丘！如果修习此定，极为善于修习的话，则，比丘！其心应该要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其境界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都与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而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成

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像如是的，心与悲、与喜，与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境界。

比丘！如果你修习此定，极为善于修习的话，则如游东方时，必定会得安乐，而没有众苦患。如果游南方、西方、北方的话，也必定能得安乐，而没有众苦患。比丘！如果你修习此定，极为善于修习的话，我则尚且不能说你为住于诸善法，更何况会说你为衰退呢？但当昼夜，会增长善法而不衰退。比丘！如果你修习此定，极为善于修习的话，你则会在于二果当中，必定会得其一的。或者在现世当中，会得究竟智，或者又会有余，而得阿那含果（三果，不还果）。」

于是，那位比丘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而去。他受持佛的教言，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由于在那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之故，则如族姓子所为的：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牵累之出家学道者，而唯修无上的梵行已完，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真谛）。那位尊者，已知法后，而至于得证阿罗汉（阿罗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十七、娑鸡帝三族姓子经第六（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阿那律陀、难提、金毘罗等三位年少的新学比丘讲说离欲之法。又说如来住在无事处之山林树下，乃为自现法乐居，以及为了慈愍后生之人，能得以效法之故。如来并记说弟子命终时，生在何处，亦为诸善男信女得生信爱喜悦而效法。同时举出四众弟子为例。

我们这群结集佛经的大众，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娑杂帝（娑祇多、婆罗帝，位于北憍萨罗国内），住在于青林中。

那时，在娑杂帝城里，有三位族姓子，为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毘罗。他们都是新出家学佛的年轻比丘，都共来投入于此正法当中不久。那时，世尊问诸比丘们说：「此三位族姓子，都是新出家来学佛的年青的比丘，都同来投入于此正

法不久。这三位族姓子是否很乐于此正法与律当中，来行持梵行吗？」这时，诸比丘们，都默然不回答。

世尊又再三的问诸比丘们说：「此三位族姓子都是新出家来学佛的年轻的比丘，都同来投入于此正法不久。此三位族姓子到底是否喜乐于此正法与律当中，行持梵行吗？」这时，诸比丘们，又再三的默然不回答。

于是，世尊乃自问那三位族姓子，而告诉尊者阿那律陀说：「你们三位族姓子，都同为年轻而新出家来学佛的，你们同来投入此正法乃不久之事。阿那律陀！你们是否喜乐于此正法与律当中，修持梵行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世尊！如是！我们乃喜乐于此正法，而修行梵行。」

世尊又问说：「阿那律陀！你们在于小时，在于年幼的童子时，为清净黑发（不知烦恼，故保清洁而黑发），身体盛壮，乐于游戏，喜欢于常常澡浴，而严爱其身。到了后来，你们的亲亲（亲属），以及各人的父母，都互相爱恋疼惜，故在你们将出家时，就悲泣而啼哭，不肯允许你们出家学道。然而你们却能排除阻碍，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在家的牵挂，而为无家的出家学道。阿那律陀！你们不怖畏王难，而行学道，也不恐畏盗贼，不怖畏负债，不惊畏恐怖，不怖畏贫穷不得生活等事，故而行学道。你们但厌生、老、病、死、啼哭、忧苦，或者就是欲得大苦聚之边吧（欲解脱大苦聚）。阿那律陀！你们不是以像如是之心之故，才要出家学道的吗？」回答说：「如是！」

佛陀又说：「阿那律陀！如果族姓子，用如是之心去出家学道的话，你们能知，由于此，而能得无量的善法吗？」尊者阿那律陀仰白世尊说：「世尊为法之本，世尊为法之主，法乃由于世尊阐出，唯愿世尊解说！我们听后，就能得广知其义。」

佛陀便告诉他们说：「阿那律陀！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其义。」阿那律陀等比丘，就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们说：「阿那律陀！如果被欲贪所覆，被恶法所缠的话，就不能得舍之乐，不能得无上的止息。他的心会生增伺（贪欲）、瞋恚、睡眠，心会生不乐（不欣喜），身会生频伸（倦怠），会多食而心忧。那种比丘便不能忍受饥渴、寒热、蚊虻、蝇蚤，以及风日之所逼。对于恶声相向，捶杖之痛，也不能忍受。身会遭遇诸疾，而极为苦痛，至于寿命欲绝，种种不可乐事，统统都不堪忍耐。为甚么呢？因为被欲所覆，被恶法所缠，而不得舍之乐，不得无上的止息之故。如果有离欲，不为恶法之所缠的话，必定能得舍之乐，以及无上的止息。他的心就不会生增伺（贪欲）、瞋恚、睡眠，心不生

不乐，身不生频伸（倦怠），也不会多食，心不会愁忧。这位比丘便能忍受饥渴、寒热、蚊虻、蝇蚤，以及风日所迫。遇恶声、捶杖，也能忍受。如身遇诸疾，而极为苦痛，至于命欲告绝，种种不可乐事时，均能堪以忍耐。为甚么呢？因为不被欲所覆之故，不被恶法之所缠之故，又能得舍之乐，和无上的止息之故。」

世尊又垂问而说：「阿那律陀！如来到底是以何义之故，或者有所除（遗弃），或者有所用（受用），或者有所堪（堪忍），或者有所止（远离），或者有所吐（出，遣除）呢？」阿那律陀仰白世尊说：「世尊为法之本，世尊为法之主，法乃由世尊所证，唯愿世尊解说！我们听后，就能得广知其义。」

佛陀便告诉他们说：「阿那律陀！你们要谛听！听后要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其义。」阿那律陀等比丘，都受教而听。

世尊垂告说：「阿那律陀！诸漏（烦恼）秽污，就是当来之有（众生）的根本，为烦热的苦报，为生、老、病、死之因。这些事，如来乃不是不尽（都灭尽），并不是不知（都证知，而如实而知）。因此之故，或者有所除（弃除），或者有所用（受用），或者有所堪（堪忍），或者有所止（远离），或者有所吐（出，遣除）。阿那律陀！如来但于此身之故，因于六处之故，因于寿命之故，或者有所除（思考

后有所遗弃），或者有所用（思考后，而受用），或者有所堪（思考而后或堪忍），或者有所止（思考后有所远离），或者有所吐（思考后有所遣除）。阿那律陀！如来乃由于此义之故，或者有所除，或者有所用，或者有所堪，或者有所止，或者有所吐。」

世尊又垂问说：「阿那律陀！如来是以何义之故，而住于无事处，住于山林的树下，乐居于高岩，寂而无音声之处，远离而无恶之处，而没有人民所到之处，而随顺而燕坐呢？（佛为甚么在那些寂静处打坐？）」尊者阿那律陀仰白世尊而说：「世尊乃为法之本，世尊乃为法之主，法乃由世尊体悟而说的，唯愿世尊阐说！我们听后，得能广知其义。」

佛陀便垂告而说：「阿那律陀！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其义。」阿那律陀等比丘，乃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们说：「阿那律陀！如来并不是因为未得而欲得，不是未获而欲获，不是未证而欲证之故，而住在于无事处，住在于山林树下，乐居于高岩，寂而无音声之处，远离而无恶之处，没有人民所到之处，去随顺燕坐的（不是为了功行才在静处打坐）阿那律陀！如来唯由于二义之故，才会住于无事处、山林的树下，乐居于高岩，寂而无音声之处，远离而无恶之处，没有人民所到之处，而随顺而燕坐的。第一就是：为了自己在于现法而乐居之故（自受用），第二就是：为了慈愍后生之人之故。或者有后生之人，会效如来之住于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于高岩，寂而无音声之处，远离而无恶之处，没有人民之处，去随顺而燕坐（为救度他人之示范作用）。阿那律陀！如来乃由于此义之故，住在于无事处，住在于山林树下，乐居于高岩，寂而无音声之处，远离而无恶之处，无有人民所到之处，去随顺而燕坐。」

世尊又垂问说：「阿那律陀！如来乃以何义之故，其弟子们命终之后，能够记说（授记）某弟子往生于某处，某弟子又是往生于某某处呢？」尊者阿那律陀仰白世尊说：「世尊为法之本，世尊为法之主，法乃由世尊体悟而说的，唯愿世尊阐说！我们听后，能得广知其义。」

佛陀便告诉他说：「阿那律陀！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我当会为你们分别其义。」阿那律陀等比丘就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们说：「阿那律陀！如来并不是为了要阐明趣（六趣、六道），而为人讲说，也不是要欺诳人，也不是欲得他人的欢乐之故，而说弟子命终之后，记说某弟子往生于某处，某弟子趣生于甚么地方阿那律陀！如来唯为了净信的族姓男、族姓女之极信极爱，而极生喜悦的人，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意效法如是如是之故，才会阐说弟子命终之后，记说某某趣生于某处，某某往生于某处的。如果比丘听闻某某尊者在于某某地方命终，他已为佛陀所记说（授记），说他已得究竟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理，已得四果阿罗汉）。或者自见那位尊者的这些事，或者又从别人之处数数

（屡次）听闻此事，说那位尊者乃如是的虔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而得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忆起那位尊者因为有了如是的虔信、怎样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而如是的究竟其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之行。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比丘，必定会得差降（不同等级的果位，如一二三四果等），而安乐的住止于其境界。

阿那律陀！又次，比丘如听闻某尊者在于某处命终，他已经被佛所记（授记），他的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取、疑，为欲界之惑，故名下分结）已灭尽，已往生于彼处（色界天）而般涅槃，而得不退之法，而不还于此世间（指阿那含果，不还果，三果）。或者自见那位尊者，或者又从他人处数数（屡次）听到：那位尊者为如是的虔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究竟其智慧。此人听说，忆起那位尊者乃有了敬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等事。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

会愿效如是如是之事。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比丘，必定能得差降（不同果位）的安乐，而住止于其境界。

阿那律陀！又次，比丘听某尊者，在于某处命终，他已被佛所记（授记），说他的三结（身见、戒取、疑。结为烦恼，会结集生死，系缚众生，不得解脱，故名）已除尽，淫（贪）怒（恚）痴已微薄，而得一往来于天上人间（天上一次，人间一次，一来果，二果阿罗汉），人天一往来后，而得尽苦际（一切苦都除尽，而得四果阿罗汉）。或者自见那位尊者等事，或者又从他人之处数数（屡次）听到：那位尊者是如是如是的有信，如是如是的持戒，如是如是的博闻，如是如是的惠施，如是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忆念那位尊者是如何的虔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而闻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比丘，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的果位）的安乐，而住止其中。

阿那律陀！又次，比丘听闻某尊者在于某处命终，他已被所记（授记），其三结已灭尽，已得须陀洹果（预流，初果），已不会再堕恶法（不堕入地狱、饿鬼、畜生之三恶涂），必定会趣向于正觉，极受七有（最多七次人天往还受生），在天上人间七往来（各七次）后，而得苦际（尽苦边）。或者自见那位尊者之事，或者又从他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尊者是如是的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忆念那位尊者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之法。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比丘，必定能得差降（不同品类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于其中。

阿那律陀！如果比丘尼听闻某比丘尼，在于某处命终。她已被佛陀所托（授记），而得究竟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再更受后有之身，知如真（如实而知真谛，阿罗汉果）。或者自见那位比丘尼之事，或者又从别人数数（屡次）听闻：那位比丘尼乃是如是的有信，如是如是的持戒，如是如是的博闻，如是如是的惠施，如是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忆起那位比丘尼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闻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之法。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比丘尼，必定能得差降（不同果位）的安乐，而住止于其中。

阿那律陀！又次，比丘尼听闻某比丘尼，在于某处命终，她已被佛所记（授记），其五下分结已尽，会往生于彼间（色界天）而后般涅槃。已得不退之法，已不再还来此世间（不还果，三果）。或者自见那位比丘尼，或者又从别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比丘尼是如是的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比丘尼，必定会得差降（不同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其中。

阿那律陀！又次，比丘尼听某比丘尼在于某处命终，她已被佛所记（授记），其三结已尽，淫（贪）怒（恚）痴也已微薄，已得一往来于天上人间之果（一来果，斯陀含），一往来于人天后，就能得尽苦际（证四果）。或者自见那位比丘尼之事，或者又从他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比丘尼是如是的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忆念那位比丘尼之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闻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佛如是的比丘尼，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于其中。

阿那律陀！又次，比丘尼听闻某比丘尼在于某处命终，她已为佛所记，其三结已尽，已得须陀洹果（预流果，初果），已不会再堕恶法（恶趣），定能趣向于正觉，极受七有（最多往生人天七次），在天上人间各七次往来后，就能得尽苦际（苦尽而解脱，而得阿罗汉

果）。或者自见那位比丘尼，或者又从别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比丘尼是如是的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



忆念那位比丘尼之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比丘尼，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于其中。

阿那律陀！如果有一位优婆塞，听闻某优婆塞（近事男，在家学佛的弟子），在于某村命终，他已为佛所记莳，其五下分结已灭尽，会往生于彼间（色界天），而般涅槃（在那里最后得寂灭），已得不退之法，已不还于此世间（不还果，三果）。或者自见那位优婆塞之事，或者又从别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优婆塞乃如是的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忆念那位优婆塞之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优婆塞，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于其中。

阿那律陀！又次，一位优婆塞听闻某优婆塞在于某村命终，他已被佛所记莳，其三结都已尽，淫（贪）、怒（恚）、痴也已微薄，而得一往来于天上人间（转生人天各一次），人天各一往来后，而得尽苦际（尽苦边而寂灭）。或者自见那位优婆塞之事，或者又从别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优婆塞是如是的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忆念那位优婆塞之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闻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这位优婆塞，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等类）的安乐，而住止于其中。

阿那律陀！又次，一位优婆塞，听闻某优婆塞在于某村命终，他已被佛所记莳，其三结都已尽，已得须陀洹果（入流，初果），已不会堕于恶法（恶道），必定会趣向于正觉，极受七有（最多人天各七次），在天上人间各七次往来后，而得尽苦际。或者自见那位优婆塞，或者又从别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优婆塞为如是如是的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忆念那位优婆塞之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优婆塞，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于其中。

阿那律陀！如果一位优婆私（优婆夷，近事女，在家学佛的女弟子），听闻某优婆私在于某村命终，她已被佛陀所记莳，其五下分结都已尽，生于彼间（色界）而后般涅槃（在那里进入寂灭），已得不退之法，而不还于此世间（不还果，三果阿罗汉），或者自见那位优婆私之事，或者从别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优婆私为如是的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忆念那位优婆私之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优婆私，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其中。

阿那律陀！又次，一位优婆私，听闻某优婆私在于某村命终，她已被佛所记莳，其三结都已灭尽，淫（贪）、怒（恚）、痴已微薄，得一往来于天上人间（一来果，天上、人间各再往生一次），人天各往来一次后，而得尽苦际（人天各生一次后，入涅槃）。或者自见那位优婆私之事，或者从别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优婆私为如是的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忆念那位优婆私之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优婆私，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其中。

阿那律陀！又次，一位优婆私听闻某优婆私在于某村命终，她已被佛所记莳，其三结都已尽，而得须陀洹（入流，初果），已不会再堕恶趣，必定能趣正觉，极受七有（最多人天各七次之转生），天上人间各七往来后，而得尽苦际（入涅槃）。或者自见那位优婆私，或者又从别人之处数数（屡次）听闻：那位优婆私为如是的

有信，如是的持戒，如是的博闻，如是的惠施，如是的智慧。此人听后，会忆念那位优婆私之有信、持戒、博闻、惠施、智慧。听此正法与律后，或者其心会愿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像如是的优婆私，必定能得差降（不同的果证）的安乐，而住止其中。阿那律陀！如来乃以此义之故，在弟子命终之时，记说某弟子往生在于某处，某弟子又是往生于某处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那律陀，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舍经卷第十八完

## 中阿舍经卷第十九

### 七十八、梵天请佛经第七（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一位梵天起邪见，执着梵天界之有、常、不变。佛陀虽为其说无常、变易之理，然而梵天仍不舍弃邪见，却视佛应随其所见，佛陀则破其邪见。梵天乃以神力与佛较量，然而不敌佛陀。这时，魔王波旬因恐惧减少其魔的眷属，而请佛勿教化弟子，佛陀知此，而斥退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梵天，住在于梵天上，曾经生如是的邪见（不正确的观念）：「此处为有常的，此处为有恒的，此处为长存的，此处为要处，此处为不终之法，此处为出要的（出离的）。除了此出要之处之外，更没有出要能过其上的（没有一处能超过其上）。并没有他处为有胜、有妙，有最的地方。」

于是，世尊乃以他心智，而知道那位梵天之心之所念，就入于如其像定（进入禅定），用此如其像定所发的神力，犹如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在于舍卫国的胜林给孤独园，忽然隐没不现，而往梵天上。

这时，那位梵天看见世尊之来临，就迎请世尊，同时发言而说：「善来！大仙人！此处（此梵天的地方）为有常住的，此处为有恒久的，此处为长存的，此处为最安的，此处为不终之法，此处为出要之处。除了此出要之处之外，更没有（再也找不到）出要能过其上的地方。是没有地方比此处为有胜、有妙、有最的地方。」

于是，世尊告诉他说：「梵天！你将无常的地方称说为常住的地方，将不恒久的地方称说为恒久，将不长存的地方称说为长存，将不要处称说为要处，将有终之法称说为不终之法。并不是出要（出离世间）称说为出要，称说此出要之法，更没有比此出要能过其上的。称说已没有胜、没有妙、没有最之处。梵天！你还有此无知！」

梵天！你还有此无明啊！」

这时，魔王波旬，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魔王波旬乃向世尊说：「比丘！

（指世尊），不可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不可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比丘！如果你违逆这位梵天所说，逆此梵天所说的话，这叫做：比丘！犹如有人将吉祥之事带来，而你却排除而却退那样。比丘你所说的也是如此，因此之故，比丘！我乃对你说：不可以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不可以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比丘！假若你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逆此梵天所说的话，就叫做：比丘！犹如有人，从山上堕下来，他虽然用手足去扞摸空中，但却没有所得那样。比丘你所说的，也是如是。因此之故，比丘！我乃对你说，不可以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不可以逆此梵天所说的！比丘！假如你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话，这就是：比丘！犹如有人从树上堕下来，他虽然用手足扞摸枝叶，但是都无所得。比丘你所说的，也是如是。因此之故，比丘！我才对你说：不可以违逆这位梵天所说的！不可以违逆此梵天所说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位梵天，为大梵天，为福佑，为能化，为最尊，为能作，为能造者。他是众生之父，是已有的，以及当来会有的一切众生，均为是从此而生的。这位梵天是所知而尽知，所见而尽见者。

大仙人！（指世尊），如果有沙门、梵志，憎恶地，毁咎地的话，则他的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转生在于其余的下贱的妓乐神当中。像如是的，对于水、火、风、神、天、生主，也是同样之事。而憎恶梵天、毁咎梵天的，则一样的在他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转生在于其余下贱的乐神当中。大仙人！如果有沙门、梵志，能够爱乐地，称叹地的话，轴他在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往生于最上尊的梵天中。像如是的，对于水、火、风、神、天、生主等，也是同样之理。如爱乐梵天、称叹梵天的话，则在他身坏命终之时，也必定会往生于最上尊之梵天中。大仙人！你不看见这位梵天的大眷属们所坐的都如我之辈吗？」

那位，魔王波旬，并不是梵天，也不是梵天的眷属，然而却自称说他是梵天。那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此魔王波旬并不是梵天，也不是梵天的眷属，然而却自称说他是梵天。如果说，有魔王波旬的话，这位就是正真正正的魔王波旬（障道者，恶者）。

世尊知道后，就告诉魔王而说：「魔波旬！你不是梵天，也不是梵天的眷属，然而你却自己称说我是梵天。如果说，有魔波旬的话，你就是正真正正的魔波旬啊！」于是，魔波旬，乃作如是之念：「世尊知道我！善逝已看透过我！」魔知道此事后，就起愁忧，就在于那个地方，忽然隐没不现。

这时，那位梵天，至于再三的迎请世尊，而发言说：「善来，大仙人！此处为有常，此处为恒有，此处为长存，此处为要处，此处为要安，在此出要之处，更没有其它有出要过其上的了。已没有比此为胜、为妙、为最好的地方了。」

世尊也至于再三的告诉他说：「梵天！你将无常称说为有常，不恒而称说为是恒，不长存而称说为长存，不要处而称说为是要处，有终之法而称说为不终之法，非出要而称说为是出要。称说甚么此出要处更没有出要过其上，称说甚么已没有地方为胜、为妙、为最好的了。梵天！你就是有这种无明（不明白宇宙人生的道理，为烦恼所覆之故）！梵天！你正正就是有这种无明！」

于是，梵天乃仰白世尊说：「大仙人！在往昔之时，有沙门、梵志，其寿命极为长，存住的期间，极为久。大仙人！你的寿命极为短促，不如那些沙门、梵志们之一燕坐（打坐）之顷。为甚么呢？因为他们对于所知的都尽知，对于所见的都尽见。如果实在有出要的话，更没有其余的人，能出要过其上的，没有比他们有胜、有妙、有最者。如果没有实在出要的话，更没有其余能出要过其上而为有胜、有妙、有最好的了。」

大仙人！你对于出要的，乃作为不出要之想，对于不出要的却作为出要之想。

像如是的，你乃不能得出要，便会成为大痴的人。为甚么呢？因为没有境界之故。大仙人！如果有沙门、梵志爱乐地，称叹地的话，则它定会为我自在，会为随我所欲，会为随我之所驱使。像如是的爱乐称叹水、火、风、神、天、生主，爱乐梵天、称叹梵天的话，则这些均能为我自在，为随我所欲，为随我所使。大仙人！你如果爱乐地，称叹地的话，你也会为我自在，为随我所欲，为随我所驱使。像如是的爱乐称叹水、火、风、神、天、生主，爱乐梵天，称叹梵天的话，你也会为我自在，为随我所欲，为随我所驱使的。」

于是，世尊告诉他说：「梵天！确实是如此！你所说的确实为真谛。如有沙门、梵志爱乐地，称叹地的话，他定会为你之自在，会为随你所欲，会为随你所使。像如是的对于水、火、风、神、天、生主等，也是同样。而爱乐梵天，称叹梵天的话，他也会为你之自在，会为随你所欲，会为随你所使。梵天！如果我爱乐地，称叹地的话，我也会为你之自在，也会为随你所欲，也会为随你所使。像如是的，对于水、火、风、神、天、生主等，也是同样的。而爱乐梵天，称叹梵天的话，我也会为你的自在，也会为随你所欲，也会为随你所使。」

梵天！如此八事（指地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我若随其事而爱乐、称叹的话，这些也是如是。梵天！我乃知道你所从来之处，知道你将来所往至之处，知道你之随所住、随所终、随所生。如有梵天，就有了大如意足（神力），有了大威德，有了大福佑，有了大威神等，我都知道的。」

于是，梵天乃仰白世尊说：「大仙人！你是怎样的知道我所知道的，见透了我所见的呢？怎样的悉识我之有如太阳之自在，能明照于诸方，是为千世界。在于千世界中，你是怎么的得其自在明了的呢？你是怎样的知道彼彼之处（各处），并没有昼夜之分？大仙人是否曾经到过那些地方，屡次而常常的经历过那些地方的吗？」

世尊告诉他说：「梵天！如太阳能自在而明照的诸方，就是一千世界。在于千世界中，我能得自在，也知道彼彼之处，并没有昼夜之分。梵天！我曾经更历过那些地方，我乃数数（屡次）的经历过那些地方。梵天！有三种天！所谓光音天（二禅第三天）、净光天（三禅第三天）、遍净光天（四禅第三天）是。梵天！如果那三种天有知有见的话，我也有他们的知见。梵天！如果那三种天无知无见的话，我也自有知见的。梵天！如果那三种天，以及其眷属，都有知有见的话，我也有他们的知见的。梵天！如果那三种天，以及其眷属无知无见的话，我也是自有知见的。梵天！如果你有知有见的话，我也是有此知见的。梵天！如果你无知无见的话，我也是自有知见的。梵天！如果你以及眷属，都有知有见的话，我也是有此知见的。梵天！如果你，以及你的眷属，都无知无见的话，我也是自有知见的。梵天！你是不能和我一切都齐等（不能和佛相匹敌），不能和我都尽相等的，但是我，对于你来说，我是最胜最上的！」

于是，梵天仰白世尊说：「大仙人！你是由于怎么而得那三种天如有知有见的话，你也有他们之知见。如那三种天无知无见的话，你也自有知见呢？如那三种天，以及其眷属有知有见的话，你也有他们之知见，如那三种天，以及其眷属无知无见的话，你也自有知见呢？如我有知有见的话，你也有此知见，如我无知无见的话，你也自有知见？如我以及眷属，有知见的话，你也有此知见，如我以及眷属无知无见的话，你也自有知见？大仙人！你是否为爱言吗？问后不知为增益愚痴的啊！为甚么呢？因为你说你识知无量的境界之故。你说你为无量之知，无量之见，无量的种别，我（指佛）都各各知别，是地而知地，水、火、风、神、天、生主也同样。是梵天而知为梵天。」

于是，世尊告诉他说：「梵天！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地，有这样的地之想：地就是我，地就是我所，我就是地所。他计量（推想）地是我后，便不能知道为地。」

像如是的计量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天（四禅第五天）、无热天（四禅第六天），也是同样。对于净，而有这样的净之想：净就是我，净就是我所，我是净所。他计量净就是我后，便不能知道净的了。梵天！如有沙门、梵志，对于地，而知为地，知道地并不是我，地不是我所，我也不是地所。他不计量地就是我后，他便能够知道地。像如是的，对于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天、无热天，也是如是。对于净，则

知是净，知道净并不是我，净并不是我所，我也不是净所。他不计量净就是我后，他便知道净。梵天！我对于地，则知为地，知道地不是我，地不是我所，我也不是地所。我由于不计量地就是我后，我便知道地。像如是的，对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天、无热天也是同样。对于净，则知道为净，知道净不是我，净不是我所，我不是净所。由于我不计量净就是我后，我便知道净。」

于是，梵天就仰白世尊说：「大仙人！这些众生，都喜爱于有，也喜乐于有，都习于有，而您则已拔除有的根本了。为甚么呢？因为所谓如来乃为无所著、等正觉之故。」梵天并说颂而说：

于有见恐怖 无有见不惧 是故莫乐有 有何不可断

（对于有，而会见为有恐怖之事的，如没有了有的话，就不会有惊惧的了。因此之故，不可以喜乐于有。有，为甚么不可断呢？）」（应该安断有。有为生死之本，是执取之原）。

梵天说颂后，又说：「大仙人！我现在欲自隐形。」世尊告诉他说：「梵天！你如果欲自隐形的话，便可以随你所欲。」

于是，梵天就随其所处的地方，自隐其形。世尊乃知梵天的去处，故说：「梵天！你在那边！你在于这边，你在于中间。」

于是，梵天乃尽现如意，欲自隐形，却不能隐，就干脆还住于梵天之中。于是，世尊乃告诉他说：「梵天！我现在也想自隐我的身形。」梵天仰白世尊说：「大仙人！您如果欲自隐形的话，便随所欲吧。」

于是，世尊乃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现如其像的如意足（如其像定，入禅定），而放出极妙的光明，照一切的梵天，而自隐住，使诸梵天，以及梵天的眷属，唯听到我的声音，而看不见我的身形。于是，世尊就现如其像的如意足（入定，如雕像不动），而放出极妙的

光明，普照一切的梵天。然后便自隐住其身，使诸位的梵天以及梵天的眷属唯听其声，而看不见世尊的形像。于是，梵天及梵天的眷属，各作此念：沙门瞿昙（指世尊）乃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为甚么呢？因为他乃放出极妙的光明，普照于一切的梵天，而能自己隐住，而使我们，及眷属们，都只听到其声，而看不见其形影。

于是，世尊乃又作此念：我已感化此梵天，以及梵天的眷属了，我现在应该可以收摄如意足（神力）了。世尊便收摄如意足，而还住于梵天中。于是，魔王也至于再三的在那大众当中。那时，魔王白世尊说：「大仙人！您乃善见、善知、善达的人。然而您不可训诲教呵诸弟子了，也不要为弟子们说法，不可贪着于弟子（不可抱有希望）！不可为了贪着弟子之故，而身坏命终后，转生在于其余下贱的娱乐神中。应该行无为，在于现世自受安乐为是。为甚么呢？大仙人！因为这些事是唐自烦劳（徒自费力，而无益）而已。大仙人！往昔之时，有沙门、梵志，训诲弟子，教呵弟子。也为了他们的弟子说法，而贪着于弟子。他们就是因为贪着弟子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其余下贱的娱乐神中。大仙人！因此之故，我乃对你说，请你不得训诲教呵弟子，也不可为弟子说法，不可贪着于弟子！不可为了贪着于弟子之故，身坏命终之后，转生在于其余下贱的娱乐神中。应该要行无为，在于现世当中自受安乐。为甚么呢？大仙人！不然的话，您就唐（徒）自烦劳耳。」

于是，世尊乃告诉他说：「魔王波旬！你乃不为我求义之故而说的，你乃非为饶益之故，非为安乐之故，非为安隐之故，而说：『不得训诲教呵弟子，不安为弟子们说法，不可贪着于弟子！不安因为贪着弟子之故，在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下贱的妓乐神中。应该安行无

为，应该在于现世当中自受安乐。为甚么呢？大仙人！不然的话，你只会徒自烦劳耳。』魔王波旬！你曾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瞿昙为弟子们说法，那些弟子们听佛说法后，会脱出我的境界（不受魔王束缚）。魔王波旬！因此之故，你现在才对我说：『不得训诲教呵弟子，也不可为弟子们说法，不可贪着于诸弟子！不可为了贪着于诸弟子之故，身坏命终之后，转生在于其余下贱的妓乐神中。应该要行无为，应该要在现世当中受安乐。为甚么呢？大仙人！不然的话，你就只会徒自烦劳而已。』

魔王波旬！如果有沙门、梵志，训诲其弟子，教呵其弟子，也为弟子们说法、乐着于弟子，而为了乐着于弟子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转生在于其余下贱的妓乐神中的话，则这些沙门、梵志，乃不是沙门而称说他是沙门，不是梵志而称说他为梵志，不是阿罗诃而称说他为阿罗诃，不是等正觉而称说他为得等正觉的人。魔王波旬！我由于是实在的沙门，故称说我是沙门，实在是梵志（指修道者），而称说为梵志，实在是阿罗诃而称说是阿罗诃，实在是等正觉而称说为等正觉。魔王波旬！如我应为弟子说法，或不说法之事，不干你的事，你且回去吧！我现在自知应该为诸弟子说法，或不应该为诸弟子说法等事的！」（不安你烦心）。

这就是所谓：梵天请，而魔王波旬却违逆，世尊则为随顺说。因此之故，此经名叫梵天请佛。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梵天以及梵天的眷属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

## 七十九、有胜天经第八（第二小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仙余财主问尊者阿那律陀，有关于大心解脱，和无量心解脱之别。尊者回答：在一树一林，乃至二三国修行，而得意解大心解脱遍成就游的，为之大心解脱。在无事处成就四无量心所得的，就为之无量心解脱。并说光音天、净光天、遍净光天等三种天，随着行者之心之差别，其修行的程度不同，果报也就随之而有差别。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于是，仙余财主（五支栋梁），乃告诉一位使人说：「你到了佛所，替我稽首礼拜世尊之双足下，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而作如是之语：『仙余财主叫我代他稽首佛足，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呢？』你既代我问讯佛陀后，其次，应往诣尊者阿那律陀之处，替我稽首礼拜在其双足后，就问讯尊者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而作如是之言：『仙余财主叫我替他稽首尊者阿那律陀的双足下，问讯尊者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仙余财主安恭请阿那律陀，和四人俱来应供明日之斋食。』如果受请的话，就再作此言：『尊者阿那律陀！因为仙余财主乃多事多为（繁忙），为国王作众事、断决审理，是王的臣佐，唯愿尊者阿那律陀，为了慈愍他之故，与四人俱齐，明天一早，降临仙余财主之家。』」

于是，那位使人，乃受仙余财主之教言后，就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

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仙余财主稽首佛足，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

那时，世尊告诉那位使人说：「使仙余财主能得安隐快乐，使天，以及人、阿修罗（非天）、捷塔和（干闥婆，香神、乐神）、罗刹（暴恶鬼神），及其余的种种身（众生），都能得安隐快乐。」于是，那位使人听佛所说，就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其次，则往诣尊者阿那律陀之处，稽首礼足，退坐在一边，白尊者说：「尊者阿那律陀！仙余财主叫我代他向阿那律陀尊者您稽首礼足，问讯尊者您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仙余财主恭请尊者阿那律陀与四人俱来，应明日的供食。」

这时，尊者真迦旃延（诘陀迦旃延），燕坐（打坐）在离开尊者阿那律陀所处的不远之处，于是，尊者阿那律陀乃告诉他说：「贤者迦旃延！我刚才所说的：明天我们为乞食之故，将入舍卫国，正就是这事！现在仙余财主已派人来请我们四人，去受明天之供食了。」尊者真迦旃延实时回答说：「愿尊者阿那律陀为了那个人之故，默然受请，我们明天离开此闍林，为了乞食之故，将入舍卫国。」阿那律陀尊者乃为了那位施主之故，就默然纳受。

于是，使人知道尊者阿那律陀已默然受请后，寻又开口说：「仙余财主仰白尊者阿那律陀：『仙余财主乃多事多为（繁忙），为国王的众事之断理，为国王之臣佐之故（未曾亲自来请），愿尊者阿那律陀为慈愍之故，与四人俱，明天一早，降临来至仙余财主的家舍。』」尊者阿那律陀告诉使人说：「你可以回去了，我自知时。」（到时会赴斋就是了）。于是，那位使人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作礼，绕尊者的身边三匝后离去。

于是，尊者阿那律陀，过了其夜，于翌日的平旦（早晨），着衣持钵，四人共俱，往诣仙余财主的家舍。那时，仙余财主被婬女围遶，而住在于中门下，等待尊者阿那律陀。仙余财主于此时，曾遥见尊者阿那律陀之来到，见后，就叉手（合掌）向尊者阿那律陀，称赞而说：「善来！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阿那律陀，已久不来此了。」于是，仙余财主以诚敬之心，扶抱尊者阿那律陀，带入家内，为其敷一好床，请他坐在那里。

尊者阿那律陀，就坐在其床，仙余财主乃稽首尊者阿那律陀之双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坐后，仰白他说：「尊者阿那律陀！欲有所请问，唯愿能见到您的核准！」尊者阿那律陀告诉他说：「财主！随你所问，听后当应思其义。」

仙余财主便问尊者阿那律陀说：「或者有沙门、梵志来到我这里，对我而说：『财主！你应该要修大心解脱。』尊者阿那律陀！又有沙门、梵志来到我这里，对我而说：『财主！你应当安修无量心解脱。』尊者阿那律陀！大心解脱和无量心解脱，这二种解脱，到底是异，其义也异吗？或者是同一意义，而文为异而已呢？」尊者阿那律陀告诉他说：「财主！你的第一所问的此事，你就先自解答，我当会回答你的后问（第二问）。」仙余财主仰白他说：「尊者阿那律陀！大心解脱与无量心解脱，此二种解脱，同一意义，而文有异与否之事，仙余财主我，实不能解答此事。」

尊者阿那律陀告诉他说：「财主！当听我为你解说大心解脱和无量心解脱之事。所谓大心解脱，就是：如果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处，或者到了树下，在空、安静之处，依靠在一树，其意能领解大心解脱，而其心遍满，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齐限于此，其心解脱，不超过于此（依一树时，把心遍满至于一树下之广大为限界，然

后，其心乃专注于此范围而安住）。如不依一树的话，当依赖于二三树，其意要领解大心解脱，而遍满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齐限于此，其心解脱不超过于此

（依二三树时，把心遍满至于二三树下之广大为限界，然后，其心乃专注于此范围而安住）。如不依于二三树的话，当依于一林，如不依一林的话，当依于二三林，

如不依于二三林的话，当依一村，如不依一村的话，当依二三村，如不依于二三村的话，当依于一国，如不依于一国的话，当依于二三国，如不依于二三国的话，当依于此大地，乃至大海，其意能领解大心解脱，而其心遍满，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他齐限于此，其心解脱，不超过于此（依此大地，乃至大海时，把心遍满至于大地至于大海之广大为界限，然后，其心乃专注于此范围而安住。）这叫做大心解脱。

财主！甚么叫做无量心解脱呢？如有沙门、梵志，在无事处，或者在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心和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心俱慈，过满一方而住）。像如是的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其心与慈俱（心俱慈，而遍满十方而住），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而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心与喜俱，也是同样。而心与舍俱，也一样的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无量心解脱（心俱慈悲喜舍，遍满于一切世间）财主！大心解脱，和无量心解脱，此二种解脱，为义异，或文异呢？或者同为一义，而文有异而已呢？」仙余财主白尊者阿那律陀说：「如我从尊者你听到的，则我所了解其义，而知道此二解脱之义既有不同（异），而文也是有异（不同）的。」

尊者阿那律陀告诉他说：「财主！有三种天，所谓：光（音）天、净光天、遍净光天是。其中的光（音）天，则在他所生的一处，并不作如此之念：这里是我所有，那里为我所有。虽然不作此念，但是光音天乃随其所往的地方，就能安乐在于其里面。财主！犹如一只蝇，在于肉段里时，并不作此念：这是我所有，那为我所有。虽然如是，但是蝇乃随着肉段而去，就安乐在于其所到的里面。像如是的，那光音天，并不作此念：这是我所有，那为我所有。虽然如是，但是光音天，乃随其所往的地方，就安乐在其中。有时光音天集在于一处，虽然其身有不同（异），然而其光则不异（都同）。财主！犹如有人，燃无量灯，放着在于一空中，那灯虽然有异，而光明却不异。像如是的，那些光天集在于一处时，虽然其身有异，然而其光则不异。有时候，光天们各自散去，则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各自散去时，其身既然有异（不同），则光明也就会有异。财主！犹如有人，从一室之中，出众多之灯，分放在于各室内，那些灯就会有异，光明也就不同（亦异）。像如是的，那些光天，各自散去时，则在那各散去之时，其身既有异，光明也就有异。」

于是（在这时，听这些后），那位尊者真迦旃延则白阿那律说：「尊者阿那律陀！那些光（音）天，生在于一处，可知有胜如（胜劣）、妙不妙吗？（可知这一部份的诸天有少光，或无量光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贤者迦旃延！可以说：那些光音天生在于一处，知道有胜如（胜劣），知道妙与不妙的。」尊者真迦旃延又问而说：「尊者阿那律陀！那些光音天生在于一处，由于甚么因，甚么缘，而知道有胜如（胜劣），有妙与不妙呢？」

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贤者迦旃延！如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处，或者在于树下空安静之处，依在一树，其意能解，而作光明想，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其心作光明想而为极盛。他齐限于此，其心解脱，不超过于此（解如前）。如不依于一树之时，或者依于二三树，其意能解，而作光明想，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其心作光明想，而为极盛。他齐限于此，其心解脱，不超过于此（解如前）。贤者迦旃延！此二种心解脱，到底是那一种解脱为上、为胜、为妙、为最呢？」

尊者真迦旃延回答说：「尊者阿那律陀！如有沙门、梵志，不依在于一树之时，或者依于二三树，其意能领解而作光明想，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心作光明之想而极为盛，他齐限于此，其心之解脱，不超过于此（解如前）。尊者阿那律陀！此



二解脱之中，就是此种解脱为上、为胜、为妙、为最的。」

尊者阿那律陀又问说：「贤者迦旃延！如不依于二三树之时，或者依于一林；如不依于一林之时，或者依在于二三林，如不依在于二三林之时，或者依在于一村，如不依在于一村之时，或者依于二三村，如不依在于二三村之时，或者依于一国，如不依于一国之时，或者依于二三国，如不依于二三国之时，或者依此大地，乃至于大海，而意能领解，而作此光明想，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心作光明想极为盛，他齐限于此，其心之解脱，不超过于此（解如前）。贤者迦旃延！此二种解脱，到底那一种解脱为上、为胜、为妙、为最呢？」

尊者真迦旃延回答说：「尊者阿那律陀！如有沙门、梵志，不依二三树之时，或者依于一林，如不依于一林之时，或者依于二三林，如不依于二三林之时，或者依于一村，如不依于一村之时，或者依于二三村，如不依于二三村之时，或者依于一国，如不依于一国之时，或者依于二三国，如不依于二三国之时，或者依于此大地，乃至大海，其意能领解，而作光明想，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其心作光明想而极为盛，他齐限于此，而其心解脱，不超过于此（解如前）。尊者阿那律陀！此二种解脱之中，这一种解脱为上、为胜、为妙、为最的。」

尊者阿那律陀告诉他说：「迦旃延！由于此因，由于此缘，那些光音天生在一处，而知道有胜如，知道有妙与不妙。为甚么呢？由于人心之有胜如（胜劣）之故，修习则有精与粗。由于修习有精粗之故，人则能得有胜如。贤者迦旃延！世尊也像如是的说人有胜如（胜劣）。」

尊者真迦旃延又问说：「尊者阿那律陀！那些净光天，生于一处，可知有胜如、妙与不妙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贤者迦旃延！可以说那些净光天生在于一处，而知有胜如（胜劣）妙与不妙的。」尊者真迦旃延又问说：「尊者阿那律陀！那些净光天，生在于一处，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而知有胜如（胜劣）、妙与不妙呢？」

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贤者迦旃延！如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之处，或者在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其意能领解净光天，而遍满，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对于此定，不修、不习、不广，不极为成就。他在于后时，身坏命终，而生在于净光天中。他生在那个天后，得不到极为止息，不得极为寂静，也不得尽其寿而讫。贤者迦旃延！犹如青莲华，红、赤、白等莲华，在水中而生，在水中而长大，在于水底时，那个时候，其根、其茎、其叶、其华，那一切都被水渍、水浇，都被水所润，无一处不被水所渍。贤者迦旃延！如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其意能领解净光天，而遍满，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对于此定不修、不习、不广，不极为成就。他在于后来之时，在他身坏命终之时，生在于净光天中。他生在于那个天后，不得极为止息，不得极为寂静，也不得尽寿而讫。」

贤者迦旃延！又有沙门、梵志，其意能领解净光天，遍满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对于此定数修（屡修）数习（屡习）数广（屡为广），极为成就。他在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净光天中。他往生该天后，得到极为止息，得到极为寂静，也得其尽寿而讫。贤者迦旃延！犹如青的莲华，红、赤、白的莲华，在水中生，在水中长大，而出于水上而住，水所不能渍。贤者迦旃延！像如是的，又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其意能领解净光天，遍满成就而游止其中。他对于此定，乃为数修、数习、数广，极为成就。他在身坏命终之后，生到净光天中。他往生彼天后，得到极为止息，得到极为寂静，也得寿尽而讫。」

贤者迦旃延！由于此因，由于此缘，那些净光天，生在于一处，而知有胜如、妙与不妙。为甚么呢？因为人心胜如之故，修便有精粗，由于修有精粗之故，所得的人，就会有了胜如（胜劣）。贤者迦旃延！世尊也像如是的说人有胜如（胜劣）。」

尊者真迦旃延又问说：「尊者阿那律陀！那些遍净光天，生在于一处，可知有胜如、妙与不妙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贤者迦旃延！可以说那些遍净光天生在于一处，而知有胜如（胜劣）、妙与不妙的。」

尊者真迦旃延又问说：「尊者阿那律陀！那些遍净光天生在于一处，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而知有胜如（胜劣）、妙与不妙呢？」

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贤者迦旃延！如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处，或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其意领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极为休止睡眠，也不善于息灭掉悔。他在于后来之时，其身坏命终，而生于遍净光天之中。他生在那个天后，其光不极净。贤者迦旃延！譬如燃灯，因缘油炷（须靠油与灯心），如果油有渣滓，炷（灯心）又不净的话，则由于此，而灯光乃生不明净。贤者迦旃延！像如是的，如果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处，或到了树下空安静的地方，其意领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而游止其中。虽然如是，但是他乃不极为休止睡眠，也不善于息灭掉悔。因此，在他身坏命终之后，生于遍净光天之中。他往生那个天上后，其光并不极净。」

贤者迦旃延！又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处，或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其意领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而游止其中。他乃极为休止睡眠，也善于息灭掉悔。他在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遍净光天之中。他往生于那个天上后，其光极为明净。贤者迦旃延！譬如燃灯，因缘于油炷（须靠油与灯心）。如果其油并没有渣滓，炷（灯心）又非常的干净，则由于此之故，其灯光会生得极为明净。」

贤者迦旃延！像如是的，又有沙门、梵志，在于无事处，或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其意领解遍净光天，遍满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极休止睡眠，也善于息灭掉悔。他在于身坏命终之时，生于遍净光天之中。他往生其天后，其光乃极为明净。」

贤者迦旃延！由于此因缘之故，那些遍净光天生在于一处，知道有胜如（胜劣）、妙与不妙。为甚么呢？因为人心胜如（胜劣）之故，修便有精粗，由于修有精粗之故，所得之人，就会有胜如（胜劣）。贤者迦旃延！世尊也如是的说：人有胜如（胜劣）。」

于是，尊者真迦旃延，乃称叹仙余财主说：「善哉！善哉！财主！汝所作的乃为了我们多所饶益的。为甚么呢？因为你初问尊者阿那律陀，是否有胜天？我们未曾从尊者阿那律陀处闻如是之义，所谓：这就是那种天上，是有了那种天，像这样，就是那种天等事。」

于是，尊者阿那律陀告诉他说：「贤者迦旃延！有好多的那些天，所谓此日月，有如是的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由于光与光，有不相及的，而彼与我共集，而共相慰劳，有所论说，有所答对。然而我却不如是而说，并不说这样就是彼天，有彼天之存在，像如是的，就是彼天等。」

那时，仙余财主知道那位尊者所说的已完毕，就从其座位站起，自己去行澡水，用极净美的种种丰饶，食噉含消的饮食，亲自斟酌（料理），使他们都得饱满。食后举放食器，行澡水后，取一小床，别坐而听法。仙余财主坐后，尊者阿那律陀，乃为之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而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说的就是如是，仙余财主，以及诸比丘们，听尊者阿那律陀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由于知道尊者珂那律陀之道业殊胜，就自动的和八百比丘共为阿那律陀作三衣，并令尊者说迦絺那（功德衣）法。阿那律陀依次而说明自己发心出家、离十恶、修十善，乃至解脱，而得六神通之经过，佛陀非常的称赞他。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那律陀，也在于舍卫国，住在于娑罗逻岩的山中。于是，尊者阿那律陀经过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尊者阿难也同样的在于平旦，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

尊者阿那律陀看见尊者阿难，也在行乞食，看后，对他说：「贤者阿难！当知！我的三衣（安陀会—内衣，优多罗僧—上衣，僧伽梨—大衣）已经粗素而坏尽。贤者！现今可倩（请）诸比丘们为我作衣。」尊者阿难，为了尊者阿那律陀之事，而默然允许其请求。

于是，尊者阿难在舍卫城乞食完毕，而吃其中食后，在于中后（午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坐具）着放在于肩上，手执户钥，遍诣房房（每一寮房），看见诸比丘，便对他们说：「尊者！现在应诣娑罗逻岩山中，为尊者阿那律陀缝衣去吧！」

于是，诸比丘听尊者阿难之语，都往诣娑罗逻岩山中，替尊者阿那律陀缝衣。

于是（这时，就这样的），世尊看见阿难尊者手执户钥，遍诣每一寮房，看见后，问阿难说：「阿难！你到底是为了甚么事，手执户钥，遍诣房房（每一房）呢？」尊者阿难回答说：「世尊！我现倩诸比丘，是为了尊者阿那律陀作衣的。」世尊告诉他说：「阿难！你为甚么缘故，不请如来我去为阿那律陀比丘作衣呢？」

于是尊者阿难，即叉手（合掌）向佛，而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往诣娑罗逻岩山中，为尊者阿那律陀作衣！」世尊乃为了阿难的邀请，而默然允许。于是，世尊就率尊者阿难，往诣于娑罗逻岩山中，在比丘众的前面，敷座而坐在那里。那时，娑罗逻岩山中有八百位比丘，及世尊，共集而坐，都为了尊者阿那律陀作衣。

那个时候，尊者大目犍连，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世尊就告诉他说：「目犍连！我能为阿那律陀，舒张衣裁，割截连缀，而缝合之。」（将布匹伸舒，然后剪裁而割截，而把它缝合连在一起，而成为衣服—袈裟）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偏露右肩之袈裟），叉手向佛，而仰白世尊说：「唯愿世尊为贤者阿那律陀舒张衣裁（剪裁衣布），而请比丘们当共割截，连缀缝合。」（请大众共同来缝阿那律陀的袈裟）。

于是，世尊就为尊者阿那律陀舒张衣裁（裁剪衣布），诸比丘们便共同割截，连缀缝合（把布割断后，再一一的缝成为袈裟）。就在于那一天的工夫，为尊者阿那律陀制成三种衣。那时，世尊知道尊者阿那律陀的三衣已经完成，则便告诉他说：「阿那律陀！你应为诸比丘们说迦絺那法（羯耻那，功德衣，夏安居后，用于一定的期间之衣）我现在腰痛，欲自作小休息。」尊者阿那律陀仰白佛陀说：「唯然，世尊！」

于是，世尊就将优多罗僧（上衣：常服衣）褶为四迭，以敷在于床上，褰（迭）僧伽梨（大衣，入王宫聚落乞食时，必穿之衣，为三衣最大的）为枕头，右胁着床而卧，足与足则相累。而作光明之想，而立正念正智，常作起想（觉醒之

想)。

这时，尊者阿那律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我本来还未出家学道之时，乃厌嫌生老病死，而啼哭懊恼、悲泣忧戚，而欲断这种大苦聚。诸位贤者！我厌嫌后，曾作如是之观：居在家庭内，乃至为狭隘，是尘劳的地方。出家学道的，是为发露旷大。我现在由于在家庭，而被锁所锁，不得尽形寿修诸梵行。我宁可舍弃这些小财物，以及所有的多财物，舍离少亲族，以及众多的亲族，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而为无家庭牵累的人，而去学道。诸位贤者！我在于后来之时，就舍弃少财物，以及众多的财物，舍离少亲族，以及众多的亲族，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去学道。诸位贤者！我出家学道，舍弃族姓后，就受比丘之学，就修行禁戒，守护从解脱（别解脱，比丘的个别之戒条），又一再的善摄威仪礼节，看见纤芥之罪（微小的罪业），也都常怀畏怖，而受持学戒。

诸位贤者！我乃离开杀生，断除杀生，弃舍刀杖，有惭有愧，具有了慈悲之心，而饶益一切众生，乃至昆虫，我对于杀生一事，已经净除其心了。诸位贤者们！我也已离开不与而取（偷盗），已断除不与而取，人家与我而后取，乐于与取（从心底习惯于不贪取）。同时常好布施，欢喜而无吝惜我所有的，而不希望其报答，我对于不与而取之事，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也已离开非梵行（淫欲），已经断除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于妙行，清静而无秽，已经离欲而断除淫事，我对于非梵行，已经净除其心了。

诸位贤者！我也已经离开妄言，已经断除妄言。所说的都是真谛言（真实之语），而乐于真谛，住于真谛而不移动（坚毅不拔），一切都是可信之语，绝对不欺诳世间，我对于妄言一事，已经净除其心了，诸位贤者！我已离两舌，断除两舌，实行不用两舌（不用二舌不同之语，而离间他人）。不破坏他人，不听此人之语，而用不事实之语，去对彼（另一人）说，而想破坏此人。不听彼人之语，而用不事实之语，去语此人，而想破坏彼人。我对于欲离开的，就欲使其和合，对于和合的人，就使其欢喜。不作群党，不乐于群党（不结群成党，而生是非），也不称赞群党，我对于两舌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粗言，已经断除粗言。如果有所言说的话，则对于那些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人所不喜欢的，众人所不爱乐的，会使他人苦恼的，使人不能得定的，都一概断除，都断如是之语。假若有所说的话，都是清和柔润，顺耳入心，可喜可爱，使他人能得安乐，言与声具了了分明，不使他人有所畏惧，使人能得定的，都说如是之语，我对于粗言，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绮语，断除绮

语，都是适时而说，真实而说，照法而说，依义而说，是止息之说，乐于止息之说，每事都顺时而得宜，为善教善诃，我对于绮语一事，都已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已离开治生（为生存为活计的一切商务）。已经弃舍称量，以及斗斛（度量衡等有关于秤量买卖等事）。不授受财货，不缚束他人，不望折减斗量，不由于小利而侵欺他人，我对于治生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受寡妇、童女，已断除受寡妇、童女，我对于受寡妇、童女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受奴婢，已经断除受奴婢，我对于受奴婢之事，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受象、马、牛、羊，已经断除受象、马、牛、羊，我对于受象、马、牛、羊之事，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受鸡、猪，已经断除受鸡、猪，我对于受鸡、猪之事，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受田业、店肆，已经断除受田业、店肆，我对于受田业、店肆，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受生稻、麦、豆，已经断除受生稻、麦、豆，我对于受生稻、麦、豆之事，已经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饮酒，已经断除饮酒，我对于饮酒之事，已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高广的大床，已经断离高广的大床，我对于高广的大床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华鬘 璎珞 涂香 脂粉，已经断除华鬘 璎珞 涂香、脂粉，我对于华鬘 璎珞 涂香 脂粉之事，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已经断除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我对于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之事，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纳受生色像宝，已经断除纳受生色像宝，我对于纳受生色像宝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过中食（过午之食），已经断除过中食，每天都只一食，不夜食（夜间不吃物），学时食（不非时食），我对于遇中食之事，已经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已经成就此圣戒聚（所谓规定出家人应守之诸戒律）。我又知道应该须学极知足之事。如所穿之衣，只取能够覆蔽身体外形，饮食则只取能充实躯体而已。随着所游行而至之处，则和衣钵俱行，而没有顾恋其余的（衣为蔽体，钵为食器）犹如鹰鸟之和牠的两翅俱在，而飞翔在于空中那样。诸位贤者！我也是如是，我乃随所游行而至的地方，都和衣与钵共俱而行，并没有顾恋其余的了。诸位贤者！我已经成就这种圣戒聚，以及极知足。我又当学习守护诸根，常会闭塞，念欲明达，而守护这念心，而得成就，而恒常的生起正知。如眼根看见色相时，然而并不纳受其色相，也不味着于色相（不被色相所转）。所谓忿诤之故，而守护眼根（不被色转而起忿诤），心内都不生贪伺、忧戚，和恶不善之法。为了趣向于这种境界之故，而守护眼根。像如是的，对于耳、鼻、舌、身，也是同样。如意根知道法境时，然而乃不受其境相，也不味着于法境（计六根都不缠缚六境）。所谓忿诤之故，而守护意根，心内都不生贪伺、忧戚，和恶不善之法。为了趣向于这种境界之故，而守护意根。

诸位贤者们！我已经成就这种圣戒聚，以及极知足，都守护诸根。又当学习正知出入时的一切，要善于观察而分别（了解动作细别）。如屈、伸时，低、仰时，仪容庠序（有秩序的动态），善于穿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和钵器。不管是行，是住（站停），是坐，是倒卧，或者是睡眠、醒寤，与语、与默（讲话或不语时），都能正确的知晓。诸位贤者！我已经成就此种圣戒聚，以及极知足，都守护诸根，正确的知道出与入时的威仪，当又学习独住而远离繁杂之处，而在无事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或者是山岩石室、露地、囊积等处，或者到了林中，或者在于冢间。诸位贤者！我已经在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在那里敷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之坐（坐禅的形态）。我端正身，而正愿，不向于反念，都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人的财物，生活所需的诸用具，都不起贪伺，都不欲想占为己有。我对于贪伺，已净除其心。像如是的，那些瞋恚、睡眠、掉悔等也是如是。也已断疑而度过迷惑（贪、瞋、睡、悔、疑等五盖，已断除），对于诸善法，并没有犹豫，我对于疑惑，已经净除其心了。

诸位贤者！我已经断除此五盖，这些心秽，这些慧羸（没有智慧），已经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已经至于得到第四禅，而成就游止其中。诸位贤者！我已经得如是的定心，清静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而学习如意足智通，而作证（证得如意足智证通，也就是神足通）。诸位贤者！我得无量的如意足，而达到所谓分一为众多，合众多而为一，而一则停住于一，有正知正见，石壁也不会阻碍，而能通过去，犹如行在空无一物之处那样。我能没入地中，如入水里，履水却如行走大地那样。我结跏趺坐在那里，而却能上升至于虚空，有如鸟之翔空那样。现今的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用手扞摸，而身至于梵天。诸位贤者！我已经得证如是的定心，清静而无秽，而无烦，而柔软的善住，得证不动之心，而学习天耳智通作证（证得天耳通）。诸位贤者！我用天耳，而听人与非人的音声，不管其为近与远，不论是妙与不妙（好坏）等声音，都能听得非

常的清楚。

诸位贤者！我已经得如是的定心，清淨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证不动之心。而学习他心智通作证（证得他心通）。诸位贤者！我为了他众生之所念的，所思的，所为的，所行的，都用他心智

（他心通），而知道他人的心，如真（如实而知道他人之心）。如有欲心，都知道有欲心，如真（如实而知道他人之有欲念之事）。假如没有欲心的话，我也知道其为无欲心，如真（如实而知道此人并无欲心）。不管是有慧或无慧（有否瞋恚心），或有痴、无痴（有否愚痴心），或者有秽、无秽（有否秽恶之心）。就是合或散之心，高与下之心，小与大之心，修与不修之心，定与不定之心，都能如实而知晓。如果为不解脱心，也知道为不解脱之心，如真（如实而知道为不解脱之心）。倘若为已解脱的心，也知道为已解脱之心，如真（如实而知道已解脱之心）。

诸位贤者！我已经得如是的定心，为清淨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证不动之心，而学习忆念宿命智通作证（得证宿命通）。诸位贤者！有行的，有相貌的，我都能忆起其本来无量时数的往昔所经历的一切。所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完成世界的成劫，经过众生居住之劫，至于世界败坏之劫），这算不尽的久长的期间的那些众生之名某某，或其往昔所更历，我曾经生在那里等，而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之饮食，如是之受苦乐，如是之长寿，如是之久住，如是之寿命之终讫等，其死于此，而生于彼，死于彼，而生于此，我生在于此，而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之饮食，如是之受苦乐，如是之长寿，如是之久住，如是之寿命终讫等都能忆念。

诸位贤者！我已经得证如是的定心，清淨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证不动之心，而学习生死智通作证（天眼通）。诸位贤者！我用清淨的天眼，超出过于人之眼，看见这些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这些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如实而看到其一切）。如此众生乃成就身的恶

行，口与意的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他乃因缘于此（由于此恶业的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堕至于恶处，而转生于地狱之中。如果这些众生，成就身的妙行（善行），口与意的妙行，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他乃因缘于此（由于此善业的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升上善处，上生到天中，都能看到清楚。

诸位贤者！我已经得如是的定心，清淨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之心，而学习漏尽智通作证（漏尽通）。诸位贤者们！我知道这是苦，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都是苦的），知这苦的集（如实而知道苦的集因一来源），知此苦之灭（如实而知道苦的寂灭），知此苦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的寂灭之道）。知道此为有漏（有烦恼），知此漏之集（知道烦恼之根本），知此漏之灭（知道烦恼消灭，而得寂灭），知此漏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灭除烦恼应依之道）。彼

（指自己）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其欲漏心已解脱，有漏、无明漏心已解脱。解脱之后，便知道解脱如下之事：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证得阿罗汉果，已不会再轮回受生）。

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的犯戒，或破戒、缺戒、穿戒、秽戒、黑戒的话，而想依戒而立戒，而想以戒为梯，而欲升上无上的慧堂，正法之楼阁之事，那是终无是处

（不可能的，所谓门也没有）。诸位贤者！犹如离开村邑不远的地方，有楼观堂阁，里面安有楼梯，或者施設十陁（磴，阶级），或者十二陁。如果有人到这里来，他愿求欲得升上那堂阁。然而若不登此梯的第一陁上的话，想登上第二陁之事，终无是处（没有这道理的）。如不登第二陁，而欲登第三、四陁，而至于升上堂阁之事，也是终无是处。诸位贤者！像如是的，如有比丘犯

戒、破戒、缺戒、穿戒、秽戒、黑戒的话，而欲想依戒而立戒，以戒而为梯，而欲想升上无上的慧堂，正法的楼阁之事，终无是处（是不会有的事）。

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并不犯戒，并不破戒、不缺戒、不穿戒，不秽戒，不黑戒的话，则欲想依戒而立戒，以戒为梯，而愿升上无上的慧堂，正法的楼阁之事，必有是处（必定会成功的）。诸位贤者！犹如离开村邑不远之处，有楼观堂阁，里面安有梯，或施設十陁，或十二陁。如果有人到这里来，愿求欲得升上那堂阁的话，则如登此梯的第一陁上，而欲登上第二陁之事，必定是有是处（必定是有这道理的）。如登第二陁，而欲登第三、第四等陁，而至于升上堂阁之事，必有是处。诸位贤者！像如是的，如有比丘不犯戒、不破戒，不缺戒，不穿戒，不秽戒，不黑戒的话，而欲依此戒而立戒，以戒为梯，而升上无上的慧堂，正法的楼阁之事，必有是处（必定是有此道理的）。

诸位贤者！我乃依戒而立戒，以戒为梯，而升上无上的慧堂，正法的楼阁，用小方便，而观察千世界。诸位贤者！犹如有目之人住在于高楼之上，而用小方便，观看下面的露地，可看见千的土墩那样。诸位贤者！我也是如是，我乃依戒而立戒，以戒为梯，而升上无上的慧堂，正法的楼阁，用小方便，可以观察而看到千世界。诸位贤者！犹如国王的大象，或者有七宝，或复减八（或者有的不到八的数字），将多罗树（如棕榈）的树叶，把牠覆盖，有如我之覆藏于此六神通那样。

诸位贤者！如果对于我的如意足智通作证（神足通）有疑惑的话，他就可以来问我，我当会回答他，使其心服口服。诸位贤者！如果对于我的天耳智通作证（天耳通）有疑惑的话，他就应可来问我，我当会回答他。诸位贤者！假若对于我的他心智通作证（他心通）有疑惑的话，他就应可以来问我，我当会回答他。诸位贤者！如果对于我的宿命智通作证（宿命通）有疑惑的话，他就应可以来问我，我当会回答他。诸位贤者！如果对于我的生死智通作证（天眼通）有疑惑的话，他就应可以来问我，我当会回答他。诸位贤者！如果对于我的漏尽智通作证（漏尽通）有疑惑的话，他就应可以来问我，我当会回答他。」

于是，尊者阿难，仰白他说：「尊者阿那律陀！现今在于娑罗逻岩山，集坐有八百位比丘，以及世尊也在里面，都为阿那律陀尊者您缝衣。如果有人对于尊者阿那律陀您的如意足智通作证（神足通）有疑惑的话，他就应当请问，尊者阿那律陀您说您当会回答。如对于尊者阿那律陀您的天耳智通作证有疑惑的话，他就当应请问，尊者阿那律陀您说您当会回答。如果对于尊者阿那律陀您的他心智通作证有疑惑的话，他就当应请问，尊者阿那律陀您说您当会回答。如果对于尊者阿那律陀您的宿命智通作证有疑惑的话，他就当应请问，尊者阿那律陀您说您当会回答。如果对于尊者阿那律陀您的生死智通作证有疑惑的话，他就当应请问，尊者阿那律陀您说您当会回答。如果对于尊者阿那律陀您的漏尽智通作证有疑惑的话，他就当应请问，尊者阿那律陀您说您当会回答。但是我们长夜（久来），以心而认识尊者阿那律陀您的心，知道尊者阿那律陀您具有了大如意足，具有了大威德，具有了大福佑，具有了大威神啊！」

于是，世尊所患的微疾，已差愈，已得安隐，实时便起来，结跏趺坐。世尊坐后，乃称叹尊者阿那律陀而说：「善哉！善哉！打那律陀！极善！阿那律陀！因为你能为诸比丘们说迦絺那法（羯耻那，功德衣，比丘夏安居后，只用一定期间的，如遇雨而许穿等衣）。阿那律陀！你应再为诸比丘们说迦絺那法。阿那律陀！你应为了诸比丘们数数（屡次）演说迦絺那法。」

于是，世尊乃告诉诸比丘们说：「比丘们！你们受迦絺那法，诵习迦絺那法，善持迦絺那法。为甚么呢？因为迦絺那法乃与法相应，为梵行之本，为致于通至于

觉，也致于涅盘。如果族姓子（善男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的话，就应当至心的受迦絺那法，应善受善持迦絺那法。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我并不看见过去时的诸比丘，作如是之衣，如阿那律陀这样比丘的。也不见未来、现在的诸比丘，能作如是之衣，如阿那律陀比丘那样的。为甚么呢？因为说，现在于娑罗逻岩山，集坐有八百名比丘，以及世尊我也在里面，都为阿那律陀比丘你作衣。像如是的，阿那律陀比丘，你乃有了大如意足，有了大威德，有了大福佑，有了大威神啊！」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尊者阿那律陀，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十九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

### 八十一、念身经第十（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说十八念身之法。所谓有念身的话，善法就尽在其中，就不会被魔波旬有机可乘。反之，就会被魔波旬所乘。又赞叹念身之十八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鸯祇国中（鸯伽，十六大国之一）和大比丘众都俱在一起，而往诣于阿耆那（聚落）捷尼住处。

那时，世尊过其夜，在于翌日的平旦，着衣持钵，进入于阿耆那村落而行乞食。食后，在于中后（午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坐具）着放在于肩上，而往诣于一林内。进入那林内后，至于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之坐。

那时，众多的比丘，食过中食后，都集坐在讲堂共论如下之事：「诸位贤者！世尊甚奇！甚特！修习念身，分别详细的广布，极知而极观，极为修习，极为护治，善其善行，都具在于其一心之中。佛陀说念身会有大的果报，会得法眼，有了此眼目，就能彻见第一义（究竟的道理）。」

那时，世尊在宴坐（打坐），用清净的天耳，超出过于人的耳，听到诸比丘们于中食后，集坐在讲堂，共论如下之事：「诸位贤者！世尊乃甚奇！甚特！修习念身，而分别详细的广布，极知而极观，极为修习，极为护治，善具善行在于其一心之中。佛陀说念身有大的果报，会得法眼，有了此眼目，就能彻见第一义（究竟的道理）。」世尊听到后，就在于晡时（申时），从其宴坐起来，往诣于讲堂，在于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刚才共论甚么事呢？为了甚么事，而集坐在于讲堂呢？」



这时，诸比丘白佛说：「世尊！我们诸比丘，在于中食后，集坐在讲堂，共论如下之事：『诸位贤者！世尊为甚奇！甚特！修习念身，分别详细的广布，极知而极观，极为修习，极为护治，善具而善行在于其一心之中。佛说念身有大果报，会得法眼，有此眼目，就能彻见第一义。』世尊！我们刚才就是共论如此之事，也由于此事，而集坐在于讲堂的。」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甚么叫做我说修习念身，分别详细的广布的话，就能得大果报呢？」这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世尊乃为法之本！世尊乃为法之主！法乃由世尊所开见的，唯愿世尊为我们讲说，我们听后，会得广知其义。」

佛陀便告诉大众说：「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详细的讲说其义。」这时，诸比丘们乃受教而转。佛陀说：「为甚么比丘要修习念身呢？所谓比丘，如行步之时，就知道应怎么行，站住时，则知道怎么站住，坐下时，则知道怎么坐，倒卧时，就应知道怎样倒卧，眠时，则知为眠，寤时，则知为寤，眠寤之时，则知为眠寤，像如是的，一位比丘，随其身行，便知道上面之事如真（如实而知道怎样做）。他如果像如是的在于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内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就知道如上的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所说的一切），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2)其次，比丘应修习念身。当比丘的，应正知出入，要善观分别，对于屈伸、低仰，要有仪容，要有庠序（秩序），要善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眠寤、语默，都要正确的知道，像如是的，比丘应随其身而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所指的事）。他如果像如是的在于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其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就能知道如上之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所示的诸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3)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如果生恶不善之念的话，就应以善法念去对治断灭而止息其恶念。犹如木工师、木工的弟子，他们执持墨绳，用来拼（振绳墨）于木材，然后就用利斧去斫治，使其正直那样，像如是的，比丘如果生恶不善之念的话，就用善法念去治断，去灭止其恶念。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之行，便能知道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他假若如是的在于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灭他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就能知道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4)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当一位比丘的，其牙齿应与牙齿相咬着，舌头应逼在上腭，用心去治心，而去治断灭止其妄念。犹如二位力士之捉一羸弱的人，处处都可以旋捉把弄，自在的打锻那样。像如是的，比丘应齿与齿相着，舌头应逼在上腭，用心去治心，去治断灭止其妄念。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而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其心之诸患，而能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5)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念入息时，则知念入息，念出息时，即知念出息。入息长时，则知入息比较长，出息长时，即知出息比较长。入息短时，即知入息比较短，出息短时，即知出息比较短。应学一切的身息入，也应学一切的身息出。同时学习止身行息入，学习止口行息出。像如是的，比丘乃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6)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由离而生喜乐（离欲界之恶，而生喜乐二受，初禅之境），以渍其身于润泽，普遍而充满于此身中，由离而生喜乐，无处

不遍满。犹如工浴的人，盛澡豆于器物里，和水而成为抔，水渍而润泽，普遍的充满，而无处不周。像如是的比丘，由于离而生喜乐，以渍于身而润泽，普遍的充满于此身中，由于离而生喜乐，而无处不普遍。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处而独住，而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7)**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由禅定而生喜乐（离寻伺，而由定生喜乐，二禅的境界），以渍其身而润泽，普遍的充满于此身中，由定而生喜乐，无处而不普遍。犹如山泉，极净而澄清，充满而盈流。虽四方的水之来，也无缘得入。也就是它乃由泉底，而水自然涌出，而盈流于外，渍于山而润泽，普遍而充满，而无处不周。

像如是的，比丘乃由定而生喜乐，以渍其身而润泽，普遍而充满于此身中，由定而生喜乐，无处不遍满。像如是的比丘，乃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他假若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就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事）。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8)**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由于无喜而生的乐（离喜妙乐地，三禅的境界），以渍其身而润泽，普遍而充满于此身中，由于无喜（离喜）而生的乐，没有一处而不普遍。犹如青莲华，红、赤、白等莲华那样的在水中生殖，在水中生长，而在于水底，其根茎华叶，均为水而渍而润泽，普遍而充满，没有一处不普遍。像如是的比丘，由于无喜（离喜）而生的乐，以渍其身而润泽，普遍而充满于此身中，由于无喜（离喜）而生的乐，而没有一处不普遍。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面之义）。他如果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而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其心之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述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9)**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在于此身内，用清净心，而意解，而遍满成就，而游止其中（舍念清净地，四禅的境界）。在于此身中，以清净心，没有一处不遍满。犹如有一人，被七肘衣，或八肘衣在身上，从其头到了其足，在此身体上，没有一处不裹覆。像如是的，比丘在于此身中，用清净心，而意解，而遍满成就，而游止其中。在于此身中，以清净心而没有一处不遍满，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如上之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其心之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如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述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0)**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念光明之想，善受而善持。善意之所念的，如前念那样，其后念也都同样（前念后念均为光明之念）。如后念那样，其前念也同样（后念前念均为光明之念）。如昼那样，夜也是同样，如夜那样，昼也是同样，如下那样，其上也同样，如上那样，其下也同样。像如是的没有颠倒，心里没有缠缚，而修习光明之心，其心终不会被黑闇之所覆蔽。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而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向上之理）。他假若像如是的在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1)**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观察相而善受、善持，而善于意之所念。犹如有人，坐下而观察倒卧之人，倒卧之人，观察坐下之人那样。像如是的，比丘乃观相而善受、善持，而善于意之所念。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而行，便能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之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而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则能断除其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能知道上如真（如实

而知道上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2)**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随着此身之住，而随其好恶（不管身之任何部位，不论是美或丑），从头至于足，都应观见为种种的不净之物所充满，（全身都是不净物）。所谓此身当中，有发，有毛，有爪、有齿。也有粗细的薄肤，有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转粪、脑，以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以上为三十二行相）等物

（成分）。有如用器物盛有若干的种子，而有明目的人，均能看得见非常的清楚那样。所谓稻、粟之种，大麦、小麦，大小麻豆，菘菁芥子等物是。像如是的，比丘对于此身，随其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都观见种种的不净之物充满，所谓此身当中，有发、有毛、有爪、有齿，也有粗细的薄肤，有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转粪、脑，以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等物。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实（如实而知道向上之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3)**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应观身的诸界，所谓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地水火风空识等六大）。有如屠儿之杀其牛，剥其皮，布敷在于地上，分作为六段那样。像如是的，比丘应观察身的诸界：我的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等界。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之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而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其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4)**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应观察那死尸。或者一日、二日，……乃至六日、七日，被乌鸱所啄，被豺狗所食，被火烧而被埋在地中，均为是腐烂坏败，看见后，则自比：现在我的此身，也是如是，都俱有了此法，终不能离开其义。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其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5)**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要如本来（从前）看见被弃于息道（休息在道—弃于荒冢间）的骸骨，已变成青色而腐烂，而食半（如食残余的），如骨锁在于地上那样，看见此景后，应自比：现在我此身，也是如是，都俱有此法，终不能得离此种情形。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其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6)**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如本来看见被弃在息道（休止在道—墓里）的死尸，已离皮、肉与血（已无皮肉血），唯遗有的是筋与筋之相连而已，看见后，比较自己：现在我的此身体也是如是，也是俱有了此法，终究不能离开这事情。像如是的，一位比丘，随其身而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之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其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就能如实而知道上之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7)**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应如本来看见过被弃在于息道（墓地）的遗骸，其骨节已解散，已散在诸方。那些足骨、膊骨、脾骨、髌骨、脊骨、肩骨、颈骨、髑髅骨，都各在不同的地方，看见后，比较自己：现在我的此身体，也是如是，也是俱有此法，终究不会离开此事。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

(如实而知道上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其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就能知道上如真（如实而知上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18)又次，比丘应修习念身。一位比丘，应如本来所见的被弃在息道的遗骸，其骨已白如螺，其青犹如鸽色，其赤则若血涂，都已腐坏碎未，看见后，比较自己：现在我的此身，也是如是，也俱有了此法，终究不会离开此事。像如是的，比丘随其身行，便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义）。他假若像如是的在于远离之处独住，而心无放逸，修行精勤的话，就能断除其心的诸患，而得定心，得定心后，则知上如真（如实而知道上义），这叫做比丘之修习念身。

假若有人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则那些诸善法，都会尽在于其里面，所谓道品法是。假若他有了心意解遍满的话，就如大海那样，那些诸小河，都尽流入在海里。假若有人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则那些善法，都尽在于其中，所谓道品法是。

「假若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少心的话，则他就会被魔波旬所伺求其便，必定会被其得到（被魔缠倒）。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沙门、梵志，乃空空而无念身之故。有如一个瓶，里面唯有空间而没有水，正安放在于地上，假若有人持水来泻在那瓶中的话，在比丘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个瓶，像如是的当会纳受其水吗？」比丘回答说：「会承受的，世尊！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那个瓶里面是空而无水，正安放在那地上，因此之故，必定能纳受其水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如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少心的话，他定会被魔波旬伺求其便，必定会被得手的。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沙门、梵志，乃空而无念身之故。」

如有沙门、梵志能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具有无量心的话，那些魔波旬欲伺求其便，终不能得到。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沙门、梵志，并不空无，而有念身之故。有如一个瓶，水满在其里面，正安放在于地上，假若有人持水来泻在此瓶中的话，在比丘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个瓶会如是的又纳受其水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那个瓶内已满水，正安放在地上，因此之故，不能再纳受其水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假若有沙门、梵志，有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具有无量心的话，他定不会被魔波旬伺求其便，是终究不能得到的。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并不空，而有念身之故。」

如果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少心的话，他定会被魔波旬伺求其便，必定会被其得到。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唯有空，而无念身之故。犹如大力士，用大而重的石头，掷在于淖泥中，在比丘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泥中能受其大石吗？」比丘们回答说：「能受的，世尊！为甚么呢？因为泥为淖（水涂而软），石为重，因此之故，必定能受。」

佛陀说：「像如是的，如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少心的话，他必定会被魔波旬所伺求其便，必会被其得到的。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乃空无念身之故。」

假若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具有无量心的话，他必定不会被魔波旬伺求其便，终究不能得到。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并不空，而有念身之故。犹如力士，用轻的毛毬（皮毛丸），掷在于平户扇那样，在于比丘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它会纳受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毛毬乃轻阐，户扇乃平立，因此之故不能纳受。」

佛陀说：「像如是的，如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具有无量心的话，则那些魔波旬，欲伺求其便，终究不能得到。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并不

空，而有念身之故。

如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少心的话，他定会被魔波旬伺求其便，必定能被其得手的。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为空无念身之故，犹如人之求火，用槁木为母，用燥钻去钻木。在于比丘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个人像如是的能得火吗？」比丘们回答说：「可以得到的，世尊！为甚么呢？因为他乃用燥钻去钻于槁木，因此之故，必定能得火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假若有沙门、梵志，不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少心的话，他定会被那魔波旬伺求其便，必定能被得手的。为甚么呢？因为那沙门、梵志，乃空而无念身之故。」

假若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具有无量心的话，他必定不会被那魔波旬伺求其便，终究不能得手的。为甚么呢？因为那沙门、梵志，并不空，而有念身之故。犹如有人求火，用湿的木为母，用湿的钻去钻其木，在于比丘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个人，像如是的能得到火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他乃用湿钻去钻于湿木之故，不能得到火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如有沙门、梵志，正立念身，而游行，而具有无量心的话，他定不会被那魔波旬伺求其便，终究不能得到的。为甚么呢？因为那沙门、梵志，并不空，而有念身之故。」

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如是而广布的话，当知会有十八种功德的。那十八种呢？

1.一位比丘，能忍饥与渴，寒与热，以及蚊虻、蝇蚤、风日等所迫，对于那些恶声、捶杖也能忍耐，身体遇有诸疾，极为苦痛，而至于命欲绝断，和诸不可乐之事，都能以堪忍耐。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一德。

2.又次，比丘堪以忍耐不乐之事。如发生不快乐之事时，心也终不会被胶着。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二德。

3.又次，比丘堪以忍耐恐怖。如发生恐怖之事时，其心也终不会被胶着。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三德。

4.又次，比丘如生三恶念，所谓欲念、恚念、害念，如生此三恶念时，其心终不会被胶着。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四德。

5.6.7.8.又次，比丘，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五至于第八德（5.初禅、6.二禅、7.三禅、8.四禅）。

9.又次，比丘的三结（见、戒取、疑）已尽，而得须陀洹果（预流，初果）。已不堕恶法，必定能趣正觉，极受七有（最多人天再生七次），在天上人间七往来后，就得苦际（解脱轮回而断除一切苦）。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九德。

10.又次，比丘，其三结已尽，淫怒痴（贪瞋痴）也已微薄，得一往来于天上人间之果（一来果，二果）。人天再一往来后，而得苦际（脱苦而证阿罗汉）。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十德。

11.又次，比丘之五下分结已尽（贪、恚、慢、嫉、悭），生于彼世间（色界天），便般涅槃（在那里入灭，得阿罗汉），得不退法，不还于此世间（不还果，三果）。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十一德。

12.又次，比丘如有息解脱，离色而得无色，如其像定（由禅定而发出神力），而身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而以慧观察而知漏，而断漏。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就叫做第十二德。

13.14.15.16.17.18.又次，比丘，有如意足，天耳通、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天眼通），有诸漏已尽（漏尽智），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

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间，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实（如实而知道真理，得四果阿罗汉）。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这叫做第十三至第十八德。像如是的修习念身，像如是的广布的话，当知！会有此十八功德的。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十二、支离弥梨经第十一（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质多罗象子比丘（象首舍利弗），不等待他比丘说法完了，就竟说自己的见解。又因不恭敬，不善观问上尊长老比丘，因此而被大拘絺罗诘责。可是其亲朋友，却为象子比丘多所回护。尊者就为其亲友说种种退失的法喻。所谓：或有人在上尊长老之前，虽如法谨慎，但是如离开诸尊前，就会数数与白衣共会，会调笑放逸。倘使已得四禅，无想定，然而如不求上进的话，仍会舍戒罢道。因此，不可不知他心，就妄自褒贬。后来，象子比丘，果真舍戒罢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众多的比丘，在于中食后，有些少事情，而集坐于讲堂。是为了决断争议之事。所谓论此为法为律，此为佛之教等是。那个时候，质多罗象子比丘（象首舍利弗）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质多罗象子比丘，在那些众多的比丘，正在论此为法与律，此为佛的教训等事时，则在于其中间，竟有所说（不待人讲完，则竟说自己的意见），并不等待诸比丘们之说法完了时。同时也不用恭敬，也不用善观察问诸上尊长老的比丘。

这时，尊者大拘絺罗（得四辩才，触难答对第一），也在那些大众里面。于是，大拘絺罗尊者乃告诉质多罗象子比丘说：「贤者！当知！众多的比丘正在说此为法与律，说此为佛的教训时，你不可以其中间竞争你的有所说！假如诸比丘们所说之语完了时，然后你才可以发言。你应当要用恭敬，应该要用观察，而请问诸上尊长老的比丘，不可以不恭敬，不可以不善于观察而请问诸上尊长老的比丘。」

那时，质多罗象子比丘的诸亲朋友，也都在于大众当中。于是，质多罗象子比丘的诸亲朋友，乃向尊者大拘絺罗说：「贤者大拘絺罗！你不可以这样大大的责备质多罗象子比丘！为甚么呢？因为质多罗象子比丘乃为一位戒德多闻的比丘。虽然好似有些懈怠也不一定，可是并不是一位贡高的人。贤者大拘絺罗！若论质多罗象子比丘，乃为诸比丘之随所为时（随所须要了解甚么之时），乃能为他们之佐助啊！」

于是，尊者大拘絺罗，乃对质多罗象子比丘的诸亲朋友说：「诸位贤者！如果不知道他心的话，就不可妄说称不称（对不对，合理不合理）。为甚么呢？如：或者有一个人，正在世尊之前时，以及在于诸上尊长老之前时，面对他们所说的梵行，知道可惭可愧，在于这些可爱可敬的圣贤前，他就善守善护。可是如果在于后时，也就是离开世尊前，以及离开诸上尊长老之时，对于梵行，自己觉得可惭可愧，对于这些可爱可敬的圣贤前所听而守的事，都置于脑后，便数（屡）与白衣（在家人）共会，而调笑贡高，种种的哗谈。他数（屡）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作种种的哗谈后，心里便会生起欲念。他的心既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都热滚

滚后，便会舍戒而罢道（还俗）。诸位贤者！犹如有一只牛，进入别人的田中，那位守田的人便会把牠捉起来，或用绳系缚，或放着在于栏内。诸位贤者！有人作此言：『这匹牛，不会再入于他人的田中了。』像如是的，他所说的为正说与否呢？」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那匹牛，虽被绳所缚，但是或者会断绳，或者会解开。虽为栏所遮，但是或者会破，或者会跳出，而会再入他人的田里，和从前不会有异的。」

大拘絺罗说：(1)「诸位贤者！或有一个人，在世尊之前。以及诸上尊长老，对于梵行，则觉得可惭可愧的，在于可爱可敬的诸位圣贤前，他便善守善护其教言。然而如果在于后时，也就是离开世尊前，以及离开诸梵行可惭可愧，可爱可敬的圣贤前，他便会数（屡）与白衣共会，而调笑贡高，作种种的哗谈。他数（屡）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作种种的哗谈后，其心便会生欲念。他的心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既热后，便会舍戒而罢道（还俗）。诸位贤者！这叫做有一人。」

(2)又次，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逮得初禅（证得初禅的功行），他得到初禅后，便自安住在那个境界，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的，不再更求未获而欲获的，不再更求不作证而欲作证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会教与白衣共会，而调笑贡高，而作种种的哗谈。他数（屡）与白衣共会，而调笑贡高，而作种种的哗谈后，其心便会生欲念。他的心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既热后，便会舍戒而罢道。诸位贤者！犹如大雨时，在林间的湖池，会水满其中。他如在本来之时所见的沙石、草木、甲虫、鱼鳖、虾蟆，以及诸水性（水族）之去时、来时，走时、停住时等事，都因后来水满之故，均不能再见到了。诸位贤者！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那些湖池当中，终究不能再见到沙石、草木、甲虫、鱼鳖、虾蟆，以及诸水性的去时、来时，走时、住时了。』像如是的，他所说的为正说吗？」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那湖池之水，或者会有象来饮，或者马来饮，或者骆驼、牛、驴、猪、鹿、水牛等来饮，或者被人取用，或者风吹日炙，因此，它本来时，已不能看见里面的沙石、草木、甲虫、鱼鳖、虾蟆，以及诸水性（水族）的去时、来时，走时、住时等情景，然而后来因为水减之后，还会看见的清楚如故的。」

大拘絺罗说：「像如是的，贤者们！或者有一人已逮得初禅，而他得初禅后，便自安住不进，不再更求未得而想得它，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这样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数（屡）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哗笑谈话。他数（屡）与白衣共会，调笑贡高，作种种哗笑谈天后，其心便会生欲念。他的心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其身心都热滚滚后，便会舍戒罢道（还俗）。诸位贤者！这叫做有一人。」

(3)又次，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已得第二禅。他得第二禅后，便自安住而不进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之事。这样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会数（屡）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哗笑谈天。他数（屡）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天哗笑后，心便会生欲念。其心既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都热滚滚后，便会舍戒罢道（还俗）。诸位贤者！犹如大雨之时，四衢道中的微尘都会变成泥那样。诸位贤者！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

『此四衢道已为泥土，终不会干燥，不会再作微尘。』像如是的，他作这些话，是否为正说呢？」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四衢道，或者有象行、马行，骆驼、牛、驴、猪、鹿、水牛，以及人民之行，也会被风吹日炙，则那四衢道之泥定会干燥后，还会再作微尘的。」

大拘絺罗说：「像如是的，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已逮得第二禅，他得第二禅后，便自安住而不进，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他就这样的，在于后来之时，便数（屡）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天哗笑。他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说哗笑后，其心便会生欲念。」

他的心既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既热滚滚后，便会舍戒罢道（还俗）。诸位贤者！这叫做有一人。

(4)又次，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逮得第三禅，他得第三禅后，便自安住而不进。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就这样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话而哗笑。他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声后，其心便会生欲念。其心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既热滚滚后，便会舍戒罢道（还俗）。诸位贤者！犹如山泉湖水，都澄清而平于岸，一定不会动摇，也没有甚么波浪。诸位贤者！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那些山泉湖水，终究不会再摇动，也不会有甚么波浪。』像如是的，他作此说，为正说与否呢？」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或者在于东方，有大风之卒来，而吹那湖水，使其动涌而成波浪。像如是的，从南方、西方、北方，有大风之卒来，而吹那湖水，使其动涌而成波浪。」

大拘絺罗说：「像如是的，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逮得第三禅。他得第三禅后，便自安住而不进，而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就这样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声。他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声后，其心便会生欲念。他的心既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既热滚滚后，便会舍戒罢道。诸位贤者！这叫做有一人。」

(5)又次，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逮得第四禅。他得第四禅后，便自安住而不进，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就这样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声。他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而作种种的谈笑哗闹后，其心便会生欲念。他的心既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既热滚滚后，便会舍戒罢道。诸位贤者！犹如居士、居士之子，他们吃微妙的美食，充足饱满后，本来欲食的，就不再砍食了。诸位贤者！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那些居士，或居士之子，终究不会再欲得食了。』像如是，作此说，是否为正说吗？」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那些居士、居士之们，经过其夜，肚子一饥后，他就会如本来所不用食的时那样，还会再欲得其食的。」

大拘絺罗说：「像如是，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已得第四禅，他得第四禅后，便自安住而不进，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这样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闹。他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闹后，其心便会生欲念。他的心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既热滚滚后，便会舍戒罢道（还俗）。诸位贤者！这叫做有一人。」

(6)又次，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位，逮得无想定（对于一切法，都无想念，也不可闻）。他得无想定后，便自安住而不进，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就这样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闹。他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闹后，其心便会生欲念。他的心既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其身心既热滚滚后，便会舍戒罢道（还俗）。诸位贤者！犹如在一无事处，听到支离弥梨虫声（蟋蟀声）那样。而在那无事处，或者王，或者王的大臣，夜间止宿在那里，就会有那些象声、马声、车声、步声、螺声、鼓声、细腰鼓声、妓鼓声、舞声、歌声、琴声、饮食声等烦杂的声音，那些如本来所听到的支离弥梨虫声（蟋蟀声），便不再听到。诸位贤者！如果有人因此而作此言：『那个无事处，终究不会再听到那支离弥梨虫之声。』像如是的，他所说的为正说吗？」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那国王，以及王的大臣，经过其夜，在于平旦之时，各自回去。他如因听到象声、马声、车声、步声、螺声、鼓声、细腰鼓声、妓鼓声、舞声、歌声、琴声、饮食声等杂音之故，不闻支离



弥梨虫声，而他们既已去后，就能还闻如故的。」

大拘絺罗说：「像如是的，诸位贤者！逮得无想定，逮得无想定后，便自安住不进，不再更求未得而欲得，不求未获而欲获，不作证而欲作证。就这样的，他在于后来之时，便数与白衣共会，互相调笑而贡高，而作种种的谈笑哗闹。他数与白衣共会，调笑而贡高，作种种的谈笑哗闹后，便会心生欲念。其心生欲念后，便会身热心热。他的身心既热后，便会舍戒罢道（还俗）。诸位贤者！这叫做有一人。」

那时，质多罗象子比丘，寻于其后（在不久之后），曾经舍戒罢道（还俗）。质多罗象子比丘的诸亲朋友，听到质多罗象子比丘舍戒而罢道还俗后，都往诣尊者大拘絺罗所住之处，到后，表白说：「尊者大拘絺罗！为甚么能预知质多罗象子比丘之心呢？是由于余事而知吗？（天神之告知等）为甚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质多罗象子比丘已舍戒罢道还俗啊！」

尊者大拘絺罗告诉其诸亲朋友说：「诸位贤者！此事正应尔（必定是这样的）。为甚么呢？因为他乃不知如真，不见如真（不如实而知见真理）。为甚么呢？因为不知如真，不见如真之故。」（不如实之知见真理之故，容易动摇其心）。

尊者大拘絺罗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尊者大拘絺罗所说，都欢喜奉！

### 八十三、长老上尊睡眠经第十二（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由于目犍连尊者曾在独处时睡眠，佛陀乃为其说灭除睡眠之法，并告诉他不可计较床乐眠卧安快等事。其次，说比丘之修行事而说：当观无常、兴衰等，以得至于究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婆耆瘦，住在于鬲山的怖林鹿野园中。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乃游行在于摩竭陀国，住在于善知识村里。于是，尊者大目犍连，曾独自在于安静处（无杂人来往的静处），在那里宴坐思惟，然而却睡眠而不觉。世尊知道此事后，就入如其像定（禅定），而以如其像定之神力，犹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从婆耆瘦的鬲山之怖林鹿野园中，忽然隐没不现，而往摩竭陀国的善知识村，现身在于大目犍连尊者之前。于是，世尊乃从禅定而寤，而告诉目犍连说：「大目犍连！你着于睡眠，大目犍连！你着于睡眠啊！」尊者大目犍连白世尊说：「唯然（是的！）世尊！」

佛陀又告诉他说：「大目犍连！你乃如所相，而着于睡眠，你不可以修那种相！也不可以广布！像如是的的话，睡眠便可以得灭。如果你的睡眠因故而不灭的话，大目犍连！你就应该随着本所听到之法，随之而受持、广布、诵习，像如是的的话，则睡眠便可得以除灭。如果你的睡眠还是因故而不灭的话，大目犍连！你就应该将随着本来所听过之法，随之而受持，而为他人广说，像如是的的话，则睡眠便可以得到消灭。如果你的睡眠还是因故而不灭的话，大目犍连！你就应该随着本来所听到之法，随之而受持，而心念，而心思，像如是的，那睡眠便可以得到消灭。如果你的睡眠因故仍然不灭的话，大目犍连！你就应该用两手去扞摸于耳朵，像如是的的话，则睡眠便可以得到消灭。」

假如你的睡眠还是因故而不灭的话，大目犍连！就应该用冷水澡洗你的面目，

以及遍洒身体，像如是的话，则睡眠便可以得到消灭。假若你的睡眠还是因故而不灭的话，大目犍连！你就应该从室中出来，到外面去观察四方，去瞻视星宿，像如是的话，那睡眠便可以得以消灭。如果你的睡眠还不能消灭的话，大目犍连！你就应该从室内出来，而至于屋头，在那里露地经行，守护诸根，心安于内，于后而前想，像如是的话，睡眠便可以得灭。如果睡眠还是因故而不灭的话，大目犍连！你就应当舍弃经行道，而至于经行的道头，敷一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而坐在那里，像如是的话，则睡眠便可以得灭。如果你的睡眠因故，而还不消灭的话，大目犍连！你就应该还入于室内，将优多罗僧（上衣）四迭，而敷在床上，襞（褶）僧伽梨（大

衣）作为枕头，右胁而卧，足与足相累，心作光明之想，立正念正智，常欲起之想。

大目犍连！不可以计执床乐，眠卧安快！不可以贪财利！不可以着于名誉！为甚么呢？因为我乃说一切法不可以与会，也说一切法可以与会。大目犍连！我到底是说甚么法不可以与会呢？大目犍连！如果为道与俗之法的共合之会的话，我就说此法不可以与会。大目犍连！如果为道与俗之法的合会的话，便会多有所说。假若多有所说的话（意见杂多），就便会有调弄。如果为有调弄的话，其心便不会安息。

（议论纷纷）大目犍连！如果心不安息的话，其心便会离开禅定。大目犍连！因此之故，我说：不可以与这种会。

大目犍连！我到底是说那一种法可以与其共会呢？大目犍连！如那些无事处，我就说此法可以与其共会。如那些山林树下，空安静的地方，那些高岩石室，为寂无音声，为远离而无恶，没有人民，可以随顺而宴坐（可以安心的在那里打坐）。大目犍连！我说这种法，可以与其共会。

大目犍连！你如果进入村内去行乞食的话，应当要讨厌利益的心情，应当厌人供养、厌人恭敬才对。你假若能对于利，对于供养、恭敬之心作厌离后，便可以进入村内去乞食。大目犍连！不可以高大之意进入村内去乞食！为甚么呢？因为诸长者之家，必定有其如是之事（有俗事）。比丘来乞食时，有时会使长者并不作意（不关心，不和乞食者共语）。这时，比丘便会作此念：谁坏我长者家（谁破坏我与长者的感情？谁向长者说我的坏话？）呢？为甚么呢？因为我进入长者家时，长者却并不作意（不关怀我）。因此而生起忧闷，由于忧闷而生调（掉举），由于调（掉举）而生其心不息，由于心不安息，其心便会离开禅定。

大目犍连！你在说法时，不可以诤说！如果诤说时，便多会有所说。由于有多说之故，就便会生调（动），由于生调（动）之故，其心便会不安息，由于心不安息之故，其心便会离开禅定。大目犍连！你在说法的时候，不可以存强的心，说法要如狮子（狮子吼，则百兽皆伏）。大目犍连！你在说法时，要下意（要低心）的去说法，要舍力、灭力、破坏于力，应当以不强，而说法如狮子那样（能灭一切戏论）。大目犍连！应当要如是而学！」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就从其座位而起，偏袒着衣（偏露右肩），叉手（合掌）向佛，仰白佛陀说：「世尊！要怎样？比丘才能得至于究竟？才能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之完毕呢？」

世尊告诉他说：「大目犍连！比丘如果觉乐（受乐）、觉苦（受苦），觉不苦不乐（纳受不苦不乐）的话，他就应观察此觉（受）为无常，观察为兴衰、观察为断离、观察为无欲、观察为灭、观察为舍。他如对于此觉（受）观察为无常、观察为兴衰、观察为断离、观察为无欲、观察为灭、观察为舍后，就不会再受生于此世间。因不受生于世后，便不会疲劳，由于不疲劳后，便会般涅槃。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谛）。大目犍连！像如是的，比丘乃能得至究竟，乃能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已讫！」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大目犍连，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 八十四、长寿王品无刺经第十三（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游行于鞞舍离时，鞞舍离的人高声唱传，而往诣佛所，去供养礼事。这时居住于附近的诸名德长老比丘，知道坐禅是以声音为刺（为障碍），因此而避至于牛角娑罗林，佛陀乃赞叹他们。佛陀则遂说持戒护诸根，至于四禅四无色定之刺，并说欲、恚、愚痴之三刺，而漏尽的阿罗汉则已断离刺，已灭刺而不复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鞞舍离（译为广严。跋耆国的首都），住在于猕猴江（猕猴池）边的高楼台观。这里也有诸名德（众所知识），长老上尊（戒腊十年以上之比丘）、大弟子等人，所谓遮罗、优簸遮罗、贤善、贤患、无患，耶舍等上称人物的比丘。像如是比类的诸名德、长老上尊、大弟子等比丘，也游行在鞞舍离的猕猴江边的高楼台观，都统统近于佛陀所住的叶屋（叶庵，以树叶等搭成的临时的精舍）之旁边而住。

诸鞞舍离的丽掣（离车族），听闻世尊游行在于鞞舍离的猕猴江边的高楼台观后，便作如是之念：我们宁可作大如意足（很多主高贵善美的车乘），作王的威德，高声唱传，出离鞞舍离城，往诣于佛所，去供养礼事吧！

这时，诸位名德、长老上尊、大弟子们，听闻诸位鞞舍离的丽掣（离车族）们，都作大如意足，作王的威德，高声唱传，出离鞞舍离城，来诣佛所，要供养礼事。大众便作如是之念：坐禅乃以声音为刺（障碍），世尊也说坐禅乃以声音为刺，我们宁可往诣牛角娑罗林（牛师师园、音声丛树）。在那个地方乃没有闹乱，乃远离杂处而可以独住，为闲居的静处，可以宴坐思惟。于是，诸位名德、长老上尊、大弟子们，都往诣牛角娑罗林，在那个无乱，而远离杂闹之处，而能独住，为闲居的静处，在那个地方宴坐思惟。

那时，众多的鞞舍离丽掣（离车族）们，都作大如意足，作王的威德，都高声唱传，出离鞞舍离，往诣佛所，去供养礼事。有的鞞舍离丽掣，乃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旁。有的则和佛陀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有的则叉手（合掌）向佛，然后退坐在一边。有的却遥见佛陀后，就默然而坐。

这时，众多的鞞舍离的丽掣们，各人已坐定后，世尊就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成就他们的欢喜心。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成就他们的欢喜心后，就默然而住。于是，众多的鞞舍离的丽掣们，受世尊为他们说法，

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后，就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

鞞舍离的丽掣们离开后不久，于是，世尊乃问诸比丘们说：「诸位长老上尊、大弟子们，到底是到哪里去了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诸位长老上尊、大弟子们，因听闻诸鞞舍离的丽掣们，作大如意足，作王的威德，而高声唱传，出离鞞舍离城，来诣佛所，供养礼事，他们就作如是之念：坐禅乃以声音为刺（障碍，如鱼刺），世尊也曾经说过，禅乃以声为刺。我们宁可往诣牛角娑罗林，在那个无乱，远离而能独住，而可以闲居的静处，去宴坐思惟（在那边打坐）。世尊！诸位长老上尊、大弟子们，乃共往诣彼（都到那个地方去了）。

于是，世尊听闻其事，就感叹而说：「善哉！善哉！如长老上尊、大弟子们，应该要作如是之说

的：『禅乃以声为刺，世尊也曾经说过：禅乃以声为刺。』为甚么呢？因为我实在曾经如是说过：禅有刺。而持戒的人，乃以犯戒为刺，护诸根的人，则以严饰身为刺（指爱着于身上的庄饰品等），修习恶露（不净想）的人，则以净相（净想）为刺，修习慈心的人，则以恚为刺，修习离酒的人，则以饮酒为刺，修习梵行的人，乃以见女色为刺。入初禅的人，乃以声为刺（言语寂灭故），入第二禅的人，乃以觉观为刺（觉观寂灭故），入第三禅的人，则以喜为刺（喜心寂灭故），入第四禅的人，乃以入息出息为刺（出入息寂灭故），入空处（无色界之一）的人，则以色想为刺（色想寂灭故），入识处的（无色界之二）的人，乃以空处想为刺（空入处想寂灭故），入无所有处（无色界之三）的人，乃以识处想为刺（识入处想寂灭之故），入无想处（非想非非想，无色界之四）的人，乃以无所有处想为刺（无所有入处想寂灭故），入想知灭定（想受灭定）的人，则想知为刺（想知灭定为灭尽定，灭尽六识心、心所，不使其生起之禅定，想受灭正受时，想受寂灭之故）。

又次，有三种刺，所谓欲刺、恚刺、愚痴之刺（贪瞋痴）是。此三种刺，则漏尽的阿罗诃（阿罗汉）已断、已知（已断尽烦恼一漏，已如实而知烦恼），已拔绝其根本，已灭尽而不会再生。这叫做

阿罗诃无刺、阿罗诃离刺、阿罗诃无刺离刺。」（阿罗汉果乃无障无碍，自由自在）。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十五、真人经第十四（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有真人法、和不是真人法。不是真人法就是自夸豪贵、端正、才辩，至于诵经、持律、学论、服法衣、乞食、远离，乃至得四禅、四无色定，而轻视他人。真人法，则为同样的修学，而得无量的功德，得人的恭敬供养，也不自贵，不轻贱他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为你们讲说真人法，以及不是真人之法。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这时，诸比丘们，则受教而听。

佛陀说：「甚么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呢？(1)或者

有一种人，是由于豪贵之族（贵族出身），去出家学道，其余的人则不然（自己为贵族出身，他人则不是，自夸贱他），他因为是豪贵之族之故，自贵而轻贱他人

(轻视别人)，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果是真人法的话，就作如是的观察：我乃不是由于豪贵之族之故，而断淫、怒、痴的（我成阿罗汉而断除贪瞋痴，并不是因为出身高贵所致）。或者有一种人，不是豪贵出身去出家学道，而他却能行法如法（实行法，如法而行），随顺于法（自力而随顺法，不弯曲法），向法次法（向于法，依法之次第而行法）。他就是因此之故，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而得真谛法（出世间法）的话，乃为不自贵，不贱他，这叫做真人法。

(2)又次，或者有一种人，自认为是端正可爱，其余的人则为不然（别人不像他那么的端正可爱）。他因为自认为是端正可爱之故，自贵而贱他（夸自贱他），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真人法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观：我并不是因为端正可爱之故，而断淫、怒、痴（我能证果，乃不是由于端正可爱之故）。或有一种人，虽然不端正可爱，然而他乃行法如法（依法而实行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依真理的次第而行）。他就是因此之故，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而得真谛之法的话，就是不自贵，不贱他，这叫做真人之法。

(3)又次，或者有一种人，自认为是才辩工谈（辩才无碍），其余的人都不然。他因为自认为才辩工谈之故，而自贵贱他，这叫做不是真人法。如真人法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观：我并不是由于才辩工谈之故，才能得以断除淫、怒、痴的（解如前）。或者有一种人，并没有才辩工谈，然而他却能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依法而实行法，自力而随顺于法，向于法的次第而学其法），他就是因此之故，得以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而得真谛之法的话，就为之不自贵（不自夸）、不贱他（不轻贱他人），这叫做真人法。

(4)又次，或者有一种人，是长老，乃被国王所赏识，也为众人所认识见，而有大福，其余的人则不然。他乃由于是长老，被王者所赏识，以及众人所知，而有大福之故，而自贵（自夸尊贵）贱人（轻视他人），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真人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观：我并不是因为长老，而被王者所识，以及众人所知，而有大福之故，才能得以断除淫、怒、痴的。或者有一种人，并不是长老，不被王者所识，也不被众人所知，也没有大福，然而他乃能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依法而实行法，而有能力随顺于法，按真理的次第迈进），他就是因此之故，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而得真谛之法的话，为不自贵（不自夸），不贱他（不轻贱他人），这叫做真人之法。

(5)又次，或者有一种人，自认能诵经、持律、学阿毘昙（增上法，论），谙于阿含慕（阿笈摩阿含，译为教法，为精通于圣典之义），多学经书，其余的不然。他因为谙阿含慕（精通于圣典），多学经书之故，自贵而贱他（自夸而轻贱他人），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真人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观：我并不是由于谙阿含慕（精通圣典），多学经书之故，才能得以断淫、怒、痴的。或者有一种人，不谙于阿含慕（不精通于圣典），也不多学经书，然而他却能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依法而实行法，有实力而能随顺于法—不违真理，向真理的次第而学），他就是因此而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而得真谛之法的话，就是不自贵（不自夸），不贱他（不轻贱他人），这叫做真人法。

(6)又次，或者有一种人，自认为是穿着粪扫衣，摄三法服（三衣），持不慢衣（为制御憍慢心而制之法衣），其余的人为不然。他因为持不慢衣之故，自贵（自夸）而贱他（轻贱他人），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真人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观：我并不是因为持此不慢衣之故，而能断淫、怒、痴的。或者有一种人，虽然不持不慢衣，然而他却能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如实行法，向法的次第迈进，而不违逆于法）。他就是因此之故，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而得真谛之法的话，就是不自贵（不自夸），不贱他（不轻贱他人），这叫做真人之法。

(7)又次，或者有一种人，常行乞食，饭齐五升（饭乃每次同样的齐等为五升），限七家食（乞食限定于向七家，有无乞到，都应归寺），或者又是每日只一食，过中（午后）不饮浆，其余的人则不然。他因为过中午后，不吃浆物之故，自贵（自夸）贱他（轻贱他人），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真人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观：我并不是由于此过中午之后，不饮浆之故，而得以能断淫、怒、痴的。或者有一种人，虽然不断过中午之后之饮浆等事，然而他却能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实行真理，而向真理迈进，而不违逆真理）。他由于此之故，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于得真谛之法的话，就是不自贵（不自夸），不贱他（不轻贱别人），这叫做真人之法。

(8)又次，或者有一种人，自认为是在无事处，在山林树下，或者住于高岩，或者止住于露地，或者处于冢间，或者能知时，其余的人则不然。他由于此能知时之故，会自贵（自夸）贱他（轻贱他人），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真人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观：我并不是由于此能知时之故，而得以能断淫、怒、痴的。或者有一种人，虽然不知时，然而他却能行法如法，随顺于法，向法次法（如实而行真理，向于真理迈进，不违逆真理）。他由于此之故，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于得真谛之法的话，就是不自贵、不贱他（不自夸，不轻视他人）。这叫做真人之法。

(9)又次，或者有一种人，自认已逮得初禅，他由于得初禅之故，而自贵贱他（自夸而轻贱他人），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真人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观：所谓初禅者，世尊曾经说有无量种（多样多变），如果有计量的话，就为之爱（得初禅已没有渴爱，然而有种种的思量之故，就会成为变异的状态）。他因为是如此之故，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而得真谛之法的话，就不自贵（不自夸），不贱他（不轻贱他人），就叫做真人之法。

(10)至(16)又次，或者有一种人，自认为得第二、第三、第四禅，得空处、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其余的人则不然。他因为逮得非有想非无想处之故，自贵（自夸）而贱他（轻贱他人），这叫做不是真人之法。如真人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的观察：所谓非有想非无想处，则世尊曾经说为无量种（多样多变），如果有计量的话，就是所谓爱。他因此之故，能得供养恭敬。像如是的趣向而得真谛之法的话，就不自贵（不会自夸），不贱他（不会轻贱他人），这叫做真人之法（这一段乃包括二禅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文略耳）。

诸位比丘！这叫做真人法、不是真人法，你们应当要知道甚么叫做真人法，甚么叫做不是真人之法。知道真人之法、不是真人之法后，就应舍弃不是真人之法，而学真人之法，你们应当要学如是！」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摄颂如下）

豪贵端正谈 长老诵诸经 衣食无事禅 四无色在后

1.豪贵 2.端正 3.才辩工谈 4.长老 5.诵诸经 6.衣 7.食 8.无事处，9.初禅、10.二禅、11.三禅、12.四禅，13.14.15.16.之四无色界处，是在最后。)

## 八十六、说处经第十五（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提示阿难教诲年少比丘的方便法门。所谓五阴、六内处、六外处，乃至七觉支、八支圣道等之修行法。

后并说顶法，以及顶法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晡时（申时），从其宴坐站起，率引一些诸年轻的比丘，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旁。诸位年少的比丘，也来稽首佛足后，也退坐在于一边。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这些诸位年少的比丘，我应当要怎样的教呵他们呢？要怎样的训诲？要怎样的为他们说法呢？」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你应当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处（内六处、外六处，所谓六根六尘是），以及教处（十二处）。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十二处，也教他们十二处的话，他们便能得安隐，便能得力与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会行梵行。」

阿难尊者叉手（合掌）向佛，而白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间。如果世尊为诸位年轻的比丘说十二处，以及教其十二处的话，我和诸年少的比丘们，乃从世尊所闻之后，当会善于受持。」

世尊告诉他们说：「阿难！你们应当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以及诸位年轻的比丘广大详细的分别而说。」尊者阿难等比丘，则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们说：「(1)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五盛阴（五取蕴，为生存而取着的五要素），所谓色盛阴（指肉体），觉（受）、想、行、识盛阴（指精神作用）是。阿难！此五盛阴之事，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说，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少的比丘，说教此五盛阴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便不会烦热，终身则能行梵行。」

(2)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内处（六根），所谓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是。阿难！此六内处，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少的诸比丘们说教此六内处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3)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外处（六尘），所谓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法处是。阿难！这六外处，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六外处的话，则他们便能得到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就会行梵行。」

(4)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识身（六识），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阿难！此六识身，你应当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六识身的话，他们便能得到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5)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更乐身（六触身），所谓眼更乐（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更乐（触）是。阿难！此六更乐身（六触）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少的比丘说教此六更乐身（六触）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6)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觉身（六受身），所谓眼觉（眼受）、耳受、鼻受、舌受、身受、意觉（意受）是。阿难！此六觉（受）身，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六觉身（六受身）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7)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想身，所谓眼想、耳想、鼻想、舌想、身想、意想是。阿难！此六想身，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六想身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8)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思身，所谓眼思，耳思、鼻思、舌思、身思、意思是阿难！此六思身，你应当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六思身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9)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爱身（渴爱身），所谓眼爱，耳爱、鼻爱、舌爱、身爱、意爱是阿难！此六爱身，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六爱身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0)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六界（六大种，要素），所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是阿难！此六界，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六界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1)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因缘起之法，及因缘起所生之法（十二因缘 缘起）。所谓如果有此，就会有彼，假如没有了此，就没有了彼（因缘法，有这种因，就有这种果，如没有做因，就不

会有甚么果）。如果生此，就会生彼。假若灭此，就会灭彼（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缘于无明，而有了行，缘于行，而有了识，缘于识，而有了名色，缘于名色而有了六处，缘于六处而有了更乐（触），缘于更乐（触）而有了觉（受），缘于觉（受）而有了爱，缘于爱，而有了受（取），缘于受（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如果无明消灭，则行就会灭，行若消灭，则识就会灭，识如消灭，则名色就会灭，名色消灭，则六处就会灭，六处如消灭，则更乐（触）就会灭，如更乐（触）消灭，则觉（受）就会灭，觉（受）如消灭，则爱就会灭，爱如消灭，则受（取）就会灭，受（取）如消灭，则有就会灭，如有消灭，则生就会灭，生如消灭的话，则老死就会消灭。阿难！这因缘起，以及由因缘起所生之法，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教此因缘起，以及由因缘起所生之法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2)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念处（念为观，处为境），所谓观察身，而如身，观察觉（受）、心、法，而如法（观察身、受、心、法）阿难！此四念处，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四念处的话，他们便能得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3)阿难！我本（从前）曾经为你说过四正断（四正勤）。一位比丘，就应：已生的恶不善之法，为了断灭它之故，而起欲，而求方便行，而会精勤，而会举心，去断灭它；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为了使其不生之故，而起欲，而求方便行，而会精勤，而举心，去断灭；未生的善法，为了使其生之故，而起欲，而求方便行，而会精勤，而举心，去断除其障碍；已生的善法，为了止住之故，为了不忘之故，为了不退之故，为了转增多故，为了广布之故，为了圆满具足之故，而起欲，而求方便行，而精勤，而举心，去断灭其障碍等事。阿难！此四正断，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四正断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4)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如意足（由四种定而发的四神足），所谓比丘，就应：成就1.欲定，而烧诸行（灭诸行—妄动的心），而修习如意足。应依于无欲，依于离，依于灭，而愿到达于非品（非品种—非凡夫）。像如是的，对于2.精进定，3.心定，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应成就4.观定，而烧诸行（灭诸妄动的心），而修习如意足。应依于无欲，依于离，依于灭，而愿到达于非品（非凡夫）。阿难！此四种如意足（欲



定、精进定、心定、观定所起的四神力），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少的比丘说教此四种如意足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5)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禅（色界初二三四禅定）。一位比丘，应该要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阿难！此四禅，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四禅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6)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圣谛（此四种为圣者所见的谛理—真实之理）。所谓苦圣谛、苦之集谛、苦之灭谛、苦之灭道圣谛是。阿难！此四圣谛，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四圣谛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修梵行。

(17)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想。一位比丘，应该要有1.小想，要有2.大想，要有3.无量想，要有4.无所有想。阿难！此四种想，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四想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8)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种无量（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一位比丘，应该要：心与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都心与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而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喜、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中。阿难！此四种无量心，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四种无量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9)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无色（无色界天，四空定）。一位比丘，应该要断一切之色想，乃至逮得非有想非无想处，而成就游止其中。此四无色，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以便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四无色（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的话，他们便会得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0)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圣种（1.衣服、2.饮食、3.住处都知足，而4.断恶修善为乐）。所谓比丘、比丘尼，如得粗素之衣，而知知足（知满足），并不是为衣之故，而求满其意的。如果未得衣，也不忧悒，也不啼泣，也不捶胸，也不痴惑。假若得衣的话，也应不染不着（不染心执着），也应不欲不贪（不起贪欲之念），也应不触不计（不触目而起心动念），要因见灾患，要知道出要，而用衣的。像如是之事利（有益于道而穿衣之事），不懈怠而正知的话，就叫做比丘、比丘尼之住于旧圣种。像如是的，对于饮食、住处，也同样之理。同时欲断而乐断，欲修而乐于修。他就由于欲断而乐于断之故，不会自贵（不自夸），也不会轻贱他人，像如是之事利不懈怠而正知的话，就是叫做比丘、比丘尼之正住于旧圣种。阿难！此四种圣种，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应以此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四圣种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1)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四种沙门果（沙门道之果）。所谓须陀洹（预流，初果）、斯陀含（一来，二果）、阿那含（不还，三果），以及最上的阿罗汉果是（阿罗汉，无生，四果）。阿难！此四种沙门果，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教此四沙门果的话，他们便能得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2)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五熟解脱想（使解脱能够成熟之五种想）。所谓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不净恶露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阿难！此五种成熟解脱之想，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五熟解脱想的话，他们便能得到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3)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五解脱处（五种解脱的要法）。若比丘、比丘尼，由于此的缘故（指由五解脱处），则未解脱心的人，定会得解脱，未尽诸漏的人，能得尽诸漏而无恼，未得无上的涅槃的人，能得无上的涅槃。那五种呢？1.阿难！世尊为比丘、比丘尼说法，诸有智慧的梵行者，也为比丘、比丘尼说法。阿难！如世尊为诸比丘、比丘尼说法，诸有智慧的梵行者也为诸比丘、比丘尼说法的话，则他们听法后，便能知道法而了解其义。他们因为知法解义之故，便能得欢悦，由于欢悦之故，便能得欢喜，由于欢喜之故，便能得止身小安定，由于止身之故，便得觉乐，由于觉乐之故，便能得心定。阿难！比丘、比丘尼，由于心定之故，便能得见如实、知如真（如实而知，如实而见）。由于见如实、知如真之故，便得厌离，由于厌离之故，便得无欲，由于无欲之故，便得解脱，由于解脱之故，便得知道解脱，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谛）。阿难！这就是第一解脱处。因此之故，比丘、比丘尼，如未解脱的话，就能得心解脱，未尽诸漏的人，就能得尽诸漏无余，未得无上涅槃的人，就能得无上的涅槃。

2.又次，阿难！世尊不为比丘、比丘尼说法，诸有智慧的梵行者，也不为比丘、比丘尼说法。就要如本来（从前）所闻、所诵习之法，而广为读诵。

3.如果不能广读其本来（从前）所闻、所诵习之法的话，就要随着本来（从前）所闻、所诵习之法，去为他人广说。

4.如果不能为他人广说本来（从前）所闻、所诵习之法的话，就要随着本来（从前）所闻、所诵习之法，以心思惟分别。

5.假若心不思惟分别那些本来（从前）所闻、所诵习之法的话，就要善于受持诸三昧相。阿难！如果比丘、比丘尼，善于受持诸三昧相的话，便能知法而解义。他们就由于知法而解义之故，便能得到欢悦。由于欢悦之故，便能得欢喜，由于欢喜之故，便能得止身。由于止身之故，便能得觉乐。由于觉乐之故，便能得心定。阿难！比丘、比丘尼们由于心定之故，便得见如实、知如真（如实而知见），由于见如实、知如真之故，便得厌离，由于厌离之故，便得无欲，由于无欲之故，便得解脱，由于解脱之故，便得知道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谛）。阿难！这叫做五种解脱处。因此之故，比丘、比丘尼，如未解脱的话，就能得心解脱，未尽诸漏的人，就能得尽诸漏无余，未得无上涅槃的人，就能得无上涅槃。阿难！这五解脱处，你应当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这五解脱处的话，他们便能得到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4)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五根，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阿难！此五根之法，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五根的话，他们便能得到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5)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五力，所谓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是。阿难！此五力，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五力的话，他们便能得到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6)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五出要界（指五种善观，如欲、恚、害、色、

己身，就能出离之法）。那五种呢？

1.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乃极为重于善观爱欲（爱乐）。他们由于极为重于善观爱欲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欲，不乐于欲，不近于欲，不信解于欲。如果欲心将生起的话，就实时把它融消、焦缩，转还而不得舒张，舍离而不住于欲，秽恶欲，厌患于欲。阿难！犹如鸡毛及其筋，将它持放在于火里，实时就会融消焦缩那样，转还而不得舒张起来。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也是如是的极为重于善观爱欲。他们由于极为重于善观爱欲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欲，不乐于欲，不近于欲，不信解于欲。如果欲心将生起的话，就实时融消焦缩，转还而不得舒张。舍离而不住于欲，秽恶而厌患于欲。都观想无欲，心向于无欲，乐于无欲，近于无欲，信解于无欲。心乃无碍，心乃无浊，心乃得乐，而能致于乐。远离一切欲，以及由于欲而生的诸漏、烦热、忧戚。解彼（欲）而脱彼（欲），又解脱彼，彼乃不再受此觉，因为觉，乃由于欲而生之故。像如是就叫做欲之出要。阿难！这叫做第一种出要界。

2.又次，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乃极为重于善观恚（瞋恚）。他们乃由于极为重于善观恚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恚，不乐于恚，不近于恚，不信解于恚。如果恚心将生起时，实时会融消焦缩，会转还而不得舒张，舍离恚而不住于恚，秽恶恚而厌患恚。阿难！犹如鸡毛，以及其筋，持放在于火中，实时就会融消焦缩，会转还而不得舒张。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也是如是的极为重于善观瞋恚，他们由于极为重于观恚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恚，不乐于恚，不近于恚，不信解于恚。如果恚心将生起的话，实时就会融消焦缩，会转还而不得舒张，会舍离而不住于恚，会秽恶患而厌患恚。都观无恚，心向于无恚，乐于无恚，近于无恚，信解无恚。心乃无碍，心乃无浊，心乃得乐而致于乐。远离一切恚，以及由于恚所生的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而脱彼（解恚而脱恚），又再解脱彼（恚）彼不再受此觉，所谓觉，乃由于恚而生之故。像如是，就叫做恚出要。阿难！这叫做第二种出要界。

3.又次，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乃极为重于善观恼害。他们由于极为重于观害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害，不乐于害，不近于害，不信解于害。如果害心将生起之时，就实时会把它融消焦缩，将它转还而不得舒张，舍离害，而不住于害，秽恶害而厌患害。阿难！犹如鸡毛，以及其筋，持放在于火内，就实时会融消焦缩，而转还，而不得舒张。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也是如是的极为重于善观恼害。他们由于极为善于观察恼害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害，不乐于害，不近于害，不信解害。如果害心将生起的话，实时就会把它融消焦缩，会把它转还而不得舒张。都舍离害而不住于害，秽恶害而厌患害。都观无害，心向于无害，乐于无害，近于无害，信解无害。其心无碍，其心无浊，其心得乐而能致于乐。远离于一切害心，以及由于害而生的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脱彼（解害脱害），又解脱于彼（害）彼乃不再受此觉，所谓觉，乃由于害而生之故。像如是的，就为之害之出要。阿难！这叫做第三种之出要界。

4.又次，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乃极为重于善观色（有质碍、会变坏）。他们由于极为重于善观色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色，不乐于色，不近于色，不信解色。如果色心将生起的话，实时会把它融消焦缩，会使其转还而不得舒张。都舍离于色而不住于色，秽恶于色，而厌患于色。阿难！犹如鸡毛，以及其筋，持放在火内，就实时会融消而焦缩，会转还而不得舒张那样。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也是如是的极为重于善观色，他们由于极为重于善观色之故，其心便不向于色，不乐于色，不近于色，不信解色。如果色心将生起的话，就实时把它融消焦缩，将其转还而不得舒张。舍离色而不住于色，秽恶色而厌患色。都观无色，心向于无色，乐于无色，近于无色，信解无色。心乃无碍，心乃无浊，不乐于害，不近于害，不信解害。如果害心将生起的话，实时就会把它融消焦缩，会把它转还而不得舒张。都舍离害而不住于害，秽恶害而厌患害。都观无害，心向于

无害，乐于无害，近于无害，信解无害。其心无碍，其心无浊，其心得乐而能致于乐。远离于一切害心，以及由于害而生的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脱彼（解害脱害），又解脱于彼（害）。彼乃不再受此觉，所谓觉，乃由于害而生之故。像如是的，就为之害之出要。阿难！这叫做第三种之出要界。

4. 又次，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乃极为重于善观色（有质碍、会变坏）。他们由于极为重于善观色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色，不乐于色，不近于色，不信解色。如果色心将生起的话，实时会把它融消焦缩，会使其转还而不得舒张。都舍离于色而不住于色，秽恶于色，而厌患于色。阿难！犹如鸡毛，以及其筋，持放在火内，就实时会融消而焦缩，会转还而不得舒张那样。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也是如是的极为重于善观色，他们由于极为重于善观色之故，其心便不向于色，不乐于色，不近于色，不信解色。如果色心将生起的话，就实时把它融消焦缩，将其转还而不得舒张。舍离色而不住于色，秽恶色而厌患色。都观无色，心向于无色，乐于无色，近于无色，信解无色。心乃无碍，心乃无浊，心乃得乐，而能致于乐。远离一切色，以及由于色所生的诸漏、烦热、忧戚、解披而脱彼（解色而脱色），又解脱彼（色）。彼乃不再受此觉，所谓觉，乃由于色而生之故。像如是的，就为之色出要。阿难！这叫做第四种出要界。

5. 又次，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乃极为重于善观己身（有身）。他们由于极为重于善观己身之故，其心便不会向于己身，不乐于己身，不近于己身，不信解己身。如果己身之心将生起时，就实时会把它融消焦缩，会将其转还而不得舒张。会舍离己身而不住于己身，秽恶己身而厌患己身。阿难！犹如鸡毛，以及其筋，持放在火内，实时就会融消焦缩，会转还而不得舒张。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也是如是的极为重于善观己身。他们由于极为重于善观己身之故，其心便不向于己身，不乐于己身，不近于己身，不信解己身。如果己身之心将生起之时，就实时会把它融消焦缩，将其转还而不得舒张。舍离己身而不住于己身，秽恶己身而厌患于己身。观想为无己身，心向于无己身，乐于无己身，近于无己身，信解无己身。其心无碍，其心无浊，其心得乐而能致于乐。远离于一切己身，以及由于己身而生的诸漏、烦热、忧戚、解彼而脱彼（解己身而脱己身），又解脱于彼（己身）。彼不再受此觉，所谓觉乃由于己身而生之故，像如是的，就是己身出要。阿难！这叫做第五种之出要界。

阿难！此五种出要界，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五出要界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17) 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七财。所谓信财、戒财、惭财、愧财、闻财、施财、慧财是。阿难！此七种财，你应当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少的比丘说教此七财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8) 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七力。所谓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是。阿难！此七种力，你应当要为那些诸年少的比丘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七力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29) 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七觉支，所谓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息觉支、定觉支、舍觉支是。阿难！此七觉支，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说教此七觉支的话，他们便能得到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30) 阿难！我本（从前）为你说过八支圣道，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就是为之八支圣道。阿难！此八

支圣道，你应当要为诸年少的比丘们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八支圣道的话，他们便能得到安隐，便能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于是，尊者阿难，乃叉手（合掌）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甚奇！甚特！世尊为诸年少的比丘说处（十二处），以及教处（修行法）。」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如是！如是！甚奇！甚特！我为诸年少的比丘说处，以及教处。阿难！你如果能从如来之处，又问顶法，以及顶法退的话，你便能于如来之处，生起极信而欢喜的。」

于是尊者阿难乃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果世尊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顶法，以及顶法退之说，和其教导修行法的话，我和诸年少的比丘们，从世尊您听闻后，当会善于受持。」世尊告诉他说：「阿难！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以及诸年少的比丘说顶法，以及顶法退。」尊者阿难们，就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们说：「阿难！多闻的圣弟子，以真实的因心，去思念称量，去善观分别无常、苦、空、非我。他们像如是的思念，像如是的称量，像如是的善于观察而分别的话，便能生忍、生乐、生欲，而欲闻、欲念、欲观。阿难！这叫做顶法。阿难！如果得此顶法后，而又失去而衰退，不修习守护，不习于精勤的话，则，阿难！这就叫做顶法退（以上为五阴）。像如是的那些内、外、识、更乐（触）、觉（受）、想、思、爱、界、因缘起（十二因缘），也是如是。阿难！多闻的圣弟子，对于此因缘起，以及因缘起之法，都思念而称量，而善于观察分别的话，便能生忍、生乐、生欲，而欲闻、欲念、欲观。阿难！这叫做顶法。阿难！如果得此顶法，而又失去，而衰退，而不修习守护，而不习于精勤的话，则，阿难！这叫做顶法退。阿难！此顶法，以及顶法退，你应当要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用以教导他们。如果为诸年轻的比丘们说教此顶法，以及顶法退的话，他们便会得到安隐，便会得力得乐，身心就不会烦热，终身都会行梵行。」

阿难！我已经为你们说处，以及教处，和顶法，及顶法退了。如尊师所为其弟子们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而快乐等事，我现在都作过，你们应当再予以自作，要至于无事处，在于山林树下，在于空安静之处，去宴坐思惟，不可放逸！应勤加精进，不可使有后悔！这就是我的教敕，是我的训诲。」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以及诸年少的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摄颂如下：

阴内外识更 觉想思爱界 因缘念正断 如意禅谛想  
无量无色种 沙门果解脱 处根力出要 财力觉道顶

（(1)五盛阴。(2)六内处。(3)六外处。(4)六识身。(5)六更乐身〔六触身〕，(6)六觉身（六受身）。(7)六想身。(8)六思身。(9)六爱身。(10)六界。(11)因缘起及因缘起所生法。(12)四念处。(13)四正断。(14)四如意足。(15)四禅。(16)四谛。(17)四想。(18)四无量。(19)四无色。(20)四圣种。(21)四沙门果。(22)五熟解脱想。(23)五解脱处。(24)五根。(25)五力。(26)五出要界。(27)七财。(28)七力。(29)七觉支。(30)八支圣道。(31)顶法及顶法退。）

中阿舍经卷第二十一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秽品第八：（有十经）（第二小土城诵）

秽求比丘请 智周那问见 华喻水净梵 黑住无在后  
（秽品经、求法经、比丘请经、知法经、周那间见经，青白莲华喻经、水净梵志经、黑比丘经、住法经，无经在于最后面。）

八十七、秽品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舍梨子尊者为诸比丘们分别四种人：1.内有秽而不自知。2.内有秽而自知。3.内无秽而不自知。4.内无秽而自知。就中，第1.与第3.二种为下贱之人。第2.与第4.为最胜之人。前者乃没有自觉之心，不起舍不善，以便修善之心。后者则有自觉，而增修，而断尽恶意。并且为说秽之种种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婆奇瘦，住在于鬻山的怖林鹿野园中。

那时，尊者舍梨子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世间有四种人。那四种呢？或者有一种人，内心实在有秽（结），而不自觉知，内有秽而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道内心有秽一结）。或有一种人，内心实在有秽（结）而自己知道，内有秽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内心有秽一结）。或者有一种人，内心实在无秽而不自知，内无秽而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道内心无秽一无结）。或者有一种人，内心实在无秽而能自知，内无秽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内心实在无秽一无结）。

诸位贤者！如果有一种人，其内心实在有秽而不自知，内有秽而不知如真的话，则这种人，在于诸人当中，乃为最下贱的人。如有一种人，其内心实有秽，而能自知，内有秽而知如真的话，则这种人，在于诸人当中，乃为最胜的人。如有一种人，内心实无秽，而不自知，内无秽而不知如真的话，则此人在于诸人当中，乃为最下贱的人。如有一种人，内心实无秽，而能自知，内无秽而知如真的话，则这种人在于诸人当中，乃为最胜的人。」

于是，有一位比丘，即从他的座位站起，偏袒着衣（披袈裟的形相），叉手（合掌）向尊者舍梨子，而白说：「尊者舍梨子！为甚么因，甚么缘，而说前二种人，乃俱有秽，都有秽污之心，而说一为下贱的人，另一为最胜的人？又由于甚么因，甚么缘，而说后面的二种人，都俱无秽，都没有秽污之心，而说一种为下贱的

人，另一种为最胜的人呢？」

于是，尊者舍利子回答那位比丘说：「(1)贤者！如果有一种人，内心实在有秽而不能自知。像这种内有秽不知如真的话（不能如实而知道），当会知道，这种人必定不欲断除其秽，不想求方便，不精勤去学习，则他便永会存有秽心，而带这秽污心，而至于命终。他由于存有秽心，带这秽污心而命终之故，便是不贤而死，会转生于不善之处。为甚么呢？因为他乃由于有秽心，带着这秽污心而命终之故。

贤者！犹如有人，或者是从市肆（市场、店铺），或者是从铜作家（打铜、制铜器之师），买一铜盘回来，这铜盘本来就被尘垢所污。他拿回来后，并不数（不常）洗弃其尘，不数（屡）于揩

拭（磨擦），也不被日所炙，又放在于饶尘之处，像如是的铜盘，乃一直增受其尘垢。贤者！像如是的，如有一种人，内心实在有秽而不自知，内心有秽而不知如真的话，当会知道！这种人乃不欲断秽，不欲求方便，不精勤学习，这种人便是存有秽心，带此秽污之心而命终。这种人由于有秽心，带此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便是不贤而死，便会转生于不善之处。为甚么呢？因为他乃存有秽心，带此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

(2)贤者！如有一种人，认为我的内心有秽污，我的内心实有此秽污，知如真（如实而知道自己的内心是一秽污之心）的话，当知这种人定会欲断此秽，会求方便，会精勤的去学习。他便会致于无秽，会带这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他由于心无秽污，带这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便会贤死，便会往生于善处。为甚么呢？因为这种人乃由于心无秽，带这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

贤者！犹如有人，或者从市肆，或者从铜作家，买一铜盘回来，而被尘垢所污（不拭干净）。他将其带回来后，数数（屡次，常常）洗尘，数数揩拭（常常磨擦），数数日炙（常常置在有日光之炎处），不放在于会饶尘之处，像如是的，这铜盘便极为净洁。贤者！像如是的，如有一种人，认为我内心有秽，我内心实在有此秽污，知如真（如实而

知道）的话，当知这种人，乃欲断此秽，欲求方便，会精勤学习。这种人便不会有秽，会带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他由于无秽，带其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便会贤死，便会往生于善处。为甚么呢？因为他乃没有秽污，带那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

(3)贤者！如有一种人，不知我的内心无秽，我的内心实在无此秽，而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话，当知这种人乃不守护由于眼耳所知之法。他由于不守护由于眼耳所知之法之故，就会被欲心所缠，他便会有了欲，有了秽，会带着其有秽污之心而命终。他因有欲有秽，而带此秽污心而命终之故，便为不贤死，而会转生于不善之处。为甚么呢？因为他乃由于有欲有秽，带有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

贤者！犹如有一人，或者从市肆，或者从铜作家，买到铜盘来，此铜盘乃无垢而净洁。他将其带回来后，并不数于洗尘，不数数揩拭，不数数被日所炙（光热），都放在于会饶尘之处，像如是的铜盘，必定会受尘垢。贤者！像如是的，如有一人，不知我内心并无此秽，我内心实在无此秽，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道自己有一颗洁净的心）的话，当知这种人，乃不守护由眼耳所知之法。他由于不守护由于眼耳所知之法之故，就会被欲所缠，他便会有欲有秽，会带此秽污之心而命终。这种人由于

有欲有秽，带有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便为不贤而死，便会转生于不善之处。为甚么呢？因为这种人乃因有欲有秽，带此秽污心而命终之故。

(4)贤者！如有一种人，认为我的内心无秽，我的内心实在没有此秽，知如真（如实而知道自己的内心为一洁净的心）的话，当知这种人，乃能守护由于眼耳所知之法。他由于守护由眼耳所知之法，就不会被欲心所缠，这种人便无欲无秽，会

带此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他由于无欲无秽，带此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便会贤死，而往生于善处。为甚么呢？因为他乃由于无欲无秽，带着此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

贤者！犹如有人，或者从市肆，或者从铜作家，买一铜盘回来，乃为一无垢而净洁。他买回来后，数数洗磨，数数揩拭，数数被日炙，并不放在于会饶尘之处，像如是的铜盘，便极为净洁。贤者！像如是的，如有一人，认为我的内心无秽，我的内心实在无此秽，知如真（如实而知道自己的心为一洁净的心）的话，当知这种人，乃守护由于眼耳所知之法。他由于守护由眼耳所知之法之故，就不会被欲心所缠，他便无欲无秽，会带着此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他由于无欲无秽，带这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便会贤死，便会往生于善处。为甚么呢？因为他乃由于无欲无秽，带着此不秽污之心而命终之故。

贤者！由于因是缘是（由于此因缘），我乃说前面二人虽俱有了秽，都有秽污之心，然而一为下贱的人，另一为最胜的人。因是缘是（由于此因缘），我说后面的二人虽均没有秽，并没有秽污之心，然而一位为下贱的人，一位则为最胜的人。

于是，又有比丘，就从其座位而起，偏袒（其右肩而）着衣，叉手（合掌）向尊者舍梨子，而白说：「尊者舍梨子！您所说之秽，到底甚么为之秽呢？」

尊者舍梨子回答那位比丘说：「贤者！无量的恶不善之法，乃从欲而生，这就叫做秽。为甚么呢？」

(1)或者有一种人，其心乃生如是之欲：我所犯之戒，不可使他人知道我有所犯戒。贤者！或者有别人知道他曾经犯戒。他就由于别人知道他犯戒之故，其心便会生恶念。如果他的心生恶念，以及其心生欲的话，就统统为不善。

(2)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其心生如是之欲：我所犯之戒，应当使别人在于屏处诃责我，不可使他人于众人之前诃责我犯戒。贤者！或者有一人，在于众人当中诃责他，不在于屏处诃责他。他就因为别人在众人当中诃责他，不在于屏处诃责他之故，其心便会生恶念。如果他的心生恶念，以及其心生欲的话，就统统都是不善。

(3)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其心乃生如是之欲：我所犯之戒，可使胜人诃责我，不可使不如我之人诃责我所犯之戒。贤者！或者有不如他之人诃责其犯戒，而不是胜人诃责他，他就由于不如他之人诃责他，不是胜人诃责他之故，其心便会生恶念。如果他的心生恶念，以及其心生欲的话，就统统都不是善。

(4)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生如是之欲：使我在于佛前坐，得以请问世尊之法，而为诸比丘说。不可使其余的比丘在佛前坐，去问世尊之法，而为诸比丘说。贤者！或者有余的比丘在于佛前坐，而请问世尊之法，而为诸比丘说。他就由于其余的比丘在于佛前坐，而请问世尊之法，然后去为诸比丘们说之故，其心便生恶念。如果他的心生恶念，以及其心生欲的话，均为是不善。

(5)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其心生如是之欲：诸比丘进入内面时，使我在他们的最前面，诸比丘乃侍从于我，而被我率入于内。不可使其余的诸比丘在进入内面时，在最其前面，不可使诸比丘侍从别人，而被其带进而入于内。贤者！或者有余的比丘（有一比丘），在于诸比丘进入内面时，在其最前面，诸比丘们乃侍从那个人而被率入于内。他就因为那位余比丘，在诸比丘进入内时，在最前面，诸比丘们则侍从他而被率入于内之故，心里便生恶念。如果他的心生恶念，以及心生欲的话，统统都是不善。

(6)或者有一种人，心生如是之欲：诸比丘们已经进入内面时，使我在最上而坐，而得第一座、第一澡水，而得第一食。不可使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已入内时，在最上而坐，而得第一座、第一澡水，而得第一食。贤者！或者有余的比丘，在诸比丘已进入内时，在于最上而坐，而得第一座、第一澡水，而得第一食。他就因为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已进入内时，在于最上而坐，而得第一座、第一澡水，而得第一



食之故，其心便生恶。如果他的心生恶，以及心生欲的话，统统都是不善。

(7)贤者！或者有一人，心生如是之欲：诸比丘饮食完毕，而收摄食器，行澡水后，使我为诸居士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心。不可使余比丘（其它比丘），在比丘们饮食完毕，收摄食器，行澡水后，为诸居士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饮食完毕，收摄食器，行澡水后，为诸居士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他就因为那位比丘在诸比丘饮食完毕，收摄食器，行澡水后，为诸居士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之故，心便生恶。如果他的心生恶，以及心生欲的话，统统都是不善。

(8)贤者！或者有一人，心生如是之欲：诸位居士往诣众园（精舍）时，使我和他们共会共集，共坐共论。不可使其余的比丘，在诸居士往诣众园（僧伽蓝摩，众比丘所住的精舍）时，和他们共会共集，共坐共论。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在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其共会共集，共坐共论。他就由于其余的比丘在诸居士们往诣众园时，和其共会共集，共坐共论之故，心便生恶。如果他的心生恶，以及其心生欲的话，统统都是不善。

(9)贤者！或者有一人，心生如是之欲：使我为王者所赏识，以及王的大臣、梵志、居士，和国中的人民所知所尊重。不可使其余的比丘为王者所识，以及王的大臣、梵志、居士，和国中的人民所知所尊重。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被王所赏识，以及王的大臣、梵志、居士，和国中的人民所知所尊重。他就由于余比丘（那一位比丘）为王者所赏识，以及王的大臣、梵志、居士，和国中的人民所知所重之故，其心便生恶。如果他的心生恶，以及心生欲的话，就均为是不善。

(10)贤者！或者有一人，心生如是之欲：使我为四众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不可使其余的比丘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等四众所敬重。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为四众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他就由于其余的比丘，被四众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之故，其心便生恶。如果他的心生恶，以及其心生欲的话，均为是不善。

(11)贤者！或者有一人，心生如是之欲：使我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等，诸生活所需之具。不可使其余的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等，诸生活所需之具。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及诸生活所需之具。他就由于其余的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等，诸生活所需之具之故，其心便生恶。如果其心生恶，以及其心生欲的话，就统统为不善。

贤者！像如是的那些人，如果诸有智者，诸梵行者，不能察知他们已生如是无量的恶不善之心欲的话，则像如是的，就是不是沙门而作自己为沙门之想，不是有智慧的沙门，而自作自己为有智慧的沙门之想，不是有正智，而作为有正智之想，不是正念，而以为是正念之想，不是清静而以为是清静之想。贤者！像如是的那些人，假若诸有智者、梵行者，知道那些人为生如是的无量之恶不善之心欲的话，则像如是的那些不是沙门，而作非沙门之想，不是有智慧的沙门，就会作为非有智的沙门之想，不是正智的人，就作为非正智之人之想，不是正念，就作不是正念之想，不是清静，就作为不是清静之想的。

贤者！犹如有人，或者从市肆，或者从铜作家，买到铜合盘（有盖的铜器）来，就用它盛满粪便在里面，然后将盖，覆在其上，便执持而去。经过店肆，近邻于众人当中而行。那些大众看见后，皆欲得食（以为里面装的是好的食物之感想），心意都非常的爱乐，而不会起憎恶，而生清静之想。他执持去后，就住在于一处，便将覆拿下，开示里面之物给众人看。众人见后，都不欲食，已没有爱乐之心意，都非常的憎恶它，而生不净之想。如欲食的人，已不再欲食用（本来看见其盘内一定有好食物，而起食欲，然而一看其真相，就已没有

食欲)，更何况那些本来自不有欲食的呢？（本来无食欲，看到粪便，更加没有食欲）。

贤者！像如是的，那些人，如果有智慧的人、修梵行的人，不能察知那些人生如是的无量恶不善之心的话，像如是的他乃非沙门而为沙门之想，非有智的沙门而作有智的沙门之想，非正智而作正智之想，非正念而作正念之想，非清净而作清净之想。贤者！像如是的那些人，如果有智慧的人，诸修梵行的人，能察知那些人已生如是的无量恶不善之心欲的话，像如是的那些人，就知道非沙门而作非沙门之想，非有智的沙门，就作非有智的沙门之想，非正智就作非正智之想，非正念就作非正念之想，非清净就作非清净之想。贤者！当知如是的人，就不可得以亲近，不可恭敬礼事。如果比丘，不应亲

近而便去亲近，不应恭敬礼事，便去恭敬礼事的话，像如是的那种人，便会长夜得无利无义，就不能得到饶益，不能安隐快乐，会生苦而忧戚。

(1)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其心不生如是之欲：我所犯之戒，不可使他人知道我有所犯戒。贤者！或者有一人知道他有所犯戒，然而他却不因他人知道他有所犯戒之故，而心不生恶（原文为：彼因他人知犯戒故，心不生恶）。如果他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2)贤者！或者有一种人，不生如是之欲：我有所犯戒，应当使别人在于屏处诃责我，不可使其在众人当中诃责我有所犯戒。贤者！或者有别人在于众中诃责他，而不在于屏处。他就因为在众人当中诃责他，而不在于屏处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真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3)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不生如是之欲：我有所犯戒，使胜人诃责我，不可使不如我之人来诃责我有所犯戒。贤者！或者有不如他之人来诃责他之犯戒，而不是胜人来诃责他。他就因不如他之人来诃责他，而非胜人之故，而心不生恶。如果他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4)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不生如是之欲：使我在于佛前坐，而请问世尊之法，而为诸比丘说。不可使其余的比丘在于佛前坐，而问世尊法，而为诸比丘说。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在于佛前坐，而问世尊法，而为诸比丘说。他就因其余的比丘在于佛前而坐，而问世尊之法，而为诸比丘说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5)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不生如是之欲：诸比丘入内时，使我在于最前面，诸比丘则侍从我而被我引导进入内面。不可使其余的诸比丘入内时，有人在最前面，诸比丘则侍从那人而被其率入于内。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进入内时，在其最前面，诸比丘乃侍从他而被引入于内。他乃因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入内时，在其最前面，诸比丘乃为侍从，而被其引入于内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6)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不生如是之欲：诸比丘已入内时，使我在于最上坐，而得第一座、第一澡水，而得第一食。不可使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已入内时，在最上坐，而得第一座、第一澡水，而得第一食。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已入内时，在最上而坐，而得第一座、第一澡水，而得第一食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7)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不生如是之欲：诸比丘食完，而收摄食器，而行澡水后，我为诸居士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不可使其余的比丘食完，而收摄食器，而行澡水后，为诸居士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贤者！或者有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食完，收摄食器，行澡水后，为诸居士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他因其余的比丘，在诸比丘食完，收摄食器，行澡水后，为诸居士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

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8)**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不生如是之欲：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使与其共会共集，共坐共论。不可使其余的比丘在诸居士往诣众园时，和其共会共集，共坐共论。贤者！或者有余的比丘，在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其共会共集，共坐共论。他因其余的比丘在诸居士往诣众园时，与其共会共集，共坐共论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9)**贤者！或者有一人，不生如是之欲：使我为王者所赏识，以及王的大臣、梵志、居士，和国中的人民所知所重。不可使其余的比丘为王者所赏识，以及王的大臣、梵志、居士，和国中的人民所知所重。贤者！或者有余的比丘，为王者所赏识，以及王的大臣、梵志、居士，和国中的人民所知所重。他因其余的比丘为王者所赏识，以及王的大臣、梵志、居士，和国中的人民所知所重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10)**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不生如是之欲：使我为四众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不可使其余的比丘为四众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所敬重。贤者！或者有余的比丘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等四众所敬重。他因其余的比丘被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等四众所敬重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11)**贤者！或者有一种人，心不生如是之欲：使我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等诸生活之具。不可使其余的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等，诸生活之具。贤者！或者有余的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等，诸生活之具。他因其余的比丘得衣被、饮食、床褥、汤药等，诸生活之具之故，心不生恶。如果他的心无恶，心不生欲的话，这二种均为是善。

贤者！像如是的，那个人，如果有诸智慧的梵行者，不知他生如是的无量的善心与欲的话，像如是的那位沙门，会以为是非沙门之想，有智的沙门，会作为非有智的沙门之想，有正智的为非正智之想，正念的为非正念之想，清净的为非清净之想。贤者！像如是的那人，如果有智慧的梵行者，知道他生如是之无量的善心与欲的话，像如是的那位沙门，会为沙门之想，有智的沙门，会为有智的沙门之想，有正智的会为正智之想，有正念的会为正念之想，清净的会为清净之想。

贤者！犹如有人，或者从市肆，或者从铜作家，买铜合盘来，里面盛满着种种净美的饮食，上面将盖把它盖覆，就便执持而去。经过店肆，近于众人而行。那些众人看见后，均不欲食，并没有爱乐之意，而非常的憎恶它，而生不净之想，便作如是之说：『那是他的粪便，快去吧！那是他的粪便，快去吧！』他执持而去后，就停住在于一处，便启开而示里面之物，众人看见后，就皆欲食，心意非常的爱乐，而不憎恶，而生净想。他们如果本来并不想吃的人，看见之后，也想吃它，何况又是本来就想得食的人呢？

贤者！像如是的那个人，如果有诸智慧的梵行者，不知他生如是的无量的善心与欲的话，像如是的沙门，便作为非沙门之想，有智的沙门，会作为非有智的沙门之想，有正智的为非正智之想，正念的为非正念之想，清净的为非清净之想。

贤者！像如是的那个人，如果有诸智慧的梵行者，知道他生如是的无量之善心与欲的话，像如是的那位沙门，就作为是沙门之想，有智的沙门，就作为有智的沙门之想，有正智的就作为有正智之想，有正念的，就作为有正念之想，清净的就作为清净之想。贤者！当知！如是之人，应该要亲近他，要恭敬礼事他。如果比丘，应亲近的，便去亲近，应恭敬礼事的，便去恭敬礼事，则像如是的他，便能长夜得利得义，便能得饶益，而安隐快乐，永得无苦，而无忧，而无愁无戚。」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在那大众当中。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发言说：「尊者舍梨子！我现在欲为此事说一个譬喻，是否能听我说吗？」尊者舍梨子告诉他说：「尊者大目犍连！你欲说喻，则请说出吧！」

尊者大目犍连，就便开口说：「尊者舍梨子！我忆起从前的一个时候，游行在王舍城，而住在于岩山之中。我在于那时，过夜而至翌日的平旦，着衣持钵，进入王舍城去行乞食，到了旧车师无衣满子（前为造车师的弟子。现在为满子邪命外道）之家。这时，那边的比舍（邻舍，五家为比、为邻），更有造车师，正在斫治车轴（将车轴修缮），这时，旧车师无衣满子，到了他之家。于是，旧车师无衣满子，看见他正在修治车轴，就心生此念：如果这位车师，执斧而治车轴时，如能斫彼恶处（那个那个坏处）的话，则像如是的那个车轴，便当会极为安全。这时，那位车师就如旧车师无衣满子的心中所念的，便持斧头，斫破彼恶处。于是，旧车师无衣满子，乃极大欢喜，而作如是之念：『车师子！你的心如是，则知我的心。为甚么呢？因为你持斧头，斫治车轴的彼恶处，乃如我所想之意念一样之故』。像如是的，尊者舍梨子！如果有人，谀谄、欺诳、嫉妒，而无信，而懈怠，无正念正智，无定无慧，其心狂惑，而不护诸根，不修沙门之法，并没有所分别。尊者舍梨子！您的心因为知道他的心之故，而能说此法。尊者舍梨子！如果有人，不谀谄、不欺诳，无嫉妒，而有信，精进而没有懈怠，有正念正智，修定修慧，心不狂惑，守护诸根，广修沙门而善分别。他听尊者舍梨子你所说的法的话，则犹如饥饿而欲得食，渴时欲得饮，而适于口，及其意是。

尊者舍梨子！犹如刹帝利之女，梵志、居士、工师之女那样。为端正姝好，沐浴而为极净，用香涂身，着明净之衣，以种种的璎珞，严饰其容。或者又有人，因为思念该女人之故，就去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用青莲华之鬘，或者用薺卜（金色花树）华的鬘，或者用修摩那华（悦意花）之鬘，或者用婆师华（雨时花）之鬘，或者用阿提牟哆华（善思惟花）的鬘，将其持与那位女人。那位女人欢喜，就用两手去接受，然后拿去庄严其头。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如果有人，不谀谄，不欺诳，而无嫉妒，而有信，精进而无懈怠，有正念正智，修定修慧，心不狂惑，守护诸根，广修沙门之法，而善于分别。他听到尊者舍梨子您所说的法的话，则犹如饥饿的人欲食，口渴的人欲得饮，可说是口及意都适宜是也。尊者舍梨子！您乃甚奇！甚特！尊者舍梨子！您乃常拔济诸梵行者，使他们离开不善，而要立于善处。」

像如是的，二位尊者，更相称说后，就从其座起而去。

尊者舍梨子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大目犍连，以及诸比丘们，听尊者舍梨子所说，乃欢喜奉行！

## 八十八、求法经第二（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应当行求法。不可行求饮食。并说上中下弟子之随师不随师之功与过。舍梨子乃广说三可毁，和三可说之法，也说可得涅槃的中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娑罗国（乔萨罗，首都为舍卫城），和大比丘众都俱往诣于五娑罗村（五娑罗树，村名）之北的尸摄毘林中。及诸名德，上尊的长老，和诸大弟

子等，所谓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丽越（离婆多，坐禅入定，心不错乱第一）、尊者阿难，像如是的比类的其余的名德、上尊的长老，和大弟子们，也在于五娑罗村，都近于佛陀所住的叶屋之旁而住下来。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要行求法，不可以行求饮食（应求佛法而努力，不可以为求饮食而投入比丘的行列）。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慈愍弟子之故，都欲使他们实行求法，不行求饮食。如果你们只行求饮食，而不行求法的话，则你们既自作恶，我也没有名称（不能名符其实）。如果你们行求法，而不行求饮食的话，则你们既自好，我也是同样的有名称。

甚么叫做诸弟子之为求饮食之故，而依佛而行，而不是求法呢？如我已食饱后，食事已办完，而犹有残食。嗣后有二位比丘到这里来，他们都饥渴而力羸。我曾对他们说：『我已食饱了，食事已办完了，犹有残食。你们如果欲食的话，便取去食好了，假若你们不取去食的话，我便会取而把它泻着于净地，或者泻着在于无虫的水中。』（弃在于无

青草的地上，或沉于无生物之水里）。在那二位比丘中，第一位比丘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已食完，食事都已办，而犹有残食。如果不取而食的话，世尊必定会取而泻弃在于净地，或者会泻弃在于无虫的水中。我现在宁可取来吃食。就这样的，便去取来吃食。

那位比丘取此食后，虽然在一日一夜当中，快乐而得安隐。然而那位比丘因为取此食之故，不可佛意（不了解佛所启示的用意）。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比丘由于取此食之故，不能得到少欲，不知厌足，不得易养，不得易满，不得知时，不知节制，不得精进，不得宴坐，不得净行，不得远离，不得一心，不得精勤，也不得涅槃。因此，那位比丘，由于取此食之故，不可佛意（不适合于佛教之意）。这叫做诸弟子为行求饮食之故，而依佛行，而不是为了求法。

甚么叫做诸弟子之行求法，而不是行求饮食呢？如那二位比丘，其第二位比丘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已食完，食事都已办了，而犹有残食。如果不取而食的话，世尊必定会取而把它泻弃在于净地，或者会泻弃在于无虫的水中。又世尊曾经说过食中之下极者，就是所谓残余之食。我现在宁可取此食为妙。作此念后，即便不取那残余之食。

那位比丘不取此食之后，虽然在一日一夜当中，苦而不安隐，但是那位比丘因为不取此食之故，得可佛意（很适合于佛意）。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比丘由于不取此食之故，得少欲，得知足，得易养，得易满，得知时，得节制，得精进，得宴坐，得净行，得远离，得一心，得精勤，也得涅槃。因此，那位比丘，由于不取此食之故，得可佛意。这叫做诸弟子为行求法，而依佛行，并不是为求饮食。」

于是，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然而上弟子（长老比丘）却不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那些法与律，便不能饶益多人，多人都不能得乐，这并不是为了愍伤世间，也不是为天为人而求义，以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中、下的弟子（中腊的比丘和年轻的比丘），不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那些法与律，便不饶益多人，多人都不得乐，并不是为了愍伤世间，也不是为天为人而求义，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的。

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上弟子也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那些法与律，必定会饶益多人，多人都能得乐，可说是为愍伤世间，也是为天为人，而求义，以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中、下的弟子也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那些法与律，便会饶益多人，多人都会得乐，是为愍伤世间，也是为

天为人而求义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

这时，尊者舍梨子，也在于大众当中。那时，世尊告诉他说：「舍梨子！你替我为诸比丘说法，如法而说。我患背痛，现在欲小休息。」尊者舍梨子即受佛的教言，而说：「唯然！世尊！」于是，世尊乃将优多罗僧（上衣）四迭，以敷床上，也卷僧伽梨（大衣）作为枕头，右胁而卧，足与足相累，作光明之想，而正念正智，常念欲起。

这时，尊者舍梨子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当知！世尊刚才乃略为说法。他说：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而上弟子却不乐住于远离之处，则那些法与律，乃不能饶益多人，多人都不得乐，并不是为了愍伤世间，也不是为天为人而求义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中、下的弟子都不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那些法与律，并不饶益多人，多人都不得乐，不是为愍伤世间，也不是为天为人而求义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

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其上弟子也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那些法与律，便会饶益多人，多人都会得乐，乃为愍伤世间，也为天为人而求义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中、下的弟子，也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那些法与律，便会饶益多人，多人都会得乐，乃为愍伤世间，也是为天为人而求义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然而世尊所说的此法，乃极为略说，你们到底怎样了解其义呢（知道在提示甚么吗？）怎样广为分别呢？」（详细的意义是甚么呢？）

这时，在大众当中，或有比丘，曾作如是之说：「尊者舍梨子！如果诸长老上尊自说：『我已得究竟智，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则，诸位梵行者听闻那位比丘自说：『我得究竟智』等事后，便会得欢喜。」

又有比丘，作如是之说：「尊者舍梨子！如果中、下的弟子，求愿无上的涅槃，则诸梵行者，看到其行后，便得欢喜。像如是的，那些比丘们，所说的此义，不可尊者舍梨子意（不契合舍梨子之心）。」

尊者舍梨子乃告诉那些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且听我为你们说。诸位贤者！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上弟子乃不乐住于远离处的话，则上弟子，就会有**三事可毁（被诃责）**。那**三事**呢？**1.**尊师乐住于远离处，上弟子乃不学于舍离之法，上弟子则以此可毁。**2.**尊师如果说可断之法，而上弟子却不断其法，上弟子就以此可毁。**3.**所可受证，而上弟子却舍其方便，上弟子就以此可毁。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而上

弟子却不乐住于远离处的话，则上弟子就会有此**三事可毁**。诸位贤者！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中、下的弟子不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中、下的弟子，便有三事可毁。那**三事**呢？**1.**尊师乐住于远离，中、下的弟子不学舍离之法，则中、下的弟子，以此可毁。**2.**尊师如说可断之法，中、下的弟子，却不断其法，中、下的弟子，乃以此可毁。**3.**所可受证，而中、下的弟子却舍其方便，中、下的弟子，以此可毁。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而中、下的弟子却不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中、下的弟子，乃有此**三事可毁**。

诸位贤者！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上弟子也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上弟子，乃有三事可称赞。那**三事**呢？**1.**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上弟子也学舍离之法，上弟子则以此可称赞。**2.**尊师如说可断之法，上弟子便断其法，上弟子则以此可称赞。**3.**所可受证，而上弟子乃精进勤学，不舍方便，上弟子乃以此可称赞。诸位贤者！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上弟子也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上弟子乃有此**三事可称赞**。诸位贤者！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中、下的弟子也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中、下的弟子，乃有此**三事可称赞**。那**三事**呢？**1**

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中、下的弟子也学舍离，中、下的弟子，则以此可称。2.尊师如说断法，中、下的弟子，便断彼法，中、下的弟子，则以此可称。3.所可受证，而中、下的弟子乃精进勤学，不舍方便，中、下的弟子，则以此可称。诸位贤者！如果有法与律的尊师，乐住于远离之处，中、下的弟子也乐住于远离之处的话，则，中、下的弟子，就有此三事可称。」

尊者舍梨子又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有中道，能得心住，能得定、得乐，顺于法，而次于法（有次第可循的真理），能得通得觉，亦能得涅槃。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有中道，能得心住，能得定、得乐，为顺于法，而次于法，能得通、得觉，也能得涅槃呢？诸位贤者！念欲为恶，厌恶（讨厌）念欲，也是恶。他断念欲，也断除那厌恶（讨厌）念欲。像如是的，那些恚、怨结、恚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慢、最上慢、贡高、放逸、豪贵、憎诤，也同然的断除。诸位贤者！贪也是可恶的，而着也是可恶的，他断除贪，也断除着。诸位贤者！这叫做中道能得心住，能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也得涅槃。诸位贤者！又有中道能得心住，能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也得涅槃。诸位贤者！甚么叫做又有中道能得心住，能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也得涅槃呢？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为之八。诸位贤者！这叫做又有中道能得心住，能得定得乐，顺法次法，得通得觉。也能得涅槃。」

于是，世尊所患的背痛，乃即除灭而得安乐，就从卧寤起，而结跏趺之坐，赞叹尊者舍梨子说：「善哉！善哉！舍梨子！能为诸比丘说法而如法而说。舍梨子！你应当再为诸比丘说法，如法而说。舍梨子！你应当数数（常常）为诸比丘说法，说如法之法。」

那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都同样的受法，受如法之法，应该诵习而执持。为甚么呢？因为此法乃如法，乃有法有义，为梵行之本，能得通得觉，也能得涅槃之故。诸位族姓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的人，则此法乃是如法之法，因此，应当善于受持。」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二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三

八十九、比丘请经第三（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大目犍连告诉诸比丘：当比丘的，应当请诸尊教我、诃我，莫难于我。并说成就戾语法，和成就善语法者之过失、功德，同时以照镜为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俱在，都在受夏坐（结夏安居）。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或者有比丘。请诸比丘而说：『诸位尊者！请对我说，请教示我，请诃责我，不可为难于我！』」（不使他落于不可救的人）。为甚么呢？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成就于戾语（粗暴之语，难以训服之语），成就于戾语法。由于戾语法之故，使诸梵行者不愿和他说话，也不教他，也不诃责他，而难彼人（使那个人为难）。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戾语法呢？甚么叫做如有人成就戾语法的话，诸梵行者就不语他，不教他，不诃责他而难彼人呢？诸位贤者！或有一人，为恶欲、念欲（起恶的欲，而念念不忘其恶的欲）。诸位贤者！如有人恶欲、念欲的话，就叫做戾语法。像如是的染行染（污染而常行污染），不语而结住，欺诳而谀谄，慳贪而嫉妒，无惭而无愧、瞋弊而恶意，瞋恚而语言，诃责比丘之诃（反骂），诃责比丘之轻慢，诃责比丘之发露，更互相避而说外事（被责时，把话移往别事—外事），不语而瞋恚、憎嫉炽盛，恶朋友、恶伴侣（恶知识俱、与恶伴俱），无恩、不知恩，也同样的道理。诸位贤者！如果有人无恩、不知恩的话，就为之戾语法（包括如上之法，略举无恩与不知恩）。诸位贤者！这叫做诸戾语之法，如果有成就戾语法的话，则，诸梵行者不会语他（不肯和他讲话），不教他，不诃责他，而为难那个人。诸位贤者！当比丘的，应当要自思量。

诸位贤者！如果有人恶欲、念欲的话，我就不会爱念他。如果我恶欲、念欲的话，他也不会爱念我。当比丘的，应该要作如是的观察。应该不行恶欲、不念欲，如这样的话，就当学如是之法！像如是的，那些染而行染、不语而结住，欺诳而谀谄，慳贪而嫉妒，无惭而无愧，瞋弊而恶意，瞋恚而语言，诃责比丘之诃责，诃责比丘之轻慢，诃责比丘之发露，更互相避而说外事，不语而瞋恚，憎嫉炽盛，恶朋友，恶伴侣，无恩、不知恩，也是同样的道理。诸位贤者！如果有人无恩、不知恩的话，我就不爱念他。如果我无恩、不知恩的话，他也同样的不爱念我。当比丘的，应作如是之观察。应不行无恩、不行不知恩的，当学如是之法。

诸位贤者！如有比丘不请诸比丘而说：『诸位尊者！请语我、教我、诃我，莫难于我！』为甚么呢？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善语（善于语的人，善于教诲的人），成就于善语法（具备善于语之法—教诲之法），由于成就善语法之故，诸梵行者，就会善于语他（善于与他谈论），会善于教他，善于诃责他（做错时，有人肯纠正他），不会为难那个人（不使为难，而无所成就）。诸位贤者！甚么叫做善语法，而如有人成就善语法的话，诸位梵行者就会善语他，善教他，善诃他，不为难那个人呢？诸位贤者！或者有一人，并不恶欲，也不念欲。诸位贤者！如果有人不恶欲、不念欲的话，就是为之善语法。像如是的，那些不染行染，不不语结住，不欺诳谀谄，不慳贪嫉妒，不无惭无愧，不瞋弊恶意，不瞋恚语言，不诃比丘诃，不诃比丘轻慢，不诃比丘发露，不更互相避而说外事，不不语瞋恚，不憎嫉炽盛，不恶朋友、不恶伴侣，不无恩，不不知恩等，也是同样的道理。诸位贤者！如果有人不无恩，不不知恩的话，这就叫做善语法。诸位贤者！这叫做诸善语法，如有人成就善语法的话，诸梵行者就会善于语他，善于教他，善于诃责他，不会为难那个人。诸位贤者！当比丘的，应当自思量。

诸位贤者！如有人不恶欲，不念欲的话，我就会爱念那个人。如果不恶欲，不念欲的话，他也会爱念我。比丘应如是之观，应不行恶欲，不念于欲，如这样的，当学如是！像如是的，那些不于染行染，不于不语结住，不于欺诳谀谄，不于慳贪嫉妒，不无惭无愧，不瞋弊恶意，不瞋恚语言，不反诃责比丘之诃责，不诃比丘轻慢，不诃比丘发露，不更互相避而说外事，不于不语瞋恚，不憎嫉炽盛，不恶朋友，



不恶伴侣，不无恩，不于不知恩，也是如是的道理。诸位贤者！如有人不无恩，不于不知恩的话，我就会爱念那个人。如我不无恩，不于不知恩的话，他也会爱念我。比丘应如是之观，应不无恩，不于不知恩，这样的话，就应当去学如是！

诸位贤者！如果比丘作如是之观察的话，必定会多所饶益：我为恶欲，而念欲吗？为不恶欲而不念欲吗？诸位贤者！如比丘观察时，就会知道我是恶欲而念欲的话，就不会欢悦，便会求欲断。诸位贤者！如比丘观察时，就知道我乃无恶欲，不念欲的话，就会欢悦我之自清静，而求学尊法，因此之故，而会欢悦。诸位贤者！犹如有目的人，用镜来自照自己之面，就会见到其面清静，及不清静之相。诸位贤者！如果有目的人，看见其面有垢的话，就不会欢悦，便会求欲洗掉。诸位贤者！如果有目的人，看见其面无垢的话，就会欢悦自己之面的清静，因此之故，而会欢悦。

诸位贤者！如比丘观察时，就知道我乃行恶念，而念欲的人的话，就不会欢悦，便会求欲断。诸位贤者！如比丘观察时，就知道我乃不行恶欲，不念欲的人的话，就会欢悦我自己之清静，而求学尊法，因此之故，而欢悦。像如是的，我乃为染而行染吗？为不染而不行染吗？为不语结住吗？为不不语结住吗？为欺诳谄媚吗？为不欺诳谄媚吗？为慳贪嫉妬吗？为不慳贪嫉妬吗？为无惭无愧吗？为不无惭无愧吗？为瞋弊恶意吗？为不瞋弊恶意吗？为瞋恚语言吗？为不瞋恚语言吗？为反诃比丘之诃吗？为不反诃比丘之诃吗？为诃比丘轻慢吗？为不诃比丘轻慢吗？为诃比丘发露吗？为不诃比丘发露吗？为更互相避吗？为不更互相避吗？为说外事吗？为不说外事吗？为不语瞋恚，不憎嫉炽盛吗？为不不语瞋恚，憎嫉炽盛吗？为恶朋友，恶伴侣

吗？为不恶朋友，不恶伴侣吗？为无恩、不知恩吗？为不无恩、不不知恩吗？诸位贤者！如比丘观察时，就会知道我为无恩、不知恩的话，就不会欢悦，便求欲断。诸位贤者！如比丘观察时，就知道我乃不无恩、不不知恩的话，就会欢悦我之自清静，而求学尊法，因此之故，而欢悦。诸位贤者！犹如有目之人，用镜来自照自己，就会看见其面为净，及不清静。诸位贤者！如果有目的人，看见其面有垢的话，就不会欢悦，便会求欲洗掉。诸位贤者！如果有目的人，看见其面没有垢的话，就会欢悦我的面之清静，因此之故，会欢悦。

诸位贤者！像如是的，如比丘观察时，就会知道我乃为无恩，不知恩的话，就不会欢悦，便求欲断。诸位贤者！如果比丘观察时，就知道我乃不无恩，不是不知恩的话，就会欢悦我自己之清静，乃求学尊法而来的，因此之故，而会欢悦。由于欢悦之故，便会得欢喜，由于欢喜之故，便得止身，由于止身之故，便得觉乐，由于觉乐之故，便得厌离，由于厌离之故，便得无欲，由于无欲之故，便得解脱，由于解脱之故，便得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尊者大目犍连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尊者大目犍连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十、知法经第四（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周那比丘告诉诸比丘，有关于知法与不知法者等事，同时用富人称贫，贫人称富之喻来譬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拘舍弥（憍赏弥，阿盘提国之首都），住在于瞿师罗园（美音，瞿师罗长者奉献的精舍）。

那时，尊者周那（淳陀，大周那，摩揭陀国的婆罗门出家为比丘者）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比丘作如是之说：『我知道诸法，所可知之法，并没有增伺（贪欲）。』然而那位贤者，却心生恶增伺而住（安住于贪欲，也就是贪欲制服此贤者）。像如是的（指被贪欲所制），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等，也是如是。也说没有恶欲，没有恶见。然而那位贤者，却心生恶欲、恶见而住。诸位修梵行的人，都知道那位贤者乃不知诸法所可知之法，而无增伺（并不如实而知道无贪之法）。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贤者，乃心生增伺而住（心里都是贪欲）之故。像如是的（指知道心生贪欲），对于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等，也是如是（也知道其心曾生如是的恶法）。也知道并不是无恶欲、无恶见。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贤者乃心生恶欲、恶见而住之故（常起恶欲、恶见）。

诸位贤者！犹如有人，并不是富有，而自称说他为富有，也没有国封，而说他有国封，又没有畜牧，却说他有畜牧。如果欲用的时候，则并没有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琥珀等有价之物，同时也没有畜牧、米谷等物可饮食，也没有奴婢可使用。诸位亲朋好友，往诣那个人所住的地方，而作如是之说：『你实在不富有，而自称说为富有，也没有国封，而说有国封，又没有畜牧，而说有畜牧。然而当要需用之时，则没有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琥珀等有价之物，也没有畜牧、米谷可为饮食之用，更没有奴婢可使用。』

像如是的，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作如是之说：『我知道诸法所可知之法，而没有增伺（贪欲）。』然而那位贤者，其心却生恶增伺而住。像如是的，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等恶法，也是同样（指心常生这些恶法）。也说没有恶欲、恶见，然而那位贤者，其心乃生恶欲、恶见而住。诸位修梵行的人知道那位贤者并不知道法所可知之法，知道他不是无增伺。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贤者，其心并不向于增伺（贪欲）之灭尽，并不向于无余涅槃（不想灭尽贪欲，不向于解脱之道）。像如是的，对于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等，也是一样（也知道那个人无心灭除这些恶法）。也知道其对于无恶欲、无恶见之法（并没有用功灭除）。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贤者，其心并不向于恶见法之灭尽，也不向于无余涅槃。

诸位贤者！或者有比丘，并不作如是之说：『我知道诸法所可知之法，而没有增伺。』（谦称自己不知道法，还有贪欲）。然而那位贤者，其心乃不生恶增伺而住（安住于无贪）。像如是的，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等恶法，也是同样（已没有这些恶法之心，却不自说）。也不说他已无恶欲、恶见，然而那位贤者，其心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诸位修梵行的人，知道那位贤者实在知道诸所可知之法而无增伺。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贤者，其心不生恶增伺而住之故（心无贪欲）。像如是的，对于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等也是同样（心无这些恶法）。也没有恶欲、恶见。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贤者，其心并不生恶欲、恶见而住之故。

诸位贤者！犹如有人，乃为大富，然而却谦虚而自己说他并不富有。也有国封，却谦说没有国封，又有畜牧，却谦说没有畜牧。如欲需用之时，却有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琥珀等有价之物，也有畜牧、米谷可饮食，也有奴婢可使用。诸亲朋好友往诣其所住的地方，作如是之说：『你实在是大富有的人，却自说不富有，也有国封，却说无国封，又有畜牧，却说无畜牧。然而欲需用时，则有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琥珀等有价之物，也有畜牧、米谷可饮食，也有奴婢可以使用。』

像如是的，诸位贤者！如有比丘，不作如是之说：『我知道诸所可知的法，而无增伺。』然而那位贤者的心，乃不生恶增伺而住。像如是，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等，也是一样。也不说他无恶欲、恶见，然而那位贤者的心，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安住于无恶欲、无恶见）。诸修梵行的人知道那位贤者乃知诸法所可知之法，而无增伺。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贤者，其心乃向于增伺尽、无余涅盘（心向贪欲之灭尽，也向无余涅盘）。像如是的，对于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谀谄、无惭、无愧等，也同样的道理。也没有恶欲、恶见，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贤者的心，乃向恶见法尽、无余涅盘。」（心向灭尽恶见法，也向于无余涅盘。）

尊者周那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尊者周那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九十一、周那问见经第五（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周那讲说渐损法、发心法、对法、升上法，以及涅盘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拘舍弥，住在于瞿师罗园。

于是，尊者大周那。（周那比丘，和前经同人），就在于晡时，从宴坐寤起，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旁。他仰白佛陀说：「世尊！在世间里，有诸见（种种的见解）之产生，而生在于此。所谓计量（推想）为有神（神我），计量为有众生，有人、有寿、有命、有世。（人、我相，众生、寿者等差别相）世尊！要怎样知？怎样见？（要如何得以如实而知见），使这些见解得以消灭，得以舍离，而使这些余见（种种推测思量的见解）不得延续，不得被人受持呢？」

那时，世尊告诉他说：「周那！在世间中有诸见解，生而又生，所谓计为有神，计为有众生、有人、有寿、有命、有世。周那！如果欲使诸法灭尽，而无余的话，就应如是而知，如是而见，使这些见解得以消灭，得以舍离，而使余见不续、不受，当应学习渐损法。」

周那！在于圣法与律当中，甚么叫做渐损之法呢？当一位比丘的，就应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到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应作如是之念：我行渐损之法（渐渐削减其过失）。周那！在于圣法与律当中，不但是有渐损而已，也有四增上心，与现法乐居。行者则从此起，而又还入。他应作如是之念：我行渐损之法。周那！在于圣法与律当中，不但有此渐损法而已，当比丘的，应度一切的色想，而得非有想、非无想处，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四种无色之定）。他应作如是之念：我行渐损之法。周那！在于圣法与律当中，不但有此渐损之法而已，也有四息解脱，而离开色，而得无色。行者从此起，而当为他人讲说。他应作如此之念：我行渐损之法。周那！在于圣法与律当中，不但是有此渐损之法而已。

周那！他人有恶欲、念欲，我乃无恶欲、念欲，当应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有害意之瞋，我乃没有害意之瞋，应当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有杀生、不与而取、非梵行，我乃没有非梵行，当应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有增伺（贪欲）、诤意、睡眠所缠、调（掉举）、贡高，而有疑惑，我乃没有疑惑，当应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有瞋结、谀谄、欺诳、无惭、无愧，而我乃有惭愧，当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有慢，我乃没有慢，当应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有增慢，我

乃没有增慢，应当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不多闻，我乃有多闻，当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不观诸善法，我乃观诸善法，应当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行非法的恶行，我乃行是法的妙行，当应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有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我乃没有恶戒，当应学渐损之法。周那！他人有不信、懈怠、无念、无定，而有恶慧，我乃没有恶慧，当学渐损之法。

周那！如果只要发心去念欲诸善法，去如是的求学的話，就能有多所饶益，何况又有身与口之在行善法呢？周那！他人有恶欲、念欲，我乃没有恶欲、念欲，就当发心。周那！他人有害意瞋，我乃没有害意瞋，就当发心。周那！他人有杀生、不与而取、非梵行，我乃没有非梵行，就当发心。周那！他人有增伺、诤意、睡眠所缠、调、

贡高，而有疑惑，我乃没有疑惑，就当发心。周那！他人有瞋结、谏诤、欺诳、无惭、无愧，我乃有惭愧，应当发心。周那！他人有慢，我乃没有慢，应当发心。周那！他人有增慢，我乃没有增慢，就当发心。周那！他人不多闻，我乃有多闻，应当发心。周那！他人不观诸善法，我乃观诸善法，就当发心。周那！他人行非法的恶行，我乃行是法的妙行，当应发心。周那！他人有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我乃没有恶戒，就当发心。周那！他人有不信、懈怠、无念、无定，而有恶慧，我乃没有恶慧，就当发心。周那！犹如恶道与正道相对（恶路与好路），也犹如恶度（恶津渡）与正度（好的津渡）相对（有恶道则应回避而行，而有其它平坦之道。有恶津渡，就应回避它，应有其它好的津渡）。

像如是的，周那！那些恶欲，乃与非恶欲为对（相反），害意瞋，乃与不害意瞋为对，杀生、不与而取、非梵行，乃与梵行为对，增伺、诤意、睡眠、掉举、贡高、疑惑，乃与不疑惑为对，瞋结、谏诤、欺诳、无惭、无愧，乃与惭愧为对，高慢的和慢的为对，增慢的和增慢为对，不多闻的和多闻的为对，不观察诸善法的和观察诸善法的为对，行非法的恶行的和行是法的妙行的为对，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的和善戒的为对，不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的，就和善慧的为对。

周那！如有法，为黑的话，就会有黑的报应，而会趣至于恶处。如有法，是属于白的話，就会有白的报应，而得以升于上。像如是的，周那！恶欲者，就是以非恶欲为升上；害意瞋者，是以不害意瞋为升上；杀生、不与取、非梵行者，就以梵行为升上；增伺、诤意、睡眠、掉举、贡高、疑惑者，是以不疑惑为升上；瞋结、谏诤、欺诳、无惭、无愧者，是以惭愧为升上；慢者，是以不慢为升上，增慢者，是以不增慢为升上，不多闻者，是以多闻为升上，不观察诸善法者，是以观察诸善法为升上，行非法的恶行者，是以行是法的妙行为升上，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者，是以善戒为升上，不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者，是以善慧为升上的。

周那！如果有人不能调御自己，而欲调御那些不调御的人的话，终究是没有这道理的。自己为没溺的人，而欲拔出他人之没溺的话，终究是没有这道理的。自己不般涅槃，而欲使那些不般涅槃的人般涅槃的话，终究是没有这道理的（自己不证果，则不能使人证果。然而教人向果证迈进一事，必定会有的事）。

周那！如果有人，自己已调御，他人还不能调御，而欲调御那个人的话，必定会有这道理的。自己不没溺，他人已没溺，而欲拔出那位没溺的人，必定是会有的事。自己已经般涅槃，而欲使那些还未般涅槃的人般涅槃的话，必定是会有的事。

像如是的，周那！恶欲者，是以非恶欲为之般涅槃。害意瞋者，是以不害意瞋为之般涅槃。杀生、不与取、非梵行者，是以梵行为之般涅槃。增伺、诤意、睡眠、掉举、贡高、疑惑者，是以不疑惑为之般涅槃。瞋结、谏诤、欺诳、无惭、无愧者，是以惭愧为之般涅槃。慢者，是以不慢为之般涅槃，增慢者，是以不增慢为之般涅槃。不多闻者，

是以多闻为之般涅盘。不观察诸善法者，是以观察善法为之般涅盘。行非法的恶行者，是以行是法的妙行为之般涅盘。妄言、两舌、粗言、绮语、恶戒者，是以善戒为之般涅盘。不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者，是以善慧为之般涅盘。

这就是，周那！我已经为你说渐损法，已经说发心法，已经说对法，已经说升上法，已经说般涅盘之法的了。如为人的尊师，为了其弟子所为，而发起大慈哀，而怜念愍伤其弟子，为其弟子求义，以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之事那样，我现在都已作过了。你们也应当自作，应至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那些空安净之处，去坐禅思惟，勿得放逸，须勤加精进，不使有后悔才好。这就是我的教敕，就是我的训诲。」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大周那，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十二、青白莲华喻经第六（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告诉诸比丘：有的法乃从身而灭，有的法乃从口而灭，有的法乃从慧见而灭。所谓能修身、戒、心、慧，有如莲华为水生水长，出于水上而不着于水。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或者有的法，乃从身而得以灭，而不从口而灭；或者有的法，乃从口而得以消灭，而不从身而灭；或者有的法，乃不从身口而得以消灭，但以慧见而得以消灭。

甚么叫做有的法乃从身而得以消灭，而不从口而灭呢？在比丘当中，有一类为有不善的身行，充满而具足，而受持，而着于身。诸位比丘看见后，诃责那位比丘说：『贤者！你为甚么被那些不善的身行充满，而具足受持，而着于其身呢？贤者！你应该舍弃不善的身行，去修习善的身行啊。』那个人就在于后来之时，舍弃不善的身行，而修习善的身行。这叫做有一种法，乃从身而得以消灭，而不是从口而消灭。

甚么叫做法乃从口而灭，而不从身而灭的呢？一位比丘，被不善的口行充满，而具足，而受持，而着于口。诸位比丘看见后，诃责那位比丘而说：『贤者！你为甚么被那些不善的口行充满，而具足，而受持，而着于口呢？贤者！你应该舍弃那不善的口行，而修习善的口行啊！』那位比丘就在于后来之时，舍弃了不善的口行，而修习善的口行。这叫做有一种法乃从口而灭，而不从身而灭。

甚么叫做法乃不从身口而灭，但以慧见而得以消灭呢？因为如增伺（贪欲）这种法，乃不从身与口而得以消灭，但以慧见而得以消灭的。像如是的，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谗谄、无惭、无愧，及恶欲、恶见等恶法，均不从身口而得以消灭，但以慧见而得以消灭的。这叫做，有一种法，乃不从身口而灭，但以慧见而得以消灭的。

如来或者有时会观察，会观察他人之少，而知道此人乃不如是而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如果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的话，就能得以灭除增伺

（贪欲）为甚么呢？因为此人乃心生恶的增伺（贪欲）而住之故，才不得消灭。像如是的，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谗谄、无惭、无愧等，也是同样的（如修身，乃至修慧的话），就得以消灭恶欲、恶见的。为甚么呢？因为此人的心，

乃生恶欲、恶见而住之故。知道此人像如是的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如果此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的话，就得以灭除增伺（贪欲）。为甚么呢？因为此人的心，并不生恶增伺而住之故。像如是的，那些诤讼、恚恨、瞋缠、不语、结、慳、嫉、欺诳、谗谄、无惭、无愧等，也是一样。应该得以灭除恶欲、恶见的，为甚么呢？因为此人之心，不生恶欲、恶见而住之故。犹如青莲华，红、赤、白莲花，都是在水中而生，在水中而生长，而能浮出于水面之上，而不着于水那样。像如是的，如来虽然在于世间降生，在于世间生长，而能超出于世间，其行为乃不着于世间之法。为甚么呢？因为如来乃无所著、等正觉，乃超出于一切世间之故。」

那时，尊者阿难，正在执拂而侍在佛的身边，于是尊者阿难乃到佛前，叉手（合掌）向佛，而白佛说：「世尊！此经应当名叫甚么？要怎样的受持呢？」

于是，世尊告诉他说：「阿难！此经名叫青白莲华喻经，你当照如是的善于受持而诵。」那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都应当受持此青白莲华喻经，要诵习守持。为甚么呢？因为此青白莲华经，乃为如法，而有真义，是修梵行的根本，能致于通，致于觉，也致于涅槃。如果族姓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的话，就应当要受持此青白莲华喻经，应善于讽诵受持。」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十三、水净梵志经第七（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由于水净梵志而告诉诸比丘：有二十一秽（烦恼）污于心的，就必至于恶处，而生地狱中。如不秽污于心，就必至于善处，而生于天上。并为梵志说用善法净洗之偈。梵志听后，有所解，而心大欢喜，并终身自皈依三宝。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郁鞞罗（译为苦行林，位于摩揭陀国），尼连然河（译为不乐着，恒河支流，佛陀舍苦行，而沐浴之河）岸，在于阿耶耆罗尼拘类的树下，初得道之时。

于是（在此时），有一位名叫水净的梵志，在于中午之后，仿佯（徘徊）而往诣于佛所。世尊遥见水净梵志之到来，就由于水净梵志的因缘，而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二十一种秽（烦恼），来污人心的话，必定会至于恶处，而生在于地狱之中。甚么叫做二十一种秽呢？所谓：(1)邪见心秽。(2)非法欲心秽。(3)恶贪心秽。(4)邪法心秽。(5)贪心秽。(6)恚心秽。(7)睡眠心秽。(8)掉悔心秽。(9)疑惑心秽。(10)瞋缠心秽。(11)不语结心秽。(12)慳心秽。(13)嫉心秽。(14)欺诳心秽。(15)谗谄心秽。(16)无惭心秽。(17)无愧心秽。(18)慢心秽。(19)大慢心秽。(20)憍傲心秽。(21)放逸心秽。如果有这些二十一种秽，污于心的话，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犹如将垢腻之衣，拿来给与染家，那位染师得其垢衣后，或者就用淳灰，或者就用澡豆，或者会用土渍，极力的把其洗浣，使此垢腻衣得到清洁。而染家虽为了洗衣，或用淳灰，或用澡豆，或用土渍，极力的洗浣，使其洁净，然而此污衣，仍然如故，还会存有秽色的。像如是的，如果有此二十一种秽，污于心的话，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那二十一种秽呢？所谓邪见心秽、非法欲心秽、恶贪心秽、邪法心秽、贪心秽、恚心秽、睡眠心秽、掉悔心秽、疑惑心秽、瞋缠心秽、不语结心秽、

慳心秽 嫉心秽 欺诳心秽 谀谄心秽 无惭心秽 无愧心秽 慢心秽 大慢心秽 僇傲心秽 放逸心秽是。如有此二十一秽，污于心的话，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

如果有人对于此二十一种秽，已不会污染其心的话，必定会至于善处，会往生于天上。那二十一种秽呢？所谓(1)邪见心秽。(2)非法欲心秽。(3)恶贪心秽。(4)邪法心秽。(5)贪心秽。(6)恚心秽。(7)睡眠心秽。(8)掉悔心秽。(9)疑惑心秽。(10)瞋缠心秽。(11)不语结心秽。(12)慳心秽。(13)嫉心秽。(14)欺诳心秽。(15)谀谄心秽。(16)无惭心秽。(17)无愧心秽。(18)慢心秽。(19)大慢心秽。(20)僇傲心秽。(21)放逸心秽是。如果有人对于此二十一种秽，已不污其心的话，必定会至于善处，会往生于天上。犹如将白净的波罗奈衣（鹿苑出产的净洁之衣），拿去交给染家那样，那位染师得此衣后，或者用淳灰，或者用澡豆，或者用土渍，极力的把衣洗浣，使其净洁。对于此白净的波罗奈衣，染家虽为了治它，而或用淳灰，或用澡豆，或用土渍，极力的洗浣，而使其净洁，然而此白净的波罗奈衣，本来就已经是净衣，又洗而为洁净。像如是的，如有二十一种秽，不污染于心的话，必定会至于善处，会往生于天上。那二十一种秽呢？所谓邪见心秽 非法欲心秽 恶贪心秽 邪法心秽 贪心秽 恚心秽 睡眠心秽 掉悔心秽 疑惑心秽 瞋缠心秽 不语结心秽 慳心秽 嫉心秽 欺诳心秽 谀谄心秽 无惭心秽 无愧心秽 慢心秽 大慢心秽 僇傲心秽 放逸心秽是。如果有人对于此二十一种秽，已不会污其心的话，必定会至于善处，会往生于天上。

如果知道邪见就是心秽的话，则知道后，便已断除。像如是的对于那些非法欲心秽 恶贪心秽 邪法心秽 贪心秽 恚心秽 睡眠心秽 掉悔心秽 疑惑心秽 瞋缠心秽 不语结心秽 慳心秽 嫉心秽 欺诳心秽 谀谄心秽 无惭心秽 无愧心秽 慢心秽 大慢心秽 僇傲心秽 放逸心秽等也是同样的。如知道那放逸是心秽的话，则知道后，便断除。他的心，与慈俱，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而与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与喜，也是同样。而心与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

而游止于其中。梵志！这就是所谓洗浴内心，而不是洗浴外身。」

那时，梵志向世尊说：「瞿昙！可诣多水的河水中沐浴。」世尊问说：「梵志！如诣多水的河中沐浴的话，在那里会得到甚么呢？」梵志回答说：「瞿昙！在那多水河中沐浴的话，则因为这是世间斋洁之相，是度相，是福相之故，瞿昙！如诣多水河中去洗浴的话，那些人就会净除一切的罪恶啊！」

那时，世尊为了那位梵志，就说颂而说：

妙好首梵志 若入多水河 是愚常游戏 不能净黑业  
好首何往泉 何义多水河 人作不善业 清水何所益  
净者无垢秽 净者常说戒 净者清白业 常得清淨行  
若汝不杀生 常不与不取 真谛不妄语 常正念正知  
梵志如是学 一切众生安 梵志何还家 家泉无所净  
梵志汝当学 净洗以善法 何须弊恶水 但去身体垢

（妙好首梵志啊！如果进入多水的河中去沐浴，这是一种愚者的常行的游戏而已，并不能洗净黑业

〔黑业为恶业，是污染之业〕啊！）

（妙好首！为甚么须用泉水干么？在多水河洗浴有甚么意义呢？人若作那些不善之业的话，则那些清水有甚么利益呢？）

（清淨的人，就没有垢秽，清淨的人乃常常说戒。清淨的人，乃为有清白之业

〔善业〕，都常得清净之行。）

（如果你不杀生，常行不与则不取〔不偷〕，真谛〔谛实〕而不妄语，而常于正念正知的话，则梵志啊！人都应该要如是而学，这样，则一切众生，都会得到安隐的。梵志！又何必还家去洗浴呢？家庭里的泉水仍然是无所清净啊〔不能净心〕！）

（梵志！你应当要学真正之洗净之法，要用善法来洗净才对！何须要用那些弊恶之水，唯能洗去身体上的垢秽而已呢？）

梵志白佛说：「我也是作如是之念：净洗要用善法，何须要用那些弊恶之水呢？」梵志就这样的听佛的教言，心中乃起大欢喜，实时礼拜佛陀的双足，皈命于佛、法、众（僧）。

梵志这时，乃白佛说：「世尊！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我从现在起，要自皈依佛与法，及比丘众，唯愿世尊纳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都自皈依，乃至于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好首水净梵志，以及诸位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十四、黑比丘经第八（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由于黑比丘之喜欢斗诤，而为说那些不可爱，以及可爱之法。同时也举出恶马与良马之喻以为教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东园的鹿母堂（为信女毘舍佉所捐建，位于城东。为弥迦罗长者之媳妇，因使长者皈依三宝，故长者对人说该信女不是我儿子的媳妇，是我母。弥迦罗译为鹿，故人都说毘舍佉信女为鹿母，其讲堂就为之鹿母堂）。

这时，有一位黑比丘，为鹿母之子，为一常喜和人斗诤的比丘，他乃往诣佛所。世尊遥见黑比丘之到这边来，就由于黑比丘的缘故，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或者有一种人，常喜和人斗诤，不称赞止诤之法。如果有一种人，常喜和人斗诤，不称止诤的话，此法乃为不可乐之法，为不可爱喜，不能令人爱念，不能使人敬重，不能使人修习，不能使人摄持，不能使人得为沙门，不能使人得一意，不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为恶欲，而不称赞止恶欲之法。如果有这种人，为恶欲，而不称止恶欲的话，此法乃为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使人爱念，不能令人敬重，不得使人修习，不能使人摄持，不能使人得为沙门，不能使人得一意，不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乃为犯戒、越戒、缺戒、穿戒、污戒，而不称赞持戒。如果有这一种人，为犯戒、越戒、缺戒、穿戒、污戒，而不称赞持戒的话，则此法乃为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使人爱念，不能使人敬重，不能使人修习，不能使人摄持，不能使人得为沙门，不能使人得一意，不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有瞋缠，有不语结，有恚嫉，有谗谤、欺诳，有无惭无愧，而不称赞惭愧。如果有这种人，为有瞋缠，有不语结，有恚嫉，有谗谤欺诳，有无惭无愧，而不称赞惭愧的话，此法就不可以乐，不可以爱喜，不能使人爱念，不能使人敬重，不能使人修习，不能使人摄持，不能使人得为沙门，不能使人得一意，不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不同于诸梵行者之经劳，不称叹同于诸梵行者之经劳。如有一种人，不同于诸梵行者之经劳，不称叹同于诸梵行者之经劳的话，则此法乃为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使人爱念，不能使人敬重，不能使人修习，不能使人摄持，不能使人得为沙门，不能使人得成一意，不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不观察诸法，不称叹观察诸法。如果有一种人，不观察诸法，不称叹观察诸法的话，则此法乃为不可乐，不可爱喜，不能使人爱念，不能使人敬重，不能使人修习，不能使人摄持，不能使人得为沙门，不能使人得成一意，不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不宴坐（坐禅），不称叹宴坐。如果有一种人不宴坐，不称叹宴坐的话，此法就不可以乐，不可以爱喜，不能使人爱念，不能使人敬重，不能使人修习，不能使人摄持，不能使人得为沙门，不能使人得成一意，不能使人得证涅槃。此人虽然曾作此念：使诸修习梵行者来供养，来恭敬，来礼事于我。然而诸修习梵行的人，却不供养他，不恭敬他，不礼事于他。为甚么呢？因为那人有此无量的恶法，由于他有此无量的恶法之故，使诸修习梵行的人不去供养他，不去恭敬他，不礼事于他。犹如恶马被系在于枥（养马的地方），而被饲养那样，马虽作如是之念：使人系我而安置在于安隐之处，给我好的饮食，好好的看顾我。然而人却不把牠系置在于安隐之处，不给牠好的饮食，不

好好的看顾牠。为甚么呢？因为那匹马有恶法，所谓极为粗弊，不温良之故，使人不能把牠系置在于安隐之处，不能给牠以好的饮食，不能好好的看顾牠。像如是的，此人虽然曾作此念：使诸梵行的人供养、恭敬、礼事于我。然而诸梵行的人，却不供养、恭敬、礼事于他。为甚么呢？因为那个人乃有此无量的恶法，由于他乃有了此无量的恶法之故，使诸修习梵行的人不供养、恭敬、礼事于他。

或者有一种人，不喜乐于斗诤，都称赞止诤。如果有一种人不喜乐于斗诤，而称叹止诤的话，则此法可以乐，可以爱，可以喜，是能使使人爱念，能使人敬重，能使人修习，能令人摄持，能令人得为沙门，能使人得成一意，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并不恶欲，而称誉止恶欲。如果有一人不恶欲，而称誉止恶欲的话，则此法为可以乐，可以爱，可以喜，能使人爱念，能使人敬重，能使人修习，能使人摄持，能使人得为沙门，能使人得成一意，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并不犯戒，不越戒，不缺戒，不穿戒，不污戒，而称誉持戒。如果有一种人，不犯戒、不越戒、不缺戒、不穿戒、不污戒，而称誉持戒的话，则此法为可以乐、可以爱、可以喜，能使人爱念，能使人敬重，能使人修习，能使人摄持，能使人得为沙门，能使人得成一意，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没有瞋缠，没有不语结，没有恚嫉、没有谀谄欺诳，没有无惭无愧，都称誉惭愧。如果有一种人，并没有瞋缠，没有不语结，没有恚嫉，没有谀谄欺诳，没有无惭无愧，而称誉惭愧的话，此法乃可以乐，可以爱，可以喜，能使人爱念，能使人敬重，能使人修习，能使人摄持，能使人得为沙门，能使人得成一意，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同诸梵行者经劳，称誉同诸梵行者之经劳。如果有一种人，同诸梵行者经劳，称誉同诸梵行者之经劳的话，则此法为可以乐、可以爱、可以喜，能令人爱念，能使人敬重，能使人修习，能使人摄持，能使人得为沙门，能使人得成一意，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能观察诸法，而称誉观察诸法。如果有一种人能观察诸法，而称誉诸法的话，则此法为可以乐，可以爱，可以喜，能使人爱念，能使人敬重，能使人修习，能使人摄持，能使人得为沙门，能使人得成一意，能使人得证涅槃。

或者有一种人，能宴坐，而称誉宴坐。如果有人能宴坐，而称誉宴坐的话，则

此法为可以乐，可以爱，可以喜，能使人爱念，能使人敬重，能使人修习，能使人摄持，能使人得为沙门，能使人得成一意，能使人得证涅槃。此人虽不作如是之念：令诸

修习梵行的人都来供养我，都来恭敬、礼事于我。然而诸修习梵行的人，却会来供养、恭敬、礼事于他。为甚么呢？因为那个人，有了此无量的善法，由于他有了此无量的善法之故，能使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他。犹如良马，被系在于枥而被养时，牠虽不作如是之念：使人系我而放在于安隐之处，给我以好的饮食，好好的看顾于我。然而人却会把牠系放在于安隐之处，而给牠好的饮食，好好的看顾牠。为甚么呢？因为那匹马，乃有善法，所谓软顺而调好，极为温良之故。使人会系放在于安隐之处，会给牠好的饮食，会好好的看视牠。像如是的，此人虽然不作如是之念：使诸梵行者供养、恭敬、礼事于我。然而诸梵行者却会供养、恭敬、礼事于他。」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此，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十五、住法经第九（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告诉诸比丘：比丘对于善法，有退、有住、有增。须要自观察，而知善、不善的法，而求断、求增，要如救头燃那样之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说退善之法乃不住、不增，我说住善之法，乃不退、不增，我说增善之法乃不退、不住。

甚么叫做退善之法，为不住、不增呢？一位比丘，如果有笃信，而持禁戒，而博闻、布施、智慧、辩才，也知道阿含（教法），及对其有所得，然而此人对于此法（善法），有时会有退，而不住，而不增，这叫做退善之法，乃为不住、不增。甚么叫做住善之法，为不退、不增呢？一位比丘，如果有笃信，有持禁戒，而博闻，而布施，而有智慧、有辩才、认知阿含，以及对其有所得的话，则此人如果对于此法（善法）安住时，就为不退、不增，这叫做住善之法，乃为不退、不增。甚么叫做增善之法，为不退、不住呢？一位比丘，如果有笃信，有持禁戒，而博闻、布施，而有智慧、辩才，而知阿含，及对其有所得，而此人对于此法（善法），也有增，而不退、不住的话，就叫做增善之法，乃为不退、不住。

一位比丘，应该要作如是的观察，如能做到，就必定会有多所饶益。即：我到底为多行增伺（贪欲）吗？或者为多行没有增伺吗？我为多行瞋恚心吗？或者为多行没有瞋恚心吗？我为多行睡眠之缠吗？或者为多行无睡眠之缠呢？我为多行掉举、贡高吗？或者为多行没有掉举、贡高吗？我为多行疑惑吗？或者为多行没有疑惑呢？我为多行身诤吗？或者为多行无身诤呢？我为多行秽污心吗？或者为多行没有秽污心呢？我为多行信吗？或者为多行不信呢？我为多行精进吗？或者为多行懈怠呢？我为多行念吗？或者为多行无念呢？我为多行定呢？或者多行无定呢？我为多行恶慧吗？或者为多行无恶慧呢？

如果一位比丘，观察之时，则知道我（指比丘自己）乃多行增伺、瞋恚心、睡眠缠、掉举、贡高、疑惑、身诤、秽污心、不信、懈怠，而无念、无定，而多行恶慧的话，则这位比丘乃为了欲灭这些恶不善之法之故，便会以速求方便，而修学，而极为精勤，

而正念正智，而忍住，而不使其退转。犹如有人，被火烧及其头，烧燃其衣，就会急求方便去救其头，去扑灭其衣之火那样。像如是的，一位比丘，乃欲灭这些恶不善之法之故，便会以速求方便，修学而极为精勤，而正念正智，忍住而不使其退转。

如果一位比丘，作观察时，则知我（指比丘自己）乃多行没有贪增伺，或者没有瞋恚心，没有睡眠之缠，没有掉举贡高，没有疑惑，没有身诤，没有秽污心，而有信、有进、有念、有定，而多行无恶慧的话，则这位比丘乃欲住于此善法，而不忘、不退，而修行广布之故，便以速求方便，去学习，而极为精勤，而正念正智，而忍住，不使其退转。犹如有人，被火烧及其头，烧燃其衣的话，就急求方便，而去救头救衣。像如是的比丘，乃欲住于此善法，而不忘、不退，而修行广布之故，便以速求方便，去学习，而极为精勤，而正念正智，而忍住，不使其退转。」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十六、无经第十（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舍梨子告诉诸比丘，有关于净法之衰退，以及转增之由，并述说断恶修善，如救头燃之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舍梨子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比丘尼，对于那些未闻之法，不能得以闻到，已经听闻之法，便则忘失；倘使有法，为本来所修行，所广布诵习，为其智慧之所了解的，然而他却不再忆知，而变为不知其法的话，则，诸位贤者！这叫做比丘、比丘尼之净法之衰退。

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比丘尼，对于未闻之法，便能得以闻到，已经听闻之法，则不忘失；倘使有法，乃为他本来所修行，所广布诵习，为其智慧所了解的，而他乃常能忆念而知，而一再的忆知，这叫做比丘、比丘尼之净法转增。

诸位贤者！一位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观：我到底为有增伺（贪欲）呢？或者为没有增伺呢？我为有瞋恚心吗？或者没有瞋恚心呢？我为有睡眠之缠吗？或者为没有睡眠之缠呢？我为有掉举、贡高呢？或者为没有掉举、贡高呢？我为有疑惑呢？或者为没有疑惑呢？我为有身诤呢？或者为没有身诤呢？我为有秽污之心呢？或者为没有秽污之心呢？我为有信呢？或者为没有信呢？我为有进呢？或者为没有进呢？我为有念呢？或者为没有念呢？我为有定呢？或者为没有定呢？我为有恶慧呢？或者为没有恶慧呢？

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观察之时，就会知道：

我为有增伺、有瞋恚心、有睡眠之缠、有掉举、贡高、有疑惑、有身诤、有秽污心，而无信、无进、无念、无定，而有恶慧的话，则，诸位贤者！那位比丘，乃欲灭此恶不善之法之故，便会速求方便，而学习，而极为精勤，而正念正智，而忍住，不使其衰退。诸位贤者！犹如有人，被火所烧着其头，烧燃着其衣，而急求方便，去救头、救衣那样。诸位贤者！像如是的，一位比丘，欲灭除此恶不善之法之故，便以速求方便，而学习，而极为精勤，而正念正智，而忍住，而不使其衰退。

诸位贤者！如果比丘观察时，就能知道：我并没有增伺，没有瞋恚心，没有睡眠之缠，没有掉举、贡高，没有疑惑，没有身诤，没有秽污之心，而有信、有进、有

念、有定，而没有恶慧的话，则那位比丘，便欲住于此善法，而不忘不退，而修行，而广布之故，便以速求方便，而学习，而极为精勤，而正念正智，而忍住，不使其衰退。犹如有人被火所烧其头，被火燃烧其衣，而急求方便去救头、救衣那样。诸位贤者！像如是的，一位比丘欲住于此善法，而不忘不退，而修行广布之故，便以速求方便，而学习，而极为精勤，而正念正智，忍住而不使其衰退。」

尊者舍梨子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位比丘们，听尊者舍梨子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三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因品第九：（有十经）（第二小土城诵）

因止处二阴 增上心及念 师子吼优昙 愿想最在后

（大因经、念处经、上下二苦阴经、增上心经，以及念经，师子吼经、优昙婆罗经、愿经，想经即为最后的。）

九十七、大因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阿难广明缘起的甚深之法，又阐明七识住，以及二处。如果对于这些能够知如真的话，就名叫慧解脱。如兼修八解脱的话，就名叫俱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到拘楼瘦，住在于名叫剑磨瑟昙的拘楼国的都邑。

那时，尊者阿难，乃居在于闲静之处，独自在宴坐思惟，其心曾作如是之念：此缘起之法，乃为甚奇！极为甚深！其明（其相）也是甚深！然而我的观见乃为至浅，而为至浅的法？

于是，尊者阿难就在于晡时，从其宴坐寤起，往诣佛所，行稽首佛足之礼，然后退住在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我现在闲居独处，打坐思惟，曾作如是的心念：此缘起之法，乃为甚奇！极为甚深！明（相）也是甚深！然而我的观见（见解），而为至浅至浅。」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你不可作如是之念：此缘起法为至浅、至浅。为甚么呢？因为此缘起法，乃极为甚深！明（其相）也是甚深（非常的深奥的理）！阿难！由于对于此缘起之法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不见如实（不能如实而见到），不觉不达（不能觉了通达）之故，而致于那些众生有如织布机之相锁那样，也如蕴蔓草之多有稠乱那样，匆匆而喧斗，而从此世间转生至于彼（另一）世间，又从彼世间，而转生至于此世间，都往来不绝，不能超出过生死。阿难！因此之故，而知此缘起，乃是极为甚深！明（其相）也是非常的甚深之法啊！」

阿难！如果有人问而说：『老死有缘耶？』（由之而起之因）就应当这样的回答他：『老死有缘（有原因）。』如果又问：『老死到底有甚么缘呢？』当如是的回答：『老死乃缘于生』（会老死，就是因为出生为有情方会有之事，故老死乃缘于生而有的）阿难！如果有人问而说：『生有缘吗？』当如是的回答：『生也是有缘』的。如又问而说：『生有甚么缘呢？』当如是的回答：『缘于有的』（因为有了有一有情的因素，才会转生而来之故，有就是生之缘）。阿难！如果有人问而说：『有，有缘吗？』当如是的回答：『有也是有缘的。』如又问说：『有，到底有甚么缘呢？』当如是的回答：『缘于受的。』（受为取，也就是执取不放而受过去的业缘，致有有情的因素之有，故受—执取乃为有之缘）阿难！如果有人问而说：『受有缘吗？』当如是的回答：『受也是有缘的。』如又问说：『受有甚么缘呢？』当如是的回答：『缘于爱。』（有了爱念才会执取而受，故爱为受之缘）。阿难！这就是缘于爱而有了受，缘于受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缘于老死而有了愁戚，那些会啼哭、忧苦、懊恼等，均为是缘于老死而有的，像如是而具足，而纯生一大的苦阴。

阿难！所谓缘生而老死者，就是说，缘于生，才会有了老死，应当要知道（应知此道理）！所谓缘于生，而有了老死。阿难！如果没有生（不转生来）的话，则那些鱼，乃为鱼之种，鸟为鸟种，蚊为蚊种，龙为龙种，神为神种，鬼为鬼种，天为天种，人为人种而已的。阿难！如果彼披（各各）的众生，随着彼彼之处，假如没有生，各各都无生的话，则倘使离开所谓生的话，当会有老死吗？」回答说：「无也。」（无生就没有老死）。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应知道！此老死之因、老死之习（集）、老死之本、老死之缘，就是所谓生。为甚么呢？因为缘于生之故，就有了老死啊！阿难！所谓缘于有，而有了生者，这就是说缘于有，才会有了生。应当要知道！所谓缘于有，而有了生。阿难！如果没有了有的话，则鱼为鱼种，鸟为鸟种，蚊为蚊种，龙为龙种，神为神种，鬼为鬼种，天为天种，人为人种而已的。阿难！彼彼的众生，随着彼彼之处，而没有了有，各各都没有了有的话，则倘使离开其有时，当会有生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说：「阿难！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所谓生之因、生之习（集）、生之本、生之缘者，就是指此有啊！为甚么呢？因为缘于有之故，则会有了生。阿难！缘于受（取）而有了有者，这就是说缘于受，才会有了有。应当知道！所谓缘于受，而有了有。阿难！如果没有受（取），各各都没有了受（取）的话，则倘使离开了受，当会又有了有，施设为有了有么？」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应知道！此有之因，有之习（集），有之本，有之缘，就是所谓受（取）啊！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受之故，就会有有了有。阿难！所谓缘于爱，而有了受（取）者，这是说缘于爱之故，才会有了受（取）的。当知！所谓缘于爱，而有了受（取）。阿难！如果没有了爱，各各都没有受的话，则倘使离开了这爱的话，当会又有了受（取），建立为有了受（取）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应当知道！此受（取）之因、受之习、受之本、受之缘，就是所谓爱。为甚么呢？因为缘于爱之故，就有了受（取）的阿难！这叫做缘于爱，而有了求（遍求），缘于求，而有了利（所得），缘于利，而有了分（分别、决定），缘于分，而有了染欲（欲贪），缘于染欲，而有了着（执着），缘于着，而有了慳，缘于慳，而有了家，缘于家，而有了守。阿难！缘于守护之故，便会有了刀杖（拿起刀

杖），有了斗争，有了谀诌、欺诳、妄言、两舌等，产生起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像如是的有了如此之具足，而纯生大苦阴！阿难！如果没有守，各各都没有了守的话，则倘使离开了守时，当会有刀杖、斗争、谀诌、欺诳、妄言、两舌等，生起这些算不尽的恶不善之法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刀杖、斗争、谀诌、欺诳、妄言、两舌等，会生起这些算不尽的恶不善之法之因，其习、其本、其缘，就是所谓守。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守之故，则有了刀杖、斗争、谀诌、欺诳、妄言、两舌，而产生起无量的恶不善之法，而有如此的具足，而纯生大苦阴。阿难！缘于家，而有了守者，这是说缘于家，才会有了欲守护的。当知！所谓缘于家，而有了守阿难！如果没有家，各各都没有家的话，则倘使离开了家，当会有了守吗？」回答说：「无也。」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这会守的因、守的习、守的本、守的缘者，就是所谓这个家。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家之故，则会有了守的阿难！缘于慳，而有了家者。这是说缘于慳，就会有家，当知！所谓缘于慳，才有了家阿难！如果没有慳，各各都没有慳（惜）的话，则倘使离开了慳，当会有了家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这家之因、家的习、家的本、家的缘者，就是所谓这个慳。为甚么呢？因为缘于慳之故，则会有了家阿难！所谓缘于着，而有慳者，就是说缘于着而有了慳，当知！所谓缘于着，而有了慳。阿难！如果没有着，各各都无着的话，则倘使离开着的话，当会有慳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此慳的因、慳的习、慳的本、慳的缘者，就是所谓这个着（执着不放）。为甚么呢？因为缘于着之故，则会有了慳阿难！所谓缘于欲而著者，就是说缘于欲，才会有了着，当知！所谓缘于欲而有了着。阿难！如果没有欲，各各都无欲的话，则倘使离开了欲，当会有了着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此着的因、着的习、着的本、着的缘者，就是所谓此欲。为甚么呢？因为缘于欲之故，则有了着。阿难！所谓缘于分（分别、决定），而有了染欲者，就是说缘于分而有了染欲，当知！所谓缘于分别，才会有了染欲。阿难！如果没有这分别，各各都没有分别的话，则倘使离开了这个分别时，当会有了染欲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此染欲之因、染欲之习、染欲之本、染欲之缘者，就是所谓此分别（决定、用）。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分别之故，则会有了染欲。阿难！所谓缘于利益，而有分别者，这是说缘于利，才会有了分别，当知！所谓缘于利，而有了分别。阿难！如果没有利，各各都没有利的话，则倘使离开了利益的话，当会有了分别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这分别之因、分别的习、分别的本、分别的缘者，就是所谓这个利。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利之故，则有了分别之故阿难！所谓缘于求（遍求），而有了利者，这是说缘于求，才会有了利，当知！所谓缘于求，而有了利。阿难！如果没有了遍求，各各都没有了求的话，则倘使离开了求，当会

有了利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这利之因、利的习、利的本、利的缘者，就是所谓这个求。为甚么呢？因为缘于求之故，则会有了利。阿难！所谓缘于爱，而有了求者，这是说缘于爱，才会有了求，当知！所谓缘于爱，而有了求。阿难！如果没有爱，各各都没有爱的话，则倘使离开了爱，当会有求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因此之故，当知！这个求的因、求的习、求的本、求的缘者，就是所谓这个爱。为甚么呢？因为缘于爱之故，则会有了求。阿难！欲爱（贪爱五欲之境），以及有爱（贪着生存的妄执），此二法，是因于觉（受），缘于觉，所致而来的。阿难！如果有人问而说：『觉，有缘吗？』当如是的回答：『觉也是有缘的。』如又问说：『觉，有甚么缘呢？』当如是回答：『乃缘于更乐（触）。』当知！所谓缘于更乐而有了觉。阿难！如果没有眼更乐（眼触），各各都没有眼更乐的话，则倘使离开了眼更乐（眼触），当会有缘于眼更乐，而生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如果没有耳、鼻、舌、身、意更乐（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各各都没有意更乐（意触，包括耳鼻舌身之触）的话，则倘使离开意更乐时，当会有缘于意更乐（意触，包括耳鼻舌身之触），而生乐觉（乐受）、苦觉（苦受）、不苦不乐觉（不苦不乐受）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此觉（受）的因、觉的习、觉的本、觉的缘，就是所谓此更乐（触）的。为甚么呢？因为缘于更乐（触）之故，则有了觉（受）。阿难！如果有人问而说：『更乐有缘吗？』当如是的回答：『更乐乃有缘的。』如再问说：『更乐有甚么缘呢？』当如是的回答：『乃缘于名色。』（名为精神，色为物体，身体）。当知！所谓缘于名色，而有了更乐（触）。阿难！所谓所行、所缘，而有了名身（身心），离开此行，离开此缘。而有了有对（相对碍，指五识所依的五根占有的物体性的空间）的更乐（触）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由于所行、所缘，而有了色身，如果离开此行，离此缘的话，是否有了增语更乐（名目、名辞）吗？（也就是还可以认知名目之触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说：「假若离开了名身，以及色身的话，当会有了更乐，而施設更乐吗？」（还可以认知有对之触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又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此更乐（触）之因、更乐之习、更乐之本、更乐之缘者，就是所谓此名色。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名色之故，则有了更乐（触）。阿难！如果有人问而说：『名色有缘吗？』当如是的回答：『名色乃有缘由的。』如再有问而说：『名色有甚么缘呢？』当如是的回答：『乃缘于识。』应当要知道！所谓缘于识，而有了名色。阿难！如果识，不入于母胎的话，会有名色成就此身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说：「阿难！如果识入于母胎，就出来时，名色能会于精吗？（会和父母的精血相会而结为一体吗？）」回答说：「不能会合到。」佛陀又说：「阿难！如果幼少的童男、童女之识，初断坏而不有的话，名色会转而增长吗？」回答说：「弗也。」（不会的。）

佛陀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此名色之因、名色之习、名色之本、名色之缘者，就是所谓这个识。为甚么呢？因为缘识之故，则有了名色。阿难！如果有人问：『识有缘由吗？』当如是的回答：『识也是有缘由的。』如再问说：『识有甚么缘呢？』当如是的回答：『缘于名色。』当知！所谓缘于名色而有了识。阿难！如果识不得名色，假如识不立在于名色，不倚靠于名色的话，则识，宁有（是否会有）生、有老、有病、

有死、有苦吗？」回答说：「无也。」（不会的。）

佛陀说：「阿难！因此之故，当知！此识的因 识的习 识的本 识的缘者，就是所谓此名色。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名色之故，而有了识。阿难！这就是缘于名色而有了识，由是而增语（有了名

目），增语而说而传，传说可施设而有：所谓识与名色，都共俱（而轮回流转）。

阿难！为甚么有一种人，其见解乃认为有神呢？（神我）」尊者阿难仰白世尊说：「世尊乃为法之本，世尊乃为法之主，法乃由世尊而知见的。唯愿阐说！我今听后，得能广知其义。」佛陀便告诉他说：「阿难！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分别其义。」尊者阿难，就受教而听。

佛陀说：「阿难！或者有一种人，见觉是神（观察受就是神我），或者又有一种人，不见觉是神（观察受不是神我），见神能觉（观察神我为能受），然神法能觉（而且观察神我之法，为能受）。或者又有一种人，不见觉是神（观察受不是神我），亦不见神能觉（也观察神我不是能受），然神法也不能觉（而且神我之法，也不能受），但见神无所觉（唯观察神我乃无所受）。

阿难！若有一人，见觉是神者（观察受就是神我的话），就应当问他而说：你有三觉（三受），所谓乐觉（乐受）、苦觉（苦受）、不苦不乐觉（不苦不乐受—舍受）。你对于此三觉，到底是见何觉是神耶？」（三受中，那一受为神我呢？）阿难！当又对他说：如果觉受乐觉（乐受）时，在那个时候，其它的二觉会灭，也就是苦觉与不苦不乐之觉，并没作用而灭，当于那个时候，唯有觉乐觉

（唯能受乐受）。所谓乐觉，乃是无常之法，是苦的法，会灭的法。如果乐觉由于是会灭之法，而已经灭掉的话，他，不作此念么：不是神我之灭了么？

阿难！如果又有一种人，觉苦觉（受苦受）之时，他就在于那个时候，其它的二觉会灭掉，所谓乐觉与不苦不乐之觉会不作用是，在那个时候，唯有觉苦觉而已。所谓苦觉（苦受），乃是无常之法，是苦的法，会灭的法。如果苦觉已灭掉的话，他，不会作此念么：不是神我之灭了么？

阿难！如果又有一种人，觉不苦不乐之觉（受不苦不乐之受—舍受）的话，他就在于那个时候，其它的二觉会灭掉，所谓乐觉与苦觉会不起作用。他在于那个时候，唯会觉不苦不乐之觉（唯受不苦不乐之受）。所谓不苦不乐之觉，乃是无常之法，是苦的法，会灭的法。如果不苦不乐之觉会灭而灭掉之时，他，不会作此念么：不是神我之灭了么？阿难！那些像如是的无常之法，但离苦与乐。那么，是否又观察觉就是神我吗？」回答说：「弗也。」佛陀乃说：「阿难！因此之故，那些像如是的无常之法，但唯苦与乐，不应又在观察觉就是神我啊！」

阿难！如果又有一种人，观察觉不是神我，然而神我乃能觉，观察神我之法能觉的话，就应当对他说：『你如果无觉的话，则觉，就不可得，就不应说这是我所有。』阿难！他当会再像如是的观察觉不是神我，然而神我乃能觉，观察神我之法，为能觉吗？」回答说：「弗也。」佛陀说：「阿难！因此之故，他不应该像如是的观察觉为非神我，而神为能觉、见神我之法为能觉。」

阿难！如果又有一种人，观察觉（受）不是神我，也不见神我能觉，然而神我之法却能觉，但见神我无所觉（神我之法，也不能受）的话，就应当对他说：『你如果没有觉，则一切都不能得，神我离开觉的话，就不应有神我之清净。』阿难！他当会又见觉为非神我，也不见神我为能觉、神我之法为能觉，但见神我为无所觉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阿难！因此之故，他不应该像如是的见觉为非神我，也不见神我为能觉、神法为能觉，但见神我无所觉啊！这叫做有一种人见有神也。（观察有神我）。

阿难！甚么叫做有一种人不见有神耶？」（观察无神我）尊者阿难白世尊说：



「世尊为法之本，世尊为法的主，法乃由世尊而发觉，唯愿世尊阐说！我今听后，会得广知其义。」

佛陀便告诉他说：「阿难！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分别其义。」尊者阿难，就受教而听。

佛陀说：「阿难！或者有一种人，不见觉是神（观察受，不是神我），亦不见神能觉（观察神我，不能受），然神法能觉（也不说然而神我之法能受），亦不见神无所觉（观察而知神我乃不是无所受）。他像如是的不见后（观察而如实而知其一切），就不会受此世间（不执取于世间的一切）。他不受（不执取世间）后，就不会有疲劳（不怖畏）。不疲劳后，便会般涅槃（寂灭）。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见）。阿难！这叫做增语，叫做增语而传说，而传说可施设为有（有其名目事实可传承，可定论其事）。像如是而知的话（知如真，也就是如实而知），就不会有所受（无所受，也就是不执取一切，免于轮回）。

阿难！如果比丘像如是的正解脱的话，这就不再会有：见如来终（观察如来为有终），见如来不终（见如来为不终），见如来终、不终（观察如来乃有终不终），见如来亦非终、亦不非不终（观察如来乃也不是不终，也不是非不终的人），这叫做有一种人，不见有神（观察没有神我）。

阿难！甚么叫做有一种人，施设为有神我，而施设（立论）呢？」尊者阿难仰白世尊说：「世尊为法之本，世尊为法的主，法乃由世尊而发觉的，唯愿世尊阐说！我今听后，得以广知其义。」佛陀便告诉他说：「阿难！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分别其义。」尊者阿难，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阿难！或者有一种人，以少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立此论为论）。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认为无量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立为论）。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也非无量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以少无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也非无量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也非少无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认为无量的无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以此论立为其论）。

阿难！如果有一种人，以少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的话（以此论，立为其论的话），他的现在。以少色是神我，而施设而施设（立此为实在之论），则其身坏命终时，也是如是之说，也是如是之见。而有神我如果离开少色时，也是如是如是之思。他定会作如是之念的。阿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少色认为是神我。施设而施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少色是神我之见，而执着，而执着不放。

阿难！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而以无量色是神我，施托而施设的话，则他现在乃以无量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则其身坏命终之时，也是如是之说，也是如是之见。而有神我如果离开无量色时，也是如是如是之思，他定会作如是之念的。阿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无量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立此论为其论）。像如是的以无量色是神我之见，而执着，而执着不放。

阿难！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也非无量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以少无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的话，则他现在以少无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也如是而说，也如是而见。而其有神我如果离开少无色时，也是如走如是之思，他定会作如是之念。阿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少无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少无色是神我之见，而执着，而执着不放。

阿难！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也非无量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也非少无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以无量的无色是神我，施设而施设

的话，则他现在乃以无量的无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其身坏命终之时，也如是之说，也如是之见。其有神我，如果离开无量的无色时，也如是如是之思，他定会作如是之念的。阿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无量的无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无量的无色是神我之见，而执着，而执着不放。这叫做有一种人，认为

有神我，施設而施設（立此论为其论）。

阿难！甚么叫做有一种人，认为有神我，施設而施設呢？」尊者阿难白世尊说：「世尊乃为法之本，世尊为法之主，法乃由世尊启发的，唯愿阐说！我现在听后，得能广知其义。」佛陀便告诉他说：「阿难！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分别其义。」尊者阿难，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阿难！或者有一种人，认为非少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亦认为非无量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也认为非少无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也认为非无量的无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以此论为其定论）。

阿难！如果有一人，认为非少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以此论为论）的话，则他现在以非少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其身坏命终之时，也不如是之说，也不如是而见（不以少色为神我）。其有神我如果离少色时，也不如是如是之思，也不作如是之念。阿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认为非少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则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而不见其执着而执着。

阿难！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无量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的话，则他现在乃非无量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其身坏命终之时，也不如是之说，也不如是之见。其有神我如果离开无量色时，也不如是如

是而思，也不作如是之念。阿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认为非无量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非无色是神我，而不见执着而执着。

阿难！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少无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的话，则他现在乃非少无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而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也不如是之说，也不如是而见。其有神我如果离开少无色时，也不如是如是之思，也不如是如是之念。阿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非少色是神我，而不见执着而执着。

阿难！或者又有一种人，以非无量的无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的话，则他现在乃非无量无色是神我，而施設而施設，而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也不如是之说，也不如是之见。其有神我如果离开无量的无色时，也不如是如是之思，也不作如是之念。阿难！像如是的有一种人，认为非无量的无色是神我，施設而施設，像如是的有一种人，以非无量的无色是神我，而不见其执着而执着。阿难！这叫做有一种人，以有神我，施設而施設（以有神我为其论而论）。

又次，阿难！有七识住，以及二处。甚么叫做七识住呢？有色相的众生，有若干身，有若干之想，

所谓人。以及六欲界天是，这叫做第一识住。又次，阿难！有色的众生，有若干之身，而为一想，所谓梵天初生（初生于梵天），而不夭寿是，这叫做第二识住。又次，阿难！有色的众生，有一身，而为若干之想，所谓晃昱天（光音天）是，这叫做第三识住。又次，阿难！有色的众生，有一身，而一想，所谓遍净天是。这叫做第四识住。又次，阿难！有无色的众生，度一切的色想，灭除有对之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处（空无边处），成就于此空处，而游止其中，所谓无量空处天，这叫做第五识住。又次，阿难！有无色的众生，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处（识无边处），成就于此识处，而游止其中，所谓无量识处天，这叫做第六识住。又次，阿难！有无色的众生，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处（无色界第三天），成就于此无所有处，而游止其中，所谓无所有处天，这叫做第七识住。

阿难！甚么为之有二处呢？有色的众生（色界天），为无想无觉，所谓无想天（色界第四禅的第四天），这叫做第一处。又次，阿难！有无色的众生（无色界天），为渡一切无所有处，伪非有想非无想处（无色界的第四天），成就于此非想非无想处，而游止于其中，所谓非有想非无想处天，这叫做第二处。

阿难！所谓第一识住，乃为有色相的众生，有若干的身、若干的想，所谓人，以及欲界天是。如果有比丘，已知道那识住，知道识住之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如实而知道其出要）的话，阿难！这类比丘，是否会乐于那识住，计着而欲住于那识住吗？（会执着出生于其地方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阿难！所谓第二识住，为有色的众生，有若干之身，而为一想，所谓初生于梵天，而不夭寿。如果有比丘知道那识住，知道识住之集，知道识住之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的话，阿难！这类的比丘，是否乐于那识住，计着而要住于那识住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阿难！所谓第三识住，乃为有色的众生，一身而有若干之想，所谓晃昱天（光音天）。如果有比丘，知道那识住，知道那识住之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的话，阿难！这类比丘，是否会乐于那识住，计着而欲住于那识住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阿难！所谓第四识住，乃为有色的众生，一身、一想，所谓遍净天。如果有比丘，知道那识住，知道那识住之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的话，阿难！这类比丘，是否会乐住于那识住，计着而欲住于那识住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阿难！所谓第五识住，是为无色的众生，而度一切色想，灭除有对之想，不念若干之想，是无量空处（空无边处），成就于此空处，而游止其中，所谓无量空处天。如果有比丘，知道那识住，知道那识住之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阿难！这类比丘，是否会乐于那识住，计着而欲住于那识住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阿难！所谓第六识住，乃为无色的众生，已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处，成就于此识处，而游止其中，所谓无量识处天。如果有比丘，知道那识住，知道识住之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的话，阿难！这类比丘，是否乐于那识住，计着而欲住于那识住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所谓第七识住，乃为无色的众生，已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处，成就于此无所有处，而游止于其中，所谓无所有处天。如果有比丘，知道那识住，知道那识住之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的话，阿难！这类比丘，是否会乐于那识住，计着而欲住于那识住吗？」回答说：「弗也。」

阿难！所谓第一处，就是有色的众生（色界天），乃无想无觉，所谓无想天是。如果有比丘，知道其处，知道其处之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的话，阿难！这类比丘是否会乐于其处，计着而欲住于其处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所谓第二处，就是无色界的，已度一切无所有处，而为非想非无想处，是成就此非有想非无想处而游止于其中，所谓非有想非无想处天是。如果有比丘，知道其处，知道其处之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的话，阿难！这类比丘是否会乐于其处，而计着而欲住于其处吗？」回答说：「弗也。」

佛陀说：「阿难！如果有比丘，对于那七识住，以及二处，知如真（如实而知），心不染着那些境地，而得解脱的话，这就叫做比丘阿罗诃（阿罗汉），名为慧解脱。」

其次，阿难！有八种解脱。那八种呢？(1)色观色，就叫做第一解脱（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也就是于内身有色想之贪，为除此贪，而观外之不净之青瘀等之色，使贪不起）。又次，(2)内无色想，外观色，就叫做第二解脱（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于内身无色想之贪，虽已除了，而想使其更坚牢，而观外之不净的青瘀等之色，而使不起贪。）又次，(3)净解脱身作证成就游，就叫做第三解脱

（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观净色，使贪不起，名叫净解脱，将此净解脱于身口证得，具足圆满，而住于定。）又次，(4)度一切色想，灭除有对之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处，是成就无量空处，而游止于其中，就叫做第四解脱（空无边处解脱）。又次，(5)已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处，是成就无量识处，而游止于其中（识无边处解脱）。又次，(6)又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处，是成就无所有处，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第六解脱（无所有处解脱）。又次，(7)已度一切无所有处，为非有想非无想处，是成就非有想非无想处，而游止于其中，就叫做第七解脱（非想非非想处解脱。以上四解脱，因各各能舍弃下地之贪，故名解脱）。又次，(8)已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为知灭解脱，成就身作证，而游止其中，以及慧观诸漏尽知，就叫做第八解脱（威受想定解脱身作证具足住。是灭尽定，为厌受想等之心，永住于无心，故名解脱）。

阿难！如果有比丘，对于那七识住，以及二处，能知如真（如实而知），心不染着，而得解脱，以及对于此八解脱，顺与逆，都成就身作证，而游止于其中，又以慧而观，而诸漏已尽的话，这就叫做比丘阿罗汉（阿罗汉），名叫俱解脱。」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十八、念处经第二（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三世诸佛都皆断五盖，而住于四念处，而修习七觉支，而得无上的正尽觉，并广明四念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住在于名叫剑磨瑟昙的拘楼国的一都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种道，能净化众生，能度忧畏，能灭苦恼，能断啼哭，而得正法。所谓四念处是。如果有过去的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指成佛的人）的话，都是悉断五盖（贪、瞋、调戏、睡眠、疑），都断心秽、慧羸，立心而正住于四念处，而修习七觉支，而得以觉悟无上正尽之觉的（成佛道）。如果有未来的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话，也是悉断五盖，灭除心秽、慧羸，立心而正住于四念处，而修习七觉支，而得以觉悟无上正尽之觉。我今现在，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我也是断除五盖，灭除心秽、慧羸，立心而正住于四念处，修习七觉支，而得以觉悟，无上正尽之觉的。

为甚么叫做四念处呢？所谓(1)观身如身念处。(2)观觉（受）如觉（受）念处。(3)观心如心念处。(4)观法如法念处是。

(1)甚么叫做观身如身念处？1.当比丘的，如行时，就知其为行，住时，则知其为住，坐时则知其为坐，卧时，则知其为卧，眠时，则知其为眠，寤时，则知其为寤，眠寤时，则知其为眠寤。像如是的，一位比丘，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2.又次，比丘，观察其身，如身。当比丘的，应正知其出入，要善观，要分别，

所谓屈、伸，低、仰，有仪容，有庠序（有次序），要善着僧伽梨（大衣、袈裟），以及诸衣钵，对于行住坐卧，眠寤语默，都应正确知道。像如是的，一位比丘，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其身，而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3.又次，一位比丘，观察其身，如身。当比丘的，如果生恶不善之念时，就以善法念，去治断，去灭止它。有如木工师、木工的弟子，他们拿墨绳，用来絘于木材的上面，就以利斧，去斫治，使其能正直。像如是的，一位比丘，如果生恶不善之念时，就以善法念，去治断灭止。像如是的，比丘应观察其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而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4.又次，一位比丘，应观身如身。当比丘的，应齿与齿相着（合口严肃），舌头逼在于上腭，以心而治心，而治断，而灭止。有如二位力士之捉执一羸弱之人，处处可以旋捉（捉起回旋，自由捉弄），可以自在的打锻那样。像如是的，一位比丘，应齿与齿相着，舌头逼在于上腭，以心去治心，而治断，而灭止。像如是的，比丘乃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5.又次，比丘应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当念入息（吸）时，则知念入息，念出息（呼）时，即知念出息，入息长，则知为入息长，出息长，即知为出息长，入息短，即知为入息短，出息短，即知为出息短，学习一切之身息入，学习一切之身息出，学止身而行息入（学习一方面停止身行，一方面我将入息—吸气），学止口而行息出（学习一方面停止口行，一方面将出息—呼气）。像如是的，比丘乃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6.又次，比丘应观身如身。当比丘的，应由于离而生的喜乐（初禅，离生喜乐地），来渍其身，润泽其身，普遍而充满。在于此身中，由于离而生的喜乐，无处不周遍，有如工浴之人，用器具盛一些澡豆，与水相和，而成为转，水渍而润泽，普遍的充满，无一处不周那样。像如是的，一位比丘，由于离而生的喜乐，而渍身润泽，普遍而充满于此身中，离生喜乐，无处不周遍。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7.又次，比丘应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乐（二禅，定生喜乐地），来渍其身，润泽其身，普遍而充满。在于此身中，由定而生的喜乐，无处不周遍，有如山泉，清静而不浊，充满流溢，四方之水之流来，也无缘得入其中，因为那泉底，水会自涌出，而流溢于外面，渍山而润泽，普遍充满，没有一处不周遍的。像如是的，一位比丘，由禅定而生的喜乐，渍身而润泽，普遍而充满于此身中，由禅定所生的喜乐，没有一个地方不周遍。像如是的，比丘应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而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8.又次，比丘应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由于无喜（离开喜）而生之乐（离喜妙乐地，第三禅），来渍其身，而润泽其身，普遍而充满于此身中。无喜而生之乐，乃没有一处不周遍的。有如青莲华，或红、赤、白莲华，在水里而生，在水中而长，在于水底里，其根、茎与叶，悉皆被水所渍而润泽，普遍充满，没有一个地方不周遍。像如是的，一位比丘，由于无喜（离喜）而生的乐，来渍其身，润泽其身，普遍而充满于此身中，无喜（离喜）而为乐，无处不周遍。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9.又次，比丘应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在于此身中，以清静心，而成就意解，而遍满。而游止于其中（舍念清静地，第四禅）。而在于此身中，以清静心而没

有一处不周遍。有如一个人，被七肘长的衣，或者八肘长的衣，从头至于足，在于其身体中，没有一处不覆的。像如是的，比丘，在于此身中，都以清淨心，没有一处不周遍。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0.**又次，比丘应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应念光明之想，应善受而善持，善忆其所念。如前念那样，后念也同样，如后念那样，前念也一样，如昼时那样，夜间也一样，如夜间那样，白昼也同样，如下面那样，上面也一样，如上面那样，下面也同样。像如是的，不颠倒，心里没有缠，而修光明之心，其心终究不会被黑闇之所覆。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1.**又次，比丘应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应善受其观相，应善忆其所念。有如一个人，坐在那里，而观察倒卧的人；卧在那里，而观察坐下的人那样。像如是的，比丘应善受其观相，善忆其所念。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2.**又次，比丘之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对于此身，应随着其所住，随着其好恶，从头至于足，都观见为种种不净之物之所充满。所谓在于我此身中，有发、鬣、爪、齿、粗细的薄肤、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转粪、脑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为三十二分身，在第二十卷，念身观经里提示过）等不净之物。有如器具里，盛着若干的种子，有目之士（明眼的人），均能分明，所谓稻、粟种、蔓菁、芥子等物在里面那样。像如是的，一位比丘对于此身，随着所住，随着其好恶，从头至于足，都观见为种种不净之物之所充满。所谓我此身中，有发、鬣、爪、齿、粗细的薄肤、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转粪、脑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等物。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其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3.**又次，比丘之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应观察此身中的诸界（大，种，要素）：我此身中，有地界（地大种），有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计为六大种，也就是组成身心的六大要素），要如屠儿之杀牛，剥牛皮而布在于地上，而分作为六段那样。像如是的，比丘观察自身之诸界，而说：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其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4.**又次，比丘，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应观察那死尸的情景。或者经过头一天，第二天，乃至第六、第七天，被乌鷄所啄，被豺狼所食，或者用火烧，或者埋在于地，均为腐烂而败坏。见此情形，应自为比：现在我的此身，也是如是，都俱有了此法，而终不能得以脱离。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其内身如身，观察其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5.**又次，比丘之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本来所看见的息道（人命最后之休息处。荒冢）里的骸骨，为青瘀色，而烂腐，余半的骨锁（骨骸如锁），被弃在于地上，看见后，比喻自己：现在我的此身，也是如是，俱有了此法，终不能得以脱离。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其内身如身，观察其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6.**又次，比丘之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如本来所见的息道（冢间），其遗身已离皮与血肉，唯有筋之相连而已。看见后自比：现在我的此身，也是如是，俱有了此法，终究不得脱离此法。像如是的，比丘之观察其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

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7.又次，比丘之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如本来所看见过的息道（荒冢），其骨节都已解散，都散在诸方。那些足骨、膊骨、脾骨、髀骨、脊骨、肩骨、颈骨、髑髅骨等，都各在于异处，看见后自比：现在我的此身，也是如是，都俱有了此法，终究不能得以脱离。像如是的，比丘之观察其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18.又次，比丘之观身如身。当一位比丘的，如本来看见在息道（冢间）的遗骨，其白如螺，其青则有如鸽色，其赤乃如血涂，都腐坏碎糝，看见此情形后，而自比：现在我的此身，也是如是。都俱有了此法，终究不能得以脱离。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其内身如身。观察外身如身，立念在于身，有知而有见，有明而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身如身。

如果比丘、比丘尼，像如是的少少观身如身的话，就叫做观身如身念处（以上为十八念身，和第二十卷之念身经，大同小异）。

(2)甚么叫做观觉如觉念处（觉为受，故为受念处）呢？当一位比丘的，当觉乐觉时（受乐受之时），便知道为正在觉乐觉（受乐受）；觉苦觉（受苦受）之时，便知道为正在觉苦觉（受苦受）；觉不苦不乐觉（受不苦不乐受—接受）之时，便知道正在觉不苦不乐觉（受不苦不乐受）。其它如觉乐身（受乐身）、苦身、不苦不乐身、乐心、苦心、不苦不乐心，以及乐食、苦食、不苦不乐食，乐无食、苦无食、不苦不乐无食，乐欲、苦欲、不苦不乐欲，乐无欲觉、苦无欲觉等。也是同样之理。而正在觉不苦不乐无欲觉（受不苦不乐无欲受）时，便知为觉不苦不乐无欲觉（受不苦不乐无欲受）。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内觉如觉（内受如受），观察外觉如觉（外受如受），立念在于觉

（受），而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觉如觉（观受如受）。如果比丘、比丘尼，像如是的少少观察觉如觉（观受如受）的话，就叫做观觉如觉念处（受念处）。

(3)甚么叫做观心如心念处呢？（心念处）。当一位比丘的，如有欲心时，知道为有欲心如真（如实而知道），没有欲心时，知道为无欲心如真（如实而知道为无欲心），那些有患无患、有痴无痴、有秽污无秽污、有合有散、有下有高、有小有大、修不修、定不定等，也是同样之理。如果有不解脱心的话，就知道为不解脱心如真（如实而知道为不解脱之心），有解脱心时，就知道为解脱心如真（如实而知道为解脱心）。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内心如心，观察外心如心，立念在于心，而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心如心。如果有比丘、比丘尼，像如是的少少观心如心的话，就叫做观心如心念处（心念处）。

(4)甚么叫做观法如法念处呢？（法念处）。1.眼缘于观色，而生内结。当一位比丘的，如果内实在有结的话，就知内有结如真（如实而知道内有结），内实在没有结的话，就知道内无结如真（如实而知道内无结）。如果未生的内结，已生起的话，就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如果已生的内结，已灭除而不再生的话，也知如真（如实而知道）。

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等，也是如是。而意乃缘于法，而生内结（都同于眼缘色的一样）。当一位比丘的，如内实在有结，而知道内有结如真（如实而知），内实在没有结的话，就知道内无结如真（如实而知），如果未生的内结，已生起的话，就知如真（如实而知），如果已生的内结，已灭而不再会生的话，也知如真（如实而知）。像如是的，一位比丘，观察内法如法，观察外法如法，立念在于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法如法，叫做内六处。

2.又次，比丘之观法如法。当一位比丘的，内实有欲，而知有欲如真（如实而知道内有欲），内实无欲时，则知无欲如真（如实而知道内无欲），如果未生的欲，

已生起的话，也知如真（如实而知道未生之欲已生），假若已生的欲，已灭而不再生的话，也知如真（如实而知已不再生欲）。像如是的，对于那些瞋恚、睡眠、掉悔，也同样的道理。而如内实有疑，而知道有疑如真（如实而知道有疑），内实在没有疑，而知道为无疑如真（如实而知道无疑），假若未生的疑，已生起的话，也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生疑），如果已生的疑，已灭而不再生的话，也是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不再生）。像如是的，一位比丘，观察内法如法，观察外法如法，立念在于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法如法，所谓五盖是也。

3.又次，比丘之观法如法。当一位比丘的，内实有念觉支，而知道有念觉支如真（如实而知道为有念觉支），内实没有念觉支，而知道无念觉支如真（如实而知道没有念觉支），如果未生的念觉支，已生起的话，也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生念觉支），假若已生的念觉支，便安住而不忘，而不衰退，而转修增广的话，也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其情形）。像如是的，对于那些择法、精进、喜、息、定等觉支，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一位比丘的，内实在有舍觉支时，知道为有舍觉支如真（舍为第七觉支。如实而知道为有舍觉支），内实在没有舍觉支时，也知道没有舍觉支如真（如实而知道没有舍觉支），如果未生的舍觉支，已生起的话，则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生舍觉支），如果已生的舍觉支，便住而不忘不衰退，转修而增广的话，也知如真（如实而知道这情形）。像如是的，比丘观察内法如法，观察外法如法，立念在于法，有知有见，有明有达，这叫做比丘之观法如法，所谓七觉支是。如果比丘、比丘尼，像如是的少少观法如法的话，就叫做观法如法念处。

如果比丘、比丘尼，以七年的期间，立其心，正住在于四念处的话，他们必定能得如下之二果：或者在于现法当中，得究竟智（四果阿罗汉），或者还有余依，而得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罗汉）。且置七年不说，如果六年、五、四、三、二、一年，也是同样的事情。倘若有比丘、比丘尼，在七个月的期间，立其心，正住在于四念处的话，他们必定能得如下之二果：或者现法当中得究竟智（得阿罗汉果），或者还有余依，而得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罗汉）。且置七月不谈，就是六月、五、四、三、二、一月的期间，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有比丘、比丘尼，在七日七夜的期间，立其心，正住在于四念处的话，他们必定能得如是之二果：或者在现法当中得究竟智（阿罗汉果），或者还有余依，而得阿那含（不还，三果阿罗汉）。且置七日七夜不论，如果在于六日六夜，五、四、三、二、等日夜，也是同样的事情。而且置一日一夜，都同样之事不说，如果有比丘、比丘尼，在少少须臾之顷，立其心，而正住在于四念处的话，则那些人，在于朝时实行如是的话，则在于当日的暮时，必定能得升进；在暮时，实行如是的话，则在于翌日之朝晨，必定能得升进。』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位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四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 九十九、苦阴经（上）第三（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由于异学说他们也同样的讲说知断欲、断色、断觉，故比丘则以此诃佛报告。佛乃为诸比丘分别欲、色、觉之味、患、出要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诸位比丘，大众都在中食过后（吃午饭后），少有所为（有些事情），都集坐在于讲堂。于是（在这时候），有众多的异学（不同之教的教徒），乃于中午后，仿佯（徘徊）而往诣于诸比丘之集会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对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沙门瞿昙，乃施設（提示）知断欲，施設知断色，断觉（所说之教，乃教人应如何知道欲、色、觉〔受〕之会毁灭修行，故应断灭之事）。诸位贤者！我们的宗教，也是施設知断欲，施設知断色，施設知断觉（受）沙门瞿昙，以及我们之此三知、三断，有甚么胜劣？有甚么差别呢？」

于是，诸比丘们，听到那些众多的异学所说的话，并不以为是对，也不以为是不对，都默然的从坐站起而去，都作此念而说：像如是的所说之语，我们应该从世尊之处，才能得以知道。大众便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就将和众多的异学所可共论之事，都诃佛禀报。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当时应该照如是的问问那些众多的异学而说：『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欲之味（味着而乐于贪欲）呢？甚么叫做欲之患（由于贪欲而引来的灾患）呢？甚么叫做欲之出要（由欲贪脱出，而解脱流转）呢？甚么叫做色之味呢？甚么叫做色之患呢？甚么叫做色之出要呢？甚么叫做觉（受）之味呢？甚么叫做觉之患呢？甚么叫做觉之出要呢？』诸位比丘们！如果你们作如是之间的话，他们听到这些话后，便会更为相互为难，而说其余之事（恐回答不来，而言他），会瞋诤转增（竞起瞋恚而诤），然后必定会从座起，而默然而返。为甚么呢？因为我并不见过在此世间里，有一天子，及魔、梵、沙门、梵志、和一切余众，能知此义，而发遣的人。唯有如来，和如来的弟子，或者能从此听闻而已。」佛陀就讲说其义而说：「

**(1)**甚么叫做欲之味呢？所谓由于五欲的功德（功能、潜力），而生起乐着，生起喜爱。这乃极为是欲之味，没有能过其上，所带来的灾患乃为甚多。

**(2)**甚么叫做欲之患呢？**1.**一位族姓子，都随着其技术（所学而成的术科），以自存活（作为生活之活计）。或者作田业（农业），或者行治生（行商，商业），或者以学书（为学者，为士），或者明白算术，或者知道工数（工业），或者巧刻印，或者作文章，或者造手笔，或者晓经书，或者作勇将，或者奉事王。

他们在冷寒时，则觉得为寒，炎热时则觉得为热，或者遇饥渴，或者会疲劳，或者被蚊虻所蜇，都作如是之业，求图钱财（在这种环境里作业求生存生活）。那些族姓子像如是的方便（努力），作如是的行业，作如是而追求时，倘若不得钱财的话，便会生忧苦，便会愁戚、懊恼，其心就会生愚痴，而作如是之说：『唐作唐苦！所求无果。』（徒劳而无益，所追求的泡汤而无结果）。那些族姓子作如是的方便，作如是之行，作如是之求时，假如得到钱财的话，他们便会爱惜，便会守护而密藏。为甚么呢？因为『我此财物，不可使王来侵夺，不可以被贼徒所劫，以及被火烧、腐坏、亡失，或者出财而无利可得，或者作诸事业，而不成就。』他们因此，而作如是的守护密藏。倘若有人被王所夺，被贼徒所劫，或者被火

烧、腐坏、亡失时，便会生忧苦，便会起愁戚、懊恼，其心就会生愚痴，而作如是之说：『如我在长夜所可爱念（凡我所有）的钱财，都已亡失了（都没有了）。』这就是所谓现法的苦阴，是起因于欲，攀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2.又次，因为众生乃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有时当人之母，会和其子诤，为人子的，会和其母诤，父子、兄弟、姊妹、亲族，都展转而共相诤执。他们既然是如是的共相斗诤后，其母会说子之恶，其子会说母之恶，父子、兄弟、姊妹、亲族，都更相说对方之恶，更何况是他人呢？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是因于欲，缘于欲，都是以欲为本。

3.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王与王共斗诤，梵志和梵志共诤斗，居士与居士共诤，民与民共诤，国与国共诤。他们因为斗诤而共相憎恨之故，就会用种种的器仗，转相加害。或者用拳、杖、石、擲，或者用杖打、刀斫。他们在斗诤之时，或者会致死，或者会恐怖，都受极烈的痛苦。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都是以欲为本。

4.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而着铠、被袍（穿战甲铁衣），持稍、弓箭，或执刀楯，而冲入在军阵中。或乘象而斗，或骑马，或乘车，或当步军，或以男女去斗诤。他们当斗诤之时，或者死亡，或者怖畏，都受极重之苦。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是因于欲，缘于欲，都是以欲为本。

5.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着铠、被袍，持稍、弓箭，或者执刀与楯，欲去夺他国，欲攻城破坞，而共相格战。都打鼓吹角，高声唤呼。或用槌打，或用铍战，或用利轮，或用箭射，或者以乱石投擲，或者用大弩，或者用融铜（烧的铜）的珠子射洒。他们当在斗诤时，或者死亡，或者恐怖，都受极重之苦，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是因于欲，缘于欲，都是以欲为本的。

6.又次，众生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着铠被袍，持稍、弓箭，或执刀楯，冲进入村、入邑、入国、入城，穿墙而发藏，而劫夺财物，断截敌王之路。或者至于他巷，去坏村、害邑、灭国、破城。在其中，或者被王人所捉，被作种种的拷治，如被截手、截足，或被截手足（手足同时都被断），或者截耳、截鼻，或截耳鼻，或者为脔（切成块的肉）而脔割（肉卷，不伸舒），或者被拔须、拔发，或拔须发，或放着在槛中，以衣裹之而用火烧，或者以沙壅、草缠，而作为火，或者纳入于铁驴腹中。或者放着于铁瓠口里，或者置于铁虎口中而烧，或者安在于铜釜中。或者着于铁釜中去煮，或者截为段段，或者以利叉去刺，或者用铁钩而钩，或者将其倒卧在铁床，以沸油去浇其身，或者坐在铁臼，而用铁杆去捣他，或者用龙蛇（大蛇、毒蛇）去蜇，或者用鞭去鞭打，或者用杖去挝他，或者以棒而打，或者活活的贯在于高标上，或者枭其首。他们在这些刑治中，或者死亡，或者会怖畏。都受极重之苦，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是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7.又次，众生乃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行身的恶行，行口、行意的恶行。他们在于后来之时，由于疾病，而着在于床上，或者是坐，或者是卧于地上，都以苦逼其身，都身受极重之苦，而不可以爱乐。他如果曾有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的话，则在他将临终时，其恶业会现在于前而为覆障，犹如太阳将没时，大山岗侧之影，会障而覆地那样。像如是的，他假若有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会现在前而覆障，他就会作如是之念：我本来所作的恶行，在前面覆障于我。我本来并不作福业，而多作恶业。假如有人作恶而凶暴，唯作罪业，不作福、不作业，无所畏惧（作恶不怕天不怖地），无所依、无所皈，随其生处的话，我必定会生在那个地方。从是而有悔意，而悔者，却因来不

及，而不善而死，无福业而命终，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8.又次，众生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他由于身、口、意的恶行之故，因于此，缘于此，而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生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这叫做后世的苦阴，都是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这就是欲之患。

(3)甚么叫做欲之出要呢？如果断除欲，舍离于欲。灭除欲，欲已尽，而度过欲就为之出要。就叫做欲的出要。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欲之味，欲之患，欲之出要，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的话，他就终究不能自断其欲，何况又能断除他人之欲吗？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欲之味，欲之患，欲之出要，知如真（如实而知）的话，则他既自能除欲，也能断除他人之欲的。

(1)甚么叫做色之味呢？如刹帝利女、梵志、居士、工师等女人，年龄在于十四、五岁时，她在于那个时候，其美色，乃最为妙好之时。如果因于其美色，缘于其美色之故，而生乐生喜，这就是极为是色之味，没有再过其上的了。也由此而引起的后患，乃非常的多（色之患，都依此女色为原因）。

(2)甚么叫做色之患呢？1.如果看见那位姝女（美貌的少女），在于后来之时，极大的衰老（老年时），头白而齿落，背楼而脚戾，都以拄杖而行，盛壮已不再，已日日衰微，寿命将于垂尽，而身体震动，诸根毁熟。这样，则你们的意见为何呢？如本来有其美色，而她的美色已消灭，而会生患吗？」回答说：「如是。」

2.「又次，如果看见那位姝女，患有疾病而着在于床，或者坐，或者是倒卧在地，都以苦逼其身，都会受极重之苦。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她本来有美色，于此时，是否消灭而会生患吗？」回答说：「如是。」

3.「又次，如看见那位姝女死后，或者是一二日，乃至六七日，被乌鸢所啄，被豺狼所食，被用火所烧，被埋在于地，都均为烂而腐坏。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其本来有的美色等，在她死后，会都消灭而生患吗？」回答说：「如是。」

4.「又次，如看见那位姝女被弃在于息道（荒冢），骸骨变为青色而烂腐，余半之骨鑠在于地时，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她本来具有的美色，已经消灭而会生患吗？」回答说：「如是。」

5.「又次，如看见那位姝女被弃在于息道，已离开皮肉与血，唯有筋相连。这时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其本有的美色，都已消灭而会生患吗？」回答说：「如是。」

6.「又次，如看见那位姝女被弃在于息道，其骨筋都已解散，都散在于诸方，那些足骨、骨、髀骨、髌骨、脊骨、肩骨、颈骨、髑髅骨，都各在于异处，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其本来具有的美色，都已消灭而会生患吗？」回答说：「如是。」

7.「又次，如看见那位姝女被弃于息道，其骨白的如螺，青的如鸽之色，赤的则有如血涂，都腐坏而为碎末，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如其本来具有的美色，都已消灭而会生患吗？」回答说：「如是。」「这叫做色之患。」

(3)「甚么叫做色之出要呢？如果断除色，舍离于色，灭除于色，而色已尽，已度过对于色之牵缠，而出要，这叫做色之出要。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色之味，色之患，色之出要，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道）的话，他就终究不能自断其色，何况能断除他人之色呢？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色之味，色之患，色之出要，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的话，他既自能除灭其色所发生之事，也就能够断除他人之色的了。」

(1)甚么叫做觉（受）之味呢？当一位比丘的，能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初禅），而至于得证第四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在于那时，不会念自害，也不会念害他，如不念害的话，这叫做觉的乐味。为甚么呢？因为不念害的话，就能成就此乐之故。这叫做觉之味。

(2)甚么叫做觉（受）之患呢？觉就是无常之法，是苦之法，是生灭之法，这叫做觉之患。

(3)甚么叫做觉（受）之出要呢？如果断除觉，舍离于觉，灭除于觉，其觉已尽，而度觉而出要，就叫做觉之出要。如果沙门、梵志，对于觉之味，觉之患，觉之出要，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的话，他就终究不能自断其觉（受），何况又能断除他人之觉呢？如有沙门、梵志，对于觉味、觉患、觉出要，知如耳（如实而知）的话，他既自能断除其觉，也就能断除他人之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〇、苦阴经（下）第四（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释摩诃男，因生染法与慧法，及痴之法。佛陀乃为说欲之味、欲之患。佛陀说如能如真而知的话，就不为被染慧痴所覆，而能得无上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释鞞瘦（释迦族的国家），住在于加维罗卫的尼拘类园。

那时，释摩诃男（释迦族的摩诃男一大名。甘露饭王之子，阿那律之兄，为佛的堂弟），在于中午后，仿佯（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乃如是的知道世尊之法（知道世尊是以此法教人的）：『使我的心中能得灭除三秽。所谓染心秽、慧心秽、痴心秽是。』世尊！我乃如是而知这些法。但是我的心中，又一再的生起染法、慧法、痴法。世尊！我曾作如是之念：我到底是有甚么法不灭除，才会使我的心中一再的生染法、慧法、痴法呢？」

世尊告诉他说：「摩诃男！你有一法不灭，才会不能断灭染慧痴的。所谓你乃住在于家庭里，由于不至信，而不能舍弃家，不能为无家庭牵累的专心去学道。摩诃男！如果你能灭除此一法的话，你就必定不会再住于家，必定能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去专心学道。然而你乃由于此一法不能断灭之故，而住在于家，不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专心去学道。」

于是，释摩诃男，就从座站起，偏袒的着衣，叉手向佛，仰白世尊而说：「唯愿世尊为我说法！使我的心能得清净，能除疑惑而得道！」

世尊告诉他说：「摩诃男！有五欲的功德（功能），能使人可爱、可念、欢喜，其欲都相应，而使人快乐。那五种呢？所谓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是。由于此，而使王，以及王的眷属，得到安乐欢喜的。摩诃男！这乃是极为是欲的味，是没有再过于此的，其有所患也是非常的多。

摩诃男！甚么叫做欲之患呢？摩诃男！一位族姓子，都随着其有的技术，以自生存生活，或者作田业，或者行治生，或者以学书，或者明算术，或者知工数，或者打刻印，或者作文章，或者造手笔，或者晓经书，或者去作勇将，或者去奉事主。他们在寒时，就会为寒，热时就会为热，饥渴、疲劳，或被蚊虻所蜇等，在此种环境当中，作如是之业，以求图其钱财。摩诃男！这些族姓子，像如是的方便（勤勉）而作如是之行（工作），作如是之追求时，如果得不到钱财的话，便会生忧苦、愁戚、懊恼，其心则会生痴，而作如是之说：『唐作唐苦（徒作徒劳）耳，所求的都没有其果。』摩诃男！那些族姓子，像如是的方便而作如是之行（工作），作如是之追求时，假若能得钱财的话，他们就会爱惜，就会要守护而密藏起来。为甚么呢？因为：『我的这些财物，不可使王来夺取而去，不可被贼所劫，不可被火所烧，或

致于腐坏，或亡失，或出财而无利可得，或作诸事业之用，而不成就。』他们作如是的守护密藏，而如果有一天被王夺、贼劫、火烧、腐坏、亡失的话，他们便会生忧苦、愁戚、懊恼，心则会生痴，而作如是之说：『如这些财物乃为我长夜所可爱念的，然而它却一旦亡失了。』摩诃男！像如是的现法之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摩诃男！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母会和子共诤，子会和母共诤，父子、兄弟、姊妹、亲族，都会更相说恶，何况对于他人呢？摩诃男！这叫做现法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摩诃男！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王会和王共诤，梵志会和梵志共诤，居士会和居士共诤，民会和民共诤，国会和国共诤。他们由于斗诤，而共相憎恨之故，会用种种的器仗，而转相加害。或者用拳用扞，或用擲，或用杖打、刀斫。他们在斗诤时，或者会死亡，或者会恐怖，都受极重之苦。摩诃男！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摩诃男！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而着战铠，被战袍，持稍、弓箭，或执刀楯，冲入在于军阵中，或者用象斗，或者用马（骑马），或者用车（乘战车），或者使步军（步兵），或者征召男女去战场。他们在斗诤时，或者会死亡，或者会恐怖，都受极重之苦。摩诃男！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摩诃男！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而着铠、被袍，持稍、弓箭，或执刀楯，去夺他国，去攻城破坞，而共相格战，而打鼓吹角，高声唤呼。或用槌打，或用铙战，或用利轮，或用箭射，或以乱石投下，或用大弩，或用融铜的珠子洒之。他们当斗诤之时，或者死亡，或者恐怖，都受极重之苦。摩诃男！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摩诃男！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着铠被袍，持稍弓箭，或者执刀楯，冲入于村，进入于邑，入于国，入于城，而穿墙而发掘宝藏，而劫夺财物，断截王的退路。或者至于他巷，去坏村、害邑、灭国、破城。就中，或者有人被王人所捉，而被用种种的刑具拷治。如截手、截足，或手足都被截断，或被截耳、截鼻，或耳鼻同截。或者为齧而齧割，或者被拔须、拔发，或者须发同被拔，或者放着在槛中，而用衣裹缠，而用火烧，或者用沙壅、草缠而火，或者纳入铁驴的腹中，或者着在于铁猪的口中，或者置于铁虎口中而烧，或者安在于铜釜中，或者着于铁釜中而煮，或者段段而截，或用利叉而刺，或用铁钩而钩，或倒卧铁床，用沸油浇之，或坐在铁臼，用铁杵杆捣之，或用龙蛇蜇他，或用鞭鞭他，或用杖挝，或用棒打，或活活的贯在高标上，或梟其首。他们在此里面，或者会死亡，或者会怖畏，都受极重之苦。摩诃男！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摩诃男！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行身的恶行，行口、行意的恶行。他在于后来之时，因疾病而着在床上，或坐卧在地上，都由于苦之逼身，而受极重之苦，不可爱乐。他如有身的恶行，口、意的恶行的话，则他在于临终之时，会当在于前面为覆障。犹如太阳将没之时，在大山岗之侧，其影障之覆地那样（山影倒悬河下）。像如是的，他如果有身的恶行，有口、意的恶行，会现在于前而覆障。他会作如是之念：我本来所作的恶行在前覆我，我本来并不作福业，都多作恶业之故。倘若有人作恶而凶暴，唯作罪业，而不作福，不行善，甚么都不怕，而无所依、无所皈，而随其生处的话，我必定会生在于那个地方。从此而有些后悔，然而后悔的来不及，而不善死，无福业而临终。摩诃男！这叫做现法的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

摩诃男！又次，众生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之故，行身的恶行，行口、意的恶行。他由于身口意的恶行之故，因于此，缘于此，而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摩诃男！这叫做后世的苦阴，都因于欲，缘于欲，以欲为本的。摩诃男！因此之故，当知！欲乃一向无乐（不会带给人以快乐），乃有无量的苦患。多闻的圣弟子，不见如真（不如实而知见）的话，他就会被欲所覆，不能得到舍乐，以及无上之息。摩诃男！像如是的那位多闻的圣弟子，就由于欲，而会退转的。摩诃男！我知道欲，乃不会有快乐，为有无量的苦患。我知如真后（如实有知见后），摩诃男！我就不会被欲所覆，也不会被恶所缠，便能得到舍乐，以及无上之息。摩诃男！因此之故，我乃不由于欲而退转。

摩诃男！有一个时候，我曾游行于王舍城，住在于鞞哆逻山（黑岩）的仙人七叶屋。摩诃男！我在于晡时，从宴坐起后，往至于广山（黑石室）。就在那个地方看见过众多的尼捷（离系外道），行不坐之行，都常立而不坐，都受极重之苦。我乃往问而说：『诸位尼捷！你们为甚么缘故，而行这种不坐之行，都常立不坐，而受如是之苦呢？』他们乃如是的说：『瞿昙！我们有尊师尼捷，名叫亲子（六师外道之一），他乃教我们而作如是之说：诸位尼捷们！你们如果宿命有不善之业，则因此苦行之故，必当会得以灭尽。如果现在行身的妙行，而护持，口与意都行妙行而护持的话，则因缘于此之故，就不会再作恶不善之业。』

摩诃男！我又再问他们说：『诸位尼捷们！你们都信尊师，而没有疑吗？』他们就又回答我而说：『如是，瞿昙！我们都信我们的尊师，并没有疑惑。』摩诃男！我又问说：『尼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的尊师尼捷，本来屡次的作恶不善之业。他本来（宿世）曾为尼捷，死后，现在生在于人间，出家而作尼捷，而行不坐之行，常立而不坐，而受如是之苦，都像你们这些人，及诸弟子吗？』他们又回答我而说：『瞿昙！乐乃不因于乐而得，乃因于苦而得。如频鞞娑罗之乐，乃为沙门瞿昙你所不如的。』（王之享受而安住于乐，乃比出家人更安住于乐，故如以乐会得乐，则瞿昙乃不如那位王者）。

我就又问他们说：『你们为甚么这样的痴狂，所说的都不符于义呢？为甚么呢？因为你们乃不善，而无所晓了，而不知时宜。你们所作的此说：如频鞞娑罗之乐，乃沙门瞿昙所不如的。尼捷啊！你们本来应该要作如是之问：到底是谁之乐为胜？是频鞞娑罗王呢？或者是沙门瞿昙呢？尼捷啊！如果那时我乃作如是之说，而说我为胜，频鞞娑罗王乃不如我的话，尼捷啊！你们就可得作如是语：如频鞞娑罗王之乐，乃沙门瞿昙之所不如的。』那些诸位

尼捷就作如是之说：『瞿昙！那么，我们现在重新请问沙门瞿昙你，到底是谁之乐为胜？是频鞞娑罗王呢？是沙门瞿昙你呢？』我就又对他们说：『尼捷！我现在问你们，你们就随你们所解的来回答。诸尼捷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频鞞娑罗王可得如意而静默无言，因此而经过七日七夜，得到欢喜快乐吗？』尼捷回答说：『弗也！瞿昙！』我又问：『六、五、四、三、二日，或一日一夜，得如意静默无言的欢喜快乐吗？』尼捷回答说：『弗也！瞿昙！』又问说：『尼捷！我是否可得如意的静默无言，因此而能一日一夜得欢喜快乐吗？』尼捷回答说：『如是！瞿昙！』我又说：『二、三、四、五、六日，或七日七夜，得如意的静默无言的欢喜快乐吗？』尼捷回答说：『如是！瞿昙！』我又问说：『诸尼捷们！你们的意见如何呢？到底是谁之乐为胜？是频鞞娑罗王呢？是我呢？』尼捷们回答说：『瞿昙！如我们纳受而了解沙门瞿昙你所说的，则知瞿昙之乐为胜，频鞞娑罗王乃不如你啊！』

摩诃男！因此，故知，欲乃没有快乐，乃有无量的苦患。如多闻的圣弟子，不见如真（不如实而见）的话，则他会被欲所覆，会被恶不善所缠，不得舍之乐，以及无上之息。摩诃男！像如是的，那类的多闻的圣弟子，会被欲而退转。摩诃男！我乃

知

道欲乃没有乐，有无量的苦患，我知如真（如实而知）后，就不会被欲所覆，也不会被恶不善之法所缠，便得舍之乐，以及无上息。摩诃男！因此之故，我乃不被欲，而退转。」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释摩诃男，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于！

### 一〇一、增上心经第五（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告诉诸比丘！如欲得增上心的话，富常常念于五相：**1.念相与善相应，2.观念恶患，3.不念念，4.以思行渐减念，5.以心修心，受持降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比丘欲得增上心的话，就应当数数（常常）念五种相，数念五相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会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其心便会常住，会守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心。

那五种相呢？**(1)**当比丘的，应念与相之善的相应，这时如果生不善之念的话，他就因于此相，又更念和异相之善相应，使恶不善之念不会发生。他乃因于此相，更念与异相之善相应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即便会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在于内而止息，而一意得定。犹如木工师、木工的弟子们，他们持墨绳，用絣在于木材上，然后就用利斧，斫治而令其直。像如是的，比丘！因于此相，又更用与异相之善的相应之念，使其不生恶不善之念，他就因于此相，更念和异相之善相应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会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如果比丘欲得增上心的话，当应以数数念此第一相，念此相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内止息，会一意而得定。

**(2)**又次，比丘！念和相之善的相应时，如果会生不善之念的话，他就应该观此念为恶的，为有灾患，此念乃为不善，此念乃为恶的，此念乃为智者所恶的，此念如满具的话，就不得通，不得觉道，不得涅槃，因为会使其生恶不善之念之故。他像如是的观察为恶的话，则所生的不善念，就便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犹如人在年少时，端正可爱，而沐浴澡洗，着明净之衣，用香涂身，修治他的头发，极使其净洁。对于此人，或者用死蛇，或者用死狗，或者以死人残余为半的青色（半瘀青），已经膨胀臭烂，都有不净之物流出等东西，系着在其颈上时，他便会厌恶其污秽，会不喜不乐那样。像如是的，比丘！他观察此念为恶，为有灾患，此念为不善，此念是恶，此念乃为智者所厌恶，此念如果满具的话，就不得通，不得觉道，不得涅槃，因为会使人恶不善之念之故。他像如是的观察为恶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会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如果比丘欲得增上心的话，应当要数数念此第二相。念此相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会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

**(3)**又次，比丘！念与相的善相应时，生不善之念，观察念之恶患时，又生不善之念的话，那位比丘就不应念此念，因为会生恶不善之念之故。他不念此念后，

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会得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犹如有目之人，光色（有形的物体）现在于光明之处，而不用见（不想见它）那样。他或者闭目，或者将其身避而过去，则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色虽在而光明，而那个人可得纳受其色相吗？回答

说：『弗也！』像如是的，比丘不应念此念，因为会生恶不善之念之故。他不念此念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即便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如比丘欲得增上心的话，就应当要数数念此第三相，念此相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即便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

(4)又次，比丘！念和相之善的相应时，而生不善之念，观察念的恶患时，也生不善之念，不念其念时，仍然生不善之念的话，则那位比丘乃为此念：应当以思行而渐减其念，使其不生恶不善之念。他为此念：当用思行而渐减其念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会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犹如人的行路，进路过于急速时，他就会作此念：我为甚么要这样的快速而行呢？我现在宁可徐徐而行耶（是否可以慢慢的走？应慢慢的走）。他就这样的徐行（慢慢而走）那样。又作如是之念：我为甚么要慢慢的走？宁可住耶（是否可以停住下来？）他就这样的便于停住下来。又作如是之念：我为甚么为住呢？是否可以坐下吗？他就这样的，便于坐下来。又作此念：我为甚么为坐呢？是否可以倒卧吗？他就这样的便于以倒卧。像如是的，那个人就渐渐的息身之粗行。当知！比丘也是如是。他为此念：

当用思行渐减其念，使其不生恶不善之念。他为此念：当用思行渐减其念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常住，便在于内而止息，便会一意而得定。如果比丘欲得增上心的话，当以数数念此第四相，念此相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而一意得定。

(5)又次，比丘！念与相的善相应时，会生不善之念，观念恶之患时，也生不善之念，不念其念时，也生不善之念，当以思行，去渐减其念时，又是一再的生不善之念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该作如是之观：当一位比丘的，因此念故，生不善之念，则那位比丘，便应将其齿与齿相着，舌头要在上腭，以心而修心，受持而降伏，使其不生恶不善之念。他以心修心，受持而降伏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犹如二位力士捉执一号羸羸弱的人，可受持而降伏那样。像如是的，比丘！齿和齿相着，舌头逼在于上腭，以心而修心，受持而降伏，使其不生恶不善之念。他以心修心，受持而降伏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即便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如比丘欲得增上心的话，应当要数数念此第五相，念此相后，所生的不善之念，就便

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

如果比丘欲得增上心的话，就应该要常常的念此五相，数数的念此五相后，所生的恶不善之念，就便会得以消灭。恶念消灭后，心便会常住，会在于内而止息，会一意而得定。如比丘念和相的善相应时，而不生恶念，观念恶患时，也不生恶念，不念其念时，也不生恶念，如用思行，渐减其念时，也不生恶念，而以心修心，而受持降伏时，也不生恶念的话，便能自在。便能欲念则念，不想念就得不念。如果比丘，欲念则能念，不欲念则不念的话，就叫做比丘之随意诸念，为自在诸念之迹。」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为诸比丘分别诸念，分作为二分：所谓欲念、恚念、害念作为一分，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作为一分。如生欲念、恚念、害念时，就须要不间断除吐，如生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的话，就须速修习广布。其次则应治内心，常住在内，止息一意而得定，向法次法，及至于证得四禅，断诸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本来（从前）还未觉证无上正尽觉之时，曾作如是之念：我宁可将诸念分别，作为二分，将欲念、恚念、害念作为一分，将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又作为一分。我乃在于后来之时，便分别诸念，作为二分，将欲念、恚念、害念作为一分，将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作为一分。我乃如是而行，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而精勤。正当生欲念时，我即觉知为生欲念，知道为自害、害他，自他之二都俱有害，是灭除智慧，而多烦劳，而不能得证涅槃。觉察为自害、害他，自他之二俱有害，是灭除智慧，多增烦劳，而不得证涅槃后，其念便很快的消灭。然而又生恚念、害念，我即觉知为生恚念、害念，知道为自害、害他、自他之二俱有害，是消灭智慧，而多烦劳，而不能得证涅槃。觉察为自害、害他，自他之二俱有害，是消智慧，而多烦劳，而不能得证涅槃后，其念便即很快的消灭。

我虽然生欲念，但是都不容受，都把它断除而吐弃，再生意念、害念时，也同样的都不受，都把它们断除而吐弃。为甚么呢？因为我已经察见都由于这些恶念之故，必定会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之故。犹如春后之月那样，由于种田之故，那些放牧之地，就不再广的了。牧牛的儿郎就将牛放在于野泽，牛如侵入于他人之田的话，牧牛的儿郎就执杖去遮止。为甚么呢？因为牧牛的儿郎知道由于此之故，必定会被骂、被打、被缚，为有过失，因此之故，牧牛的儿郎乃执杖去遮止。我也是如是，如生欲念时，就不纳受，会断除而吐弃，生恚念、害念时，都不纳受，都断除吐弃。为甚么呢？因为我察见由于这些恶念之故，必定会生无量的恶不善的法之故。

一位比丘，都随其所思，随其所念，其心便会乐乎其中。如果比丘多念欲念的话，就会舍弃了无欲之念，由于多念欲念之故，心便乐在于此里面。如比丘多念恚念、害念的话，就会舍弃了无恚念、无害念！由于多念恚念、害念之故，心便会乐在于此里面。像如是的，一位比丘不离开欲念，不离开恚念，不离开害念的话，就不能脱离生、老、病、死、愁忧、啼哭，也不能一再的脱离一切苦恼。我乃如是的行持，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而生无欲之念。我就觉知生无欲之念，此念乃不自害、不害他人，自他之二都俱不害，是修慧，而不烦劳，而会得涅槃的。我觉知此念为不自害、不害他人，自他之二都俱不害，是修慧而不烦劳，而会得涅槃后，便快速的修习，而广布。我又生无恚念、无害念，我就觉知为生无恚念、无害念，此念乃不自害，不害他人，自他之二，都俱不害，是修慧而不烦劳，而能得涅槃之念。我觉知此念为不自害、不害他，自他之二都俱不害；是修慧，而不烦劳，而能得涅槃之念后，便快速的修习广布；我乃生无欲念，而多思念，生无恚念、无害念，而多思念。

我又作如是之念：多思念的话，则身定而喜忘，就便会损害心，我宁可整治内心，常住在于内，而止息，专心一意而得定，使其不损害心。我在于后来之时，便能调治内心，常住在于内而止息，一意而得定，而不损害心。我生无欲之念后，又生念，而向于法，次于法（依法的次序）。生无恚念、无害念后，便生念，而向于法，

次于法。为甚么呢？因为我并不看见过由于生此念，而会有无量的恶不善之法之故，犹如秋后之月那样，那时一切谷类都已收讫，牧牛的儿郎，将牛放在田野时，而作如是之念：我的牛在群中。为甚么呢？因为牧牛的儿郎不见会由于此事之故，当得挨骂，得被打、得被缚，而有过失之事。由于不会有这些事之故，他就会作如是之念：我的牛在于群中。我也是如是，由于生无欲念后，又生向于法，次于法。生无患念、无害念后，又生念而向于法，次于法。为甚么呢？因为我不见由于此，而会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之故。

一位比丘，随其所思，随其所念，心便会乐在于其中。如比丘多念无欲念的话，就会舍弃欲念，由于多念无欲念之故，心便会乐在于其中。如比丘多念无患念、无害念的话，就会舍弃患念、害念，由于多念无患念、无害念之故，心便会乐在于其中。他的觉与观已息，已内静而一心，已无觉、无观，而由于定而生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进而离喜欲，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而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所说，圣者所舍，其念，乐住于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到了乐已灭，苦已灭，喜、忧之本，都已灭，而不苦不乐，而舍念清净，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

他如是而定心清净，而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之心，趣向于漏尽通智而作证，便知此苦如真（如实而知道苦），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之集、苦之灭、断苦之道，连上为如实而知道四谛）。也知道此漏如真，知道此为漏集、知道此为漏之灭，知道此为漏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漏之四谛）。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即得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后，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这位比丘，乃离开欲念，离开患念、离开害念，就解脱生老病死，愁忧、啼哭，而离开一切苦恼。犹如一无事之处，有大的泉水，那个地方有群鹿游住在于其中。这时，有一个人到这地方来，不为那群鹿求义，以及饶益，和求其安隐快乐，而塞住平坦的正路，开一条恶道，作一大的坑塹，叫人守视在那里，像如是的，那群鹿，就一概坠于坑塹而死尽。又有一个人来，为了那群鹿求义及饶益，求其安隐快乐，而开一平正之路，而闭塞那条恶道，却退那位守视的人，像如是的，那群鹿，则普得安济。

比丘们！当知！我说此喻，是欲使人知义，有智慧的人，听过譬喻，就能解其趣旨，此说有义如是：大泉水就是所谓五欲爱念欢乐。那五欲呢？所谓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而大泉水者，当知就是五欲。大群鹿者，当知就是沙门、梵志。有一人来，不为那些群鹿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当知就是魔波旬（恶者）。塞住平坦的正路，而开一恶道者，就是三种恶不善之念，所谓欲念、患念、害念是。恶道者，当知就是三种恶不善之念。又更有恶道，就是所谓八邪道，为邪

见，乃至邪定，就是其八。作大坑塹者，当知就是无明。叫人守住者，当知就是魔波旬的眷属。又有一人来，为那些群鹿求义，以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当知就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闭塞恶道，而开平坦的正路者，就是三善念，所谓无欲念、无患念、无害念。所谓道者，当知就是三善念。又更有道，就是所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其八。

比丘！我为你们开平坦的正路，闭塞恶道，填平坑塹，除退守人。如为人尊师的，所为其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我现在都作过。你们也应当更自作，要到无事处的山林树下，空安静之处，去宴坐思惟，勿得放逸，要勤加精进，无令有后悔。这就是我的教敕，是我的训诲。」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五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六

## 一〇三、因品狮子吼经第七（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由于有信尊师、信法、信戒德具足、爱敬同道等四法，故有了四种沙门果，除此之外，别无沙门、梵志。又教他们：如果欲达究竟的话，就应离欲、恚、痴、爱、受、无慧、憎、诤、二见，而得慧。欲断四受（四取）的话，当先除去无明。如无明已尽，明已生者，又再更受（取），不恐怖，断因缘，而必证般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住在于剑磨瑟昙（杂色牧牛），为拘楼的都邑里。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唯在此中，有第一沙门，有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此外更没有甚么沙门、梵志。异道（不同之道，外道）乃一切都是空，并无沙门梵志可谈。你们随在于众中，应作如是之正狮子吼！比丘！或者有异学（外道）来问你们而说：『诸位贤者！你们有甚么行？有甚么力？有甚么智？使你们作如是之说：这里有第一沙门，有第二、第三、第四沙门，除此之外，更没有甚么沙门、梵志，那些异道，一切都是空的，并没有沙门、梵志。你们随在众中，作如是之正狮子吼呢？』

比丘！你们应该要这样的回答异学而说：『诸位贤者！我们的世尊乃有知有见（如实而知，如实而见），为一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说四法，由于世尊所说的此四法之故，使我们作如是之说：唯有这里有第一沙门，有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此外更没有甚么沙门、梵志，那些异道，一切都是空的，没有甚么沙门、梵志可谈。我们随在于众比丘当中，应作如是的正狮子吼。那四法呢？诸位贤者！我信尊师（佛）、信法（法）、信戒德具足（戒），爱敬同道（僧，凡学佛的同志，不管在家、出家，均为同道），都恭恪奉事（对于同道都诚敬以待）。诸位贤者！我们的世尊有知有见，为一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说此四法。由于此四法之故，使我们能作如是之说：这里才有第一沙门，才有第二、第三、第四的沙门，除此之外，更没有甚么沙门、梵志可谈，异道的一切都是空的，没有沙门、梵志。我们随在于大众当中，作如是的正狮子吼。」

比丘！异学的人，或者又会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我们也是信尊师，所谓我的尊师是。我们也信法，所谓我们之法。我们也信戒德具足，所谓我们的规戒是。我们也爱敬同道，恭恪奉事，所谓我们的同道，不管是出家，以及在家，都是。诸位贤者！沙门瞿昙，以及我们的此二种说，到底有甚么殊胜？有甚么存意？有甚么

差别吗？』比丘！如他们这样说的话，你们就应该如是地问异学们而说：『诸位贤者！为有一的究竟（事理之至极）呢？或者为有众多的究竟呢？』比丘！如果异学作如是之回答：『诸位贤者！有一的究竟，并没有众多的究竟。』比丘！你们就应再问异学：『诸位贤者！到底是为有欲的人会得究竟呢？或者没有欲的人会得究竟呢？』比丘！如果异学作如是的回答：『无欲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并不是有欲的人会得究竟的。』比丘！你们就应再问异学：『诸位贤者！为有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为无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比丘！如果异学作如是的回答：『无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并不是有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比丘！你们就应再问异学：『诸位贤者！为有痴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或者为无痴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比丘！如异学作如是的回答：『诸位

贤者！没有痴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并不是有痴的人会得究竟的。』

比丘！你们就应再问异学：『诸位贤者！为有爱、有受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或是为没有爱、没有受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比丘！如果异学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没有爱、没有受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并不是有爱、有受的人，会得究竟的。』比丘！你们就应再问异学：『诸位贤者！为没有慧（愚钝的人），不说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或者有慧、说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比丘！如果异学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有慧、说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并不是没有慧、不说慧的人，会得究竟的。』比丘！你们就应再问异学：『诸位贤者！为有憎、有诤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或者为无憎、无诤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呢？』比丘！如果异学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无憎、无诤的人会得究竟为是，并不是有憎、有诤的人会得究竟的。』

比丘！他们如果那样的回答的话，你们就应对异学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这就是如你们所说的有一为究竟为是，非众多为究竟为是；无欲的人会得究竟为是，非有欲的人会得究竟的；无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非有慧的人会得究竟的；无痴的人会得究竟为是，非有痴的人会得究竟的；无爱、无受的人会得究竟为是，非有爱、有受的人会得究竟的；有慧、说慧的人会得究竟为是，非无慧、不说慧的人会得究竟的；无憎、无诤的人会得究竟为是，非有憎、有诤的人会得究竟的。如有沙门、梵志，都依无量的见解，他们的一切，均依猗二见，所谓有见（常见，执有情的身心皆常住不灭），以及无见（断见，执有情的身心仅限一期而断绝）是。如果依有见的话，他便会着于有见，而依猗于有见，会猗住于有见，而憎诤无见。假若依于无见的话，他便会着于无见，而依猗于无见，会猗住于无见而憎诤有见。

如果有沙门、梵志，并不知道二见之因，不知其集，不知其灭，不知其尽，不知其味，不知其患，不知其出要如真（不能如实而知道上述的一切）的话，则他的一切，为有欲、有慧、有痴、有爱、有受、无慧、非说慧、有憎、有诤。因此，他就不能离开生老病死，也不能脱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而不得苦边。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二见，能够知道其因，知道其集，知道其灭，知道其尽，知道其味，知道其患，知道其出要如真的话，则他的一切，为无欲、无慧、无痴、无爱、无受、有慧、说慧、无憎、无诤。他就会因此而得离生老病死，也能得脱愁戚啼哭、忧苦懊恼，而则得苦边（灭尽一切苦）。

或者有沙门、梵志，曾施設断受（受为取，表示一切取之遍知者，而断取的人），然而并不施設断一切受（他们不表示真正遍知一切取而以断灭）。他们施設断欲受（表示已断欲取。取着于色声香味触之五尘之境为欲取），而不施設断戒受（戒禁取。取着于如外道的牛戒、狗戒等，被严禁之戒），不施設断见受（见取。对于五蕴假合的色身，怀着执取之念），不施設断我受（我语取。执取于我见、我慢等言语）。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乃不知三处如真（不如实而知道戒受、见受、

我受的真理），因此之故，他们虽然施設（论谈）断受，然而不施設断一切受（取）。

又有沙门、梵志施設断受，然而却不施設断一切受。如施設断欲受、戒受，而不施設断见受、我受。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乃不知二处（见受、我受）如真，因此之故，他们虽施設断受，然而不施設断一切受。

又有沙门、梵志，施設断受，然而不施設断一切受。施設断欲受、戒受、见受，而不施設断我受。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乃不知一处（我受）如真，因此之故，他们虽施設断受，然而不施設断一切受。像如是之法与律（指外道的教法与戒律），假若信此尊师的话，那就不是正，那就不是第一。如果信其法的话，也不是正，也不是第一。

假若说：具足戒德的话，那也不是正，也不是第一。假如说：都爱敬同道、恭敬奉事的话，那也不是正，也不是第一。

如果有如来出于世间，为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正偏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师）、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的话，则他会施設断受（断取），在于现法当中施設断一切受，施設断欲受（欲取）、戒受（戒禁取）、见受（见取）、我受（我取）。此四受，到底是甚么为因？甚么为习（集）？从何而生？以甚么为本呢？此四受乃由于无明为因，以无明为习，从无明而生，以无明为本的。如果有比丘，其无明已尽，明已生的话，他就从此不会再于更受欲受、戒受、见受、我受。他不受后，就不会有恐怖，不恐怖后，便会断灭因缘，而必定会般涅槃。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像如是的正法与律，如果信其尊师的话，就是正，就是第一。如果信其法的话，就是正，就是第一。如果说戒德具足的话，就是正，就是第一。如果说爱敬同道、恭敬奉事的话，就是正，就是第一。

诸位贤者！我们有这种行，有这种力，有这种智，因此之故，令我们作如是之说：这里才有第一之沙门、才有第二、第三、第四的沙门，除此之外，更没有甚么沙门、梵志可谈。那些异道的一切，都是空的，并没有沙门、梵志。因此之故，我们随在于众中，作如是之正师子吼。』』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四、优昙婆罗经第八（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实意居士往诣异学园。异学的宗师无恚，欲用一论来灭世尊。佛陀乃至其园，为其说苦行秽不秽之法，以及正解脱之法。异学之众，都均屈服。然而被魔力所制持之故，并没有一人肯发心欲随佛去修行梵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

那时，有一位居士名叫实意，他在于平旦之时，从王舍城出来，欲往诣佛陀，去供养礼拜等事。于是（然而），实意居士，乃作如是之念：暂且放置诣佛之事。因为世尊或者正在善作宴坐，及诸尊者比丘都同样的在于禅定中，故，我宁可前往优昙婆罗林（瑞应，无花果树），去诣异学们之园（精舍）。于是，实意居士就往优昙婆罗林，去诣异学之园（外道的精舍）。

那个时候，优昙婆罗林的异学园内，有一位异学，名叫无恚（尼俱陀），在异

学当中，乃被尊为异学之师，都受众人所敬重，大多被降伏，为五百名异学们所推崇的。他在众人当中调乱斗，其音声高大，而说种种的鸟论、语论、王论、贼论、斗诤论、饮食论、衣被论、妇女论、童女论、淫女论、世俗论、非道论、海论、国论，说如是的比类的种种鸟论（畜生之论，对修道者来说，为无意义之论），而大众都均集在于其座下。于是（正在论说之时），这位异学无恚，曾遥见实意居士向这边来，实时敕令自己的徒众，叫他们统统要静默，而说：「诸位贤者！你们不可以说话！应该要默然！要乐于默然，各自应敛摄。为甚么呢？因为实意居士向这边来，他是沙门瞿昙的弟子。若有沙门瞿昙的弟子，名德高远，所可宗重，在家住止（居住于在家而学佛），而住居于王舍城的人，就是以他为第一人。此人乃不语，都乐于默然，而自收敛。如果他知道你们这些人都默然而住的话，他或者会到这里来。」于是，异学无恚，乃叫大众默然，自己也默然不语。

于是，实意居士乃往诣异学无恚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实意居士对他说：「无恚！我佛世尊，或者在于无事处、山林、树下，或者住于高岩，寂然而没有音声，而远离，而无恶，都在没有人民所住的地方，随顺而宴坐。这是佛陀世尊，如此之比类，而在于无事处、山林、树下，或住在于高岩，寂然而没有音声，而远离，而无恶，并没有人民所住的地方，都随顺而宴坐。佛陀在远离处常乐于宴坐，安隐快乐。佛陀世尊，从初以来，不曾有过一日一夜共聚集会，像你今天，及你的眷属那样。」

于是，异学无恚，乃对他说：「居士！且止！且止！你为甚么因由得以知道？怎么说沙门瞿昙在空静之处而得慧解脱呢？此不足以说（不足为理论，没这道理），或者为相应，或者不相应，或者为顺，或者不顺。你的那位沙门瞿昙，乃行边而至于边（边远之地），乐于边处而至于边地，欲住于边而至于边而已。犹如瞎牛，在边辟之地觅食那样，行边而至于边，乐于边而至于边，住于边而至于边，你的那位沙门瞿昙也是如是。居士！如果你那沙门瞿昙到这里来的话，我只要用一论，就可以破灭他，好像弄空瓶那样，也当会为他说瞎牛之喻。」

于是，异学无恚，乃告诉自己的大众说：「诸位贤者！沙门瞿昙倘若到了这里，如必定会来的话，你们就不必恭敬他，你们不必从座而起，不必叉手（合掌）向他，不必请他坐下，只要豫留一座。如果到此后，就作如是之言：『瞿昙！有一座位，如欲坐就随意吧！』」

那时，世尊在于宴坐，用其净天之耳，超出过于人的耳，而听到实意居士和异学无恚，正在共论如是之事。就在于晡时，从宴坐寤起，而往诣优昙婆罗林，欲到异学园里。异学无恚遥见世尊之来到，就从座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赞说：「善来！沙门瞿昙！很久不到这里来了，愿坐于此座。」那个时候，世尊曾作如是之念：这位愚痴的人，自己违背其要旨。世尊知道其事后，就坐在其床（坐席）。异学无恚，便和世尊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另一面。世尊问说：「无恚！你刚才和实意居士共论甚么事呢？为甚么缘故，集在于此坐呢？」

异学无恚回答说：「瞿昙！我们曾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昙到底有何等法？以甚么而教训弟子，弟子们受教训后，能使其得到安隐，能尽其形寿（一生当中）净修梵行，以及也为他人讲说呢？瞿昙！刚才和实意居士所共论的就是如是之事，因此之故，乃集在于此坐。」

实意居士听他所说之语后，便作如是之念：这位异学无恚，实在异哉！会说妄语！为甚么呢？因为在佛面前欺诳世尊啊！世尊知道后，就说：「无恚！我的法乃非常的深奥！非常的奇妙！非常的殊特！是难觉难知，难见难得。所谓我之教训弟子，弟子受我的教训后，都会尽其形寿（有生之年），净修梵行，也会为他人讲说。无恚！如果你所师宗（尊崇）的，所可不了结，而憎恶其行（苦行）的话，你就问

我好了。我必定能回答你，能使你适于你意的。」

于是，调乱的异学的大众们，就异口同音的共唱，以高大的声音而说：「沙门瞿昙乃甚奇！甚特！有大的如意足（神通），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为甚么呢？因为乃能自舍自己之宗（指佛教），而以他宗（指异学）随人所问。」于是（因为看到其情形），异学无恚乃自救令其自己的大众，叫他们默然，然后问佛而说：「瞿昙！不能了结，而可憎恶之行（依苦行而厌离的修行），怎样才能得以具足？怎样为不得具足呢？」

于是，世尊回答而说：「无恚！或者有沙门·梵志，裸形而不穿衣，或者用手为衣，或者用树叶为衣，或者用珠为衣。或不用瓶去取水，或者不用瓠（如北斗星形的量水之容器）去取水。不食用刀杖

劫抄之食，不食欺妄之食。不自前往，不遣信去求。不求来尊，不善于尊，不住于尊。

如果有二人在食的话，就不在于中而食。不在怀妊之家而食，不在畜狗之家而食。假如其家有粪蝇飞来的话，就不食。不噉食鱼，不食肉，不饮酒，不饮恶水。或者都无所饮，而学无饮之行。或者只噉一口，以一口为满足。或者二、三、四，乃至七口，是以七口为满足。或者食一次所得的，而以一得为足。或者二、三、四，乃至七得，以得七次为满足。或者日中一食，每日以一食为满足。或者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只食一食，这期间只以一食为满足（二日一食，乃至一个月食一次）。」

或者食菜茹（食素食），或者食稗子（禾类，而别于禾，实小，都用为畜类之饲料），或者食穠米（野生之谷），或者食杂面，或者食头头遛（米的一种），或者食粗食。或者到了无事处，而依于无事。或者食根，或者食果，或者食自落之果。或者持连合之衣，或者持毛衣，或者持头舍衣（白布衣），或者持毛的头舍衣，或者持全皮，或者持穿皮（有洞的皮），或者持全穿的皮（破洞累累的皮衣）。或者持散发，或者持编发，或者持散编发。或者有剃发，或者有剃须，或者剃须与发。或者有拔发的，或者有拔须的，或者拔须与发。或者住立

（站立）而断坐，或者修蹲行。或者卧在刺上，以刺为其床。或者卧在果上，以果为其床。或者有奉事水，昼夜都手抒（汲出）。或者有奉事火的，竟宿（日夜）都燃火。或者奉事日月，为尊佑大德，而又手向他们。像如此的比类，乃受无量之苦，学烦热之行。无恚！你的意见如何呢？不能了结可憎恶之行（苦行）就是如是，为具足呢？为不具足呢？」异学无恚回答说：「瞿昙！像如是的明了了的可憎恶之行，乃为具足，并不是不具足。」

世尊又对他说：「无恚！我为你说此明了了的可憎恶，而具足之行，乃为无量之秽所污啊！」异学无恚问说：「瞿昙！为甚么为我说此明了了的可憎恶的具足之行，为无量之秽所污呢？」

世尊回答说：「(1)无恚！或者有一位清苦的修行者，行苦行，此清苦行者，乃由此苦行，而起恶欲，而念欲。无恚！如果有一位清苦的行者，修习苦行，而因此清苦的行者的苦行，而起恶欲、念欲的话，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之秽。

(2)又次，无恚！或者有一清苦的行者，行苦行，因此清苦的行者的苦行，而仰视日光，吸服日之气。无恚！如有一位清苦的行者行苦行，由此清苦行者的苦行，而仰视日光，而吸服此太阳之气的話，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之秽。

(3)又次，无恚！或者有一清苦的行者，行苦行，因此清苦的行者的苦行，而自贡高，得清苦之行的苦行后，其心便会系着。无恚！如有一清苦的行者，行苦行，因此清苦的行者的苦行，而自贡高，则得到清苦的行者之苦行后，心便有系着，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之秽。

(4)又次，无恚！或者有一清苦的行者，行苦行，因此清苦行者的苦行，而自贵贱他（自视为贵，他人为贱）。无恚！如有一位清苦的行者行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自贵贱他的话，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的秽。

(5)又次，无恚！或有一位清苦的行者，行持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往至于家家（每一家庭），而自称说：『我之行为清苦之行，我之行甚难！』无恚！如有一清苦的行者，行苦行，往至于家家，而自称说：『我的行为清苦之行，我之行非常难行！』的话，这叫做，无恚！为行苦行者之秽。

(6)又次，无恚！或者有一位清苦的行者，行持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如看见沙门·梵志被他人所敬重·供养·礼事的话，便生起嫉妬而说：『为甚么要敬重·供养·礼事那位沙门·梵志呢？应该敬重·供养·礼事于我才对啊！为甚么呢？因为我乃行苦行啊！』无恚！如有一清苦而行苦行，因此清苦而行苦行，而如见沙门·梵志被他人所敬

重·供养·礼事的话，就生起嫉妒而说：『为甚么要敬重·供养·礼事那位沙门·梵志呢？应该要敬重·供养·礼事于我才对。为甚么呢？因为我乃行苦行啊！』这样的话，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之秽。

(7)又次，无恚！或者有一清苦的行者，而行苦行，因此清苦之行苦行，如见沙门·梵志被他人所敬重·供养·礼事的话，便会面诃这些沙门·梵志而说：『你凭甚么去受人敬重·供养·礼事呢？你乃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的种子·树的种子·果的种子·节的种子·种的子，都以此五种的子为食，犹如暴雨，多所伤害五谷的种子，也烧乱畜生，以及人民那样。像如是的，你们这些沙门·梵志，数入（屡次进入）他人之家，也是如是（如暴雨之害人害物，那有资格受人敬重等事呢）？』无恚！如果有一清苦之行苦行的人，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如见沙门·梵志被他人所敬重·供养·礼事的话，便会面诃此沙门·梵志而说：『你们为甚么被人所敬重·供养·礼事呢？你们乃多欲·多求·常食，都食根的种子·树的种子·果的种子·节的种子·种的子·都食此五种子，犹如暴雨之多所伤害五谷的种子，烧乱畜生，以及人民那样，像如是的，你们这些沙门·梵志，数入他人之家，也是如是。』的话，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的秽。

(8)又次，无恚！或者有一位清苦的行者，修行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有愁痴·恐怖·恐惧·密行·疑恐·失名·增伺（贪欲）·放逸·无恚！如果有一位清苦的行者，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有愁痴·恐怖·恐惧·密行·疑恐·失名·增伺·放逸的话，这就是，无恚！行苦行者之秽。

(9)又次，无恚！或者有一位清苦的苦行者，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生身见（有身见，于五阴中，妄计为我）·边见（执常存，或断灭都是一边）·邪见（不信因果，邪心取理之见）·见取（非真法中，谬计为涅槃，心生取着）·难为（戒禁取见之难行，如学狗牛等行），其意并无节限的话，则为诸沙门·梵志可通之法，而他却不通。无恚！如果有一位清苦之行的苦行者，因此清苦之行之苦行，而生身见·边见·邪见·见取·难为，而意乃无节限，而为沙门·梵志可通之法而不通的话。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之秽。

(10)又次，无恚！或者有一位修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生瞋·生缠·不语结·慳·嫉·谗谄·欺诳·无惭·无愧·无恚！若有一位修清苦之行的苦行，而生瞋·生缠·不语结·慳·嫉·谗谄·欺诳·无惭·无愧的话，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的秽。

(11)又次，无恚！或者有一位修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说妄言·两舌·粗言·绮语，而具恶戒·无恚！如果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发妄言·两舌·粗言·绮语，而具恶戒的话，这就是，无恚！为行苦行者之秽。

(12)又次，无恚！或者有一人，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生不信·懈怠·无正念正智，而有恶慧·无恚！如果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



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生不信、懈怠、无正念正智，而有恶慧的话，这就是，无患！行苦行者之秽。无患！我不是为你说此不明了，而可憎恶的具足之行，乃为无量之秽所污之法吗？」

异学无患回答说：「如是，瞿昙！你乃为我说此不明了，而可憎恶的具足之行，乃被无量之秽所污。」佛陀又说：「无患！我再为你说此不明了，而可憎恶的具足之行，不会被无量之秽所污之法。」异学无患又问而说：「甚么为瞿昙你，要为我说此不明了，而可憎恶的具足之行，不会被无量之秽所污呢？」

(1)世尊回答说：「无患！或者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恶欲、不念欲。无患！如果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恶欲、不念欲的话，这就是，无患！为行苦行者的无秽。」

(2)又次，无患！或者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视日光，不服太阳之气。无患！如果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仰视日光，不服太阳之气的话，这就是，无患！为行苦行者的无秽。」

(3)又次，无患！或者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贡高，而得清苦之行的苦行之后，心不系着。无患！如果有一位行清苦之行之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贡高，而得清苦之行的苦行后，心不系着的话，这就是，无患！叫做行苦行者的无秽。」

(4)又次，无患！或者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自责、不轻贱他人。无患！如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自贵、不轻贱他人的话，这就是，无患！叫做行苦行者的无秽。」

(5)又次，无患！如果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不到家家（每一家）去自称说：『我乃行清苦之行，我所行的为非常的困难！』无患！如果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到家家去自称说：『我乃行清苦之行，我所行的为甚难！』的话，这就是，无患！叫做行苦行者的无秽。」

(6)又次，无患！或者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如果看见沙门、梵志为他人所敬重、供养、礼事时，并不起嫉妬而说：『为甚么要敬重、供养、礼事那些沙门、梵志呢？应该要敬重、供养、礼事于我才对。为甚么呢？因为我乃行苦行啊！』无患！如果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若见沙门、梵志被他人所敬重、供养、礼事时，并不起嫉妬而说：『为甚么要敬重、供养、礼事那些沙门、梵志呢？应该要敬重、供养、礼事于我才对。为甚么呢？因为我乃行苦行啊！』这样的话，这就是，无患！叫做行苦行者的无秽。」

(7)又次，无患！或者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若见沙门、梵志被他人所敬重、供养、礼事时，不会面诃此沙门、梵志而说：『你为甚么要受人敬重、供养、礼事呢？你乃多欲、多求、常食，食根的种子、树的种子、果的种子、节的种子、种的子的五种种子。有如暴雨，多所伤害五谷的种子那样，会娆乱畜生，以及人民那样。像如是的，那些沙门、梵志，都数入他人之家，也是同样之事。』无患！如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若看见沙门、梵志被人所敬重、供养、礼事时，并不面诃此沙门、梵志而说：『你为甚么受人的敬重、供养、礼事呢？你乃多欲、多求、常食，都食根的种子、树的种子、果的种子、节的种子、种的子等五类的种子。有如暴雨，多所伤害五谷的种子，娆乱畜生，以及人民那样。像如是的，那些沙门、梵志之数入他人之家，也是同样的事。』的话，这就是，无患！叫做行苦行者之无秽。」

(8)又次，无患！或者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愁痴恐怖，不恐惧密行，不疑恐失名，不增伺放逸。无患！如果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愁痴恐怖，不恐惧密行，不疑恐失名，不增伺

放逸的话，这就是，无恚！叫做行苦行者的无秽。

(9)又次，无恚！如果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生身见、边见、邪见、见取、不难为，意无节限，都为诸沙门/梵志可通之法而通。无恚！如果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生身见、边见、邪见、见取、不难为，意无节限，都为诸沙门、梵志可通之法而通的话，这叫做，无恚！为行苦行者的无秽。

(10)又次，无恚！或者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无瞋、无缠，无不语结、不慳、不嫉、不谀谄、不欺诳、不无惭、不无愧。无恚！如果有一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无瞋、无缠、无不语结、不慳、不嫉、不谀谄、不欺诳、不无惭、不无愧的话，这叫做，无恚！行苦行者的无秽。

(11)又次，无恚！或者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妄言、不两舌、不粗言、不绮语、不具恶戒。无恚！如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不妄言、不两舌、不粗言、不绮语、不具恶戒的话，这叫做，无恚！为行苦行者的无秽。

(12)又次，无恚！或者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没有不信、不懈怠，有正念正智，无有恶慧。无恚！如有一位行清苦之行的苦行，因此清苦之行的苦行，而无不信、不懈怠，有正念正智，而无恶慧的话，这叫做，无恚！为行苦行者的无秽。无恚！我不是为你解说此不了结而可憎恶之具足行，怎样才不为无量之秽所污之法了吗？」

异学的无恚回答说：「如是！瞿昙！您乃为我解说此不了结而可憎恶具足之行，怎样才不为无量之秽所污之法了。」异学无恚又问说：「瞿昙！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是否可得第一、可得真实吗？」世尊回答说：「无恚！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不能得第一，也不得真实。然而有二种：可以得皮、得节。」异学无恚又问说：「瞿昙！怎样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可得表皮呢？」

世尊回答说：「无恚！在此，或有沙门梵志行四种行，所谓1.不杀生、不教人杀生、不赞同人杀生，2.不偷盗、不教人偷盗、不赞同人偷盗，3.不取他人的女人（不淫）、不教人取他人的女人，不赞同取他人的女人，4.不妄言、不教他人妄言、不赞同妄言是。他行此四种行，乐而不进（停住于乐此道，而增长而不退转），其心和慈俱在一起；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其心都与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而无量的善修，而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及喜，也同样之理。而心也与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其中。无恚！你的意见如何呢？像如是的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能得其表皮吗？」

无恚回答说：「瞿昙！像如是的！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乃能得其表皮的。瞿昙！怎样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能得其节呢？」

世尊回答说：「无恚！或者有一沙门、梵志，能行此四行：所谓1.不杀生、不教人杀生、不赞同人杀生，2.不偷盗、不教人偷盗、不赞同人偷盗，3.不取他人的女人，不教他人去取他人的女人，不赞同取他人的女人，4.不妄言、不教人妄言、不赞同人妄言。他行此四种行，乐而不进（住于安乐，增长其安乐行）。他乃有了行，有了相貌，而能忆念其本来无量的往昔所经历的，或者是一生、或者是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坏）、无量的成败劫前的那些众生的名字，那些人的往昔的更历，我曾生在于那些地方，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的饮食、如是之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命已讫。而在此死，而生于彼，在彼死，而生于此，我生在于此，乃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的饮食、如是的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命已讫等事（所谓得宿命通）。无恚！你的意见如何

呢？像如是的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能得其节吗？」

无恚回答说：「瞿昙！像如是的不了结而可憎恶之行，乃能得其节的。瞿昙！怎样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能得第一，能得真实呢？」

世尊回答说：「无恚！或者有一位沙门·梵志，能行此四种行，所谓：1.不杀生不教人杀生、不赞同人之杀生，2.不偷盗、不教人偷盗、不赞同人偷盗，3.不取他人的女人、不教他人取他人的女人，不赞同取他人的女人，4.不妄言、不教人妄言、不赞同人妄言。他行此四种行，乐而不进（安乐于此四行），他就能以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

眼，而能彻见此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美丑），妙与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见其如真（能如实而见）。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的话，他就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而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则他乃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能升上善处，乃能往生于天上（所谓得天眼通）。无恚！你的意见如何呢？像如是的，此不了结而可憎恶的行，能否得第一，能否得真实吗？」

无恚回答说：「瞿昙！像如是的，此不了结而可憎恶之行，为得第一，为得真实啊！瞿昙！怎样此不了结可憎恶之行，因作证之故，沙门瞿昙的弟子乃依沙门，而行梵行呢？」

世尊回答说：「无恚！并不是因此不了结而可憎恶之行而作证之故，我的弟子乃依我而行梵行的。无恚！更有不同的最上、最妙、最胜之行，能为他们证悟之故，我的弟子乃依我而行梵行的。」

于是，调乱的异学们，乃发高大的声而说：「如是！如是！为了那证悟之故，沙门瞿昙弟子乃依沙门瞿昙而行梵行的。」

于是，异学无恚乃自救令自己的大众，叫他们要静默。大众都默然后，就白世尊说：「瞿昙！甚么叫做更有不同而最上、最妙、最胜，为他们证悟之故，沙门瞿昙的弟子，乃依沙门瞿昙而行梵行呢？」

于是，世尊乃回答而说：「无恚！若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正偏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出现于世间，他已舍弃五盖之心秽·慧羸（慧弱），已经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得初禅），……乃至得证第四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已经像如是的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之心，而趣向于漏尽智通作证（漏尽通）。他知此苦如真（如实而知苦谛），知此苦之集（知集谛），知此苦之灭（灭谛），知此苦之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谛）。也知此漏，知此漏之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如实而知漏之四谛）。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如实而知见），其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后，便知道已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理）。无恚！这叫做更有不同的，最上的，最妙的，最胜的，为他所证之故，我的弟子乃依我而行梵行。」

于是。实意居士乃发言而说：「无恚！世尊现在来到这里，你现在可以用一种论而灭世尊之说，有如弄空瓶那样之容易，也可以为他说如瞎牛之在在地觅食之喻。」

世尊听其说后，就对异学无恚说：「你实在作如是之说吗？」异学无恚回答说：「实在如是的说过，瞿昙！」

世尊又问而说：「无恚！你是否曾经从长老旧学（宿德）之处听到如是之语：过去的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或者在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者有的在于高岩，寂无音声，远离而无恶之处，而没有人民之处，在那里随顺宴坐。诸佛世尊乃在于

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住于高岩，寂无音声，远离而无恶，而没有人民之处，随顺而宴坐。他们在于远离之处，常乐于宴坐，而安隐快乐。他乃自初以来，并不有一天一夜共聚集会，如你今天，以及诸眷属这样吗？」

异学无恚回答说：「瞿昙！我曾经从长老旧学之处闻到如是之语：过去的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或者在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者在于高岩，在于寂无音声，远离而无恶，而没有人民之处，随顺而宴坐。诸佛世尊乃在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者在于高岩，在于寂无音声，远离而无恶，而没有人民之处，而随顺宴坐。他们在于远离处常乐于宴坐，而安隐快乐，从初以来，并没有一日一夜之间共聚集会，如我今天这样，以及诸眷属之事。」

佛陀说：「无恚！你不作如是之念：如那位世尊在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者住于高岩，在寂无音声，远离而无恶，而没有人民之处，随顺宴坐。他在远离处常乐于宴坐，而安隐快乐。那位沙门瞿昙乃学正觉之道吗？」异学无恚回答说：「瞿昙！我如果知道是这样的话，则我那里有理由当又作如是之说：以一论便能灭沙门瞿昙之说，有如弄空瓶那样之容易？也如瞎牛在边地觅草之说呢？」

世尊又对他说：「无恚！我现在有一种法，是善，而与善相应，为彼彼（各各）解脱之句，而能以之而作证，如来乃以此而自称为无畏。诸位比丘为我的弟子以来，都没有谗谤，不会欺诳，质直而无虚，随我的教训后，必定能得究竟智。无恚！如果你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昙乃贪着为人之师之故，而说法。则你千万不可作如是之念！以师号还给予你，我还是为你说法。无恚！如果你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昙乃贪着弟子之故而说法。你不可作如是之念：弟子还给予你，我还是为你说法，无恚！如果你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昙乃贪着人家之供养之故而说法。你不可作如是之念！供养还皈于你，我还是为你说法，无恚！如果你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曼乃贪称誉之故，而说法。你不可以作如是之念：称誉还给予你，我仍然为你说法。无恚！如果你作如是

之念：我若有法，为善的，而与善相应，彼彼解脱之句，能用以之而作证，而那位沙门瞿曼乃夺我而灭我的话。你则不可以作如是之念！我乃以法还你，我仍然为你说法。」

于是，大众乃默然而住。为甚么呢？因为他们乃被魔王所制持之故。那时，世尊告诉实意居士说：「你看此大众，都默然而住。为甚么呢？因为他们乃被魔王所制持之故。魔王乃使异学之众，没有一异学作如是之念：我试在于沙门瞿昙之处，去修行梵行。」

世尊知道此事后，乃为实意居士说法，劝发其渴仰于法，成就其欢喜之念。以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便接实意居士之臂，用神足而飞，乘虚空而去。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实意居士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〇五、愿经第九（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一位比丘希望能得佛陀慰劳他，和他共语，为他说法，而能得具足戒，而不废禅。能成就观行在于空静之处。佛陀乃为诸比丘广说比丘所希望之愿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

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在远离处独住，在那闲居的静处宴坐思惟，心乃作如是之念：愿世尊能慰劳我，而共我语言（和我谈话），为我说法，使我能得具足戒，而不废于禅，能成就观行在于空静之处。于是，这位比丘作如是之念后，就在于晡时，从宴坐而起，而往诣佛所。

世尊遥见那位比丘之来到，而由于那位比丘的缘故，乃告诉诸比丘们说：「(1)你们当愿世尊，慰劳于我，共我语言，为我说法，使我得具足戒，而不废禅，而成就观行于空静之处。(2)比丘！当愿我有亲族，都由于我，而能使他们在身坏命终之后，必定升上善处，乃往生于天上。而令我得具足戒，而不废禅，而能成就观行于空静之处。(3)比丘！当愿诸布施我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的人们，能使他们此布施有大功德，有大光明，而获大的果报。使我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之处。

(4)比丘！当愿我能忍耐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也能忍耐恶声、捶杖身遇诸疾，

极为苦痛，而至于身命欲绝等种种不可乐之事时，都能堪以忍耐。使我得具足戒而不废禅，成就观行于空静处。(5)比丘！当愿我堪以忍耐不乐之事，如果生不乐时，心终不会执着，而能得具足戒，而不废于禅，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6)比丘！当愿我堪以耐忍恐怖，如果生恐怖时，心终不于执着，而得具足戒，而不废于禅，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7)比丘！当愿我如果生三恶不善之念，所谓欲念、恚念、害念。对于此三种恶不善之念，心终不会执着，而得具足戒，而不废禅定，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8)比丘当愿我能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得具足戒而不废禅定，而成就观行于空静处。(9)比丘！当愿我的三结已尽，而得须陀洹（入流，初果），不堕于恶法，定趣于正觉，极受七有（最多受七生），在天上人间七往来后，便得苦边（苦尽而得阿罗汉），得具足戒而不废禅定，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10)比丘！当愿我的三结已尽，淫、怒、痴也已微薄，得一往来于天上人间（于天人处各生一次，一来果，二果），人天一往来后，便得苦边（得阿罗汉），得具足戒而不废禅定，成就观行于空静处。(11)比丘！当愿我对于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禁见、疑）都已灭尽（不还果，三果），生于彼间（色界），便般涅槃（得解脱而成阿罗汉），得不退法，不再还来此世间，得具足戒，而不废禅定，成就观行于空静处。(12)比丘！当愿我得息解脱，离色而得无色，如其像定（禅定），身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以慧而观察，而断漏、知漏，得具足戒，而不废禅定，成就观行于空静处。

(13)比丘！当愿我有如意足、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天眼通，为王通，连下面之无漏，就为之六神通），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得具足戒而不废禅定，成就观行于空静之处。」

于是，那位比丘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佛足，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那位比丘受佛的此教，就在于闲居的静处，宴坐思惟，修行精勤，心无放逸。由于在闲居静处宴坐思惟，修行精勤，心不放逸之故，就像族姓子之所为那样，发心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学道者，唯修无上的梵行已完结，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那位尊者知法后，至得阿罗汉（阿罗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六、想经第十（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告诉诸比丘说：如果对于地、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天、无热天，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一、别、若干、见、闻、识、知等，一切悉知为：一切非是神，一切非神所有，神非一切所有。如果他不计量一切就是神后，他便能知道一切。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地，有地想，而认为地即是神，地即是神所有，神是地所有。他计量（认为）地即是神后，便不知道地之所以（神为神我，也就是我）。

像如是的，对于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天、无热天，也是同样的道理。  
**他对于净**

（舍念清净地，四禅天），有净想，认为净即是神，净即是神所有，神即是净所有。他这样的计量净即是神后，便不能知道净之所以。对于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一、别、若干、见、闻、识、知，而能观察意之所念、意之所思，从此世而至于彼世，从彼世而至于此世等事。他对于一切有一切之想，认为一切即是神，一切是神所有，神是一切所有。他计量一切即是神后，便不能知道一切之所以。

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地，则正确的认知地，认为地乃非是神，地非神所有，神非地所有。他不妄计地即是神后，他便正确的认知地。像如是的，对于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天、无热天，也是同样之理。他对于净（清净地之天），则知净，认知净乃非是神，净非神所有，神非净所有。他不妄计净即是神后，他便能正确的知道清净之天（色界天）。对于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一、别、若干、见、闻、识、知，而得以观察意之所念、意之所思，从此世而至于彼世，从彼世而至于此世等事。他对于一切，则知一切，知道一切非是神，一切非神所有，神非一切所有。他不妄计一切即是神后，他便知一切。

所谓知道：我对于地，则知为地，地并不是神，地不是神所有，神不是地所有。我不妄计地即是神后，我便知道地。像如是的知道水、火、风、神、天、生主、梵天、无烦天、无热天，也是同样的。我对于净天，则知为净天，净天不是神，净天非是神所有，神也不是净天之所有。我不妄计净天即是神后，我便正确的知道净天。对于无量空处、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一、别、若干、见、闻、识、知等，而得以观意之所念、意之所思，从此世而至于彼世，从彼世而至于此世等事。我对于一切，则知一切，所谓一切并不是神，一切并不是神所有，神不是一切所有。我不妄计一切即是神后，我便正确的知道一切。」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位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舍经卷第二十六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林品第十：（有十经）（第二小土城诵）

二林观心二 达奴波法本 优陀罗蜜丸 瞿昙弥在后

（上、下二品林经、观心经也为上下之二品，达梵行经、阿奴波经、诸法本经、优陀罗经、蜜丸喻经，瞿昙弥经即在于最后之一品）。

一〇七、林品林经（上）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们分别四种所住之林：(1)如果不得正念，则虽不缺四事供养，也不应住。(2)或者可得正念，然而缺乏四事之供养，也不应离去。(3)如果此二均不得的话，就应舍此林，夜半而去。(4)假若二种都俱得的话，就应尽命而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1)当比丘的，乃依一林而住。我依此林而住后，或者未有正念，便能得正念，其心不定的话，便能得定心。如果不解脱的话，便得解脱，诸漏不尽的，则得漏尽，不得无上的安隐涅槃时，则得涅槃。学道者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所谓四事供养，也就是出家人日常生活的四要具），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到，则那位比丘便依此林而住。然而依此林而住后，如果没有正念，而又不能得正念，其心不定，也不能得定心，如不解脱，而又不能得解脱，诸漏不尽，也不能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的涅槃，仍然也不能得涅槃，只有学道的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些一切的求索，为容易而不难得而已。那位比丘就应作如是的观察：我出家学道，并不是为衣被之故，不是为饮食之故，不是为床榻、汤药等之故，也不是为了诸生活之具之故，然而我依此林住时，如无正念，也不能得正念，其心不定，也不能得定心，如不解脱，也不得解脱，诸漏不尽，也不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的涅槃，仍然也不得涅槃。唯有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以及诸生活之具，我对于这一切的求索乃容易而不难得到而已，这有甚么好处呢？这位比丘作如是之观察后，可舍弃此林而去。

(2)当比丘的，乃依一林而住。我依此林而住后，如无正念，便能得正念，其心不定时，也能得定心，如不解脱的话，便得解脱，诸漏不尽者，而能得漏尽，不得

无上的安隐涅槃的，则得涅槃。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若求索这一切时，都容易而不难得到，那位比丘便可以依此林而住。依此林而住后，如无正念，便能得正念，其心不定，便能得定心，如不得解脱，便能得解脱，诸漏不尽，能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的涅槃，则可以得涅槃。然而学道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却甚难可以得到（非常难以得到）。那位比丘便应作如是之观察：我出家学道，乃不是为了衣被之故，不是为了饮食、床榻、汤药之故，也不是为了诸生活之具之故，然而依此林住后，或无正念便能得正念，其心不定，也能得定心，如不解脱，便得解脱，诸漏不尽，也能得漏尽，不得无上的安隐涅槃，则得涅槃。虽然学道之人所须要之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些一切的求索，甚难可得而已。那位比丘作如是之观察后，可以住在于此林。

(3)当比丘的，乃依一林而住。我依此林而住后，或无正念，便能得正念，其心不定，而能得定心，如不解脱，便能得解脱，诸漏不尽时，也能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的涅槃的话，则可以得涅槃；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如求索这一切时，都容易而不难得到，那位比丘便依此而住。依此林而住后，或无正念，也不得正念，其心不定，也不得定心，如不解脱时，也不得解脱，诸漏不尽，也不能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的涅槃时，仍然也不能得涅槃。至于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乃甚难可得。那位比丘应该要作如是之观察：我依此林而住，或无正念，而不能得正念，其心不定，也不能得定心，若不解脱，也不得解脱，诸漏不尽，也不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的涅槃，然而也不能得涅槃。连那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甚难可得。那位比丘作如是之观察后，就舍弃此林，夜半而离去，不可与他人道别。

(4)当比丘的，乃依一林而住。我依此林而住后，或无正念，便能得正念，其心不定，而能得定心，如不解脱，便能得解脱，诸漏不尽，而能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的涅槃，则能得涅槃。学道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那位比丘乃依此林而住。依此林而住后，或无正念，便能得正念，其心不定，而能得定心，如不解脱，便能得解脱，诸漏不尽的，都能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涅槃的，则能得涅槃；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那位比丘就应作如是之观察：我依此林而住，或无正念时，便能得正念，其心不定，而能得定心，如不解脱，便能得解脱，诸漏不尽，而能得漏尽，不得无上安隐的涅槃，则能得涅槃；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到。那位比丘作如是之观察后，即依此林而住，乃可以终身住下来，直至于命终。如依林而住那样，如依于冢间、村邑，乃至依于人而住，也是如是。」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八、林经（下）第二（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所叙述的内容，大致和前经同样，都说明出家人不是为求衣食等日常生活所需之物，主要在于证道，故能得证果的林间，则不管衣食等物之有无，当然能求得两全之处，为最理想，不然就舍衣等物而求证道。里面并强调沙门之义，是前后两经小异之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1)当一位比丘的，乃依一林而住。我（他）依此林而住后，或者所为的出家学道，欲得为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能够得到；学道的人所须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此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到，那位比丘便依此林而住。依此林而住后，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却不能得到，而学道的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到。那位比丘便应作如是之观察：我出家学道，并不是为了衣被之故，不是为了饮食、床榻、汤药之故，也不是为了诸生活之具之故。然

而我依此林而住，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却不能得到；虽然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但是都没有甚么用处）。那位比丘作如是之观察后，可舍此林而去。

(2)当比丘的，乃依一林而住。我（那位比丘）依此林而住，或者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能够得到；学道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那位比丘便依此林而住。依此林而住后，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乃能得到；学道的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却甚难可得（不容易得到）。那位比丘应作如是之观察：我出家学道，乃不是为了衣被之故，不是为了饮食之故，不是为了床榻、汤药之故，也不是为了诸生活之具之故，然而我依此林而住后，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乃能得到；至于学道的人所须要的衣被、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却甚难可得。虽然如是，那位比丘，作如是之观察后，即可住于此林。

(3)当比丘的人，乃依一林而住。我依此林而住后，或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乃能得到；学道的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那位比丘便依此林而住。依此林而住后，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乃不能得到；学道的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之求索，也甚难，而不容易得到。那位比丘就应作如是之观察：我依此林而住，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乃不能得到；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也甚难可得。那位比丘作如是之观察后，就舍此林，在于夜半而离去，不要和别人道别。

(4)当比丘的。乃依一林而住。我依此林而住后，或者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乃能得到；学道的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那位比丘便依此林而住。依此林而住后，所为出家学道，欲得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而能得到；学道之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的求索，都容易，并不难得到。那位比丘就应如是之观察：我依此林而住，所为出家学道，欲得的沙门之义，此义对于我，乃能得到；学道的人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之具，他对于这一切之求索，都容易而不难得到。那位比丘作此观察后，乃依此林而住，乃可以到终身，而至于其命尽。如依于林而住那样，依于冢间、村邑，乃至依于人而住，也是如是的道理。」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九、自观心经（上）第三（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当一位比丘就应善自观心，观察后，了解是否得内止，是否得最上慧观法，或得前者，或得后者，或二者皆不得。如果知道自己已得内止、最上慧观法的话，就当更求漏尽智通作证。如果畜衣等四资具或狎习一切人而增长善法的话，得可以畜衣等或狎习一切人，不然，就不得畜积、狎习。又当分辨可习法，和不可习法，以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不能善观于他心的话，当自善观察于自己的心，应学如是。甚么叫做比丘之善自观心呢？一位当比丘的人，如果有此观的话，必定会有多所饶益。我到底是得内止（内心寂止），而不得最上慧观法（胜智法观）呢？或者我为最上慧观法，而不得内心之寂止呢？我为不得内心之寂止，也不得上慧观法呢？我为得内心寂止，也得最上慧观法呢？」

**(1)**如果比丘这样的观察后，已能知道我乃得内心的寂止，而不得最上慧之观法的话，那位比丘得内心之寂止后，当会寻求最上慧观法（胜智法观），他在于后来之时，便能得到内心的寂止，也能得到最上慧观法。**(2)**如果比丘观察后，则知我乃得最上慧观法，而不得内心之寂止的话，则那位比丘住于最上慧观法后，当会追求内心之寂止，他就这样的在于后来之时，能得最上慧观法，也能得内心的寂止。**(3)**如果比丘观察后，则知我不得内心的寂止，也不得上慧观法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因为不得此善法，而欲得此善法之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进，正念而正智，忍住而不使其退转。犹如有人，被火烧着其头，烧着其衣，而急求方便去救头、救衣那样。像如是的，当比丘的，因不得此善法，而为了欲得之故，便以速求方便，学极精

勤，正念而正智，忍住而不使其退转的话，则那位比丘在于后来之时，即得内心的寂止，也得最上慧观法。**(4)**如果比丘观察后，则知我已得内心的寂止，也得最上慧观法的话，则那位比丘住于此善法之后，当会追求漏尽智通作证（会努力于灭尽诸漏之智—漏尽智）。为甚么呢？因为我说不得畜积一切之衣，也说可得畜积一切衣。

甚么叫做对于衣，我说不可得以积蓄呢？如果畜衣便会增长恶不善之法，会衰退善法的话，像如是之衣，我就说不可得以积蓄的。甚么叫做衣，我说可得以积蓄呢？如果畜衣便会增长善法，便会衰退恶不善之法的话，像如是的衣，我乃说可得以积蓄的。如衣之理那样，是否可得畜积饮食、床榻，乃至村邑，也是同样之理。我说不得狎习（熟习、亲近）一切人，也说可得狎习一切人。那一种人我说不得狎习呢？如果狎习那种人便会增长恶不善之法，会衰退善法的话，像如是之人，我乃说不得狎习他。那一种人我说得以与狎习（亲近）呢？如果狎习此人，便能增长善法，便能衰退恶不善之法的话，像如是之类的人，我乃说得以与他狎习。

当比丘的，对于可习之法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可习之法），不可习之法，也知如真。他对于可习之法与不可习之法，都能知如真后，那些不可习之法，便不会去习，可习之法，便会去修习。他对于不可习之法不去学习，对于可习之法，则积极的去修习后，便会增长善法，便会衰

退恶不善之法。这叫做比丘之善自观心，善自知心，善取善舍是。」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一一〇、自观心经（下）第四（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当一位比丘的，应当善自观心。如果多行增伺（贪欲）、瞋恚心、睡眠缠、行掉贡高、疑惑、身诤、秽污心、不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的话，就应该速求方便，应该学极精进，去灭此恶不善之法。假若没有此恶不善之法的话，就可更求漏尽智通作证（漏尽通）。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不能善于观察他人之心的话，就当应该自己善于观察自己的心，应该要如是而学。甚么叫做比丘应善自观心呢？当比丘的，如果有此观察的话，必定会有多所饶益。比丘应这样的观察：我为多行增伺（贪欲）吗？为多行无增伺吗？我为多行瞋恚心吗？为多行无瞋恚心吗？我为多行睡眠缠（昏沉睡眠之所缠缚）吗？为多行无睡眠缠吗？我为多行掉贡高（掉举不定而憍慢）吗？为多行无掉贡高吗？我为多行疑惑吗？为多行无疑惑吗？我为多行身诤（身暴躁）吗？为多行无身诤吗？我为多行秽污心吗？为多行无秽污心吗？我为多行信（正信）吗？为多行不信吗？我为多行精进吗？为多行懈怠吗？我为多行念（正念）吗？为多行无念（无正念）吗？我为多行定吗？为多行无定吗？我为多行恶慧吗？为多行无恶慧吗？」

如果比丘观察时，则知（发觉）我乃多行增伺、瞋恚心、睡眠缠、掉贡高、疑惑、身诤、秽污心、不信、懈怠、无念、无定、多行恶慧的话，则那位比丘乃欲灭此恶不善之法之故，便会以速求方便，会学极精勤，会正念正智，而忍住，而不使其退转。犹如有人被火烧着其头，烧着其衣，而急求方便去救头、救衣（扑灭头衣上之火，免得烧头、烧身，而致于死亡）。像如是的，比丘乃欲灭此恶不善之法之故，便以速求方便，去学极精勤，而起正念正智，而忍住，而不使去退转。如果比丘观察时，则知我乃多行无增伺、无瞋恚心、无睡眠缠、无掉贡高、无疑惑、无身诤、无秽污心、而有信、有进、有念、有定，而多行无恶慧的话，则那位比丘便会住于此善法之后，当会求漏尽智通作证（漏尽通）。为甚么呢？因为我不得蓄积一切衣，亦说可得蓄积一切衣。

甚么衣，我乃说不可得以蓄积呢？如果蓄积衣的话，便会增长恶不善之法，便会广退善法的话，则像如是的衣，我乃说不可得以蓄积的。甚么衣，我乃说可得以蓄积呢？如果蓄衣时，便会增长善法，便会衰退恶不善之法的话，则像如是之衣，我乃说得以蓄积。如衣之事一样，对于饮食、床榻...乃至村邑，也是如是之理。我说不可得以狎习一切人，也说可得以狎习一切人。甚么人是我不可得以狎习的人呢？如果狎习此人，便会增长恶不善之法，便会衰退善法的话，则像如是的人，我乃说不可得以狎习。甚么人我说可得以与之狎习呢？如果狎习此人，便会增长善法，便会衰退恶不善之法的话，则像如是之人，乃为我可得以与之狎习的人。

如果有人对于可习之法，知如真（如实而知），不可习之法，也知如真的话，则对于那可习之法与不可习之法都知如真后，那些不可习之法，便不会去修习，对于可习之法，便会去修习。那些不可习之法，不去学习，可习之法，则去学习后，

便会增长善法，便会衰退恶不善之法。这叫做比丘之善自观心，善自知心，善取、善舍。」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一、达梵行经第五（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提示知漏、知漏因、知报、知胜如、知尽、知灭道；如是觉、想、欲、业、苦、知因、乃至知道，就名叫达梵行，而能尽一切苦。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国），住在于名叫剑磨瑟昙的拘楼国的都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当为你们说法。要说之法，乃初也妙，中也妙，竟（后）也妙，是有文有义。而具足清静，显现梵行，所谓名叫达梵行，为能尽诸漏。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这时，诸比丘们就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要知道所谓漏是甚么？知道漏所生之因，知道漏之有果报，知道漏之

胜如（差别），知道漏之灭尽，知道漏之灭之道。你们应当要知道觉（受，领纳诸境），要知道觉所生之因，知道觉之有果报，知道觉之胜如（不同之性），知道觉之灭尽，知道觉之灭之道。你们应当要知道想（心性作用之一，事物之相浮于心上，而起身口上的动作之因），要知道想所生之因，知道想之有果报，知道想之胜如

（胜劣），知道想之灭尽，知道想之灭之道。你们应当要知道欲（希求），要知道欲之所生之因。知道欲之有果报，知道欲之胜如，知道欲之灭尽。知道欲之灭之道。你们应当要知道业（造作），要知道业之所生之因，知道业之有果报，知道业之胜如，知道业之灭尽，知道业之灭之道。你们应当要知道苦（痛苦逼迫身心），要知道苦所生之因，知道苦之有果报，知道苦的胜如，知道苦的灭尽，知道苦之灭之道。

甚么叫做知道漏呢？所谓有三漏，为：欲漏、有漏、无明漏，就叫做知道漏。甚么叫做知道漏所生之因呢？所谓无明是，由于无明，则便会有了漏，叫做知道漏所生之因。甚么叫做知道漏之有果报呢？因为被诸漏所渍润，他就因此而受其果报，或者得生善处，或者得生恶处，就叫做知道漏之有果报。甚么叫做知道漏之胜如呢？所谓有一种漏会生在地狱中，或者有一种漏会生在畜生中，或者有一种漏，会生在于饿鬼中，或者有一种漏会往生于天上，或者有一种漏会转生于人间，这叫做知道漏之胜如。甚么叫做知道漏的灭尽呢？所谓无明灭除的话，则漏便会消灭，就叫做知道漏的灭尽。甚么叫做知道漏之灭之道呢？所谓有八支圣道，为正见……乃至正定之八，就叫做知道漏之灭尽。如果比丘，像如是的知道漏，知道漏所生之因，知道漏之受报，知道漏之胜如，知道漏之灭尽，知道漏之灭之道的話，就叫做达梵行，而能尽一切漏。

甚么叫做知觉（受）呢？所谓有三种觉，为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乐、苦、舍之三受），就叫做知道觉。甚么叫做知道觉之所困生（所生之因）呢？所谓更乐

（触，根境识三者和合之心作用）是。由于更乐之故，便会有了觉，就叫做知道觉所生之因。甚么叫做知道觉之有果报呢？所谓爱（渴爱）是。渴爱而染着，就是觉

（触）之觉的果报，就叫做知道觉之有果报。甚么叫做知道觉的胜如呢？（差别、优劣、种种性）所谓当比丘的，觉受乐觉（乐受）之时，使知道为觉乐之觉，觉受苦觉时，便知道觉苦之觉，觉受不苦不乐之觉时，便知道为觉受不苦不乐之觉。如果

为乐身、苦身、不苦不乐身，乐心、苦心、不苦不乐心，乐食、苦食、不苦不乐食，乐无食、苦无食、不苦不乐无食，乐欲、苦欲、不苦不乐欲，乐无欲觉、苦无欲觉、不苦不乐无欲觉等时，便知道觉不苦不乐无欲

觉，就叫做知道觉之胜如。甚么叫做知道觉之灭尽呢？所谓更乐（触）之灭除，觉便会消灭，就叫做知道觉之灭尽。甚么叫做知道觉之灭之道呢？所谓八支圣道，为正见……乃至正定之八，就叫做知道觉之灭之道。如果一位比丘，像如是的知道觉，知道觉所生之因，知道觉之有果报，知道觉之胜如，知道觉之灭尽，知道觉之灭之道的話，就叫做达梵行，乃能尽一切之觉（受）。

甚么叫做知道想呢？所谓有四种想。当比丘的，对于小想也能知，大想也能知，无量想也能知，无所有处想也能知道，就叫做知道想。甚么叫做知道想所生之因呢？所谓更乐（触）是。由于有了更乐，则便有了想，就叫做知道想所生之因。甚么叫做知道想之有果报呢？所谓言说是。随其有想，便会有言说，就叫做知道想之有果报

（如是如是之想，就会有如是如是的话）。甚么叫做知道想的胜如呢？所谓或者有想，而想色，或者有想，而想声，或者有想，而想香，或者有想，而想味，或者有想，而想触，就叫做知道想之胜如。甚么叫做知道想之灭尽呢？所谓更乐如灭尽，则想便会消灭，就叫做知道想之灭尽。甚么叫做知道想之灭之道呢？所谓八支圣道，为正见……乃至正定之八，就叫做想之灭之道。如果比丘像如是而知道想，知道想所生之因，知道想之有果报，知道想之胜如，知道想之灭尽，知道想之灭之道的話，就叫做达梵行，而能尽一切想。

甚么叫做知道欲呢？所谓五欲功德（五种欲的功能），为可爱、可喜、美色、欲想应（欲相应）、甚为可乐。甚么为之五呢？所谓眼根知色尘，耳根知声尘，鼻根知香尘，舌根知味尘，身根知触尘，就叫做知道欲。怎么知道欲所生之因呢？所谓更乐（触）是。由于有了更乐，则便有了欲，就叫做知道欲所生之因。怎样知道欲有果报呢？所谓随着欲种，而爱乐，而执着而住于欲之种，由此而受报，而有福处、无福处、不动处（有福、无福之中性），就叫做知欲之有果报。怎样叫做知道欲之胜如呢？所谓或者有欲，而欲于色，或者有欲，而欲于声，或者有欲，而欲于香，或者有欲，而欲于味，或者有欲，而欲于触，就叫做知道欲之胜如。甚么为之知道欲之灭尽呢？所谓更乐如果消灭，则欲便会消灭，就叫做知道欲之灭尽。甚么叫做知道欲之灭之道呢？所谓八支圣道，为正见，乃至正定之八，就叫做知道欲之灭之道。如果比丘，像如是的知道欲，知道欲所生之因，知道欲所受之报，知道欲之胜如，知道欲之灭尽，知道欲之灭之道的話，就叫做达梵行，而能尽一切之欲。

怎样叫做知道业呢？所谓有二业，为思（思为意志之动作，思就是业）、已思业（思已，以身、

口、意而造业），就叫做知业。甚么为之知业所生之因呢？所谓更乐（触）是，由于有了更乐，就便会有了业，就为之知道业所生之因。甚么为之知道业之有果报呢？所谓业者，有业之黑的（邪业），而会有了黑报（恶报），或者有了业之白的（正业），就会有了白报（善报），或者有了业，为黑白的话，就会有了黑白之报，或者有了业，不黑，也不白的话，就不会有报（无报），所谓业与业都已尽，就叫做知道业之有报。甚么叫做知道业之胜如呢？所谓或者有业，而转生于地狱中，或者有业，而转生于畜生之中，或者有业，而转生在于饿鬼中，或者有了业，而往生于天上，或者有了业，而生在于人间，这叫做知道业之胜如。甚么叫做知道业之灭尽呢？所谓更乐如灭除的话，则业便会消灭，这叫做知道业之灭尽。甚么叫做知道业之灭之道呢？所谓八支圣道，为正见，乃至正定之八，就叫做知道业之灭之道。如果一位比丘，像如是的知道业，知道业所生之因，知道业的果报，知道业的胜如，知道业的灭尽，知道业之灭之道的話，就叫做达梵行，是能尽一切之业的。

甚么叫做知苦呢？所谓生之苦、老之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

得之苦 略而为五盛阴是苦，就叫做知道苦。甚么叫做知道苦所生之因呢？所谓爱是，因为有了爱，才会生苦，就叫做知道苦所生之因。甚么叫做知道苦之有果报呢？所谓或者有苦，乃为微，而迟灭，或者有苦，为微，而疾灭（快灭），或者有苦，为盛，而迟灭，或者有苦，为盛，而疾灭，苦与之尽，就叫做知道苦之有果报。甚么为之知道苦之胜如呢？所谓不多闻的愚痴的凡夫，不值遇善知识，而不御圣法，身上生觉（感受），而极为苦，而甚重之苦，生命将欲断绝，出了此，而从于外，更求于彼。或者有沙门 梵志，持一句之咒，或者二 三 四句，或者持多句之咒，或者持百句之咒，他乃以此而治我之苦。像如是的由于求而生苦，由于集而生苦，而苦灭，就叫做知道苦之胜如。甚么叫做知道苦的灭尽呢？所谓爱灭，则苦便会灭，就叫做知道苦的灭尽。甚么叫做知道苦之灭之道呢？所谓八支圣道，为正见，乃至正定之八，就叫做知道苦之灭之道。如果比丘，如是而知道苦，知道苦之所生之因，知道苦之有果报，知道苦之胜如，知道苦之灭尽，知道苦之灭之道的話，就叫做达梵行，是能尽一切之苦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二、阿奴波经第六（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阿难！佛陀乃以他心智所见，看见提想达哆（提波达多）之堕地狱受苦难之事。并说如来大人之根智，得授记前后，各有三种人。其中有得清净之法，有得衰退之法，有得身坏命终而堕地狱者，以及得衰退法、得清净法、得现世般涅槃者。并劝人应勤加精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跋耆国（跋耆国为印度十六大国之一），住在于名叫阿奴波的跋耆国的都邑。

那时，世尊就在于晡时，从宴坐而起，由堂上下来，而告诉阿难说：「阿难！我和你同到阿夷罗耆帝河（阿夷罗跋提河，五河之一。沿舍卫城傍，流经迦维城之南部，向东南注入之河），到那河中去沐浴吧！」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好的！）

于是，世尊就带尊者阿难，到达阿夷罗耆帝河，到后，脱去衣服，放在岸上，便进入水中去沐浴。沐浴后，由河出来，就拭其身体而着衣（穿好袈裟）。

那时，尊者阿难，乃执扇，在扇佛，于是，世尊就斜顾他，而告诉他说：「阿难！提想达哆（提婆达多，译为天与。佛陀的堂弟，出家后，想作教团的主持者，而提倡苦行。常和佛作对，且曾经欲害佛，而被佛制伏），乃由于放逸之故，会堕在于极苦难之处，必定会至于恶处，而会转生在于地狱之中，会住至于一劫（劫波，分别时节，极大的时限）之久，不可能救济。阿难！你不曾从诸比丘们听闻，说我一向（从来）记提想达哆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会住至于一劫之久，不可救济之事吗？」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是的，曾经听过）。

那时，有一位比丘，对尊者阿难说：「世尊是否以他心智，而知道提想达哆之心之故，而一向记提想达哆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住至于一劫之久，而不可以救济吗？」

世尊乃告诉阿难说：「阿难！那些比丘，或者有小的，或者有中的，或者有大的，或者为年少而不自知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来已一向记那位提想达哆，因此之故，而有疑惑。阿难！我并不看见过在此世间里，有天，及魔 梵 沙门 梵志，从人

至于天，说我能一向记说如提想达哆者（并没有能了解其事的众生）。为甚么呢？阿难！我乃一向记说提想达哆，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会住至于一劫之久，不可能救济。阿难！如果我看见（发觉）提想达哆有白净之法（善行），如一毛之许（极少之义）的话，我便不会一向记说提想达哆必至于恶处，必定会生在于地狱之中，会住至于一劫之久，而不可能救济。阿难！因为我乃不见提想达哆有白净之法，有如一毛发之许之少，因此之故，我乃一向记说提想达哆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而住至于一劫之久，不可能救济。

阿难！犹如离开村邑不之处，有一大深厕，或者有人堕入在于其里面，沉没在于其底。如果有人来，为之起大慈哀，怜念愍伤他，而求义，以及饶益，以求安隐快乐。那个人来后，旋转而察视，而作如是之说：『此人是否可得一处，如毛发之许，不被粪所污染，使我得以捉挽其出离吗？』他遍观而视察，都不见此人有净处，如毛发之许，不被粪所污染，可得入手去捉挽其出来啊！像如是的，阿难！如果我看见提想达哆有白净之法，如一毛发之许的话，我就不一向记说提想达哆必至于恶处，必定会转生于地狱之中，住至于一劫之久，不可救济的。阿难！由于我不见提想达哆有白净之法如一毛发之许，因此之故，我乃一向记说提想达哆必至于恶处，必生于地狱之中，而住至于一劫之久，不可能救济。」

于是，尊者阿难，由于悲伤而啼泣，乃用手拭泪，而白佛说：「世尊！甚奇！甚特！谓世尊一向记说提想达哆必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当中，住至于一劫之久，不可能救济。」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难！如是，阿难！我乃一向记说提想达哆必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中，会住至于一劫之久，不可能救济。阿难！如果你从如来之处听闻大人的根智分别的话，必定会得上信如来，而怀欢喜之念的。」

于是，尊者阿难，就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现在正是说明此法的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果世尊为诸比丘们阐说大人的根智分别的话，诸比丘们从世尊之处听此法后，当会善于受持的！」世尊就告诉他而说：「阿难！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现在为你讲说大人的根智分别。」尊者阿难，乃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的内心，而能知道此人成就善法，也成就不善之法等事。如来在于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去观察此人的内心，知道此人已灭善法，而生不善之法。此人的善法已消灭，不善之法已生起。然而还有余存的善根，并不断绝，乃由于此善根，而当又更生善法，像如是的人，乃能得清净之法。阿难！犹如在于平旦，太阳初出之时，那些黑闇就由之而消灭，光明就会产生出来那样。阿难！你的意见如

何呢？太阳渐转而上升，而至于食时，黑闇已灭，光明已生与否呢？」尊者阿难白佛说：「尔也（是的）！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之心，而知道此人乃成就善法，也成就不善之法，如来在于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一再的观察此人的心，而知道此人已灭善法，而生不善之法。此人的善法已灭，不善之法已生。然而还有残余的善根，并不断绝，会由于此善根，而当会一再的更生善业，像如是的，此人会得清净之法。阿难！犹如五谷的种子，如果不坏不破，不腐不剖，不被风热所伤，秋时而密藏起来。假若那些居士善治良田，用此种子洒在其中，依时而降雨，而灌溉的话，阿难！你的意见如何呢？这些种子是否能得渐转而增长吗？」尊者阿难白佛说：「尔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之心，而知道此人乃成就善法，也成就不善之法。如来在于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一再的又观察此人的心，而知道此人已灭善法，已生不善之法。此人之善法已灭，不善之法已生，然而还有其余的善根，并不断绝，由于此善根，当会一再的更生善业，像如是的人，

会得清静之法。阿难！这叫做如来大人的根智，像如是的，如来乃正知诸法之本。

又次，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之心，而知道此人乃成就善法，也成就不善之法。如来在于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一再的观察此人之心，知道此人已灭善法，已生不善之法。此人的善法已灭，不善之法已生，虽然还有其余的善根并未断绝，但是必定当会断绝，像如是的人，会得衰退之法。阿难！犹如下晡之时

（晡为下午三点至五点，下晡就是四五点以后），太阳将西没之时，光明消灭而黑闇生起，阿难！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个太阳已没，光明已灭，黑闇已生了吗？」尊者阿难白佛说：「尔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之心，知道此人已成就善法，也成就不善之法。如来在于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一再的观察此人之心，知道此人已灭善法，已生不善之法。此人的善法已灭，不善之法已生，虽然还有其余的善根并未断绝，然而必定会断绝，像如是之人，乃得衰退之法。阿难！犹如谷的种子，不坏不破，不腐不剖，不被风热所伤害，在秋时密藏起徠。假如那些居士善治良田，用这些种子洒在其田中，可是雨却不依时而降，阿难！你的意见如何呢？这些种子是否能得渐转而得增长吗？」尊者阿难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的心，知道此人已成就善法，也成就不善之法。如来在于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去观察此人之心，知道此人已灭善法，已生不善之法。此人的善法已灭，不善之法已生，虽然还有其余的善根并未断绝，然而必定当会断绝，像如是的人，会得衰退之法。阿难！这叫做如来之大人的根智。像如是的，如来乃正知诸法之本。

又次，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之心。我并不能见到此人有白净之法如一毛发之许，此人被恶不善之法一向充满而秽污，为当来之有之本，有烦热的苦报，为生老病死之因。像如是的，此人在于身坏命终后，必至于恶处，会转生在于地狱之中。阿难！犹如种子，腐坏破剖，被风热所伤，秋时不密藏。如果那些居士，对于不是良田，又不善治其田，便洒下这些种子，雨又不依时而降，阿难！你的意见如何呢？这些种子是否得以渐转而增长吗？」尊者阿难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的心，我并不能看见此人有白净之法如一毛发之许，此人的恶不善之法一向充满而秽污，为当来之有之本，有烦热的苦报，为生老病死之因。像如是之人，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在于地狱之中。阿难！这就是如来之大人的根

智，像如是的，如来乃正知诸法之本。」于是，尊者阿难，乃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已说如此三种之人，是否可以更说不同之三种之人吗？」

世尊告诉他说：「可以说的，阿难！如来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的心，知道此人已成就不善之法，也成就善法。如来在于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一再的观察此人之心，知道此人已灭不善之法，而已生善法。此人的不善之法已灭，善法已生，然而还有余存的不善根并未断绝，由于此不善根，当会再予更生不善之法，像如是的人乃得衰退之法。阿难！犹如燃火那样，刚燃之时，就尽燃而为一焰（火貌、火热）。在那里或者有人添益一些燥草，加足而用槁木的话，则，阿难！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些火是否会转增炽盛吗？」尊者阿难白佛说：「尔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的心，知道此人已成就不善之法，也成就善法。如来在于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一再的去观察此人之心，知道此人已灭不善之法，而生善法。此人的不善之法已灭，善法已生，然而还有余存的不善根，并不断绝，由于此不善根，当会一再的更生不善之法，像如是的，此人乃得衰退之法。阿难！这叫做如来之大人的根智，像如是的，如来乃正知诸法之本。



又次，阿难！如来乃以他心智去观察他人的心，知道此人已成就不善之法，也成就善法。如来在于后来之时，用他心智，又再观察此人之心，知道此人已灭不善之法，而生善法。此人的不善法已灭，善法已生，虽然还有余存的不善根并不断绝，然而必定当会断绝，像如是的，此人乃得清净之法。阿难！犹如燃火那样，在火炽燃之时，尽燃一焰（火热之貌），在那个地方，或者有人，将此盛火，放置在于平净之地，或者着于石上，阿难！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些火焰是否会转增炽盛吗？」尊者阿难白佛说：「弗也！世尊！」

「像如是的，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之心，而知道此人已成就不善之法，也成就善法。如来在后来之时，又用他心智，再度的观察此人之心，而知道此人已消灭不善之法，而生善法。此人的不善法已灭，善法已生，虽然还有余存的不善根并未断绝，但是必定当会断绝，像如是的此人，会得清净之法。阿难！这就是如来大人的根智，像如是的，如来乃正知诸法之本。

又次，阿难！如来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之心时，曾经发见：我并不看见（看不到）此人有黑业有如一毛发之许，此人的善法一向都充满与乐的乐报，必定会往生于乐处，而得长寿，像如是的，此人就在于现世当中，必定会得般涅槃。阿难！犹如

火炭，已经久灭，已为冷物，在此火炭上面，或者有人虽然添益而用燥草，充足的槁木也加放下去，阿难！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些已死冷的火炭，是否还会一再的炽燃起来吗？」尊者阿难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阿难！如来乃用他心智去观察他人之心时，而发见：我不曾看见过此人有黑业有如一毛发之许，此人的善法一向都充满与乐的乐报，必定会往生于乐处，而得长寿，像如是的，此人即为现世当中，必定会得般涅槃。阿难！这叫做如来之大人的根智。像如是的，如来乃正知诸法之本。

阿难！前面所说的三种人者，第一种人，乃得清净之法，第二种人乃得衰退之法，第三种人，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后面所说的三种人者，其第一种人乃得衰退之法，第二种乃得清净法，第三种人即在于现世当中得般涅槃。阿难！我已经为你说大人的根智，如尊师所作的，都为其弟子而起大慈哀之心，而怜念愍伤其弟子，为求其义及饶益，为他们求得安隐快乐，这些事，我现在都已作过，你们当应一再的去作，应到无事处、山林树下、空安静之处，去宴坐思惟，不可得有放逸（不可放逸）！应勤加精进，不可使其有后悔！这就是我的教敕，就是我的教训  
海示。」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七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 一一三、诸法本经第七（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教诸比丘，有关于异学所问的一切诸法。如有人问：本、和、来、有、上主、前、上、真、讫等诸问题时，就应回答以：欲、更乐、觉、思想、念、定、慧、解脱、涅槃。又提示出家学道而欲得苦边的话，应当要修习所谓学道心、无常想、无常苦想、苦无我想、不净想、恶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等，可以得知世间之习、灭、味、患、出要如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诸位异学的人来问你们而说：『一切诸法，到底是以甚么为本呢？』你们就应当如是的回答他：『一切诸法，是以欲（希求）为根本的。』他们如再问：『是以甚么为和（起因）呢？』就当如是的回答：『乃以更乐（触）为和的。』他如再问：『是以甚么为来（会合，等趣）的呢？』就应当作如是的回答：『是以觉（受，领纳）为来的。』他如再问：『是以甚么为有（生成）的呢？』就应当作如是的回答：『是以思想（作意）为有的。』他如再问：『是以甚么为上主（增上）的呢？』应当要作如是之回答：『是以念（正念）为上主的。』他如再问：『是以甚么为前（上首、先头）的呢？』当应如是的回答：『是以定（等持、禅定）为前的。』他如再问：『是以甚么为上（最上）呢？』当应如是的回答：『是以慧为上的。』他如再问：『是以甚么为真（真实）呢？』当应如是的回答：『是以解脱为真的。』他如再问：『是以甚么为讫（究尽）呢？』当应作如是的回答：『是以涅槃（寂灭）为讫的。』这就是，比丘！欲就是诸法之本，更乐（触）为诸法之和（起因），觉（受，领纳）为诸法之来（会合），思想（作意）为诸法之有（生成），念就是诸法的上主（增上），定为诸法之前（先头），慧为诸法之上（最上），解脱为诸法之真，涅槃为诸法之讫（究尽），因此之故，当比丘的，应当要如是而学。

应该要修习出家学道之心，应该要修习无常之想，应习无常为苦之想，应习苦为无我之想，应习不净之想，应习恶食之想，应习一切世间不可乐之想，应习死之想，应该要知道世间的好恶，而修习如是的想心，应知世间乃以习（集）而有，而修习如是的想心。应知世间之习（集），之灭、之味、之患、之出要如真，而修习如是的想心。如果当比丘的，能得修习出家学道之心的话，就得修习无常之想，得修习无常苦之想，得修习苦为无我之想，得修习不净之想，得修习恶食之想，得修习一切世间不可乐之想，得修习死想，应知世间的好恶，而得习如是的想心。知世间为习（集）而有，得修习如是之想心。知世间之习（集），之灭、之味、之患、之出要如真，得习如是之想的话，就叫做比丘之断灭爱、除弃结，正知正观说法后，便得苦边。」（尽苦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四、优陀罗经第八（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优陀罗并不知道甚么叫做痛本，

虽然生在于非非想处，然而还堕于狸中。佛陀乃提示大众而说：比丘应知！身为痛，渴爱就是痛之本，六更触处就是一切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位优陀罗摩子（名叫优陀罗的，罗摩之子。住王舍城附近的一静处林中的外道仙人，佛陀出家后，曾向其求法过。佛陀不满足其行，而至他处修持），他在其大众当中，数如是说（常说这样之法）：『我在于此生命生存当中，观察此而觉知此，最初不知痛本（身体的根本），然后乃其知痛本的了。』（认为自己为明智的人，而掘出未掘出之痛根，而为解脱的圣者）。优陀罗，这位罗摩之子，并没有一切知，可是却自称为一切知的人，实在并没有所觉悟，而却自称为有觉悟的人。优陀罗摩之子，常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如果为有的话，那就是病，就是痛，就是刺，假如为无想的话，就是愚痴。倘若为有所觉悟的话，那就是止息（定），就是最妙，所谓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也是同样之理。』他自己乃自乐其身，自受于其身，自己执着于自己之身，说他已经修习乃至达到非有想非无想

处的功行，在他的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非有想非无想天之中。然而他的寿命已尽之后（天福已尽后），会再来此世间，而转生于狸类的众生当中。对于此事，如果为比丘之正说的话，则在于此生当中，观察于此，觉受于此，而不知痛之根本，然后乃共知痛的根本。

甚么叫做比丘的正观呢？当一位比丘的，能如实而知道六更触（六触处，眼、耳、鼻、舌、身、意），知道其习（六种触处之生起），知道其灭尽，知道其味（胶着），知道其灾患，知道其出要，都以慧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就叫做比丘之正观。甚么叫做比丘之觉（受）呢？当一位比丘的，应知三觉（乐、苦、不苦不乐受），应知三觉之习（生起），应知其灭尽，应知其味（胶着），应知其患，应知其出要，以慧，而知如真（如实而知），这叫做比丘之觉（受）。甚么叫做比丘之不知痛之本，然后其知痛之本呢？当一位比丘的，知有爱之灭，而拔除其根本，至竟（终究）不再复生，就叫做比丘之不知痛之本，然后其知痛之根本。痛就是所谓此身体，色粗的四大（地水火风，广大而造出一切色法），乃从父母之所生，由于饮食而长养，以及穿衣盖被，按摩、澡浴，而强忍，是无常之法，会坏之法、会散之法，就为之痛。痛之根本就是所谓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就叫做痛之本。痛之一切漏，就是所谓六更触处一眼漏乃视色，耳漏即闻声，鼻漏而嗅香，舌漏而尝味，身漏而觉触，意漏而知诸法，就叫做痛之一切漏。

比丘！我已经为你们讲说过痛，讲说过痛的根本，有如尊师之所为其弟子，而起大慈哀，怜念愍伤，而为其求义，以及饶益，也为之求安隐快乐等事，我现在都已作完。你们也应该一再的去自作，要到无事之处，在山林树下、空安静之处，去燕坐思惟，不可以放逸！应勤加精进，不可有所后悔！这就是我的教敕，就是我的训诲。」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五、蜜丸喻经第九（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先为名叫执杖的释迦族之人说宗本法，执杖乃不是、不非

而去。其次为比丘略说，然后就进入室内去打坐。诸比丘转问大迦旃延，迦旃延就广说其义。然后诸比丘白佛，佛乃印可其说。阿难问此法之名，佛说：此法名叫蜜丸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释鞞瘦（释迦族的国中）。住在于迦维罗卫（迦毘罗卫，为释迦族之国的首都）。

那时，世尊经过其夜，至于平旦，就着衣持钵，为了乞食之故，而进入迦维罗卫之城内，去乞食，而食后，在于中午之后，乃收举衣钵，澡洗其手足，将尼师檀（坐具）放着于肩上，往诣竹林释迦寺之中，就进入那大林，而至于树下，乃敷尼师檀，结跏趺而坐，而坐在那里。

于是（这时候），有一位名叫执杖的释迦族的人氏，拄杖而行，中午后，彷徨（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拄杖而立在于佛前，问世尊而说：「沙门瞿昙！你到底是于以甚么为宗本呢？是宣说那一种法呢？」

世尊回答说：「释氏！对于一切世间里的天，及魔，和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都使他们不斗争，叫他们修习离欲，而得清净的梵行，舍离谄曲，除弃懊悔，不着于有、非有，也无有想，这就是我的宗本，我所宣说之法，也是这种法。」于是，名执杖的释氏，听佛所说，不是不非（不认为是，或不是，默然不表示意见）。执杖释氏乃奋头（振作其头），而离开那个地方。

于是，世尊在执杖释氏离去后不久，就在于晡时，从其燕坐起来，往诣于讲堂，在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在那里，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今天在平旦时，着衣持钵，为了乞食之故，而进入迦维罗卫城内。食事完毕后，在于中午后，乃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放着在于肩上，往诣竹林释迦寺中，进入那边的大林里，到了一树下敷尼师檀，而结跏趺而坐。于是，名叫执杖的释氏，拄杖而行，在于中午之后彷徨，来诣我所，到后，和我共相问讯。他拄杖而站在于我的面前，问我而说：『沙门瞿昙！你到底是于以甚么为宗本？是宣说甚么法呢？』我回答他说：『释氏！我对于一切世间，不论是天，或者是魔，和梵天、沙门、梵志等，从人至于天，都使他们不斗争，叫他们修习离欲而得清净的梵行，舍离谄曲，而除弃懊悔，而不着于有，不着于非有，也没有想，这就是我的宗本，也宣说如是之法。』那位执杖释氏，听我所说的，也不以为是，也不以为非。执杖释氏乃振奋其头而去。」

于是，有一位比丘，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甚么叫做一切世间之天，及魔、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都使其不斗争呢？甚么为之修习离欲，而得清净的梵行？甚么叫做舍离谄曲，除弃懊悔，不着于有、非有，也无想呢？」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如果有人所因念（由于发心），而出家学道，就思想、修习，以及对于过去、未来，和今现在之法，不爱、不乐、不着、不住，就是所说的苦边。那些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使为烦恼的异名），和斗争、憎嫉、谩诘、欺诳、妄言、两舌，以及无量的恶不善之法（都消灭殆尽），也是说为苦边。」佛陀说如是之法后，就从其座站起，就入室内去燕坐。

于是，诸比丘们便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当知！世尊略说此义，并不广为分别解说，就从座起，而入室内去燕坐。只说若人所因念（如有人起念发心），而去出家学道，而思想修习，以及对于过去、未来，和今现在，不爱、不乐、不着、不住的话，就是所说的苦边（尽苦际，而解脱）。那些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和斗争、憎嫉、谩诘、欺诳、妄言、两舌，以及无量的恶不善之法（都消灭殆尽），也是所说的苦边。他们又作如是之念：在诸位贤者当中，到底是那一位能广

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呢？他们又作如是之念：尊者大迦旃延乃常被世尊之所称誉，也被诸有智的梵行之人所称赞。这位尊者大迦旃延，一定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诸位贤者！我们应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之处，去请他阐说此义，如尊者大迦旃延为我们分别解说的话，我们当应善于受持！

于是，诸比丘们，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大众白而说：「尊者大迦旃延！当知！世尊曾略说此义，并不广分别，就从座起而入室内去燕坐。只说：比丘！若人所因念（发心），去出家学道，而思想修习，如对于过去、未来，和今现在之法，不爱、不乐、不着、不住的话，就是所说的苦边。那些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和斗争、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以及无量的恶不善之法（都消灭的话），也是所说的苦边。我们便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当中，到底是那一位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我们又作如是之念：尊者大迦旃延，乃常被世尊之所称誉，以及被诸有智的梵行人所赞称，尊者大迦旃延一定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唯愿尊者大迦旃延您，慈悲我们之故，为我们广说其义！」

那时，尊者大迦旃延告诉他们说：「诸位贤者们！且听我说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后，就能了解其义。诸位贤者！犹如有人，欲得求实（树心，坚材），而为了求坚实的材料之故，就持斧头而进入林内。他虽然看见大树的成根、茎、节、枝、叶、华、实等，但是那个人却不去触其根、茎、节、实，唯触及枝与叶而已。诸位贤者所说的，也是如是。你们舍弃世尊，现在舍弃他老人家，却来就我而问此义。为甚么呢？诸位贤者！应当要知道！世尊就是眼，就是智，就是义，就是法，可说就是法主、法将，而说真实的义理。显现一切之义，乃由于我们的世尊。诸位贤者！你们应该往诣世尊之处，去请问此义，要问世尊而说：『世尊！您所说是甚么？所说是甚么意义？』假如世尊回答而解说的话，诸位贤者们就应当善于受持！」

这时，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就是眼，就是智，就是义，就是法，可说就是法主、法将、阐说真谛之义，显现一切之义，乃由我们的世尊。我们应当会往诣世尊之处，去请此义而说：『世尊！您所说是甚么？所说是为甚么意义？』假如世尊将其解说的话，我们当会善于受持。然而，尊者大迦旃延！您乃常被世尊之所称誉，以及诸有智的梵行人所赞称的人。尊者大迦旃延！您一定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唯愿尊者大迦旃延您，为了慈悲我们之故，为我们广说其义！」

尊者大迦旃延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请听我所说的。诸位贤者！缘于眼根，以及色境，而生眼识，此三事共会，便会有了更触（根、境、识之三，相触），缘于更触，便会有了所觉，如果有所觉的话，便会有了所想，如果有所想的话，便会有了所思，如果有了所思的话，便会有了所念，如果有了所念的话，便会有了分别。当比丘的，乃因于此念而出家去学道，而思想修习。就中，对于过去、未来，和今现在之法，如果不爱、不乐、不着、不住的话，就是所说的苦边（穷尽苦际，而解脱）。对于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争、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以及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如能灭尽的话），就是所说的苦边。像如是的，对于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缘于意与法，而生意识，此三事共会，便会有更触（根、境、识之相触），缘于更触，便会有了所觉，如果有所觉的话，便会有了所想，如果有所想的话，便会有了所思，如果有了所思的话，便会有了所念，如果有了所念，便会有了分别。当比丘的，就是因于此念，而出家去学道，而思想修习，对于此中的过去、未来，及今现在之法，都不爱、不乐、不着、不住的话，就是所说的苦边。对于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争、憎嫉、谀谄、欺诳、妄言、两舌，以及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如能灭尽

的话)，就是所说的苦边。

诸位贤者！当比丘的，如果除去眼根，除去色境，除去眼识，而说有了更触，而施設更触的话，是处不然（是没有这道理的）。如果不施設更触，而说有了觉受，而施設觉受的话，也是没有这道理的。如果不施設觉受，而说有了念，而施設念，而出家去学道，去思想修习的话，是处不然（是没有这道理的）。像如是的，耳、鼻、舌、身等，也是同样的道理。除去了意根，除去了法境，除去了意识，而说有了更触，而施設更触的话，是处不然（是没有这道理的）。如果不施設更触，而说有了觉受，而施設觉受的话，是没有这道理的。如果不施設觉受，而说有了念，而施設念，而去出家学道，而去思想修习的事，是处不然（是没有这道理的）。

诸位贤者！当比丘的，因于眼根，因于色境，因于眼识，而有更触，而施設更触的话，必有此处（必定有这道理的）。因于施設更触，而有了觉受，而施設觉受的话，是有这道理的。因于施設觉受，而有施設念，而出家去学道，而思想修习的话，必定会有这道理的。像如是的，耳、鼻、舌、身等，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于意根，因于法境，因于意识，而有更触，而施設更触的话，必定会有这道理。因于施設更触，而有了觉受，而施設觉受的话，必定会有这道理的。因于施設觉受，而有施設念，而去出家学道，去思想修习的话，必定会有这道理的。诸位贤者！所谓世尊略说此义，并不广分

别解说，就从座起，而进入室内去燕坐，而来此叫我解说，我就是如是之说的。

比丘们！如果有人，由于其所念之因，而出家去学道，而思想修习，以及对于过去、未来，和今现在之法，不爱、不乐、不着、不住的话，就是所说的苦边。对于欲使、恚使、有使、慢使、无明使、见使、疑使、斗争、憎嫉、谗谄、欺诳、妄言、两舌，以及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如能灭尽的话），就是所说的苦边。这就是世尊略说，而不广分别之义，我乃以此文，而广说如是。诸位贤者！你们可去向佛具陈，假若世尊有所说义的话，诸位贤者们便可以受持。」

于是，诸比丘们听尊者大迦旃延所说，都善受持诵，就从各人的座位站起，遶尊者大迦旃延三匝后离去，都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刚才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就从座起，而进入室内去燕坐。尊者大迦旃延，乃以此句，乃以此文，而广说其义。」

世尊听后，感叹而说：「善哉！善哉！在我弟子当中，他乃有眼、有智、有法、有义的比丘。为甚么呢？因为当人师的，为弟子略说此义，并不广于分别解说，而那位弟子却能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其义。如迦旃延比丘所说的，你们应该要如是的受持。为甚么呢？因为以说，而去观其义，应该就是这样之故。比丘！犹如有人，由于到了无事处、山林树间，忽然得到蜜丸，就随其所食而得其味那样。像如是的，一位族姓子，对于我此正法与律，随着其所观而得其味，观眼而得其味，观耳、鼻、舌、身，也同样的得其味，观意，也一样的得其味哩！」

那时，尊者阿难，正执拂而侍佛，于是，尊者阿难，乃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此法之名称做甚么？我们应该要怎样的去奉持？」世尊告诉他说：「阿难！此法名叫蜜丸喻，你们应当要受持！」

于是，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受此蜜丸喻法，应当要讽颂诵读。为甚么呢？比丘！因为此蜜丸喻乃有法有义，为梵行之本，是趣于道，趣于觉，趣于涅槃之法。如果族姓子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就当善于受持此蜜丸喻之法。」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六、瞿昙弥经（第二小土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的姨母一大爱道，三次请求出家，佛陀曾三次止住她之念，后因阿难代为请求，佛陀乃说八尊师法。也就是女人须遵守八尊师法才允其出家。并说因女人出家，遂使当住千年之正法，乃减为五百年。又说女人不得行五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释鞞瘦，住在于迦维罗卫的尼拘类树园，和大比丘众，都俱受夏坐（结夏安居）。

那时，瞿昙弥大爱道（佛母之妹，佛陀幼年时，即由其养育成大。因佛母摩耶夫人生下世尊后不久，就逝世之故），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阿罗汉果）吗？由于此之故，女人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之人吗？」

世尊告诉她说：「止！止！（休止吧！不要提起此事啊！）瞿昙弥！妳不可以作此念：女人欲在于此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之念。瞿昙弥！像如是的，妳不可以欲剃除头发，而着袈裟衣，而尽其形寿去净修梵行。」于是，瞿昙弥大爱道，被佛所制止，就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离去。

那时，诸比丘们正在为佛治衣（缝衣、补衣），因为世尊将于不久，在于释鞞瘦受夏坐完毕后，补治衣服完了时，也就是经过三个月的结夏安居完了后，会摄衣持钵，而当游行于其它的人间中。瞿昙弥大爱道听诸比丘为佛治衣，世尊将于不久，在释鞞瘦的受夏坐完了后，补治其衣服完了之时，也就是经过三个月后，会摄衣持钵，当会游行于其它人间。瞿昙弥大爱道听后，就又再次的诣佛之处，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白佛而说：「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吗？因此之故，女人对于此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吗？」

世尊也一再的告诉她而说：「止！止！瞿昙弥！妳不可以作此念：女人在于此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瞿昙弥！像如是的，妳不要生剃除头发，着袈裟衣，尽其形寿，净修梵行之念。」于是，瞿昙弥大爱道，乃再次的被佛所制止，就稽首佛足，远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

那个时候，世尊在于释鞞瘦受夏坐完毕，补治衣服完了，经过此三个月后，就摄衣持钵，而游行人间（到其它的地方去）。瞿昙弥大爱道就和舍夷（释迦族的诸女人）的诸老母（年纪大一些的女

人），俱随逐在于佛后，展转往至于那摩提（那婆提村），住在于那摩提的提尼精舍（南传为毘舍离的大林重阁讲堂）。于是，瞿昙弥大爱道又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女人是否可以得成第四沙门果吗？因此之故，女人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吗？」

世尊至于再三的告诉她说：「止！止！瞿昙弥！你不可以作如是之念：女人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瞿昙弥大爱道！像如是的，妳不可以作此剃除头发，着袈裟衣，尽其形寿，去净修梵行之念。」于是，瞿昙弥大爱道，因再三的被佛所制止，就三声无奈的稽首佛足，绕佛的身边三匝后离去。

那个时候，瞿昙弥大爱道，离佛的身边后，乃涂跣（赤脚），而污其足，将尘

土坩在其身（都形容失望而焦枯，可怜的形象），疲极而悲泣，住立在于门外。尊者阿难看见瞿昙弥大爱道涂跣而污其足，尘土坩其体，疲极而悲泣，住立在于门外。他看见后，就问说：「瞿昙弥！为甚么缘故，涂跣而污足，尘土坩其体，疲极而站立在于门外呢？」瞿昙弥大爱道回答而说：「尊者阿难！（世尊说）女人不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学道。」

尊者阿难对她说：「瞿昙弥！妳现在且在于这里，待我往诣佛所，向佛请问此事。」瞿昙弥大爱道回答说：「唯然！尊者阿难！」

于是，尊者阿难，乃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吗？因此之故，女人得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学道吗？」

世尊告诉他说：「止！止！阿难！你不可以作此之念：女人可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阿难！假若使女人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的话，就会使这梵行不能得以久住于世间。阿难！譬喻来说，一个家庭里，女人多，而少于男人的话，这个家庭会得展转而兴盛吗？」尊者阿难白佛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阿难！假如使女人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的话，就会使此梵行不得久住于世间。阿难！犹如在于稻田及麦田里，有秽生（禾病，白菌）的话，必定会毁坏那个田（使田里的植物枯萎）那样。像如是的，阿难！假如使女人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的话，就会使此梵行不得久住于此世间的。」尊者阿难又白佛说：「世尊！瞿

昙弥大爱道乃为了世尊，而有多所的饶益的人。为甚么呢？因为世尊降世后不久，圣母就逝世，母亡之后，都由瞿昙弥大爱道鞠养世尊的。」

世尊告诉他说：「像如是的，阿难！像如是的，阿难！瞿昙弥大爱道实在多饶益于我的。自我之生母逝世后，都由于她来鞠养我的。阿难！我也曾经多所饶益于瞿昙弥大爱道。为甚么呢？阿难！瞿昙弥大爱道乃由于我之故，得以归依佛、归依法、归依比丘僧，不会疑惑三尊（佛法僧）之正确性，以及苦集灭道的真理，成就于正信，而奉持禁戒，修学而博闻，成就布施而得智慧，而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离开邪淫，断除邪淫，离开妄言，断除妄言，离开饮酒，而断除饮酒。阿难！假如有人，由于别人之故，而得以皈依于佛，皈依于法，皈依于比丘僧，而不疑于三尊（信奉佛法僧），以及对于苦集灭道而成就于信（信四谛之真理），奉持禁戒，修学而多闻，成就于布施而得智慧，而离杀生、断杀生，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饮酒、断饮酒的话，则，阿难！倘使此人供养那位引进的人，以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诸生活必需之具，至于尽形寿，也不能得报其恩惠的。」

阿难！（话得说回来，因为我的姨母，确实也是我的养育之人，我就因于此，不妨开一个例外，准

她之出家，不过要遵守特殊的教诫）。我现在为女人之出家，而施設（设立）八尊师之法（八敬重之法），所谓女人不应当冒犯，女人应奉持到尽其形寿。阿难！犹如鱼师，及鱼师的弟子，在于深水之处作坞（河堤），而守护其水，不使其水流出那样。像如是的，阿难！我现在为女人说八种尊师之法，为女人不当犯，女人应奉持，应尽其形寿都不变。那八种呢？阿难！

（1）比丘尼当应从比丘之处去求受具足戒（南传为：式叉摩那〔学法女，沙弥尼欲成就比丘尼前之称〕，在二年间，学六法后，在于比丘、比丘尼之二众处，求受具足戒）。阿难！我为女人施設此第一之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应当冒犯，女人当奉持，而尽其形寿。阿难！



(2)比丘尼应于半月半月（每半个月）去从比丘受教。阿难！我为女人施設此第二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当冒犯，女人应当奉持，至于尽其形寿。阿难！

(3)如果在其住止之处，假如没有比丘的话，比丘尼便不得受夏坐（不可在那个地方结夏安居）。阿难！我为施設此第三种之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应冒犯，女人应当奉持，尽其形寿。阿难！

(4)比丘尼受夏坐后（结夏安居完了后），应在于两部众中（比丘众、比丘尼众），当请三事，也就是去求见、闻、疑（在夏季三个月间，将自己的行为、行事，是否符于戒律等种种情形，向两部众请问：是否见到？是否闻到？是否怀疑到我有不如法与律的地方？）阿难！我为女人施設此第四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当冒犯，女人应当奉持，尽其形寿。阿难！

(5)如果比丘不听比丘尼之间的话，比丘尼就不得问比丘之经、律、阿毘昙（对法，虽不是后来所谓的论部之总名，但是也是以智慧而观诸法的真理之论）。如果比丘听问的话，比丘尼乃得请问经、律、阿毘昙。阿难！我为女人施設此第五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当冒犯，女人应当奉持，尽其形寿。阿难！

(6)比丘尼不得说比丘的所犯之事，比丘得说比丘尼所犯的事。阿难！我为女人施設此第六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当冒犯，女人应当奉持到尽其寿命。阿难！

(7)比丘尼如果犯僧伽婆尸沙戒（僧残戒。犯者必依僧众而行忏悔，不然的话，就会被解除比丘、比丘尼之资格。比丘十三条，比丘尼十七条）时，应当在于两部众中，十五日之间行不慢之法（犯重罪故，须在两部众之间接受告白忏悔之治罪法）。阿难！我为了女人施設此第七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应当犯之戒，女人应当奉持到尽其形寿。阿难！

(8)比丘尼受具足戒后，虽然至于百岁之故（旧，虽那么的久），也应当向于刚受具足戒之比丘，极为下意（低心下气），要向其稽首作礼，恭敬承事，要叉手（合掌）问讯。阿难！我为了女人施設此第八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应当冒犯，女人应当奉持到尽其形寿。

阿难！我为了女人之出家者，施設此八种尊师之法，是谓女人不应当冒犯之事，女人如果出家的话，就应当要奉持，要尽其形寿都奉持！阿难！如果瞿昙弥大爱道，能奉持此八种尊师之法的话，就可以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学道，而得受具足戒，而作为一位比丘尼。」

于是，尊者阿难听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佛的身边三匝，而后离去。而往诣瞿昙弥大爱道之处，对她而说：「瞿昙弥！女人可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学道了。瞿昙弥大爱道！世尊将为女人而施設（开设）此八种尊师之法。谓女人的出家者不可以冒犯，女人的出家人应当要奉持，要尽其形寿（一生当中，至于命终，都应受持此法。）那八种呢？

(1)瞿昙弥！比丘尼应当要从比丘之处去求受具足戒。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第一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可冒犯，女人应该要奉持到尽其形寿。

(2)瞿昙弥！比丘尼应该在于半月半月（每半个月），去从比丘受教。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第二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可冒犯，女人应奉持到尽其形寿。

(3)瞿昙弥！如果住止之处，并没有比丘在附近的话，则比丘尼就不得受夏坐（不得在那个地方结夏安居）。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第三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可以冒犯，女人应该要奉持到尽其形寿。

(4)瞿昙弥！比丘尼受夏坐完毕后，应该要在于两部众当中，请求三事。所谓求见、闻、疑（请教在夏安居之间，自己的行为、行事是否符于戒律等事，向两部众请问：有见到我的犯戒与否？有听到我的不法与否？有怀疑到我有不如法与律与否？）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第四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应当冒犯。女人应奉

持，至于尽其形寿。

(5)瞿昙弥！如果比丘不听许比丘尼之问义的话，比丘尼就不得请问比丘，不可向其请问有关于经、律、阿毘昙（对法，启发智慧之论）。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第五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当冒犯，女人应奉持至于尽其形寿。

(6)瞿昙弥！比丘尼不可以说比丘所犯之事，比丘得说比丘尼所犯之事。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第六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当冒犯，女人应奉持至于尽其形寿。

(7)瞿昙弥！比丘尼如果冒犯僧伽婆尸婆戒（僧残戒，次于四波罗夷罪一遗弃罪之重罪）时，就应当在于两部众之中，十五日行不慢（接受半月的摩那埵，也就是在大众面前告白忏悔之治罪法）。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第七种的尊师法，谓女人不当冒犯，女人应奉持，而至于尽其形寿。

(8)瞿昙弥！比丘尼受具足戒，虽然经过而至于百岁之故（百年之久），也应当向于刚受具足戒的比丘，极为下意（低心下气），去稽首作礼，去恭敬承事，叉手问讯。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第八种尊师之法，谓女人不当冒犯，女人应该要奉持，而至于尽其形寿。

瞿昙弥！世尊为女人施設此八种尊师之法，谓女人如果出家的话，就不应当冒犯，女人就应当奉持，而至于尽其形寿。瞿昙弥！世尊曾经如是说过：『假若瞿昙弥大爱道能奉持此八种尊师之法的话，就可以在此正法与律当中，出家学道，可得受具足戒，而作为一位比丘尼。』」

于是，瞿昙弥大爱道，仰白而说：「尊者阿难！且听我说个譬喻，有智慧的人，听到喻，就能了解其义。尊者阿难！犹如刹帝利之女、梵志之女、居士之女、工师之女那样。她们端正而姝好。极为清静而沐浴（身体洗的很干净），然后用香涂在其身上，穿着明净的衣服，用种种的璎珞去严饰其身体容姿。或者又有人，因怀念这类的女人，就为其求利及饶益，和求其安隐快乐，因此而用青莲华之鬘（用线贯花以饰首或身，为之鬘），或瞻葡华（素馨花）之鬘，或修摩那华（善意花）之鬘，或者用婆师华（雨生花）之鬘，或者用阿提牟多华（善思花）之鬘，持送给那位女人。那位女人会很欢喜，而用两手去接受它，然后用来严饰其头。像如是的，尊者阿难！世尊要为女人施設此八种尊师之法，我会尽形寿顶受奉持！」

那时，瞿昙弥大爱道，终于在正法与律之中，出家学道，而受具足戒，作为一位比丘尼。从那个时候起，瞿昙弥大爱道，在于后来，展转而成为一大比丘尼众，和诸长老上尊的比丘尼，都为王者所赏识，都久修梵行。她们共俱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住在一边，仰白而说：「尊者阿难！当知！这些诸比丘尼，乃为长老上尊们，均被王者所赏识的人，都久修梵行的人。而那些年少的诸比丘们，乃为新学，是晚后才出家，而入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甫尔不久（刚出家，学佛并未久）。愿令这些诸年少的比丘们，为诸比丘尼们，随着其戒腊之大小而稽首作礼，而恭敬承事，而叉手问讯吧？」（其意谓：年少比丘，可准其随着其年龄而尊敬老修的比丘尼）。

于是，尊者阿难乃回答说：「瞿昙弥！你现在且住于此，待我往诣佛陀，白如是事。」瞿昙弥大爱道仰白说：「唯然！尊者阿难！」

于是，尊者阿难，乃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今天瞿昙弥大爱道，和诸比丘尼们，都是长老上尊的人们，均为王者所赏识的人。她们乃久修梵行的大德，她们俱来诣我之处，稽首我足，退住在一边后，叉手对我说：『尊者阿难！这些诸比丘尼们，均为是长老上尊的人物，都被王者所赏识，是久修梵行的人。而那些年少的诸比丘们，都是新来修学，晚后才出家，进入此正法与律当中，乃为甫尔（刚刚）不久的人。愿令这些诸比丘们为诸比丘尼，随着其大小而稽首作礼，而恭敬承事，叉手问讯。』」

世尊告诉他说：「止！止！阿难！你要守护此言（要封闭说此话的嘴），要慎重而不可说此语！阿难！如果使你的知见，乃如我的知见的话，就不应说一句，更何况说如是之说呢？」

(1)阿难！如果使女人不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的话，则诸位梵志、居士就应当可以用衣布敷于地，而作如是之说：『精进的沙门，可以在于上面通行，精进的沙门难行而能行，因此功德，而使我长夜能得利饶益，而安隐快乐。』阿难！

(2)如果女人不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的话，则诸位梵志、居士，应当可以用头发布在于地上，而作如是之说：『精进的沙门，可以在于上面通行，精进的沙门乃难行而能行，由于此功德，而使我长夜能得利饶益，而安隐快乐。』阿难！

(3)如果女人不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的话，则梵志、居士们，假若看见沙门时，就当以手奉种种的饮食，站在道旁等待，而作如是之说：『诸位尊者！请接受此食而吃此食，可以执持到任何地方去（可以将食物随便拿去），可随意所用，由于此功德，而使我长夜得到利益与饶益，而安隐快乐。』阿难！

(4)如果女人不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的话，则诸位虔信的梵志，看见精进的沙门，就会以恭敬的心去扶抱他，会将他扶入于屋内，会持种种的财物呈献给精进的沙门，而作如是之说：『诸位尊者！请接受这些财物，可以拿去，可以随意去作用，由于此功德，而使我长夜得利与饶益，而安隐快乐。』阿难！

(5)如果女人不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的话，则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然而对于精进的沙门的威神之德，犹然不相及（不管日月有甚么神力，也不能胜过于精进的沙门），何况又是那些死瘦的异学呢？（日月尚不能胜过精进的沙门，何况那些异道，那能胜过精进的沙门呢？）阿难！

(6)如果女人不得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的话，则正法当会住于世间千年，而现在已失去了五百岁（由于在教团里，允许尼众之出家之故），残余的正法的期间，只有五百年。

阿难！应当要知道！女人乃不得行五事（为女人之五障：不得作佛、转轮王、帝释天、魔王、大梵天），倘若说女人能作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及转轮王、天帝释、魔王、大梵天的话，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应当要知道！男人可得行五事。如说男子能作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及能作转轮王、天帝释、魔王，和大梵天的话，必定会有这道理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位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八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二十九

大品第十一：（有二十五经）第三日诵名念（有一品半，合有三十五经）

柔软龙象处 无常请瞻波 二十亿八难 贫穷欲福田  
优婆塞怨家 教昙弥降魔 赖咤优婆离 释问及善生  
商人世间福 息止至边喻

（柔软经、龙象经、说处经、说无常经、请请经、瞻波经、沙门二十亿经、八难经、贫穷经、行欲经、福田经、优婆塞经、怨家经、教昙弥经、降魔经、赖咤耆罗经、优婆离经、释问经，及善生经、商人求财经、世间经、福经、息止道经、至边经、喻经）。

### 一一七、柔软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自述出家以前，在其父王之处过着柔软的生活。后因求离欲离恶之法，遂成就初禅的功行。当时，乃觉悟人生的生病、而老、而死的实相。同时也觉悟无怖畏于欲，而得无有想，而行净梵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自往昔之时，出家学道以来，乃从优游（可以自由而安闲自得），从容闲乐（自由自在的安乐），极为柔软来（从来都是过着柔软的生活）。我回忆起我在父王悦头檀（输头檀那、白净，净饭王）之王家时，父王曾为我而造作种种的宫殿，如春殿、夏殿，以及冬殿是（为春夏冬等季，能过着舒适的生活而盖的房屋）。也为了我，好作游戏之故，在离开殿堂不远之处，又造种种若干的莲华池，如青莲华池、红莲华池、赤莲华池、白莲华池是。在那些池内，都种植着种种的水华，如青莲华、红莲华、赤莲华、白莲华，都常放水，都常有华，也叫人守护在那里，不通于一切（不管任何人都不得近于那个地方）。为了使我能好好的游戏之故，在于那些莲华池的岸上，种植种种的陆上之华。如修摩那华（善意花）、婆师华（雨生花）、瞻卜华（素馨花）、修提提华（好香莲花）、摩头提提华（蜜香花）、阿提牟多华（善思花）、波罗头华（赤华）是。

为了我，能够好好的作游戏之故，而使四人为我沐浴。她们将我沐浴完了后，就用赤旃檀香来涂我的身体，以香涂身后，则为我穿新的缁衣。不管是上，是下，或者是内外、表里，均为是新的。昼夜都常用伞盖（宝盖）来覆我，都欲不使我这位太子在于夜间时被露水所沾，白昼被太阳所炙之故。如平常为他家的人所食的粗面、麦饭、豆羹、姜菜为第一食那样，像如是的，我的父王悦头檀（净饭王）的家中，最下贱的使用人，也以粳粮肴馔为第一食（外人以为正食的食物，就是王家奴婢之正食的食物）。

又次，或者有野田的禽兽，最美的禽兽，如：提帝逻耆咤（鵝鸟）、劫宾阁逻（鸕鹚）、奚米何犁泥奢施罗米（如鹿等兽）等，像如是的野田的禽兽，最美的禽兽，都常为我，而设如是之食。我忆起在往昔之时，住于父王悦头檀家之时，于夏

季四月里，升在正殿上，并没有男子在那个地方，唯有女妓（宫娥女婢），为了我自娱乐，初不来下（从初以来，都乐以忘返）。在我欲出至园观之时，父王都为我而简选上乘的三十个的名骑，都有卤簿（古时帝王外出时，车驾前的仪仗）在前后，而有侍从在导引，何况其它的随从等人物呢？我有了如是之如意足（有此大威力），这就是最为柔软（温柔的家）。

我又忆起往昔之时，看见田作的人，止息在于田上，我就往诣阎浮树的树下，在那里结跏趺之坐（打坐），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而生的喜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我曾经作如是之念：没有多闻的愚痴的凡夫，自有疾病之法，都不离开于疾病，看见他人之病，便会憎恶，而薄贱，而不爱不喜，都不自己观察自己也是一样之理。我又作如是之念：我自己也有这种病法（也会生病），并不能离开疾病之事，如果我看见他人的罹病而起憎恶，而薄贱，而不爱不喜的话，我就不应该的了，因为我也这种病法之故。我作如是的观察之后，由于不病（现时不生病）而起的贡高之念，就便自己消灭。我又作如是之念：没有多闻的愚痴的凡夫，自有衰老的法，都不离开于衰老，而看见他人的衰老，便会憎恶而薄贱，便会不爱不喜，并不自己观察自己。

我又作如是之念：我自己也有衰老之法（定会有衰老），也不能离开于衰老。如果我看见他人的衰老，而憎恶，而薄贱，而不爱不喜的话，我就不应该的了，因为我也如是之法之故。我作如是的观察后，如由于有福寿而起的贡高的话，就便自会消灭。没有多闻而愚痴的凡夫，由于现在不生病而贡高其豪贵，而放逸，由于欲，而生痴，而不行梵行；没有多闻的愚痴的凡夫，由于少壮而贡高其豪贵，而放逸，由于欲而生痴，而不行梵行；没有多闻的愚痴的凡夫，由于其福寿而贡高其豪贵，而放逸，由于欲而生痴，而不行梵行。」

于是，世尊就说颂而说：

病法老法 及死亡法 如法自有 凡夫见恶  
若我憎恶 不度此法 我不宜然 亦有是法  
彼如是行 知法离生 无病少壮 为寿贡高  
断诸贡高 见无欲安 彼如是觉 无怖于欲  
得无有想 行净梵行

（病法与老法，以及死亡之法，均为是如法，是自有之法，而凡夫见之，却会憎恶。）

（如果我也会起憎恶，而不度过此法的话，那我就是不应该的了，因为我也如此之法之故。）

（彼〔指佛自己〕如是而行，也就是由于彻知其法，而离生死。那些由于现时少壮而无病的人，都由于其寿命而起贡高。如果断诸贡高的话，就能得见无欲的安乐）。

（彼〔指佛自己〕乃如是而觉悟，而不恐怖其有甚么欲，而得无有想，而行清淨的梵行。）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八、龙象经第二（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有龙象，其名叫做念的大龙王，都历渡东河。世尊曾问乌陀夷，到底谁是众生中的大龙王？然后世尊又自答：不以身、口、意害者，就为之龙。乌陀夷遂于世尊前作龙相爱颂而赞世尊。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东园鹿子母堂（位于舍卫城之东，为鹿子母毘舍佉优婆夷所捐建之精舍）。

那时，世尊在于晡时，从其宴坐起来，由堂上下来，而告诉乌陀夷说：「乌陀夷（善能劝导、福度人民第一）！我要和你同到东河去洗浴。」尊者乌陀夷白佛说：「唯然！」（好的）。于是，世尊就带尊者乌陀夷，往至东河，到后，脱衣在岸上，便进入河中去洗浴。洗浴后，由河中出来，拭其身体，而穿好衣服（袈裟）。

那时，波斯匿王（憍萨罗国的国王）有一只龙象（大象），名叫做念，能作一切妓乐，历渡于东河（常在东河往来自在）。众人看见后，便作如是之念：「这是龙中之龙，为一大龙王，这到底为诳呢？」

尊者乌陀夷乃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有一只象，所受的身，特别为大身，众人看见后，便作如是之念：『这是龙中之龙，是一大龙王，到底是诳呢？』」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是的）！乌陀夷！如是！乌陀夷！如象受特别的大身之故，众人看见后，便会作如是之说：『这是龙中之龙，为一大龙王，到底是诳呢？』乌陀夷！如果有一匹马，或骆驼、牛、驴、胸行（以胸腹而行的爬虫类）的，以及人、树等人物，所生的为特别大形的话，乌陀夷！众人看见之后，便会作如是之说：『这是龙中之龙，为一大龙王，到底是诳呢？』乌陀夷！如果在于世间里的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们，也就是从人至于天，不用身、口、意去害人的话，我就说他就是龙。乌陀夷！如来对于世间里的天，以及魔，和梵天、沙门、梵志们，从人至于天，都不用身、口、意去伤害，因此之故，我的名叫做龙。」

于是，尊者乌陀夷，乃叉手向佛。而仰白佛说：「世尊！唯愿世尊，加我的威力，善逝，加我的威力，使我能在于佛前，用龙相应之颂，来颂赞世尊。」世尊告诉他说：「随你所欲吧！」

于是，尊者乌陀夷，乃在于佛前，用龙相应之颂，来赞叹世尊而说：

正觉生人间	自御得正定	修习行梵迹	息意能自乐
人之所敬重	超越一切法	亦为天所敬	无着至真人
越度一切结	于林离林去	舍欲乐无欲	如石出真金
普闻正觉	如日升虚空	一切龙中高	如众山有岳
称说名大龙	而无所伤害	一切龙中龙	真谛无上龙
温润无有害	此二是龙足	苦行及梵行	是谓龙所行
大龙信为手	二功德为牙	念项智慧头	思惟分别法
受持诸法腹	乐远离双臂	住善息出入	内心至善定
龙行止俱定	坐定卧亦定	龙一切时定	是谓龙常法
无秽家受食	有秽则不受	得恶不净食	舍之如师子
所得供养者	为他慈愍受	龙食他信施	存命无所著
断除大小结	解脱一切缚	随彼所游行	心无有系着
犹如白莲花	水生水长养	泥水不能着	妙香爱乐色
如是最上觉	世生行世间	不为欲所染	如华水不着
犹如然火炽	不益薪则止	无薪火不传	此火谓之灭
慧者说比喻	欲令解其义	是龙之所知	龙中龙所说
远离淫欲恚	断痴得无漏	龙舍离其身	此龙谓之灭

（正觉的世尊，降生于人间，自己能制御自己，而得证正定。修习而行梵行之迹，休息其意念，而能以之而自乐。是人们所敬重的，是超越一切之法。也被天神所尊敬，为一无有执着的至真的人。）

（世尊能超越而度脱一切结〔烦恼结缚〕，在于林中，而离开其林而去〔表示不

执着一切〕。舍弃了欲，而安乐于无欲里，有如大石之出真金那样。)

(普周而闻，正真而尽一切觉，有如太阳之升上虚空那样，在一切之龙当中之最高者，有如众山当中之有岳那样。)

(称说而誉名为大龙，而没有所伤害，乃为一切龙当中之龙，是真谛，是无上之龙，为温润，而没有所害，此二〔温和、润泽〕就是龙之足，苦行与梵行，就叫做龙的所行。大龙乃以信为其手，以二功德为牠的牙。其念就是项〔颈后〕，智慧就是其头，而用来思惟分别正法，受持诸法为其腹，乐于远离，则为其双臂。)

(善能安住于息之出入，内心为至善而定。龙的行与止，俱为是定，其坐时，也是定，其卧时，也是定，龙的一切时，均为是定，这叫做龙的常法。)

(都在无秽之家，而接受其食，有秽之家，就不接受其食。如果得到恶不净之食的话，就把它舍弃，有如师子那样的作风。所得到的供养物，乃为了他人，乃慈悲他人而接受的。龙虽食他人的信施，但是对于生存生命之事，却没有所执着〔不是为生存而食，乃为他人的功德而食〕。)

(已断除大小的结，已解脱一切之缚，随着其所游行之处，其心乃没有半点的系着。有如白莲花，虽在水中所生，在于水中所长养，但是池中的泥水却不能染着于它，而有妙香，有被人所爱乐之色。像如是的，最上的觉悟者，降生于世间，而行于世间，而不会被欲所染，有如莲华之生在于水中，而不被污水所染着那样。)

(犹如燃火的会炽盛那样，如果不加益薪柴的话，则火就会止息，没有薪木，则火就不会有传，此火就为之消灭殆尽。有智慧的人说此譬喻，乃欲使人了解其中的奥义。这是龙之所知的，是龙中之龙所说的。远离淫欲与瞋恚，以及断除愚痴的话，就能得证无漏的果位。龙舍离其身，此龙就叫做寂灭的了。)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乌陀夷听佛所说，欢喜而奉行！

### 一一九、说处经第三 (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首先叙述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之三说处(理)。如一心闻法，而闻一法、断一法、修一法、一法作证后，便能得正定，而达到心的解脱。其次乃述因其所说而有四处(理)。所谓：一向论、分别论、诤论、止论。如相应于此四处，而回答的话，就能得共说与共论。如住于处非处、所知、说喻、道迹的话，就可得共论。不然的话，就不可共论。最后举出说义与说事之必要的诸条件。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这里唯有三说处(理)，并没有四或五之说处(理)。如比丘见后，由于彼说之故而说，而说：我已见、已闻、已识、已知，比丘因之而说后，而说是我所知的。那三说处呢？比丘们！由于有了过去世之说，而说如是的过去世之时为有的：比丘们！由于有未来世之说，而说如是之未来世之时为有的：比丘们！由于有了现在世之说，而说如是之现在世之时为有的，这叫做三说处，并没有四或五之说处。如比丘见后，由于彼说之故而说，而说：我已见闻识知，比丘因之而说，而说是我所知的。依于所说，而善于习得其义，由于不说之故，就不

能善习而得其义的了。

贤圣的弟子们，用两耳而专心一意的听法，他们以两耳而一心的听法后，而断一法，而修一法，而作证一法。他们断一法、修一法，作证一法后，便能得正定。贤圣的弟子，其心得正定后，便能断除一切的淫、怒、痴。贤圣的弟子，像如是的，能得心的解脱，心解脱后，便能知道解脱。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之身，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谛）。

由于其所说，而有四处，应当可用来观察人们：如这位贤者可以和其共说，这位则不可以共说是。如果这位贤者，应用一向论（决定的论），而不用一向（决定的论）来回答的话，或者应用分别（解答）论，而不用分别（解答）来回答的话，或者应用诘论（反诘解答），而不用诘（反诘解答）来回答的话，或者应用止论（置之，不必答），而不用止（置之，不必答）来回答的话，则像如是的这类的贤者，就不得共说，也不得与之共论。假如这位贤者，对于一向论，便能以一向回答的话，或者以分别论而能以分别而回答的话，或者以诘论而能以诘来回答的话，或者以止论而能以止来回答的话，则像如是的这类贤者，便可得与其共说，也可得与其共论。

又次，由于其所说，而更有四处，可当用来观察人们：这位贤者可和他共说，这位则不可以和他共说等事。假如这位贤者对于处、非处（理、非理），不安住（不确立）的话，对于所知（了悟）不安住（不确立）的话，对于说喻不安住的话，对于道迹（道行）不安住（不确立）的话，则像如是之类的贤者，就不可以和他共说，也不可以和他共论。假如这位贤者对于处、非处，能安住的话，或者对于所知能安住的话，或者对于说喻能安住的话，或者对于道迹能安住的话，则像如是之类的贤者，就可得和他共说，也可得和他共论。

由于所说之时，止息其口行（口业），舍弃自己的所见（舍我见），舍弃怨结的意念，舍弃欲，舍弃恚，舍弃痴，舍弃慢，舍弃不语，舍弃慳嫉，而不求胜、不伏他，不取所失，说义、说法。说义、说法后，其教就又教其安止（告一段落），而自欢喜，也使他人欢喜。像如是的说义，如是的说事，就叫做圣说义，叫做圣说事，所谓至竟（究竟）漏尽是。」

于是，世尊，乃说此颂而说：

若有诤论议	杂意怀贡高	非圣毁皆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过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胜	圣不如是说
若欲得论议	慧者当知时	有法亦有义	诸圣论如是
慧者如是说	无诤无贡高	意无有厌足	无结无有漏
随顺不颠倒	正知而为说	善说则然可	自终不

说恶

不以诤论议	亦不受他诤	知处及说处	是彼之所论
如是圣人说	慧者俱得义	为现法得乐	亦为后世安
当知聪达者	非倒非常说		

（如果有诤的论议，以杂意而怀着贡高心，不是圣者，而会毁皆功德，各各都相求其利便，也唯求他人的过失，存心欲降伏他人，更互而求胜利等事，一位圣者，就不像如是之说。）

（如果欲得论议的话，则有智慧的人当应知道其时宜。如有法、有义的论议，诸圣者的论说，就是如是的。有智慧的人乃作如是之说：应无诤，应没有贡高；意应没有厌足，而没有结、没有漏。）

（随顺而不颠倒，以正知而为说。如果为善说的话，就然可他〔赞同他〕，自己乃始终不说恶，不用诤去论议，也不接受他人的诤议。知处〔知理〕，以及说处〔说理〕，就是他的所论说的。）



(像如是的圣人之说，有智慧的人，都能得此义，为现法而得安乐，也为后世的安隐。应当要知道！聪达的人，乃说非倒、非常之说〔中道说，不偏于任何一方之说〕。)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〇、说无常经第四 (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观察五阴为无常、苦、非神，而修习七道品、正思正念，而遂得漏心解脱。并说此世中，阿罗汉为最胜最尊。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色阴乃为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则为非神（非我）的。觉（受阴）也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则为非神（非我）。想阴也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则为非神（非我）。行阴也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则为非神（非我）。识阴也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则为非神（非我）。这叫做色无常，觉（受）、想、行、识都无常，无常就是苦，苦则为非神（非我）。多闻的圣弟子应作如是的观察，应修习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应为无碍，而正思正念。圣者作如是而知、

如是而见的话，则为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解脱之后，便会知道解脱，所谓：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之身，而知如真（如实而知）。如有众生，及九众生居（1.欲界的人天。2.梵众天。3.极光净天。4.遍净天。5.无想天。6.空无边处。7.识无边处。8.无所有处。9.非想非非想处。也就是众生乐住的居处有九种），乃至有想无想处之行余的第一之有（有情），在于其中间，为第一的，为大的，为胜的，为最的，为尊的，为妙的，就是所谓世间中的阿罗诃（阿罗汉。为所有众生，不管是天，是人，一切的众生当中，阿罗汉就是最高无上的）。为甚么呢？因为世间中的阿罗诃乃得最为安隐快乐之故。」

于是，世尊乃说此颂而说：

无着第一乐 断欲无有爱 永舍离我慢 裂坏无明网  
彼得不移动 心中无秽浊 不染着世间 梵行得无漏  
了知于五阴 境界七善法 大雄游行处 离一切恐怖  
成就七觉宝 具学三种学 妙称上朋友 佛最上真子  
成就十支道 大龙极定心 是世中第一 彼则无

有爱

众事不移动 解脱当来有 断生老病死 所作办灭漏  
兴起无学智 得身最后边 梵行第一具 彼心不由他  
上下及诸方 彼无有喜乐 能为师子吼 世间无上觉

(阿罗汉乃由于无着之故为第一的安乐，已断除欲念，而没有贪爱，永恒的舍离我慢，裂坏了无明的缦网。他已得不移不动的境界，心内已没有秽浊，已不染着于世间，以梵行而证得无漏。)

(已了知于五阴之法，以七善法〔信、惭、愧、多真、勤、念、慧〕为其境界〔行境〕。大雄世尊所游行之处，乃离开一切的恐怖。已成就七觉宝〔七觉分、择法、精进、喜、轻

安·念·定·舍]，已具学三种之学[戒定慧]，微妙之处，乃称为最上的朋友，是佛陀的最上的真子[据南传，则应将「大雄游行处，离一切恐怖」和「妙称上朋友，佛最上真子」之句互换其处]。)

(已成就十支道[无学位的十分一支]，如大龙之极为心定。是世间中的第一人。他已没有了贪爱。众事都不能移动他。已解脱当来之有[已不受生死之身]，已断除生老病死等苦恼，所应作的都已办完，已灭诸漏。乃兴起无学的智慧，已得色身之最后的边际，已具足了第一的梵行。他的心已不由于他之支使了。无论是上下，以及诸方，他都不会为之而喜乐[自不贪着的喜乐]。能作狮子吼，是世间的无上的觉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一、请请经第五（下一请字之音为慈井反）（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于十五请日（自恣日），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是梵志，我已得灭，为无上的医王。我今受身，就是最后边，你们是我的真子。并赞叹舍利子之成就实慧，有如转轮王的太子。舍利弗也问比丘中得解脱者的数目，佛陀回答说：五百比丘中，九十位名三明达，九十位为俱解脱，其它为慧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都在那里共受夏坐（结夏安居）。

那时，世尊在于月的十五日，讲说从解脱（别解脱，戒律），请请之时（自恣，请对方不必顾虑，随意恣举其所犯之义），在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是一位梵志，我已得究竟寂灭，为无上的医王。我现在所受之身，就是最后边的身（最后的一次，不再受生，不再轮回）。我是梵志，我得寂灭之后，就是无上的医王。我现在所受的身，就是最后的边际。而我说你们就是我的真法之子，是从我之口里而生，是由于我所说之法，而被此法所化而生的人。我说你们乃是我的真法之子，从我之口而生，由于法，而被法所化生的。你们应当再教化他人，应该要展转而相教诃。」（相互教化勉励）。

那时，尊者舍利子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尊者舍利子，即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袒露右肩之外，穿袈裟的形相），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向（刚才）所说的：『我是梵志，已得究竟寂灭，为无上的医王。我今所受的身，为最后的边际。我是梵志，得究竟寂灭之后，已为无上的医王。我现在所受的身，乃是最后的边际。我说你们都是我的真法之子，是从我之口而生，被正法之法所化生的。你们应当要去教化众生，要展转相互教

化诃励。』这乃是世尊对于诸不调御的人，令得调御，诸不止息的人，令得止息，诸不得度的人，令其得度，诸不解脱的人，令得解脱，诸不究竟寂灭的人，令得究竟寂灭，未得道的人，令其得道，不施設梵行的人，令其施設梵行；使人知道·觉道·识道·说道。世尊的弟子们，在于后来得法，而受教·受诃。受教·受诃后，乃随世尊之教语，就照其训去趣行（行持），而得如其意，而善知正法。唯然！（是的！然而）世尊！世尊不会嫌弃我的身、口、意之行吗？」

那个时候，世尊乃告诉他说：「舍利子！我乃不会嫌弃你的身口意之行的。为甚

么呢？舍梨子！你乃有聪慧、大慧、速慧、捷慧、利慧、广慧、深慧、出要慧、明达慧。舍梨子！你已成就实慧了。舍梨子！犹如转轮王之有了其太子，太子不越教，后就便受拜其父王所传授，然后又一再的传给其子那样。像如是的，舍梨子！我所转的法轮，你能又一再的传转的。舍梨子！因此之故，我乃不嫌弃你的身口意之行。」

尊者舍梨子又再叉手向佛，仰白佛陀说：「唯然！世尊！世尊乃不嫌弃我的身口意之行。然而世尊也不嫌弃此五百位比丘们之身口意之行吗？」

世尊告诉他说：「舍梨子！我也不嫌弃此五百位比丘们之身口意之行的。为甚么呢。舍梨子！因为

此五百位比丘们，都尽得无执着，诸漏都已尽，梵行都已立，所作都已办，所有的重担都已舍弃，有结也都已尽，而得善义、正智、正解脱。唯除一位比丘，我本来也已记说他在现法当中能得究竟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之身，知如真。舍梨子！因此之故，我乃不嫌弃此五百位比丘们之身口意之行。」

尊者舍梨子乃再三的叉手向佛，而白佛说：「唯然！世尊！世尊乃不嫌弃我的身口意之行。也不嫌弃此五百位比丘们之身口意之行。世尊！在此五百位比丘当中，到底有几位比丘已得三明达（通达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几位比丘已得俱解脱（灭除定与慧的障碍，而获得的身心俱解脱）？几位比丘得慧解脱（以智慧而灭除无明等烦恼，而获得解脱）呢？」

世尊告诉他说：「舍梨子！在此五百位比丘当中，有九十位比丘得三明达，有九十位比丘得俱解脱，其余的比丘都得慧解脱。舍梨子！在此比丘众里，并没有枝，没有叶，也没有节戾，都是清净真实，得真正的住立的比丘。」

那时，尊者傍耆舍（能造偈颂叹如来德第一的比丘）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尊者傍耆舍，即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白佛说：「唯然！世尊！请世尊加我的威力，唯愿善逝加我的威力，使我能在于佛陀，以及诸比丘众之前，能以如义相应。而作赞颂吧！」

世尊告诉他说：「傍耆舍！随你的所欲而颂吧！」

于是，尊者傍耆舍，乃在于佛前，以及比丘众之前，用如义相应之句，而赞颂说：

今十五请日	集坐五百众	断除诸结缚	无碍有尽仙
清净光明照	解脱一切有	生老病死尽	漏灭所作办
掉悔及疑结	慢有漏已尽	拔断爱结刺	上医无复有
勇猛如狮子	一切恐惧除	已度于生死	诸漏已灭讫
犹如转轮王	群臣所围绕	悉领一切地	乃至于大海
如是勇猛伏	无上商人主	弟子乐恭敬	三达离死怖
一切是佛子	永除枝叶节	转无上法轮	稽首第一尊

（今天是每月的十五日，是请日〔请请日，自恣目。七月十五结夏安居圆满日。此日使众人自举其所犯的过失，而对他比丘忏悔，忏悔清净后，则自生喜悦〕，集坐的五百比丘众，都已断除诸结缚，

是无碍，是有已尽的仙人。诸位都能光明普照，而解脱一切之有〔有情、众生〕，生老病死都已尽，诸漏都已消灭，所作都已办完。掉悔，以及疑结，和慢、有漏，均已迨尽，已经拔除爱结之刺，上医之事〔有疾痛就应看医生，无疾病就无需再求医〕，已不会再有的了。）

（其勇猛乃如狮子那样，一切的恐惧都已除灭。已经度脱生死，诸漏都已灭讫了。犹如转轮王，被群臣所围绕，悉领一切土地，乃至于大海都同样是其所有。像如是的勇猛而降伏一切，为无上的商人之主人，弟子们都乐于恭敬，都已证悟三达〔三明〕，而离开生死的怖畏。一切的大众均为是真佛子，永远除弃枝叶与支节，能

转无上的法轮。我这里要稽首第一尊的了。)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二、瞻波经第六（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游化在瞻波时，于十五日欲说从解脱，然而因不净者在里，故乃默然而坐，而至于初夜、中夜、天明。目犍连乃入定，以他心通去看出不净的比丘，而将他摈弃于会外。佛陀于是乃以喻说非沙门行的人当摈弃他，并以颂而说清静共清静，常当共和合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瞻波（中印度恒河的河畔之国，国都之名亦同），住在于恒伽池（莲池）的旁边。

那时，世尊在于月的十五日，欲讲说从解脱（别解脱，戒律）时，首先在于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后，就便进入于禅定，而用他的心去观察大众的内心。观察大众之心后，一直到了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完了时，还在那里默然而坐。于是，有一位比丘，就从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仰白佛陀说：「世尊！初夜已过去了，佛陀及诸比丘众，集坐以来，已很久了，唯愿世尊，垂说从解脱吧！」

那时，世尊乃默然，并不回答他。于是，世尊又至于中夜（下午九点至翌日零晨一点），还是默然而坐在那里。那一位比丘就再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初夜已经过去，中夜也将于完了，佛陀及诸比丘们，都集坐以来，已很久了，唯愿世尊垂说从解脱吧！」

世尊亦一再的默然，并不作答。于是，世尊又至于后夜（深夜一点至五点），仍然默然的坐在那里。那一位比丘就再三从座而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仰白佛陀说：「世尊！初夜既过去了，中夜又完了，后夜将垂尽，将向于欲明（天将破晓），光明相之出现已不久了。佛陀及比丘众，集坐在这里已极为久时了，唯愿世尊垂怜，讲说从解脱吧！」

那时，世尊乃告诉那位比丘而说：「在于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已为不清净的人了。」那个时候，尊者大目犍连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尊者大目犍连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到底是在指那一位比丘，而说此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已经不清净呢？我宁可进入如其像定（禅定），用此如其像定（入定而发出的）他心之智，去观察大众之心为是。

尊者大目犍连就进入如其像定，而用此如其像定而发出的他心之智，去观察大众之心。尊者大目犍连便知世尊所指的比丘，而说此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已经为不清净之事。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就从其禅定出定，而到了该比丘之前，牵其手臂，带他出来，将门一开，把他摈弃在门外，然后对他而说：「愚痴的人到远处去吧！不可住在这里！不可再得和比丘众聚会，从今已去，已不是比丘了。」说完，就闭门下钥，还诸于佛所，稽首佛足，然后

退坐在一边，仰白而说：「世尊所指的比丘，说此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已经为不清净的人，那个人我已把他逐出了。世尊！初夜已过去了，中夜又完讫，后夜将垂尽，将向欲明（天将破晓）了，光明之相之出现，已不久之事了，佛陀以及比丘众在这里集坐已久了，唯愿世尊讲说从解脱吧！」

世尊告诉他说：「大目犍连！那位愚痴的人，当会得大罪过，因触娆（挠乱）

世尊及比丘众之故。大目犍连！假如使如来在于不清净之众，而说从解脱的话，那个人便会头破七分，因此之故，大目犍连！你们从今以后，应说从解脱，如来已不再说从解脱了。为甚么呢？因为像如是的，大目犍连！或者有愚痴的人，他也正知出入，而能善观分别。其屈伸低仰（举止动作），都有仪容庠序（看起来一副端庄有序之相）。也善穿僧伽梨（大衣），及诸衣钵（所谓三衣及钵，为僧尼常用之物）。其行住坐卧，眠寐语默（日常生活的一切行动），都正确知道，好像一位真正修梵行的人。此人到了诸位真正修持梵行人之处，大众或者不知其底细。大目犍连！如果诸修梵行之人知道其真象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这人是沙门之污，是沙门之辱，是沙门之憎，是沙门之刺。大众知道后，便共同将此人摈弃。为甚么呢？因为不可使他污染诸修梵行之人之故。

大目犍连！犹如居士有良好的稻田，或者有麦田。然而曾生草而名叫秽麦那样。其根都相似，其茎与节，和叶及花，均和麦相似。到了后来，生实之后，居士看见，便作如是之念：这是麦之污辱，这是麦之憎刺。他知道其真象后，便拔除，而摒弃于田外。为甚么呢？因为不使污秽其余的真正好麦之故。像如是的，大目犍连！或者有愚痴的人，正知出入，也善观分别，其屈伸低仰，都具有威仪容貌而有秩序。也善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钵。其行住坐卧，眠寐语默，都正确知道，好像一位真正修持梵行的人。此人到了诸位真正修持梵行之人之处，也们或者都不知其真象。大目犍连！如果诸修梵行的人知道其底细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此人是沙门之污，是沙门之辱，是沙门之憎，是沙门之刺。知道后，便当共同把他摈弃。为甚么呢？因为不可使他污染诸修梵行之人之故。

大目犍连！犹如居士，在秋季时扬谷那样，在谷聚之中，如果有成实的谷实的话，其一扬，便会停止下来。假如没有成实，以及秕糠的话，便会随风而被吹去。居士看见后，就持扫帚，扫治，而使其干净。为甚么呢？因为不可使污物杂在于其余的干净之好稻之故。像如是的，大目犍连！或者有愚痴的人，正知出入，也善观分别，其屈伸低仰，都有仪容庠序。也善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钵。其行住坐卧，眠寐语默，都能正确的知道，好像真正的梵行者，而到了诸真修梵行者之处，他们或者都不知其底细。大目犍连！如果诸修梵行之人知道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这是沙门之污，是沙门之辱，是沙门之憎，是沙门之刺。大众察知后，便当会共同把他摈弃。为甚么呢？因为不使他污染诸修梵行之人之故。

大目犍连！犹如居士，为了过泉水之故（引泉水），就欲去作通水之槽。他手持斧头而入林中，而扣打诸树。如果树为坚实的话，其声音便会小，假如空心的话，其声音就会大。居士测知后，便斫而治节，拟作通水之槽。像如是的，大目犍连！或者有愚痴的人，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其屈伸低仰，都有仪容而有庠序。也善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寐语默，都正确知道，好像真正的修习梵行的人。此人到了诸真正的梵行者之处，他们或者都不知其底细。大目犍连！如果诸修习梵行的人知道其详情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这是沙门之污，是沙门之辱，是沙门之憎，是沙门之刺。大众察知后，便会共同把他摈弃。为甚么呢？因为不使他污染诸梵行者之故。」

于是，世尊乃说此颂而说：

共集会当知 恶欲憎嫉恚 不语结恨慳 嫉妬谄欺诳  
在众诈言息 屏处称沙门 阴作诸恶行 恶见不守护  
欺诳妄语言 如是当知彼 往集不与会 摈弃不共止  
欺诈诳说多 非息称说息 知时具净行 摈弃远离彼  
清静共清静 常当共和合 和合得安隐 如是得苦边

（共同集会时，应当要知道！对方是否为作恶、有欲，而憎、嫉、恚的人与否？也应知道是否为不语〔覆藏其恶〕，为结、为恨、为慳，为嫉妬、为谄、为欺诳的人与否？

因为有人在大众当中会诈言已经息止〔灭恶业〕在屏处〔个别行动时〕称为是沙门，在阴中〔暗中〕却作诸恶行，是恶见，是不守护的人。这种欺诳他人，专门说妄语之言的人，像如是的人，应当要察知他。假如这种人往集会的场所时，就不可让他参加大会，应该摈弃他，不可以和这类人同一止息。）

（对于这种怀欺诈而多诳说的人，并不是息止而称说为已息止烦恼的人，则知时宜而具有了净行的人，应该要摈弃而远离他。清净的行者，应和清净的行者共为一起，应常常的共同和合。和合于清净的话，就能得安隐的，像如是的话，就能得达苦边〔灭除一切苦，而得解脱诸苦〕。）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三、沙门二十亿经第七（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二十亿比丘打坐时，观自心而不得解脱。因之而欲罢道归家，拟行布施求福业。世尊以他心智而知其心念，就用调琴之譬喻，教他不可过急与过缓，应当分别此时，观察此相，不可以放逸。二十亿听佛所说，善于受持，遂成为阿罗汉果，并至佛前说其所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沙门二十亿（中印度伊烂拏钵伐多国长者之子，善弹琴，具足四威仪之大精进比丘），也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闍林（寒林，墓地）中。在前夜（下午五点至九点）与后夜（上午一点至五点），都用功学习而不睡眠，都精勤于正住，

都修习道品。于是，尊者沙门二十亿，虽这样的精进，然而还不能得道，在安静处独住，宴坐而思惟时，曾作如是的心念：如在世尊的弟子当中，有精勤的学习正法与律的话，我就是其中的第一人。然而我的诸漏心却不得解脱。我的父母之家庭中，乃为极大富乐，有很多的钱财，我现在宁可舍戒，而罢道行，而去实行布施，而修诸福业与否吗？

那时，世尊曾用他心智，而察知尊者沙门二十亿之心所念之事，便对一位比丘说：「你到他之处，去叫沙门二十亿来。」于是，那一位比丘回答说：「唯然！」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佛足，透佛三匝后离去，而到了沙门二十亿尊者之处，向他而说：「世尊叫你去。」

尊者沙门二十亿听该比丘之语后，就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世尊告诉他说：「汝实在在安静处独住，在宴坐思惟时，心作如是之念而说：在世尊的弟子当中，有精勤的学习正法与律的话，我就是其中的第一人，然而我的诸漏心却不得解脱。我的父母之家，乃极大富乐，多有钱财，我现在宁可舍戒而罢道行，去实行布施，修诸福业与否吗？」那个时候尊者沙门二十亿，乃羞耻惭愧，则没有无怖畏（起恐惶），而作此念：世尊知道我的心的所念。乃叉手向佛，白佛而说：「实尔！」（是的，实在念过此事。）

世尊就告诉他说：「沙门！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念的解答出来。你的意见如何呢？你在家时，善调弹琴，琴乃随顺歌音，歌乃随顺琴音吗？」尊者沙门二十亿白佛说：「如是！世尊！」

世尊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弹琴之时，其弦过急的话，是否有和雅之音，使人可爱乐吗？」沙门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弹琴之时，其弦过于缓的话，会有和雅之音，使人可爱乐吗？」沙门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又问：「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弹琴时，调其弦，使其不急不缓，而适得其中的话，是否会有和雅的声音，使人可爱乐吗？」沙门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乃告诉他说：「像如是的，沙门！如果极大的精进的话，就会使心掉乱，假如不极于精进的话，就便使心懈怠，因此之故，你应该要分别此时宜，观察此法相，不可有放逸之念。」

那时，尊者二十亿，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就从其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离去。他受这次佛陀启示的弹琴之教喻后，就在于远离处独住，心不放逸，修行精勤。他在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而修行精勤后，就如族姓子所为之：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可牵累的出家学道者，唯修梵行已讫，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

自作证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沙门二十亿，证知法后，至于得证阿罗诃（阿罗汉果）。那个时候，尊者沙门二十亿，得证阿罗诃后，曾作如是之念：今正是时，我现在宁可往诣世尊之处，去说我已得究竟智与否？

于是，尊者二十亿，乃往诣佛所，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

「世尊！如果有比丘证得无所著，其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重担已舍，有结已解，自得善义，而正智正解脱的话，他就在于那时，会乐于此六处（六种理），所谓：乐于无欲，乐于远离，乐于无诤，乐于爱尽，乐于受尽。乐心不移动。世尊！或者有一人，曾作如是之念：这位贤者，乃依于信之故，而乐于无欲的。这不一定是对的，不应作如是之观，但是欲尽、恚尽、痴尽，才是乐于无欲。」

世尊！如果有一人，曾作如是之念：这位贤者，乃由于贪利称誉，而求供养之故，乃乐于远离的，这也不一定是对的，不应该作如是之观，但欲尽、恚尽、痴尽，才是乐于远离。世尊！或者有一人，曾作如是之念：这位贤者乃依于戒之故，乃乐于无诤的，这也不一定是对的，不应该作如是之观，但欲尽、恚尽、痴尽，才为是乐于无诤，乐于爱尽，乐于受尽，乐心不移动。世尊！如果有比丘。已得无所著，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重担已舍，有结已解，自得善义，正智正解脱的话，他就能在于那个时候乐于此六处。」

世尊！如果有比丘，其学虽未得意，然而都求愿无上的安隐涅槃的话，他就会在于那个时候成就学根，以及学戒的。他在于后来之时，其诸漏都已尽，而得无漏，得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的话，他就在于那时成就无学根，以及无学戒。世尊！犹如幼小的童子那样，他在于那个时候，乃成就小根，以及小戒。然而他在于后来之时，具足学根的话，他就会在于那个时候成就学根，以及学戒。」

像如是的，世尊！如果有比丘，其学虽未得意，然而求愿无上的安隐涅槃的话，他就会在于那个时候成就学根，以及学戒。他在于后来之时，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已得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的话，他就在于那个时候成就无学根，以及无学戒。他如果有其眼根所知的色境，与对眼者（与眼相对触，诸色境来到眼根的视野中）的话，也不会使其失去此心解脱、慧解脱，心在于内而安住，善于制

御而守持，而观察兴衰之法。假如有耳根所知的声境，鼻根所知的香境，舌根所知

的味境，身根所知的触境，乃至意根所知的法境，与对意者（法境与意根相对，包括声等诸境与耳等诸根相对），也不会使其失去此心解脱、慧解脱，其心在于内而安住，善于制御而守持，而观察兴衰之法。

世尊！犹如离开村里不远之处，有大石山那样。此岩乃不破、不缺、不脆，坚住而不空，而合于一的。假若东方有大风雨之到来，也不能使其摇，不能使其动，不能使其转移，也不是东方之风，而能移至于南方的。如果南方有大风雨之到来，也不能使其摇，不能使其动转移易。也不是南方之风，能移至于西方的。如果西方有风雨之到来，也不能使其摇，也不能使其动转移易，也不是西方之风能移它，而至于北方的。如果北方有大风雨之到来，也不能摇，也不能使其动转移易，也不是北方之风能移它而至于诸方的。像如是的，他如果有其眼根之所知之色境，与对眼根（色境与眼相对触，也就是色境来到眼根的视野中）的话，都不能使其失去此心解脱、慧解脱，其心在于内而安住，善能制御守持，而能观察兴衰之法。如果有耳根所知的声境，鼻根所知的香境，舌根所知的味境，身根所知的触境，意根所知的法境，与对意根（与意根相对触，包括声境等与耳根等相对触等事）的话，也不能使其失去此心解脱、慧解脱，心在于内安住，而善能制御守持，而观察兴衰之法。」

于是，尊者沙门二十亿，乃说此颂而说：

乐在无欲 心存远离 喜于无诤 受尽欣悦  
亦乐受尽 心不移动 得知如真 从是心解  
得心解已 比丘息根 作已不观 无所求作  
犹如石山 风不能动 色声香味 身触亦然  
爱不爱法 不能动心

（安乐乃在于无欲，内心存于远离，喜悦于无诤，受已尽后，而欣悦。也乐于受之灭尽，而心不会被任何所移易转动，得证知见如真〔如实而知见真理〕，从此就是心的解脱。）

（得心解脱后，则此比丘就会息止诸根。为作已不观察，已无所求作。有如大石山，遇暴风也不能动摇，色声香味等境，与身根之触觉也是同样之事。不管是爱，或者不爱等诸法，都不能移动其心。）

尊者沙门二十亿在于佛前，说出其得证究竟智之事后，就从其座站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离去。

那时，世尊，在尊者沙门二十亿离开后不久，乃告诉诸比丘们说：「诸族姓子们！你们应该像如是的来到我的面前讲说你们证得究竟智之事，有如沙门二十亿来到我的面前讲说其得证究竟智那样，并

不自誉，也不慢他人，都说义，而在于现法当中，得随其诸处。不可使那些如愚痴而被增上慢所缠的人来在于我的面前讲说其得证究竟智那样，他们乃不得义，唯有大烦劳而已。沙门二十亿来在于我的面前，说其得证的究竟智，并不自誉，也不慢他，说的都是正义，在于现法当中，都能随其诸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四、八难经第八（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人们行梵行时，有八难（所谓地狱、畜生、饿鬼、长寿天、边地、聋哑、邪见——世智辩聪、佛前佛后。八处虽有苦乐不同的果报，然而都不能见佛，不闻正法，故称为难），有八非时。也说一不难，与一是时。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人们行梵行之时，会有八难，也会有八非时（不宜之时）。那八种呢？」

(1)假若有时，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正偏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以上为佛陀的十尊称），为之众佑（世尊），出现在世间说法，所说之法就是所谓：趣向于止息（寂静），趣向于灭讫（般涅槃，寂灭），趣向于觉道（正觉之道），为善逝（佛陀）所演说之法（所教示之法）。然而那些人在于那个时候，已转生在于地狱当中（听不到佛法，以下同），这叫做人行梵行时的第一难，也是第一非时。

(2)又次，假若有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为佛，为之众佑，出现于世间说法，所谓：趣向于止息之法，趣向于灭讫（寂灭）之法，趣向于正觉之道，为善逝（佛陀）所演说启示之法，然而那些人，在于那个时候，却已转生在于畜生道当中

(3)转生在于饿鬼道当中

(4)转生在于长寿天当中

(5)转生在于边国夷狄之中（边远地区，野蛮之处），这里乃没有正信，没有恩义，没有反复（不知反省）的地方。也没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正信的大众，这叫做行梵行的第五难，也是第五非时。

(6)又次，假若有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为佛，为之众佑，出现于此世间而说法，所谓：趣向于止息，趣向于灭讫（寂灭），趣向于正觉之道，为善逝（佛陀）所演说启示的法。然而那些人在于那个时候，虽然生于中国，可是却为聋症，发声时，乃如羊之鸣叫，都常用以手代语，不能知说善恶之义，这叫做人行梵行之时的第六难、第六非时。

(7)又次，假若有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为佛，为之众佑，出现于世间说法，所谓：趣向于止息，趣向于灭讫，趣向于正觉之道，为善逝（佛陀）所演说启示之法，然而那些人，在于那个时候，虽然生在于中国，而且不聋、不哑，不如羊之鸣叫，不必用手语，又能知说善恶之义，可是却为邪见，以及颠倒之见，都像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无施、无斋，无有咒说，没有善恶之业，没有善恶的业报，没有此世与他世，没有父没有母，世间并没有甚么真人往生至于善处、善去，善向之事，也没有此世与他世之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这叫做人行梵行的第七难、第七非时。

(8)又次，假若有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为佛，为之众佑，不出现于世间，也不说法，所谓：趣向于止息，趣向于灭讫，趣向于正觉之道，为善逝（佛陀）所演说启示之法。那些人在于那个时候，虽然生在于中国，并不聋不哑，不如羊的鸣叫，不必用手语，又能知说善恶之义，而有了正见、不颠倒之见，而能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有布施、有斋戒，也有咒说：有善恶之业，有善恶的果报；有此世与他世；有父有母；世间确实有真人往生而至于善处，而善去、善向，此世他世都能自知自觉，都能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行梵行的第八难、第八非时（佛前佛后）。

人行梵行之时，有一不难、有一是时（适当之时），甚么叫做行梵行时，有一不难、有一是时呢？假若有时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为佛，为之众佑，出现于世间说法，所谓：趣向于止息之法，

趣向于灭讫（寂灭）之法，趣向于正觉之道，为善逝所演说之法，那些人在于那个时候，乃出生在于中国（中土，有文明，有正信之处），并不聋、不哑，不如羊之鸣叫，不必用手语，又能知说善恶之义，而有了正见、不颠倒之见，像如是之见，如是而说：『有布施、有斋戒，也有咒说；有了善恶之业，也有了善恶的果报；有此世间与他世间；有父有母；世间有真人往生至于善处，而善去、善向，此世他世都能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人行梵行时，有一不难、有一是时。」

于是，世尊曾说此偈颂而说：

若得人身者	说最微妙法	若有不得果	必不遇其时
多说梵行难	人在于后世	若得遇其时	是世中甚难
欲得复人身	及闻微妙法	当以精勤学	人自哀愍故
谈说闻善法	莫令失其时	若失此时者	必忧堕地狱
若不遇其时	不闻说善法	如商人失财	受生死无量
若有得人身	闻说正善法	连奉世尊教	必遭遇其时
若遭遇此时	堪任正梵行	成就无上眼	日亲之所说
彼为常自护	进行离诸使	断灭一切结	降魔魔眷属
彼度于世间	谓得尽诸漏		

（如能得生为人身的话，就为之说最微妙之法；假若有不得果的话，必定就是不遇到其时〔不适时〕。多说行梵行为难事，就是人在于后世之时〔指不遇佛降生之时〕；假如能得遇其时，是世间中甚为为难之事。）

（如果想要得能回复人身，以及欲闻微妙之法的话，就应当要以精勤去学习，因为这样，则人自会哀愍之故。谈说而听闻善法，乃不可以使其失了其时〔适时而谈，而闻善法〕，如果失去了此时宜的话〔不谈闻而失去精勤于善法的话〕，必定会烦恼而会堕入于地狱。假如不遇其时，不能听说善法的话，就如商人之失去了财物那样，这种人定会受无量的生死。）

（如果有人得到人身，也能闻说正真的善法，而能迈奉世尊的教诫的话，必定就是遭遇其时。假如遭遇此时，就能堪任于正梵行，而能成就无上的法眼，这是日亲〔日种，指世尊〕之所讲说的。他乃能常自保护，乃精进而行持，而离开诸使〔烦恼〕，断灭了一切的结缚，降伏魔王与魔的眷属，他乃度脱于世间，就叫做得尽诸漏。）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五、贫穷经第九（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有欲而贫穷的就是大苦，因为贫穷而致于举债，而被索取高利所恼，财主屡往求索、收缚就为之最大之苦。人如没有信，没有戒，闻、施、慧的话，则纵然富有财宝，也因没有力势法财，故也为之贫穷，在圣法当中，称为不善贫穷。假如造身口意三恶业的话，就如贫穷而举债那样。必堕于三涂之苦。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世间里，有欲的人，而其本身却贫穷无财物，

这种人是否为有很大的苦恼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尔也（是的）！世尊！」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欲之人，因为贫穷而举贷他家的财物（向人借用财物），在世当中，都举贷他家的财物，这种人是否为大苦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尔也！世尊！」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欲之人，向人举贷财物，而不能按约定的时间还给人，而白日长息（一天一天的增加利息的数目），此世间中的长息，是否为大苦恼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尔也！世尊！」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欲的人，欠人的长息不按时还给人家，财主就来责索（呵责索取利息），在世间中，被财主责索，为大苦恼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尔也！世尊！」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假如有欲的人，被财主责索，而不能得以偿还，财主就屡次到他之家，去求索（追求索取利息），在世间中，被财主数往至彼求索（被财主屡次的到其家去追求索取长息），这种人是否为大苦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尔也！世尊！」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欲的人，被财主数往至彼求索，他仍然故我，而不能还给人家的财物，便会被财主之所收缚，在世间中，被财主所收缚，这种人是否为大苦恼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尔也！世尊！」

世尊说：「这就是世间中的有欲之人，而贫穷，就是一大苦恼，世间中的有欲之人，向人举贷财物，是一大苦恼，世间中有欲之人，向人举贷而付长息，是一大苦恼，世间中有欲之人，被财主责索，是大苦恼，世间中有欲的人，被财主数往至彼求索，是大苦恼，世间中有欲的人，被财主收缚，就是一大苦恼。

像如是的，如果有人在于此圣法之中，对于善法，并没有信（不信就会不作），没有禁戒（不持戒），没有博闻（不多闻就不会有智慧），没有布施（不肯布施），没有智慧去了解善法（不知作善有善的果报）的话，则这种人虽然有好多的金、银、琉璃、水精、摩尼（如意珠）、自珂、螺髻、珊瑚、琥珀、玛瑙、璠瑁（龟类动物，甲煮热则甚柔，可制饰物）、砗磲（海中大贝，可制饰物）、碧玉、赤石、璇珠等宝物，然而他仍旧为贫穷，并没有力势（无功德法力），这就是在我的圣法中，可说就是不善的贫穷的人。

这种人由于有了身的恶行，口、意的恶行，就是在我的圣法中，所谓不善的举贷。他欲覆藏其身的恶行，并不自己发露出来，不欲道说（不愿说出其罪而忏悔），不欲使人诃责他（怕人骂他），不顺求哀忏罪。欲覆藏其口、意的恶行，而不自发露（不坦白告诉人家），不欲道说，不欲使人诃责他，不顺求哀忏罪，这就是在我的圣法中，所说的不善的长息。他或者行是在于村邑，以及在于村邑之外时，诸修梵行的人，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此人如是而作，如是之行，如是之恶，如是不净，可说是村邑之刺！』那个人便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我并不如是而作，不作如是之恶，不如是不净，也不是村邑中之刺。』这就是在我的圣法当中，说为是不善的责索。

那个人或者在于无事处，或者在于山林树下，或者在于空闲的居处，而念三不善之念，所谓欲念、恚念、害念，这就是在我的圣法当中，所说的不善的数往求索。那个人作身的恶行，口、意的恶行，他作身的恶行，作口、意的恶行后，就因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中，这就是在我的圣法当中所说的不善的被收缚。我并不看见过收缚更有如是之苦、如是之重、如是之粗、如是之不可乐，如地狱、畜生、饿鬼之缚的。此三种的苦缚，漏尽的阿罗诃（阿罗汉）比丘，已经如实而知，而灭尽，已经拔除其根本，永远没有来生的了！」

于是。世尊说此颂而说：

世间贫穷苦	举贷他钱财	举贷钱财已	他责为苦恼
财主往求索	因此收系缚	此缚甚重苦	世间乐于欲
于圣法亦然	苦无有正信	无惭及无愧	作恶不善行
身作不善行	口意俱亦然	覆藏不欲说	不乐正教诃
若有数数行	意念则为苦	或村或静处	因是必有悔
身口习诸行	及意之所念	恶业转增多	数数作复作
彼恶业无慧	多作不善已	随所生毕讫	必往地狱缚
此缚最甚苦	雄猛之所离	如法得财利	不负得安隐
施与得欢喜	二俱皆获利	如是诸居士	因施福增多
如是圣法中	若有好诚信	具足成惭愧	庶几无慳贪
已舍离五盖	常乐行精进	成就诸禅定	满具常弃乐
已得无食乐	犹如水浴净	不动心解脱	一切有结尽
无病为涅槃	谓之无上灯	无忧无尘安	是说不移动

（世间之人，如贫穷的话，就是一大苦恼，如贫穷而向人举贷其钱财，举贷他人的钱财后，被他人所逼债，就是一大苦恼。财主到了其家去求索债务，由于不能还给人家。因此而被收系缚着，此收缚乃是非常的苦恼之事，然而世间的人却乐于欲，就会有如此之苦的。）

（在于圣法当中，也是同样之理，如果没有正信的话，就没有惭，以及没有愧，而会作恶作不善之行。身作不善之行，口与意也都同样的作不善之行。作恶而覆藏其恶，不欲说出来，不乐于正信之人之教诃。如果有数数而行〔常行恶业〕的话，意念则会为苦。或者行于村，或者在静处，因此之故，必定会有后悔的。）

（身口都习诸恶行，以及意之所念，其恶业会转增愈多，会数数〔常常〕去作，而会一再的去作。他乃作恶业，而没有智慧，而多作不善后，就会随着其所生的完毕之后〔死亡之后〕，必定会转往而被地狱之所缚。此缚乃最为苦痛的，为那些有雄猛而坚定信心的人，之所离弃的。）

（如果如法而得财利，不负于人的话，就会得安隐的。布施与人，就会得欢喜之心，施与受施的二人，俱能获善利，像如是的，诸居士们，都是由于布施而其福德才会转增而多起来的。像如是的，在于圣法当中，假若有爱好诚信的话，就会具足而成就惭愧，就会庶几〔几乎，等于〕没有慳贪。）

（已经舍离五盖〔贪、瞋、掉悔、昏眠、疑〕，都常乐行精进，都成就诸禅定，满具而常弃除欲乐。已经得达无食之乐，有如水浴而清净那样。是不动心解脱，一切的有结都灭尽。无病为之涅槃，谓之无上之灯。没有忧悲，没有尘垢〔离开尘劳〕，而安隐，这叫做不移动。）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舍经卷第二十九完

## 中阿舍经卷第三十

## 一二六、行欲经第十（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上的行欲的人，有的用非法，有的用如法，也有如法与非法并用等三种，去求财利。对此所得的财物之处理方式，曾举出十例来说明，最后乃指出最下、最上、最妙的行欲的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给孤独居士（须达多长者，林园为他所奉献的）曾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在世间里，到底有几种人行欲呢？（有欲的人可分为几种欲呢？）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在世间里，大凡有十种的人行欲（行欲的人可分为十种类）。那十种呢？**(1)**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用非法无道的方法，去求索财物。他用非法无道的方法去求财物后，并不自养（乱挥霍），也不及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使用人）等人，使他们得到安隐，也不会用来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得以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上天上而得长寿，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2)**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用非法无道的方法去求索财物。他用非法无道去求财物后，能自养，也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使用人）等人安隐之用。然而却不肯去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得长寿，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3)**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用非法无道去求索财物。他用非法无道去求取财物后，能自养，也能安隐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使用人）等人，也用来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得长寿，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4)**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用如法与非法去求索财物（法与非法都用）。他用如法与非法去求取财物后，并不为自养（乱挥霍），也不安隐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等人之用。更不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得长寿，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5)**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用如法与非法去求索财物。他用如法与非法去求取财物后，能作为自己的养生之用，也能用来安隐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使用人）等人之用，然而却不肯去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得长寿，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6)**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用如法与非法去求索财物。他用如法与非法去求取财物后才能自养生，也能赡养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使用人），也会去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得长寿，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7)**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用如法，依道去求索财物。他虽用如法依道去求索财物后，却不为自养（不会作为生活需用之费，而乱用），也不赡养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等人，更不肯去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长寿，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8)**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用如法，照常道去求索财物。他如法而按照常道去求索财物后，能作为自养之用，也能安隐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等人之用，然而却不会用来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安乐的果报，而

生上天上去得长寿，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9)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如法而用常道去求索财物。他如法而用常道去求取财物后，能作为自养之用，也能安隐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等人之用，也能用来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得长寿之需。然而他得财物后，乃染着而缚缴（缠绕于欲染），缠缴后又染着，而不见灾患（不察有后患之事），不知求出要之用，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10)又次，居士！有一种行欲的人，如法而用常道去求索财物。他如法而用常道去求取财物后，能用为自己之用，也能安隐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使用人）之需，更能用来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得长寿之用。他得财物后，并不染不着，不缚不缴，不缴后，能察见染着会有灾患之事，而知道出要而用，像如是的，有这一种行欲的人。

1.居士！如果有一种行欲的人，用非法无道的方法去求索财物，而他以非法无道去求取财物后，不自养，不安隐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使用人），也不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长寿的话，则这种行欲的人，在于诸行欲的人当中，乃为最下级的。

2.居士！如果有一种行欲的人，用如法与非法去求索财物，而他依常法与非法去求取财物后，能用为自养，也能安隐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等人，同时也肯用来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长寿的话，则这种行欲的人，乃在于诸行欲的人当中，为最上级的（等于4.）。

3.居士！如果有一种行欲的人，如法而用常道去求索财物，而他如法而用常道去求取财物后，能为自养之用，也能安隐及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更能供养沙门、梵志，使自己能升上与乐俱，而受乐报，而生天得长寿之用，他得财物后，不染不着，不缚不缴，不缴后，能察见染着会有灾患，而知出要而用的话，则这种行欲的人，在于诸行欲的人当中，乃最为第一，最为大，最为上，最为胜，最为尊，可说就是最妙的了。有如由于牛而有了乳，由于乳而有了酪，由于酪而有了生酥，由于生酥而有了熟酥，由于熟酥而有了酥精（醍醐）那样，所谓酥精，就是最为第一，最为大，最为上，最为胜，最为尊，最为妙。像如是的，居士！这种行欲的人，在于诸行欲的人当中，乃最为第一，最为大，最为上，最为胜，最为尊，最为妙！」（等于10.）

于是，世尊说此颂而说：

若非法求财 及法非法求 不供不自用 亦不施  
为福

二俱皆有恶 于行欲最下 若如法求财 自身勤所得  
供他及自用 亦以施为福 二俱皆有德 于行欲最上  
若得出要慧 行欲住在家 见灾患知足 节俭用财物  
彼得出欲慧 于行欲最上

（如果用非法去求取财物，以及用如法与非法去求取财物，而不供养人，不留为自用之需，也不布施造福，这二种行欲的人〔不自用，不供养父母等人，也不布施求福德〕均为有罪恶，在诸行欲的人当中，可说就是最为下级的）。

（如果用如法去求取财物，自身勤勉而有所得时，则会供养父母等人，以及自己的生活之用，也用来布施而造福，则这二种行欲的人〔能自用能供养父母等人，也能布施造福〕，均会有福德，在于诸行欲的人当中，是最为上级的。）

（假如能得出要的智慧，行欲的人虽住在于家，然而能彻悟灾患的可畏，而知足，而以节俭去用财物的话，则他就能得出欲的智慧，在于行欲的人当中，就是最

为其上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给孤独居士，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七、福田经第十一（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给孤独居士：在世间中，有二种福田的人，所谓学人与无学人。学人有十八类（如经文），无学的人有九种（也如经文）。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给孤独居士，曾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在世间里，到底有几种为福田的人呢？」（值得供养而种福的人）

世尊告诉他：「居士！在世间里，大凡有二种类的人，可供人种福田。那二种呢？第一就是学人（通常都指初果向的圣者，乃至四果向的圣者，还须要学习的圣者。经文详列其名，为信行，乃至上流究竟色），第二为无学的人（通常都指无须再学的四果阿罗汉，经文详分为思法阿罗汉，乃至俱解脱的九种阿罗汉）。有学的人有十八种，无学

的人有九种。居士！甚么叫做十八种有学的人呢？

(1)信行（随信行。见道位的行人，乃依根的利钝而分为随信行与随法行之二。随信行是钝根者，是入于见道之前的加行位，须信他人的言教，而随其教，而行之故，才有此名。)

(2)法行（随法行。是利根者，此乃在于前的加行位时，自我披见经典等，而随其教法而行之故，有如是之名，此随信行与随法行，均于见道而分的。)

(3)信解脱（在预流果—初果以下的修道位，又依根的利钝，而分为信解与见至之二。信解脱是钝根的，是前述随信行位的人，而入于修道位的。此乃依信而明显无漏胜解之相，故名。)

(4)见到（见至、见得。是属于利根的，是前述之随法行位人入于修道位的。此乃依自己的智慧，而得至证见法理，故名。前者为信增上的人，后者为慧增上的人。)

(5)身证（为不还果的圣者，修得灭尽定的。灭尽定为无心定，其寂静乃如涅槃之故，所有解脱定障者，即能入得，故得此者，为不还果中最为利根的人。然而此乃为无心定，并不是以心去证得，是依身而证得，故有身证之名。或由出定后证得寂静之身，而名为身证。前解为有部之说，后解为经部之说。)

(6)家家（在一来向中，具足依断惑、依成根、依受生之三缘，就名叫家家的圣者。家家是于人或天，生于甲家，生于乙家，是显示重重之生之谓。1.依断惑就是断欲界修惑之三品，或断四品者。2.依成根为能成就其断惑之无漏根者。3.依受生就是更于欲界受三二生者，即断三品者为受三生，断四品者为受二生。其它有关于这一品的名句，都在劣译俱舍学里详述过。)

(7)一种（一间，不还向的圣者，具足缘断惑、缘成根、缘受生的三缘的话，就叫做一间，或一种的圣者。1.缘断惑是断欲界修惑的七八品者。2.缘成根就是断惑而成就无漏根者。3.缘受生就是再于欲界受生一次，此一生为小的一生，是限受人，或天的一生。所谓间，乃为间隔，为人或天的一生有间隔，而不得证涅槃。或未断欲界修惑的最后一品（第九品）的间隔，而未能得证不还果。一种为一种子，为旧译。所谓不还向中一种的圣者，虽断欲界修惑八九品，然而犹有一品或二品的残

余，更可受欲界之生者）。

(8)向须陀洹（须陀洹译为预流，向为趣向于预流果—初果的人。是由凡夫而积其修行，顺次经过七加行—三贤四善根的次第而证的。所谓预流之流就是指圣道而言，预乃为之入，已入圣道之故，名叫预流。又流为类之义，是圣者之入流类之谓。）

(9)得须陀洹（就是指须陀洹果，也就是预流果，为初果的阿罗汉，其它如前述，或劣译俱舍学曾有译述。）

(10)向斯陀含（斯陀含译为一来。由于预流果的圣者，进而断尽欲界修惑的一品，乃至五品者，就为之一来向，也就是趣向于一来果之义。）

(11)得斯陀含（就是斯陀含果。断欲界的六品者，则唯残留引一大生之惑〔下三品〕之故，于人天一往来后，而般涅槃—得寂灭而为阿罗汉。一来果即为二果阿罗汉。）

(12)向阿那含（为阿那含向，阿那含译为不还，是一来果的圣者，更进而断欲界修惑的七品或八品者，就是不还向，是趣向于不还果之位之故。）

(13)得阿那含（为阿那含果，也就是三果阿罗汉。断尽欲界第九品的修惑之位就是不还果，因为不再还来欲界受生之故，而名。）

(14)中般涅槃（在于欲界与色界之二趣的中间而般涅槃—入灭，故名。不远果的圣者，在于欲界死后，于色界之中有身，而起圣道，断余惑而般涅槃。余详俱舍学。）

(15)生般涅槃（生色界后不久，能起圣道，断余惑而般涅槃者。此为修道而具有勤修，与速进的二道故，生后不久就能般涅槃。）

(16)行般涅槃（有行般涅槃。生色界后，长时修加行，依于多功用，而断余惑，而般涅槃。此为具勤修道，不具速进道，而有行就是有此勤修之行之义。）

(17)无行般涅槃（生色界后，长久懈于加行，不多积功用，这样的经久后，而断除余惑，而般涅槃。此为勤修、速进二道俱缺者。）

(18)上流色究竟（上流般涅槃。流为行，生色界，初依静虑，渐次向上地去转生，终于般涅槃。上流，由于因与果的差别，而分为乐慧与乐定之二。如因之差别，即乐慧者虽杂修静虑，乐定者即不杂修。如果之差别，即乐慧者生于色究竟天，不生无色界，乐定者，即生于有顶天—无色界。其它详解均在劣译俱舍学）。

这叫做十八种有学的人。居士！甚么叫做九种无学的人呢？（九种阿罗汉均附有法字，为种性之义，也就是示某某人之义。）

(1)思法（虽然得阿罗汉果，但怕所得的会退失，故恒思自害，早入涅槃〔寂灭离开此肉体〕。）

(2)升进法（堪达法。其性堪能，善能练根修行，早速得达不动种性。）

(3)不动法（不动即为不倾动，为利根者，能断尽一切烦恼，是尽智之后，起无生智者。所谓修练为因而得者就称为不动。）

(4)退法（虽得阿罗汉果，但仅遇疾病等阵缘，即会忽然再起修惑，而退失其所得，而为三果、二果、初果，如不遇障缘就不会退失，故不是决定会退失，是可能之义。）

(5)不退法（也是利根者，是依本来的种性而称为不退。不退即不退失，也就是不会退失其所得的功德。）

(6)护法，护则不退，不护则退（对于所得的法，不令退失，而常防护。此法的经文乃兼解说，说防护就不会退失，如果怠而不防护的话，就会有退失之惧。）

(7)实住法（为安住法。所谓离强胜的退缘与优胜的加行，而安住于自位，也就是如无特胜的退缘，就不退，若无特胜的加行，则不会转优，而实住的种性。）



(8)慧解脱（依无漏的慧力，而将障慧的烦恼障除离，可说就是了断慧障的烦恼，于慧得自在之义。）

(9)俱解脱（更得灭尽定，而将幸定的解脱障除离，也就是慧障与定障二者俱解脱，而于定慧均能自在的圣者。前七法为依根的利钝而分，后二乃为所离之障而分的，因此而知，后二毕竟为前七而已。又俱舍学的次序，与此经略有变动，详义均在劣译俱舍学里。）

这就是所谓九种无学的人。」

于是，世尊说此偈颂而说：

世中学无学 可尊可恭敬 彼能正其身 口意亦复然

居士是良田 施彼得大福

（在世间里，已成就而为有学的人，或无学的人，均为可尊重，可恭敬的圣者。他们能端正其身，其口与意也是同样的端正谛实。）

（居士！有学、无学的果位，就是良福田。如果布施供养他们的话，必定能得大福德，大果报！）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给孤独居士，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八、优婆塞经第十二（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如优婆塞能善护五戒，也就是不杀、不偷、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及念佛、念法、念僧、念戒之四增上心的话，就能在于现法乐居，而得证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给孤独居士，与大优婆塞之众，有五百人，都俱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五百名优婆塞也来礼拜，然后都退坐在同一旁。给孤独居士和五百位优婆塞们，都坐在一边后，尊者舍梨子就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成就他们的欢喜心。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成就他们的欢喜心后，就从其座位站起，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尊者舍梨子到佛处后不久时，给孤独居士，以及五百位的优婆塞们，也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尊者舍梨子，及众人都坐定后，世尊就告诉他们说：「舍梨子！假若你知道一位白衣的圣弟子（在家学佛的居士），能善护而行五法（五学处、五戒），以及得四增上心（四不坏净。四种不坏的净信），在于现法当中，能得乐居，容易而得，不难而得的话，则舍梨子！你就应当记莛这位在家学佛的圣弟子，其与地狱之业缘已尽，与畜生、饿鬼，以及诸恶处的业缘也同样的都已灭尽，已不会再堕恶法（恶道），必定能趣于正觉，极受七有（最多还为人天各七生），在天上人间七往来后，就能得尽苦边（与苦绝缘）。

舍梨子！甚么叫做白衣的圣弟子的善护而行五法呢？白衣的圣弟子者，离开杀生、断除杀生，舍弃刀杖，有惭有愧，更进而有慈悲的心，能饶益一切，乃至于是昆虫，他对于杀生一事，已经净除其心。白衣的圣弟子之善护而行，这就是其第一法（不杀生）。

又次，舍梨子！白衣的圣弟子，善能离开不与而取、断除不与而取，别人给与

他，然后才去取，乐于人与而取，更进而常好布施，欢喜而不吝的布施给人，而不希望其报应，不会被偷盗心所盖覆，而常自守护而行后，他对于不与而取的事，已经净除其心。白衣的圣弟子的善护行，这就是其第二法（不偷盗）。

又次，舍梨子！白衣的圣弟子，善能离开邪淫 断除邪淫。他对于我者有父亲之所护，或者有母亲之所护，或者有父母亲之所护，或者有兄弟之所护，或者有姊妹之所护，或者有妇之父母之所护，或者有亲亲之人之所护，或者有同姓之所护，或者为他人的妇女等，都知道一旦去侵犯，就会被鞭罚等的恐怖，以及有名雇赁（受人雇用的人），乃至华鬘亲（已有婚约而装饰华鬘等物的女子）等女人，都不去侵犯如是等女人，他对于邪淫，已净除其心。白衣的圣弟子的善护行，这就是其第三种法。

又次，舍梨子！白衣的圣弟子，善能离开妄言、断除妄言，讲真谛之言（说实在的话），乐于真谛之语，安住于真谛而不移动，一切都可信之语，不欺诳世人之语，他对于妄言一事，已净除其心。白衣的圣弟子之善护其行，这就是其第四种法。

又次，舍梨子！白衣的圣弟子，乃离开饮酒，断除饮酒，他对于饮酒一事，已净除其心。白衣的圣弟子之善护其行，这就是其第五种法。

又次，舍梨子！白衣的圣弟子，甚么为之其得四种增上之心，在于现法当中能乐居，容易而不难得呢？白衣的圣弟子，都念如来，是这样的念：那位如来、无所著 等正觉 明行成为 善逝 世间解 无上士 道法御 天人师，号为佛，是众佑。像是如是而念如来后，假若有恶的欲念的话，就便会得消灭，心中如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时，也都会得以消灭。白衣的圣弟子攀缘如来，心靖而得法喜，假若有恶欲的话，也就会得以消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时，也会得以消灭。白衣的圣弟子就这样的得第一增上之心，在现法当中乐居，容易而不难得到。

又次，舍梨子！白衣的圣弟子都念法，是这样的念：世尊乃善说法，其法会令人必至究竟，会没有烦，没有热，常有此法而不移动。像如是的观察，如是而觉，如是而知，如是而念法后，如有恶欲的话，就便会得以消灭，心中如有不善、秽污、愁

苦、忧戚的话，也会得以消灭。白衣的圣弟子攀缘于法，其心靖而得法喜，假若有恶欲的话，就便会得以消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的话，也就会得消灭。白衣的圣弟子就这样的得此第二种的增上之心。

又次，舍梨子！白衣的圣弟子都念众（僧），是这样的念：如来的圣众乃为善于趣，正于趣，是向于法，次于法（依法的次第），顺行如法的。他们的大众当中，确实有阿罗诃，也有趣向于阿罗诃（阿罗汉向）的。也有阿那含（三果罗汉），也有趣向于阿那含（阿那含向）的。也有斯陀含（二果阿罗汉），也有趣向于斯陀含（斯陀含向）的。也有须陀洹（初果阿罗汉），也有趣向于须陀洹（须陀洹向）的。这叫做四双八辈（向与果为一双，有四向四果故，为之四双、八辈）。所谓如来的弟子众，都成就尸赖（戒），成就三昧（定），成就般若（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知见（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为五分法身）的圣众，是可敬可重，可奉可供，是世间的最良的福田。白衣的圣弟子这样的念如来的僧众时，假如有恶欲的话，就便会得以消灭，心中如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的话，也会得以消灭。白衣的圣弟子，这样的攀缘如来之众的话，其心就会靖而得法喜，如果有恶的欲念，也就会得以消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

苦、忧戚，也都会得以消灭。白衣的圣弟子就这样的叫做得第三种的增上之心，而在于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到。

又次，舍梨子！白衣的圣弟子都自念尸赖（戒），是这样的念戒的：此尸赖（戒），乃为不缺不穿（没有破洞），没有秽、没有浊，住于如地，而不虚妄（如

住实地而不虚），是圣者所称誉，是具善于受持。白衣的圣弟子像如是的自念尸赖的话，假如有恶欲，就便会得以消灭，心中有不善，有秽污、愁苦、忧戚的话，也会得以消灭。白衣的圣弟子这样的攀缘尸赖时，其心就会靖而得法喜，如有恶欲，就便会得以消灭，心中有不善、秽污、愁苦、忧戚的话，也会得以消灭。这就是白衣的圣弟子之得第四种增上的心，在于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到。

舍梨子！如果你知道白衣的圣弟子善于守护行持此五法（五戒），也得此四种增上心（念佛法僧戒），在于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的话，则舍梨子！你就可以记荊这位白衣的圣弟子之对于地狱之业已尽，畜生、饿鬼，以及诸恶处之业也已尽，而得须陀洹（入流，初果阿罗汉），已不会再堕于恶法，必定会趣于正觉，极受七有（最多七次的人天往来），在天上人间七往来后，就已得尽苦边（而得涅槃）。于是，世尊乃说此颂而说：

慧者住在家	见地狱恐怖	因受持圣法	除去一切恶
不杀害众生	知而能舍离	真谛不妄言	不盗他财物
自有妇知足	不乐他人妻	舍离断饮酒	心乱狂痴本
常当念正觉	思惟诸善法	念众观尸赖	从是得欢喜
欲行其布施	当以望其福	先施于息心	如是成果报
我今说息心	舍梨子善听	若有黑及白	赤色之与黄
彪色爱乐色	牛及诸鸽鸟	随彼所生处	良御牛在前
身力成具足	善速往来快	取彼之所能	莫以色为非
如是此人间	若有所生处	刹帝利梵志	居士本工师
随彼所生处	长老净持戒	世无着善逝	施彼得大果
愚痴无所知	无慧无所闻	施彼得果少	无光无所照
若光有所照	有慧佛弟子	信向善逝者	根生善坚住
彼是生善处	如意往人家	最后得涅槃	如是各有缘

（有智慧的人，虽住在于家庭里，然而能知见地狱的可恐怖之事，因之而受持圣法，而除去一切的恶法。此人不杀害众生，不但知杀生之可恶，也能舍离其财物去布施与人〔不杀生〕，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谛语，而不妄言〔不妄语〕，不盗取他人的财物〔不盗，不不与而取〕，自己有妇女，就已知足，不乐于侵淫他人的妻女〔不淫〕，舍离而断除饮酒〔不饮酒〕，知道饮酒为心乱狂痴之本。）

（常常的当应心念正觉〔念佛〕，思惟诸善之法〔念法〕，心念圣众〔念众一念僧〕，观守尸赖〔念戒〕，由于此，而得欢喜心。欲行其布施的话，应当要祈望其福德，首先就应施息心，像如是的的话，就能成就其果报的。我现在要说息心之法，舍梨子！你应当要善于谛听：）

（如有黑色的众生，以及白色的，赤色的，和黄色的，也有彪色的〔杂色〕，也有令人爱乐之色的，那些牛，以及诸鸽鸟，都随着牠们所生之处，而良御之牛，则在于最前面。其身力乃成就而具足，能善于快速往来而疾快的话，则应取牠之所能，不可以牠之色为不是。）

（像如是的，在此人间里，如果有所生之处，如刹帝利〔王种〕、梵志、居士、本工师等，则随着其所生之处，能发心去跟长老们守持清净之戒，向于世间的无着、善逝〔指佛陀〕去布施他们的的话，就能得证大的果报。假如向于愚痴而无所知，无智慧而无所闻的人，布施这些人的话，得到的果报为少，为无光，而不能有所普照的。）

（假如对方为有光明而能普照，而有智慧的话，则佛的弟子，能信向于这位善逝的话，则能生善根，能善于坚住。这种人必定能生于善处，能如意的往来于人家，最后能得证涅槃。像如是的，各各均有其因缘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舍梨子，以及诸比丘们，和给孤独居士、五百名的

优婆塞，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二九、怨家经第十三（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有关于七怨家法，而作怨家，都由于男女们之瞋恚时而来的。即所谓怨家，乃不欲怨家有好色、安眠、大利、朋友、称誉、大富、生天等七事。佛陀并用偈颂道出瞋恚之害，以及无瞋恚的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种怨家之法，而作为怨家，所谓都由于男女之辈之瞋恚而来的。那七种呢？」

(1)所谓怨家的话，则不欲使他的怨家有好色（美好的形相）。为甚么呢？因为一旦为怨家的话，就不乐于（不希望）他的怨家有好色。此人有瞋恚心，而一再的习于瞋恚，而被瞋恚所盖覆，其心不舍离瞋恚的话，则他虽然有好好的沐浴，沐浴后，以名香涂在于其身，但是其色（形相）仍然故我的为恶的。为甚么呢？因为被瞋恚所覆，其心不舍离瞋恚之故。这叫做第一怨家之法，而作为怨家，谓男女之辈的瞋恚时而来的。

(2)又次，所谓怨家者，不欲使他的怨家安隐睡眠。为甚么呢？因为怨家者，不乐于他的怨家安隐睡眠之故。此人有瞋恚心，而又习于瞋恚，被瞋恚所盖覆，其心乃不能舍离瞋恚。这样，则他虽然以御床（帝王之床）而为其卧床，上面敷置以毳毼（毛织品，毛席）、毼毡，盖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之被，两头的安枕，都以加陵伽波毼遮悉多罗那（以羚羊之最好的皮毛制造的敷物），然而他乃仍然如故的为忧苦的睡眠（睡得不安隐）。为甚么呢？因为被瞋恚所覆，其心不能舍离瞋恚之故，

这叫做第二种之怨家法，而作为怨家，所谓男女之辈的瞋恚时而来的。

(3)又次，所谓怨家的话，则不欲使他的怨家得大利。为甚么呢？因为所谓怨家者，乃不乐于他的怨家得大利之故。此人有瞋恚，而习于瞋恚，被瞋恚所覆盖，其心不舍离瞋恚，他应该能得利而不得利，应不得利，却会得利。他对于此二法，都更互相违，而大得不利。为甚么呢？因为被瞋恚所盖覆，其心不舍离瞋恚之故，这叫做第三种之怨家之法，而作为怨家，所谓男女辈的瞋恚时而来的。

(4)又次，所谓怨家的话，乃不欲使他的怨家有朋友的。为甚么呢？因为怨家者乃不乐于他的怨家有朋友之故。此人有瞋恚，而习于瞋恚，而被瞋恚所盖覆，其心不舍离瞋恚。他如有亲的朋友的话，就会舍离而逃避而去，为甚么呢？因为被瞋恚所盖覆，其心不舍离瞋恚之故，这叫做第四种怨家之法，而作为怨家，所谓男女辈的瞋恚时而来的。

(5)又次，所谓怨家的话，就不欲使他的怨家有被人称誉。为甚么呢？因为怨家者，不乐于他的怨家有名称（被人称赞）之故。此人有瞋恚，而习瞋恚，被瞋恚所盖覆，其心不舍离瞋恚，则此人就会有恶名、丑闻，周闻于诸方。为甚么呢？因为被瞋恚所盖覆，其心不舍离瞋恚之故，这叫做第五种怨家之法，而作为怨家，所谓男女辈之瞋恚时而来的。

(6)又次，所谓怨家的话，就不欲使他的怨家有极大的富有。为甚么呢？因为怨家的话，就不乐于他的怨家极大富有之故。此人有瞋恚，而习瞋恚，而被瞋恚所覆盖，其心不舍离瞋恚的话，则他作如是之身、口、意之行之故，就会使他大失财利。为甚么呢？因为被瞋恚所覆，其心不舍离瞋恚之故，这叫做第六种怨家之法，而作

为怨家，所谓男女之辈的瞋恚之时而来的。

(7)又次，所谓怨家的话，就不欲使他的怨家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至善处，而生于天上之事。为甚么呢？因为怨家的话，就不乐于他的怨家往生而至于善处之故。此人有瞋恚，而习瞋恚，被瞋恚所盖覆，心不舍离瞋恚的话，则其身、口、意就有恶行。他由于其身、口、意的恶行后，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为甚么呢？因为被瞋恚所盖覆，其心不舍离瞋恚之故，这叫做第七种怨家之法，所谓男女之辈的瞋恚时而来的。由于此七种怨家之法，而作为怨家，就是所谓男女辈的瞋恚时而来的。」

于是，世尊乃说此偈颂而说：

瞋者得恶色	眠卧苦不安	应获得大财	反更得不利
亲亲善朋友	远离瞋恚人	数数习瞋恚	恶名流诸方
瞋作身口业	恚缠行意业	人为恚所覆	失一切财物
瞋恚生不利	瞋恚生心秽	恐怖生于内	人所不能觉
瞋者不知义	瞋者不晓法	无目盲闇塞	谓乐瞋恚人
恚初发恶色	犹火始起烟	从是生憎嫉	缘是诸人瞋
若瞋者所作	善行及不善	于后瞋恚盛	烦热如火烧
所谓烦熟业	及诸法所缠	彼彼我今说	汝等善心听
瞋者逆害父	及于诸兄弟	亦杀姊与妹	瞋者多所残
所生及长养	得见此世间	因彼得存命	此母瞋亦害
无羞无惭愧	瞋缠无所言	人为恚所覆	口无所不说
造作痴罪业	而自夭其命	作时不自觉	因瞋生恐怖
系着自己身	爱乐无极已	虽爱念己身	瞋者亦自害
以刀而自刺	或从岩自投	或以绳自绞	及服诸毒药
如是像瞋恚	是死依于恚	彼彼一切断	用慧能觉了
小小不善业	慧者了能除	当堪耐是行	欲令无恶色
无恚亦无忧	除烟无贡高	调御断瞋恚	灭讫无有漏

(瞋恚的话，就会得恶色，其眠卧之时，也是苦恼而不能安隐的。应该能获得大财，却由于瞋恚之故，反而更加得到不利。本为亲亲〔亲密〕的善朋友，也会远离那些瞋恚的人，数数〔屡次〕习惯于瞋恚的话，其恶名乃会远流于诸方。)

(由于瞋而作身口的恶业，被瞋恚所缠而行意的恶业。人都被瞋恚所盖覆，而失去了一切的财物。瞋恚乃会产生不利，瞋恚乃会生心之秽污。由于瞋恚，而内心会生起恐怖，是人所不能觉察到的。瞋恚起时，就不知义，瞋恚的话，就不晓知正法。有如无目〔失明的人〕的盲人，被黑闇所充塞那样，所谓乐于瞋恚的人是。瞋恚初发恶色之时，有如火之刚起烟那样。由此而生起憎嫉之心，因此而被诸人所瞋恚。)

(如瞋恚的人之所作的，不管是善行，及其不善之行，在于嗣后，由于瞋恚盛起，而变为烦热的有

如被火烧毁那样〔瞋恚之火，能烧功德之林〕。所谓烦热的业，以及被诸法所缠等事，彼彼〔各各之事〕，我现在会说出来，你们要好好的用心来听。瞋恚的人，会逆害其父，以及害诸兄弟，也会投姊和其妹，瞋恚的人真是多所残害人啊！如被她所生，以及被其所抚养，始能得见在于此世间，也由于她而得以存命，连这种伟大的母亲，也由于你的瞋恚而被你所害。)

(无羞耻，无惭愧，都被瞋恚所缠，而没有所言悔，人都被瞋恚盖覆，其口乃无所不说。瞋恚的人会造作痴罪之业，而自己夭折其生命，在发作之时，却不自觉，而由于瞋恚，而生起恐怖之事。人都系着缠绕于自己之身，都爱着而没有穷极，没有究竟。虽然爱念自己之身，但是瞋恚的人也会自害。或者用刀自己刺杀自己，或者由山岩而自投下，或者用绳来自绞，以及饮服诸毒药。)

（像如是的像瞋恚（瞋恚的形类），其会死亡都是依于瞋恚所引起的。如果欲彼彼（各各）的一切都能断灭的话，只要用智慧就能觉察而明了的。那些小小的不善之业，则有智慧的人，定能了彻而除灭，应当要能耐于此行，应该要欲使没有由于瞋恚而起的恶色。如没有瞋恚的话，就不会有烦恼，要除去恚心初起之草，而不贡高，要调御而断灭瞋恚，瞋恚消灭而究竟后，就没有了漏〔烦恼〕！）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〇、教昙弥经第十四（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昙弥尊者乃由于凶暴急弊，而极为粗恶，故为生地的优婆塞所驱逐。昙弥于是往诣佛所，禀说其对于生地的诸优婆塞并没有所污，也无所说与所犯，然而为甚么会被他们摈逐？世尊经其再三的哀诉后，乃为说树神之喻，垂示沙门当住于沙门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昙弥比丘，曾为生地的尊长（为当地的尊长的比丘），而作为佛图（塔寺，僧院）主持人，为人所宗（为众人的主脑人物）。然而其性乃凶暴而急弊，极为粗恶，都常骂詈责数诸位比丘，因此之故，生地的诸比丘们都舍离而到他地方去，不喜乐住在于这里。于是，生地的诸优婆塞们看到生地的诸比丘皆舍离而到别地方去，不乐住在于这里，就作如是之念：在此生地客居的诸比丘们，为甚么缘故，都舍离而到别地方去，而不乐居在于此处呢？

生地的诸优婆塞因此审虑而听到人家说：住在于此生地的尊者昙弥，也就是生地的尊长，而作为佛图的主持人物，为人所宗重的比丘，却由于其性凶暴急弊，极为粗恶，都常骂詈责数诸位比丘，因此之故，生地的诸比丘，都皆舍离而到别处去，而不乐居住于此。生地的诸优婆塞们听闻之后，就共往诣尊者昙弥之处，去驱逐昙弥，叫他离开生地的诸寺院，令他到别地方去。

于是，尊者昙弥，被生地的诸优婆塞所驱逐，叫他离开生地的诸寺院，命他到别地方去之令后，就摄衣持钵去游行，而欲往诣于舍卫国。就展转进至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于是，尊者昙弥，乃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于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对于生地的优婆塞们，并没有污损，并无所说，并无所犯，然而生地的诸优婆塞们却横蛮而驱逐了我，叫我出离生地的诸寺院中，到别地方去。」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他说：「止！止！昙弥！为甚么须要说这些呢？」尊者昙弥乃又叉手向佛，再次仰白佛说：「世尊！我对于生地的诸优婆塞们，均没有所污染他们，也不说他们，也无所冒犯，然而生地的诸优婆塞们却横逆的驱逐了我，叫我出离生地的诸寺中，到别地方去。」

世尊也再次的告诉他而说：「昙弥！在往昔之时，于此阎浮洲，有诸商人，乘船入于海，都带着视岸之鹰而航行。他们进入于大海不远之处，就放出那只视岸鹰。

如果视岸鹰得至大海岸的话，就不会还回船中。假如视岸鹰不能得至大海岸的话，便会回到船中来。像如是的，昙弥！你被生地的诸优婆塞们所驱逐，叫你出离生地的诸寺院之故，便回到我所来。止！止！昙弥！为甚么须要再说此事呢？」

尊者昙弥又再三的仰白佛说：「世尊！我对于生地的诸优婆塞们，都无所污辱，也无所说他们，同时并没有冒犯他们，然而生地的诸优婆塞们，却横逆而驱逐了我，叫我出离生地的诸寺中，到别地方去。」世尊也再三的垂告而说：「昙弥！你是否安住于沙门法，而被生地的诸优婆塞们所驱逐，叫你出离生地的诸寺院呢？」于是，尊者昙弥，就从座起，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沙门安住于沙门之法呢？」

世尊告诉他说：「昙弥！往昔之时，有人寿八万岁。曼弥！人寿八万岁之时，此阎浮洲乃极大富乐，有好多的人民，村邑都相接近，有如鸡一飞之短。昙弥！人寿八万岁时，女人年龄至于五百岁，

乃嫁与人。昙弥！人寿八万岁时，有如是的疾病—大便、小便、欲、不食、老衰等是。昙弥！人寿八万岁时，有国王，名叫高罗婆（拘牢婆，转轮王），非常聪明而有智慧，是一位转轮王。有四种军队，而整御天下，是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些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的七宝是。王乃具足千子，颜貌非常的端正，非常的勇猛而无所畏，能降伏他民众。他必定统领此一大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而用正法去治化，使民众得到安隐快乐。

昙弥！高罗婆王拥有一树，名叫善住尼拘类树王（大榕树）。昙弥！善住尼拘类树王有五枝，第一枝者，乃为国王所食及皇后所食之用；第二枝者，为太子所食，及诸臣所食之用，第三枝者，乃为国内的人民所食之用，第四枝者，为沙门、梵志们所食之用；第五枝者，乃为禽兽所食之用。昙弥！善住尼拘类树王的果实很大，有如二升的瓶，其味有如淳蜜之丸。昙弥！善住尼拘类树王的果实，并没有守护的人，也没有更相偷盗之事之发生。

有一次，有一个人来，此人因饥渴而极为羸弱，颜色乃憔悴，就欲得其果实，以充其饥渴，乃往至善住尼拘类树王之所，饱噉其果实后，毁折其树枝，而把树枝上的果实持回去。在善住尼拘类树王之处，有一位天神依在其树而居住，祂乃作如是之

念：阎浮洲的人，异哉！无思！没有反复报恩之念。为甚么呢？因为从善住尼拘类树王上面饱噉果实后，又要毁折其枝，将其果实持皈而去。我宁可令善住尼拘类树王变为没有果实，不生果实为是。就这样的，善住尼拘类树王，就没有果实，也不生果实。

又有一人到这里来，也被饥渴所逼而极为羸弱，颜色都憔悴，乃欲得噉果，而往诣善住尼拘类树王的地方来。然而看见善住尼拘类树王并没有果实，也不生果。因此，就便往诣高罗婆王之处，仰白大王说：『天王！当知！善住尼拘类树王已没有果实，也不生果了。』高罗婆王听后，就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像如是的快速那样，高罗婆王乃在于拘楼瘦没，而至于三十三天，住在于天帝释（忉利天主）之前，而仰白说：『拘翼（僇尸迦，天帝之另一名）！当知！善住尼拘类树王，已没有果实，也不生果了。』于是，天帝释，以及高罗婆王，都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像如是的快速，天帝释及高罗婆王，在于三十三天（忉利天）中没，而至于拘楼瘦，离开善住尼拘类树王不远之处而住。天帝释乃作如其像如意足（入禅定而发出神力），用其如其像如意足，去化作大水暴风雨。化作大水暴风雨后，把善住尼拘类树王，连根带拔，而倒竖在那里。

于是，居止在于善住尼拘类树王的树天（树神），因此之故，乃忧苦愁戚，啼泣垂泪，立在于天帝释之前。天帝释问说：『天！（树神），你为甚么意思（缘故），乃忧苦愁戚，啼泣垂泪，立在于我的面前呢？』那位天（树神）仰白而说：『拘翼！当知！由于大水暴风雨之来，已把善住尼拘类树王，连根带拔而倒竖在那里了。』这时，天帝释告诉那位树天说：『天！你这位树天（树神），如果安住于树天之法的话，到底会有大水暴风雨之来，而把善住尼拘类树王，连根带拔，而使其倒竖

吗？』树天回白而说：『拘翼！甚么叫做树天安住在于树天之法呢？』天帝释告诉他说：『天！假如有人，欲得树根，而持树根去；欲得树茎、树枝、树叶、树华、树果，而把其持去的话，树天则不应该起瞋恚心，不应该憎嫉，心不应该怨恨。树天应该要舍去其意念，而安住于树天。像如是的，树天乃要住于树天之法。』

树天又白帝释天说：『拘翼！我为树天，而不安住于树天之法，从今日起，我这树天，要安住于树天之法，愿天帝您，将善住尼拘类树王，还复如本来那样。』于是，天帝释乃作如其像如意足（由禅定而发出神力），作如其像如意足后，又化作大水暴风雨。化作大水暴风雨后，那株善住尼拘类树王，即回复如故。像如是的，昙弥！如果有比丘，被人骂，而不反骂，被人瞋，而不反瞋，被人破坏，也不反破坏，被人打，也不反手去打人。像如是的，昙弥！这就是沙门之安住于沙门之法。」

于是，尊者曼弥，就从座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啼泣垂泪，白佛而说：「世尊！我从来并没有资格为沙门，未能安住于沙门之法，从今日起，我要为沙门，而安住于沙门之法。」

世尊告诉他说：「昙弥！往昔之时，有一位大师，名叫善眼（古时七大师之一，是离欲而寂静的大师，能教弟子生天，自己也生在光音天，但未究竟。为世尊的前生，卷二，七日经曾示过）。他乃被外道仙人之所师崇的大师，已舍离欲爱，而得如意足（有神通）。昙弥！善眼大师有无量百千（算不尽）的弟子。昙弥！善眼大师能为诸弟子说梵世之法（四无量心为四梵室）。昙弥！如果善眼大师为人说梵世法之时，诸弟子们，有不具足奉行其法的话，在那位弟子命终之后，或生在四王天（第一层天），或者生在三十三天（第二层天），或者生在焰磨天（时分天，第三层天），或者生在兜率哆天（知足天，第四层天），或者生在化乐天（第五层天），或者生在于他化乐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异弥！如果善眼大师为人说梵世法时，其诸弟子们，有具足奉行其法的话，那位弟子就会修四梵室（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会舍离欲爱，在他命终之后，得生于梵天（色界天）。昙弥！那时善眼大师曾作如是之念：我不应该和我的弟子们同俱而至于后世，而共生于一处（师父和弟子的功行相同的话，怕人讥笑），我现在宁可更修增上之慈。如果能修习增上之慈后，则在命终之时，就能得生于晃昱天中（光音天，色界二禅的第三天）。

昙弥！那个时候，善眼大师，就这样的在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习增上慈后，在其命终之后，得生于晃昱天中。曼弥！善眼大师及他的诸弟子，他们之学道，都不空虚，都得大果报。像善眼大师那样，像如是的，那些大师，如牟梨破群那、阿罗那遮婆罗门、瞿陀梨舍哆、害提婆罗摩纳、储提摩丽、憍鞞陀逻，以及萨哆富楼奚哆等人，也是同样的。

昙弥！这七位富楼奚哆师等人，也有无量百千（算不尽）的弟子。昙弥！七富楼奚哆师曾为其弟子们说梵世法。如果七富楼奚哆师为他们说梵世法时，诸弟子们如有不具足奉行其法的话，则在那位弟子命终之后，或者生于四王天，或者生于三十三天，或者生于焰磨天，或者生于兜率哆天，或者生于化乐天，或者生于他化乐天。假若七富楼奚哆师为他们说梵世法时，诸弟子们，如果有具足奉行其法的话，他就会修习四梵室，会舍离于欲爱，在其命终之后，就得生梵天。昙弥！七富楼奚哆师，曾作如是之念：我不应该和诸弟子们同俱至于后世，共生在于一处，我现在宁可更修增上慈，如修增上慈之后，在命终之后，会得生于晃昱天中。

昙弥！那时七富楼奚哆师，就在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习增上慈后，在其命终之后，得生于晃昱天中。昙弥！七富楼奚哆师，及他们的诸弟子们，学道并不空虚，都得大果报。昙弥！如果有人骂詈那些七师，以及他们的无量百千的眷属，对他们



加以打破、瞋恚、责数的话，必定会受无量的罪过。假若有一位成就正见的佛的弟子比丘，曾经得过小果的圣者，对于此人加以骂詈、打破、瞋恚、责数的话，则此人所受的罪过，乃多于骂詈七师们的。因此之故，昙弥！你们各各（各人）应该要更迭相护（要互相爱护，不可瞋恚他人）。为甚么呢？因为离开这种罪过后，再也找不到有甚么过错的了。」

于是，世尊乃说此偈颂而说：

须涅 牟梨玻群那 阿罗那遮婆罗门 瞿陀梨舍哆  
害提婆罗摩纳 储提摩丽 桥鞞陀运 萨哆富楼奥哆  
此在过去世 七师有名德 无爱缚乐悲 欲结尽过去  
彼有诸弟子 无量百千数 彼亦离欲结 须臾不究竟  
若彼外仙人 善护行苦行 心中怀憎嫉 骂者受

罪多

若一得正见 佛子住小果 骂詈责打破 受罪多于彼  
是故汝昙弥 各各更相护 所以更相护 重罪无过是  
如是甚重苦 亦为圣所恶 必得受恶色 横取邪见处  
此是最下人 圣法之所说 谓未离淫欲 得微妙五根  
信精进念处 正定及正观 如是得此苦 前所受其殃  
自受其殃已 于后便害他 若能自护者 彼为能护外  
是故当自护 慧者无殃乐

（须涅〔善眼〕、牟梨玻群那、阿罗那遮婆罗门、瞿陀梨舍哆、害提婆罗摩纳、储提摩丽、桥鞞陀运、萨哆富楼奥哆。这些人乃为过去世时的七位大师，有很大的名德。他们均已没有爱、缚、乐、悲，欲结已尽于过去。他们有好多的诸弟子，是无量的百千之数。诸弟子们也是离开欲结的人，然而一点也不究竟〔不得涅槃〕。）

（如果对于这些外道的诸仙人，对于这些善护而行苦行的人，心中怀有憎嫉，而骂詈他们的话，所受的罪报是非常的多的。假若对于一位得正见的佛的弟子，虽然是住于小果，但是如果骂詈、责数而打破他们的话，则所受的罪过，乃多于对于诸外仙人的。因此之故，昙弥！你们各各都应更互相护才是。为甚么须要更互相护呢？因为所谓重罪，乃不能超过于此种业的啊！像如是的甚重之苦，也是圣者所嫌恶的。这必定会得受恶色，为横取邪见之处〔会生邪见的渊源〕。）

（这是最下之人之所作为，是圣法之所说的。所谓未离开淫欲，虽得微微的五根〔迟钝者〕，所谓信、精进、念处、正定，以及正观〔慧〕。像如是的五根迟钝的比丘，会得此苦，会首先自受其灾殃〔等于自己被害〕。自己受灾殃后，而后便会恼害他人。如果能自护的话，他就等于是能护外人。因此之故，应当要自护，有智慧的人，会无有灾殃的快乐。）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昙弥，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一、降魔经第十五（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魔王化作细形，而入于大目犍连的腹中。大目犍连在入定之时，观察而得知，魔王乃惧恐而自出。尊者曾对魔王讲说本生谭，魔王波旬听后内心恐怖，就在于其处隐没。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波奇瘦（跋祇国）内，住在于鬲山的怖林的鹿野园中。

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受佛的教令，为佛而作禅屋（监督工事），而正在于露地经行。那个时候，魔王曾化作细形（身体变为隐微而细小），而侵入于尊者大目犍连的腹肚之中。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即作如是之念：我现在的肚子里，好像在食

豆类那样，我宁可进入如其像定（禅定），以如其像定，自观自己的腹中。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到了经行的道头，敷一尼师檀（坐具），结跏趺之坐，而进入于如其像定（入定），以如其像定，去自观其腹。尊者大目犍连经一观察，便知为魔王在他的腹内。

尊者大目犍连就从禅定启寤，而对魔王说：「你这位波旬（魔王恶者），快出来！你要快速的出来啊！不可触娆如来，也不可触娆如来的弟子。不可在于长夜（长时）作无义无饶益之事。你这样做的话，必定会生于恶处，会受无量之苦的。」

那个时候，魔王便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并不看见，也不知道，而作如是之说：『你这位波旬快出来！你这位波旬快出来！不可触娆如来，也不可触娆如来的弟子，不可在于长夜作无义无饶益之事。如这样的话，必定会生于恶处，会受无量之苦的。』你的尊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

佑，有大威神，他尚且不能速知速见，更何况你是其弟子，怎么能知见呢？

尊者大目犍连又对魔王说：「我又知道你的心意了，你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不知不见，而作如是之说：『你波旬快出来！你波旬快出来！不可以触娆如来，也不可以触娆如来的弟子，不可以在于长夜作无义无饶益之事。这样做的话，必定会生于恶处，会受无量之苦的。』你之尊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他尚且不能像如是之速知速见，更何况你是他的弟子，怎么能知见呢？」

那位魔王波旬又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沙门已知见我的动作之故，才会作如是之说的。于是，魔王波旬乃化作细形，从大目犍连尊者的口中逃出来，然后在于大目犍连尊者的前面站立不动。

尊者大目犍连告诉他说：「波旬！往昔之时，有一位如来，名叫觉砾拘苟大（拘留孙佛，过去七佛的第四佛，现在贤劫之第一佛），为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正徧知）。我在那个时候为一恶魔，名叫做恶。我有妹妹，名叫黑（女魔），你就是她的儿子。波旬！因此之故，你就是我的外甥。波旬！觉砾拘苟大（拘留孙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二位的弟子，一名叫做音，第二位之名称叫做想。波旬！为甚么缘故，音尊者的名，叫做音

呢？波旬！因为音尊者，乃住在于梵天上，以常音声遍满于千世界，更没有其它的弟子的音声能与他齐等相似，或胜过于他的。波旬！由于此义之故，尊者音，其名才叫做音。

波旬！又以何意义（为甚么缘故），想尊者的名，名叫做想呢？波旬！想尊者所依而游行在于村邑，在那里过夜而至于平旦时，就着衣持钵，而进入村内去乞食。都善护其身，善摄诸根，都立于正念。他乞食后，吃食完毕，就在于中午之后，收举衣钵，澡洗其手足，将尼师檀（坐具）着在于肩上，至于无事处，或者至于山林树下，或至于闲居静处，敷其尼师檀，而结跏趺之坐，就速入于想知灭定。在那个时候，如果有放牛羊的人，或者取樵草的人，或行路的人（过路的人），进入那个山林，看见那位尊者入想知灭定时，便会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沙门，在于此无事处禅坐，已经命终了，我们宁可去拾燥樵与草后，积聚而覆在于其身上，而把他耶维（荼毘，火葬）吧！就去拾取樵与草，积覆在于尊者的身上，点火燃他，然后便舍而去。那位想尊者经过其夜，到了翌日的平旦，从其禅定寤起，抖擞（振动）其衣服，在其所依的村邑游行，都如常时那样的身上着衣，持钵入村去乞食，都善护其身，善摄诸根，立于正念。那些放牛羊的人、取樵草的人，或者行路的人，进入那山林

而首先看见的人，便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沙门在此无事处坐禅，已经命终。我们在昨天已经拾取燥樵燥草，把它积覆在其身，点火把他烧燃，然后才离去。然而现在这位贤者却更能复想（苏生才能想，故想，也可以表示其活）。波旬！由于此缘故，想尊者的名，才叫做想。

波旬！在那个时候的恶魔，便作如是之念：这位秃头的沙门，被黑所缚，断种而无子。他学习禅，而其伺（细心伺察，心所之名），乃增加其伺，而为数数伺（常常在伺察）。有如驴马，整日都背负重物，系在于枥上（养马的地方），而不得麦食，为了那麦之故，而伺，而增伺，而数数在伺。而增其伺，像如是的，这位秃头的沙门，乃被黑所缚，而断种无子，学禅而伺，而增其伺，而数数伺，有如猫子在于鼠穴的旁边，为了欲捕鼠之故，而在伺，而数数的在伺。像如是的，这位秃头的沙门，乃被黑所缚，断种而无子，他学禅，而伺，而增其伺，而数数的在伺，有如鸱狐之在于燥樵积之间，为了捕鼠之故，而伺，而增其伺，而数数的在伺。像如是的，这位秃头的沙门，乃被黑所缚，断种无子，而学禅，而伺，而增伺，而数数的在伺，有如鹤鸟之在于水岸之边，为了捕鱼之故，而在伺，而增其伺，而数数的在伺。像如是的，这位秃头的沙门，乃被黑所缚，断种无子，而学禅，而伺，而增其伺，而数数的在伺。

他到底何所伺（伺察甚么呢）？为何义而伺？求何等而伺（求甚么而伺察呢）？他乃调乱狂发而败坏。我不知他到底是由何处而来，也不知道他会到那里去，也不知其住止，不知其死，不知其生，我宁可教敕（煽动）诸梵志、居士们而说：「你们共同来骂詈这位在精进的沙门，来打破责数这位沙门。为甚么呢？因为或者由于骂詈打破责数这位沙门时，倘能激起他的恶心的话，就能使我得乘其便啊！」

波旬！在那个时候，那位恶魔便教敕梵志、居士，叫那些梵志、居士来骂詈那位在精进的沙门，来打破责数。那些梵志、居士，有的就用木来打，有的就用石来掷，或者用杖挝，或者伤害精进的沙门的头，或者裂坏其衣，或者破坏其应量器（钵）。那时，诸梵志、居士，或者有死亡的人，就因于此，缘于此（因此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他转生恶处后，曾作如是之念：我应该受此痛苦的，应当又更受极苦，而超过此苦啊！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曾向精进的沙门行恶行之故！

波旬！觉砾拘荀大（拘留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弟子，被伤其头，被裂坏其衣，被破其应量器（钵）后，曾往诣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那时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被无量百千的眷属所围绕，而为他们说法。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遥见其弟子之头被伤、衣被裂、钵被破，而向这边来，看见后，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吗？恶魔曾教敕梵志、居士们说：你们共同来骂詈精进的沙门，来打破责数这位沙门。为甚么呢？因为或骂詈打破责数之时，倘能激起他的恶心，就能使我得乘其便啊！比丘们：你们当以心与慈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俱，心与喜俱，也是同样。心与舍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使恶魔想求其便，而不能得其便。』

波旬！觉砾拘荀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此教敕他的诸弟子，他们就受教，而心与慈俱，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俱，心与喜俱，也是同样。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由于此之故，那恶魔欲想求其便，也不能得其便。

波旬！那个时候，恶魔又作如是之念：我以此事，想求精进的沙门之便，然而却不能得，我宁可教敕梵志、居士而说：『你们共同来恭敬、供养、礼事这位精进的沙

门。或者以恭敬、供养、礼事精进的沙门时，倘能激起其恶心，使我能得其便。』波旬！那些梵志、居士们，被恶魔所教敕后，就共同来恭敬、供养、礼事精进的沙门，用衣服敷在地面，而作如是之言而说：『精进的沙门：您可以在上面行过去，精进的沙门乃难行而能行，使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梵志、居士，以发布地而作是说：『精进的沙门，可在于上面行过去，精进的沙门难行而能行，使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梵志、居士，以手捧持种种的饮食，住在于道旁而等待而作如是之说：『精进的沙门，请受此食而食，可持而去，可随意而用，使我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诸位有信的梵志、居士看见精进的沙门时，就起敬心而扶抱，将其引入于内，持种种的财物，供给与精进的沙门，而作如是之言：『请受此食，用此食，可持而去，可随意去用它。』那时，梵志、居士，如有死亡的话，就因此缘（由于此因缘），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至

于善处，而往生于天上。往生后，曾作是念：我应该接受此快乐的，当又更受极乐，比此乐还要优胜才是。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曾向精进的沙门奉行善行之故。

波旬！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弟子得到他们的恭敬、供养、礼事后，就往诣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处。这时，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被无量百千的眷属围绕，而为他们说法，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遥见其弟子得到恭敬、供养、礼事后，向这边来，看见后，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过吗？恶魔教敕梵志、居士而说：你们共来恭敬、供养、礼事精进的沙门。或者由于恭敬、供养、礼事精进的沙门时，倘能激起该沙门的恶心，使我得其便。比丘们！你们当观诸行无常，当观兴衰之法，观察无欲、观察舍离，观察寂灭，观察断除，使恶魔欲求其便，而不能得。』波旬！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曾以此去教敕其诸弟子，他们即受其教，而观察一切行为无常，观察为兴衰之法，观察无欲，观察舍离，观察寂灭，观察断除，使恶魔欲求便而不能得。

波旬！那个时候，恶魔又作如是之念：我以此事欲求精进的沙门之便，而不能得，我宁可化作年少的形，手执大杖，住在其道旁，打音尊者的头，使其破血流污满面。波旬！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后来，在其所依的村邑游行，他在于平坦，着衣持钵进入村邑去乞食，音尊者在后面为侍从。波旬！那时，恶魔乃化作少年人之形貌，而手执大杖，住在于路边，打击音尊者的头，使其头破血流，把面都污染。波旬！音尊者的头流血后，还是随从在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后面，犹形影之不离那样。

波旬！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到了村邑后，极尽其身力，右旋顾视，好像龙视那样，不恐不怖，不惊不惧，而观见诸方。波旬！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看见音尊者的头被打而破，而血流污面，还是随在佛的后面而行，好像形影之不离那样，便作如是之言而说：『这位恶魔乃非常的凶暴，大有威力，此恶魔实在不知厌足。』波旬！觉砾拘苟大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话还未完了时，在于那时，那位恶魔便在于那个地方，其身即堕入于无缺大地狱。波旬！此大地狱有四种名，第一为无缺（或为无间），第二为百钉（打百桩），第三为逆刺（各自受苦），第四为六更（六触处）。那个大地狱的里面，有狱卒，乃到了恶魔之处，对恶魔说：『你现在应该要晓得！如钉与钉等共合的话，当知就是满百年。』」

于是，魔王波旬听说这事后，就便心悸，便非常的恐怖惊惧，其身上的毛都倒竖起来，乃向尊者大目犍连，即说颂而说：

云何彼地狱 恶魔昔在中 烧害佛梵行 乃犯彼比丘

（那个地狱叫做甚么地狱？恶魔往昔曾堕入于其中？由于烧害佛陀的梵行，以及冒犯那位比丘而堕入呢？）

尊者大目犍连实时用偈回答恶魔波旬而说：

地狱名无缺 恶魔曾在中 烧害佛梵行 及犯彼比丘

彼铁钉有百 一切各逆刺 地狱名无缺 恶魔昔在中  
 若有不知者 比丘佛弟子 必得如是苦 受黑业之报  
 若干种园观 人者在于地 食自然粳米 居止在北洲  
 大须弥山岩 善修之所熏 修习于解脱 受持最后身  
 时立在大泉 宫殿住至劫 金色可爱乐 犹火焰晃昱  
 作诸众妓乐 往诣帝释所 本以一屋舍 善觉了为施  
 若释在前行 升毘阇延殿 见释大欢喜 天女各各舞  
 若见比丘来 还顾有惭愧 若毘阇延殿 见比丘问义  
 大仙颇能知 爱尽得解脱 比丘即为答 问者如其义  
 拘翼我能知 爱尽得解脱 闻彼之所答 释得欢喜乐  
 比丘多饶益 所说如其义 若毘阇延殿 问帝释天王  
 此殿名何等 汝释摄持城 释答大仙人 名毘阇延哆  
 是谓千世界 于千世界中 无有胜此殿 如毘阇延哆  
 天王天帝释 自在随所游 受乐那游哆 化作一行百  
 毘阇延殿内 释得自在游 毘阇延大殿 足指能震动  
 天王眼所观 释得自在游 若鹿子母堂 筑基极深坚  
 难动不可震 如意足能摇 彼有琉璃地 圣人履所履  
 滑泽乐更触 布柔软绵褥 爱语共和合 天王常欢喜  
 善能作妓乐 音节善谐和 诸天来会聚 而说须陀洹  
 若干无量千 及百诸那术 至三十三天 慧眼者说法  
 闻彼所说法 欢喜而奉行 我亦有是法 如仙人所说  
 谓至梵天上 问彼梵天事 梵故有此见 谓见昔时有  
 我住有常存 恒有不变易 梵天为答彼 大仙我无见  
 谓见昔时有 我恒常不变 我见此境界 诸梵皆过去  
 我今何由说 恒常不变易 我见此世间 正觉之所说  
 随所因缘生 所往而转还 火无有思念 我烧愚痴人  
 火然若愚触 必自然得烧 如是汝波旬 触烧于如来  
 久作不善行 受报亦当久 魔汝莫厌佛 莫烧害比丘

（那个地狱，名叫无缺，恶魔曾堕入在于其中，因为烧害佛陀的梵行，以及冒犯那位比丘之故。那个地狱有一百支铁钉，一切铁钉均为是逆刺，此地狱名叫无缺，恶魔往昔之时，就是在于此里面。如果有不觉知而造恶业的话，就是比丘，就是佛的弟子，也必定会得如是之苦痛，而受黑业〔恶业〕之果报的。）

（有若干种的园观，人类生存在于地上，食自然的粳米，居止在于北洲。大须弥山之岩，为善修之所熏陶之处，在这里修习而得解脱，受持其最后之身。跽立在于大泉的宫殿，住在那里一直到了期劫之久，宫殿为金色，令人可爱乐，有如火焰之晃昱那样。）

（作诸种种的妓乐，往诣于帝释之处，本来乃以一屋舍，善于觉了而为布施。如果释〔天帝释〕在前面而行，而升上毘阇延殿〔最胜殿，帝释天的宫殿〕，而看见释帝天，就大欢喜，天女各各都舞起来。假如看见比丘之到来时，就会还顾而有惭愧。如果在毘阇延殿上，看见比丘的话，就会问其义：『大仙！〔比丘〕您是否能知，所谓爱欲灭尽，就能得解脱？』比丘就会为之解答，使问者能如义：『拘翼〔憍尸迦，帝释天的另一名〕！我能知道，所谓爱欲灭尽就能得解脱！』听比丘的解答后，帝释天就得欢喜而快乐。比丘乃多所饶益，所说的都如其义。）

（假若在毘阇延殿里，问帝释天王：『此殿名叫甚么？为你释帝天所摄持之城呢？』释帝天回答大仙人说：『此殿名叫毘阇延哆〔最胜殿〕，如谓千世界的话，此殿

乃在于千世界中，再也没有一处之殿能胜此殿，如毘阇延哆殿的了。此处为天王一天

帝释，能自在，而随意所游的地方。帝释在此受乐，有那游哆〔那由他，亿〕之久，化作一，而行于百，在此毘阇延殿内，释帝天乃能得自在而游行。）

（此毘阇延大殿，用足指能把它震动，是天王之眼所观看到的，是帝释天你自在游行的地方。如鹿子母堂〔位于舍卫国，鹿子母所捐建之堂〕，其所筑的地基，乃极深而很坚固，是难以摇动，是不可震动的，但是有如意足，就能把它摇动。）

（那个地方有琉璃为地，是圣人之所履之处，为滑泽，而乐于更触，有布敷柔软的绵褥。都说爱语，都共为和合，天王乃常欢喜。善能作妓乐，音节都善为和谐。诸天都来此聚会，而说须陀洹〔预流，初果阿罗汉〕。有若干无量的千数，以及百数的诸那术〔亿数的诸天〕，都至于三十三天〔帝释天居住处，忉利天〕，有慧眼的人在那里说法，听他所说之法后，都欢喜而奉行。我也有这种法，如仙人所说的，所谓至于梵天上，问那梵天之事，梵天本来有此见，所谓见往昔之时为有，我住于有，而常存，恒有而不变易。梵天就为他而回答：大仙！我并没有看见过，所谓看见往昔之时为有，我乃恒常不变易之事。依我所见，则此境界的梵天，都会变易而迁变过去的。我现在有甚么理由说为恒常而不变易呢？我看见此世间，确实为正觉者所说

的那样，都随所有的因缘而生，所往的任何之处，还是一样的转还而回来的。）

（火并没有心去思念：我能烧愚痴的人。然而如果那愚人去触及火燃的话，必定会自然而得烧。像如是的，波旬你！如果触烧于如来，长久的时间作诸不善之行的话，则所受的果报，也当会长久的。恶魔！你不可以厌恶佛陀，也不可以烧害比丘。）

比丘降魔 住在于怖林 彼鬼愁忧戚 目连之所诃  
恐怖无智慧 即于彼处没

（一位比丘降伏恶魔，是住在于怖林的鹿野园时的事。那位鬼神〔恶魔〕因之而愁哀忧戚，是大目犍连尊者之所诃责的。没有智慧的魔，因之而起大恐怖，即在于那个地方隐没不现。）

尊者大目犍连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位恶魔波旬，听大目犍连尊者所说，乃欢喜奉行！（结句的通例）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 一三二、赖咤耆罗经第十六（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游行时，赖咤耆罗居士之子感于佛法之妙，请父母许允其

出家，父母不允，乃绝饮食而伏地不起，终于许其出家。出家后精进努力，成为阿罗汉。后回家乞食，父母欲用金钱，妻子欲破其戒，反而被其说服。并对国王叙说此世无护，无可依恃，此世一切趣向于老法，此世无常，要当舍去，此世无满，无有厌足等四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和大比丘众都俱往至于罽芦咤，住在于罽芦咤村之北的尸摄耆园中（胜舍婆，坚实）。

那时，罽芦咤村的梵志、居士们，都听到沙门瞿昙，为释迦种族的子弟，曾舍弃释迦的宗族，而出

家学道，游行于拘楼瘦，和大比丘众，俱来至于罽芦咤，住在于罽芦咤村之北的尸摄耆园中的消息。听说那位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于十方。沙门瞿昙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对于此世间的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等，由人至于天，都能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如果说法的话，即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始终所说的都是妙好之法），是有文有义，是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假如能够拜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而尊重、礼拜、供养、承事的话，就能快得善利。我们应该共往去拜见沙门瞿昙，而去礼拜、供养他。

罽芦咤的梵志、居士们，听后，就各与其等类的眷属相随，从罽芦咤出来，向北而行至于尸摄耆园，欲拜见世尊，欲礼拜、供养他。大家往诣佛陀之处后，那些罽芦咤的梵志、居士们，有的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旁；有的问讯佛陀后，退坐在一边。有的叉手向佛后，退坐在一面；有的遥见佛陀后，就默然而坐在另一边。那个时候，罽芦咤的梵志、居士们各坐已定后，佛陀就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成就他们的欢喜心。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默然而住。这时，罽芦咤的梵志、居士们，受佛为其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后，各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各自回去。

那时，有一位赖咤耆罗居士之子，仍然坐在那里，并不起来。于是，赖咤耆罗居士子，在罽芦咤村的梵志、居士们回去后不久，即从座起，偏袒着衣（虽未出家，但是其穿着，还是露现右肩之肉的形装），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如我所知的佛陀所说之法的内容来说，则假若我在家里面的话，就会被锁所锁，不得尽形寿清静，而行梵行的了。世尊！愿我得从世尊您去出家，去学道而受具足戒，得成为一位比丘，好净修清静的梵行。」

世尊问他而说：「居士之子！你的父母是否听允你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欲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了吗？」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白佛说：「世尊！我的父母并未听允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之子！如果父母不听允你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因此，我不得度你出家学道，也不得授与具足戒给你。」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白佛说：「世尊！我会方便去求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必定会听允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的。」世尊告诉他

说：「居士之子！随你所欲吧！」

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就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回去。回到家里后，向其双亲请愿而说：「二尊！（父母亲）。如我所知，佛陀所说之法的话，则如我在家学佛的话，会被锁所锁，不得尽形寿清静而行梵行。唯愿二尊听允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吧！」

赖咤耆罗的父母告诉他说：「赖咤耆罗！我们现在唯有你这么的一个儿子。平时都极爱怜念你，心内都常爱乐你，常看也不会有厌足之时。如果你命终的话，我们尚且不欲相弃舍于你，何况活活的要与你离别，不能见到你呢？」

赖咤耆罗居士之子，又再三的仰白其双亲而说：「二尊！如我所知，佛陀所说之法来说，则假如我在家里学佛的话，就会被锁所锁，就不得尽形寿清淨而行梵行，唯愿二尊听允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父母，也至于再三的告诉他说：「赖咤耆罗！我们现在唯有你这一个儿子，乃极爱而怜念，心意都常于爱乐，怎么看，也没有厌足。假如你命终的话，我们尚且不欲相弃舍，何况活生生的，而和你离别，不能见到你呢？」

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实时卧倒在地上，而白其父母说：「我从现在起已不再起来了，我决定不再饮，不再食，乃至父母听允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为止！」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一日不饮食，至于二、三、四日、多日都不饮食。

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父母，即往至其子之处，而对他说：「赖咤耆罗！你乃一位非常的柔软，身体极为安好的人，平时都常卧在于好的床，你现在不感觉这样做是非常的痛苦之事吗？赖咤耆罗！你快起来，你要好好的做一位在家学佛，而行布施，而快修福业的人！为甚么呢？赖咤耆罗！世尊的境界是非常的困难，是非常困难达到的！出家学道一事，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啊！」那时，赖咤耆罗居士之子，乃默然不回答。

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父母，乃往至赖咤耆罗的亲亲（亲族）之家，以及诸臣之处（居士等于长者，平时和政府的机要人物定有来往），而作如是之语说：「请你们大家都来我赖咤耆罗之子之处，来劝令他，叫他从地起来。」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亲友，以及诸臣们，即便共至赖咤耆罗处，大家对他说：「赖咤耆罗！你乃为一位柔软的人，身体也是极好的青年，你都常坐卧在于好床的人，而你现在这样做，你不觉得很苦痛吗？赖咤耆罗！你应快起来，可如欲的去行布施，去快修福业。为甚么呢？因为世尊的那种境界乃是非常的困难！真是困难的很啊！出家学道，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啊！」那个时候，赖咤耆罗居士之子，乃默然，并不回答。

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父母，乃到了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善知识之处，和同伴、同时等人之所，去对他们说：「你们同来至于赖咤耆罗我子之处，来劝令他从地起来吧！」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善知识、同伴、同时等人，就共同到了赖咤耆罗居士之子之处，而作如是之语说：「赖咤耆罗！你乃为一位至为柔软，身体极好的人，平常所坐卧的都是好的床，而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觉得痛苦吗？赖咤耆罗啊！你快起来吧！起来去施行你所欲愿的布施与人，快修福业吧！为甚么呢？赖咤耆罗！因为世尊那种境界是非常困难，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啊！出家学道乃是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啊！」那个时候，赖咤耆罗居士之子，仍然默然而不作回答。

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善知识、同伴、同时（同年）等人，则往至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父母之处，作如是之语而说：「你们可听允赖咤耆罗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如果他出家后，很快乐的话，在此

生中，仍然如故的可以相见得到，假若他出家后不乐，不堪其行的话，必定会自回来，会还皈你们当父母之人之处。现在如果不听允其出家的话，必定会死亡无疑，这有甚么益处呢？」

于是，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父母，听他们之说后，就对赖咤耆罗居士之子的善知识、同伴、同时等人说：「我们现在听许赖咤耆罗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如果学道来还，仍然如故，可以见得到。」赖



陀耆罗居士之子的善知识、同伴、同时等人，就一同往诣赖陀耆罗之处，便作如是之语而说：「居士之子！你的父母亲已经听允你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如学道后，还要回去看看你的父母啊！」

赖陀耆罗居士之子听此语后，便大欢喜，而生爱生乐，就从地而起，渐渐的保养其身体，到了身体复原后，就从罽芦陀村出来，而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而仰白佛陀说：「世尊！我的家父母已经听许我在于正法与律当中，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了。唯愿世尊您！听允我，能跟从世尊你出家学道，而受具足戒，而得作为比丘！」

于是，世尊乃度赖陀耆罗居士之子出家学道，授其具足戒。授具足戒后，就在于罽芦陀，随住数

时，嗣后就摄衣持钵，展转游行，到了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尊者赖陀耆罗，自出家学道，受具足戒后，乃在于远离之处而住，心不放逸，精勤的修行。他在于远离处独住，心不放逸，精勤的修行后，则为族姓子所为的：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唯无上的梵行已修毕，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真谛）。尊者赖陀耆罗，如实而知法后，至于得证阿罗汉（阿罗汉）。

于是，尊者赖陀耆罗得证阿罗汉后，或九年、十年之时，曾作如是之念：我本已答应出家学道后，还回去见我的父母亲，我现在宁可还赴本要（应遵守昔日的约定）为是。于是，尊者赖陀耆罗，乃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本有要（有约定），如出家学道后，还应回去看我的父母。世尊！我现在欲来辞行，我要往见我的家父母，要赴其本要（本来约定，也就是昔日之诺言），是否可以？」

那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这位赖陀耆罗族姓子，假若说他会舍戒，会罢道去行欲如本来那样的话，必定不会有这道理的。世尊知道其一切后，便对他说：「你此去后，应去度那些未经得度的人，应使那些未解脱的人，使其得解脱，未灭度的人，使其能得灭度究竟。赖陀耆罗！现在可随你之意而去吧！」

那个时候，尊者赖陀耆罗，听佛所说之语，乃善受善持，就从其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而去。他回到自己的寮房中，收举卧具，着衣持钵，展转游行，到了罽芦陀，而住在于罽芦陀村之北方的尸摄园。于是，尊者赖陀耆罗，过夜而至于翌日的平旦，乃着衣持钵，进入罽芦陀村，去进行乞食。尊者赖陀耆罗作如是之念：世尊乃称叹依次第去乞食（挨家挨户，不分别贵贱之家），我现在宁可在此罽芦陀依次第而乞食为是。尊者赖陀耆罗便在于罽芦陀村，依次第而乞食，展转乞食到了其本家。

那个时候，尊者赖陀耆罗之父，曾在中门而住，正在修理须发，尊者赖陀耆罗之父遥见尊者赖陀耆罗来到，便作如是之语而说：「你们这些秃头的沙门，为黑（被恶魔）所缚，而断种无子，破坏我的家。我曾经有一子，极爱而怜念，意常忍乐（我的心都常有此子而安乐），怎样看他，也不会厌足。然而他已被你们所度而去了，我已没有心情，不能给你的饮食！」

尊者赖陀耆罗在其父家，不能得到其布施，但得责数（不得食物，还而被责骂）而说：「你们这些秃头的沙门，都为黑所缚（被魔所侵），都断种无子，而破坏我的家。我本来有一位儿子，我乃极为爱怜念他，心意都非常的爱乐，怎样看，也不会厌足。然而他已被你们度去，应该不能给你的饮食。」尊者赖陀耆罗了知此事后，就快速的出去。

那个时候，尊者赖陀耆罗之父的家婢，正用畚箕盛臭烂的饮食，欲弃着在于粪

聚中。赖咤耆罗看见父家之婢，正用畚箕盛臭烂的饮食，欲弃着在于粪聚之中，便作如是之语而说：「妳这位妹妹！如果此臭烂的饮食，依法应弃舍的话，就请放在我的钵中，我当会食它。」

那个时候，尊者赖咤耆罗之父家的婢使（女使用人），就用在于其畚箕中的臭烂的饮食，泻放在其钵中。在泻放其钵中时，乃取其二种之相识，也就是听其说话的音声，以及看其手足之二相而知道为赖咤耆罗。婢女取二相后（根据二处而知）后，就往至于尊者赖咤耆罗之父所，而作言说：「尊（主人）！今当知道！您的尊子赖咤耆罗还来至于此罽芦咤了，可往见他。」尊者赖咤耆罗之父听后，非常的欢喜踊跃，就左手摄衣，右手摩挲须发，快疾的往诣尊者赖咤耆罗之处。

那个时候，尊者赖咤耆罗，面向壁处，而食此臭烂的食物。尊者赖咤耆罗之父看见尊者赖咤耆罗面

向壁，而食此臭烂之食物后，便作如是之说：「你赖咤耆罗！你乃至为柔软的人，身体也极为美好，都常食好的饮食的人。赖咤耆罗！你为甚么乃食此臭烂之食呢？赖咤耆罗！你为甚么到了此罽芦咤来，而不能还至于你的父母之家呢？」尊者赖咤耆罗尊者白父而说：「居士！我进入父家时，不得布施，但得责数：『你们这些秃头沙门都被黑所缚，都断种无子，破坏我的家。我乃唯一子，为至爱怜念，心内都常爱乐他，怎样看都不会觉得厌足，然而他乃被度而去，（使我非常的痛苦之故），应当不会给食与你。』我听此语后，便快速的出去。」

尊者赖咤耆罗之父，即辞谢而说：「赖咤耆罗要忍耐！赖咤耆罗要忍耐！我实在不知赖咤耆罗你还入你的父家啊！」于是，尊者赖咤耆罗之父乃以诚敬之心，扶抱尊者赖咤耆罗，带他进入家内，敷一座位请他坐下，赖咤耆罗尊者就便就其座而坐。于是，其父见尊者赖咤耆罗坐下后，就往至其妇之处，而作此言：「卿今当知！赖咤耆罗族姓子现在回家来，妳应速办饮食！」

尊者赖咤耆罗之母听后，非常的欢喜踊跃，就速办饮食。办完饮食后，就很快的叫人将钱财搬出来，放在于中庭的地上，聚钱作为大积堆。那些大钱之积堆，一方面有人站立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有一人坐在其处，然而两人都相互看不到（可见得钱

财之多，钱堆之高的程度）。作大钱的积堆后，就往诣尊者赖咤耆罗之处，作如是之言：「赖咤耆罗！这些是你母所分的，是属于你所有的钱财，如果说起你父亲的钱财的话，那是无量的百千，是不能计算得尽的，这些都尽付与你！赖咤耆罗！你可以舍戒罢道，好好的在家庭如意的去施行布施与人，快修福业也是一样的学佛之道啊！为甚么呢？因为世尊的境界乃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艰难！出家学道也是非常的困难的！」

尊者赖咤耆罗白其母说：「我现在欲有话要说，能见到妳的允许吗？」尊者赖咤耆罗之母回答说：「居士之子啊！你有话要说，我当会听听你的话。」尊者赖咤耆罗白其母说：「妳应当作一些新的布囊，将钱盛满于那些囊内，用车去载运它，而到达恒伽江（恒河），去将这些钱财泻放在江中的深处。为甚么呢？因为有了这些钱财之故，才会使人忧苦、愁戚、啼哭，而不得快乐的。」

于是，尊者赖咤耆罗之母，曾作如是之念：用这种方便之法，乃不能使子赖咤耆罗舍戒罢道。我现在宁可至其本妇之处，去作如是之语：「诸新妇们（年轻的媳妇们）！你们可用先前所著的瓔珞，去严饰妳们的身体，6为赖咤耆罗从前在家时，极所爱念的。妳们应用这些瓔珞去速严其身后，妳们就应赶快的共至于赖咤耆罗族姓子之处，到后，各人抱

其一足，而作如是之说：『不审（不知）贤郎有那些天女，能胜过于我吗？而令贤郎却舍我而为她们修梵行呢？』」

于是，其母即至尊者赖咤耆罗的本妇之处，去作如是之语：「诸新妇们！妳们

可以将从前所著的璎珞去严饰妳们的身体，此为赖咤耆罗族姓子从前在家时，极所爱念的。妳们用此璎珞速严身体后，妳们就共往至于赖咤耆罗族姓子之处，各抱其一足，而作如是之语说：『不知贤郎有甚么天女能胜过于我吗？而令贤郎却舍我而为她们修梵行的吗？』」

那个时候，尊者赖咤耆罗的本来在家时的诸年轻的妇人们，都各用从前所著于身的璎珞，严饰各人之身，是尊者赖咤耆罗本在家时极所爱念的。都用此璎珞严饰她们的身上后，往诣尊者赖咤耆罗之处，到后，各抱其一足，而作此言说：「不知贤郎有甚么天女能胜过于我的吗？而令贤郎却舍弃我，而为她修梵行呢？」

尊者赖咤耆罗对其本妇们说：「诸妹！当知！我并不是为天女们之故才修梵行的。所为修梵行之事，那些真义，我现在已经得证，佛教所作的，现在已经统统成办。」尊者赖咤耆罗的诸妇们，乃都住在一边，大家都啼泣垂泪，而作如是之语：「我们并不是贤郎您的妹妹，然而贤郎却叫我为妹妹？」于是，尊者赖咤耆罗，乃回还顾视，而白其

父母说：「居士！如果要布施饮食的话，便应以时而施，为甚么这样的相娆呢？」

那时，其父母就从座起，自行澡水，用上味的肴馔，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的食物，亲手自斟酌料理的饮食，极使尊者吃得饱满。食后则收器，行澡水后，就取一小床，另坐在那里听法。尊者赖咤耆罗为父母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他们的欢喜心后，就从座起立，说颂而说：

观此严饰形 珍宝璎珞等 右盘萦其发 紺黛画眉目  
此欺愚痴人 不诳度彼岸 以众好彩色 庄严臭秽身  
此欺愚痴人 不诳度彼岸 众香遍涂体 雌黄黄其足  
此欺愚痴人 不诳度彼岸 身服净妙衣 庄严犹幻化  
此欺愚痴人 不诳度彼岸 断绝鹿 襪 及破坏鹿门  
我舍离饵去 谁乐于鹿缚

（观看这经过严饰的身形，是用璎珞等珍宝来严饰的。你看！右盘回，而萦缠其头发，紺黛而严画过的眉与目，这些妙好的相，可以欺惑愚痴之人，然而不能诳惑求往彼岸的人。）

（用众好的彩色，去庄严此臭秽之身，这乃可以欺惑愚痴的人，而不能诳惑那求往彼岸的人。用众香来遍涂在其身体之上，用雌黄〔黄赤色的矿物，可供颜料〕来黄其足，这乃能欺惑那些愚痴的人，而不能诳惑那些求往彼岸的人。身上穿上净妙之衣，庄严其身，有如幻化的，这乃能欺惑愚痴的人，不能诳惑求往彼岸的人。）

（鹿，机巧的把其 襪〔缚绳鹿网等物〕断绝了，以及也破坏其陷鹿之门。我乃舍离其饵而去，谁愿快乐如鹿之被缚呢？）

尊者赖咤耆罗，说此颂后，就用如意足，乘虚而去，至于罽芦咤林，而进入其林中，在于鞞酰勒（毘鞞得迦，药果树）树下，敷尼师檀（坐具），结跏趺而坐在那里。那时，拘牢婆王（高罗婆，极作，不好声王），被诸群臣前后围绕，坐在于正殿，咨嗟称叹尊者赖咤耆罗而说：「如果我能听到赖咤耆罗族姓子到此罽芦咤来的话，我必定会去拜见他。」

于是，拘牢婆王，告诉猎师说：「你去按行罽芦咤林（叫他先去清扫该林），我欲出去打猎。」猎师受教，即便去按行罽芦咤林。于是（这时），猎师在按行罽芦咤林时，看见尊者赖咤耆罗在鞞酰勒的树下，敷一尼师檀，结跏趺而坐在那里，便作如是之念：所谓被拘牢婆王及诸群臣共坐正殿，而咨嗟称叹的人，现在正住在于此地。尔时，猎师按行罽芦咤林后，还诣拘牢婆王之处，白王而说：「大王！当知！我已经按行过罽芦咤林了，可随大王之意了。大王本来所与与诸群臣共坐在正殿！而咨嗟称叹尊者赖咤耆罗而说：『如果我能听到赖咤耆罗

族姓子，来到此罽芦咤林的话，我必定会去拜见他。」这位尊者赖咤耆罗族姓子，现在已经在罽芦咤林中，在于鞞鞞勒树下，敷一尼师檀，结跏趺而坐在那里。大王如欲拜见的话，便可以去了。」拘牢婆王听后，告诉御者说：「你赶快严驾，我现在欲去拜见赖咤耆罗。」御者受教后，就实时尽快的严驾，然后还白大王说：「大王！当知！严驾已办好，可随大王之意了。」

于是，拘牢婆王即乘车而出，往至罽芦咤林，遥见赖咤耆罗尊者时，就便下车，徒步而往至尊者赖咤耆罗之处。尊者赖咤耆罗看见拘牢婆王之来到，便作如是之说：「大王！你现在到这里来，乃欲自己随便坐下吗？」拘牢婆王说：「现在我虽然到了自己的境界（自己所有之地），然而我的意见乃欲使赖咤耆罗族姓子，请我而叫我坐下。」尊者赖咤耆罗就请拘牢婆王说：「现在有别坐在那里，大王可以坐在那边。」

于是，拘牢婆王和赖咤耆罗尊者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大王对赖咤耆罗说：「你是否为家道

衰微之故，才去出家学道的呢？或者如为无财物之故，而行学道的话，则赖咤耆罗啊！我拘牢婆王家，乃有很多的财物，我可出财物给与赖咤耆罗你，我劝赖咤耆罗你，应舍戒罢道，去行欲布施，去快修福业为是。为甚么呢？赖咤耆罗！因为师教非常的难修！出家学道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尊者赖咤耆罗听后，对大王说：「大王！你现在乃用不清净之法来请我的，并不是以清静之法来请我的。」拘牢婆王听后，请问说：「我应当要怎样才叫做用清静之法请赖咤耆罗你，而不是用不清净之法呢？」

尊者赖咤耆罗说：「大王！应作如是之语：『赖咤耆罗！我国的人民乃安隐快乐，并没有恐怖、没有斗争，也没有棘刺，更没有苦使役，米谷很丰饶，乞食为容易得到。赖咤耆罗你若住在我的国内的话，我当会为护法，而保护如法。』大王！像如是说，就是用清静之法请我，而不是以不净来请我的了。」拘牢婆王听后，就向他说：「我现在用清静之法，来请赖咤耆罗你，并不是用不清净之法。我国的人民很安隐快乐，并没有恐怖，没有斗争，也没有棘刺，更没有使役，米谷乃非常的丰饶，乞食为容易得到。赖咤耆罗，你如住在我国内的话，我当会为你的护法，会护如法。」

又次，赖咤耆罗！有四种衰，所谓衰衰之故，才会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而去学道。那四种呢？所谓病衰、老衰、财衰、亲衰是赖咤耆罗！甚么叫做病衰呢？或者有一个人，罹病长久，其疾患乃极为沉重而非常的痛苦，他就作如是之念：我长病疾患，极为深重而甚苦。我实在有欲，而不能行欲，我现在宁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出家人，去学道。他就在于后来之时，由于病衰之故，就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之人的去学道，这就是病衰。

赖咤耆罗！甚么叫做老衰呢？或者有一个人，年耆而根熟，其寿数已到了垂毕之时（岁寿将于该终之时），他就作如是之念：我已年耆而根熟，寿数已过了将于垂终之时，我实在有欲，然而已不能行欲，我现在宁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而去学道。他就在于后来之时，由于老衰之故，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而去学道，这叫做老衰。

赖咤耆罗！甚么叫做财衰呢？或者有一人，贫穷无力，他就作如是之念：我乃贫穷而无力，我现在宁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而去学道。他就在于后来之时，由于财衰之故，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而去学道，这叫做财衰。

赖咤耆罗！甚么叫做亲衰呢？或者有一个人，在亲里的人，都已断种，都已死亡没尽，他就作如是之念：我的亲里的人，都已断种，都已死亡没尽，我现在宁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之人的去学道。他就在于后来之

时，由于亲衰之故，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出家人，而去学道，这叫做亲衰。

赖咤耆罗！你在往昔之时并没有病，是安隐成就，都以平等的食道，为不冷不热，平正而安乐，顺次而不净，由于此之故，乃食噉含消，都安隐而得以消化。赖咤耆罗！你乃不是由于病衰之故，而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出家人，而去学道。

赖咤耆罗！你在往昔之时，年幼而为童子时，其发黑而清静，身体乃很盛壮。那时作倡伎乐，极为自娱，而庄严其身，都常喜于游戏。那个时候，你的亲属都不欲使你去学道。父母乃啼泣，乃忧戚懊恼，也不听允你去出家学道。然而你却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赖咤耆罗！你乃不由于老衰之故，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而去出家学道。

赖咤耆罗！你在此罽芦咤的地方，可说就是第一家，是最大之家，是最胜之家，是最上之家，所谓财物是也。赖咤耆罗！你乃不由于财衰之故，而去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之出家人，而去学道。

赖咤耆罗！你在此罽芦耆的林间，有大豪亲，有族亲，大家都存在。赖咤耆罗！你乃不由于亲衰之故，去剃除须发，去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出家人，而去学道。

赖咤耆罗！此四种衰，或者有衰的人，就去剃除须发，去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而去学道。依我看，赖咤耆罗你都没有这些衰，可使赖咤耆罗你去剃除须发，去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人，而去学道。赖咤耆罗！你的所知所见为如何？为听甚么，而去剃除须发，而去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呢？」

尊者赖咤耆罗回答而说：「大王！世尊，也就是知者、见者、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曾经教示而说四事。我乃欲此四事，忍乐于此四事，我知见闻此四事，因此之故，才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那四事呢？1.此世间乃没有护，没有可依恃的。2.此世间的一切都趣向于老衰之法。3

此世间为无常的，必定当会舍弃的。4.此世间并没有满足，无有厌足，都为爱而走使的。」

拘牢婆王问说：「赖咤忍罗！你刚才所说的：『大王！此世间并没有保护，没有可依恃。』然而，赖咤耆罗！我有儿孙、兄弟、枝党、象军、车军、马军、步军，都能射御，有严毅而勇猛的王于，有力士钵罗耆提、摩诃能伽，有会占相的，有会策虑的，有会计算的，有善知书的，有善谈论的，也有君臣，有眷属，有会持咒的，有会知咒的。他们随着诸方的有恐怖之事时，都能制止。如赖咤耆罗你所说的：『大王！此世间无人能护，没有可依恃的。』赖咤忍罗！你刚才所说的，这有甚么意义呢？」

尊者赖咤耆罗回答说：「大王！我现在问大王你，你就随所知的解答吧！大王！此身体是否会有病吗？」拘牢婆王回答说：「赖咤耆罗！现在我的身体，都常有风病。」

赖咤耆罗尊者问说：「大王！当那风病发作时，会生非常极重之苦的，大王！那时你是否可以对你的那些儿孙、兄弟、象军、马军、车军、步军，皆能射御的，严毅勇猛的王于，力士钵罗耆提、摩诃能伽，能占相的，有策虑的，会计算的，知书的，善能谈论的，和君臣、眷属，以及能持咒、知咒的等人说：『你们共来暂代我受极重甚苦之事，使我

无病而得安乐。』呢？」拘牢婆王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我自作业，因业缘业（由于业的因缘），而独受极苦，非常重的苦的。」

尊者赖咤想罗对他说：「大王！由于此缘故，世尊乃说此世间无护，无可依恃。我乐欲此道理，忍乐此道理，我知、见、闻此道理，因此之故，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拘牢婆王对尊者说：「如赖咤想罗尊者所说之：『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等语，我也是乐欲此理，忍乐于此道理。为甚么呢？因为此世间确实无护，确实无可依恃。」

拘牢婆王又问说：「如赖咤想罗你所说的：『大王！此世间的一切，都趣向于老法。』赖咤想罗你刚才所说的，这又是甚么意义呢？」尊者赖咤想罗回答说：「大王！我现在问大王你，你就随所知的来解答。如大王之年龄，或者在二十四岁，或者在二十五岁时的话，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个时候的动作的轻快，和现在比较起来，到底为何呢？那时的筋力、形体、颜色，和现在相比起来，为何呢？」拘牢婆王回答说：「赖咤想罗！如我那时的年龄，或者为二十四，或者为二十五，我自忆那时，乃非常速疾（轻快），筋力、形体、颜色，没有人能胜我的。赖可想罗！我现在已经极老，诸根都衰熟，寿数已到了将于垂尽，年已满八十，不能再有轻快的起动了。」

尊者赖咤想罗对他说：「大王！因此之故，世尊乃说此世间的一切，乃极向于衰老之法。我乃乐欲而忍乐此说法，我乃知、见、闻此说法，因此之故，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拘牢婆王说：「如赖咤想罗所说的：『大王！此世间的一切，都趣向于衰老之法。』我也乐欲而忍乐于此法。为甚么呢？因为此世间确实一切都向于衰老之法。」

拘牢婆王又问说：「如赖咤想罗你所说的：『大王！此世间为无常，必定当会舍去。』赖咤想罗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话，到底这又为何意义呢？」尊者赖咤想罗对他说：「大王！我现在问王你，你就随所解的回答于我。大王！有丰富的拘楼国，以及丰富的后宫，丰富的仓库吗？」拘牢婆王回答说：「如是！」

尊者赖咤想罗又问说：「大王！有丰富的拘楼国，以及有丰富的后宫，也有丰富的仓库，然而如果有时有一种法之到来，而不可依，将忍乐（安住于快乐）的被破坏，一切世间的人，没有不皈于死的话，则那个时候的丰富的拘楼国，以及丰富的后宫，丰富的仓库，是否可得从此世间，持至于后世吗？」拘牢婆王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

我会独一无二，并没有伴侣可从此世间至于后世的。」尊者赖咤想罗对他说：「大王！因此之故，世尊乃说此世间为无常，必定当会舍去。我乃乐欲而忍乐于此道理，我乃知、见、闻此道理，因此之故，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拘牢婆王对他说：「如赖咤想罗你所说的：『大王！此世间为无常，必定当会舍去。』这些话，我也乐欲于是，忍乐于是（欢乐此说，安乐于此说）。为甚么呢？因为此世间确实为无常，必定当会舍去之故。」

拘牢婆王又问说：「如赖咤想罗你所说的：『大王！此世间乃不能满，并没有厌足，都是为贪爱而走使。』赖咤想罗！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话，又有甚么义呢？」尊者赖咤想罗回答说：「大王！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所了解的来回答我。大王！有丰富的拘楼国，以及丰富的后宫，丰富的仓库吗？」拘牢婆王回答说：「如是。」

尊者赖咤想罗又问说：「大王！有丰富的拘楼国，以及丰富的后宫，丰富的仓库的话，则如在于东方，有一人来，此人乃为可信可任，不会欺诳世间，此人来向大王你说：『我从东方来，我所看到的那边的国土，乃极大富乐，有好多的人民。大王！您可以得到彼国，得到那边所有的财物，可以得到那边的人民、力役的。』大王！你是否欲得彼

国，而整御彼国吗？」拘牢婆王回答说：「赖咤想罗！如我知道有如是的丰富的国家，有那个国家所有的财物、人民、力役，都容易得到那些人民，而整御统治的话，我必定会去攻取它。」

尊者又说：「像如是的从南方、西方、北方而来的人，也是和由东方而来的人一样的情形。而从大海岸，如果有人来，此人乃可信可任，不会欺诳于世间。他来向大王你说：『我从大海岸而来，所看到的那个国家，乃极为大富乐，有好多的人民。大王！你可以得到彼国所有的财物、人民、力役。』大王你听后，欲得那个国家，欲整御彼国的一切吗？」拘牢婆王回答说：「赖咤想罗！如果我知道有如是的丰富的国家，有这么多所有的财物，以及人民、力役，而能得到彼国的人民，去整御而统治的话，我必定会去攻取它。」

尊者赖咤想罗对大王说：「大王！由于此缘故，世尊乃说此世间为无满，并没有厌足，都是为贪爱所走使的。我乃乐欲而忍乐于此道理，我乃知、见、闻此道理，是故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可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

拘牢婆王说：「如赖咤想罗你所说的：『大王！此世间为无满，没有厌足，都为贪爱所走使。』我听后，也乐欲如是之法，忍乐于如是之法。为甚么呢？因为此世间确实无满，确实没有厌足，都为贪爱所走使之故。」

尊者赖咤想罗对大王说：「大王！世尊乃为正知、正见，为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为我说此四事。我乃乐欲而忍乐于此道理，我乃知、见、闻此道理，因此之故，才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

于是，尊者赖咤想罗，乃说偈颂而说：

我见世间人	有财痴不施	得财复更求	慳贪积聚物
王者得天下	整御随其力	海内无厌足	复求于海外
王及诸人民	未离欲命尽	散发妻子哭	呜呼苦难伏
衣被而埋藏	或积薪火烧	缘行至后世	烧已无慧念
死后财不随	妻子及奴婢	贫富俱共同	愚智亦复然
智者不怀忧	唯愚抱挹戚	是故智慧胜	逮得正觉道
深着于有有	愚痴作恶行	于法非法行	以力强夺他
少智习效他	愚多作恶行	趣胎及后世	数数受

生死

已受出生世	独作众恶事	如贼他所缚	自作恶所害
如是此众生	至到于后世	为己所作业	自作恶所害
如果熟自堕	老少亦如斯	欲庄美爱乐	心趣好恶色
为欲所缚害	因欲恐怖生	王我见此觉	知是沙门妙

（依我所见而了解的世间的人，大概都是有财而痴之故，不肯布施与人。得有财富后，又要更求财富，都是慳贪积聚财物。如王者虽已得天下，然而如能整御而随其力的话，则对于海内，并不会厌足，然而却又更求于海外。国王以及诸人民们，都未离开贪欲，而命已垂尽。命终时，妻子都会散发而啼哭的死去活来，呜呼！痛苦难以制伏啊！死后，被用衣而被盖，把其埋藏，或者积薪，而用火烧。）

（死亡后，都缘于其善恶的业行，而至于后世，烧燃后，已没有慧念。既死之后，财物并不会随身而去，妻子，以及奴婢们，其货之富有，都为一同，不管是愚与智，也是同样的。）

（有智慧的人，不会怀忧恼，唯有愚痴的人，会抱挹戚〔心理烦闷不乐〕。因此之故，有智慧的人，会优胜，会逮得正觉之道。）

（愚痴的人乃深着于有漏的有，因为是愚痴的缘故，而会作恶行，对于法，却不行，而行非法之行，都以其力而强夺他人的所有。少智的人，都习效他，多于愚，而作恶行，这样的趣转于另一胎，而至于后世，而数数〔屡次〕的受生死轮回。）

（已受胎而出生于世间，又独作众恶之事。有如盗贼之被他人所缚那样，会被自己所作的恶业所害的。像如是的这些众生，都至于后世，都为自己所作之业，自己所作之恶所害。有如果实之成熟后，就会自堕那样，不管是老，或者是少，也都如此的道理。）

（人人都贪欲于庄美而被人爱乐，心里都趣于好的色，而讨厌那恶的色。都被贪欲所缚害，由于贪欲而会有恐怖的产生。大王！我乃看见这情形，而觉悟，而知此沙门为最妙的。）

尊者赖咤耆罗所说的就是如是，拘牢婆王听尊者赖咤耆罗所说，乃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一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 一三三、优婆离经第十七（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长苦行的尼捷，回答佛陀的所问。坚持而说：以身口意三罚中，身罚最重。佛陀乃立意业为最重。优婆离居士从尼捷处听此说后，欲来难佛，反为佛陀所化，后来乃拒绝诸尼捷之进入其门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到：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那难陀村，住在波婆离捺林。

那时，长苦行的尼捷（尼捷亲子的弟子），在于中午后，彷徨（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旁。于是，世尊问他而说：「苦行的！你们的尼捷亲子（尼干陀若提子，也就是若提族出身的尼干陀外道。为六师外道之一，也是耆那教中兴之祖），到底是施設（规定）几种行，使你们不可行恶业，不可作恶业呢？」长苦行

的尼捷回答说：「瞿昙！我的尊师尼捷亲子，并不为我们施設于行，使我们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但为我们施設于罚，使我们不行恶业，不作恶业的。」

世尊又问说：「苦行的！你们的尼捷亲子，到底施設几种罚，使你们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呢？」长苦行的尼捷子回答说：「瞿昙！我的尊师尼捷亲子，乃为我们之輩施設三罚，使我们不行恶业，不作恶业。那三种呢？所谓身罚、口罚，以及意罚是。」

世尊又问而说：「苦行的！为甚么有身罚之异、口罚之异，意罚之异呢？」长苦行的尼捷回答说：「瞿昙！因为我们的身罚有异，口罚有异，意罚有异之故。」

世尊又问说：「苦行的！此三罚，都像如是的为相似，而尼捷亲子所施設的，到底那一种罚为最重之罚，使你们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呢？到底是身罚、口罚呢？或者为意罚呢？」长苦行的尼捷回答说：「瞿昙！此三罚，乃为如是相似，而我的尊



师尼捷亲子，乃施設身罚为最重，使我们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则不然，至于意罚，乃为最下的，乃不及于身罚之极大而甚重。」

世尊又问而说：「苦行的！你说身罚为最重的吗？」长苦行的尼捷回答说：「瞿昙！身罚为最重没错。」

世尊又再三的问而说：「苦行的！你说身罚为最重的吗？」长苦行的尼捷，也再三的回答而说：「瞿昙！身罚确实为最重的。」于是，世尊再三的审定长苦行的尼捷如此之事后，便默然而住。

长苦行的尼捷，乃问而说：「沙门瞿昙！你到底是施設几罚，使人不可行恶业，不可作恶业呢？」那时，世尊回答而说：「苦行的！我并不施設罚，使人不可行恶业，不可作恶业的。我但施設业，使人不可行恶业，不可作恶业的。」

长苦行的尼捷问而说：「瞿昙！你到底施設几种业，使人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呢？」世尊又回答说：「苦行的！我乃施設三种业，使人不行恶业，不作恶业。那三种呢？所谓身业、口业，以及意业是。」

长苦行的尼捷问而说：「瞿昙！身业异、口业异、意业异吗？」世尊又回答说：「苦行！我说身业有异，口业有异，意业有异的。」

长苦行的尼捷问而说：「瞿昙！此三业乃如是的相似，而施設那种业为最重，使人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呢？到底是身业、口业呢？或者为意业呢？」世尊又回答而说：「苦行的！此三业乃如是的相似，而我乃施設意业为最重，使人不行恶业，不作恶业的。至于身业与口业，则不然啊！」

长苦行的尼捷问而说：「瞿昙！你施設意业为最重的吗？」世尊又回答说：「苦行的！我确实施設意业为最重的。」

长苦行的尼捷又再三的问而说：「瞿昙！你确实施設意业为最重的吗？」世尊也再三的回答而说：「苦行的！我乃施設意业为最重，是不错的。」于是，长苦行的尼捷，再三的审定世尊如此之事后，即从座起，绕世尊三匝后，退还而去，而往诣于尼捷亲子之处。

尼捷亲子遥见长苦行的尼捷之来到，就便问而说：「苦行的！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长苦行尼捷子回答说：「师尊！我乃从那难陀的波婆离捺林，在那个地方住锡的沙门瞿昙之处而来的。」尼捷亲子问说：「苦行的！是否共沙门瞿昙有所论说吗？」长苦行的尼捷回答说：「共论过啊！」尼捷亲子告诉他说：「苦行的！如共沙门瞿昙有所谈论的话，你就统统说出来给我听，我或者能知他的所论的内义。」

于是，长苦行的尼捷子乃将和世尊有所共论之事，统统向他说。尼捷亲子听后，便称叹而说：「善哉！苦行的！谓你乃能对于师尊所教训的弟子之法而行。你所作的为智辩聪明而决定，安隐无畏而成就调御，可说已逮到大辩才，得甘露之幢，在于甘露界，能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为甚么

呢？因为你乃能向沙门瞿昙说施設身罚为最重，使人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则不然，意罚乃为最下的，乃不及于身罚之极大甚重。」

这时，优婆离居士（近取，那难陀人）和五百名居士，都集在于众人当中，乃叉手向尼捷亲子，于是（然后），优婆离居士就对长苦行的尼捷说：「贤尊！您已再三的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之事了吗？」长苦行尼捷回答说：「居士！我已经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之事了。」

优婆离居士对长苦行尼捷说：「我也能到那个地方去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之事后，把他随所牵挽（以论胜其论，而可以随意搬来搬去），有如大力士之手执鬃羊，可以随所牵挽那样。我也如是这般的能至其处，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之事后，可以随所牵挽，犹如力士之手执鬃裘（附有长毛的皮衣），把它抖擻而弃舍尘垢那样。我也如是这般的能至其处，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后，可以随所牵挽，

有如沽酒师、沽酒的弟子，取漉酒之囊，放着在于深水中，随意所欲，随所牵挽那样。我也如是这般的能至其处，再三的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之事后，可以随所牵挽，有如龙象之王，年满六十，而以僑傲的摩诃能加，其牙与足体都完具，能力也很炽盛。力士将他牵去用水洗髀 洗脊 洗胁 洗腹 洗牙 洗头，以及使其在于水中游戏那样。我

也如是这般的能至其处，再三的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之事后，随其所洗那样（南传为麻洗，说明象洗身时，在水中跳跃嬉戏为之麻洗）。我要往诣沙门瞿昙之处，去和他谈论，去降伏他后，就回来。」

尼捷親子对优婆离居士说：「我也可以降伏沙门瞿昙，他也可以的，长苦行尼捷也可以的。」于是，长苦行的尼捷，乃向尼捷親子说：「我不欲使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之处。为甚么呢？因为沙门瞿昙乃能知幻化之咒，能用咒去化作（教化）弟子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怕优婆离居士会被沙门瞿昙所感化，会被教化而作为其弟子。」

尼捷親子对他说：「苦行的！如优婆离居士会被沙门瞿昙化作为其弟子的话，乃是没有的事。如沙门瞿昙会受优婆离居士所感化，而作为其弟子，必定有此事。」优婆离居士也再三向尼捷親子说：「我现在欲往诣沙门瞿昙之处，去和他共谈论，降伏他后，就会回来。」尼捷親子也再三的回答他说：「你可以前往，我也可以降伏沙门瞿昙，他也可以，长苦行尼捷也可以的。」

长苦行尼捷又再三的发表其意见说：「我不欲使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之处。为甚么呢？因为沙门瞿昙乃知幻化之咒，能以咒去化作其弟子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怕优婆离居士会被沙门瞿昙所教化，而作为其弟子。」尼捷親子对他说：「苦行的！如优婆离居士会被沙门瞿昙化作为其弟子者，终究没有这道理的。如果沙门瞿昙会受优婆离居士的教化，而作为其弟子者，必定有这道理的。优婆离居士！你去吧！可以随意去吧！」

于是，优婆离居士乃稽首尼捷親子之足，绕其身三匝后而去，就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而开口而问说：「瞿昙！今天长苦行尼捷，曾经来到这里吗？」世尊回答说：「来过的，居士！」优婆离居士问说：「瞿昙！是否曾经和长苦行尼捷，有所谈论过吗？」世尊回答说：「有所论说过。」优婆离居士说：「瞿昙！如和长苦行尼捷有所论说过的，都尽为我说，如我听后，或者能知其义。」于是，世尊就将和长苦行尼捷有所谈论过之事，都尽向他说。

那时，优婆离居士听后，便感叹而说：「善哉！苦行！所谓对于师尊，而能行弟子之法，所作的为智辩，聪明而决定，安隐而无畏，而成就调御，逮得大辩才，得甘露之幢，在于甘露界而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为甚么呢？因为他能向沙门瞿昙强调施設身罚最重，使人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不然，意罚乃为最下，乃不及于身罚之极大而甚重之事。」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他说：「居士！我欲和你共论此事，你如住于真谛的话，（你如果确实站在真理而思惟的话），就以真谛来回答。」优婆离居士回答说：「瞿昙！我乃住于真谛，而以真谛回答于你。沙门瞿昙！但当和我共论此事吧！（尽管说出来好了。）」

世尊问说：「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一位尼捷来到，他乃好喜于布施，乐于于布施，不戏假，乐于不戏假，为极清淨，而极能行咒。如果他行来之时（欲施行布施之时），多杀大小之虫（鸟兽之类）的话，则，到底如何呢？居士！尼捷親子对于此杀生，曾经施設其报吗？（杀生之业报）」优婆离居士回答说：「瞿昙！如果有思的话，就会有罪，假如没有思的话，就没有罪的。」

世尊问他而说：「居士！你说有思，是指甚么呢？」优婆离居士回答说：「瞿昙！

是指意业的。」世尊告诉他说：「居士！你应当思量，然后回答。你所说的，前与后都相违，后与前也相违，则是前后不相应。居士！你在此大众当中，自己说：『瞿昙！我安住于真谛（确实站在真理而思惟），会以真谛而作答。沙门瞿昙！但当和我共论此事好了。』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有一位尼捷，到这里来，他乃欲饮汤（开水），而断绝冷水

（尼捷极戒杀生，冷水恐含有微生虫，热水则可饮），他求得汤水时，便欲饮冷水，如果不得冷水，则他的生命便会终了（患者得不到水—因不可饮冷水，便会身亡）。居士！尼捷亲于对于此事，到底如何说法呢？是否曾说这位尼捷所往生之处吗？」优婆离居士回答说：「瞿昙！有一处天，名叫意着天，那位尼捷命终之后，如果为意着而死的话，必定会往生其处。」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你应当思量之后，然后回答。你所说的，前与后都相违，后与前也相违，则是不相应的。你在此大众当中，自己说：『瞿昙！我住于真谛，会以真谛回答。沙门瞿昙！但当和我共论此事好了。』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假如有人持利刀而来，他作如是之说：『我要在于此那难陀村内，所有的一切众生，在于一日当中，统统把他们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为一肉聚，作为一肉积。』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个人是否能对于此那难陀内的一切众生，在于一日当中，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为一肉聚，作为一肉积吗？」

优婆离居士回答说：「弗也！为甚么呢？因为此那难陀内，乃极大富乐，有好多的人民，因此之故，那个人对于那难陀内的一切众生，必不能得在于一日当中，统统把他们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为一肉聚，作为一肉积。瞿昙！那个人乃徒为大烦劳而已。」

世尊问而说：「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一位沙门，或梵志到来，他乃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其心乃得自在的人。此人曾作如是之说：『我以发一瞋恚之念，使此那难陀内的一切，都烧燃，而使其成为灰尘。』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位沙门或梵志，是否能使此那难陀内的一切，烧成为灰尘吗？」

优婆离居士回答说：「瞿昙！何只是一那难陀？何只是二、三、四倍？瞿昙！那位沙门或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得自在的话，则如果他发一瞋恚之念时，就能使一切国内的一切人民，都会被烧燃，而使其成为灰尘，何况是一个那难陀村呢？」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你应当思量，然后回答，你所说的，乃前与后相违，后与前相违，则是不相应的。你在此大众当中，自己说：『瞿昙！我乃站住于真谛，以真谛回答。沙门瞿昙！但当和我共论此事好了。』」

世尊又问而说：「居士！你是否曾经听到过大泽为无事（闲静），骐驎为无事，麋鹿为无事，静寂为无事，空野为无事，无事即为无事之事吗？」优婆离居士回答说：「瞿昙！我曾经听到过啊！」

世尊说：「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它们到底是谁使其成为大泽无事、骐驎无事、麋鹿无事、静寂无事、空野无事、无事即为空闲无事的吗？」优婆离居士乃默然不答。世尊乃告诉他说：「居士！速答！居士！赶快回答吧！现在不是默然之时。因为居士曾经在此大众当中自己说：『瞿昙！我住于真谛，以真谛回答。沙门瞿昙！但当和我共论此事好了。』」

于是，优婆离居士经过须臾的默然后，就发言而说：「瞿昙！我并不是在默然，我但思惟于此里面的含义而已！瞿昙！那些愚痴的尼捷乃不善于晓了，不能解知，不识良田，而不自审察，长夜（久来）都在欺骗于我，我都被他所误，所谓向沙门瞿昙您，说施设身罚为最重，使人不行恶业，不作恶业。至于口罚与意罚，则不如

身罚之重。如我现在从沙门瞿昙你所说而知其义来说，则仙人发一瞋念（俗念），就能使大泽无事、麒麟无事、麋鹿无事、寂静无事、空野无事、无事即为无事。世尊！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自归依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愿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你要默然而行，不可以宣扬，像如是的胜人，乃以默然而为善。」

优婆离居士白佛说：「世尊！我由于世尊所说之语之故，又对于世尊重加欢喜（称叹）。为甚么

呢？因为世尊曾作如是之说：『居士！你要默然去行，不可以宣扬，像如是的胜人，乃以默然而为善。』世尊！假如我更为其它的沙门、梵志，作为他们的弟子的话，他们一定当会执持幢幡、宝盖，而遍行宣令在于那难陀，而作如是之说：『优婆离居士乃为我作弟子了！优婆离居士乃作为我的弟子了！』然而世尊乃作如是之说：『居士！你应默然而行，不可以宣扬，像如是的胜人，乃以默然而为善。』」

优婆离居士白佛说：「世尊！从今日起，我已决定不听允诸尼捷入我的家门，唯听许世尊的四众弟子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之进入我的家内。」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那些尼捷们，是你家长夜（长久）以来所共尊敬的人，如果他们来到时，你应当随力去供养他们。」

优婆离白佛说：「世尊！我乃由于此之故，又对于世尊倍加欢喜的。为甚么呢？因为世尊曾作如是之说：『居士！那些尼捷们，是你家长夜以来所共尊敬的人，如果他们来到的话，你应当随力去供养他们。』世尊！我本来曾经听过人家说世尊乃作如是之说：『应当布施与我，不可布施给与他人。应当布施与我的弟子，不可布施给与他人的弟子。如果布施与我的话，当会得大福报，假如布施给与他人的话，就不能得大福报。布施我的弟子的话，当会得大福报，布施给与他人的弟子的话，就不能得大福报的。』」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我并不作如是之说：『当布施与我，不可布施与他人，布施与我的弟子，不可布施与他人的弟子。如施与我的话，当得大福，如施与他人，就不得大福。施与我的弟子，当得大福，如施与他人的弟子的话，则不得大福。』居士！我所说的就是如是：『应布施给与一切众生，而随心欢喜。假如布施给与不精进的人的话，就不得大福报，如果布施给与精进的人的话，当会得大福报。』」

街优婆离居士白佛说：「世尊！愿无为也（不要烦劳）。我自己知道应该布施给与尼捷，或不应布施给与尼捷之事。世尊！我现在再自归依佛、归依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于是，世尊乃为优婆离居士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如诸佛所说之法那样，首先说端正之法，使听法欢悦。所谓说布施，说持戒，说生天等法，毁咨欲贪就是灾患，生死为之垢秽，称叹无欲为之妙，道品（向正觉之路之法）为白净。世尊为他说如是之法后，佛陀知道他有欢喜

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所谓如诸佛所说的正要。世尊便为他说苦集灭道。优婆离居士即在于其坐位当中，得见四圣谛一苦集灭道。犹如白素之布，容易染为有色那样。像如是的，优婆离居士即在于坐中得见苦集灭道的四圣谛。

于是，优婆离居士见法而得法，而觉悟白净之法，而断疑度惑，更没有其它之为尊，不再从其它，已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在于世尊之法得到无所畏惧的境界，就从其座位站起，为佛作礼而说：「世尊！我现在再三的自归依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于是，优婆离居士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而稽首佛足，绕佛身边三匝后归去。

回家后，敕守门的人说：「你们当知！我现在已经为世尊的弟子了，从今天起，假如诸尼捷来到的话，就不可允许他们进入门内，唯听允世尊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之进入。如尼捷来的话，就应对他说：『尊者！优婆离居士现在已受佛陀的教化，被化作为其弟子，则不听允诸尼捷们之入门内，唯听允世尊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之进入。假如须要饮食的话，便可以住在这里等候，当会拿食物出来给你们的。』」

于是，长苦行的尼捷，听到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之教化，化作为其弟子，则不听允诸尼捷们进入其门内，唯听允沙门瞿昙的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之进入。长苦行的尼捷听后，就往诣尼捷亲子之处，白言而说：「师尊！此事乃我本来所说的。」尼捷亲子问他说：「苦行！甚么事是你本来所说的呢？」长苦行尼捷回答说：「师尊！我本来所说的就是不欲使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之处。为甚么呢？因为沙门瞿昙知道幻化之咒术，能以咒化作为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因此，我乃深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之化，而化作为其弟子。师尊！优婆离居士现在已受沙门瞿昙的教化，化作而为其弟子后，则不听允诸尼捷之进入其门，唯听允沙门瞿昙之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之进入。」

尼捷亲子对他说：「苦行！如优婆离居士会受沙门瞿昙化作为其弟子的话，终究不会有此事，如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为弟子的事，必定是有其事。」长苦行的尼捷又白而说：「师尊！如果不信我所说的话，师尊自可前往看看，也可以遣使（派人）去看看。」

于是，尼捷亲子乃告诉他说：「苦行！你可自往，可去看看。到底是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之化，而作为其弟子呢？或者是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之化，而作其弟子呢？」

长苦行尼捷受尼捷亲子之教后，就往诣优婆离居士之家，守门的人遥见长苦行尼捷来到，就作如是之说：「尊者！优婆离居士现在已受佛陀的教化，化作为其弟子，则不听允诸尼捷之进入门内，唯听允世尊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之进入。如果欲得饮食的话，便可住在这里等候，当会拿出食物给你！」长苦行尼捷对他说：「守门人！我不要饮食。」长苦行尼捷知道此事之后，就奋头而去，就往诣尼捷亲子之处，仰白而说：「师尊！此事乃是如我本来所说的。」尼捷亲子问说：「苦行！甚么事是你本来所说的呢？」

长苦行尼捷回答说：「师尊！我本来所说的就是不欲使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之处。为甚么呢？因为沙门瞿昙乃知幻化的咒术，能以咒而化作为其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因此之故，我乃深恐优婆离居士被沙门瞿昙所教化，化作为其弟子。师尊！优婆离居士现在已受沙门瞿昙所化，被化而作为其弟子后，已不听允诸尼捷们之出入其门，唯听允沙门瞿昙之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之出入其门。」

尼捷亲子告诉他说：「苦行！如优婆离居士会受沙门瞿昙之化，而作为其弟子之事，终究不会有的事。假如沙门瞿昙会被优婆离居士所感化，而作为其弟子之事，才是必定会有之事。」长苦行尼捷白说：「师尊！如果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就愿师尊自往看看！」

于是，尼捷亲子和大尼捷之众，五百人俱，都往诣优婆离居士之家。守门的人遥见尼捷亲子和其大尼捷众五百人俱来，就作如是之语而说：「尊者！优婆离居士现在已受佛陀的教化，已被化而作为其弟子，则不听允诸尼捷们之入门，唯听允世尊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之进入。如果欲得饮食的话，可以在此等候，当会拿出饮食来给你们。」

尼捷亲子语说：「守门的人！我不用饮食，但欲得见优婆离居士而已。」守门人语说：「愿尊者在此等候，我现在进入去向尊者优婆离居士问问看看。」那位守门人

即进入而白其主人说：「居士！当知！尼捷亲子和他的大尼捷众，五百人都俱住在于门外。曾作如是之语：『我欲得见优婆离居士。』」优婆离居士告诉守门人说：「你到中门，敷设一床座，敷完后，就来告知我。」守门人受教，就往至中门，敷设床座完毕后，还白居士说：「居士！当知敷床之事办完，唯愿居士自当知时！」

优婆离居士乃率守门人到了中门，置有一床座，乃极高而广大，敷极净良好之敷，所谓优婆离居士

本来恭敬抱尼捷亲子，请其坐在其上之座的，而优婆离居士则自处其上（自己坐在那高座之上），结跏趺而坐在那里，然后告诉守门人说：「你出去至于尼捷亲子之处，作如是之言：『尊人！优婆离居士说：尊人如欲进入的话，自可以随意进入好了。』」

那位守门人受教后即出去，而至于尼捷亲子之处，作如是之语：「尊人！优婆离居士说：尊人如欲进入的话，自可随意进入好了。」于是，尼捷亲子和其大尼捷众，五百人都俱入而至于中门。

优婆离居士遥见尼捷亲子和其大尼捷众五百人都俱进入而来，就作如是之语：「尊人！有座席，欲坐就请随意吧！」尼捷亲子对他说：「居士！你应该可以这样的吗？自己登上高座，而结跏趺而坐，和人共语，好像出家之人，与学道之人，并没有异呢？」

优婆离居士语说：「尊人！这是我自己所有之物，欲与人座便与人座，不与人便不与人。此座席是我所有，因此之故，我说：有另外的座位，欲坐就请随意去坐。」

尼捷亲子乃敷座而坐，然后说：「居士！为甚么缘故，会这样呢？本来欲降伏沙门瞿昙，而却反而自己被他所降伏而来呢？犹如有人，欲求眼而入林，却失去其眼而还那样，居士本来乃欲往降伏沙门瞿昙的，却反而被沙门瞿昙所降伏而来。有如有人，由于口渴而入于池，却反而口渴而还那样。居士你也是这样的，本来欲往降伏沙门瞿昙，却反而自己被其降伏而还。居士！为甚么缘故，会这样呢？」

优婆离居士对他说：「尊人！请听我说喻吧！有智慧的人听喻就会了解其义的。尊人！譬如有一位梵志，他有年轻的妇人，那位妇人怀妊，而对其夫说：『我现在已怀妊，您就到市场，可为儿买好的戏具（玩具）回来。』这时，那位梵志就对其妇人说：『但能令卿妳，能得安隐出产，那怕没有甚么玩具呢？如果生男孩的话，当为卿妳买男孩戏具回来，假如生女孩的话，也当为其买女孩的戏具回来。』妇人乃至再三的对其夫婿说：『我现在已怀妊，君您快去市场，速为儿，买好的戏具回来。』梵志也至再三的对其妇人说：『但令卿能得安隐生产后，那怕没有呢？如生男孩的话，当为卿买男孩的戏具回来，如果生女孩的话，也当会为其买女孩的戏具回来。』

那位梵志乃非常的怜念其妇，就便问说：『卿到底欲为儿买那种戏具呢？』其妇回答说：『君您去为儿买猕猴子之好戏具回来吧！』梵志听后，就往至市中，去买猕猴子的戏具，拿回而对其妇人说：『我已为儿买猕猴子的戏具还来了。』其妇见后，嫌其色致不好，就向其夫说：『君可拿此猕猴的戏具，到了染家，染作为黄色，使其极为可爱，捣练而使其生光泽。』梵志听后，实时持此猕猴的戏具，往至染家，而对那主人说：『请为我染此猕猴戏具，作为好的黄色，使其极为可爱，捣练而使其生光泽来。』那时，染家主人便对梵志说：『将此猕猴戏具，染作黄色，使其极为可爱，此乃可以的，然而不可以捣练而使其有甚么光泽之生出啊！』于是，染家乃说此颂而说：

猕猴忍受色 不能堪忍捣 若捣则命终 终不可椎打

此是臭秽囊 猕猴满不净

（猕猴的玩具，可以忍受染色之法，但是不可以把它捣练，因为不堪忍受其捣

的缘故，如果硬要捣练的话，就会命终正寝〔会弄坏，所谓弄巧成拙〕，终究不可以椎打的。这乃是臭秽之囊，猕猴全身都充满不净之物啊！)

尊人！当知！尼捷所说的也是如是，是不能堪以忍受他人的难问的（没有真理可推问），也不可思惟观察，唯可以染那些愚痴的人，不能染那些有智慧的人。尊人！再听我说喻吧！犹如清静波罗捺衣，他的主人，将它持往至于染家，而对染家说：『请为我染此衣，作为极好的颜色，使它成为令人可爱之色，也请把它极为捣练，使其能生光

泽。』那时染家对衣主说：『此衣可以染，作为极好的颜色，也可以极捣，使其产生光泽出来。』于是，染家乃说此颂而说：

如波罗捺衣 白净忍受色 捣已则柔软 光色增益好

（好像波罗捺国出产的衣服，乃为白净，可堪以忍受其染色，如经捣练的话，光色就会愈增益而美好。）

尊人！当知！诸位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说的也是如是，乃极为堪能忍受他人之所难问，也可以爽快的得以思惟观察，唯能染成为有智慧，不会染成为愚痴的。」尼捷亲子对他说：「居士！你是否被沙门瞿昙的幻咒所化呢？」

优婆离居士回答说：「尊人！此为善的幻化之咒，极为善的幻化之咒。尊人！佛陀的那种幻化之咒，乃能使我的父母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以及其妻子、奴婢、作使、那难陀国王，及一切世间的天及魔、梵天、沙门、梵志，也就是从人至于天，使他们都得利饶益，安隐快乐的。」

尼捷亲子对他说：「居士！全那难陀的人民都知道优婆离居士你乃是尼捷的弟子，现在到底是甚么人的弟子呢？」

于是，优婆离居士，即从座起，右膝着地，若方有佛（想必佛陀在那个地方），就叉手（合掌），

向那个地方（佛所住的方向），而发言说：「尊人！且听我所说的吧！（要说他是谁的弟子的含义，是以偈颂传留下来的。）

雄猛离愚痴	断秽整降伏	无敌微妙思	学戒禅智慧
安隐无有垢	佛弟子婆离	大圣修习已	得德说自在
善念妙正观	不高亦不下	不动常自在	佛弟子婆离
无曲常知足	舍离慳得满	作沙门成觉	后身尊大士
无比无有尘	佛弟子婆离	无疾不可量	甚深得牟尼
常安隐勇猛	住法微妙思	调御常不戏	佛弟子婆离
大龙乐住高	结尽得解脱	应辩才清静	慧生离忧戚
不还有释迦	佛弟子婆离	正法禅思惟	无有烧清静
常笑无有恚	乐离得第一	无畏常专精	佛弟子婆离
七仙无与等	三达逮得梵	净浴如明灯	得息止怨结
勇猛极清静	佛弟子婆离	得息慧如地	大慧除

世贫

可祠无上眼	上士无与等	御者无有恚	佛弟子婆离
断望无上善	善调无比御	无上常欢喜	无疑有光明
断慢无上觉	佛弟子婆离	断爱无比觉	无烟无有焰
如去为善逝	无比无与等	名称已逮正	佛弟子婆离
此是百叹佛	本未曾思惟	优婆离所说	诸天来至彼
善助加诸辩	如法如其人	尼捷亲子问	佛十力弟子

（我的师甫乃是一位雄猛而离愚痴的人，是断除秽污而完整的降伏一切的人。已没有怨敌，而微妙的思惟，学习禁戒、禅定、智能，安隐而没有垢秽，我是这位佛陀的弟子，名叫优婆离。）

(我的师甫为大圣，曾修习大法后，得证福德，而说法自在，善念而微妙的正观，不高，也不下，不动，而常自在，我就是这位佛的弟子优婆离。)

(佛乃无谄曲，而常知足，已舍离慳贪而得圆满，作沙门而成就正觉，唯有最后的身，为可尊的大士，没有人能比，没有尘垢，我就是这位佛陀的弟子，优婆离。)

(没有疾患，而不可量，甚深而得牟尼〔寂静，灭烦恼而得的贤圣者，指世尊〕，都常于安隐而勇猛，住于正法，微妙的思惟，调御而常不戏，我就是这位佛的弟子优婆离。)

(大龙乃乐于住在高处，结缚已尽，而得解脱，应供乃辩才无碍而清静，智慧生，而离忧戚，为不还于娑婆的果报，而有释迦，我就是这位佛陀的弟子优婆离。)

(于正法而禅定思惟，无有烧乱，而清静，常乐于笑而没有瞋恚，乐于离脱，而得第一，为无怖畏，而常于专精，我就是这位佛陀的弟子优婆离。)

(第七仙人〔指世尊为第七佛〕，乃无人能与之齐等，三达〔三明〕，而逮得究竟梵行，净浴，而有如明灯，已得息〔息灭烦恼〕，而休止怨结，勇猛而极为清静的，我就是这位佛陀的弟子优婆离。)

(得息灭，其智慧如大地，以此大慧去除世人的贪欲心，可奉祠的无上的佛眼，这位上士，乃没有人能与之齐等的，是善御者，是没有恚心的觉者，我就是这位佛陀的弟子优婆离。)

(断欲望，而有无上的善，是善调御，是没有人能比他善于御，是无上，而常欢喜，没有疑惑而有光明，断除我慢，而为无上的觉者，我就是这位佛陀的弟子优婆离。)

(断灭贪爱，而为无比的觉悟者，无烟，而没有焰〔焰〕，如如而去，而为善逝，是没有比类，没有人能与齐等，名称逮于正觉，我就是这位佛陀的弟子优婆离。)

(这位是值得百叹的佛陀，本来未曾思惟过〔未曾想过会有这么超绝而伟大〕，是优婆离我所说的，诸天都常来至于他的地方，善于协助，而加益其诸辩，是如法，正是如其人。尼捷亲子你问我，我的回答就是：我乃是具有十力的佛陀的弟子！)

尼捷亲子听后问而说：「居士！你乃以何意，而称叹沙门瞿昙呢？」(为甚么那么的称叹他呢？)

优婆离居士回答说：「尊人！且听我说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就能了解其义。犹如善作花鬘的工师，以及鬘师的弟子，采取种种的华，用长縴结作而成为种种的鬘。像如是的，尊人，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乃值得无量的称叹的，佛为我所尊敬的人，因此之故，而称叹他的。」

说此法之时，优婆离居士乃远离尘垢，而生明澈诸法的法眼。尼捷亲子即吐热血，而至于波耆国（现在的印度的比哈州，巴特那地方），由于此恶患（身罹此重病），寻便命终（不久即逝世。尼干陀若提子一大雄，乃这样的结束其一生的。)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二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 一三四、释问经第十八（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天王释，先派五结乐子，以琴歌见佛。其次来问法，佛陀说：由于有了思，而为有了念，由于有了念，而为有了欲，由于有了欲，而为有了爱，以及有不爱（憎），由于爱、不爱而有了慳、嫉之二结，致于生大苦阴。并说八正道、断三法、修三法、护六根等法。天王释，听佛的开示，而见法得法，并证得初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摩竭陀国，住在于王舍城之东，捺林村（庵波罗村）之北，鞞陀提山的因陀罗石室（帝释岩、石室精舍）。

那时，天王释（帝释天），听闻佛陀游行在于摩竭陀国，住在于王舍城之东，捺林村之北，鞞陀提山的因陀罗石室。这时，天王释乃告诉五结乐子（五髻的天帝的乐神）说：「我听到世尊游行在于摩竭陀国，住在于王舍城之东，捺林村之北，鞞陀提山的因陀罗石室。五结！你来共往去见佛。」五结乐子说：「唯然！」于是，五结乐子乃挟琉璃琴，跟从天王释而行。三十三天（忉利天）的天神也听闻天王释的心意殷重，欲往见佛陀的消息，三十三天也就同样的侍从天王释而行。于是，天王释，以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们，都犹如大力士之屈伸其臂之顷，在于三十三天忽然隐没不现后，已住在于摩竭陀国王舍城之东，捺林村之北，鞞陀提山，离开石室不远之处。

那时，鞞陀提山的一带，都光耀极照，其光明有如火焰。住在那座山左右边的居民看见此情形时，便作如是之念：鞞陀提山现在有火烧，而普遍都在燃烧。这时，天王释住在于一处后，告诉其随从说：「五结！世尊乃如是的住在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乐居于高岩，静寂而没有音声，远离而无恶，没有人民在那里，而能随顺燕坐在那里，可说是有大威德啊！我们诸天，都喜乐于他那远离，而燕坐安隐，而快乐游行的模式。我们还未通达，不应随便前往。五结！你就先去通报，我们然后当会前进而去。」

五结乐子自说：「唯然！」于是，五结乐子受天王释的教敕后，就挟琉璃琴，即先往而近于因陀罗石室，便作如是之念：我知道这里离佛不近不远。我欲使佛陀知道我的来到，就听我的乐音之声吧！他先住在那个地方后，则调琉璃琴，作欲相应之偈、龙相应之偈、沙门相应之偈、阿罗诃相应之偈，而歌颂说（所谓有关于佛、法、罗汉、欲之颂）：

贤礼汝父母	月及耽浮楼	谓生汝殊妙	令我发欢心
烦热求凉风	渴欲饮冷水	如是我爱汝	犹罗诃爱法
如收水甚难	着欲亦复然	无量生共会	如施与无着
池水清且凉	底有金粟沙	如龙象热逼	入此池水浴
犹如钩牵象	我意为汝伏	所行汝不觉	窈窕未得汝
我意极着汝	烦冤烧我心	是故我不乐	如人入虎口
如释子思禅	常乐在于一	如牟尼得觉	得汝妙净然
如牟尼所乐	无上正尽觉	如是我所乐	常求欲得汝
如病欲得药	如饥欲得食	贤汝止我心	犹如水

灭火

若我所作福 供养诸无着 彼是悉净妙 我共汝受报  
愿我共汝终 不离汝独活 我宁共汝死 不用相离生  
释为与我愿 三十三天尊 汝人无上尊 是我愿最坚  
是故礼大雄 稽首人最上 断绝诸爱刺 我礼日之亲

（贤姊〔跋陀，干闥婆乐神之女儿〕！我首先礼拜您的父母，有如月的光辉那样。以及耽浮楼〔干闥婆乐神，贤的父亲〕。因为能诞生你那么的殊妙，使我能起欢喜之心。如烦热时之求凉风，口渴时之欲饮冷水那样，像如是的，我乃非常的敬爱您，有如阿罗诃〔阿罗汉〕之爱法那样。）

（如欲收拾拨弃之水，是非常的困难那样，着于欲也是同样的道理的。无量的众生共会在于一处，如布施之没有执着那样。有如池水之清静，而清凉，池底乃有金粟之沙，假如龙象被烦热所逼，就会入此池中去作水浴。犹如被钩所牵的象那样，我的心意都为您而降伏。我所行所作的，你都不觉到。妳那窈窕〔幽静闲雅〕之姿，我却未能得到于妳。我的心意极为缠着于妳，烦冤之心，烧然我的心，因此之故，我心不快乐，有如人进入于虎口那样〔有关于欲〕。）

（有如释子之思惟禅定，心都常乐而专一，有如牟尼之得证觉道，得到你那种微妙的净然。有如牟尼之所乐的那种无上的正尽觉，像如是的，就是我所喜乐的，都常求欲得到于您。有如患病而欲得良乐，如饥渴的人之欲得饮食那样。贤姊！妳乃止息我的心，犹如水之消灭火那样。如我所作的福德，而能供养诸无着〔觉者〕的话，则那些均为是净妙之故，我乃共与你受其果报。愿我能和您同时命终，不离开您而独自活命。我宁可和您一同死去，不要相离而独自生存。）

（释尊！愿您赐与我能达成此愿，三十三天的诸天都尊敬您，您乃为人天中的无上之尊，此是我的愿，是最坚固之愿。因此之故，礼拜大雄您，稽首人中的最上的人，已断绝诸爱之刺的，我这边要礼拜日种的亲属—释迦世尊您〔印度古时分为日月二统，世尊为日统〕。）

于是，世尊乃从三昧而起，赞叹五结乐子说：「善哉！善哉！五结！你的歌音和琴声都很相应，琴声和歌音都非常的相应，歌音不出于琴声外，琴声不出于歌音之外。五结！你是否能忆起往昔之时，所歌颂的此欲相应偈、龙相应偈、沙门相应偈、阿罗诃相应偈吗？」

五结乐子白说：「世尊！唯大仙人（指世尊），自当知此事。大仙人！往昔之时，世尊您初得觉道之时，游行在于郁鞞罗村（佛陀成道处之南，离尼连河约一哩），尼连禅河（恒河支流）之岸，阿闍鞞罗尼拘类树之下（羊牧榕树）。那时，耽浮楼（干闥婆）乐王之女，名叫贤月色（贤为跋陀，如月亮之明净），有一位天神名叫结，是驾御车辆，名叫摩兜丽的孩子，欲求那位天女。大仙人！当他在求欲那位天女时，我也是同样的欲求得那位天女的。然而，大仙人！我求那天女时，竟不能得到，我在于那个时候，住在于该天女之后，便歌颂此相应偈、龙相应偈、沙门相应偈、阿罗诃相应偈。大仙人！我歌此偈时，那位天女曾经回顾，怡然含笑而对我说：『五结！我未曾看过那位佛陀世尊，然而我已从三十三天们听过那位世尊，是一位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正偏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五结！如果你能数数（屡次，常常）称叹世尊的话，就可以和你共事大仙人（佛陀）。』我乃唯一与她共会，自此以后，就不再见到了。」

于是，天王释，曾作如是之念：五结乐子已使世尊从禅定中觉起后，通报我给与善逝（佛陀）了。那时，天王释就告诉他说：「五结！你就到那边去，为我而稽首佛足，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健，安快。」

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而向佛作如是之语：『大仙人！天王释要稽首佛足，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大仙人！天王释，以及三十三天，都欲见世尊您。』」五结乐子回白说：「唯然！」

于是，五结乐子乃舍弃琉璃琴，叉手向佛，白而说：「世尊！唯（是）！大仙人！天王释叫我代他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大仙人！天王释，及三十三天，都欲见世尊。」

那时，世尊告诉他们说：「五结！现在天王释安隐快乐，以及诸天、人、阿修罗（非天）、捷沓怛（干闥婆，寻香神、乐神）、罗刹（暴恶鬼），以及其余的种种身份的众生，都安隐快乐（都很好）。五结！天王释如果欲见我的话，就请其随心所欲吧！」于是，五结乐子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稽首佛足，遶佛身边三匝后离去，而往诣天王释之处，白天帝说：「天王！我已代您向世尊通报过了，世尊现在正在等候您，唯愿天王自当知时！」

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乃往诣佛所。这时，天王释稽首佛足，再三自称其姓名而说：「唯大仙人！我是天王释，我是天王释（帝释天）。」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如是！拘翼（憍尸迦，帝释别名）！你是天王释。」

这时，天王释自称姓名，稽首佛足后，就退住在一边。三十三天，及五结乐子，也来稽首佛足，然后都退住在一边。那时，天王释就白佛而说：「唯！大仙人！我应该要离开世尊的近处而坐呢？或者应该要远一点而坐呢？」

世尊告诉他说：「你应近在我处而坐。为甚么呢？因为你有大的天眷属之故。」于是，天王释乃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靠近佛的那一边。三十三天，及五结乐子，也依次而再来稽首佛足，然后依序而坐在一边。那时，因陀罗石室（帝释岩，石室精舍），乃忽然广大起来，为甚么呢？因为佛陀的威神，以及诸天的威德之故。

这时，天王释坐定后，仰白佛陀说：「唯大仙人！我在长夜（久来）就欲见世尊，欲请问您的法。大仙人！我在往昔的一个时候，世尊正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石岩中。大仙人！我在那时，为了自己，也为了三十三天，就乘驾御千象的车辆，到达鞞沙门大王（四天王之一，主北方）之家。那个时候，鞞沙门大王之家有一位妻妾，名叫盘阇那（妙臂）。这时，世尊正在入定，而寂然，那位天王之妻乃叉手礼拜世尊之双足。大仙人！我曾经对她说：『妹妹！我现在不是往见世尊之时，因为世尊正在入定。如果世尊从禅定寤起之时，妹妹就代

我向佛稽首礼拜，问讯世尊之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吗？而应作如是之说：唯大仙人！天王释叫我代他向您稽首礼拜，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大仙人！那位妹妹，曾经代我向佛稽首礼拜，而问讯世尊过，世尊还记忆此事吗？」

世尊告诉他说：「拘翼！那位妹妹曾经代你来稽首在我的双足下，都均照你之意，曾经代你来问讯于我，我也记忆此事。拘翼！当你离开的那个时候，我听此音声，便从禅定寤觉起来了。」

帝释天说：「大仙人！往昔之时，我曾经听过：如果有一位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出现于世间之时，会增加天众，会减少阿修罗（非天）之众。大仙人！我亲自以眼看见世尊的弟子比丘，跟从世尊修习梵行，而舍欲离欲，因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得至于善处，而生在于天中。大仙人！瞿毘释女（耶输陀罗，佛太子时之妃，为善觉王之女），是世尊的弟子，也从世尊修习梵行。她乃憎恶这个女人之身，乃爱乐能生为男人之形，能转女人身，而受男人形，就舍欲而离欲，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得生于妙处——三十三天，为我作子（在帝释天之下的一位子民）。她既生在

此处后，诸天都均知而称说：瞿婆天子（耶输陀罗生天后之天名），有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

大仙人！我又看见，曾经有世尊的三位比丘弟子们，也从世尊之处修习梵行，然后不舍离欲贪之故，在他们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其余下贱的伎乐宫中。他们既生在那边后，就日日（每天）来到三十三天之处，去供事诸天，奉侍瞿婆天子。天子看见他们后，就说偈而说：

与眼优婆私	我字名瞿毘	奉敬佛及法	净意供养众
我已蒙佛恩	释子大佑德	妙生三十三	彼知佑天子
见彼本比丘	受生伎乐神	叉手面前立	瞿婆为说偈
是本瞿昙子	我本为人时	来至到我家	饮食好供养
汝本与圣等	行无上梵行	今为他所使	日来奉事天
我本承事汝	闻圣善说法	得信成就戒	妙生三十三
汝本受奉事	行无上梵行	今为他所使	日来奉事天
汝以何为面	受持佛法已	反背不向法	是眼觉

善说

我昔见汝等	今生下伎乐	自行非法行	自生于非法
我本在居家	观我今胜德	转女成天子	自在五欲乐
彼诃瞿昙子	厌已叹瞿昙	我今当进行	天子真谛说
二于彼勤行	忆瞿昙法律	知欲有灾患	即彼舍离欲
彼为欲结缚	即得舍远离	如象断羈鞅	度三十三天
因陀罗天梵	一切皆来集	即彼坐上去	雄猛舍尘欲
帝释见已厌	胜天天中天	彼本生下贱	度三十三天
厌已妙息言	瞿婆后说曰	人中有佛胜	释牟尼知欲
彼子中失念	我诃更复得	于三中之	一 则生伎乐中
二成等正道	在天定根乐	汝说如是法	弟子无有惑
度漏断邪疑	礼佛胜伏根	若彼觉诸法	二得升进处
彼得升进已	生于梵天中	我等知彼法	大仙来

至此

（我是与眼〔具眼而明见真理的世尊〕的优婆私〔本为女众在家学佛的优婆夷〕，我的名字叫做瞿毘〔瞿婆，耶输陀罗〕。曾经奉敬佛陀，以及法，也以净意去供养僧众。我已经承蒙佛陀的大恩惠，而为释子，而具有了大佑德。巧妙的，能往生在于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他们都知道而称我为佑天子。）

（我看他们几位，本来都出家为比丘，而现在乃受生而为伎乐神〔干闥婆天，司乐之神〕，都叉手站立在于我的面前，瞿婆天子，就为他们说偈：你们本来为瞿昙〔指佛陀〕的弟子，在我本来为人之时，你们曾经来到我的俗家乞食，我就以好的饮食供养你们。你们本来都和圣者同样的修行无上的梵行的人，而现在乃为他人所支使，天天都须要来奉事于天。我本来乃奉事于你们的人，然而我乃闻圣者〔指佛〕的善说之法，而得信，而成就具足之戒，而巧妙的生在于此三十三天。你们本来乃受我奉事的行者，乃行无上的梵行的人，然而现在却为他人所支使，每日都须来奉事于天。）

（你们到底面向何处而去的呢？你们既受持佛法后，又反背而不向于法，不好好的学习此眼觉〔佛陀〕所善说之法呢？我在往昔之时，看见你们的一切，现在乃生而为下使的伎乐神，原来你们乃自行非法之行，自生于非法。我本来乃在于居家的佛教女信徒，然而观看我现在的胜德时，可看到我已转女身而成为天子身，可以自在的享受五欲之乐。你们既不用功，就被诃责为当甚么瞿昙〔佛陀〕的弟子呢？由于被诃责而忏悔后，又称叹瞿昙〔佛陀〕。

我现在当会进行，有关于天子之真谛之说：你们有二位，都在那里勤行用功，都忆念瞿昙〔佛陀〕之正法与律戒，都知道欲贪有种种的灾患，因此，就舍离其欲贪。他们虽然都被欲贪所束缚，然而即得舍弃而远离。有如大象的断除其羈絆那样，而度到三十三天来。因陀罗〔释帝天〕、天、梵，一切都来集。即他们就坐上而去，雄猛而舍弃尘垢之欲贪。帝释见后生厌而喜胜天的天中之天。他本来乃生为下贱的人，而度到三十三天来。讨厌后，已妙息其言。瞿婆天我，后来说言而说：在人中有佛，乃为最胜者，释迦牟尼乃如实而知道欲。学佛的子弟曾在于其中失去其意念，我乃诃责，而更使其再得其愿望。在于三人之中，有一人，则生于伎乐天中。二位则成等正道，在于天，而有定根之乐，你说如是之法，弟子并没有疑惑。已度有漏而断邪疑，礼拜佛陀之胜，而伏诸根，如果他能觉诸法的话，其二人定能得升进之处。他们得升进后，会生在于梵天中。我们知道其法，大仙必定来至于此）。

那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此鬼神长夜（久来）都不会有谗谄，也没有欺诳，无幻而质直。如果有事要问的话，都是尽为欲知其事之故，并不是欲来触娆的，他之所问之事，也是同样之理。我宁可演说甚深的阿毘昙（无比法，胜法）。世尊觉知此事后，就为天王释，说此偈颂说：

于现法乐故 亦为后世乐 拘翼自恣问 随意之所乐  
彼彼之所问 尽当为决断 世尊已见听 日天求见义  
在摩竭陀国 贤婆娑婆问

（在于现法当中安乐之故，也会为后世带来其安乐。拘翼〔帝释天〕你可以自恣而问〔欲问则尽管开口来问〕，随意之所喜乐的，都可以问。你如果有彼彼〔各种〕之所问，我尽当会为你决断其疑。）

（世尊我已允许你了，日天〔释帝天〕求见的真义，我都见到了。在此摩竭陀国，贤者—婆娑婆〔帝释天〕，尽管放心的问吧！）

于是，天王释白佛说：「世尊！诸天、人、阿修罗、捷沓怛（干闥婆）、罗刹，以及其余种种身份的众生，各各（他们）到底有几结呢？」（有好多的烦恼呢？）

世尊听后，回答而说：「拘翼！诸天、人、阿修罗、捷沓怛、罗刹，以及其余种种身份的众生，各各都有二结，所谓慳，以及嫉是。他们各各都作如是之念：使我为无杖、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斗、无苦，而能安乐游行。他们虽然曾作如是之念，然而仍然如故的有杖、有结、有怨、有恚、有诤、有斗、有苦，而不能安乐游行。」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诸天、人、阿修罗、捷沓怛、罗刹，以及其余种种身份的众生，各各都有二结。他们都作如是之念：使我无杖（没有刀杖之须）、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斗、无苦，而能安乐游行。他们虽然作如是之念，然而仍然如故的有杖、有结、有怨、有恚、有诤、有斗、有苦，而不得安乐游行。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陀您所说之法，我都知道，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不决的了，都是听佛所说之故。」（从来的疑问，都由于佛陀之解释，而冰释）。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帝释天又问说：「大仙人！慳与嫉，乃由于甚么因，甚么缘？为从甚么而生，由于甚么而有的呢？又由于甚么因由，才能没有慳，没有嫉呢？」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慳与嫉之二结，乃起因于爱、不爱（憎），缘于爱、不爱，从于爱、不爱而生，由于爱、不爱而有的。如果没有爱与不爱的话，就不会有慳与嫉的了。」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慳与嫉的二结，都由于爱与不爱（憎），缘于爱与不爱，从于爱与不爱而生，由于爱与不爱而有的。如果没有爱与不爱的话，就没有慳与嫉的。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了知，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因为听佛

所说之故，乃能如是。」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爱与不爱（憎），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由于甚么缘？从于甚么而生？由于甚么而有的呢？又由于甚么因由，而会为爱与不爱（憎）呢？」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爱与不爱（憎），乃因于欲（希求），缘于欲，从于欲而生的，由于有了欲之故，而有了爱与不爱的。如果没有欲的话，就不会有爱与不爱的了。」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爱与不爱（憎），乃因于欲，缘于欲，从于欲而生，由于有了欲之故，才会有了爱与不爱。如果没有欲的话，就没有爱与不爱。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已了知了，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都是由于听佛所说之故。」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欲，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从何而生？由何而有的呢？又由于甚么因由才会没有欲呢？」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所谓欲，乃因于念（寻，于对境记忆不忘），缘于念，从于念而生，由于有了念之故，才会有了欲的。如果没有念的话，就不会有欲。」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所谓欲，乃因于念，缘于念，从于念而生，由于有了念之故，才会有了欲。如果没有念的话，就不会有欲。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能了知，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都是由于听佛所说之故。」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所谓念，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由于甚么缘？从于甚么而生？由于甚么而有的呢？又由于甚么因由，才会没有念呢？」

世尊听后，回答而说：「拘翼！所谓念，乃因于思（妄想思念，使心有所造作），缘于思，从于思而生，由于思之故，才会有了念的。如果没有思的话，就不会有了念。由于念之故，而会有了欲，由于欲之故，而会有了爱与不爱（憎），由于爱与不爱之故，才会有了慳与嫉，由于有了慳与嫉之故，才会有了刀杖、斗诤、憎嫉、谏诤、欺诳、妄言、

两舌等，心中会生起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像如是的，这种纯大苦阴之产生。如果没有思的话，就不会有念，如果没有念的话，就不会有了欲，如果没有欲的话，就不会有爱与不爱，如果没有爱与不爱的话，就不会有慳与嫉，如果没有慳与嫉的话，就不会有刀杖、斗诤、憎嫉、谏诤、欺诳、妄言、两舌等，心中就不会生起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像如是的，此纯大苦阴就会灭。」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所谓念，就是因于思，缘于思，从思而生，由于思之故而会有的。如果没有思的话，就不会有念。由于有了念之故，才会有了欲，由于欲之故，才会有了爱与不爱，由于爱与不爱之故，才会有了慳与嫉，由于有了慳与嫉之故，才会有了刀杖、斗诤、憎嫉、谏诤、欺诳、妄言、两舌等，心中才会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像如是的，此纯大苦阴之产生。如果没有思的话，就没有念，如没有念，就不会有欲，如果没有欲的话，就不会有爱与不爱，如果没有爱与不爱的话，就没有慳与嫉，如果没有慳与嫉的话，就不会有刀杖、斗诤、憎嫉、谏诤、欺诳、妄言、两舌，心中就不会生起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像如是的，此纯大苦阴就会消灭。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悉皆知道，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这都是由于听佛所说之故。」

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甚么叫做灭除戏妄的道迹？比丘要怎么行，才能趣向于灭戏道迹呢？」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所谓灭戏道迹，就是八支圣道，所

谓正见，……乃至正定之八是 拘翼！这叫做灭戏道迹。当比丘的，就应修行此道行，而趣向于灭戏道迹。」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灭戏道迹就是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之八是。大仙人！这叫做灭戏道迹。当一位比丘的，应修行此道行，而趣向于灭戏道迹。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均悉知道，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都是由于听佛所说之故。」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一位比丘，欲趣向于灭戏道迹的话，应该要断除几种法？行几种法呢？」

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一位比丘，欲趣向于灭戏道迹的话，就应断除三种法，而修行三种法。那三种呢？第一叫做念，第二叫做言，第三叫做求。拘翼！所谓念，我说有二种，为可行与不可行。如果所起的念，为不可行的念的话，我就应该

把它断灭。如果所起之念，为可行的话，我就为他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因为要成就其念之故。第二之言，也是同样之理。拘翼！第三之求，我说也有二种，为可行与不可行是。如果欲求，为不可行的话，我就要断灭它，假如欲求为可行的话，我就为它而知道时宜，为有念而有智，为成就此欲求之故。」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一位比丘欲趣向于灭戏道迹时，应该要断灭三法，而修行三法。那三法呢？第一为念，第二为言，第三为求。大仙人说念有二种，有可行的念，有不可行的念。如果此念，会增长恶不善之法，而减损善法的话，大仙人说便应把它灭断，如果其念，会减损恶不善之法，而会增长善法的话，大仙人说为它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为成就其念之故。第二之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大仙人说第三之求，也同样的有二种，为可行，和不可行是。如果此欲求，乃会增长恶不善之法，会减损善法的话，大仙人说便应断灭它。如果此欲求，会减损恶不善之法，会增长善法的话，大仙人说应为彼而知时宜，而有念有智，为成就其欲求之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均悉知道，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由于听佛所说之故。」这时，天

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而说：「大仙人！一位比丘，欲趣向于灭戏道迹时，有几种法，护持从解脱（别解脱，戒本），应行几种法呢？」

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一位比丘，趣向于灭戏道迹时，有六种法，护持从解脱，应行六种法。那六种法呢？所谓眼根视色境，耳根闻声境，鼻根嗅香境，舌根尝味境，身根觉触境，意根知法境是。拘翼！眼根视色境，我说有二种，一为可行，二为不可行。如果眼根视看色境之时，那是不可行的话，我就会把它断灭，如果眼根看视色境时，那是可行的话，我就会因为它，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因为成就它之故。像如是的，耳根听声境，鼻根嗅香境，舌根尝味境，身根觉触境，意根知法境等法，我说，也有二种，一为可行，二为不可行。如果意根知法境时，为不可行的话，我就会断灭它，假若意根知法境时，是可行的话，我就为它，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因为成就它之故。」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一位比丘，欲趣向于灭戏道迹的话，有六种之法，护持从解脱（戒本）时，应行六种法。那六种法呢？眼根看视色境，耳根听闻声境，鼻根嗅香臭之境，舌根尝味境，身

根觉触触境，意根识知法境是。大仙人说眼视色时，有二种法，一为可行，二为不可行。如果眼视色时，会增长恶不善之法，而会减损善法的话，大仙人说应把它断

灭，如果眼视色时，会减损恶不善法，而会增长善法的话，大仙人说为它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因为成就它之故。像如是的，耳根闻声境，鼻根嗅香境，舌根尝味境，身根觉触境时，大仙人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大仙人也说意根知法境时，也有二种法，一为可行，二为不可行。如果意根知法境时，会增长恶不善之法，会减损善法的话，大仙人说应立即把它断灭，假若意根知法境时，会减损恶不善之法，会增长善法的话，大仙人说应为它而知时，而有念有智，因为成就它之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悉皆知道，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由于听佛所说之故。」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一位比丘，趣向于灭戏道迹时，其生命存于一时之顷的话，又应断除几种法，行几种法呢？」

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一位比丘，趣向于灭戏道迹时，其生命存于一时之顷的话，又应断除三种法，而行三种法。那三种呢？第一为喜，第二为忧，第三为舍。拘翼！所谓喜乐，我说有二种，一为可行，二为不可行。如果此喜乐为不可行的话，我就应即断灭它，假若喜乐为可行的话，我就为它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因为成就它之故。第二法之烦恼，也是同样的道理。拘翼！第三法之舍（没有执着），我说也有二种，一为可行，二为不可行。如果此舍，为不可行的话，我即把它断灭，假若舍法，为可行的话，我就会为之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因为成就它之故。」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一位比丘，趣向于灭戏道迹，其生命存于一时之顷的话，就应断灭三种法，而行三种法。那三种法呢？第一为喜乐，第二为烦恼，第三为不喜不忧之舍。大仙人说所谓喜乐，有二种法，一为可行，二为不可行。如果喜乐会增长恶不善之法，而会减损善法的话，大仙人说应立即把它断灭。假若喜乐会减损恶不善之法，而会增长善法的话，大仙人说为它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因为成就它之故。第二法之烦恼之法，也是同样的道理。大仙人说第三之舍之法，也有二种，一为可行，第二为不可行。如果此舍法，会增长恶不善之法，会减损善法的话，大仙人说即应把它断灭，假若此舍法，能减损恶不善之法，能增长善法的话，大仙人说为它而知道时宜，而有念有智，因为成就此法之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悉于知道，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由于听佛所说之故。」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一切的沙门·梵志，是否同为一说，同为一欲，同为一爱，同为一乐，同为一意吗？」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一切的沙门·梵志，都不同于一说，不同于一欲，不同于一爱，不同于一乐，不同于一意的。」

这时，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一切的沙门·梵志，为甚么缘故，不同一说，不同一欲，不同一爱，不同一乐，不同于一意呢？」

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在此世界里，有若干种之界，有无量之界，他们都随着其所知之界，即在于其所知之界而随其力，随其方便，一向都说此为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拘翼！因此之故，一切沙门·梵志，都不同于一说，不同于一欲，不同于一爱，不同于一乐，不同于一意的。」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此世间有若干种的境界，有无量的境界，他们都随着其所知的境界，即在于那种境界里，随着其力，随着其方便，一向都说此为真谛（说他所知的才是真理），其余的都是虚妄（除了他之说之外，均为没有事实之事）。大仙人！因于此之故，一切的沙门·梵志，都并没有

同一之说，也没有同一之欲，没有同一之爱，没有同一之乐，没有同一之意耳。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悉皆知道，我已断疑



度惑，已没有犹豫，由于听佛所说之故。」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而欢喜奉行。

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一切的沙门、梵志，都能得至于究竟，都能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完毕吗？」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不一定一切的沙门、梵志，都得至于究竟。都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已完毕。」

这时，天王释又问说：「大仙人！为甚么缘故，不一定一切沙门、梵志都得至于究竟，得至于究竟白净，得至于究竟梵行，得至于究竟梵行已完毕呢？」

世尊听后，回答说：「拘翼！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无上之爱之尽，而不正于善于心之解脱的话，他就不能至于究竟，不能究竟白净，不能究竟梵行，不是究竟梵行都完毕。拘翼！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无上之爱之尽，而正于善于心的解脱的话，他就是至于究竟，就是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都已完毕的了。」

这时，天王释听后，白佛说：「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无上之爱之尽，而不正于善于心的解脱的话，他就不至于究竟，不是究竟白净，不是究竟梵行，不是究竟梵行都已完毕。大仙人！假若有沙门、梵志，对于无上之爱之尽，而正于善于心的解脱的话，他就是至于究竟，就是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都已完毕。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之法，我都悉皆知道，我已断疑度惑，已没有犹豫，由于听佛所说之故。」

这时，天王释，听佛所说，善受善持，而白佛说：「大仙人！我在于长夜（久来），都有疑惑之刺，世尊今天已将它拔出来了。为甚么呢？因为所谓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之故。」（有了佛的神力，方能拔除其疑惑之刺）。

世尊问他而说：「拘翼！你是否记忆起往昔之时，曾经问过其余的沙门、梵志，有关于如此之事吗？」

这时，天王释回答说：「世尊！唯大仙人自当知道。大仙人！三十三天曾经集在于法堂（天帝说法之堂），都各怀愁戚，数数（屡屡）感叹而说：『我们如果能值遇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话，我们必当往诣去拜见。』大仙人！然而我们都不能值遇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因此之故，便行具足五欲的功德（五根对于五境之欲念的功能）。大仙人！我们由于放逸，而行放逸后，有一位大威德天子在于极妙之处，即便命终。大仙人！我看见大威

德天子在于极妙之处，即便命终之时，我便生起极为厌恶，身上之毛都倒竖起来，而想：『不可使我在于此处，快速的命终。』

大仙人！我因此而厌恶，因此而忧戚之故，如看见其余的沙门、梵志，在于那些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乐居于高岩，寂无音声之处，而远离，而无恶，没有人民之处，而随顺燕坐。知他为乐于远离，燕坐安隐，快乐而游行等事，我看见他之后，便以为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因此就去拜见他。那人却不认识我，而问我说：『你到底是谁呢？』我于那时回答他而说：『大仙人！我是天王释。大仙人！我是天王释。』他又问我而说：『我曾经见过释，也见过释的种姓，到底是甚么缘故，名为释呢？由于甚么缘故，而为释种姓呢？』我便回答他而说：『大仙人！如果有人来问我甚么事的话，我便会随着我的所能，随着其力而回答他，因此之故，我名为释。』他就作如是之说：『我们如果随着其事来问释你的话，释你也随着其事来回答我吧。』他就问我其事，我乃不问他，他乃归命于我，我乃不归命他。大仙人！从那些沙门、梵志，竟不能得到威仪法教，何况又能得像如是之间呢？」

这时，天王释，乃说偈颂而说：

释往释往已 释今作是说 远离意所念 除疑诸

犹豫

久远行于世 推求索如来 见沙门梵志 在远离燕坐

谓是正尽觉 往奉敬礼事 云何得升进 如是我问彼

问已不能知 圣道及道迹 世尊今为我 若意有所疑  
所念及所思 其意之所行 知心隐及现 明者为我说  
尊佛尊为师 尊无着牟尼 尊断诸结使 自度度众生  
觉者第一觉 御者最上御 息者尊妙息 大仙自度度  
故我礼大雄 稽首人最上 断绝诸爱刺 我礼日之亲

（帝释我去追寻，帝释我去追寻后，帝释我现在作如是之说：应远离意识之所念，而除灭我的疑惑等诸犹豫。久远以来，我乃行于世间，都在推寻而求索如来。在其过程中，曾看见沙门、梵志们，都在远离处而燕坐的人。我以为是正尽诸漏的觉者，就往诣去奉敬礼事他们。我开口说：怎样才能得升进？像如是的我曾经请问他们。虽然问他们，然而他们都不能了知圣道，以及圣道的道迹。）

（世尊现在为我说：如果意识有所疑惑，有所念，以及所思，如果其意有所行的话，就会知心之隐，及心之显现，明者〔有正眼的觉者〕为我阐说。我尊佛尊为师，尊，乃为无着，乃为牟尼〔寂静〕，尊，乃为断诸结使，乃为自度彼岸，而度众生到于彼岸。乃为觉者中的第一觉者，乃为调御丈夫当中的最上的调御丈夫，乃为息者〔熄灭一切烦恼苦痛〕当中，最为尊妙的息者，大仙您！乃能自度而能度他人，因此之故，我乃礼拜大雄〔佛陀〕您，我乃稽首人中的最上者。是断绝诸贪爱之刺的人。因此，我乃礼拜日种之亲〔佛为日种的后裔〕。）

于是，世尊问他说：「拘翼！汝是否能忆起在往昔之时，得到如是之离，得到如是之欢喜，谓在于我处，而得法喜过吗？」

这时，天王释回答说：「世尊！唯大仙人自当知道此事。大仙人！往昔之时，天及阿修罗，共起战斗。大仙人！天和阿修罗，共起战斗之时，我曾经作如是之念：使天能得胜，而能攻破阿修罗。诸天之食，以及阿修罗之食，都尽使为三十三天之食。大仙人！天及阿修罗共起战斗之时，天便得胜，而攻破阿修罗，诸天之食，及阿修罗之食，都尽使为三十三天之食。大仙人！那时，我乃有离有喜，而夹杂有刀杖、结怨、斗争、憎嫉。而不得神通，不得觉道，不得涅槃。大仙人！今天我所得之离，与

所得之喜，都不夹杂刀杖、结怨、斗争、憎嫉，而得神通、而得觉道，也得涅槃。」

世尊问他说：「拘翼！你是怎样的得离、得喜，谓在于我之处得到法喜呢？」

这时，天王释回答说：「大仙人！我作如是之念：我在这里命终后，转生在于人间。那个地方如果有族姓，乃极为大富乐，资财为无量，有畜牧、产业，乃不可称计之多，封户、食邑，种种都具足。所谓刹帝利长者之族、梵志长者之族、居士长者之族，以及其余之豪族，都极大的富乐，资财都无量，畜牧、产业，都不能称计得出之多，封户、食邑，种种都具足。转生在如是的豪族家庭后，成就诸根，对于如来所说之法与律，都能得正信，得正信后，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出家学道。而修学智慧，修学智慧后，如果得证智慧的话，便得究竟智，而得究竟边际（解脱一切苦恼）。如果修学智慧，而修学智慧后，能得智慧，然而不能得究竟智的话，假若有诸天，为有大福佑，色像巍巍（崇高端严），光耀炜烨（光明昌盛），极为有威力，而安隐快乐，而长住于宫殿，生于最上的话，我就往生于那个地方。」

于是，天王释说偈而说：

舍离于天身 来下生人间 不愚痴入胎 随我意  
所乐

得身具足已 逮质直正道 行具足梵行 常乐于乞食

（我如舍离天身后，来下生在于人间时，不愿再投生入胎于愚痴之家，愿随我之意之所喜乐的。能得身上的诸根具足后，逮达于质直正道，而具足梵行，而常乐于乞食的生活。）

我修学智慧，修学智慧后，如得智慧的话，便得究竟智，便得究竟边际。我修学智慧，修学智慧后，如得智慧，然而不得究竟智的话，当愿作最上的妙天，诸天闻其名，所谓色究竟天，愿往生于其中。大仙人！我愿当得阿那含（不还，三果阿罗汉）。大仙人！我现在已定得须陀洹（预流，初果阿罗汉）。」

世尊问他而说：「拘翼！你是以甚么因，而得此极好、极高、极广，而差降（离脱下层），而自称说已得须陀洹呢？」

这时，天王释，用偈回答而说：

不更有余尊 唯世尊境界 得最上差降 未曾有此处

大仙我此坐 即于此天身 我更得增寿 如是自眼见

（更没有其余之尊，唯有世尊的境界，始能得最上的差降〔离脱下层〕，得未曾有的这地方。）

（大仙人！我坐在于这里，即在于此天身的身上，我已能更得增长天寿了，如是之事，乃以我自己的天眼而见到的。）

说此法之时，天王释，实时远尘离垢，诸法的法眼，由之而生出来。于是，天王释乃见法而得法，而觉白净之法，而断疑度惑，更没有其余之尊，不再从于其它，已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在于世尊之法，得无所畏，就从其座站起，稽首佛足，仰白世尊而说：「世尊！我现在自归依佛，自归依法，以及自归依比丘众，唯愿世尊授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于是，天王释称叹五结乐子说：「善哉！善哉！五结你！乃大有益于我。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你之故，佛陀乃能从禅定而寤起。由于你事先使世尊从禅定寤起之故，使我们在后能得拜见佛陀。五结！我从此归天宫后，会以啖浮楼（乐神干闥婆王）伎乐王女一贤月色，嫁给你，作为你的媳妇，以及赋与其父乐王的本国给你，拜与你（封你）作为伎乐王。」

于是，天王释告诉三十三天说：「你们都来，如我们本愿求为梵天，而住于梵天上，而再三的恭敬礼事的话，他们现在都尽为世尊恭敬礼事。为甚么呢？因为世尊乃为梵天，梵天当会造化一切，为最尊，会生众生之有，以及当有的彼所，可知的都尽

知，可见的都尽见之故。」

于是，天王释，以及三十三天，和五结乐子，如本来为了梵天，而愿住于梵天上，而再三恭敬礼事的话，他们尽都为世尊而恭敬礼事，而稽首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是，天王释，以及三十三天，和五结乐子，都再三为世尊恭敬礼事，而稽首佛足，然后远佛身边三匝，就在于那个地方忽然隐没不现。

那时，梵天的色像巍巍，光辉炜烨，在于夜色将向于平旦之时，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实时用偈仰白世尊说：

为多饶益义 见利义曰天 贤住摩竭国 婆娑婆问事

（为了多所饶益与义，看见真正利义之事，而对天演说。贤〔指佛陀〕您住在于摩竭陀国，而婆娑婆〔天帝〕，乃向您请问学佛之事！）

大仙人说此法时，天王释乃远尘离垢，诸法的法眼，因之而生（得法眼一能了达观透缘生差别之法之眼），以及八万位的诸天，也远尘离垢，也生透彻诸法的法眼。于是，世尊告诉梵天说：「如是！如是！如梵天你所说的：

为多饶益义 见利义曰天 贤住摩竭国 婆娑婆问事

（语译如前）

梵天！我说法之时，天王释乃远尘离垢，乃生诸法的法眼，以及八万名的诸天们，也远尘离垢，都生诸法的法眼。」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这时，天王释，以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并那位大梵天，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五、善生经第十九（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善生遵其父遗言，而恭敬、供养、礼拜东西南北和上下六方。佛陀见之，为他而说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言之四业，以及其原因，和欲、恚、怖、痴等四事，并指示六非道、六灾患、四不亲而似亲、四种善亲等法，最后教他在圣法与律当中，礼拜六方的意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饶虾蟆林。

那时，有一位善生居士之子，在其父亲临终之时，由于有关于对于六方礼之事之故，曾遗教其

子，善教善诃而说：「善生！在我临终之后，你应当叉手向六方礼拜，而说：东方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会恭敬、供养、礼事于我的。像如是的，在于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们。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会恭敬、供养、礼事于我的。」

善生居士之子，听父的教训后，仰白其父说：「唯！当会如父尊之教教。」

于是，善生居士之子，在其父命终之后，在于平旦沐浴其身，穿着新的葛磨衣（亚麻衣），手里执持新生的拘舍叶（吉祥草之叶），到了水边，叉手而向六方礼拜而说：东方若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们。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会恭敬、供养、礼事于我。像如是的，向于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都说：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会恭敬、供养、礼事于我。

那个时候，世尊过了其夜，至于平旦，着衣持钵，入王舍城去行乞食。世尊入王舍城乞食之时，遥见善生居士之子，在于平旦沐浴其身后，穿着新的葛磨衣，手里执持生的拘舍叶，往至于水边，叉手向六方礼拜而说：东方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悉恭敬、供养、礼事于他。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会恭敬、供养、礼事于我。像如是的，向于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礼拜都说：如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恭敬、供养、礼事于我。

世尊看见其事后，就到善生居士之子之处，问他而说：「居士子！你到底是受那一位沙门、梵志之教？教你要恭敬、供养、礼事，而在于平旦沐浴其身，穿着新的葛磨衣，手里执持生的拘舍之叶，往至于水边，叉手而向于六方礼拜而说：东方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恭敬、供养、礼事于他们，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恭敬、供养、礼事于我。像如是的，向于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礼拜而说：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他们。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恭敬、供养、礼事于我呢？」

善生居士之子回答说：「世尊！我并不是受其余的沙门、梵志之教的。世尊！我的家父临终之时，由于礼拜六方之事之故，遗教于我。曾善教善诃而说：『善生！在我命终之后，你应当叉手而向六方礼拜而说：东方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恭敬、供养、礼事于我。像如是的向于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都同样

的礼拜而说：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会恭敬、供养、礼事于我。』世尊！我乃受家父的遗教，叫我为了恭敬、供养、礼事之故，在于平旦之时沐浴其身，然后穿着新的葛磨衣，手里执持生的拘舍之叶，往至于水边，叉手而向六方礼拜而说：东方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会恭敬、供养、礼事于我。像如是的，向于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礼拜而说：如果有众生的话，我都尽皆恭敬、供养、礼事于他。我尽恭敬、供养、礼事他们后，他们也当会恭敬、供养、礼事于我。」

世尊听后，告诉他说：「居士子！我也说有六方，并不说没有。居士子！如果有人善分别六方，而离开四方的恶不善的业垢的话，他就在于现法当中，被人可敬可重，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往生于善处，会上生于天中。居士子！众生有四种之业，为四种之秽。那四种呢？居士子！所谓杀生者，就是众生的业种、秽种。不与取（偷盗）、邪淫、妄言者，就是众生之业种、秽种。」于是，世尊说偈颂而说：

杀生不与取 邪淫犯他妻 所言不真实 慧者不称誉

（行杀生、不与而取〔偷盗〕，以及那邪淫，也就是侵犯他人的妻女，和所言的都不真实〔妄言〕的话，则有智慧的人，并不会称誉他。）

「居士子！人们由于行四事之故，便会多得罪报。那四事呢？所谓行欲、行恚、行怖、行痴是。」于是，世尊乃说此偈颂而说：

欲恚怖及痴 行恶非法行 彼心灭名称 如月向尽没

（行贪欲、瞋恚、恐怖，以及愚痴等，而行这些恶非法之行的话，他就必定会消灭其名称。有如月亮向于尽，而隐没那样。）

居士子！人们由于行四事之故，便能得多福德。那四事呢？所谓不行贪欲，不行瞋恚，不行恐怖，不行愚痴是。」于是世尊，说此偈颂而说：

断欲无恚怖 无痴行法行 彼名称普闻 如月渐盛满

（断除贪欲，没有瞋恚，没有恐怖，没有愚痴，而行正法之行的话，他的名称就会普闻，有如月亮之渐渐盛满那样。）

居士子！追求财物时，须应当知！有六种的非道（不是求财物之道，而是毁灭财物的原因）。那六种呢？第一叫做以种种戏而求财物者（博戏），就是非道，第二叫做非时而行求财物者，为非道，第三叫做饮酒放逸而求财物者，为之非道，第四叫做亲近恶知识，而求财物者，为之非道，第五叫做常喜妓乐，而求财物者，为之非道，第六叫做以懒惰，而求财物者，为之非道。

居士子！如果有人，作种种之戏（博戏）的话，当知！会有六种之灾患。那六种呢？第一为如负（输人）则生怨，第二为失去则会生耻，第三为如负时，则睡眠会不安，第四为会使怨家怀喜，第五为使宗亲会怀忧，第六为在众人当中所说的，他人都不信用。居士子！人们如果博戏的话，就不想经营作事，作事而不营运的话，则功业就会不成就，而未得财物的就不能得，本有财物的便转而会消耗。

居士子！人们如果非时而行的话（不按时去努力，得否都随便），当知会有六种灾患。那六种呢？第一为不会自护，第二为不会守护财物，第三为不保护妻子，第四会为人所疑，第五会多生苦患，第六会被人所谤。居士子！人们如果非时而行求财物的话，就是不会经营作事，作事而不经营的话，则功业会不成功，未得的财物，就不能得，本有的财物，便会转而消耗。

居士子！如果人们饮酒而放逸的话，当知会有六种灾患。第一就是现有的财物会失弃，第二则会多有疾患（生病），第三就是会增诸斗争，第四就是会隐藏发露（不敢面对现实而坦白其行），第五就是不称不护（恶名臭布），第六就是会灭慧而生痴。居士子！人们如果饮酒放逸的话，就不经营作事，作事不经营的话，则功业会不成就，未得的

财物，则不能得，本有的财物，便会转而会消耗。

居士子！如果人们亲近恶知识的话，当知会有六种灾患。那六种呢？第一就是等于亲近于贼徒，第二就是会亲近于欺诳，第三就是会亲近于狂醉，第四就是会亲近于放恣，第五就是会逐于嬉戏，第六就是会以此恶知识为亲友，会以此恶知识为其伴侣。居士子！如果人们亲近恶知识的话，就会不经营作事，作事不经营的话，则功业会不成就，未得的财物，则不能得，本有的财物，便会展转而消耗。

居士子！如果人们喜于伎乐的话，当知会有六种灾患。那六种呢？第一就是会喜于闻歌（耽乐于声歌，以下同），第二就是喜见跳舞，第三就是会喜往作乐，第四就是喜见弄铃，第五就是喜拍两手，第六就是喜乐于大众会。居士子！如果人们喜伎乐的话，就不会经营作事，作事不经营的话，则功业会不成就，未得的财物，则不能得，本有的财物，便会展转而消耗。

居士子！如果人们有懒惰的话，当知会有六种灾患。那六种呢？第一就是大早不会去作业，第二就是大晚就不会去作业，第三就是大寒时不肯去作业，第四就是大热时不肯去作业，第五就是大饱时不会去作业，第六就是大饥时不会去作业。居士子！如果人们懒惰的话，就不会去经营作事，作事不经营的话，则功业就不会成就，未得的财物，则不能得，本有的财物，便会展转而消耗。」于是，世尊说此偈颂而说！

种种戏逐色	嗜酒喜作乐	亲近恶知识	懒惰不作业
放恣不自护	此处坏败人	行来不防护	邪淫犯他妻
心中常结怨	求愿无有利	饮酒念女色	此处坏败人
重作不善行	恨戾不受教	骂沙门梵志	颠倒有邪见
凶暴行黑业	此处坏败人	自乏无财物	饮酒失衣被
负债如涌泉	彼必坏门族	数往至酒炉	亲近恶朋友
应得财不得	是伴党为乐	多有恶朋友	常随不善伴
今世及后世	二俱得败坏	人习恶转减	习善转兴盛
习胜者转增	是故当习胜	习升则得升	常逮智慧升
转获清净戒	及与微妙止	昼则喜眠卧	夜则好游行
放逸常饮酒	居家不得成	大寒及大热	谓有懒惰人
至竟不成业	终不获财利	若寒及大热	不计犹如草
若人作是业	彼终不失乐		

（作种种嬉戏，而追逐于色，嗜好饮酒而喜欢作乐，亲近于恶知识，懒惰而不作业〔不认真于自己的工作〕，这样的放恣〔放荡〕，而不自守护，这里〔这样〕就是会败坏人的家业的。）

（行来〔来去，行动〕都不防护，都作邪淫而侵犯他人的妻女，其心中都常会结怨，是自求愿没有利益之事，这样的饮酒而思念女色，则这里〔自这样〕定会败坏于人的。）

（常常作不善之行，恨戾〔作恶作罪〕而不接受人的教诫，骂詈沙门、梵志，颠倒而有邪见，凶暴而行黑业〔恶业〕，这样，就会败坏人。）

（自己弄成缺乏，而没有财物，饮酒而失去了日常需穿需用的衣被，负债有如涌泉之不止境，这种人必定会败坏其门族。）

（屡次往至于酒炉〔酒店〕，亲近那些恶朋友，应得的财物因之而不能得到，是以伴党为其快乐〔结伴喜乐，不务作事〕，有很多的恶朋友常随在一起，而作为不善的伴侣，致于在现在之世，以及后来之世，二者都均会得到败坏的。）

（人们如果将习恶之业展转而减少，习善之业展转而兴盛的话，则习胜者就会展转而增加，因此之故，当应学习胜业。如习升，就会得升，会常逮于升进智慧，

而展转，而会获得清静戒，以及与之以微妙之止〔止息，寂定〕。）

（假如白天也喜欢睡眠而卧，夜间则好游行〔跑来跑去〕，放逸而只顾常饮酒的话，则居家而想过安乐的生活，那是不能成就的。）

（如果遇到大寒，以及大热时，所谓就懒惰不作业的话，就终究不能成家立业的，究竟不能获得财利的。假若于大寒，以及大热之时，并不计较其冷暖而努力，抛弃寒热于胸后，有如草芥的话，则如果这样的作业的人，他的终始都不会失弃其安乐！）

居士子！有四种不亲而似亲（非友而类似于友），那四种呢？第一就是知事非亲似如亲，第二为面前爱言非亲似如亲，第三为言语非亲似如亲，第四为恶趣伴非亲似如亲。居士子！由于有了四事之故，说他知事，乃非亲而似如亲（非友而似友）。那四事呢？第一就是知事而夺财，第二就是以少而取多，第三就是或者会用恐怖，第四为或者为了利，而狎习是（亲近熟习）。」于是，世尊乃说此事而以颂说：

人以知为事 言语至柔软 怖为利狎习 知非亲如亲  
常当远离彼 如道有恐怖

（有人以知事为事，而夺取人的财物，其言语乃至为柔软〔以少取多〕，或者以恐怖而取，或者以利而狎习〔亲近〕。要知道！这是非亲而类似于亲〔非友而似友〕的，应当常于远离他，有如道上有恐怖之事那样的远离。）

居士子！由于有四事之故，在于面前爱言，乃非亲而似如亲（非友而似友）。那四事呢？第一就是制妙事（牵制善事），第二就是教你作恶事，第三就是在你的面前称誉赞叹你，第四就是在于背后说你的坏话。』于是，世尊说此，而以颂而说：

若制妙善法 教作恶不善 对面前称誉 背后说其恶  
若知妙及恶 亦复觉二说 是亲不可亲 知彼人如是  
常当远离彼 如道有恐怖

（如果牵制你的妙善之事，教你去作诸恶不善之法，对你的面前称誉于你，在你的背后，却说你的坏话。如果知道甚么是妙〔善〕，甚么是恶，也觉悟此前后不对之说的话，就知道似乎是亲，而非亲，故不可以亲近他。假若知道此人乃如是之人的话，就应当常于远离他，犹如道上有恐怖之事那样的远离他。）

居士子！由于有四事之故，其言语，乃非亲，而似如亲。那四事呢？第一就是认过去之事，第二就是必定会辩当来之事，第三就是虚而不作真实之说，第四就是说现事必定会灭，我应当作，而作为不作认之说。』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认过及未来 虚论现灭事 当作不作说 知非亲如亲  
常当远离彼 如道有恐怖

（认定有过去，以及辩论未来之事，而虚论现在世之事，乃为坏灭之事，当作而为不作之说。如果知道这乃非亲，而类似于亲的话，就应当常于远离他，有如道上有恐怖之事那样的远离他）。

居士子！由于四事之故，恶趣之伴，乃非亲而类似于亲。那四事呢？第一就是教你作种种之戏，第二就是教你作非时之行，第三就是教令你饮酒，第四就是教你亲近恶知识。』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教若干种戏 饮酒犯他妻 习下不习胜 彼灭如月尽  
常当远离彼 如道有恐怖

（教你若干种的游戏，教你饮酒作乐，教你侵犯他人之妻女，教你学习趣下，而不教你学优胜之法。这样，则定会毁灭之事，有如月亮之没尽那样。应当要常于远离这种人，有如道上有恐怖之事那样的远离于他。）

居士子！如果为善亲（善心之友）的话，当知为有四种。那四种呢？第一为同于苦乐的人，当知就是善亲的人。第二就是会愍念你的人，当知就是善亲的人，第

三为求利于你，当知就是善亲的人，第四为饶益，当知就是善亲的人。居士子！由于四事之故，同于苦乐的人，当知就是善亲的人。那四事呢？第一就是为了你，而舍去其自己，第二就是为了你，而舍弃其财物，第三就是为了你，而舍弃其妻子，第四就是所说的都堪忍。」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舍欲财妻子 所说能堪忍 知亲同苦乐 慧者当狎习

（舍弃其欲 财物 妻子，所说的都能堪忍，知道此人为亲友，而能同于苦乐的话，则有智慧的人，应当要亲近他。）

居士子！由于四事之故，而愍念，当知就是善亲。那四事呢？第一就是教你作妙法（学善业），第二就是制止你行恶法，第三就是在你的面前称说你，第四就是却退怨家。」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教妙善制恶 面称却怨家 知善亲愍念 慧者当狎习

（教你学习妙善的法，制止你行恶法，在你的面前称赞于你，为你而退却怨家，知道为善亲而会愍念你的话，则有智慧的人，当应狎习他〔亲近他〕。）

居士子！由于四事之故，而求利，当知就是善亲。那四事呢？第一就是密事发露（都坦白其心，不隐藏是非），第二就是密不覆藏（不隐瞒事实），第三就是得利为喜（你有利，他就欢喜），第四就是不得利不忧（他不得利，也不会忧戚）。」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密事露不藏 利喜无不忧 知善亲求利 慧者当狎习

（秘密之事，都显露坦白的说出来，有甚么事都不隐藏而尽心，有利可得时，为你而喜，没有利可得，也不会忧戚，知道此为善亲，而为你求利的话，则有智慧的人，当应狎习亲近他。）

居士子！由于有四事之故，而会有饶益，应当知道！这是善亲的人。那四事呢？第一就是知财物尽，第二就是知财物尽后，便给你以财物，第三就是见你放逸便会教诃你，第四就是常会愍念你。」于是，世尊说此后，就以偈颂而说：

知财尽与物 放逸教愍念 知善亲饶益 慧者当狎习

（知道你的财物已尽〔会替你想办法〕，你的财物已没有的话，他就会给你财物。如果你放逸的话，就会教训你，诃责你〔使你放逸〕，同时，也常时愍念你。应当要知道！这是善亲，而会有饶益的，有智慧的人，应当要狎习亲近他。）

居士子！在我的圣法与律当中，也有六方，所谓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是。居士子！如东方的话，则为像如是的：为人子的，当观念其父母（对父母应尽之事）。孩子应该以五事去奉敬供养其父母的。那五事呢？第一就是增益财物，第二就是备办众事，第三就是所欲时，则奉给他，第四就是自恣而不违，第五就是所有的私物，尽以奉上。为人子的，应以此五事，去奉敬供养其父母。当人的父母的，也应以五事，去善于怀念其子。那五事呢？第一就是要爱念儿子，第二就是供给其正途之用，使其无缺乏，第三就是使儿子不负债务，第四就是婚娶称可（应嫁娶而有适当的话，就允许他），第五就是父母如可意，则所有物，都应尽付与其子。父母应以此五事，而去善念其子。居士子！像如是的，东方者，有二俱之分别的。居士子！在圣法与律当中之所谓东方，就是所谓子与父母之事。居士子！如果慈孝于父母的话，必定会有增益，则不会有衰耗的。

居士子！如南方的话，就应如是的：当弟子的，应观念其师尊。弟子应当以五事去恭敬供养其师尊。那五事呢？第一就是善于恭顺，第二就是善于承事，第三就是速起，第四就是所作之业都为善，第五就是能奉敬师尊。弟子应以此五事去恭敬供养其师。而为人师长的人，也应以五事善念其弟子。那五事呢？第一就是教他的技术，第二就是速教他，第三就是尽教其所知的，第四就是要处于善方，第五就是付



嘱善知识，为人师长的，应以此五事善念其弟子。居士子！像如是的南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在圣法与律当中，所谓南方者，就是所谓弟子与师长之事。如果有人慈顺于师长的话，必定会有增益，则不会有衰耗的。

居士子！如西方的话，就应如是的：夫应观念其妻子，夫当以五事爱敬供给其妻子。那五事呢？第一就是怜念妻子，第二就是不轻慢，第三就是为妻子作璎珞严具，第四就是使其在于家中得自在，第五就是念妻的亲亲（亲戚）。当人之夫的，应以此五事去爱敬供给其妻子，而妻子也应以十三事善于敬顺其夫。那十三种呢？第一就是重爱敬夫，第二就是重供养夫，第三就是善念其夫，第四就是摄持作业，第五就是善摄眷属，第六就是前以瞻侍，第七就是后以爱行，第八就是言以诚实，第九就是不

禁制门，第十就是见来赞善，第十一就是敷设床待，第十二就是施设净美丰饶的饮食，第十三就是供养沙门、梵志。为人妻子的，以此十三事去善于敬顺其夫。居士子！像如是的西方之二，俱有分别。居士子！在圣法与律当中，所谓西方，就是所谓夫与妻子之间互敬之事。居士子！如果有人，能够慈愍其妻子的话，必定会有增益，则是不会有衰耗的。

居士子！如果为北方的话，则像如是的，乃为大家（大当家，主人），观念其奴婢、使用人，大家（主人）应当以五事愍念给恤其奴婢、使用人。那五事呢？第一就是随其力而作业，第二就是随时食之（给他饭吃），第三就是随时饮之（给他饮料），第四就是及日休息（有休息之日），第五就是病给汤药（患疾病就应请医生治疗他）。大家（主人）以此五事愍念给恤奴婢、使用人，而当人的奴婢、使用人的，也应以九事去善奉其大家（主人）。那九事呢？第一就是随时作业，第二就是专心作业，第二，就是一切的作业，第四就是前以瞻侍（早起），第五就是后以爱行（晚睡），第六就是言以诚实，第七就是急时不远离，第八就是行他方时，则便赞叹，第九就是称大家（主人）为庶几（贤者）。奴婢、使用人应以此九事去善奉大家（主人）。居士子！像如是的，北方之二，俱有有

分别。居士子！在圣法与律当中，所谓北方者，就是所谓大家（主人）与奴婢、使用人之间之事。居士子！如果有人慈愍奴婢、使用人的话，必定会有增益，则是不会有衰耗的。

居士子！如下方的话，就是像如是的有关于亲友之观念亲友之臣之事。为人亲友，应当以五事去爱敬供给其亲友之臣。那五事呢？第一就是爱敬，第二就是不轻慢，第三就是不欺诳，第四就是施与珍宝，第五就是拯念（济振怀念）亲友之臣。亲友以此五事去爱敬供给亲友之臣，而亲友之臣也应以五事善念其亲友。那五事呢？第一就是知其财物已尽，第二就是知其财物已尽后，就供给其财物，第三就是见其放逸时，就要教诃他，第四就是要爱念，第五就是急时（遇亲友之急难时），可归依（做其庇护者）。亲友之臣应以此五事善念其亲友。居士子！像如是的，下方之二，俱有分别。居士子！在圣法与律当中，所谓下方者，就是所谓亲友与亲友之臣的关念之事。居士子！如果有人慈愍其亲友之臣的话，必定会有增益，则是不会有衰耗的。

居士子！如上方的话，就像如是的，施主观念沙门、梵志之事。当施主的，应当以五事去尊敬供养沙门、梵志。那五事呢？第一就是不禁制门，第二就是见来就赞善，第三就是敷设床而待，第四就是

施设净美丰饶的饮食，第五就是拥护如法。施以此五事去尊敬供养沙门、梵志，而沙门、梵志也应以五事去善念施主。那五事呢？第一就是教其信，教其行信、念信，第二就是教其禁戒，第三就是教其博闻，第四就是教其布施，第五就是教其智慧，教其行慧、立慧。沙门、梵志应以此五事去善念施主。居士子！像如是的，上方之二，俱为分别解释过了。居士子！在圣法与律当中，所谓上方，就是有关于施主与沙门、梵

志之事。居士子！如果有人尊奉沙门、梵志的话，必定会有增益，并不会会有衰耗的。

居士子！有四种摄事（摄受，而使其依附于下之四事，然后导入于佛道）。那四种呢？第一就是惠施，第二就是爱言，第三就是行利（利行，起善行而利益众生），第四就是等利（同事，随众生所乐，同其所作，使其各沾法益）是。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惠施及爱言	常为他行利	众生等同利	名称普远至
此则摄持世	犹如御车人	若无摄持者	母不因其子
得供养恭敬	父因子亦然	若有此法摄	故得大福佑
照远犹日光	速利翻捷疾	不粗说聪明	如是得

名称

定护无贡高	速利翻捷疾	成就信尸赖	如是得名称
常起不懒惰	喜施人饮食	将去调御正	如是得名称
亲友臣同恤	爱乐有齐限	谓摄在亲中	殊妙如师子
初当学技术	于后求财物	后来财物已	分别作四分
一分作饮食	一分作田业	一分举藏置	急时赴所需
耕作商人给	一分出息利	第五为取扫	第六作屋宅
家若具六事	不增快得乐	彼必饶钱财	如海中水流
彼如是求财	犹如蜂采花	长夜求钱财	当自受快乐
出财莫令远	亦勿令普漫	不可以财与	凶暴及豪强
东方为父母	南方为师尊	西方为妻子	北方为奴婢
下方亲友臣	上沙门梵志	愿礼此诸方	二俱得大称
礼此诸方已	施主得生天		

（应行惠施，以及讲爱言〔善言慰论〕，他应常为他人行利〔利行，利益众生〕，对于众生，则平等而同与其利益〔等利，同事，随人之所乐，而示现其能力，同其所作，利益众生〕，这样，则其名称就会普遍而远闻。这就是摄受众生，持世〔处世〕待人的四摄法，犹如驾御车辆的人那样的。假如没有摄持的话，则，母，不能因其子而得以供养恭敬，父，不能因其子而得以供养恭敬之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有此四法之摄持〔四摄事，四摄法〕的话，就会因此之故，而得大福佑。这样，则能够照得很远，犹如太阳之光亮，很快而得利，而翻遍，乃很捷疾。）

（不粗说〔不恶口，爱言〕，就是聪明的一件事，像如是的话，就能得名称。决定护持而没有贡高的话，就会有速利，而翻遍也捷疾。成就正信、尸赖〔戒〕的话，像如是的，定会得名称。常早起而不懒惰，欢喜布施于人以饮食，将离开时，则调御端正，像如是的话，定能得名称。对于亲友之臣属，同样的怜恤，爱乐而有齐限，所谓摄持在其亲中，其殊妙，有如师长与弟子那样。）

（首先当学技术，到后来，则求财物。后来财物入手后，就应分别作为四分。一分作为饮食之用，一分作为田业之须，一分把它储存起来，以应急时之所须要之用。借给与耕作的人，或者是商人，也**就是拨出一分去生利息。**）

（第五为娶妇之用，第六则为建筑自家的屋宅。家庭如果具有了此六事的话，则不增，而能得快乐。他必定会饶益钱财，有如流入海中之水那样。他像如是的去求财的话，就如蜂之采花那样的长夜〔常久〕求钱财，当会自受其快乐。）

（出钱财，不可以使其离远，也不可以使其有普漫〔放任〕，不可以将钱财给与凶暴，以及豪强的人。）

（以东方为父母，以南方为师尊，以西方为妻子，以北方为奴婢，以下方为亲友之臣，以上方为沙门、梵志。唯愿礼拜此诸方，两方都能得大名称。礼拜此诸方后，施主你，定能得以往生于天上界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善生居士子，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三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 一三六、小品商人求财经第二十（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如人不信佛所说的正法与律的话，那个人必定被害，有如商人之被罗刹所食那样。如人信佛所说的正法与律的话，那人就会得安度，犹如商人之乘馱马王那样的安隐得度。世尊所谓正法与律，即指观六根、六境、五阴、六大等为非我。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往昔之时，在此阎浮洲中，有诸商人们，皆共集会在于贾客堂，而作如是之念：我们宁可为乘海而装船，入于大海中，去取诸财宝来，以供给于家庭之用。又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进入海中时，是不可能豫知会安隐，或不安隐的。我们宁可各各（各人）备办浮海之具，所谓羖羊皮的囊（黑色牡羊皮的皮袋）、大瓠（大形的飘葫芦）、押棧（木筏）等物是。他们在于后来之时，各各都备办净海之具，所谓羖羊皮囊、大瓠、押棧等物，然后便进入于大海中。他们在海中时，其船乃被摩竭鱼王（摩伽罗，在南海中栖游的怪鱼）所破坏，那些商人们就各各乘其自备的浮海之具，所谓羖羊的皮囊、大瓠、押棧等，都各浮自于诸方。

那时，在海之东，有大风之卒起，将诸商人吹至于海的西岸。在那个地方，乃逢见诸女人之辈，都极妙端正，都以一切严具来饰严她们的身。那些女人看见诸商人后，便作如是言：『善来！诸位贤者！快来！诸贤！这里乃为一极乐，为最妙好之处。有园观浴池，有坐卧的处所，林木都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如意珠）、宝珠、碧玉、白珂、碎磔（大贝，背纹如车轮之渠，可为宝物）、珊瑚、琥珀、玛瑙、璫瑁（玳瑁，龟类，甲光滑，可制装饰品）、赤石、璇珠（美玉）等物，这些珍宝尽可以给与诸位贤者，当可与我们共相娱乐，唯不可使阎浮洲的商人向南而去，乃至作梦也不可以梦到南方之事。』那些商人就这样的和那些妇女共相娱乐在一起。那些商人们，因为和那些妇女合会一起之故，就生男或者又再生女。他们在于后来之时，由阎浮提同来的有一

位有智慧的商人，这时独住于静处，而作如是之念：为甚么缘故，这些妇女们，乃制止我们，不令我们南行呢？我宁可暗伺和我共居的妇人，察知她已入眠之后，就

安徐而起（慢慢的不打扰她，而私自起床），当窃（私自）南行。

那位阎浮洲的有智慧的商人，就在于后来，伺察其同居的妇人，知道她已熟睡之后，就安徐而起，就私自向南而去。那位阎浮洲的那一位有智慧的人，即在南行后，乃遥闻有大音高声，都在叫唤，有众多的人声，正在啼哭懊恼，都在唤父呼母，呼唤妻子，以及诸爱念备至的亲亲朋友而说：『我们本居阎浮洲的安隐快乐之处，然而都不能再看见的了（呜呼，惨哉！）』那位商人听后，生极大的恐怖，他身上的毛都倒竖起来而说：不可使人，以及非人来触娆我吧！于是，阎浮洲的那一位有智慧的商人，乃自制其恐怖，又再南向而行。那一位阎浮洲的有智慧的商人，向南前进后，忽见东边有一大铁城，看见后，遍处观察，都看不到有一个门，乃至可容许猫子的出处也没有。

那一位阎浮洲的有智慧的商人，看见铁城之北面，有一大丛树，就到了那大丛树之处，安徐缘上（慢慢的爬上树上），上后，问那些大众人们而说：『诸位贤者！你们为甚么缘故，在此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以及诸爱念兼备的亲亲朋友而说：我们本来所住的阎浮洲，那安隐快乐之处，我们已不能再见到的了！』这时，大众人们便回答他而说：『贤者！我们都是阎浮洲的诸商人，都皆共集会在于贾客堂，而作如是之念：我们宁可为乘海而装船，好进入大海中去取诸财宝，求回后，以便供给家中之用。贤者！我们又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我们这次入海，乃不可能豫知能安隐，或不安隐的，我们宁可各各办浮海之具，所谓准备羖羊的皮囊，或大瓠、押棧。

诸位贤者！我们在于后来之时，各人都备办浮海之具，所谓羖羊的皮囊、大瓠、押棧后，便进入大海。贤者！我们在于海中时，被摩竭鱼王（怪鱼）破坏其船。贤者！我们这些商人，各人都自乘其浮海之具一羖羊的皮囊、大瓠、押棧，浮向于诸方。那时，海东有大风忽起，把我们这些商人吹向而至于海的西岸。在那里逢见诸妇女之辈，长的极妙而端正，用一切的庄严之具严饰在其身上。那些女人看见我们后，便作如是之语而说：善来！诸贤！快来！诸位贤者！这里乃为极乐，是最妙的好处。有园观浴池，有坐卧的处所，林木很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晶、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碎磔、珊瑚、琥珀、玛瑙、璠瑁、赤石、璇珠等珍宝，都尽与诸位贤者们。你们当可与我们共相娱乐，但是不可使阎浮洲的商人们向南而行，乃至于梦中也不可梦到南方。

贤者！我们和那些妇女共相合会（生活在一起），而生男，或者又再生女。贤者！如那些妇人不再闻到阎浮洲的其余诸商人在于海中被摩竭鱼王破坏其船的话，就会和我们共相娱乐。贤者！如果那些妇女听闻阎浮洲另有诸商人在于海中被摩竭鱼王破坏其船的话，便会吃食我们，极遭其逼迫（非常的紧迫）。如在食人时，如果还有其余的发、毛，以及爪、齿的话，那些妇人们都会尽取而食之。如食人时，有血滞在于地上的话，那些妇人们便会用手爪去掘地，其深为四寸，那样的将血取而吃掉。贤者！当知！我们阎浮洲的商人本来有五百人，就中已被噉吃掉的为二百五十，其余的还有二百五十名，都在此大铁城中。贤者！你千万不可相信那些妇人的语，因为她们并不是真正的人，乃是罗刹鬼（暴恶鬼）而已！』

于是，阎浮洲的那一位有智慧的商人，从大丛树安徐而下来后，从原来之道，还回那些妇人之处，回到他本来共居之地。他这时察知那妇人仍故睡眠未醒寤，就在于其夜，那一位阎浮洲的有智慧的商人，就速往那些阎浮洲的诸商人之处，便作如是之语而说：『你们都来，都当到静处。你们各人都应独往，不可带儿子去，大家在那个地方，有密论之紧安事。』那些阎浮洲的诸商人们就共至于静处，都各自独去，不带儿息来。

于是，阎浮洲的那一位有智慧的商人，乃开口而说：『诸位商人！我曾经独住在于安静处，而作如是之念：为甚么缘故，这些妇人之辈，曾经制止我们，叫我们

不可向南而去呢？我宁可伺察和我共居的妇人，知道她已熟睡之后，安徐而起来，当私自向南而行去为是。于是，我便伺察我的同居的妇人，知道她已熟睡后，我就安徐而起，就私自南行。我向南而行后，遥闻大音高声的唤叫，有众多的人声正在啼哭懊恼，正在唤父呼母，呼唤妻子，以及诸爱念的亲亲朋友，都这样的说：好个阎浮洲之安隐快乐，现在已不再得见了！我听到这声音后，起极大的恐怖，身上的毛都倒竖起来。我想：不可使人，以及非人来触娆我啊！于是，我便自制恐怖的心理，就再南行。再向南边进行后，忽见东边有一大铁城。看见后，四处遍观，而不见有其出入之门，乃至可容许猫子的出处也没有。

这时，我又见到大铁城之北，有一大丛树，就到了那大丛树之处，安徐缘上

（慢慢的爬上去）。到了树的上面后，就问那些大众们说：诸位贤者！你们为甚么缘故，那么的啼哭懊恼，而唤父呼母，呼唤妻子，以及诸爱念的亲亲朋友而说：好个阎浮洲，乃安隐快乐，为甚么不能得以再见呢？那些大众们回答我说：贤者！我们是阎浮洲的诸商人，都

皆共集会在于贾客堂，而作如是之念：我们宁可为乘海而装船，然后进入大海中去取珍宝回来，以供家庭之用。贤者！我们又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我们这次入海，乃不可豫知会安隐，或不安隐的。我们宁可各各备办浮海之具，所谓戕羊的皮囊、大瓠、押棧是。贤者！我们在于后来之时，各各备办浮海之具，所谓戕羊的皮囊、大瓠、押棧，然后便入于大海。贤者！我们在海中，被摩竭鱼王破坏其船。贤者！我们这些商人各人都自乘浮海之具，所谓戕羊的皮囊、大瓠、押棧，都浮向于诸方面。那时，在海东，有大风忽起，把我们这些商人吹至于海的西岸。在那里逢见诸女人辈，一看乃知为极妙而端正，都用一切的严具饰严其身。那些女人看见我们后，便作如是之语：善来！诸贤！快来！诸贤！此间乃为极乐，是最妙的好处，有园观浴池，有坐卧的处所，林木都苍郁，多有钱财、金、银、水晶、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碎磔、珊瑚、琥珀、玛瑙、瑇瑁、赤石、璇珠等珍宝，都尽与诸位贤者们。你们当与我们共相娱乐，唯不可使阎浮洲的商人向南而行，乃至于梦中也不可作往南之梦。贤者！我们就这样的和那些妇女共相娱乐，我们由于和那些妇人共相合会之故，就生男孩，或又生女儿。贤者！如果那些妇人不再听闻到阎浮洲更有商人在海中，被摩竭鱼王破坏船只的话，就会

和我们继续共相娱乐。贤者！如果那些妇人听闻阎浮洲更有商人在于海中，被摩竭鱼王破坏其船的话，便会食掉我们，实在是极遭逼迫之时（事情非常的紧逼）。如她们食人时，一看还有余发、毛，以及爪齿的话，那些妇人们便尽取而吃食。如在食人之时，看有血滞在于地上的话，那些妇人便会用手爪去掘地，其深四寸，去取血滴而食。贤者！当知！我们这些阎浮洲的商人，本来有五百人，就中已被吃掉的为二百五十人，残余的为一百五十人，现在都在于此大铁城之中。贤者！你千万不可相信那些妇人之语，她们并不是真正的人，她们是一群罗刹鬼而已！』

于是，阎浮洲的诸商人，乃问那位阎浮洲的那位有智慧的商人而说：『贤者！你是否问那些大众而说：贤者！是否有方便，能使我们，以及你们，从这里，而能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吗？』阎浮洲的那一位有智慧的商人回答说：『诸贤！我在那时，只顾脱出，并不作如是之问。』于是，阎浮洲的诸商人对他说道：『贤者！你赶快还回到本来与之共居的妇人之处后，再度的伺察她在熟睡时，就安徐而起，更自南行。再到那些大众之人之处，去问他们说：诸贤！是否有方便，能使我们，以及你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之法吗？』于是，阎浮洲的那一位有智慧的商人，乃默然而接受他们的建议。

这时，阎浮洲的那一位有智慧的商人，还回而至于其共居的妇人之处后，就伺察她还在于熟睡时，就安徐而起，就私自向南而行。又再到了那些大众之人之处，而问他们说：『诸贤！是否有方便，可使我们，以及你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

洲之法呢？』那些大众等人回答说：『贤者！更没有甚么方便可使我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的。贤者！我们曾作如是之念：我们应当共同来破掘此墙，好使我们回归本处吧！刚发这种心后，此墙乃转更倍高于平常之时。贤者！此谓方便，然而却使我们不得从此而安隐度至于阎浮洲啊！贤者！如果另有甚么方便可使你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然而我们已永无方便了。贤者！我们曾经听到空中唱如是之言而说：阎浮洲的诸商人都愚痴不定，也不能善解。为甚么呢？因为不能使其在于每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别解脱，说戒）之时向南而行。那边有馱马王（云马，长毛的马），乃食自然的粳米，为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的声唱而说：谁欲度到彼岸，那一个人欲使我解脱他？谁欲使我引他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吗？

你们可以共诣馱马王而作如是之语：我们欲得度而至于彼岸，愿你解脱我们，愿引我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贤者！这就是所谓方便，使你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商人们！你们都快来，可往至于那馱马王之处，而作如是之言：我们欲得度至于彼岸，愿来解脱我们，愿引导我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

于是，阎浮洲的那一位有智慧的商人发言说：『诸位商人！现在往诣馱马王之处，而作此言说：『我们欲得度至于彼岸，愿解脱我们，愿引我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诸商人！应随顺诸天意，诸商人！假如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别解脱，说戒）之时，馱马王乃食自然的粳米，为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的声唱说：谁欲度过彼岸，谁欲从我解脱？谁欲叫我引他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往诣那个地方，而作如是之言：我们欲得度至于彼岸，愿解脱我们，愿引我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

于是，馱马王，在于后来，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之时，食自然的粳米，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的声唱说：『谁欲得度而至于彼岸？我当会度脱他，我当会引他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这时，阎浮洲的诸商人听后，即便往诣馱马王之处，而作如是之言：『我们欲得度至于彼岸，愿你度脱我们，愿引我们从此而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这时，馱马王对他说：『商人！那些妇人们必定会抱着儿女共相而来，定会作如是之言：诸贤！善来还回此处吧！这里是极乐，是最妙好之处，有园观浴

池、坐卧处所，林木很蓊郁，有很多的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碎磔、珊瑚、琥珀、玛瑙、璆瑁、赤石、璇珠等珍宝，都尽与诸贤，当和我们共相娱乐，假如不安我的话，也应怜念儿子啊！』

如果那些商人作如是之念而说：我有男孩女儿，我有极乐的最妙好之处，有园观浴池，有坐卧的处所，有蓊郁的林木，我有很多的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碎磔、珊瑚、琥珀、玛瑙、璆瑁、赤石、璇珠等珍宝的话，则他们虽然骑在我的正背当中，然而必定会因贪念那些珍宝之故，而会颠倒，而会堕落于水中，便当会被那些妇人所食掉，当会遭遇逼迫之苦的。那些妇人如食人时，看见有余的发毛，以及爪齿的话，便当会尽取而食掉。又次，如食人时，看见有人的血滞在地的话，那些妇人便会用手爪去掘地，其深为四寸，会取而食掉。

假如那些商人不作如是之念：我有男女儿，我有极乐的最妙好处，有园观浴池，有坐卧的处所，林木很蓊郁，我有很多的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碎磔、珊瑚、琥珀、玛瑙、璆瑁、赤石、璇珠等珍宝的话，则这些人虽然只持我身上的一毛，但是他们必定能安隐而度至于阎浮洲。』

于是，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些妇人们抱其儿子来，而作如是之言：『诸位贤者！善来还回这里吧！因为这里乃为极乐，而为最妙好之处，存园观浴池，有坐卧的处所，林木很蓊郁，有很多的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碎磔、珊瑚、琥珀、玛瑙、璆瑁、赤石、璇珠等珍宝，都尽与诸贤，当和我们共相娱乐

吧！<sup>㉒</sup>如果那些商人曾作如是之念而说：我有男女儿，我有极乐的最妙好处，有园观浴池，有坐卧的处所，林木很奔郁，我有很多的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璆瑁、赤石、璇珠等珍宝的话，则他们虽得骑在馱马王的背脊的正中，但是他们必定会颠倒，必定会落墮于水中，便当会被那些妇人所食掉，当会遭逼迫（威胁、强迫）。那些妇人如食人时，看见还有其余的发毛，以及爪齿的话，那些妇人们，都会尽取而吃掉。又次，那些妇人在食人时，看见如有血滞在于地上的话，则那些妇人们便会以手爪去掘地，其深四寸，而取其血滴去吃掉。

如果那些商人不作如是之念：我有男女儿，我有极乐的最妙好处，有园观浴池，有坐卧的处所，林木很蓊郁，我有很多的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璆瑁、赤石、璇珠等珍宝的话，则他们虽然只执持在馱马王的一毛的话，他们必定也会安隐的度至于阎浮洲。

诸比丘们！我说这个譬喻，乃欲使你们知道其义的，此说就是其义。我的法，乃为善之说，发露为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浮海的道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像如是的我法乃为善之说，发露为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

假如有比丘，曾作如是之念：眼根就是我，我有眼根，耳、鼻、舌、身，也是同样之说，也说意根就是我，我有意根的话，则那位比丘必定会被此念而受害。有如商人之被罗刹所食那样。我的法乃为善之说，发露为极广，乃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乃为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像如是的，我的法乃为善的说，发露为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

假如有比丘，作如是之念：眼根乃不是我，我并没有眼根，耳、鼻、舌、身等根，也是同样之说，也说意根乃非是我，我并没有意根的话，则那位比丘定会得安隐而去，有如商人之乘馱马王，而安隐得度那样。我的法乃善的说，发露乃为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像如是的，我的法乃善之说，发露为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

假若有比丘，曾作如是之念：色境就是我，我为有色境，声、香、味、触也作同样之说，也以法境就是我，我乃有法境的话，则那位比丘必定会因此而被害，有如商人之被罗刹所食那样。我的法乃善的说，乃发露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像如是的，我的法乃为善的说，发露为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

假如有比丘，作如是之念：色境并不是我，我并没有色境，声、香、味、触等境也同样之说，也以法境并不是我，我并没有法境的话，则那位比丘，便能得安隐而去，有如商人之乘馱马王，安隐而得度那样。我的法乃善的说，发露为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像如是的，我的法乃善的说，发露为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

如果有比丘曾作如是之念：色阴就是我，我有色阴，觉（受）、想、行等阴，也是同样之想，也以识阴就是我，我有识阴的话，则那位比丘必定会被其所害，有如商人之被罗刹所食那样。我的法，乃善的说，发露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像如是的，我的法乃善的说，发露极广，善注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椳，有如海中的浮具，遍满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

如果有比丘，作如是之念：色阴并不是我，我乃没有色阴，觉（受）想行等阴也同样之说，也说识阴并不是我，我并没有识阴的话，则那位比丘定能得安隐而去，有如商人之乘馱马王，而安隐度脱那样。我的法乃为善的说，发露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棧，有如海中之浮具，遍满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像如是的我的法乃为善的说，发露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棧，有如海中之浮具，遍满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

若有比丘作如是之念：地就是我，我乃有地，水、火、风、空也是同样的道理，也说识就是我，我乃有识的话，则那位比丘必定会被害，有如商人被罗刹所食那样。我的法乃为善的说，发露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棧，有如海中之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像如是的，我的法乃为善的说，发露而极广，善护而没有空缺，有如桥、棧，有如海中之浮具，遍满而流布，乃至于天上人间。

如果有众生作如是之念：地不是我，我并没有地，水、火、风、空也是同样之说，也说识并不是我，我并没有识的话，则那位比丘必定会得安隐而去，有如商人之乘馱马王之安隐得度那样。」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若有不信于 佛说正法律 彼人必被害 如为罗刹令

若人有信于 佛说正法律 彼得安隐度 如乘馱马王

（假若有人不信佛陀所说的正法与律的话，那个人必定会被害，有如被罗刹所食掉那样。）

（如果有人信仰佛陀所说的正法与律的话，他就会得安隐而度脱，有如乘馱马王那样的得以度脱。）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三七、世间经第二十一（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自断世间之集，证世间之灭，修世间之道。如果有人，一切都尽普正

的话，乃是由于佛陀的知见，而所觉得的。因为佛陀的言说应对，一切的一切，均为是真谛而不虚，不离于如，也不是颠倒，是真谛审真，故世尊乃在于大众当中有所讲说，所谓狮子吼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乃为自己觉悟世间，也为他人阐说，如来乃如实而知道世间（知世间）。如来乃自觉世间之集，也为他人阐说，如来乃断灭世间之集（断世间集）。如来乃自己觉悟世间之灭（寂灭），也为他人阐说，如来乃作证世间之灭（作证世间灭）。如来乃自觉世间的道迹，也为他人阐说，如来乃修习世间的道迹（修世间道迹）。

如果有人，对于一切都尽于普正的话，他就能觉得一切如来的知见。为甚么呢？因为如来从往昔之夜，觉证无上正尽之觉以来，至于今日之夜，将对于无余涅盘界，当取于寂灭时，在于其中间，如果如来之口有所言说，有所应对的话，则这一切的一切，均为是真谛，乃为不虚，乃不离于如，也不是颠倒，是真谛审实的。如果说狮子的话，当知就是



说如来。为甚么呢？因为如来在于大众当中，有所讲说的话，则谓之狮子吼！一切世间的天，以及魔、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则如来乃为是梵有，如来乃为至为冷有，是无烦，也没有热，是真谛，而不虚之有！」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知一切世间	出一切世间	说一切世间	一切世如真
彼最上尊雄	能解一切缚	得尽一切业	生死悉解脱
是天亦是人	若有归命佛	稽首礼如来	甚深极大海
知己亦修敬	诸天香音神	彼亦稽首礼	谓随于死者
稽首礼智士	归命人之上	无忧离尘安	无碍诸解脱
是故当乐禅	住远离极定	当自作灯明	无我必失时
失时有忧戚	谓堕地狱中		

（佛陀乃知道一切世间，乃超出于一切世间，而阐说一切世间，说一切世间如真〔如实而知，如实而说〕。佛陀他，是为最上的尊雄，乃能解脱一切的缚结，得尽一切的业作，其生死都已解脱。）

（如果是天，或者是人，假如有人归命于佛陀，稽首而礼拜如来，知道佛陀乃为甚深，有如极大之海，而知道后，也修敬的话，则诸天、香音神〔干闥婆，指天龙八部〕们，他们也会来稽首而礼拜他。所谓随于死的人，稽首而礼拜智士，归命于人的上人。）

（佛陀乃为无忧，乃为离脱尘劳而安隐，没有碍，而得证诸解脱的人，因此之故，应当安喜乐于禅，应该远离尘垢，而住于极定。应当自作为灯明，我必定不可以失时。假如失去了这良时良机的话，就会有忧戚，所谓堕落于地狱中是！）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八、福经第二十二（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福报妙善多所饶益，并自述其往昔之时，都长夜作福，长夜受报的本生谭。说他修七年的慈心，七反的成败劫，不还来此世，世间败坏时，都生在于晃昱天，世间转成时，生于梵天中，在梵天为大梵天王，千次生为自在天，三十六次为帝释天，无量百次为顶生王。又以布施、调御、守护三业，而得三业的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比丘们！不可畏于诸福，应爱乐，为意所念的。为甚么呢？因为所谓福，乃就是所说之乐（神即是安乐，福和乐同义）。如果畏于诸福的话，就是不爱乐，不是为意的所念的，为甚么呢？因为非福的话，就是所谓的苦（非福即苦，非福和苦同义）。为甚么缘故呢？因为我忆起往昔之时，都长夜（长久）的期间去作福，长夜（长久）的受其福报，而爱乐，而为意之所念。我在往昔之时，七年的期间修行慈心，因此，在七反成败（七次的成住坏空四大劫）的期间，都不来此世间（不转生在人间），在世间败坏之劫时，乃往生于晃昱天（光音天，二禅天），世间再成立之劫时，就降下来生于空梵天的宫殿中（初禅天）。在那梵天中，作为大梵天。在其余之处，曾千反（千次）作自在天王（六欲天），

三十六反（三十六次）作天帝释。然后又经无量反（无量的次数），作为刹帝利的顶生王（持养，转轮王）。

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生王之时，有八万四千的大象，都被好的乘具，以众宝来校饰（讲究装饰），以白珠珞覆在其上，是以于娑贺象王（白象王，具六牙）为首的。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的马，都被好的乘具，都以众宝严饰，以金银而交络，是以馱马王（神马）为首的。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生王之时，有八万四千的车，以四种的校饰，庄饰的都是以众好的狮子、虎、豹之有斑文的皮，以织成的杂色，以种种的校饰，为极为利疾，是以名叫乐声车为首的。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拥有八万四千的大城，极大的富乐，多有人民，是以拘舍耆提王城（香茅城）为首的。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王时，有八万四千的楼，有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的四种宝楼，是以正法殿为首的。

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的御座，有金、银、琉璃，以及水精的四种宝座，都敷有毳毼、毼毡，以锦绮罗縠盖覆在上面，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耆罗、波遮悉哆罗那（最好的鹿皮）。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的双衣，有初摩衣（亚麻衣），有锦僧衣，有劫贝衣，有加陵伽波耆罗之衣。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的宫女，身体都光泽，皦洁而明净，美色都超过余人，少有不及于天女。其姿容都端正，使观观者会欢悦，都以众宝的璎珞来严饰的非常的具足，尽为是刹帝利种之女，其余的族姓也是无量的多。

比丘们！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种之食，昼夜都常在供给，为了我之故而设的，而欲使我吃食的。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种的饮食物当中，有一种食，为极美净洁，有无量种之味，是我平常所食的。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的宫女当中，有一位刹利女，最为端正姝妙，都常奉侍于我。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的双衣当中，有一双衣（夹衣），或初摩衣（亚麻衣），或锦僧衣，或劫贝衣，或加陵伽婆耆罗衣，是我平常所穿的。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的御座当中，有一御座，或者为金，或者是银，或者是琉璃，或者是水精，都敷之以毳、毼毡，都以锦绮罗縠覆盖，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耆罗、波遮悉哆罗那，是我平常所卧的。

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的楼观当中，有一楼观，或者用金、用银、用琉璃、用水精，名叫正法殿，是我平常所住的。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的大城当中，有一城，为极大的富乐，有很多的人民，名叫拘舍耆提（香茅城），是我平常所居的。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的车中，有一车，乃庄饰以众好的狮子、虎、豹等有斑文之皮，以织成杂色的种种物来庄饰，乃极为利疾，名叫乐声车，是我平常所乘载，而至于观望的园观。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的马中，有一马，其体为紺青色，其头像，如鸟，名叫馱马王，是我平常所骑乘，而至于观望的园观的。比丘们！那些八万四千的大象当中，有一象，全体都极为洁白，七支（四足、首、阴、尾）都尽为端正，名叫于娑贺象王，是我平常所乘，而至于观望的园观的。

比丘们！我曾作如是之念：是由于甚么业果？由于甚么业报？能使我今天有如是的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呢？比丘们！我又作如是之念：是由于三业之果，为三业之报，才能使我今天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的。所谓第一就是布施，第二就是调御，第三就是守护等善业是。」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观此福之报	妙善多饶益	比丘我在昔	七年修慈心
七反成败劫	不来还此世	世间败坏时	生于晃昱天
世间转成时	生于梵天中	在梵为大梵	千生自在天
三十六为释	无量百顶王	刹利顶生王	为人之最尊
如法非刀杖	政御于天下	如法不加枉	正安乐

教授

如法转相传 遍一切大地 大富多钱财 生于如是族  
 财谷具足满 成就七宝珍 因此大福佑 所生得自在  
 诸佛御于世 彼佛之所说 知此甚奇特 见神通不少  
 谁知而不信 如是生于冥 是故当自为 欲求大福佑  
 当恭敬于法 常念佛法律

（观察此福的果报，乃为妙善而多饶益。比丘们！我在往昔之时，曾经以七年之期，修习慈心，因此之故，在七反的成败劫〔七次的成住坏空的大劫〕当中，不再还来转生于此世间。世间败坏之劫的时期时，都往生在于晃昱天〔光音天，二禅天〕世间转成之劫之时，都生于梵天中，在梵天时，为大梵天王。千次生在自在天〔六欲天〕，三十六次为帝释天，无量百次为顶生王。）

（刹利的顶生王，乃为人的最尊贵的，都以如正法去治民，而不是用刀杖去政御于天下的。都如正法，不加以冤枉，正为安乐的教授。都如法而转，而相传，而遍满于一切大地。乃为大富，而多有钱财，我就是生在于如是的王族，钱财、谷物都具足而充满，都成就七珍宝，由于此大福佑，所生的地方，都得大自在。）

（诸佛驾御于世间，为彼佛之所说，而得以知道此种甚为奇特之事，而得见神通为不少的。谁知道此事，而不相信，而如是的转生于冥途〔造恶业而为邪类〕呢？因此之故，应当安自己去作为，如欲求大福佑的话，就应当安恭敬于法，应当安常念佛法与律。）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九、息止道经第二十三（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年轻的比丘，始习戒时，应当安观想骨相，观想青相、腐相、食相、骨锁相，以便除去贪欲与瞋恚之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比丘们说：「一位年轻的比丘，刚欲开始成就禁戒的话，应当安数数（常常）参诣息止道（止观），而观察诸相，所谓骨相（朽化而成为枯骨之状）、青相（尸体变为青瘀之状）、腐相（脓烂腐败之相）、食相（被狗鸟虫食残之状）、骨锁相（尸体骸骨为连锁之状）。他如果善受善持这些相状后，即还至于其住处，澡洗其手足，敷一尼师檀（坐具），在于床上（座席）结跏趺而坐，即念这些相，所谓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锁之相。为甚么呢？因为假若那位比丘修习此相的话，就能速除心中的贪欲、瞋恚之病的。」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若年少比丘 学未得止意 当诣息止道 欲除其淫欲  
 心中无恚诤 慈愍于众生 遍满一切方 往至观诸身  
 当观于青相 及以烂腐坏 观鸟虫所食 骨骨节相连  
 修习如是相 远归至本处 澡洗于手足 敷床正基坐  
 当以观真实 内身及外身 盛满大小便 心肾肝肺等  
 若欲分卫食 到人村邑间 如将铠缠络 常正念在前  
 若见色可爱 清净欲相应 见已观如真 正念佛法律  
 此中无骨筋 无肉亦无血 无肾心肝肺 无有涕

唾脑

一切地皆空 水种亦复然 空一切火种 风种亦复空  
若所有诸觉 清净欲相应 彼一切息止 如慧之所观  
如是行精勤 常念不净想 永断淫怒痴 除一切无明  
兴起清净明 比丘得苦边

（如果年轻的比丘，虽然学习，然而未能得止其意〔心不能安于禅定〕的话，应当要参诣于息止之道〔止观，休止其心的杂念〕，去完成其欲除其淫欲之行。心中应该没有恚净，应该要慈愍于众生，而遍满于一切的地方，往至而观察于诸身。应当观察人死后其尸体变为青瘀之状，〔青相〕以及观察为已烂，已腐而坏之相〔腐相〕，观察被鸟虫所食之相〔食相，尸体被鸟兽食残之状〕，观察骨与骨节相连之相〔骨锁相，尸体骸骨连锁之状〕。修习如是之相状后，回到本来所住的地方，澡洗其手足，敷一床座〔座位〕，端正而基坐〔打禅观的基础之坐〕。）

（应当要观察如是真实之相，观察吾人的内身，以及外身，都盛满于大小便，为心、肾、肝、肺等物之所组成的。如果欲分卫而食，而到人间的村邑中去乞食时，就应如穿大将之铠，来缠络其身，常于保持正念，而向前而去。假如在那个时候看见色相之可爱，一看为清净，而会和欲念相应之状况的话，则看见之后，就赶快的观察如真，正念于佛法与律。在此真实相里面，并没有骨筋，没有肉，也没有血，没有肾、心、肝、肺，以及没有涕唾，没有脑袋。）

（一切的地大，均为是空，水大的种性，也是同样为空的。也空一切的火种，风的种性又是同样的空。如果对于所有的种种之觉〔感受〕，觉得似清净，而与欲念相应的话，对于这一切的观念都应息止，要如智慧之所观去观察它。像如是而行，而精勤，而常念不清净之想的话，就能永断淫怒痴〔贪瞋痴〕，就能除灭一切的无明，而兴起清净的光明。一位比丘就能如是的得以脱离苦边。）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〇、至边经第二十四（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为了解脱生死的苦边，而甘行乞食，然而不依沙门法而修行的话，则那些为愚痴之人，既失其欲乐，而又失去了沙门义，可以说是二边都均予以忘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生活当中，为下极至边之事，就是所谓行乞食（为维持生命，而去向人托钵乞食，乃为生活的方法当中，最为下端的）。世间之人都所谓大忌讳之事，就是说：为秃头，而手擎钵器而行乞食事。而那些族姓子，为义之故，而甘受此种行。为甚么呢？因为他们乃厌患生老病死，愁戚啼哭（遇悲惨事之发生时），以及忧苦懊恼等事之故，或者为了能解脱此淳具足的大苦阴之边际而行乞食，而甘受人之忌讳的。你们不是为了如是之心，才出家学道的吗？」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是！」（是的，世尊！）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些愚痴之人，虽然以如是之心而出家学道，然而却行伺欲贪（心理不离欲贪），而被贪欲所染着至为严重，污浊缠在于心内，而憎

嫉无信，懈怠而失去了正念，没有正定，被恶慧而狂心，掉乱诸根，持戒则极宽（不持戒行），不修为沙门之法，不增广其功行。有如有人，用墨水去洗洗物，而被墨水所污，用血想去除血，用垢想去除垢，用浊去除浊，用厕去除厕那样，唯有增加其污秽，好像从冥而入于冥，从闇而入于闇那样。我说那些愚痴之人之持沙门戒，也是同于这道理。因为那些人，乃行伺欲（贪欲），而被欲贪所染者，至为严重，被污浊缠在其心中，而憎嫉无信，懈怠而失去了正念，而没有正定，被恶慧狂惑其心，掉乱其诸根，持戒极宽，不修习沙门之法，不增广其功行。犹如在无事处之烧人的残木那样，那些火燃已燃尽之物，则已不是无事处所可应用之物，也不是村邑里所可用之物（已被烧尸过之木，已不堪作为任何地方之用途）。我说那些愚痴之人之所谓沙门之戒，也和此道理一样。所谓那些人，因行伺欲，被欲染着，极为严重，被污浊缠在其心中，憎嫉而无信，懈怠而失去正念，而没有正定，都被恶慧狂惑其心，掉乱其诸根，持戒又极宽，不修沙门之法，不增广其功行。」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愚痴失欲乐 复失沙门义 俱忘失二边 犹烧残火烬  
犹如无事处 烧人残火烬 无事村不用 人着欲亦然  
犹烧残火烬 俱忘失二边

（愚痴的人，因出家而失去了人间的欲乐。然而出家后不修持，故又失去当沙门的意义。都失去了二边应有的内涵。有如薪木烧燃后之残火之烬〔燃烧后的剩余物〕那样，也如在于无事处〔指荒郊〕把尸烧燃的残火之烬那样。不管是无事处，或者是村内的人，都不用它。人们之执着于贪欲，也是和这道理一样。都如烧燃后的残火之烬那样，都忘失了二边的意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一、喻经第二十五（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所有的善法，都以不放逸为根本，诸善法中，乃以不放逸为第一，有如沉香，有如须弥山王，有如转轮王，乃至如来。修行的人如能勇猛的观察而行不放逸之法的话，则慧者必能得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说，有无量的善法可得，则那一切之行，均为是以不放逸为根本，均为是以不放逸为习，都是由于不放逸而生，以不放逸为首的。所谓不放逸，乃在于诸善法当中，为最第一的，犹如作田业（农耕之业），那些一切的一切，都由于土地，依于土地，立在于土地，才能得以作田业的。像如是的，假若有无量的善法可得，则那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不放逸为根本，以不放逸为习，由于不放逸而生，不放逸为首的。不放逸这事情，乃在于诸善法当中，为最第一的。有如种子那样，在村里，以及鬼村（荒郊）里，那些百谷药木，能得滋生长养的原因，其一切都是由于有了土地，依于土地，立在于土地，才能得以滋生长养的那样。

像如是的，如果有无量的善法可得的话，则其一切，都是以不放逸为根本，以不放逸为习，由于不放逸而生，以不放逸为首的。不放逸这事情，在于诸善法当中，乃为最第一的。有如诸根之香，乃以沉香为第一，犹如诸树之香，乃以赤旃檀为第

一，犹如诸水中之华，乃以青莲华为第一，犹如诸陆上之华，乃以须摩那华（悦意花）为第一，犹如诸兽之迹，其一切均容入于象迹中，象迹乃尽摄其一切之迹，那象迹可说就是为最第一，所谓广大之故。像如是的，如果有无量的善法可得的话，其一切都是以不放逸为根本，以不放逸为习，由于不放逸而生，以不放逸为首的。不放逸这事情，在于诸善法当中，为最第一。有如诸兽当中，那狮子王为最第一，犹如列阵共斗战时，唯有安誓为第一，犹如楼观之椽（承屋瓦的圆木条），其一切均依承椽梁（支撑屋顶主干之材），而得以立，都是以承椽梁，这承椽梁皆能摄持它，承椽梁可说为之最第一，所谓尽能摄持之故。

像如是的，如果有无量的善法可得，其一切，均为是以不放逸为根本，以不放逸为习，由于不放逸而生，以不放逸为首的。不放逸这一法，乃在于诸善法当中，为最第一。有如诸山，乃以须弥山王为第一，有如诸泉水，乃以大海能摄持诸水之故，是以大海为第一，有如诸大身，乃以阿须罗（非天）王为第一，有如诸瞻侍，乃以魔王为第一，犹如诸行欲，乃以顶生王为第一，犹如诸小王，乃以转轮王为第一，犹如虚空的诸星宿当中，乃以月殿为第一，犹如诸彩衣，乃以白练为第一，犹如诸光明，乃为慧光明为第一，犹如诸大众，乃以如来的弟子众为第一，犹如诸法当中之有为，以及无为，乃以爱尽、无欲、灭尽的涅槃为第一，犹如诸众生当中，不管是无足，是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乃以如来在于其中，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犹如由于牛而有了乳，由于乳而有了酪，由于酪而有了生酥，由于生酥而有了熟酥，由于熟酥而有酥精

（醍醐），是以酥精为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像如是的，如有诸众生，不管是无足，或者是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乃以如来为他们当中，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于是，世尊说此，而以偈颂说：

若有求财物 极好转增多 称誉不放逸 事无事慧说  
有不放逸者 必取二俱义 即此世能获 后世亦复得  
雄猛观诸义 慧者必解脱

（如有人求财物那样，极好而会展转的增多。应称誉这不放逸之法，不管是有事，或者是无事，是有智慧的人所说的。有不放逸之法的话，必定会取得此二项俱有之义。即在于此世间当中能获，在于后世当中也能得到。应雄猛的观察其中的真义，有智慧的人，必定会由之而得解脱。）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四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梵志品第十二：（有二十经，后十经属第四诵。）（第三念诵）

雨势歌逻数 瞿默象迹喻 闻德何苦欲 郁瘦阿摄耜

(雨势经、伤歌逻经、算数目捷连经、瞿默目捷连经、象迹喻经、闻德经、何苦经、何欲经、郁瘦歌逻经、阿摄耜经)

## 一四二、雨势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摩竭陀国的阿闍世王，欲攻打跋耆国，曾派遣雨势大臣，去请教佛陀。佛陀告诉他：跋耆国有七不衰法，使其知难而退。佛陀并集合诸比丘，说七种不衰法，和六种慰劳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鹫岩山（灵鹫山）中。

那时，摩竭陀王未生怨（阿闍世王），鞞陀提子（韦提希夫人之子，也就是频婆沙罗王之子），曾和跋耆国（中印度北部的种族，以毘舍离城为中心，十六大国之一）有相憎恨之事，因此，常在于其眷属（臣民）当中，数（屡次）作如是之说：「跋耆国之人，听说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我都不相信），我当会断灭跋耆国的人种，破坏跋耆国，使跋耆国的人，都遭无量的灾厄。」

于是，摩竭陀王未生怨（阿闍世王），鞞陀提子（韦提希夫人之子），听闻世尊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鹫岩山中，便告诉大臣雨势（禹舍，为宰相）而说：「我听说：沙门瞿昙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鹫岩山中。雨势！你往至沙门瞿昙之处，你持我的名，代我去问讯其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与否？而当作如是之言：『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之子，问讯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与否？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之子，和跋耆国相怨憎，在眷属之前，数次（每次）作如是之言：听说跋耆国的人民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然而我当会断灭跋耆的人种，会破坏跋耆国，使跋耆国的人民遭无量的灾厄。沙门瞿昙您是否有甚么话要交代呢？（是否可以去攻其城与否？）』雨势！如果沙门瞿昙有所说（有甚么话交代下来）的话，你就善于受持（谨记在心），为甚么呢？因为如是之人，终究不会妄说之故（不会打妄语，会如实而说）。」

大臣雨势受王的教敕后，就乘好的乘物（马车等交通的要具），和随从五百乘，一齐出王舍城，即便往昔鹫岩山中。登鹫岩山时，乃下车而步进，往诣于佛所，就和世尊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之子，叫我代他问讯瞿昙您的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与否？瞿昙！他说：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之子，和跋耆国相憎恨，常在于大众当中，屡次作如是之言：『跋耆国的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我当会断灭跋耆的人种，破坏跋耆国，使跋耆国的人民都遭无量之厄。』沙门瞿昙当何所说？（有甚么教言吗？）」

世尊听后，告诉他说：「雨势！我在于往昔之时，曾经游行而到过跋耆国，那个国家有一寺，名叫遮耜逻（遮波罗支提）。雨势！在那个时候，我曾经为跋耆国人讲说过七不衰之法（下文详）。跋耆国的人，则受持而行七不衰之

法。雨势！如果跋耆国的人，行七不衰之法，而不犯此法的话，跋耆国必定会获得胜利，必定不会衰灭的。」大臣雨势白世尊说：「沙门瞿昙略说此事，而不广于分别解释，我们不能得解其内中的意义，愿沙门瞿昙广为分别解说，当使我们能得知其内中的意义。」

世尊告诉他说：「雨势！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广说其义。」大臣雨势，乃受教而听。

这时，尊者阿难正在执拂尘而奉侍于佛，世尊就斜顾而问说：「(1)阿难！你是否听过跋耆国乃数数（常常）集会，多次集聚之事吗？」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我曾经听过跋耆国的人，都数数集会，多次的集聚之事！」

世尊就告诉大臣雨势说：「如那个跋耆国，都常常集会，都多次的聚集的话，则跋耆国必定会得到胜利，必定会不衰灭。」

世尊又问尊者阿难说：「(2)你是否听过跋耆国的人共俱集会，共俱作跋耆国之事，共俱而起之事吗？」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我曾经听闻过跋耆国的人都共俱集会，都共俱作跋耆国之事，都共俱而起之事！」

世尊又告诉大臣雨势说：「如果那个跋耆国的人，都共俱集会，都共俱而作跋耆国之事，都共俱而起的话，则跋耆国必定会得胜，则为不会衰灭。」

世尊又问尊者阿难说：「(3)你是否听过跋耆国，对于未施设法，并不更施设本来所施设法，则不改易，旧的跋耆国之法，都善于奉行吗？」（不会三申五令，朝立暮改，使人难以遵循。）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我曾听闻过跋耆国对于未施设法，并不更施设，对于本来所施设法，并不改易，旧的跋耆国之法，都善于奉行！」

世尊又告诉大臣雨势说：「如果那跋耆国对于未施设法，并不更施设，本来所施设法，则不改易，旧跋耆之法都善于奉行的话，则跋耆国必定会胜利，则不会衰灭。」

世尊告诉尊者阿难说：「(4)你是否听过跋耆国不用力势去侵犯他人之妇人，也不去侵犯他人之童女的事吗？」尊者阿难白佛而说：「世尊！我曾经听过跋耆国并不用力势去侵犯他人的妇人，也不去侵犯他人的童女的！」

世尊又告诉大臣雨势说：「如果那个跋耆国不用力势去侵犯他人的妇人，也不去侵犯他人的童女的话，则跋耆国必定会胜利，则不会衰灭。」

世尊又问尊者阿难说：「(5)你是否听到跋耆国如有名德可尊重的人的话，跋耆国的人都会去宗

敬 恭奉 供养，在这些人之处去闻教而信受的事吗？」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我曾经听说跋耆国如有名德可尊重的人的话，跋耆国的人都会去宗敬 恭奉 供养，去听其教训而则于信受的。」

世尊又告诉大臣雨势说：「如果那跋耆国有名德可尊重的人的话，跋耆国的人都会去宗敬 恭奉 供养，去听其教训，而则于信受的话，跋耆国必定会胜利，则不会衰灭。」

世尊又问尊者阿难说：「(6)你是否听过跋耆国所有的旧寺，跋耆国的人都会统共去修饰，会去遵奉 供养 礼事，本来之所施的，都常作不废，本来之所为的，都不减损之事吗？」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我曾经听过跋耆国所有的旧寺，跋耆国的人都悉共去修饰，去遵奉 供养 礼事，本来所施的，都作不废，本来之所为，都不减损啊！」

世尊又告诉大臣雨势说：「如果那跋耆国所有的旧寺，跋耆国的人都悉共去修饰，去遵奉 供养 礼事，本来之所施的，都常作不废，本来之所为的，都不减损的话，跋耆国必定会得胜，则不会衰灭的。」



世尊又问尊者阿难说：「(7)你是否听过跋耆国的人民都皆拥护诸阿罗诃（阿罗汉），都极大的爱敬，都常愿未曾来过的阿罗诃，欲令其来到，既已来过的阿罗诃，则乐其恒久的住下来，而常使其不缺乏衣被、饮食、床榻（卧具）、汤药（医药）等诸生活必需之具吗？」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我曾经听过跋耆国的人民都皆拥护诸阿罗诃，都极大的爱敬，常愿未曾来过的阿罗诃，而欲使其来到，既已来过的阿罗诃，乐其恒久的住下来，常使其不缺乏衣服、饮食、床榻（卧具）、汤药（医药）等诸生活必需之具！」

世尊又告诉大臣雨势说：「如果那跋耆国的人民，都悉拥护阿罗诃，都极大的爱敬，都常愿未曾来过的阿罗诃，欲使其来到，既已来过的，则乐其恒久的住下来，而会常使其不缺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等诸生活必需之具（所谓四事供养）的话，则跋耆国必定会得胜利，则为不会衰灭。雨势！跋耆国如果实行此七种不衰灭之法，都受持此七不衰法的话，跋耆国必定会得胜利，则为不会衰灭。」

于是，雨势大臣，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一般人都一样的如披袈裟之相），叉手向佛，而白佛说：「瞿昙！假如那跋耆国能成就一种不衰灭之法的话，则摩竭陀王未生怨（阿阇世），鞞陀提子（韦提希夫人之子），就已不能降伏他（不能战胜其国），更何况又具备七种不衰灭之法呢？（具一不衰法，不能攻破，七不衰法都具备，则如铁城，绝对不能攻破）。瞿昙！我国还有很多事待辨，我要请退还归去了。」

世尊对他说：「欲去随意！」（可以回去了）。于是，大臣雨势，听佛所说，乃善于受持，起而绕世尊的身边三匝后，而去。

大臣雨势离开后不久之时，于是，世尊乃斜顾阿难而告诉他说：「阿难！如果有比丘，依在于鹫岩山的处处（各处）而住的话，就宣令他们的一切，统统尽集到于讲堂来。等一切都聚集后，便来告诉我。」

阿难尊者即受佛的教言而说：「唯然！世尊！」这时，阿难尊者便行宣令：如有比丘，依住在于鹫岩山的各处而住的话，现在就请你们统统尽集到讲堂来。等一切都集聚完毕后，就还诣佛所，稽首作礼，然后退住在于一边，而白佛说：「世尊！我已宣令，如有比丘依于鹫岩山的各处而住的话，就统统令其一切都皆聚集于讲堂。现在统统集聚完毕，唯愿世尊，自知其时！」

于是，世尊就率阿难尊者，往诣讲堂，在于比丘众的前面，敷座而坐，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为你们讲说七种不衰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

佛陀说：「那七种呢？(1)如比丘数数（常常）集会，多聚集的话，则比丘必定会得胜法，则对于

法不会衰灭。(2)如比丘共齐集会，俱作众事，共俱起的话，则比丘必定会得胜法，对于法就不会衰灭。(3)如果比丘对于未施設之事，不更加施設，本来所施設之事，而不加以改易，都依我所说的戒，善于奉行的话，则这位比丘必定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4)如果比丘对于未来的有爱喜欲都共俱的，以及对于爱乐之彼彼有所起之事，都不去随顺的话（不被生起后有之渴爱所指使），则这位比丘必定会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5)如果比丘，对于长老上尊，是俱学梵行的人，比丘如能悉共去宗敬，去恭奉、供养，在这些尊者之处，去闻教，则能受持的话，则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6)如果比丘，在于无事处，在于山林高岩，在于闲居静处，寂无音声，远离而无恶，没有人民之杂乱等处，去随顺宴坐，去乐住不离的话，则这位比丘，必定会得到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7)如果比丘，能悉共拥护诸修梵行的人，对他们乃至为尊重爱敬，常愿那些未曾来过的梵行者，而欲使他们来到，对于既已来到的人，则喜乐其恒久住下来，常使其不乏于衣被、饮食、床榻、汤药等诸生活必需之物的话，则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

必定不会衰灭。如果比丘能行此七种不衰法，能受持不犯的话，则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

于是，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为你们更说七不衰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内中之义。」这时，诸比丘白佛说：「唯然！」

佛陀说：「那七种呢？(1)如果比丘能尊重师父，能恭敬，能极重的供养、奉事的话，则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如果比丘，对于(2)法、(3)众（僧）、(4)戒、(5)不放逸、(6)供给、(7)定，能恭敬、极重的供养、奉事的话，则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如果比丘，能行此七不衰法，而受持不犯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为你们更说七种不衰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

佛陀说：「那七种呢？(1)如果比丘，不行于业（不作恶业），不乐于恶业，不习于恶业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2)不行于哗说（大声吵闹），不喜乐于哗说，不习于哗说者，(3)不行聚会，不喜乐于聚会，不习于聚会者，(4)不行杂合，不喜乐于杂合，不习于杂合者，(5)不行睡眠，不喜乐于睡眠，不习于睡眠者，(6)不为利，不为誉，不为他人而行梵行者，(7)不为暂尔，不为德胜，不为在于其中间而舍方便，令其德

能胜人的话，则这位比丘必能得胜，对于法，则不会衰灭。如果比丘，能行此七种不衰之法，而能受持不犯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为你们更说七种不衰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

佛陀说：「那七种呢？如果比丘，成就(1)信财、(2)戒财、(3)惭财、(4)愧财、(5)博闻财、(6)施财，以及成就(7)慧财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如果比丘，能行此七种不衰之法，能受持不犯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为你们更说七种不衰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

佛陀说：「那七种呢？如果比丘成就(1)信力、(2)精进力、(3)惭力、(4)愧力、(5)念力、(6)定力，以及成就(7)慧力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如果比丘能行此七种不衰之法，能受持而不犯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为你们更说七种不衰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这

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

佛陀说：「那七种呢？如果比丘(1)修习念觉支，而依舍离、依无欲、依灭尽，趣向于出要，(2)对于择法觉支、(3)精进觉支、(4)喜觉支、(5)息觉支、(6)定觉支，也同样的修习，而(7)修习舍觉支，依于舍离，依于无欲，依于灭尽，而趣向于出要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如果比丘，能行此七种不衰之法，能受持不犯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为你们更说七种不衰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

佛陀说：「那七种呢？如果比丘，(1)应该要在面前与其律的话，就与面前之律(2)应该要与之以忆律的话，就与之以忆律，(3)应该要与其不痴律的话，就与其不痴之律，(4)应该要与其自发露的话，就与之以自发露，(5)应该要与之以居，就与之以居，(6)应该要与其展转的话，就与其展转，(7)如大众当中起诤时，就应当以如弃掉粪扫那样的止诤，则用法去止住它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

则不会衰灭。如果比丘能行此七种不衰灭之法，能受持而不犯的话，这位比丘必定能得胜法，对于法，则不会衰灭。」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为你们讲说六慰劳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

佛陀说：「那六种呢？(1)以慈身之业，向于诸梵行，就是慰劳之法，是爱法、乐法，而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而得为沙门，而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像如是的，(2)修慈口之业，(3)修慈意之业，也是同样。(4)如果有法利的话，就如法而得利，自己所饭食的，则至在于钵中（限于钵器之量）。像如是的，将利分出而布施给诸修梵行的人的话，就是慰劳之法，是爱法、乐法，是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而得为沙门，而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5)如果有戒（所修持的戒），乃为不缺、不穿、无秽、无黑，如地不随他（自由自主者），被圣者所称誉，而具善于受持，像如是的戒，也分出而布施给与修持梵行者的话，就是慰劳之法，是爱法、乐法，是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而得为沙门，而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6)如果有看见此为圣者的出要，是明了深达，而能正尽一切苦。像如是的，其见能分出，而布施于诸修梵行的人的话，就是慰劳之法，爱法、乐法，是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而得沙门，而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我刚才所说的六种慰劳之法，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四三、伤歌逻经第二（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向伤歌逻（年轻的婆罗门）解说如意足示现、占念示现、教训示现等三种示现。就中尤以教训示现为最上、最妙、最胜。伤歌逻乃归依三宝而为优婆塞。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年轻的婆罗门，名叫伤歌逻摩纳，在于中午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欲有所问，如能听允，乃敢陈白出来。」（如许我问，我才敢问）。世尊告诉他说：「摩纳（年轻的）！如有甚么疑问的话，就任你之意，讲出来好了。」

伤歌逻摩纳就请问而说：「瞿昙！一位梵志，乃如法而去行乞财物，或者自己作斋（祭祀），或者教人作斋（令人祭祀）。瞿昙！如果自己作斋，或者教人作斋的话，则其一切，乃行无量的福迹。因为作斋，也就是所举行的斋祭大会，乃为多人的福德之故。而沙门瞿昙的弟子，乃随其氏族而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之累的出家学道，然后就自己去调御，自己去息止，自己去灭寂为止。像如是的，沙门瞿昙的弟子，乃随族姓而行一福迹（行自己一身的福道），而不行无量的福迹（不能为多数人行福道），因为是学道之故。」

那时，尊者阿难，正执拂尘奉侍于佛，于是，尊者阿难问他而说：「摩纳！这二种道迹，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最妙、最胜呢？」伤歌逻摩纳回答说：「阿难！沙门瞿昙，以及阿难，我都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难又问说：「摩纳！我并不是问你恭敬、尊重、奉祠于谁的问题，我只问

你此二种道迹，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最妙、最胜呢？」伤歌逻摩纳也再三的回答而说：「阿难！沙门瞿昙，以及阿难您，乃为我所恭敬、尊重、奉祠的。」

尊者阿难又问他说：「摩纳！我并不是问你是恭敬、尊重、奉祠谁的问题，我只问你此二种道迹，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最妙、最胜呢？」

于是，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这位伤歌逻摩纳，已为阿难所屈，我宁可救救他。世尊知道后，告诉他说：「摩纳！在往昔之时，国王，以及群臣，曾经普集大会，那个时候，是在共论甚么事，是为甚么事之故，而共于集会的呢？」

伤歌逻摩纳回答说：「瞿昙！往昔之时，国王，以及群臣，曾经普集大会，而共论如此之事的：『到底是何因何缘（为甚么缘故），从前沙门瞿昙虽施設少戒，然而诸比丘们之得道的人却非常的多呢？何因何缘，现在沙门瞿昙虽然施設很多的戒条，然而诸比丘们之得道的人，却还而会少呢？』瞿昙！昔日国王，以及群臣，普集大会，乃共论此事，由于此事之故，才共集大会的！」

那时，世尊告诉他说：「摩纳！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所知的解答我。你的意见如何呢？假如有一位沙门或梵志，自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他行此道，行此迹之后，诸漏都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得心解脱、慧解脱，而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不再受生，已如实而知道一切）那个时候，他就为他人说：『我乃自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我行此道、行此迹之后，诸漏都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而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你们也一

同共来，也照我的方法，也自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你们如行此道、行此迹之后，也同样的会将诸漏灭尽，而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而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他们也像如是的自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他们行此道、行此迹之后，其诸漏也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而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他们得道证果后，也为他人讲说，他人也再为其它之人讲说，像如是的展转而至于无量百千。在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我的弟子乃随其族姓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而行一福迹，而不行无量的福迹，就是因为出家学道之故吗？」

伤歌逻摩纳回答说：「瞿昙！如我所了解的沙门瞿昙您所说之义，则那些沙门瞿昙的弟子，随其族姓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的话，乃为行无量的福迹，并不是行一福迹而已，这是由于学道之故的。」

世尊又告诉伤歌选说：「有三种的示现，所谓如意足示现（神变神通）、占念示现（记心神通）、教训示现（教诫神通）。摩纳！甚么叫做如意足示现呢？一位沙门梵志，他具有了大如意足，而有了

大威德，有了大福佑，有了大威神。对于如意足，其心已得自在，能行无量如意足的功德。所谓能分一物而为众多之物，合众多之物，而为一物，一则住于一，而有知有见，不碍石壁（石壁不能阻碍他的通过），犹如行在空中那样的自在，没地如水（攢入地中，有如浮沉在水中）那样，而履水则如行在于地上（在水中可行走，不会沉没于水中，好像在陆上行走那样），结跏趺坐，而可上升于虚空，有如禽鸟之飞翔于空中那样。现在看得到的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可用手扞摸，其身也能至于梵天。摩纳！这就是叫做如意足示现。

摩纳！甚么叫做占念示现呢？有一沙门梵志，以他人之相，而占其人之意，认定为有此意，有如是之意的话，就实在有此意；也能作无量之占，不少之占，那些

一切的一切，都为真谛，而并不是虚设的（能指点出非常多的事，都能如实而不会有异，都能占对）。如果不以他人之相去占其人意的话，则但以听闻天声，以及非人之声，而去占其人之意，如果认为有了此意、有了如是之意的话，就实在会有如是之意，能作无量的占，不少之占，那些一切的一切，都为真谛，而并不是虚设的。

如果不以他人之相，去占其人之意，也不听闻天声，以及非人之声，去占其人之意的话，则但以其

人之念、其人之思、其人之说（伺察者寻思者所发的伺寻之声），而听其声后，去占他之意，认定为有这种意念，有如是的意念的话，实在为有如是的意念。也能作无量之占，不少之占，那些一切的一切，都是真谛，而并不是虚设。假如不以他人之相，去占其人之意，也不以听闻天声，以及非人之声，去占其人之意，也不以人之念，其人之思，其人之说，而闻其声后，去占其人之意的话，则但以看见他人之入于无觉无观定（无伺无寻之定，无粗与细的思量之禅定），看见后，就能作如是之念：像如是的贤者，乃达到不念不思，能如其意之所愿啊！那位贤者从此禅定寤醒后，也能知道其时所作之念为如是之念。则那位入定的人从其禅定寤醒后，必定就是作如是如是之念。那位沙门梵志也能占卜他人的过去，也能占卜他人的未来，也能占卜他人的现在。他人之久来所作的，久来所说的等等事情（能指点出过去、未来、现在的因果等事）。也能占卜他人之在于安静处，而定能安住于静处。也能占卜他人之心，和心所有之法（心王、心所等法）。摩纳！这叫做占念示现。

摩纳！甚么叫做教训示现呢？有一位沙门梵志，自己去修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去行此道，行此道迹后，至于诸漏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得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

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而脱离生死）。这时，就为他人讲说：『我自己修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行此道，行此道迹后，诸漏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你们也一同来，也来自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行此道，行此道迹后，诸漏会已尽，会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他们也因此而自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行此道，行此道迹后，也同样的至于诸漏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他们也就一再的为他人说，为他人说后，乃如是的展转而至于无量百千之数。摩纳！这叫做教训示现。此三种示现，到底是那一种示现为最上、最妙、最胜呢？」

伤歌避摩纳回答说：「瞿昙！如果有一位沙门、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对于如意足，其心乃得自在，乃至及于其身能至于梵天者，瞿昙！此乃自作，而自有，而自受其果报的。瞿昙！在于诸示现当中，这种示现为示现

大法。瞿昙！如果有沙门、梵志，以他人之相，去占卜其人之意。乃至占其人之心，占其人之心所有法的话，瞿昙！这也是自作而自有，而自受其果报。瞿昙！在于诸示现当中，这种示现，也是示现大法。瞿昙！如有一沙门、梵志，自行如是之道，如是之迹，行此道、行此道迹后，诸漏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他这样的得道证果而解脱生死苦恼后，为他人讲说。他为人讲说而度人，而像如是的展转而度无量百千之人的话，瞿昙！在于此三种示现当中，这种示现乃为最上、最妙、最胜的。」

世尊又问伤歌避而说：「你对于此三种示现，到底称叹那一种示现呢？」

伤歌避摩纳回答说：「瞿昙！对于三种示现来说，我乃称说沙门瞿昙您为甚么

呢？因为沙门瞿昙您，乃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而心得自在，乃及能以身而至于梵天。沙门瞿昙您，也能以他人之相，而占卜其人之意，乃至占人之心，占人之心所有法。沙门瞿昙您也能示现修如是道，修如是道迹，而行此道、行此道迹后，诸漏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沙门瞿昙成正觉后，为他人说，他人也一再的为他人讲说，像如是的展转而至于无量的百千之数。瞿昙！因此之故，对于此三种示现当中，我乃称叹沙门瞿昙您！」

于是，世尊告诉他说：「摩纳！你善能通达于此论。为甚么呢？因为我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对于如意足，乃心得自在，乃及于身，能至于梵天。摩纳！我以他人之相，而能占其人之意，乃至占人之心，占人之心所有法。摩纳！我自行如是之道，如是之道迹，行此道、行此道迹后，诸漏已尽，而得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我得道后，为他人讲说，他人也一再的为他人讲说，像如是的展转而至于无量的百千之数。摩纳！因此之故，你乃善于通达此论，你应当如是的善受善持。为甚么呢？因为此所说之义，应当就是如是。」

于是，伤歌逻摩纳白佛说：「世尊！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伤歌逻摩纳、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四、算数目捷连经第三（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算数目捷连梵志，以鹿子母堂，以及算数为喻，请教佛陀有关于佛法中的次第，佛陀乃为之分别解说。又问由于甚么因缘，有的得究竟，有的不究竟者，佛陀乃为之说问路之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那时，有一位名叫算数的梵志，姓目捷连，在于中午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欲有所问，如能听许的话，乃敢陈述。」世尊告诉他说：「目捷连！任你所问，不可自为疑难。」（不要客气）。

算数目捷连就便问佛而说：「瞿昙！此栋鹿子母堂（鹿子母所捐建的精舍），乃渐渐的依次第而作

（依建筑法，一段一段的工作，有次序的），转后成讫（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终于建筑完成）。瞿昙！此鹿子母堂的橙梯（梯子），初始时升于一陞，然后升上二、升上三、升上四陞（由一梯，梯的登上去）。瞿昙！像如是的，此鹿子母堂，乃渐渐的依次第而上。瞿昙！此调御大象的人，也是渐渐的，依次第而把牠调御成就的，所谓由于用钩故。瞿昙！此调御马匹的人，也是渐渐的，依次第而把牠调御成就的，所谓由于用之故。瞿昙！此刹帝利也是渐渐的，依次第而至于成就的，所

谓由于执捉弓箭之故。瞿昙！这些诸梵志们也是渐渐的，依次第而至于成就的，所谓由于学习经书之故。瞿昙！我们都学习算数，以算数而存命（为生活的工作），也是渐渐的，依于次第而至于成就。如果有弟子，不管是男，或者是女，最初都教他一一之数，依次而教他二数，由二而教他三之数，由三乃至于十，乃至于百、千、万，都依次第而数上去的。瞿昙！像如是的，我们这些学算数的人，都以算数而依存其生命，都是以渐渐的，依次第而成就完毕。沙门瞿昙！您的此法与律当中，是怎样的渐渐的，依于次第而成就完毕的呢？」

世尊告诉他说：「目犍连！如果所谓有正说，就是说渐渐的，依次第而作，乃至成就完毕的。在我的正法与律当中，这种论说，乃为正说的。为甚么呢？目犍连！我乃在于此法与律当中，渐渐的，依次第而作（而修行），乃至于成就完毕的。目犍连！如果有年少的比丘，最初来学道，而始入于法与律的话，如我来，就会首先教他而说：『比丘！你来！要护你的身，如生命的使其清静，要护你的口与意，如生命的使其清静。』目犍连！如果比丘其身如护命的使其清静，其口与意，如护命的使其清静之后，如来就又再教训他而说：『比丘！你来！应观察内身如身，至于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都如法（所谓身受心法之四念处，也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目犍连！如果比丘已观察内身如身，至于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都如法的话，如来就会再教训他而说：『比丘！汝来！应观察内身如身，不可思念与欲相应之念，至于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都如受、心、法，都不可思念与非法相应之念。』

目犍连！如果比丘尼观察内身如身，不思念与欲相应之念，至于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都如受、心、法，都不思念与非法相应之念的话，如来就会再教训他：『比丘！你来！应守护诸根，应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其念心，而得到成就，而恒起正知。如果眼根看见色境，但是乃不受其相，也不味着于色相。所谓会忿诤之故，应该要守护眼根，而心中不可生起贪伺、忧戚等恶不善之法。为了趣向于防护眼根不生诸恶法之故，应该要守护眼根。像如是的，对于耳、鼻、舌、身也同样的道理。如果意根知道法境时，然而不受于其相，也不味着于法境，所谓会忿诤之故，而守护意根，而心中不生起贪伺、忧戚等恶不善之法，而趣向于那防护不善之法之故，应该要守护意根。』

目犍连！如果比丘已守护诸根，常念于闭塞，念欲那个明达，守护其念心而得到成就，而恒起正知。如眼根看见色境时，然而不受其相，也不味着于色，所谓恐会忿诤之故，而守护眼根。心中不会因此而生起贪伺、忧戚等恶不善之法。为了趣向于防护不善之法之故，而能守护眼根。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也同样的道理。如意根知道法境，然而不受其相，也不味着于法境，所谓恐会忿诤之故，而能守护意根，心中也不会因此而生起贪伺、忧戚等恶不善之法，为了趣向于防护不善之法之生起之故，已守护意根的话，如来就会再教训他而说：『比丘！你来！应该要正知平时的出入，应善于观察而分别那些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应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一起一动，所谓一举手，一投足等，都应有次序而端严），应善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与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统统都要正知它（都应知时，知仪，而正念）。』

目犍连！如果比丘正知平时的出入，善于观察而分别那些屈伸低仰，仪容洋号序，善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与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都能正知的的话，如来就再教训他：『比丘！善来！应该要独住于远离之处，应在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寂安静之处、山岩石室、露地穰积（禾茎之堆积处），或者至于林中，或者住在于冢间之处。你如果已经在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寂安静之处后，就敷尼

师檀（坐具），而结跏趺之坐，而正身正愿，应反念而不向于外，应断除贪伺（贪念），心应没有净。看见他人的财物，以及诸生活之具时，不可起贪伺，不可欲令我得，你对于贪伺，应该要净除其心。像如是的，对于瞋恚、睡眠、掉悔，也同样的道理。应该要断疑，疑惑，对于诸善法，要没有犹豫，你对于疑惑，应净除其心。你应断除此五盖（指贪、瞋、睡、掉、悔、疑），应断慧羸（应断会使智慧羸者），应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的功行），乃至得到第四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目犍连！如果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到第四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的话，目犍连！则如来乃为诸年轻的比丘，多有所利益，所谓训诲教诃之力是。目犍连！如果有比丘的长老、上尊、旧学（耆旧）的梵行的人的话，如来会再教训他，所谓：修学至于究竟后，而至于一切漏尽！」

算数目犍连就再问而说：「沙门瞿昙！对于一切的弟子，施之以这些训诲，这些教诃后，是否统统会得究竟智，都必定会得涅槃吗？」世尊回答说：「目犍连！不一向得（不一定统统会得证），有的会得证，有的不会得证的。」

算数目犍连又再问而说：「瞿昙！在此里面，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有涅槃，有涅槃之道，而沙门瞿昙现在乃为导师，而有的比丘受如是的训诲，如是的教诃，而能得究竟涅槃，或者又是不能得证呢？」（同样的涅槃，同样的教主，同样的受其教导，却有人能证，有人不能证？）

世尊告诉他说：「目犍连！我还问你，你就随你所知的来解答我。目犍连！你的意见如何呢？你知道王舍城的地方，能谙（熟悉）那边的道路吗？」算数目犍连回答说：「唯然！我乃知道王舍城的地方，也熟悉那边的道路。」

世尊问他说：「目犍连！如果有人来，乃欲拜见那位国王，而欲至于王舍城。那个人问你而说：『我欲拜见国王，而欲到王舍城。算数目犍连！知道王舍城的地方，熟悉于那个地方的道径，可以示语于我吗？』（可以提示到达王宫的途径与否？）你就告诉他而说：『从这里向东而去，至于某村，从某村而去，当会至于某邑，如是展转而至于王舍

城。那王舍城外有好的园林，其地乃为平正，有楼观浴池，有若干的华树，有狭长的流河，又有清泉，可以尽见尽知。』那人听闻你所说的话，受你的教示后，就从此而向东而行，然而须臾不久，便舍弃正道，而从恶道还回，那些王舍城外的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的华树，狭长的流河，以及清泉，他都统统不能看见，也统统不知。

又有人来，他也欲拜见那位国王，欲至于王舍城，那人问你而说：『我乃欲拜见国王，欲至于王舍城。算数目犍连！您知道王舍城在甚么地方，也熟悉那边的路径，您是否可以提示我吗？』你就告诉那人说：『从此向东而行，至于某村，从某村去，当会至于某邑，如是的展转，而至于王舍城。在王舍城外，有好的园林，其地平正，有楼观浴池，有若干的华树，有狭长的流河。又有清泉，可以尽知尽见。』那个人听你之语，受你的教示后，就从此向东而行，而至于那个某某村，从某村出去，而得至于某邑，像如是的展转而至于王舍城。那王舍城外有好的园林，其地平正，有楼观浴池，有若干的华树，有狭长的流河，又有清泉，都尽见尽知。

目犍连！此中，到底是甚么因，甚么缘，同样的有王舍城，有王舍城之道，你现在为其导师（提示到王宫的指导人员），而那第一人虽然受你的教示，然而在后不久，就舍弃平正之道，而从恶道还来。那些王舍城外的好园林，其地之平正，楼观浴池，若干的华树，狭长的流河，以及清泉，他都统统不见，也统统不知呢？那位第二人，随受你的教示，从平正的道路展转而得至于王舍城。那些王舍城外的好园林，其地之平正，楼观浴池，若干的华树，狭长的流河，以及清泉，他都统统能看见，能知道呢？」

算数目犍连回答说：「瞿昙！我都无事（赋闲）而知道有那个王舍城，有那个



王舍城之道，我现在为导师，而提示他们如何到达那个地方去见到某某情景之事。然而那位第一人却不随我的教示，而舍弃平正之道，而从恶道还来。自然的，那些王舍城外的好园林，其地之平正，楼观浴池，若干的华树，狭长的流河，以及清泉，他就统统看不见，也不知道的。那位第二人，乃随顺我的教示，而从平正之道展转而得至于王舍城，则那些王舍城外的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的华树，狭长的流河，以及清泉，他都统统能够看见，能够尽知而已。」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目犍连！我也无事。也知道有那涅槃，知道有涅槃之道，我为导师，为了那些比丘，如是的训诲，如是教诃，然而有的得证究竟涅槃，有的却不能得证。目犍连！唯各自随比

丘之所行，那个时候，世尊我便会记他之行，所谓究竟漏尽而已。」

算数目犍连白佛说：「瞿昙！我已知道了，瞿昙！我已了解了。瞿昙！有如在良地里有娑罗林，在那里有守护娑罗林的人。这位守护人，是一位明健而不懈的人。他对于娑罗的树根，都按时而用锄去掘整，都平高而填下，都按时施粪肥，使其沃养，都常于溉灌，这些都不失其时。如果其旁边有秽恶草之杂生时，都尽拔而弃之。假如有横曲而不调直的话，就把它尽（剔）而整治它。如果有极好而中直的树的话，便拥而养护，就随时以锄而掘，而以粪令沃，灌溉令润，都不失其时，像如是的的那个良地的娑罗树林，乃展转而茂，而盛好。」

瞿昙！如果有人，乃为谄谀、欺诳，极为不庶几（不希望），为无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心狂，诸根都掉乱，持戒又宽缓，而不广修沙门之道。瞿昙！像如是的人，则不能和他共事。为甚么呢？瞿昙！因为像如是之人的话，乃秽污梵行之故。瞿昙！如果又有人，他乃不谄谀，也不欺诳，庶几（有期待）而有信，精进而不懈，有念、有定，也有智慧，为恭敬禁戒，乃广修沙门之道。瞿昙！像如是的人，乃能与之共事。为甚么呢？瞿昙！因为像如是的人，乃为清净梵行之故。」

瞿昙！犹如在诸根之香当中，乃以沉香为最第一的。为甚么呢？瞿昙！因为那沉香，乃在于诸根之香当中，为最上之故。瞿昙！犹如诸娑罗树香（取树心所作之香，和娑罗树似同音，而不是娑罗树）当中，乃以赤梅檀为第一。为甚么呢？瞿昙！因为赤梅檀乃在于诸娑罗树香当中，为最上之故。瞿昙！犹如诸水华当中，乃以青莲华为第一，为甚么呢？瞿昙！因为青莲华在于诸水华当中，为最上之故。瞿昙！犹如诸陆华当中，乃以修摩那花（善意花）为第一。为甚么呢？瞿昙！因为修摩那花乃在于诸陆上之花当中，为最上之故。瞿昙！犹如在世间的诸有论士当中，乃以沙门瞿昙为最第一。为甚么呢？因为沙门瞿昙论士，乃能降伏一切外道异学之故。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都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算数目犍连，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舍经卷第三十五完

## 中阿舍经卷第三十六

#### 一四五、瞿默目捷连经第四（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答瞿默目捷连，以及大臣雨势之所问。阿难说佛陀寂灭后，并没有人能于佛相等。其次乃说有法可依，以及有行持戒、多闻、作善知识、乐住远离、乐宴坐、知足、正念、精进、修慈、漏尽等十法者可敬。又诃责贪欲、瞋恚、睡眠、疑惑等四伺，并赞四禅四向。雨势大臣离开后，又答复瞿默目捷连所问的三种解脱，并无有胜如（佛的解脱、慧解脱、阿罗汉的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刚般涅槃后不久之时，尊者阿难，曾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竹林精舍）。

那时，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乃很用心的在政治王舍城，为了防备跋耆国之故。于是，摩竭陀国的

大臣雨势，乃派遣瞿默目捷连（婆罗门）一田作之人（兼自耕农），往至于竹林迦兰哆园（迦兰陀长者所捐献的竹林精舍）。

那时，阿难尊者过夜而至于翌日的平旦之时，着衣持钵，为了乞食之故，进入于王舍城。于是，阿难尊者曾作如是之念：暂且放置到王舍城去乞食之事，我宁可先往诣瞿默目捷连，这位田作人之处。于是，尊者阿难，就往诣瞿默目捷连这位田作人之处。

梵志瞿默目捷连（这位自耕农乃是一位梵志）遥见尊者阿难之来到，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尊者阿难，而白言说：「善来！阿难！您已很久没来这里了，请坐在此座。」尊者阿难就坐在那个座位。

梵志瞿默目捷连与阿难尊者共相问讯后，乃退坐在一边，而自言说：「阿难！我欲有所问，是否能听允我之问吗？」尊者阿难回答说：「目捷连！你可以随便发问，我听后会思其义。」目捷连便问说：「阿难！是否有一比丘，能和沙门瞿昙相等吗？」

尊者阿难和梵志瞿默目捷连共论此事之时，在于那个时候，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为了慰劳田作人，而往诣梵志瞿默目捷连这位田作人之处。

摩竭陀大臣雨势遥见尊者阿难坐在于梵志瞿默目捷连这位田作人之中，就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问而说：「阿难！您和梵志瞿默目捷连，到底是在共论甚么事呢？为甚么缘故，共会在于这里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雨势！梵志瞿默目捷连曾问我而说：『阿难！是否有一位比丘，能和沙门瞿昙相等与否吗？』」摩竭陀大臣雨势又问说：「阿难！你是怎样的回答他的呢？」尊者阿难回答说：「雨势！并没有一位比丘能和世尊相等而可以和世尊相匹等的。」

摩竭陀大臣雨势又问说：「唯然！阿难！并没有一位比丘能和世尊相等而匹等的。然而是否有一比丘为沙门瞿昙在生时所立而说：这位比丘在我般涅槃之后，乃为你们诸比丘所依靠的比丘。世尊是否曾经交代谓你们现在所依归的比丘吗？」尊者阿难回答说：「雨势！并没有一位比丘被世尊所认知，所认见，而曾被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世时所立而说：这位比丘是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归的。所谓使我们现在所依归的比丘。」

摩竭陀大臣雨势又问说：「阿难！唯然！并没有一位比丘能与沙门瞿昙相等而

可以与之相匹等，也没有一位比丘为沙门瞿昙在世时所立而说：这位比丘在我涅槃之后，乃为诸比丘们所依归的，所谓令我们于现在所依的人。然而是否有一位比丘和众比

丘共，大众集合而共同推拜他而说：这位比丘是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们所依，谓令你们现在所依归的比丘吗？」尊者阿难回答说：「雨势！也没有一位比丘和众比丘共和而集拜他（被大众共同推荐）而说：这位比丘乃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归，谓令我们现在所依的比丘者。」

摩竭陀国大臣雨势又问说：「阿难！唯然！并没有一位比丘和沙门瞿昙能相等而等匹，也没有一位比丘为沙门瞿昙在世时所立而说：这位比丘在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你们现在所依归的比丘。也没有一位比丘与众比丘共和而集拜而说：这位比丘在于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们现在所依的比丘。阿难！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你们现在乃无所依，那么，是否能共和合、不诤、安隐，同一之一教，合为一水乳，快乐而游行，如同沙门瞿昙在世之时吗？」尊者阿难告诉他说：「雨势！你不可以作如此之说，说甚么我们现在已没有所依？为甚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乃有所依的。」

摩竭陀国大臣雨势白阿难说：「阿难！你前后所说的为甚么不相应呢？阿难你刚才说：『没有一位比丘能和世尊相等而匹等的，也没有一位比丘为世尊所认知，所认见，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世时所立而说：这位比丘在我般涅槃之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们现在所依者。也没有一位比丘与众比丘共和，而集拜而说：这位比丘，是世尊般涅槃之后，为诸比丘所依的，谓令我们现在所依归的比丘。』阿难！到底是何因何缘（为甚么缘故），你现在却说有所依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雨势！我们并不依人，而依于法的。雨势！我们如依村邑而游行（游行至于村邑，而住锡该村邑的郊外），在每月的十五日说从解脱时（别解脱，所谓说戒），都集坐在一处，假若其中有比丘知法的话，我们就请那一位比丘为我们说法。如果那些大众都清净的话，我们大众都欢喜奉行，而依那一位比丘所说的去行。假如那些大众当中，有清净之行的话，我们就随法所说的（依其所说之法），我们就依教去作如是（如有过失的，就使他如规定去忏悔）。」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阿难说：「阿难！并不是你们教他如是去作（指有过失而应忏悔，和共请长老说戒等法），唯法叫他去如是而作的。阿难！像如是的话，则不管是少法、多法，都可得久住于世的了。像如是的，阿难！你们可以等共和合，而不诤、安隐，可以同一之一教，合而为一水乳，快乐的游行于各处，如沙门瞿昙在世时那样的了。」

摩竭陀大臣雨势又问而说：「阿难！是否有可尊敬的吗？」尊者阿难回答说：「雨势！有可尊敬的。」

雨势白说：「阿难！你前后所说的为甚么都不相应呢？阿难！你刚才曾作如是之说：『并没有一位比丘与世尊共相等，而可以相匹等的人，也没有一位比丘为世尊在世时所立而说：这位比丘在我般涅槃后，乃为诸比丘们所依的，谓令我们现在所依的比丘。也没有一位比丘与众比丘共和集拜而说：这位比丘在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们现在所依的比丘。』阿难！你现在是以何因何缘，而说有可尊敬的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雨势！世尊乃为正知正见，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曾说有十种法，可以尊敬。我们如果看见具有此十法的比丘的话，就会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位比丘。那十法呢？雨势！（1）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戒本），又能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微少）之罪，都会常怀畏怖，而受持学戒。雨势！我们如见比丘极行增上戒的话，就会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

那一位比丘。

(2)又次，雨势！有比丘乃广学多闻，守持而不忘，都积聚博闻。所讲之法，乃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始终都善），有义而有文，是具足清净，而显现梵行。像如是的对于诸法乃广学而多闻，而诵习至于千，为意所惟观（由意所熟虑），明见而深达。雨势！我们如果遇见这种极多闻的比丘的话，就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一位比丘。

(3)又次，雨势！有比丘作为善知识，作为善朋友，作为善的伴党。雨势！我们如果遇见比丘极为善知识的话，我们就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一位比丘。

(4)又次，雨势！有比丘乐住于远离处，而成就二种远离，所谓身，以及心是。雨势！我们如果遇见比丘极为乐住于远离的话，我们就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位比丘。

(5)又次，雨势！有比丘乐于燕坐，内行正止（内心止寂），也不离伺（虽心止定，而不离思量观察），而成就于观，增长其空行（无执着之行）。雨势！我们如果遇见比丘极为乐于燕坐的话，就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位比丘。

(6)又次，雨势！有比丘乃知足，衣乃取能覆其身体就可，食则取其能充其躯之饥耳。都随所游行所至之处，和其衣钵俱在，行无顾恋，有如鹰鸟之和其两翅俱那样，而飞翔于空中。像如是的比丘，乃知足，衣取能覆其形，食取能充其躯，随其所游行而至之处，都和衣钵共俱，行无顾恋。雨势！我们如遇见比丘，极为知足的话，就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位比丘。

(7)又次，雨势！有比丘常行于正念，成就正念，久来曾所学习的，久来所曾听闻的，都恒忆不忘。雨势！我们如果遇见比丘极为有正念的话，则会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一位比丘。

(8)又次，雨势！有比丘乃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之法，而修诸善法，恒自起意（常发心），专一而坚固，为诸善之本，而不舍方便。雨势！我们如遇见比丘极为精勤的话，就会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位比丘。

(9)又次，雨势！有比丘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而得如是之智，而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其苦边。雨势！我们如果遇见比丘极为行慧的话，就会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位比丘。

(10)又次，雨势！有比丘诸漏已尽，而得证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雨势！我们如果遇见比丘，其诸漏已尽的话，就会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去礼事那一位比丘。雨势！世尊乃为正知正见，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而讲说此十法，为之可尊敬的。雨势！我们如果遇见比丘具有此十法的话，就会共同爱敬、尊重、供养、宗奉，而礼事于那一位比丘。」

于是，他们大众，乃放高大的音声而说：「可修直道，并不是不可以修的。如果修习直道，非不可修的话，就是随世间中的阿罗诃那样的爱敬、尊重、供养、礼事。假如诸位贤尊，可以修习直道而能修习的话，就会因此之故，如世间中的阿罗诃那样的爱敬、尊重、供养，而礼事。」

于是，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以及其眷属问阿难说：「阿难！你现在游行在于何处（住锡在那里）？」尊者阿难回答说：「我现在乃游行在此王舍城的竹林迦兰哆园。」

他们又问而说：「阿难！竹林迦兰哆园，乃至为可爱乐，整顿得非常的可喜，白天不喧闹，夜间又静寂，并没有蚊虻，也没有蝇蚤，不寒又不热。阿难！您乐住

于竹林迦兰哆园吗？」

尊者阿难回答说：「如是！雨势！如是！雨势！竹林迦兰哆园乃至为可爱乐，整顿得令人可喜乐。白天不会喧闹，夜间则非常的静寂，并没有蚊虻，也没有蝇蚤，不寒又不热。雨势！我乃乐住于竹林迦兰哆园中。为甚么呢？因为世尊会拥护之故。」

这时，婆难大将（阿闍世王的将军）也在于大众当中，婆难大将发言说：「如是！雨势！如是！雨势！竹林迦兰哆园，乃至可爱乐，整顿得令人可喜，白天不会喧闹，夜间则为静寂，没有蚊虻，也

没有蝇蚤，不寒又不热。是这位尊者乐住于此竹林迦兰哆园。为甚么呢？因为这位尊者乃行于伺察，而喜乐于伺察之故（乐于禅定，思惟修）。」

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听后，发言说：「婆难大将！沙门瞿昙在往昔之时，曾游行在于金鞞罗乐园中（毘舍离的大林重阁讲堂）。婆难大将！那个时候，我曾经数往诣彼（常常到那个地方），去拜见沙门瞿昙。为甚么呢？因为沙门瞿昙乃行于伺，喜乐于伺，称叹于一切伺（说世尊为禅定者，常修禅定者，称赞一切禅定者。）」

尊者阿难听后，告诉他们说：「雨势！你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说：沙门瞿昙称说一切伺。为甚么呢？因为世尊有时会称叹伺，有时却不称说。」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又问而说：「阿难！你说沙门瞿昙曾经不称说伺，到底是不称说那一种伺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1)雨势！或者有人被一贪欲所缠，而起贪欲，而致于不知出要如真（不求如实的真理，以便超出苦海）。这种人乃被贪欲所障碍之故，就会将贪欲介入在于伺（静虑）当中，而增伺（增加其愁恼之心），而重伺（一再的在贪欲当中思惟）。雨势！这就是第一伺，是世尊不称说的。

(2)又次，雨势！或者有一种人，被瞋恚所缠而起瞋恚，而不知出要如真。他乃被瞋恚所障碍之

故，而为伺，而增其伺，而重于伺（思虑都被瞋恚所占有）。雨势！这就是第二种伺，是世尊不称说的。

(3)又次，雨势！有人被睡眠所缠，而生起睡眠，而不知出要如真。这种人被睡眠所障碍之故，而为伺，而增其伺，而重于伺。雨势！这就是第三种伺，是世尊所不称说的。

(4)又次，雨势！有人被疑惑所缠而起疑惑，而不知出要如真。这种人被疑惑所障碍之故，而为伺，而增于伺，重于伺。雨势！这就是第四种之伺，是世尊所不称说的。雨势！世尊乃不称说这四种伺。」

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自阿难说：「阿难！这四种伺乃为可憎恶，为可憎恶之处；沙门瞿昙乃不称说。为甚么呢？因为正尽觉之故。」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乃又问而说：「阿难！那么，到底是那一种伺，为沙门瞿昙所称说的呢？」尊者阿难回答说：

「雨势！所谓比丘者，乃为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证第四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雨势！世尊乃称说此四种伺（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白阿难说：「阿难！此四种伺乃可称叹，为可称叹之处，为沙门瞿昙所称说的。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正尽觉之故。阿难！我还有好多的事，非常的烦猥，就此请退还归。」尊者阿难告诉他说：「你欲回去，就请随意吧！」于是，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听尊者阿难所说，乃善受善持，就从其座位站起，绕尊者阿难三匝后离去。

这时，梵志瞿默目捷连，在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去后不久之时，白阿难说：

「阿难！我所问的事，都不回答吗？」尊者阿难告诉他说：「目捷连！我实在不回答。」（已和雨势大臣的问答当中提示过，故不再回答他。）

梵志瞿默目捷连白阿难说：「阿难！我更有问题要请问，是否听许我的启问吗？」尊者阿难回答说：「目捷连！你随便可以问，我听后当会思其义。」

梵志瞿默目捷连就问而说：「阿难！如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解脱，以及慧

解脱，和阿罗诃（阿罗汉）的解脱，此三种解脱，到底有甚么差别？有甚么胜如呢？」尊者阿难回答说：「目犍连！如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解脱，以及慧解脱，和阿罗诃的解脱，此三种解脱，并没有甚么差别，也没有所谓胜如。」（佛的解脱和阿罗汉的二种解脱，计三种解脱，都无差别）。

梵志瞿默目犍连自阿难说：「阿难！可否在此吃食吗？」尊者阿难乃默然纳受。梵志瞿默目犍连知

道阿难默然纳受后，就从坐起，就自行去澡水，而以极美净妙的种种丰饶，食噉含消的饮食，亲自以手斟酌，极令阿难饱满。等吃食完毕后，就举放食器，而行澡水完毕后，就取一小床，别坐而听法。

尊者阿难乃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已完。尊者阿难所说的就是如是，摩竭陀国的大臣雨势的眷属，以及梵志瞿默目犍连，听尊者阿难所说之法后，都欢喜奉行！

#### 一四六、象迹喻经第五（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卑卢异学，为生闻梵志说象喻，以赞叹佛陀。生闻梵志见佛后，佛陀乃为其具足说此法喻。所谓出家、持戒、护根、除盖，成就四禅，证无漏，才是极大的象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乃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卑卢异学（外道游行），在于平坦之时，从舍卫国出城外，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佛陀乃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乃默然而住。卑卢异学，受佛为其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而起。稽首佛足，绕佛身边三匝后离去。

那时，生闻梵志，曾乘极好的白乘，和五百名弟子俱，在平坦之时，从舍卫城出，至于无事处（郊外），在那里欲教其弟子讽读经书。生闻梵志在这时，遥见卑卢异学之来到，就问而说：「婆蹉！（卑卢异学，为婆蹉族人），你这么早起来，是从何处来的呢？」卑卢异学回答说：「梵志！我去拜见世尊，去礼事、供养他，然后到这里来的。」生闻梵志问他而说：「婆蹉！你是否知道沙门瞿曼在空寂的安静处所学的智慧吗？」

卑卢异学回答说：「梵志！那一种人能够知道世尊在空寂的安静处所学习的智能呢？梵志！如果能知世尊在空寂的安静处所学习的智能的话，也就能如世尊那样的。但是，梵志！我所读的经书有四句义，而由于四句义，我就必信世尊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我相信世尊所说之法为善，如来的弟子圣众都是趣于善的行者。梵志！譬喻善的调象师游于无事处，在于树林间看见大象的足迹，看见后，必定相信那匹象乃为极大，才会有了此足迹那

样。梵志！我也是如是，我所读的经书有四句义，而由于此四句义，我就必定相信世尊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我相信世尊所说之法为善的，如来的弟子圣众，都是善趣（趣于善）的行者。

那些四句义呢？(1)梵志！有智慧的刹帝利论士，乃多闻而决定，能降伏世人，乃无所不知的人。就用其诸见，而造作文章，行布于世间。他会作如是之念：我往诣

沙门瞿昙之处，去问他如是如是之事。如果能回答我的话，当又再问下去。假若不能回答的话，就是被我所降伏，便舍弃那个地方。他听说世尊游行在于某村邑，便到那个地方。然而当他看见世尊后，尚且不敢问，便何况能降伏世尊呢？梵志！我所读的经书，用得如此的第一句义。我由于此义，必定相信世尊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之法为善，如来的弟子圣众乃为趣于善的行者。

(2)像如是的有智慧的梵志，期有智慧的居士，也是同样之事。(4)有智慧的沙门论士，乃多闻而决定，能降伏世人，而无所不知。就用其诸见，而造作文章，行布于世间。他乃作如是之念：我往诣沙门瞿昙之处，去问如是如是之事。如果能回答我的话，当又一再的问下去。假若不能回答的话，就是被我所降伏，便舍去那个地方。他听说世尊游行在于某村邑，便到那个地方。然而当他看见世尊后，尚且不敢发问，更何况能降伏世尊呢？梵志！我所读的经书，用得如此第四句之义。我由于此义之故，必信世尊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之法为善，如来的弟子圣众，都是趣于善。梵志！我所读的经书有此四句义，我乃由于此四句义之故，必信世尊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之法为善，如来的弟子圣众乃趣于善。」

生闻梵志听后说：「婆蹉！你乃大供养沙门瞿昙，就是此所因所缘，而欢喜奉行的了。」卑卢异学（婆蹉）回答说：「梵志！如是！如是！我乃极为供养于那位世尊，亦极为称誉世尊，一切世间的众生，也应供养世尊。」

那时，生闻梵志听说此义后，就从其乘骑下来，右膝着在于地，叉手而向于胜林给孤独园，再三的作礼，而念说：南无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像如是的至于三次后，再乘极好的白乘，往诣胜林给孤独园。到达那个乘地（目的地）后，就便下乘，而行步进诣佛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

生闻梵志乃就刚才和卑卢异学所共论之事，都尽向佛陀报告。世尊听后，告诉他：「梵志！卑卢异学所说的象迹之喻，犹然不是善作，也是不具足之说。如象迹之喻，想合乎善作而具足的话，我现在就为你说，你应当好好的听！梵志！譬喻善调象

之师，游于无事处，在于树林间看见大象之足迹，看见后，必定相信那匹象乃为极大，才有了此迹。梵志！那位善调象之师，或者有不相信的人，认为在于此林中又有母象，名叫加梨妙，其身极为高大，牠才有此足迹。然后就寻此迹，而又见大象之迹，看见后，必定相信其象乃极大，才会有了此迹。

梵志！那位善象师，或者又不相信，认为在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叫加罗梨，其身极为高大，牠才有了此迹，就寻此迹，而又看见大象之迹，看见后，必定相信那匹象乃极大，才有了此迹。梵志！那位善象师或者又不相信，认为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叫婆耆妙，其身极为高大，牠才有此足迹，就寻此迹，而又见大象之迹，看见后，必定相信那匹象乃极大，才有了此迹。他寻此迹后，看见大象迹，大象迹才是极长极广，周匝遍着，正深入于地。及见那匹大象之或去或来，或住或走，或立或卧的情形。看见那匹象后，便作如是之念：如果有此种迹，必定就是大象。

梵志！像如是的，如果在世间中出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于此世间，在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乃至天、人当中，为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他所说之法，初也妙，中也是妙，竟也是妙（始终都是说善之法，教人向善向解脱迈进之法），是有义有文，具足清静，显现梵行。他所说之法，或者是居士，或者是居士之子，听后会生起信仰心。对于如来的正法与律得信心后，便作如是之念：如在家学佛的话，乃为非常的狭隘，是尘劳汇集之处，假如出家学道的话，才是发露旷大。我现在居于在家，都被锁所锁，不能得尽形寿去净修梵行，我宁可舍弃少财物，以及诸多的财物，舍弃少亲族，以及多亲族，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

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

他就在于后来之时，舍弃其少财，以及多财物，舍弃少亲族，以及多亲族，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他出家之后，舍弃亲族之相，而纳受比丘之须要的一切，而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受持戒本），同时又善摄威仪礼节，遇见纤芥之罪，也常怀畏怖，而受持，而学戒。

他乃离开杀生、断除杀生，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也同样的怜愍，他对于杀生，已净除其心（心已没有杀念）。他也离开不与而取（离偷盗），断除不与而

取。人家肯与你，才去执取，喜乐于与取（人与你，才欢喜去取）都常好布施，欢喜而无吝惜。布施后不希望他人的回报，他对于不与取一事，已净除其心。他也离开非梵行（不淫），断除非梵行，而勤修梵行，精勤于妙行，而清净无秽，离欲而断淫，他对于非梵行，已净除其心。

他也离开妄言，断除妄言，都说真谛之言，乐于真谛之言，住于真谛之言，而不移动。所说的一切，都可信任，而不欺诳世间，他对于妄言，已净除其心。他已离两舌，行不两舌（不以两舌讲话），不用两舌搬弄是非，去破坏他人。不闻此语披（不在此听闻之语，加添是非，去向另一人去说是说非，而欲破坏人），也不闻彼语此（不由于听另一人之语，而增弄是非，来对此人说），而欲破坏那人。对于离开的，都欲其合，对于和合的人，就会欢喜，而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说群党之事，他对于两舌，已净除其心。他乃离开粗言、断除粗言。如果有所言的那些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人所不喜，众人所不爱，使他人会苦恼的，令人不会得安定的，这些语言都一概断除而舍弃。如果有所言的，都是清和柔润，都是顺耳入心，令人可喜可爱，使他人安隐，言声具明了，不使人畏惧，令人能得安定的。都说如是之语，他对于粗言，已净除其心。他也已离开绮语，断除绮言，都是适宜于时而说，都是真说，都是依法而说，有意义之说，止息之说，乐于止息之说，每一事都随时得宜而说，都善教善诃，他对于绮语，已净除其心。

他已离开治生之业，已断除治生之业，都弃舍那些为生活而作买卖时的称量，以及斗斛，也不纳受货物，不缚束他人，不希望折斗量，不因小利而侵欺于他人，他对于治生的一切，已净除其心。

他已离开受寡妇、童女，已断受寡妇、童女，他对于受寡妇、童女，已经净除其心。他已离开受奴婢、断除受奴婢，他对于受奴婢，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受象、马、牛、羊等动物，已断受象、马、牛、羊，他对于受象、马、牛、羊等动物，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受鸡、受猪，已断受鸡与猪，他对于受鸡与猪，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受田业、店肆，已断除受田业、店肆，他对于受田业、店肆，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受生稻、与麦与豆，已断受生稻与麦、豆，他对于受生稻、麦、豆，已净除其心。

他已离开饮酒，已断除饮酒，他对于饮酒，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高广的大床，已断除高广的大床，他对于高广的大床，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华鬘、瓔珞、涂香、脂粉，已断除花鬘、瓔珞、涂香、脂粉，他对于华鬘、瓔珞、涂香、脂粉，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已

断除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他对于歌舞、倡妓，以及前往观听，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受生色、像宝，已断除受生色、像宝，他对于受生色、像宝，已净除其心。他已离开过中午之食，断除过中午之食，日中只一食，不夜食（夜间不食，不食晚餐），学时食（非时不食），他对于过中午后之食，已净除其心。

他已经成就此圣戒之聚，又行而极为知足，衣乃取于能覆蔽身形就可，食即取能充躯即成，随其所游行而至之处，都和衣钵俱在。行过就无顾恋，有如鹰鸟那样，都和两翅共俱，而飞翔于空中。他已成就此圣戒聚，以及极为知足，又能守护诸根，



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其念心，而得成就，而恒起正知。如果其眼根看见色境时，也不受其相之有所拘引，也不味着于色境。所谓恐怕会忿诤之故，而守护眼根。其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之法，而趣向于此道理之故，而守护眼根。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意根知道法境，然而不受其相，也不味着于法境，所谓恐生忿诤之故，而守护意根。心中已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之法，而趣向于此法之故，守护其意根。

他已经成就此圣戒之聚，以及极为知足，而守护诸根。又正知出入，善于观察分别那些屈伸低仰

（一起一动），都有仪容而有庠序。也善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与钵。其行住坐卧，其眠寤语默，都能正知。他已成就此圣戒聚，以及极为知足，而守护诸根，都正知其出入。又独往远离之处，在于那无事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闲安静之处，或者在于山岩石室、露地穰积等处，或者至于林中，或者在于冢间。他已经在那无事处，或至于树下空闲安静之处，敷其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而坐在那里。他乃正身正愿（其身端坐正直而正念），反念而不向（反观自性而不奔向外），断除贪伺，心无有诤。看见他人的财物，以及诸生活的用具，都不起贪伺，都不会欲令为自己之所得，他对于贪伺，已净除其心。

像如是的，对于那些瞋恚、睡眠、掉悔等，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已断除疑惑，度诸疑惑，对于诸善之法，并没有犹豫，他对于疑惑，已净除其心。他已断此五盖，和心秽、慧羸（不智），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而为离开欲界而生的喜乐，逮至于初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梵志！这叫做如来所屈的，如来所行的，如来所服的。然而他并不以此就为终止。

世尊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之法都是善的法，而如来的弟子圣众，都善趣于此善的法。他也同样的一再的努力，而至于觉观已息，而内静，而一心，而至于无觉无观，而由于禅定所生之喜与乐，而逮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梵志！这叫做如来所屈的，如来所行的，如来所服的。然而他并不以此就为终止。

世尊乃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的法为善的，如来的弟子圣众，都善趣于此善之法。他也同样的努力，而至于离开喜之欲，为舍，为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所说，圣者所舍，圣者的正念，而乐住于空，而逮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梵志！这叫做如来之所屈，如来之所行，如来之所服。然而他并不以此，就为终止。

世尊乃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之法为善的法，如来的弟子圣众乃善趣于此善的法。他也同样的努力，而至于乐之灭、苦之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为不苦不乐，而为舍，为正念，清净而逮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梵志！这叫做如来之所屈，如来之所行，如来之所服。然而他并不以此为之终止。

世尊乃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之法为善之法，如来的弟子圣众，都善趣于此善之法。他也同样的努力，而至于已得如是的定心，清净而无秽，无烦而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之心，而趣向于漏尽智通，而作证。他知此苦如真，知此苦

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四谛的真理）。他知此漏如真，知此漏之集，知此漏之灭，知此漏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漏的四真谛）。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达到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解脱欲漏、有漏、无明漏的三漏）。他既解脱三漏后，便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自己证四果阿罗汉，而解脱一切的生死轮回）。梵志！这就是如来之所屈，如来之所行，如来之所服的，他也就以此而为终止（告一段落）。

世尊乃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之法乃为善之法，如来的弟子圣众乃善趣于此善法。梵志！你的意见如何呢？像如是的象迹之喻，为善作，而具足吗？」生闻梵志回答说：「唯然！瞿昙！像如是的象迹之喻，乃为善作，乃为具足的。」

生闻梵志并向佛陀表白而说：「世尊！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世尊！我从现在起，乃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僧），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都自归依三宝，乃至于命尽。」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生闻梵志，以及卑卢异学，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七、闻德经第六（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生闻梵志讲说：博闻诵习的差别，以及其功德。所谓自己不忧戚，不懊恼，不痴狂。也说明因之而出家、堪忍饥渴等诸疾，乃至于证灭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生闻梵志在于中午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瞿昙！我欲有所问，如能听允，才敢陈述出来。」世尊告诉他说：「梵志！随你所问无妨。」生闻梵志就便问而说：「沙门瞿昙！你的弟子当中，有的为在家，有的为出家而学道。到底这些人是为甚么缘故而博闻诵习呢？」

世尊回答说：「梵志！我的弟子当中，有的为在家，有的为出家而学道，所以须要博闻诵习的原因，乃为欲自调御，欲自息止，自求寂灭之故的。梵志！我的弟子当中，有的在家，有的出家而学道，都是以这些义之故，而去博闻诵习的。」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博闻诵习，到底有差别吗？博闻诵习有功德吗？」世尊回答说：「梵志！博闻诵习，乃有差别，博闻诵习，就会有功德的。」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博闻诵习有甚么差别呢？博闻诵习有甚么功德呢？」

世尊回答说：「(1)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在于白天作业，而欲得其利益，然而他所作之业，乃败坏而不成就。然而他所作之业虽然败坏不成，可是都不会忧戚，不会愁烦、啼哭，不会椎身而懊恼，也不会痴狂。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在于白天作业，欲得其利益，然而他所作之业，乃败坏而不成就。不过他所作之业虽然败坏不成就，然而乃不会忧戚，不会愁烦，不会啼哭，不会椎身而懊恼，也不会痴狂的。梵志！这就是所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2)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其所有的爱念，有异而为无，而散解，而不再相应，都与之别离后，也不会忧戚、愁烦、啼哭，不会椎身懊悔，也不会痴狂。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所有的爱念，都异而为无而散解，都不再相应，都与之别离后，也不会忧戚、愁烦、啼哭，不会椎身懊恼，也不会痴狂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的。」

(3)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知道所有的财物统统都是无常，而思念（发心）想去出家学道。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知道所有的财物均为是无常，而思念发心想去出家学道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4)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知道所有的财物均为是无常之后，而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知道所有的财物均为是无常之后，而去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

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5)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也能耐风日之所逼，被恶声、捶杖，也都能忍耐。其身遭遇诸疾，极为苦痛，至于生命欲绝等，诸不可乐之事，都能堪耐。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以及风日所逼、恶声捶杖等也都能忍耐，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于生命欲绝，种种诸不可乐之事，统统能堪忍耐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6)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堪以忍耐不乐之事，如生不乐之事后，其心都不会有所著。梵

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堪耐不乐之事，生不乐之事后，其心也不会有所著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7)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堪以忍耐恐怖之事，如生恐怖之事后，其心也不会有所著。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堪耐恐怖之事，发生恐怖之事后，其心也不会有所著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8)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如果生三种恶不善之念，所谓欲念、恚念，以及害念，作此三恶不善之念后，其心终不会被着。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假若生三恶不善之念，所谓欲念、恚念，以及害念，而作此三种恶不善之念后，其心终不会胶着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9)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离开欲念，离开恶不善之法，乃至得达第四禅。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离开欲念，离开恶不善之法，乃至得达第四禅，再成就游止于其中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10)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其三结（身见、戒禁取见、疑）已尽，而得须陀洹（入流，初果），而不堕于恶法，必定会趣于正觉，极受七有（最多受生在人天各七次），在于天上、人间各受七次的往来后，就得苦边。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其三结已尽，而得须陀洹，已不堕恶法，必定会趣于正觉，极多再受七有，在于天上、人间各生七次的往来后，就得苦边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11)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其三结已尽，淫、怒、痴已微薄，而得一往来（一来果，二果），在于天上、人间一往来后，就得苦边。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其三结已尽，淫、怒、痴也已微薄，而得一往来之果，在天上人间一往来之后，就得苦边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12)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其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禁取见、疑）已灭尽，生在于彼间（色界天）后，便能得般涅槃（寂灭），而得不退之法，不还于此世间（此为不还果，为三果）。梵志！如多闻的圣弟子，其五下分结已尽，而生在于那色界天后，便能入于般涅槃，而得不退之法，而不还于此世间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13)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有息解脱，已离开色相，而得无色，如其像定（无色界的禅定，指四空定），身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以慧观而断漏，而如实而知漏。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

有息解脱，已离开色界，而得无色界的如其像定，身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以慧观而断漏，而知道漏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14)又次，梵志！多闻的圣弟子，具有了如意足、天耳、他心智、生死智，其诸漏都已尽，而得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如果多闻的圣弟子，具有了如意足，具有了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其诸漏

都已尽，而得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的话，则梵志！这就是博闻诵习，而有差别，而有此功德。」

生闻梵志又问世尊说：「此博闻诵习，而有了这些差别，有了这些不同的功德。然而是否更有甚么差别不同的，更有甚么功德，为最上、最妙、最胜的吗？」

世尊回答说：梵志！这些由于博闻诵习，而致有了这些差别，有了这些不同的功德，其它更没有（再也没有）甚么有差别不等的，更没有甚么不同的功德，再也没有甚么最上、最妙、最胜的了。」

生闻梵志白佛说：「世尊！我已知道了！善逝！

我已了解了！世尊！我现在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生闻梵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四八、何苦经第七（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回答生闻梵志，有关于在家、出家之苦与乐的问题。也回答其所问的有关于饶益天人之法，和观察善恶知识，喻如白黑月。

结集者的我们，都这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生闻梵志，在于中午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欲有所问，如能听允的话，乃敢陈述出来。」世尊告诉他说：「梵志！随你所问吧！」

生闻梵志就便问说：「瞿昙！在家的人，有甚么苦恼？出家学道的人，又有甚么苦恼呢？」世尊回答说：「梵志！在家的人，乃以不自在为其苦恼，出家学道的人，乃以自在为苦恼的。」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在家的人，为甚么以不自在为苦恼？出家学道的人，为甚么以自在为苦恼呢？」

世尊回答说：「梵志！如果在家的话，假如钱财不能增长，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等物，都不增长，畜牧、谷米，以及奴婢、使用人，也不增长的话，那个时候，在家的人就会忧苦愁戚，因此之故，在家的人，多有忧苦，多怀愁戚。梵志！如果出家学道的话，其行假如随着贪欲，其行随着瞋恚，随着愚痴之时，则在于那个时候，出家学道的人就会有忧苦愁戚，因此之故，出家学道的人乃多有忧苦，多怀愁戚。梵志！像如是的，在家的人的话，就以不自在为苦，出家学道的人，则以自在为苦的。」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在家的人的话，到底有甚么快乐？出家学道的人的话，则会有甚么快乐呢？」世尊回答说：「梵志！在家的话，是以自在为快乐，出家学道的人的话，则以不自在为快乐。」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在家的人为甚么以自在为快乐？出家学道的人为甚么以不自在为快乐呢？」

世尊回答说：「梵志！如果在家的话，其钱财得到增长，金、银、真珠、琉璃、水精，悉皆得到增长，其所有的畜牧、谷米，以及奴婢、使用人，也都得到增长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在家的人就会快乐欢喜，因此之故，在家的人，多会快乐欢喜。梵志！出家学道的人，其行不随着贪欲，其行不随着瞋恚、不随着愚疑的话，则在

于那个时候，出家学道的人就会快乐欢喜，因此之故，出家学道的人，多会快乐欢喜。梵志！像如是的，在家的人，乃以自在为快乐，出家学道的人，则以不自在为快乐。」

生闻梵志又问而说：「瞿昙！由于甚么事之故，会使天，以及人，必定没有利义？由于甚么事之故，会使天，以及人，必定会有利义呢？」世尊回答说：「梵志！如果天，以及人，共为诤事的话，就必定不会有利义，如果天，以及人，不共诤的话，必定会有利义。」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为甚么天及人，共为诤事的话，必定会有利义？为甚么天及人不共诤的话，就必定会有利义呢？」

世尊回答说：「梵志！如果有时，天及人，共为斗诤怨憎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天及人，都会忧苦愁戚，因此之故，天及人，会多有忧苦，会多怀愁戚。梵志！如果有时，天及人，都不斗诤，都不怨憎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天及人，都会快乐欢

喜，因此之故，天及人，都会多快乐，多欢喜的，梵志！像如是的，天及人，共诤的话，必定没有利义，天及人，不诤的话，必定会有利义。」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由于甚么事之故，会使天及人，必定不得饶益，而必定会得到其苦？由于甚么事之故，会使天及人，必定会得到饶益，必定会得到其乐呢？」世尊回答说：「梵志！如果天及人，都行于非法，以及行恶的话，就必定不能得到利益，而必得其苦。如果天及人，能行如法，而不行恶的话，就必定会得饶益，而必得其乐的。」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天及人，为甚么行非法，以及行恶的话，就必不得益，而必定会得到其苦呢？天及人，为甚么行如法，而不行恶的话，就必得饶益，必得其乐呢？」

世尊回答说：「梵志！天及人，身行非法，以及行恶，口与意也行非法，以及行恶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天及人，必当会灭损，阿修罗必当会兴盛。梵志！如果天及人，其身乃行如法，而守护其身，其口与意也行法，也守护其口与意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天及人，必定当会兴盛，阿修罗必定当会灭损。梵志！像如是的，天及人，行于非法，以及行恶的话，必得不饶益，而必定会得其苦。梵志！像如是的，天及人，能行如法，而不行恶的话，必定会得饶益，必定会得其乐。」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怎样去观察恶知识呢？」世尊回答说：「梵志！当观察恶知识犹如月亮。」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为甚么当观察恶知识犹如月亮呢？」

世尊回答说：「梵志！如向于消尽的月亮那样，乃一日一日的稍减，宫殿也同样的稍减，光明也一样的稍减，形色也是一样的稍减，一日一日的消尽而去。梵志！有时候，月亮乃至于消尽，都不再看见。梵志！恶知识的人，对于如来的正法与律，最初也得到其信仰，然而他得信仰后，却在于后来之时，并不孝顺，也不恭敬，所行的都不顺于法与律，不建立正智，不趣向于法，不次于法（不依法的次第去用功）。他就这样的失去了其信仰，那些持戒、博闻、庶几（意愿）、智慧也都一再的失去。梵志！有时这位恶知识会消灭其善法，犹如月亮之消尽那样。梵志！像如是的，应当观察恶知识，犹如月亮啊！」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怎样观察善知识呢？」世尊回答说：「梵志！应当观察善知识，犹如月亮那样。」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为甚么观察善知识，乃犹如月亮呢？」

世尊回答说：「梵志！犹如月亮初生之时，乃为少壮明净，一日一日的增长。梵志！或者其时乃在于月之十五日，则其宫殿会丰满。梵志！像如是的，善知识对于如来的正法与律，能得正信。他得正信后，在于后来之时，能继续孝顺恭敬，所行的随顺于法，而建立于正智，趣向于法，依次而修法。因此，能增长其信，对于持戒、博闻、庶几、智慧，也能增长。梵志！有时那位善知识的善法之具

足，有如十五日的月亮。梵志！像如是的，当观察善知识犹如月亮那样！」于是，世尊说此颂而说：

譬如月无垢 游于虚空界 一切世星宿 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闻 庶几无慳贪 世间一切慳 悉翳施光明  
犹如有大龙 兴起云雷电 雨下极滂沛 充满一切地  
如是信博闻 庶几无慳贪 施饮食丰足 乐劝增广施  
如是极雷震 如天降时雨 彼福雨广大 施主之所雨  
钱财多名誉 得生于善处 彼当受于福 死已生天上

（譬喻如月亮之无垢，而游行于虚空界那样，一切世界的星宿们，都由于月光，而悉被翳障其光明。像如是的，有正信、博闻、庶几、没有慳贪的话，则世间的一切慳贪，都会因之而被翳施其光明

〔恶心被善心所翳，而不能施展出来，也就是已无恶念恶事可谈〕。）

（犹如有大龙之兴起云雷电，而降下极滂沛的大雨，而充满于一切大地那样。像如是的，有正信、博闻、庶几、无慳贪的话，则如布施饮食，使其丰足，乐于劝发，而增广其布施！）

（像如是的极大的雷震，有如天降时雨那样。那些福报之雨，和这同样的，为很广大，为施主之所雨的。这样的布施雨下，则钱财会愈多〔福财〕，名誉会愈好，而会得生于善处。他就这样的，当受福报，死后会得生于天上。）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生闻梵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七

### 一四九、何欲经第八（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生闻梵志请问佛陀有关于刹帝利、居士、妇人、偷劫、梵志、沙门等人。各人到底有甚么欲？甚么行？立于甚么？所依为何？究竟如何？佛陀都一一回答其问。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生闻梵志，在于中午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欲有所请问。如能听许，才敢陈述出来。」世尊告诉他说：「随你所问好了。」梵志就问而说：「瞿昙！刹帝利（王族）到底有甚么欲？有甚么行？立于甚么？依于甚么？究竟为如何呢？」

世尊回答说：「所谓刹帝利的人，都欲得财物，所行的为有智慧阶级的工作，所立的都是以刀剑（靠武勇而立国），都依于人民，以自在为其终身事。」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一位居士到底以何为欲？以何而行？以何而立？以何而依？以何为讫呢？」世尊回答说：「所谓居士的话，都欲得财物，所行的为有智慧之行，所立的是以技术（各项技能），所依的就是作业（各种工作），也是以其作业为竟，为其终身的职责。」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到底一位妇人，有甚么欲？甚么为其行，以甚么而立，依于甚么？以何为讫呢？」世尊回答说：「所谓一位妇人的话，都欲得一位男子（如意郎君），都行于严饰（爱好庄饰），以儿子为立（生男育女，是其建立的工作之一），依靠于无对（无二之夫，侍候于一夫），以自在为其终讫。」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偷劫的人，到底有甚么欲？有甚么行？以甚么而立？依于甚么？以何为究竟呢？」世尊回答说：「以偷劫为生的人，都欲于不与取（都以人家不与他，而硬要人家的财物），都行在于隐藏之处（不光明），所立的是以刀剑（以武力夺取），都依于闇冥（依靠黑暗，而得以生存），以不见为其究竟（见不得人），以终其身。」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一位梵志，到底是以甚么为其欲望？有甚么行？以甚么而立？以甚么为依？以甚么为究竟呢？」世尊回答说：「所谓梵志的话，都是欲得财物（有财物方能生存），所行的为有智慧，都以经书而立（以经典为其据），依于斋戒（沐浴斋戒，祭祀大典为依存），以生于梵天为其究竟。」

生闻梵志又问说：「瞿昙！一位沙门，有甚么欲？以甚么为行？以甚么为立，依于甚么？究竟为如何呢？」世尊回答说：「一位沙门的话，都欲得真谛，都是以智慧为行，所立的都是以戒（以戒为生命），都依于无事处，而以涅槃为究竟！」

生闻梵志白佛说：「世尊！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愿从今日起，终身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生闻梵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五〇、郁瘦歌逻经第九（第三念诵）

大意：本经叙述郁瘦歌逻梵志向佛讲说四种奉

事，以及四种自有财物。佛乃展转而破其说。佛陀说：所谓如强与他人以肉，而要取其代价那样。其次乃作虚空、慈心、沐浴、取火等喻，以明四姓平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郁瘦歌逻梵志在于中午后徜徉，而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欲有所问，如蒙听允，方敢陈述出来。」世尊告诉他说：「随你之意，可以谘问」。

郁瘦歌逻梵志便问而说：「瞿昙！一位梵志，乃为了四种姓（婆罗门—梵志，刹帝利—王族，毘舍—居士，首陀罗—工师），而施設四种奉事。所谓为了梵志，而施設奉事，为了刹帝利、居士、工师而施設奉事。瞿昙！所谓梵志为梵志施設奉事，

乃谓：梵志应奉事于梵志，刹帝利、居士、工师，也应该奉事于梵志。瞿昙！此四种姓都应该奉事于梵志的。瞿昙！所谓梵志为刹帝利施设奉事，乃谓：刹帝利应该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也应该奉事于刹帝利。瞿昙！此三种姓都应该奉事于刹帝利的。瞿昙！所谓梵志为居士施设奉事，乃谓：居士应该奉事于居士，工师也应该奉事于居士。瞿昙！

此二种姓，都应该奉事于居士的。瞿昙！所谓梵志为工师施设奉事，乃谓：工师应该要奉事于工师。还有谁为下贱的人：而应该施设奉事于工师呢？唯有工师，奉事于工师而已。」

世尊问他而说：「梵志！诸位梵志是否自知为四种姓施设此四种的奉事，所谓为梵志而施设奉事，为刹帝利、居士、工师，而施设奉事吗？」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并不知道的，瞿昙！但是诸梵志乃自作如是之说：『我对于此世间，所谓诸天，以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梵志乃自不知道为四种姓施设四种的奉事，如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帝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犹如有人，强与他人以肉（硬要将肉给与他人），而作如是之言：『士夫！你可以食此肉，而应当给与我的价值（代价，硬要人付钱给他）』，那样，梵志！你为诸梵志之说，也是像如是的。为甚么呢？因为梵志不自知（自己不知道）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所谓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帝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

世尊并问他而说：「梵志！甚么为之奉事呢？(1)如果有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而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这叫做奉事吗？（是否为之正确的奉事吗？）(2)如果有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而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3)梵

志！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而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4)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而有劣如，而无胜善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梵志！(5)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6)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

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瞿昙！(1)如果我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我就不应奉事于他。(2)如果我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我就应该奉事于他。瞿昙！(3)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我就不应奉事于他，(4)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我就不应奉事于他。瞿昙！(5)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我就应该要奉事于他。(6)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我就应该奉事于他。」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如果更有梵志之到来，他乃非愚、非痴，也不是颠倒，其心并没有颠倒，而自由自在，我乃问那位梵志而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如果有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梵志！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梵志！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这叫做正确的奉事吗？』」

梵志！那位梵志乃非愚非痴，也不是颠倒，其心并没有颠倒，而自由自在，曾



回答于我而说：『瞿昙！如果我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我就不应该奉事于他。如果我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我就应该奉事于他。瞿昙！如果奉事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我就不该奉事于他。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有劣如，而没有胜善的话，我就不应该奉事于他。瞿昙！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我就应该奉事于他。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有胜善，而没有劣如的话，我就应该奉事于他。』』

世尊又问而说：「梵志！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失去了信，会失去了戒，会失去了博闻、庶几、智慧的话，这是否为正确的奉事吗？如果有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而会增益其信心，增益其持戒，增益其博闻，增益其庶几，增益其智慧的话，是为正确的奉事吗？梵志！如果奉事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失去其信心，会失去其持戒，会失去其博闻，会失去其庶几，会失去其智慧的话，这是否为之正确的奉事吗？奉事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而失去了其信心，失去了其持戒，失去了其博闻，失去了其庶几，失去了其智慧的话，这是否为之正确的奉事吗？梵志！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而会增益其信心，增益其持戒，增益其博闻，增益其庶几，增益其智慧的话，这是否为之正确的奉事吗？奉事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增益其信心，会增益其持戒，会增益其博闻，会增益其庶几，会增益其智慧的话，这是否为正确的奉事吗？」

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瞿昙！如果我去奉事他，而由于奉事之故，而会失去了信心，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我就不应该去奉事于他。如果我奉事他，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增益信心，会增益持戒，会增

益博闻，会增益庶几，会增益智慧的话，我就应该要奉事于他。瞿昙！如果奉事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失去了信心，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我就不应奉事于他。如果奉事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失去了信心，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我就不应该去奉事于他。瞿昙！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增益信心，会增益持戒，会增益博闻，会增益庶几，会增益智慧的话，我就应该去奉事于他。如果奉事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增益信心，会增益持戒，会增益博闻，会增益庶几，会增益智慧的话，我就应该去奉事于他。」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如果更有梵志之到来，此人乃非愚非痴，也不是颠倒，其心并没有颠倒，为自由自在，我就问那位梵志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人去奉事某人，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失去了正信，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这是否为正确的奉事吗？如果有人去奉事某人，而由于奉事之故，而会增益其正信，会增益其持戒，会增益其博闻，会增益其庶几，会增益其智慧的话，这是否为正确的奉事吗？梵志！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

而会失去了正信，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这是否为正确的奉事吗？如果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失去了正信，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这是否为正确的奉事吗？梵志！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增益其信心，会增益其持戒，会增益其博闻，会增益其庶几，会增益其智慧的话，这是否为正确的奉事吗？如果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增益其正信，会增益其持戒，会增益其博闻，会增益其庶几，会增益其智慧的话，这是否为正确的奉事吗？』

梵志！那位梵志乃非愚非痴，也不是颠倒，其心并没有颠倒，而自由自在。他

也如是地回答于我而说：『瞿昙！如果我去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而会失去了正信，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我就不应该奉事于他。如果我去奉事，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增益正信，会增益持戒，会增益博闻，会增益庶几，会增益智慧的话，我就应该去奉事于他。瞿昙！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失去了正信，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我就不应该去奉事于他。如果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失去了

正信，会失去了持戒，会失去了博闻，会失去了庶几，会失去了智慧的话，我就不应该去奉事于他。瞿昙！如果奉事于梵志，而由于奉事之故，会增益正信，会增益持戒，会增益博闻，会增益庶几，会增益智慧的话，我就应该去奉事于他。如果奉事于刹帝利、居士、工师，而由于奉事之故，而会增益正信，会增益持戒，会增益博闻，会增益庶几，会增益智慧的话，我就应该去奉事于他。』」

郁瘦歌逻梵志白佛说：「瞿昙！梵志乃为了四种姓，而施設四种的自有财物（其身份相应的工作），为了梵志而施設其自有的财物，为了刹帝利、居士、工师，而施設其自有的财物。瞿昙！梵志为梵志而施設其自有财物是甚么呢？瞿昙！梵志为梵志而施設的自有财物就是乞求。如果一位梵志，会轻慢乞求的话，就等于是轻慢自有的财物那样。如轻慢其自有的财物后，就会失去其利益。犹如放牛的人，不能看牛那样的话，便会失去其利。像如是的，瞿昙！梵志为了梵志而施設乞求为其自有的财物。如果一位梵志，会轻慢乞求的话，就等于是轻慢自有的财物。轻慢自有的财物后，便会失去了其利益。

瞿昙！梵志为了刹帝利，而施設其自有的财物是甚么？瞿昙！梵志为了刹帝利而施設弓箭，为其自有的财物。如果一位刹帝利轻慢于弓箭的话，就等于是轻慢自有的财物。轻慢于自有的财物后，便会失去了其利益。犹如放牛的人，不能看牛那样的话，就会失去了其利益。像如是的，瞿昙！梵志为了刹帝利而施設弓箭，为其自有的财物。如果一位刹帝利会轻慢弓箭的话，就等于是轻慢自有的财物。轻慢自有的财物后，便会失去了其利益。

瞿昙！梵志为了居士而施設其自有的财物是甚么呢？瞿昙！梵志为居士而施設的自有的财物就是田作。如果一位居士轻慢其田作的话，就等于是轻慢自有的财物。轻慢自有的财物后，便会失去了其利益。犹如放牛之人不能看牛那样的，会失去其利益。像如是的，瞿昙！梵志为了居士而施設田作为其自有的财物。假若一位居士会轻慢于田作的话，就等于是轻慢自有的财物。轻慢自有的财物后，便会失去了其利益。

瞿昙！梵志为了工师而施設的自有财物是甚么呢？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設的自有的财物就是麻（南传为鎌，为担棒）。如果一位工师会轻慢麻的话，就等于是轻慢自有的财物。轻慢自有的财物后，便会失去了其利益。犹如放牛之人不能看牛那样的，会失去了其利益。像如是的，瞿昙！梵志为了工师而施設麻，为其自有的财物。如果一位工师会轻慢麻的话，就等于是轻慢其自有的财物。轻慢其自有的财物后，便会失去了其利益。」

世尊问他而说：「梵志！诸位梵志是否自知为四种姓施設四种的自有财物，所谓为梵志而施設其自有的财物，为刹帝利、居士、工师而施設其自有的财物吗？」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并不知道的，瞿昙！但是诸位梵志乃自说：我对于此世间的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也就是从人乃至天，并不自知为四种姓施設四种自有的财物，所谓为梵志而施設其自有的财物，为刹帝利、居士、工师，而施設其自有的财物。」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犹如有人，强与他人以肉（将肉硬与他人），而作如是之说：『士夫！这肉你可以为食，当给我其价值。』（肉给你，你要付肉的钱给与

我) 梵志! 你为诸梵志所说的, 也是和这道理一样。为甚么呢? 因为梵志们乃不自知为四姓施设四种自有的钱物, 所谓为梵志而施设其自有的财物, 为刹帝利、居士、工师而施设其自有的财物。像如是的, 梵志! 我乃自于善解, 而善知诸法, 然后为他人施设息止之法、灭乞之法、觉道之法, 善趣之法, 施设自有的财物 (指佛陀出身虽为刹帝利, 为次于梵志的种姓, 然而一旦出家而学法后, 同样的可成为正觉者。其它不管是梵志, 或居士、工师都同样的道理, 也就是四姓平等, 并没有差别)。」

世尊又问而说:「梵志! 你的意见如何呢? 是否当一位梵志的, 就对于此虚空, 不会着, 不被缚, 不摸触, 不质碍, 而那些刹帝利、居士、工师们则不然的吗?」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瞿昙! 一位梵志对于此虚空, 乃不着、不缚、不触、不碍, 刹帝利、居士、工师, 也是同样的如此。」

佛陀说:「像如是的, 梵志! 我自善解, 善知诸法, 而为他人施设息止之法、灭乞之法, 觉道之法, 善趣之法, 施设自有的财物。」

世尊又问说:「梵志! 你的意见如何呢? 是否唯有梵志能行慈心, 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 那些刹帝利、居士、工师们, 则不然的吗?」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瞿昙! 梵志能行慈心, 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 那些刹帝利、居士、工师们也是同样的如此。」

佛陀说:「像如是的, 梵志! 我自善解、善知诸法, 而为他人施设息止之法、灭乞之法、觉道之法、善趣之法, 施设自有的财物。」

世尊又问说:「梵志! 你的意见如何呢? 如果有百种的人来, 其中或有一人对他们说:『你们统统来。如果里面的人, 出身为刹帝利族, 或者为梵志之族的人的话, 则唯有这二种人, 可以持澡豆 (一种澡洗的肥皂), 进入水里去洗浴, 去弃垢而为极净。』 (弃身之污垢, 而为洁净。) 梵志! 你的意见如何呢? 生为刹帝利族, 或梵志之族的人, 他们

才能持澡豆去水中洗浴, 去弃除身上的垢污, 而为极净吗? 而生为居士族, 或工师之族的人, 这些人乃不能持澡豆去入于水中去洗浴, 去弃身上之垢, 而为极净吗? 或者是一切百种之人都能持澡豆而入于水中去洗浴, 去弃垢为极净吗?」

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瞿昙! 其一切百种之人, 都能持澡豆至于水中去洗浴, 去弃垢而为极净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 梵志! 我自善解, 善知诸法, 而为他人施设息止之法, 灭乞之法、觉道之法、善趣之法, 施设自有的财物。」

世尊又问说:「梵志! 你的意见如何呢? 如果有百种人之来到 (有好多种族的人到这里来), 其中或有一个人对大家宣布说:『你们都到这里来, 如果里面有出身的人为刹帝利族, 或梵志的族姓的人的话, 就唯有他们可以用极燥的娑罗 (属龙脑香料的乔木), 及栴檀木 (香树), 用作火母, 而以钻来钻此木, 使其能生火, 而长养 (久燃)。』梵志! 你的意见如何呢? 出身为刹帝利族、梵志族的人, 他们才能以极燥的娑罗, 及栴檀木, 用来作为火母, 而用钻去钻它, 使其生火而长养吗? 而出生在居士族、工师族的人, 这些人应当用燥的猪狗槽 (饲猪狗的槽末)、伊兰檀木 (蓖麻树), 及其余的弊木, 用来作为火母, 而以钻来钻它, 使其生火而长养 (久燃) 吗? 或者为一切百种的人, 均能以若干种之木, 用来作为火母, 以钻去钻它, 使其能生火而长养吗?」

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瞿昙! 那些一切的百种的人, 都能以若干种之木, 用作火母, 而以钻来钻它, 使其生火而长养其火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 梵志! 我乃自能善解, 自能善知诸法, 而为他人施设息止之法、灭乞之法、善趣之法, 施设自有的财物。」

世尊又问而说:「梵志! 你的意见如何呢? 如果那些百种之人, 都用若干种之木, 用来作为火母, 用钻来钻它, 使其生火而长养, 那些一切之火, 均为有焰 (火

焰) 有色相 有热度 有光明, 都能作火之事 (发挥火的性能) 。而说他的火, 乃独会有焰 (火焰), 独有色相 热度 光明, 也就是唯有他之火独能发挥其火的性能呢? 或者说另一人的火, 唯独无焰 (无火焰) 、无色相 无热度 无光明, 而不能作火之事吗? (不能发挥火的性能吗?) 或者说, 一切的火, 均为有焰。皆有色相, 皆有热度, 皆有光明, 皆能作火之事吗? 」

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 「瞿昙! 如果百种人皆以若干种之木, 用作火母, 用钻去钻它, 去生火而长养的话, 这些一切之火, 均会有焰, 均会有色相, 均会有热度, 均会有光明, 均能作火之事 (都能发挥火的性能) 。如果说唯有他的火, 为有焰 有色相 有热度 有光明, 能为火事的话, 终究没有这道理的。而如果说另一人的火, 独为无焰 无色相 无热度 无光明, 不能为火事的话, 也是没有这道理的。唯能说, 瞿昙! 那些一切的火, 均为是有火焰, 有色相, 有热度, 有光明, 均为能作火事 (不管那一个人之火, 都能发挥其火的性能。)」

佛陀说: 「像如是的, 梵志! 我自善解, 善知诸法, 为他人施設息止之法 灭讫之法、觉道之法, 善趣之法, 施設自有的财物。」

世尊又问说: 「梵志! 你的意见如何呢? 如果那些百种人, 都用若干种之木, 用作为火母, 而以钻来钻它, 使其生火而长养。他们当中, 或者有人, 用燥的草木, 投着在其火中, 而生焰 生色相 生热度 生火华。然而是否有火焰 色相 热度 火烟, 而会有火焰 色相 热度 火烟之差别吗? 」

郁瘦歌逻梵志回答说: 「瞿昙! 如果那些百种人, 都以若干种之木, 用作火母, 而用钻去钻它, 使其生火而长养。那些人当中, 或者有人以燥的草木投着在于火中, 而生焰 生色 生热 生华。我则在于那些火的火焰 火色 火热, 火烟当中, 不能施設有甚么火焰 火色 火热 火烟的差别的。」

世尊告诉他说: 「梵志! 像如是的, 我所得之火, 所得的不放逸, 乃能灭除放逸, 以及贡高我慢。我在于此火当中, 不能施設有甚么火的差别啊! 」

郁瘦歌逻梵志说: 「世尊! 我已知道了。善逝! 我已了解了。世尊! 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 以及比丘众, 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 从今日起, 终身自归依三宝, 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 郁瘦歌逻梵志听佛所说, 乃欢喜奉行!

### 一五一、阿摄毘经第十 (第三念诵)

大意: 本经叙述阿摄毘强调梵志为梵天之子, 乃由梵天之口而生的, 其余的则不然。佛陀就为之分别解说。且不问种族如何, 如教以正趣, 则可得善解, 自知如法, 并藉洗浴 父母合会 出生等譬喻, 使其易于了解四种姓不能施設差别。

结集者的我们, 都像如是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 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 有众多的梵志, 都在于拘萨罗, 而集聚在于学堂里, 共论如下之事: 我们为梵志, 梵志的种姓, 乃最为优胜, 其余的都不如于梵志之族姓。梵志之种族为洁白, 其余都为焦黑。梵志能得清淨, 非梵志的话, 就不能得清淨。梵志乃为梵天之

子，都从梵天之口所生的，梵志乃为梵天所化的。然而沙门瞿昙，却说四种姓，都能得清静，而施設，而显示其义。」

他们曾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到底有甚么人，为有能力，可至沙门瞿昙之处，去将此事提出来，去难诘瞿昙呢？他们又作如是之念：阿摄憍延多那摩纳（名叫阿摄憍延多那的童子），乃为其父母所举的，受生（出身）为清静，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其种族，生生都不恶，都博闻总持，而诵过四圣典（四吠陀一智论。1.阿由一方命，养生缮性之书。2.殊夜一祭祀祈祷之书。3.婆磨一礼仪占卜兵法之书。4.阿婆一异能枝数禁咒医方之书）。也通达于因、缘、正、文、戏（所谓诵诸经典、物类名字、万物差品、字类分合、历世本末）等五句说。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一定有能力可至沙门瞿昙之处，去将此事如法的难诘他（指能攻破佛说）。诸位贤者！我们可共诣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之处，去向他说此事，随着阿摄憍延多那摩纳所说的，我们当纳受。

于是拘萨罗的众多的梵志，就往诣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发言启请而说：「摩纳！我等这些众多的梵志，在于拘萨罗，集在于学堂，曾共论此事：梵志的种族乃最为优胜，其余都不如；梵志之种族为洁白，其余的都污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的话，就不能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乃从天之口所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然而沙门瞿昙却说四种族姓都是清静，而施設显示其道。我们曾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到底有甚么人有能力能到沙门瞿昙之处，去将此事如法而难诘他呢？我们又作如是之念：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乃为其父母所抬举的，出身为清静的世家，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其种族，生生都不作恶，为博闻总持，诵过四韦馱圣典，深达于因、缘、正、文、戏等五句说。阿摄憍延多那摩纳其人，乃有能力往诣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将此事，如法而难诘他。因此，愿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你，往诣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将此事如法而难诘他。」

阿摄憍延多那摩纳对诸梵志说：「诸位贤者！沙门瞿昙乃如法而说法，如果如法而说法的话，就不可能难诘的了。」

拘萨罗的众多的梵志乃告诉他说：「摩纳！你将来并没有不被你所屈伏之事，你不可以豫说自己已被屈伏。为甚么呢？因为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你，乃被你的父母所抬举的。你的出身为清静的世家，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种族，生生都不作恶，能博闻总持，而诵过四韦馱圣典，而深达于因、缘、正、文、戏等五句说。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你乃有能力到沙门瞿昙之处，去将此事如法而难诘瞿昙。因此，愿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你，往诣于沙门瞿昙之处，去将此事如法难诘！」阿摄憍延多那摩纳，乃为了拘萨罗的众多的梵志，默然而纳受。

于是，阿摄憍延多那摩纳，就和那些拘萨罗的众多的梵志，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就白佛而说：「瞿昙！我欲有所问，能听允我的发问吗？」世尊告诉他说：「摩纳！就随你之意发问吧！」

阿摄憍延多那，便问而说：「瞿昙！诸位梵志们曾作如是之说：『梵志的种族最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族为洁白，其余的都为污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就不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乃从梵天之口所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的。』不知沙门瞿昙你，当如何说呢？」世尊告诉他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了解的来回答我。摩纳！你是否听过余尼国（夜摩那，位于印度西北方），以及剑浮国（译为可爱，十六大国之一，位于现在的阿富汗斯坦地方），那些地方有二种族姓，所谓大家（贵族），以及奴隶，而大家变成为奴隶，奴隶变成为大家之事吗？」

阿摄憍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我曾经听过余尼国，以及剑浮国里有二种族姓，所谓大家，以及奴隶，而大家曾变为奴隶，奴隶曾变为大家之事。」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梵志如果能正趣的话，他就能得善解，而自知如法。而刹帝利、

居士、工师门，如果也能正趣的话，也同样的能得善解，能自知如法。」

阿摄毖逻延多那摩纳白佛说：「瞿昙！甚奇！甚特！能快说此譬喻。但是诸位梵志乃作如是之说：『梵志之种族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族为洁白，其余都为污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则不能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为从梵天的口里所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的。』」

世尊问他而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是不唯独有梵志对于此虚空，乃不着不缚，不触不碍，而刹帝利、居士、工师们则不然吗？」阿摄毖逻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梵志对于此虚空，乃为不着不缚，不触不碍，那些刹帝利、居士、工师们，也同样的道理。」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梵志如果正趣的话，就能得善解，而自知如法。刹帝利、居士、工师们，如能正趣的话，也能得善解，也能自知如法。」

阿摄毖逻延多那摩纳白佛说：「瞿昙！甚奇！甚特！能够快说此譬喻。但是诸梵志们乃作如是之说：『梵志的种族为最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族为洁白，其余的皆为污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则不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为从梵天之口所生的，梵志为梵天所化的。』」

世尊问他而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是否唯独有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而那些刹帝利、居士、工师们则不然吗？」阿摄毖逻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梵志能行慈心，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那些刹帝利、居士、工师也是同样的能行慈心。」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梵志如果正趣的话，他就能得善解，而自知如法。刹帝利、居士、工师们，如果也正趣的话，也同样的能得善解，能够自知如法。」

阿摄毖逻延多那摩纳白佛说：「瞿昙！甚奇！甚特！能够快说此譬喻，但是诸位梵志们乃作如是之说：『梵志的种族为最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族为洁白，其余的都为污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的话，就不能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为从梵天之口所生的，梵志为梵天所化的。』」

世尊问他而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百种的人之到来，其中或有一人对他们说：『你们统统来！如果里面有出身为刹帝利族，或梵志族的话，则唯有他们才能执持澡豆（洗澡的肥皂之一）种）至水中去洗浴，去弃除垢秽，而极成为清静之身。』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出身为刹帝利族，或为梵志族的人，唯有他们才能执持澡豆，进入于水中去洗浴，去弃垢而为极净吗？出身为居士族、工师族的人，他们就不能执持澡豆去水中洗浴，去弃除其身垢而为极净吗？或者出身为一切百种的人，均能执持澡豆去进入水中去洗浴，去弃垢而为极净吗？」

阿摄毖逻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那些一切百种的人，均能执持澡豆去入于水中洗浴，去弃垢而为极净之身。」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梵志如果正趣的话，他就能得善解，而自知如法。那些刹帝利、居士、工师们，如果也为正趣的话，也能得善解，也能自知如法。」

阿摄毖逻延多那摩纳白佛说：「瞿昙！甚奇！甚特！能够快说此喻。然而诸位梵志却是作如是之说：『梵志的种姓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姓为洁白，其余的都为焦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就不能得清静。梵志就是梵天之子，乃从他的口而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的。』」

尊问他而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百种之人来，其中或有一人对他们说：『你们都到这里来，里面假若有出身为刹帝利族，或梵志的族姓的人，唯有他们能用极燥的娑罗（香木），以及梅檀木（香木），作为火母，以钻去钻这些香木，以便生火，而长养其火。』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唯有刹帝利、梵志等族姓，他们才能以极燥的娑罗香木，以及梅檀香木，用作火母，而以钻去钻它，使它生火而长养吗？而那些出身为居士族、工

师族们，他们应当以燥的猪狗槽，以及伊兰檀木（蓖麻树），和其余的弊木，用作火母，而以钻去钻它，使之生火而长养吗？或者为一切百种的人，均能用若干种之木，作为火母，而以钻去钻它，使之生火而长养吗？」

阿摄毘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那些一切百种的人，均能以若干种之木，用作火母，而以钻去钻它，使其生火而长养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梵志如果正趣的话，他就能得善解，能自知如法。刹帝利、居士、工师如果正趣的话，也能得善解，也能自知如去。」

阿摄毘延多那摩纳白佛说：「瞿昙！甚奇！甚特！能够快说此喻，然而诸位梵志却作如是之说：『梵志的种姓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姓为洁白，其余的都为焦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则不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乃从其口而生的，梵志为梵天所化的。』」

世尊问而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那些百种之人都以若干种之木，用作火母，而以钻去钻它，使其生火而长养，而那些一切之火，均为有焰、有色相、有热度、有光明，皆能作火应有之事。然而如果说有一种火唯独会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作火之事呢？或者那个火，唯独没有火焰，没有色相，没有热度，没有光明，不能作火之事呢？或者那些一切火，均为有焰、有色、有热、有光，都能作火应有之事呢？」

阿摄毘延多那摩纳白佛说：「瞿昙！如果那些百种之人都用若干种的木作为火母，以钻去钻它，使其生火而长养的话，则那一切之火，均为有焰、有色、有热、有光，都能作火应有之事。如果说唯独那个火，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作火之事的话，终究不会有这个道理的。如果说那个火，唯独没有焰、没有色、没有热、没有光，不能作火应有之事的话，也是不会有的事。瞿昙！唯能说那些一切火均为有焰、有色、有热、有光，均能作火应有之事啊！」

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梵志如果正趣的话，他就能得善解，而自知如法。刹帝利、居士、工师如果正趣的话，也能得善解，也能自知如法。」

阿摄毘延多那摩纳白佛说：「瞿昙！甚奇！甚特！能够快说此喻。然而诸梵志却作如是之说：

『梵志的种姓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姓为洁白，其余的都为焦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则不能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乃从其口而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的。』」

世尊告诉他说：「摩纳！你要知道！如果此身随其所生的话，就为他之数（其行列）耳。如果生为梵志之族的话，就为之梵志之族数。假若生为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族的话，就为之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族之数。摩纳！犹如那些火那样，如随其甚么所发生的话，就为之甚么之数那样。假若由于木而生的火的话，就为之木火之数。如果为由于草粪之薪所生的话，就为之草粪之薪之火之数的。像如是的，摩纳！此身如随其所生为甚么的话，就为之甚么之数的了。如果生为梵志之族的话，就为之梵志之族数，假如生为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族的话，就为之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族数的了。」

世尊又问而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刹帝利族之女人，和梵志之男人，共为合会之时，则他们由于合会之故，嗣后便生子。其子或者似于其父，或者似于其母，或者都不似于父或母。这，你到底怎么说呢？他的子为刹帝利呢？或者为梵志呢？」阿摄毘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刹帝利之女人和梵志之男人共为合会的话，则他们由于合会之故，后来便生子。其子或似于其父，或似于其母，或不似于其父母，我乃不说他为刹帝利，也不说他为梵志。瞿昙！我唯说他为彼身。」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此身乃随着其所生之处，就为之彼之数。如果生为梵志之族的话，就为梵志之族之数。假若生为刹帝利、居士、工师等族的话，就

为之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族数耳。」

世尊又问而说：「摩纳！如果梵志的女人，与刹帝利之男人共合会时，则由于他们的合会之故，后来便会生子。或者似其父，或者似于其母，或者不似于父母之任何一方。这，你怎么说呢？其子为梵志呢？或者为刹帝利呢？」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梵志之女人，和刹帝利之男人共为合会的话，则由于他们之合会之故，后来便会生子。或者似于其父，或者似于其母，或者不似于父母之任何一方。我都不说他为梵志，也不说他为刹帝利。瞿昙！我但说他为他身。」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此身如随着其所生的话，就是他之数。如果生为梵志之族的话，就为梵志之族之数。假若生为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族的话，就为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数的了。」

世尊又问而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人有好多的草马，而放一匹父驴（雄的驴）在里面，而在于其中有一匹草马和父驴共为合会，他们由于合会之故，后来便生一匹驹。你怎么说呢？牠

为驴呢？或者为马呢？」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如果有马和驴共为合会，而由于合会之故，后来便生驹，我并不说牠为驴，也不说牠叫做马。瞿昙！我但说牠为之骡。」佛陀说：「像如是的，摩纳！如果此身随其所生的话，就为族之数。如果生为梵志之族的话，就是梵志之族数。如果生为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族的话，就是刹帝利、居士、工师之族之数。」

世尊又告诉他说：「摩纳！在过去之时，有好多的仙人共住在于无事的高处时，曾经生如是的恶见：梵志的种姓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姓为洁白，其余的皆为焦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就不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为从梵天之口而生的，梵志为梵天所化的。于是（这时），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往昔的婆罗门的圣者），听闻众多的仙人共住于无事之高处，都生如是之恶见之事后，就着袈裟衣（穿好法衣），将袈裟巾裹在其头，拄杖持伞，而着白衣屣（穿草鞞），不从门进入，而至于仙人住处的静室内，在那里经行起来。

于是（这时），共住在于无事的高处，有一位仙人看见阿私罗仙人提鞞逻，着袈裟衣，用袈裟巾裹其头，拄杖持伞，着白衣屣（穿草鞞），不从门而入，而至于仙人住处的静室内，在那里经行。他看见后，就往诣共住于无事的高处的众多仙人之处，

便作如是之言：『诸位贤者！现在有一人着袈裟衣，用袈裟巾裹在其头，拄杖持伞，着白衣屣（穿草鞞），不从门而入，而至于仙人住处的静室里，在那里经行，我们宁可共往去咒他：汝作灰！汝作灰！耶？』（你变成灰吧！你变成灰吧！为甚么不快死去呢？也就是谊咒人快死之意。至于耶，就是问大众是否可进行与否的文法。）

于是（就这样的），共住于无事的高处之众多的仙人，就往诣那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往昔的婆罗门的圣者）之处，到达后，大家就共咒而说：『汝作灰吧！汝作灰吧！（你快死吧！你快死吧！）』像如是的咀咒之法去咒他：『汝作灰！汝作灰！』然而却如是如是的，阿私罗仙人乃随着他们之咀咒而光颜益好（光明的颜色愈咒愈好）其身体也愈为悦泽。那些众多的仙人便作如是之念：我们本来如咒『汝作灰！汝作灰！』的话，对方便会作灰（便会被咒而死）。然而我们今天咀咒此人『汝作灰！汝作灰！』我们也如其咒法而咀咒此人，而此人却还而愈光颜，愈增好，其身体也愈悦泽。我们宁可问他一个清楚。

就这样的便问他而说：『你到底是谁呢？』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圣者）回答说：『诸位贤者！你们是否听闻过有一位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吗？』大家回答说：『我们曾经听过有一位阿私罗仙人提鞞逻。』

阿私罗仙人又对他们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些众多的仙人就共同辞谢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而说：『愿您忍恕我们！愿您忍恕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尊者就是阿私罗仙人



提鞞逻啊！』于是，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就对诸仙人说：『我早已相怨你们了。你们实在生起过恶见而说：梵志的种姓为最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姓为洁白，其余的都为焦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则不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乃从梵天之中所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生的吗？』那些诸仙人回答而说：『是的，阿私罗！』

阿私罗又问诸仙人说：『你们为自知自己的父亲吗？』那些诸仙人回答而说：『知道的。如那位梵志种姓的，乃取（娶）梵志种姓为其妇，并不是非梵志（梵志族姓必定娶梵志族姓的）。彼父复父（他的父亲的父亲），乃至七世之父。那位梵志乃取梵志为妇，并不是非梵志。』（世世都是梵志与梵志之妇结婚）。阿私罗又问诸仙人说：『你们为自知自己的母亲吗？』那些诸仙人回答说：『知道的。如那位梵志取梵志为夫（梵志族姓的女人，嫁给梵志族姓的男人，并不是非梵志。彼母复母（其母亲的母亲），乃至七世之母，那些梵志族姓的女人都嫁给梵志族姓为妻子（彼梵志取梵志夫），并不是非梵志的。』阿私罗又问诸仙人说：『你们是否自知受胎之事吗？』那些仙人回答说：

『知道的。由于三事等合会而受胎的。第一为父母的合会，第二为无满堪耐（当母有经水，也就是母有排卵），第三为香阴已至（香阴现前）。阿私罗！由于此事等之合会，而入于母胎。』

阿私罗又问诸仙人说：『是否知道受生为男的呢？或者为女的呢？知道所从来之处吗？为从刹帝利族而来的呢？或者是由梵志、居士、工师等族来的吗？为从东方、或南方、或西方、或北方而来的吗？』那些诸位仙人回答而说：『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能知道了。』阿私罗又对那些仙人说：『诸位贤者！如果不实见而不知这些事的话，则你们乃不知受胎，乃不知谁从何处而来，也不知为男或为女，不知到底是从刹帝利种转生而来，或者从梵志、居士、工师之族姓而来，也不知从东方、或南方、西方、北方而来。然而你们却作如是之说：梵志的种姓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姓为洁白，其供的都是焦黑；梵志能得清静，非梵志则不得清静。梵志为梵天之子，乃从梵天之中所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生的。』

佛陀说到这里，乃叫一声摩纳而说：「摩纳！那些住在于无事的高处的众多的仙人，被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圣者），像如是的善教善诃，说他们不能施設清静梵志（不能建立唯有梵志为清静），何况你们师徒们，都穿皮草衣呢？」

于是，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被世尊当面诃责诘骂后，乃内怀愁戚，低头而默然，失辩而无言。

于是，世尊面诃诘责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后，又使其欢悦，就便告诉他而说：「摩纳！有一位梵志作斋行施。他有四个儿子，二位为好学问，另外二位为不好学问。在于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位梵志到底应先施谁为第一座，谁为第一澡水，谁为第一食呢？」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如果那位梵志，其有二位孩儿为好学问的话，必定会先施他们为第一座，为第一澡水，为第一食的！」

世尊又问而说：「摩纳！又有一位梵志，要作举行斋会而行布施，他也有四位孩儿，二位为好学问，然而却不精进，喜行恶的法。另外二位为不好学问，但是乃爱好精进，喜行妙法（善法）。在于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到底那位梵志应为先施谁为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呢？」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回答说：「瞿昙！如果那位梵志，其有二位孩儿，虽然并不爱好学问，然而却爱好精进，喜行于妙法的话，必定会先施他们为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的。」

世尊告诉他说：「摩纳！你首先称叹爱好学问的，后来乃称叹持戒者。摩纳！我说四种姓均能得清静，而施設显示这道理，你也终于说四种姓皆悉能够得到清静，而施設显示此道理了。」

于是，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就从其座位站起，欲稽首佛足。在那个时候，那些大众，则齐唱高大的音声而说：「沙门瞿昙！乃甚奇！甚特！有大的如意足，有

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为甚么呢？因为如沙门瞿昙所说的：四种姓均悉为能得清净，而施設显示此道理，使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也终于说四种姓皆悉能得清净。」

那时，世尊知道大众的内心之所念，就又垂示而说：「止！止！阿摄耆逻延多那！但心喜足就可，你可以回坐，我当会为你说法。」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乃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世尊就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默然而住。

于是，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受佛为之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离去。这时，拘萨罗的众多的梵志们，还去不远之处，则开始以种种的言语，而责数阿摄耆逻延多那而说：「到底你是欲作些甚么呢？大家请你去，就是欲伏沙门瞿昙，然而你却反而被沙门瞿昙所降伏而回来。犹如有人为了治眼睛而进入林中，然而却反而失去其眼睛而回来。阿摄耆逻延多那！你也是如是，你欲去降伏沙门瞿昙，却反而被沙门瞿昙所降伏而回来。犹如有人，为了饮水而进入池中，然而却反而口渴而回来。阿摄耆逻延多那！你也是如是，你欲降伏沙门瞿昙，却反而被沙门瞿昙所降伏而回来。阿摄耆逻延多那！你到底是欲作些甚么呢？」

于是，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乃对拘萨罗的众多梵志说：「诸位贤者！我从前已经说过，沙门瞿昙乃如法而说法（依真实而说），如果如法而说法的话，就不可以难诘他！」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阿摄耆逻延多那摩纳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七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梵志品第一：（有十经。第四日诵名分别。有二品，二品各半品，合有三十五经）

鸚鵡须闲提 婆罗婆游堂 须达梵波罗 黄芦园头那

阿伽罗诃那 阿兰那梵摩

（鸚鵡经、须闲提经、婆罗婆游堂经、须达哆经、梵波罗延经、黄芦园经、头那经、阿伽罗诃那经、阿兰那经、梵摩经。）

一五二、鸚鵡经第一（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回答鸚鵡摩纳都题子所问之事。所谓无论在家或出家，行正行的人，能解自知如法，并举出正邪二行之各种例子，加以说明。又鸚鵡摩纳说梵志施設真諦、热行、诵习、苦行、梵行等五法，有大果报、大功德，都被佛陀所破。又以其抱瞋恚之故，佛陀乃告之以欲、恚、身见、戒取、疑等五法，都由于心而起，遂说破有关于梵天、梵道迹等摩纳之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鸚鵡摩纳都题子（名叫鸚鵡的婆罗门的童子，是都题婆罗门之子），有些事情，曾往至王舍城，寄宿在于居士之家。于是，鸚鵡摩纳都题子，启口请问所寄宿之家的居士说：「你是否知道有一位沙门、梵志，为宗主众师。能统领大众，被人所尊奉，使我随时前往拜见恭敬，倘能由于此敬奉之时（因缘），而得欢喜的人吗？」

居士回答说：「有的，天爱（诸天之所爱，贤者）！有一位沙门瞿昙，是释迦种的子弟，曾舍弃释迦的宗族，而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终于觉证无上的正尽觉（无上正偏知—佛陀）。天爱！您自己可以随时去往见，去诣彼而恭敬，或者能由于此恭敬之时（因缘），而心得欢喜的。」鸚鵡摩纳就又问而说：「沙门瞿昙现在住在于何处呢？我欲去拜见他！」居士回答说：「沙门瞿昙现在住于王舍城的竹林迦兰哆园，便可以往见！」

于是，鸚鵡摩纳，乃从其所寄宿的居士之家出发，往诣于竹林迦兰哆园。鸚鵡摩纳遥见世尊在于树林间，端正殊好，犹如星中的月亮，非常的光耀而炜晔，其晃，都如金山，为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很寂定，并没有半点的蔽碍，而成就调御，而息心静默。他看见后，便向前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仰白佛而说：「瞿昙！我欲有所请问，如蒙听允，才敢陈述出来。」世尊告诉他说：「恣汝所问好了。」

鸚鵡摩纳请问说：「瞿昙！如我所听过的，即：如果在家的人，便能得善解，也就是如法而知。出家学道的人，就不然的了。我请问瞿昙您，对于此事的看法如何呢？」世尊告诉他说：「此事乃不一定的。」鸚鵡摩纳白佛说：「瞿昙！愿您现在为我分别此事（详解其义）。」

世尊告诉他说：「摩纳！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具分别说。」（会详细为其解释）鸚鵡摩纳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摩纳！如果有在家，以及出家学道的人，他们乃行邪行的话，我就不会称叹他们。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有在家，及出家学道的人，乃行邪行的话，就不能得善解，不能知道如法（不能成就正理善法）。因此之故，摩纳！如果有出家，及出家学道，而行邪行的话，我就不会称叹他。摩纳！如果有在家，以及出家学道的人，能行正行的话，我就会称说他。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有在家，及出家学道的人，能行正行的话，必定能得善解，则知如法（能成就正理善法，也就是如实法而知）。因此之故，摩纳！如果有在家，以及出家学道的人，能行正行的话，我就会称说他。摩纳！我乃如是而说，我乃说此二法，我乃如是的分别（详解），我乃如是的显示。如果有沙门、梵志，有力，而坚固深入，一向都专著于此的话，我就说此为真諦，其余的都是虚妄的。」

鸚鵡摩纳仰白佛说：「瞿昙！如我所听到的，则：如果在家的话，便会有大利，有大的功德。出家学道的人，则不然。我要请问瞿昙您，对于此事的看法如何呢？」

世尊告诉他说：「此事乃不一定。」鸚鵡摩納白佛说：「瞿曇！愿再为我分别解释此事。」世尊告诉他说：「摩納！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其义，我当会为你具分别说。」鸚鵡摩納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摩納！如果在家的话，如遇有大灾患，有大斗争，有大怨憎，而行邪行的话，就不得大果，并没有大功德可得。犹如田作那样，会有大灾患，有大斗争，有大怨憎的（耕作时，业务繁多，困难也重重，问题也多，劳力也大），而行邪行的话，就不得大果，而没有大功德（如作田时，那么的劳苦，而失败的话，就没有甚么果可得那样，在家也是同样的家务繁多，困难重重，问题又特别多，劳力也是非常的大，而失败时，则甚么也没有）。摩納！如果为出家学道的话，则少有灾患，少有斗争，少有怨憎，然而假如行邪行的话，就不得大果，就没有大功德，犹如治生那样，少有灾患，少有斗争，少有怨憎，而行邪行的话，就不得大果，没有大功德。像如是的，摩納！出家学道的人，也是如是。」

摩納！如果在家的话，有大灾患，有大斗争，有大怨憎，然而能行正行的话，就能得大果报，而有大功德。犹如田作那样，虽有大灾患，有大斗争，有大怨憎，但是能行正行的话，就能得大果报，而有大功德。像如是的，摩納！如果在家的话，也是如是的。摩納！出家学道的人，乃少有灾患，少有斗争，少有怨憎。而能行正行的话，就能得大果报，而有大功德。犹如治生那样，少有灾患，少有斗争，少有怨憎，而行正行的话，就能得大果报，而有大功德。像如是的，摩納！出家学道的话，也是如是的。摩納！我乃如是而说，我乃说此二法，我乃如是的分别解释，我乃如是的显示其义。如果有沙门、梵志，有力，而坚固深入，一向都专著于此的话，我就说此为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

鸚鵡摩納白佛说：「瞿曇！那些诸位梵志都施設五种法，依之而行，则有大有果报，有大功德，为作福德而能得善的果报。」世尊告诉他说：「如果诸梵志们施設五种法，而会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为作福而得善的话，你就在此大众当中，现在可以说示出来吗？」

鸚鵡摩納白佛说：「瞿曇！我没有不可以的。为甚么呢？因为在于现在，正坐在于此大众当中啊！」世尊告诉他说：「你便可以说出来了。」

鸚鵡摩納白佛说：「瞿曇！您要好好的听！瞿曇！梵志所施設的第一法就是真谛法，乃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为作福德而能得善的果报。第二为诵习，第三为热行（施舍），第四为苦行。瞿曇！梵志所施設的第五法就是梵行，会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为作福德而能得善果报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果有梵志施設此五法，而说会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为作福德而得善果报的话，则那些梵志当中是否有一位梵志曾作如是之说：『我此五法，在于现法当中，已由之而能自知自觉，已自己依之而作证完毕，而施設得到甚么果证』吗？」鸚鵡摩納白世尊说：「并没有人说过他依之而已得到甚么果证啊！瞿曇！」

世尊告诉他说：「是否有师父，以及祖师，乃至前七世的父母（师尊），曾作如是之说：『我此五法，在于现法当中，已由之而自知自觉，已自作证后，施設甚么果了。』吗？」鸚鵡摩納白世尊说：「没有啊！瞿曇！」

那时，世尊问他而说：「摩納！如往昔之时，有梵志寿终而生命已过的所谓仙人梵志，曾经诵持其所歌颂的经书，流布其经书，诵习其经书。他们是：第一位叫做夜咤，第二位为婆摩，第三位为婆摩提婆，第四位为毗奢蜜哆罗，第五位为夜婆陀捷尼，第六位为应疑罗婆，第七位为婆私咤，第八位为迦叶，第九位为婆罗婆，第十位为婆耆。而现在的诸梵志们，则他们乃完全依其经而诵习，而受持，而学习后，他们是否有人作如是之说：『我此五法，在于现法当中，依之而自知自觉，而

自作证完毕，而施設果报。』吗？」鸚鵡摩纳白世尊说：「没有的，瞿昙！然而诸位梵志，乃由于深信而受持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果在于诸梵志当中，并没有一位梵志曾作如是之说：『我此五法，在于现法当中，依之而自知自觉，而自作证完毕，而施設甚么果报。』也没有师父，以及祖师，乃至七世的父母，曾作如是之说：『我此五法，依之而在于现法当中，已自知自觉，自作证完毕，而施設甚么果报。』如往昔的所谓有梵志仙人，已寿终，生命已

过去的，他们曾经诵持其所歌颂的经书，流布其所讲说的经书，诵习其所创启的经典，他们谓：第一就是夜咤，第二位为婆摩，第三位为婆摩提婆，第四位为毗奢蜜哆罗，第五位为夜婆陀捷尼，第六位为应疑罗婆，第七位为婆私咤，第八位为迦叶，第九位为婆罗婆，第十位为婆耆。而现在的诸梵志，即依他们所留下来的，完全去诵习，去受持学习，然后作如是之说：『我此五法，在于现法当中，依之而自知自觉，而自作证完毕，而施設果报。』摩纳！诸位梵志，既不能有所获，则，所谓其信，是不是没有根本可依了吗？」鸚鵡摩纳白佛说：「瞿昙！实在没有根本可依，然而诸位梵志还是听闻后，则受持不误。」

世尊告诉他说：「这样说来，则有如众盲目的儿童，各各互相扶持，而那位在前面的，乃不见后面的，也不看见其中的人；那位在中间的，并不看见前面的人，也不看见后面的人；那位在后面的人，也不看见中间的人，也不看见前面的人。摩纳！所说的诸梵志之辈，也是如此的。摩纳！你前面说由于深信，后来却又说听闻。」

鸚鵡摩纳听后，乃恼羞成怒，而瞋恚世尊，憎嫉不悦，而诽谤世尊，指摘世尊，骂詈世尊。他将诽谤瞿昙，将指摘瞿昙，将堕毁瞿昙，就对世尊说：「有一位梵志，名叫弗袈袈罗，其姓正直，而清净化。他曾作如是而说：『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人上法（超出常人之法），说他知有见，说现在他已得证的话，便会大大的笑他（讥笑），其意不会相允可（不以为然），认为是虚妄而不真实，也不如法。会说：为甚么人出生在于人中，而自说其得人上之法呢？如果对于人上之法，说我知我见的話，此事乃不然。』」

于是，世尊便作如是之念：鸚鵡摩纳都题子乃瞋恚于我，憎嫉不悦，而诽谤于我，指摘于我，骂詈于我，认为应诽谤瞿昙，应指摘瞿昙，应堕毁瞿昙，而对我说：「瞿昙！有一位梵志，名叫弗袈袈罗，其姓直而清净化。此人曾作如是之说：『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人上之法，有知有见，说他现在已得证的话，则我听到此事后，便会大大的讥笑他。其意乃不相允可，认为是虚妄不真实，也不如法。说：为甚么人出生在于人当中，而自说得人上法呢？如果对于人上法，说他已知已见的話，此事乃不然。』」

世尊知道后，告诉他说：「摩纳！你说：梵志弗袈袈罗，此人的姓直，而清净化，此人乃知道一切沙门、梵志之内心所念的，然后作如是之说：『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人上之法，有知有见，说其现在已得证的话，我听闻此事后，便会大大的讥笑他，意不相允可，认为是虚妄不真，也不如法。说：为甚么人出生在于人中，自说其得人上之法呢？如果对于人上之法，说他已知已见的話，此事乃不然。』吗？」

鸚鵡摩纳回答说：「瞿昙！梵志弗袈袈罗，其姓直而清净化。然而他自己有一位婢女，名叫不尼，尚且不能知道其心之所念，何况又欲知一切沙门、梵志之所念呢？如果使其知道的话，终究不会有是处。」（没有这回事）。

世尊告诉他说：「犹如有人出生以来就是盲人，而作如是之说：『无黑白之色，也无见黑白之色者；没有好恶之色，也无见好恶之色；没有长短之色，也无见长短之色；无近远之色；也无见近远之色；没有粗细之色，也无见粗细之色。我从初以

来就看不见，因此之故，没有甚么色。』这种生为盲人的人所作的如是之说，到底为真实的吗？」

鸚鵡摩訶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曇！为甚么呢？因为世上有黑有白，也有见黑白之色，有好恶之色，也有见好恶之色；有长短之色，也有见长短之色；有近远之色，也有见近远之色，有粗细之色，也有见粗细之色。如果说：『我从初以来就看不见，因此之故，乃为无色。』则那位出生以来就盲目的人，作如是之说的话，乃为不真实的。」

佛陀说：「摩訶！梵志弗袈裟罗，其姓直而清淨度化，然而他所说的，是否有如出生以来就盲而

无目的人吗？」鸚鵡摩訶回答世尊说：「如盲人的，无目（失明）！瞿曇！」

世尊告诉他说：「摩訶！你的意见如何呢？如往昔之时，有梵志，寿已终，命已过往的人，他们都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经典，所谓：商伽梵志、生闻梵志、弗袈裟罗，以及你的父亲都题等人，如他们所说的，为可，或不可？有真，或无真？有高、有下吗？」鸚鵡摩訶回答世尊说：「如往昔之时，有梵志，其寿已终，命已过的人，他们都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经典，所谓商伽梵志、生闻梵志、弗袈裟罗梵志，以及我的家父都题，他们所说的，依我的意见来说，欲使其可，而不使其不可，欲令其为真，不令其为不真，欲令其高，不可使其下。」（希望为实在，不希望为是虚妄的，希望为向上之道，不希望其为趣下之理）。

那个时候，世尊就又问他而说：「摩訶！梵志弗袈裟罗，其姓正直而清淨度化，他所说的，不是不可，不是没有可吗？不是不真，不是没有真吗？不是至下，不是没有高吗？」鸚鵡摩訶回答世尊说：「实在的，瞿曇！」（没有错）。

佛陀又说：「摩訶！有五法，会作障碍，会作为覆盖，为作盲而无目，能灭人的智慧，使人徒自疲劳，不能得证涅槃。那五法呢？摩訶！欲就是其中的第一法，会作障碍，会作覆盖，会作为盲而无

目，能灭智慧，使人徒自疲劳，而不能得证涅槃。摩訶！恚、身见、戒取等法，也是同样之理。疑就是第五法，而会作障碍，会作覆盖，会作盲而无目，能灭智慧，使人徒自疲劳，而不能得证涅槃。摩訶！你的意见如何呢？人们都被此五法所障碍，所覆盖，所阴缠，因此之故，他如欲观察自义，观察他义，观察自他俱义，以及能知一切沙门、梵志之内心所念之事，乃终无这道理的。摩訶！梵志弗袈裟罗之姓正直，而清淨度化，然而都被欲所染，被欲所秽，染于欲，触于欲，猗着于欲，入于欲中，而不能看见灾患，不知出要，而行于欲。他都被此五法所障碍，所覆盖，所阴缠。他如果欲观察自义，欲观察他义，欲观察自他俱义，以及能知一切沙门、梵志之心之所思念的话，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

又次，摩訶！有五欲的功德（功能），都起爱念，而意乐。他乃贪爱于色，和欲相应，而甚为可乐。那五欲呢？所谓目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是。摩訶！你的意见如何呢？众生都因此五欲的功德之故，而生乐、生喜，不又是过吗？」鸚鵡摩訶白世尊说：「如是！瞿曇！」

世尊问而说：「摩訶！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由于草木而燃烧为火，以及离开草木而燃烧火，到底那一种光焰为最上、最妙、最胜呢？」鸚鵡摩訶白

佛说：「瞿曇！如果离开草木而燃火的话，终究没有这道理的，唯有如意足之力（神通力）始有可能燃火的。瞿曇！如果离开草木，而能燃火的话，则那种光焰定是最上、最妙、最胜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如是！摩訶！如果离开草木而能燃火者，终究没有这道理，唯有如意足（神通力）始有可能。如果离开草木而能燃火的话，则那种光焰一定就是最上、最妙、最胜的。我现在假借来说的，则，摩訶！假如由于有了草木而燃火的话，则像如是的，是众生所生的喜乐，所谓因于欲，因于恶不善之法，而不

得舍之乐，以及于止息（不能得寂静安定）。摩纳！假如离开草木而能燃火的话，像如是的，乃为众生所生的舍乐，所谓因于离欲，从诸善法而得舍之乐，以及止息。」

世尊又告诉他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有一位梵志作斋而行施（斋天祭神的大法会，然后将祭物布施分享给参加的人）。或者从东方有刹帝利的童子来参与其会，他乃作如是之念：『我在于其中间，要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饮食。』然而他在其中，却得不到第一座，得不到第一澡水，得不到第一饮食，就生怨恨，而怀憎嫉之心。或者从南方有梵志的童子之来参与，他也作如是之念：『我在其中，要得净妙之食。』然而他在于其中，却得不到净妙之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之心。或者从西方，有居士的童子之来参与，他也作如是之念：『我在其中，要得丰饶之食。』然而他在于其中，却得不到丰饶之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之心。或者从北方，有工师之童子来参与，他也作如是之念：『我在于其中，要得丰足之食。』然而他在于其中，却得不到丰足之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之心。摩纳！那些诸梵志们行如是的布施，到底是施設何等的果报呢？」

鸚鵡摩纳白佛说：「瞿昙！梵志乃不像如是之心，而去行布施，乃为他人生怨恨而怀憎嫉之心的。瞿昙！当知！梵志乃以愍伤人的心（侧隐之心），去行于布施，以愍伤心而行布施后，便能得大福报。」

世尊告诉他说：「摩纳！不是施設第六法，而有大果报，而有大功德，而作福而得善报的吗？」鸚鵡摩纳回答世尊说：「如是！瞿昙！」

世尊问他而说：「摩纳！如果有梵志施設五法，而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为作福而得善报。依你之见，此法多在于何处呢？是在家的人呢？或者为出家学道的人呢？」

鸚鵡摩纳回答说：「瞿昙！如果有梵志施設五法，而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为作福而得善报的话，依我之见，此法乃多在于出家学道，并不是在家之人。为甚么呢？因为在家的话，乃为多事，多有所作（有好劳的工作），多有结恨，多有憎诤，他定不能得以守护诚谛。瞿昙！出家学道的话，就为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结恨，少有憎诤，他就必定能得守护诚谛。瞿昙！那诚谛，依我之见，乃多在于出家学道，并不是在家的人。为甚么呢？因为在家的话，乃为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结恨，多有憎诤，他就不得行施，不得诵习，不得行苦行，不得行梵行。瞿昙！出家学道的话，就为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结恨，少有憎诤，他就能得行施，他就能得诵习，能得行苦行，能得行梵行。瞿昙！行梵行的人，依我之见，则此法乃多在于出家学道，并不是在家的人。」

世尊告诉他说：「摩纳！如果有梵志施設五法，而有大果报，有大的功德，为作福而得善的话，我说这是从心而起的。为甚么为心呢？因为如其心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那样，都为修其心之故，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比丘守护诚谛的话，他就由于守护诚谛之故，而得喜得悦。摩纳！如果有喜，以及有悦，而善于善相应之事，我乃说，这是由于心而起的。为甚么为心呢？如心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都是修心之故。像如是的，他能够得以行布施，他能得以诵习，能得行苦行，能得行梵行。他由于行梵行之故，能得喜、得悦。摩纳！如有喜，以及悦，而善

于善相应的话，我乃说，这是从心而起的。为甚么为心呢？如心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则其心会与慈同俱，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其心与慈俱在，而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与喜，也同样，而心与舍也俱在，而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

摩纳！犹如有人善于吹螺那样，他如发见有地方未曾听到其螺音的话，他就会在于半夜登上高山，会极力的吹螺，会出微妙的螺声，遍满于四方。像如是的，比丘之心与慈俱在，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其心与慈俱在，而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与喜，也同样之理。而心与舍也同俱，而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中。

(1)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人求天的话，就由于要求天上之故，便会行贪伺相应之心（起心动念而贪欲，只想能升上天界），会求神令我作天，以及余天（诸天均可）。(2)又如果有人求天，因为要求必定升上天之故，便会努力其心而致于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而无量，而极广而善修，心定而意解，遍满而成就游止于其中，而祈求令我作天，以及余天。你观察这二人，到底是谁能得作天，以及余天呢？」

鸚鵡摩纳回答说：「瞿昙！如果这位求天，而要求升上天之故，便努力而致于没有结，没有恚，没有诤，无量而极广的善修，其心定而意解，遍满而成就游止于其中的话，我看这位贤者必定能得作天，或者升上余天的。」

世尊问而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1)如果有人求梵天，要求升上梵天上之故，便行与贪伺相应之心（起心动念，只一味贪求），祈求令我作为梵天，以及升上其余的梵天。(2)如果又有人要求梵天，而由于要求梵天上之故，便致力于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无量而极广的善修，其心定而意已解，而遍满成就游止于其中，而求能令我作梵天，及其余的梵天。你观察于此二人当中，到底是谁能得作梵天，及其余的梵天呢？」

鸚鵡摩纳回答说：「瞿昙！如果这位求梵天，而要求升上梵天上之故，便努力于没有结，没有怨，没有恚，没有诤，无量而极广的善修，其心定而意已解，遍满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的话，我看这位贤者，必定能得作为梵天，或者其余的梵天的。」

鸚鵡摩纳问佛说：「瞿昙！您知道梵天的道迹吗？」世尊告诉他说：「摩纳！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了解的回答于我。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那罗歌逻村（位于舍卫城附近）离开这里的大众，远不远呢？」鸚鵡摩纳回答说：「不甚么远啊！」

世尊告诉他说：「摩纳！你的意见如何呢？你在此大众当中，告诉一人说：『你往至那个那罗歌逻村，到达后，便即还回来。』他受您的教言后，便会速疾的往至于那罗歌逻村，到达后，便会实时还回来。他往返后，你就问他有关于经过道路之事。所谓在于那罗歌逻村，往返出入等事。那个人是否会楞住而不能回答吗？」鸚鵡摩纳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

世尊告诉他说：「摩纳！那个人往返于那罗歌逻村后，你问其经过道路等事，或者一时楞住而不能回答出来也不一定，然而你如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关于梵天的道迹的话，终究不会有暂住而不能回答的事（定不会畴躇，而能回答的）。」

鸚鵡摩纳白世尊说：「沙门瞿昙！无着的天祠，此事乃具足，所谓问梵天的道迹，能够速答之故。世尊！我已了知。善逝！我已了解了。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僧），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鸚鵡摩纳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五三、须闲提经第二（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回答须闲提所问之事。所谓无病为第一利，涅槃为第一乐，八正道为往于安隐甘露的第一道。假若能得圣慧眼净，就能自知无病、涅槃。而如欲得圣慧眼净的话，则须由于亲近善知识，而恭敬承事，而闻善法，善于思惟，趣向于法次法等四种法而来。依此四法，则可如真的知苦、集、灭、道，而自生法眼。乃至知无病、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住在于婆罗婆的第一静室（火室，温浴室），坐在于草座。

那时，世尊过其夜，至于平旦之时，乃着衣持钵，进入于剑摩瑟县（杂色牧牛，拘楼人的都城），依次第而乞食。食事完毕后，在于中午后，还回而举放衣钵，澡洗其手足，将尼师檀（坐具）着在于肩上，往诣于一树林，至于昼行之处。那时，世尊进入该树林，而至于一株的树下，敷尼师檀（坐具），然后结跏趺而坐在那里。

于是（这时），有一位名叫须闲提（外道游行者的）异学（外道），在于中午后，徜徉（徘徊），往诣于婆罗婆第一静室。须闲提异学于此时，遥见婆罗婆第一静室之处，有布敷草座，有一人在胁卧而处，好似狮子之卧，好似沙门之卧，好似梵行者之卧。须闲提异学看见后，启问而说：「在此婆罗婆的第一静室处，到底是谁有此草座，而以一胁而卧之处，看起来好似狮子之卧，好似沙门之卧，好似梵行者之卧呢？」

婆罗婆的梵志乃回答而说：「须闲提！这里有一位沙门瞿昙，为释迦种之子，乃舍弃释迦之宗族，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最后觉悟无上的正尽觉。那第一静室有此草座，以一胁而卧之处，看起来好似狮子之卧，好似沙门之卧，好似梵行者之卧啊！」

须闲提异学对他说：「婆罗婆！我现在不可见而见（看到不该见到的），不可闻而闻（不应该听到之事，却在这里听到）。所谓我现在看见沙门瞿昙的卧处。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沙门瞿昙乃败坏地，

败坏地的话，就无可用处啊！」婆罗婆对他说：「须闲提！你不应该以此事去骂詈那位沙门瞿昙。为什么呢？因为那位沙门瞿昙乃多有智慧，所谓刹帝利之慧，梵志之慧，居士之慧，沙门之慧。如果说慧的话，都能被引导而得圣智的。须闲提！我欲将此义向那位沙门瞿昙说，为可尔不（是否可以吗？你误会其人之事，我可以去向其说吗？）

须闲提对他说：「婆罗婆！你如欲怎么说的话，就随你之意好了，我不会阻违你的。婆罗婆！我如果看见沙门瞿昙的话，我也是同样的这么说的。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沙门瞿昙乃败坏地，败坏地的话，就无可处用的了。」

那时，世尊在昼行之处，以净天耳超出过于人，而听闻婆罗婆梵志与须闲提异学共论的这些事。世尊听后，就在于晡时（申时），从燕坐起来，往诣婆罗婆梵志的第一静室，在于草座上，敷其尼师檀，然后在那里结跏趺而坐。婆罗婆梵志遥见世尊在树林间，端正殊好，有如众星中的月亮，光耀炜晔，其晃，乃若一座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没有半点的蔽碍，可说是成就调御，息心静默！他看见后，就进前去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他说：「婆罗婆！你是否和须闲提异学共论此草座处吗？」婆罗婆梵志回答世尊说：「如是！瞿昙！我也欲将此事向沙门瞿昙您说，然而沙门瞿昙！您却在我还未说出时，

就已自知此事。为甚么呢？因为您乃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故。」世尊和婆罗婆梵志正在共论此事，于这时，须闲提异学在于稍后彷徨（徘徊），而往诣于婆罗婆的第一静室。

世尊遥见须闲提异学之来后，就作如是之说：「须闲提！如果不调御眼根，不密守护，而不修行的话，必定会受苦报的。如果他能够在于沙门瞿昙的座下，善于自调御，善于密而守护，而善修的话，就必定能得乐报的。须闲提！你因此之故（不知就理），而说沙门瞿昙乃败坏地，败坏地的话，就无可用处，是吗？」须闲提回答世尊说：「如是，瞿昙！」

佛陀说：「须闲提！像如是的不调御耳、鼻、舌、身等根，不调御意根，不密守护，而不修行的话，必定会受苦报。他如果在于沙门瞿昙的座下，善自调御，善密守护，而善修的话，必定能得乐报的。须闲提！你就因此之故，而说沙门瞿昙乃败坏地，败坏地的话，就无可用处，是吗？」须闲提异学回答世尊说：「如是！瞿昙！」

世尊问他而说：「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人们，本未出家学道时，他的眼根知道色境，而爱念意乐，而为悦可，而与欲相应。他在于后来之时，舍眼知色之事，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他由于努力精进之故，其眼根已知道色境，知道色境之集，色境之灭，色境之味，色境之患，色境之出要，而见如真（如实而见），内已息其心而游行于其境界。他如看见别人未离色欲，都被色爱吞食，被色热所热，其眼知色，而爱念意乐，悦可而与欲相应，而行时，他看见后，就不会称叹于那个人，也不喜乐于那个人。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此乐，都是由于爱，由于色，而乐此乐时，由于薄贱之故，不称叹那个人，薄贱之故，不喜乐于那个人。须闲提！是否对于那种人，有所称说吗？」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

佛陀又说：「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人，本来并未出家学道，像如是的，其耳根知道声境，鼻根知道香境，舌根知道味境，身根知道触境，而爱念意乐，而悦可，而与欲相应。他在于后来之时，舍弃其身根之知道触境等事，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弃家庭，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他就由于努力精进，其身已知触，已知触之集，触之灭，触之味，触之患，触之出要，而见如真（如实而知），内已息其心，而游行于境界中。他在于这时，如看见别人未离触欲，都被触爱所吞食，被触热所热。其身根知道触境，而爱念意乐，而为悦可，而与欲相应，而行时，他看见后，不会称叹那个人，不会喜乐于那个人。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人见此乐，都由于爱，由于触，而喜乐于此乐时，由于薄贱之故，不会称叹那个人，由于薄贱之故，不喜乐于那个人。须闲提！是否悦可于那个人，而有所称说吗？」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

世尊又问说：「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人，本来未出家学道之时，都爱念五欲的功德，而意乐，而悦可，而与欲相应。他在于后来之时，舍弃五欲的功德，而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他努力精进，而致于知见五欲的功德（五欲的性能），知见五欲功德之集，之灭，之味，之患，之出要，都见如真（如实而见），内已息其心，而游行于其境界。他这时如看见别人未离欲，被欲爱所吞食，被欲所热，爱念其五欲的功德，而意乐，而悦可，而与欲相应，而行时，他看见后，不会称叹那个人，不喜乐于那个人。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此乐，都由于欲，由于欲爱，而喜乐于此乐之时，由于薄贱之故，不会称叹他，由于薄贱之故，不会喜乐于他。须闲提！是否悦可于那个人，而有所称说吗？」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

佛陀又说：「须闲提！我本来未出家学道之时，得五欲的功德，乃非常的容易，并不难得，都爱念意乐，悦可而与欲相应。我在于后来之时，舍弃五欲的功德，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

庭牵累的出家学道。我努力精进，而能如实而见五欲的功德，而见五欲功德之集，之灭，之味，之患，之出要，都见如真（如实而见），内息其心，而游行于其境界中。我看见别人未离欲，被欲爱所吞食，被欲热所热，爱念五欲的功德，而意乐，而悦可，而与欲相应，而行时，看见后，我乃不称叹于那个人，我不喜乐于那个人。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此乐，由于欲，由于欲爱，而喜乐于此乐时，由于薄贱之故，我乃不称叹于他，由于薄贱之故，我乃不喜乐于他。须闲提！是否对于我，有所说吗？」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

世尊又告诉他说：「须闲提！犹如居士、居士之子，乃极大的富乐，资财为无量，有很多诸畜牧，而封户、食邑，诸生活之具，种种都很丰饶。他能得五欲，乃为容易，并不难得。然而他乃成就身的妙行，成就口、意的妙行。在他临死之时，乃不喜乐舍弃五欲的功德，至于其身坏命终之后，乃得升善处，得生天上，具足而行五欲的功德。须闲提！这位天，以及天子，宁可当舍其天的五欲功德，而喜乐于人间之欲，而乐于人间欢喜之念吗？」

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为甚么呢？因为人间之欲，乃为臭处而不净，其意又甚秽恶而不可以趣向，为憎诤而极为苦之故。瞿昙！对于人间之欲，则天上之欲最为上，最为妙，最为胜。如果说那位天，以及天子，会舍弃其天上的五欲功德，而爱乐人间之欲，欢喜而思念者，终究不会有的事。」

佛陀说：「像如是的，须闲提！我已断除人间之欲，也度过天上之欲，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累的出家学道。那些五欲功德，五欲功德之集，之灭，之味，之患，之出要，都见如真（都能如实而知见），内息其心而游行于其境界。我于此时，看见他人未离欲，被欲爱所吞食，被欲热所热，爱念五欲功德，而意乐悦耳，而与欲相应而行时，我看见后，我就不称叹他，我不喜乐于他。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看有此乐，由于欲，由于欲爱，而喜乐于此乐时，由于薄贱之故，我并不称叹他，由于薄贱之故，我不喜乐于他。须闲提！这样，则是否对于我有所说吗？」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

世尊又告诉他说：「须闲提！犹如有人，患有癞病，其身体都烂熟，都被虫所食，以爪摘，而疮开（以爪搔破疮口），临于火坑去炙它那样。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患癞病的人，其身体烂熟，被虫所食，以爪去摘它，而疮口开破，而临于火坑去炙它的话，像如是的，是否得除其病而有力，而不坏其身上的诸根，而能脱离癞病，身体得以完健，得以平复如故，得以还回本所有的那样吗？」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为甚么呢？因为如患癞病的人，其身体已烂熟，都被虫所食，以爪摘其疮，而疮口被搔破，就临于火坑去炙它的话，则像如是的，就会更生其疮，其疮病会转而增多，本来之疮也就会转大，然而他却反而以癞疮为其乐哩！」

佛陀说：「须闲提！如患癞病的人那样，其身体烂熟，都被虫所食，而以爪去摘它，致于疮口开破，而临火坑去炙，像如是的的话，就会更生疮疾，其疮会转增而多，其本来之疮会转大，然而他却反而以癞疮为乐。须闲提！像如是的，众生未离欲，都被欲爱所吞食，被欲热所热，而行于欲。须闲提！像如是的，众生乃未离欲，都被欲爱所吞食，被欲热所热而行于欲。像如是的，其欲会转而增多，欲爱会转广，然而他却反以欲爱为乐。他如果不想断欲，不离开欲爱，而能内息其心，说已行、当行、今行的话，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为甚么呢？因为众生所做的都反常，并不是真理，并不是断欲、离欲爱，是正真正铭的行于欲之故。」

世尊又告诉他说：「须闲提！犹如王，以及大臣之欲得五所欲，乃是容易而不难得。如果他不断欲，不离开欲爱，而能内息其心，说已行、当行、今行的话，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为甚么呢？因为这并不是道理，不是断欲，不是离开欲爱，所谓行于欲之故。像如是的，须闲提！众生乃未离欲，都被

欲爱所吞食，被欲热所热而行于欲。须闲提！如果众生未离欲，都被欲爱所吞食，被欲热所热而行欲的话，则像如是的，其欲会转而增多，欲爱会转广，然而他们却反而以欲爱为乐。如果他们不断欲，不离开欲爱，而能内息其心，说已行、当行，今行的话，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为甚么呢？因为这并不是道理，并不是断欲，并不是离开欲爱，而是所谓行于欲啊！

须闲提！犹如患癩病的人，其身体烂熟，都被虫所吞食，以爪去摘疮，而搔破疮口，而临于火坑去炙它。有人为了他，而起怜悯愍伤，为他求利及饶益，为他求安稳快乐，就与如其像好药（给与对症的好药），给与其如其像的好药后，就病除而得力，不坏诸根，而已脱离癩病，身体已完健，平复如故，更还其本来所有的那样（自在行动）。他如果看见他人有癩病之人，看见其身体烂熟，被虫所吞食，而以爪摘疮，致疮口裂破，就临火坑去炙它的话，须闲提！那个人看见后，是否会再意乐而称誉而喜吗？」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为甚么呢？因为有疾病时，则须要用药，无病时，就不须要药啊！」

佛陀说：「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那位患癩病的人，已除去其病而得力，不坏其诸根，已脱离癩病，身体已完健，已平复如故，更还其本来所有的面目。那时，有二力士，强捉那个人，临于火坑去炙他，他在于其中，非常的惶惶而回避，而身生重热。须闲提！你的意见如何呢？此火坑，在于现在是否更热，其大苦患，甚于本来吗？」

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其本来患有癩病，而身体烂熟，被虫所食，以爪去摘疮，而致疮口被搔破，就临火坑去炙它。他这时，对于苦，而有更大乐，而有更乐之想，其心乃迷乱，而有了颠倒之想。瞿昙！那个人如在于现在，已病除而得力，而不坏诸根，已脱离癩病，身体已完健，已平复如故，更还本来所有的面目。这样，则他对于苦之大苦，而有更乐之想，其心乃泰然，并没有颠倒之心。」

佛陀说：「须闲提！如患有癩病的人，其身体烂熟，被虫所食，以爪去摘其疮，致其疮口被搔破，而临火坑去炙它，他在于此时，对于苦，乃为大乐，而为更乐之想，其心乃迷乱，而有颠倒之想。像如是的，须闲提！众生不离欲，都被欲爱所吞食，被欲热所热而行于欲，他对于苦欲，有乐欲之想，其心迷乱，而有颠倒之想。须闲提！犹如那个人病除而得力，而不坏诸根，已脱离癩病，身体已完健，已平复如故，更还于其本来所有的面目，这时，他对于苦，有大苦，而有更乐之想，然而其心乃泰然，而没有颠倒之想。像如是的，须闲提！我对于苦欲，虽有苦欲之想，然而已得如真实（知如真实，如实而得正知正见），而没有颠倒之想。为甚么呢？须闲提！过去时之欲，乃不净臭处，其意乃甚为秽恶，而不可以趣向，为憎净，而苦更触；未来、现在之欲，也是不净臭处，其意也是甚为秽恶而不可以趣向，为憎净而苦更触。须闲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说无病为第一利，乃说涅槃为第一乐。」须闲提异学白世尊说：「瞿昙！我也曾经从耆旧的尊德长老，久学梵行者之处，听过无病为第一利，涅槃为第一乐。」

世尊问他说：「须闲提！如你说，你曾经从耆旧的尊德长老，久学梵行者之处，去听过无病为第一利，涅槃为第一乐。须闲提！那么，到底甚么叫做无病，甚么叫做涅槃呢？」

于是，须闲提异学，乃将身即是病，即是痲，即是箭，即是蛇，即是无常，即是苦，即是空，即是非神，而以两手扞摸其身，而作如是之说：「瞿昙！此是无病，此是涅槃。」

世尊对他说：「须闲提！犹如出生已来就是盲目的人，从有目之人之处，听其所说：『白净为无垢！白净为无垢！』他听此语后，便去求白净。这时，有一位谄诳的人，不为他求利及饶益，不为盲人求安稳快乐，就用垢腻不净之衣，持往而去向盲人说：『你应当要晓得！这就是净无垢之衣，你用

两手敬受，而被在身上吧！』那位盲人非常的欢喜，就用两手敬受，而披在其身上，而作如是之说：『白净为无垢！白净为无垢！』须闲提！那个人到底是自知而说的呢？或者为不知而说的呢？为自见而说的呢？或者为不见而说的呢？」须闲提异学回答而说：「瞿昙！像如是之说的话，实在就是不是知见而说的。」

世尊对他说：「像如是的，须闲提！如盲而无目（天生失明的人）那样，身即是病，即是痛，即是箭，即是蛇，即是无常，即是苦，即是空，即是非神，而却以两手扞摸而作如是之说：『瞿昙！此是无病，此是涅槃。』须闲提！你尚且不识甚么是无病，更何况能知见涅槃呢？你所言的知见，终究并没有这道理的。须闲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说：

无病第一利 涅槃第一乐 诸道八正道 往安隐甘露

（无病就是第一之利，涅槃就是第一之乐，所谓诸道，就是指八正道，是前往安隐不死的甘露。）

那些众多的人，大家都听到此道理，而众多的异学听此揭后，虽展转相传，但都不能知道其义。他们既听闻后，就欲求教。然而他们乃为愚痴之故，还相欺诳。他自身为现四大之种，从父母所生，依饮食以生长，都须常覆，而按摩澡浴，为强忍、破坏、磨灭、离散之法。然而见神（意识）而受神（取识而执取，而为十二支之取、受为取）。缘于受（取），则为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则为有老死，缘于老死，则有愁戚啼哭，则有忧苦懊恼，像如是的，此生身，乃纯为大苦阴。」

于是，须闲提异学，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瞿昙！我现在已极为信仰沙门瞿昙您，唯愿瞿昙善为我说法，使我能得知道甚么是无病，甚么是涅槃！」

世尊告诉他说：「须闲提！如果你的圣慧之眼未得清净的话，则我虽为你说甚么为无病，甚么为涅槃，你也是终究不能得知，是徒烦劳我而已。须闲提！犹如具生以来就是盲人那样。虽然他人去向他说：『你当知道！这就是青色的，就是黄、赤、白色的。』然而，须闲提！那位其生以来就是盲人的人，是否由于他人为他讲说，而知道甚么是青色，甚么是黄、赤、白色吗？」回答世尊说：「弗也！瞿昙！」

佛陀说：「像如是的，须闲提！你如果圣慧眼未清净的话，则我为你说甚么为无病，甚么为涅槃，你也是终究不能知道，是徒烦劳我而已。须闲提！我将为你说如其像的妙药，使你那未净的圣慧眼，能得清净。须闲提！如果你的圣慧眼能得清净的话，你便能自知此是无病，此是涅槃的了。须闲提！犹如出生以来就盲的人，他有诸亲亲，为他而起慈愍，而为他求利及饶益，而为他求安隐快乐之故，就为之求眼医。那位眼医，则与之以种种的方法去治他。或者使其吐，使其下，或者灌其鼻，或者又灌下，或者刺其脉，或者令其出泪。须闲提！倘有因此而得净两眼的。须闲提！如果他的两眼得清净的话，就能自见这是青色的，这是黄、赤、白之色的。如看见那垢腻不净之衣时，便会作如是之念：那个人是怨家，长夜（常久以来）都以垢腻之衣欺诳于我。因此，而便会有了憎心。须闲提！此人倘能（或者会）杀害那位谁诳他的人也不一定。像如是的，须闲提！我为你讲说如其像的妙药，使你未净的圣慧眼能得清净。须闲提！如果你的圣慧眼能得清净的话，你便能自知此是无病，此是涅槃。」

须闲提！有四种法，能使未净的圣慧眼能得清净。那四种呢？亲近于善知识，对其恭敬、承事，而听闻其善法，听后善于思惟其中之义，而趣向于法，依次于法。须闲提！你应当要如是而学，要亲近善知识，要恭敬、承事，要听闻善法，听后要善

思惟其义，而趣向于法，依次于法。须闲提！当学如是。须闲提！你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后，便得闻善法，闻善法后，便善于思惟其中之义。善思惟后，便趣向于法，依次于法，趣向于法、依次于法后，便知此苦如真，便知此苦之集，便知此苦之灭，

便知此苦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集灭道的四谛）。

甚么叫做知苦如真呢？所谓生为苦，老为苦，病为苦，死为苦，怨憎会就是苦，爱别离就是苦，所求不得就是苦，略说为五盛阴就是苦，像如是的知苦如真（如实而知苦谛）。甚么叫做知苦集如真呢？所谓此爱，当会受未来之有，和喜欲俱，而愿彼彼之有（招来屡次之受生），像如是的知道苦之集如真（如实而知集谛）。甚么叫做知苦灭如真呢？所谓此爱，当会受未来之有，和喜欲俱，而愿彼彼之有之灭，愿为无余，愿断、舍、吐、尽、无欲、没、息止，像如是的知苦之灭如真（如实而知灭谛）。甚么叫做知道苦灭之道如真呢？所谓八支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就是叫做八圣道，像如是的知苦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谛）。」

世尊说此法后，鬘闲提异学乃远离尘垢，诸法的法眼，乃由之而生。于是，鬘闲提异学，乃见法而得法，而觉白净之法，而断疑度惑，更没有其余之尊贵的，也不再依从于他，并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乃得无所畏。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佛足，仰白佛而说：「世尊！愿令我得以出家学道，而受具足戒，而得成为一位比丘。」

世尊告诉他说：「善来！比丘！应修行梵行！」

须闲提异学就这样的出家学道，而受具足戒，得成为一位比丘。须闲提出家学道。受具足戒，知道法后，乃至得证阿罗诃（阿罗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须闲提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八完

##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梵志品：（此品名乃依大藏经所记载）

一五四、婆罗婆堂经第三（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婆私咤，和婆罗婆二人，均为是梵志的种姓出家。他们曾被诸梵志极为诃责。佛陀告诉其身之清净垢秽并不依于种姓。也为其说明劫初时渐立三种姓，以及沙门之事，最后讲说善恶业报并无种姓的差别。

结集者的我们，都这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那时，有婆私咤，和婆罗婆，二人皆为梵志的族姓，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诸梵志们见闻此事

后，极为诃骂责数，迫毁的甚急，而至于令人苦痛难堪，而讽刺二人说：「梵志的种姓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姓为洁白，其余的皆为焦黑；梵志能得清淨，非梵志则不得清淨。梵志为梵天之子，乃从梵天之口而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的。你们乃舍弃优胜，而去跟从那不如的人，舍弃洁白去从焦黑。那个秃头的沙门乃被黑所缚，而断种无子，因此之故，你们所作的为大恶，极为犯大过！」

那时，世尊曾经在于晡时，从其燕坐而起，从堂上下来，在于堂影中的露地经行，也为诸比丘们说甚深微妙之法。尊者婆私咤遥见世尊，曾经在于晡时，从其燕坐而起，而从堂上下来，而在于堂影中的露地经行，乃为诸比丘们说甚深微妙之法。尊者婆私咤看见后，对婆罗婆尊者说：「贤者婆罗婆！当知世尊曾在晡时，从其燕坐而起，从堂上下来，在于堂影中的露地经行，乃为诸比丘说甚深的微妙之法。贤者婆罗婆！我们可共往诣佛陀，或者因此而能从佛听法。」于是，婆私咤，及婆罗婆，就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跟在佛后经行。

世尊斜顾，而告诉其二人说：「婆私咤！你们二位梵志，乃舍弃梵志之族姓，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你们这样做，诸梵志们看见后，不大责数你们吗？」他们即回答说：「唯然！世尊！诸梵志看见

我们之事后，都极为诃骂责数，逼迫甚急，而至苦切。」

世尊问他们说：「婆私咤！诸梵志们看见后，是怎样的极诃责数，甚急至苦呢？」回答说：「世尊！诸梵志们看见我们后，就作如是之语而说『梵志的种姓为优胜，其余的都不如；梵志的种姓为洁白，其余的都为焦黑；梵志能得清淨，非梵志即不得清淨。梵志为梵天之子，乃从梵天之口所生的，梵志乃为梵天所化的。你们却舍弃优胜，而跟从不如的，舍弃洁白而跟从焦黑的。那个秃头的沙门，为黑所缚，为断种无子的人。因此之故，你们所作的，乃为大恶不道，极犯大过！』世尊！诸位梵志看见我们后，就如是的极诃责数，甚急至苦（痛骂一场，苛刻的甚为厉害。）」

世尊告诉他说：「婆私咤！那些诸位梵志所说的，乃为至恶，自己乃极为无赖（无依据，不攻而自破的。）为甚么呢？因为他们为愚痴，不善于晓解，不认识良田，不能自知，因此而作如是之说：『我们梵志，是梵天之子，乃从梵天之口所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的。』为甚么呢？婆私咤！我此无上的明行作证，乃不说出生为胜劣的问题，也不说其种姓为何？不说懦弱之事。也不说他以我意为可，以我意为不可（不说适可我意与否），也不说因坐因水，所学的经书等事。婆私咤！如果有人要婚姻

的话，他就应该说其出生如何？应该说其种姓如何？应该说其可自懦弱之事，他以我之意为可，以我之意为不可，由于坐，由于水，由于所学的经书。婆私咤！如果有人计较其生，计较其姓，计较其自慢的话，他就极为远离我的无上的明行、作证（不能成就无上的果证）。婆私咤！如果说其生如何，说其种姓如何，说其可自慢如何，说他可适我意，不可适我意，说他由于坐，由于水，说他所学的经书如何的话，则对于我这无上的明行之作证（成正觉之事），乃为别离之事（不关之事）。

又次，婆私咤！所谓有三种姓，并不是使一切人人所共诤的，他们都杂居有善、不善之法，他们就因行善与不善，而被圣者所称叹，或不称叹的。那三种姓呢？刹帝利种、梵志种、居士种是。婆私咤！你的意见如何呢？刹帝利会有杀生、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见等恶业，居士也同样的会行恶业，而不是梵志吗？（梵志就不会行恶业吗？意谓：同样也会行恶业，不是吗？）」回答说：「世尊！刹帝利也可能杀生、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见等恶业，梵志、居士，也是同样的会行诸恶业。」

世尊又问他说：「婆私咤！你的意见如何呢？梵志能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离开邪见，而得正见，而刹帝利、居士

们，则不然吗？」回答说：「世尊！梵志也可能离杀生、断杀生、离开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离开邪见而得正见，刹帝利、居士们，也是同样的能离开一切的恶业。」

世尊又问说：「婆私咤！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有无量的恶不善之法，乃是刹帝利、居士所行的，而不是梵志所行的吗？如有无量的善法，是梵志所行的，而不是刹帝利、居士所行的吗？」回答说：「世尊！如有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则那些刹帝利、居士们，可能也会去行，而梵志也是同样的会去行那些恶法。而如有无量的善法，则那些梵志们也可以去行，刹帝利、居士们，同样也可以去行。」

佛陀说：「婆私咤！如果有无量的恶不善之法，一向（从来）都是刹帝利、居士们所行的，而不是梵志们所行的；如有无量的善法，一向（从来）都是梵志们所行的，而不是刹帝利、居士们所行的话，则那些梵志们就可以作如是之说：『我们梵志，就是梵天之子，乃从梵天之口所生，梵志为梵天所化的。』为甚么呢？婆私咤！（为甚么不可以说梵志为梵天所化生的呢？）你可以看见梵志的妇女，其开始婚姻之时，婚姻完毕而从事家庭的生活后，可以看见其怀妊在身之时，怀妊在身以后，也可以看见其产生之时，或者是童男，或者是童女。婆私咤！像如是的，诸梵志们也如世法，也须随着

产道而生。然而他们却妄言诬谤梵天而作如是之说：『我们这些梵志乃是梵天之子，乃从梵天之口所生，梵志乃为梵天所造化的。』

婆私咤！如果族姓子们，能舍弃其若干种之姓，若干种之名，若干种之族，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从我学道的话，就应作如是之说：『我等梵志，是梵天之子，是从梵天之口所生，梵志为梵天所造化的。』

（这里所谓的梵天，为清净之义，是佛陀之意）。为甚么呢？婆私咤！因为那位族姓子，进入我的正法与律当中，已受我的正法与律，可得至于彼岸，能断疑度惑，而没有犹豫，在于世尊之法当中，得无所畏，因此之故，他就应可作如是之说：

『我等梵志，是梵天之子，乃从梵天所生，梵志为梵天所造化的。』婆私咤！所谓那位梵天，就是说（指）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梵就是如来，冷就是如来。因为无烦无热，不离如的话，就是如来！婆私咤！你的意见如何呢？诸位释氏，曾经下意，而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波斯匿王，也就是拘娑罗王吗？」（波斯匿王为拘娑罗族一摩耶夫人之族之王，也就是世尊之夫人之王。而释迦族当时乃向波斯匿王执宗主之礼）。婆私咤则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问他说：「婆私咤！你的意见如何呢？如诸释氏下意去爱敬至重，去供养奉事于波斯匿王一拘娑罗王，像如是的，波斯匿王一拘娑罗王，则对于我，乃下意而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我吗？」回答世尊说：「诸释氏下意去爱敬至重，去供养奉事于波斯匿王一拘娑罗王的话，此事乃并没有甚么奇特（无特殊，很自然）。而如波斯匿王一拘娑罗王，下意而爱敬至重，而供养奉事于世尊者，此为甚奇特！」

世尊告诉他说：「婆私咤！波斯匿王一拘娑罗王，并不是如是之意，他对于我身，下意而爱敬至重，而供养奉事于我一事，并不是说：沙门瞿昙的种族极高，我的种族为下；沙门瞿昙的财宝甚多，我的财宝为少；沙门瞿昙的形色为至妙，我的形色为不妙；沙门瞿昙有大威神，我的威神为小；沙门瞿昙有善的智慧，我有恶智（并不是认为这样才敬重礼事于我的）。惟波斯匿王乃爱敬于法，而至重的供养，为了奉事之故，对于我，乃下意，而爱敬至重，而供养奉事于我的。」

那时，世尊乃告诉该比丘说：「婆私咤！有时世间都会皆悉败坏。此世间败坏之时，如果有众生，就会往生于晃昱天（光音天，色界二禅的顶天），他在于其中，有妙色意之生，一切的支节诸根，都具足，而以喜为食，自身有光明，能升上于虚空，在于净色之处而久住。婆私咤！有时此大地，都充满大水于其中，在那大水上面，以风吹搅，结构而为精，合聚而和合。有如熟酪，



以抨（弹）去抨乳，结构而为精，合聚而和合。像如是的，婆私咤！有时此大地当中，满中都是水，那大水上面，以风吹搅，而结构而为精，合聚而和合，从是而生地味（地质），而有色香味。甚么叫做色呢？犹如生酥，以及熟酥之色那样。甚么为之味呢？有如蜜丸之味（蜂蜜之味）。

婆私咤！有时此世间还复而成时，如有众生，生在于晃显天的，其寿已尽、业已尽，福已尽而命终，而生在于此世间为人。生此世间后，他们已由其妙色意生，一切支节诸根都具足，而以喜为食，自身有光明，能升于虚空，久住于净色（因此之故，一换环境就有不同的感生，下面就是其始末）。

婆私咤！那时，世间中并没有日月，也没有星宿的微光，没有所谓昼夜之分，也没有满月、半月，也没有时间、岁数。婆私咤！当尔之时（在那个时候），乃无父无母，无男无女。又没有大家（主人），更没有奴婢，唯平等的被称为众生。于是，有一位众生，乃贪饕（贪食，贪欲的人）而不廉洁，会作如是之念：甚么为地味（地味到底是甚么味？）我宁可用指去抄此地味来尝尝看看。那个时候，那位众生使用其指，去抄此地味来尝。像如是的，

众生既知地味，就又欲得其食。那时，众生又作如是之念：为甚么缘故，要以指去抄食此地味，用自疲劳呢？我现在宁可用手，去撮此地味来食它。那时，众生使用其手去撮此地味来食。

在那些众生当中，又有众生，看见那些众生各各都用手去撮此地味而食，便作如是之念：此实在为善：此实在为快！我们宁可也用手去撮此地味来食。这时，那些众生就用手去撮此地味来食。像那些众生用手去撮此地味来食后，就像如是如是的，他们的身体便生转厚、转重、转坚。像他们本来之时所有的清净之色，于是便于消灭，自然的生闇。婆私咤！世间之法，自然的为有如是的。如生闇的话，就必定会生日月，生日月之后，便会生星宿；生星宿后，便会成昼夜；成昼夜后，便会有月、半月，有时，有岁数。那些食地味的，就这样的，已住于此世久远的了。

婆私咤！如有众生食地味多的话，便会生有恶色；食地味少的话，便会有妙色。从此而知色乃有胜有如（劣），由于色之有胜如之故，众生与众生就会共相轻慢而说：『我的色为优胜，你的色为不如（劣）。』由于色之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之故，地味便消灭。地味灭后，那些众生们便会共聚集，而极为悲伤而啼泣，而作如是之语：『奈何地味！奈何地味！』（已没有地味之奈何了，地味已失去了）

犹如现在的人，含消的美物（都食美妙的饮食，还在徒呼其味之奈何）都不说本字，虽然受持，而却不知义，对于此说，而观其义，也是同样的（只游戏古人的文字，而不究其义）。婆私咤！地味灭后，那些众生，乃生有地肥，而有色香味。甚么色呢？犹如生酥，及熟酥之色那样。甚么味呢？有如蜜丸之味。他们就这样的食此地肥，而久远住于世间。

婆私咤！如有众生食地肥多的话，便会生恶色；食地肥少的人，便会有妙色。从是而知色有胜有如（劣），由于色有胜如之故，众生与众生就会共相轻慢而说：『我的色为优胜，你的色为不如（卑劣）。』由于色之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之故，地肥便消灭。地肥灭后，那些众生们便会共聚集，而极为悲伤啼泣，而作如是之语：『奈何地肥！奈何地肥！』（已没有地肥之奈何，地肥已灭了。）犹如现在的人，被他人所责诃那样，并不说本来之用字之义，虽然受持而不知其中之义，对于此说，而观察其义，也是如是。婆私咤！地肥灭后，那些众生，乃生婆罗（林藤），而有色香味。甚么色呢？犹如昙华（灵瑞华）之色。甚么味呢？如淖蜜丸（黎蜜丸）之味。他们食此婆罗后，住世久远（已久住于世间）。

婆私咤！如果有众生食婆罗，食很多的话，便会生恶色；如食婆罗少的话，便会有妙色。从是而知色有胜有如，由于色有胜如之故，众生与众生便会共相轻慢而说：『我的色为胜，你的色为不如。』由于色之胜如而生

轻慢，及恶法之故，婆罗便消灭。婆罗灭后，那些众生们便会共相聚集，而极为悲伤啼泣，而作如是之言：『奈何婆罗！奈何婆罗！』（义同前）。犹如现在的人，被苦法所触，而不说本来之字义，虽受持而不知其义，对于此说，而观察其义，也是如是的道理。

婆私咤！婆罗灭后，那些众生就生自然的粳米，（不必耕而熟之米）白净而无皮，也没有面糞（无糠、无谷皮），长有四寸，朝晨刈后，其暮又生，其暮刈后，翌朝又生。熟而有盐味，没有生气，众生都食此自然的粳米。像如是的，那些众生食此自然的粳米后，那些众生们便生若干之形，或有众生，而生为男形，或有众生而生为女形。如那些众生，生为男女之形的话，则他们相互看见，便作如是之语：『恶众生已生了！恶众生已生了！』

婆私咤！所谓恶众生之生，乃为说妇人之义。如那些众生，已生男形及女形的话，则那些众生们便会更相伺看。更相伺看后，眼睛就会更为相视，更为相视后，就会更为相染，更为相染之后，便会有烦热，有烦热后，便会相爱着，相爱着后，便会行于欲。如果看见行欲的话，便会用木石，或者会用杖块去打掷他，便作如是之语而说：『咄！（愚哉！）弊恶的众生，作非法之事！』为甚么众生会共作如是的事呢？犹如现在的人，迎新妇之时，就用幘华去散布，或者用华鬘去垂挂在其身上，而作如是之言：『新妇安隐！新妇安隐！』本来所可憎的，现在乃为所可爱的。婆私咤！如果有众生，乃厌恶不净之法，憎恶而羞耻，而怀惭愧的话，他便会离开大众，经过一日、二日，乃至六、七日，或者为半月、一月，乃至一岁。婆私咤！如果有众生欲得行此不净行的话，他便会作家（造屋舍），而作如是之说：『在此中作恶！在此中作恶！』婆私咤！这叫做初因初缘之世间，起家之法，为旧的第一智，为如法，而不是不如法，为如法，而被人尊重。

在于其中，有一位懒惰的众生，便作如是之说：我现在为甚么要日日（每日）常去取自然的粳米呢？我现在宁可并取一日所食之直吗？（应该将一天所食之量，把它取储起来为妙！）他便并取一日的食米。于是，有一位众生对那位众生说：『众生！你来共行取米好吗？』他就回答而说：『我已经并取过了，你自己去取吧！』那位众生听后，便作如是之念：此实为善（好极了！）此实在是令人爽快之事啊！我也宁可并取明天所应食之米吗？他便并取明日的食米来。又有一位众生对那位众生说：『众生！你来共行取米吗？』他就回答而说：『我已并取明天所须的食米了，你自己去取吧！』那位众生听后，便作如是念：此实为善！此实为快！我现在宁可并取七日的食米来吗？这时，那位众生就便去取七日所须之米来。像如是的，那些众生，将自然的粳米极取而积聚，则那些宿聚的粳米，便会生皮面，刈至于七天，也生皮面，随所刈之处，就不再生米的了。

于是，那些众生便聚集，都极为悲伤而啼泣，而作如是之语：『我们都生恶不善之法，所谓我曹大家，都竞相储蓄食米。为甚么呢？因为我们本有的妙色意生，一切支节诸根都具足，而以喜为食，自身都有光明，能升于虚空，久住于净色（已不再有此现象）。我们乃生地味，有色香味。甚么为色呢？犹如生酥，以及熟酥之色是。甚么为味呢？有如蜜丸之味是。我们食地味，而久远住于世。我们如食地味多的话，便会生恶色，食地味少的话，便会有妙色。从此而知道色，乃有胜有如（劣），由于色有胜如之故，我们各各都相互轻慢而说：我之色为优胜，你之色乃不如。由于色有胜如而生轻慢，以及恶法之故，地味便消灭。地味灭后，我们便生地肥，而有色香味。甚么色呢？犹如生酥，以及熟酥之色。甚么味呢？有如蜜丸之味。我们因食地肥，而久远住于世。我们如食地肥多的话，便会生恶色，食地肥少的话，便会有妙色。从此而知道色乃有胜有如，由于色乃有胜如之故，我们就各各相互轻慢而说：我的色为胜，你的色为不如。由于色之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之故，地肥便会灭。地肥灭后，我们就生婆罗（蔓草、林藤），而有色香

味。甚么色呢？犹如昙华之色是。甚么味呢？有如淖蜜丸（黏蜜丸）之味。我们食婆罗，而久远住于世。我们如食婆罗多的话，便会生恶色，食婆罗少的话，便会有妙色。从此，而知道色乃有胜有如，由于色有胜如之故，我们各各便会共相轻慢而说：我的色为胜，你的色为不如。由于色之胜如而生轻慢，以及恶法之故，婆罗便消灭。婆罗消灭后，我们便生自然的粳米。为白净而没有皮，也没有面藁，长为四寸，朝刈而至于暮就又生出来，暮刈则翌朝便又生，熟时有盐味，而没有生之气，我们就这样的食那自然的粳米。像如是的，我们将自然的粳米，极取而积聚，则那些宿储的粳米便生皮面，刈而至于七日，也会生皮面，随所刈之处，就不再复生了。我们就宁可造作田种，建立标榜吧？』（分配给各人耕种粳米的境界）。

于是，众生们就造作田种，而竖立标榜。在于其中，有一位众生，自己有自己的稻谷，却入他人的田里，去窃取他人之稻。其稻主看见后，便作如是之语：『咄！咄！弊恶的众生，为甚么这样做呢？

你自己自有自己之稻，而却入他人的田里去窃取他人之稻呢？你现在可以回去，以后千万不可以再作如是！』然而那位众生，却又至而再三的窃取他人之稻，其稻主也至再三的看见后，便用拳掎牵诣至于众人聚会之处，而对那些大众说：『这一位众生，自己有自己的稻谷，却入于我之田内，窃取我的稻谷。』然而那位众生，也对大众而说：『这位众生，乃用其拳来掎我，而牵我来诣大众的。』

于是，那些诸众生们，就共聚集会，极为悲伤而啼泣，而作如是之语：『我们乃生恶不善之法，所谓守田而来的。为甚么呢？因为守田之故，便会共相诤讼，有失去的，有尽的，有互相道说的，有用拳相掎的。我们宁可在于其大众当中举荐一位端正的形色，极为微妙，而最为第一的众生，拥立他为田主（地主、国王）。如果遇到有众生应该要诃责的话，当使他去诃责那位众生。假如应该要把他摈弃的众生的话，当令他把那位众生摈弃。如果我们所得的稻谷，当以如法输送给他（缴纳给田主）。』于是，那些众生当中，如有端正的形色，极妙而最为第一的众生，大众便共举荐他，而立为田主。如遇有应诃责的众生的话，他便随意诃责。如遇有应该摈弃的众生的话，他便把那位众生摈弃。如果各人有稻谷的话，便以如法输送给与那位，就是所谓田主的众生。这位田主就是所谓的刹

帝利。请他如法而使诸众生能得安乐，守护众生，而行律戒，就是王。这位王，就叫做王。婆私咤！这叫做初因初缘的世间中之刹帝利种（王族，田主），旧宿第一的智慧，是如法，而不是不如法，是如法而为人之所尊重的。

于是，那些异众生，则以守为病，以守为痲，以守为箭刺，便舍弃其守，而依于无事处（闲林处），在那些地方筑作草叶屋，而学禅定。他们依于无事处，而朝朝平旦（每天的朝晨），进入于村邑王域去行乞食。那些众多的众生，看见了，便布施给与，恭敬尊重，而作如是之言：『这位异众生（不同于他人），乃以守为病，以守为痲，以守为箭刺，便舍弃其守，而依于无事处，而筑作草叶屋，而学禅定，这些诸位尊贤们，乃舍弃有害的恶不善之法，就是梵志（清净的行者），这梵志，就是所谓的梵志。』

那些众生，虽然在学禅，然而不得禅定，学苦行又不得苦行的好处，学远离，也不得远离，学一心却不得一心，学精进也不得精进，因此，便舍弃无事处，而还回村邑王城，而建造四柱之屋，而造立经书。那些众多的众生，看见如此的情形之后，便不再布施给与，不再恭敬、尊重，而作如是之语：『这些异众生，乃以守为病（守住于家庭乃是烦杂，故为厌病之处），以守为痲，以守为箭刺，便舍弃其守，而依于无事处，去作草叶屋。在那里学禅而不能得禅定，学苦行而不得苦行，学远离而不得远离，学一心而不得一心，学精进而不得精进，便舍弃无事处，而还回村邑王城，而造作四柱之屋，而造立经书。这些诸位尊贤们，就这样的更学博闻，而不再学禅，是为博闻，这博闻就谓之博闻。』婆私咤！这叫做初因初缘的世

间中有梵志之种，旧宿的第一智，是如法而不是不如法，是如法而为人所尊重的。

于是，那些异众生，各各都诣诸方，去作田业，是为各各在于诸方而作田业，这各各在于诸方，去作诸田业，就谓之鞞舍（毘舍，农工商之主）。婆私咤！这叫作初因初缘，在世间中有鞞舍之种，为旧宿的第一智，是如法，而不是不如法，如法为人之所尊重的。

婆私咤！在世间中，起此三种姓后，便知有第四之沙门之种的了。为甚么在世间中有此三种姓后，便知道有第四之沙门种呢？如在于刹帝利族姓之子，能自诃责那恶不善之法，自己讨厌憎恶那些恶不善之法，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去学道，而作如是之言：我当作沙门，而行梵行。就这样的便作沙门，而行诸梵行。像如是的，有梵志种族 鞞舍种族等族姓的子弟，也自诃责那些恶不善之法，自己厌恶那些恶

不善之法，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也作如是之念：我当作沙门，去行诸梵行。就这样的便作沙门，而行诸梵行。婆私咤！像如是的，在此世间中，起此三种姓后，便知有了第四之沙门之种的。

婆私咤！我现在要广说此三种姓。为甚么要广说有此三种姓呢？如果刹帝利种族的族姓的子弟，其身行不善之法，其口与意，也行不善之法的话，则他的身坏命终之后，一向都是会受苦的。像如是的，如果梵志的种族 鞞舍的种族，这些族姓的子弟，其身行不善之法，其口与意也行不善之法的话，则他们的身坏命终之后，一向都会受苦的。婆私咤！如果刹帝利种族的族姓的子弟，其身行善之法，其口与意也行善的法的法的话，则他的身坏命终之后，一向都会受安乐的。像如是的，那些梵志种族、鞞舍种族的族姓之子弟，如果身行善法，口与意也行善法的话，则他们的身坏命终之后，一向都会受乐的。婆私咤！刹帝利种族的族姓的子弟，其身如果行二行（善恶二行），以及护行，其口与意也行善恶之二行，以及护行的话，则他的身坏命终之后，当会受苦与乐之果报。像如是的，那些梵志的种族 鞞舍的种族的族姓的子弟，其身如行善恶二行，以及护行，其口与意，也行善恶二行以及护行的话，则他们的身坏命终之后，都会受苦与乐的果报的。

婆私咤！刹帝利种族的族姓的子弟，如果修习七觉法（择法 精进 喜 轻安 念、定、舍），善思而善于观察的话，他就能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其欲漏心会解脱，有漏、无明漏等心也会解脱。欲漏、有漏、无明漏之三漏都解脱后，便知他已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之身，知如真（如实而知已解脱生死）。像如是的，梵志的种族 鞞舍的种族等族姓的子弟，如果修习七觉法，善思而善于观察的话，则他们也能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欲漏心会解脱，有漏、无明漏心也会解脱，解脱后，便自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解脱生死）。婆私咤！像如是的，此三种，都已广分别了。这时，梵天帝主说此偈而说：

刹利二足尊 谓有种族姓 求学明及行 彼为天人称

（这位刹帝利出身的为二足之尊，所谓有种族之姓，而求学明〔天眼、宿命、漏尽之三明〕，以及行〔身口意业，正真清静，自愿力行一切之行〕，他乃为天人所称赞的。）

婆私咤！梵天帝主，乃善说此偈，并不是不善；善歌讽诵，并不是不善；善咏语言，并不是不善。

所谓如是之说：

刹利二足尊 谓有种族姓 求学明及行 彼为天人称

（语译如前）

为甚么呢？因为我也是同样的会有如是之说：

刹利二足尊 谓有种族姓 求学明及行 彼为天人称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婆私咤、婆罗婆等比丘，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五五、须达哆经第十四（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须达哆长者说施心差别，并不是有关于粗妙之物的问题。其次为比较福田，并以过去曾为梵志的大长者随蓝作喻，所谓布施凡夫、四果、辟支佛，乃至如来，不若布施四方的僧舍。又不若受皈依、行慈心，更不若修无常观！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须达哆居士，曾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他说：「居士之家，是否实行布施吗？」须达哆居士回答说：「唯然！世尊！我家乃实行布施的工作。不过唯以至粗之物，不能说为是好的饮食。都是糠饭、麻羹，和姜菜一片而已。」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如果布施粗食，以及布施妙食，都是同样的得到果报而已！居士！如果行粗施时，而行不信之施，不依事故而施（也就是不随时布施），不自亲手去布施，不自亲往去布施，不思惟而施，不由信而施，不观察业的果报而布施的话，当应观察会受如是之报的：心不欲得好的家，不欲得好的乘，不欲得好的衣被，不欲得好的饮食，不欲得好的五欲功德。为甚么呢？因为以不至心去行布施之故。居士！当知！所受的果报就是如是。居士！如果行粗的布施，而以信施、故施（随时施）、自手去施，自往去施，思惟而施，由于信而施，观察业的果报而布施的话，当应观察会受如是的果报的：心欲得好的家，欲得好的乘，欲得好的衣被，欲得好的饮食，欲得好的五欲功德。为甚么呢？因为以其至心之行布施之故。居士！当知！所受的果报就是如是。」

居士！如果行妙的布施时（以好的饮食物去布施），不是信而施，不故而施（不随时去施），不

自亲手去布施，不自亲往去布施，不思惟而施，不由于信而施，不观察业的果报而布施的话，当应观察会受如是的果报：心不欲得好的家，不欲得好的乘，不欲得好的衣服，不欲得好的饮食，不欲得好的五欲的功德。为甚么呢？因为以不至心去行布施之故。居士！当知！所受的果报就是如是。居士！如果行妙施，而信施，而故施，自手去施，自往去施，思惟而施，由于信而施，观察业的果报而施的话，应当观察会有如是的受报：心欲得好的家，欲得好的乘，欲得好的衣服，欲得好的饮食，欲得好的五欲功德。为甚么呢？因为以其至心而行布施之故。居士！当知！所受的果报就是如是。」

居士！往昔过去之时，有一位梵志大长者，其名叫做随蓝，极大的富乐，资财为无量，有封户食邑，多诸珍宝，其畜牧产业，不能称计之多。他所行的布施，其行像就是如是：以八万四千的金钵，盛满着碎银，而行如是的大施；以八万四千的银钵，盛满着碎金，去行如是的大施；以八万四千的金钵，盛满着碎金，去行如是的大施；以八万四千的银钵，盛满着碎银，去行如是的大施；以八万四千的象，将其庄校严饰，以白络覆在其上面，去行如是的大施；以八万四千之马，将其庄校严

饰，以白络（马的宠头）而金合的霏那（福德行，意为：以种种的合金的白络），去行如是的大施；以八万

四千的牛，以衣绳衣覆去鞭牠，每匹牛都能得一斛的乳汁，去行如是的大施；以八万四千之女，其姿容都端正，令覩者都能欢悦，都以众宝璎珞，去严饰得具足，去行如是的大施，何况其余的食噉含消（饮食物）呢？

居士！如梵志随蓝，行这样的大施，如果又有**(1)**布施充满于阎浮场（阎浮洲中）的凡夫之饮食的话，此施对于前的布施来说，此施乃为最胜的。居士！**(2)**如梵志随蓝之行如是的大施，以及布施于满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如果又有布施于一位须陀洹（预流，初果罗汉）之食的话，此施对于前面的布施来说，此施乃最为优胜的。居士！**(3)**如梵志随蓝，行如是的大施，以及满于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和布施于百名的须陀洹之食，如果或有布施于一位斯陀舍（一来，二果罗汉）之食的话，此施比前之施，还要为最胜的。居士！**(4)**如梵志随蓝之行如是之大施，以及布施满于阎浮场之凡夫之人之食，和布施于一百名须陀洹，一百名斯陀舍之食，如果又有布施于一位阿那舍（不还，三果罗汉）之食的话，此施对于前施来说，此施乃最为优胜的。居士！**(5)**如梵志随蓝之行如是的大施，以及布施满于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和布施一百名须陀洹，一百名斯陀舍，一百名阿那舍之食，如果又有布施于一位阿罗诃（四果阿罗汉，已解脱生死的圣者）

之食的话，则此布施对于前的布施来说，此布施乃为最胜的。

居士！**(6)**如梵志随蓝行如是的大施，以及布施满于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和布施百名须陀洹、百名斯陀舍、百名阿那舍、百名阿罗诃之食，如果又有布施于一位辟支佛（缘觉、独觉）之食的话，则此布施，对于前施来说，此施乃为最胜的。居士！**(7)**如梵志随蓝之行如是的大施，以及布施满于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布施于百名的须陀洹、百名的斯陀舍、百名的阿那舍、百名的阿罗诃、百名的辟支佛之食，如果又有布施于一位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的食的话，则此布施乃比前施为最胜的。居士！**(8)**如梵志随蓝之行如是的大施，以及施满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布施百名的须陀洹、百名的斯陀舍、百名的阿那舍、百名的阿罗诃、百名的辟支佛之食，如果有人作房舍，布施于四方的比丘众的话，则此施对于前施来说，乃为最胜的。

居士！**(9)**如梵志随蓝，行如是的大施，以及布施满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和布施百名须陀洹、百名斯陀舍、百名阿那舍、百名阿罗诃、百名辟支佛之食，而作房舍去布施于四方的比丘众，如果有人以欢喜心去皈命于三尊的佛、法、比丘众，以及受戒的话，则此施对于前施来说，乃为最胜的。居士！**(10)**如梵志随蓝，行如是的大施，以及布施满

于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布施百名的须陀洹、百名的斯陀舍、百名的阿那舍、百名的阿罗诃、百名的辟支佛之食、作房舍布施于四方的比丘众、以欢喜心皈命于三尊的佛、法、比丘众，以及受戒，如果有人为了那一切众生，而行于慈心，乃至如馱牛之顷（最短的时间）去行慈心的话，则此施对于前施来说，为之最胜的。

居士！**(11)**如梵志随蓝，行如是之大施，以及布施于满阎浮场的凡夫之人之食，布施于一百名的须陀洹、一百名的斯陀舍、一百名的阿那舍、一百名的阿罗诃，一百名的辟支佛之食，和作房舍施与四方的比丘众，以欢喜心而皈命于三尊一佛、法、比丘众，以及受戒，同时为一切众生行于慈心，乃至如馱牛的短时间去行慈心，如果有人能观察一切诸法为无常、苦、空，以及非神（非我）的话，则此施，乃比前施来说，还是此施为最胜的。在于居士你的意见为如何呢？往昔之时的梵志大长者，名叫随蓝的，是异人吗？你不可作此念！为甚么呢？因为当知！即是我啊！我往昔之时，曾为梵志大长者，名叫随蓝。居士！我在于那个时候，为自饶益，也饶益他人，饶益很多的人，愍伤世间，而为天、为人而求义，以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在那个时候所说之法，乃不至于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后，在

于那时，则不离生老病死，不离啼哭忧戚，也未能得脱一切之苦。

居士！我现在出生于世间，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我现在自饶益，饶益他人，愍伤世间，为天、人求义，以及饶益，也求安隐快乐，我现在所说之法，已得至于究竟，已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后，我现在就已经离开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现在已经得脱一切的苦恼了。」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须达哆居士，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五六、梵波罗延经第五（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回答梵志所问之事。所谓现在已经没有梵志在学『故梵志之法』（本来的梵志之法。）梵志们久已越过『故梵志之法』。佛陀乃用偈颂诵述其如是之说的理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拘娑罗国的众多的梵志，在于中午之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白佛而说：「瞿昙！欲有所问之事，是否听允我们之问吗？」世尊告诉他们说：「随你们之问好了。」

这时，诸梵志们问而说：「瞿昙！现在是否有那些梵志，正在学习古来所留下来的『故梵志之法』吗？或者都为越过『故梵志之法』吗？」世尊回答说：「现在已经没有梵志正在学习『故梵志之法』，梵志们久已越过『故梵志之法』了。」

这时，诸梵志们问而说：「瞿昙！为甚么现在已经没有梵志在学习『故梵志之法』？诸位梵志们超越过『故梵志之法』以来，到底已经好久了呢？」

那时，世尊用偈回答而说：

所谓昔时有	自调御热行	舍五欲功德	行清淨梵行
梵行及戒行	率至柔软性	怨亮无害心	忍辱护其意
昔时有此法	梵志不护此	梵志不守护	所有钱财谷
诵习钱财谷	梵志守此藏	衣色若干种	屋舍及床榻
丰城及诸国	梵志学如是	此梵志莫害	率守护

诸法

往到于他门	无有拘制彼	发家乞求法	随其食时到
梵志住在家	见者欲为施	满四十八年	行清淨梵行
求索明行成	昔时梵志行	彼不偷财物	亦无有恐怖
爱受摄相应	当以共和合	不为烦恼故	怨淫相应法
诸有梵志者	无能行如是	若有第一行	梵志极坚求
彼诸淫欲法	不行乃至梦	彼因此梵行	自称梵我梵
知彼有此行	慧者当知彼	床薄衣极单	食酥乳命存
乞求皆如法	立斋行布施	斋时无异乞	自于己乞求
立斋行施时	彼不有杀牛	如父母兄弟	及余有亲亲
人牛亦如是	彼因是生乐	饮食体有力	乘者安隐乐
知有此义理	莫乐杀于牛	柔软身极大	精色名称誉

殷勤自求利 昔时梵志行 梵志为自利 专事及  
非事

彼当来此世	必度脱此世	彼月过于月	见意趣向彼
游戏于夜中	严饰诸妇人	吉牛围绕前	妇女极端正
人间微妙欲	梵志之常愿	具足车乘具	善作缝治好
家居及婚姻	梵志之常愿	彼造作此缚	我等从彼来
大王斋行施	莫失其财利	饶财物米谷	若有余钱财
大王相应此	梵志及车乘	象斋及马斋	马斋不障门
聚集作斋施	财物施梵志	彼从此得利	爱乐惜财物
彼以起为欲	数数增长爱	犹如广池水	及无量财物
如是人有牛	于生生活具	彼造作此缚	我等从彼来
大王斋行施	莫失其财利	饶财物米谷	若汝多有牛
大王相应此	梵志及车乘	无量百千牛	因为斋故杀
头角无所饶	牛猪昔时等	往至捉牛角	持利刀

杀牛

唤牛及于父	罗刹名曰香	彼唤呼非法	以刀刺牛时
此法行于斋	越过最在前	无有事而杀	远离衰退法
昔时有三病	欲不用食老	以憎嫉于牛	起病九十八
如是此憎净	故为智所恶	若人见如是	谁不有憎者
如是此世行	无智最下贱	各各为欲憎	若妇诽谤夫
刹利梵志女	及守护于姓	若犯于生法	自在由于欲

(所谓往昔之时，有仙人，能自调御，而热心于修习，都舍弃五欲的功德〔弃除向五欲之本能〕，而行持清净的梵行。行持梵行，以及戒行，而率至于柔软之性，都是宽恕明亮，而没有伤害人之心，而以忍辱去护持其意念。往昔之时，有了如此之法，然而梵志们却不把此法守护。当梵志的，都不守护所有的钱财谷物〔梵志唯修为务，并不储积财物〕。梵志唯有诵习的钱财谷物〔以诵习圣典梵行为他的财宝〕，梵志唯有守护此库藏。)

(那些将衣服染成若干种之色，具有了华丽的屋舍，以及床榻的富翁，和拥有丰城的国王，以及诸国的人们，都向于梵志，去学习如是之法。这些梵志们，并没有害心，都是守护诸法，因此，往诣他人之门时，并没有人会拘制他们，都会发家〔开大门〕，请他们进入，而乞求其法，随其食时之到来，都非常的欢迎他们来赴食。)

(梵志如不去乞食，而住在于家里时，人们看到的话，都欲去布施于他们。修满四十八年，行持清净的梵行，都在求索明行之完成〔明行足，证悟成道〕，这就是昔时的梵志之行。他们不会偷盗人家的财物，也已没有恐怖之心，喜爱摄受而相应，当以共相和合，不被烦恼所扰之故，那些怨淫相应之法，诸位梵志们，都已不行如是之法了。如果说，有第一行的话，梵志们都极为坚求。那些诸淫欲之法，已不去行它，乃至作梦也不作到其事情。他们由于此梵行，而自称为梵，说：我就是梵。知道他们有此行的有智慧的人，当会知道他们的一切。)

(他们的床很薄，衣服也非常的单纯，都食酥乳，以保存其生命，乞求都依法而行，建立齐会〔祭天大会〕而行布施时，则斋会时并不异己而乞，都是自己去乞求的。建立祭会，而行布施时，他们并不杀死牛群去行祭事。他们如对于父母、兄弟，以及其余的亲亲的人那样，对于人与牛，都一样的看待，他们乃由于此而生起喜乐，唯借其余的饮食，而得体力的充足，乘此机会而能得大安隐快乐。他们知道有此义理，而不会喜乐杀牛群。其柔软身乃极为大，有精、色、名之称誉。)



（殷勤而自求法利，就是昔时的梵志之行。梵志们为了自求法利，而专心与事，以及非事。他们当来于此世间，而誓必度脱此世间。他们一月过于一月，就得见其意乃趣向于他们的意愿。他们在夜间游戏时，都严饰诸妇人，吉牛则围绕在于其前，妇女乃极为端正，人间之有微妙之欲，乃为梵志的常愿。具足了车辆与乘具，善为作缝，善为治好，家居时，及于婚姻，也是梵志的常愿。他们曾经造作此缚结，我们就是从他们沿俗而来的。）

（梵志曾劝说大王〔甘蔗王，日种，为释迦族之祖先〕：设斋会，而行布施的话，不可因此而失其财利〔据南传，是梵志们作此赞颂去近于甘蔗王，去劝说大王〕。如果有丰饶的财物、米谷，有其余的钱财，这时，大王才可以作此相应的工作，对于梵志〔指婆罗门〕，以及所用的车乘的布施，也是同样的道理。如以象斋，以及马斋〔以马等为祭品，供后杀死以享大众等〕，马斋等布施，都很多，而不障门〔应欲求者之希望，尽量去布施一无遮会〕，聚集而作斋施，其财物布施给与梵志，梵志则由此而得财物，而爱乐而爱惜其财物。他们就会因此而生起欲贪，会数数〔屡次，每每，常常〕，增长其贪爱，有如广池之水，以及无量的财物那样的贪着。像如是的人，已畜有了牛，对于生存之生活必需之物都具备了。他们就是如是这般的造作如此的缚结，我们就是从他们的沿习而来的〔由往昔之梵志，传流而至于现在的梵志，而造成现在这种只顾财利，不务修持的现象了〕。）

（大王啊！您如果要举斋会而行布施的话，就不可以失其财物才好，您如有丰饶的财物、米谷，有很多的牛匹时，则大王可以相应于此而施。奉献于梵志，以及以车乘去布施，也是同样的道理。要知道，有无量百千的牛只，都由于欲举行斋祭的缘故，而被杀害。你看！那些牛匹的头角，都无所挠〔并不挠乱〕。这些牛与猪们，都和从来相等，而不变异。而叫人去捉其牛角，执持利刀去杀牛。呼唤牛，及于其父，有罗刹〔暴恶鬼神〕名叫香，他也呼唤为非法，以刀刺牛时〔将刀刺入牛身时，不论是天神，或者是恶鬼神，都会哭着而叫「非法！」〕。以这种杀生害命的方法，去举行斋会，乃越过罪恶，最在前面的。至于没有事而杀生，都同样的为之远离于法，是衰退之法。）

（往昔之时，只有三种之病，所谓：欲望、不用食〔饥饿〕，以及衰老是。而由于憎嫉于牛而杀于牛，就生起非常多的病症来，所谓九十八种的毛病罪病是〔形容甚么罪恶都有之义〕。像如是的，此为憎净之非，故为有智的人所厌恶。如果有人看见如是的罪恶，那一个人不会起憎恶呢？然而像如是的法，已在此世间流行很久了，是没有智慧，最为下贱之法。各各都作贪欲憎嫉，如为人妇的，却诽谤其夫，刹帝利之女，和梵志之女，也同样的道理。这些人虽被守护于姓〔虽靠其豪姓〕，然而其犯于生活的正法之事，仍然是自在的由于欲贪而来的。）

佛陀说此偈颂后，总结其意而说：「像如是的，梵志！现在已经没有梵志，能学『故梵志法』了。梵志超越过『故梵志法』已来，已经很久的时期之间的了。」

于是，拘娑罗国的众多的梵志，乃白佛说：「世尊！我们知道了！善逝！我们已了解了！世尊！我们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们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拘娑罗国的众多的梵志，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九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

## 一五七、昙芦园经第十六（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鞞兰若的梵志讲说四禅，以及忆宿命智通、生死智通、漏尽智通，和不痴之法等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鞞兰若村，住在于昙芦园之中。

那时，有一位鞞兰若的梵志，已年耆宿老（老年尊德之人），其寿命将欲过去，生命将于欲垂尽，享年已为一百二十岁，都拄杖而行。他在中午以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当他在佛前时，乃倚杖而立，而白佛说：「瞿昙！我听说沙门瞿昙你，年纪极为幼少，为新出家学法的人，而如遇有名德的沙门梵志之自来讲时，你都不礼敬他，也不尊重他，更不从座起来，不请人坐下来。瞿昙！此事，实在是大大的不可以啊！」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我始终并不看见过有一位天，以及魔王、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所谓自来诣此，而能使如来礼敬尊重，而使如来从座而起，使如来叫他坐下来的。梵志！如果有人来诣，而欲使如来礼敬尊重，叫如来从座而起，叫如来请其坐下的人，那个人，必当会头破七分的。」梵志又说：「瞿昙！你实在是无味的人（无味色，为怠慢，没有人情味的人。）」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有一种事令我无味的，然而不如你所说的。如果说有色味、声味、香味、触味的，那些一切的一切，都已被如来的断智，而绝灭，而拔除其根，终究不会再生（如来已不被一切味所扰），这叫做有一种事使我为无味，然而不是你所说的那种无味。」梵志又说：「瞿昙！你是无恐怖的人（无动于心的人，不受用色声香味触的人）。」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有一种事，使我为无恐怖的，然而不是如你所说的那种。如果说有色的恐怖，有声、香、味、触等的恐怖的话，那些都已被如来的断灭之智绝灭了，已经被如来拔除其根，终究不会再复生的了，这叫做有一种事，使我无恐怖，然而不像你所说的那种无恐怖。」

梵志又白说：「瞿昙不入胎（已不入于胎，而离胎的人）。」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有一种事，使我不入于胎，然而并不是如你所言的那样。如果说有沙门、梵志，其当来的胎床（应降生在母胎内的原因，基母），已被断灭之智而绝灭，而拔除其根，而终究不再复生的话，我就说他，已不入于胎了。如来的当来的胎床，已被如来的断灭之智绝灭，已被如来拔除其根，终究不会再生，因此之故，使我不入于胎，这叫做有一种事，使我不入于胎，然而不是像你所说的

那种不入于胎的道理。」

佛陀并启示他而说：「梵志！我对于此众生之由于无明而来，以无明而为乐，被无明所覆盖，被无明之卵之所裹等事，我乃首先观察于法，我对于众生来说，乃最为第一的。犹母鸡之生卵那样，牠或经过十天，或十二天，都随时思念其卵，都随时覆盖其卵，都随时温暖其卵，都随时拥护其卵。他在于后来之时，鸡子（未出生的雏鸡）假若有放逸，则对于其中已有鸡子的，或者就会用口嘴，或者会用足爪，来啄破其卵，使雏子安隐而自出来，牠对于鸡子就是最为第一的。我也是像如是的，我对于此众生之由于无明而来，以无明而乐，被无明所覆，被无明之卵之所裹等事，我都首先观察其法，我对于众生，乃最为第一的。」

梵志！我曾经执持蒿草，到了觉树（菩提树）之下，将蒿草布敷在于其树下，就把尼师檀（坐具）敷在于其上面，然后在那里结跏趺之坐。我当时，都不破坏正坐（端坐不动），誓愿必至于漏尽，方起此座。我不破正坐，誓愿要至漏尽方休，就这样的正坐后，乃离开欲念，离开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初心缘于禅为觉，细心分别禅味叫做观），而离开生欲界之欲恶之法，而身心凝静而生喜乐，而逮得初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这就是所谓我在于那个时候获得第一增上心，就在于现法当中，得安乐之居，乃容易而不可得，乐住而没有怖畏，安隐快乐，令我升上涅槃的第一步（得初禅，离生喜乐地。）

又次，梵志！我的觉与观已息（离开初禅的觉观的动散），已内静一心（摄心在定，澹然凝静），已没有粗觉与细观，而由定而生喜与乐（生胜定喜乐。如人由暗室出来，看见日月光明那样的朗然洞彻）。我已逮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就是所谓我在于那个时候获得第二增上心，就在于现法当中得安乐居，容易而不可得，乐住而没有怖畏，安隐快乐，令我升上涅槃的第二步（得二禅，定生喜乐地）。

又次，梵志！我进而离开喜欲（离二禅之喜之踊动），而于以舍弃，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摄心谛观，泯然入定，得胜妙之乐）。有所谓那些圣者所说的圣者之所舍、所念、乐住、空，而逮得第三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乐住增长，徧满于身中）。这就是所谓我在于那个时候获得第三增上心，就在于现法当中，能得安乐而居，是容易而不可得，乐住而无怖畏，安隐快乐，使我升上于涅槃的第三步（得三禅，离喜妙乐地）。

又次，梵志！我进而乐灭、苦灭，喜、忧之本都已灭（舍二禅之喜，及三禅之乐，心无憎爱），已不苦不乐，舍、念都清净（一念平等，清净无杂，空明寂静，万像皆现），已逮得第四禅，成就游止于其中。这就是所谓我在于那个时候，获得第四增上心，就在于现法当中，得安乐之居，乃容易而不可得，乐住而无怖畏，安隐而快乐，令我升上于涅槃的第四步（得四禅，舍念清净地）。

又次，梵志！我已经得到如是的定心，已清净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之心，而觉忆宿命智通作证（心转向于宿住随念智）<sup>2</sup>我乃有行有相貌，我忆起本来无量的时劫的往昔，所经历的，所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的成败劫当中的，那些众生，名叫某某的，他的往昔的更历等事。同时，我曾经生在于那些地方，是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姓与名），如是之生，如是之饮食，如是的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终等事（从生至死，其生活的过程的一切）。我忆起在此死后，转生于彼，在彼死后，又韩生于此，而生在于此的我，乃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之饮食，如是之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讫等事。这就是所谓我于那时，于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得此第一明达，由于本来没有放逸，而得乐住于远离，修行、精勤，所谓无智已灭，而智生，开昏已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也就是所谓忆宿命智，已作证，而明达（忆宿命智通）。

又次，梵志！我已经得如是的定心，已清静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学习生死智通，而作证。我以清静的天眼，超出过于人之眼，而见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等，都随此众生之所作之业，都见其如真（如实而看到其一切）。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则他乃因缘于此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必至于恶处，必定会转生于地狱当中。假若此众生，乃成就身的妙行，成就口与意的妙行，不诽谤圣人，而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的话，则他乃因缘于此，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于善处，会上生于天上当中，这就是所谓我在于那个时候，在于中夜（下午九点至翌晨一点），得此第二之明达，而由于本来无放逸，而乐住于远离，修行、精勤，所谓无智灭，而智生，昏闇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所谓生死智作证，而明达（生死智通）。

又次，梵志！我已经得如是之定心，清静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而学习于漏尽智通作证。我知道此为苦如真，知道此为苦之集，知道此为苦之灭，知道此为苦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苦集灭道的四谛）。知道此漏如真，知道此漏之集，知道此漏之灭，知道此漏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漏之四谛）。我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后，便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解脱生死）。这就是所谓：我乃在于那个时候的后夜（零晨一点至五点），得此第三的明达。由于本来没有放逸，乐住于远离，修行而精勤，所谓无智灭，而智生，昏闇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所谓漏尽智作证，而明达（漏尽智通。）

又次，梵志！如果说，有正说，而说不痴之法的话，则众生，生在于此世间，在一切的众生当中之最胜，而不被苦乐所覆盖。当知！这正说者，就是我！为甚么呢？因为我乃阐说不痴之法，众生在于此世间当中，为一切众生当中之最胜，而不被苦乐所覆盖。」（不痴结）。

于是，鞞兰若梵志，听佛所说之法后，就舍弃其杖，而稽首佛足，白世尊而说：「世尊为第一，世尊为大，世尊为最，世尊为胜，世尊为等，世尊为不等，世尊为无与等等（世尊为最等上等人，为不能与其匹等之人，为绝没有人能和其说甚么相等、不相等之事）。世尊为无障，世尊为无障的人。世尊！我今天要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鞞兰若梵志，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五八、头那经第七（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头那梵志阐说五种梵志之法。(1)如梵，(2)如天，(3)不越界，(4)越界，(5)旃荼罗。头那梵志听佛所说后，则皈依佛法僧三宝。

结集者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头那梵志，在于中午之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世尊问他而说：「头那！如果有人问你是否为梵志的话，你会说你是梵志，而自称说为梵志吗？」

梵志头那回答说：「瞿昙！如果有人正称说他为梵志的话，就是为父母所举的，也是受生清淨（出身为清淨的家庭），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于种族，生生世世都没有恶。为博闻而总持，而诵过于四典经（四韦馱典。所谓智论：(1)阿由，译为方命，养生缮性之书。(2)殊夜。为祭祀祈祷之书。(3)婆磨，为礼仪占卜兵法军阵之书，(4)阿达婆，为异能技数，禁咒医方之书），深达于因、缘、正、文、戏，和五句说（第五史传的诗句的解说者）。瞿昙！能正称说为梵志的人，就是人啊！为甚么呢？因为我乃为父母所举，受生为清淨之家，乃至七世的父母，也不绝其好的种族，生生都没有恶，都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于因、缘、正、文、戏，和五句说。」

世尊告诉他说：「头那！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所了解的回答于我。头那！你的意见如何呢？如往昔之时，有梵志，至于其寿终命过，都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他们就是所谓夜咤、婆摩、婆

摩提娑、毗奢蜜哆逻、夜陀捷尼、应疑罗娑、婆私咤、迦叶、婆罗婆、婆和（以上为十位古仙人之名。为圣典之作者、宣说者。参酌三十八卷鸚鵡经）。他们都施设有如下的五种梵志。(1)有梵志犹如梵（此梵志，等于是梵天的），(2)有梵志似如天（此梵志等于天的），(3)有梵志不越界（此梵志乃守规则的），(4)有梵志越界（此梵志为混乱规则的），(5)有梵志旃荼罗为第五的（旃陀罗译为贱民，此梵志就是婆罗门贱民）。头那！在此五种梵志当中，你到底和那一种为相似呢？」

头那白佛说：「瞿昙！你乃略说此义，并不广为分别解释，我乃不能知道其详义。唯愿沙门瞿昙你善说，使我知道详细之义。」世尊告诉他说：「头那！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广分别解说。」头那白佛说：「唯然！瞿昙！」头那梵志就受教而听。

佛陀说：「头那！甚么叫做(1)梵志犹如梵天呢？如有梵志为其父母所举出的，其受生为清淨，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于其种族，生生都不为恶（出身好，血统清淨，七代的父母均不混乱，是不曾被非难的家世）。他四十八年间行童子的梵行，都欲得经书，诵习典经。他得经书，诵习典经后，为了供养其师，而求乞财物，都如法。而不是非法的。甚么叫做如法，而不是不如法呢？不是以田作

（不用农耕去得财物），不是以治生（不是用商业），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不是用任何世人之求财之工巧等的方法），也非以刀杖，非王从（更不用弓刀等武力，以及做官为王事等工作）。都如法去求乞（完全以行乞而不辱钵），去求乞财物去供养其师。去布施于人的。他布施财物后，其心与慈俱在，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至于二三四方，至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其心都与慈俱，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徧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喜之俱，也是同样之理。而心与舍也同样之俱在，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而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头那！像如是的梵志，犹如梵天哩！

(2)头那！甚么叫做梵志，似如天呢？如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出，受生为清淨（以父母两方之出身而言，都是良好的家世），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其良好的种族，生生都不为恶。他在四十八年当中，乃行童子的梵行，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他得经书，诵习典经后，为了供养其师，而求乞财物，都如法，而不是不如法的。甚么叫做如法，而不是不如法呢？如非用田作去求财物，不是以治生，不是以书，不是以算，不是以数，不是以印，

不是以手笔，不是以文章，不是以经，不是以诗，不是以刀杖，不是从王事。都是如法去求乞，去求乞财物以供养其师的。他这样的求乞而布施财物后，乃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他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后，他乃因缘于此，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会上生天中。头那！像如是的，就是梵志似如天哩！

(3)头那！甚么叫做梵志之不越界呢？如有梵志，为其父母所举的，其受生为清淨，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于好的种族，生生都无恶。他在四十八年当中，乃行童子的梵行，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他得到经书，诵习典经后，为了供养其师，而去求乞财物，都如法，而不是不如法的。甚么叫做如法而不是不如法呢？不是由于田作去求财物，非以治生，非以书，非以算，非以数，非以印，非以手笔，非以文章，非以经，非以诗，非以刀杖，非以从王事的。都是如法去求乞，去求乞财物，去供养其师的。他这样的求乞而布施财物后，为了自求其妻室，而都如法，而非不如法的。甚么叫做如法，而非不如法呢？梵志乃不如是之意，也就是说：并不是向于梵志之女，使令更相爱，相持合会（不是为爱欲而结合）。他趣向的为梵志之女，并不是非梵志之女（娶梵志的女人），也不是刹帝利之女。不和怀妊之女，不和产生之女结合（不接近怀妊的妇女，也不接近于正在授乳的妇女）。头那！为甚么缘故，梵志非趣怀妊的妇女呢？因为不使那些男人，以及女人，名叫不淨之淫，因此之故，梵志乃非趣于怀妊的妇女的。头那！为甚么缘故，梵志乃非趣于产生（生产）的妇女呢？因为不使那些男人，以及女人，其名为不淨之恚，因此之故，梵志乃不趣于产生的妇女的。头那！梵志之女所趣向的，并不是为财物，不是为僑傲，不是为庄严，不是为校饰，但为得子之故。他们生子之后，如有故梵志（本来的梵志）的要誓、处所、界障等事的话，他就住在于彼，持于彼，不越于彼（都依古婆罗门之限界内去行事，也就是持家而爱家，而守家，不使家庭不圆满）。头那！像如是的，此为梵志不越界（守界限的婆罗门）。

(4)头那！甚么叫做梵志为越界呢？如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出，其受生为清淨，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于良好的种族，生生都不恶。他乃四十八年，行童子的梵行，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他得经书，诵习典经后，为了供养其师，而求乞财物，都是如法，而不是不如法的。甚么叫做如法，而不是不如法呢？他乃非用田作去求财物，非用治生，非用书，非用算，非用数，非用印，非用手笔，非用文章，非用经，非用诗，非用刀杖，非用从王事。都如法去求乞，去求乞财物，去供养其师。他这样的求乞而布施财物后，为了自求其妻室，而以如法，而不是以不如法的。甚么叫做如法而非不如法呢？梵志并不是以如是之意，也就是说：梵志并不是为了欲爱而向梵志女，并不是欲令更相爱，而相撮合会的。他趣于梵志之女，而并不是非梵志之女，也不是刹帝利之女（都娶同为梵志种姓的女人为妻）。也不趣于怀妊，不趣于产生的妇女（不接近怀妊，不接近生产的妇女）。头那！为甚么缘故梵志不趣于怀妊之女呢？因为不令那些男人，以及女人，名为不淨淫之故，因此之故，梵志乃不趣于怀妊之女。头那！为甚么缘故，梵志不趣于产生之女呢？因为不使那男人，以及其女人，名为不淨恚之故，因此之故，梵志乃不趣于产生（生产的妇女）。头那！他所趣向的，并不是为财物，不是为僑傲，不是为庄严，不是为校饰，但为有子为嗣后之故。他生子后（得子后），如有故梵志（古来的梵志）的要誓、处所、界障，他乃不住止于彼，不受持于彼，便越于彼（不停止在于古来的梵志的规则之内，也就是不被这些习惯所限制，而超越其范围。如不在家庭，而出家去得度，去另寻其目的等事）。头那！像如是的梵志，名叫做越界。

(5)头那！甚么叫做梵志为梵志旃荼罗（贱民）呢？如有梵志，为父母所举的，受生为清淨的，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其良好的种族，生生都不为恶。他经四十八年之间，行童子的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他得经书，诵习典经后，为供养其师，而求乞财物，都如法，而不是不如法。甚么叫做如法而非不如法呢？他非用田作去得财物，也非治生，非以书，非以算，非以数，非以印，非以手笔，非以文章，非以经，非以诗，非以刀杖，非从王事（非为王作事而求得财物）。

都是如法去求乞，去求乞财物供养于其师。这样的求乞布施财物后，为自求妻室，都以如法，并不是不如法的。甚么叫做如法而不是非如法呢？梵志并不是以如是之意去向梵志女，使其更相爱（并不是为爱欲），相持、合会（相聚媾合，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行欲在于同室同床之意）。他乃趣那梵志之女，并不是非梵志之女，也不是刹帝利之女（都娶梵志良家的女人为妻室）。不趣于怀妊之女，不趣于产生之女。头那！为甚么缘故，梵志乃不趣于怀妊之女呢？因为不使那男人，以及女人，名为不净之淫之故，因此之故，梵志乃不趣于怀妊之女。头那！为甚么缘故，梵志乃不趣于产生之女呢？因为不使那男人，以及女人，名为不净而瞋恚之故，因此之故，梵志乃不趣于产生之女的。头那！他所趣向的，并不是为财物，也不是为僬傲，更不是为庄严，不是为校饰，但都是为了有子为后嗣之故。他生子（得子）后，就去作王相应之事（或者为王作事），有的却会作贼相应之事（如欺诈，诳惑他人等），有的也会作邪道相应之事（画符念咒，作祟他人）。而且作如是之说：『一位梵志应该要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而为染着，不以此而为秽污。犹如大火那样，净也烧，不净也会烧。梵志不应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而为染着，也不以此而为秽污。』（好坏都可以作，都不会因此而被毁誉）。头那！像如是的梵志，叫做梵志旃荼罗。头那！在此五种梵志当中，汝为似谁（你乃属于那一种类的梵志呢）？」

头那白佛说：「瞿昙！您所说的五种类当中，其最后的那一种梵志旃荼罗，我尚且不及（不符于其好的方面的条件），更何况其余的梵志呢？世尊！我已了知。善逝！我已了解。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开始，终身自皈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头那梵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一五九、阿伽罗诃那经第八（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伽罗诃那梵志请问佛陀，有关于梵志的经典为何所依住（依什么而住）？佛

陀乃告诉他：依人而住。梵志又展转续问。佛陀则依次而告诉他：人、稻麦、地、水、风、空、日月、四王天，乃至大梵，依于忍辱温良而住，忍辱温良依涅槃而住，涅槃则无所依住。梵志最后即终身自归依三宝。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阿伽罗诃那梵志，在于中午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我欲有所问，能听允，才敢陈述出来。」世尊告诉他说：「恣你所问。」（任你要问的，都说出来看看）。

梵志即便问而说：「瞿昙！梵志的经典，以甚么为所依住的呢？」世尊回答说：「梵志的经典，乃依于人而住的。」梵志就又问说：「瞿昙！人何所依住呢？（人以甚么为依住呢？）」世尊回答说：「人乃依稻麦而住的。」

梵志就问而说：「瞿昙！稻麦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稻麦乃依地而住的。」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地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地乃依水而住的。」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水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水乃依风而住的。」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风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风乃依空而住的。」

的。」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空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空乃没有所依的，但因有了日月之故，而有了虚空。」梵志就又问说：「瞿昙！日月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日月乃依于四王天（第一层天）而住的。」

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四王天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四王天乃依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而住。」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三十三天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三十三天乃依焰摩天而住。」（时分天，第三层天）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焰摩天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焰摩天乃依兜瑟哆天（知足天，第四层天）而住。」梵志就又问说：「瞿昙！兜瑟哆天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兜瑟哆天乃依化乐天（第五层天）而住。」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化乐天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化乐天乃依他化乐天（第六层天）而住。」

梵志就问而说：「瞿昙！他化乐天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他化乐天乃依梵世而住（色界初禅天）。」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梵世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梵世乃依大梵天（色界初禅的高处，或总称色界天一天的尽处）而住。」

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大梵天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大梵天乃依于忍辱温良而住的。」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忍辱温良乃何所依住呢？」世尊回答说：「忍辱温良乃依涅槃而住的。」梵志就又问而说：「瞿昙！涅槃乃何所依住呢？」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你的意欲，乃依无穷尽之事，你现在从我所受问的，为无边际的了。然而所谓涅槃，乃无所依住。但是要知道！涅槃就是寂灭，一切都完毕，涅槃乃为最上的了。梵志！由于此义之故，你就从我行梵行呢！」（据奥义书，也就是婆罗门教的宇宙观，乃以梵界为世界万有的基盘，佛教则以涅槃为究极，也就是究竟的境界）。

梵志白佛说：「世尊！我已知道了。善逝！我已了解了。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开始，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阿伽罗诃那梵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六〇、阿兰那经第八（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诸比丘集坐在讲堂，共论人命极短，宜于力行善事。佛陀以净天耳听闻后，往而赞许他们。并述过去世为阿兰那梵志时，出家学道，为诸弟子说人命无常迅速之法，以及梵世法，然而都不究竟。今世为如来，乃饶益多人，所说之法为究竟，已得脱一切苦恼。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诸比丘们在于中午后，都集坐在于讲堂，都论如是之事：「诸位贤者！甚奇！甚奇！（人生是非常的奇妙难得的事），人命乃极为短少，不久必定会至于后世（人命无常，迅速过去），因此，大众应该要作善事，应该要积极的行持梵行，有生者，没有不死的。然而现在的世人，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都无所作为，都不想去研求行持。」

那个时候，世尊乃在于昼行之处，曾以清净的天耳出过于人的耳根，听闻诸比丘们在于中午后集坐在讲堂，而议论如是之事：「诸位贤者！甚奇！」



甚奇！人命乃极为短少，必定会至于后世，都应该作善事，应该行梵行，有生者，没有不死的。然而现在的世人，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都无作为，都不想去研求行持。」

世尊听后，就在于晡时（申时），从其燕坐起来，乃往诣于讲堂，就在于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而问诺比丘说：「你们到底是在议论甚么事？为甚么缘故集坐在于讲堂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我们诸比丘在于中食后，就集坐在此讲堂，都正在议论如是之事：『诸位贤者！甚奇！甚奇！人命乃极为短少，不久之时，必定会至于后世。因此，应多作善事，应行梵行，因为有生者，没有不死之故。然而现在的世人，却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都无作为，都不想去研求行持。』世尊！我们都在这里共论此事，由于此事之故，而集坐在于讲堂的。」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比丘们！你们能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甚奇！甚奇！人命乃极为短少的，不久之间，必定会至于后世的，因此，应该要多作善事，应行梵行，因为有生者，没有不死之故。然而现在的世人，却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都无作为，都不想去研求行持。』为甚么我会称叹你们呢？因为我也是作

如是之说的：『甚奇！甚奇！人命乃极为短少，不久之间，必定会至于后世，因此，应多作善事，应行梵行，因为有生者，没有不死的之故。然而现在的世人却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都无作为，都不想去研求行持。』所以的缘故为何呢？

在于过去世之时，所有出生于此世间的众生，其寿命都为八万岁为其准则。比丘们！人寿八万岁之时，此阎浮洲乃极为大丰乐，都饶财珍宝（有很多的钱财宝物），村邑都相接近（比邻而立），有如鸡只之一飞的距离而已。比丘们！人寿八万岁之时，女人年满五百岁时，乃当出嫁与人。比丘们！人寿八万岁时，唯有如是之病，所谓：寒、热、大小便、欲、不食、老（所谓寒热饥渴粪尿），更没有其它的疾患。

比丘们！人寿八万岁之时，有一位国王，名叫拘牢婆（极作，曾出在一三二经），是一位转轮圣王。很聪明而有智慧，具有四种军队。他整御天下，都由于自己之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等之七宝是。有千子具足，颜貌都很端正，也非常的勇猛无畏，而能伏他众，必定能统领此一切的大地，乃至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正法教令民众得大安稳的。

比丘们！拘牢婆王有一位梵志，名叫阿兰那大长者，为父母所举，受生都清净（父母的家世都是清净的），乃至至于七世的父母都不绝其良好的种族，生生都不作恶，都博闻而总持，通过于四典经，深达于因、缘、正、文、戏等五句说。比丘们！梵志阿兰那，有无量百千的摩纳磨（婆罗门青年）。梵志阿兰那乃为了这些算不尽的摩纳磨，而住在于一无事处，而教授他们的经书。

那个时候，梵志阿兰那，独住在于静处，曾燕坐思惟，其心乃作如是之念：甚奇！甚奇！人命乃极为短少，必定在于不久之时，会转生于后世。因此，应多作善事，应行梵行，因为有生者，并没有不死的之故。然而现在的世人，却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都没有作为，都不想去研求行持。我宁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于是，梵志阿兰那，乃到达若干的国家的众多的摩纳磨之处，而对他们说：『诸位摩纳磨！我独住在于静处，燕坐思惟之时，我心曾作如是之念：甚奇！甚奇！人命乃极为短少，必定在于不久之时，会转生于后世，因此，应多作善事，应行梵行，因为有生者，没有不死的之故。然而现在的世人，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都

无作为，都不想去研求行持。我现在宁可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诸位摩纳磨！我现在欲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你们当作何等呢？（有甚么事要交代没有？此后将如何？）』

那些若干国家的众多的摩纳磨回答说：『尊者！据我们所知的，我们都承蒙尊者之恩。假若尊者将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的话，我们也应当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跟从尊者去学道。』于是，梵志阿兰那，就在于后时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那些若干国家的众多的摩纳磨，也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跟从其尊者梵志阿兰那，去出家学道。这就是尊者阿兰那，就是尊者阿兰那的弟子的名号之生起的原因。

那个时候，尊者阿兰那，曾为其弟子们说法：『诸位摩纳磨！甚奇！甚奇！人命乃极为短少，必定在于不久之时，会转生而至于后世的，应该要多作善事，应行梵行，因为有生者，没有不死之故。然而现在的世人，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都没有作为，也不想去研求行持。』那时，尊者阿兰那，就是这样的为了其弟子

们说法的，所谓：『诸位摩纳磨！甚奇！甚奇！人命乃极为短少，必定在于不久之时，会转生而至于后世的，因此，应多作善事，应行梵行，因为有生者，没有不死的。然而现在的世人，却对于法行，对于义行，对于善行，对于妙行，乃无所作为，也不想去研求行持。』像如是的，尊者阿兰那，乃为他的弟子们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者阿兰那，也曾经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摩纳磨！犹如朝露滞在于草上，而遇到太阳一出，则会消灭那样，暂时有，而不会久的。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早晨的露水那样，甚为难得，为至少的少味（少有快乐），而有大苦痛的灾患，灾患可说就是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者阿兰那乃为弟子们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者阿兰那，乃为其弟子们说如是之法：『摩纳磨！犹如大雨时，滞水会成泡，或者会生，或者会灭那样，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水泡那样，甚为难得，只有至少的少味，而有大苦痛的灾患，灾患可说就是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者阿兰那，乃为其弟子们说如是之法的。

又次，尊者阿兰那，乃如是的为其弟子们说法：『摩纳磨！犹如以杖，投着在于水中时，就会很快的浮出水面那样。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杖，投在水中后，就迅速的浮出那样，乃甚为难得，为至少的少味，而有大苦痛的灾患，灾患可说是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者阿兰那，乃为其弟子们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者阿兰那，曾为其弟子们说如是之法：『摩纳磨！犹如新的瓦孟（盛饭的瓦器），投在水中时就会浮出，放着在于风热之中，就会很快的干燥那样。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新的瓦孟那样，虽渍于水中，然而很快就会干燥，为甚难得的一件事，只有至少的少味，而有大苦痛的灾患，灾患为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者阿兰那，乃这样的为其弟子说法。

又次，尊者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摩纳磨！犹如小段之肉放着在于大釜的水中，下面即起炽燃之火的话，就会速得消尽那样。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段肉之消尽那样，为非常的难得，只有至少的少味，而有大苦痛的灾患，灾患可说是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者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者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摩纳磨！犹如缚贼徒，送至于标下，将斩死那样，随着其举起其足（脚），即一步一步的趣于死亡，一步一步的趣于命尽。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贼徒，将缚送至于标下斩杀那样，非常的难

得，只有至少的少味，而有大的苦痛的灾患，灾患乃为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师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师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摩纳磨！犹如屠儿之牵牛，将牠杀死那样，随着其举起牠脚，则一步一步的趣于死亡，一步一步的趣于命尽。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被牵去赴杀场的牛那样，非常的难得，只有至少的少味，乃有大的苦恼的灾患。其灾患乃为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师阿兰那，乃这样的为其弟子说法。

又次，尊师阿兰那，乃这样的为其弟子说法：『摩纳磨！有如机织（织布的机械）那样，随着其行纬之近于完成，近于完毕那样。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机织的将织完那样，乃甚为难得，只有至少的少味，而有大的苦痛之灾患，灾患可说是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师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师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摩纳磨！犹如山的水，瀑涨而流疾，多有所漂流，其水流乃速馱（快）而过去，并没有须臾的停息。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寿之行程乃为迅速，一去即并没有一时的停住。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速馱（快）的水流那样，是非常的难得，只有至少的少味，而有大的苦痛的灾患，灾患乃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师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师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摩纳磨！犹如夜闇之时，以杖投在于地时，或者就会下头堕地，或者上头会堕在于地，或者又会卧堕，或者堕在于清静之处，或者会堕在于不净之处那样。像如是的，摩纳磨！众生被无明所覆盖，为爱所系缚，或者会转生于泥犁（地狱），或者会转生于畜生，或者会转生于饿鬼，或者会转生于天上，或者会转生于人间。像如是的，摩纳磨！人命乃如夜闇时之杖投在于地上那样，非常的难得，只有至少的少味，而有大的苦痛的灾患，其灾患可说是非常的多。』像如是的，尊师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师阿兰那，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摩纳磨！我在于世间，乃断除贪伺，心里并没有憎诤，看见他人的财物，诸生活之具时，并不会起贪伺，并不会欲使我去得它，我对于贪伺，已经净除其心。像如是的瞋恚、睡眠、掉悔，也同样的已净除。我对于世间的一切，已断疑度惑，对于诸善法并没有犹豫，我对于疑惑已净除其心。摩纳磨！你们对于世间的一切，也应该断除贪伺，其心当应没有憎诤，看见他人的财物，诸生活之具，应不起贪伺，应不欲使我得到，你对于贪伺应净除其心。像如是的，对于那些瞋恚、睡眠、掉悔，也是同样之理。你对于世间的一切，应断疑除惑，对于诸善法，应该要没有犹豫。』像如是的，尊师阿兰那乃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

又次，尊师阿兰那为其弟子说如是之法：『摩纳磨！我的心和慈俱在，而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都和慈俱在，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之和悲，和喜同俱之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心也和舍同俱，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中。摩纳磨！你们的心也应当和慈俱，应当遍满于一方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与慈俱在，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之与悲、与喜，也是同样的道理。心与舍俱，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尊师阿兰那，乃这样的为其弟子说法。

又次，尊师阿兰那，曾为他的弟子说梵世之法。如果尊师阿兰那为其弟子阐说梵世法之时，其诸弟子们当中，有人不完全具足而奉行其法的话，则其

命终之后，或者会往生于四王天，或者会生于三十三天，或者会生于焰摩天（第三层天，时分天），或者会生于兜瑟哆天（知足天，第四层天），或者会生于化乐天（第五层天），或者会生于他化乐天（第六层天）。如果尊师阿兰那为其弟子说梵世法之时，诸弟子们当中，如果有人完全具足奉行其法的话，其人当会修习四梵室（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修此，可感生于梵天），会舍离欲贪，在其命终之后，会得生于梵天。

那时，尊师阿兰那，曾作如是之念：我不应该和我的弟子们类同而俱至于后世，而共生在于同为一处。我现在宁可更修增上之慈，修增上之慈后，命终之后，能得往生于晃昱天中（光音天，色界二禅之顶上）。

尊师阿兰那就在于后来之时，更修增上慈，修习增上慈后，命终之后，乃得往生于晃昱天中。尊师阿兰那，及其诸弟子们，学道都不虚，都得大果报。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往昔之时的尊师阿兰那，是另有其人吗？你们不可作如是之念：为甚么呢？比丘们！当知，即是我啊！我在于那时，名叫尊师阿兰那，我在于那时，有无量百千的弟子，我在于那时，为诸弟子们说梵世之法。

我阐说梵世之法时，诸弟子们当中，如有不完全具足去修习奉行的话，则在其命终之后，或者生于

四王天，或者生于三十三天，或者生于焰摩天，或者生于兜瑟哆天，或者生于化乐天，或者生于他化乐天。我说梵世法之时，诸弟子们当中，假如有完全具足奉行法的话，也就会修习四梵室，而舍离于欲贪，在其命终之后，得生于梵天。我在于那时，曾作如是之念：我不应该和弟子们同类而俱至于后世，而共生于同一个地方。我现在宁可更修增上慈，修习增上慈后，命终之后，可以得生于晃昱天中。我在于后来之时，就更修增上慈，修习增上慈后，命终之后，得生于晃昱天中（光音天，新译为极光净天）。我在那个时候，和我的诸弟子们，都学道而不空虚，都得大果报。

我在于那时，乃自饶益，也饶益于他人，饶益于很多人。都愍伤世间，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以及饶益，和求安隐快乐。不过我在于那时所说之法，乃不至于究竟，并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之终止。我在于那时，还不能离开生老病死，还不能离开有啼哭忧戚之事，也未能得脱一切苦恼。比丘们！我现在出世为如来，为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我现在自饶益，也饶益他人，饶益很多人，都愍伤世间，为了天，为了人，而求义，以及饶益，而求安隐快乐。我现在所

说之法，已得至于究竟，已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完了后，我现在已离开生老病死，已离开啼哭忧戚之事，我现在已得脱一切的苦恼。

比丘们！如果有正说的话，那就是说：人命乃极为短少，必定在于不久之时，会交至于后世，因此，应行善事，应行梵行，因为有生者，没有不死的。比丘们！现在所说的就是正谗。为甚么呢？现在如果有长寿的人，不过是远至于一百岁，或者又小小的超过于一百岁而已（一百余岁为人寿的极限）。假若有所长寿的话，其寿命存在于世间三百年之时，则春季为百次，夏季为百次，冬季为百次。如果生命生存为千二百个月的话，则春季为四百次，夏季也为四百次，冬季也是四百次的了。假如命存千二百个月的话，则命存为二千四百个半月，春季为八百个半月，夏季也八百个半个月，冬季也为八百个半个月。命存二千四百个半月的话，就为之三万六千的昼夜，春季为一万二千个画夜，夏季也为一万二千个画夜，冬季也为一万二千个昼夜。命存三万六千昼夜的话，就为七万二千之食，以及也会有障碍其食之时，和障碍母乳之时。

所谓有障碍其食，就是说：苦恼时，就不能食，瞋恚时，就不能食，疾病时，

就不能食，有事时，就不能食，行来时，就不能食，至于王间（政府）时，就不能得食，斋日时，也不能食，不得之时，也不能食。这叫做比丘一百岁之存命，其所讲百岁数、时数、岁时数、月数、半月数、月半月数、昼数、夜数、昼夜数、食数、障碍数、食障碍数。

比丘！如果有尊师，所为都为其弟子，而发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的话，则我现在已经作到这种事，你也应当又要去作，要到无事之处，在于山林树下，空寂安静之处，在那里燕坐思惟，不可以有些放逸！应该要勤加精进，不可使有后悔之事！这就是我的教敕，就是我的训诲。」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 一六一、梵摩经第十（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弥萨罗国有一梵志，名梵摩，年老寿高，而极大的富乐，颇受人的尊敬。他遣其弟子优多罗去观察佛陀的三十二相。优多罗最初仅见三十相，而心起疑惑，世尊乃以神力示其阴马藏，以及广长舌之二相。优多罗见后，一一回禀其师，并请求要就佛陀学道，梵摩乃允许他。其后，梵摩自己也皈依三宝，命终时，佛陀曾记说为证阿那含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鞞陀提国（毘提诃），和大比丘们俱在于一处。

那时，弥萨罗（鞞陀提国的首都，为跋耆族）城内有一位梵志，名叫梵摩（一百二十岁的外道长），是一位极大的富乐，资财为无量，畜牧产业乃不可称计，封户食邑（被国王封地赐爵），种种都非常的具足而丰饶。在弥萨罗城的财物，乃至水草木的一一，均为是所谓摩竭陀王—未生怨（阿闍世王，未出生就被相师占卜会有大逆不道的行为），为鞞陀提（韦提希夫人）之子，所特与其梵封的（国王的封赐）。梵志梵摩有一位摩纳（婆罗门青年），名叫优多罗，为父母所举（身世良好），受生为清淨，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其良好的种族，生生都没有恶，为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于因、缘、正、文、戏，以及五句说（故事谭）。

梵志梵摩曾听闻沙门瞿昙，为释迦的种子，而舍弃其释迦的宗族，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现在游行在于鞞陀提国，和其大比丘的弟子众俱在。那位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于十方，那位沙门瞿昙，为如来、无所著（应供）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

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他在于此世间当中，所有天，及魔，和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为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所说的法，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为具足清静，显现梵行。

又次，曾经听到那位沙门瞿昙，已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如果成就大人相的话，必定会有二处的真谛，为不虚的。第一就是：如果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会聪明而有智慧。有四种的军队，去整御天下，都由于自己而自在，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等，谓之七宝的。会有千子具足，颜貌很端正，勇猛而无畏，而能降伏其它的众生。他必定能统领此一切之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去教令，使得安隐的。第二就是：如果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去学道的话，必定会证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为流布，会周闻于十方。

梵志梵摩听此消息后，告诉他的弟子说：「优多罗！我所听到的就是如是：那位沙门瞿昙，为释迦的种子，乃舍弃其释迦的宗族，而剃除须发，而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现在游行在于鞞陀提国，和大比丘众俱在。优多罗！那位沙门瞿昙有大的名称，周闻于十方。那位沙门瞿昙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在于此世间的天，以及魔，和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乃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所说的法，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为具足清静，显现梵行。」

又次，优多罗！那位沙门瞿昙，乃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如果成就大人之相的话，必定会有二处，为真谛而不虚的。第一就是：如果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会聪明而有智慧。有四种军队，能整御天下，由于自己而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就是所谓的七宝。有千子之具足，颜貌都很端正，勇猛而无畏，能降伏其它的众生。必定能统领这里的一切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去教令，使人得安隐的。第二就是：如果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话，必定会得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而名称会流布，会周闻于十方。

优多罗！你如果受持诸经的话，必定会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如成就大人之相的话，必定会有二处，都是真谛而不虚的。第一，如果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会聪明而有智慧，有四种军队，能整御天下，由于自己之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就是所谓的七宝。有千子的具足，其颜貌都很端正，都勇猛无畏，能降伏他众生。他必定能统领这里的一切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去教令，使人得安隐的。第二就是：如果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话，必定会证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会流布，会周闻于十方。」

优多罗回答说：「唯然！师尊！我受持诸经时知道会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如果成就大人之相的话，必定会有二处，为真谛而不虚的。第一就是：如果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为聪明而有智慧，有四种的军队，能整御天下，由于自己之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就是所谓的七宝。有千子之具足，其颜貌都很端正，为勇猛无畏，而能降伏他众生。他必定能统领这里的一切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人得到安隐的。第二就是：如果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的话，必定会证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会流布，会周

闻于十方。」

梵志梵摩告诉他说：「优多罗！你往诣那位沙门瞿昙之处，去观察那位沙门瞿昙，到底是这样的

吗？或者不是这样的吗？到底实在具有三十二大人之相与否呢？」

优多罗摩纳听后，乃稽首梵志梵摩之足，绕其身边三匝之后离去。就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而观察世尊的身上之三十二相。他看见世尊之身，具有了三十相，对于其它二相，则抱着疑惑的念头。所谓阴马藏（佛陀的男根密藏，有如马阴），以及广长舌（舌薄而广，软而长）。

世尊乃念而说：这位优多罗，正在观察我身上的三十二相。他只看见三十相，对于其它二相，则有疑惑，所谓阴马藏，以及广长舌之二相是。我现在宁可断除其疑惑为是。世尊知道应这样做后，就如其像定，而作如意足（入定而发神通）。世尊如其像定，而作如意足后，欲使优多罗摩纳，看见其身上的阴马藏，以及广长舌之相。

于是，世尊即如其像定，而作如意足。世尊以如其像定，而作如意足后，优多罗摩纳，乃看见世尊的身上之阴马藏，以及广长舌之相。所谓广长舌，就是从口出舌，其舌能尽覆其面。优多罗摩纳看见后，曾作如是之念：沙门瞿昙真的是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如成就大人相的话，必定有二处之真谛不虚。第一为：如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会很聪明而有智慧，有四种的军队，能整御天下，由于自己而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宝，就是所谓的七宝。也具足了千子，其颜貌都很端正，而勇猛无畏，而能降伏其它的众生。他必定能统领这里的一切土地，乃至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人得到安隐。第二就是：如果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话，必定能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会流布，会周闻于十方。

优多罗摩纳又作如是之念：我宁可极为观察其威仪礼节，以及观察其游行所趣的一切。于是，优多罗摩纳寻即随佛而行，在于夏天四月当中，去观察其威仪礼节，以及观察其游行所趣的一切。优多罗摩纳经过夏天四月，悦可世尊的威仪礼节，以及观察世尊的游行所趣的一切，然后白佛而说：「瞿昙！我现在有事，欲还皈，特来请辞。」世尊告诉他说：「优多罗！你要回去，就随你之意吧。」

优多罗摩纳闻世尊所说后，就善受善持，就从其座位站起，绕佛三匝后离去，而往诣于梵志梵摩之处，到后，稽首梵志梵摩之足，然后退坐在一边。梵志梵摩问他而说：「优多罗！是否如实在所闻的那样：沙门瞿昙有大的名称，周闻于十方，为如是的呢？或者为不如是呢？实在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吗？」

优多罗摩纳回答说：「唯然！师尊！实在如所闻的，沙门瞿昙乃有大的名称，周闻于十方，沙门瞿昙实在就是如是，并不是非如是，实在是有三十二相的。师尊！沙门瞿昙有(1)足安平而立之相，叫做，师尊！沙门瞿昙有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2)师尊！沙门瞿昙的足下生轮，轮有千辐，一切都具足，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3)师尊！沙门瞿昙为足指纤长，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4)师尊！沙门瞿昙的足周而正直，这叫做，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5)师尊！沙门瞿昙的足跟踝后，两边都平满，就是所谓，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6)师尊！沙门瞿昙之足的两踝，都臃，就是为之，师尊！沙门瞿昙之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7)师尊！沙门瞿昙的身毛，乃上向，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8)沙门瞿昙的手足有网缦，有如鴈王，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

又次，师尊！(9)沙门瞿昙的手足极妙，乃柔弱软软，有如兜罗华（细绵花），

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0)沙门瞿昙的肌皮软细，尘水不能着，这就是，师尊！沙

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1)沙门瞿昙为一毛，一一之毛就是说在其身上的一一的孔穴当中，有一毛之生出，其色如紺青，如螺之右旋，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2)沙门瞿昙为鹿的肠，犹如鹿王，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3)沙门瞿昙为阴马藏，犹如良马王，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4)沙门瞿昙的身形圆好，有如尼拘类树（纵广树），上下都圆，而相称，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5)沙门瞿昙之身不阿曲，身不曲就是平立时，伸手可以摩其膝，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6)沙门瞿昙之身，乃为黄金之色，有如紫磨金，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

又次，师尊！(17)沙门瞿昙之身，七处都满，七处满就是：两手、两足、两肩以及颈，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8)沙门瞿昙其上身为大，犹如狮子那样，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19)沙门瞿昙为狮子的颊车，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20)沙门瞿昙的脊背平直，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21)沙门瞿昙的两肩上连通，颈都平满，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22)–(25)沙门瞿昙有四十齿，牙平，齿不，齿白，通于味第一味，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26)沙门瞿昙的梵音可爱，其声音乃如迦罗毘伽（伽陵频伽，好声鸟），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28)沙门瞿昙，乃为广长舌，所谓广长舌，就是其舌从口中出后，遍覆于其面，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29)沙门瞿昙的承泪处满，有如牛王（眼睫如牛王），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30)沙门瞿昙的眼色紺青，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31)沙门瞿昙之顶，有肉髻，团圆而相称，发如螺之右旋，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又次，师尊！(32)沙门瞿昙的眉间生毛，为洁白，而右紫，这就是，师尊！沙门瞿昙的大人的大人之相。这叫做，师尊！沙门瞿昙之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

附注：卷十一，第五十九经，三十二相经，曾提示过，所谓：1.足安平立，2.足下生轮，3.足指纤长，4.足周正直，5.足跟踝后两边平满，6.足两踝臃，7.身毛上向，8.手足网缦，9.手足极妙柔弱软敷，10.肌皮软细，11.一孔一毛，12.鹿肠，13.阴马藏，14.身形圆好，15.身不阿曲，16.身黄金色，17.身七处满，18.身大犹如狮子，19.狮子颊车，20.脊骨平直，21.两肩上连通颈平满，22.四十齿，23.牙平，24.齿不疏，25.齿白，26.梵音可爱，27.声犹如加罗毘伽，28.广长舌，29.承泪处满，30.眼色紺青，31.顶有肉髻，32.眉间生毛。

如果成就大人之相的话，必定有二处，都是真谛不虚的。第一，如果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为聪明而有智慧，会有四种军队，能整御天下，都由于自己之自在，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 那七宝就是：轮宝 象宝 马宝 珠宝 女宝 居士宝、



主兵臣宝，就是所谓的七宝。有千子之具足，其颜貌都端正，勇猛而无畏，而能降伏他众生。他必定能统领这里的一切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都以法教令，使得安隐的。第二，如果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的话，必定会得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名称会流布，会周闻于十方。

又次，师尊！我看见沙门瞿昙之着衣、已着衣，被衣、已被衣，出房、已出房，出园、已出园等动作，和行道而至于村间之事，如入村、已入村、在巷，入家、已入家，正床、已正床，坐、已坐，澡手、已浇手，受饮食、已受饮食，食、已食，澡手咒愿，徒座而起。步出家、已出于家，在巷，出村、已出村，入园、已入园，入房、已入房等事。师尊！沙门瞿昙，着衣很齐整，不高，又不下，衣不近其体，风不能使衣远离其身。师尊！沙门瞿昙被衣很齐整，不高，也不下，其衣不近于其身体，风不能使衣远离其身。师尊！沙门瞿昙常着新衣时，都随顺于圣者的方式，都用剪刀把它割截后，再缝好，然后拿去染作恶色，像如是的，那圣者之染作恶色那样。他持有其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财物，也不是为了贡高，更不是为了自己的装饰，也不是为了庄严，但都是为了障蔽蚊虻，以及避风日之所触之故，也是为了惭愧，而覆其身之故。

他出房之时，身体并不低与仰。师尊！沙门瞿昙出房之时，终究不会低身。师尊！沙门瞿昙如欲行时，先举其右足，正举而正下，行不扰乱，也不会有恶乱。行时，两踝终究不会相振。（不相触）师尊！沙门瞿昙，其行之时，并不会被尘土所盆。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本来的善行之故。他出园之时，身体并不低与仰。师尊！沙门瞿昙出园之时，终不会低身，往至于村间，其身都极为右旋，观察如龙，遍观而观，不恐不怖，也不会惊惧，而观察诸方。为甚么呢？因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故。他入村里时，其身不会低仰。师尊！沙门瞿昙入于村里之时，终究不会低身，他在于街巷时，都不低视，也不仰观，唯有直而正之视，在于其中，并不会碍于其所知所见。

师尊！沙门瞿昙的诸根常定。为甚么呢？因为以其本来之善行之故。他入于家时，其身不会低仰的。师尊！沙门瞿昙入于家之时，终究不会低身。师尊！沙门瞿昙都抖身而右旋，正床而坐。他在于床上，不极尽其身力而坐，也不用手案在于（腿肉）而坐在于床上。他坐床后，并不悒悒（不忧闷不乐），也不烦恼，同时也是快乐。受澡水之时，不高，也不下，不多，也不少。他受饮食时，也不高，也不下，也不多，也不少。师尊！沙门瞿昙受食时，都平于钵，于羹与饮食，都于以相等。师尊！沙门瞿昙，抔食（以手抓捏而食）时，都齐整，都徐徐（慢慢）的着放入于口内，抔食未至之时，并不豫先张其口，及在于口内时，即再三的嚼，而咽（入于咽喉），饭，以及羹，也没有不断碎，还有余物在口内时，又不将抔食入于口中。

师尊！沙门瞿昙以三事清净之食，而欲得其味，然而也不是欲染味其食（虽会感受食物之味，但是不会贪着其味）。不是为财物，不是为贡高，不是为自饰，不是为庄严，但欲存其身，而能久住，而无疾患，食物乃用来止故疹（疹虽为皮肤上发生的颗粒的点子，但总称为病），用来豫防，使其不起新的疾病，为了存命而无疾患，增有体力而得快乐而已的。饭食已完毕后，受澡手之水时，乃不高不下，不多不少。受澡钵之水，也不高不下，不多不少。他将手洗净后，其钵也洗净，洗钵而使其清净后，其手也清净。拭手后，便拭其钵。拭钵之后，便拭手。他洗拭其钵后，就安着在于一边，在于不近不远之处，并不数次观看其钵，也不是为了其钵。他并不毁咎此食，也不称与其食物，但是暂时默然而已。他嗣后就为居士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居士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站起，便退而还回。

他出其家时（离开居士之家），其身并不低仰。师尊！沙门瞿昙出居士之家时，

终究不低身。他在街巷时，并不低视，也不仰视，唯直正而视，在其中，并不会因此而有所碍其所知所见的。师尊！沙门瞿昙的诸根乃常定。为甚么呢？因为其本来的善行之故。他出村之时，身体也不会低仰。师尊！沙门瞿昙出村之时，终究不会低身。他进入园内时，身体也不低仰。师尊！沙门瞿昙进入园内时，终究不会低身的。他中食之后收举衣钵，澡洗其手足后，就会将尼师檀（坐具）放着在于肩上，而入于房内去宴坐。师尊！沙门瞿昙乃饶益世间之故，而入房去宴坐的。师尊！沙门瞿昙则在于晡时，从其宴坐寤起时，其面色乃非常的光泽。为甚么呢？因为他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故。

师尊！沙门瞿昙之口，会出八种的音声，第一为甚深，第二叫做毘摩楼簸，第三叫做入心，第四叫做可爱，第五叫做极满，第六叫做活瞿，第七叫做分了，第八为之智（佛所发出之音，言辞清雅，令人闻即解悟。1.极好音，2.柔软音，3.和适音，4.尊慧音，5.不女音〔大雄之德，令人敬畏〕，6.不误音，7.深远音，8.不竭音）。为多人所喜爱，为多人所快乐，为多人所思念，使人能得心定。师尊！沙门瞿昙乃随众生而说法，其声都不出于大众之外，唯在于大众当中，而为他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的。都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其座站起，还归其本所。师尊！沙门瞿昙，其形像，乃如是这般的，但有殊胜，又超过于如是的。师尊！我欲往诣那位沙门瞿昙之处，去从他学习梵行（不知能准与否？）」梵志梵摩告诉他说：「随你之意好了。」

于是，优多罗摩纳，稽首梵志梵摩之足，绕其身边三匝之后离去，乃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

然后退坐在于一边，他仰白佛陀说：「世尊！我愿跟从世尊您学道，而受具足戒，而成就为一比丘之身，得从世尊您修行梵行。」

于是，世尊乃度优多罗摩纳，使其学道而受具足戒。世尊度优多罗摩纳，令其学道受具足戒后，就游行于鞞陀提国，而与大比丘众们，同时就展转前进，而到达于弥萨罗，则住在于弥萨罗的大天捺林。

那些弥萨罗的梵志、居士们，听闻沙门瞿昙，为释迦的种族的子弟，乃舍弃释迦的宗族，而出家去学道，游行于鞞陀提国，和大比丘众俱在，而展转来到此弥萨罗，住在于大天捺林。沙门瞿昙乃有大的名称，周闻于十方。沙门瞿昙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他在于此世间的天，以及魔、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乃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上于其中。他所说之法，乃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具足了清静，显现梵行。如果有人，能拜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而去敬重礼拜，去供养承事的话，就能快得善利。我们宁可同往，去拜见那位沙门瞿昙，去礼拜供养他。

那些弥萨罗的梵志、居士们，各各都和其相等类的眷属相随，从弥萨罗出发，向北而行，而至于大天捺林，欲去拜见世尊，欲去礼拜供养世尊。他们往诣佛所后，有的弥萨罗梵志、居士，乃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的。有的即与佛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的。有的乃叉手向佛，然后退坐在一边。有的遥见佛陀后，就默然而坐。那些弥萨罗的梵志、居士，各各坐定后，佛陀就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成就他们的欢喜心。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的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默然而坐。

梵志梵摩也听闻沙门瞿昙为释种的子弟，而舍弃释迦的宗族，出家去学道，游行在鞞陀提国，和大比丘众俱在，展转而来到此弥萨罗国，住在于大天捺林。那位沙门瞿昙有大的名称，周闻于十方，那位沙门瞿昙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他在于此世间的天，及魔、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而能自知

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所说的法，乃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如果有人能够拜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而去敬重礼拜，去供养承事的话，就能快得善利。我宁可往见沙门瞿昙，去礼拜供养他。

梵志梵摩乃告诉御者说：「你赶快严驾车辆，我现在欲往诣沙门瞿昙。」御者受教后，就速严驾完毕后，还白而说：「严驾已完毕，贤尊！请自知时。」于是，梵摩就乘那极为贤妙之车，从弥萨罗出发，向北行去，而至于大天捺林，欲去拜见世尊，礼拜供养世尊。

那时，世尊在无量的大众前后围绕之中，为他们说法。梵志梵摩遥见世尊在无量大众前后围绕之中，为他们说法，他看见后，乃起恐怖。于是，梵摩就避在道侧，至一树下而住，而告诉一摩纳（青年）说：「你到那位沙门瞿昙之处，代我问讯其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呢？就作如是之语而说：『瞿昙！我的师父梵摩叫我代他向您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吗？瞿昙！我的师父梵摩欲来拜见沙门瞿昙您。』」

于是，摩纳就受教而行，就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而仰白佛说「瞿昙！我的师父梵摩问讯您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吗？瞿昙！我的师父梵摩欲来拜见沙门瞿昙您。」

世尊告诉他说：「摩纳！令梵志梵摩能够安隐快乐，今天，以及人、阿修罗（非天）、捷杳耆（干闥婆，乐神，闻香而至，而歌乐的神）、罗刹（暴恶鬼），和其余的种种身都能安隐快乐。摩纳！梵志梵摩欲到这里来，可以随意而来！」

于是，摩纳听佛所说，就善受善持，即从其座站起，绕佛三匝后而去。而还诣梵志梵摩之处，而白其师说：「师尊！我已经告知沙门瞿昙，那位沙门瞿昙现在住在那里，正等候师尊您，唯愿师尊知时！」

梵志梵摩就从车下来，徒步而往诣佛所。那些先来的大众遥见梵志梵摩之到来，就从他们的座位站起，大家都开道而避之，为甚么呢？因为乃为有名德，以及多识之故。

梵志梵摩告诉彼众而说：「诸位贤者！请各各复坐，我欲直往拜见沙门瞿昙。」于是，梵摩就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那时，梵志乃不坏二根，所谓眼根及耳根是。梵志梵摩坐后，乃谛观佛身的三十二相，他只看见三十相，对于二相存有疑问，所谓阴马藏，及广长舌相是。梵志梵摩实时用偈问世尊而说：

如我昔曾所闻 三十二大人相 于中求不见二  
尊沙门瞿昙身 为有阴马藏不 一切人尊深密  
云何为人尊尊 不现视微妙舌 若尊有广长舌  
唯愿令我得见 今实有疑惑心 愿调御决我疑

（如我从前曾经所听到的，则为有三十二大人之相。然而在于其中，寻求过后，不见其中的二相。

贤尊沙门瞿昙之身，到底有阴马藏与否呢？一切人民都尊重您，乃为非常的深密，为甚么能为人最尊呢？）

（现在不能看到您的微妙之舌，如果贤尊有广长舌的话，唯愿令我得以看见！现在实在是疑惑的心，愿调御师您，决断我的疑惑吧！）

世尊乃作如是之念：这位梵志梵摩正在寻求我的三十二相，然而他只见三十相，对于其它的二相存有疑念，所谓阴马藏，以及广长舌之相是，我现在宁可除去他的疑惑为是。世尊知道此事后，就作如其像定的如意足（入定而现神通），因此，梵志梵摩乃得以看见世尊的身上的阴马藏，以及广长舌之相。就中，所谓广长舌，就是其舌乃从口出外，能尽覆其面之义。世尊现出神通，达成梵志之望后，就止其如意足（神通），然后为梵志梵摩说此偈颂而说：

谓汝昔曾所闻 三十二大人相 彼一切在我身  
满具足是上正 调御所于我疑 梵志发微妙信  
至难得见闻 最上正尽觉 出世为极难  
最上正尽觉 梵志我正觉 无上正法王

(所谓你在于过去之时，曾经所听闻过的三十二大人之相，其一切都在我的身上，我都圆满具足，为最上而正真的。你应调卸，应断除对于我的疑念。梵志！你应该要发微妙的信心。)

(最为难得以见闻的，就是最上的正尽烦恼的觉者。出世间为极为难能可贵的就是最上的正尽觉。梵志！我就是正觉者，就是无上的正法之王。)

梵志梵摩听后，曾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瞿昙，乃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所谓成就大人之相的话，必定会有二处的真谛不虚。第一就是：如果在家的话，必定会为转轮王。为聪明而有智慧，有四种的军队，能整御天下，为如法的法王，而成就七宝。那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就是所谓的七宝。有千子的具足，其颜貌都很端正，为勇猛无畏，能伏他众生。他必定能统领一切土地，乃至于大海，都不用刀杖，都用法而教令，使人得到安隐的。第二就是：假如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的话，必定能证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其名称会流布，而周闻于十方。

于是，世尊，乃作如是之念：这位梵志梵摩乃长夜无谄（长时不会谄谀而讨好人家），不会欺诳他人。其所欲望的，其所启问的，一切都是希望能够知道真相，并不是为了触娆他人，他也是这样的人，我宁可说那甚深的阿毘昙（对法，对于法而作概括性的对论，和后世之所谓论，用意不同）。世尊了知应这么做后，就为梵志梵摩，说颂而说：

现世乐法故 饶益为后世 梵志汝问事 随本意  
所思

彼彼诸问事 我为汝断疑

(现世因为喜乐于法之故，会饶益到了后世的。梵志你如有疑问之事，就随着你的本意之所思念，彼彼有所疑问的诸事，我都能为你断除疑惑的。)

梵志梵摩也说偈问佛而说：

世尊已许问 梵志梵摩故 便问世尊事 随本意所思

云何为梵志 三达为何义 以何说无着 何等正尽觉

(世尊已许允问疑之事，为了梵志梵摩之故。因此，就请问世尊有些疑问之事，乃随着本意所思而启问的〔以上四句，不一定是梵志之偈，可能为集经者的叙述。〕)

(甚么叫做梵志？三达是甚么意义呢？〔三达是甚么呢？〕。甚么叫做无着？甚么叫做正尽觉呢？)〔三达为宿命、天眼、漏尽的三明。以婆罗门教来说，就是通达于梨俱、娑摩、夜柔之三吠陀〕。

那时，世尊，也以偈颂回答而说：

灭恶不善法 立住择梵行 修习梵志行 以此为梵志

明达于过去 见乐及恶道 得无明尽说 知是立牟尼

善知清净心 尽脱淫怒痴 成就于三明 以此为三达

远离不善法 正住第一义 第一世所敬 以此为无着

饶益天及人 与眼灭坏净 普知现视尽 以此正尽觉

(灭除恶不善之法，立住于择灭的梵行，修习于梵志之行，这就是为之梵志的了。)

(明达于过去世之事，彻见于安乐，以及恶道，而得证无明之灭尽之说，就能知道已建立为牟尼〔寂静，解脱的圣者〕的了。)

（善知于清静之心，尽脱那些淫怒痴〔贪瞋痴〕，成就于三明〔上记之三明：宿命智证明，生死智证明，漏尽智证明，所谓三事通达无碍的智明〕，以此而为之三达〔三达则三明，也是三证法，是无学的果位〕。）

（远离于不善之法，正住于第一义，为第一世间的人之所敬重的，以此为之无着。）

（能饶益于天，以及人们，给与他们以眼目，而灭坏诤闹的。普知一切，现在能视透一切，以此而名叫正尽觉。）

于是，梵摩就从其座位站起，欲稽首在佛陀的双足下。那时，大众即同时发出高大的音声而说：「沙门瞿昙乃为甚奇！甚特！有大的如意足，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为甚么呢？因为在此弥萨罗国所有的梵志、居士当中，梵志梵摩乃在于这些人当中最为第一的人。所谓出生之故，则梵志梵摩乃为良家的父母所举（所出身），受生为清静的家庭，乃至七世的父母，都不绝于其种族，生生都不恶。而他却能为沙门瞿昙极为低下其意，而去尊敬作礼，去供养奉事。沙门瞿昙实在为甚奇！甚特！有大的如意足，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为甚么呢？因为在此弥萨罗国所有的梵志、居士里，这位梵志梵摩在于那些人当中，可说是最为第一，所谓学书之故，梵志梵摩乃为博闻而能总持，诵过于四典经，深达于因、缘、正、文、戏等五句说。他却能为沙门瞿昙极为低下其意，而尊敬作礼，而供养奉事。」

沙门瞿昙为甚奇！甚特！有大的如意足，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为甚么呢？因为在此弥萨罗国所有的梵志、居士当中，梵志梵摩可说是在此里面最为第一的人，所谓有财物之故。梵志梵摩为极大的富乐，其资财乃为无量，其畜牧产业，实在是不可称计得出，为国王封户食邑，种种都为具足丰饶。在弥萨罗里，乃至水草树木，乃谓国王摩竭陀—未生怨（阿闍世王），鞞陀提（韦提希夫人）之子，特与而受其梵封的。他却能为沙门瞿昙极为低下其意，去尊敬作礼，去供养奉事。」

沙门瞿昙为甚奇！甚特！有大的如意足，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为甚么呢？因为在此弥萨罗国所有的梵志、居士当中，梵志梵摩就是在于其中最为第一的人，所谓有寿命之故。梵志梵摩乃极为大长老，寿命具足，年已一百二十六，他却能为沙门瞿昙极为下意而尊敬作礼，而供养奉事。」

这时，世尊乃以他心智，知道那些大众之心的所念，世尊知道后，告诉梵志梵摩说：「止！止！梵志！只要你的心欢喜，就足够的了。你可以回到你的座位去坐下，我会为你说法的。」

梵志梵摩乃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世尊就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心。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以如诸佛之法，首先讲说端正之法，使闻者欢悦，所谓说布施，说持戒，说生天之法，而毁谤欲贪为灾患，生死为秽污，称叹无欲为妙，道品为净。世尊为他说此法后，佛陀已知道他已有欢喜心，已有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已经有能有力，可以接受佛的正法，所谓如诸佛所说的正要，世尊就具为他说苦、集、灭、道的四谛。梵志梵摩就在于其座上彻见四圣谛，也就是苦集灭道的真谛。有如白素，容易被染为色那样。像如是的，梵摩就在于其座上彻见四圣谛—苦、集、灭、道。

于是，梵摩见法而得法，而觉证白净之法，断疑度惑，更没有其余之尊，也不再由于其它，已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已得无所怖畏，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佛足，然后白佛说：「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这时，梵志梵摩，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唯愿明天垂顾受我的邀请，

以及比丘众！」世尊为梵志梵摩之故，默然而纳受。

梵志梵摩知道世尊默然受请后，乃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离去，就还归其家，即于其夜，施设肴饌极妙的上味，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饮食物）。将一切都施设完毕后，到了翌日的平旦，则敷好床座，至时唱说：「世尊！饭食已办好了，唯愿圣者知时。」

于是，世尊过夜至于翌日的平旦，着衣持钵，被诸比丘所翼从，世尊即在前面，往诣于梵志梵摩之家，到后，在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梵志梵摩知道世尊及比丘众们都坐定之后，就自行澡水，然后以上味的肴饌、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自手斟酌，使佛及大众极为满。食事完毕之后，就收食器，而行澡水后，即取一小床，坐在那里听受咒愿。梵志梵

摩坐后，世尊就为他咒愿而说：

咒火第一齋 通音诸音本 王为人中尊 海为江河长  
月为星中明 明照无过日 上下维诸方 及一切世间  
从人乃至天 唯佛最第一

（咒火是第一之齋，通音就是诸音的根本，国王为人民当中最为尊贵的，海即为所有江河之长的，月为所有星宿当中最为光明的，然而其光明普照，乃不能超过于太阳。）

（上下四维〔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诸方，以及一切世间里，从人乃至于天，唯有佛陀，乃最为第一的。）

于是，世尊为梵志梵说咒愿后，就从其座位站起后离去。在弥萨罗国安住而经周数日后，就摄衣收钵，则便游行而至于舍卫国。展转前进而到舍街国后，就住于胜林给孤独园。于是，众多的比丘在舍卫城内乞食时，听说那位弥萨罗国的梵摩梵志，用偈问佛之事后不久，就命终正寝。诸比丘们听到此消息后，大众食事完毕，过了中午之后，就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坐具）放着在于肩上。而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大众白佛说：「世尊！我们众多的比丘，在于平旦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时，听闻弥萨罗的梵摩梵志，以偈问佛之事后，他就寿终正寝了。世尊！他死后至于何处？转生在那里？后世为如何呢？」

世尊回答说：「比丘们！梵志梵摩乃极为有大利，他最后已知法，为法之故，已不会烦劳于我了。比丘们！梵志梵摩的五下分结（贪欲、瞋恚、身见、戒禁取见、疑）已灭尽，会生于彼（色界天），然后般涅槃，会得不退法，不还来于此世间（不远果，三果罗汉）。」

那时，世尊记说梵摩已得阿那含果（不还果，三果阿罗汉，在色界天一段时间后，而入于涅槃—证四果阿罗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梵志梵摩，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一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 根本分别品：第十三（有十经）（第四分别诵）

分别六界处 观法温泉林 释中禅室尊 阿难说意行  
拘楼瘦无诤 鸚鵡分别业

（分别六界经、分别六处经、分别观法经、温泉林天经、释中禅室尊经、阿难说经、意行经、拘楼瘦无诤经、鸚鵡经、分别大业经。）

### 一六二、分别六界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弗迦逻娑利未曾见佛，而自称他是佛的弟子，佛乃为他而说六界聚、六触处、十八意行，及成就第一真谛、智慧、布施、止息等四住处，并且教他不放逸慧，守护真谛，长养惠施，学至寂（息）等法。弗迦逻娑利闻法后，乃得住果证，遂向世尊忏悔其因不识如来，而称如来为「君」之过咎。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摩竭陀国，往诣于王舍城，拟在那里宿夜。于是，世尊乃往至于陶师之家，对陶师而说：「陶师！我现在欲寄住于陶屋过一宿，你是否同意吗？」陶师回答说：「我无所违（我乃没有问题的），然而有一位比丘，已先住在于里面，如果他听允的话，则欲住随意（可任意住下来）。」

那时，尊者弗迦罗娑利（受频婆娑罗王之劝，而出家，为觐见世尊而至王舍城，宿于陶师家。后和世尊不期而遇，世尊为他说法后，即得证果），已先住在于那个陶屋之中。于是，世尊乃步出陶师之家，而入于那个陶屋里，对于尊者弗迦罗娑利而说：「比丘！我现在欲寄住在于陶屋一宿，你是否见听码（许允吗）？」

尊者弗迦罗娑利回答说：「君！我无所违（我不要紧的），而且此陶屋已敷草座了，君如欲住下来的话，自可以随意的。」

那时，世尊从那个陶屋步出外面，去洗其足后，还入于屋内，在于草座上敷其尼师檀（坐具），就结跏趺之坐，整夜都默然静坐，而定其意，尊者弗迦罗娑利也同样的一夜默然静坐，而定其意。那时，世尊曾作如是之念：这位比丘住止寂静，可说是甚奇！甚特！我现在宁可问这位比丘：你师到底是谁？到底是依谁去出家学道受法的呢？世尊作此念后，就问而说：「比丘！你的师父是那一位？是依谁去出家学道受法的呢？」

尊者弗迦罗娑利回答说：「贤者！有一位沙门瞿昙，为释迦的种子。他曾经舍弃其释迦的宗族，去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后来已觉证无上的正尽觉。他就是我的师父，我乃依他而出家学道，而受法的。」

世尊就又问他而说：「比丘！你曾经看见过你的师父吗？」尊者弗迦罗娑利回答而说：「不曾看见过。」世尊问说：「你如果看见你的师父时，你认识与否呢？」

尊者弗迦罗娑利回答说：「不认识！然而，贤者！我乃听说那位世尊为如来，无

所著 等正觉 明行成为 善逝 世间解 无上士 道法御 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就是我的师，我乃依他而出家学道，而受法的。」

那时，世尊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族姓子说他乃依我而出家学道受法的，我现在宁可为他说法吗？世尊作此念后，就对尊者弗迦逻娑利说：「比丘！我现在要为你说法。所说之法，乃初也善，中也善，竟也善的。是有义有文，是具足清静，显现梵行，所谓分别六界，你当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尊者弗迦逻娑利回答而说：「唯然！（好的！）」

佛陀告诉他说：「比丘！人们有六界（地、水、火、风、空、识）之聚（人身聚集此六法），有六触处（六根所触的有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境），有十八意行（十八受，指意识为近缘而行之受，有十八种之别，所谓随六喜行、随六忧行、随六舍行），有四住处（真谛住处、慧住处、施住处、息住处）。如果有人住于其境界的话，就不会再闻忧戚之事，不闻忧戚之事后，其意便会不憎、不忧、不劳，也不会有恐怖。像如是的有教，而不放逸于慧，能守护真谛，长养其惠施。比丘！应当要学习最上的，应当要学习至寂的（息止），应该要分别六界。」

像如是的，人们有六界之聚的。这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说的呢？所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是。比丘！人们之所谓有六界聚，就是由于此而说的。

比丘！人们之有六触处，这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说的呢？所谓，比丘！眼触，即见色境（尘），耳触，即闻声尘，鼻触，即嗅香尘，舌触，即尝味尘，身触，则觉触尘，意触、即知法尘。比丘！人们之所谓有六触处，就是由于此而说的。

比丘！人们之有十八意行，这是由于甚么而说的呢？所谓，比丘！眼根看见色境时，会观色喜住（会伺察到喜处之色），会观色忧住（会伺察到忧处之色），会观色舍住（会伺察到不喜不忧之舍处之色）。像如是的，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等，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意根知道法境时，也会观法喜住（会伺察到喜处之法），会观法忧住（会伺察到忧处之法），会观法舍住（会伺察到不喜不忧之舍处之法）。比丘！这六喜观、六忧观、六舍观，合之而为十八行。比丘！人们之所谓有十八意行，就是由于此之故，而说的。

比丘！人们之有四住处，是由于甚么之原因而说的呢？所谓真谛住处、慧住处、施住处、息住处是。比丘！人们之所谓有四住处，就是由于此而说的。

甚么叫做比丘之不放逸之慧呢？如有比丘，能分别其身界而说：现在我的此身，有内地界，而受于生的。这是甚么呢？所谓：发、毛、爪、齿、粗细之肤，皮、肉、骨、筋、肾、心、肝、肺、脾、大肠、胃、粪，像如是之比类是。在此身中，其余的都在内，所摄于身内的，就是坚的，坚性就是住于

内的，而于生所受的，这叫做比丘之内地界是。比丘！如有内地界，以及外地界的话，这一切都总说为地界。这一切均为是非我所有的，我也不是其所有的，也不是神（神我，不是我之我）。像如是的以慧而观，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知其真相），心不染着于这个『地界』的话，这就叫做比丘之不放逸于慧。

又次，比丘！不放逸于慧。如有比丘分别其身界，而说：现在我的此身，有内水界，而受于生的。这是甚么呢？所谓脑髓、眼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痰、小便等，像如是的比类是。在此身中，其余的都在内，内所摄之水，其水性会润于内，于生所受的，这叫做，比丘！内水界是。比丘！如有内水界，以及外水界的话，这一切都总说为水界。这一切并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神我，不是我之我）。像如是的，以慧而观，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知其真相），而心不染着于此水界的话，这叫做比丘！不放逸于慧。

又次，比丘！不放逸于慧。如有比丘，分别此身界，而说：现在的我的此身，有内火界，而受于生的。这是怎么说呢？所谓热身、暖身、烦闷身、温壮身，所谓消



化饮食，像如是的比类是。在此身中，其余的都在内，内所摄之火，其火性热在于内，于生所受的，这叫做比丘！内火界是。比丘！如有内火界，以及外火界的话，这一切都总说为火界。这一切均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神我，不是我之我）。像如是的以慧而观，而知其如真，心不染着于此火界，这叫做比丘！不放逸于慧。

又次，比丘！不放逸于慧。如有比丘，分别身界，而说：现在我的此身，有内风界，而受于生的。这为怎么说呢？所谓上风、下风（上行风、下行风）、胁风、掣缩风、蹴风、非道风、节节行风（流通于肢节的风）、息出风、息入风等，像如是之比类。此身中，其余的都在内，内所摄之风，其风性，动于内，于生所受的，这叫做比丘！内风界是。比丘！如有内风界，以及外风界的话，其一切都总说为风界。其一切，并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神我，不是我之我）。像如是的以慧而观，而知其如真，心不染着于此风界，这叫做，比丘！不放逸于慧。

又次，比丘！不放逸于慧。如有比丘，分别于身界，而说：现在的我的此身，有内空界，而受于生的。这是怎么说呢？所谓眼空、耳空、鼻空、口空、咽喉动摇，所谓食噉含消（饮食物），安徐而住于咽，或者下过而出，像如是的比类是。在于此身中的其余的都在内，内所摄之空，在于空，而不被肉、皮、骨、筋所覆，这叫做，比丘！内空界是。比丘！如有内空界，以及外空界的话，其一切都总说为空界。其一切并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神我，不是我之我）。像如是的，以慧而观，而知其如真，心不染着于此空界，这叫做，比丘！不放逸于慧。

比丘！如有比丘，对于此五界，能知其如真（如实而知，知道其真相），知道其如真（真相）后，心不染着于它，而能解脱的话，就唯有其余的识的了。此为何等之识呢？所谓了别乐之识、了别苦之识、了别喜之识、了别忧之识、了别舍之识是。比丘！由于乐更乐（乐触）之故，而生乐觉（乐受），他就会感觉受乐之觉（乐受），觉受乐觉（乐受）之后，就会知道正在觉乐觉（知道自己正在感受乐受）。如果有比丘，灭除此乐更乐（乐触），而灭除此乐更乐后，如有从乐更乐（乐触）而生乐觉（乐受）的话，他也会消灭息止，也会知道已冷的了。

比丘！由于苦更乐（苦触）之故，而生苦觉（苦受）。他会感觉苦觉（苦受），感觉苦觉之后，就会知道正在感受苦觉（苦受）。如有比丘，灭除此苦更乐（苦触），而灭除此苦更乐（苦触）之后，如有从苦更乐（苦触）而有苦觉（苦受）的话，他也会消灭息止，也会知道已冷的了。

比丘！由于喜更乐（喜触）之故，而生喜觉（喜受），他会感觉受喜觉（喜受），感觉喜觉（喜受）之后，就会了知正在觉喜觉（正在感受喜受）。如有比丘消灭此喜更乐（喜触），而消灭此喜更乐之后，如有从喜更乐（喜触）而生喜觉（喜受）的话，他也会消灭息止，也会知道已经冷的了。

比丘！由于忧更乐（忧触）之故，而会生忧觉（忧受），他就会感觉忧觉（忧受），感觉忧觉（忧受）之后，就会了知正在觉忧觉（正知自己在受忧受）。如有比丘能灭除此忧更乐（忧触），灭除此受更乐（忧触）之后，如果有从忧更乐（忧触）而生忧觉（忧受）的话，他就会消灭息止，也会了知已冷的了。

比丘！由于舍更乐（舍触）之故，而会生舍觉（舍受），他会感觉正在受舍觉（舍受），感觉舍觉（舍受）之后，就会知道正在觉受此舍觉（舍受）。如有比丘灭除此舍更乐（舍触），灭除此舍更乐（舍触）之后，如有从舍更乐（舍触）而生的舍觉（舍受）的话，他就会灭除而息止，也会知道已经冷的了。

比丘！由于彼彼的更乐（种种的触）之故，而生彼彼之觉（而生种种的感觉纳受）。如果灭除彼彼的更乐（消灭种种的感触）的话，则彼彼之觉（种种的感受）也会消灭。他知道此觉（受）乃从更乐（触），是以更乐（触）为本，

以更乐（触）为习，由于更乐（触）而生，以更乐（触）为首，依于更乐（触）而行的。

比丘！犹如火母，乃以钻，以及人的方便，而使其有热相之故，而生火的那样。比丘！如果把那彼彼众多的林木相离，把它分散的话，如果从它而生火时，其火乃会数热，于生而数受的（屡次所生之火），它都会消灭而止息，则会便为冷的樵木（无木堆，火就不遍延，而息止）。像如是的，比丘！由于彼彼的更乐（触）之故，而会生彼彼之觉（有种种的觉触，才会有种种的感受），灭除彼彼的更乐之故，彼彼之觉，也会消灭（觉触灭除，则感受自会消灭）。他于此时，会知此觉（受）乃从更乐（触）而来，是以更乐为本，以更乐而习，从更乐所生，以更乐为首，依于更乐而行的。如果比丘，不染着于此三觉（苦受、乐受、舍受），而解脱的话，则那位比丘，乃唯存于舍，而极为清净的。比丘！那时，那位比丘，会作如是之念：我此清净之舍，移入于无量的空处，修如是之心，依于它，住于它，立于它，缘于它，系缚于它。我此清净之舍，移入于无量的识处，移入于无所有处，移入于非有想非无想处，而修如是之心，依于它，住于它，立于它，缘于它，系缚于它。

比丘！犹如巧于炼金的上妙的师傅那样。炼金师以火烧金，锻炼而使其极薄，之后，又用火而使其为燦（音力，黄色），数数（屡次）添足其火，熟炼而令净，极为使其柔软而有光明。比丘！此金乃在于金师之处，而以数数添足其火，而熟炼令净，极使其柔软而有光明之后，那位炼金的师傅就随着所铺设的，或者缠为彩彩，严饰新衣，或者为指环、臂钏、璎珞、宝鬘，都能随意而所作。像如是的，比丘！那位比丘乃作如是之念：我此清净之舍，移入于无量的空处，而修如是之心，依于它，住于它，立于它，缘于它，系缚于它；我此清净之舍，移入于无量的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修如是之心，而依于它，住于它，立于它，缘于它，系缚于它。

那位比丘又作如是之念：我此清净之舍，依于无量空处的话，故是有为（本来也是属于有为法的）。如果为有为之法的话，就是属于无常的；如果为无常的话，就是苦的；假若是苦的话，便知为是苦的。知道苦之后，他的此清净之舍，就不再移入于无量空处。又想：我此清净之舍，依于无量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的话，故是有为（本来这些地方，也是有为之法）。如果为有为的话，就是属于无常的；假若为无常的话，就是苦的了。如果是苦的话，便会知道为苦。他知道为苦之后，他的此清净之舍，就不再移入于无量识处，不再移入于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比丘！如果有比丘，对于此四处（四无色界天处），以慧去观察它，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道其真相），心不成就于它，不移入于它的话，他就在于那个时候，不再为有为，也没有所思，所称有，以及无是（绝于有无）。他受身，而为最后觉（受）的话，就会知道为受身之最后觉；受命为最后觉（最后之受命）的话，就会知道为受命的最后觉（最后所受之命）。其身坏命终，寿命已讫之时，其所觉受的一切，都会消减息止，会知道至于冷（无烦热，无烦恼）。

比丘！譬如燃灯那样，都是由于油，由于炷（灯心）而燃的。对于它，如果没有人更增益油，也不续换其炷的话，就会成为前的火焰已灭后，后面之火不能相续而燃，可说就是无所复受的了。像如是的，比丘之受身为最后觉的话，就会知道为受身之最后觉；受命为最后觉的话，就知道为是受命的最后觉。其身坏命终，寿命已完讫之时，他所觉受的一切都会消灭而息止，会知道为至冷（不烦热，无烦恼）。比丘！这叫做比丘之第一正慧，所谓至于究竟灭讫，为之漏尽的比丘而成就于那种境界，成就第一的正慧处。比丘！此解脱乃住于真谛，而得而不移动。所谓真谛，就是所谓如法。假若是妄

言的话，那就是所谓妄法的了。比丘！乃成就于那第一真谛处。

比丘！那位比丘铺设布施时，如果本来必有怨家的话，他就在于那个时候，把

其放舍、吐离、解脱、灭讫。比丘！这叫做比丘之第一正惠施。所谓尽于舍离一切世间，而无欲，而消灭，而息止，比丘成就于此境界，成就于第一惠施处。比丘！那些比丘之心如被贪欲、瞋恚、愚痴所秽污的话，就不得解脱。比丘！此一切淫怒痴（贪瞋痴）如果究尽，而无欲，而消灭，而息止的话，就能得第一之息（止息、寂静）。比丘！成就于其境界的话，就是成就于第一息处。

比丘！所谓我者，就是自举（自抬举、妄想），我当会有，这也是自举，我当为有非有非无，这也是自举，我当为色有；这也是自举，我当为无色有，这也是自举，我当为非有色非无色，这也是自举，我当为有想，这也是自举，我当为无想，这也是自举，我当为非有想非无想，这也是自举，是贡高，是憍傲，是放逸。比丘！如果没有这一切自举、贡高、憍傲、放逸的话，其意就叫做息（息止、寂静）。比丘！如果为意息的话，便不会有憎、不会忧、不会劳，不会怖畏。为甚么呢？因为那位比丘成就法之故，不再会有可说憎的。如果不憎的话，就会不忧，不忧的话，就不愁，不愁就不劳，不劳

就不会有怖。由于不恐怖之故，便当会般涅槃，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真理。）

说此法后，尊者弗迦罗娑利，乃远离尘垢，诸法之法眼，由之而生。于是，尊者弗迦罗娑利，见法而得法，而觉白净之法，所疑度惑，更没有余尊，已不再由于他人，已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已得无所畏。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佛足，而白佛说：「世尊！我悔过，善逝！我自首（发露忏悔其过失）我乃如愚如痴，如不定，如不善解，不识良田，而不能自知。为甚么呢？因为我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您，为『君』啊！唯愿世尊您，听许我的悔过！我悔过后，此后不会更作如此之咎！」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你实在是愚痴，你实在是不定，你实在是不善解，而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君。比丘！你如果能自悔过，发见后发露，护持而不再更作的话，则，比丘！像如是的，就对于圣法与律当中，有益而不损，所谓能自悔过，见后发露，护持而不再更作如是之事是。」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尊者弗迦罗娑利，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六三、分别六处经第二（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六内处、六更乐（六触），一一都配合六尘，而分别有喜住、忧住、舍住等十八意行。依此六喜、六忧、六舍，而又有执着与无欲之别，就遂成为三十六刀（有情的足迹）。如能断灭，就成就无量的说法。又谓三意止（三念住）为圣人之所习，圣人所习后，则可教大众。最后，说无上的调御士，乃调御士夫，趣于一切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为你们说法，所说之法，乃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为具足清静，显现梵行的。所谓分别六处经是。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唯！当会受教。」

佛陀说：「你们的六处，当知为内（当知六内处），六更乐（六触）处，当知

为内（当知六触身），十八意行，当知为内（当知十八意的考察），三十六刀，当知为内（当知三十六种有情的足迹）。在于其中，断除于彼，而成就于是（依此而舍此），无量的说法，当知其内！

三意止（三念住），就是所谓圣人所修习的。圣人所习后，就可教化大众。所谓无上的调御士，乃调御士夫（众生），趣向于一切的方处，这叫做分别六处经之事。

(1)六处当知为内者，这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说的呢？因为六处，就是所谓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是。六处当知为内，就是由于此之故而说的。

(2)六更乐处（六触处）当知为内者，这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说的呢？因为六更乐处就是所谓：眼更乐（眼触）乃为见色境，耳更乐（耳触）乃为闻声境，鼻更乐（鼻触）乃为嗅香境，舌更乐（舌触）乃为尝味境，身更乐（身触）乃为觉触境，意更乐（意触）乃为知法境，六更乐处，当知为内者就是由此之故而说的。

(3)十八意行（十八意的考察），当知为内者，这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说的呢？当比丘的，眼根看见色境后，应分别色的喜住（喜处之色，会生喜的色），分别色的忧住（忧处之色，会生忧的色），分别色的舍住（舍处之色，会生不喜不忧之色）。像如是的，对于耳、鼻、舌、身之分别声、香、味、触等事，也是同样之理。对于意根知道法境后，应分别法的喜住（喜处之法，会生喜的法），分别法的忧住（忧处之法，会生忧的法），分别法的舍住（舍处之法，会生不喜不忧之法）。这叫做分别六喜、分别六忧、分别六舍，总说为之十八意行（十八意之考察）。十八意行当知为内者，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4)三十六刀（三十六有情之迹），当知为内者，这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说的呢？因为有六喜依着（六种依在家之喜，也就是世俗的之喜），也有六喜依无欲（六种依出离的生活之喜）；有六忧依着（六种依在家之忧，也就是世俗的之忧），也有六忧依无欲（六种依出离的生活之忧）；有六舍依着（六种依在家的不喜不忧之舍，也就是世俗的之不喜不忧），也有六舍依无欲（六种依出离之生活的不喜不忧之舍）。甚么为之六喜依着？甚么为之六喜依无欲呢？由于眼根看见色境后，会生喜的，当知为有二种的，(1)或者就是依于着（世俗的之执着），(2)或者就是依于无欲（出俗的之无欲）的。

甚么叫做喜依着呢？眼根知道色境为可喜，而意念（内心即起思念），而爱其色相，而有爱欲相应之乐，如未得到的，就欲得它，已得到的，就会回忆后，而生喜。像如是之喜，就是叫做喜依着。甚么叫做喜依无欲呢？如知道色境为无常，为变易之

法，而应灭尽，而应无欲，而应灭息，从前的（过去的），以及现今（现在）的一切色为无常的，为苦的，均为是变灭之法，这样的思忆后，而生喜的心。像如是之喜，就叫做喜依无欲。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之对于声、香、味、触等事，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意根知道法境后，而生喜，当知也是有二种，(1)或者依于着（俗法），(2)或者依于无欲（出离法）。

甚么叫做喜依着呢？意根知道法境为可喜，而意念（心理思念），而爱其法境，而有爱欲相应之乐，未得到的，就欲得到它，已得到的话，就会回忆后而生喜。像如是之喜，就叫做喜依着。甚么为之喜依无欲呢？知道法境为无常，为变易之法，而当灭尽，而无欲、灭息，从前（过去的），和现在的一切法，均为是无常的，是苦的，会有生灭之法，思忆后而生喜。像如是之喜，就叫做喜依无欲。

甚么叫做六忧依着？甚么叫做六忧依无欲呢？如眼根看见色境后，而生忧，当知为有二种的。(1)或依于着（俗世的），(2)或依于无欲（出俗）的。甚么为之忧依着呢？眼根知道色境为可喜，而意念，而爱其色相，而为爱欲相应之乐。然而未得到的，乃不能得到，已得到的却已过去，散坏、毁灭、变易，因之而生忧。像如是之忧，就叫做忧依着。甚么为之忧依无欲呢？知道色为无常，为变易，会灭

尽，而无欲，而灭息，从前（过去）的，以及现在的一切色，均为是无常的，为苦的，为变灭之法，这样的思忆后，而作如是之念：我到底甚么时候才能在于彼处（圣者的境地），而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呢？所谓处，就是诸圣人成就游止的境界。这叫做对于上具触之愿（对于无上解脱而生起愿望），而恐怖，而知苦忧，而生忧（由于愿望而发生忧）。像如是的忧，就叫做忧依无欲。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意知法后，而生忧，当知为有二种，(1)或者依于着（世俗的）(2)或者依于无欲（出世的）。

甚么为之忧依着呢？如意根知道法境为可喜，而意念，而爱法，而为爱欲相应之乐。而未得到的，乃不能得到，已得到的，却已过去，而散坏、消灭、变易，而生忧。像如是之忧，就叫做忧乃依于着（俗世的）。甚么为之忧依无欲呢？如知道法为无常，为变易，为灭尽，而无欲，而灭息，从前（过去）的，以及现在的一切法，均为是无常，是苦，是变灭之法，思忆后，而作如是之念：我到底要到甚么时候才能于彼处（圣者的境界），而成就游止于其间呢？所谓处，就是诸圣人成就游止的境界。这就是上具触愿（对于无上解脱而生起愿望），而起恐怖心，而知苦忧而生忧。像如是之忧，就叫做忧依无欲（出俗的）。甚么为之六舍依着？甚么为之六舍依无欲呢？如眼根看见色境后，已生舍（无喜无忧），当知有二种。(1)或者依于着，(2)或者依于无欲。

甚么为之舍依着呢？如眼根知道色境而生舍。他乃平等，而不多闻，无智慧，为愚痴的凡夫（是一介平凡的人），这种人对于色境而有的舍（不喜不忧），乃不离于色（此舍，乃未超越色），这叫做舍依着。甚么为之舍依无欲呢？如知色为无常，为变易，会灭尽，而无欲，而灭息。从前（过去）的，及现在的一切色，均为是无常的，为苦的，为变灭之法，这样的思忆后，而舍住（依住于舍）。如有至意（专心一意）的修习舍的话，这就叫做舍依无欲。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意根知道法境后，而生舍，当知有二种。(1)或者依于着（俗世的），(2)或者依于无欲（出世的）。

甚么为之舍依着呢？意根知道法境而生舍。平等而不多闻，而没有智慧，为愚痴的凡夫（指一介平凡的人），为了法，而有舍（不喜不忧），乃不离于法（此舍，乃不超越于法），这叫做舍依着。甚么为之舍依无欲呢？如意根知道法境为无常的，为变易而灭尽的，而无欲，而灭息。从前（过去）的，以及现在的一切法，均为是无常，为苦，为变灭之法，这样的思忆后，而舍住。如有至意（专心一意）的修习舍，这就叫做舍依无欲。以上就是所谓六喜依着，六喜依无着，六忧依着、六忧依无欲、六舍依着、六舍依无欲，总说为之三十六刀（三十六种有情之迹）。当知为内者，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5)在于其中，断彼，而成就是者（依此而舍此），这是由于甚么因由而说的呢？所谓此六喜，乃依于无欲，而取于是、依于是，住于是（都在无欲里）。所谓此六喜，乃依于着，而能灭于彼，除于彼，吐于彼，像如是的断于彼（都断灭执着，为出世的）。所谓此六忧，依于无欲，而取于是，依于是，住于是（都为无欲而住）。所谓此六忧，依于着，即灭于彼（灭除着），除于彼，吐于彼，像如是的断于彼（断灭着）。所谓此六舍，乃依无欲，而取于是（取无欲），依于是，住于是（均依住于无欲）。所谓此六舍，乃依于着，即灭于彼（灭着），除于彼，吐于彼，像如是的断于彼（均断着）。所谓此六忧乃依于无欲，则取于是（取无欲），依于是，住于是（均依住于无欲）。所谓此六喜乃依于无欲，即灭于彼，除于彼，吐于彼，像如是的断灭于彼（断依无欲之喜，未克服之喜，依此而断此）。所谓六舍，乃依无欲，即取于是，依于是，住于是（都依于无欲之舍）。所谓此六忧，乃依无欲，即灭于彼，除于彼，吐于彼，如是而断于彼（断除未克服而生之舍，所谓依此，而断此。）

有舍，无量的更乐，若干的更乐（有舍的种种杂多的更乐—感触性，而依在于此种杂多的感触性）。有舍，为一更乐，而不是若干的更乐（有一种为第一之性，而依止于此单一之性）。甚么叫做有舍，为无量的更乐，若干的更乐呢？如舍，乃为了色，为了声，为了香，为了味，为了触的话，则此舍，乃为无量的更乐，若干种的更乐的。甚么为之有舍，为一更乐，而不是若干种的更乐呢？所谓舍，或者依于无量空处（依空无边处，无色界之一），或者依于无量识处（依识无边处，无色界之二），或者依于无所有处（无色界之三），或者依于非有想非无想处（无色界之四）的话，则这种舍，乃为一更乐，而不是若干种的更乐。所谓此种舍，为有一更乐，而不是若干种的更乐的话，则取于是，依于是，住于是。如果说，此舍乃有无量的更乐，若干种的更乐的话，就消灭它，除弃它，吐尽它，像如是的断除它。取于无量，依于无量，住于无量，所谓此舍，乃为有一更乐，而不是若干种的更乐的话，就取于是，依于是，住于是。所谓此舍，为有无量的更乐，有若干种的更乐的话，就消灭它，除弃它，吐尽它，像如是的断除它。于中断彼，而成就是（此）者，就是由于此因由之故，而说的。

(6)无量的说法，当知为内者，这是由于甚么因由而说的呢？如来有四类的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辩才，而成就第一辩才，乃至寿命活到百岁，如来都为他们说法满于百年，除弃了饮食的时间，和大小便的时间、睡眠休息的时间，及聚会的时间。他们对于如来所说之法的文句、法句、观义，都能以慧而速观其义，不再更问于如来之法。为甚么呢？因为如来所说之法，乃为无有极，不可穷尽之法。所谓文句、法句、观义，乃至四众弟子之命终等事，犹如四种善射的人，挽强而俱发其箭那样，善学而善知，而有方便，速彻其过去。像如是的，世尊有四种弟子，有增上行，有增上意，有增上念，有增上慧。有辩才而成就第一辩才，乃至寿命活到百岁，如来也为他们说法至于满百年，除了饮食、大小便之时、睡眠休息之时，及聚会之时，他们对于如来所说之法，其文句、法句、观义，都以慧而速观其义，不再更问于如来之法。为甚么呢？因为如来所说之法，乃为无极，而不可穷尽之故。无量的说法，当知为内者，就是由于此原故而说的。

(7)三意止，谓圣人所习，圣人所习后，即大众可教者（三念处，由于圣者修习后，可以教与他人），这是怎么说的呢？假若如来为弟子们说法，怜悯而愍伤弟子，为弟子求其义，以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发慈悲之心，都是为了饶益，都是为了快乐，都是为了饶益之乐的。如果那些弟子不恭敬，也不顺其教而行，不建立于智慧，其心不趣向于法，不依次第之法，不受正法，违世尊之教，而不能得定的话，则世尊并不会以此为忧戚。因为世尊，乃舍无所为，而常念常智之故。这叫做第一意止（念处），是所谓圣人所习的，圣人所修习后，众可教也（可堪任教化群众）。

其次，如来为弟子说法，怜悯愍伤弟子，为弟子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而发慈悲之心，都是为饶益，都是为快乐，都是为饶益之乐。如果那些弟子能恭敬顺行，而建立于智慧，其心归趣而向法，而依次第之法，而受持正法，不违世尊之教，而能得定的话，世尊也不会以此而为欢喜。因为世尊乃舍无所为，乃常念常智之故。这叫做第二意止（念处），是所谓圣人所习的，圣人所修习后，大众可以教的了（可堪任教化群众）。

其次，如来为其弟子说法，怜悯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发慈悲之心，都是为了饶益，都是为了快乐，都是为了弟子之饶益之乐。然而或者有弟子，并不恭敬，也不顺其教而行，不建立于智慧，其心不趣向于法，不依次第之法，不受正法，而违世尊之教，而不能得定者。或者有弟子，能恭敬顺行，能建立于智，其心都归趣而向于法，依于次第之法，受持正法，不违于世

尊之教，而能得定的话，世尊也不会以此为忧戚，也不以此而欢喜（都无忧喜之心）。因为世尊乃舍弃一切，而无所为，而常念常智。这叫做第三意止（念处），是所谓圣人所修习的，圣人所修习后，大众可教也（堪任教化群众）。三意止（三念处，或三念住），就是圣人所习的，圣人所修习后，大众可教者（堪任教化群众者），就是由于此缘故而说的。

(8)无上的调御士者，调御士夫，趣向于一切方者，这是由于甚么因由而说的呢？所谓调御士，这就是说调御士夫趣向于任何一方，或者是东方，或者是南方，或者是西方，或者是北方。如调御象的人那样，乃能调御大象，趣向于任何一方，或者是东方，或者是南方，或者是西方，或者是北方。如调御马的人的话，则能调御马匹趣向于任何的一方，或者是东方，或者是南方，或者是西方，或者是北方那样。如调御牛只的人的话，则能调御牛只趣向于任何一方，或者是东方，或者是南方，或者是西方，或者是北方那样。所谓无上的调御士的话，则能调御士夫于任何一方。就中，所谓方，则以色，而观察色，就是所谓第一之方（内有色想，而观外色解脱。所谓于内身，有色想之贪，为除此贪，而观外之死后之不清净之青瘀等色，使贪不

起）内无色想，外观色，就是所谓的第二方（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于内身无色想之贪，虽已除了，而想使更坚牢，而观外之不清净的青瘀等之色，而使不起贪。）净解脱身触成就游，就是叫做第三方（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观净色，使贪不起，名叫净解脱，将此净解脱，于身口证得，具足圆满，而住于定，名叫身作证，具足住）。度一切的色想，灭除有对之想（有对立而有障碍的想法），不思念若干之想，而为无量之空，就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就是第四之方（空无边处解脱）。度一切无量的空处，而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而成就游止于其中（识无边处解脱），这就是第五之方。度一切的无量识处，而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无所有处解脱），这就是第六方。度一切的无所有处，而为非有想非无想，这是非有想非无想，成就而游止于其中（非想非非想处解脱），这叫做第七方。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而为想知灭尽，而身触，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以慧而观，漏尽而断智（灭受想定解脱身作证具足住。此为灭尽定，是灭受想等之心，永住于无心，故名解脱。）这叫做第八方。所谓无上的调御士，就是调御士夫趣向于一切之方的人，就是由于此之故而说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四：分别观法经第三（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说初中后善，文义具足，梵行显现的分别观法经。所谓心出外洒散，心不住内，不受而恐怖，则会生起生老病死。反之而心不出外洒散，心住于内，不受而不恐怖的话，则不会再有生老病死。佛陀仅略说，诸比丘未能了解，故请尊者大迦旃延广为分别此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当为你们说法，将说之法，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具足清静，显现梵行，所谓分别观法经是。你们要谛听！要

注意的听！听后要思念它。」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世尊！唯！（是的！）当会受教！」

佛陀说：「比丘们！应该要如是如是的观察。如你们观察后，就会发见，比丘们！心奔出于外，而洒散，心不住着于内，而不受（不执取），而会恐怖。比丘们！应当如是如是的观察，如你们如此如此的观察之后，比丘们！你们如发觉心不奔出于外，不洒散（不扩散）于外，心住于内，而不受，而不恐怖（心既不执取，则不会生恐怖），像如是的不会再有生、老、病、死（没有恐怖就不会有未来之生死）。这叫做说苦边（已没有生死的苦恼事）。」佛陀说如是之语后，就从其座站起，然后进入室内去燕坐。

于是，诸比丘们，便作如是之念：诸贤！当知！世尊略说此义，并不广为分别解说，就从座起后，进入室内去燕坐，世尊说：「比丘们！应如是如是的观察。如你们观察后，比丘们！发见心乃奔出于外而洒散（扩散于外），心不住于内，而不执受，而会有恐怖。比丘们！应如是如是的观察，如你们观察后，比丘们！如发见心不奔出于外，而不洒散（心不扩散于外），心乃住于内，而不执受而不恐怖，像如是的话，就不再有生、老、病、死，是说苦边（心既安住而不执取，而不恐怖的话，就不会有未来的生死的苦恼。）」

大众又作如是之念：诸贤者当中，到底那一位能广分别解说世尊刚才所说的略说之义呢？他们又作如是之念：尊者大迦旃延（善分别义，敷演道教第一的比丘），常常被世尊之所称誉，以及被诸有智的梵行人所称誉的。尊者大迦旃延，一定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诸位贤者！应该要共同往诣尊者大迦旃延之处，去请说此义。如果尊者大迦旃延为我们分别解说的话，我们应当要善于受持！

于是，诸比丘们，就这样的共同往诣尊者大迦旃延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大众白说：「尊者大迦旃延！当知！世尊曾略说此义，并不广为我们分别解说，就从其座起后，进入室内去燕坐。世尊是这样说的：『比丘们！应如是如是的观察，如你们观察后，比丘们，则发觉心乃奔出于外而洒散，心不住于内，而不执受，而会有恐怖。比丘们！应如是如是的观察，如你们观察后，比丘们！如发见心不奔出于外，不洒散，心乃住于内，而不执受，而不恐怖。像如是的话，就不会再有生、老、病、死之产生，这就是说苦边（所谓的苦边）』。我们便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当中，到底那一位能广为我们分别解说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呢？我们又作如是之念：尊者大迦旃延，乃常常被世尊之所称誉，以及诸有智的梵行人之所称誉的。尊者大迦旃延一定能为我们广分别解说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唯愿尊者大迦旃延您，慈愍我们之故，为我们广说其义！」

那时，尊者大迦旃延告诉他们说：「诸位贤者！请听我说譬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就能了解其义的。诸位贤者！犹如有人，欲求得实（树心），为了求实之故，持斧而入于树林。他看见大树之成根、茎、节、枝、叶、花、实。然而那个人却不触其根，不触其茎、节、实，但触及枝叶，诸位贤者所说的也是如是，世尊乃活现的存在，而却舍弃，而来就我，而问此义。为甚么呢？诸位贤者！当知！世尊就是眼，就是智，就是义，就是法，就是法主，就是法将，而说真谛之义，显现一切义，乃由于彼世尊啊！诸位贤者！你们应该往诣世尊之处，去问此义而说：『世尊！这是怎么说？这是甚么义？』如果世尊为你们解说的话，诸位贤者们！就应当善于受持。」

这时，诸位比丘们白尊者说：「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就是眼，就是智，就是义，就是法，就是法主，就是法将，都说真谛之义，显现一切义，都由于彼世尊。我们应该往诣世尊之处，去问此义而说：『世尊！这是怎么说？这是甚么义？』如果世尊为我们解说的话，我们就应当善于受持。然而尊者大迦旃延！您乃常被世尊之所称誉，以及诸有智的梵行人之所称誉的。尊者大迦旃延！您一定能为我们广



分别解说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的。唯愿尊者大迦旃延您，为了慈愍我们之故，为我们广说此义吧」

尊者大迦旃延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请共听我所说的吧！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心奔出于外而洒散呢？诸位贤者！比丘的眼根看见色境时，其识食于色相，识着于色之乐相，识被色之乐相所缚，被那色相之味所结缚，心即奔出于外而洒散（扩散）。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也是同于这个道理。而意根攀知法境时，其识食于法相，识被法之乐相所著，识被法之乐相所缚，被那法相之味所结缚，即心奔出于外而洒散。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之心，乃奔出于外而洒散。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心不奔出于外洒散呢？诸位贤者！比丘的眼根看见色境时，其识不食于色相，识不着于色之乐相，识不被色之乐相所缚，不被那色相之味所结缚，心不奔出于外而洒散。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意根攀知于法相，其识不食其法相，识不着于法的乐相，识不被法的乐相所缚，不被那些法相之味所结缚，心不奔出于外，而不洒散。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之心，乃不奔出于外，并不洒散。

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心不住于内呢？诸位贤者！比丘离欲，离开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有粗寻，有细伺），有由于远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识，乃着于离味，依于彼（离生喜乐），而住于彼，缘于彼，而

缚在于彼，而识乃不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之觉与观都已息，内静、一心，而没有觉，没有观，而有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着于禅定之味，依于彼（由于定而生的喜乐），而住于彼，缘于彼，而缚于彼，而识不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离开于喜欲，于舍，于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而正智，而身则会觉得快乐，所谓那圣者所说的，那圣所舍、所念、所乐、所住、所空（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彼识着于无喜之味，依于彼（离喜妙乐），而住于彼，缘于彼，而缚在于彼，而识乃不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其乐已灭，苦已灭，喜、忧之本已灭，而不苦不乐，而有舍，有念而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乃着于舍，以及念清静之味，依于彼（舍念清静），住于彼，缘于彼，而缚在于彼，而识不在于内。

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度一切的色想，灭除有对碍之想，不念若干之想，而为无量之空，在于此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着于空智之味，依于彼（无量空），住于彼，缘于彼，而缚于彼，而识不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度一切的无量空处，而为无量识，在于此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着在于识智之味，而依于彼（无量

识），住于彼，缘于彼，而被缚于彼，而识不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度一切的无量识处，而为无所有，在于此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着在于无所有智之味，依于彼（无所有），住于彼，缘于彼，而被缚于彼，其识乃不在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而为非有想非无想，在于此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乃着于无想智之味，而依于彼（非有想非无想），住于彼，缘于彼，而被缚于彼，识乃不在于内。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的心，其心乃不住着于内。

**(4)**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心，住在于内呢？诸位贤者！比丘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有觉（有粗寻）有观（有细伺），由于离而生的喜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不着于离之味，不依于彼（不依于离生喜乐地），不住于彼，不缘于彼，不被缚于彼，而识乃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之觉与观已息，内静，而一心，无觉，而无观，有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不着于定之味，不依于彼（不依定生喜乐地），不住于彼，不缘于彼，

不被缚于彼，而识乃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离开于喜欲，而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而正智，而身觉其乐，所谓那圣者所说的，那圣者所舍、所念、所乐、所住，所空（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不着于无喜之味中不依于彼（不依于离喜妙乐地），不住于彼，不缘于彼，不被缚于彼，而识不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其乐已灭，苦已灭，喜与忧之本已灭，而不苦不乐，而有舍，有念而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乃不着于舍，以及念和清静之味，而不依于彼（不依舍念清静地），不住于彼，不缘于彼，不被缚于彼，而识乃住于内。

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度一切的色想，灭除有对碍之想，不念若干之想，而为无量之空，在于此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不着于空智之味，不依于彼（不依无量空处），不住于彼，不缘于彼，不被缚于彼，而识乃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而为无量识，在于此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不着于识智之味，不依于彼（不依于识无边处），不住于彼，不缘于彼，不被缚于彼，而识住于其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度一切无量识处，而为无所有，在于此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不着于无所有的智味，不依彼（不依于无所有处），不住于彼，不缘于彼，不被缚于彼，而识住于内。又次，诸位贤者！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而为非有想非无想，在于此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识不着于无想智之味，不依于彼（不依于非有想非无想处），不住于彼，不缘于彼，不被缚于彼，而识住于内。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其心住于内。

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不受（不取着）而有恐怖呢？诸位贤者！比丘不离开于色染，不离开于色欲，不离开于色爱，不离开于色渴。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不离开于色染，不离开于色欲，不离开于色爱，不离开于色渴的话，则他会欲得色，而求色，而着于色，而住于色，会以色即是我，色就是我所有。他欲得色，而着于色，而住于色，以色即是我，色就是我所有之后，则其识定会扞摸（抓取，执着）于色。其识既扞摸（执着）于色后，则变易其色之时，其识就会转于色。识既转于色后，则他就会生恐怖之法，而心住于其中。由于心不知之故，便会怖惧烦劳，不受（不取着），而会有恐怖的了。像如是的，对于那些觉（受）、想、行，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比丘不离开于识染，不离开于识欲，不离开于识爱，不离开于识渴。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不离开于识染，不离开于识欲，不离开于识爱，不离开于识渴的话，他就会欲得识，会求识，着于识，住于识，会以识即是我，识是我所有。他既欲得识，而求识，而着于识，住于识，以识即是我，识就是我所有之后，则其识就会扞摸（抓取，执着）于识。

识扞摸于识后，则变易其识之时，其识就会转于识。识转于识后，则他就会生恐怖之法，而心住于其中。由于心不知之故，便会怖惧烦劳，不受（不取着），而会有恐怖的了。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不受（不取着），而会有恐怖的了。

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不执受（不取着）而不恐怖呢？诸位贤者！比丘离开色之染，离开色之欲，离开色之爱，离开色之渴。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能离开色之染，离开色之欲，离开色之爱，离开色之渴的话，则他就不欲得那些色，而不求于色，不着于色，不住于色，而认为色并不是我，色并不是我所有。他既不欲得色，不求于色，不着于色，认为色不是我，色不是我所有之后，识就不会扞摸（不抓取，不执着）于色。识不扞摸于色后，则变易其色之时，识也不会转于色。识不转于色后，他就不会生起恐怖之法，心就不会住于其中。由于心清楚知道之故，便不会有怖惧，不会有烦劳，不受（不取着），不恐怖的了。像如是的，那些觉（受）、想、行，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比丘离开于识之染，离开于识之欲，离开于识之爱，离开于识之渴。诸位贤者！如果有比丘离开于识之染，离开于识之欲，离开于识之爱，离开于识之渴的

话，他就不会欲得识，不会求于识，不着于识，不住于识，而认为识并不是我，识并不是我所有。他既不欲得

于识，不求于识，不着于识，不住于识，认为识并不是我，识并不是我所有后，则识就不会扞摸（抓取，执着）于识。识既不扞摸识后，则变易其识之时，识就不会转于识。识既不转于识之后，他就不会生恐怖之法，心就不住于其中。由于其心清楚而知之故，便不会有恐怖，不会烦劳，不受（不取着），不恐怖。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乃不受（不取着），而不恐怖。

诸位贤者！所谓世尊只略说此义，并不广为分别解释，就从其座起后，进入室内去燕坐，也就是说：『比丘们！应如是如是的观察！如你们观察后，则，比丘们！由于心奔出于外而洒散（心扩散于外境），心不住于内，不执受，而会有恐怖。比丘们！应如是如是的观察，如你们观察后，则，比丘们！由于心不奔出于外而不洒散，而心住于内，不执受（不取着），而不恐怖。像如是的的话，就不会再有生、老、病、死，就叫做苦边。』（脱离生死而不会再有苦恼）。以上的世尊之略说，并不广为分别其义，而我乃以如上之句，如上之文，广说如是。诸位贤者！你们可以往诣佛陀，去向佛具陈这些事。如果为世尊所说之义的话，诸位贤者们！便可以受持的了。」

于是，诸比丘们，听闻尊者大迦旃延所说，都善于受持而诵，就从其座起后，绕尊者大迦旃延三匝之后，离开那里，而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白佛而说：「世尊！刚才世尊略说此义，不广分别解说，就从座起，入于室内去燕坐。尊者大迦旃延乃以此句，乃以此文，而为我们广说。」

世尊听后，赞叹而说：「善哉！善哉！我的弟子当中，有眼、有智、有法、有义。为甚么呢？因为所谓师傅为其弟子略说此义，并不广为分别解说，然而他的弟子乃以此句，乃以此文，而为广说其义。如迦旃延比丘所说的，你们应当依如是的去受持！为甚么呢？因为说观义，应该就是如是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二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 一六五、温泉林天经第四（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尊者三弥提，游行于王舍城，住于温泉林。有一位天神来劝化尊者受持跋地罗帝偈。尊者就去问佛，佛陀为其说偈后，就入室内去宴坐。诸比丘们就请大迦旃延广予解释，大迦旃延就以根、境、识之相对，而详加说明。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

那时，尊者三弥提（得善行德，无若干想第一之比丘），也游行在于王舍城，而住在于温泉林（温泉精舍）。于是，尊者三弥提，在于夜间将向于旦晨之时，乃从其寮房而出，往诣温泉，在那里脱掉衣服，放在于岸上，而进入于温泉去沐浴，沐浴完

毕后，就还出，就拭其身体，然后将袈裟穿好。

那时，有一位天神，其形体乃极为妙好，色像巍巍，在于夜间将向于旦晨之时，往诣于尊者三弥提之处，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住在一边。那位天神，色像威神而极妙，其光明乃普照于温泉之岸。那位天神退住在于一边后，就仰白尊者三弥提而说：「比丘！你曾经受持跋地罗帝偈吗？」（此偈译为善一夜之说示与分别。为日夜都如是的贤善的生活之人之偈）。

尊者三弥提回答那位天神说：「我并不受持跋地罗帝偈。」尊者并寻问那位天神说：「你受持跋地罗帝偈吗？」那位天神回答说：「我也是同样的不受持跋地罗帝偈的。」尊者三弥提又问那位天神说：「到底那一位受持过跋地罗帝偈呢？」

那位天神回答说：「世尊游行于此王舍城之时，在于竹林迦兰哆园时，他乃受持跋地罗帝偈的。比丘！您可往诣世尊之处，当面在世尊前，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才是。为甚么呢？因为跋地罗帝偈，乃为有法有义，为梵行之本。可说是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的。如族姓者（善男信女），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学道的话，就应当将跋地罗帝偈，善受持诵。」那位天神说如是之语后，稽首尊者三弥提之足，绕三匝后，就在那个地方隐没不现。

于是，尊者三弥提，在那位天神隐没不久之后，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尊者白佛说：「世尊！我在于今天，夜将向旦的时候，出于寮房，往诣于那温泉之处，脱弃衣服，放在岸上，进入温泉去沐浴，沐浴后，便出来，就在于岸上拭身；那个时候，有一位天神，其形体乃极为妙好，色像巍巍，夜将向旦之时，来诣我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住在一边。那位天神，色像威神极妙，其身上的光明乃普照于温泉之岸。那位天神退住在于一面之后，白我而说：『比丘！您受持过跋地罗帝偈吗？』我回答那位天神说：『我并不受持跋地罗帝偈啊！』我并问那位天神说：『你受持过跋地罗帝偈吗？』那个天神回答我说：『我也是同样的不受持跋地罗帝偈。』我就又问那位天神说：『到底谁受持跋地罗帝偈呢？』那位天神回答我说：『世尊游行在于此王舍城时，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时，他曾受持跋地罗帝偈。』他说：『比丘！您可往世尊处，当面从世尊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为甚么呢？因为跋地罗帝偈，乃为有义、有法，为梵行之本。是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如族姓者（善男信女），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人，而去学道的话，就当应以跋地罗帝偈为善受持诵。』那位天神说如是之语后，稽首我足，绕三匝后，就在于那个地方隐没。」

世尊问尊者说：「三弥提！你知道那位天神从何处来的吗？那位天神的名字叫做甚么吗？」尊者三弥提回答说：「世尊！我乃不知那位天神到底从何处而来的？也不知其名讳啊。」世尊告诉他说：「三弥提！那位天子的名叫做正殿，是三十三天的军将。」于是，尊者三弥提白世尊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世尊为诸比丘们说跋地罗帝偈的话，则诸比丘们从世尊听偈后，当会善于受持。」

世尊告诉他说：「三弥提！你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讲说。」尊者三弥提白佛说：「唯然！」这时，诸比丘们也就受教而听。佛陀说：

慎莫念过去 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 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 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 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 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 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 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 跋地罗帝偈

（要谨慎！不可以思念过去之法，也不可以愿望于未来之法。因为过去之法，已经灭掉了，未来之法，又是还未来到之故。至于现在所有之法，这就应该加以思察其义。要念现在之法，并没有坚强牢固〔念念之间，都在生灭变易〕，有智慧的人，其所觉悟的，就是如是。）

（如果能作圣人之行的话，则谁觉知有生死之可愁呢？〔觉者无生死，自无生死之忧〕我必要这样做，我不再会遇那些生死了，我的大苦、大灾患都已终止了。像如是的，行于精勤，昼夜都没有懈怠。因此之故，当应常于讲说跋地罗帝偈。）

佛陀说如是之偈后，就从其座起，而进入于室内去宴坐。于是，诸比丘们，便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当知！世尊略说此教，并不广为我们分别解说，就从座起，而进入于室内去宴坐。所谓：

慎莫念过去 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 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 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 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 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 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 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 跋地罗帝偈

（语译如前）

他们就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当中，到底那一位能为我们广分别解说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呢？他们又作如是之念：尊者大迦旃延常被世尊所称誉，及被诸有智的梵行之人所赞叹。尊者大迦旃延必定能为我们广分别解说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诸位贤者应该共同往诣尊者大迦旃延之处，去请说此义。如果尊者大迦旃延肯为我们分别广说的话，我们当会善于受持。

于是，诸比丘们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白说：「尊者大迦旃延！当知！世尊曾经略说此教，并不广为分别，就从其御座起后，进室内去宴坐了：

慎莫念过去 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 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 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 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 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 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 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 跋地罗帝偈

（语译如前）

我们便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当中，到底谁能为我们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呢？我们又作如是之念：尊者大迦旃延乃常被世尊所称誉，及被诸有智的梵行人所赞叹的人。尊者大迦旃延能为我们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唯愿尊者大迦旃延您！为了慈愍我们之故，为我们广为解说其义！」

尊者大迦旃延说：「诸位贤者！请听我说譬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后，就会了解其义的。诸位贤者！犹如有人欲求得树木之实（树心），为了求木心之故，就持斧而入林。他看见大树之成根，成茎、节、枝、叶、华、实。然而他却不触及于根、茎、节、实，但触及于枝与叶。诸位贤者所说的，也就是如是。世尊现在，然而却舍弃世尊，而来就于我，而问此义。为甚么我会这样说呢？诸位贤者！当知！世尊就是眼，就是智，就是义，就是法，就是法主，就是法将。说真谛之义，现一切之义，均由我们的世尊的。诸位贤者应该往诣世尊之处，去请问此义：『世尊！这是怎么说？这是甚么意义呢？』如果世尊讲说的话，当应善于受持。」

这时，诸比丘们白尊者说：「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义、是法，是法主、法将，说真谛义，现一切义，都由于我们的世尊，我们应该往诣世尊之处，

去问此义：『世尊！这怎么说？这是甚么意义？』如世尊讲说的话，我们就应当善于受持。然而尊者大迦旃延！您乃常被世尊所称誉，及被诸有智的梵行人所赞叹的人。尊者大迦旃延！您一定能为我们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唯愿尊者大迦旃延您，能为我们而发慈愍我们之心之故，广说其义！」

尊者大迦旃延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

请共听我所说吧！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念过去之法呢？诸位贤者！比丘们！实在有眼根，能知道色境之可喜，为意之所念的，而爱色相，为与欲相应之心，而乐于扞摸（抓取，执取）其本，本就是过去之法。它为过去而识，而欲染执着，由于识，而欲染执着之故，之后，就会乐于它，由于喜乐于它后，便会念过去之法。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实在有意根之知法境为可喜，为意所念，而爱法，而有与欲相应之心，乐于扞摸其本，本就是过去之法。它为过去而识，而欲染执着，由于识，而欲染执着之后，就会乐于它，由于喜乐于它之故，便会去思念于过去之法。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乃念于过去之法。

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不念于过去之法呢？诸位贤者！比丘实在有眼根能知色境之可喜，为意所念，而爱色相，而有与欲相应之心，乐于扞摸（执取）其本，本就是过去之法。它为过去之法而识，而不欲染执着，由于识，而不欲染执着后，则便不喜乐于它，由于不喜乐于它之故，就不会念于过去。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实在有意根，而知法境之可喜，为意之所念，有可爱之法，而有与欲相应之心，而乐于扞摸其本，本就是过去之法。它为过去而识，不欲染执

着，由于识，而不欲染执着后，则便不会喜乐于它，由于不喜乐于它后，便不会念过去之法。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乃不念于过去之法。

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愿于未来之法呢？诸位贤者！比丘如有眼根与色境，以及眼识，愿存在于未来的话，则他对于未得的，而欲得，已得的，就心愿，由于心愿之后，就会乐于它，由于乐于它后，便会愿于未来。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有意根与法境，和意识，而愿存在于未来的话，则未得的，就欲得，已得的，就心愿，由于心愿后，则会乐于它，由于乐于它后，便会愿于未来。诸位贤者！像如是的，就叫做比丘之愿于未来。

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不愿于未来之法呢？诸位贤者！比丘，如有眼根、色境、眼识，对于未来之法之时，则未得之法，不欲去得，已得的，则心不愿，由于心不愿后，就不会喜乐于它，由于不喜乐于它后，便不愿于未来。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有意根、法境、意识，愿于未来之法之时，则未得的，并不欲得，已得的，则心不愿，由于心不愿后，就不会乐于它，由于不乐于它后，便不愿于未来之法。

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受现在之法呢？诸位贤者！比丘如有眼根、色境、眼识，在于现在时，

而他乃在于现在，识而欲染执着，由于识，而欲染执着后，则会乐于它，由于乐于它之后，便会受现在之法。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如有意根、法境、意识，于现在的话，则他在于现在之识，欲染执着，由于识，欲染执着后，就会乐于它，由于乐于它后，便会受现在之法。诸位贤者！像如是的，比丘会受现在之法。

诸位贤者！甚么叫做比丘之不受现在之法呢？诸位贤者！比丘如有眼根、色境、眼识，于现在时，他对于现在，识而不欲染执着，由于识，不欲染执着后，则便不会乐于它，由于不乐之后，便不会受现在之法。像如是的，那些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如有意根、色境、意识，于现在之时，他对于现在，识而不欲染执着，由于识不欲染执着后，则便不乐于它，由于不乐于它后，便不会受现在之法。诸位

贤者！像如是的比丘，乃不受于现在之法。

诸位贤者！所谓世尊略说此教，并不广为分别，就从座起，就进入于室内去宴坐：

慎莫念过去 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 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 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 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 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 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 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 跋地罗帝偈  
(语译如前)

以上为世尊之略说，而不广为分别。我乃以此句，以此文，广说如上说。诸位贤者！你们可以往诣，而向佛具陈此事。假若如世尊所说之义的话（尊者所解说的，如符于佛说的话），诸位贤者们，你们就可以共同受持。」

于是，诸比丘听尊者大迦旃延所说，都善受持诵，即从座起，绕尊者大迦旃延三匝后而去，而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白佛说：「世尊！刚才世尊您略说此教，还不广为分别，就从座起，进入于室内去宴坐。尊者大迦旃延，乃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世尊您所略过之义（是否符于佛说？）」

世尊听后，赞叹而说：「善哉！善哉！我的弟子当中，有眼、有智、有法、有义。为甚么呢？所谓为师的，为弟子略说此教，并不广为分别解说，而那位弟子却能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其义。确实如大迦旃延比丘所说，你们应当依如是去受持！为甚么呢？因为以说观义，应该如是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六、释中禅室尊经第五（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有一天神来问卢夷强耆尊者，是否曾经受持过跋地罗帝偈，及其意义。尊者就到佛处去问佛，佛陀乃为说偈，并就五蕴，而广说其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卢夷强耆（释迦族王者之子，在迦毘罗城出生），游行在于释中（释迦族中），住在于无事禅室。于是，尊者卢夷强耆，在夜将向于旦晨之时，从那禅室出来，就在于露地的禅室之荫当中，在于绳床上，敷一尼师檀（坐具），结跏趺坐在那里。

那时，有一位天神，其形体极为微妙，色像巍巍，夜将向于旦晨之时，往诣尊者卢夷强耆之处，到达后，稽首作礼，然后退住在一边。那位天神的色像的威神极妙，其身上的光明普照于其禅室。那

位天神退住在于一边后，白尊者卢夷强耆说：「比丘！您是否受持过跋地罗帝偈（贤善一夜，所谓夜夜一日日，完全是如是的贤善之生活的人之偈），及受持过其意义吗？」尊者卢夷强耆回答那位天神说：「我并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不受持其义。」尊者寻则问那位天神说：「你受持过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义吗？」那位天神回答说：「我曾经受持过跋地罗帝偈，然而并不受持其义。」尊者卢夷强耆又问那位天神说：「为甚么受持跋地罗帝偈，而不受持其义呢？」

那位天神回答说：「有一个时候，世尊曾游行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竹林精舍）。那时，世尊曾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而说：

慎莫念过去 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 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 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 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 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 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 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 跋地罗帝偈

（千万要谨慎！不可念于过去之法，也不可以愿望于未来之法。因为过去之法，已经灭掉了，未来之法，又是还未来到之故。至于现在所有之法，对于它，也应该思察其义。要念现在之法，并没有坚强牢固〔念念之间，都在生灭变易〕，有智慧的人，其所觉悟的，就是如是。）

（如果能作圣人之行的话，则谁来觉知生死之可愁呢？〔觉者无生死，自无生死之忧〕我必要这样做，我不再会遇那些生死了，我的大苦、大灾患，都已终止了。像如是的，行于精勤，画夜都没有懈怠。因此之故，当应常于讲说跋地罗帝偈。）

比丘！我乃如是的受持跋地罗帝偈。然而并不受持其义。」尊者卢夷强耆又问那位天神说：「到底谁能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义呢？」

那位天神回答说：「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祇园精舍），他乃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义的。比丘！您可往世尊住处，去面从世尊，去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义。为甚么呢？因为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乃为有义有法，为梵行之本，为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族姓者（善男信女）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的话，应当要以跋地罗帝偈，及其义，善受持诵。」那位天神说如是之语后，就稽首尊者卢夷强耆之足，绕尊者三匝后，即在于那个地方隐没。

天神隐没不久后，于是，尊者卢夷强耆，在于释中受夏坐后（结夏安居后），经过此三个月完毕，补治衣服等事都作完了，就摄衣持钵，将往诣舍卫国。由展转前进，而至于舍卫国，而住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卢夷强耆，往诣佛所，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于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在于前一时，游行于释中，住在于无事禅室。世尊！我在那个时候，有一次，夜将向于旦晨，曾从那禅室出来，在于露地的禅室的荫中，将尼师檀（坐具）敷在于绳床上，而在那里结跏趺之坐。那时，有一位天神，其形体极为微妙，色像非常的巍巍，夜将向于官旦晨之时，来诣我处，稽首作礼后，退住在一边。那位天神，色像威神极为微妙，身上的光明普照于其禅室。那位天神退住在一边后，向我告白而说：『比丘！您受持过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意义吗？』我曾回答那位天神说：『我并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不受持其义。』我寻即问那位天神说：『你受持过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义吗？』那位天神回答我说：『我曾经受持过跋地罗帝偈，然而并不受持其义。』我就又问那位天神说：『为甚么受持跋地罗帝偈，而不受持其义呢？』天神回答我说：『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那时，世尊曾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而说：

慎莫念过去 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 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 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 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 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 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 昼夜不懈怠 是故常当说 跋地罗帝偈

（语译如前）

『比丘！我乃如是的受持跋地罗帝偈，然而不受持其义。』我又问那位天神说：『到底谁能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义呢？』天神回答我说：『佛陀游行在于舍卫



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他能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义的。比丘！您可以往诣佛处，当面从世尊，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及受持其义。为甚么呢？因为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乃为有义有法，为梵行之本，为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族姓者（善男信女）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的话，应当要以跋地罗帝偈，及其义，善受持诵啊！』那位天神说如是之语后，稽首礼足，绕我身边三匝后，即在于那个地方隐没。」

于是，世尊就问尊者卢夷强耆而说：「你知道那位天神从何处来的吗？那位天神的名字为何吗？」尊者卢夷强耆回答说：「世尊！我并不知道那位天神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他的名讳啊！」世尊告诉他说「强耆！那位天子名叫般那（梅檀、般那末罗），是三十三天的军将啊！」

这时，尊者卢夷强耆白佛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的话，则诸比丘们能从世尊听此法后，当会善受持诵。」世尊告诉他说：「强耆！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广说其义！」尊者卢夷强耆白佛说：「唯然！当受教听。」（当会受教，而注意的听！）

佛陀说：

慎莫念过去 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 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 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 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 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 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 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 跋地罗帝偈

（语译如前）

强耆！甚么叫做比丘之念于过去之法呢？如比丘乐于过去之色，而贪欲、执着而住于过去之色，也乐于过去之觉（受）想行识，而贪欲执着而住于过去之受想行识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就

为念过去之法的。强耆！甚么叫做比丘之不念于过去之法呢？如比丘不乐于过去之色，不欲、不着、不住于过去之色，也不乐于过去之觉（受）想行识，不欲、不着、不住于过去之受想行识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不念过去之法。

强耆！甚么叫做比丘之愿于未来之法呢？如比丘乐于未来之色，而贪欲、执着，而住于未来之色，也乐于未来之觉（受）想行识，而贪欲执着，而住于受想行识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愿于未来之法。强耆！甚么叫做比丘之不愿于未来之法呢？如比丘不乐于未来之色，不欲、不着、不住于未来之色，也不乐于未来之觉（受）想行识，而不欲、不着、不住于未来之受想行识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不愿于未来。

强耆！甚么叫做比丘之受现在之法呢？如比丘乐于现在之色，而贪欲、执着而住于色，也乐于现在之觉（受）想行识，而贪欲执着，而住于受想行识的话，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受现在之法。强耆！甚么叫做比丘之不受于现在之法呢？如比丘不乐于现在之色，不欲、不着、不住于现在之色，也不乐于现在之觉（受）想行识，不欲、不着、不住于现在之受想行识的话，像如是的，就为之比丘之不受现在之法。」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卢夷强耆，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六七、阿难说经第六（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尊者就五蕴，而对于诸比丘们具说跋地罗帝偈之意义。有

一位比丘将此向佛报告其事，佛陀乃叫阿难讲说后，赞叹其所说的为正确无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为了诸比丘之法益，就在于夜间，聚集比丘们在于讲堂，而演说跋地罗帝偈，以及其内中的意义（夜夜完全如是的贤善生活之人之偈）。

这时，有一位比丘，过了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那位尊者阿难，为了诸比丘之法益，在于夜间，聚集比丘于讲堂，为了大众讲说跋地罗帝偈，以及其意义（为如是如是的）。」

于是，世尊乃告诉一位比丘而说：「你往至阿难比丘之处，作如是之语：『阿难！世尊叫你。』」那一位比丘受世尊之教言，就从其座位起立，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而去。他往至尊者阿难之处，而语他说：「世尊叫尊者阿难你！」

尊者阿难就到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住在一边。世尊乃问他而说：「阿难！你是否为了诸比丘之法益，而在于夜间，聚集比丘于讲堂，而为他们讲说跋地罗帝偈，及其意义吗？」尊者阿难回答说：「唯然！」

世尊问说：「阿难！你是怎样的为诸比丘讲说跋地罗帝偈，及其意义的呢？」尊者阿难就说其偈而说：

慎莫念过去 亦勿愿未来 过去事已灭 未来复未至  
现在所有法 彼亦当为思 念无有坚强 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 孰知愁于死 我要不会彼 大苦灾患终  
如是行精勤 昼夜无懈怠 是故常当说 跋地罗帝偈  
（语译如前）

世尊即又问而说：「阿难！甚么叫做比丘之念过去之法呢？」尊者阿难回答说：「世尊！如有比丘乐于过去之色，贪欲、执着而住于过去之色，也乐于过去之觉（受）、想、行、识，贪欲、执着而住于过去之受想行识，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念于过去之法。」

世尊即又问而说：「阿难！甚么叫做比丘之不念于过去之法呢？」尊者阿难回答说：「世尊！如比丘不乐于过去之色，不欲、不着、不住于过去之色，也不乐于过去之觉（受）、想、行、识，不欲、不着、不住于过去之受想行识，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不念于过去之法。」

世尊即又问而说：「阿难！甚么叫做比丘之愿于未来呢？」尊者阿难回答说：「世尊！如比丘乐于未来之色，贪欲、执着而住于未来之色，也乐于未来之觉（受）、想、行、识，而贪欲、执着，而住于未来之受想行识的话，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愿于未来。」

世尊即又问说：「阿难！甚么叫做比丘之不愿于未来呢？」尊者阿难回答说：「世尊！如比丘不乐于未来之色，不欲、不着、不住于未来之色，也不乐于未来之觉（受）、想、行、识，不欲、不着、不住于未来之受想行识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不愿于未来。」

世尊即又问说：「阿难！甚么叫做比丘之受现在之法呢？」尊者阿难回答说：「世尊！如比丘乐于现在之色，贪欲、执着而住于现在之色，也乐于现在之觉（受）、想、行、识，贪欲、执着而住于现在之受想行识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受现在之法。」

世尊即又问说：「阿难！甚么叫做比丘之不受现在之法呢？」尊者阿难回答说：「世尊！如比丘不乐于现在之色，不欲、不着、不住于现在之色，也不乐于现在之觉

(受) 丶想 丶行 丶识, 不欲 丶不着 丶不住于现在之受想行识的话, 则像如是的比丘, 就为之不受现在之法。世尊! 我以如是这般的为诸比丘之法益, 而在于夜间, 聚集大众于讲堂, 说此跋地罗帝偈, 以及其意义的。」

于是, 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 「善哉! 善哉! 我的弟子有眼 丶有智 丶有义 丶有法。为甚么呢? 所谓弟子在于其师的面前, 能说如是之句 丶如是之文, 而广说此义, 实在是如阿难比丘所说的, 你们应当如是的受持! 为甚么呢? 因为此说观义, 应该如是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 尊者阿难, 及诸比丘们, 听佛所说, 都欢喜奉行!

#### 一六八、意行经第七 (第四分别诵)

大意: 本经叙述世尊告诉诸比丘! 在于此世间修四禅八定的人, 则以向往其处之故, 其命终之后, 得生于色界 丶无色界。在于其修定中所受的喜乐, 和生天后所受的喜乐, 均不会有差别。并说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之想, 而知灭身触, 成就而游止于其境界, 而慧见诸漏尽断智, 就是诸禅当中之最为第一。

结集者的我们, 都像如是的听过的: 有一个时候, 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 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 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 「我现在将为你们说法, 所说之法, 则初也妙, 中也妙, 竟也妙, 有义而有文, 具足清静, 显现梵行。所谓分别意行经, 如意行之生起 (生起行为) 是。你们要谛听! 要注意的听! 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这时, 诸比丘们, 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 「甚么叫做意行生呢? 如有比丘, 能离欲, 离恶不善之法, 有觉 (粗寻) 丶有观 (细伺), 由于离, 而生喜与乐, 而得初禅, 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对于此定, 喜乐而欲, 而住, 他在此定喜乐欲住后, 必定有是处 (有此道理)。他住于彼, 而乐于彼后, 其命终之时, 会生于梵身天之中。诸梵身天们, 都生彼处, 而住于彼处, 都受由

于离而生的喜与乐, 以及比丘住于此, 而入于初禅, 而受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此二种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 都没有差别, 二类都均为是等等 (平等)。为甚么呢? 因为先在于此处行持禅定, 然后生于彼处, 彼处与此处之定, 都像如是而修, 如是而习, 如是而广布, 如是而生于梵身天中。像如是的, 就叫做意行生 (由于意而生起行为)。

又次, 比丘! 其觉 (粗寻) 与观 (细伺), 都已息灭, 已内静, 已一心而无觉、无观, 有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 而得第二禅, 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就在于此禅定当中乐欲而住。他在此定乐欲而住后, 必定会有是处 (有此道理)。他住于彼, 而乐于彼, 命终之后, 会生于晃昱天 (光音天, 色界二禅顶) 中。诸位晃昱天的天神们, 都生在那里, 住在那里, 而自受其由于禅定所生之喜与乐, 以及比丘也同样的, 如住在此处, 有入于第二禅的功行, 而自受其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与乐的话, 则此二种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 并没有差别, 二种都同等的。为甚么呢? 因为先在于此处行持而得禅定, 然后会生在于那个地方。他对于此定, 乃如是而修, 如是而习, 如是而广布, 如是而生于晃昱天中, 像如是的, 就叫做意行生。

又次, 比丘! 离开于喜欲, 由于舍, 而无求, 而游止于其中。为正念正智, 而

身会觉乐（离喜妙

乐）。所谓有那圣者所说的，那圣者所舍的，那圣者的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在于此定当中安乐，而欲住。他在于此定当中安乐欲住之后，必定是有是处（必定有这道理）。他住于彼，而乐于彼（指三禅的修行），在其命终之后，会生于遍净天（色界三禅之顶）之中。诸位遍净天的天神，都生于彼，而住于彼（指三禅天），而受无喜之乐（离喜之妙乐），以及比丘住于此，而入于第三禅，而自受其无喜之乐（离喜之妙乐）的，此二者的无喜之乐，并没有差别，二种都平等平等。为甚么呢？因为先在于此行持禅定，然后生在于彼处的。他对于此定，乃如是而修，如是而习，如是而广布，如是而生于遍净天之中，像如是的，就叫做意行生。

又次，比丘！乐已灭，苦已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有不苦不乐，而有舍，有念，而清净（舍念清净地），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就在于此定而乐，而欲住。他在此定而乐，而欲住后，必定是有是处（必有此道理）。他住彼，而乐于彼（指四禅），其命终之后，生于果实天（广果天，四禅之第三天）之中。诸位果实天的天神，生于彼，而住于彼，而受舍、念、清净之乐，以及比丘之住于此，而入于第四禅，而受舍、念、清净之乐的，此二种舍、念、清净之乐，都没有差别，二种都平等平等。为甚么呢？因为先在于此行持禅定，然后生于彼，他对于此定都如是而修，如是而习，如是而广布，而生于果实天中的，像如是的，就叫做意行生。

又次，比丘！度一切的色想，灭除有对碍之想，而不念若干之想，而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就对于此定，乐而欲住。他在于此定乐而欲住之后，必有是处（必定有这道理）。他住于彼，而乐于彼，其命终之后，生于无量空处天中（无色界天之一）。诸位无量空处的天神，都生于彼，而住于彼，而受无量空处之想，以及比丘之住于此，而受无量空处之想的，此二种类的无量空处想，都没有差别，二种均为是平等平等。为甚么呢？因为先在于此行持此种禅定，然后生于那个地方的。他对于此定，乃如是而修，如是而习，如是而广布，而生于无量空处天中（空无边处天）。像如是的，就叫做意行生。

又次！比丘！度无量空处，而为无量识，是就于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在于此定，有乐而欲住。他在于此定乐而欲住后，必有是处（必定有此道理的）。他住于彼，而乐于彼，其命终之后，生于无量识处天中（无色界之二，识无边处）。诸位无量识处的天神，都生于彼，而住于彼，而受无量识处之想，以及比丘之住于此，而受无量识处之想之此二种无量识处想，都没有差别，二类都平等平等。为甚么呢？因为先在于此行持禅定，然后生于彼（指无量识处天），他对于此定，乃如是而修，如是而习，如是而广布，而生于无量识处天中的，像如是的，就叫做意行生。

又次！比丘！度无量识处，而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对于此定有乐，而欲住。他在于此定乐而欲住后，必有是处（必定有此道理的）。他住于彼，而乐于彼（指无量识），其命终之后，生于无所有处天中（无色界之三）。诸位无所有处天的天神，都生于彼，而住于彼，而受无所有处想，以及比丘之住于此，而受无所有处想的此二种无所有处想，都没有差别，二类都平等平等。为甚么呢？因为先于此处行持定，然后生于彼处的，他对于此定，乃如是而修，如是而习，如是而广布，而生于无所有处天中。像如是的，就叫做意行生。

又次，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想，而为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就在于此定当中，乐而欲住。他在于此定中，乐而欲住后，必有是处（必定有此道理的）。他住于彼，而乐于彼，在其命终之后，生于非有想非无想处天中（无色界之四）。诸位非有想非无想处天的天神，都生于彼，而住于彼，而受非有想非无想处之

想，以及比丘之住于此，而受非有想非无想处之此二想，都没有差别，二类都平等平等。为甚么呢？因为先在于此行持禅定，然后生于彼处之故，他对于此定，乃如是而修，如是而习，如是而广布，南生于非有想非无想处天中，像如是的，就叫做意行生。

又次，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之想，而知灭身触，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以慧而见，而诸漏已尽，而得断智（灭尽定）。在那些诸禅定当中，此禅定可说就是最为第一，为最大、最上、最胜、最妙。犹如由于有了牛，而有乳，由于有了乳，而有酪，有了酪，而有了生酥，由于有了生酥，而有熟酥，由于有了熟酥，而有酥精（醍醐）。酥精可说就是最为第一，最为大，最为上，最为胜，最为妙的。像如是的，那些诸禅定当中，此定可说就是最为第一，最为大，最为上，最为胜，最为妙的。得此定，而依于此定，而住于此定后，已不再会受生老病死等苦恼，可说就是苦边（脱离一切苦）！」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九、拘楼瘦无诤经第八（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游行在婆奇瘦（婆奇国）的瑟县拘楼都邑时，为诸比丘分别解说诤与无诤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婆奇瘦（婆奇国中）的剑磨瑟县（杂色的牧牛）拘楼都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当为你们说法，所要说之法，乃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而具足清静，显现梵行，名叫分别无诤经。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这时，诸比丘们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不可以求欲乐于极为下贱之业，而为凡夫之行。也不可以求自身的苦行，是至苦并非圣人之行，因为不符于真义，不相应于真理之故。如果离开此二边的话，则为有中道（也就是中道）。此中道，乃成就眼，成就智，自在而成就于定，是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应知道有称誉，有讥毁，有无称誉，有无讥毁，而为说法。应决定于齐（安乐），决定于知此后，所有的内乐，当求于如此（应追求内乐）。莫相道说（不可背后造谣），也莫面前称誉（也不可当面说称赞对方语）。应齐限而说（以徐缓之语而说），莫不齐（不可以不齐限，也就是不可以急言）。应随国俗之法，莫是莫非（应护该国的语言，勿执方言，不可过度的使用俗称）。这就是所谓分别无诤经之事。

**(1)**莫求欲乐，不作那些极为下贱之业，不为这些凡夫之行。也不可求自身之苦行，那些苦行为至苦，而不是圣者之行，为不与义相应的，这是由于甚么原因而说的呢？（为甚么这么说呢？其理由为何呢？）莫求欲乐，那些为极下贱之业，为凡夫之行，这是说一边。亦不可求自身的苦行，苦行为至苦而已，并不是趣于圣者之行，不和真义相应，这是说二边（为另一边，为第二边）。所以说，不可求那安乐而为那些极为下贱之业，因为是凡夫之行；也不可求自身之苦行（不可行苦行），因为至苦的苦行，并不是趣于圣者之行，是不相应于真义的，就是由于此因而说。（乐与苦，均为是边）。

**(2)**离开此二边（苦与乐），就会有中道可说，而成就眼，成就智，自在而成定，而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这是由于甚么因而说的呢？所谓圣道有八支，正见，乃至正定，就是其八。而离开此苦乐二边，则为有中道可说，而成就眼，成就智，自在而成定，而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就是因此之故而说的。

(3)有称、有讥，有无称、无讥，而为说法，这是由于何因而说的呢？甚么为称？甚么为讥？而不说法呢？1.如有与欲相应，与喜乐同俱，而以极为下贱之业，为凡夫之行的话，此法乃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就便会自讥其非。为甚么呢？因为欲乐为无常，为苦，为磨灭（会变易）之法。他知道欲乐为无常后，因此之故，而知一切为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是故便会自讥其非。

2.自身的苦行，为至苦，而不是趣于圣者之行，并不和真义相应，即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就便会自讥其非。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沙门、梵志，乃所可畏苦（为了解脱苦），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的。然而那些沙门、梵志却又抱这些苦（指苦行为畏苦，而又行苦）。因此之故，那些一切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之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因此之故，便会自讥其非。

3.有结而不尽的话（结为烦恼，有为生死之果报身，也就是说，众生的烦恼不灭尽的话），则此法乃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就便会自讥其非。为甚么呢？因为如有结不灭尽的话，则他的有（生死的果报身），也不会尽，因此之故，其一切为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之后，因此之故，便会自讥其非的。

4.有结尽的话，则此法为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的正行。他知道此事后，就便会自称誉。为甚么呢？因为有结（烦恼）灭尽的话，则他的有（生死的果报身）也会灭尽，因此之故，其一切为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为之正行。他知道此事后，因此之故，便会自称誉的。

5.不求内乐，则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就便会自讥其非。为甚么呢？因为如有不求内乐的话，则他也不会求于内，因此之故，其一切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之后，是故便会自讥其非的。

6.求于内乐的话，则此法乃为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的正行。他知道此事之后，就便会自称誉。为甚么呢？因为如有求内乐的话，则他也会求于内，因此之故，其一切都是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的正行。他知道此事之后，因此之故，便会自称誉。像如是的，有称誉、有讥毁，而不说法，有不称誉、不讥毁，而为说法。

7.为甚么不称誉、不讥毁，而为说法呢？如果与欲相应，而与喜乐俱，而行极为下贱之业，为凡夫之行的话，则此法乃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就便为说法。为甚么呢？因为他不如是而说。所谓欲乃为无常，为苦，为磨灭之法（变易之法）。他知道欲为无常后，因此之故，其一切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然而不达于此法，唯有苦法，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因此之故，便会为其说法。

8.自身的苦行，为至苦，而不是趣向于圣者之行，不和真义相应，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之后，就便会说法。为甚么呢？因为他乃不如是而说，不说自身的苦行，乃为至苦，而不是趣向于圣者之行，并不和真义相应。此法乃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然而他乃不达于此法，唯有苦法，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因此之故，便为说法的。

9.有结不尽的话，则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则便为说法。为甚么呢？因为他不如是说，不说如有结不尽的话，其有也是不尽，因此之故，其一切都是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如不达于此法的话，就唯有苦法，而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因此之故，便为说法的。

10.有结如果灭尽的话，则此法为无苦、无烦、无热、无忧戚的正行。他知道此事后，则便为之说法。为甚么呢？因为他乃不如是说，不说如有结灭尽的话，其有也会灭尽，因此之故，一切均为无苦、无烦、无热、无忧

戚的正行。因为不达于此法而唯有无苦之法，为无烦、无热、无忧戚的正行。他知道此事后，因此之故，便为说法的。

11.如不求内乐的话，则此法为有苦，为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就便为之说法。为甚么呢？因为他不如是而说，不说如不求于内乐的话，则他也不求于内，因此之故，其一切都是**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如不达于此法的话，则唯有苦之法，而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他知道此事后，因此之故，便为说法的。

12.如求于内乐的话，则此法为无苦，为无烦、无热、无忧戚的正行。他知道此事后，就便为说法。为甚么呢？因为他不如是之说，不说如有求内乐的话，他也会求于内，因此之故，其一切都会无苦，为无烦、无热、无忧戚的正行。不达于此法而唯知无苦之法，为无烦、无热、无忧戚的正行。他知道此事后，因此之故，便为说法。像如是的，有不称誉、不讥毁，而为说法，也有称誉、有讥毁，有无称誉、无讥毁，而为说法者，因此之故，而为说的。

(4)决定于齐限（决定于不惶），知道决定不惶

后，所有的内乐，当求于彼者，这是由于甚么因由而说的呢（甚么意义呢）？

1.有一种乐，并不是圣者之乐，是凡夫之乐，为病之本、痛之本、箭刺之本。有食，而有生死，不可以修，不可以习，不可以广布，我对于他而说：是不可以修的。

2.有一种乐，是圣者之乐，并不是欲乐，是离乐、息乐，为正觉之乐，是无食而没有生死，可以修，可以习，可以广布，我对于他而说：则可以修的。

甚么叫做有一种乐，并不是圣者之乐，是凡夫之乐，为病之本，痛之本，箭刺之本，有食而有生死，为不可以修、不可以习、不可以广布，我对于他而说：是不可以修的呢？他如果由于五欲的功德（五欲的功能），而生喜生乐的话，则这种乐，**就不是圣者之乐，是凡夫之乐，是病之本，痛之本，箭刺之本，有食而有生死，为不可以修，不可以习，不可以广布，我就说，对于它，就不可以修的。**

甚么叫做有一种乐，是圣者之乐，并不是欲乐，是离乐、息乐，为正觉之乐，无食而没有生死，可以修，可以习，可以广布，我就说，对于他，就应可修的呢？如有比丘，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达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

此乐就是圣者之乐，为无欲乐、离乐、息乐，为正觉者之乐，无食而无生死，可以修，可以习，可以广布，我就说，对于他，则可以修的。所谓决定于齐限（安乐），知道决定安乐后，所有的内乐，当求于彼（这些道理），就是由于此之故而说的。

(5)不可以相道说（不可背后造谣），也不可以当面称誉者，这是怎么说呢？

有相道说（背后造谣），为不真实，为虚妄，并不和真义相应。有相道说，为真实之说，为不虚妄，然而并不和义相应。有相道说，为真实之说，为不虚妄，也与义相应的。

1.就中，如有道说，为不真实，为虚妄，而不与义相应的话，这就终究不可以说。2.就中，如有道说，为真实，而不虚妄，然而不与义相应的话，他也应当可以学，然而不可以说的。3.就中，如有道说，为真实，而不虚妄，也与义相应的话，他就知道时宜，为正智正念，使其成就于此道理。像如是的，有的当面称誉，有的不可以相道说，也不可以当面称誉的理由，就是由于此因之故，而说的。

(6)齐限而说（不惶而说，也就是以徐缓之语而说），莫不齐限者（不可以惶说，不可以不齐限，也就是不可以急言），这是怎么说呢？如果不齐限而说的话，就会烦身，念喜会忘，心会疲极，声会弄坏，向于圣的人，会不自在的。齐限而说的话，

就不会烦身，念不喜的会忘掉，心不会疲极，声不会坏，趣向于圣的人，能得自在的。应齐限说，不可以不齐限说，就是由此之故而说的。

(7)随国俗之法，莫是莫非者（不可以为是，不可以为非），这是怎么说呢？为甚么随国俗之法，为是，以及也说是是非呢？彼彼（各各）的地方，彼彼（各各）的人间，有彼彼之事（各各都有不同之事）。或者说为瓿（缸），有的说为是墮（鉢），有的说为是杵（盂，盆），有的说为是椀（木碗），有的说为是器（盛物之具）。如彼彼的地方，彼彼的人间，彼彼之事之或说为甄，或说为墮（鉢），或说为杵，或说为椀，或说为器那样，彼彼之事，都随其力，而一向（从来）都说这就是真谛，其余的都为虚妄。像如是的，随着国俗之法，为是，以及为非的。

甚么为之随国俗之法，而为不是不非呢？如彼彼（各各）的地方，彼彼（各各）的人间，彼彼（各各）不同之事那样，或者说为瓿，有的说为墮，有的说为杵，有的说为椀，有的说为是器。如彼彼的地方，彼彼的人间，彼彼之事，或者说为是甄，或者说为是墮，或者说为是杵，或者说为是椀，或者说为是器，彼彼之事，都不随其力，不一向说此为真谛，不说余者为虚妄，像如是的，随着其国俗之法，为不是不非（不硬说为是，不硬说为非）。随着国俗法，莫是莫非者，就是由于此因由之故而说的。

(8)有诤之法，与无诤之法。甚么叫做有诤之法？甚么叫做无诤之法呢？如果与欲相应，与喜乐同俱，而以极下贱之业，为凡夫之行的话，则此种法，乃为有诤之法。为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乃为有诤的。如自身持苦行，为至苦，而不是趣于圣者之行，而与义不相应的，则此种法，也是有诤的。为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为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则为是有诤的。离开此二边（享欲乐与行苦行），则为有中道，为成就眼，成就智，自在而成定，为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的，此法为无诤。为甚么缘故，此法为无诤呢？因为此法乃没有苦，没有烦，没有热，为无忧戚的正行，因此之故，此法则为是无诤的。

有结不灭尽，则此法为有诤。为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为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则为是有诤的。有结灭尽的话，则此法为无诤。为甚么缘故，此法为无诤呢？因为此法为无苦、无烦、无热，没有忧戚的正行，因此之故，此法就是为之无诤的。

不求内乐的话，则此法为有诤。为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就是有诤的。求于内乐的话，则此法就是无诤。为甚么缘故，此法为无诤呢？因为此法为无苦、无烦、无热，为无忧戚的正行，因此之故，此法就是为之无诤的。

就中，如有乐，并不是圣者之乐，是凡夫之乐，为病之本，痲之本，箭刺之本，为有食而有生死，为不可以修，不可以习，不可以广布，我对于他而说，不可以修，就是因为此法为有诤之故。由于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则为有诤之法。

就中，如有乐，是圣者之乐，是无欲之乐，是离乐、息乐，为正觉之乐，无食而没有生死，可以修，可以习，可以广布的，我就对于他而说为可修的，此法为无诤的。由于甚么缘故，此法为无诤呢？因为此法为无苦、无烦、无热，为无忧戚的正行，因此之故，此法就是无诤的。

就中，如有道说，而不真实，为虚妄，并不和义相应，则此法为有诤。由于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为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为有诤的。

就中，如有道说，为真实，而不虚妄，然而和义并不相应，则此法为有诤。由于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为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为有诤的。

就中，如有道说，而为真实，而不虚妄，也与义相应，则此法为无诤。由于甚



么缘故，此法为无诤呢？因为此法为无苦、无烦、无热，为无忧戚的正行，因此之故，此法就是无诤的。

无齐限之说（恐惶）的话，此法就是有诤。由于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为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就是有诤的。

齐限之说（不惶、不急）的话，此法就是无诤。由于甚么缘故，此法为无诤呢？因为此法为无苦、无烦、无热，为无忧戚的正行，因此之故，此法就是无诤的。

随国俗之法，为是，及为非，此法为有诤。由于甚么缘故，此法为有诤呢？因为此法为有苦、有烦、有热，为有忧戚的邪行，因此之故，此法就是有诤的。

随国俗之法，而没有是，没有非，此法就是无诤。由于甚么缘故，此法为无诤呢？因为此法为无苦、无烦、无热，为无忧戚的正行，因此之故，此法为无诤的。这叫做诤法，你们当知诤法，以及无诤之法。知道诤法，及无诤之法后，就应舍弃诤法，而修习无诤之法，你们应当要如是而学！」

像如是的，须菩提族姓子（善吉、空生。为舍卫国婆罗门的子弟，十大弟子中，以解空第一而有名），乃以无诤之道，在于后来，知法如法（依此理而得解脱的，有偈为证）。

知法如真实 须菩提说偈 此行真实空 舍此住止息。

（知法如真实之法〔所知道而觉悟的法，就是依真实之法〕。须菩提曾说其偈：此行，乃为真实的空之行，舍弃此有诤之法，而住于止息。）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三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 一七〇、鸚鵡经第九（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鸚鵡摩纳之家的白狗，为其前生之父，佛为其举证说明，并说其父乃因增上慢，故生于下贱的狗中。鸚鵡摩纳闻知其事，始放其瞋恚心而生善心。就请问人身为甚么有高下？为甚么有妙不妙？佛陀并说人的所以有寿命长短、健康多病、美丑、威德、财产、智慧多寡，与家庭贵贱之别等因缘。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过夜至于平旦之时，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内去乞食，在乞食的过程中，曾往诣于鸚鵡摩纳（青年）都提之子之家（其父生前名叫都提）。这时，鸚

鸚鵡摩納，都提之子，有些应作之事，因此，出外而不在于家。那个时候，鸚鵡摩納都提子之家有一只白狗，在大床上的金盘中吃东西。于是，白狗遥见佛陀向这边来，牠看见后便吠，世尊就对白狗说：「你不应该这样！所谓你在生时从吠〔诋毁，增上慢而举手言咆〕，而至于现在转生为狗在吠人！」白狗听后，极大的瞋恚，就从其床下来，而至于木聚（柴堆）边，忧戚而愁，而倒卧在那里。

鸚鵡摩納都提子，在于后来还家时，看见自己的白狗极大瞋恚，从床下来，至于木聚边忧戚而愁卧后，就问家人说：「到底是谁触娆我的白狗，使其大瞋恚，而从床下来，至于木聚边忧戚而愁卧的呢？」

家人回答说：「我们都没有人去触娆白狗，使其大瞋恚，从床下来，而至于木聚边去忧戚愁卧。摩纳！当知！今天沙门瞿昙来此乞食，白狗看见后，便逐吠他。沙门瞿昙乃对白狗说：『你不应该这样，所谓你在生时从吠（诋毁）而致于转为狗而吠人。』因是，（由于此），摩纳！故使白狗极大瞋恚，从床下来，而至于木聚边，忧戚愁卧的。」

鸚鵡摩納都提子听后，便大瞋恚，欲诬世尊，欲谤世尊，欲堕世尊。像如是的抱着想诬谤，而堕沙门瞿昙的心，而从舍卫城出，往诣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被无量的大众，前后围绕，而为他们说法。世尊遥见鸚鵡摩納都提子之来，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鸚鵡摩納都提子之来到吗？」大众回答说：「看见。」

世尊垂告说：「鸚鵡摩納都提子如果现在命终的话，就会如人之屈伸其手臂之顷，必定会生于地狱。为甚么呢？因为他对于我生起极大的瞋恚之故。如有众生，由于心起瞋恚之故，身坏命终，必会趣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中。」

于是，鸚鵡摩納都提子，乃往诣佛所，向世尊说：「沙门瞿昙！今天曾经到过我家来乞食吗？」世尊回答说：「我今天曾经到过你家去乞食。」摩纳说：「瞿昙！您向我的白狗讲甚么事，使我的白狗极大瞋恚，从床下来，而至于木聚边，忧戚愁卧呢？」

世尊回答说：「我在于今天的平旦，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展转往诣而至你家去乞食，于是白狗遥见我，看见后，便吠我。我就对白狗说：『你不应该这样，所谓你，乃从吠而至于吠？』（从增上慢而诋毁他人，而致堕入于畜生，还在吠人）。因此之故，白狗乃极大瞋恚，从床下来，至于木聚边，忧戚愁卧。」

鸚鵡摩納问世尊说：「白狗前世是我的甚么人呢？」世尊垂告说：「止！止！（不要提起此

事）。摩纳！慎莫问我（千万不要问我此事）！你如果听闻其事的话，必定会不欢喜的。」鸚鵡摩納又更再三的问世尊说：「白狗前世到底是我的甚么人？」

世尊也是再三的垂告说：「止！止！摩纳！慎莫问我！你听闻此事后，必定会不欢喜的。」世尊也因摩纳再三的推问，最后就又垂告摩纳而说：「你既然至于再三的问我不止（我就告知你吧！），摩纳！当知！那只白狗，在于前世之时，就是你的父亲，名叫都提啊！」

鸚鵡摩納听此语后，倍极大恚（愈起瞋恚心），就欲诬世尊，欲谤世尊，欲堕世尊。像如是的欲诬、谤，欲堕沙门瞿昙，而对世尊说：「我的家父在世时，都行大布施，作大斋祠（祭天大斋食之会），其身坏命终之后，正往生于梵天。甚么因甚么缘，乃生于这种下贱的狗身中呢？」

世尊告诉他说：「你父都提，由于此而起增上慢，因此之故，而生于下贱的狗身中的。所谓：

梵志增上慢 此终六处生 鸡狗猪及豺 驴五地狱六

（梵志由于起了增上慢之故，在此处命终之后，会在于六处当中去转生。所谓

鸡、狗、猪、豺之四，驴身为第五，地狱即为其第六之处。)

鸚鵡摩納！如果你不信我所說之事的話，你可以回家對白狗說：『如果在於前世時，是我的家父的話，白狗啊！你就應當回到大床上去。』摩納！白狗必定會還回上大床的。你就又說：『如果前世是我的家父的話，白狗啊！你就還在於金盤中吃食。』摩納！白狗必定會還回在於金盤中去吃物的。你就又說：『如果前世時，是我的父親的話，就提示我，你所舉放金、銀、水精、珍寶的藏處。因為我不知其處之故。』摩納！白狗必定會示你前世時所舉放的金、銀、水精、珍寶等藏處的，所謂你不知之處之故。」

於是，鸚鵡摩納！聽佛所說，善受持誦，繞世尊後，還回其家，而對於白狗說：「你前生時，如果是我的父親的話，白狗！你就應當還回在大床上。」白狗就還回在大床上。又說：「如果前世時，是我的父親的話，白狗！你就還回在金盤中吃食。」白狗就還回在金盤中吃食。又說：「如果前生時，是我的父親的話，應當提示我父本來所舉放的金、銀、水精、珍寶等藏處，因為我所不知之故。」白狗就從其床上下來，而往至於前世所止宿之處，用口及足，搗（挖）床的四腳之下。鸚鵡摩納便從那個地方大得寶物。

於是，鸚鵡摩納都提子得寶物之後，極大歡喜，就用右膝着在於地，叉手而向於勝林給孤獨園，而再三的舉聲，再三的稱譽世尊而說：「沙門瞿曇所說的不虛！沙門瞿曇所說的都是真諦！沙門瞿曇所說的都是如實！」他再三的稱譽後，就從舍衛城出，而往詣於勝林給孤獨園。

那時，世尊被無量的大眾前後圍遶，而為他們說法。世尊遙見鸚鵡摩納的到來，就告訴諸比丘們說：「你們看見鸚鵡摩納將到這裡來嗎？」回答說：「看見。」世尊垂告說：「鸚鵡摩納現在如果命終的話，就會如屈伸手臂之頃那麼之快，必定會至於善處。為甚么呢？因為他，由於我，而極為有善心之故。如有眾生，由於善心之故，身壞命終之後，必定會至於天中。」

那時，鸚鵡摩納往詣佛所，到後，共相問訊，然後退坐在一邊。世尊告訴他說：「到底如何呢？摩納！如我所說那樣，白狗是否為如是呢？或者不如是呢（是否如佛所說的那只白狗的前世，就是摩納的父親與否）？」鸚鵡摩納白佛說：「瞿曇！實如您所說的。瞿曇！我又欲有所問，如聽允，乃敢陳述。」世尊告訴他說：「恣你所問（可以隨意提出來問）。」

摩納問而說：「由於甚么因，甚么緣，那些眾生，俱受於人身，而會有高，有下，有妙，有不妙呢？為甚么呢？瞿曇！因為我曾經看見過有的短壽，有的長壽，也看見過有的為多病，有的很少有病的。也看見過有的為不端正，有的為端正的，也

見過無威德、有威德的人，見過有的人為卑賤之族，有的卻為尊貴之族的人，見過無財物、有財物的人，見過有惡智、有善智的人。」

世尊回答說：「那些眾生，乃由於自己的行業，由於其業，而得其報的。緣於業，依於業的業處，眾生即隨其高下，而處於妙（殊勝）與不妙（卑劣）之位的。」鸚鵡摩納白世尊說：「沙門瞿曇所說的至為簡略，並不廣為分別解說，我乃不能了知其義。願沙門瞿曇為我廣說，使我能得知道其中之義！」

世尊告訴他說：「摩納！你要諦聽！聽後要善思念其義，我當會為你廣分別解說。」鸚鵡摩納白佛說：「唯然！當受教而聽。」

佛陀說：「摩納！甚么因，甚么緣，男子女人，其壽命會極短呢？如有男子女人，都行殺生而凶弊，極惡而飲血（手常染血），有害人之意，而着於惡（常作傷人之事），並沒有慈心去對於諸眾生，乃至於昆蟲（對生物無仁愛之念）。他受這種業，作到具足後（惡業滿盈），身壞命終之時，必定會至於惡處，會轉生在於地獄中（由地獄業滿而出來後），來生于人間時，其壽命會極短的。為甚么呢？因為

此道乃受短寿的，所谓男子女人，杀生凶弊，极恶饮血之故。摩纳！当知！此恶业，乃有如是之报的。摩纳！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其寿命会极长呢？如有男子女人，离开杀生，断除杀生，弃舍刀杖，而有惭有愧，有慈悲之心，而能饶益一切众生，乃至昆虫的话，则他乃受此业，作此善业具足后，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上升于善处，会往生于天中（其天的善业报后），来生于人间时，其寿命会极长的。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会受长寿之故。所谓男子女人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的话，则，摩纳！当知！此善业乃有如是之报的。

摩纳！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会有多疾病呢？如有男子女人，触娆众生，他或者用手拳，或者用木石，或者用刀杖，去触娆众生，他受此恶业，作到具足后，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转生至于恶处，会生在地狱中（地狱报满后），来生于人间时，会多有疾病。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会受多疾病之故。所谓男子女人，多触娆众生之故。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之报的。摩纳！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会没有疾病呢？如有男子女人，不触娆众生，他们不用手拳，也不用木石，更不用刀杖去触娆众生的话，则他受此善业，作到具足后，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升于善处，会往生于天中（天的福报满后），来生人间时，就不会有疾病。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无疾病，所谓男子女人，不触娆众生之故。摩纳！当知！此善业，乃有如是之报的。

摩纳！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其形体为不端正呢？如有男子女人，急性而多恼，他少有所闻时，便会起大瞋恚，会憎嫉而生忧，会广生诤怒，他受此业，作到具足之后，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地狱之中（地狱业满后），来生人间时，其形体就不会端正。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形不端正之故，所谓男子女人，急性而多恼之故。摩纳！当知！此种业，乃有如是之报的。摩纳！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其形体会端正呢？如有男子女人，不急性、不多恼，他听到柔软粗犷的强言，也不会生大瞋恚，不会憎嫉生忧，不广生诤怒的话，则他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升上善处，会往生于天中（天报业尽后），来生人间时，其形体会端正的。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形体端正之故，所谓男子女人，不急性，不多恼之故。摩纳！当知！此业有如是之报的。

摩纳！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会为没有威德（无权势）之人呢？如果有男子女人，内怀嫉妒，也就是他看见别人得到人的供养、恭敬时，便会生起嫉妒心，如看见别人有物时，就欲使其得到，他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其身坏命终时，必定会至于恶处，会转生在地狱中（地狱业满后），来生于人间的话，就为没有威德的人。为甚么呢？因

为此道乃受无威德之故，所谓男子女人，内怀嫉妬之故。摩纳！当知！此恶业，乃有如是之报的。摩纳！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会为有威德（权势）之人呢？如有男子女人，不怀嫉妬之心，看见别人得到人的供养恭敬时，乃不会生嫉妬之心，如看见别人有物时，也不欲使其为我所得而有，则他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会往生于天中（其善业享满后），如来生人间时，就会为有大威德的人。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会受有威德，所谓男子女人，不怀嫉妬之故。摩纳！当知！此业乃有如是之果报的。

摩纳！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会生为卑贱之族呢？如有男子女人，懦弱傲慢，他对于应可敬的人，却不去尊敬，可尊重的，却不去尊重他，可尊贵的，却不去贵重他，可奉的，却不去奉他，可供养的，却不供养他，可与道的，却不与道给他，可与坐的，却不与坐，可叉手向其礼拜问讯的，却不叉手去向其礼拜问讯。此人因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地狱之中

（地狱业满后），来生人间时，会转生为卑贱之族。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生为卑贱之族之故，所谓男子女人，懦弱傲慢之故。摩纳！当知！此业，乃有如是之报

的。摩纳！甚么因，甚么缘，  
男子女人会生为尊贵之族呢？如有男子女人，不僭傲大慢，他对于可敬的人，会去尊敬其人，可尊重的，会去尊重其人，可贵重的，就会去贵重其人，可奉事的人，就会去奉事其人，可供养的人，就会去供养其人，可与道的，就会与道给其人，可与坐的，就会与坐给其人，可叉手向其礼拜问讯的，就去叉手向其礼拜问讯。此人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升上善处，会生于天中（受天报后），来生人间时，必定会生于尊贵之族。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生于尊贵之族之故，所谓男子女人，不僭傲大慢之故。摩纳！当知！此业乃有如是之报的。

摩纳！由于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并没有财物呢？如有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他并不布施给与沙门、梵志，贫穷、孤独，以及远来求乞之人以饮食、衣被、华鬘、涂香、屋舍、床榻、明灯、给使等所需的人物，由于他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恶业报满后，来生人间时，会为没有财物的人。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无财物之故。所谓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之故。摩纳！当知！此业乃有如是之果报的。摩纳！由于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会多有财物呢？如有男子女人，常作施主，常行布施，他布施给与沙

门、梵志，贫穷、孤独，以及远来求乞之人以饮食、衣被、花鬘、涂香、屋舍、床榻、明灯、给使等所需的人物，他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会往生于天中，报尽而来生人间时，为多有财物之人。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多有财物，所谓男子女人，常作施主，常行布施之故。摩纳！当知！此业乃有如是之果报的。

摩纳！由于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有恶智慧呢？如有男子女人不数数（不屡次）往诣诸贤者之处去问事（受教）。如有名德的沙门、梵志，他也不往诣其处，不随时请问义理，所谓：『诸位贤者！甚么为之善？何者为之有罪？甚么为之非罪？何者为之妙？何者为之不妙？何者为之白？何者为之黑？白与黑到底是从甚么而生的？甚么义为之现世之报？甚么义为之后世报呢？』倘若去请问过，然而并不去实行，他就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中，业报完了，而来生人间时，会有恶智慧。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恶智慧，所谓男子女人，不数数（不常常）往诣贤者之处去请问诸事之故。摩纳！当知！此业乃有如是之果报的。摩纳！由于甚么因，甚么缘，男子女人会有善智慧呢？如有男子女人，能数数往诣问诸贤者诸事，如有名德的沙门、梵志，他就数往诣（常去）他处，去随时问义：『诸位尊者！甚么为之善？甚么为之不善？甚么为之有罪？甚么为之非罪？甚么为之妙？甚么为之不妙？甚么为之白？甚么为之黑？白与黑，到底是从何而生的？何义为现世之报？何义为之后世之报呢？』请问后，也能去实行，则他受此业，作到具足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会生于天中，报尽后，来生人间时，会有善智慧。为甚么呢？因为此道乃受善智慧之故，所谓男子女人，能数数往诣贤者之处去问事。摩纳！当知！此业乃有如是之报的。

摩纳！当知！如果作那些和短寿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短寿，作那些和长寿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长寿；如作那些和多疾病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多疾病，作和那些少疾病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少疾病；作和不端正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不端正，作和那些端正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端正；作和那些没有威德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没有威德，作和那些威德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威德；作和那些卑贱族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卑贱之族，作和那些尊贵族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尊贵之族；作和那些没有财物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没有财物，作和那些多财物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多财物；作和那些恶智慧相应之业的话，必定

会得恶智慧，作和那些善智慧相应之业的话，必定会得善智慧。摩纳！这是我从前所说的，众生都由于自己的行业，而由于其业，而得其果报的。所谓：缘于业，依于业的业处，众生则随其高下，而处于妙，或不妙的。」

鸚鵡摩纳都提子白佛说：「世尊，我已了解了。善逝！我已知道了。世尊！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自归依三宝，乃至命尽。世尊！从今日起，您进入都提家，有如进入此舍卫城地方的优婆塞家那样，使我都提家，长夜能得利义，能得饶益安隐快乐。」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鸚鵡摩纳都提子，以及无量的大众，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一、分别大业经第十（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外道哺罗陀平，向尊者三弥提说他曾面从沙门瞿昙受「身口业为之虚妄，唯有意业为真谛。或者有禅定，比丘入其禅定的话，就无所觉。」三弥提乃斥其为诬谤，并不是佛言。尊者大周那听后，尽告阿难，并同往问佛。佛说：如故意作乐业，作到成就时，当受乐报，苦业、不苦不乐之业，及其果报，也是如是。并说分别大业经，所谓有离十恶，死后或生天界，或生地狱的，也有不离十恶，死后或生天界，或生地狱的。见到此事后，沙门梵志，或者会否认善恶之行业与果报的相应。然而其中的因果很复杂，不可以表相之见，来限定行业应报的不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尊者三弥提，也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无事禅屋中（森林中的屋舍）。

于是（这时），有一位异学，名叫哺罗陀子（外道游行），在于中午以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尊者三弥提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说：「贤者！三弥提！我欲有所问，不知能否听许我之所问吗？」尊者三弥提回答说：「贤者！哺罗陀子！你欲问就问好了，我听后当会思其义而回答你的。」

异学哺罗陀子便问而说：『贤者！三弥提！我曾经面从沙门瞿昙之处听闻，当面从沙门瞿昙之处，

受如是之法：『身与口之业，为虚妄的，唯有意业为真谛的。或有一种禅定，比丘如果入其禅定中的话，就无所觉。』』（专心于其禅中，就不会有所感于其它的事物。）

尊者三弥提告诉他说：「贤者哺罗陀子！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说！不可以诬谤世尊！诬谤世尊的话，就为之不善的，因为世尊并不作如是之说。贤者哺罗陀子！世尊乃以无量的方便而说：『如果故作业（故意作业，有心之业），作后已成就的话，我就说他没有不受报的。或者会在于现世而受，或者会在于后世而受。假如不故作业（不是故意所作之业，无心之业），作后已成就的话，我就不说其必定会受果报的。』」

异学哺罗陀子，至于再三的对尊者三弥提说：「贤者三弥提！我曾经面从沙门瞿昙之处听闻，当面从沙门瞿昙之处，曾受：『身与口之业为虚妄的，唯有意业为真谛。或有一种禅定，比丘如入其禅定中的话，就没有所感觉。』」

尊者三弥提，也再三的告诉他说：「贤者哺罗陀子！你不可以作此说！不可以诬谤世尊！如诬谤世尊的话，就为之不善，因为世尊乃不作如是之说。贤者哺罗陀

子！世尊乃以无量的方便而说：『如故作业，作后已成就的话，我乃说没有不受报的，或者会在于现世受，或者会在于后世受。假如为不故作业的话，则作已成就的话，我并不说必定会受报的。』」（我说：这种情形，不一定会受报。）

异学哺罗陀子又问尊者三弥提说：「如故作业，作已成就的话，当会受何种果报呢？」尊者三弥提回答说：「贤者哺罗陀子！如故作业，作已成就的话，必定会受苦报的。」异学哺罗陀子又问尊者三弥提而说：「贤者三弥提！你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学道几时呢？」（你在佛法与佛的教诫当中，学佛学好久呢？）

尊者三弥提回答说：「贤者哺罗陀子！我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学道不久，始三年而已。」于是，异学哺罗陀子便作如是之念：这么年少的比丘，尚且能护其师，更何况那些旧学的上尊人（长老比丘）呢？于是，异学哺罗陀子听闻尊者三弥提所说，不是不非（不以为是非），就从其座起，振奋其头而离去。

那个时候，尊者大周那（舍利弗之弟，于空法中，深生信解之比丘），离开尊者三弥提之昼行坐之处不远，于是，尊者大周那将尊者三弥提和异学哺罗陀子所共论之事，他都统统把它诵习，都善于受持后，就从其座起，而往尊者阿难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就将尊者三弥提和异学哺罗陀子所共论的，统统向尊者阿难说。

尊者阿难听后，对他说：「贤者周那！由于得此论，你我可往见佛，去奉献世尊。贤者周那！现在可以共诣佛陀，去具向世尊说此义，或者有可能由于此，而能得从世尊处，听到异法也说不定（更妙，更特别之法）。」

于是，尊者阿难、尊者大周那，就共同往诣佛陀。到后，尊者大周那乃稽首佛足后，退坐在一边。尊者阿难，也稽首佛足后，退住在一边。

那时，尊者阿难对周那尊者说：「贤者大周那！你可以说出来了，可以说出来了。」于是，世尊问他而说：「阿难！周那比丘，欲说甚么事呢？」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您现在当会亲自听其陈述的。」于是，尊者大周那就将尊者三弥提和异学的哺罗陀子所共论之事，尽向佛陀说。

世尊听后，告诉他说：「阿难！你看！三弥提比丘，乃为痴人无道的了。为甚么呢？因为异学哺罗陀子，其问事不定（问事不足，应该要以分别答复之问），而三弥提比丘痴人，却一向而答（决定的回答）之故，我才说他为痴人的。」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如三弥提比丘，由于此事而说：『所有觉者（所感受的），都是苦的』，则当会有甚么答呢？」

世尊呵责尊者阿难说：「你们看！阿难比丘也是同样的为无道的了！阿难！此三弥提痴人，那位异学哺罗陀子，乃尽问三觉（三受），所谓乐觉（乐受）、苦觉（苦受）、不苦不乐觉（不苦不乐受，舍受）的。阿难！如三弥提痴人，被异学的哺罗陀子所问时，能作如是之回答的话，也就是说：『贤者哺罗陀子！如果故意而作乐的业，而作后已完成（以身口意而作过）的话，当会受乐报。假若故意作苦的业，而已作完成（以身口意而作过）的话，当会受苦报。倘若故意作不苦不乐之业，而已作完成（以身口意而作过）的话，就当会受不苦不乐之报的。』阿难！如果三弥提痴人被异学的哺罗陀子所问，而能作如是之回答的话，则异学的哺罗陀子，其眼睛尚不敢正视三弥提痴人，更何况又能问如是之事呢？阿难！如果你能从世尊听闻『分别大业经』的话，则对于如来，会倍复增上，会心静而得喜的。」

于是，尊者阿难，乃叉手（合掌）向佛，白佛说：「世尊！现在正是其时。善逝！现在正是其时。如世尊为了诸比丘而说『分别大业经』的话，诸比丘们听后，当会善于受持。」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具分

别解说。」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这时，诸比丘，就受教而听。

佛陀说：「阿难！(1)或者有一人，并不离开杀（杀生）、不与而取（偷盗）、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此人并不离恶、不护已后，其身坏命终之时，生在于善处的天中。阿难！(2)或者有一人，乃离开杀生（不杀生），离开不与取（不偷盗），离开邪淫（不邪淫），离开妄言（不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正见），此人离恶而护已后，其身坏命终之时，转生于恶处的地狱中。阿难！(3)或者有一人，不离杀生，不离不与取，不离邪淫，不离妄言，乃至不离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已后，其身坏命终之后，乃生于恶处的地狱中。阿难！(4)或者有一人，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护已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善处的天中。

(1)阿难！如果有一人，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为邪见的人。此人不离恶，不护已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善处的天中的话，则如有沙门、梵志，已得天眼，已成就天眼，而观见他，观见后，曾作如是之念：此人没有身的恶行，也没有身的恶行之报；没有口与意的恶行，也没有口与意的恶行之报。为甚么呢？因为我观见他，并不离杀生、不离不与取、不离邪淫，不离妄言，乃至是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已后，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善处的天中。如更有如是之比类的人，如不离杀、不离不与取，不离邪淫，不离妄言，乃至不离邪见的人，此人不离恶，不护已的人，其一切身坏命终之后，也生于善处的天中。像如是之见的话，就为之正见，如果有异于此见的话，则其智会趣于邪。如所见所知的极力的打摸（抓取，固执），则一向都执着而说：『此是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

(2)阿难！如有一人，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而护已后，其身坏命终之时，生于恶处的地狱中的话，则如有沙门、梵志，已得天眼，成就天眼的人，去观见他，观见他后，作如是之念：此人无身的妙行，也无身的妙行之报；没有口与意的妙行，也没有口与意的妙行之报。为甚么呢？因为我见他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而护已后，其身坏命终后，生于恶处的地狱中。如更有如是之比类的人，离杀，离不与取，离邪淫，离妄言，乃至离邪见，此离恶护已的人，其一切身坏命终之后，也生于恶处的地狱中。像如是之见的话，则为之正见，异于此见的话，则其智乃趣于邪。如所见所知的极力打摸（固执），则他乃一向执着而说：『此是真谛，其余都为虚妄。』

(3)阿难！如有一人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不离开邪见，此人不离恶，不自护已，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转生于恶处的地狱中。如有沙门、梵志之得到天眼，成就天眼的人，曾经观见他，观见后，作如是之念：此人有身的恶行，也有身的恶行之报；同时有口与意的恶行，也有口与意的恶行之报。为甚么呢？因为我观见他并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不离开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已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恶处的地狱中。如更有如是之比类的人，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不离开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已的话，其一切身坏命终之后，也会生于恶处的地狱之中。像如是之见解的话，则为之正见。如果异于此见的话，则他的智，乃趣于邪。如果他对于其所见所知的极力的打摸（抓取，固执）时，则他乃一向执着而说：『此是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

(4)阿难！如有一人，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护已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善处的天中的话，则如有沙门、梵志之得到天眼，成就天眼的人，去观见他，观见后，作如是之念：此人有



身的妙行，也有身的妙行之报；同时有口与意的妙行，也有口与意的妙行之报。为甚么呢？因为我看见他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而护己后，其身坏命终之时，生于善处的天中。如更有如是之比类的人，离

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而护己的话，其一切身坏命终之后，也会生于善处的天中。像如是之见，则为之正见，异于此见的話，則其智，乃趣于邪。如其对于所见所知的，极力的打摸（抓取，固执），他乃一向执着而说：『此是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

(1)阿难！就中，如有一位沙门·梵志之得天眼，成就天眼的人，作如是之说：

『此人没有身的恶行，也没有身的恶行之报；同时没有口与意之恶行，也没有口与意之恶行之报。』这种说法，我乃不会听取其意见。如果作如是之说：『我观见他不离杀，不离不与取，不离邪淫，不离妄言，乃至不离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持后，在其身坏命终之时，生于善处的天中。』这样说的话，我就会听从其说的。

如果作如是之说：『如更有如是之比类的人，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不离开邪见，此不离恶，不护持的人，其一切身坏命终之后，也会生于善处的天中。』作这种说的话，我乃不会听取其说的。如果作如是之说：『像如是之见的話，就为之正见；异于此见的話，則其智乃趣于邪。』这种见解，我也不会听取的。如所见所知，极力的打摸（固执），一向都执着而说：『此是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此说，我也不会听取其言的。为甚么呢？如来乃知道那个人有异之故。

(2)阿难！就中，如有十位沙门·梵志之得天眼，成就天眼的人，曾作如是之说：

『此人没有身的妙行，也没有身的妙行之报；同时没有口与意的妙行，也没有口与意的妙行之报。』这种说，我乃不会听他的。如作如是之说：『我观见他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而护持后，其身坏命终时，而生于恶处的地狱中。』这种说，我就会听取的。

如作如是之说：『如更有如是之比类的人，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而护己的话，则其一切身坏命终之后，也会生于恶趣的地狱中。』这种说，我乃不会听取的。如作如是之说：『作如是之见的話，就为之正见；异于此见的話，則其智乃趣于邪。』这，我也不会听取的。如所见所知，极力的打摸，一向执着而说：『此是真谛，其余都是虚妄。』这，我也是不会听取的。为甚么呢？阿难！因为如来乃知其人为有异之故。

(3)阿难！就中，如有一位沙门·梵志之得天眼，成就天眼的人，曾作如是之说：

『此人有身的恶行，也有身的恶行之报；同时有口与意的恶行，也有口与意的恶行之报。』我乃会听其所说的。如

作如是之说：『我观见他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不离开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己后，其身坏命终之时，乃生于恶处的地狱之中。』这种说明，我乃会听取其说的。

如作如是之说：『如更有如是之比类的人，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不离开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己的话，其一切身坏命终之后，也会生于恶处的地狱中。』这种见解，我乃不会听取的。如果作如是之说：『像如是之见的話，就为之正见，异于此见的話，則其智会趣于邪。』这，我也不会听取的。如所见所知的，都极力的打摸（固执），一向都执着而说：『此是真谛，其余都是虚妄。』的话，我也不会听取的。为甚么呢？阿难！因为如来乃知此人有异之故。

(4)阿难！就中，如有一位沙门·梵志之得天眼，成就天眼的人，曾作如是之说：

『此人有身的妙行，也有身的妙行之报；同时有口与意的妙行，也有口与意的妙行

之报。』这，我乃会听取其说的。如作如是之说：『我观见他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护已后，其身坏命终之时，生于善处的天中。』这，我乃会听取其说的。

如作如是之说：『如更有如是的比类的人，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其一切身坏命终之后，也会生于善处的天中。』这，我就不会听取其说的。如果作如是之说：『像如是之见的话，就为之正见，异于此见的话，则其智会趣于邪。』这，我乃不会听取其说的。如所见所知的，极力扞摸（固执），一向都执着而说：『此是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这，我也不会听取其说的。为甚么呢？阿难！因为如来乃知其人为有异之故。

(1)阿难！如有一人，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不离开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已，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善处天中的话，则他如果本来作不善之业，作恶已成的话，则由于此不离恶，不护已之故，他就在于现法当中，受到其报后，然后生在于彼处（善处天中）的。或者又因后报（第三次生死，及其后）之业之故，他就不会以此因，不会以此缘（指恶因缘），其身坏命终之后，而生于善处的天中（后报业之故，来生不一定随报，故作恶后，或者会生于善处。）或者又因本来曾经作过善业，作已成就的话，则由于离恶护已之故，有未尽的应受的善处之报，他就因于此，缘于此之故，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善处的天中。或者又有临死时，曾生善心（六识心王），心所有之法（心所，如俱舍论所说的四十六心所），都与正见相应，他就由于此因，此缘，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善处的天中。阿难！如来乃知道那个人，为如是的。

(2)阿难！如有一人，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护已后，其身坏命终时，却生于恶处的地狱之中的话，则他如本来作过善业，作后已成就的话，就由于此离恶护已之故，他乃在于现法当中受其善报完毕后，而生于彼恶处的。再者，又因为是后报之业之故，他就不由于此善因，不由于此善缘，身坏命终之后，而生于恶处的地狱之中的。或者又其本作之不善之业，作后已成就者，而由于此不离恶不护已之故，未尽应受地狱之报，则他乃因于此，缘于此，而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恶处的地狱中。或者又于临死时，生不善之心，其心所有之法，乃和邪见相应，则他乃因于此，缘于此，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恶处之地狱中。阿难！如来乃知其人为如是的。

(3)阿难！如有一人，不离开杀生，不离开不与取，不离开邪淫，不离开妄言，乃至不离开邪见，此人不离恶，不护已后，其身坏命终之后，乃生于恶处的地狱之中的话，则他乃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恶处的地狱之中。或者又由

于其本来所作的不善之业，作后已成就的话，则由于其不离恶不护已之故，未尽应受地狱之报，则他会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恶处的地狱之中。或者又因临死之时生不善之心，心所有之法乃和邪见相应，他就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恶处的地狱之中。阿难！如来乃知道其人为如是的。

(4)阿难！如有一人，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此人离恶护已之后，在其身坏命终之时，生于善处的天中的话，他就是因于此，缘于此，而在其身坏命终之时，生于善处的天中的。或者又由于其本来所作的善业，作后成就的话，则由于此离恶护已之故，未尽应受之报，则他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善处的天中。或者又有临死之时，生起善心，心所有法，都和正见相应，他就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善处的天中。阿难！如来乃知其人为如是的。

又次，有四种的人：或者有人，没有而似有，或者有而似没有，或者没有而似

没有，或者有而似有（所谓1.无力，而为无力之观，2.无力，而为有力之观，3.有力，而为有力之观，4.有力，而为无力之观。南传为1.有业而无能作用，而似无能作用，2.有业无能作用，而似有能作用，3.有业有能作用，而似有能作用，4.有业有能作用，而似无能作用。）

阿难！犹如四种捺那样：1.或者捺不熟，而似熟，2.或者熟，而似不熟，3.或者不熟，而似不熟，4.或者熟，而似熟。像如是的，阿难！四种捺乃譬喻人：1.或者有人无有，而似有，2.或者有，而似没有，3.或者无有，而似无有，4.或者有，而似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四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心品第十四：（有十经）（第四分别诵）

心浮受法二 行禅说猎师 五支财物主 瞿昙弥多界

（心经 浮弥经 受法经有二品，行禅经 说经 猎师经 五支财物主经 瞿昙弥经、多界经。）

一七二、心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有一位比丘问世尊：谁将世间去？谁为染着？谁能自在？佛陀说：一切唯心。多闻的圣弟子，已不随心所欲，而心乃随多闻的圣弟子。又问多闻之义，智慧之义，黠慧、广慧之义。佛陀说：顺梵行为多闻，知四谛为智慧。能饶益人，就是黠慧。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胜林给孤独园。那时，有一位比丘，独自在于安静处宴坐思惟，其心乃作如是之念：谁将世间去（世间是由于谁所牵引）？谁为染着（被谁所恼）？谁起自在（被何种已生之物，而随其自在之力而被控制）呢？

那个时候，那位比丘就在于晡时，从其宴坐而起，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今天独自在于安静处，在宴坐思惟时，心曾作如是之念：到底这世间是由于谁所牵引的呢？被谁所恼的呢？谁能引起而被

其自在之力所控制的呢？」

世尊听后，感叹而说：「善哉！善哉！比丘！所谓有贤道，而有贤观，而有极妙的辩才，而有善的思惟。你是说：到底谁能牵引世间？谁为其所染着（所恼）？谁能引起自在的作用？你所问的是否是这样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心会牵引世间而去，心会为其染着（由心牵引），心会引起其自在之力的。比丘！它能牵引世间而去（世间由心引导），它为牵引，它能起自在之力。比丘！多闻的圣弟子，则不是心被牵引而去，不是心被染着，不是被

心自在。比丘！多闻的圣弟子，并不随心的自在，而心乃随着多闻的弟子的。」

比丘白佛说：「善哉！善哉！唯然！世尊！」那时，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问说：「世尊！所谓有多闻的比丘，而说多闻的比丘。世尊！甚么叫做多闻的比丘呢？怎样的施設多闻的比丘呢？」世尊听后，感叹而说：「善哉！善哉！比丘！所谓有贤道，而有贤观，而有极妙的辩才，而有善的思惟，你是说：世尊！所谓有多闻的比丘，而说多闻比丘。世尊！甚么叫做多闻的比丘呢？怎样的施設多闻的比丘呢？比丘！你所问的是否是这样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我所说的乃非常的多，所谓正经（契经）歌咏（重颂，韵散文混合说）、记说（受记）、偈他（孤起颂）、因缘（教法的缘起）、撰录（阿罗汉之过去、现在的因缘事迹）、本起（如是语，此实为世尊所说的等句为始之经）、此说（喜颂，感叹而唱的）、生处（本生，世尊之宿世事迹）、广解（足智之解）、未曾有法（如阿难有四未曾有之事等），以及说义（论议，将经布衍而说的）。比丘！如有族姓子，对于我所说的四句偈（计算经论之单位，包括四句三十二字），能知其义，能知其法，趣于法，而向于

法，趣顺于梵行的话，则，比丘！所说的多闻的比丘，乃没有再超过于如是的了。比丘！像如是的，就为之多闻的比丘，如来乃如是的施設多闻的比丘的。」比丘白佛说：「善哉！善哉！唯然！世尊！」那时，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又问说：「世尊！多闻的比丘，乃有明达的智慧的，而说多闻的比丘，为有明达的智慧。世尊！甚么叫做多闻的比丘，有明达的智慧？怎样施設多闻比丘之有明达的智慧呢？」

世尊听后，感叹而说：「善哉！善哉！比丘！所谓有贤道，而有贤观，而有极妙的辩才，而有善的思惟。你是说：世尊！多闻的比丘，有明达的智慧的，而说多闻的比丘有明达的智慧。世尊！甚么叫做多闻的比丘，有明达的智慧？怎样施設多闻的比丘，有明达的智慧？比丘！你所问的是否为如是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如比丘闻此为苦，又用智慧去正见其苦如真的（如实而知苦谛的比丘）；闻苦之集，苦之灭，苦之灭之道，又用智慧去正见苦之灭之道如真的（包括以慧去正见苦之集、苦之灭，都如实而知），比丘！像如是的多闻的比丘，乃有明达的智慧，如来乃如是的施設多闻的比丘之有明达的智慧。」比丘白佛说：「善哉！善哉！唯然，世尊！」那时，比丘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又问说：「世尊！聪明的比丘，有黠慧广慧，乃说聪明的比丘，有黠慧广慧。世尊！甚么是聪明的比丘，有黠慧广慧？怎么施設聪明的比丘，为有黠慧广慧呢？」

世尊听后，感叹而说：「善哉！善哉！比丘！所谓有贤道，而有贤观，而有极妙的辩才，而有善的思惟。你是说：世尊！甚么叫做聪明的比丘，有黠慧广慧呢？怎样施設聪明的比丘，有黠慧广慧吗？比丘！你所问的是否为如是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如比丘不念自害（不起害己之念），不念害他（不起害他人之念），也不念俱害（不起自他两害之念）。比丘唯念自饶益，以及饶益他人、饶益

多人，而愍伤世间（哀愍世间的一切众生），而为天、为人，而求义，以及饶益，而求其安隐快乐的话，则，比丘！像如是的，为之聪明的比丘，有黠慧广慧，像如是的，如来乃施設聪明的比丘之有黠慧广慧。」比丘白佛说：「善哉！善哉！唯然！世尊！」那时，比丘听佛所说，善受善持，善于诵习后，就从其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而回去。

那个时候，那位比丘，听世尊的教法后，就在于远离处独住，而心无放逸，而精勤的修行。他在于远离处独住，心无放逸，而精勤的修行后，则所谓族姓子之所为：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者，唯无上的梵行已修毕，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也就是：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实而知真理，而得解脱）。那位尊者知道法后，乃至得证阿罗汉果。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三、浮弥经第二（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尊者浮弥回答王子耆婆先那童子所问之事。所谓世尊或者作如是之说：或有人作愿、或者无愿、或愿无愿、或者非有愿非无愿，修行正梵行的话，他就必定会得果。尊者说后，往诣世尊，将和童子所共论之事，禀佛。佛陀乃更为其说四种譬喻：鞞牛角及牛乳，抔水及抔酥，压沙及压麻子，钻湿木及钻燥木，以譬喻邪、正之梵行，得、不得其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尊者浮弥（守持三衣，不离食息第一），也在于王舍城的无事之禅室中。于是，尊者浮弥，过夜至于平旦，就着衣持钵，欲进入于王舍城去行乞食。尊者浮弥又作如是之念：暂且搁置入王舍城去乞食之事，我宁可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寿军童子）之家为是。于是，尊者浮弥，就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之家。

王子耆婆先那童子遥见尊者浮弥到其家来，就从座起，偏袒着衣，叉手向尊者浮弥，而作如是之说：「善来！尊者浮弥！尊者浮弥您，久不到这里来了，请坐在此床。」尊者浮弥，就便就其处而坐下来。

王子耆婆先那童子，乃稽首尊者浮弥之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尊者说：「尊者浮弥！我欲有所问，是否听允我之问吗？」尊者浮弥回答说：「王童子！你欲问便问，我听后，当会思惟后回答你。」

王童子便问尊者浮弥说：「或者有一位沙门、梵志来诣我所，而对我说：『王童子！有人作愿（发愿），而行正梵行，则他必定会得果；或者没有发愿，或者发愿不发愿，或者非有愿非无愿，都行正梵行的话，他们都必能得果的。』尊者浮弥！尊

对于此，有甚么意见？是怎么说呢？」

尊者浮弥告诉他说：「王童子！我并不当面从世尊闻过，也不从诺梵行者听过。王童子！世尊或者也会作如是之说：『或者有人作愿（发誓愿），而行正梵行的话，他就必定会得其果报的；或者并没有发愿，或者发愿不发愿，或者非有愿非无愿，而都同样的行正梵行的话，他们都同样的必定会得其果报的。』」

王童子听后说：「如果尊者浮弥的尊者，为如是之意，如是之说的话，则此说

乃在于此世间里的天及魔，和梵天·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可说就是最在其上的了。尊者浮弥！您可在此吃饭吗？」尊者浮弥乃默然而纳受。王童子知道尊者浮弥默然纳受后，就从其座起，自己去行澡水，而用极为美净微妙的种种丰饶的食噉含消（饮食物），亲自以手斟酌（料理），使尊者得饱满。食后收食器，行澡水后，就取一小床，另坐在一边，而恭听尊者的说法。尊者浮弥就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心。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从座站起而去，而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就将和王童子所共论之事，尽向佛陀说。

世尊听后，告诉他说：「浮弥！你为甚么不为王童子说四喻呢？」尊者浮弥问佛说：「世尊！甚么叫做四喻呢？」（那四种譬喻呢？）

世尊回答说：「浮弥！如有沙门·梵志，所具有的为邪见，乃至邪见之定，则他们虽作愿行（发愿恶行持），而行邪的梵行的话，他们必定不能得正果的。或者他们并不发愿，或者发愿不发愿，或者非有愿非无愿，而行邪的梵行，都同样的必定不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行而求正果，就是所谓无道的（没有这道理的）。浮弥！犹如有人，欲得乳的人，却去鞞牛角，那就必定不能得乳的。不管是无愿（不是其愿意），或者是有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如人欲得乳而鞞牛角的话，必定不能得乳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道（不是正确的方法）而求乳，所谓鞞牛角而求乳之故。像如是的，浮弥！如果有沙门·梵志，具有了邪见，乃至邪见之定（邪定），则他们虽然是作愿行，而行邪梵行，就必定不会得果的。或者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邪梵行的话，必定不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行求正果，就是所谓无道啊！（没有这道理的）。

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正见，乃至正见之定（正定），则他们发愿行而行正梵行的话，他们必定能得正果的。或者是无愿（不发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正梵行的话，他们必定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行而求正果，就是所谓有道（有道理的）。浮弥！犹如有人，欲得乳的话，就给饲牛以饱饮，而去鞞牛乳，则他必定能得乳的。不管是为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乳时，则给饲牛以饱饮，而去鞞牛乳的话，他就必定能得乳。为甚么呢？因为以正确之法去求乳，就是所谓鞞牛乳是。像如是的，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正见，乃至正见之定（正定），则他们如作愿行，而行正梵行的话，他们必定能得正果。或者是无愿（并不发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都行正梵行的话，他们必定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行求正果，乃所谓有道的。

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邪见，乃至邪见之定，则他们如作愿行，而行邪梵行的话，必定不能得果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邪梵行的话，就必定不能得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行而求正果，则所谓是无道。浮弥！犹如有人，欲得酥时，却以器盛水，以抨（张弓）去抨（弹击）它的话，必定不能得酥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人如欲得酥，而以器盛水，而以抨去抨它的话，必定不能得到酥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法（不正确的方式）去求酥，所谓抨水，而欲得酥之故。像如是的，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邪见，乃至邪见之定，则他们虽作愿行，而却行邪梵行的话，就必定不能得正果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邪的梵行的话，必定不能得正果。为甚么呢？因为以邪行而求正果，则所谓无道是。

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正见，乃至正见之定，则他们作愿行，而行正

的梵行的话，他们必定能得正果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正梵行的话，则他们必定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而求果的话，就是所谓有道。浮弥！犹如有人，欲得酥的话，则以器盛酪，以抨抨之，他就必定能得酥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如果人欲得酥的话，则以器盛酪，以抨去抨它的话，则他必定能得酥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法去求酥，就是所谓抨酥是也。像如是的，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正见，乃至正见之定，则他们曾发愿行而行正梵行的话，他们必定能得正果的。而如果并不发愿，或者有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正梵行的话，他们也必定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法去求果之故，所谓有道是。

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邪见，乃至邪见之定，则他们曾经发愿行而行邪梵行的话，必定不能得正果的。或者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邪见的梵行的话，他们必定不能得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行而求果，则所谓无道是。浮弥！犹如有人，欲得油时，乃以笮具（压榨之器物）盛沙，用冷水渍它，而将它压榨，则必定不能得到油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人如欲得油，而用笮具去盛沙，用冷水去渍，而取之而压榨的话，必定不能得油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法（不正确的方法）去求油之故，所谓压沙是。像如是的，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邪见，乃至邪见之定，则他们虽然作愿，而行邪梵行，就必定不能得正果的。或者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邪的梵行的话，必定不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而求果之故，所谓无道是。

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正见，乃至正见之定，则他曾经发愿行而行正梵行的话，他必定能得正果的。或者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正梵行的话，他们必定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而求果，则所谓有道之故。犹如有人，欲得油时，以笮具去盛麻子，以暖汤去渍，而执取而压榨的话，必定能得油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油时，用笮其去盛麻子，用暖汤去渍，而取之而压榨的话，他必定能得油。不管是无愿，或者是

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油，而以笮其盛麻子，以暖汤去渍，而取之而压榨它，则他必定能得油。为甚么呢？因为以正法而求油，所谓压麻子是。像如是的，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正见，乃至正见之定的话，则他曾经愿行，而行正梵行的话，他必定能得正果的。或者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正梵行的话，则他必定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法而求果，则所谓有道之故。

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邪见，乃至邪见之定，则他曾经发愿行，而行梵行的话，必定不能得正果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邪梵行的话，必定不能得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而求果，则所谓无道之故。浮弥！犹如有人，欲得火时，却用湿木作为火母，而用湿的钻，去钻它，则必定不能得火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火，而用湿木作为火母，用湿的钻去钻它的话，必定不能得火的。为甚么呢？因为以邪法（不正确之法）去求火，别所谓钻湿木之故。像如是的，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邪见，乃至邪见之定的话，则他虽作愿行，而行邪梵行，就必定不能得果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邪梵行的话，则必定不能得正果的。

为甚么呢？因为以邪而求果，则所谓无道之故。

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正见，乃至正见之定，则曾经发愿行，而行正梵行的话，他必定能得正果的。不管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

而行正梵行的话，他必定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而求果，则所谓有道是。浮弥！犹如有人，欲得火时，以燥的木作为火母，以燥的钻去钻它，则必定能得火的。或者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火时，乃用燥的木去作为火母，用燥的钻去钻它，则他必定能得火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确之法去求火，则所谓钻火而用燥木之故。像如是的，浮弥！如有沙门、梵志，具有了正见，乃至正见之定，他曾发愿行而行正梵行的话，他必定能得正果的。或者是无愿，或者是愿无愿，或者是非有愿非无愿，而行正梵行的话，他就必定能得正果的。为甚么呢？因为以正行而求果，则所谓有道之故。浮弥！如果你为王童子说此四种喻的话，王童子听后，必定会大欢喜，会供养于你，会尽其形寿去作，所谓供养你的衣被、饮食、卧具、汤药，以及其余的种种诸生活之具的。」

尊者浮弥白佛说：「世尊！我本来未曾听过此四喻，怎么能得说出呢？唯今天始从世尊听到啊！」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浮弥，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四、受法经（上）第三（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间真实有四种的受法，所谓**(1)现乐当来受苦报**，**(2)现苦当来受乐报**，**(3)现苦当来受苦报**，**(4)现乐当来受乐报**。如行淫欲，就是现乐后苦。硬制烦恼，则现苦后乐。外道苦行，则现苦后苦。欢喜修行梵行，化生于彼，而般涅槃，而得不退法，不还于此世间，就是现乐后也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乃真正实在有四种的受法的。那四种呢？或者有一种受法，为现在受乐，而当来会受苦报，或者有一种受法，乃现在受苦而当来会受乐报，或者有一种受法，乃现在受苦，而当来也是受苦报的；或者有一种受法，乃现在受乐，当来也会受乐报的。」

**(1)甚么受法叫做现在受乐，而当来会受苦报**

呢？或者有沙门、梵志，和庄严的美好的女人共相娱乐，而作如是之说：『此沙门、梵志，对于淫欲之事，当来会遇见有甚么恐怖？有甚么灾患？而必须断于欲，而施設所欲之事呢？对于此美好而庄严的女人的身体，而触摩的话，会有乐的更乐

（快乐的感触）啊！』他就这样的和此美女共相娱乐，而在于其中游戏。他受此法，成就具足后，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趣至于恶处，会转生于地狱之中。那时才作如是之念：那沙门、梵志，对于淫欲，会见到这种当来的恐怖，会见此（遇到这种）灾患之故，才应断于淫欲，才施設断欲的。我们因为由于欲，而谄欲，而缘于欲之故，才会受如是的极苦，如是的非常重之苦啊！

**(2)犹如春后之月，日中（白天）乃极为炎热，有葛藤的种子，被日炙得拆迸，而堕在于一娑罗树下。那时，娑罗树神，乃由于此之故，而生恐怖。于是，那位树神，如其有边傍的种子的村神，村里的百谷的药木的有其亲亲的朋友树神（所谓沙罗树之神的朋友、亲戚，以及住于药草等木的诸神），对于种子而见有当来之恐怖、灾患之会生起之故，便往至于那树神之处，而慰劳说：『树神！不可以起恐怖！树神！**



不可以起恐怖！现在此葛藤的种子或者会被鹿食，或者会被孔雀所食，或者会被风吹而去，或者会被村火所烧，或者会被野火所烧，或者会败坏，而不成为种子的。『像如是的，树神！你乃会得安稳的。』如果此种子不被鹿所食，不被孔雀所食，不被风吹去，不被村火所烧，不被野火所烧，也不会败坏，而不会不成为种子的话，则此种子乃不缺不穿，也不会剖坼，不被风、雨、日等所伤害，而得大雨渍的滋润的话，便会迅速而生长。

那位树神即作如是之念：为甚么缘故，那些边傍的种子村神，以及村里的百谷的药木等亲朋友的树神，对于种子见到当来会有甚么恐怖，会有甚么灾患，而来慰劳我而说：『树神！不可以起恐怖！树神！不可以起恐怖！此葛藤的种子，或者会被鹿所食，或者会被孔雀所食，或者会被风吹去，或者会被村火所烧，或者会被野火所烧，或者会败坏而不能成为种子，会像如是的，树神！你就可以得安稳的。』如果此葛藤的种子，不被鹿食，不被孔雀所食，不被风吹去，不被村火所烧，不被野火所烧，也不会败坏而不能成为种子的话，则此种子乃会不缺不穿，也不会剖坼，不会被风、雨、日等所中伤（伤害），而得大雨渍的滋润的话，便会迅速的生长起来，而成茎典枝叶，而为柔软而成节，而触注喜悦。此茎与枝叶，柔软而成节，触体而喜悦，而为乐更乐（乐触）之触。

此种子缘于树而成为大枝节叶后，就缠裹那株沙罗树，而覆盖在其上。覆盖在其树上后，那位树神

方作如是之念：那些边傍的种子村神、村百谷的药木的亲朋友等树神，对于葛藤的种子，见到有如此的当来之恐怖，而见到此会有此灾患之故，才来慰劳我而说：

『树神！不可以恐怖！树神！不可以恐怖！此葛藤的种子，或者会被鹿所食，或者会被孔雀所食，或者会被风所吹而到别处去，或者会被村火所烧，或者会被野火所烧，或者会败坏而不能成为种子，会像如是的，树神！你可以得安心了。』然而如果此葛藤的种子，不被鹿所食，不被孔雀所食，不被风所吹而去，不被村火所烧，不被野火所烧，也不败坏，而非不能成为种子，则这种子乃不缺不穿，也不剖坼，也不被风、雨、日之所中伤，而得大雨渍的滋润的话，便会迅速的生长的。我就是由于此葛藤的种子，缘于此葛藤的种子之故，才会受此极苦，受此非常的痛苦的。

(1)像如是的，或者有沙门、梵志，和庄严美好的女人共相娱乐，而作如是之说『此沙门、梵志，对于淫欲，预见到当来会有甚么恐怖？有甚么灾患？而应断于淫欲，而施設所欲呢？对于此美丽庄严的女人的身体，会有乐更乐（乐触）之触的。』他就和这位女人共相娱乐，而游戏于其中。他受此法，而成就具足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趣至于恶处，转生在于地狱之中。这时才作如是之念：那些沙门、梵志，对于淫欲，预见到有这种当

来的恐怖，预见这种灾患之故，而断于淫欲，施設断欲的。我们就是由于欲，谄于欲，缘于欲之故，而受如是之极苦，甚为重的痛苦的。这叫做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现在虽享受快乐，但是未来定会受苦报）。

(2)甚么叫做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呢（现在受苦，而未来会受快乐之报）？或者有一人，有自然的重浊之欲，重浊之志，重浊之痴（天性有强烈的贪瞋痴）。他数随（常随）欲心，而受苦忧戚，数随恚心、痴心，而受苦忧戚。他由于此苦，由于此忧之故，就尽其形寿去修行梵行，乃至啼泣墮泪（伤悲而掉泪）。他受此法，成就而具足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而生于天中，这叫做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

(3)甚么叫做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现在所受的为苦，未来也会同样的受苦报）呢？或者有一位沙门、梵志，全身都裸形而不穿衣，或者用手作为衣，或者用树叶为衣，或者用珠为衣；或者不用瓶去取水，或者不用櫛（如北斗七星之形的取水之器）去取水；或者不食刀杖劫抄之食，不食欺妄之食；或者不自往，不遣信，

不来尊，不善尊，不住尊；如有二人在食时，就不在其中而食；不在怀妊之家而食，不在畜狗之家而食；其家有粪蝇飞来，则不食；不噉鱼，不食肉，不饮酒；不饮恶水。或

者都不饮，而学无饮之行；或者噉一口，以一口而为足，或者二、三、四，乃至七口，以七口为足，或者食一得，或者以一得为足，或者二、三、四，乃至七得，以七得为足；或者一日一食，以一食为足，或者二、三、四、五、六、七日、半月、一月一食，一月以一食为足；或者食菜茹（素菜），或者食稗子，或者食糲米，或者食杂面，或者食头头遛（米的一种）之食，或者食粗食；或者至于无事处，而依于无事；或者食根，或者食果，或者食自落之果；或者持连合之衣，或者持毛衣，或者持头舍衣（白布衣），或者持毛头舍衣，或者持全皮，或者持穿皮（有空洞的皮），或者持全穿的皮（整个都是破烂烂的）；或者持散发，或者持编发，或者持散编之发；或者有剃发，或者有剃须，或者剃须发；或者有拔发，或者有拔须，或者有拔须发的；或者住立而断坐（都站立，而不坐下），或者修蹲之行；或者有卧刺的，或者以刺为床；或者有卧草的，而以草为床的；或者有事水，昼夜都以手杼（以手汲出水）；或者有事火的，竟宿（正日正夜）都燃火；或者事日、月为尊佑大德，而又手向祂们。像如此的比类，乃受无量的苦，学烦热之行。他受此法，而成就具足后，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而生在于地狱之中。这叫做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现在行持苦行，未来也

同样的为苦报。由于不是正确的求乐之行之故。）

**(4)**甚么叫做受法现乐，当来也受乐报（现世所修而完成快乐的果，故未来也当会受安乐的果报）呢？或者有一人，自然的不为重浊之欲，不为重浊之恚，不为重浊之痴（天性并不有重大的贪瞋痴）。他不会数随欲心（不会常起欲念），而不会受苦忧戚；不数随于恚心（不常起恚念），不数随于痴心（不常起痴念），而不会受苦忧戚。他以乐以喜，而尽其形寿去修行梵行，乃至有欢悦之心。他受持此法，而成就具足后，其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禁取见、疑等欲界的五种烦恼。所谓色界、无色界为上二界，欲界为下界，故名）已尽，化生于彼（色界天），在那里般涅槃（得涅槃而解脱三界之苦），而得不退法，而不还于此世间，这就是所谓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世间真正实在有此四种的受法的，因此之故，而说此道理。」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五、受法经（下）第四（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世间的痴法虽

求喜、爱、可之法，然而却会产生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佛教之不痴法虽难见难觉，但是能生喜、爱、可法。并说世间确实有四种受法。所谓1.感喜乐而犯十恶的，现在乐，而未来会苦。2.感苦忧而行十善的，现在苦，而未来会乐。3.感苦忧而犯十恶的，现在未来都会苦。4.感喜乐而行十善的，现在与未来俱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拘楼国）的剑磨瑟县，为拘楼的都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此世间里，都有如是之欲，如是之望，如是之爱，如是之乐，如是之意，都欲使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之能够消灭，而希望那些

喜、爱、可意等法之能够产生。他们都作如是之欲，如是之望，如是之爱，如是之乐，如是之意，然而那些不喜、不爱、不可之法，却反而会生起，那些可喜、可爱、可意之法，却会灭无。这就是所谓痴法。我法乃非常的深妙，为难见、难觉、难达之法。像如是的，我法为甚深、难见、难觉、难达，然而那些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会由于学佛而得以消灭，喜、爱、可之法，会由之而生，是不痴之法。

世间真实有四种的受法。那四种呢？(1)或者有一种受法，现在快乐，而当来会受苦报，(2)或者有受法，现在为苦，而当来会受乐报，(3)或者有受法，现在为苦，当来也会受苦报，(4)或者有受法，现在为乐，当来也会受乐报。

(1)甚么叫做有一种受法，现在为乐，而当来会受苦报呢？或者有一种人，自乐自喜而杀生（喜欢于杀生之业），因于杀生，而为生乐生喜。他也会自乐自喜于不与取、邪淫、妄言（喜欢偷盗、邪淫、妄语），乃至邪见，因于偷盗乃至邪见，而生乐生喜。像如是的身乐、心乐、而不善从（不从于善），而不善生（不生善），而不起于智，不起于觉，不起于涅槃，这叫做受法现乐，而当来会受苦报。

(2)甚么叫做受法现苦，当来会受乐报呢？或者有一种人，自苦自忧，而断杀生，由于断除杀生，而生苦生忧（戒杀为克制自己，故不是快乐轻爽之事）。他也自苦自受而断除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邪见（克制自己的欲心，而戒偷，乃至戒邪见），由于努力认真的断除偷盗，乃至邪见之故，而会生苦生忧。像如是的身苦、心苦，而善从（从于善），而善生（而生善），而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这叫做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

(3)甚么叫做受法现苦，当来也会受苦报呢？或者有一种人，自苦自忧而杀生，由于杀生之业，而生苦生忧。他也自苦自忧而不与取（偷盗）、邪淫、妄言，乃至邪见，由于偷盗，乃至邪见而生苦、生忧。像如是的身苦、心苦，而不善从（不从于善）、不善生（生不善之业），而不趣于智，不趣于觉，不趣于涅槃，这叫做受法现苦，当来也会受苦报。

(4)甚么叫做受法现乐，当来也会受乐报呢？或者有一人，自乐自喜，而断杀生，由于断除杀生，而生乐生喜。他也自乐自喜，而断除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断除邪见（戒偷乃至戒邪见），由于断除偷盗，乃至断除邪见，而生乐生喜。像如是的，身乐、心乐，而善从（从于善），而善生（生善），而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这叫做受法现乐，当来也会受乐报。

(1)如有人，受法现乐（现在受快乐之法），当来会受苦报之事，然而那些痴人却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有此法）。对于这种受法现乐，而当来会受苦报之事，不知如真后，便会习行而不断。由于习行不断之故，便会有不喜、不爱、不可等法之产生，喜与爱与可之法，会消灭。犹如阿摩尼药（水药）那样，有一分的好色香味，然而混杂有毒物。或者有人，由于疾病之故，而服用它。服用时，有好的色香味，可口而不会伤害咽喉，服后，药物在腹内，便不能成为药了。像如是，对于这种受法现乐（现在受快乐），而当来会受苦报之事，那些痴人，却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对于此受法现乐，而当来会受苦报之事，不能如实而知后，便会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后，便会不喜、不爱、不可等法会产生，喜、爱、可等法，会消灭，这叫做痴法。

(2)如有人，受法现苦，而当来却会受乐报，然而那些愚痴的人，乃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这种受法现苦，而当来会受乐报之事，不知如真之后，便不去习行，而断掉。不习行而断掉之后，便不喜、不爱、不可等法会产生，喜、爱、可等法会消灭，这叫做痴法。

(3)如有人，受法现苦，当来也会受苦报之事，那些愚痴的人，乃不知如真。对于此受法现苦，当来也会受苦报之事，不知如真后，便会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后，

便不喜、不爱、不可等法会产生，喜、爱、可等法会消灭。犹如大小便，又有混杂毒物在里面，或者有人，为了疾病之故而服它，服时恶色，而臭，而无滋味，不可口而伤咽（不但不舒适，且会伤咽喉），服后在腹内，便不成药。像如是的，这种受法现苦，当来也会受苦报之故，那些愚痴的人，乃不知如真。对于这种受法现苦，当来

也会受苦报之事，不知如真后，便会去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后，便不喜、不爱、不可法会产生，喜、爱、可等法会消灭，这叫做痴法。

(4)如果有人，受法现乐，而当来也会受乐报之事，那些愚痴的人，不知如真。对于这种受法现乐，当来也会受乐报之事，不知如真后，便不会去习行，而会除断其事。不习行而除断后，则那些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便会生，喜、爱、可等法，便会灭，这叫做痴法。

他对于应习行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应习行之法，也不知如真（对于那一种应修持习行，那一种法不应修持习行等事，都认不清楚。）对于应习行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应习行之法，不知如真后，则对于不应习行之法，会去学习，应该要习行之法，却不去习行。对于不应习行之法，会去学习，应该要习行之法，不去习行之法，便会生起不喜、不爱、不可等法，而喜、爱、可等法会消灭，这叫做痴法。

(1)如果有受法，现乐而当来会受苦报的话，则那些有智慧的人，会知如真（会如实而知）。对于这种受法现乐，而当来会受苦报之法，知道如真后，便不会去习行，而会把它断灭。不习行而断灭后，则那些喜、爱、可等法，便会产生，那些不喜、不爱、不可等法，便会消灭，这叫做慧法。

(2)如果有一种受法，为现苦，而当来会受乐报的话，则那些有智慧的人，便会知如真。这种受法现苦，而当来会受乐报之法，知如真后，便会去习行而不断它。习行而不断后，便会生起那些喜、爱、可等法，而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会消灭。犹如大小便，混和若干种之药，如有人为了疾病之故而服它，饮服之时，有恶色，而臭，而无滋味，不适可于口，而伤咽喉，然而服后在腹内，便会成为药。像如是的，这种受法现苦，而当来受乐报之事，那些有智慧的人，会知如真。这种受法现苦，而当来会受乐报之法，知如真之后，便会去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后，便会生喜、爱、可之法，而那些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会消灭，这叫做慧法。

(3)如果有一种受法，现在为苦，当来也会受苦报的话，则那些有智慧的人，会知如真。这种受法现苦，而当来也会受苦报的话，已知如真后，便不会去习行，而会断除。不习行而断除后，便会生起喜、爱、可之法，而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会消灭，这叫做慧法。

(4)如有一种受法，为现乐，当来也会受乐报的话，则那些有智慧的人，会知如真。对于这种受法为现乐，当来也会受乐的法，知如真后，便去习行而不断。习行而不断后，便会有喜、爱、可之法会产生，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会消灭。犹如酥与蜜，和若干种之药那样，或者有人为了疾病之故而服它，当饮服之时，有好色香味，可口而不会伤咽喉，服用后，在腹内时，便会成为药。像如是的，此受法现乐，当来也会受乐报之事，那些有智慧的人，会知如真。对于此受法现乐，当来也会受乐报之事，知如真后，便会习行不断，习行不断后，便会有喜、爱、可之法会产生，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会消灭，这叫做慧法。

他对于应习行之法，知如真，对于不应习行之法，知如真；对于应习行之法，知如真，不应习行之法，知如真后，便会对于应习行之法去修习，对于不应习行之法，不会去修习；对于应习行之法，去修习，对于不应习行之法，不去修习后，便会有喜、爱、可之法会产生，不喜、不爱、不可之法会消灭，这叫做慧法。在世间里，确实有如是之四种受法的，由于如此之故，而说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 一七六、行禅经第五（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有关于四种行禅者：**(1)**炽盛而谓衰退，**(2)**衰退而谓炽盛，**(3)**衰退而知衰退，**(4)**炽盛则知炽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世间里，真实有四种行禅的人 那四种呢？或者有一种行禅的人，炽盛而谓衰，或者有一种行禅的人，衰退而谓炽盛，或者有一种行禅的人，衰退，则知衰退如真（如实而知道为衰退），或者有一种行禅的人，炽盛，则知炽盛如真（如实而知道为炽盛）

**(1)**甚么叫做行禅的人，炽盛而谓衰退呢？**1.**那位行禅的人，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粗寻），有观（有细伺），有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如修习正思的话，就会从初禅而趣于第二禅，是殊胜的息寂（安息·寂止）然而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现在离开本来之相，更趣于其余之处，而失去了初禅，而消灭禅定的了。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不知我心修习正思，为快乐的息寂的话，就会从初禅而趣于第二禅，是殊胜的息寂。他不知如真后，于如是而退转，其意便会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就是炽盛而谓衰退。

**2.**其次，行禅者的觉·观已息灭，已内静一心，已无觉·无观，由于禅定而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修习正思，从第二禅，而趣于第三禅，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者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离开了本来之相，更趣于其余之处，而失去了第二禅，已消灭禅定了。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不知我心修习正思，而得快乐的息寂的话，就是从第二禅而趣至于第三禅，是殊胜的息寂。他不知如真后，于如是而退转，其意便会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为之炽盛而谓衰退。

**3.**其次，行禅的人，离于喜欲，而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为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有所谓圣者所说，圣者所舍·所念·所乐住·所空，而得第三禅成就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修习正思，从第三禅而趣至于第四禅，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者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现在离开本来之相，更趣于其它之处，而失去了第三禅，已消灭禅定了。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

真，不知我心因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已从第三禅趣至于第四禅，是殊胜的息寂。他不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退转，其意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炽盛而谓衰退。

4.其次，行禅的人，其乐已灭，苦也已灭，喜与忧则本来就已灭，已为不苦不乐，已为舍、为念、为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修习正思，从第四禅而趣于无量空处，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会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开本来之相，更趣于其余之处，而失去了第四禅，而灭掉禅定了。那位行禅的人，乃不知如真，不知我心乃由于修习正思，而得快乐息寂，而从第四禅趣至于无量空处，是殊胜的息寂。他不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退转，其意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乃炽盛而谓衰退。

5.其次，行禅的人，乃度一切的色想，灭除有对碍之想，不念若干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乃修习正思，从无量空处而趣至于无量识处，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开本来之相，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无量空处，已灭掉禅定了。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不知我心因为修习正思，而得快乐息寂，从无量空处趣至无量识处，是殊胜的息寂。他不知如真后，就是如是而退转，其意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为之炽盛而谓衰退。

6.其次，行禅的人，已度一切的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修习正思，从无量识处而趣至于无所有处，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开本来之相，而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无量识处，已灭掉禅定。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不知我心乃由于修习正思，已得快乐息寂，已从于无量识处，而趣至于无所有处，是殊胜的息寂。他不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退转，其意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为之炽盛而谓衰退。

7.其次，行禅的人，已度一切无量识处，而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由于修习正思，而从无所有处趣于非有想非无想处，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开本来之相，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无所有处，已灭掉禅定。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不知我心因修习正思，而得快乐息寂，而从无所有处起至于非有想非无想处，是殊胜的息寂。他不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退转，其意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者，叫做炽盛而谓衰退。

(2)怎样叫做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呢？1.那位行禅的人，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粗寻）、有观（细伺），而有了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游止于其中。他在此时，思其余的小想，而修习第二禅道。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由于修习正思，而得快乐息寂，就从初禅趣至于第二禅，是殊胜的息寂。然而那位行禅的人却不知如真，而想：宁可思念与厌相应之想，而入于初禅，不应思其余的小想，而入于第二禅。他不知如真后，并不觉察其心，而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已衰退，而谓炽盛。

2.其次，行禅的人，其觉与观已经息灭，已内静而一心，为无觉（无粗寻）、无观（无细伺），由于定而生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思其余的小想，而修习第三禅道。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由于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而从第二禅趣至于第三禅，是殊胜的息寂。然而那位行禅的人，却不知如真，而想：宁可思念与厌相应之想，而入于第二禅，不应思其余的小想而入于第三禅。他不知如真后，就不觉察其心，而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而谓炽盛。

3.又次！行禅的人，离开喜欲，而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所说，圣者所舍，圣者之念、乐住、

空，而得第三禅游止于其中。他思念其余的小想，而修习第四禅道。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第三禅趣于第四禅，是殊胜的息寂。然而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而想：宁可思念与厌相应之想，而入第三禅，不应思其余的小想，而入于第四禅。他不知如真后，不觉察其心，而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而谓炽盛。

4.其次，行禅的人，已乐灭、苦灭，其喜与忧本来就已消灭，而不苦不乐，而舍、念、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就思其余的小想，而修习无量空处之道。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由于修习正念，而快乐息寂，而从第四禅趣至于无量空处，是殊胜的息寂。然而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而想：宁可思与厌相应之想，而入于第四禅，不应思其余的小想而入于无量空处。他不知如真后，不觉察其心，而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而谓炽盛。

5.其次，行禅的人，已度一切的色想，灭除有对碍之想，而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又思其余的小想，而修习无量识处之道。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无量空处而趣于无量识处，是殊胜的息寂。然而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而想：宁可思与厌相应之想，而入于无量空处，不应思其余的小想，而入于无量识处。他不知如真后，并不觉察其心，而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而谓炽盛。

6.又次，行禅的人，已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处，是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思其余的小想，而修习无所有处之道。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无量识处，而趣至于无所有处，是殊胜的息寂。然而那位行禅的人，不知如真，而想：宁可思与厌相应之想，而入于无量识处，不应思其余的小想，而入于无所有处。他不知如真后，并不觉察其心，而便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而谓炽盛。

7.又次，行禅的人，已度一切无量识，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乃思其余的小想，修习非有想非无想处道。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心修习正思，已快乐息寂，从无所有处趣于非有想非无想处，是殊胜的息寂。然而那位行禅的人，乃不知如真，而想：我宁可思与厌相应之想，而入于无所有处，不应思其余的小想而入于非有想非无想处。他不知如真后，并不觉察他的心，而便失去了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而谓炽盛。

(3)甚么叫做行禅的人，衰退则知衰退如真呢？1.那位行禅的人，所行、所相、所标，都已度一切无所有处，而为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而成就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无所有处相应之念相与本来衰退具备。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心已离本来之相，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非有想非无想处，已消灭其禅定了。他知如真后，对于如是而不退，其意也不会失去其禅，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2.又次，行禅的人，所行、所相、所标，都度一切无量识处，而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无量识处相应之念想与本退具。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开本相，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无所有处，已消灭禅定了。他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不退，其意并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3.又次，行禅的人，其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无量空处相应的念想本退具。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本相，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无量空处，已消灭其禅定。他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不退，其意并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

做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4.又次，行禅的人，其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色想，已灭除有对碍之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色乐相应之念想本退具。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开本相，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无量空处，已消灭其禅定。他知如真后，就是如是而不退，其意并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5.又次，行禅的人，其所行、所相、所标，都乐也灭，苦也灭，喜与忧本来已灭已为不苦不乐、舍、念、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第三禅相应之念想本退具。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本相，更趣于其余之处，而失去了第四禅，已消灭其禅定。他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不退，其意并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6.又次，行禅的人，其所行、所相、所标，已离开喜欲，已舍、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而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第二禅相应之念想本退具。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开本相，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第三禅，已消灭其禅了。他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不退，其意并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7.又次，行禅的人，其所行、所相、所标，其觉（粗寻）、观（细伺）都已息灭，已内静而一心，为无觉无观，是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初禅相应之念想本退具。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本相，已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第二禅，已消灭其定了。他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不退，其意并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8.又次，此行禅的人，所行、所相、所标，已离开欲念，离开恶不善之法，有觉（粗寻）、有观（细伺），有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欲乐相应之念想本退具。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已离开本相，而更趣于其余之处，已失去了初禅，已消灭其禅定的了。他知如真后，就于如是而不退，其意乃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衰退则知衰退如真。

(4)甚么叫做行禅的人，炽盛则知炽盛如真呢？1.那位行禅的人，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粗寻），有观（细伺），有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就从初禅而趣于第二禅，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修习正思，快乐息寂，就从初禅而趣于第二禅，是殊胜的息寂。他知如真后，便觉知他的心，而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2.又次，行禅的人，其觉（粗寻）、观（细伺）都已息，已内静而一心，为无觉、无观，有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第二禅而趣至于第三禅，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第二禅而趣于第三禅，是殊胜的息寂。他知如真后，便觉知其心，而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3.又次，行禅的人，离于喜欲，而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为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之所说，圣者之所舍、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



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第三禅而趣于第四禅，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第三禅趣于第四禅，是殊胜的息寂。他知如真后，便觉知其心，而不失去其定，像如堤的行禅的人，叫做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4.又次，行禅的人，其乐已灭，苦也已灭，喜与忧则本来就已灭，为不苦不乐，为舍、念、清淨，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乃修习正思，为快乐息寂，从第四禅而趣于无量空处，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第四禅趣于无量空处，是殊胜的息寂。他知如真后，便觉知其心不失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5.又次，行禅的人，已度一切色想，已灭有对碍之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无量空处而是于无量识处，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无量空处，而趣于无量识处，是殊胜的息寂。他知如真后，便觉知其心，而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6.又次，行禅的人，已度一切的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无量识处，而趣于无所有处，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无量识处，而起于无所有处，是殊胜的息寂。他知如真后，便觉知其心，而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炽盛则知炽盛如真。

7.又次，行禅的人，它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心乃修习正思，而快乐息寂，从无所有处，而趣于非有想非无想处，是殊胜的息寂。那位行禅的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心乃修习正思，为快乐息寂，从无所有处趣于非有想非无想处，是殊胜的息寂。他知如真后，便觉知其心，而不失去其禅定，像如是的行禅的人，叫做炽盛则知炽盛如真。世间确实有此四种的行禅的人，因此之故，而说。」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七、说经第六（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有开于四禅八定当中，均有退堕、久住、升进，以及漏尽之义，修持的人应当要了解其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的剑磨瑟县，为拘楼国的都邑当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会为你们说法。所要说的，则初也妙，中也妙，竟也是妙，是有义有文，具足清淨，显现梵行之法，其名叫做四种说经。如四种说经那样，会分别其义。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现在当说出来！」这时，诸比丘们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甚么叫做四种说经分别其义呢？（一）1.如有比丘所行，所相，所标，都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粗寻）、有观（细伺），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念此行与标，唯行与欲乐相应之念想退转

具（和欲界之乐相应之乐，是初禅之下之乐）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知道，应知道：我生此法、就是不住，也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会使我退转，然而我的此定，则不得久住的了。那位比丘，应如是而知。

2.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为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粗寻）、有观（细伺），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受此行，而念此相与标，而立念如法，使他住于一意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为不退、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会使我安住，而我的此禅定，必定能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如是而知。

3.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第二禅相应之念想升进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为不退、不住，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使我升进，像如是的不久当会得第二禅。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4.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为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得初禅成就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灭息相应的念想之无欲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为不退、不住，也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使我厌离，像如是的，不久当知漏尽。那位比丘应如是而知。

(二)2.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其觉（粗寻）与观（细伺）都已灭息，已内静一心，而无觉、无观，有由于定而生之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初禅相应之念想退转具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住、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而使我退转，然而我的此定不得久住的了。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2.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其觉与观都已熄灭，已内静一心，而为无觉、无观，而由于定而生之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游止于其中。他受此行，念此相与标，而立念如法，使住于一意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为不退、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会使我安住，而我的此定，必定能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3.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其觉与观都已熄灭，已内静一心，无觉、无观，由于定而生之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第三禅相应之念想升进具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住，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会使我升进，像如是的，不久当得第三禅。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4.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其觉与观都已熄灭，已内静一心，为无觉、无观，由于定而生之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灭息相应之念想无欲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乃不退、不住，也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使我厌离，像如是的，不久当知漏尽。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三)1.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离于喜欲，已舍、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之所说，圣者之所舍，之念、乐住、生，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第二禅相应之念想之退转具备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乃不住、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而使我退转，然我此定，不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2.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离于喜欲，已舍、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之所说，圣者之所舍、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

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受此行，念此相与标，而立念如法，令住于一意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为不退、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能使我安住，而我此定，必能得久住。那位比丘就应当如是而知。

3.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离于喜欲，已舍、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

乐，所谓圣者之所说，圣者之所舍、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第四禅相应之念想升进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住，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使我升进，像如是的，不久当得第四禅。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4.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离于喜欲，已舍、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之所说，圣者之所舍、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灭息相应之念想无欲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也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使我厌离，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漏尽。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四)1.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其乐已灭、苦已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为不苦不乐、舍、念、清净，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第三禅相应之念想退转具备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住、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而会使我退转，然而我此定，不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2.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其乐已灭，苦已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为不苦不乐、舍、念、清净，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受此行，念此相与标，而立念如法，使住于一意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能使我安住，而我此定，必定能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3.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其乐已灭，苦已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为不苦不乐、舍、念、清净，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无量空处相应之念想升进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住，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能使我升进，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无量空处。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4.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乐灭、苦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为不苦不乐，为舍、念、清净，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灭息相应之念想无欲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也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使我厌离，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漏尽。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五)1.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色想，已灭除有对碍之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色乐相应之念想退转具备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住、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而使我退转，然而我的此定，乃不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2.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的色想，已灭除有对碍的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受此行，念此相与标，而立念如法，使住于一意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能使我安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如是而知。

3.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的色想，已灭除有对碍之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

唯行与无量识处相应之念想升进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住，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使我升进，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无量识处。那位比丘应如是而知。

4.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的色想，已灭有对碍之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灭息相应的念想无欲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也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使我厌离，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漏尽，那位比丘应如是而知。

(六)1.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无量空处相应的念想退转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住、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会使我退转，然而我此定，不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如是而知。

2.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受此行，念此相与标，而立念如法，使住于一意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乃不退、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能使我安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3.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无所有处相应之念想升进具在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知道，应知

道：我生此法，为不退、不住，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能使我升进，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无所有处。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4.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灭息相应之念想无欲具在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应知道：我生此法，乃为不退、不住，也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使我厌离，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漏尽。那位比丘应如是而知。

(七)1.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无量识处相应之念想退转具在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住、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会使我退转，然而我的此定，不能得久住了。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2.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受此行，念此相与标，立念如法，令住于一意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为不退、不进、又是不厌，我生此法，能使我住，而我此定，必定能得久住。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3.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非有想非无想处相应之念想升进具在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不退、不住，又为不厌，我生此法能使我升进，像如是的，不久当会得非有想非无想处。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此而知。

4.又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标，已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然而他乃不受此行，不念此相与标，唯行与厌离相应之念想无欲具在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当要知道！要知道：我生此法，为不退、不住，也不升进，我生此法能使我厌离，像如是的，不久当得漏尽。那位比丘应当要如是而知。

有想而有知，齐是而得知（都知道），乃至能得知非有想非无想处行之余的第一有。行禅的比丘的人，从此而起（自此之后），而当为他人说。」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 一七八、猎师经第七（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猎师藏饵而捕鹿等事。第一群鹿食后而被捕，第二、三群鹿虽然知道而有所警戒，但是不堪饥饿，也是为食而被捕。第四群鹿就终能逃离被捕的灾厄。世尊用猎师之饵比喻人的五欲，猎师譬喻为魔王，鹿则譬喻为沙门、梵志。第一乃至第三沙门、梵志受用信施，但都以放逸而为魔王所俘虏。第四沙门、梵志则已脱离魔王之境，故不被俘虏。魔王不能及之处就是：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灭尽定。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猎师之饲鹿，并不是有如是之心，如：令鹿得肥、得色、得力、得

乐、长寿的，都是存如是之心去饲鹿的：唯欲鹿之近于食物，使其近食，而食后，便可使其恣放逸（会起恣慢，狂醉而陷入于放逸的动作）。放逸之后，则随猎师、猎师的眷属们之欲望。猎师之饲鹿，都是存有如是之心的。

(1)第一群的群鹿们，近食于猎师的食物，牠们近食后，便会起恣而放逸。放逸后，便会随着猎师、猎师之眷属之欲望。像如是的第一群的群鹿，便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的境界（会被捕获，不能离开猎师们的魔掌）。

(2)第二群的群鹿们曾作如是之念：第一群鹿近食于猎师之食，牠们近食后，便起恣而放逸。放逸后，便随着猎师、猎师之眷属之欲望。像如是的第一群鹿就不能脱离猎师、猎师之眷属的境界。我们现在宁可舍弃猎师之食，离烂恐怖之地，依于无事处，去食草饮水吧！第二群鹿作此念后，便舍弃猎师之食，而离开恐怖之地，依于无事处，去食草饮水。然而牠们乃在于春后之月（指秋冬），在诸草与水都尽之后，身体都极为羸弱，气力都大为衰退，便随着猎师、猎师的眷属们之欲望。像如是的那些第二群鹿，也同样的不能脱离猎师、猎师们的眷属的境界。

(3)第三群的群鹿，也作如是之念：第一、二群鹿们，一切都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们的境

界，我们现在宁可离开猎师、猎师的眷属，依住于不远之处，住在于不远处后，就不会近食于猎师之食。不近食后，便不会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会随着猎师、猎师的眷属的欲望。第三群鹿作这些念后，便离开猎师、猎师的眷属，而依住于不远之

处，住于不远处后，就不近食于猎师之食，不近食后，便不僇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随猎师、猎师的眷属。那些猎师、猎师的眷属们，便作如是之念：第三群鹿甚奇谄黠（指牠们乃非常的狡猾）！极为谄黠！为甚么呢？因为食我之食后，而不可得（指牠们在不远处食，而不跳入其布置的陷阱的范围内）。我们现在宁可作长围置（结一条长围的网）为是。如作长围置后，便能得第三群的群鹿所依而止住的地方。猎师、猎师的眷属作如是之念后，便作长围置，作长围置后，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而止的地方。像如是的，第三群鹿也同样的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的境界。

**(4)**第四群鹿也作如是之念：第一、第二、第三等群鹿，一切都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的境界，我们现在宁可依住在于猎师、猎师眷属所不至之处，如依住在于那个地方的话，就不会近食于猎师之食，不近食后，便不会僇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会随着猎师、猎师的眷属竹之欲望。第四群鹿作此念后，便依住在于猎师、猎师的眷属所不至之

处，依住于那个地方后，便不近食猎师之食，不近其食后，便不僇恣放逸，不放逸之故，便不随着猎师、猎师的眷属的欲望。那些猎师、猎师的眷属又作如是之念：第四群鹿乃甚奇猛僇（隼，非常的矫诈）！是第一的猛僇（非常的猾俊）！如我们追逐牠们的话，必定不能得到，其余之鹿（所有的群鹿），当会恐怖而惊散，我们现在宁可舍弃围置，不管第四群鹿、猎师、猎师的眷属们作如是之念后，就便舍弃围置。像如是的，第四群鹿，便得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们的境界（能逃离其魔掌）。

比丘们！我说此譬喻，是欲使你们了解其中之义，我现在要说此义，你们当观其义。所谓猎师之食，应当要知道！是五欲的功德（功能、性能），为眼根知色境，耳根知声境，鼻根知香境，舌根知味境，身根知触境。猎师之食，当知就是此五欲的功德的。所谓猎师，应当要知道！是喻为魔王。猎师的眷属者，当应知道！是魔王的眷属是。所谓群鹿，就是指沙门、梵志。

**(1)**第一类的沙门、梵志，乃近食于魔王之食。所谓世间的信施之食，他们近于其食后，便起僇恣而放逸。放逸后，便随于魔王、魔王的眷属。像如是的，第一沙门、梵志，乃不能脱离魔王、魔王的眷属的境界。有如第一群鹿之近食于猎师之食，牠近食后，便会僇恣放逸，放逸后，便会随着猎师、猎师的眷属的欲望，像如是的，第一群，便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的境界。应当要观察那些第一类的沙门、梵志，也是如是的。

**(2)**第二类的沙门、梵志，也作如是之念：第一类的沙门、梵志，乃近食于魔王之食，所谓世间的信施之食，他近于其食而食后，便起僇恣放逸，放逸后，便随魔王、魔王的眷属，像如是的，那一类的沙门、梵志，乃不能脱离魔王、魔王的眷属境界。我现在宁可舍弃世间的信施之食，离开那些恐怖之处，而依住于无事处，去食那些果树的果子，以及其根为妙！第二类的沙门、梵志作此念后，便舍弃世间的信施之食，而离开那些恐怖，而依于无事处，去食果树的果子，以及其根。然而在于春季之后的月日时（指秋冬），诸树果及根，都尽，身体就因不得食而极为羸弱，气力也衰退。气力衰退之后，其心解脱、慧解脱，便也就随之而衰退。心解脱、慧解脱衰退之后，便会随着魔王、魔王的眷属，像如是的第二类的沙门、梵志，也不能脱离魔王、魔王的眷属的境界。有如第二群鹿之作如是之念：第一群鹿近食猎师之食，牠们近食后，便僇恣放逸，放逸后，便随着猎师、猎师的眷属，像如是的，第一群鹿，便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的境界。我们现在宁可舍弃猎师之食，离开那恐怖之处，而依于无事处，去食草饮水为是？第二群鹿作

此念后，便舍弃猎师之食，离开那恐怖之处，而依于无事之处，而去食草饮水。然而在那春后之月，诸草与水都尽，而不能得食时，其身体就极为羸弱，气力也衰退，便随猎师、猎师的眷属。像如是的第二群鹿，也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的境界。应当要观察那第二类的沙门、梵志，也是如是的。

(3)第三类的沙门、梵志，也作如是之念：第一、第二类的沙门、梵志，其一切都不能脱离魔王、魔王的眷属的境界。我现在宁可离开魔王、魔王的眷属，依住于不近之处，如依住于不近处后，就不近食于世间的信施之食，不近于其食后，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随魔王、魔王之眷属。第三类沙门、梵志作如是之念后，便离魔王、魔王的眷属，而依住于不近之处，依住不近处后，就不近食世间的信施之食，不近信施之食后，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随魔王、魔王的眷属。然而却受持二见，所为有见，以及无见是（常见与断见）。他们受此二见之故，便随着魔王、魔王的眷属。像如是的第三类的沙门、梵志，也不能脱离魔王、魔王的眷属的境界。

有如第三群鹿之也作如是之念那样，所谓：第一、第二群鹿，其一切都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境界，我们现在宁可离开猎师、猎师的眷属，而依住于不近之处，如依住于不近处后，就不近食于猎师之食，不近其食后，便不会憍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会随着猎师、猎师的眷属。第三群鹿作如是之念后，便离开猎师、猎师的眷属，而依住于不近之处，依住于不近处后，就不近食于猎师之食，不近其食后，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随猎师、猎师的眷属。那些猎师、猎师的眷属们，便作如是之念：第三群鹿甚奇谄黠（非常的狡猾）！极为谄黠！为甚么呢？因为既食我食，而却不可得牠们，我们现在宁可作长围置，如作长围置后，便能得第三群鹿所依而住止之处。猎师、猎师的眷属作如是之念后，便作长围置，作长围置后，便得第三群鹿所依而住止之处。像如是的，第三群鹿也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的境界。所谓所依，应当要知道！就是所谓有见是。而所谓住止者，应当要知道！就是所谓无见是。应当要观察那第三类的沙门、梵志，也是如是的。

(4)第四类的沙门、梵志，也作如是之念：第一、第二、第三等类的沙门、梵志，一切都不能脱离魔王、魔王的眷属的境界。我们现在宁可依住于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之处，依住于那个地方后，则不近食于世间的信施之食。不近食信施之食后，便不会憍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会随着魔王、魔王的眷属。第四类的沙门、梵志作此念后，便依住于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之处。依住于那个地方后，就不近食世间的信施之食，不食信施之食后，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随魔王、魔王的眷属，像如是的，第四类的沙门、梵志，便得脱离魔王、魔王的眷属的境界。

有如第四群鹿之也作如是之念那样：第一、第二、第三群鹿，其一切都不能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的境界。我们现在宁可依住于猎师、猎师的眷属所不至之处，依住于那个地方后，就不近食于猎师之食，不近其食后，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随猎师、猎师的眷属。第四群鹿作如是之念后，便依住于猎师、猎师的眷属所不至之处。依住于那个地方后，则不近食于猎师之食。不近其食后，便不憍恣放逸，不放逸后，便不随猎师、猎师的眷属。那些猎师、猎师的眷属又作如是之念：第四群鹿乃甚奇猛犷（犷，非常的奸猾）！为第一之猛犷！如果我们追逐牠们的话，必定不能得到，余鹿则当会恐怖而惊散，我们现在宁可舍弃围置第四群鹿。那些猎师、猎师的眷属作此念后，就便舍弃围置。像如是的，第四群鹿便脱离猎师、猎师的眷属境界。应当要观察那些第四沙门、梵志，也是如是。

比丘们！应当要学如是的所依住止，使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之处。甚么叫做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之处呢？所谓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到第四禅成就而游正于其中，这叫做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之处。其次，甚么叫做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之处呢？所谓比丘之心，与慈俱在，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二三四方，四维上下，而普周于一切，心与慈俱在，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悲与喜也同样的道理。而心与舍俱在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

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的地方。

又次，甚么叫做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之处呢？所谓比丘度一切色想，而至于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就是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的地方。又次，甚么叫做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的地方呢？所谓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而至于想知灭，而身触之，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有慧见，诸漏都尽，而断知（断智，断烦恼之智。烦恼尽处，名叫断，断是智果），这叫做魔王、魔王眷属所不至之处。比丘们！像如是的，所依而住止，使魔王，魔王的眷属所不至处。应当要学如是！」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九、五支物主经第八（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外道沙门文祁子，对于佛弟子之五支物主说：如能成就(1)身不作恶业，(2)口不恶言，(3)不行邪命，(4)不念恶念之四事的话，就是第一善，就是无上士；而得第一义，为质直的沙门。佛陀曾闻此，佛陀乃说：这是婴儿也能成就之事。佛陀更为五支物主说何者为不善戒、善戒、不善念、善念，以及其从何而生，何处而灭，何处而败坏，乃至如何行灭等说。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五支物主（名叫五支的工匠的首脑人物），在于平旦（朝晨）由舍卫国出来，往诣于佛所，欲拜见世尊，去供养礼事。五支物主曾作如是之念：暂且放置往见佛陀世尊，或者在宴坐当中（不先去打扰），以及不去拜见诸位尊者比丘。我现在宁可往诣一娑罗末利异学之园（末利迦妃所建的精舍。为镇头迦林中）。于是，五支物主便至于此道，而游戏欢乐，而近于巾头阿梨（镇头迦树苑），往诣于一娑罗（一舍）而成的末利异学的园苑。

那个时候，在娑罗末利异学园中，有一位异学沙门名叫文祁子，在于众中为大宗主，为众人之师，受众人所敬重，统领五百名大众的异学之师。他在扰乱的大众当中，发高大的音声，其声很喧闹，都是说那些若干种畜生之论。所谓：论王、论贼、论斗争、论饮食，论衣被、论妇人、论童女、论淫女、论世间、论邪道、论海中，像如是的比类之聚集，而在论若干种畜生之论（对于修道无关紧要之事）。异学沙门文祁子遥见五支物主之到来，便自救其自己的大众，叫他们要默然而住。他说：「你们要肃静！不可再说话！应该要自收敛！因为这里有一位沙门瞿昙的弟子，名叫五支的物主将到。如有沙门瞿昙的在家弟子当中，居在于舍卫国的，都不能超过于五支物主的。为甚么呢？因为他乃爱乐于默然，称说默然，如果他看见此众当中，为默然者的话，或者会到这里来的。」那个时候，异学的沙门文祁子，止住其自己的大众后，就自己也默然而住。

于是，五支物主乃往诣异学沙门文祁子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异学沙门文祁子启口而说：「物主！如有具足四事的话，我就施设他（记说他）为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而得第一义，为质直的沙门。那四事呢？所谓身不作恶业、口不恶言、不行邪命、不念恶念是。物主！如果有此四事的话，我就施设他为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而得第一义，为质直的沙门。」



五支物主听闻异学沙门文祁子所说，乃不以为是，也不以为非，就从其座站起来而去。他想：像如是之说，我自往诣佛陀，当请问佛陀有关于此义为是。就这样的往诣佛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就将与异学沙门文祁子所共论之事，尽向佛陀说。

世尊听后，告诉他说：「物主！如异学沙门文祁子所说的，假如为实在就是这样的话，则那些婴孩童子，其支节为柔软，其仰向卧眠，也当会成就善，为无上士，而得第一义，为质直的沙门的了。物主！婴孩童子尚且没有身想，更何况又能作甚么身的恶业呢？唯有能动其身而已的。物主！婴孩童子尚且没有口想，更何况又能恶言呢！唯能得啼而已（只会啼哭耳）。物主！婴孩童子尚且没有命想，更何况又能行邪命呢？唯有会呻吟而已。物主！婴孩童子尚且没有念想，更何况又有甚么恶念呢？唯念母乳而已。物主！假如像异学沙门文祁子所说的话，则像如是的婴孩童子们，都能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而得第一义，而为质直的沙门的了。

物主！如具有四事的话，我就施設他为成就善，为第一善，然而并不是无上士，不得为第一义，也不是质直的沙门。那四事呢？所谓身不作恶业，口不恶言，不行邪命，不念恶念是。物主！如果具有了此四事的话，我就施設他为成就善，为第一善，然而并不是无上士，也不得第一义，更非为质直的沙门。物主！身业与口业的话，我乃施設是戒。物主！所谓念的话，我乃施設是心所有，与心相随。

(1)物主！我说当知不善戒，当知不善戒，乃从于何处而生？当知不善戒，乃从于何处而灭无余？在何处败坏无余？当知贤圣的弟子怎样行灭不善戒呢？

(2)物主！我说当知善戒，当知善戒是从何而生，当知善戒在于何处而灭尽无余，在何处败坏无余，当知贤圣的弟子怎样而行，而会灭善戒呢？

(3)物主！我说当知不善念，当知不善念乃从何而生，当知不善念在何处而得以灭尽无余，在何处得以败坏无余，当知贤圣的弟子怎样去行，而得以灭尽不善念呢？

(4)物主！我说当知善念，当知善念乃从何而生，当知善念在于何处得以灭尽无余，在于何处会得败坏无余，当知贤圣的弟子云何而行，而会灭善念呢？

(1)物主！甚么叫做不善戒呢？所谓不善的身行，不善的口行，不善的意行，就叫做不善戒。物主！此不善之戒，到底从何而生呢？我要说它所从生之处，当知乃从心而生的。从甚么心而生的呢？如心有欲、有恚、有痴的话，当知不善戒乃从其心而生的。物主！不善戒要在于何处而灭尽无余呢？要在于何处败坏无余呢？多闻的圣弟子，如能舍弃身的不善之业，而修身的善业；舍弃口与意的不善之业，而修口与意的善业的话，则此不善戒就会灭尽无余，就会败坏无余。物主！贤圣的弟子，要怎样而行，而灭不善戒呢？如多闻的圣弟子，观察内身如身，乃至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都如觉（受），都如心，都如法（身受心法）的话，则贤圣的弟子，如是而行时，就会消灭不善之戒的。

(2)物主！甚么为之善戒呢？如善的身业，善的口业，善的意业，就叫做善戒。物主！此善戒到底从何而生呢？我说：它所从生的，当知就是从心而生。到底是甚么心呢？如心无欲、无恚、无痴的话，就应当知！善戒乃从此而生的。物主！善戒到底会从何处消灭无余呢？何处会败坏无余呢？如多闻的圣弟子，行戒而不着于戒的话，则此善戒会消灭而无余，会败坏无余。物主！贤圣的弟子为怎么而行，而会灭善戒呢？如多闻的圣弟子，观察内身如身，至于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都如觉、如心、如法的话，则贤圣的弟子，如是而行的话，就会灭善戒。

(3)物主！甚么为之不善念呢？所谓欲念、恚念、害念，就叫做不善念。物主！不

善念到底从何而生呢？我说：它之所从生，当知！乃从想而生的。甚么为之想呢？我说：想乃有多种、无量种、若干种之行的。或者为欲想，或者为恚想，或者为害想。物主！众生由于欲界想之故，会生不善之念，而与欲界相应。如有想的话，就因于其想之故，而生不善之念，而与欲界相应。物主！众生由于恚界，由于害界之想之故，而生不善之念，而与恚界、害界相应。如果有想的话，就由于其想之故，而生不善之念，而与恚界、害界相应，此不善之念，乃从此想而生。物主！不善念到底由于何处而灭尽无余呢？从何处败坏无余呢？如多闻的圣弟子，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而有觉（粗寻）、有观（细伺），而由于离而生之喜与乐，而得初禅而成就游止于其中的话，则此不善念会灭尽无余，会败坏无余。物主！贤圣的弟子应怎样行，而灭不善之念呢？如多闻的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于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也如觉、如心、如

法的话，则贤圣的弟子，如是而行之时，则能灭尽不善之念。

**(4)**物主！甚么叫做善念呢？所谓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就叫做善念。物主！善念是从甚么而生的呢？我说它之所从生的，当知！乃从想而生的。甚么为之想呢？我说想乃为有多种，有无量之种，有若干种之行。或者无欲之想，或者无恚之想，或者无害之想。物主！众生由于无欲界之想之故，会生善念，而与无欲界相应。如果有想的话，就由于其想之故，而生善念，而与无欲界相应。物主！众生由于无恚、无害界之故，而生善念，而与无恚界、无害界相应。如果有想的话，就由于其想之故，而生善念，而与无恚界、无害界相应。此善念乃从如是之想而生的。物主！善念会在何处而灭无余呢？会在何处败坏无余呢？如多闻的圣弟子，其乐灭、苦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为不苦不乐，而为舍、为念、为清净，而得第四禅成就游止于其中的话，则此善念定会灭尽无余，会败坏无余。物主！贤圣的弟子，应怎样而行，才能灭此善念呢？如多闻的圣弟子，观察内身如身，乃至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如法的话，则贤圣的弟子，如是而行时，就能灭除此善念的。

物主！如多闻的圣弟子，以慧而观察不善戒，而知如真，从之而生的不善戒之原，能知如真的话，则此不善之戒，会消灭无余，会败坏无余，而知如真，而以慧去观察的话，则贤圣的弟子如是而行时，就会灭除不善戒，而知如真。以慧去观察善戒，而知如真，从之而生善戒之原，能知如真的话，则此善戒会灭尽无余，会败坏无余，而知如真，而以慧去观察的话，则贤圣的弟子如是而行时，就能灭尽善戒而知如真。以慧去观察不善念而知如真，从之而生不善念之原，如能知如真，则此不善念会灭尽无余，会败坏无余，而知如真，而以慧去观察的话，贤圣的弟子如是而行时，就能灭尽不善念，而知如真。以慧去观察善念，而知如真，从之而生起善念之原，知如真的话，则此善念会灭尽无余，会败坏无余，而知如真，以慧去观察的话，则贤圣的弟子，如是而行时，就能灭除善念而知如真。为甚么呢？因为正见之故，就能生正志，由于正志之故，而生正语，由于正语之故，而生正业，由于正业之故，而生正命。由于正命之故，而生正方便（精进），由于正方便之故，而生正念，由于正念之故，而生正定。贤圣的弟子，其心如是而得正定后，便能解脱一切的淫、怒、痴。

物主！贤圣的弟子，像如是而正心解脱后，便知一切之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这叫做学见迹（除阿罗汉果外之四向三果）的人，乃成就八支（八正

道），漏尽的阿罗诃（阿罗汉），乃成就十支（八正道外，加正智、正解脱之二）。物主！甚么叫做学见迹，成就八支呢？所谓学正见，乃至学正定，就叫做学见迹而成就八支。物主！甚么叫做漏尽的阿罗诃，成就十支呢？所谓无学的正见，乃至无学的正智，就叫做漏尽的阿罗诃成就十支。物主！如果有此十支的话，我就施設他已成就善，第一善，无上士，而得第一义，而为质直的沙门。」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位五支物主（名叫五支的工匠的首脑人物），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〇、瞿昙弥经第九（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的姨母—瞿昙弥夫人，以金缕衣供佛。佛则叫她布施给比丘众，但是经过三劝，还是不从。这时阿难立在于世尊后面，佛陀就为阿难说七施众，以及十四私施，并谓四种布施之净和不净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释鞞瘦（释鞞国），住在于加鞞罗卫（迦毘罗卫，佛陀出身的国家）国的尼拘类树园。

那时，摩诃簸逻阇钵提瞿昙弥（摩诃波阇波提瞿昙弥，译为大爱道，佛陀的姨母，为养育佛陀的人），持金缕的黄色衣，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于一边，而白佛说：「世尊！这一套新的金缕黄色衣，是我亲自为世尊您作的，请慈愍我之故，愿垂纳受！」

世尊告诉她说：「瞿昙弥！妳应持此衣去布施比丘众。如布施比丘众后，便是和供养我一样，也是与供养大众一样。」大生主瞿昙弥（为意译），乃至于再三的白佛说：「世尊！此新金缕黄色衣，乃我亲自为世尊您作的，请慈愍我故，愿垂纳受！」

世尊也至于再三的告诉她说：「瞿昙弥！妳应持此衣去布施给比丘众，布施比丘众后，便是供养我一样，也是供养大众一样的。」那时，尊者阿难，立在于世尊的身后，正执拂而奉侍佛。于是，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这位大生主瞿昙弥，乃对于世尊，有多所饶益，为世尊的母亲命终后，乳养世尊长大的人！」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难！如是，阿难！大生主瞿昙弥实在对于我为多所饶益，我母命终之后，乃乳养于我，使我长大的人。阿难！我也对于大生主瞿昙弥多所饶益的。为甚么呢？因为大生主

瞿昙弥乃由于我之故，得以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而不疑三尊（对于佛法僧三宝生起深信而不疑），不疑苦集灭道，而成就信、戒、多闻、布施、智慧，而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离开不与取（不偷盗），离开邪淫、妄言（断除偷盗、断除邪淫、断除妄言），也离开酒、断除酒。阿难！如有人，由于人之故，而得以自归依于佛、法，以及比丘众，而不疑三尊（佛法僧三宝），不疑苦、集、灭、道，而成就信、戒、多闻、施、慧，离杀、断杀，离不与取、断不与取，离邪淫、断邪淫，离妄言、断妄言，离酒、断酒的话，则此人供养于那个人（指教授师），乃至尽形寿，用饮食、衣被、床榻、汤药，以及若干种的生活之具，也不能得以报答其恩的。

又次，阿难！有七施众（1.佛在世时之二部众〔比丘僧伽、比丘尼僧伽〕，2.佛灭度后之二部众，3.比丘僧众，4.比丘尼僧众，5.特定的比丘、比丘尼众，6.一定数目的比丘众，7.一定数目的比丘尼众。此七众，无论何人，皆可作为布施的对象，故称七施众），有十四私施（十四种对个人的布施），都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的。

阿难！甚么叫做七施众，而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呢？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

（善男信女），于1.佛陀在世时，以佛为首，而布施佛，以及比丘众，这叫做第一类的施众，而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的。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

在于世尊般涅槃后不久，布施二部众，2.布施比丘众，3.布施比丘尼众。4.入于比丘的僧园，而白众说：『如在大众当中的比丘来时，当会布施给他的。』5.入比丘尼的僧房（僧舍）而白大众说：『在大众当中的比丘尼来时，当会布施给她的。』这叫做第五施众，而能得大福，能得大果，能得大功德，能得大广报的。

阿难！6.在于当来之时，会有比丘，也有其名姓种（多少有名称，有来路功行的出家人），虽不精进，然而也着袈裟衣（成就修行者之相）。他虽不精进，然而不精进之故而布施给他，就是他乃依于众（僧）之故，缘于众（僧）之故，上之众（僧）之故，因于众（僧）之故，我乃说那时的施主，会得无量不可数不可计之福，会得善得乐，7.更何况现在的比丘之成就行事，成就除事，成就行事除事，成就质直，成就柔软，成就质直柔软，成就忍，成就乐，成就忍乐，成就相应，成就经纪，成就相应经纪，成就威仪，成就行来游，成就威仪行来游，成就信，成就戒，成就多闻，成就施，成就慧，成就信 戒 多闻 施 慧呢？（更应布施供养的！）这叫做第七施众，能得大福，能得大果，能得大功德，能得大广报。这叫做有七种的施众，布施给他们的话，就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

（二）阿难！甚么叫做有十四私施，而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呢？有信心的族姓男、族姓女（善男信女），布施如来，布施缘一觉（一一觉、独觉），布施阿罗诃（阿罗汉），布施向阿罗诃、（趣向于阿罗汉的行者），布施阿那含（不还，三果阿罗汉），布施向阿那含（阿那含向），布施斯陀含（一来，二果阿罗汉），布施向斯陀含（斯陀含向），布施须陀洹（预流，初果阿罗汉），布施向须陀洹（须陀洹向），布施离欲的外道的仙人，布施精进之人，布施不精进的人（凡夫之持戒者），布施畜生。

阿难！布施畜生，能得福百倍，布施不精进的人，得福千倍，布施精进的人，得福百千倍，布施离欲的外道的仙人，得福亿百千倍，布施向须陀洹，得福无量，布施得须陀洹果的，得福无量，布施向斯陀含的，得福无量，布施得斯陀含果的，得福无量，布施向阿那含的，得福无量，布施得阿那含的，得福无量，布施向阿罗诃的，得福无量，布施得阿罗诃果的，得福无量，布施缘一觉（独觉）的，得福无量，更何况又是布施如来 无所著 等正觉呢？（布施佛陀的功德福报为无量无边）。此

十四种私施（向个人，不是其团体），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

（三）又次，阿难！有四种的布施，为三种的净施。那四种呢？或者有布施，因为施主清净，而不是受者（纳受的人不一定清净），或者有布施，因为受者清净，而不是施主清净（施主不一定清净），或者有布施，不是因为施主清净，也不是受者清净，或者有布施，因为施主清净，受者也是同样的清净。1.阿难！甚么叫做布施，因于施主清净，并不是受者清净呢？如施主为精进，而行妙法，而能见未来，能见其果，像如是之见，像如是而说：有布施就有布施的果报。而领受他人的布施的人，并不精进，而行恶法，不见未来，不见未来的果报，会像如是之见，如是而说：没有甚么布施之因，没有甚么布施的果报，这就叫做布施因施主的清净，而不是受布施的人之清净。

2.阿难！甚么叫做布施因受者净，而不是施主之清净呢？如施主并不精进，而行恶法，不见未来，不见其果，会像如是之见，如是而说：没有甚么布施为福之因，也没有布施后之甚么福报；而受布施的人，乃精进而行妙法，能见未来，能见其果，而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有布施就会有果报，这叫做布施因受施的人之清净，而不是施主的清净。

3.阿难！甚么叫做布施，并非因于施主之清净，也不是受施的人之清净呢？如施主不精进，而行恶法，不见未来，不见其果，像如

是之见，如是而说：没有布施之因，也没有布施的果报；受施的人，也不精进，而行恶法，不见未来，不见其果，而如是之见，如是而说：没有布施之因，也没有布施之果报，这叫做布施非因于施主之清静，也不是受施者之清静。

4.阿难！甚么叫做布施因于施主之清静，受施的人也是如此呢？如施主乃为精进，而行妙法，能见未来，能见其果，而为如是之见，如是而说：有布施的因，而有布施的果报；受施的人也是精进，而行妙法，能见未来，能见其果，而作如是之见，如是而说：有布施的因，而有布施的果报，这叫做布施乃因于施主的清静，而受施的人，同样也是清静。」于是，世尊乃说如是之颂而说：

精进施不精进 如法得欢喜心 信有业及果报  
此施因施主净 不精进施精进 不如法非喜心  
不信业及果报 此施因受者净 懈怠施不精进  
不如法非喜心 不信业及果报 如是施无广报  
精进施于精进 如法得欢喜心 信有业及果报  
如是施有广报  
奴婢及贫穷 自分施欢喜 信业信果报 此施善人称  
正护善身口 舒手以法乞 离欲施离欲 是财施

第一

（有精进的人，布施给与不精进的人，是如法而得欢喜之心，乃信有业因，以及其果报，这种布施，就是因于施主的清静。）

（不精进的人，布施给精进的人、乃不是如法，也不是欢喜心，可说是不信仰有业因，以及其果报，这种布施，乃因于受施的人之清静。）

（懈怠的人布施给不精进的人，是不如法，也不是欢喜心不信有业因，以及其果报，像如是的布施，则并没有广大的果报。）

（精进的人布施给与精进的人，是如法，而得欢喜心，为信仰业因，以及其果报，像如是的布施，乃有广大的果报。）

（为人的奴婢，以及贫穷的人，自量自己的身份而布施，而欢喜，信有其业因，信有其果报，这种布施为善，为人人称赞的。）

（要善于正护其身口，应舒伸其手，以法而乞。离欲的人，布施给离欲的人，是财施当中的第一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一、多界经第十（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作如是的思惟：一切恐怖、遭事、灾患，以及忧戚，均为是由于愚痴而生，并不是从智慧而生。佛陀乃广为说明阿难请问愚痴与智慧之别。佛陀说：如知六十二界、十二处、十二缘起、是处、非处的人为之有智慧，反之就是愚痴。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独自在于安静处宴坐思惟，其心曾作如是之念：诸所有的恐怖，那些一切的一切，均从愚痴而生，并不是从智慧所起的。诸有遭事（困厄）、灾患、忧戚，那些一切的一切，也是从愚痴而生，并不是从智慧所生的。

于是（就这样），尊者阿难，就在于晡时（申时），从其宴坐而起，而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我今天独住在于安静处，宴坐思惟时，内心曾作如是之念：诸所有的恐怖，其一切，均从愚痴而生，并不是从智慧而有的。诸所有的遭（糟）的事，以及灾患、忧戚，其一切都从愚痴而生，并不是从智慧而起的。」（是否对吗？）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难！如是！阿难！诸有恐怖，其一切都由愚痴而生，不是从智慧而起的。诸有遭的事，以及灾患、忧戚，其一切也都是从愚痴而生，并不是由智慧而起的。阿难！犹如从苇积、草积而生火，而焚烧楼阁、堂屋那样的阿难！像如是的，诸有恐怖，乃从愚痴而生，不从智慧而起的。诸有遭的事，及灾患、忧戚，其一切均从愚痴而生，不从智慧而起。阿难！往昔过去之时，如有恐怖事，其一切也是从愚痴而生，不从智慧而起。诸有遭的事，以及灾患、忧戚，其一切都从愚痴而生，不从智慧而起。阿难！当来（未来）之时，诸有恐怖，其一切均从愚痴而生，不从智慧而起的。诸有遭的事，以及灾患、忧戚，其一切均从愚痴而生，不是从智慧而起的。阿难！现今现在的诸有恐怖，乃从愚痴而生，不是从智慧而起的。诸有遭的事，以及灾患、忧戚，其一切都从愚痴而生，不是从智慧而起的。阿难！这叫做愚痴有恐怖，智慧无恐怖、愚痴有遭的事，以及灾患、忧戚；智慧则无遭事、无灾患、无忧戚。阿难！诸有恐怖、遭事、灾患、忧戚，其一切均从愚痴可得而有，并不从智慧而来的。」

于是，尊者阿难，乃悲泣泪出，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甚么叫做比丘为愚痴，而不是智慧

呢？」世尊回答说：「阿难！如有比丘，并不知界（十八法界等界），不知处（十二处），不知因缘（十二因缘），不知是处（是理），非处（非理）的话，阿难！像如是的比丘，就是愚痴，并不是有智慧。」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比丘，为愚痴，而不是智慧。世尊！甚么叫做比丘为有智慧，而不是愚痴呢？」世尊回答说：「阿难！如果有比丘，能知界、知处、知因缘，知是处（是理），知非处（非理）的话，阿难！像如是的比丘，乃为有智慧，而不是愚痴。」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比丘为有智慧，而不是愚痴。世尊！那么，甚么是比丘之知界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如有比丘见十八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十八法界），所谓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阿难！见此十八法之界，知如真。」

又次，阿难！见六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地大等六界），所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阿难！见此六界知如真。又次，阿难！见贪欲等六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贪欲等六界），所谓

欲界、恚界、害界、无欲界、无恚界、无害界。阿难！见此六界，知如真。又次，阿难！见乐等六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乐等六界），所谓乐界、苦界、喜界、忧界、舍界、无明界。阿难！见此六界，知如真。

又次，阿难！见四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觉等四界），所谓觉界（受界）、想界、行界、识界。阿难！见此四界，知如真。又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欲界等三界），所谓欲界、色界、无色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又次，阿难！见色界等三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所谓色界、无色界、灭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

又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所谓过去界、未来界，现在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过去、未来、现在等三界）。又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所

谓妙界、不妙界、中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妙界、不妙界、中界）。又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所谓善界、不善界、无记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善界、不善界、无记界）。又次，阿难！见三界知如真，所谓学界、无学界、非学非无学界。阿难！见此三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学界、无学界、非学非无学界）。又次，阿难！见二界知如真，所谓有漏界、无漏界。阿难！见此二界知如真（如实而知有漏界与无漏界）。又次，阿难！见二界知如真，所谓有为界、无为界。阿难！见此二界知如真（如实而知见有为界、无为界）。阿难！见此六十二见知如真（如实而知见六十二见）。阿难！像如是的比丘，就是所谓知界。」（综观六十二界就是如上所提的：1.十八界〔六根、六境、六识〕，2.六界〔地、水、火、风、空、识〕，3.六界〔欲、恚、害、无欲、无恚、无害〕，4.六界〔乐、苦、喜、忧、舍、无明〕，5.四界〔觉、受、想、行、识〕，6.三界〔欲、色、无色〕，7.三界〔色、无色、灭〕，8.三界〔过去、未来、现在〕，9.三界〔妙、不妙、中〕，10.三界〔善、不善、无记〕，11.三界〔学、无学、非〕，12.二界〔漏、无漏〕，13.二界〔有为、无为〕。〕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为之比丘之知界。世尊！甚么叫做比丘之知处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如有比丘，见十二处，知如真（如实而知见十二处），所谓：眼处、色处、耳处、声处、鼻处、香处、舌处、味处，身处、触处，意处、法处。阿难！见此十二处，知如真。阿难！像如是的比丘，为之知处。」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为比丘之知处。甚么叫做比丘之知因缘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如有比丘，见因缘，以及从因缘起，知如真（如实而知见因缘法，万事万物都从因缘而生起之法），因此有彼（由于有了此，才会有了彼；有了此原因，才有那些结果），无此无彼（没有此因，就没有那些果），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所谓缘于无明，而有了行（业行，妄动之念）乃至缘于生，而有了老死。如无明消灭的话，则行就会灭，乃至生如消灭，则老死也会消灭。阿难！像如是的比丘，为之知因缘。」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比丘，为之知因缘。甚么叫做比丘之知是处、非处呢？」

世尊回答说：「阿难！如有比丘，见处是处，知如真，见非处是非处，知如真（如实而知见有理、无理，也就是实有这道理，而认为有此理，没有这回事，就认为没有这道理）。阿难！如果说，世间中有二位转轮圣王并治的话，终无是处（究竟不会有这道理的）。如果说，世间里，有一位转轮圣王在统治的话，必定有是处（一定是真理的）。阿难！如世间中有二位如来（同一时期降生于世），为终无是处，如说世间中，有一位如来的话，必定有是处。阿难！如果已见真谛的人，会故意去害父母，去杀阿罗诃，去破坏圣众，以恶心向佛，而会出如来之血（伤害佛，而使佛流出血来）的话，终无是处（绝对没有这道理的）。如果说，凡夫之人，故意（有意，存心）害其父母，杀阿罗诃，破坏圣众，恶心向于佛，出如来之血的话，必有是处。阿难！如果说，已见真谛的人，会故意去犯戒，会舍戒而罢道（还俗，已不当为行者）的话，终无是处。如果说，凡夫的人，故意犯戒，舍戒而罢道的话，必定有是处的。如果说，已见真谛的人，舍离此内（指佛的真理），而从于外去求尊，去求福田（向外道去学，去求种福田之处），终无是处。如果说，凡夫的人，舍离此内教，而从外教去求尊，去求福田的话，必定有是处（有这道理，有这种事）。

阿难！如果说，见真谛的人，会从其余的沙门、梵志，作如是之说：『诸尊！可见则见，可知则知』的话，终没有是处。如果说，凡夫的人，从其余的沙门、梵志作如是之说：『诸尊！可见则见，可知则知』的话，必定会有是处的。阿难！如果说，见真谛的人，会去信卜，而去问吉凶的话，终无是处。如果说，凡夫的人，会信卜，而去问吉凶的事，必有是处。阿难！如果说，已见真谛的人，从其余的沙门、梵志，

去卜问吉凶相应，见有苦有烦，见是真的话，终无是处。如果凡夫的人，从其余的沙门、梵志，去卜问吉凶相应，而见有苦有烦，见是真的话，必定会有是处的。

阿难！如果说，已见真谛的人，会生极苦，甚为沉重之苦，而不可爱、不可乐、不可思、不可念，

乃至断命，而舍离此内教，更从外道去求，或有沙门、梵志，或持一句咒，二句咒、三句咒、四句咒、多句咒、百千句咒，使我得以脱苦，想脱这种求苦、集苦、趣苦，而苦尽之事，终究没有这道理的。如果是凡夫的人，舍离此内教，而更从外教去寻求，或者有沙门、梵志，持一句咒，二句咒、三句咒、四句咒、多句咒、百千句咒，而使我得以脱苦，而想脱此求苦、集苦、趣苦，而苦尽的事，必定有这道理的。阿难！如果已见真谛的人，而会受入有之事，终没有这道理的。如果说，凡夫的人，会受入有的话，必定会有如此之事的。

阿难！如果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而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趣至于善处，生于天中者，终究不会有这道理（无是处），如果身行恶行，口与意也行恶行，而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趣至于恶处，生于地狱之中者，必定会有是处。阿难！如果身行妙行，口与意也行妙行，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趣至于恶处，生于地狱之中者，终究不会有是处。如果身行妙行，口与意也行妙行，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趣至于善处，生于天中者，必定会有是处。阿难！如果身行恶行，口与意也行恶行，而会受乐报的话，终究不会有是处。阿难！如果身行恶行，口与意也行恶行，而会受苦报者，必定会有是处。阿难！如果身行妙行，口与意也行妙行，而会受苦报者，终究不会有如是之处（不会有此理）。如果身行妙行，口与意也行妙行，而会受乐报者，必定会有如是之处（有如此的道理）。

阿难！如果不断除五盖（贪、瞋、睡、掉举、疑），而心秽、慧羸（慧弱）的话，而说其心正而能立四念处（身受心法），终无是处（不断根本等烦恼，则慧不显，就不能了知四念处）。如果能断除五盖、心秽、慧羸的话，则其心正而立四念处，必定会有是处（有此道理）。阿难！如不断除五盖、心秽、慧羸，则其心不能立正四念处，而欲修七觉意，就没有这道理的（终无是处）。假如断除五盖、心秽、慧羸，其心正立四念处，而修七觉意，必定有是处。阿难！如不断五盖、心秽、慧羸，心不正立四念处，不修习七觉意，而欲得无上的正尽觉的话，终究无有是处（不会有这道理）。如果断除五盖、心秽、慧羸，其心正立四念处，而修习七觉意，而得无上的正尽觉的话，必有是处。阿难！如不断五盖、心秽、慧羸，心不正立四念处，不修习七觉意，而说他得无上的正尽觉，能尽苦边的话，终无是处。如断五盖、心秽、慧羸，其心正立四念处，而修习七觉意，而得无上的正尽觉，而尽苦边的话，必定有如是之处。阿难！像如

是的比丘，就叫做知是处、非处。」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比丘，为之知是处、非处。」于是，尊者阿难，又叉手向佛而问说：「世尊！此经叫做甚么名？应如何奉持呢？」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应当要受持此多界、法界、甘露界、多鼓、法鼓、甘露鼓、法镜，以及四品（以界、处、缘起、处非处为内容者），因此之故，称此经名叫多界。」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七完



#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双品第十五（有十经，前五经属于第四诵，后五经属于第五诵，故曰双品）  
（第四分别诵）

马邑及马邑 牛角娑罗林 牛角娑罗林 求解最在后  
（马邑经，以及马邑经，牛角娑罗林经、牛角娑罗林经，求解经在于最后面）

一八二、马邑经（上）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说：沙门既自称沙门，就自当学如沙门法、梵志法，故为说沙门梵志法。所谓可自身行清净，依次而上学，以求行口清净，行意清净，行命清净。如成就后，就应更进而守护诸根，正知出入，独住于远离，而除去五盖，成就四禅，乃至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鸯伽国（十六大国之一，鸯伽国），和大比丘众俱在，而往至于马邑（鸯伽国的都城），住锡在于马林寺，以及比丘众都在那里。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他人看见你们这些沙门，会认为这些人是沙门。而如果有人问你们是否为沙门？你们就自称为是沙门吗？」诸比丘们白佛说：「是的！世尊！」

佛陀又告诉他们说：「因此之故，你们就以此，而要以此沙门，当应去学习如沙门之法，以及如梵志之法。学习如沙门之法，以及如梵志之法后，要是真谛沙门（必定要完成为一位沙门），不要虚为沙门（不要只名沙门，而不是实在的沙门）。如果受人供养的衣被、饮食、床榻、汤药，以及若干种的诸生活之具的话，则那些供给你们的人，必定能得大福，能得大果，能得大功德，能得大广报。你们应当学习如是。

甚么叫做如沙门法，以及如梵志法呢？应行身业的清净（身行清净），要仰向发露，要护持而至没有缺点。由于此清净，也不自举（不自夸），不下他（不轻蔑他人），无秽而无浊，能成为诸有智慧的梵行者所共称誉。如果你作如是之念：我乃身行清净，我的所作的已办完，不必再更学，已经成就德义，已没有再上的事可作的话，比丘啊！我就会为你们说：不可使求沙门之义而失去了沙门之义。如果欲求向上而学的话，则比丘其身如已清净时，当应再作何等之事呢？应当要学习口行清净（修行口业之清净），要仰向发露，要善护而无缺。由于此口行清

净时，也不自举（不自夸赞），不下他（不看轻他人），无秽而无浊，而为诸有智慧的梵行者所共称誉。

如果你们作如是之念：我的身与口之行，都清静，我所作的都已办完，不再更学，已成就德义，已没有再有更上之工作的话，比丘们！我就会为你们说：不可使求沙门之义，而失去了沙门之义。如果欲求上学的话，则比丘的身与口之行已清静时，再作何等的事呢？应当要学意行之清静，而仰向发露，善护而无缺。由于此，而意行清静时，也不自举，不下他（不自赞毁他），无秽而无浊，为诸有智慧的梵行者所共称誉。如果你们作如是之念：我的身、口、意之行已清静，我所作的都办完，不再更学，已成就德义，已无须再向上去作的话，则比丘们！我就会为你们说：不可使求沙门之义，失去了沙门之义。如果欲求上学的话，则比丘之身、

**口、意如行清静时，就应当再作甚么事呢？就应当要学习命行清静（生活方式要符合戒律），应仰向发露，善护而无缺。因此而得命行清静时，也不自举，也不下他，都无秽而无浊，为诸位有智慧的梵行者所共称誉。**

如果你们作如是之念：我的身、口、意、命，已行清静，我所作为都已办完，不再更学，已成就德义，不再向上去作的话，比丘们！我就会为你们说：不可使求沙门之义，而失去了沙门之义。如果欲求上学的话，则比丘之身、口、意、命都行清静时，当应再作何等之事呢？比丘当学习守护诸根，常念闭塞（不奔放外流），要念欲明达，守护其念心，而得以成就。要恒欲起如下之意：如眼根看见色境时，然而不纳受其相，也不味于色境（不执着其好坏），所谓恐生忿诤（恐任眼根之所趣向而生事）之故，而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起贪伺（贪欲）、忧戚，以及恶不善之法，为了趣向于此律仪之故，而守护眼根。像如是的，那些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也同样之理。而如果意根知道法境时，然而也不纳受其相，也不味于其法（不执迷于法境），所谓恐生忿诤之故，而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以及恶不善之法。为了趣向于此境界之故，而守护意根。如果你们作如是之念：我的身、口、意、命，都行清静，也已守护诸根，我所

作的都已成办，不再更学，已成就德义，无再向上去作的话，则比丘们！我就会为你们说：不可使求沙门之义，而失去了沙门之义。如果欲求上学的话，则比丘的身、口、意、命都已清静，也已守护诸根时，当应再作何等之事呢？比丘当应学习正知出入（应当具足正念正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日常生活都有威仪，所谓举止动行，都应庄严而有秩序）。应善于穿着僧伽梨（大衣），以及其它之衣与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都能正知而正念。

如果你们作如是之念：我的身、口、意、命之行已清静，已守护诸根，正知其出入，我所作的都已办完，不再更学，已成就德义，又没有再上之作的话，比丘们！我就会为你们说：不可使求沙门义，而失去了沙门之义。如果欲求向上之学的话，则比丘之身、口、意、命之行清静，已守护诸根，已正知其出入，当应又要作甚么呢？比丘应当学习独住在于远离处，在于无事之处，或者在于树下，空安静之处，或者在于山岩石室、露地穰积之处，或者至于林中，或者在于冢间。他已在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在那里敷一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愿，反念而不向（反念而念向于内收摄之，不念向于外去奔流），断除贪伺（贪欲），心无有诤，看见他人的财物，诸生

**活所用之具，都不起贪伺，都不欲使其为我所得，他就这样的净除其贪伺之心。**

像如是的，其瞋恚、睡眠、掉悔也和贪伺那样的已净除其瞋、睡、掉悔之心。同时断除疑，而度诸惑，对于诸善法，并没有半点的犹豫，他对于疑惑，已净除其心。他断除此五盖、心秽、慧羸，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已得如是的定心清静，无秽而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趣向于漏尽智通作证（向于漏尽通），他便知道此苦如真，知道此苦集如真，知道此苦灭如真，

知道此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四谛的真理）。也知道此漏如真，知道此漏集如真，知道此漏灭如真，知道此漏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漏一烦恼的四谛）。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则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欲漏、有漏、无明漏之三漏都解脱）。他解脱后，便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而知如真。这叫做沙门，叫做梵志，叫做圣者，叫做净浴（净行者）。

甚么叫做沙门呢？所谓息止诸恶不善之法，息灭诸漏秽污，息灭为当来之有之本，息灭烦热苦报，息灭生老病死之因，就叫做沙门。甚么叫做梵志呢？所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远离诸漏秽污，远离为当来之有之本，远离烦热苦报，远离生老病死之

因，这叫做梵志。甚么叫做圣者呢？所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远离诸漏秽污，远离为当来之有之本，远离烦热苦报，远离生老病死之因，这叫做圣者。甚么叫做净浴呢？所谓净浴诸恶不善之法，净浴诸漏秽污，净浴当来之有之本，净浴烦热苦报，净浴生老病死之因，这叫做净浴（洗浴者、净行者）。这就是所谓的沙门，就是所谓的梵志，就是所谓的圣者，就是所谓的净浴（净行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三、马邑经（下）第二（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说：沙门当学沙门的道迹。所谓如不止息贪、恚、瞋、不结、不慳、不嫉、不谀、无惭、无愧、恶欲，以及邪见的话，则倘使如法而持僧伽梨衣，或无衣，乃至持水的苦行的人，也都不能称为是沙门。而如果息灭贪，乃至邪见的话，就为之沙门道迹。所谓只要修行沙门道迹，则统统可说为是沙门。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鸯鞞国，和大比丘俱在，都往至于马邑，而住在于马林寺，以及比丘众也一样的住在那里。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人们看见你们这些沙门，就认为是沙门。人们如问你们为沙门与否，你们就自称是沙门吗？」诸比丘们说：「是的！世尊！」

佛陀又告诉他们说：「是以汝等要以此，要以此沙门，当学沙门的道迹，不可以不是沙门（因此之故，也就是人既称你们为沙门，你们也自认为是沙门的话，就要由于此事而彻底的学习称得起沙门之法）。学习沙门的道迹后，就必要成就为真谛的沙门，不是虚妄的沙门。如果这样的话，则假如受衣被、饮食、床榻、汤药，以及若干种的诸生活之具时，那些所供给你们的人，定会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的。你们应当要学如是。

甚么叫做非沙门道迹，为非沙门呢？如果有贪伺，而不息贪伺，有恚，而不息恚，有瞋，而不息瞋，有不语，而不息不语（覆藏其恶），有结，而不息其结，有慳，而不息其慳，有嫉，而不息其嫉，有谀，而不息其谀，有欺诳，而不息其欺诳，有无惭，而不息其无惭，有无愧，而不息其无愧，有恶欲，而不息其恶欲，有邪见，而不息其邪见，这就是沙门之垢，就是沙门之谀，沙门之诈伪，沙门之曲，为趣至于恶处而未尽已息之学，这就是所谓的非沙门道迹，就是非沙门。

有如铁斧，新制作之物，乃极为锐利，有头而有刃，而被裹在于僧伽梨那样。我会说他为愚痴，其学习沙门之道，也是如是，所谓有贪伺，而不息止其贪伺，有

恚，而不息止其恚，有瞋，而不息止其瞋，有不语，而不息止其不语，有结，而不息止其结，有慳，而不息止其慳，有嫉，而不息止其嫉，有谗，而不息止其谗，有无惭，而不息止其无惭，有无愧，而不息止其无愧，有恶欲，而不息止其恶欲，有邪见，而不息止其邪见，虽然是持僧伽梨（穿法服），我也不会说他是沙门。如果那些穿持僧伽梨（穿大衣、法服）的人，如有贪伺时，就会息止其贪伺，有恚，会息止其恚，有瞋，会息止其瞋，有不语，会息止其不语，有结，会息止其结，有慳，会息止其慳，有嫉，会息止其嫉，有谗，会息止其谗，有无惭，会息止其无惭，有无愧，会息止其无愧，有恶欲，会息止其恶欲，有邪见，会息止其邪见的話，则他的诸亲朋友，会往诣其人之处，而作如是之语：『贤人！你当学习持僧伽梨。贤者！你学持僧伽梨，如有贪伺时，则息止贪伺，有恚，则息止恚，有瞋，则息止瞋，有不

语，则息止不语，有结，则息止结，有慳，则息止慳，有嫉，则息止嫉，有谗，则息止谗，有无惭，则息止无惭，有无愧，则息止无愧，有恶欲，则息止恶欲，有邪见，则息止邪见。』如果我看见有人穿持僧伽梨，然而却有贪伺，有恚，有瞋，有不语，有结，有慳，有嫉，有谗，有无惭，有无愧，有恶欲，有邪见的話，则因此之故，我见其穿持僧伽梨，我也会说他并不是沙门。

像如是的那些无衣（裸形外道）、编发（结发外道）、不坐（常站立之行）、一食（日中一食）、常扬水（常水浴）、持水（苦行者）等人，也是同一道理的。如持水的人，我乃说其为非沙门。如持水的人，有贪伺时，则息止贪伺，有恚，则息其恚，有瞋，则息其瞋，有不语，则息其不语，有结，则息其结，有慳，则息其慳，有嫉，则息其嫉，有谗，则息谗，有无惭，则息无惭，有无愧，则息无愧，有恶欲，则息恶欲，有邪见，则息邪见，这样的话，则他的诸亲朋友们，会往诣其处而说：『贤者！你应当持水。持水后，如有贪伺，就息止其贪伺，有恚，则息其恚，有瞋，则息其瞋，有不语，则息其不语，有结，则息其结，有慳，则息其慳，有嫉，则息其嫉，有谗，则息谗，有无惭，则息无惭，有无愧，则息无愧，有恶欲，则息恶欲，有邪见，则息邪见。』如果我看见

持水的人，有贪伺，有恚，有瞋，有不语，有结，有慳，有嫉，有谗，有无惭，有无愧，有恶欲，有邪见的話，则由于此缘故，虽然是持水的人，我也会说他并不是沙门。这叫做非沙门道迹，叫做非是沙门。

甚么叫做沙门道迹，甚么叫做非沙门呢？如果有贪伺，就息止其贪伺，有恚，就息止其恚，有瞋，就息止其瞋，有不语，就息止其不语，有结，就息止其结，有慳，就息止其慳，有嫉，就息止其嫉，有谗，就息止其谗，有无惭，就息止其无惭，有无愧，就息止其无愧，有恶欲，就息止其恶欲，有邪见，就息止其邪见。对于此沙门之嫉，沙门之谗，沙门之诈伪，沙门之曲等，会趣至于恶处之事，都已尽之学，就是沙门的道迹，并非不是沙门。这叫做沙门的道迹，而不是非沙门（正真正正的沙门）。

他像如是而成就戒，其身清静，口与意也清静，并没有贪伺，心中无恚，没有睡眠，没有掉悔、僇傲，已断疑惑，正念而正智，而没有愚痴，他的心与慈而俱在，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也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其心都与慈俱在，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悲与喜也同样的道理（心与悲俱，心与喜俱）。同时，其心与舍俱在，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会作如是之念：有粗、有妙、有想，对于来上的出要，能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向上，向解脱之道）。他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后，则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解脱之后，便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

犹如离开村不远之处，有好的浴池，有清泉流盈，有青翠的草盖被于岸上，四周都有花树那样。或者东方有一人来，他乃极为饥渴，而很疲极，就脱弃其衣，放在于岸上，而进入于池中去快浴，去弃垢除热，也除弃其渴乏。像如是的，在于南方、西方、北方，也同样的有一人来，他们都饥渴而疲极，也脱去其衣服，放在于岸上，进入于池中去快浴，去弃垢除热，也除去其渴乏。

像如是的，刹利族性子，剃除其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而行于内行之止，使得内止（止息其内心）。内止的人，我就说他就是沙门，说他就是梵志，说他就是圣者，说他就是净浴（净行的人）。像如是的，那些梵志、居士、工师等族性子，也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

的出家去学道，而行于内行之止，使其得达内止。内止的人，我就说他为沙门，说他为梵志，说他为圣者，说他为净浴（净行者）。

甚么叫做沙门呢？所谓息止诸恶不善之法，息止诸漏秽污，息止那些为当来之有之本，息止那些烦热苦报，息止那些生老病死之因，就叫做沙门。甚么叫做梵志呢？所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远离诸漏秽污，远离为当来之有之本，远离烦热苦报，远离生老病死之因，就叫做梵志。甚么叫做圣者呢？所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远离诸漏秽污，远离为当来之有之本，远离烦热苦报，远离生老病死之因，就叫做圣者。甚么叫做净浴呢？所谓净浴诸恶不善之法，净浴诸漏秽污，净浴为当来之有之本，净浴烦熟苦报，净浴生老病死之因，就叫做净浴。这就是所谓的沙门，就是所谓的梵志，就是所谓的圣者，就是所谓的净浴。」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四、牛角娑罗林经（上）第三（第四分别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游行在跋耆国，住在于牛角娑罗林。舍梨子和阿难们，都各说起发（增辉）此林之法，佛陀都赞叹他们。佛陀并说：不解结跏趺坐，乃至漏尽，就是起发此林。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跋耆国（跋耆国），住在于牛角娑罗林（牛狮子园），以及诸多的知识上尊的比丘，佛陀的大弟子们，如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离越哆（离婆多，求此星而得的名。坐禅入定，心不杂乱第一），和尊者阿难是。像如是的比丘，为多知识的上尊比丘大弟子们，也游行在于跋耆国（跋耆国），都住在于牛角沙罗林，并且都同样的近于佛陀所住的叶屋（树叶茸成的家屋）的边缘而住。

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过夜至于翌日的平旦，乃往诣于尊者舍梨子之处。尊者阿难遥见他们诸位尊者都欲往诣舍梨子之处，就对离婆多说：「贤者离越哆！当知！此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过夜至于平旦，都欲往诣于舍梨子之处。贤者离越哆！现在你我可以共与他们诸尊，同时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倘能由于他们的缘故，而从尊者舍梨子处，多多少少可以闻到其说法。」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离越哆、尊者阿难，过夜平旦，都往诣尊者舍梨子之处。

尊者舍梨子遥见诸位尊者之来到后，尊者舍梨子就由于他们诸位尊者的缘故而说：「善来！贤者阿难！善来！阿难！善来！阿难！世尊的侍者，善解世尊之意，常被世尊之所称誉，以及诸位有智的梵行人之所称叹的。我现在问贤者阿难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诸娑罗树（坚固树）都会敷放妙香，犹如天花一般。贤者阿难！到底是那一位比丘能起发（增辉）此牛角娑罗林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尊者舍梨子！如果有一位比丘，乃为广学多闻，守持而不忘，都积聚博闻。所说之法，都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而具足清淨，显现梵行的人，则像如是的对于诸法广学多闻，翫习至千（研习不厌），而至于其意所观的，则唯为明见深达，他所说之法，简要而捷疾，与正法相应，而欲断诸结的话，则，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增辉）此牛角娑罗林的。」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离越哆！贤者阿难比丘已说其所随知之事了，我现在问贤者离越哆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诸娑罗树都敷放妙香，有如天花那样。贤者离越哆！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

尊者离越哆回答说：「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非常的乐于燕坐，使内心已行止息，不废坐禅，成就于观，常好于闲居，喜欢于安静之处的话，则，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的。」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阿那律陀！贤者离越哆比丘已说随其所知的了，我现在再问贤者阿那律陀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诸娑罗树都敷放妙香，有如天花那样。贤者阿那律陀！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

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尊者舍梨子！如果有一位比丘，已逮得天眼，成就天眼，对于千世界，他则以少方便，就能在于须臾之间，尽得看见。尊者舍梨子！犹如目的人（明眼人），住在于高楼之上，对于在下面的露地，有千的土塹，他乃以少方便，则能在于须臾之间，尽得看见。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如有比丘逮得天眼，成就天眼，对于千世界，他则能以少方便，而在于须臾之间，尽皆看见。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就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又问而说：「贤者迦旃延！贤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说其随所了知之事了，我现在再问贤者迦旃延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夜间有明月，诸娑罗树都皆敷放妙香，有如天花那样。贤者迦旃延！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

尊者大迦旃延回答说：「尊者舍梨子！犹如二位比丘法师，共论甚深的阿毘昙（无比法，胜法），他们所问之事，都喜解而悉知，回答也无碍，说法都才辩而敏捷。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就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尊者大迦叶！贤者迦旃延比丘，已说其随所了知之事了，我现在又问尊者大迦叶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诸娑罗树都皆敷放妙香，有如天花那样。尊者大迦叶！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

尊者大迦叶回答说：「贤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自己为无事，而称说无事，自己有少欲，而称说少欲，自己有知足，而称说知足，自己乐在于远离处独住，而称说乐在于远离处独住，自己修行精勤，而称说修行精勤，自己立于正念正智，而称说

正念正智，自己得定，而称说得定，自己有智慧，而称说智慧，自己的诸漏已尽，而称说诸漏已尽，自己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而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贤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又问说：「贤者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已说其随所了知之事了，我现在再问贤者目犍连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诸娑罗树都皆

敷放妙香，犹若天华那样。贤者目捷连！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

尊者大目捷连回答说：「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他有大如意足（大神通），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有自在无量的如意足。他行其无量的如意足，变一为众，合众为一，一则住于一，有知而有见，能彻过石壁，有如对于虚空，无阻无碍，出入于地中，犹如水中，履水乃如大地，而不会陷没，上升于虚空，在那里结跏趺坐，则犹如飞鸟那样。现在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而以手去扞摸，身至于梵天（从此地上，举手抚摩日月，而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就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尊者大目捷连问舍梨子说：「尊者舍梨子！我，以及诸位尊者，各人都已自说其随所了知之事了，

我现在问尊者舍梨子你：此牛角娑罗林，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娑罗树都皆敷放妙香，犹若天华那样。尊者舍梨子！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

尊者舍梨子回答说：「贤者目捷连！如果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能自由指使其心，而不会被心所使）。他如果欲得随所住止，在于中前（午前）游行的话，则他就会住止，而在于中前（午前）游行。他如果欲得随所住止，而在于日中（正午），在于晡时（申时、夕时）游行的话，则他就能住止而在于日中、晡时游行。贤者目捷连！犹如国王、王臣，其衣服乃非常的多，有若干种的杂妙色之衣。他们如果欲得在于中前（午前）穿着的话，就能取而穿着它，他假若欲得在于日中

（中午），或晡时（申时、夕时）穿着的话，即能取而穿着它。贤者目捷连！像如是的，如有比丘随其用而心得自在，而不会随其心之所左右，他如果欲得随所住止，欲得在于中午前游行的话，即他就能住止而在于中午前游行，他假若欲得随所住止，而在于日午中、晡时（申时、夕时）游行的话，即他就能住止，而在于日午中，在于晡时而游行。贤者目捷连！像如是的比丘，就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尊者舍梨子并告诉他说：「贤者目捷连！我，以及诸位贤者，各人都已自说其随所了知的了，贤者

目捷连！我们宁可共和诸位贤者，一同往诣佛所，将刚才所论说的这些事情，向佛报告，就能承佛的启示，而知道在此论说当中，谁的为最善说？」于是，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捷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尊者离越哆、尊者阿难，都同往诣佛所，到后，诸位尊者都稽首佛足，然后都退坐在一边。尊者阿难，也稽首佛足，然后也退住在一边。

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今天贤者目捷连、尊者大迦叶、贤者大迦旃延、尊者阿那律陀，贤者离越哆，贤者阿难，都过了其夜，至于平旦之时，到了我所住的地方来。我遥见诸位贤者之来临后，就由于他们诸贤之故，而说：「善来！贤者阿难！善来！阿难！你是世尊的侍者，能了解世尊之意，常被世尊所称誉，以及诸位有智的梵行人所赞叹的。我现在问贤者阿难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诸娑罗树皆敷放妙香，犹如天华那样。贤者阿难！到底那一类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贤者阿难，就回答我而说：『尊者舍梨子！如果有比丘，为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其讲说法时，则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是具足清静，而显现梵行。像如是的，对于诸法，乃广学而多闻，翫习至千（学习不厌），其意所惟观的，乃为明见深达。他所说

之法，乃为简要而捷疾，都与正法相应，而欲断诸结。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世尊赞叹而说：「善哉！善哉！舍梨子！实在是如阿难比丘所说的。为甚么呢？因为阿难比丘乃成就多闻之故。」

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贤者阿难像如是而说后，我就再问而说：『贤者离越哆！贤者阿难比丘已说其随所了知之事，我现在再问贤者离越哆你：此牛角娑罗

林乃甚为可爱乐的地方，夜间有明月之出现，诸娑罗树都皆敷放妙香，犹如天华那样。贤者离越哆！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贤者离越哆即回答我而说：『尊者舍梨子！如有比丘，乐于燕坐，内心已行止息，不废弃其坐禅，成就于观，常好于闲居，喜乐于安静之处的话，则舍梨子尊者！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世尊赞叹说：「善哉！善哉！舍梨子！诚如离越哆比丘所说的。为甚么呢？因为离越哆比丘乃为常乐于坐禅。」

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贤者离越哆，作如是之说后，我又问而说：『贤者阿那律陀！贤者离越哆比丘已经说其随所了知之事了，我现在又问贤者阿那律陀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的地方，夜间有明月之出现，诸娑罗树都皆敷放妙香，犹若

天华那样。贤者阿那律陀！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贤者阿那律陀就回答我而说：『尊者舍梨子！如有比丘，能速得天眼，成就天眼，对于千世界，他即略施少方便，就能在须臾之间尽见其一切。尊者舍梨子！犹如有明目的人，住在于高楼上，在下面的露地里有千的土塹，他即以少方便，就能在须臾之间尽见其事那样。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如有比丘，速得天眼，成就天眼，对于千的世界，略施微少的方便，须臾即能尽见其事。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就能起发这牛角娑罗林。』」

世尊赞叹说：「善哉！善哉！舍梨子！如阿那律陀比丘所说的那样。为甚么呢？因为阿那律陀比丘乃成就天眼了。」

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贤者阿那律陀说如是之语后，我又问而说：『贤者迦旃延！贤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说其随所了知之事了，我现在又问贤者迦旃延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之出现，诸娑罗树都皆敷放妙香，有如天华那样。贤者迦旃延！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贤者迦旃延就回答我而说：『尊者舍梨子！犹如二位比丘法师，共论甚深的阿毘昙那样，他们所问之事，都能善解悉知，回答时也无碍，说法都辩捷。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

此牛角娑罗林。』」

世尊赞叹说：「善哉！善哉！舍梨子！如迦旃延比丘所说的。为甚么呢？因为迦旃延比丘，乃为分别法师（善于详细分别解说的法师）之故。」

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贤者迦旃延作如是之说后，我又问说：『尊者大迦叶！贤者迦旃延比丘已说其随所了知之事，我现在又问尊者大迦叶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的出现，诸娑罗树都皆敷放妙香，有如天华那样。尊者大迦叶！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尊者大迦叶就回答我而说：『贤者舍梨子！如有比丘，自己能无事，而称说无事，自有少欲，而称说少欲，自有知足，而称说知足，自乐在于远离处独住，而称说乐在于远离处独住，自修行精勤，而称说修行精勤，自立正念正智，而称说自立正念正智，自得定，而称说自得定，自有智慧，而称说智慧，自己的诸漏已尽，而称说诸漏已尽，自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而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贤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就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的。』」

世尊赞叹说：「善哉！善哉！舍梨子！如大迦叶比丘所说的那样。为甚么呢？因为迦叶比丘乃常行无事之故。」

尊者舍梨子白佛说：「世尊！尊者大迦叶作如是之说后，我又问而说：『贤者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已说其随所了知之事了，我现在又问贤者目犍连你，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夜间有明月的出现，诸娑罗树也都尽皆敷放妙香，有如天华。贤者目犍连！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呢？』贤者大目犍连就回答我而说：『尊者舍梨子！如有比丘，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能自在的行无量的如意足。他行无量的如意足，而能变一为众，合众物而为一物，一则住于一，有知而有见，能彻过石壁，有如在空中那样的无碍，出入于地中，则犹如入于水中那样，履水乃如在地面行走而不会陷没，上升于虚空，而能在那里结跏趺坐，有如飞鸟那样。现在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他乃能以手去扞摸，借之而身至于梵天。尊者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世尊赞叹说「善哉！善哉！舍梨子！如目犍连比丘所说的那样。为甚么呢？因为目犍连比丘，乃有大如意足之故。」

于是，尊者大目犍连，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说：「世尊！我和诸位尊者说如是之语后，便向尊者舍梨子而说：『尊者舍梨子！我及诸尊，都已各自说其随所了知之事了。我现在要问尊者舍梨子您：此牛角娑罗林，乃甚为可爱乐、

夜间有明月的出现，诸娑罗树也都尽皆敷放妙香，有如天华那样。尊者舍梨子！到底那一种比丘，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呢？』尊者舍梨子即回答我而说：『贤者目犍连！如有比丘，能随其所愿而用心自在，而不会随其心所转，他如欲得随所住止，在于中午前游行，即他就能住止，而在于中午前游行，他如果欲得随所住止，而在于日中（中午），或在于晡时（申时，夕时）游行时，即他就能住止，而在于日中，在于晡时游行。贤者目犍连！犹如国王、王臣，其衣服乃非常的多，有若干种的杂妙色衣，他如果欲得在于中前（午前）穿着的话，就能取而穿着它，他如欲得在于日中（中午），或晡时穿着的话，就能取而穿着它。贤者目犍连！像如是的，如有比丘，能随其所愿而用心自在，而不会被其心随所辗转，他如欲得随所住止，而在于中午前游行，即他就能住止，而在中午前游行，他如欲得随所住止，而在于日中（中午），或在于晡时（申时、夕时）游行，即他就能住止，而在于日中（中午），或晡时游行。贤者目犍连！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世尊赞叹说：「善哉！善哉！目犍连！诚如舍梨子比丘所说的。为甚么呢？因为舍梨子比丘乃能随用其心而自在之故（能使心，而不会被心所转。）」

于是，尊者舍梨子，即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而向佛，而白佛说：「世尊！我，及诸位贤者，作如是之说后，我又告诉目犍连贤者说：『贤者目犍连！我，以及诸贤，都已各自说其随所了知之事。贤者目犍连！我们宁可共和诸贤，往诣佛所，去向佛表白刚才所论的此事，就能得以知道谁最为善说的了。』世尊！我们当中，到底是谁最为善说的呢？」

世尊回答说：「舍梨子！你们所说的，一切都皆为善。为甚么呢？因为这些诸法，都是尽述我所说的。舍梨子！且听我所说，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舍梨子！如果有比丘，随所依住于城郭村邑，他们过夜至于平旦，着衣持钵，入村去乞食，而善守护其身，善收敛其诸根，善立其念。他乞食已毕，过日中后，收举其衣钵，澡洗其手足，以尼师坛（座具）着在于肩上，或者至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或者至于空安静之处，敷其尼师坛，而结跏趺坐，而愿不解其结跏趺坐，乃至漏尽。他便不解其结跏趺之坐，乃至漏尽。舍梨子！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起发此牛角娑罗林。」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阿那律、难提、金毘罗三人，住在于牛角娑罗林中，佛往问之，各人都说安隐，并说人上之法，佛陀乃赞许他们。此时长鬼天们，乃展转赞叹，其声乃彻至于梵天。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那摩提瘦（那提迦国），住在于提祁精舍（为一栋天所造的精舍）。

那时，世尊过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那摩提，去行乞食。令事完毕，在于中午之后，即往诣牛角娑罗林。

那时，牛角娑罗林里，有三位族姓子，共在于其中而住，为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乞食耐辱、不避寒暑第一）、尊者金毘罗（独处静坐、专意念道第一）是。诸位尊者们，所行的就是如是！如果他们在乞食后，已先还回的话，便要敷床汲水，要提出洗足之器，要安洗足的鬘子，以及拭脚之巾，也应准备水瓶、澡罐。如果所乞的食物，能尽食的

话，便尽吃食，假若有残余的话，就盛在器里，而盖覆安放。食讫后，就收钵，澡洗手足，将尼师坛（坐具）着在于肩上，而入室去燕坐。如果那些出去乞食的比丘，有人后还的话，则能尽食的，也都尽食。假若不足的话，就取前留的余食，食到饱足为止。如果有余的话，便倒泻在于净地，以及无虫的水中。将其食器，净洗拭后，举放在一边，然后收卷床席，拾起洗足的鬘子，收拾拭脚之巾，举放洗足之器，以及水瓶、澡罐。维之而扫洒食堂，将粪秽之物净除之后，就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坛着在于肩上，进入室内去燕坐。诸位尊者等至于晡时（申时，夕时），如果有比丘先从座起来的话，看见水瓶、澡罐都空无有水时，就持之而去取水。如果自己能够抬举得起的话，便举持而来，而安着在于一边。假如不能胜举的话，就便以手招一位比丘来，两人共举，持放在一边，各不相谈话，各不相问。诸位尊者们，都经五天集在一处，或者互相说法，或者作神圣的默然。

于是（此时），守林的人，遥见世尊之来到，便逆呵止而说：「沙门！沙门！不可进入此林内！为甚么呢？因为现在于此林中，有三位族姓子，所谓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毘罗是。他们如果看见你时，或者有不可（可能会打扰他们，故不会欢迎你）。世尊告诉他说：『你这位守林的人！

他们如果看到我的话，必定会可，不会不可的。』于是（同于此时），尊者阿那律陀，乃遥见世尊之到来，就呵责那位守林的人说：「你这位守林人！不可呵责世尊！你这位守林人！不可呵责善逝为甚么呢？因为是我们的世尊之来临，我们的善逝之降临啊！」

尊者阿那律陀说后，就出去迎接世尊，就为佛摄收衣钵。尊者难提乃为佛敷床，尊者金毘罗则为佛取水。

那时，世尊洗其手足后，就坐在那位尊者所敷的座席，坐后，垂问而说：「阿那律陀！你常安隐，无所缺乏吗？」尊者阿那律陀白佛说：「世尊！我乃常安隐，并没有所缺乏的。」世尊又问说：「阿那律陀！你是怎样的安隐，而无所缺乏的呢？」

尊者阿那律陀白佛说：「世尊！我曾作如是之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所谓我乃能与像如是的修梵行的人共行在一起。世尊！我常向诸位修梵行的人，行慈身之业，不管是见与不见（不管是明显，或者是隐密），都平等没有异。也行慈口之业，以及行慈意之业，不管是显见，或者是隐密不见的，都平等而没有差别。世尊！我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自舍自己之心，去追随诸位贤者们之心。我便自舍自己的私心，而随和诸位贤者们的心，我并未曾有一不可意之心。世尊！像如是的，我乃恒常的安隐，并没有所缺乏。」佛陀其次，就问尊者难提，其回答也是如是。又问尊者金毘罗而说：「你是否恒常的安隐，无所缺乏吗？」尊者金毘罗白佛说：「世

尊！我乃恒常的安隐，并没有所缺乏。」佛陀问而说：「金毘罗！你是怎样的安隐，而无所缺乏的呢？」

尊者金毘罗白佛说：「世尊！我曾作如是之念：我有善利，有大功德，所谓我能和如是的修梵行的人共行。世尊！我常向他们那些梵行者行慈的身业，不管是显见之事，或者隐秘而不见之事，都平等而没有异。我也行慈的口业，也行慈的意业，不管是显见，或者是隐秘而看不见，都平等无异。世尊！我乃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自舍自己的心，去随和诸位贤者们之心。我便自舍自己的心，去随和诸贤者们的心，我未曾有一不可意之心。世尊！像如是的，我乃恒常的安隐，并没有所缺乏。」

世尊赞叹他说：「善哉！善哉！阿那律陀！像如是的，你们乃能恒常的共为和合，安隐而无诤，一心一师，合一水乳（同为一心，同行一师之法，有如合一的水乳）。颇得上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吗？（达到此超越人法的殊胜最上知见，而安住吗？）」

尊者阿那律陀白佛说：「世尊！像如是的，我们乃恒常的共为和合，安静而无诤，一心一师，合为一水乳，而得上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的。世尊！我们乃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世尊！像如是的，我们乃恒常的共为和合，安隐而无诤，一心一师，合为一水乳，得上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

世尊赞叹而说：「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舍弃此住止，而超过于此，而度过于此，是否更有余人，能得上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吗？」

尊者阿那律陀白佛说：「世尊！舍弃此住止，而超过于此法，度过于此法，而更又有其余的人，能得上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的。世尊！我的心与慈俱在，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与慈俱在，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与喜，也同一道理。而心与舍俱在。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世尊！舍弃了此住止，而超过于此法，而度过于此法，所谓更有此余人，而得上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的。」

世尊赞叹他说：「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舍弃此住止，超过于此，度过于此之外，是否更有其余的得达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之法吗？」

尊者阿那律陀白佛说：「世尊！舍弃此住止，超过于此，度过于此之外，更又有其余的得达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的住止的。世尊！我们度一切色想，乃至得达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其中。世尊！舍弃此住止，超过于此，度过于此之外，所谓更有此余人，得达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的。」

世尊赞叹而说：「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舍弃此住止，超过于此，度过于此之外，是否更有其余的得达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的吗？」

尊者阿那律陀白佛说：「世尊！舍此住止，超过于此，度过于此之外，更有其余的得上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的。世尊！我们得证如意足、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天眼通），诸漏已尽，而得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舍此住止，过于此，于此之外，所谓更有此余的得达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之住止的。」

世尊赞叹说：「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舍此住止，过于此，度于此之外，是否更有其余的得达人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吗？」

尊者阿那律陀白佛说：「世尊！舍弃此住止，而超过于此，度过于此之外，已更没有其余的得达人

上之法，而有差降安乐住止的了。」

于是，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诸位族姓子之所游行的境地，乃为安隐快乐，我现在宁可为他说法。世尊作此念后，就为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毘罗们说法，而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们说法，劝发他们更起渴仰，成就究竟的欢喜后，就从座位起而回去。于是，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毘罗们，就奉送世尊，随着其近远之处，然后便还回住处。

尊者难提、尊者金毘罗称叹尊者阿那律陀说：「善哉！善哉！尊者阿那律陀！我们始终并不听过尊者阿那律陀您说过如是之义。说我们有如是的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之事。然而尊者阿那律陀您，乃尽向世尊，极为称誉我们的成就。」

尊者阿那律陀也赞叹尊者难提、金毘罗而说：「善哉！善哉！尊者们！我也是同样的，在初始之时，未曾从诸位贤者之处听过：尊者们有如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之事。然而我乃长夜以心而知道尊者们之心（积我久来的灵感，而知道的）。知道尊者们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因此之故，我乃向世尊作如是如是的报告的。」

于是（在于此时，有一位），长鬼天（长药叉），其形体极为妙好，光明巍巍，在于夜将向于旦晨之时，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裒白世尊说：「大仙人！诸跋耆族的人，能获得大善利了，所谓现在有世尊，以及三位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难提、尊者金毘罗，在于此地啊！」地神（地居天）从长鬼天听到其所说，也放高大的音声而说：「大仙人！诸跋耆人能得大善利了，所谓现在有世尊，以及三位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毘罗住在于此之故。」从地神听到其声音，则虚空天（空居天）、四王天（第一层天）、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兜率哆天（知足天，第四层天）、化乐天（第五层天）、他化乐天（第六层天）等诸天也同样的发出音声，在须臾之顷，其声乃彻至于梵天（色界天），都这样的说：「大仙人！诸跋耆人能得大善利了，所谓现在有世尊，以及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毘罗在于此处之故！」

世尊垂告说：「如是！如是！长鬼天！诸跋耆人已得大善利了，所谓现在有世尊及三位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毘罗在于此处。长鬼天！地神们听到你的声音后，便放出高大的音声而说：『大仙人！诸跋耆人已得大善利，所谓现在有世尊及三位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毘罗在此之故。』从地神处听其声音后，继之而虚空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哆天、化乐天、他化乐天等天也同样的放出同样之声，在须臾之间，其声响彻而至于梵天，都为这样之声：『大仙人！诸跋耆人，能得大善利，所谓现在有世尊，及三位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难提、金毘罗在此之故。』长鬼天！如果其三族家，对于此三位族姓子之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去出家学道，而其三族家，能忆此三族姓子之所因、所行的话，他们也就能够于长夜得大善利，安隐快乐的（对此三位族姓子生起净信而忆念不忘的话，就能由于此，而永远得到大善利，而安隐快乐。）

如果那些村邑，以及天、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能忆此三族姓子之所因、所行的话，他们也同样的长夜能得大利饶益，安隐快乐。长鬼天！此三位族姓子，乃有如是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此三位族姓子，以及长鬼天，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应当要以眼知色、耳闻声之二事，去求解于如来，正知于如来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的剑摩瑟县，拘楼国的都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缘于其意，而不知他心如真（不如实而知他心）的话，则他对于世尊的正尽觉，乃不始知（不能知）。这怎么能求解于如来之法呢？」（怎么能了解佛法呢？）

这时，诸比丘白世尊说：「世尊为法之本，世尊为法之主，法乃由世尊而证的，唯愿世尊解说！我们听后，得以广知其义。」佛陀便告诉他们说：「比丘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作详细分别解说。」这时，诸比丘们，乃受教而听。

世尊告诉他们说：「如果缘于其意，而不能了知他心如真的话，应当要以二事去求解如来。第一就是眼知色，第二就是耳闻声（所谓由眼睛和耳朵来识别了知如来之法）。如有秽污之法，而被眼与耳所知之法，这是那位尊者所有，或者为无的呢？如

寻求时，就会知道所有的秽污之法，被眼与耳所知之法，乃为那尊者所没有的。如果没有此法的话，当应再寻求。如有杂法，为眼与耳所知之法，这是那位尊者所有的呢？或者为没有的呢？如果寻求时，就会知道所有的杂法，为眼与耳所知之法，此法乃那位尊者所没有的。如果没有此法的话，就应当更寻求。如果有白净之法，为眼与耳所知之法，这法为那尊者所有呢？或者为无呢？如寻求时，就会知道所有的白净之法，为眼与耳所知之法，这种法，乃为那位尊者保有之法。如有此法的话，当应一再的寻求。那位尊者为长夜行持此法，或者是暂行此法呢？如寻求时，就会知道那位尊者都长行此法，并不是暂行此法。如为常行的话，当应一再的更求。那位尊者是否为了名誉而作的呢？或者是为了利义而入于此禅的呢？或者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利义而入于此禅的呢？如寻求时，就会知道那位尊者非为灾患之故，而入于此禅的（其意为：这位尊者比丘，有好的名誉，然而是否会有其灾患吗？是不会存有任何的灾患的。经文过于略，而致其义有些不同）。

如果有作如是之说：『那位尊者乐于行，而非恐怖，离欲而不行欲，欲已灭尽的了。』便应该问他而说：『贤者！您到底有甚么行？有甚么力？有甚么智？能使贤者您自己正观而作如是之说呢？所

谓：那位尊者乐于行，而非恐怖，离欲而不行欲，其欲已灭尽了呢？』他如果作如是之答：『贤者！我并不知道其心，也不知其余之事的。然而那位尊者或者独住之时，或者在大众当中，或者在集会时，或者有善逝，或者为善逝所化，而为宗主，由于食，而可以见到那位贤者。我乃不是自己知道的，我乃从那位尊者所闻，而在于其面前谘受这样的：我乃乐于行，而非恐怖，离欲，而不行欲，欲都已灭尽了。贤者！我有这种行，有这种力，有这种智，使我自己能正观而作如是之说：那位尊者乃乐于行，而不是恐怖，离欲，而不行欲，其欲都已灭尽了。』如果这样说的话，就中，就应当再问其有关于如来之法，所谓：

如有秽污法，而被眼与耳所知之法，有彼处（在于如来之处），对于此法，是否灭尽而无余了吗？如有杂法，而被眼与耳所知之法，有彼处（在于如来之处），此法是否灭尽而无余了吗？如有白净之法，有彼处（在于如来处），此法是否灭尽而无余吗？如来为他回答而说：『如有秽污之法，为眼与耳所知之法，有彼处（在于如来处），对于此法，已灭尽无余了；如有杂法，为眼与耳所知之法，有彼处（在

于如来处），此法乃灭尽而无余；如有秽污之法，为眼与耳所知之法，如来对于此法已灭断，而拔绝其根本，终究不会再复生；如有杂法，被眼与耳所知之法，如来对于此法，已灭断而拔绝其根本，终究不会再复生；如有白净之法，而被知之法，像如是之法，正为我白净之法（我就是如是的白净的），像如是就是我的境界，像如是为之沙门，我乃如是而成就此正法与律。』

有信心的弟子，往见如来，奉侍如来，从如来而闻法。如来乃为他说法，为上又上之法，妙而又妙之法，善除黑白之法（南传为黑白兼备之法）。如来为他说法，说上而又上之法，妙而又妙之法，善除黑白之法的话，则如是如是的听其法后，就知断一法，对于诸法能得究竟，而净信世尊，会信那位世尊为正尽觉的。

又应问他而说：『贤者！到底有甚么行，有甚么力，有甚么智，而使贤者知断一法，对于诸法得证究竟，净信世尊，信那位世尊为正尽觉呢？』他乃作如是之回答而说：『贤者！我乃不知世尊之心，也非由余事而知的，我乃由于对于世尊有如是之净信，世尊曾为我说法，说那上而又上，妙而又妙，善除黑白之法。贤者！如是如是的，世尊为我说法之故，我乃如是如是而听闻其法，如来为我所说之法，乃为上而又上，妙而又妙，善除黑白之法。像如是如是的，我听闻其法后，知断一法，对于诸法乃得究竟，而净信世尊，信那位世尊为正尽觉的。贤者！我乃有如是之行，有如是之力，有如是之

智，使我知断一法，对于诸法得证究竟，净信世尊，信那世尊为正尽觉的。』如果有此行，有此力，深着于如来（抓住如来而不放），信根已建立的话，就是所谓的信见本不坏，与智相应（坚固的信，以见为本的信）。所有的沙门、梵志、天，以及魔、梵，和其余世间，都不能取夺。像如是的求解如来，像如是的正知如来。」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舍经卷第四十八完

## 中阿舍经卷第四十九

第五一日诵名后诵：（有三品半，合有三十六经）

说智阿夷那 拘楼明圣道 东园论小空 大空最在后

（说智经 阿夷那经 在拘楼的明圣道经 在东园论小空经 大空经最为在于后）。

一八七、说智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有关于与梵行已立者的问答法。所谓若有自称已得漏尽的人的话，就当受其说而奉行，并作如是之间：如来说(1)五盛阴、(2)四食（抔食、更乐、意念、识等食）、(3)四说（见见、闻闻、识识、知知）、(4)内六处、(5)六界、(6)内识外相诸一切我、我所、慢使、断知之法，要云何知？云何见？如果是梵行已立的漏尽比丘，应作如是之答：(1)五盛阴是无常变易之法，如离而不可染着，就会得知无所取，为漏尽心解脱。——作答而至于(6)，故发心出家，而修禁戒，断十恶业乃至断五盖、心秽、秽用，而得漏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位比丘来向你说他已得到的智慧（所得之智）而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都已办，不再更受后有，知如真。』的话，你们听到后，应当要赞为善，为然可（欣然纳受），要欢喜奉行。为善，为然，而可于彼，而欢喜奉行后，就应当又问那位比丘而说：『贤者！世尊曾说五盛阴（五取阴）；所谓色盛阴、觉（受）、想、行、识等盛阴。贤者！要怎样而知，怎样而见此五盛阴，而得以知道为无所受（不执取），而知为漏尽，而知为心解脱呢？』」

漏尽的比丘，已得知梵行，已立法的人，应该要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色盛阴并不是果，

为空虚，而不可以欲，不为恒有，不可以倚，为变易之法，我所知的就是如是。如果对于色盛阴有欲，有染、有着、有缚、有缚着使的话，他就会尽除而为无欲，而消灭，而息止，就这样的得知为无所受（不执取），漏已尽，而心解脱。像如是的对于觉（受）、想、行、识等盛阴，都知道为非果，为空虚，而不可欲，不是恒有，不可倚，为变易之法，我所知的就是如是。如果对于识等盛阴（包括受想行）有欲，有染、有着、有缚，而缚着使的话，他就会把它除尽，而无欲，而消灭，而息止，这样的得知为无所受（不执取），而漏尽，而心解脱。诸位贤者！我乃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此五盛阴，而得知为无所受，而漏尽，而心解脱。』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而建立法的话，就应如是而回答！你们听后，当为善，而然可，而欢喜奉行。为善，而然可，而欢喜奉行后，当又作如是的问那位比丘：

『贤者！世尊曾说有四种食。众生都以此，而得以保存长养的。那四食呢？第一叫做抔食粗细（段食，物质的饮食物，可分为多少餐次段落），第二叫做更乐食（触食，根、境、识之三和合而生之诸触，对所取之境而生喜乐等为资益心），第三叫做意念食（思食，于第六意识思所欲之境，而生希望之念，以资诸根），第四叫做识食（有取识执取身心，众生的生命才能维持），贤者！要怎样知，怎样见此四种食，得以知道无所受，而漏尽，而心解脱呢？』

漏尽的比丘，已得知梵行，已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我对于抔食，意已不高、不下，不倚、不缚，不染、不着，得解、得脱，尽得解脱，心已离开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已不再更受后有身，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解脱）。像如是的，对于更乐食（触食）、意念食、识食等食，都同样的已不高、不下，不倚、不缚，不染、不着，而得解、得脱，而尽得解脱，心已离开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诸位贤者！我乃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此四食，而得知己无所受，已漏尽，而心解脱。』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已建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的回答！

你们听后，当为之善，而然而可，都应欢喜奉行。赞叹为善，为然而可他，而

欢喜奉行后，就应当要如是而问那位比丘而说：『贤者！世尊曾说四说，那四说呢？第一叫做见见说，第二为闻闻说，第三为识识说，第四为知知说。贤者！到底要怎样去知，怎样去见此四种说，而得知为无所受，而漏尽，而心解脱呢？』

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已建立法的话，就应作如

是的回答：『诸位贤者！我对于见见之说（于所见，说所见），已经不高、不下，不倚、不缚、不染、不着，而得解、得脱，而尽得解脱，心已离开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像如是的，对于闻闻（于所闻，说所闻）、识识（于所识，说所识），知知说（于所知，说所知），都已不高、不下，不倚、不缚、不染、不着，而得解、得脱，尽得解脱，心已离颠倒，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诸位贤者！我乃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此四种说，而得知无所受，而漏尽，而心解脱。』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已建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的回答！

你们听后，应当要为善，而然可，而欢喜奉行。为之善而然可，而欢喜奉行后，就应该要再作如是的问那位比丘：『贤者！世尊曾说内六处，所谓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是。贤者！到底要如何而知，如何而见此内六处，而得知无所受，而漏尽，而心解脱呢？』

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已建立法的话，就应该要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我对于眼根，以及眼识，和被眼识所知之法，都已俱知，此二法都已完全知道。诸位贤者！如果眼根，以及眼识，和被眼识所知之法之乐，都已尽，他对于此，已尽为无

欲、消灭、息止，而得知无所受，而漏尽，而心解脱。像如是的，那些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等，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意根，以及意识，和被意识所知之法，都已俱知，此二法都已完全知道。诸位贤者！如果意根，以及意识，和被意识所知之法之乐都已尽，他对于此，已尽而无欲，而消灭，而息止，而得知无所受，而漏尽，而心解脱。诸位贤者！我乃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此内六处，而得知无所受，而漏尽，而心解脱。』漏尽比丘得知梵行，而已建立法的话，就应该要作如是的回答！

你们听后，应当要以为善，而然可，而欢喜奉行。善然而可他，而欢喜奉行后，就应该再作如是的问那位比丘而说：『贤者！世尊曾说六界，所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是。贤者！到底要怎样知，怎样见此六界，而得知无所受，漏尽，而心解脱呢？』

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已建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的回答：『诸位贤者！我不以此地界见做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地界所有，地界并不是神我（指心灵）。然而谓三受（苦、乐、舍）乃依地界而住，为识使之所著（被心之住着、执持）的，他都已尽而无欲，而消灭，而息止，而得知无所受，漏尽而心解脱。像如是的，那些水界、火界、风界、空界，也是同样的道理。而识界，乃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识界之所有，识界也不是神我（心灵），然而谓三受（苦、乐、舍）乃依识界而住，而识使所著的 he 都已尽，已无欲，已消灭，已息止，而得知无所受，漏尽而心解脱。诸位贤者！我乃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此六界，而得知无所受，漏尽而心解脱。』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的回答！

你们听后，就当为善而然可，而欢喜奉行。为善而然可他，欢喜而奉行后，当又作如是的问那位比丘而说：『贤者！到底要如何而知，如何而见此内身共有之识，以及外之诸相，一切之我、我所作，和慢使之断知，而拔绝根本，终究不会再予复生呢？』

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已建立法的话，就应作如是的回答而说：「诸位贤者！我本来还未出家学道之时，乃厌生老病死、啼泣困苦、愁戚忧悲，而欲断除此大苦阴。诸位贤者！我厌患之后，曾作如是之观：在家乃为极为狭窄，为尘劳之处；出家学



道，则为发露旷大。我现在乃为在家，都被锁所锁，不得尽形寿去净修梵行，我宁可舍弃少财物，以及多财物，舍弃少亲族，以及多亲族，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去出家学道。诸位贤者！我就在于后来之时，舍弃少财物，以及多财物，舍弃了少亲族，以及多亲族，而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诸位贤者！我出家学道，舍弃在家的族相之后，受比丘之要（规约），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别解脱，比丘戒），又一再的善摄威仪礼节，看见纤芥之罪，也常怀怖畏之心，而受持学要（守学其规戒）。

『诸位贤者！我乃离杀生 断杀生，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我对于杀生一事，已净除其心。其次，我乃离开不与取（离偷盗），斯除不与取，人与，然后乃敢取，乐于人与而取，而常好布施，欢喜无吝，不望其回报，我对于不与而取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也离开非梵行，斯除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静而无秽，离欲而断淫，我对于非梵行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也离开妄言，断除妄言，都说真谛之言，乐于真谛，住于真谛，而不移动，一切都可信用，不会欺诳世间，我对妄言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乃离开两舌，断除两舌，行不用两舌之语，不破坏他人。不会在此闻，而去对于其对造说，不会欲破坏于此；不会听彼之语，而对于此人而说，而欲破坏彼。我乃对于欲离的人，就欲他们之和合，和合的人，则使其欢喜，而不作群党，不乐于群党，不称赞群党，我对于两舌之事，已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乃离开粗言，断除粗言。如有所言之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人所不喜、众人所不爱、使他人会苦恼，令人不能得到安定其心的，我乃断除像如是之言。如果有所说的，都是清和柔润，都是顺耳而入于人心的令人可喜可爱，使他人能安乐，言声具了，而不使人怖畏，令他人得到安定的，我都是说如是之语，我对于粗言，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绮语，断除绮语，所说的都是适时之说，真实之说，依法而说，依义而说，止息之说，乐止息诤之事，顺时而得宜，善教而善于呵责，我对于绮语之事，已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已离开治生（俗家的生意），断除治生，弃舍那些称量，以及斗斛，也不接受货物，不缚束他人，不望折斗量，不为了小利而去侵欺他人，我对于治生之事，已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已离开接受寡妇、童女，已经断除纳受寡妇、童女，我对于纳受寡妇、童女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纳受奴婢，断除纳受奴婢，我对于纳受奴婢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纳受象、马、牛、羊，已断除受象马牛羊，我对于受象马牛羊之事，已经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受鸡、猪，已断受鸡猪，我对于受鸡猪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受田业、店肆，已断受田业、店肆，我对于受田业、店肆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受生稻、麦、豆，已断受生稻、麦、豆，我对于受生稻、麦、豆之事，已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已离开饮酒，已断除饮酒，我对于饮酒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高广的大床，已断除高广的大床，我对于高广的大床，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华鬘、瓔珞、涂香、脂粉，已断除华鬘、瓔珞、涂香、脂粉，我对于华鬘、瓔珞、涂香、脂粉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已经断除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我对于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离开纳受生色像宝，已断除纳受生色像宝，我对于受生色像宝之事，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离开过中午之食，已经断除过中午之食，每日只一食，不吃夜食，而学时食（不非时食），我对于过中午之食，已净除其心。

诸位贤者！我已经成就此圣戒之身，又行知足之行，对于衣，乃取以覆在形体之需，食乃取以充此身躯而已。我所往的地方，都将衣钵自随于身，并没有甚么顾恋，犹如鴈鸟之和牠的两翅都俱飞翔于空中那样，我也是同样的。诸位贤者！我已成就此圣戒身，以及极为知足，又能守护诸根，常念于闭塞，念欲于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欲起

意。如果眼根看见色相时，然而并不纳受其相，也不会味着其色。所谓可能有忿诤之流入之故，而守护眼根，心中并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之法。由于趣向于其道之故，而守护眼根。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如果意根知道法境时，然而也不纳受其相，也不会味着于法。所谓可能有忿诤之流入之故，而守护意根，心中并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之法。为了趣向于此道之故，而守护意根。诸位贤者！我已成就此圣戒身，以及极为知足，而守护诸根，正知其出入，善观而分别。在屈伸低仰，都保持仪容庠序，而善着僧伽梨（大衣），以及诸衣钵。平时的行住坐卧、眠寤语默，都能正知其一切。

诸位贤者！我已经成就此圣戒身，以及极为知足，也成就圣戒而护诸根，而得正知出入。都独住于远离处，在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在山岩石室，或露地穰积之处，或至于林中，或者在于冢间。诸位贤者！我已在于无事处，或者至于树下空安静之处，敷一尼师檀，而结跏趺之坐，而正身正愿，反念而不向外奔流，所除贪伺，内心并没有诤。看见他人的财物，以及诸生活之具，都不起贪伺，都不欲令我得，我对于贪伺，已净除其心。像如是的，那些瞋恚、睡眠、掉悔，也是同样的道理。已断疑度惑，对于诸善法，已没有半点的犹豫，我对于疑惑，已净除其心。诸位贤者！我已经断除此五盖，断除心秽、慧羸，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证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诸位贤者！我已得如是的定心清静，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而趣向于漏尽通智作证（向于漏尽通）。

诸位贤者！我知此苦如真（如实而知道一切都是苦），知道此苦之集（如实而知道苦的来源，烦恼之集汇），知道此苦之灭（如实而知道苦灭即寂静，则为寂灭而解脱），知道此苦之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向于消灭苦之道，也就是入正道）。知道此为漏，知道此漏之集，知道此漏之灭，知道此漏之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漏的四圣谛）。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欲、有、无明之三漏都解脱），解脱后，便知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

诸位贤者！我如是而知，如是而见，我的内身之有识，以及外境之种种诸相，一切之我、我所行，和慢使都断知，都拔绝根本，终不再复生。漏尽的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的人，就应作如是之回答！你们听后，应当为善，为然，而可，而欢喜奉行。为善而然可他，欢喜而奉行后，应当又要如是的对那位比丘说：『贤者！你初说时，我们都已为可，而意欢喜了。然而我们乃欲从贤者之上又上，而求智慧应答之辩才，由于此之故，我们乃从贤者请问，而一再的请问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八、阿夷那经第二（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由于异学阿夷那之故，而为诸比丘略说知法、非法、义、非义，使后学能如法如义。诸比丘往诣阿难，请其广释阿难乃说邪见，乃

至邪智为非法，因此而生不善的恶法为非义。正见等为法，由之而生之善法为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东园的鹿子母堂，（位于城之东，为东园。长者弥伽罗，本信外道，后来被其媳毘舍佉所化，而皈依佛。他尝言：「毘舍佉虽然是我的媳，然而实为我之母。时人就称誉毘舍佉为弥伽罗之母。弥伽罗译为鹿，故为鹿母。此精舍为毘舍佉所捐献的，故名鹿子母堂」）。

那时，世尊则在于晡时（申时，夕时），从其燕坐起，由堂上而下来。在堂影中，露地而经行，也为诸比丘广说甚深微妙之法。那时，有一位异学，名叫阿夷那，为沙门蛮头（贤人）的弟子。他遥见世尊，从燕坐起，由堂上下来，而在于堂影中的露地经行，而为诸比丘广说甚深微妙的法。异学阿夷那，这位沙门蛮头的弟子，乃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随在佛后而经行。世尊斜顾而问说：「阿夷那！沙门蛮头是否实在思五百人之思（心处）：如果有异沙门、梵志，为一切知、一切见的话，他就自称为我有无余，而知道无余，见其有过咎时，会自称为有过咎吗？」

异学的阿夷那，这位沙门蛮头的弟子，回答而说：「瞿昙！沙门蛮头实在思五百人之思（心处）：如果有异沙门、梵志为一切知，为一切见的话，就会自称为我有无余，我知无余，见其有过咎时，也会自称为有过咎的。」世尊又问而说：「阿夷那！怎样的沙门蛮头，甚思念五百人的思（心念）：如有异沙门、梵志为一切知，为一切见的话，他就会自称为我有无余，我知无余；见其有过咎，就自称为有过咎呢？」

异学阿夷那，这位沙门蛮头的弟子回答说：「瞿昙！沙门蛮头曾作如是之说：或者是行，或者是住，或者是坐，或者是卧，或者是眠，或者是寤，或者是昼，或者是夜，都常为无碍而知见。有时遇逢奔象、逸马、奔车、叛兵、走男、走女；或者行如是之道，而遇恶象、恶马、恶牛、恶狗；或者值遇蛇聚，或者得掷块，或者得杖打，或者堕沟渎，或者堕厕中，或者乘卧牛，或者堕深坑，或者入刺中，或者见村邑而问名问道，见男见女而问姓问名，或者观空舍，或者如是而入于族中，他既入后，而问我说：『尊（贤者）！要从何而行？』（要到甚么地方去？）我回答他而说：『诸位贤者！我乃趣于恶道的。』瞿昙！沙门蛮头，乃作如是之比类的五百思而思，如有异沙门、梵志为一切知，为一切见的话，他就自称为我有无余，我乃知无余，而见其有过咎的。」

于是，世尊乃离开经行处，而至于经行的道头，在那里敷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而坐，而问诸比丘们说：「我所说的智慧之事，你们是否受持吗？」那些诸比丘们，都默然而不回答。世尊又至于再三的问而说：「诸比丘们！我所说的智慧之事，你们是否受持吗？」诸比丘们也至于再三的默然不回答。

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而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世尊为诸比丘们说智慧之说的话，则诸比丘们，从世尊而闻后，当会善予受持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比丘！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圆具的分别而说。」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当会受教而听。」

佛陀又告诉他们说：「大凡有二众，第一种为法众，第二种为非法众。甚么叫做非法众呢？或者有一人，其所行的都是非法，也说非法之法，其徒众也行非法，也说非法之法。那位非法的人，住在于非法之众之前，将自己所知的，而以虚妄之言，并不是真实之法，而显示分别，施設其行，而流布，而次第说法。欲断他人之意之弊恶，而难诘他人，实不可说的。对于正法与律当中，为不可称誉的，而立自己所

知的。那位非法之人就是这样的住在于非法之众之前，自称我为有智慧而普知一切的人。就中如果有如是的说智慧之人的话，就叫做非法众。

甚么叫做法众呢？或者有一人，其所行的为正法，而说正法，其徒众也行正法，也说正法。那位行正法的人住在于行正法之众之前，将自己所知的，不虚妄之言，是真是实之法，都显示分别，施設其行，而流布，而次第而说，欲断他人之意之弊恶，而难诘他人，则可以说的。对于正法当中，为

可称誉，而立自己所知的。那位法的人，住在于法众之前，自称我有智慧而普知一切。就中如有作如是而说智慧之人的话，就为之法众。因此之故，你们当知法与非法，义与非义。知道法与非法，义与非义之后，你们就应当学那些如法与如义。」

佛陀说如是之法后，就从其座位站起，就进入室内去燕坐。于是，诸比丘们，便作如是之念：在座的诸位贤者！当知！世尊只略说此义，并不广分别，就从座起，就入室去燕坐。世尊只说：『因此之故，你们应当知法与非法，知义与非义。知法与非法，知义与非义后，你们就应当学如法与如义。』他们又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当中，到底谁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呢？又作如是之念：尊者阿难，是佛的侍者，会知佛意，常被世尊所称誉，也被诸有智的梵行人所赞叹的，尊者阿难必定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诸位贤者们如共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去请他讲说此义时，假如尊者阿难为我们分别解说的话，我们当会善于受持。

于是，诸比丘们乃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说：「尊者阿难！当知世尊略说此义，并不广为分别解说，就从其座起，就入室去燕坐。世尊只这么说：『你们当知法与非法，义与非义。知法与非法，知义与非义后，

你们就应当学如法与如义。』我们便作如是之念：到底诸贤当中谁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呢？我们又作如是之念：尊者阿难是佛的侍者，能知佛意，常被世尊所称誉，以及诸有智的梵行人所赞叹，尊者阿难能广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唯愿尊者阿难您，为慈愍之故，而为我们广分别解说！」

尊者阿难告诉他们说：「诸位贤者！且听我说譬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后，就能了解其义的。诸位贤者！犹如有人欲得求实（树心），为了求坚固的树实之故，就持斧而进入树林内，他看见大树成根，成茎，和节、枝、叶、华、实。那个人却不触及树根，也不触及其茎、其节、其实，唯触及枝与叶。诸位贤者所说的就是如是。世尊现在，然而你们却舍弃世尊，而来就我，而问此义。为甚么呢？诸位贤者！当知！世尊就是眼，就是智，就是义，就是法，就是法主、法将，都说真谛之义，现一切之义都由世尊的。诸位贤者应该要往诣世尊之处，去请问此义而说：『世尊！此为甚么？此为甚么义？』如世尊讲说的话，诸位贤者们，就应当要善于受持。

这时，诸位比丘们回答说：「唯然！尊者阿难！世尊就是眼，就是智，就是义，就是法，就是法主、法将，都说真谛之义，现在的一切之义，均由世尊所说的。然而尊者阿难您是佛的侍者，而知道佛意，常被世尊所称誉，以及诸有智的梵行人所赞叹的，尊者阿难您，定能分别世尊刚才所略说之义。唯愿尊者阿难您，为了慈愍之故，请为我们广说其中之义。」

尊者阿难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们！你们且听我所说的。诸位贤者！邪见就是非法，正见就是法。如果有人由于邪见而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话，就是为之非义；如果由于正见而生无量的善法的话，就是叫做是义。诸位贤者！乃至邪智为非法，正智叫做是法。如果由于邪智而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话，就叫做非义；如果由于正智而生无量的善法的话，就叫做是义。诸位贤者！所谓世尊略说此义，而不广分别，就从座起，而进入室内去燕坐。世尊所谓：『因此之故，你们当知是法与非法，是义与非义。知道法与非法，知道义与非义之后，你们当学如法如义。』此世尊所略说，而不广分别其义，我就用以上之句，以上之此文，广说如是。诸位贤者可

往向佛其陈在这里所经过之事，如果符于世尊所说之义的话，诸位贤者便可以受持。」

于是，诸位比丘闻尊者阿难所说，乃善受持诵，就从座起，绕尊者阿难三匝后离去，然后就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白佛说：「世尊！刚才世尊略说此义，并不广分别，就从座起，进入室内去燕坐。尊者阿难曾以这些句，这些文，为我们广说其义。」

世尊听后，赞叹而说：「善哉！善哉！我弟子当中，有眼、有智、有法、有义。为甚么呢？因为所谓其师为其弟子略说此义，并不广分别，其弟子却能以此句，以此文，而广说其义。如阿难所说的，你们应当如是而受持！为甚么呢？因为以说而观义，应该就是如是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九、圣道经第八（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说：有一道，能令众生得清静，能灭忧苦懊恼，便得如法的话，就叫做圣正定。因为正定乃由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等七支助法所习成的。并举出各支，都一一解说，明白所以以正见先行之因。如学正见，乃至学正定，则为学者成就八支。如果为无学的正见，乃至无学的正定、正智、正解脱，就是所谓的漏尽阿罗汉，而成就十支。又说依十邪支，以及由于此而来的不善之法，共有二十不善品，而依十正支，以及由此而来的善法，共为二十善法。总计为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假若不正知而邪解的话，就会受十诘责。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拘楼瘦的剑磨瑟县，为拘楼瘦（国）的都邑。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种道，能令众生得到清静，离开愁戚啼哭，灭除忧苦懊恼，便得如法。所谓圣正定，而有习、有助，同时又有具，而有七支。对于圣正定而说习，而说助，同时也说具。那七支呢？所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是。如果有人以此七支，而习，而助，而具，而善于趣向，而心得专一的话，就是所谓的圣正定，而为有习，有助，同时也是有具。为甚么呢？因为正见乃生正志，正志即生正语，正语而生正业，正业则生正命，正命就生正方便（正精进），正方便就生正念，正念乃生正定。贤圣的弟子，有如是之心之正定，而顿尽淫、怒、痴。贤圣的弟子为如是之正心解脱，而顿知其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身，而知如真。在其里面，乃以正见，最在于前面。」

如果将邪见看做为邪见的话，这就是正见；假若看见正见为之正见的话，这也是为之正见。甚么叫做邪见呢？所谓此见乃认为无施、无斋、无有咒说，没有善恶业，没有善恶业之果报，没有此世、他世，没有父、没有母，世间并没有真人之往至于善处，也没有善去善向，以及认为此世、他世均没有甚么曲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等事，这就叫做邪见。

甚么叫做正见呢？所谓此见乃认为有布施、有斋戒，也有咒说，有善恶之业，而有善恶业的果报，有此世间与他世间，有父有母，世间确实有真人往至于善处，

善去而善向，在于此世他世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这就叫做正见。这叫做见邪见，而认为是邪见的话，就叫做正见，见正见而认为是正见的话，也叫做正见。他像如是知道后，就会去求学，而欲断邪见，而成就正见，这叫做正方便。一位比丘，以断于邪见为念，而欲成就正见，就叫做正念。此三支乃随于正见，而从见方便，因此之故，正见乃最在于前的（以正见为始）。

如果见邪志时，认为是邪志的话，就叫做正志；假如见正志时，认为是正志的话，也叫做正志。甚

么叫做邪志呢？所谓有欲念、恚念、害念，就叫做邪志。甚么叫做正志呢？没有欲念，没有恚念，没有害念，就叫做正志。这叫做见邪志时，认为是邪志的话，就叫做正志；见正志时，认为是正志的话，也叫做正志。他像如是知道后，便去求学，便欲断邪志，而成就正志，这就是正方便。一位比丘，以断于邪志为念，而念于成就正志的话，就叫做正念。此三支乃随正志，而从见方便，因此之故，正见乃最在于前的。

如果见邪语时，认为是邪语的话，就叫做正语；假如见正语时，认为是正语的话，也就是为之正语。甚么叫做邪语呢？所谓妄言、两舌、粗言、绮语，就叫做邪语。甚么叫做正语呢？所谓离开妄言、两舌、粗言、绮语，就叫做正语。这叫做见邪语时，认为是邪语的话，就叫做正语；见正语时，认为是正语的话，也叫做正语。他像如是知道后，就会去求学，便欲断邪语，而成就正语，这叫做正方便。一位比丘，以断于邪语为念，而成就正语的话，就为之正念。此三支乃随于正语，而从于见方便，因此之故，正见乃最在于前的。

如果见邪业时，认为是邪业的话，就叫做正业；假如见正业时，认为是正业的话，也谓之正业。甚么叫做邪业呢？所谓杀生、不与取（偷盗）、邪淫，就叫做邪业。甚么叫做正业呢？所谓离开杀生、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就叫做正业。这叫做见邪业时，认为是邪业的话，就叫做正业，见正业时，认为是正业的话，也就叫做正业。他像如是知道后，就会去求学，便会欲断除邪业而成就正业，这叫做正方便。一位比丘，以断除邪业为念，念于成就正业，就叫做正念。此三支乃随于正业，而从于见方便，因此之故，正见乃最在于前的。

如果见邪命，而认为是邪命的话，就叫做正命；假如见正命时，认为是正命的话，也叫做正命。甚么叫做邪命呢？如果有求，而不能满足其意时，就用若干种的畜生之咒，而以邪命而存其命。他乃不如法，而求衣被，是以非法的。不如法去求饮食、床榻、汤药，以及诸生活之具，都以非法的，就叫做邪命。甚么叫做正命呢？如不求不满意，不用若干种的畜生之咒，不以邪命而存其命。他乃以如法去求衣被，就是以正当的法；也以如法去求饮食、床榻、汤药，以及诸生活之具，就是以法的，就叫做正命。这叫做见邪命时，认为是邪命的话，就叫做正命！见正命时，而认为是正命的话，也叫做正命。他像如是而知后，就会去求学，而欲断邪命，欲成就正命，就叫做正方便。这位比丘，以断于邪命为念，而成就正命，就叫做正念。此三支乃随正命，而从见方便，因此之故，正见乃最在于前的。

甚么叫做正方便呢？一位比丘，为了断灭已生的恶法之故，而发心欲求方便，精勤而举心（全心）灭除；为了未生的恶法之不生之故，发心欲求方便。而精勤，而举心去消灭。为了未生的善法之生起之故，发欲而求方便，精勤而举心去消灭；为了已生的善法之安住，而不忘不退，而转增广布，修习满具之故，而发欲求方便，而精勤，而举心去消灭，这叫做正方便。

甚么叫做正念呢？一位比丘，观察内身如身，乃至观察觉（受）、心、法，也如觉（受）、心、法，就叫做正念。

甚么叫做正定呢？一位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达第四禅

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就叫做正定。

甚么叫做正解脱呢？一位比丘，其欲心解脱、恚心解脱、痴心解脱，就叫做正解脱。

甚么叫做正智呢？一位比丘，知道欲心解脱，知道恚心解脱，知道痴心解脱，就叫做正智。这叫做有学的比丘之成就八支（正见、正志〔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漏尽阿罗汉成就十支（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智、正解脱。）

甚么叫做有学（预流向乃至阿罗汉向）的比丘之成就八支呢？所谓学正见，乃至学正定，就叫做有学的比丘之成就八支。甚么为之漏尽的阿罗汉之成就十支呢？无学的圣者（四果阿罗汉，已没有学）的正见，乃至无学的圣者的正智，就叫做漏尽的阿罗汉之成就十支。为甚么呢？因为正见，乃断除邪见。如果由于邪见而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话，他也把它断灭；如果由于正见而生无量的善法的话，他就去修习，而令其圆满具足。乃至正智，乃断除邪智。如果由于邪智而生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话，他也就把它断灭；假如由于正智而生无量的善法的话，他就去修习，使其圆满具足。

这叫做二十种的善品、二十种的不善品，叫做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那些沙门、梵志、天，以及魔、梵，和其余世间的一切，都不能制而说为非者。如果有沙门、梵志，对于我所说的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而沙门、梵志、天，及魔，和其余的世间，没有能制，而言非的话，他就对于如法而有十种的诘责（如不正知，而邪解的话，就会受十种的诘责）。那十种呢？如毁谤正见，而称誉邪见，而如有如是邪见的沙门、梵志，假若去供养而称誉他。如果有沙门、梵志者，对于我所说的四十大法品转于法轮，为沙门、梵志、天，以及魔、梵，和其余的世间，没有能制，而言非的话，他就对于如法，而叫做第一诘责。

如毁谤正见，乃至毁谤正智，而称誉邪智，如有这种邪智的沙门、梵志，而如供养他，而称誉他。如有沙门、梵志，对于我所说的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为沙门、梵志、天，以及魔、梵，和其余世间，没有能制，而言非的话，则他对于如法，就叫做第十诘责（第二诘责，乃至第九诘责都包括在乃至里面）。如有沙门、梵志，对于我所说的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而沙门、梵志、天，以及魔、梵，和其余的世间，没有能制，而言非的话，就叫做对于如法，而有十诘责。如果更有其余的沙门、梵志，蹲踞而说蹲踞，无所有而说无所有，说无因，说无作，说无业，所谓彼彼（各各）所作的善恶施設，都断绝、破坏于彼此。我所说的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而为沙门、梵志、天，以及魔、梵，和其余世间，没有能制而言非者，他也有诘责、愁忧、恐怖。」（都会受诘责，而有愁忧、恐怖）。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九〇、小空经第九（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空之行。如欲多行空的话，(1)莫念村想，莫念入想，当数念一无事想。

(2)莫念人想，莫念无事想，当数念一地想（不念地之高下，但见地乎正如掌）。(3)当数念一无量空处想。(4)当数念一无量识处想。(5)当数念一无所有处想。(6)当数念一无想定。依次莫念而空，至于舍无想定，以现法解脱，仅存肉身。所谓行真实、空、不颠倒，漏尽而得无为心解脱的话，就为之三世诸佛如来的胜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那时，尊者阿难，就在于晡时（夕时），从燕坐而起，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住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您有一个时候游行在于释中（释迦族中）之城，城名叫做释都邑（那竭罗迦，释迦族的城市）。我在于那个时候，从世尊您听说过如是之义：『阿难！我乃多行空（我乃多住于空性而住）。』那时世尊所说的，我是否善知、善受，而善持了吗？」

那时，世尊回答他说：「阿难！那些我所说的，你实在是善知、善受、善持的了。为甚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从那时，及至于现在，都多行空。阿难！好像此鹿子母堂里为无，而没有象、马、牛、羊、财物、谷米、奴婢等人物那样，然而却有不为无的，也就是说，唯有比丘众。这就是，阿难！就是我要说的：如此里面为无的，就以此之故，我见为是无，如此里面有余的话，我就见而为真实为有。阿难！这叫做行真实、空，而不颠倒（世上有的东西，如不在那个地方的话，就正确的知道没有此物。世上有的东西，确实在那里的话，就正确的知道为有此物，目的在于发挥空性）。

阿难！比丘如果欲多行空的话，则那位比丘就莫念村想（不可以怀念村里于心内），莫念人想（不可以怀念人于心内），应当要数念（常念）一无事之想（空无一物，如在闲林中的无杂事之念头）。他像如是的知道，而空于村庄之想，空于人之想。然而有不空的，那就是唯一无事之想。如有疲劳（悲叹、忧患），由于村之想之故，然而我乃没有此事（如由于村想而有任何的悲伤忧患，现在我并没有那些）。如有疲劳，乃由于人之想之故，然而我也没有此事的了（如由于人想，有任何的悲伤忧患，而现在我已没有那些事）。我乃唯有疲劳，由于一无事之想之故（心念于闲静空寂）。如在其中没有的话，就由于此之故，他则见为是无；如在其中为有余的话，他则见为真实为有。阿难！这叫做行真实、空，而不颠倒。

其次，阿难！一位比丘，如果欲行空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莫念人之想（心中不可怀着关于人的念头），也莫念无事之想（心中不可怀着闲林寂静的念头），应当要数念（常念）一地之想（心中怀着关于地的念头）。那位比丘如果看见此地有高有下，有蛇之聚，有荆棘之丛，有沙有石，有山嶮，有深河的话，就不可念于彼（这些浊世所有的现象，都不可以放于心内）。如果看见此地为平正，有如手掌那样，观望处为好的话，就应当要数念（常念）于它。阿难！有如牛皮，用百钉而把它张开，极为张托安置后，就没有皱，没有缩纹那样。如看见此地有了高下，有了蛇之聚，有了荆棘之丛，有了沙，有了石，有了山嶮，有了深河的话，就不可以去念它。如看见此地为平正如掌，观望处好的话，就应当要数念（常念）于它。他如是而知，而空于人之想，空于无事之想，然而有不空，唯一为地想。如有疲劳，乃由于人之想之故，我乃没有那些事。如有疲劳，乃由于无事之想之故，我也没有那些事。唯有疲劳，乃由于一地之想之故。如其中没有的话，就由于此之故，他则见为是无；如其中为有余的话，他则见为真实为有。阿难！这叫做行真实、空，而不颠倒。

其次，阿难！一位比丘，如欲多行空的话，那位比丘就莫念于无事之想，莫念于地之想，应当要数念一无量空处之想。他如是而知，而空于无事之想，空于地之想，然而有不空，唯一为无量空处之想。如有疲劳，乃由于无事之想之故，我乃没有那些事。如有疲劳，乃由于地之想之故，我也没有那些事。唯有疲劳，乃由于无量空处之想之故。如其中没有的话，就由于此之故，他则见为是无；如其有余的话，他就见为真实为有。阿难！这叫做行真实、空，而不颠倒。



其次，阿难！一位比丘如果欲多行空的话，那位比丘就莫念于地之想，莫念于无量空处之想，应当数念一无量识处之想。那如是而知，而空于地之想，空于无量空处之想，然而有不空，唯一为无量识处之想。如有疲劳，乃由于地之想之故，我乃没有那些事。如有疲劳，乃由于无量空处之想之故，我也没有那些事。唯有疲劳，乃由于一无量识处之想之故。如其中没有的话，就由于此之故，他则见为是空；如其为有余的话，他则见为是真实为有。阿难！这叫做行真实、空，而不颠倒。

其次，阿难！一位比丘如欲多行空的话，则那位比丘就莫念无量空处之想，莫念无量识处之想，当应数念一无所有处之想。他如是而知，而空于无量空处之想，空于无量识处之想，然而有不空，唯一为无所有处之想。如有疲劳，乃由于无量空处之想之故，我乃没有那些事。如有疲劳，乃由于无量识处之想之故，我也没有如是之事。唯有疲劳，乃由

于一无所有处之想之故。如其中没有的话，就由于此之故，他则见为是空；如其为有余的话，他就见为真实为有。阿难！这叫做行真实、空，而不颠倒。

其次，阿难！一位比丘如欲多行空的话，则那位比丘就莫念无量识处之想，也莫念无所有处之想，当应数念一无想心之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他如是而知，而空于无量识处之想，而空于无所有处之想，然而有不空，唯一为无想心之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如有疲劳，乃由于无量识处之想之故，我乃没有那些事。如有疲劳，乃由于无所有处之想之故，我也没有那些事。唯有疲劳，乃由于一无想心之定之故。如其中没有的话，就由于此之故，他则见为是空，如其为有余的话，他就见为是真实为有。阿难！这叫做行真实、空，而不颠倒。

他作如是之念：我本有无想心定，为本所行，本所思的。如本所行、本所思的话，我乃不乐它，不求于它，不应住着于它。像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后，便知道为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他如是而知，而空欲漏，空有漏，空无明漏，然而有不空，唯有此我的身六处命存（为生命之依存的有六感觉之身）。如有疲劳，乃由于欲漏之故，我乃没有那些事。如有疲劳，乃由于有漏，乃由于无明漏，我也没有那些事。唯有疲劳，由于此我的身六处命存之故。如其中没有的话，就由于此之故，他则见为是空。如其有余的话，他则见为是真实为有。阿难！这叫做行真实、空，而不颠倒，所谓漏尽，而无漏，而无为，而心解脱。

阿难！如过去的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其一切都行此真实、空，而不颠倒，而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阿难！如当来的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其一切都行此真实、空，而不颠倒，而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阿难！如现在的我一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我也是行此真实、空，而不颠倒，而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阿难！你也应当要依如是而学。因为我也行此真实、空，而不颠倒，而谓漏尽、无漏、无为、心解脱的。因此之故，阿难！应当要学如是！」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九一、大空经第五（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诸比丘集于加罗差摩精舍，佛陀为阿难等比丘说远离法，并说修内空、外空、内外空，不移动法。又说正知法，称不放逸之法。同时分别烦师、烦弟子、烦梵行法。最后又诫弟子之不恭敬顺行者，为于师行怨事；能恭敬顺行者，为于师行慈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释迦族中的迦维罗卫国，住在于尼拘类园。

那个时候，世尊过于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时，乃着衣持钵，进入于迦维罗卫城内，去行乞食。食事都完毕后，就往诣迦罗差摩释精舍（释迦族的迦罗差摩所建的精舍）。那时，迦罗差摩释精舍里，敷有很多的床座，众多的比丘，都住止在其中。那个时候，世尊从迦罗差摩释精舍出来，而往诣于迦罗差摩释精舍。当时，尊者阿难和众多的比丘在于迦罗差摩释精舍中，集作衣业（集在一起，正在缝补法衣）。尊者阿难遥见佛陀之来到，看见后，就出去迎接，而取佛的衣钵，还回去敷床座，以及去汲洗足的水。佛陀洗足后，就在于迦罗差摩释精舍，坐在于阿难尊者所敷之座，佛陀告诉他说：「阿难！迦罗差摩释精舍里，敷有众多的床座，有众多的比丘住止在于其中。」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世尊！迦罗差摩释精舍，敷有众多的床座，有众多的比丘住止在于其中。为甚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作衣业。」

这时，世尊又告诉阿难说：「当一位比丘，就不可以欲哗说，不可以乐于哗说，不可以合会哗说，不可以欲于众，不可以乐于众，不可以合会于众，也不可以不欲离于众，不可以不乐于独住远离之处。如有比丘，欲于哗说，乐于哗说，合会而哗说，而欲于众、乐于众，合会于众，不欲于离众，不乐于独住远离之处的话，则所谓有乐、圣乐、无欲之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之乐、非生死之乐等事，如果说他能得如是之乐，说其容易不难得的话，终究不会有如是之事的。阿难！如有比丘不欲哗说，不乐于哗说，不合会于哗说，不欲于众，不乐于众，不合会于众，而欲离于众，常乐于独住远离之处的话，即所谓有乐、圣乐、无欲之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无食之乐、非生死之乐，如说他得如是之乐，说他容易而不难得的话，那是有这道理的。」

阿难！当比丘的，则不可以欲于哗说，不可以乐于哗说，不可以合会哗说，不可以欲于众、乐于众、合会于众，不可以不欲离众，不可以不乐于独住远离之处。如有比丘欲哗说，乐于哗说，合众哗说，欲于众，乐于众，合会于众，不欲离众，不乐于独住远离之处的话，而说他能得时爱乐心解脱（暂时的爱乐心解脱），以及不时不移动心解脱（非暂时的不移动的心解脱）之事，终究不会有这回事。阿难！如有比丘，不欲哗说，不乐于哗说，不合会哗说，不欲于众，不乐于众，不合会于众，欲离于众，常乐独住于远离之处的话，而说他能得爱乐心解脱，以及不时不移动心解脱之事，必定是会有这种事。为甚么呢？因为我并不看见有一种色相能使我欲乐，那些色相都会败坏变易，异时而会使生起愁戚啼哭、忧苦、懊恼的事。因此之故，我对于此异住处，已正觉而尽觉，所谓度一切色想，行于外空（对于外相已安住于空，外相都为空，已不着其相）。

阿难！我行此住处后，而生欢悦，我此欢悦，而觉一切身，都正念正觉，而生喜，而生止，而生乐，而生定。如我此定，而觉一切之身，而正念正智。阿难！或者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夷），都共同来诣于我处，我便为他们而教他们行如是如是的心，如是如是的远离，乐于无欲。我也一再的为他们说法，劝助于他们。阿难！如有比丘欲多行空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当守持内心于住止，使其一定。他守持内心于住止，而使其一定后，当念念于内之空。阿难！如比丘作如是之说：『我不持守内心于住止，不令于一定，而能念念于内空』者，当应知道！这位比丘定会大大的自疲劳的。

阿难！比丘要怎样的持守内心于住止，而使其一定呢？当比丘的，此身由于离

而生喜与乐，而渍，而尽润而渍，普遍而充满，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乃无处不遍。阿难！犹如有人将沐浴，就在器里盛些澡豆，用水浇和，和而使其作为丸，而渍，而尽于润渍，而普遍充满，内外都周密，没有一处会有漏的。像如是的，阿难！比丘之此身，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渍，而尽于润渍，而普遍而充满，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无处不周遍。阿难！像如是的比丘，守持其内心于住止，而使其得为一定。他守持其内心于住止，而使其一定后，当念于内空。他念内空之后，其心之移动，乃不趣向于近，不得清澄，不安住而不解脱于内空（作意于内空后，就依作意内空，其心就不能踊跃，不能澄清安乐，也不能安住，不能解脱）。阿难！如比丘观察之时，则知其念内空，而其心移动，而不趣向于近，不得清澄，不能安住，不能解脱于内空的话，则那位比丘，在于此时，当念于外空。他念外空后，其心之移动，乃不趣向于近，不得清澄安乐，不安住不解脱于外空的。

阿难！如比丘观察时，则知念外空，而其心之移动，乃不趣向于近，不得清澄安乐，不安住不解脱

于外空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当要念于内外空。他念于内外空后，其心的移动，不趣向于近，不得清澄安乐，不得安住，不得解脱于内外空的。阿难！如比丘观察之时，则知念内外空，其心移动，不趣向于近，不得清澄安乐，不安住不解脱于内外空的话，那位比丘就当念于不移动。他念不移动后，其心之会移动，乃不趣向于近，不得清澄安乐，不安住不解脱于不移动的。

阿难！如比丘观察之时，则知念不移动，其心移动，不趣向于近，不得清澄安乐，不安住不解脱于不移动的话，则那位比丘的彼彼之心（各种心），对于彼彼之定，应该御制而再御制，修习又再修习，柔软而再柔软，善快而柔和，收摄而乐于远离。如他的彼彼的心，对于彼彼之定，御制而再御制，修习而再修习，柔软而再柔软，善快而柔和，收摄而乐于远离后，当以内空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已内空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后，其心不移动，不趣向于近，而得清澄安住，而解脱于内空。阿难！像如是的，比丘观察之时，则知内空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其心不移动，趣向于近，而得清澄安住，而解脱于内空的话，就叫做正知。

阿难！一位比丘，当以外空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对于外空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后，心不移动，而趣向于近，而得清澄安住，而得解脱于外空。阿难！像如是的比丘，在观察之时，则知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其心不移动，而趣向于近，而得清澄安住，而得解脱于外空的话，就叫做正知。阿难！比丘应当以内外空，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对于内外空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后，其心不移动，而趣向于近，而得清澄安住，而解脱于内外空。阿难！像如是的，比丘观察之时，则知内外空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心不移动，而趣向于近，而得清澄安住，而解脱于内外空的话，就叫做正知。阿难！应当以不移动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既不移动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后，其心就不移动，而趣向于近，而得清澄安住，而解脱于不移动。阿难！像如是的，比丘观察之时，则知不移动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心不移动，而趣向于近，而得清澄安住，而解脱于不移动的话，就叫做正知。

阿难！那位比丘行此住处，其心如欲经行的话，则那位比丘就从禅室出来，在于室影之中，露地而经行。诸根（六根）在于内，心不向于外，其后，乃作前之想。像如是的经行后，心中不会生贪伺、忧戚、恶不善之法，就叫做正知。阿难！那位比丘，行此住处，其心如欲坐定的话，那位比丘就从此而离开那经行处，而至于经行的道头，敷其尼师檀，在那里结跏趺而坐。像如是的坐定后，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之法，就叫做正知。阿难！

那位比丘行此住处，其心若欲有所念（寻思）的话，则那位比丘如对于此三种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害念，就应不可以念此三种不善之念。如果对于此三善念—无欲念、无恚念、无害念，就应念此三种善念。像如是而念之后，心中不生贪伺、忧戚、

恶不善之法，就叫做正知。

阿难！那位比丘行住处，其心如欲有所说的话，那位比丘如对于此论为非圣论，不与义相应之论，所谓论王之论、贼之论、斗争之论、饮食之论、衣被之论、妇人之论、童女之论、淫女之论、世间之论、邪道之论、海中之论等，不论说像如是的种种畜生之论、如论圣论，与义相应，而使心柔和，没有诸阴盖，所谓论施论、戒论、定论、慧论、解脱论、解脱知见论、渐损论、不会论（不作众会之论）、少欲论、知足论、无欲论、断论、灭论、燕坐论、缘起论等，像如是的沙门的所论，作如是之论后，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之法，就叫做正知。

又次，阿难！有五欲的功德（五欲的功能），为可乐，意之所念，与爱色欲相应的，所谓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是。如比丘之心至到（生起），而观此五欲功德，而随其欲的功德，如在于心中而行者，也是同样的。为甚么呢？因为没有前，没有后，此五欲功德，乃随其欲的功德，而在于心中而行也是同样之故。阿难！如比丘观察之时，则知此五欲的功德，乃随其欲的功德，于心中而行者也是同样的话，则那位比丘对于彼彼的欲功德（种种的欲念的性能），应观察为是无常，观察会衰耗，观察为无欲，观察为断，观察为灭，观察断舍离，如此五欲的功德，有欲、有染的话，他就会断灭的。阿难！像如是的比丘观察之时，就会知道的话，则此五欲的功德有欲有染时，他就已断灭的，这叫做正知。

其次，阿难！有五盛阴，所谓色盛阴，觉（受）、想、行、识盛阴是。所谓比丘如是而观察为兴衰，这就是色，就是色之集，就是色之灭，是觉（受）、想、行、识，是识，是识之集，是识之灭。如此五盛阴有我慢的话，他就会消灭。阿难！如有比丘作如是之观时，则知五阴中的我慢已灭，就叫做正知。阿难！此法乃一向为可，一向为乐，一向意念，无漏而无受，为魔所不能及，为恶所不能及的。为那些诸恶不善之法，为秽污，为当来之本，以及烦恼的苦报，和生老病死之因，所不能及的，所谓成就此不放逸的。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不放逸之故，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能得觉证，由于不放逸之故，而生诸无量的善法，如有随道品的。阿难！因此之故，你应当要如是而学，我也是成就于不放逸，当学如是。阿难！由于甚么义之故，有信的弟子会随于世尊而行，而奉事，而至于命尽呢？」

尊者阿难白世尊说：「世尊为法之本，世尊为法之主，法乃由世尊而启发，唯愿世尊阐说！我现在听后，得以广知其义。」佛陀便告诉他说：「阿难！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具足的分别解说。」尊者阿难，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阿难！如其也有为了正经（契经）、歌咏（讽诵）、记说（受记）之故，有信的弟子，乃会随着世尊而行，而奉事至于命终的（是不值得的）。但是要知道！阿难！或者他在于长夜数闻此法，诵习至于千遍，其意所惟观察的，为明见深达，如和此圣论之义相应，能使其心为柔和，而没有诸阴盖，所谓论施之论、戒之论、定之论、慧之论、解脱之论，解脱知见之论，渐损之论，不会之论（不单为聚众之论）、小欲论、知足论、无欲论、断论、灭论、燕坐论、缘起论，像如是的沙门之论，得而容易，而不难得，由于此义之故，有信的弟子，乃随世尊而行，而奉事至于命尽的。阿难！像如是的，为烦师（谓为师者的灾患），为烦弟子（即为弟子者的灾患），为烦梵行（即为梵行者的灾患）。

阿难！甚么叫做烦师呢？如师出世，有策虑思惟，而住于策虑之地，有思惟观杂，为凡人而有辩

才。他住于无事处，住于山林树下，或者居在于高岩，寂无音声，远离而无恶，居于没有人民之处，随顺而燕坐。或者住于彼处，而学远离，而精勤，而得增上心，在于现法而乐居。他学远离，精勤而安隐，快乐而游行后，随带弟子而还，所谓梵志、居士、村邑、国人，都随之而来。他带着追随的弟子而还，那些梵志、居士、村邑、

国人也随之而来后，便会起贡高，由出家而远家，像如是的，而为烦师，这也是为恶不善之法，为秽污，为当来的有之本，有烦热的苦报，为生老病死之因所烦，这叫做烦师。

阿难！甚么为之烦弟子呢？那位师尊的弟子，学其远离，他乃住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者居住于高岩，寂无音声之处，而远离，而无恶，没有人民之处，而随顺于燕坐。或者住在于那个地方，学习远离而精勤，而得增上之心，在于现法当中安乐而居。他学习远离，精勤而安隐，而快乐游行之后，就随带弟子还回来，会有梵志、居士、村邑、国人，也随之而来。他随带弟子还回，梵志、居士、村邑、国人也随之而来后，便会起贡高，由于出家而还家，像如是的为烦弟子，这也是为恶不善之法，为秽污，为当来之有之本，为烦热的苦报，乃为生老病死之因之所烦，这叫做烦弟子。

阿难！甚么叫做烦梵行呢？若如来出世，为无所着、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他住于无事处，在于山林树下，或者居于高岩，寂无音声之处，而远离，而无恶，并没有人民之处，而随顺而燕坐。阿难！如来到底是以何义之故，住在于无事处，住在于山林树下，或居住于高岩，寂无音声之处，而远离，而无恶，而没有人民之处，在那里随顺而燕坐呢？」

尊者阿难白世尊说：「世尊乃为法之本，世尊乃为法之主，法都由世尊而启发的，唯愿阐说其义。我现在听后，能得广知其义。」

佛陀便告诉他说：「阿难！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具足分别解说。」尊者阿难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阿难！如来并不是为了未得而欲得，并不是为了未获而欲获，并不是为了未证而欲证之故，才住在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者居住于高岩，寂无音声之处，那些远离而无恶，没有人民之处，而随顺燕坐在那里的。阿难！如来唯为了二义之故，而住在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居住于高岩，寂无音声之处，那些远离、无恶，没有人民之处去随顺燕坐的。第一就是为自现法而乐居之故，第二就是慈愍后生之人之故。或者有后生的人，仿效如来之住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者居住于高

岩，寂无音声之处，那些远离、无恶，没有人民之处，随顺而燕坐。阿难！如来乃由于此义之故，住在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居于高岩，寂无音声之处，那些远离、无恶，没有人民之处，随顺而燕坐。或者住在于那些地方，学习远离而精勤，而得增上心，而于现法乐居。他学习远离，精勤而安隐，快乐而游行后，随带梵行者而还回，也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也随他而回。他随带梵行者还回，也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也随之回后，便不贡高，而不还回俗家。阿难！如果他不移动，而心解脱作证的话，我就不说他有障碍。如果他得四增上心，于现法乐居，本为精勤，而没有放逸，而游行之故。然而在此，或者可能会有失的，那就是以弟子多集会之故。

其次，阿难！那些师弟子，效法而住于无事处的山林树下，或者居住于高岩寂无音声之处，那些远离、无恶，没有人民之处，而随顺燕坐在那里。或者住在那些地方，学习远离而精勤，而得增上之心，在于现法乐居。他学习远离，精勤而安隐，快乐而游行后，随带梵行者而还，也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随之而来。他随带梵行者而还回，也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随之而来后，便会起贡高而由于出家而还家，像如是的，而为烦梵行，也是为恶不善之法，为秽污，为当来之有之本，为烦热的苦报，为生老病死之因所烦，这叫做烦的梵行。阿难！在于烦师、烦弟子当中，此烦梵行乃最为不可、不乐、不爱，最为不意念的。阿难！因此之故，你们对于我，应行慈悲之事，不可行怨对之事。

阿难！甚么叫做弟子对于师，而行怨事，不行慈事呢？如尊师为弟子说法，怜悯而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稳快乐，发慈悲心，就为之饶益，就为之快乐，是为饶益之乐。如那些弟子，并不恭敬，也不顺行，不建立于智，其心并不趣向于法次法（不依法，不依法之次第），不受于正法，而违犯于师教，不能得定的话，则像如是的弟子，乃对于其师而行怨事，而不行慈事。

阿难！甚么叫做弟子对于其师，而行慈事，不行怨事呢？如尊师为其弟子说法，怜悯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稳快乐，而发慈悲心，就为之饶益，为之快乐，为之饶益乐。如那些弟子为恭敬，而顺行，而建立于智，其心乃归趣于向法次法，而受持正法，不违师教，而能得定的话，像如是的弟子，乃对于师而行慈事，而不行怨事。阿难！因此之故，你们对于我，应行慈事，不可行怨事。为甚么呢？因为我并不作如是之说，并不如陶师之作瓦。阿难！我所说的，乃为严而急，而至于苦切，如有真实的话，必定能得坚住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九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

大品第十六：（有十经）（第五后诵）

加楼乌陀夷 牟犁破群那 跋陀阿湿具 周郡优婆离

调御痴慧地 阿梨咤嚩帝

（加楼乌陀夷经、牟犁破群那经、跋陀和利经、阿湿具经、周那经、优婆离经、调御地经、痴慧地经、阿梨咤经、嚩帝经。）

一九二、加楼乌陀夷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乌陀夷思念世尊之恩深，而赞断过中午之食。佛即为之印可，并深诃不顺此戒，而谓为小事的话，就如痴蝇那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鸯伽国中，和大比丘众都俱在，

乃往至于阿耆那（邑名），而住在于撻若精舍（结发外道的精舍之名）。

那时，世尊过于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着衣持钵，进入于阿耆那，去行乞食。食事完毕，在于中午之后，就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着在于肩上，往至于一树林，欲作昼经行（欲作饭后的休息）。尊者乌陀夷（善能劝导，福度人民第

一)，也过了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阿耨那，去行乞食。食事完毕后，收举衣钵，澡洗手足，将尼师檀着在于肩上，随侍在于佛后，而作如是之念：如世尊现在将作昼行的话，我也要到了那个地方去作昼行。

于是，世尊进入于林中，到了一树下，敷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而坐。尊者乌陀夷也进入其林，在离开佛陀不远处，在于一树下，敷其尼师檀，结跏趺而坐。那时，尊者乌陀夷独在于静处，燕坐而思惟，其心乃作如是之念：世尊为我们多所饶益，善逝为我们多所安隐。世尊教导我，使我除去众苦之法，使我增益于乐法。世尊对于我，乃除弃了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增益无量的诸善妙之法。

尊者乌陀夷就在于晡时（申、夕时），从其燕坐起来，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世尊垂告而说：「乌陀夷！你不会有所缺乏，为安隐快乐，气力如常吗？」尊者乌陀夷白佛

说：「唯然！世尊！我并没有所缺乏，乃安隐快乐，气力如常啊！」世尊又问说：

「乌陀夷！你是怎样的没有所缺乏，而安隐快乐，气力如常的呢？」

尊者乌陀夷回答说：「世尊！我独在于静处，燕坐思惟，心乃作如是之念：世尊为了我们，而多所饶益，善逝为了我们，而多所安隐。世尊教导我，使我除去众苦之法，而增益安乐之法。世尊对于我，乃除弃了我的无量恶不善之法，增益无量的诸善的妙法。世尊在于往昔之时，曾经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断过中食（过中午不食）。』世尊！我们听后，乃不堪不忍，不欲不乐（不能依佛命，不能不食非时食—过午之食）。那个时候如有善信的梵志、居士到了众园（精舍）来广施作福的话，我们就会自手去受其食，而世尊现在却教我们断其食，善逝却教我们绝其食。又作如是之念：『此大沙门不能消食。』然而我们乃对于世尊的威神妙德，敬重不堪（非常的敬重），因此之故，我们乃断中后之食（过午不食）。

其次，往昔之时，世尊曾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该要断夜食（夜间的非时食）。』世尊！我们听后，乃不堪不忍，不欲不乐。在于二食之中，为最上、最妙、最胜、最美的，然而世尊现在却教我们断除此食，善逝却教我们绝除此食。又作如是之念：『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对于欲及欲之对象物，过度的消灭）。』世尊！在往昔之时，有一居士，多持种种净妙的饮食，还皈其家，而敕其家内之人说：『你们受这些物，把它放在于一处，我当会尽共集会，而为夜食，并不是为朝中之食。』世尊！如果在于诸家庭当中，施设为极妙最上之食的话，就唯有夜食。而我们都为朝中之食。然而世尊现在却教我们断此食，善逝却教我们绝此食。又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然而我们对于世尊的威神妙德，乃敬重不堪，因此之故，我们乃断绝夜食。

世尊！我又作如是之念：如有比丘，在于非时入村去行乞食的话，或者会逢遇贼徒之已作业，或还未作业，或者会遇虎遇鹿，或者会逢遇虎与鹿，或者会遇豹遇熊，或者会逢豹与熊，或者往如是之处，或者会逢恶象、恶马、恶牛、恶狗，或者会值蛇聚，或者会得人之掷块，或者会得人之杖打，或者会堕在于沟渎，或者会堕在于厕中，或者会乘卧牛，或者会堕入于深坑，或者会入于刺中。或者观见空家（一看为无人之屋），而进入于如是之家，如他进入后，有女人看见他，或者会呼叫你，叫你和她共行恶不净之行。

世尊！往昔之时，有一位比丘，在于夜闍而有微雨（天降毛毛的细雨），有睽睽的掣电，在于其非

时而行入他家去乞食，其家的妇人在于那时出外去洗荡食器，在那个时候，那位妇人在于电光中，遥见那位比丘，以为是鬼，看见后，即起惊怖，身上之毛都倒竖起来，而失声大呼，即便堕娠（流产），而作如是之语：『尊是鬼！尊是鬼（你是鬼）！』这时，那位比丘对那位妇人说：『妹！我并不是鬼，我是沙门，现在来乞食的。』那时，那位妇人就恚骂比丘，至苦至恶（毒骂一番），而作如是之语：『使这

位沙门命根早断！使这位沙门的父母早死！使这位沙门的种族绝灭！使这位沙门腹裂破坏！秃头的沙门，以黑自缠，无子而断种。你宁可持利刀自破其腹，也不应非时而夜行乞食。咄！（愚痴人），你此沙门乃堕我的娠。』世尊！我回忆那种事时，使生欢悦。世尊！我由于此欢悦，遍充而满体，正念而正智，而生善，而止息，而乐定。世尊！我由于此定遍充满体，而正念正智。像如是的，世尊！我乃无所缺乏，安隐快乐，气力如常。」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乌陀夷！你现在并不像那位痴人，对于那位愚痴的人，我乃为之而说：『你们应当断此。』（指夜食）。他乃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一件，何足断之（为甚么值得断它呢）？而世尊现在教我断此事，善逝令我绝此事。』也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

他于是，乃不断此事，他但对于我，生起不可、不忍（对我怀有不满之念），以及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戒律的人，也为他而生不可、不忍。乌陀夷！那位愚痴之人所缚结的，乃极为坚，极为牢，为转增转急，不可断绝，不得解脱。乌陀夷！犹如有蝇，被涕唾所缚，牠在其中，或者会苦，或者会致于死那样。乌陀夷！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那只蝇被所缚的，乃为不坚不牢，不会转增转急，可以断绝的，定会得以解脱其缚的』，如这样说的话，为正说与否呢？」

尊者乌陀夷白佛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蝇被涕唾所缚，牠在于其中，或者会苦，或者会致于死的。因此之故，世尊！那只蝇被所缚的话，就为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能断绝，不能得以解脱的。」

佛陀说：「乌陀夷！对于那些愚痴的人，我乃为他而说：『你们应断此事。』他们却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何足断它？而世尊现在却教我们断它，善逝却令我们绝它。』也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他不断绝此事，他但对于我而生不可、不忍（怀于不满），以及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的人，也为他而生不可、不忍。乌陀夷！那位愚痴的人所缚结的，乃极为坚，极为牢，转增转急，不可能断绝，不得解脱。乌陀夷！如有族姓

子，我为他说：『你们应断此事。』他并不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何足断之？而世尊现在却教我断此事。善逝却令我绝此事。』也不会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因此之故，他便断绝此事，他不会对于我而生不可、不忍，以及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者，也不会被他而生不可、不忍。乌陀夷！那位族姓子所缚结的为不坚不牢，不转增转急，而可以断绝，而则得解脱。乌陀夷！犹如象王，其年已至于六十，而以为僇傲的摩诃能伽（大象），其牙足体具，筋力炽盛。牠如被所坚缚之时，如果努力的转身的话，那些坚缚之物，就会断绝，而会还归其本处。乌陀夷！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那只大象王，年已至于六十，而为僇傲的摩诃能伽，牙足体具，筋力炽盛。然而牠被缚乃为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能断绝，不能得以解脱。』的，这是否为正说吗？」

尊者乌陀夷白佛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那只大象王年已六十，而为僇傲的摩诃能伽，其牙足体具，筋力炽盛。牠虽被所坚缚，但是如努力转身，则那坚缚，就会被断绝，而会还皈其本处的。世尊！因此之故，那只大象王年至六十，而为僇傲的摩诃能伽，其牙足体具，筋力炽盛，牠所被缚的为不坚不牢，不转增转急，而可以断绝，就得解脱。」

佛陀说：「如是！乌陀夷！对于那些族姓子，我曾经为其说：『你们应断此事。』他们并不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有甚么值得断灭它（何足断之）？而世尊现在却教我们断除此事，善逝却令我们断绝此事。」也不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他们就听我的教诫而断绝此事，他们并不对于我而生起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以及对于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的人，也不被他而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乌陀夷！那些族姓子之所缚结乃为不坚不牢，不会转增转急，而可以断绝，就因此而



得解脱。乌陀夷！如果有愚痴的人，我为他说：『你们应断此事。』他们就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有甚么值得断绝它呢？而世尊现在却教我断绝此事，善逝却令我绝灭此事。』也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他们不断灭此事，他们但对于我而生起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以及其余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的人，也被他而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乌陀夷！这些愚痴的人所缚的极为坚极为牢，为转增转急，不可以断绝，不可以解脱。

乌陀夷！犹如贫穷的人，没有钱财，也没有势力。他有一位妇人，其眼睛又盲瞎，丑的不可令人喜爱。唯有一栋房屋，已崩坏，而有穿漏（到处都为破洞，会漏雨），而被乌鸦鸟类所栖息，已弊坏而不可以居住。有一只床，也是破败折坏，弊不可

以卧。止有一瓶，也是缺坏而不可以充用。他看见比丘食事完毕，过了中午后，则洗净其手足，敷其尼师檀（坐具），坐在于一树下，清凉调和，修增上之心。他看见后，曾作如是之念：沙门为快乐，沙门如涅槃，我乃恶而没有德行。为甚么呢？因为我有一位妇人，其眼睛已瞎而盲，丑的令人不可以爱乐，又不能舍离。唯有一栋房屋，也已崩坏而有穿有漏，都被乌鸦所栖息，弊坏不可以居住，也不能舍离。唯有一床，也是破损折坏，弊不可以卧，也不能舍离；只有一个瓶，也已缺损而不可以用，也不能舍离。他爱乐（欣慕）比丘之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乌陀夷！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那位贫穷的人没有钱财，也没有势力，所被缚的为不坚不牢，不转增不转急，乃可以断绝，乃能则得解脱』的，这是否为正说吗？」

尊者乌陀夷白佛说：「弗也！扯尊！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贫穷的人没有钱财，也没有势力，有一位失明的妇人，为丑陋不可以爱乐，也不能舍离；唯有一栋房屋，也已崩坏而有穿有漏，都被乌鸦鸟类所栖息，已弊损不堪以居住，也不能舍离；唯有一床，又是破折而坏，弊而不能卧，也不能舍离；唯有一只瓶，也是缺而不能，同时也不能舍离。他乃爱乐比丘之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的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世尊！因此之故中那位贫穷的人没有钱财，也没有势力，所缚结的为极坚极牢，为转增转急，不可以断绝，不得解脱。」

佛陀说：「像如是的，乌陀夷！如果有愚痴的人，我对他而说：『你们应断此。』他们就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那里值得断绝它呢？然而世尊现在却教我断此事，善逝却令我绝灭此事。』也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可消食。』他们不断绝此事，他们但对我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以及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的人，也被其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乌陀夷！因此之故，那些愚痴的人之所缚结的为极坚极牢，为转增转急，而不可以断绝，不得解脱。乌陀夷！如有族姓子，我为他们说：『你们应断绝此事。』他们并不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而已，有甚么值得断它呢？而世尊现在却教我断绝此事，善逝却令我绝灭此事。』也不会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因此，他们便断绝此事，他们不会对于我而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以及对于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的人，也不会被他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乌陀夷！因此之故，那些族姓子所缚结的，为不坚不牢，不转增转急，而可以断绝，则得解脱。

乌陀夷！犹如居士、居士之子，乃极为大富乐，有好多的钱财，其所有的畜牧产业，乃不可以称计之多，为国王所封户，而有食邑，米谷乃很丰饶，以及有若干种的诸生活之具，也有奴婢、象马，其数为无量。他看见比丘食事完毕，过了中午之后，则净洗手足，敷一尼师檀（坐具），坐在于一株树下，在那里清凉和调，修习增上之心。他看见后，曾作如是之念：沙门为快乐，沙门如涅槃，我宁可舍弃极大富乐金宝、财谷、象马、奴婢，爱乐比丘之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乌陀夷！如果有人作如

是之说：『那些居士、居士之子，所缚结的为极坚极牢，转增转急，不可以断绝，不得解脱。』这样的解说，是否为正说吗？」

尊者乌陀夷白佛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那些居士、居士之子，他们乃能舍离极大的富乐金宝、财谷、象马、奴婢，而爱乐比丘，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去学道。世尊！因此之故，那些居士、居士之子所缚结的为不坚不牢，不转增不转急，而可以断绝，而得解脱的。」

佛陀说：「像如是的，乌陀夷！如果那些族姓子，我为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断此事』的话，他们乃不会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那里值得断它呢？而世尊现在却教我们断此事，善逝却令我们绝

此事。』也不会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他们因此，便断此事，他们不会对于我而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以及对于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的人，也不为他而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乌陀夷！因此之故，那些族姓子之所缚结的，乃为不坚不牢，不转增不转急，而可以断绝，则得解脱。

乌陀夷！比丘行舍，他行舍之后，又生与欲相应之念，而爱乐结缚，他爱乐于此不断、不住（不安住）、不吐之事。乌陀夷！我说这是缚，不说这是解脱。为甚么呢？因为诸结乃为不善。乌陀夷！结为不善之故，我说它就是缚，并不说为是解脱。乌陀夷！比丘行舍，他行舍后，又生与欲相应之念，而爱乐结缚，他不喜乐于此断、住、吐。乌陀夷！我说他也是缚，并不说他为解脱。为甚么呢？因为诸结为不善之故。乌陀夷！结乃不善之故，我乃说为是缚，不说其为解脱。乌陀夷！比丘行于舍，他行舍之后，或者有时其意忘失，俱有了与欲相应之念，而爱乐结缚，而迟观而速灭。乌陀夷！有如铁丸、铁犁，竟日（整天），都被火所烧，或者有人放着二三滞之水，滞水乃迟而不接续，其水滞便会速尽那样。乌陀夷！像如是的比丘之行舍，他行舍之后，有时其意忘失，而俱有了与欲相应之念，而爱乐结缚，迟观而速灭。乌陀夷！我说也是缚，并

不说为是解脱。为甚么呢？因为诸结为不善之故。乌陀夷！由于结为不善之故，我说为是缚，而不说为是解脱。

乌陀夷！俱在于苦根，而游行，而至于没有生死，对于无上之爱已尽，而善心解脱的话，则，乌陀夷！我乃说为是解脱，不说为是缚。为甚么呢？因为诸结已尽之故。乌陀夷！诸结已尽之故，我说为是解脱，并不说为是缚。乌陀夷！有一种乐，并不是圣者之乐，而是凡夫之乐，是病之本，痲之本，箭刺之本，有食、有生死，不可修、不可习，不可以广布，我就说他为不可修。乌陀夷！有一种乐，是圣者之乐，为无欲之乐，离乐、息乐、正觉之乐，为无食、无生死，可修、可习、可以广布的，我乃说他则可以修的。乌陀夷！甚么叫做有一种乐，并不是圣人之乐，是凡夫之乐，是病之本，痲之本、箭刺之本，为有食、有生死，不可以修、不可以习，不可以广布的话，我则说他乃不可以修的呢？因为如果由于五欲而生乐生善的话，则这种乐并不是圣者之乐，是凡夫之乐，为病之本，痲之本，箭刺之本，为有食，有生死，不可以修，不可以习，不可以广布，我就说对于他，乃不可以修。

乌陀夷！甚么叫做有一种乐，是圣者之乐，是无欲之乐，是离欲、息乐、正觉之乐，为无食、没有生死，可以修，可以习，可以广布的，我就说对于他则可以修的呢？乌陀夷！如果比丘，为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的话，则这种乐就是圣者之乐，是无欲之乐，为离乐、息乐、正觉之乐，为无食、无生死、可以修、可以习，可以广布的，我就说对于他则可以修的。乌陀夷！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圣说是移动（圣者所说，这是在移动）。在此当中，到底甚么为之圣者所说，乃为在移动呢？因为此中有觉、有观，就是圣说移动。在此当中，甚么为之圣说之移动呢？乌陀夷！比丘之觉、观已息止，内静而一心，而为无觉、无观，由于此禅

定而生之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就是圣者所说的移动。此中，甚么为之圣者所说的移动呢？如果得此喜的话，就是圣者所说的移动。此中，甚么为之圣者所说的移动呢？乌陀夷！比丘离开于喜欲，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就是所谓圣者所说，圣者所舍，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就是圣者所说的移动。此中，甚么为之圣者所说的移动呢？如果此说为移动，而心乐的话，就是圣者所说的移动。此中，甚么为之圣者所说不移动呢？乌陀夷！比丘对于乐已灭，苦也已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为不苦不乐，为舍、为念、为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就是圣者所说的不移动。

乌陀夷！比丘离开欲，离开恶不善之法，有觉（粗伺）有观（细寻），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游止于其中。乌陀夷！我说此境界未得无，不得断，不得过度（不得超过度脱，所谓不完全，应舍弃，应超越）。此申甚么为之其超过度脱呢？乌陀夷！比丘之觉与观都已息止，已内静而一心，为无觉（无粗伺），无观（无细寻），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此中之超过度脱。乌陀夷！我说此境界还是不得无，还是不得断，还是不得超过度脱的。此中甚么为之超过度脱呢？乌陀夷！比丘离于喜欲，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而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之所说，圣者之所舍、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其中，这就是所谓此中之超过度脱。乌陀夷！我说此种境界也是不得无，也是不得断，也是不得超过度脱的。此中甚么是其超过度脱呢？比丘之乐已灭，苦也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为不苦不乐，而为舍、为念、为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此中之超过度脱。乌陀夷！我说此境地也不得无，也不得断，也不得超过度脱的。此中甚么是其超过度脱呢？

乌陀夷！比丘度一切的色想，灭除有对之想（有阻碍之念），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此中之超过度脱。乌陀夷！我说此境界，也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超过度脱。此中甚么为其超过度脱呢？乌陀夷！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此中之超过度脱。乌陀夷！我说此境界也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超过度脱。此中甚么为其超过度脱呢？乌陀夷！比丘度一切无量识处，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就是为之此中的超过度脱。乌陀夷！我说此境界也不得无，也不得断，也不得超过度脱。此中甚么为其超过度脱呢？乌陀夷！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为非有想非无想，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止于其中，这就叫做此中的超过度脱。乌陀夷！我说至于非有想非无想处，也不得无，也不得断，也不得超过度脱。

乌陀夷！是否有一结（烦恼），或者是多，或者是少，而久住的话，我就说不得无，不得断，不得超过度脱，而谓我说不断吗？」尊者乌陀夷白佛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乌陀夷！你不像那些愚痴的人。那些愚痴的人，我如为其说：『你们应该断除此事』时，他们就会作如是之说：『此是小事，有甚么值得断绝呢？然而世尊现在却教我们断绝此事，善逝现在却令我们断绝此事。』也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他们乃不断绝此事，他们但对于我而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以及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的人，也被其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乌陀夷！因此之故，那些愚痴的人所被缚的为极坚极牢，为转增转急，而不可以断绝，不得解脱。乌陀夷！如果有族姓子，我对他而说：『你们应该要断绝此事。』他们并不作如是之说：『此为小事，有甚么值得断绝？而现在世尊却教我所绝此事，善逝却令我绝灭此事。』也不会作如是之说：『此大沙门不能消食。』因此，他们便会断绝此事。他们对于我也不会生不可

意、不堪忍之心，以及其余的比丘之善于护持禁戒的人，也不会被其生不可意，不堪忍之心。乌陀夷！因此之故，那些族姓子所缚的，乃为不坚不牢，不转增转急，而可以断绝，而则得解脱。」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乌陀夷，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九三、牟犁破群那经第二（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教诫牟犁破群那比丘。因为他常与比丘尼共集会，如有人向他道说比丘尼的话，就会起瞋恚憎嫉，乃至斗诤，如有人向比丘尼提起时，也同样的。佛陀听闻而知，乃诃责破群那，而教说他要有开于出家当学之事：(1)学一坐食，(2)学善语恭顺，(3)学五言道，(4)成就四无量心，(5)受扭打、石掷、刀害等，也得学习忍耐堪辱，不用恶语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牟犁破群那（茂罗破群比丘），和比丘尼数共集会（屡次一同集会），如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说（说不名誉事、诽谤）比丘尼的话，他听后，便会起瞋恚憎嫉之心，乃至会和人斗诤。如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牟犁破群那比丘的话，诸比丘尼听后，也会起瞋恚憎嫉，乃至会和人斗诤。

众多的比丘听后，便往诣佛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牟犁破群那比丘和比丘尼常常共同集会，如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说比丘尼的话，他听后，便会起瞋恚憎嫉，乃至会和人斗诤。如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牟犁破群那比丘的话，诸比丘尼听后，也会起瞋恚憎嫉之心，乃至会和人斗诤。」

世尊听后，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到了牟犁破群那比丘之处，去对他说：『世尊在叫你。』」那位比丘听后说：「唯然，世尊！」就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而去，就到了牟犁破群那比丘之处，而对他说：「世尊现在叫你。」牟犁破群那比丘听后，就来诣佛所，到后，为佛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告诉他说：「破群那！你是否真的常和比丘尼们共同集会？而如有人向你道说比丘尼的话，你听后，便会起瞋恚憎嫉，乃至会和人斗诤；如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你的话，诸比丘尼听后，也同样的会起瞋恚憎嫉，乃至会和人斗诤？破群那！你实在是如是吗？」破群那回答说：「实在是的！世尊！」

世尊又问说：「破群那！你不是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吗？」破群那回答说：「唯然！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破群那！因为你乃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那就应当要学如是之事：如果有欲有念，而依家（依于在家时的，也就是世俗的意欲）的话，就应断灭它；如有欲有念，而依于无欲的话，就应学习，就应修持，就应广布。破群那！你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也问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

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此之故，你们既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的话，就应当要作如是而学：如有欲有念，而依于世俗的话，就应

当把它断灭；如有欲有念，而依于无欲的话，就应该学习，应该修持，应该广布的，你们应该要作如是而学！往昔之时，我曾经告诉过诸比丘们说：『你们！不管是如有比丘多所知识，或者如有比丘为少所知识，其一切都应尽学一坐食（一旦坐下而食，则至于食毕，都不移坐之一席饭食），学一坐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那些诸比丘之有多所知识，或者是少所知识的，都同样的尽学一坐食，学习一坐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那些诸比丘们，可于我心（以我所说的为悦可于心），我也不免一再的多于教诃，诸比丘们则能因此而生念，而向于法，次于法（依法之次第而修，而达到证悟的境地）。

犹如乘马车那样，御者乘马车时，用左手执辔，用右手执策（鞭），随着八道而行（不管那一条路），都能任其意而到其目的地。像如是的，诸比丘都可于我心，我也不必一再的多于教诃，诸比丘们则能因此而生念，而向于法，次于法。有如在良

地里有娑罗树林，那些治林的人，都聪明黠慧而不懈怠，他们都能随时去修治娑罗树根，都数数（常常）施诸锄粪，也用水溉灌，高的就掘为下，下的就填为满。如果边生恶草的话，就耨除而弃之（拔除杂草）。如果并生曲戾，恶而不直的话，就拔根而放着于外。如果枝生横曲的话，就把它落治之（剪除修整）。假如在近边新生调直而好的话，便随时把它培治，数数的施给锄粪，用水去溉灌。像如是的，其良地的娑罗树林，就会转转（展转）而茂盛。也如这样的，诸比丘们可于我心，我也不必一再的多于教诃。

我也不说他们为善语恭顺，所谓由于衣钵、饮食、床榻、汤药，以及诸生活之具之故（我不说他们为了衣钵等诸生活必需之物，而称说他们为柔和恭顺）。为甚么呢？因为那些比丘如不得这些物品时，还是不善语恭顺，而会成就为不善语之恭顺法之故。

如有比丘为了远离，依于远离，住于远离，而善语恭顺，成就善语恭顺的话，我就会说他为善语恭顺。为甚么呢？因为或者有一位善护善逝的行者，所谓由于他乃没有恶语言之故。如他不发恶语言的话，便不会瞋恚，也不会憎嫉，不忧缠住，不憎瞋恚，不发露恶。那些诸比丘们看见后，便作如是之念：这位贤者，乃为忍辱温和和堪耐，是善制、善

定、善息。如果他发恶语言的话，便会瞋恚憎嫉，而忧缠而住，而憎恚发露。那些诸比丘们看见后，便会作如是之念：这位贤者，乃为恶性急弊，而粗犷，为不定、不制、不息之人。为甚么呢？

比丘们！往昔之时，有一位居士妇（女居士），名叫鞞陀提，极为大富乐，有很多的钱财，有畜牧产业，不可以称计之多，为王所封户、食邑。其米谷很丰饶，以及有若干种诸生活之其。那时，这位居士妇鞞陀提，有如是的大名称，流布于诸方：居士妇鞞陀提，为一位忍辱堪耐而温和的人，也是善制、善定、善息的妇人。在那个时候，居士妇鞞陀提有一位婢女，名叫做黑，本为侍者，有妙善之言，有少多的善行。这位黑婢曾作如是之念：我的大家（主人）居士妇鞞陀提，有如是的大名称，流布于诸方：居士妇鞞陀提为一位忍辱堪耐温和的人，为善制、善定、善息的妇人。我现在宁可试一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到底是实在会瞋恚，或者实在不会瞋恚呢？

于是，黑婢乃故意倒卧而不早起，夫人就叫他说：『黑婢！为甚么不早起呢？』（为人婢，应晚睡早起）。黑婢听后，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实在有瞋，并不是不瞋，都因为我善能料理家业，善于经营，善于护持之故，才能使我的大家居士妇鞞陀提，有如是的极大的名称，流布

于诸方的。所谓被人称谓：居士妇鞞陀提，是一位忍辱堪耐而温和，也是一位善制、善定、善息的妇人。我现在宁可再于更大的试一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实在会瞋恚，

或者实在不瞋恚呢？

于是，黑婢乃卧到极为晚，还不起床，夫人就叫她而说：『黑婢！为甚么这么晚，还不起床呢？』黑婢听后，曾作如是之念：我的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实在有瞋恚，并不是没有瞋恚的。都是我之善能料理家业，善于经营，善于护持之故，才能使我的大家居士妇鞞陀提有如是的极大的名称，流布于诸方的。人家所谓：居士妇鞞陀提为一位忍辱堪耐而温和的妇人，也为善制、善定、善息的妇人。我现在宁可一再的更为极大之试，去试一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到底实在有瞋恚，或者实在没有瞋恚呢？

于是，黑婢乃卧至于晡时（申时、夕时），才起来，夫人呼叫而说：『黑婢！为甚么睡到晡时才起来呢？既不自己去作，也不教他人去作？此黑婢不听随我的教言（不听话）。此黑婢乃轻慢于我！』便起大瞋恚，而生憎嫉，其额起三脉，皱其面，而自往，而闭户下辟（关门户），手执大杖，去打黑婢之头，使其头破血流。于是，黑婢的头破血流后，便到比邻去向人说其事。就这样的讼声纷纭而起，而向多方面去道说（诽谤）而说：『尊贤们！你们看见这位被人称为忍辱的行人，被称为堪耐温

和，善制、善定、善息之行的妇人吗？她骂我说：黑婢！为甚么睡至于晡时才起来？既不自作，也不教他人去作？此黑婢不随我教！此黑婢轻慢于我！就这样的起大瞋恚而生憎嫉，其额起三脉，皱面而来，就闭户下辟，手执大杖，打我的头，使我的头破血流。』那个时候，居士妇鞞陀提，就这样的有了极大的恶名，流布于诸方。所谓：居士妇鞞陀提，是一位恶性急弊而粗犷的妇人，是不定、不制、不息的妇人！

像如是的，或者有一位善护善逝的行者，所谓由于他乃没有恶语言之故。如他不发恶语言的话，便不会瞋恚，也不会憎嫉，不忧缠而住，不会增瞋恚，不会发露恶。那些诸比丘们看见后，便作如是之念：这位贤者，是一位忍辱温和堪耐，而善制、善定、善息的行者。如果他发恶语言的话，便会瞋恚憎嫉，而忧缠而住，而憎恚发恶。那些诸比丘们看见后，便会作如是之念：这位贤者为一名恶性急弊，而粗犷，而不定不制不息的人。

其次，有五言道（五种语路，五种讲法）。如他说之语，或时或非时（或适时，或者不适时），或真或非真，或软或坚，或慈或恚，或有义或无义是。你们应知道！此五言道，如他说话之时，或者其心有变易者，或者其口为恶言者，我就会说你们乃因于此，而必衰，你们应该要学此五言道！如果

他说时，其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于怨家之人，缘于他，而起慈悲心，心与慈俱，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与慈俱，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悲与喜，也同样的道理。而心与舍俱，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你们当学如是！犹如有人，执持大铎锹而来，而作如是之语：『我能使此大地，令其变成为非地。』他说后，便处处掘了又掘，而唾溺去污它。说恶言的人，便作如是之说，说他能令大地变为非地。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个人，以此方便，能使大地变作为非地吗？」

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因为此大地乃为甚深而极广，而不可以测量，因此之故，那个人以此方便，是不能使此大地变作为非地的。世尊！唯有使那个人唐（徒）自疲劳而已。」

佛陀说：「像如是的，此五言道，如他说的话，或时或非时（适时、不适时），或真或不真，或软或坚，或慈或恚，或有义或无义。你们对于此五言道，如他说时，或心变易者，或口恶言的话，我就会说你们会因此而必衰，你们当学习此五言道！如他说时，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言说者（刚才所

说的)，缘于他而起慈愍之心，心行如地，而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你们应当要学如是！犹如有人，持大草炬，而作如是之语说：『我以此草炬，要用来烧热恒伽之水（恒河水），使其作为沸汤。』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个人用此方便，是否能使恒伽水变为热，而作为沸汤吗？」

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因为那恒伽水为甚深而极广，不可以度量，因此之故，那个人用此方便，也不能使恒伽之水变热，而使其作为沸汤的。世尊！唯使那个人徒（唐）自疲劳而已。」

佛陀说：「像如是的，此五言道，如他说的话，或时或非时（适时、不适时），或真或不真，或软或坚，或慈或恚，或有义或无义。你们对于此五言道，如他说时，或心会变易者，或口为恶言者，我就会说你们因此而必衰，你们应当学习此五言道！如他说时，其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言说者（刚才所说的），缘于他，而起慈愍心，心行如恒伽水，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你们应当作如是而学！犹如画师、画师的弟子，持种种的彩色之料来，他们作如是之说：『我要在此虚空，画作形像，以彩色料来庄染。』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些画师、画师的弟子，用此方便，宁能（是否能够）在于虚空中画作形像，以彩色之料去庄染吗？」

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世尊！因为此虚空乃非色（不是有物体），不可见无对（没有质碍），因此之故，那些画师、画师的弟子，以此方便，实不能在于虚空中画作形像，以彩色之料来庄染的。世尊！但使那些画师、画师的弟子，唐（徒）自疲劳而已！」

佛陀说：「像如是的，此五言道，如他说的话，或时或非时（适时、不适时），或真或不真，或软或坚，或慈或恚，或有义或无义。你们对于此五言道，如他说时，或心变易者，或口恶言者，我就会说你们因此而必衰，你们应当学习此五言道！如他说时，心不变易，口无恶言，向言说者（刚才所说的），缘于他，而起慈愍心，心行如虚空，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你们应当要如是而学！犹如猫皮囊，柔治而使其极软，能除甄甄之声（瓦之破声），而为无甄甄之声。那里或者有人用手拳而掬，用石掷、杖打，或者用刀去斫它，或者扑着于地，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个猫皮囊，柔治而为极软，而除去了甄甄之声，而无甄甄之声，它，是否再会有甄甄之声吗？」

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为甚么呢？世尊！因为那个猫皮囊，柔治而为极软，已除去了甄甄之事，已不会有甄甄之声，因此之故，已再也没有甄甄之声了。」

佛陀说：「像如是的。诸比丘！如有他人，以拳掬、石掷，或以杖打刀斫时，你们如果被人拳掬石掷，杖打刀斫时，或者心会变易者！或有口会出恶言的话，我就会说你们因此而必定会衰微。你们应当要学！如被他人拳杖石掷，或杖打刀斫时，心应不变易，口也不发恶言，由于刚才的捶打之人，而缘他，而起慈愍之心，心行如猫皮囊，而无结互无怨，无恚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你们应当要如是而学！如有贼来，曾用其利的锯刀，节节的解截，你们如遇有这种贼来，而以利的锯刀，节节的解截时，或者心会变易者，或者口会出恶言的话，我就会说你们，由于此而必定会衰微。你们应当要学习！如有贼来，以利锯利刀，节节的解节时，心不变易，口不出恶言，由于刚才割截你的人，就缘于他而起慈愍之心，心与慈俱，遍满于一方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心与慈俱，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之对于悲与喜，也同样的道理。而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而无

净，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你们当学如是！」

于是，世尊叹诸比丘说：「善哉！善哉！你们应当要数数的念利的锯刀之喻于沙门之教。你们应数数的念利的锯刀之喻于沙门之教后，你们是否看见他用不爱之恶语言向于我，而我听后，会不堪耐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又叹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你们应当数数念利的锯刀之喻于沙门之教，你们应数数的念利的锯刀之喻于沙门教后，如你们游行于东方时，必定会得安乐，不会有众苦患；如游行于南方、西方、北方的话，都必得安乐，而没有众苦之患。善哉！善哉！你们应当数数念利的锯刀之喻于沙门之教，你们如数数念于利的锯刀之喻于沙门教后，我尚且不说你们乃停顿在于诸善法中而住，更何况说你们会衰退呢？你们只当在于昼夜都增长善法，而不衰退的。善哉！善哉！你们应当数数念利的锯刀之喻于沙门之教，你们应数数念利的锯刀之喻于沙门教后，在于二果（三果、四果）当中，必定能得其一，或者在于现世当中得究竟智（四果阿罗汉），或者又有余而得阿那含果（不还，三果阿罗汉）。」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一

### 一九四、跋陀和利经第三（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跋陀和利比丘自言他不能堪任一坐食，而不奉行佛说一坐食之教，而独离于众，藏一夏不见世尊。在夏安居完了，过三月后，乃诣佛悔过。佛曾当面责诃，终于接受而悔。佛并为其解说具戒则得四增上心、三明达。跋陀和利又问：何因何缘诸比丘们会同犯于界，或有苦治，或不苦治呢？佛乃为说四种比丘，并说往昔设少戒而都遵奉，今设多戒，比丘们却多不奉行之因。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和大比丘们俱，而受夏坐（结夏安居）。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一坐食，一坐食后，乃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

那时，尊者跋陀和利（食无厌足，气力强盛，教化无穷，无所畏难第一），也在于大众当中。于是，尊者跋陀和利，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而向佛，而



白佛说：「世尊！我乃不堪任于一坐食。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我一坐食的话，就会同于不了事，会懊恼而心悔。世尊！因此之故，我乃不堪任于一坐食的。」

世尊告诉他说：「跋陀和利！如我受人之请，你也随我而去，我乃听允你请其食，持回一分去一坐食（允许他当场食一分，又拿一分食物回去一坐食）。跋陀和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快得生活的。」尊者跋陀和利又再白佛说：「世尊！像如是之事，我也是不堪于一坐食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我一坐食的话，乃同于不了事，会懊恼心悔的。世尊！因此之故，我乃不堪任于一坐食的。」

世尊又至于再三的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乃一坐食，我一坐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你们也应当学习一坐食，一坐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尊者跋陀和利也是至于再三的从座而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我不堪任于一坐食，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我一坐食的话，就是同于不了事，会懊恼心悔的。」

世尊！因此之故，我乃不堪任于一坐食的。」

世尊又至于再三的告诉他说：「跋陀和利！如我受人之请，你也随我去赴斋，我就听许你请其食物，持回去一坐食。跋陀和利！如果是如是的话，就能快得生活。」尊者跋陀和利又至再三的白佛说：「世尊！像如是之事，我又不堪任于一坐食的。为甚么呢？因为如果一坐食的话，就同于不了事，会懊恼心悔的。世尊！因此之故，我乃不堪任于一坐食的。」

那时，世尊乃为比丘众施設一坐食之戒，诸比丘众都能遵奉而学其戒，以及学世尊的境界，和诸微妙之法，唯有尊者跋陀和利，说他不堪任其戒，而从座起而去。为甚么呢？因为他不学其戒，以及世尊的境界和诸微妙之法之故。于是，尊者跋陀和利，遂藏一夏之间（三个月），不拜见世尊。为甚么呢？因为不学习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和诸微妙之法之故。

这时，诸比丘为佛缝作法衣，世尊在于舍卫国受夏坐完毕，经过此三个月后，那些补治法衣之事都作完后，就会摄衣持钵，当会游行于其它的人间。尊者跋陀和利听诸比丘为佛作衣，世尊已在舍卫国受夏坐完毕，经过其三个月后，那些补治法衣之事完毕，就会摄衣持钵，当会游行于人间。尊者跋陀和利听后，就往诣诸比丘之处。诸比丘遥见尊者跋陀和利之到来，便作如是之语说：「贤者跋陀和利！你应当知！大众都在此为佛作衣，世尊在舍卫国受夏坐完毕，经过此三个月后，则补治法衣完了时，就会摄衣持钵，当会游行于人间。跋陀和利！应该在于彼处，善自守护，不可使后时，致有多烦劳才好！」

尊者跋陀和利听此语后，就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白佛而说：「世尊！我实在有罪过！我实在有罪过！我乃如愚如痴，如不了，如不善！为甚么呢？因为世尊为比丘众施設一坐食之戒，诸比丘们都遵奉而学此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唯我一人说不堪任，就从座起而去。为甚么呢？因为不学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之故。」

世尊告诉他说：「跋陀和利！你在于那时，不知道众多的比丘、比丘尼，都在于舍卫国，而受夏坐（结夏安居），他们知我、见我而说：有比丘名叫跋陀和利，为世尊的弟子，并不学习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跋陀和利！你在于那时，不知如此之事吗？跋陀和利！你在于那时不知众多的优婆塞、优婆夷，居于舍卫国，他们知我，见我而说：有一位比丘，名叫跋陀和利，为世尊的弟子，并不学习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跋陀和利！你在于那时不知如此之事吗？跋陀和利！你在于那时不知众多的异学沙门、梵志，在于舍卫国，而受夏坐，他们知道我，而见我而说：有一位比丘名叫跋陀和利，为沙门瞿昙的弟子，有名德，然而不学习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跋陀和利！你在于那时，不知如此之事吗？」

跋陀和利！如有比丘俱解脱（除定与慧之障碍）的话，我就会对他说：『汝来入泥！』（你为我倒卧于污泥之上，当作桥梁吧！）跋陀和利！你的意见如何呢？我教那位比丘，那位比丘宁当可住，而移，而避吗？」尊者跋陀和利回答说：「弗也！」

世尊告诉他说：「跋陀和利！如有比丘，假如不是俱解脱，而是慧解脱（除智慧之障碍），假如不是慧解脱，而为有身证者（身证不还果。修灭尽定，为无心定，是依身而证得，故名），假如不是有身证，而为见到者（见得，自我披见经典，随其教法而行者，在修道位）假如不是见到，而为信解脱（信他人的言教而入于修道位者），假如不是信解脱，而为有法行者（自依圣法而行，见道位），假如不是法行，而为有信行者（信他教而行，见道位），我就对他而说：『你来入泥！』跋陀和利！你的意见如何呢？我教导那位比丘，那位比丘，宁当可住，而移避吗？」尊者跋陀和利回答说：「弗也！」

世尊告诉他说：「跋陀和利！你的意见如何呢？你在那个时候，是否已得信行、法行，信解脱、见到，身证、慧解脱、俱解脱的那一种吗？」尊者跋陀和利回答说：「弗也！」世尊告诉他说：「跋陀和利！你在于那个时候，非如空屋吗？」（为空无所得，是空虚而陷入于错误）。

于是，尊者跋陀和利被世尊当面呵责后，内怀忧戚，乃低头而默然，而失辩无言，如有所伺（思）的样子。

于是，世尊当面呵责尊者跋陀和利后，又欲使其欢喜，而告诉他说：「跋陀和利！你当于那个时候，对于我，并没有信法静，也没有爱法静，没有诤法之静。为甚么呢？我为了比丘众，而施設一坐食之戒，诸比丘众都能遵奉学戒，以及世尊之境界、诸微妙之法，唯有你说不堪任，就从座起而去。为甚么呢？因为你不学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之故。」

尊者跋陀和利白佛说：「实在是的！为甚么呢？因为世尊为比丘众施設一坐食之戒，诸比丘众皆能遵奉而学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唯有我说不堪任，而从座起而去。为甚么呢？因为不学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之故，唯愿世尊纳受我的过失！我见自己之过失后，当会自悔过，从今以后会护持其戒，不会再更作此过失。」

世尊告诉他说：「跋陀和利！像如是的，你实在是如愚如痴，如不了义，如不善行的了。为甚么呢？我为诸比丘众施設一坐食之戒，诸比丘众都遵奉学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唯有你说不堪任，就从座起而去。为甚么呢？因为你不学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之故。跋陀和利！如你有过失，见后自悔，从今以后要护持其戒，不再更作如此的过失的话，则跋陀和利！像如是的，就能在于圣法与律当中，有益而不损的。如你有过失，见已自悔，从今以后要护持，不再更作的话，则跋陀和利！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比丘，不学具戒的人，他住于无事处，在于山林树下，或者居在高岩寂无音声之处。远离而无恶，而没有人民之处，在那里随顺而燕坐。他住于远离之处，在那里精勤修行，而得增上之心，在于现在乐居。他住在远离处，精勤修行，安隐快乐之后，却诬谤世尊之戒，以及诬谤天、诸有智者、梵行者，也诬谤自己之戒。他诬谤世尊之戒，以及诬谤天、诸智者、梵行者，也诬谤自己之戒后，便不会生欢悦。不生欢悦后，便不会生喜。不生喜后，便不会止身。不止身后，便不会觉乐。不觉乐后，其心便不会有定。跋陀和利！贤圣的弟子，其心如不定的话，便不能见如实、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见真理）。

跋陀和利！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有比丘学具戒的话，他住于无事处，在于山林树下，或者居住于高岩寂无音声，远离而无恶，而没有人民之处，在那里随顺燕坐。他住于远离处，修行精勤，得增上心，在于现法乐

居。他住在于远离处，修行精勤，安隐快乐后，不诬谤世尊之戒，不诬谤天，以及诸智者、梵行者，也不诬谤自己之戒。他不诬谤世尊之戒，不诬谤天，及诸智者、梵行者，也不诬谤自己之戒后，便会生欢悦，生欢悦后，便会生喜，生喜后，便会止身，止身后，便会觉得安乐，觉得安乐后，其心便会定。

跋陀和利！贤圣的弟子，其心已定后，便见如实、知如真（如实而知见真理）。见如实、知如真之后便会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粗寻）、有观（细伺），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跋陀和利！这叫做他在于那个时候，得第一增上之心，就在于现法当中，得安乐居，为容易而不可得，安乐而住，而无怖畏，为安隐快乐，令升涅槃（能由此而慢慢的升上而至于涅槃）。其次为其觉与观已息，已内静而一心，无觉、无观（没有粗寻细伺），由于禅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跋陀和利！这叫做他在于那时得第二增上心，就在于现法当中得安乐而居，为容易而不可得，乐住而无怖畏，而安隐快乐，令其升上涅槃。其次就是他离于喜欲，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所说的，圣者所舍的，圣者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跋陀和利！这叫做他在于那时得第三增上心，就在于现法当中得安乐居，为容易而不可得，而乐住而无怖畏，安隐快乐，令升于涅槃。其次，他之乐已灭、苦已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为不苦不乐，而舍、而念、而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跋陀和利！这叫做他在于那时得第四增上心，就在于现法当中得安乐居，为容易而不可得，乐住而无怖畏，安隐快乐，令升于涅槃。

他像如是的得定心清静，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学忆宿命智通，而作证（证宿命智明）。他有行有相貌，忆念本来无量之往昔所经历的。所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的成劫败劫以前之众生，那一位名叫某某，某某的往昔的更历。如说：我曾生在那里，而为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的饮食、如是的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讫等，所谓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死在这里，出生于那里，在那里死，而在于这里出生等），而为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的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讫（命终）等事。跋陀和利！这叫做他在于那时得此第一明达。由于本来没有放逸，乐住于远离，修行精勤，所谓无智消灭，而智慧生，黑闇破坏而光明成，无明消灭而光明产生，就叫做忆宿命智，作证而明达。

他像如是的得定心清静，无秽而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之心，而学习生死智通而作证（证生死智明）。他以清静的天眼，超出过于人眼，看此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能见其如真（如实而见）。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成就口与意的恶行，诽谤圣人，由于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他乃因缘于此（由于此恶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反之而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妙行，成就口与意的妙行，也不诽谤圣人，由于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他则由于此善的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至于善处，会上生于天中。跋陀和利！这叫做他在于那时，得第二明达，由于本来没有放逸，乐住而远离，而精勤的修行，无智消灭，而智慧生，黑闇破坏而光明成就，无明消灭而光明生，就叫做生死智作证而明达。

他像如是的得定心清静，无秽而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而学漏尽智通作证（证漏尽智明）。他知此为苦如真，知此为苦之集，知此为苦之灭，知此为苦之灭之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四谛的真理）。他知此漏如真，知此为漏之集、知此为漏之灭、知此为漏之灭道如真（如实而知漏—烦恼的四谛）。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致于欲漏之心解脱，有漏、无明漏之心解脱，解脱后，便知为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之身，而知如真（如实而知道

已解脱生死的问题，而为没有生死可轮转。）跋陀和利！这叫做他在于那时，得第三明达，由于本来没有放逸，乐住于远离，精勤修行，无智消灭，而智慧生，黑闇破坏而光明成就，无明消灭而光明产生，所谓漏尽智作证而明达。」

于是，尊者跋陀和利，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甚么缘，诸比丘们同样的犯于禁戒，然而或者有苦治（惩治），或者不苦治呢？」

世尊回答说：「跋陀和利！或者有比丘，数数犯戒（常常犯戒），由于数数犯戒之故，被诸梵行者所诃，所见闻的，乃从于他之疑而来的。他被诸梵行者所诃，所见闻的，从于他之疑后，他便会说异异论外之余事，（被人诃责或忠告后，就会以不相关之语回避，而向于事外而言他事）。而会瞋恚憎嫉，会发怒而广为恶，会触娆于众，轻慢于众，而作如是之说：『我现在当作使众人欢喜而会可意的。』会作如是之意。跋陀和利！诸比丘便作如是之念：然而这位贤者乃数数（常常）犯戒，由于数数犯戒之故，为诸梵行者所诃其见闻，从他之疑而来的。他被诸梵行者所诃其见闻，从他之疑而来后，他便说异异论外之余事，而瞋恚憎嫉，而发怒广恶，而触娆于众，轻慢于众，而作如是之说：『我现在当作那些使众欢喜而可意之事。』大众见后，而作如是之语：『诸位尊贤！当观，而令其久住于业。』跋陀和利！诸比丘们就如如是而观，而令其久住于业。」

或者有比丘，曾经数数犯戒，由于数数犯戒之故，被诸梵行者所诃其所见闻，为他疑者。他被诸梵行者所诃所见闻，而从他之疑而来之后，并不说异异论之外余之事，也不起瞋恚憎嫉，不发怒广恶，不触娆于大众，不轻慢于大众，也不作如是之说：『我现在当作使众欢喜而可意之事。』并不作如是之意。跋陀和利！诸比丘们便作如是之念：虽然这位贤者曾经数数犯戒，而由于数数犯戒之故，被诸梵行者所诃，其所见闻乃从他而疑者。他为诸梵行者所诃其所见闻，从他之疑后，并不说异异论之外余之事，并不瞋恚憎嫉，不发怒广恶，不触娆于众，不轻慢于众，不作如是之说：『我现在当作使众欢喜，而可意之事。』大众见后，而作如是之语：『诸位尊贤！当观察，而使其早灭其罪。』跋陀和利！

诸比丘如是的观察，使他能早灭其罪业，轻犯禁戒，也是如此。」

跋陀和利！或者有一类比丘，有信（少有信）、有爱（少有爱念）、有静（少静）。现在这位比丘既为有信、有爱、有静，则如我们苦治这位贤者的话，则现在这位贤者，既有信、有爱、有静，因此之故，就必定会断灭其罪。我们宁可善于共同将这位贤者予以拥护，诸比丘便善于共同将他拥护。跋陀和利！譬如有人，唯有一只眼，其诸亲属为了怜念愍伤他，求利及饶益，求他的安隐快乐，而善于共同将护，并不使此人有寒热、饥渴、有病、有忧、有病忧；不可尘弃他，不可烟苦他，不可尘弃烟苦他。为甚么呢？因为又恐此人再失去其另一眼，因此之故，其亲属都善于将护他。跋陀和利！像如是的，这位比丘有少信、少爱、少有静时，诸比丘们便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比丘，有少信、少爱，而少有静念，如我们苦治于这位贤者的话，则现在这位贤者既有少信、少爱、少有静，就会因此而必定会断灭其恶业，我们宁可善于其将拥护于这位贤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便善于共同将护，有如其亲属之爱护一眼之人一样。」

于是，尊者跋陀和利，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甚么因甚么缘，从前少施設禁戒，而有好多的比丘遵奉受持者？甚么因甚么缘，世尊在于今天多施設禁戒，却少有比丘遵奉受持呢？」

世尊回答说：「跋陀和利！如果比丘众不得利的话，则大众便没有喜好之法（依止于漏，为漏所起之法）；假如大众得利的话，便会生起喜好之法。生喜好之法后，世尊欲断此喜好之故，便为弟子们施設于禁戒。像如是而被称誉广大，为上尊王之所识知，而有大福、多学问。跋陀和利！如果大众不多闻的话，大众便不生喜

好之法，如大众多闻的话（得多闻），大众便会生喜好之法。世尊为了欲断此喜好之法之故，便为弟子们施設戒。跋陀和利！不是由于断现世之漏之故，为了弟子施設禁戒的。我乃为了断除后世之漏之故，为了弟子们施設禁戒的。跋陀和利！因此之故，我为弟子断漏之故，而施設禁戒，他们就至于受我之教。跋陀和利！我在于往昔之时，为诸比丘说清淨的马喻之法，此中，到底是为了甚么因，你能忆起吗？」

尊者跋陀和利白佛说：「世尊！此中有所因的。为甚么呢？世尊为诸比丘施設一坐食之戒，诸比丘众都能遵奉学戒，以及世尊之境界、诸微妙之法，唯我说不堪任，乃从座起而去，由于不学具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之故。世尊！这就是此中有所因的。」

世尊告诉他说：「跋陀和利！此中不但是其因如此。跋陀和利！如我为诸比丘当说清淨的马喻之法的话，你必定不能一心，不能善于恭敬，不思念而听。跋陀和利！这叫做此中更有因的。」

于是，尊者跋陀和利，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了。善逝！现在正是时候了。如世尊为诸比丘说清淨的马喻之法的话，诸比丘们从世尊听后，当会善于受持的！」

世尊告诉他说：「跋陀和利！犹如善知御马之人之得清淨的良马那样，那位善知的御者，首先会治其口，治其口后，就会有不乐于动转，或者为欲（喜欢），或者为不欲（不喜欢）。为甚么呢？因为未曾治之故。跋陀和利！如清淨的良马，能顺从御者之治的话，则以第一治，而得成就其御马时，就再更治而勒其口、绊其脚，绊脚、勒口，而令其驱行，用令止斗，堪任为王者所乘，而为无上之行。无上而息治其诸支节，悉御而令其成就，就会有不乐于动转，或者为欲愿，或者不欲愿。为甚么呢？因为数数而治之故。跋陀和利！如清淨的良马，经那位御马的人数数调治时，而得以成就的话，他就在于那时为调御、善于调御，而得无上之调，而得第一无上之调，而为无上行、得第一行，便适中于王乘，食于王粟，称说为王马。

跋陀和利！像如是的，如果时有贤良的智人，成就十无学之法（八正道，加正智、正解脱），所谓无学的正见，乃至无学的正智的话，他就会在于那时，为调御、善于调御，而得无上之调、得第一无上之调，为无中止、得第一止，除一切曲，除一切秽，除一切怖，除一切痴，除一切谄，而止一切尘，净一切垢，而无所著，而为可敬可重，可奉可祠，为一切天人的良福田的。」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尊者跋陀和利，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九五、阿湿具经第四（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设一日一食之戒，阿湿具与弗那婆修二比丘，都不遵佛的禁戒，过中午也食，而耽于安隐快乐。佛陀知后，就责诃他们，而为说乐觉、苦觉、修不修义，以及说修行不放逸之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迦尸国，和大比丘众，都俱游在于一处，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每日一食，每天只吃一次食后，为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都轻便，气力为康强，而安隐快乐。你们也应该一日吃一次，每日只吃一次后，为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

那时，世尊为诸比丘们施設一日一食之戒，诸比丘们都遵奉学戒，以及世尊的

境界、诸微妙之法。于是，世尊乃展转面到迦罗赖，住在于迦罗赖之北村的尸摄和林。

那时，迦罗赖中，有二位比丘，一名叫阿湿具（马宿，为六群比丘之一。六群比丘为佛世时，常成党而做非律仪事），第二之名称叫做弗那婆修（满宿，也是六群比丘之一），为旧（从前）的土地主、寺主、宗主的人物。他们都吃朝食、暮食、昼食，为过中午也吃食的比丘。他们朝也食，暮也食，昼也食，过中午也食后，就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众多的比丘听后，就往诣阿湿具比丘，以及弗那婆修比丘之处，而对他们说：「阿湿具！弗那婆修！世尊游行在迦尸国，和大比丘众，俱游在于一处，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都康强，安隐快乐。你们也应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那时，世尊为了诸比丘众，而施設每日一食之戒，诸

比丘众都遵奉学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阿湿具！弗那婆修！你们也应该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你们不可违逆世尊，以及比丘众。」

阿湿具和弗那婆修听后，回答说：「诸位贤者！我们吃朝食、暮食、昼食、过中午后也食。我们朝食、暮食、昼食、过中午也食后，也为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我们为甚么缘故，要舍弃现状，而须待后来呢？」像如是的再三的问答。

他们众多的比丘，不能使阿湿具，以及弗那婆修，除去其恶邪见后，就从其座位站起，而舍弃他们而去，就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白佛说：「世尊！在此迦罗赖中，有二位比丘，一名叫阿湿具，第二位之名称叫做弗那婆修，本为土地之主、寺主、宗主。他们吃朝食，也吃暮食、昼食，所谓过中午也食。他们朝食、暮食、昼食、过中食后，也为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世尊！我们听到此消息后，便往至于阿湿具比丘，以及弗那婆修比丘之处，对他们而说：「阿湿具！弗那婆修！世尊游在迦尸国，和大比丘众俱游在于一处，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乃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你们也应该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那时，世尊为比丘众施設每日一食之戒，诸比丘众都遵奉学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阿湿具！弗那婆修！你们也应该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即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你们不可违逆世尊，以及比丘众。」

阿湿具比丘，和弗那婆修比丘听后，回答我们说：『诸位贤者！我们吃朝食，也吃暮食、昼食，过中午后都食。我们朝食、暮食、昼食、过中午之食后，也为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我们为甚么要舍弃现在之乐，而须待于后来之乐呢？』像如是的曾经有再三的问答。世尊！像如是的，我们不能使阿湿具、弗那婆修们除弃其恶邪见，就从座位站起，舍离他们而去。」

世尊听后，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到阿湿具、弗那婆修比丘之处，去对他们如是说：『阿湿具！弗那婆修！世尊在叫你们！』」一位比丘听后，即说：「唯然！世尊！」就从其座站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而去，而到了阿湿具比丘，以及弗那婆修比丘之处，而对他们说：「阿湿具！弗那婆修！世尊在叫贤者您们。」阿湿具、弗那婆修听后，即诸佛

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说：「阿湿具！弗那婆修！众多的比丘是否曾经对你们说：『阿湿具比丘！弗那婆修比丘！世尊游行在迦尸国，和大比丘众俱游在于一处，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你们也应该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

安隐快乐。那时，世尊为诸比丘众施設每日一食之戒，诸比丘众都遵奉学戒，以及世尊的境界、诸微妙之法。阿湿具！弗那婆修！你们也应该每日一食，每日一食后，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你们不可违逆世尊，以及诸比丘众。」

阿湿具！弗那婆修！你们听后，对诸比丘们说：『诸位贤者！我们朝食、暮食、昼食、过中午后也食。我们朝食、暮食、昼食、过中午也食后，也是无为无求，没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隐快乐。我们为甚么要舍弃现乐，而须待后来呢？』像如是的经过再三的问答。阿湿具！弗那婆修！诸比丘不能使你们舍弃恶邪见，就从其座站起，舍弃你们而去，是吗？」阿湿具、弗那婆修回答说：「实在是这样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阿湿具！弗那婆修！你们是否知道说如是之法吗？所谓：如有人觉乐觉（受快乐之受，乐受）的话，则他觉乐觉（乐受）后，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如有人觉苦觉（受苦痛之受，苦受）的话，则他觉苦觉后，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此法是否听过吗？」

阿湿具、弗那婆修回答说：「唯然！我们曾经像如是的知道世尊之说法，所谓：如有人觉乐觉的话，则他觉乐觉后，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如有人觉苦觉的话，则他觉苦觉后，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

世尊乃诃责阿湿具、弗那婆修比丘说：「你们这些愚痴的人！由于甚么因由而能知我如是之说法呢？你们这些愚痴的人！到底从甚么口去听过如是之说法呢？你们这些愚痴的人！我并不一向说过，你们却一向受持。你们这些愚痴的人！被众多的比丘语时，应该要作如是而如法的回答：『我们未知，当问诸比丘啊！』」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也像如是的知我说，所谓：如有人觉乐觉的话，则他觉乐觉后，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如有人觉苦觉的话，则他觉苦觉后，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是否这样的了知过吗？」众多的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又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了知我的说法呢？」众多的比丘回答说：「世尊！我们乃如是的了知世尊之说法的，所谓：或有人觉乐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或者有人觉乐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或者有人觉苦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或者有人觉苦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的。世尊！我们乃如是而知世尊所说之法。」

世尊听后，称叹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如你们之如是之说的。所谓：或有人觉乐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或者有人觉乐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或者有人觉苦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或者有人觉苦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灭，善法会转增的。为甚么呢？因为我也如是之说的，所谓：或有人觉乐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或者有人觉乐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或者有人觉苦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或者有人觉苦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的。」

如果我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不见、不解、不得、不正尽觉的话，则或者有人乐觉（乐受）的话，其不善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我就不应该说须断乐觉。如我不知如真，不见、不解、不得、不正尽觉的话，则或者有人乐觉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则我就不应该说须修乐觉。如我不知如真，不见、不解、不得、不正尽觉的话，或者有人苦觉时，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则我就不应该说要断苦觉。如我不知如真，不见、不解、不得、不正尽觉的话，或者有人苦觉时，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

善法会转增，则我就不应该说须修苦觉。

如我知如真，见、解、得（都如真）、正尽觉的话，或者有乐觉的人，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因此之故，我乃说须断乐觉。如我知如真，见、解、得（都如真），而正尽觉的话，则或者有人乐觉，而其恶不善之法转减，善法会转增，因此之故，我乃说须修乐觉。如我知如真，见、解、得（都如真），而正尽觉的话，则或者有苦觉的人，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因此之故，我乃说须断苦觉。如我知如真，见、解、得（都如真），而正尽觉的话，则或者有苦觉的人，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因此之故，我乃说须修苦觉。为甚么呢？因为我乃不说修一切身乐，也不说莫修一切身乐。我也不说修一切身苦，也不说莫修一切身苦。我不说修一切心乐，也不说莫修一切心乐。我不说修一切心苦，也不说莫修一切心苦。

为甚么身乐，我乃说不修呢？因为如修身乐的话，其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的话，则像如是的身乐，我乃说不可以修的。为甚么身乐我说必修呢？如修身乐，则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的话，则像如是的身乐，我乃说必修的。为甚么身苦我说不修呢？如修身苦，则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的话，则像如是的身苦，我乃说不可以修。甚么身苦我说必修呢？如修身苦，则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的话，则像如是的身苦，我乃说必修的。甚么心乐我说不修呢？如修心乐，则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的话，则像如是的心乐，我乃说不可修。甚么心乐我说必修呢？如修心乐，则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的话，像如是的心乐，我乃说必修的。甚么心苦我说不可以修呢？如修心苦，则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会转减的话，则像如是的心苦，我乃说不可以修。甚么心苦我说可修呢？如修心苦，则恶不善之法会转减，善法会转增的话，则像如是的心苦，我说可以修的。那些可修之法，都知如真，不可修之法，也知如真。那些可修之法知如真，不可修之法，也知如真后，不可修之法便不修，可修之法便修。不可修之法便不修，可修之法便修后，则恶不善之法便会转减，善法便会转增。

我不说一切比丘都行无放逸，同时也不说一切比

丘都不行无放逸。那一种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呢？如有比丘，为俱解脱的人。那一种比丘为俱解脱呢？如有比丘，触及八解脱身，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以智能而见诸漏已尽已知，像如是的比丘为有俱解脱，这种比丘，我乃说为不行无放逸。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本来就已行无放逸之故。如果说此贤者本来为有放逸的话，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终无是处），因此之故，我乃说这位比丘为不行无放逸。如有比丘，非俱解脱，然而为有慧解脱的。那一种比丘为有慧解脱呢？如有比丘，不触及于八解脱身，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以智能而见诸漏已尽已知，像如是的比丘有慧解脱，这种比丘，我乃说为不行无放逸。为甚么呢？因为这位贤者本来已行无放逸之故。如说这位贤者本有放逸的话，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因此之故，我乃说此比丘不行无放逸。此二类的比丘，我乃说为不行无放逸。

那一种比丘我为说其为行无放逸呢？如果比丘非俱解脱，也非慧解脱，然而有身证。那一种比丘有身证呢？如有比丘触及于八解脱身，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不用智能而能见诸漏已尽已知，像如是的比丘，乃有了身证，这类比丘，我为之说其为行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而为有甚么果，使我为此比丘说他为行无放逸呢？或者此比丘求于诸根，学习善知识，行随顺于住止，而诸漏已尽，而得无漏，而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因为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而有如是之果，因此之故，我为此比丘，说他为行无放逸。

如有比丘，非俱解脱，也非慧解脱，也非身证，然而为有见到。那一种比丘，而有见到呢？如有比丘，一向（从来）决定信佛、信法、信众（信僧），随着其所闻之法，便以慧，去增上其观、增上其忍，像如是的比丘，为之有见到，这类比丘，



我乃说其为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而为有甚么果，而能使我为此比丘，说其为行无放逸呢？或者此比丘，求于诸根，学习善知识，行随顺于住止，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由于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而有如是之果，因此之故，我为此比丘，说其为行无放逸。

如有比丘，非俱解脱，非慧解脱，又非身证，也非见到，而有信解脱。那一种比丘有信解脱呢？如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信法、信众（信僧），随其所闻之法，而以慧去观忍，而不如于见到，像如是的比丘，而有了信解脱。此比丘，我乃为其说行

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为有甚么果，而能使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呢？或者比丘，求于诸根，学习善知识，行随顺于住止，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由于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而有如是之果，因此之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

如有比丘，非俱解脱，非慧解脱，又非身证，更非见到，也非信解脱，而有法行。那一种比丘为有法行呢？如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信法、信众（信僧），而随其所闻之法，便以智慧去增上观，去增上忍，像如是的比丘，而为有法行，此比丘，我乃说其为行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为有甚么果，而会使我为此比丘，说其为行无放逸呢？或者有比丘，求于诸根，学习善知识，行随顺而住止，在于二果当中，必定会得一果的，或者在于现法，而得究竟智（四果），如有余的话，则得阿那含（不还果，三果）。由于此，我见此比丘，乃行无放逸，而有如是之果，因此之故，我为此比丘，说其为行无放逸。

如有比丘，非俱解脱、非慧解脱、又非身证，更非见到，非信解脱，也非法行，而有信行。那一种比丘为有信行呢？如有比丘，一向都决定信佛、信法、信众（信僧），而随所闻之法，以慧去观忍，而不如法行，像如是的比丘，而有信行，此比丘，我为他说为行无放逸。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为有甚么果，而能使我为此比丘说其为行无放逸呢？或者此比丘求于诸根，学习善知识，行随顺而住止，在于二果中必定能得一果的，或者在于现法当中能得究竟之智（四果），如有余的话，还能得阿那含果（三果，不还果）。由于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而有此果报，因此之故，我乃为此比丘说其为行无放逸。此诸比丘，我就为他们说为行无放逸。

我不说一切诸比丘，都得究竟智，也不说一切诸比丘初得究竟智，然而渐渐的学习而趣于媮，受教受诃，然后诸比丘就得究竟智，这就是诸比丘们所得的究竟智。怎样渐渐的学习而趣于迹，而受教受诃，然后诸比丘们就能得究竟智，这就是诸比丘所得的究竟智呢？或者有有信心的人便会往诣，往诣后便会奉习，奉习后便会一心听法，一心听法后，便会受持法，受持法后，便会思惟，思惟后，便会评量，评量后，便会观察。贤圣的弟子观察后，就会身谛作证（以身作证第一谛），以慧而增上观（以智慧而精密地观察它）。他会作如是之念：对于此谛我乃未曾身作证过，也非以慧去作增上观。此谛现在以身作证，以慧而作增上观。像如是的渐渐习学而趣于迹，而受教受诃，然后诸比丘乃得究竟智，这就是诸比丘所得的究竟智。」

于是，世尊垂告而说：「阿湿具！弗那婆修！有一种法，名叫四句，我欲为你解说，你们欲知此法吗？」阿湿具，以及弗那婆修白佛说：「世尊！我等是谁，何由得法（我们在此要由于谁，要由于甚么而知法呢？）

于是，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这些愚痴的人，要越过于我，我此正法与律，乃为极大久远的。如有法与律之师，贪着于食，不离于食的话，则其弟子就不应速行于

放逸，何况我又不贪着于食，远离于食呢？有信心的弟子的话，就应该要作如是之说：「世尊是我师，我是世尊的弟子，世尊为我说法，善逝为我说法，使我长夜得义、得饶益，而安隐快乐。」

那些有信心的弟子对于世尊的境界，乃多有所作，对于世尊的境界，有多所被饶益，对于世尊的境界，多有所行，而入于世尊的境界，止住于世尊的境界的话，则如游于东方时，必定能得安乐，必定不会有众苦患。如游行于南方、西方、北方的话，也必定能得安乐，不会有众苦患的。如有信心的弟子，对于世尊的境界，多有所作，对于世尊的境界，有多所被饶益，对于世尊的境界，多有所行，而入于世尊的境界，止住于世尊的境界的话，我尚且不说为诸善法住，更何况说他为衰退呢？唯

有当会于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的！如有信心的弟子，对于世尊的境界，多有所作，对于世尊的境界，多被所饶益，对于世尊的境界，多有所行，而入于世尊的境界，止住于世尊的境界的话，则在于二果当中，必定能得一果的，或者在于现世当中，会得究竟智（四果阿罗汉），或者又有余的，会得阿那含（不还，三果）。」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一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二

一九六、周那经第五（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周那沙弥告诉阿难尊者，有关于尼捷们之诤事。阿难将此事白佛，佛陀就为之说六诤本、七灭法，以及六慰劳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跋耆国，住在于舍弥村。

那时，沙弥周那，在于那个波和城之处，而受夏坐（结夏安居）。在那个波和城中，有一位尼捷，名叫亲子（尼干陀若提子，为若提族出身的尼干外道。为耆那教的中兴者，六师外道之一），在那个地方命终。他临终后不久，这位尼捷亲子的诸弟子们，都各各破坏，而不共相和合，都各说破坏之事，都说不和合事，大家都斗讼相缚，相憎共诤而说：「我知道此法，你乃不知道的。你知甚么法，如我所知的呢？我乃齐整，你为不齐整。我为相

应，你乃不相应。应说前，而你却说后，应说后，而却说前。我为胜，你为不如（劣）。我问你的事，你都不能回答。我已降伏你，当又更问。如你一动的話，我就会重缚于你。」大家都更互僇傲，但求胜说，而无诃者。尼捷亲子如有在家白衣的弟

子的话，他们都厌患这些尼捷亲子的诸弟子们。为甚么呢？因为其所说的为恶法与恶律之故，并不是出要之法，不是趣于正觉，也不是善逝之所说的。是崩坏无住，无所依怙。其被所奉之师也不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故。

于是，沙弥周那受夏坐（结夏安居）完毕，经过此三个月后，就补治其衣，补衣完了时，则摄衣持钵，往诣舍弥村，住在于舍弥村北之尸摄和林里。沙弥周那这时曾经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到后礼拜在其双足下，然后退坐在一边。尊者阿难问他说：「贤者周那！你是从甚么地方来的？是在甚么地方夏坐的呢？」

沙弥周那回答说：「尊者阿难！我乃从波和城而来，是在波和城中结夏安居的。尊者阿难！那个波和城中有一位尼捷，名叫親子，在那个地方命终。命终后不久，尼捷亲子的诸弟子们就各各破坏（各执其意，各行其事），不共同和合（合不来，不能团结在一起），各人都说会破坏，而不会和合之事。也都斗讼相缚，相憎共诤而说：『我知道此

法，你不知道的。你到底知道甚么法，如我所知的呢？我乃非常的齐整，你乃不齐整的。我为相应，汝乃不相应。应该说前，而却说后，应该说后，而却说前。我为胜，你乃不如（劣）。我问你之事，你乃不能回答，我已经降伏你了，当又再问。如果你一动的話，我就会重新系缚你！』大家都更互憍傲（相互逞能而憍傲），唯求胜说，而没有诃责的人。尼捷亲子的那些在家的白衣弟子，他们都厌患这些尼捷亲子的诸弟子们。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他们所说的都是恶法与恶律之故，并不是出要，不是趣于正觉，也不是善逝之所说的，是崩坏无住，无所依怙的。他们所尊之师，也不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尊者阿难听后，对他说：「贤者周那！由于你得到的此说，可以将此消息杂事带往见佛，奉献于世尊做参考。贤者周那！我们现在可以共诣佛陀，具向世尊，说此听到之事，倘能因此，而得从世尊之处，听到异法的。」于是，尊者阿难和沙弥周那，都俱往诣佛，到后稽首佛足。尊者阿难礼佛后退住在一边，沙弥周那也同样的礼佛后退坐在一边。

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今天沙弥周那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在一边后，我就问他而说：『贤者周那！你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在甚么地方结夏安居的呢？』沙弥周那就回答我说：『尊者阿

难！我乃从波和城而来的，是在波和城中结夏安居的。尊者阿难！那个波和城中有一位尼捷，名叫親子，在那里命终，命终后不久，尼捷亲子的诸弟子们，各各都破坏，都不共相和合。各人都说那些破坏，不和合之事，都斗讼相缚，相憎共诤，大家都说：我知此法，你乃不知道的。你到底知道甚么法，像我所知道的呢？我为齐整，你乃不齐整。我为相应，你乃不相应。应该说前，而却说后，应该说后，却说为前。我为胜，你乃不如（劣）。我问你之事，你乃不能回答，我已降伏你，当又更问。如你一动的話，我就会重新系缚你。大家都更互憍傲，唯求胜说，没有诃责者。尼捷亲子的那些在家白衣的弟子，都厌患这些尼捷亲子的诸弟子们。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他们所说的为恶法、恶律之故，都不是出要之法，不是趣于正觉，也不是善逝之所说的。均为是崩坏不住，无所依怙的。他们所尊奉之师，也不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世尊！我听闻此事后，非常的恐怖惊惧，举身毛竖（全身的毛，都倒竖起来），我想：千万不可使诸比丘在于世尊离开世间后，在于大众当中起如是之斗争之事才好。因为这些斗争，乃不益于多人，会增加多人之苦痛，而不是义，不是饶益之事，也不是安隐快乐，乃至会令今天人生极苦患之事的。世尊！我看见一位比丘，坐在于世尊前，至心的敬重

世尊，善护于善逝您。世尊！我看见此事后，便作如是之念：假如令这些比丘在于世尊离开世间后，在于大众当中起如是之斗争的话，即这些斗争乃不益于多人，会

带给多人而有苦恼，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使天人生极苦患的。」

于是，世尊问他而说：「阿难！你见那些等类的大众当中，有诤斗的人，所谓此斗诤乃不益于多人，会给多人带来有苦患，为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使天人生极苦患呢？」尊者阿难回答说：「世尊！所谓有斗诤，乃由于增上戒、增上心、增上观，在于其大众当中，生而生的话（一再的生此争胜之心），则，世尊！就由于此斗诤，而不益于多人，多人都会由于此而带来了苦患，为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给天人生极苦患的。」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此斗诤乃为甚少的，所谓由于增上戒、增上心、增上观之故。阿难！如有斗诤，由于道，由于道迹，而在于大众当中，生而又生的话，则，阿难！所谓此斗诤乃不益于多人，多人会由此而带来苦恼，为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的。阿难！你见其中有二位比丘，各各都怀着不同之意念，而起斗诤，所谓诤那些：是法、是非法，是律、是非律，是犯、是非犯，或轻、或重，可悔、不可悔，可护、不可护，有余、无余，起、

不起等事时，阿难！你的意见如何呢？如对我的法聚，所谓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三十七道品），能自知、自觉、自作证吗？阿难！尼捷亲子在并不是甚么萨云若（一切智者），而却自称为萨云若（一切智者）。阿难！如果尼捷亲子为一切知、一切见（如实而知见一切真理的人）的话，则他自会为其弟子们施設六诤本，所谓听后，自会止息其诤的。」

于是，尊者阿难，乃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世尊为诸比丘说六诤本的话，诸比丘们从世尊而闻此法后，当会善于受持的。」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你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详其分别解说。」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当会受教而听。」

佛陀说：「阿难！或者有一人，为瞋恼的人，而为结缠。阿难！所谓有人瞋恼而结缠的话，他就不会敬师，不能见法，不会护戒。他不敬师，不见法，不护戒后，便会在于大众当中，起如是之诤，因此斗诤乃不益于多人，会给多人带来苦恼，非义非饶益，非为安隐快乐，乃至给天人生极苦患。阿难！像如是的斗诤，你在于内外见而不尽的话，就会为了断此斗诤之故，你就应当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住而不可使其退回其心。阿难！

犹如有人，被火烧着其头，烧及其衣，就会急求方便，会去救头、救衣。像如是的斗诤，你在于内外见而不尽的话，就为了断此斗诤之故，你就当会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正智，忍住而不可使其退回其心。阿难！像如是的斗诤，你在于内外见而不尽的话，你就应当重护其心，常无放逸。欲止此斗诤之故，则对于如是的此诤，你就会断其根本。阿难！犹如有人，被火烧着其头，烧着其衣，就急求方便，而去救头、救衣。像如是的斗诤，你在于内外见尽的话，你就应当重护其心，常无放逸，都是欲止此诤斗之故。像如是的，对于此诤，你就当断其根本。像如是的，不语（覆藏）、结、慳、嫉、谄、诳、无惭、无愧、恶欲、邪见、恶性、不可制（都为之诤之本）。

阿难！如有一人，为恶欲、邪见、恶性，而不可制的话，则他就不会敬师，不见法、不护戒。他不敬师、不见法、不护戒之后，就会在于大众当中起如是之诤，所谓此斗诤，乃不益于多人，会给多人带来苦恼，非义非饶益，非安隐快乐，乃至给天人生极苦患。阿难！像如是的斗诤，你在于内外见，而不尽的话，则为了断此诤之故，你就当应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而正智，忍住而莫使其退回。阿难！犹如有人被火烧着其头，烧着其衣，就会急求方便，去救头、救衣那样。像如是的斗诤，你在于内外见而不尽的话，就为了断此诤斗之故，你就应当速求方便，学极精勤，正念而正智，忍住而不可退回。阿难！像如是的斗诤，你在于内外见尽的话，你就应当重护其心，常无放逸，欲止此诤之故。像如是的此诤斗，你应断其根本。阿难！犹如

有人，被火烧着其头，烧着其衣，就会急求方便，去救头、救衣那样。像如是的斗争，你在于内外见尽的话，你就应当重护其心，应常不放逸，欲止此诤之故。像如是的对于此诤，你就应断其根本。

其次，阿难！有七种止诤（灭诤之法），第一就是应与面前止诤律（现前毘尼），第二就是应与忆止诤律（忆念毘尼），第三就是应与不痴止诤律（不痴毘尼），第四就是应与自发露止诤律（自言治），第五就是应与君止诤律（居律），第六就是应与展转止诤律（求彼罪），第七就是应与如弃粪扫止诤律（如草覆地）。阿难！甚么叫做应该与之以面前的止诤律？为甚么要断此诤，而须由于面前止诤律呢？阿难！如一人的话，就以一人而教诃，要护持他，就用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或者一人的话，而以二人，一人者，以多人，一人者，以众人去教诃他，要护持他，就以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二人者，则以二人而教诃，护持他而以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二人者，以多人，二人者，以众人，二人者，以一人而教诃，护持他以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多人者以多人而教诃，护持以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多人者，以众人、多人者，以一人，多人者，以二人而教诃，护持以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在于面前，使其欢喜。众人者，以众人而教诃，护持以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众人者，以一人而教诃，众人者以二人而教诃，众人者以多人而教诃，护持以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阿难！这叫做应该与之以面前止诤律（应与面前止诤律，现前灭诤之法）。像如是的断除此诤，就是所谓的面前止诤律。

阿难！甚么叫做应与忆止诤律？为甚么断此诤，而谓因于忆止诤律呢？阿难！如果有一人犯戒，而不记忆，诸比丘们看见后，便对他说：『你曾经犯戒而不自记忆，你应该从于大众，去求于忆律，大众当会共同给与贤者以忆律的。』阿难！如果那个地方，有大众和合集会的话，那位比丘就应诣于那个地方，到后，偏袒着衣，脱屣而进入于大众之处，稽首礼拜在于长老上尊比丘之双足下，长跪叉手（合掌），仰白长老上尊比丘而说：『诸位贤尊！且听我曾犯戒而不忆，我现在从于大众，求于忆律，愿众和合，给与我以忆律。』阿难！为了那位比丘之故，众共和集，应该给与其忆律，应以正法与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阿难！这叫做应与忆止诤律。像如是的，要断此诤，则所谓因于忆止诤律（要依忆念之灭诤法）。

阿难！甚么叫做应与不痴止诤律？为甚么要断此诤，而谓因于不痴止诤律呢？阿难！如果有一人，由于狂发而心颠倒，他狂发而心颠倒后，就有很多的不净行，而行非沙门之法，而不顺于法行，而说违犯之法。他在于后来之时，还复而得本心，诸比丘们看见后，便对他说：『你曾经发狂，而心颠倒，狂发而心颠倒后，都多行不净之行，都行非沙门之法，不顺于法而行，而说违犯之法。贤者！你后来还得本心，贤者！你可从大众去求不痴之律，大众当会共同给与贤者以不痴之律的。』阿难！如那个地方有大众和合而集会的话，那位比丘就应诣于那个地方，到后，偏袒着衣，脱屣而入于大众之前，而稽首礼拜长老上尊的比丘们之足，长跪叉手，白长老上尊比丘而说：『诸位尊贤们！且听我曾经狂发而心颠倒，狂发而心颠倒后，都多行不净之行，都行非沙门之法，不顺于法行，而说违犯之法。我在于后来之时，还得本心，我现在从大众求不痴之律，愿众和合，给与我不痴之律。』阿难！为了那位比丘之故，众共和集，就应给与不痴之律，要以正法，要以正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于面前使其欢喜。阿难！这叫做应与不痴止诤律。像如是的，欲断此诤，而谓因于不痴止诤律的（依于不痴的毘尼一律法，而息止其罪）。

阿难！甚么叫做应与自发露止诤律？为甚么欲断此诤，而谓因于自发露止诤律呢？阿难！如有一人犯戒，或者有语者（发露表白出来），或不语者（隐藏而不发露），或者有忆念者，或者不忆念者。阿难！如果那个地方，有众和集会的话，那位比丘就应往诣，到后偏袒着衣，脱屣而入于大众之前，稽首礼拜长老上尊的比丘之足，长跪叉手，仰白长老上尊比丘而说：『诸位尊贤！且听我违犯某某戒，我现在要向长老上尊比丘们，至心发露，自己宣说显示出来，不敢有丝毫的覆藏，此后要更新而善于护持，绝不再于复作！』阿难！诸位比丘众，当应问那位比丘而说：『贤者！你自见你的所犯吗？』他应回答而说：『实在自见自己的所犯的。』大众应当对他说：『你应更新的善于护持，不可再作如是之业！』阿难！这叫做应与自发露止诤律。像如是的，欲断此诤，就谓因于自发露而止诤之律（依于自言而治之律法）。

阿难！甚么叫做应与君止诤律？为甚么欲断此诤，而谓因于与君止诤律呢？阿难！如有一人，不知羞耻，不忏悔其见闻，都从他人之有疑者之恶欲。他犯戒后，称为一处知，称为一处见。称一处知后，称为一处见；称一处见后，称为一处知。在大众当中，称为一处知，在大众当中，称为一处见。称一处知后，称为一处见；称一处见后，称为一处知。阿难！为了那位比丘之故，众共和集，应该与君律，说君乃行无道无理，君乃为恶而不善。为甚么呢？因为君既犯戒后，而却称为一处知，称为一处见。称一处知后，而称为一处见；称一处见后，而称为一处知。在大众当中称一处知，在大众当中称为一处见。称一处知后，称为一处见；称一处见后，称为一处知。阿难！这叫做应与君止诤律。像如是的，欲断此诤，而谓因于与君止诤律（依于君律而灭诤之律法）。

阿难！甚么叫做应与展转止诤律？为甚么欲断此诤，而谓因于展转止诤律呢？阿难！如有二位比丘，在于其中间，起若干的不同的意之诤，所谓这是法，是非法，是律，非律，是犯，非犯，或轻，或重，可说，不可说，可护，不可护，有余，无余，可悔，不可悔等。阿难！如那位比丘在于猥处（卑陋之处，屏处），止此诤的话，则如在猥处而止的话，此诤就当说为止，如果在于猥处不止的话，则此诤可白于众。如果在于大众当中而止的话，则此诤当言为止。如果在于大众当中不止的话，则，阿难！如在相近而住的话，则在于其中假如有比丘持经，持律，持母（阿毘昙，论母）的话，则这些比丘就共往于那个地方，说此诤事。如果在于道路当中而止的话，则此诤就言为止；如果在道路当中不止的话，则此诤当又向于大众宣说。如果在于大众当中而止的话，则此诤当言为止；如果在大众当中不止的话，则阿难！如多伴助者，那些持经，持律，持母（论）者，阿难！那些比丘就应止此诤，就应以法、以律，如尊师之教训那样，在其面前使其欢喜。阿难！这叫做应与展转止诤律。像如是的欲断此诤，就谓因于展转而止诤律（依于展转而求彼罪之息诤的律法。）

阿难！甚么叫做应与如弃粪扫止诤律呢？为甚么欲断此诤，谓因于如弃粪扫止诤律呢？阿难！如有住处的诸比丘，大众斗讼憎嫉，相憎共诤时，阿难！那些比丘乃分立为二部。分立为二部后，如在于一部当中，有长老上尊者，或者有其次者，有宗主者，或者有其次的人的话，阿难！则这些比丘应对那些比丘说：『诸位贤者！且听我们之无道无理，我们实在为恶不善。为甚么呢？因为我们当初对于此善说之法与律，都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的出家而学道。然而却生斗讼憎嫉，相憎共诤。诸位贤者！由于此诤，我们乃犯戒的话，就请除弃我们的偷罗拓（重罪），就请除弃我们的家相应（在家的相系属）。我自为自己，也为那些诸位贤者之故，现在向诸位贤者至心发露，自说显示，不敢覆藏，要更新，而善于护持，嗣后不再作此诤业。』

阿难！如在此部当中，没有一位比丘相应的话，则，阿难！这些比丘应往至于

其第二部众之处。到达后，稽首礼拜那些长老上尊的比丘之足，长跪叉手，仰白长老上尊比丘而说：『诸位尊贤！且听我们之无道无理，我们实在为恶不善。为甚么呢？因为我们于此善说之法与律，乃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出家学道，然而却起斗讼憎嫉，相憎共诤。诸位贤者！因此诤，我们已犯戒的话，就请除弃我们的偷罗拓（重罪），就请除弃我们的家相应（在家相系属）。我自为自己，也为那些诸位贤者之故，现在向长老上尊，至心发露，自说显示，不敢覆藏，要更善护持，嗣后不再作此诤业。』阿难！那些比丘应当对这些比丘说：『贤者！你自见你的犯戒吗？』他们应该回答说：『实在自见所犯。』那些比丘就应当对此比丘而说：『应更善护持，不可再作此业！』第二部的大众，也是如是。阿难！这叫做与如弃粪扫止诤律。像如是的断此诤，谓因于如弃粪扫止诤律之故（依于如草覆地的止诤的律法。）」

佛陀又说：「阿难！我现在要为你说六慰劳之法

（六种可念之法），你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当会受教而谛听。」

佛陀说：「那六种呢？(1)要以慈身之业，而向于诸梵行。此法为之慰劳之法，是爱法、乐法，会使人敬爱，使人敬重，使人遵奉，使人恭敬，使人修习，使人摄受，而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2)以慈口之业。(3)以慈意之业（向于诸梵行）。(4)如法利如法而得，而自所得的饭食，至在于钵中，像如是的利益，都分而布施给诸梵行的人。此法就是慰劳之法，就是爱法、乐法，会令人敬爱，令人敬重，令人遵奉，令人恭敬，令人修习，令人摄受，而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5)如果有戒，而不缺不穿，无秽无黑，有如大地之不随于他人，为圣者之所称誉，为具足而善于受持，像如是之戒，都分而布施于诸梵行的人。此法就是慰劳之法，就是爱法、乐法，会使人敬爱，会使人敬重，令人遵奉，令人尊敬，令人修习，令人收摄，而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6)如果有圣见出要，为明见而深达而能正尽苦患的，则像如是之见，乃分而布施给诸梵行的人。此法就是慰劳之法，就是爱法、乐法，会使人敬爱，使人敬重，使人遵奉，使人尊敬，令人修习，令人摄受，而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

阿难！我刚才所说的所谓六种慰劳之法，就是由于此之故而说的。阿难！如果你们对于此六诤之本，能止断绝灭，以及此七种止诤之法，则在大众当中起斗诤时，就以如弃粪扫止诤律而止，又行此六慰劳法的话，则，阿难！像如是的，你在于我去世之后，就能共同和合，欢喜不诤，同于一心，同于一教，合一水乳，快乐而游行，如我在世时那样！」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九七、优婆离经第六（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与优婆离之问答七灭诤之法，及其它，有关于律法是否适当的问题。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瞻波城，住在于恒伽池（莲池）之岸。

那时，尊者优婆离，就在于晡时（申时，夕时），从其燕坐起来，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如果比丘众，共相和合，而作异业，

而说异业的话，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适合于法与律之作业吗？）」

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面前律（现前毘尼）之时，而与之以忆律（忆念毘尼），应该给与忆律的人，而与之以面前律，像此法，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忆律的，而与之以不痴律（不痴止诤律），应该与之以不痴律的，而与之以忆律，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不痴律的，而与之以自发露律（自言治），应该与之以自发露律的，而与之以不痴律，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与之以自发露律的，而与之以君律（作多觅罪，君止诤律），应该给与君律的，而与之以自发露律，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君律者，而与之以责数（呵责），应该与之以责数的，而与之以君律，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责数的，而与之以下置（依止），应该给与下置的，而与之以责数，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下置的，而与之以举（举罪），应给与举的，而与之以下置，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给与举，而与之以摈（摈出），应给与摈的，而与之以举的话，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给与摈的，而与之以忆，应与之以忆的，而与之以摈，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与之以忆律的，而与之以从根本治（本日治），应从根本治的，而与之以忆律，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从根本治的，而与之以驱出（别住），应与之以驱出的，而从根本治，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驱出的，而行不慢（赎罪仪式），应该要行不慢的，而与之驱出，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

尊者优婆离又问说：「世尊！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行不慢的，而与之以治（复归），应与之以治的，而行不慢，这是否为如法业、如律业吗？」

世尊回答说：「弗也！优婆离！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而作异业、说异业的话，就是不如法之业、不如律之业，大众也有罪过的。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与面前律，而与之以忆律，应与忆律，而与之以面前律的话，就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与忆律，而与之以



不痴律，应与不痴律，而与之以忆律的话，就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与之以不痴律，而与之以自发露律，应该给与自发露律，而与之以不痴律的话，这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

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给与自发露律，而与之以君律，应与之以君律，而与之以自发露律的话，这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与之以君律，而与之以责数，应与之以责数，而与之以君律的话，就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给与责数，而与之以下置，应与之以下置，而与之以责数的话，这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下置，而与之以举，应该与之以举的，而与之以下置的话，这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

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举，而与之以摈，应该与之以摈，而与之以举的话，就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以摈，而与之以忆律，应该与之以忆律，而与之以摈的话，这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忆律，而以从根本治，应以从根本治，而与之以忆律的话，就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从根本治，而与之以驱出，应该与之

以驱出，而从根本治的话，就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给与驱出，而行不慢，应该要行不慢，而与之以驱出的话，就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众也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要行不慢，而与之以治，应该与之以治，而行不慢的话，这是不如法业、不如律业，大罪也有罪过。

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随所作业，即说此业的话，就是如法业、如律业，大众也没有罪过。优婆离！如比丘众，共相和合，应该与之以面前律，即与之以面前律，应该与之以忆律，即与之以忆律，应该与不痴律，即与之以不痴律，应该与之以自发露律，即与之以自发露律，应该与之以君律，即与之以君律，应该与之以责数，即与之以责数，应给与下置的，就以下置，应给与举的，就与之以举，应以摈的，就以摈，应以忆律的，即用忆律，应从根本治的，就从根本治，应以驱出的，就以驱出，应行不慢的，就行不慢，应以治的，就以治的话，这就是如法业、如律业，大众也没有罪过。

优婆离！你应当要学随所作业，就说此业，应与面前之律的话，就与之以面前之律，应与之以忆律的话，就与之以忆律，应该与之以不痴律的话，就与之以不痴律，应该与之以自发露律的话，就与之以自发露律之律，应该与之以君律的话，就应与之以君律，应该要以责数的话，就用责数，应该要下置的话，就以下置，应该要举的话，就以举，应该要摈的话，就以摈，应该要忆律的话，即以忆律，应该要从根本治的话，就从根本治，应该要驱出的话，就以驱出，应该要行不慢的话，就以行不慢，应该要以治的话，就应以治的。优婆离！你应该要如是而学。」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优婆离，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九八、调御地经第七（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沙弥阿夷那和提，应王子耆婆先那之请，而说比丘对于正法与律当中，行不放逸精勤的话，实可得一心。王子却以为说无是处，就不

辞而去。沙弥乃禀告佛陀，佛陀说他乃为欲所缚，而不见其义。就以山下不见园林之喻，去作为善喻。并以调野象之喻，以譬喻如来之以四念处调御众生，乃至得四禅，而堪忍一切苦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陀园。

那时，沙弥阿夷那和提，也游行至于王舍城，就在于无事处，而住在于禅屋中。那个时候，国王的童子，名叫耆婆先那（王子名），在于中午后，徜徉而至于沙弥阿夷那和提所住之处。就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王子说：「贤者阿奇舍那（阿夷那和提）！我欲有所问，是否允许我之问吗？」沙弥阿夷那和提告诉他说：「贤王童子！你欲问便问好了，我听后，当会思其义，回答与你的。」

王童子问而说：「阿奇舍那！一位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如果不放逸，而行精勤的话，是否实在会得一心吗？」（心之一境性）。沙弥回答说：「贤王童子！一位比丘，如果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不放逸，而行精勤的话，实在会得一心的。」

王童子又问说：「贤者阿奇舍那！你当随你所闻的，你当随你所诵习的（就像你听到的，就像你已学到的），尽向我说，如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不放逸，而行精勤，而得一心之事。」

沙弥回答说：「贤王童子！我乃不堪任随所闻之法，随所诵习之法，都广向你说明，如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不放逸，而行精勤，而得一心之事。贤王童子！如我随所闻法，随所诵习，都向于贤王童

子你说，如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不放逸，而行精勤的话，就能得一心之事，或者贤王童子，你也不会知道的，像如是的话，则我乃徒自烦劳而已。」

王童子对沙弥说：「贤者阿奇舍那！你未曾被他所伏，是以何意之故，而自退的呢？贤者阿奇舍那！你就如你随所闻之法，随所诵习之法（照你所听到的，照你所学习过的），可向我说，如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不放逸，而行精勤，而得一心（心一境性）。如我知道的话，就会赞为善，如我不知道的话，我便不再更问诸法了。」于是，沙弥阿夷那和提，就将其随所听到之法，随所学习过之法，都向王童子耆婆先那说，如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不放逸，而行精勤，而得一心之事。

于是，王童子耆婆先那听后而说：「贤者阿奇舍那！如比丘在于此法与律当中，不放逸，而行精勤，而得一心之事，终没有是处（不会有这道理的）。」王童子说没有是处后，就从其座站起，不辞而去。

王童子耆婆先那离去后不久，于是，沙弥阿夷那和提就往诣佛所，到后稽首礼拜，然后退坐在一边。就将和王童子耆婆先那所共论之事，都尽向佛陀说。世尊听后，告诉沙弥说：「阿奇舍那！止！你不要说了，我知道其原委了。」王童子耆婆先那，怎么能得此道理呢？他乃行欲，而着于欲，都被欲爱所食，被爱所烧。如地（指真理境界），乃为断欲、断欲爱、断欲烦热，为无欲而知（凡是由于离欲所能知的）、无欲而见（由于离欲所能见的）、无欲而觉（由于离欲所能证得的），此境地（指一心境界）要叫王童子知者、见者（或了知，或实见而证得），终无是处（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为甚么呢？阿奇舍那！因为王童子耆婆先那，乃常行欲之故（正在诸欲中享受诸欲，被诸欲所侵蚀，被诸欲所热烧，热心于追求诸欲的人，是不能如实而知见真理的。）

阿奇舍那！犹如四种调御，所谓象调御、马调御、牛调御、人调御是。就中，二种调御，不可以调御（未被调御），二种调御可以调御（已被调好）。阿奇舍那！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此二调御不可以调御的，而受此未调、未调地（未被调御之阶段状况）、未调御的御事者，无有是处（未被调御教导的，未能达到调御的实质）。

如此二调御可调御的，善于调御的，则受此调 未调地的 调御之御事的话，必定会有是处（已被调御教导过的，则能称心如意的达到调御的实质）。

像如是的，如此的道理，阿奇舍那啊！且止！（不要说了），那位王童子耆婆先那，怎么能得此道理呢？他乃行欲而着欲，都被欲爱所食，被欲所烧。如地之断欲 断欲爱 断欲烦热，无欲而知 无欲而见 无欲而觉，则对于此地，那位王童子能知者 见者，终无是处（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为甚么呢？阿奇舍那！因为王童子耆婆先那，乃常行欲之故。

阿奇舍那！犹如离开村里不远之处，有大石山，无缺而无穿，实而不虚，坚固而不动，都合而为一 或者有二人，正欲见此大石山。其中一人，速疾上山，第二个人，则依住在于山下。已到石山之上的人，看到石山之边，有个很好的平地，有园观 林木 清泉 华池 长流 河水等美丽的事物。已到石山上的人看见后，对于山下的人说：『你看见山边有好的平地 园观 林木 清泉 华池 长流 河水吗？』山下的人回答说：『如我看见此山，在那山边有好的平地 园观 林木 清泉 华池 长流 河水等事，终无是处（没有这道理的）』于是，在石山上的人，就快疾的下来，就捉执那位山下的人，赶快的把他带上，在于石山上，既到山上，就问他而说：『你看见山边有好的平地 园观 林木 清泉 华池 长流 河水吗？』那个人回答说：『现在始看见的。』又问那个人说：『你本来说，看见者，终无是处，现在又说看见，到底是为甚么呢？』那个人回答说：『我本来被大石山所障碍之故，看不见耳。』像如是的，阿奇舍那！止！那位王童子耆婆先那，怎么能得到呢？他乃常行欲，而着于欲，都被欲爱所食，被欲所烧。如此境地之断欲 断欲爱 断欲烦热，而为无欲而知，无欲而见，无欲而觉，对于此地（境界），那位王童子能知者 见者，终无是处（终究不会如实而知见）。

阿奇舍那！往昔之时，刹利顶生王，拥有捕象师，王就告诉他说：『你这位捕象师！去为我捕取野象来，捕得后就告诉我。』这时，捕象师受王的教言后，就乘王象，前往野林中。那位捕象师在野林中看见大野象，看见后，就把牠捉执，而系着在于王象之项。那时王象就率带野象，出在于露地，那位捕象师即还诣刹利顶生王之所，白大王说：「天王！我已捕得野象，现在系在于露地，可随天王之意。」刹利顶生王听后，告诉他说：『善调御师！你现在可速调御这匹野象，要把牠降伏，使牠成为善调之象，善调之后，就还来告诉我。』于是，善调象师受王之教言后，就持极大之杖，着在右肩上，前往野象之处，以杖着在地上，系野象之颈，制伏牠的喜乐于野外之念，除弃其在野外的欲念，止其在野外的疲劳，使牠喜乐于村邑，习爱人间，善调象师就先与其饮食。

阿奇舍那！如果那匹野象从调象师初受饮食的话，善调象师便会作如是之念：现在此野象，必得生活。为甚么呢？因为此野大象，乃初受饮食之故。如那匹野象从调象师初受饮食的话，善调象师就会用柔软可爱之言，去向于牠，而教其卧地 去来 取舍 屈伸。如那匹野象从调象师，而受其柔软可爱的言辞相向 而卧起 去来 取舍 屈伸的话，则像如是的，其野象乃随调象师之教的了。阿奇舍那！如那匹野象从调象师，而随受其教的话，善调象师就会缚其前两脚 后两脚 两臂 两肋 尾脊 头额 耳 牙，以及缚其鼻，使人捉钩，骑在其头上，使众多的人持刀 楯 稍 铍 戟 斧 钺等物，在于其前面站立。善调象师则手执锋铍，在野象前，而作如是之言：『我现在要治你，使你不移动，要治你，使你勿动摇。』如那匹野象从调象师之治，而不移动时，就不会举前脚，也不会动后脚，其两臂 两肋 尾脊 头额 耳 牙，以及鼻，都不会动摇，像如是的，野象就会随着调象师之意，止住不移动。

阿奇舍那！如那匹野象随调象师而不移动的话，则牠在于那时，就能忍住刀、楯、稍、铍、戟、斧、钺，以及唤呼的高声，如喊啸、吹螺、击鼓、椎钟等皆能堪忍。如那

匹野象能堪忍的话，牠就在于那时，被调御、善调御，得到上调御，得到最上的调御，得到上速疾、无上的速疾，可适中为王乘，可受食王廩（可受王所扶持的米粮），而称说为象。

像如是的，阿奇舍那！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在于此世间，诸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于天，自知而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会说那些初也妙，中也妙，竟也妙，有义而有文，为具足清静，显现梵行之法。他所说之法，居士之子听到，居士子听闻后，就得信如来所说之法。他得信后，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没有家庭牵累之出家学道。阿奇舍那！那时圣弟子出，而在于露地，犹如王的野象。像如是的野象，如果贪欲乐着的话，就所谓在于林中那样，阿奇舍那！像如是的，天及人，如果贪欲乐着的话，就所谓在于五欲，也就是色、声、香、味、触。如来最初调御那些比丘而说：『你们应当守护其身，以及生命的清静，应当守护其口与意，及生命的清静。』

如圣弟子守护其身，以及生命的清静，守护口与意，以及生命的清静的话，如来就又会调御比丘而说：『你们应当观察内身如身（观身为不净的），乃至观察觉（受）、心、法，都如受、心、法。』（观受是苦，观心为无常，观法为无我）。如圣弟子观察内身如身，乃至

观察觉（受）、心、法，都如受、心、法的话，则此四念处，谓在于贤圣弟子的心中，为系缚在于其心，会制伏喜乐在于在家的心意，会除弃在家的欲念，会止住在家的疲劳，使其乐于正法，修习圣戒。阿奇舍那！犹如调象师之受刹利顶生王的教言后，执持极大之杖，着在于右肩上，往至野象之处，将杖着在于地上，系缚野之象之颈，制伏其喜乐于野外的心意，除弃其在野外之欲念，止住其在野外疲劳，使其喜乐于村邑，习爱于人间。像如是的，阿奇舍那！此四念处，谓在于贤圣弟子的心中，缚系其心，制伏其乐于在家的心意，除弃其在家的欲念，止住其在家的疲劳，使其乐于正法，修习圣戒。

如圣弟子观察内身如身，乃至观察觉（受）、心、法，如受、心、法的话，那位如来就会又更调御那位比丘而说：『你应当观察内身，如身，不可念与欲相应之念，乃至观察觉（受）、心、法、如受、心、法，不可念与非法相应之念。』如圣弟子观察内身如身，不念与欲相应之念，乃至观察觉（受）、心、法、如受、心、法，不念与非法相应之念的话，则像如是的圣弟子，乃随顺如来之教。阿奇舍那！犹如野象之从于调象师，就用柔软可爱之言相向，使其卧起、去来、取舍、屈伸的话，则像如是的野象乃随顺于调象师之教。像如是的，阿奇舍那！如圣弟子观察内身如身，不念与欲相应之

念，乃至观察觉（受）、心、法、如受、心、法，不念与非法相应之念，像如是的圣弟子，乃随顺于如来之教。

如圣弟子随顺如来之教的话，如来就又会更调御比丘而说：『你应当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止于其中。』如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止于其中的话，则像如是的圣弟子，就随顺如来之安住而不移动。阿奇舍那！犹如野象从调象师之治，而不移动时，就不举前脚，也不动后脚，两臂、两肋、尾脊、头额、耳、牙，以及其鼻，皆不动摇，像如是的野象，乃随顺调象师，安住而不移动。像如是的，阿奇舍那！如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的话，则像如是的圣弟子，乃顺如来安住而不移动。

如圣弟子随顺如来安住而不移动的话，他则在于那时能以堪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等的侵害所逼。恶声、捶杖，也能忍耐，身遇诸疾病，极为苦痛，至于命欲灭绝，诸不可乐之事，均能堪以忍耐。阿奇舍那！犹如野象，随顺调象师而安住

而不动，则牠在于那时，能忍住刀、楯、稍、铍、戟、斧、钺等，以及唤呼高声，或喊啸吹螺、击鼓、椎钟，均能予以堪忍。像如是的，阿奇舍那！如圣弟子随顺如来安住不移动的话，他在于那时，

就能堪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等侵害所迫。恶声、捶杖也能忍之，身遇诸疾病，极为苦痛，至于命欲绝灭，诸不可乐之事，均能堪以忍耐。

阿奇舍那！如圣弟子随顺如来，能够堪忍的话，他就会在于那时能调御、善于调御、得上调御、最上的调御，得上息、最上息，除弃诸曲恶、恐怖、愚痴，以及谀谄，清净而止尘，无垢无秽，可呼可请，可敬可重，实为可供养，而为一切天人的良福田的。阿奇舍那！犹如野象之能堪忍者，则牠在于那时，会被调御、善调御，得上的调御、得最上的调御，而为上的速疾，无上的速疾，可以适中于王乘，受食于王廩，而称说为王象。像如是的，阿奇舍那！如圣弟子随顺如来，能堪忍的话，则他在于那时，会为调御、善调御，得上调御、最上调御，得上息、最上息，除诸曲恶、恐怖、愚痴，以及谀谄，而清净止尘，无垢无秽，可呼可请，可敬可重，实可供养，而为一切天人的良福田的。

阿奇舍那！年少的野象，不调御而死的话，就说牠为不调御而死；中年、老年的野象，不调御而死的话，就说牠为不调御而死。阿奇舍那！少年的圣弟子，如不调御，而命终的话，就说他为不调御而命终，中年、老年的圣弟子，不调御而命终的话，就说他们为不调御而命终。阿奇舍那！年少的

野象，善于被调御而死的话，就说他为善调御而死；中年、老年的野象，善于调御而死的话，就说他为善于调御而死。阿奇舍那！少年的圣弟子，善于调御而命终的话，就说他为善于调御而命终；中年、老年的圣弟子，善于调御而命终的话，就说他们为善调御而命终。」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沙弥阿夷那和提，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二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三

### 一九九、痴慧地经第八（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有关于愚痴法，和智慧法。愚痴法为恶思、恶说、恶作三种，在现世受恶名、治罚、恶死三种忧苦，后世为有地狱、畜生之恶报。并以盲龟浮木比喻为受生为人之难。智慧法则有善思、善说、善作之三种，在现世受善名、无罪、善死之三乐，后世则生为天人善处而受乐，有如转轮王之成就七宝、四如意足，而受极喜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为你们说愚痴法与智慧法。你们要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这时，诸比丘们都受教而听。

佛陀说：「甚么叫做愚痴法呢？愚痴的人有三相的愚痴标、愚痴像（特征、特相、特质）。所谓成就愚痴的人，会说愚痴是。那三种呢？愚痴的人，会思恶思、说恶说、作恶作，因此，愚痴的人，会说愚痴的。如果愚痴的人不思恶思，不说恶说，不作恶作的话，则不应该愚痴的人会说愚痴的。由于愚痴的人会思恶思、说恶说、作恶作之故，因此，愚痴的人会说愚痴的。那些愚痴的人在于现法当中，其身心则会受三种的忧苦？为甚么愚痴的人，其身心则会受三种的忧苦呢？因为愚痴的人，或者有所行，或者聚会而坐，或者在道巷，或者在市中，或者在四衢路之头，都会说和愚痴的人相应之事的。愚痴的人，会杀生、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见，以及成就其余的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如果成就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的话，他人看见后，便会说他之恶事。那位愚痴的人听后，便会作如是之念：如果成就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的话，他人看见后，会说其恶的话，我也有如是的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如果他人知道的话，也当会说我的恶事。这就是愚痴的人在于现法当中，身心则受第一的忧苦。

其次，那些愚痴的人，又看见国王之收捉罪人，而以种种的苦治，所谓截手、截足，并截手足，也截其耳、截其鼻，并截其耳鼻，或者齜齜而割（割为一块一块），或者拔其须，拔其发，或者拔其须发，或者放着在于槛中，衣则裹火而烧，或者用沙壅草，将其缠火而炳（烧），或者纳入于铁驴的腹中，或者放着于铁猪的口内，或者置于铁虎口中而烧，或者安在于铜釜中，或者着于铁釜中而煮，或者段段而截，或者以利的叉而刺，或者用钩而钩，或者使其卧在铁床，而以沸油去浇他，或者使其坐在铁臼，以铁杵而捣他，或者用毒龙而蜇他，或者以鞭鞭他，或者以杖挝他，或者以棒而打，或者活活的贯在于标头，或者梟其首。那位愚痴的人看见后，便作如是之念：如果成就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的话，国王知道后，就会像如是的拷治，我也有如是的无量的恶不善之法，如果国王知道的话，也当会如是的苦治而拷我。这就是愚痴的人在于现法当中，身心则受的第二种的忧苦。

其次，那些愚痴的人，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他如果有时疾病而受苦，或者坐卧在床，或坐卧在榻，或坐卧在地，身生极苦而甚为苦，乃至命欲断绝。他所有的身恶行，口与意的恶行，也会在于那时悬向在于其上，有如在于晡时，日下高山时，其影乃悬向在于地面那样。像如是的，他所有的身的恶行，口与意的恶行，他在于那时，都会悬向在于其上，他就会作如是之念：这是我的身恶行，口与意的恶行，而悬向在于上面的。我在本来之时（从前），并不作福，而多作恶业。如有处在

于作恶的人，而凶暴，而作无理之事，而不作福、不作善，不作恐怖的话（不作问心无愧之事），则其所归命，所依怙的，我必定会至于那些恶处。因此而生懊悔，生悔后，不贤而死，不善而命终。这叫做愚痴的人在于现法当中，身心则受的第三种忧苦。

其次，那些愚痴的人，行身之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他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后，因于此，缘于此，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既生在于那个地方后，就会受苦报，都一向不可爱、不可乐、意不可念（一向不可爱的，一向不乐意的，一向不适于意的）。如果作如是之说：一向不可爱、不可乐、意不可念的话，这就是所说的为之地狱。为甚么呢？因为那些地狱，乃为一向不可爱、不可乐、意不可念之故。」

那时，有一位比丘，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自佛说：「世尊！地狱之苦到底是如何呢？」

世尊回答说：「比丘！地狱乃不可尽说，所谓地狱之苦之事。比丘！但是地狱唯有苦而已。」比丘又问说：「世尊！是否可得用譬喻去现示其义吗？」

世尊回答说：「也可以用譬喻去现示其义的。比

丘！犹如王之使人去捉贼，抓到后就送到刹利顶生王之处，而白王说：『天王！这位贼人有罪，愿天王惩治他！』刹利顶生王告诉他说：『你们将他拿去治罪，朝晨以百矛刺他。』（以矛刺其身一百下）。王之使人受王的教言，便将他带去惩治，早朝则用矛刺其身一百次，那个犯人，还活如故。刹利顶生王问使者说：『那个人现在怎样呢？』王的使人回答说：『天王！那个犯人都活如故。』刹利顶生王又告诉他说：『你们再去，在白天当中，又用矛刺他一百次。』王的使人受其教言，就在于白天，又用矛刺他一百次，那个犯人，仍然如故而活着。刹利顶生王又问说：『那个犯人现在怎么呢？』王的使人回答说：『天王！那个犯人仍然如故而活着。』刹利顶生王又告诉他说：『你们再去，在日将落西山之时，再以矛去刺他百次。』王的使人受教之后，在于日将落于西山之时，又用矛去刺他一百次，那个犯人还是活着如故。然而那个犯人的身上的一切，都被穿决而破碎，而坏尽，没有一处的完肤，至如钱孔那样之大。刹利顶生王又问而说：『那个犯人现在怎么样？』王的使人回答说：『天王！那个犯人仍然如故还活着。然而他的身上的一切，都被穿决破碎而坏尽，并没有一处的完肤，至于如钱孔之大的。』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如那个人一天当中被三百矛所刺，则那个人，

由于此，而其身心会受恼极忧苦吗？」

比丘回答说：「世尊！如被一矛刺身，尚且会受极苦，何况又在于一日当中，受三百次之矛之刺呢？那个人的身心，岂不会受恼极忧苦吗？」

于是，世尊乃将其手取一石子，有如小豆之大，而告诉他说：「比丘！你看见我的手中，取此石子，如小豆之大吗？」比丘回答说：「看见啊！世尊！」

世尊又问他说：「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我所取的石子，有如小豆的，和雪山王比较起来，那个为大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的手中所取的石子，有如小豆，比较雪山王起来，乃逊于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究不能相及的，为不可以数、不可以算、不可以譬喻、不可以比方的，但是（唯有）雪山王乃为极大而甚大的。」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如我手中所取之石子，有如小豆，比较雪山王起来，逊于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不可相及，为不可以数、不可以算、不可以譬喻、不可以比方，但是（唯有）雪山王乃极大而甚大。像如是的！比丘！如此人一天当中被矛刺三百次，他就因缘于此，而其身心会受恼而极重的忧苦，此种苦，比较地狱之苦来说，乃逊于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不相及，不可以数、不可以算、不可以譬喻、不可以比方，但是（唯有）地

狱中，乃极苦而甚苦的！

比丘！甚么为之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之中，既生在于那个地方后，狱卒就会以手捉你，则以铁斧炯燃俱炽（烧红的铁斧），斫治犯人的身。或者作为八楞（八角），或者作六楞，或者作为四方形，或者使其为团圆的，或者把其抬高，或者掷下，或者为好，或者为恶的。他像如是的被拷治，而苦痛逼迫，其岁数甚多（年月很久），乃至百千岁，都在受无量之苦，都受极重而甚为苦痛，终究不得死，必须当至于恶不善之业之灭尽，这就是所谓地狱之苦的。

比丘！甚么为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中，则既生在那个地方后，狱卒就会把你手捉，则以铁钐，燃烧为炯然俱炽，而去斫治其身，或者作为八楞，或者作为六楞，或者作为四方形，或者使其为团圆，或者抬举，或者掷下，或者为好，或者为恶。他乃如是的被拷治，而苦痛逼迫，经过岁数甚多，乃至百千岁之久，而

受无量之苦，为极重而甚苦，终究不得死，必须当至于恶不善之业之灭尽为止，这就是所谓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为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之中，既生在于那个地方后，狱卒就以手捉他，则以铁枪，烧为炯然俱炽的，强使其坐上，便用铁钳去钳开其口，然后以铁丸，烧为炯然俱炽的，放着在于其口中，接时烧唇、烧舌，烧断、烧咽，烧心、烧胃，从身下而出（指铁丸）。他如是的被拷治，而苦痛逼迫，经过的岁数非常的多，乃至百千岁，而受无量的苦，受极重而甚苦，终不得死，须要至于恶不善之业之灭尽为止。这就是所谓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为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其中，则既生那个地方后，狱卒就会以手执捉，则以铁镞，烧为炯然俱炽的，强使其坐上，便用铁钳去钳开其口，则以融铜去灌入其口中，而烧唇、烧舌，烧断、烧咽，烧心、烧胃，然后融铜乃从身下而出。他像如是的被拷治，而苦痛逼迫，经过的岁数非常的多，乃至百千岁，而受无量之苦，而极重而甚苦，终不得死，须要当至于其恶不善之业之灭尽为止，这就是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是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中，则既生在其中后，狱卒就会以手捉，就会以铁地烧得炯然俱炽的，令你仰而向卧，挖（张开）为五，而缚治于你，将你的两手两足以铁钉钉之，以一铁钉别钉在其腹中。他如是的被拷治，而苦痛逼迫，经过的岁数非常的多，乃至百千岁，都在受无量之苦，极重而甚为苦痛，终究不能得死，须要当至于其恶不善之业之灭尽，这就是所谓的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叫做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之中，既生在地狱后，狱卒就会手捉，会用铁之地之炯然俱炽的，令其伏在于此地上，从其口，拖出其舌，用百钉将舌张敷为无皱无缩，有如将牛皮，用百钉张钉，使其无皱无缩那样。像如是的，众生如生在地狱之中，既生其中后，狱卒就会手捉，就会用铁的地之炯然俱炽的，令其伏在于其地上，从其口中，拖出其舌，用百支钉张钉，使其舌为无皱无缩。他像如是的被拷治，而苦痛逼迫，经过的岁数乃非常的多，乃至百千岁，都在受无量之苦，极重而甚苦，终究不得死，须要当至于其恶不善之业之灭尽为止，这就是所谓的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叫做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中，既生于其中后，狱卒就会以手捉其头，会剥其皮，下至于足，又从其足剥其皮，上至于其头，则以铁车，乃炯然俱炽的，缚着在于此车中，便使其在此铁之地之炯然俱炽的，牵挽往来。他像如是的被拷治，苦痛逼迫，经过的岁数，乃非常的多，乃至百千岁，都在受无量之苦，为极重甚苦，终究不得死，须要至于恶不善之业之灭尽为止，这就是所谓的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叫做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中，既生其处后，狱卒就会用火之炯然俱炽的，使其扬扑于地，又使其手去取，去自灌其身。他像如是的被拷治，苦痛逼迫，经过的岁数，乃非常的多，乃至百千岁，都在受无量之苦，极重而甚苦，终究不得死，须要至于其恶不善之业之灭尽为止，这就是所谓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为之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中，既生其处后，狱卒就会用火山，炯然俱炽的，使其上下，他如果下其足时，其皮肉与血，便会被烧尽，如果举起其足时，其皮肉与血，就还生如故。他像如是的被拷治，苦痛逼迫，经过的岁数乃非常的多，乃至百千岁，都在受无量之苦，极重而甚苦，终究不得死，须要至于其恶不善之业之灭尽，这就是所谓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为之地狱之苦呢？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之中，既生在于其中后，狱卒就会用手捉，会用大铁釜，炯然俱炽的，倒举其身，所谓脚在上，头在下，而放着于釜中。他在釜中时，或者上，或者下，或者至于四方四维，由其自体出沫，还煮



其自身。有如大豆、小豆、蕴豆、苦豆、芥子，放着在于多水的釜中一样，下面极为燃火，则那些豆类在于釜中，会或上或下，或至于四方四维，而以自沫缠煮那样。像如是的，众生如生在于地狱中，既生在于彼处后，狱卒就会用手捉他，会用大铁釜，炯然俱炽的，倒举其身，脚朝上，头在下，而放着于釜中。他在于其中，或上或下，或在至于四方四

维，以自体所流出之沫，还煮于其身。他如是的被拷治的苦痛逼迫，经过的岁数非常的多，乃至于百千岁，受无量之苦，极重而甚苦，终不得死，须要至于恶不善之业之灭尽为止，这就是所谓地狱之苦。

比丘！甚么为之地狱之苦呢？那此地狱中，还有地狱，名叫六更乐，如众生生在于其中，则既生在于其中后，如眼根看见色境，都是为不喜的，都是不适可的，并不是令人会喜会适可的。意不润爱的，并不是可润爱的。为意不善乐的，不是善乐的。耳根所闻的声境，鼻根所嗅的香境，舌根所尝的味境，身根所觉的触境，意根所知的法境，都是不喜不可，并不是喜与可的，是意所不润爱，并不是润爱的。为意不善乐，并不是可善乐的，这就是为之地狱之苦。

比丘！我为你们，用无量的方便，说那些地狱，说那些地狱之事。然而这些地狱之苦，实在不能具说得尽，但地狱乃唯有苦的。比丘！如愚痴的人，或者有时，罪业灭尽，从地狱中得以出来，而转生为畜生的，而畜生也是非常的苦的。

比丘！甚么叫做畜生之苦呢？如众生转生在于畜生中的话，他就是所谓在于闇冥中而生，在于闇冥中而长，在于闇冥中而死的。那是甚么呢？所谓地生虫、愚痴的人的话，乃由于本来之时（在生之时），贪着于食味，而行身的恶行，而行口与意的恶行。他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后，就因于此，缘于此（由此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畜生之中，所谓闇冥中而生，闇冥中而长，闇冥中而死，就叫做畜生之苦（闇中生之畜生之苦。）

比丘！甚么为之畜生之苦呢？如众生转生在于畜生中，就是所谓在身中而生，在身中而长，在身中而死。这是甚么呢？所谓名叫疮虫是。愚痴的人的话，则以本来之时（在生之时），贪着于食味，而行身的恶行，而行口与意的恶行。他既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后，就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转生在于畜生当中，所谓在身中而生，在身中而长，在身中而死，这叫做畜生之苦（身中生之畜生之苦。）

比丘！甚么为之畜生之苦呢？如众生转生在于畜生中，所谓在水中而生，在水中而长，在水中而死。他是甚么呢？所谓鱼、摩竭鱼（海中的怪鱼）、龟、鼉（猪婆龙）、婆留尼（海蛇）、提鼻（大鱼、怪鱼）、提鼻伽罗（大身鱼，会吞舟的大鱼）、提鼻提鼻伽罗（大怪鱼，均为是想象的怪鱼）是。愚痴的人的话，则在于其本时（在生之身），都贪着于食味。而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他既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后，就会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畜生之中，而谓之水中而生，水中而长，水中而死，就是所谓的畜生之苦（水中生之畜生之苦。）

比丘！甚么为之畜生之苦呢？如众生转生在于畜生中，所谓以齿啮生的草树木而食的是。牠们为那些呢？所谓象、马、骆驼、牛、驴、鹿、水牛，以及猪等是。愚痴的人的话，乃由于其本时（在生时），贪着于食味，而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他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后，就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转生在于畜生之中，而谓以齿啮生的树木而食，这就是所谓的畜生之苦（草木食的畜生之苦）。

比丘！甚么为之畜生之苦呢？如众生转生在于畜生中，谓牠嗅闻人的大小便之气时，就会走往而趣于彼处，会去食其食，有如男女之嗅闻饮食之香气时，就便会

往趣于那个地方，像如是的说牠乃食牠的那种食。像如是的，比丘！如众生转生在畜生中，所谓牠乃嗅闻人的大小便之气时，就会走往而趣于那个地方去食其食。他们是那些呢？所谓鸡、猪、狗、豺、乌、拘楼罗（好眼鸟）拘楼迦（好声鸟）是。愚痴的人的话，则在于其本时，贪着于食味，而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他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后，就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畜生之中，谓之食屎不净，

就是所谓畜生之苦。比丘！我为了你们，以无量的方便说那些畜生，说畜生之事，然而这些众生之苦，还是不可以具说，但畜生唯有的是苦（大小便食的畜生之苦）。

比丘！如愚痴的人，其罪业消灭后，从畜生道出来后，能够还生为人之事，乃是极大而甚难的一件事。为甚么呢？因为那些畜生在畜生中时，乃不行仁义，不行礼法，不行妙善。那些畜生，都更相食噉，强的就吃食弱的，大的就会食小的。比丘！有如在这里的大地中，充满着大水，在水中有一只瞎龟，其寿命已为无量的百千之岁。在那水中的上面，浮有一小而轻的木板，木板唯有一孔，木板乃不固定，都被风所吹。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一只瞎龟之头，是否得以入于此小而轻的木板的一孔中吗？」比丘回答说：「世尊！或者可以得入于其孔中，但是须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实在是非常的困难的。」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或者有时，这只瞎龟，经过百年之后，从东方来，而一举头，然而那块小木板，唯有一孔的，却被东风吹移而至于南方。或者有时，瞎龟经过百年后，从南方来，而一举头，则那唯有一孔的小木板，乃被南风吹移而至于西方。或者有时，瞎龟经过百年后，从西方来，而一举头，那块唯有一孔的小木板，却被西风吹移而至

于北方。或者有时，瞎龟从北方来，而一举头，那块唯有一孔的小木板，乃被北风所吹，而随至于诸方。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那只瞎龟之头，是否得入于此一小木板之孔中吗？」比丘回答说：「世尊！或者可以得入，但是须要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可说是非常的为难。」

佛陀说：「比丘！像如是的，那些愚痴的人，从畜生道出来，而还生于人道中之事，也是非常的困难。为甚么呢？因为那些畜生为畜生时，都不行仁义，不行礼法，不行妙善。那些畜生又是更相食噉，强的就食弱的，大的即食小的。比丘！如愚痴的人，或者有时从畜生道中出来，还生为人时，他如果为有家，也是小姓而下贱。为弊恶贫穷，少有饮食，所谓只为得食，乃非常的困难（须靠自己的体力，以换来食物）。那些人是甚么人呢？所谓狱卒之家、工师之家、巧手之家、陶师之家，像如是的比类，或其余的下贱之家。都为弊恶贫穷，少有饮食，所谓为了得食，就非常的困难。会生如是之家，而既生如是之家后，有的或者会为瞎，或者会为跛脚，或者为臂肘短，或者身体会伛曲，或者用左手，为恶色羊面（羸弱而面无气色），为丑陋而短寿，都被他人所使用。他如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则他既行身的恶行，行口与意的恶行后，就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还至于恶处，而生于地狱之中。

犹如有二人，共同博戏，里面有一人，始行如是之道时，便失去了奴婢，及失去了妻子（输钱而将家人都卖给人。）其极之时，又会取自己之身，倒悬在于烟屋之中。他曾作如是之念：我不食不饮（节省饮食），然而我一开始行如是之行时，便失去了奴婢，及失去了妻子，又取自己之身，倒悬在于烟屋中。比丘！此行乃非常的少（恶劣），乃失去了奴婢，失去了妻子，又取自己之身倒悬在于烟屋中。比丘！所谓此行所行的，则为行身之恶行，行口与意之恶行。他行身之恶行，行口与意之恶行后，就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时，还至于恶处，而生在于地狱之中。比丘！这些诸行，乃最为不可爱，实在为不可乐，并不是意之所念。比丘！这不是具足而说愚痴之法了吗？」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实在是具足的说过愚痴

之法的了。」

世尊告诉他们：「甚么叫做智慧之法呢？那些智慧的人，有三相的智慧标、智慧像，所谓成就智慧之人，而说智慧是。那三种呢？有智慧的人，乃思善的思，说善之说，作善之作，所以叫做智慧之人说智慧是。如果智慧的人不思善之思，不说善之说，不行善之作的话，就不应该说为智慧之人之说智慧的了。由于智慧的人思善之思，说善的

之说，作善之作之故，才叫做智慧的人说为是有智慧的。所谓智慧的人，在于现法当中，其身心则受三种的喜乐。为甚么智慧之人在于现法当中，其身心则受三种的喜乐呢？有智慧的人，或者有所行，或者在聚会而坐，或者在于道巷，或者在于市中，或者在四衢道头，都说智慧之人之相应之事。智慧的人，乃断杀、离杀，断离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断离邪见，而得正见，以及成就其余的无量的善法。如成就无量的善法的话，则他人看见后，便会称誉他。那位智慧的人听后，便会作如是之念：如成就无量的善法时，他人看见后，便会称誉的话，则我也是有了如是的无量善法，如他人知道的话，也当会称誉于我。这叫做有智慧的人在于现法当中，身心则受第一种喜乐。

又次，那位有智慧的人，又看见王的使人，以种种的方法去惩治贼类，所谓截其手、截其足、并截其手与足。也截其耳、截其鼻、并截其耳与鼻，或者脔脔（一块一块）而割其肉，或者拔其须、拔其发，或者拔其须与发，或者放着在于槛中，以衣裹火而烧，或者以沙壅草，而缠火而炳（烧），或者放纳在铁驴的腹中，或者着在于铁猪的口中，或者置在于铁虎口中而烧，或者安在于铜釜中，或者着在于铁釜中而煮，或者一段一段的截割，或者以利的叉刺，或者以钩而钩，或者卧在铁床以沸油而

浇，或者坐在铁臼，以铁杵而捣，或者用毒龙去蜇你，或者用鞭而鞭打，或者用杖而挝，或者以棒而打，或者活活的贯穿在于标头，或梟其首。那些有智慧的人看见后，便作如是之念：如成就无量的恶不善之法的话，国王知道而令人捉执后，就会以如是而拷治，我并没有像如是的无量恶不善之法，如王知道的话，终究不会如是的苦治于我的。这就叫做有智慧的人，在于现法当中，身心则受的第二种的喜乐。

又次，那些有智慧的人，乃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他如果有时罹染疾病时，或者坐卧在于床上，或者坐卧在于榻上，或者坐卧在于地上，或者身生极苦，甚为重苦，乃至生命欲断。而他所有的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这些都会在于那个时候悬向在于上面，有如在晡时（申时，夕时），太阳下高山，其影乃悬向在地上那样。像如是的，其所有的身的妙行，口与意的妙行，这些都在于那个时候，会悬向在于其上面。他会作如是之念：这是我的身的妙行，是我的口与意的妙行，悬向在上的。我在本来好好的时候，并不作恶，而多作福，如有处，并不作恶的话，就是不凶暴，不作无理之事，而作福、作善、作恐怖，则所皈命、所依怙的，我必定会至于那善处而不生懊悔。不生懊悔后，就会贤死，而善于命终。这叫做智慧的人，在

于现法当中，身心则受第三种的喜乐。

又次，那些智慧的人，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他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后，因于此，缘于此，在于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于善处，会上生于天中。既生在那个地方后，就会受乐报，会一向可爱，一向可乐，而意可念。如果作如是之念：一向可爱，一向可乐，而意可念的话，就是所说的善处。为甚么呢？因为那善处者，就是一向可爱，一向可乐，而意可念之故。」

那时，有一位比丘，就从其座位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善处之乐的情形如何呢？」世尊回答说：「比丘！善处乃不可以尽说。所谓善处之乐，但是善处，则唯有乐。」比丘又问说：「世尊！可得用譬喻来显现其义吗？」

世尊回答说：「也可以用譬喻来显现其义的。有如转轮王之成就七宝，和四种人之成就如意足（神通）那样。比丘！你的意见如何呢？那位转轮圣王之成就七宝，和四种人之成就如意足的话，他们是否会由于此，而其身心会受极为喜乐吗？」

比丘回答说：「世尊！如能成就一宝，成就一种人的如意足，尚且会受极为喜乐，更何况转轮圣王之成就七宝，和四种人之如意足呢？怎么不是受到极尽的喜乐呢？」

于是，世尊就将石子取在于手中，犹如小豆那么之大，然后告诉那位比丘说：「比丘！你看见我的手中所取的此石子，有如小豆之大吗？」比丘回答说：「看见了，世尊！」世尊又问说：「你的意见如何呢？我所取的石子，犹如小豆，比较那雪山王起来，到底是那一种为大呢？」比丘回答说：「世尊手里所取的石子，乃如小豆，比较雪山王起来，则有百倍、千倍、百千万倍之差，终究不相及，为不可以数、不可以算、不可以譬喻、不可以比方，唯为雪山王乃极大而甚大。」（也就是小石子和雪山，是不能比较的）。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如我所取的石子，犹如小豆之大的，要和雪山比较，乃为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究不能相及的，是不可以数，不可以算，不可以譬喻，不可以比方，唯有雪山王乃无可比拟的极大而甚大。像如是的，比丘！如转轮王之成就七宝，四种人之成就如意足，他们的身心受极喜乐，比较诸天的快乐，有过百倍、千倍、百千万倍，终究不能相及的，为不可以数，不可以算，不可以譬喻，不可以比方的。所谓善处之乐，但善处唯有乐而耳。」

比丘！甚么叫做善处之乐呢？其有善处，名叫六更乐，如果众生转生在于其中，则既生在那个地方后，如眼根看见色境，其意所喜可的，他就会喜可，意所润爱的，他是润爱，意所善乐的，他是善

乐。耳根所闻的声境、鼻根所嗅的香境，舌根所尝的味境，身根所觉的触境，意根所知的法境，意所喜可的，他是喜可，意所润爱的，他是润爱，意所善乐的，他是善乐，这叫做善处之乐。比丘！我为你们用无量的方便，说那善处，说善处之事。然而此善处之乐，还是不可其说，但是善处乃唯有乐就是。

比丘！如智慧的人，有时从善处来，而下生于人间，假若为有家的话，就为极大的富乐，钱财为无量，多有诸畜牧，为封户、食邑，米谷乃为非常的丰溢，同时也有若干种的诸生活之具。这是那种人呢？所谓刹利大长者之家，梵志大长者之家，居士大长者之家，以及其余之家之极大富乐，钱财无量，多诸畜牧，而为封户、食邑、米谷丰溢，以及有若干种的生活所需之物具。诞生在如是之家，为端正而令人可爱，众人都敬顺，而极为有名誉，有大威德，多人所喜爱，多人之所怀念的。他乃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他既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后，就因于此，缘于此，而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还至于善处，生在于天上当中。

有如二人，共相在博戏，其中有一人开始去取如是之行时，就多得钱财，他就作如是之念：我不由于工作，然而我开始取如是之行时，就能多得钱财。比丘！此行乃为甚少，所谓多得钱财之行是。

比丘！所谓此所行，乃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他行身的妙行，行口与意的妙行后，就会因于此，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还至于善处，而生在于天上当中。比丘！在此诸行当中，乃以此行最为可爱、最为可乐、最为可意所念的。比丘！这不是具足而说智慧之人之法吗？」比丘白佛说：「唯然！世尊！是为具足说智慧之人之法的。」

世尊告诉他说：「这叫做愚痴之人之法、智慧之人之法。你们应该知道愚痴人法、智慧人法。知道愚痴人法、智慧人法后，就舍弃愚痴之人之法，而取智慧之人之法，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四

### 二〇〇、阿梨咤经第九（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梨咤比丘生起「行欲者无障碍」之邪见，而自称这是佛陀所说的，诸比丘乃诃责他，并说佛陀之言：欲乃有如骨鑊、肉腐、把炬、火坑、毒蛇、梦、假借、树果等，所谓欲，乃有障碍的。佛陀又以蛇喻法、筏喻法，去提示当舍颠倒之见，佛陀更依次解说：1.六见处。2.因内有恐怖、因外有恐怖、因内无恐怖、因外无恐怖。3.于六见处断神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阿梨咤比丘，本未出家时，为伽陀婆利（本来为一驯鸢的人）。他曾经生如是的恶见而

说：「我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的：如行欲的人，并没有甚么障碍的。」诸比丘们听后，就往至阿梨咤比丘所住之处，问他而说：「阿梨咤！你是否真正这样的说过吗？你说：我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行欲的人，并没有甚么障碍。你是否这样说过吗？」这时，阿梨咤回答说：「诸位贤者！我实在知道世尊，乃作如是的说法：行欲的人，并没有甚么障碍。」

诸比丘们诃责阿梨咤而说：「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说！不可以诽谤世尊！如诬谤世尊的话，就是不善，世尊也不是这样说的。阿梨咤！欲乃有障碍的，世尊也曾经用无量的方便说欲乃有障碍的。阿梨咤！你应该赶快舍弃此恶见为是。」阿梨咤比丘被诸比丘们诃责后，仍然不改，还是坚持其如此的恶见，都强力而执着，而一向

（一直）都说：「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像如是的再三强辩不已。

众多的比丘不能使阿梨咤比丘舍弃其恶见，就从座站起而去，都往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都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阿梨咤比丘一直都生如是的恶见，他说：『我知道世尊曾经作如是之说法：行欲者，并没有甚么障碍。』世尊！我们听后，曾经往诣阿梨咤比丘之处，曾经问他说：『阿梨咤！你确实作如是之说：我知道世尊乃作如

是之说法：行欲者，并没有甚么障碍。你说过这种话吗？』阿梨咤比丘回答我们而说：『诸位贤者！我实在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的：行欲者，并没有障碍。』世尊！我们乃诃责他而说：『阿梨咤！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说！不可以诬谤世尊！诬谤世尊的话，就为之不善，世尊也不作如是之说。阿梨咤！欲乃有障碍的，世尊乃以无量的

方便说欲有障碍。阿梨咤！你应该马上舍此恶见。』我们诃责他后，他仍然强力的坚执如此的恶见而不舍，他还是一直的说：『这是真实的道理，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像如是的再三坚执其说。世尊！我们就是这样的不能使阿梨咤比丘舍弃如此的恶见后，就从座起而来到佛前禀报世尊您的。」

世尊听后，就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到阿梨咤比丘之处，去作如是之语：『世尊叫你。』」于是，那一位比丘受世尊之教言，就从座起，稽首佛足，遶佛身边三匝后而去，而到阿梨咤比丘之处，就对他说：「世尊叫你。」阿梨咤比丘就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他而说：「阿梨咤！你是否作如是之说：我知道世尊作如是之说法：行欲者无障碍，是否说过吗？」阿梨咤回答说：「世尊！我实在知道世尊您，乃作如是的说法：行欲者无障碍。」

世尊诃责他而说：「阿梨咤！你为甚么知道我作如是之说法呢？你是由那一个人之口，而听我作如是之说法的吗？你这愚痴之人啊！我一向（从来）并不说过，你为甚么一直这样的说呢？你这愚痴的人！你听到诸比丘们之共诃，你在那时应该要如法而答才是。我现在当问诸比丘们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

于是，世尊就问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也像如是的知道我乃作如是之说法吗？说：行欲者，并没有障碍吗？」这时，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

世尊又问说：「你们是知道我作如何之说法呢？」诸比丘们回答说：「我们乃知道世尊是作如是之说法：欲乃有障碍的。世尊确实说欲为有障碍的。欲乃有如骨鏃，世尊说欲乃如骨鏃的。欲如肉脔，世尊说欲乃如肉脔一样。欲如把炬，世尊说欲乃如把炬的。欲如火坑，世尊说欲乃如火坑的。欲如毒蛇，世尊说欲乃如毒蛇的。欲如梦，世尊说欲乃如梦的。欲如假借（借用之物），世尊说欲乃如假借的。欲如树果，世尊说欲乃如树果的。我们乃知道世尊为作如是之说法的。」

世尊赞叹而说：「善哉！善哉！诸比丘们！你们乃知道我作如是之说法。为甚么呢？因为我也如是而说的：欲为有障碍，我说欲乃为有障碍的。欲如骨鏃，我说欲乃有如骨鏃的。欲如肉脔，我说欲乃如肉脔的。欲如把炬，我说欲乃如把炬的。欲如火坑，我说欲乃如火坑的。欲如毒蛇，我说欲乃如毒蛇的。欲如梦，我说欲乃如梦的。欲如假借，我说欲乃如假借的。欲如树果，我说欲乃如树果的。」世尊并叹而说：「善哉！善哉！你们知道我乃如是的说法。然而这位阿梨咤愚痴的人，却颠倒而受，颠倒而解其义及文。他乃自己颠倒而受解之故，而诬谤于我，是自伤害，可说是犯有罪，为诸位有智慧的梵行者所不欢喜的，同时也是得大罪过的了。你这愚痴人（指阿梨咤）！你知道有此种恶不善之处（造恶业的道理）吗？」于是，阿梨咤比丘被世尊诃责后，内心怀着忧戚之念，乃低头而默然，失辩而无言，如有所伺的样子。

于是，世尊当面诃骂责数阿梨咤比丘后，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对于我所说之法，尽具解义的话（都了解其义之时），就应当照如是而受持，如果对于我所说之法，不能尽其解义的话，便当问我，以及诸有智的梵行者。为甚么呢？因为恐怕或者有愚痴的人，颠倒而受解义，以及其文之故。他们乃因自颠倒受解之故，会作如是如是的知其法，所谓正经（契经）、歌咏（重颂）、记说（受记）、偈他（讽颂，不颂长行）、因缘、撰录（佛弟子之谭）、本起（自说）、此说（喜颂，感兴颂）、生处（本生，佛的前生谭）、广解、未曾有法，以及说义（论义，十二部经）。他们都谄知此

义，并不受解脱而知此义。他们所谓知道此法，其实为不得此义，但受极苦，唐自疲劳耳。为甚么呢？因为他们乃以颠倒而受解法之故。（十二部经详在卷一）

譬如有人，欲得执捉蛇虫，便去寻求蛇。他去寻求蛇时，到了野外林间，而看见极大的蛇，便趣前而用手去捉住其腰中，蛇就回举其头，就会或者蜇你的手足，以及其余的肢节。那个人所作的欲求取捉蛇，而不得其义（不能达到目的），唯有受极苦痛，唐自疲劳而已。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不善解取蛇之法之故。像如是的，或者有愚痴的人，会颠倒而受解义，以及其文的。他就是由于自颠倒而受解之故，会作如是如是而知其法，所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以及说义。他们诤知此义，而不受解脱，而知此义。他们所知的此法，乃为不得其义，唯有受极大之苦，唐自疲劳耳。为甚么呢？因为他们乃以颠倒而受解法之故。

或者有族姓子，并不颠倒而善受解义，以及其文。他乃由于不颠倒而善受解之故，就能如是如是的知其法，所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以及说义。他并不诤，而知此义，唯受解脱，而知此义。他所为而知此法而得此义之故，不会受极苦，也不会疲劳。为甚么呢？因为不颠倒而受解法之故。

譬如有人，欲得捉蛇，便去寻求蛇。他在寻求蛇。他在寻求蛇时，其手乃执铁杖，而行在于野林之间。他看见极大的蛇时，就先用铁杖押住那只蛇之项，手则捉住其头，那只蛇虽然反尾而回，或者缠你的手足，以及其余的肢节，然而不能蜇。他个人所为的求取捉蛇，而得此义，而不受极苦，也不会疲劳。为甚么呢？因为他乃善解取蛇之法之故。像如是的，或者有族姓子，并不颠倒而善受解义，以及其文。他就由于不颠倒而善受解之故，如是如是的知道其法，所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以及说义。他并不诤知此义，唯受解脱而知此义。他所为的知此法，而得此义，乃不受极苦，也不会疲劳。为甚么呢？因为不颠倒而受解法之故。我为你们长夜说筏喻之法，都是欲使你们弃舍，不欲令受之故。

甚么叫做我为你们长夜说筏喻之法，而欲令你们弃舍，不欲令受呢？有如由山而流下之水，甚深而极广，长流而驶疾，多有所漂，里面并没有船，也没有桥梁。或者有人到这里来，而在于彼岸，有事作之故，而欲度此水流而过，他在寻求渡岸之时，曾作如是之念：现在此流水乃甚深而极为广，又是长流而驶疾，有很多之物都会被漂流，里面并没有船，也没有桥梁可以度过去的。而在彼岸乃有要事要作，欲渡过此水流，到底要用甚么方便，才能使我安稳的到达于彼岸呢？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在于此岸边收聚一些草木，缚结而作为椽，（小舟筏），乘此而渡过为是。于是，他便在于岸边收聚草木，缚系而作为椽，乘其椽而渡，而安稳的至于彼岸。他这时便作如是之念：现在我的此椽，多有所益（受它很多的恩泽），我乘此椽后，使我安稳，由那个岸而到此岸而来，渡到此岸后，我现在宁可以着在于右肩上，或者戴在头上而去吧。他便以椽着放在于右肩上，或戴在头上而去。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作如是之事后，能为椽，有所利益吗？」这时，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

世尊告诉他们说：「那个人要如何为其椽所作而能有所利益呢？那个人便作如是之念：现在我的此椽多有所益（帮助我非常的多），我乃乘此椽之故，才能使我安稳的从于彼岸而来，度过而至于此岸的，我现在宁可更将此椽还着于水中，或者着在于岸边而舍去呢？那个人便将此椽还着于水中，或者着在于岸边，舍之而去。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个人作如是之事，为了椽所作的，能有利益吗？」这时，诸比丘们回答说：「有利益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像如是的，我为你们长夜说椽喻之法，都是欲令弃舍，不欲令受的，如你们，知道我长夜说椽喻之法的话，你们就应当以之而舍弃如是之法，更何况那些非法呢？」

又次，有六种的见处。那六种呢？当一位比丘的，(1)所有之色，不论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精，或者是粗，或者是妙，或者是不妙，或者是近，或者是远，都应认为其一切均非为我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不是神我）。像如是而慧观，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其真象）。

(2)所有之觉（受），(3)所有之想，(4)所有的此见，都非为我有，我也非为其所有，我当为无我，当为不有。其一切均为非我有，我也非其所有，也非是神（不是神我）。像如是的慧观，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其真象）

(5)所有的此见，或者是见闻识知，所得的，所观的，意所思念的，从此世间至于他世间，从他世间至于此世间，其一切均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不是神我）。像如是的慧观，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其真象。）

(6)所有的此见，这是神（神我），这是世间，这是我，我当在于后世而为有，恒常而不变异，永恒而不磨灭之法。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我。像如是的慧观，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道其真象。）」

于是，有一位比丘，乃从其座位而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而白佛说：「世尊，是否由于内，而有恐怖的吗（由于心中无「实有」，究竟有恐怖吗？）」世尊回答说：「有的。」比丘又问说：「世尊！为甚么由于内，而有恐怖呢？」

世尊回答说：「比丘乃如是而见，如是而说：他或者在于往昔之时为我的，然而于今时为无，施设有我不得（本来认为有实我等，而听佛说一切都应舍弃。就以为我将破灭而不存在）。他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而忧戚烦劳，而啼哭椎胸，而性发狂痴。比丘！像如是的，由于内，而有恐怖的。」

比丘叹世尊后，又问而说：「世尊！是否有由于内，而没有恐怖的吗？」（于内中无「实有」，而没有恐怖）。世尊回答说：「有的。」比丘又问而说：「世尊！为甚么由于内，而没有恐怖呢？」

世尊回答说：「比丘乃不作如是之见，不作如是之说：他或者在于昔时（为有我的，而今却为）无，施设有我而不得。他不如是而见，不如是而说，就不会忧戚，不会烦劳，不会啼哭，不会椎胸，不会发狂痴的。比丘！像如是的，由于内，而没有恐怖的。」

比丘叹世尊后，又问而说：「世尊！是否由于外，而有恐怖吗？」（由于外部没有「实有」，而起恐怖）。世尊回答说：「有的。」比丘又问说：「世尊！为甚么由于外，而有恐怖呢？」

世尊回答说：「比丘乃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这是神（神我），这是世间，这是我，我当在于后世为有。他作如是之见、如是之说。然而或者遇如来，或者遇如来的弟子，为聪明有智慧，而善于言语，而成就智慧。他或者于如来，或者于如来的弟子之为了灭一切自身之故，而说法，为了舍离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之故，而说法，为了灭除慢使之故，而说法。他或者听到如来，或者如来的弟子之为了灭除一切自身之故，而说法，为了舍离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之故，而说法，为了灭除慢使之故，而说法时，就起忧戚烦劳，啼哭椎胸，而发狂痴，而作如是之说：我乃断坏，而不再为有了。为甚么呢？因为那比丘所说的，则：长夜不可爱、不可乐、不可意念。比丘多行于彼，便会由之而忧戚烦劳，会啼哭椎胸，而发狂痴。比丘！像如是的，由于外，而有恐怖的。」

比丘叹世尊后，又问而说：「世尊！是否由于外，而没有恐怖的吗？」（于外部没有「实有」而无恐怖）。世尊回答说：「有的。」比丘又问说：「世尊！为甚么由于外，而没有恐怖呢？」

世尊回答说：「比丘不作如是之见，不作如是之说：这是神（神我），这是世



间，这是我，我当后

世为有。他不作如是之见，不作如是之说，或者遇如来，或者遇如来的弟子，聪明而有智慧，而善于言语，成就于智慧。他或者遇如来，或者遇如来的弟子之为了灭除一切自身之故，而说法，为了舍离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为了灭除慢使之故，而说法。他或者遇如来，或者遇如来的弟子之为了灭除一切自身之故，而说法，为舍离一切漏一切我我所作，为了灭除慢使之故，而说法时，并不会忧戚，不会烦劳，不会啼哭，不会椎胸，不会发狂痴，也不会作如是之说：我乃断坏，而不会再有。为甚么呢？因为那比丘，乃说长夜为可爱、可乐、不意念。比丘多行那些道理，便不会忧戚，不会啼哭，不会椎胸，不会发狂痴。比丘！像如是的，由于外，而没有恐怖的。」

那时，比丘称叹世尊而说：「善哉！善哉！」他叹善哉后，听佛所说，乃善受持诵，就便于默然。

于是，世尊叹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比丘能受如是！所可受的能受后，不生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你们见所受，所可受的，而不会生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你们依于如是，见所可依的（依于可依之见），而看见后，而不生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你们之见，乃依如是，见所可依的，而看见后，能不生忧戚，不烦劳，不啼哭，不椎胸，不发狂痴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你们受如是之身：所有之身，都常住不变易，不磨灭之法。你们见受如是之身，所可受之身后，为常住不变易，不磨灭法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所谓由于神之故，而为有我，无神之故，就为无我。此为神，为神所有之事，是不可得，不可施設，以及心中之有见之处、有结着和诸使，也是不可得，不可施設的。比丘们！具足而说见，以及见所相续之事，是否犹如阿梨咤比丘本为伽陀婆利吗？」（本俗家之时，为驯鹩师，故，意为已驯之鹩。）

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为具足而说见，以及见所相续之事，则犹如阿梨咤比丘之本为伽陀婆利的。」

佛陀又说：「又次，有六种见处。那六种呢？一位比丘，对于(1)所有之色，无论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是现在，或者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精，或者是粗，或者是妙，或者不是妙，或者是近，或者是远，都应认为其一切均为非我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神我）。像如是的慧观，而知如真（如实而知其真象）。(2)所有之觉（受），(3)所

有之想，(4)所有之此见，都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我，当为无我，当为不有。其一切均非我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神我），像如是的慧观，而知如真（如实而知其真象）。

(5)所有之此见，不论是见闻识知，或者是所得的，所观的，意所思念的，从此世间至于他世间，从他世间至于此世间，其一切均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神我）。像如是的慧观，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其真象）。

(6)所有的此见，这是神（神我），这是世间，这是我，我当在于后世而为有，恒常而不变异，永恒的不磨灭之法。这些一切的一切，均为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神我。像如是的慧观，而知其如真（如实而知道其真象。）」

如有比丘，于此六见处，能不认见为是神（神我），也不认见为是神所有的，则他乃如是而不认见之后，便不会受此世间，不会受此世间后，便没有恐怖，由于不恐怖之后，便得般涅槃，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

知如真（如实而知见真理）。这叫做比丘之度慳、过慳、破擗、无门、圣智慧镜。

甚么叫做比丘之度慳呢？所谓无明之慳已尽已知，已拔绝其根本，已打破无明而不再会有当来之生起，像如是的比丘，就叫做得度慳。甚么叫做比丘之过慳呢？所谓有爱已尽已知，已拔绝其根本，已打破而不再会有当来之生，像如是的比丘，就叫做得过慳。甚么叫做比丘之破擗呢？所谓无穷尽的生死已尽已知，已拔绝其根本，已打破而不再会有当来之生，像如是的比丘，就叫做得破擗。甚么为之比丘之无门呢？所谓五下分结（欲界的结惑。贪、瞋、身见、戒取、疑）已尽已知，已拔绝其根本，已打破而不再会有当来之生，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得无门。甚么叫做比丘之有圣智慧镜呢？所谓我慢已尽已知，已拔绝其根本，已打破而不再会有当来之生，像如是的比丘，就叫做有圣智慧镜。这就是所谓比丘之度慳、过慳、破擗、无门、圣智慧镜。

像如是的正解脱如来之法。有因提罗（帝释天），以及天伊沙那（天王），有梵，及其眷属，他们寻求而不能得如来所依之识。如来即是梵（清淨），如来即是冷，如来乃不烦热，如来就是不异，我乃作如是之说。诸沙门、梵志，曾诬谤我，是虚妄之言，而不是真实。沙门瞿昙，乃调御而无所施設，其实有众生，乃施設其断灭而坏，如在此中，无我的话，就为不说。一位如来在于现法当中，乃说无忧。假若有他人骂詈如来，挝打如来，瞋恚而责数如来的话，如来乃不会由于其事而瞋恚（不瞋恚），也不会憎嫉，终究不会有害心。如果有人骂詈如来，挝打瞋恚而责数时，如来之意到

底如何呢？如来会作如是之念：如我本来所作的，本来所造的话，就因之而致于他有了此言之发生。然而骂詈如来，挝打、瞋恚而责数的话，如来就会作如是之意的。假若有人恭敬如来，供养礼事尊重的话，如来也不会因此而以为悦，也不会因之而为欢喜，心并不会因之而为乐。如他人恭敬如来，供养礼事尊重如来的话，如来之意当会如何呢？如来会作如是之念：如我现在所知、所断的，都是由于他们而致于此的。如有他人恭敬如来，供养礼事尊重如来的话，如来会作如是之意的。」

于是，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他人骂詈你们，挝打瞋恚而责数你们，或者有人恭敬供养、礼事尊重的话，你们因此也应当不可以瞋恚憎嫉，不可以起害心，也不可以欢悦欢喜，也不可以心乐。为甚么呢？因为我们并没有神（无神我），也无神所有（也没有神我所有）之故。犹如现今此胜林门外的燥草枯木那样，如有他人拿去火烧，都可随意之所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那些燥草枯木是否会作如是之念：为甚么他人都将我持去火烧，都随其意之所用呢？」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如有他人骂詈你们，或挝打瞋恚而责数你们，或者有人恭敬供养、礼事尊重的话，你们也不可因此而瞋恚憎嫉，也不可起害心，也不可欢悦欢喜，也不可以心乐。为甚么呢？因为我们乃无神（无神我），也无神所有（也不是神我所有的）。我法乃善说，乃发露广布，并没有空缺，流布而宣传，乃至于天人。像如是的，我法乃善说，乃发露广布，没有空缺，流布而宣传，乃至于天人。如正智慧解脱，而命终的话，他也不施設为有无穷尽。我法乃善说，乃发露广布，为没有空缺，流布而宣传，乃至于天人。像如是的，我的法乃善说，乃发露广布，而没有空缺，流布而宣传，乃至于天人。如有五下分结已尽，而命终的话，就能生于彼间（色界天），便能在哪里般涅槃（入灭，解脱），而得不退之法，而不还于此世间。

我法乃为善说，发露广布，而没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于天人。像如是的，我法乃为善说，发露广布，而无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于天人。如有人之三结已尽，而得须陀洹（预流，初果），已不会再堕于恶法，必定会趣向于正觉，会极七往来于天上人间（最多在人天往还转生各七次），七往来转生后，便能得尽苦边。

我法乃为善说，发露广布，而没有空缺，为流布宣传，乃至于天人。像如是的，我法乃为善说，发露而广布，没有空缺，流布宣传，乃至于天人。如果有人信乐于我之法，而命终的话，都能生于善处，如上有余而无缺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一、唵帝经第十（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唵帝比丘生起「识」轮回往生不更异的邪见，佛陀即教他：(1)缘六根六境而生识的缘起法，(2)以椂为喻，论其虽然是如来的真说，然而如执着，则不对，(3)四食之缘起及灭，以明所谓十二因缘法，这才是正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唵帝比丘，鸡和哆子（本为渔夫之子），曾经生起如是的恶见：我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现在的此意识，会去往生的，并不更异的（会奔驰而轮回，都是此识，不是其它。且常时保持自己之同一性）。诸比丘听后，就往至于唵帝比丘之处，问他而说：「唵帝！你是否真正作如是之说：我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现在的此意识，乃往

生而不更异的吗？」唵帝比丘回答说：「诸位贤者！我实在知道世尊作如是之说：现在的此意识，乃往生而不更异的。」

这时，诸比丘们诃责唵帝比丘说：「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说！不可以诬谤世尊！诬谤世尊的话，就为之不善，世尊也不作如是之说。唵帝比丘！现在的此意识，乃借因缘之故而生起的，世尊乃用无量的方便，而说意识乃由于因缘之故而生起的，有了缘，就会生，没有缘，就会灭。唵帝比丘！你应该赶快舍弃此恶见吧！」唵帝比丘被诸比丘们所诃责后，仍然是强执其如是的恶见，都一向而说：「这是真实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像如是的再三而说。

众多的比丘不能使唵帝比丘舍此恶见，就从座站起而去，就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世尊！唵帝比丘乃生起如是的恶见，他说：我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现在的此意识，往生而不更异。世尊！我们听后，乃往诣唵帝比丘之处，去问他而说：『唵帝！你是否作如是之说：我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现在的此意识，往生而不更异，是这样说的吗？』唵帝比丘回答我们说：『诸位贤者！我实在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现在的此意识，乃往生而不更异。』世尊！我们听后，就诃责他而说：『唵帝比丘！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说！你不可以诬谤世尊！诬谤世尊的话，就为之不善，世尊也不作如是之说。唵帝比丘！现在的此识，乃由于因缘之故，而生起的，世尊乃用无量的方便，说识乃由于因缘之故而起的，识乃遇有缘，就会生，如果没有缘，就会灭。唵帝比丘！你应该赶快舍弃此恶见！』我们诃责他后，他却仍然强力的固执其如此的恶见，而一向说（一直强调）：『这才是真实的，其余的都是虚妄的。』像如是的再三坚执其恶见。世尊！像如是的，我们乃不能使唵帝比丘舍此恶见，就从座站起，而到这里来。」

世尊闻后，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到唵帝比丘之处，去作如是之语（去传话）：『世尊叫你。』」于是，一位比丘受世尊之教后，就从其座而起，稽首佛足，绕佛身边

三匝后而去，到了唵帝比丘之处，就对他说：「世尊叫你。」唵帝比丘就诣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他说：「你实在作如是之说：我知道世尊乃作如是的说法：现在的此识，往生而不更异，是否这样说过吗？」唵帝比丘回答说：「世尊！我实在知道世尊您，乃作如是的说法：现在的此识，往生而不更异的。」

世尊问他说：「甚么是识呢？」唵帝比丘回答说：「世尊！所谓此识能说，能觉，自己作，也教

他人作，起，而等起，所谓彼彼（各各）作善恶业，而受其果报的。」

世尊诃责他说：「唵帝！你是怎样的知道我乃作如是的说法？你是由于何口而听闻我作如是之说？你这愚痴的人！我并不一向都这样说，而你却一向这样的说吗？你这愚痴的人！听诸比丘共同的诃责你时，你应该要如法而答才对。我现在当问诸比丘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于是，世尊乃问诸比丘而说：「你们也是像如是的知道我乃作如是的说法：现在的此识，往生而不更异吗？」这时，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又问说：「你们是知道我作怎样的说法呢？」诸比丘们回答说：「我们知道世尊乃作如是的说法的：识乃由于缘之故，而起的。世尊乃说识因于缘之故而起，识如遇有缘，就会生，无缘，就会灭，我们知道世尊乃作如是之说法的。」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诸比丘们！你们乃知道我作如是的说法。为甚么呢？因为我确实是作如是之说的：识乃由于缘之故，而起，我乃说识因于缘之故而起的。识遇有缘就会生，无缘就会灭，识乃随所缘而生，即其缘，而说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识，生识后，就说它为眼识。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与声、香、味、触，也是同样的道理。而缘于意根与法境而生识，生识后，就以它为意识。犹如火炎之随所缘而生那样，即其缘，而说缘于木而生火，而说它为木火的。如缘于草粪而聚火时，就说它为草粪聚之火。像如是的，识乃随所缘而生，即其缘，而说缘于眼根与色境而生识，生识后，就说它为眼识。像如是的，耳、鼻、舌、身与声、香、味、触，也是同样的道理。而缘于意根与法境，而生识，生识后，就说它为意识。」

世尊又感叹而说：「善哉！善哉！你们知道我乃作如是的说法。然而唵帝比丘，这位愚痴的人，却颠倒而受，颠倒而解其义，以及其文。他乃由于自颠倒而领受解义之故，诬谤于我，为自伤害，有犯而有罪，为诸有智的梵行者所不喜，而得大罪的了。你这位愚痴的人！你知道有此恶不善的道理吗？」

于是，唵帝比丘被世尊诃责后，内怀忧戚，低头而默然，失辩而无言，如有所伺（好像有所思的样子）。于是，世尊面呵口帝比丘后，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当为你们说法的究竟（究竟之法），为无烦无热，为恒有而不变，诸有智的人，都慧观如是。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这时，诸比丘们，乃受教而听。

佛陀说：「真之说，了见吗？」（南传为：这是否看做为生物吗？）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的真之说，了见吗？」

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灭后，所有之真，彼也为灭法，而见吗？（如来灭后，则一切法，都为之灭止，是否为这样的见解吗？）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真的说，已见吗？」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的真的说，已见吗？」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告诉他们：「如来灭后，所有的真，彼也成为灭法，而已见吗？」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

世尊垂告说：「真的说，没有疑惑吗？」（南传为：此为生物与否，而对于此迷思而会起疑惑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的真说，没有疑惑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灭后，所有之真，彼

也为灭法，而没有疑惑吗？」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垂告说：「真的说如是，以慧而见如真，则所有之疑惑，彼也会灭止吗？」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的真的说如是，以慧而见如真，则所有的疑惑，彼也会灭止吗？」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灭后，所有的真，彼也是为灭法，如是的以慧而见如真，则所有的真，彼也灭止吗？」比

丘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真的说，已没有疑惑吗？」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的真的说，已没有疑惑吗？」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世尊垂告说：「如来已灭后，所有的真，彼也是灭止之法，而知后，已没有疑惑吗？」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如果你们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说我的此见，乃如是的清静，而着于它，惜于它，守于它，不欲使其舍弃的话，则你们虽知我长夜说椳之喻之法，知道后，是否所塞的会流开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说我此见乃如是的清静，而不着它，不惜于它，不守于它，而欲使其舍弃的话，则你们知我长夜说椳之喻之法，知道后，所塞的，能流开吗？」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果有异学之人来问你们而说：『贤者！你们如有如是的清静之见，则彼为有何义、有何为、有何功德？』你们听后，会作如何之回答呢？」比丘回答说：「世尊！如果有异学来问我们：『贤者！你们如有如是的清静之见，那么，这是有甚么义？有甚么作为？有甚么功德？』的话，我们当会作如是之回答的：『诸位贤

者！这是为厌离之义，为无欲之义，为了正见正知如真之义之故。』世尊！如有异学来问我们的话，我们当会作如是之回答。」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如果有异学来问你们时，你们应作如是的回答。为甚么呢？因为此所说之观，第一为持食粗细（段食），第二叫做更乐（触食），第三为之意念（思食），第四叫做识（识食）。此四种食，到底是由于甚么因？由甚么而习（集）？从何而生？由于何而有的呢？此四种食，乃由于爱，习于爱（爱而集），从爱而生，由于爱而有的。爱乃由于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于甚么而有的呢？爱乃由于觉（受），习于觉，从觉而生，从觉而有的（觉为受，也就是感情）。觉乃由于何因？以何为习？从何而生？由于何而有的呢？觉乃由于更乐

（触），习于更乐，从更乐而生，由于更乐而有的。更乐乃由于何因？由何而习？从何而生，由何而有的呢？更乐乃由于六处，习于六处（六入），从六处而生，由于六处而有的。六处乃由于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而有的呢？六处乃由于名色（名为心，色为物质），习于名色，从名色而生，由于名色而有的。名色为何因？何习？从何而生？由何而有的呢？名色乃由于识，习于识，从识而生，由于识而有的。识乃由于何因？习于甚么？从甚么而生？由于甚么而有的呢？识乃由于行（业行），习于行，从行而生，由于行而有的。行乃由于甚么因？以何为习？从何而生？由何而有的呢？行乃由于无明，习于无明，从无明而生，由于无明而有的。

这叫做缘于无明，而有了行，缘于行，而有了识，缘于识，而有了名色，缘于名色，而有了六处，缘于六处，而有了更乐（触），缘于更乐，而有了觉（受），缘于觉，而有了爱，缘于爱，而有了受（取），缘于受（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像如是的，有了此淳（纯）大的苦阴之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此为说：缘于生，而有了老死，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

比丘们回答说：「世尊！缘生，而有了老死，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

因为缘于生，确实有老死之故。」

佛陀说：「缘于有，而有了生，此说乃为缘于有，而有了生，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有，而有了生，我们的意见就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有，确实为有生之故。」

佛陀说：「缘于受（取），而有了有，此说乃为缘于受（取），而有了有，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受（取），而有了有，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受（取），确实为有了有之故。」

佛陀说：「缘于爱，而有了受（取），此说缘于爱，而有了受（取），在你们的意见为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爱，而有了受（取），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爱，确实为有受（取）之故。」

佛陀说：「缘于觉（受，感情），而有了爱，此说缘于觉（受）而有了爱，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觉（受），而有了爱，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的。为甚么呢？因为缘于觉（受），确实为有爱之故。」

佛陀说：「缘于更乐（触）；而有了觉（受），此说缘于更乐（触），而有了觉（受），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更乐（触），而有了觉，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更乐（触），确实为有觉（受）之故。」

佛陀说：「缘于六处，而有了更乐（触），此说缘六处而有了更乐（触），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六处，而有了更乐（触），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六处，确实有更乐之故。」

佛陀说：「缘于名色（物与心）而有了六处（六入），此说缘于名色而有了六处，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名色，而有了六处，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名色，确实有六处之故的。」

佛陀说：「缘于识，而有了名色，此说缘于识，而有了名色，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识，而有了名色，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识，确实为有名色之故。」

佛陀说：「缘于行，而有了识，此说缘于行而有了识，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行，而有了识，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行，确实为有识之故。」

佛陀说：「缘于无明，而有了行，此说缘于无明而有了行，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缘于无明，而有了行，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缘于无明，确实为有行（业作）之故。这就是世尊您所说的，也是我们所了解的：缘于无明，而为有行（业作），缘于行，而有了识，缘于识，而有了名色，缘于名色，而有了六处，缘于六处（六入），而有了更乐（触），缘于更乐，而有了觉（受），缘于觉，而有了爱，缘于爱，而有了受（取），缘于受（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等，可得而生。像如是的，有了此淳大苦阴之生。」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比丘们！你们的如是之说！为甚么呢？因为我也如是而说：缘于无明，而有了行，缘于行，而有了识，缘于识，而有了名色，缘于名色，而有了六处，缘于六处，而有了更乐（触），缘于更乐（触），而有了觉（受），缘于觉，而有了爱，缘于爱，而有了受（取），缘于受（取），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等，可得而生，像如是的，此淳大苦阴之生。」

而生如灭，则老死会灭，此说生若灭，则老死会灭，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生如果消灭，则老死就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

呢？因为生灭，则老死也会灭之故。」

佛陀说：「有灭，则生会灭，此说有灭，则生会灭，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有如消灭的话，则生也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有灭，则生会灭之故。」

佛陀说：「受（取）灭，则有会消灭，此说受（取）灭，则有会消灭，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受（取）如果消灭的话，则有也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受如灭无时，则有也会灭无之故。」

佛陀说：「爱灭，则受（取）也会灭，此说爱灭，则受（取）也会消灭，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爱如果消灭的话，则受（取）也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爱灭，则受（取）会灭之故。」

佛陀说：「觉（受，感情）灭，则爱也会消灭，此说觉（受，感情）灭，则爱会消灭，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如果觉（受，感情）消灭的话，则爱也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觉（受，感情）如灭无的话，则爱自会消灭之故。」

佛陀说：「更乐（触）如消灭的话，则觉（受）也会消灭，此说更乐（触）消灭，则觉（受）也会消灭，在你们的意见为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更乐（触）如果消灭的话，则觉（受，感情）也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更乐（触）如灭无的话，则觉（受，感情）自会消灭之故。」

佛陀说：「六处（六入）如消灭的话，则更乐（触）就会消灭，此说六处（六入）如果消灭的话，则更乐（触）也就自会消灭，在你们的意见为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六处（六入）如果消灭的话，则更乐（触）也就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六处如消灭的话，则更乐（触）也会消灭之故。」

佛陀说：「名色（物、心）如消灭的话，则六处也就会消灭，此说名色如消灭则六处自会消灭，在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名色（物、心）如果消灭的话，则六处自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名色如消灭的话，则六处也就会消灭之故。」

佛陀说：「识如果消灭的话，则名色也就会消灭，此说识灭，则名色自会灭，在你们的意见为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识如果消灭的话，则名色自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识如果消灭的话，则名色自会消灭之故。」

佛陀说：「行（业作）如果消灭的话，则识也会消灭，此说行灭，则识会消灭，在你们的意见为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行灭，则识会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行如消灭的话，则识也会消灭之故。」

佛陀说：「无明灭，则行会灭，此说无明灭，则行也会灭，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回答说：「世尊！无明如灭，则行会消灭，我们的意见也是如是。为甚么呢？因为无明如消灭的话，则行（业行）也会消灭之故。这叫做无明消灭时，行就会消

灭，行如消灭的话，则识就会消灭，识消灭的话，名色也会消灭，名色消灭的话，则六处（六入）也会消灭，六处（六入）消灭的话，则更乐（触）也会消灭，更乐（触）消灭的话，则觉（受，感情）也会消灭，觉消灭的话，则爱也会消灭，爱如消灭的话，则受（取）也就自会消灭，受（取）如消灭的话，则有自会消灭，有如消灭的话，则生自会消灭，生如消灭的话，则老死自会消灭，那些愁戚、啼哭、忧苦、懊恼等，也可得而消灭，像如是的，此淳大的苦阴自会消灭。」

世尊称叹而说：「善哉！善哉！比丘！难得你们能作如是之说。为甚么呢？因为我也是作如是之说：所谓无明如果消灭的话，则（业）行自然会得消灭，行如消灭

的话，则识自会消灭，识如消灭的话，则名色自会消灭，名色如果消灭的话，则六处（六入）也就会消灭，六处消灭的话，则更乐（触）自会消灭，更乐（触）如消灭的话，则觉（受）自会消灭，觉（受）如果消灭的话，则爱自会消灭，爱如果消灭的话，则受（取）自会消灭，受（取）如果消灭的话，则有也会消灭，有如果消灭的话，则生自会消灭，生如果消灭的话，则老死自会消灭，那些愁戚、啼哭、忧苦、懊恼等，都可得而消灭，像如是，此淳大的苦阴自会消灭。」

世尊又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你们是否对于过去，曾作如是之念：我过去之时为有，我过去之时为无，为甚么过去时为有？由于甚么原因过去之时为有呢？」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你们是否对于未来，曾作如是之念：我的未来，当然会为有，我的未来，当会为没有。为甚么未来会为有？由于甚么因由，未来为有呢？」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而你们是否对于内有疑惑？这为云何？这是何等？此众生到底是从甚么地方而来的？以后会趣于甚么地方？甚么因缘而已为有？何因当会为有呢？」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而你们是否故意杀父与母，杀害佛的弟子阿罗诃（阿罗汉），破坏圣众（破和合僧），恶意的向佛，而出如来之血吗？（以上为五逆罪，也是五无间地狱之果）」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而你们是否故意犯戒，而舍戒，而罢道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

之见。而你们是否舍弃此道，而去更求外道，去求福田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而你们是否作为沙门、梵志，而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可以知道的，就知道，可以见的，就得见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而你们是否以吉祥（祭典、祝祷等）为清静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而你们是否为诸沙门、梵志，与吉祥（祭典）相应之诸见之杂苦、杂毒、杂烦热，这些为真实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而你们是否身生疹患，致生非常的痛苦，乃至命之欲断（生病致于生命将死之剧苦），因此，而舍弃此道（放弃学佛、求佛），更求于外道。是否听其沙门、梵志持一句咒，或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句，而持此咒，就能令我脱离病苦，叫做求苦习、苦得、苦尽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你们是否受八有吗？（七次往返于人天，不受八次之有，故八有为八次受生）」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你们能作如是之知，如是之见。而你们是否作如是之说：『我们恭敬沙门、敬重沙门，沙门瞿昙，是我们的尊师』吗？」比丘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如果你们自知、白见、自觉，而得最正觉的话，你们是否能随所问答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称叹说：「善哉！善哉！我正调御你们，对于毕究竟，而没有烦，没有热，永恒的不变易之法，正智所知，正智所见，正智所觉，因此之故，我向来之所说。我都为你们说法，都是毕究竟而不烦热，永恒的不变易之法，为正智所知，正智所见，正智所觉。」



又次，由于三事之合会，而入于母胎，父母聚集于一处，母满精而能耐，香阴已至。此三事合会，而入于母胎，母胎或持至于九个月，或十个月，便会生。生后，乃以血而长养，血就是在圣法当中所谓的母乳是。他在于后来之时，诸根转而渐渐的大起来，诸根转大而成就，就食粗饭口，也以酥油涂身。

他长大后，其眼根看见色境，就乐着于好色，而憎恶于恶色，并不立身，不念少心，不知心解脱、慧解脱，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所生之恶不善之法，并不灭尽无余，不把它败坏无余。像如是的，对于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其意根知道法境，而乐着于好（适意）之法，憎恶于恶法（不适意之法，不是善恶之恶），不立身，不念于少心，不知心解脱、慧解脱，不知如真（不能如实而知），所生的恶不善之法，都不灭尽无余，不把它败坏无余。他像如是的随着憎、不憎所受之觉，或者为乐，或者为苦，或者为不苦不乐，他乐于其觉（感受），求着而受于其觉（感受）。他乐于其觉受，求着而受于其觉受后，如果为乐觉（乐受）的话，就会去接受它，而为之受，缘于此受而有了有（转生之根，众生之根），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老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等，可得而生，像如是的，此淳大的苦阴会产生。比丘！这不是具足被爱所系而相续，有如那位唵帝比丘鸡和哆子（本为渔夫之子）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是具足被爱所系而相续，有如唵帝比丘杂和哆子（本为渔夫之子的唵帝比丘）的。」

佛陀又说：「如有时如来出世，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其眼根看见色境时，对于好色（美色），而不会乐着，对于恶色，而不起憎恶，能立身，念无量之心，而心解脱、慧解脱，知如真，所生的恶不善之法，都灭尽无余，都把它败坏无余。像如是的，其耳、鼻、舌、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意根知道法境时，并不着于好法（适意之法），也不厌恶恶法（不适意之法），能立身，而念无量心，而心解脱、慧解脱，知如真。所生的恶不善之法，都灭尽无余，都败坏无余。他像如是的灭除憎与不憎所受之觉，或者是乐，或者是苦，或者为不苦不乐，他都不乐执于其觉（受），不求不着，不受于觉。他不乐于其觉，不求、不着、不受其觉后，如果为乐觉（乐受）的话，他便会消灭，乐消灭，则受会消灭，受消灭，则有会消灭，有灭，则生自会消灭，生灭，则老死会消灭，那些愁戚、啼哭、忧苦、懊恼等，都可得而消灭，像如是的，此淳大的苦阴就会消灭。比丘！这不是具足爱尽，而解脱吗？」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为具足爱尽，而解脱的了。」

佛陀说此法时，此三千大千世界，乃作三反的震动，动而尽动，战而尽战，震而尽震，因此之故，此经叫做爱尽解脱。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四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五

哺利多品第十七：（有十经）（第五后诵）

持斋哺利多 罗摩五下分 心秽箭毛二 鞞摩那修学

法乐比丘尼 拘絺罗在后

（持斋经 哺利多经 罗摩经 五下分结经 心秽经 箭毛经有二经 鞞摩那修〔学〕经、法乐比丘尼经、大拘絺罗经排在最后）。

二〇二、持斋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毘舍佉说放牛儿斋、尼捷斋、圣八支斋等三种斋法，而以圣八支斋为最胜解脱之道。并说应当更修五念：(1)念佛，如沐首，(2)念法，如沐身，(3)念僧，如浣衣，(4)念戒，如磨镜，(5)念天，如炼金。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那时，鹿子母毘舍佉（曾建鹿子母讲堂，以献佛。为布施第一的清信女），在于平旦时，沐浴其身，然后穿白净衣，被子妇等眷属们围绕，而率他们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住在一边。世尊问她说：「居士妇（女居士）！妳现在沐浴过吗？」回答说：「世尊！我现在持斋（持八斋戒，一日一夜，保持其清净）！善逝！我现在持斋。」

世尊问她说：「居士妇！妳现在持甚么斋呢？所谓斋，乃有三种的。那三种呢？第一就是放牛儿斋，第二为尼捷斋，第三为圣八支斋。居士妇！甚么叫做放牛儿斋呢？如放牛的儿郎，在于早晨放牛于泽中（近于水草之处），在于晡时（申时，夕时），收其牛，而还回村中，他还回村中时，曾作如是之念：我今天在这里放牛，明天就应当在于那个地方（另一处）放牛；我今天在这里饮牛（饲牛），明天应当要在那里饮牛（饲牛）；我的牛今天在这里宿止，明天应当要在于那个地方宿止。居士妇！像如是的，如有人持斋时，而作如是的思惟：我今天食如此之食，明天应当要如彼之食；我今天饮如此之饮，明天就应当饮如彼之饮的。我今天含消（食）如此的含消（食物），明天当应含消如彼的含消。其人在于此，昼与夜，都乐着于欲之罪过，这叫做放牛儿斋。如果像如是的持放牛儿斋的话，就不能获得大利，不能得大果，并没有大功德，不得广布的。」

居士妇！甚么叫做尼捷斋呢？如有人出家，而学尼捷（裸形外道）的话，他就会劝人而说：「你在于东方，经过百由延（由旬，驿，几哩路）之外，有众生的话，就由于拥护于他之故，舍弃刀杖；像如是的，对于南方、西方、北方，经过百由延之外，有众生的话，就拥护彼之故，舍弃刀杖。」这叫做他之劝进别人的法。或者有想，而拥护众生，或者无想，而不拥护众生。你应当在于月之十五日，说从解脱（别解脱，戒律）之时，要脱衣而裸形，向东而住立，而作如是之说：『我无父母，非父母而有。我无妻子，非妻子而有。我无奴婢，非奴婢之主人。』居士妇！他欲劝进于真谛之语，却反而劝进于虚妄之言。因为那个人每日都看见其父母，便作如是之念：

居士妇！像如是的，如有人持斋时，而作如是的思惟：我今天食如此之食，明天应当要如彼之食；我今天饮如此之饮，明天就应当饮如彼之饮的。我今天含消（食）如此的含消（食物），明天当应含消如彼的含消。其人在于此，昼与夜，都乐着于欲之罪过，这叫做放牛儿斋。如果像如是的持放牛儿斋的话，就不能获得大利，不能得大果，并没有大功德，不得广布的。

这是我的父母。父母每日都见其儿子，也作如是之念：这是我的儿子。他看见其妻子，而作此念：这是我的妻子。妻子看见他，也

作此念：这是我的尊长。他看见奴婢，又作此念：这是我的奴婢。奴婢看见他，也作此念：这是我的大家（主人）。他用此，而欲不与而用，非是而与用（他用此方法，想不与，而欲用。与此方法，并不是实用），这叫做尼捷之斋。假若如是的持尼捷之斋的话，就不能获大利，不能得大果，并没有大功德，不得广布的。

居士妇！甚么叫做圣八支斋呢？多闻的圣弟子如果持斋之时，就作如是的思惟：阿罗诃（阿罗汉）的真人，都是尽形寿离开杀生，断除杀生，弃舍刀杖，有惭有愧，而有慈悲之心，去饶益一切，乃至昆虫，他们对于杀生，乃净除其心。我也应该尽形寿离开杀生，断除杀生，弃舍刀杖，有惭而有愧，而有慈悲之心，去饶益一切，乃至昆虫。我现在对于杀生，也净除其心，我以此支，对于阿罗诃来说，也是等同无异，因此之故，叫做斋。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都作如是的思惟：阿罗诃的真人，都尽形寿离开不与取，断除不与取，人家与他，然后他才肯取，都乐于人与而取，也常好布施，心乐于放舍，欢喜而无恚惜，布施后不望其报，不由于盗心而隐覆自己的心，能够自己克制自己，他对于不与而取（盗偷）一事，已净除其心。我也应该尽形寿离开不与取，断除不与取，人家给与之后，才肯取，乐于与而取。也应常好布施，心乐于放舍，欢喜而无恚惜，布施后不希望其回报，也不以盗心而覆藏其心，能够自己克制自己，我对于不与取，已净除其心，我以此支，和阿罗诃等同无异，因此之故，叫做斋。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果持斋之时，曾作如是的思惟：阿罗诃的真人，尽形寿都离开非梵行（都不淫），都断除非梵行，而修行梵行，都是至诚而心净，行无臭秽，是离欲而断淫，他们对于非梵行，已净除其心。我在于此日此夜，离开非梵行，断除非梵行，修行梵行，至诚而心净，行无臭秽，离欲而断淫，我对于非梵行，净除其心，我以此支，和阿罗诃为等同无异，因此之故，叫做斋。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作如是的思惟：阿罗诃的真人，乃尽形寿离开妄言，断除妄言，都说真谛之言，乐于真谛，住于真谛，都被人所崇信，不会欺诳世间，他们对于妄言，都已净除其心。我也应该尽形寿离开妄言，断除妄言，说真谛之言，乐于真谛，住于真谛，被人所崇信，不欺惑世间，我对于妄言，应净除其心，我以此支，和阿罗诃等同无异，因此之故，叫做斋。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作如是的思惟：阿罗诃的真人，乃尽形寿离开饮酒之放逸，断除饮酒的放逸，他们对于饮酒放逸，已净除其心。我也应该尽形寿离开饮酒的放逸，我对于饮酒的放逸，已净除其心，我以此支，和阿罗诃等同无异，因此之故，叫做斋。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作如是的思惟：阿罗诃的真人，都尽形寿离开高广的大床，都断除高广的大床，乐于低下的坐卧，或者在床，或者敷草，他们对于高广的大床，已净除其心。我在于此日此夜，应离开高广的大床，断除高广的大床，乐于低下的坐卧，或床，或敷草，我对于高广的大床，已净除其心，我以此支，和阿罗诃等同无异，因此之故，叫做斋。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作如是的思惟：阿罗诃的真人，都尽形寿离开华鬘、瓔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都断离华鬘、瓔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他们对于华鬘、瓔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之事，都已净除其心。我在于此日此夜，也离开华鬘、瓔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我已断除华鬘、瓔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我对于华鬘、瓔珞、涂香、脂粉、歌舞、倡伎，以及前往观听，都净除其心，我

以此支，和阿罗诃等同无异，因此之故，叫做斋。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作如是的思惟：阿罗诃的真人，乃尽形寿离开非时之食，断离非时之食，每日一食，而不夜食（过午不食），乐于应时而食，他们对于非时之食，已净除其心。我在于此日此夜，离开非时之食，断除非时之食，只吃一食，不夜食（过午不食），乐于应时而食，我对于非时而食，已净除其心，我以此支，和阿罗诃等同无异，因此之故，叫做斋。

他住于此圣八支斋后，对于更上，当又修习五法。那五法呢？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果持斋之时，应忆念如来 那位世尊，为如来 无所著 等正觉 明行成为（明行足） 善逝 世间解 无上士 道法御（调御丈夫） 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作如是的忆念如来后，如果有恶伺（恶念）的话，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缘于如来之故，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譬如有人，其头有垢腻，然而由于用膏泽、暖汤、人力、洗沐之故，他便会得以清净。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如果持斋之时，就应忆念如来，那位世尊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作如是的忆念如来后，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缘于如来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这叫做多闻的圣弟子之持梵斋，梵共会，由于梵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的话，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忆念于法。此法为世尊之善说，为究竟，为永恒的不变易，为正智之所知，正智之所见，正智之所觉。他作如是之忆念法后，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乃缘于法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的话，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犹如有人，其身有垢腻而不净，乃由于用麸、澡豆、暖汤、人力，而极洗浴之故，其身便会得以清净。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忆念于法，此法乃为世尊之善说，为究竟，为永恒的不变易，为正智之所知，正智之所见，正智之所觉。他作如是之忆念法后，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

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乃缘于法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的话，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这叫做多闻的圣弟子之持法斋，法共会，由于念法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的话，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忆念于众（僧），世尊的弟子众，乃为善于趣向，而质直，都行于要，行于趣，如来的众弟子中，确实有阿罗诃的真人趣（趣于阿罗汉，阿罗汉向），有阿罗诃的果证（阿罗汉果），有阿那含趣（阿那含向）、阿那含果证（阿那含果）、斯陀含趣（斯陀含向）、斯陀含果证（斯陀含果）、须陀洹趣（须陀洹向）、须陀洹果证（须陀洹果），这叫做四双八辈圣士（四向四果），也就是所谓世尊的弟子众，为成就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可以称呼，可以恭请，可以供养，可以奉事，可以敬重的圣众，也就是为天人的良福之田。他作如是的忆念众（僧）后，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乃缘于念众（僧）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便会得以消灭。

犹如有人，其衣有垢腻不净，然而由于用灰，由

于用皂荚、澡豆、汤水，以及人力去洗浣之故，他便会得以清淨。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忆念于众（僧），为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而质直，都行要，行趣。如来的弟子众中，确实有趣阿罗诃的真人趣、阿罗诃果证，阿那含趣、阿那含果证、斯陀含趣、斯陀含果证、须陀洹趣、须陀洹果证，叫做四双八、八辈圣士（四向四果），也是所谓世尊的弟子众，乃成就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可称呼，可恭请，可供养，可奉事，可敬重，也就是为天人良福之田。他作如是之忆念众（僧）后，如果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乃缘于念众（僧）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这叫做多闻的圣弟子之持众斋，众共会，由于念众（僧）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的话，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应忆念自戒，不缺而不穿，无秽而无污，极广而极大，都不望于其报，为智者所称誉，善具而善趣，善受而善持。他作如是的忆念自戒后，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乃缘于念戒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犹如镜子那样，虽然！生垢而不明，但是由于以石磨而铍莹，由于人力去治理它，便得以明净。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如果持斋之时，忆念自戒，为不缺不穿，无秽无污，极广而极大，都不望其报，为智者所称誉，善具而善趣，善受而善持。他作如是的忆念自戒后，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乃缘于念戒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其秽，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这就是多闻的圣弟子之持戒斋，戒共会，由于念戒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又次，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之时，就应忆念诸天，认为实在有四王天。对于其天如果成就其信仰心的话，就在于此命终之后，会得生于其间，我也有对于其天的信心。对于其天如成就戒、闻、施、慧的话，则在于此命终之后，得以生在于其间，我也有其戒、闻、施、慧。又忆念实有三十三天（第二层天）、焰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兜率陀天（知足天，第四层天）、化乐天（第五层天）、他化乐天（第六层天）。对于那些

天如果成就信心的话，则在于此命终之后，会得生于其间，我也有其信心。对于那些天，如果成就戒、闻、施、慧的话，则在于此命终之后，就能得生于其间，我也有其戒、闻、施、慧。他作如是之忆念完毕，以及对于诸天而具有了信、戒、闻、施、慧的话，假如有恶伺的话，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居士妇！多闻的圣弟子乃缘于诸天之故，其心静而得喜，如有恶伺的话，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有如上好的色金，虽然生垢而不净，然而由于用火而排，用钻而椎，也以赤土、人力去磨拭、莹治，便能得到明净那样。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如持斋时，应忆念诸天，认为实在有四王天。对于彼天如成就信心的话，则在于此命终之后，就能得生于其间，我也有其信心。对于其天如成就戒、闻、施、慧的话，则在于此命终之后，就能得生于其间，我也有其戒、闻、施、慧。也忆念实有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乐天。对于这些天如果成就信心的话，则在于此命终之后，就能得生于其间，我也有其信心。对于那些天如果成就戒、闻、施、慧的话，则在于此命终之后，就能得生于其间，我也有其戒、闻、施、慧。他作如是的忆念完毕，以及对于诸天的信、戒、闻、施、

慧的话，则如果有恶伺时，他便会得以消灭，所有的秽污恶不善之法，他也会得以消灭。

居士妇！如行如是的圣八支斋的话，假若有十六大国，所谓第一为鸯迦，第二为摩揭陀，第三为迦尸，第四为拘萨罗，第五为拘楼，第六为般闍罗，第七为阿掇贝，第八为阿和檀提，第九为枝提，第十为跋耆，第十一为跋蹉，第十二为跋罗，第十三为苏摩，第十四为苏罗咤，第十五为喻尼，第十六为剑浮，这些国内所有的钱宝、金、银、摩尼、真珠、琉璃、壤伽（车渠）、碧玉、珊瑚、留邵、鞞留、鞞勒、马瑙（自留邵下，均为宝玉名）、螭蛸（玳瑁）、赤石、旋珠等宝物，假如有人在于其中为国王，可以自在的随用这些钱宝，然而其一切，都不及于受持圣八支斋的十六分之一。

居士妇！我乃由于此之故说，人中之王者，乃不如诸天的快乐。如人间的五十岁，是四王天的一昼一夜。像如是的，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岁，像如是的五百岁，就是四王天的寿数。居士妇！必定有这地方。如族姓男、族姓女（善男信女），受持圣八支斋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转生于四王天中。居士妇！我乃由于此之故说：人间之王者，乃不如天之乐。如人间的百岁为三十三天的一昼一夜，像如是的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岁，如此之千岁，就是三十三天的寿数。

居士妇！必定有如此的地方。如族姓男、族姓女，受持圣八支斋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往生于三十三天中。

居士妇！我乃由于此之故，而说，人王者，乃不如天的快乐。如人二百岁为焰摩天的一昼一夜，像如是的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岁，像如是的二千岁，就是焰摩天的寿数。居士妇！必定有如此的地方。如族姓男、族姓女，受持圣八支斋的话，则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转生于焰摩天中。居士妇！我乃由于此之故说：人王者，不如天之乐。如人间的四百岁为兜率陀天的一昼一夜，像如是的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岁，如此四千岁，就是兜率陀天的寿数。居士妇！必定有如此的地方。如族姓男、族姓女，受持圣八支斋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转生于兜率陀天中。

居士妇！我乃由于此之故说：人王者，乃不如天之乐。如人间的八百岁为化乐天的一昼一夜，像如是的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像如此的八千岁为化乐天的寿数。居士妇！必定有如此的地方。如族姓男、族姓女，受持圣八支斋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转生于化乐天中。居士妇！我乃由于此之故说：人王者，不如天之乐。如人间的千六百岁为他化乐天的一昼一夜，像如是的三十昼夜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岁，像如此的万六千岁为

他化乐天的寿数。居士妇！必定有如此的地方。如族姓男、族姓女，受持圣八支斋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他化乐天中。」

于是，鹿子母毘舍佉，乃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圣八支斋乃为甚奇！甚特！有大利大果，有大的功德，有大的广布。世尊！我从现在起，自尽形寿，要受持圣八支斋，要随着其事力，而布施修福。」

于是，鹿子母听佛所说，乃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离去。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鹿子母毘舍佉，以及诸比丘们，都欢喜奉行！

## 二〇三、哺利多经第二（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为哺利多居士说八支断俗事。所谓离断杀、不与取、邪淫、妄言、贪着、害恚、憎嫉恼、增上慢。并说欲如骨锁、肉腐、火炬、火坑、毒蛇、梦、

假借、树果，如能作如是之观，就能得解脱！哺利多居士听后，得住果证，而自皈依，成为优婆塞。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那难大（那烂陀），住在于波和利捺园之中。

那时，哺利多居士穿着白色的净衣，以白巾裹在于头，拄杖执盖，穿着世俗之屣，从于一园，至于另一园，从于一观，至于另一观，从于一林而至于另一林，都普遍的游行徜徉（徘徊）。在其游行的过程中，如遇见沙门、梵志的话，便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当知！我乃离俗而断俗，我乃舍诸俗事！」

那些诸沙门、梵志们，都以濡软柔和之语，对他而说：「唯然！贤者哺利多！你乃离俗、断俗，而舍诸俗事。」于是，哺利多居士乃普遍游行，而徜徉，而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当在佛前，拄杖而站在那里。世尊乃告诉他说：「居士！那边有座位，如欲坐，就坐下来好了。」哺利多居士白佛说：「霍昙！此事并不尽然！，此事为不可。为甚么呢？因为我乃离俗、断俗，我乃舍诸俗事；而沙门瞿昙您，为甚么唤我为居士呢？」

世尊回答说：「你的相貌标帜（外貌、征相），都有如居士，因此之故，我乃唤你：『居士！有座位，欲坐便坐吧！』」世尊乃如是又至于再三告诉他：「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哺利多居士也至于再三的白佛而说：「瞿昙！此事为不然！，此事为不可。我乃离俗、断俗，我乃舍诸俗事，而沙门瞿昙您，为甚么唤我为居士呢？」世尊又回答说：「你有相标帜（你的外貌征相），都如居士，因此之故，我才唤你：『居士！有座，欲坐便坐。』」

世尊乃问他而说：「你为甚么离俗、断俗，舍诸俗事呢？」哺利多居士回答说：「瞿昙！我的家里的一切所有的财物，都尽持以惠施给与儿子了。我乃变为一位无为无求而游行，唯有往取于食，以存生命而已，像如是的，我乃离俗、断俗，舍诸俗事。」

世尊告诉他说：「居士！圣法与律当中，并不像如是的断绝俗事。居士！圣法与律当中，乃有八支之断俗事。」于是，哺利多居士乃舍弃其杖，弃却其盖，以及脱弃俗屣，叉手向佛，问佛而说：「瞿昙！在圣法与律当中，到底是那八支去断俗事的呢？」

世尊回答说：「居士！多闻的圣弟子，乃依离杀、断杀，依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依离邪淫、断邪淫，依离妄言、断妄言，依无贪着、断贪着，依无害恚、断害恚，依无憎嫉恼、断憎嫉恼，依无增上慢、断增上慢。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到底是怎样的依离杀、断杀的呢？多闻的圣弟子都作如是的思惟：杀生的话，必定会受其恶报，会在于现世，以及后世受报。如我杀生的话，便当于自害一样，也是诬谤他人的了。诸天及诸有智的梵行者，必定会道说（毁谤）我的戒律，诸方面均会听到我的恶名。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如杀生的话，必定会受此恶报，会报于现世，及与后世。我现在为甚么不依离杀生，断除杀生呢？就这样的便依离开杀生、断除杀生。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乃依离杀生、断除杀生。」

居士！多闻的圣弟子，是怎样的离开不与取、断除不与取的呢？多闻的圣弟子都作如是的思惟：如果人家不与你，而你却去取的话（偷盗），就必定会受恶报，会在于现世，以及后世受其报的。如果我不与而取的话，便当自害，也是诬谤他人，诸天及诸有智的梵行者，会道说我的戒（会毁谤我为不守戒的人），诸方面当会听到我的恶名，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如不

与取的话，就会受此恶报的，会在现世，及后世去受其果报。我现在怎么可以不依于离开不与取、断除不与取呢？他便依离不与取、断除不与取。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乃依离不与取，断除不与取的。

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到底是怎样的依离邪淫、断除邪淫的呢？多闻的圣弟子乃作如是的思惟：如果行邪淫的话，必定会受其恶报，会在现世及后世得其应报之报。如我行邪淫的话，便当会自生害，也是诬谤他人，诸天及诸有智的梵行者都会道说我的戒（会诽谤而说我犯戒），诸方面均当传闻我的恶名，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转生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如行邪淫的话，就会受此恶报，在于现世及后世。我现在宁可依离邪淫、断离邪淫，怎么不这么做呢？就这样的依于离开邪淫、断除邪淫。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乃依离邪淫、断除邪淫的了。

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到底是怎样的依离妄言、断除妄言的呢？多闻的圣弟子都作如是的思惟：如果讲妄言的话，必定会受其恶报于现世，以及后世。如我讲妄言的话，便当会自害，也会诬谤他人。诸天以及诸有智慧的梵行者都会道说我戒（会诽谤而说我犯戒），诸方面都当会听到我的恶名，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如妄言的话，就会受这种恶报，于现世及后世。我现在怎么可以不依离妄言、断妄言呢？他就这样的依于离妄言、断妄言。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乃这样的依离妄言、断妄言的。

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到底是怎样的依无贪着、断除贪着呢？多闻的圣弟子都作如是的思惟：贪着的人必定会受恶报于现世，以及后世。我如贪着的话，便当会自害，也会诬谤于他人。诸天及诸有智的梵行的人，都会道说我戒（会诽谤我，说我犯戒）。诸方面的人都当会听到我的恶名，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贪着的人会受如此的恶报于现世，以及后世。我现在怎么可以不依无贪着、断贪着呢？就这样的依于无贪着、断除贪着，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乃依无贪着、断贪着的。

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到底是怎样的依无害恚、断害恚呢？多闻的圣弟子乃作如是的思惟：如果起害恚的话，必定会受恶报于现世及后世。如我起害恚之心的话，便当会自害，也会诬谤他人。诸天及诸有智的梵行者，都会道说我戒（诽谤我为犯戒的人），诸方面均会听到我的恶名，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起害恚的心的人，必定会受此恶报于现世及后世，我现在怎么可以不依无害恚、断害恚呢？就这样的依于无害恚、断害恚。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就依无害恚、断害恚的了。

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到底是怎样的依于无憎嫉懊恼、断除憎嫉懊恼呢？多闻的圣弟子都作如是的思惟：起憎嫉懊恼的人，必定会受恶报于现世及后世。如果我起憎嫉懊恼的话，便当会自害，也会诬谤他人。诸天及诸有智的梵行者，都会道说我戒（诽谤我，说我已犯戒），诸方面的人都会听到我的恶名，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起憎嫉懊恼的人，会受此恶报于现世，以及后世，我现在怎么可以不依无憎嫉懊恼、断除憎嫉懊恼呢？就这样的依于无憎嫉懊恼、断除憎嫉懊恼。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乃依于无憎嫉懊恼，断除憎嫉懊恼的了。

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到底是怎样的依无增上慢、断除增上慢呢？多闻的圣弟子都作如是的思惟：增上慢的人，必定会受恶报于现世，及后世，如果我起增上慢的话，便当会自害，也会诬谤他人，诸天及诸有智的梵行者，都会道说我的戒（会毁谤我为犯戒者），诸方面的人也都会听到我的恶名，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如起增上慢的话，定会受此恶报于现世，以及后世，我现在宁可依于无增上慢、断增上慢为是！因此，便依于无增上慢、断增上慢。像如是的多闻的圣弟子，乃依没有增上慢、断除增上慢的了。这叫做圣法与律当中，有八



支能够断绝俗事哩！」

居士又问说：「瞿昙！在圣法与律当中，唯有这断俗事之事呢？或者还更有其它的吗？」世尊回答说：「在圣法与律当中，不但有这断绝俗事之事，更有八支能够断绝俗事，而得以作证的。」瞿利多居士听后，便脱弃其头上的白巾，叉手向佛，白佛而说：「瞿昙！在圣法与律当中，到底更有甚么八支能够断绝俗事，而能得以作证的吗？」

世尊回答说：「居士！犹如有一只狗，由于饥饿羸乏，而到了屠牛处。那些屠牛师、屠牛的弟子，净摘牛肉，除了肉外，就将牛骨掷给与狗。狗得牛骨后，就拖至处处（各处）去咬啮，咬至于破坏其唇，损缺其齿，或者会伤害其咽喉，然而其狗还不能以得此物而除其饥的。居士！多闻的圣弟子，也作如是的思惟：贪欲乃如骨锁那样，世尊乃说欲贪有如骨锁，为乐少苦多，为多有灾患，应当要远离它。如果有人能够舍离贪欲，离恶不善之法的话，则所谓此一切世间的饮食，为永尽无余，应当要修习其法。居士！犹如离开林里不远之处，有一块小肉脔堕在露地上，或者被鸟，或者被鸚，将其肉脔持去，其余的鸟鸚鸟们，都来竞争而追逐牠。在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假如这只鸟鸚如果不快速的舍弃此小肉脔的话，是否会导致其余的鸟鸚会来竞争而追逐吗？」居士回答说：「唯然！瞿昙！」

佛陀又问说：「在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此鸟鸚能够快速的舍弃此小肉脔的话，其余的鸟鸚鸟们当会再来竞争追逐吗？」居士回答说：「弗也！瞿昙！」

佛陀说：「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同样的会再作如是的思惟：贪欲乃如肉脔，世尊说欲有如肉脔，为乐少而苦多，为多有灾患，应当要远离它。如有人能舍此，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的话，则所谓对于此一切世间的饮食，会永尽而无余，当应修习其法。居士！犹如有人，其手把持火炬，向于风所吹来之处而行，则在居士你的意见为如何呢？假如此人快速的舍弃火炬的话，必定会烧着其手，会烧着其余的肢体吗？」居士回答说：「唯然！瞿昙！」

佛陀说：「在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叫此人快速的舍弃此炬的话，当会烧着其手，当会烧着其余的肢体吗？」居士回答说：「弗也！瞿昙！」

佛陀说：「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同样的会再作如是的思惟：贪欲有如火炬，世尊乃说贪欲有如火炬，为乐少苦多，为多有灾患，应当要远离它。如有人对于此而能舍离，能离恶不善之法的话，就是所谓对于此一切世间的饮食永尽无余，当应修习它。居士！犹如离开村里不远之处，有大的火坑，火坑里充满着火，而没有烟焰。如果有人经过其处，其人为不愚不痴，也不颠倒，自住于其本心，为自由自在，都用乐而不用苦，非常的憎恶其苦。用活而不用死，非常的憎恶其死。在于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呢？这个人宁可当会入于火坑吗？」居士回答说：

「弗也！瞿昙！为甚么呢？因为他看见火坑，便作如是的思惟：如果堕入火坑的话，必定会死无疑。假如不死的话，必定也会受着极苦的。他看见火坑，便想远离，愿求舍离的。」

佛陀说：「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同样的也会再作如是的思惟：贪欲有如火坑，世尊乃说贪欲有如火坑，为乐少而苦多，为多有灾患，应当要远离它。如果有人对于此而能舍，能离欲，能离恶不善之法的话，则所谓对于此一切世间的饮食，为永尽无余，当应修习于它。居士！犹如离开村里不远之处，有一大的毒蛇，为至恶苦毒（剧为毒害），全身都是黑色而令人可怖畏。如果有人到这里来，此人乃不愚不痴，也不颠倒，都自住其本心，为自由自在，都用乐而不用苦，非常的憎恶苦事，都用活而不用死，非常的憎恶其死。在居士你的意见为如何呢？此人是否当会用手授给其蛇，以及其余的肢体，而作如是之说：『请蜇我！蜇我！』吗？」

居士回答说：「弗也，瞿昙！为甚么呢？因为他看见毒蛇时，便作如是的思惟：如果我用手，以及其余的肢体，使毒蛇蜇我的话，我就会必死无疑。假使不死的话，

必定也会受着极苦的。他看见毒蛇时，便思远离，愿求舍离其处啊！」

佛陀说：「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同样的也会作如是的思惟：贪欲有如毒蛇，世尊说欲如毒蛇，为

乐少苦多，为多有灾患，应当要远离它。如果有人对此而舍，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的话，就是所谓对于一切世间的饮食，都永尽无余，当应修习它。居士！犹如有人作梦，而梦得具足五欲而自娱乐，然而如果寤醒起来之后，其娱乐的情形，连一项都看不见那样。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同样的也会作如是的思惟：贪欲乃有如作梦那样，世尊曾说欲如作梦，为乐少苦多，为多有灾患，应当要远离它。如果有人对于此而能舍，而能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的话，则所谓对于此一切世间的饮食，都永尽无余，应当要修习它。

居士！犹如有人，假借乐具那样（不是自己之物）。或者是假借宫殿楼阁，或者是园观浴池，或者是象马车乘，或者是缁绵之被，或者是指环、臂钏，或者是香瓔珞、颈钿，或者为金宝、华鬘，或者为有名之衣，上好的服，很多的人看见之后，都共叹而说：『像如是的，为善！像如是的，为快！如果有财物的话，就应该作如是的极自娱乐为是。』而其物的主人，因为东西是他之物之故，乃随其所欲，而夺回，或者教人去夺回，物主即使自己去夺回，或者叫人去夺回。那时有好多人看见，大家就共议论而说：『那个人所谓拥有的财物，都是假借他人之物，实在是欺诳他人，说他不是假借别人之物。』为甚么呢？因为那位财物的主人，乃能随其所欲而夺回其物，或者是叫人去夺回其物，他便能够自己夺回其物，或者教人去夺回其物。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同样的也会作如是的思惟：欲乃有如假借的，世尊曾说欲乃有如假借的，为乐少而苦多，为多有灾患，应当要远离它。如果有人能够对此而舍离其欲，而离恶不善之法的话，则所谓对此一切世间的饮食，都为永尽无余，应当要修习它。

居士！犹如离开村里不远之处，有一大的果树，此树常时都有很多美好的果实。如有人到这里来，由于饥饿羸乏，欲得令其果实。他曾作如是之念：此树常时都有很多美好的果实，我现在非常的饥饿羸乏，欲得食其果实。然而此树的树下并没有自落的果实可得饱食，以及可执持归去的果实。我能缘树，我现在宁可攀上此树，而到树上去吧？作此念后，便爬上树顶。又有一个人来，他也是饥饿羸乏，也欲得食此果实，就执持极利之斧。他曾作如是之念：此树常时都有很多美好的果实，然而在此树下并没有自落的果实可得饱食，以及可供持归去的果实。我又不能缘树，我现在宁可斫倒此树为是吗？就这样的把那棵树斫倒。在于居士你的意见如何？假如树上之人，不快速的下来之时，其树如被斫倒在地时，是否会折害其臂，或者其余的肢体吗？」居士回答说：「唯然！瞿昙！」

佛陀说：「在于居士你的意见为如何呢？如果在树上之人快速下来的话，假如此树倒地时，是否会折损其臂，或者其余的肢体吗？」居士回答说：「弗也！瞿昙！」

佛陀说：「居士！多闻的圣弟子也同样的会作如是的思惟：欲乃有如树上之果实，世尊曾说欲乃有如树上的果实，为乐少苦多，为多有灾患，应当要远离它。如果有人对此而能舍，而能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的话，则所谓对于此世间的饮食，都永尽而无余，应当要修习它。这叫做在圣法与律当中，更有此八支断绝俗事，而得作证的。

居士！他有觉、有观，乃至觉、观都已息止，而内静，而一心，而为无觉、无观（无粗细之寻伺），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其中。他已经离开喜欲，已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的乐已灭，苦也已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为不苦不乐、舍、念、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其中。他已如是的定心

而清淨，而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之心，而修学漏尽，智通作证。他已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如真，知此苦灭如真，知此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四谛的真理）。他知道此漏如真，知道此漏集如真，知道此漏灭如真，知道此漏灭道如真。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他解脱此三漏（欲、有、无明）后，便知解脱的实相。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陀说此法时，瞿利多居士乃远尘离垢，诸法的法眼，乃由之而生。于是瞿利多居士见法而得法，而觉白淨之法，而断疑度惑，更没有余尊，不再由于他人，并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在于世尊之法当中得到无所畏，就稽首佛足，白佛而说：「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僧），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终。世尊！我本来穿着白淨衣，以白巾裹在头上，拄杖而执盖，以及穿着俗屣，从某园至于另一园，从观至于另一观，从林至于另一林，都普遍的游行而徜徉（徘徊）。如遇见诸沙门、梵志的话，便作如是之语而说：『诸位贤者！我已离俗、断俗，已舍诸俗事的人。』那些诸沙门、梵志们，都用濡软柔和之语，而对我说：『唯然！贤者瞿利多！你乃离俗、断俗，舍诸俗事的人。』世尊！我在于那个时候，不知他们实没有智慧，而安着在于智处，实在是没有智祠，又没有智食，实为无智，而奉事如有智慧的人。世尊！我从今天起，在诸比丘众，以及世尊的弟子中，知道此实有智，都安着在于智慧之处，实在为有智祠，又有智食，实有智而可以奉事的智慧之人。世尊！我现在一再的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世尊！我本来所信而敬重的外道沙门、梵志，都从今日起已断。世尊！我现在三次自归依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起，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瞿利多居士，以及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五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六

### 二〇四、罗摩经第三（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说圣求、非圣求之法。并自述自二十九岁出家以来，至于成道后，度五比丘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东园鹿子母堂。

那时，世尊就在于晡时，从燕坐起，由堂上下来，而告诉尊者阿难说：「我现在和你一同到阿夷罗婆提河（跋提河，译为无胜，五大河之一。中印度拘尸那揭罗国之河名，佛陀在河的西岸入灭的）去沐浴。」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

尊者阿难乃先执持户钥，遍诣于诸屋而徜徉（徘徊），看见诸比丘时，便作如是之语而说：「诸位贤者！可共诣梵志罗摩之家。」诸比丘听后，便共往诣梵志罗摩之家。世尊就带尊者阿难前往阿夷罗婆提河，到后，脱衣，而将衣放在岸上，便进入水中去沐浴。沐浴后，由水中还出，拭干其身体后，将衣穿上。

那时，尊者阿难立在于世尊的身后，执扇而扇佛。于是：阿难乃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梵志罗摩之家，乃整顿的极为严好，非常的令人可爱乐，唯愿世尊，由于慈愍之故，往至于梵志罗摩之家！」世尊为了尊者阿难之请愿，就默然而接受。于是，世尊就率尊者阿难前往梵志罗摩之家。

那时，梵志罗摩之家，有众多的比丘，集坐而说法，佛陀住在于门外，在等待诸比丘们之说法之完毕。众多的比丘不久即说法完毕后，都默然的住在那里。世尊知道后，乃声欬而敲门，诸比丘们听到后，就去开门，世尊便进入梵志罗摩之家，在于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世尊问他们说：「诸比丘们！你们刚才是在说甚么法？为甚么事的缘故，集坐在这里呢？」诸比丘回答说：「世尊！刚才说法，都是为了此法之事，而集坐在这里的。」

世尊感叹而说：「善哉！善哉！比丘集坐时，应当要行二种事。第一就是说法，第二叫做默然。为甚么呢？我也要为你们说法，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这时，诸比丘向佛说：「唯然！当受教而听。」

佛陀说：「有二种求，第一叫做圣求，第二为之

非圣求。甚么叫做非圣求呢？有一种实病法，而却仍会去求病法，实在为老法、死法、愁忧戚法，而仍求老法、死法、愁忧戚法，实在为秽污法，而仍求秽污法。甚么叫做实病法，仍求病法呢？甚么为病法呢？儿子、兄弟就是病法。象马、牛羊、奴婢、钱财、珍宝、米谷就是病害之法。众生都在于其中触染贪着，都为之懦弱而受入，并不见其有甚么灾患，不见其应如何出要，而去取用这些。甚么叫做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之法呢？儿子、兄弟就是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之法。象马、牛羊、奴婢、钱财、珍宝、米谷就是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之法、有害之法。众生都在于其中染触贪着，懦弱而受入，并不见其有甚么灾患，不见其出要，而取用这些。那些人欲求没有病，欲求无上的安隐涅槃，而想得无病，想得无上的安隐涅槃，终究不会有如此之事。欲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的安隐涅槃，而想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的安隐涅槃，终究不会有如此之事。这叫做非圣求。

甚么叫做圣求呢？有一种人，曾作如是之念：我自己实在为病法，而无辜的求病法。我自己实在就是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法，而无辜的求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法。我现在宁可去求无病的无上之安隐涅槃，去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之法的无上安隐的涅槃。那个人便这样的去求无病无上的安隐涅槃，而得无病无上的安隐涅槃，是必定会有之事。那个人去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的安隐涅槃，而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安隐的涅槃，是必定会有之事。

我本来还未觉证无上的正尽觉之时，也曾经作如是之念：我自己实在为有病之法，而无辜的去求病法。我自己实在为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法，而无辜的去求老法、死法、愁忧戚法、秽污之法。我现在宁可去求无病的无上之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安隐的涅槃？我在那个时候为一年少的童子，为清淨而头长青发（黑发），为盛年之期，年龄为二十九。那个时候有极多的乐戏，都庄饰而游行。我在于那个时候，虽知父母在啼哭，诸亲戚都不乐之下，我乃剃除须发，

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累的出家去学道。我出家后，乃护此身命为清静，护此口与意命为清静。我成就此戒身后，欲求无病无上的安隐涅槃，欲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安隐的涅槃之故，就更往阿罗罗伽罗摩（仙人，佛出家后，曾学其法）之处。我问他说：『阿罗罗！我欲在于你所修之法当中学习其梵行，是否可以吗？』阿罗罗回答我说：『贤者！我并没不可，你欲行便行吧！』我又问说：『阿罗罗！为甚么您的此法为自知自觉自作证呢？』阿罗罗回答我说：「贤者！我乃度脱一切识处，而得无所有处成就游止于其中，因此之故，我之法乃自知自觉自作证。」

我又作如是之念：不但是阿罗罗仙人独有此信，我也有此信；不但阿罗罗独有此精进，我也是有此精进；不但阿罗罗独有此慧，我也有此慧。阿罗罗对于此法乃自知自觉自作证，我也欲证此法之故，便独住在于远离之处，在于空安静之处，心无放逸，精勤的修行。我独住在于远离处，在于空安静之处，心无放逸，而精勤的修行后，不久便得证悟其法。证其法之后，又诣阿罗罗伽罗摩之处，问他而说：『阿罗罗！此法乃自知自觉自作证，谓度过一切无量识处，而得无所有处成就游止于其中吗？』阿罗罗伽罗摩回答我说：『贤者！我的此法，乃自知自觉自作证，谓度过无量识处，而得无所有处成就游止于其中的。』阿罗罗伽罗摩又对我说：『贤者！这叫做如我的此法作证那样，你也是同样的。如你对于此法作证那样，我也是一样的。贤者！你可以来共领此大众。』这就是在于阿罗罗伽罗摩师之处，我乃和他同等，为受最上的恭敬，最上的供养，最上的欢喜。

我又作如是之念：此法虽好，但还不是真正趣智之法，不是趣于觉，不是趣于涅槃。我现在宁可舍弃此法，更求无病无上安隐的涅槃，更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的安隐涅槃。我就这样的舍弃此法，便去求无病无上的安隐涅槃。我欲再去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安隐的涅槃之事已决定后，就往诣郁陀罗摩子（郁头蓝弗，仙人，佛出家后，曾学其法）之处。到后，问他说：『郁陀罗！我欲在于你法当中学习，是否可以吗？』郁陀罗摩子回答我说：『贤者！我无不可，你欲学习便可以学习。』我又问说：『郁陀罗！你的父亲罗摩（郁陀罗为罗摩之子），自知自觉自作证甚么法呢？』郁陀罗摩子回答我说：『贤者！为度过一切无所有处，而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贤者！我父罗摩，乃自知自觉自作证，就是指此法。』

我又作如是之念：不但罗摩独有此信，我也是有此信；不但罗摩独有此精进，我也是有此精进；不但罗摩独有此慧，我也是有此慧。罗摩自知自觉自作证此法，我为甚么缘故，不得自知自觉自作证此法呢？我为了欲证此法之故，便独住在于远离之处，独住在于空安静之处，心无放逸，精勤的修行。我独住在于远离、空安静之处，心无放逸，精勤的修行后，不久之间，就得证其法。证其法之后，又往郁陀罗摩子之处，去问他而说：『郁陀罗！你父罗摩，对于此法自知自觉自作证，所谓度脱一切无所有处，而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吗？』郁陀罗摩子回答我而说：『贤者！我父罗摩，对于此法，乃自知自觉自作证，所谓度过一切无所有处，而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郁陀罗又对我说：『如我父罗摩对于此法作证那样，你也是一样的。如你对于此法作证那样，我父也是同样的。贤者！你可以来共领此大众。』如郁陀罗摩子同于师处那样，我也如师那样，乃为最上的恭敬、最上的供养、最上的欢喜。

我又作如是之念：此法虽妙，但是并不是趣于智，不是趣于觉，不是趣于涅槃。我现在宁可舍此法，更求无病无上安隐的涅槃，更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安隐的涅槃。我就这样的舍弃此法，欲求无病无上安隐的涅槃。我欲更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安隐的涅槃之心已决定后，就到了象顶山（尼连河旁，为象颈山）的南方的郁鞞罗梵志之村，林名叫做斯那。这里乃一令人可爱乐，山林

很郁茂，尼连禅河的清流乃盈满于岸边。我看见其处后，便作如是之念：此地乃令人极为可爱乐，山林很郁茂，尼连禅河的清流乃盈满于岸边，如果族姓子欲有学修的话，可以在于其中去修学，我也应当要学习，我现在宁可在于此中学习。就这样的执持草，而往诣于觉树（菩提树）到后，就布下草，在其上面敷尼师檀（坐具），而结跏趺而坐。我曾发愿：如不正觉，就必定不解坐（不起坐），必定至得漏尽为止。我就这样的坐下而不解坐，至得漏尽。我求无病无上的安隐涅槃，便得无病无上安隐的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的安隐涅槃，便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安隐的涅槃。我乃生正知正见，定道品法（我的道品法，也就是解脱，必定无误）。我的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已解脱生死，已如实而知见真理）。

我当初觉证无上的正尽觉后，便作如是之念：我首先应当为谁讲说此法好呢？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为阿罗罗伽罗摩仙人先说此法？那个时候，有天神住在于虚空中，对我而说：『大仙人！当知！阿罗罗伽罗摩，其寿命终了到今天，已经七日了。』我也自知阿罗罗伽罗摩，其命终以来，已经七天。我又作此念：阿罗罗伽罗摩，其人已长衰而不能闻此法，如果听闻此法的话，就能速知法次法（法的次第）。我当初觉此无上的正尽觉后，又作如是之念：我应当要为谁先说此法好呢？我现在宁可为郁陀罗摩子，先说此法？天神又住虚空，而对我说：『大仙人！当知！郁陀罗摩子，命终已来，已经二七日（十四天）了。』我也自知郁陀罗摩子之命终已来，已经二七日了。』我就又作如是之念：郁陀罗摩子，其人已长衰，已不能听到此法，如果听到此法的话，就能速知法次法！

我当初觉证无上的正尽觉后，曾作如是之念：我应当要为谁首先讲说此法好呢？我又作如是之念：往昔之时，有五比丘为我执劳，所行饶益效劳于我。我在苦行之时，五比丘们都承事于我，我现在宁可为五比丘先说此法？我又作如是之念：往昔的五比丘现在住于何处呢？我就用清净的天眼，出过于人之眼，去看五比丘现在乃住在于波罗捺，为仙人住处的鹿野园中（有好多贤者仙人在此修过苦行，故名！）我就随意而住于觉树下，摄衣持钵，往诣波罗捺，迦尸的都邑。那个时候，有一位异学，名叫优陀（优波迦），遥见我之来到，就对我说：『贤者瞿昙！你的诸根清静，形色极妙，面光照耀。贤者瞿昙！你的师甫是谁？你跟从甚么人学道？为信谁的法呢？』我在那个时候，就为优陀说偈回答他说：

我最上最胜 不着一切法 诸爱尽解脱 自觉谁称师  
无等无有胜 自觉无上觉 如来天人师 普知成就力

（我乃为最上最胜的觉者，已不执着于一切法。诸爱欲都悉尽而解脱。我乃自己觉证的，还有甚么人能为我之师呢？〔无师自悟〕。）

（已经没有人能和我平等，没有人能胜过我了。我乃自己觉悟无上的正觉的。我乃为如来，为天人师，具有了普知，而成就之力！）

优陀又问我说：『贤者瞿昙！你自称优胜于一切吗？』我就再用偈回答他说：  
胜者如是有 谓得诸漏尽 我害诸恶法 优陀故我胜

（优胜一切的人，有了如是之事：所谓得证诸漏已尽〔已没有烦恼〕。我已毁灭〔消灭〕诸恶法。优陀！因此之故，我乃胜过于一切。）

优陀又问我说：『贤者瞿昙！您欲往何处呢？』我于那时，也用偈回答他而说：  
我至波罗捺 击妙甘露鼓 转无上法轮 世所未曾转

（我将往诣波罗捺〔仙人住处鹿野苑〕。将在那个地方为五比丘打击微妙的甘露法之鼓，而大转无上的法轮，为世间所未曾转过的法轮。）

优陀听后对我说：『贤者瞿昙！或者有可能是这样。』说如是之语后，他就经由

邪道（曲道），便即还去，我就自往至于仙人住处鹿野园中。这时，五比丘遥见我之来到，就各各相约敕而立制说：『诸位贤者！当知沙门瞿量之来到。此人已变为多欲多求，都食妙饮食，好的粳粮之饭，以及麩酥蜜，以麻油涂其体，现在又向这边来。你们只管坐着，千万不可起来迎接他，也不可以向他作礼，只豫留一座，但是也不可以请他就坐。如果到来后，就对他说：『卿！欲坐的话，就自己随便所欲吧。』我于那时，到达五比丘之处，这时，五比丘对于我，乃不堪于我的极妙的威德，就从他们的座位站起，有的持我的衣钵，有的为我敷床座，有的为我去取水，有的欲来洗我的脚。我曾作如是之念：这些愚痴的人！为甚么没有牢固之心，自己既立制度，还要违背其本誓呢？我知道他们的心情后，就坐在五比丘为我为所敷之座上。

这时，五比丘仍然呼我的姓字，以及以卿（朋友、尊者，限于平辈或以下的尊称）来称我。我就对他们说：『五比丘！我已成为如来、无所著、正尽觉，你们不可称我本来的姓字，也不可以用卿来称我。为甚么呢？因为我求无病无上安隐的涅槃，而得无病无上安隐的涅槃。我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的涅槃，而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隐的涅槃。我已生正知正见决定有道品法（解脱无疑）。我的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了（如实而知真理）。』他们就对我说：『卿瞿昙！你本来如是而行，如是的道迹，如是的苦行，尚且不能得到人上之法之差降圣知圣见（超人之法的殊胜的最圣智见），更何况你现在已变为多欲多求，好食妙的饮食，好的粳粮饭，以及麩酥蜜，也以麻油涂在于体上呢？』我又对他们说：『五比丘！你们本来之时，曾经看见过我有如是的诸根清静，光明照耀过吗？』这时，五比丘又回答我说：『我们本来并不看见过卿这样的诸根清静，这样的光明照耀。卿瞿昙！现在你的诸根清静，形色极妙，面光照耀啊！』

我在于那时，就告诉他们说：『五比丘！当知！有二种边行，为诸行道的人所不当学的。第一叫做着于欲乐的下贱之业，凡人之所行，第二叫做自烦自苦，不是贤圣之法，为无与义相应。五比丘！舍弃此二边，而有取中道，成明成智，成就于定，而得自在，而趣于智，趣于觉，趣于涅槃，所谓八正道，也就是正见，乃至正定，就为之八。我就意欲随顺而教化五比丘。教化二人之时，则其余的三人就去乞食，三人乞食而持食回来，足够六人之食。教化此三人时，其余的二人就去乞食，二人去乞食而持食回来，也足够六人之食。我就像如是的教，如是的化他们。他们求无病无上的安隐的涅槃，而得无病无上的安隐涅槃。求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的安隐涅槃，而得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的安隐涅槃。都生知生见（正知正见），决定于道品法，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真理）。』

于是，世尊又告诉他们说：『五比丘！世上有五欲的功德（功能），为可爱、可乐、可意所念，善与欲相应的。那五种呢？所谓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是。五比丘！愚痴的凡夫，而不多闻，不见善友，不知圣法，不御圣法。他们都触染贪着，僣傲而受入，并不预见有灾患，不见出要之道，而取用五欲。当知！他们乃随着弊魔（恶者波旬），也自作弊魔，堕入于弊魔之手中，为魔网所缠，被魔网所网，不能脱离魔网。五比丘！有如野鹿，被网所网那样，当知牠们乃随着猎师，自作猎师，堕入于猎师之手中，被猎师之所网缠，猎师来后，就不能得脱。像如是的，五比丘！愚痴的凡夫，乃不多闻，不见善友，不知圣法，不御圣法。他们被此五欲的功德触染贪着，僣傲而受入，并不看见后来的灾患，也不看见其出要，而取用此五欲。当知！他们乃随着弊魔，自作弊魔，堕入于弊魔的手中，被魔网所网缠，被魔网所网，不能脱离魔网。』

五比丘！多闻的圣弟子，常见善知识，而知圣法，又能御圣法。他们对于此五

欲的功德，乃不触、不染、不贪、不着，也不僦傲，不受入，能见灾患，能见出要，而取用它。当知！他们乃不随于弊魔，不自作魔，不堕入于魔手，不被魔网所缠，不被魔网所网，便即解脱魔网。五比丘！有如野鹿之得脱于网，当知！牠乃不随猎师，不自作猎师，不堕入于猎师之手，不被猎师之网所缠，猎师来后，则能得以脱免其灾。像如是的，五比丘！多闻的圣弟子，常见善知识，而知圣法，又能御圣法。他对于此五欲的功德，乃不触、不染、不贪、不着，也不僦傲，不受入，能见灾患，能见出要，而取用它。当知！他乃不随弊魔，不自作魔，不堕入于魔的手中，不被魔网所缠，不被魔网所网，便能解脱魔网。

五比丘！如果有时如来出而兴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至断除五盖，断除心秽、慧羸，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的境界），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其中。他像如是的定心清静，无秽无烦，柔软而善住，而得不动心，修学漏尽智通而作证（证漏尽通）。他知道此苦如真，知道此苦集如真，知道此苦灭如真，知道此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四谛的真理）。知道此漏如真，知道此漏集如真，知道此漏灭如真，知道此漏灭道如真。他如是而知，如是而见，而欲漏心解脱，有漏心解脱，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后，便知道解脱，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他在于那个时候，能自在而行，自在而住，自在而坐，自在而卧。为甚么呢？因为他乃自见自己的无量之恶不善之法都已灭尽，因此之故，他乃能自在而行，自在而住，自在而坐，自在而卧的。

五比丘！犹如在无事无人民之处，在那个地方有野鹿，能自在而行，自在而住，自在而坐，自在而卧。为甚么呢？因为那些野鹿不在于猎师的境界，因此之故，能够自在而行，自在而住，自在而坐，自在而卧。像如是，五比丘！比丘之漏（烦恼）已尽，而得无漏（已无烦恼可漏），而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他在于那个时候，能够自在而行，自在而住，自在而坐，自在而卧。为甚么呢？因为他乃自见自己的无量之恶不善之法都已灭尽，因此之故，他乃能自在而行，自在而住，自在而坐，自在而卧。五比丘！这叫做无余解脱，叫做无病的无上安隐涅槃，叫做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的无上安隐涅槃。』」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五、五下分结经第四（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人都会被五下分结（欲、恚、身见、戒禁取见、疑）缠其心，如不知舍的话，五结就会转盛。因此而举果实，乃至棧等譬喻，以示人们当依此道此迹去断绝五下分结。并说得四禅，住四无色定，更进而至于得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曾经说过五下分结之法，你们是否受持过吗？」诸比丘们都默然不回答。世尊又再三的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曾经说过五下分结之法，你们受持过吗？」诸比丘们也再三的默然不回答。



那时，尊者鬘童子（舍卫城毘舍种，长大出家，后听佛说法而入佛门，而得六神通），也在于那些大众当中。于是，尊者鬘童子就从其座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曾经阐述过五下分结之法，我乃受持其法。」

世尊问他说：「鬘童子！我曾经说过五下分结之法，你受持过吗？」尊者鬘童子回答说：「世尊曾经说过『欲』为初下分结，我就受持其法，说『恚、身见、戒取、疑』等，为世尊所说的第五（指最后之疑），下分结，我就受持其法。」

世尊诃责而说：「鬘童子！你是怎样的受持我所说的五下分结之法呢？鬘童子！你是从何口而受持我所说的五下分结之法呢？鬘童子！是否为众多的异学之到来，而以婴孩童子，去责数你，去教喻你，去诘责你吗？鬘童子！婴孩乃幼小，而柔软，而仰眠，其意并没有欲之想，更何况会有甚么欲心之缠住呢？然而他乃性使（有欲贪随眠的潜在性能）之故，说他也有欲使（使为烦恼）。鬘童子！婴孩乃幼小，而柔软，而仰眠，并没有众生之想，更何况有甚么恚心之缠住呢？然而他乃性使（天性带来的烦恼）之故，说他也有恚使。鬘童子！婴孩乃幼小，而柔软，而仰眠，并没有自身之想，更何况又有甚么身见之心之缠住呢？然而他乃性使之故，说他也有身见之使。鬘童子！婴孩乃幼小，而柔软，而仰眠，并没有甚么戒之想，更何况又有甚么戒取之心之缠住呢？然而他乃性使之故，说他也有戒取之使。鬘童子！婴孩乃幼小，而柔软，而仰眠，并没有甚么法之想，更何况又有甚么疑心之缠住呢？然而他乃性使之故，说他也有疑使。鬘童子！这不是众多的异学之到来，而以此婴孩童子来

责数你，教喻你，诘责你吗？」于是，尊者鬘童子被世尊所面诃责喻后，内心怀着忧戚，低头而默然，失辩而无言，如有所伺的样子。

这时，世尊面前订责鬘童子后，也默然而住。那时，尊者阿难站立在于世尊之后，执扇而扇佛。于是，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现在正是时候。善逝！现在正是时候。如世尊为诸比丘说五下分结之法的话，则诸比丘们从世尊之处听闻之后，定会善受善持。」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当受教而谛听！」

佛陀说：「阿难！或有一人，被欲所缠，其欲心生起后，则不知舍如真（不知应舍弃的真理）。他不知舍如真后，其欲心就会展转而炽盛，而不可以制除，这就是下分结（下界，欲界之分的烦恼）。阿难！或者有一人，被恚所缠，恚心生起后，并不知道舍如真（不能如实而知道应舍弃）。他不知舍如真后，其恚心就会展转而炽盛，而不可能制除，这就是下分之结。阿难！或者有一人，被身见所缠，其身见之心生起后，乃不知其舍如真。他既不知其舍如真后，其身见便会转盛，而不可制除，这就是下分结。阿难！或者有一人，被戒取所缠，其戒取之心生起后，乃不知舍如真。他既不知舍如真

后，其戒取心就会转盛。而不可以制除，这就是下分结。阿难！或者有一人，被疑所缠，其疑心生起后，乃不知舍如真。他既不知舍如真后，其疑心便会转盛，而不可以制除，这就是下分结。

阿难！如果依道、依迹的话，就能断除五下分结。他们如果不依此道，不依此迹，而能断五下分结的话，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阿难！犹如有人，欲得求树实。为了求树实之故，就持斧而入于林中。那个人看见树，成就根、茎、枝、叶，以及其实，那个人看见后，如不截根与茎，而能得树实（树之精，之心）而归者，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像如是的，阿难！如果依道、依迹的话，就能断除五下分结。假如不依此道，不依此迹，而能断除五下分结者，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阿难！如果依于道，依于迹，而能断除五下分结，他们能依此道，依于此迹，去断除五下分结者，必定会有

如是道理的。阿难！犹如有人，欲得求树实，为了求树实之故，而持斧入林。那个人看见树已成就其根、茎、枝、叶，以及其实，那个人就截根与茎，而得树实而归者，必定会有如此的道理。像如是的，阿难！如果依于道，依于迹，就能断除五下分结，依于此道，依于此迹，而断除五下分结者，必定会有如此的道理的。

阿难！到底要依于甚么道，依于甚么迹，而能断

除五下分结呢？阿难！或者有一人，不被欲所缠，如生欲缠时，就知道舍如真。他知道舍如真后，其欲缠便会消灭。阿难！或者有一人，不被恚所缠，如生恚缠之时，即知舍如真，他知道舍如真后，其恚缠便会消灭。阿难！或者有一人，不被身见所缠，如生身见之缠的话，就知道舍如真。他知道舍如真之后，其身见之缠便会消灭。阿难！或者有一人，不被戒取所缠，如生戒取之缠之时，即知舍如真。他知道舍如真后，其戒取便会消灭。阿难！或者有一人，不被疑所缠，如生疑缠之时，即知舍如真，他知道舍如真之后，其疑缠便会消灭。阿难！依于此道，依于此迹，而能断除五下分结。

阿难！犹如恒伽河，其水溢盈于河岸，如果有人到了彼岸，由于有事，而欲得度过其河。他曾作如是之念：此恒伽河，其水乃溢于岸。我在于彼岸有事要做，故须度过此河，然而我身并没有甚么力，可使我安稳的浮至于彼岸。阿难！当知！那个人乃没有力。像如是的，阿难！如果有人，对于觉与灭，以及涅槃，其心都不向，也不清静，不住于解脱的话，阿难！当知！这一种人，有如那位羸弱的人，并没有力那样。阿难！犹如恒伽河，其河水乃盈溢于岸，如果有人到了其岸，由于有事而欲得度过其河。他曾作如是之念：此恒伽河，其水乃盈溢于岸，我在于彼岸有事，而欲度过去，我身现在有

力量，可使我安稳的浮至于彼岸。阿难！当知！那个人乃有能力的。像如是的，阿难！如有人对于觉与灭，以及涅槃，其心乃向于彼，而且又清静，而住于解脱，阿难！当知！此人乃如那位有力之人那样。

阿难！犹如山中之水，甚深而极广，长流而驶疾，多有被所漂的，其中并没有船，也没有桥梁。或者有人来到于彼岸，由于有事，就便求度过去。他求度过去之时，曾作如是之念：现在此山水，乃甚深而极广，为长流驶疾，多有被所漂的。其中并没有船，也没有桥梁可以度过的。我在于彼岸有事，而欲度过去。当用甚么方便才能使我安稳的至于彼岸呢？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宁可在于此岸之边，去收聚草木，去缚作棹，乘此棹而度过去吧。就这样的，他便在于岸边收聚草木，缚作棹，乘此棹而度河，而安稳的到达于彼岸。像如是的，阿难！如有比丘攀缘于厌离，依于厌离，住于厌离，止息其身之恶之故，心入于由于离之定之故，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而有观，由于离而生之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依于此处，而观觉的兴衰，他依此处，而观觉的兴衰后，住于彼，而必得漏尽。假如住于彼处，而不得漏尽的话，必定当会升进，而得止息之处。

甚么叫做升进而得止息处呢？他的觉与观已息，已内静，而一心，而无觉无观，而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就依于此处（境地），观觉的兴衰。他依此处观觉的兴衰后，安住于其境地，而必定能得漏尽。假如他安住于其境界，而不得漏尽的话，也必定当会升进而得止息之处。甚么叫做升进而得止息处呢？他离开喜欲，为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而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所说，圣者所舍，圣者所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就这样的依于此处，而观觉的兴衰。他依此处，而观觉的兴衰后，安住于其处，而必得漏尽。假如住于其境界而不得漏尽的话，也必定会升进而得止息之处。甚么叫做其升进而得止息处呢？他的乐已灭，苦已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不苦不乐，而舍、念、清静，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依于此处，而观觉的兴衰。他依此处，而观觉的兴衰后，安住于其处，而必定会得漏尽。假如住

于其处而不得漏尽的话，也必定当会升进而得止息之处。

甚么为之其升进而得止息之处呢？他度脱一切的色想，灭除有碍之想，不念若干之想，为无量之空，是无量空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就这样依于此处，而观觉的兴衰。他依于此处而观觉的兴衰后，安住于其处，而必定能漏尽。假如住于其处，而不得漏尽的话，也必定当会升进而得止息处。甚

么为其升进而得止息之处呢？他度过一切的无量空处，为无量识，是无量识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依于此处，而观觉的兴衰。他依于此处，而观觉的兴衰后，安住其境界，而必得漏尽。假如安住于其处而不得漏尽的话，也必定当会升进而得止息之处。甚么为其升进而得止息之处呢？他度脱一切的无量识处，为无所有，是无所有处而成就游止于其中。他如有所觉，或者为乐，或者是苦，或者不苦不乐。他观此觉之无常，观察其兴衰，观察其无欲，观察其灭、观察其断、观察其舍。他像如是的观察此觉为无常，观察其兴衰，观察其无欲，观察其灭，观察其断，观察其舍后，便不受此世间。不受此世间后，便不会恐怖。由于不恐怖之故，便会般涅槃。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犹如离开村里不远之处，有一株大芭蕉。如人持斧去破断其芭蕉树，破斫为片，破斫为十分，或者作为百分。破斫为十分，或者作为百分后，便斫（折断）其一叶一叶而已，并不见得其节，更何况能见到其树实（树心）呢？阿难！像如是的，比丘如有所觉，或者为乐，或者为苦，或者不苦不乐。他观察此觉为无常，观察其兴衰，观察其无欲，观察其灭，观察其断，观察其舍。他如是而观察此觉为无常，观察其兴衰，观察其无欲，观察其灭，观察其断，观察其舍后，便不受此世间。不受此世间后，便不恐怖。由于不恐怖后，便般涅槃。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

于是，阿难尊者乃叉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甚奇！甚特！世尊为诸比丘，依于依，立于依，而说舍离诸漏，而说度过于漏。然而诸比丘却不速得无上，所谓不能完全究竟而尽。」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难！如是！阿难！甚奇！甚特！我为诸比丘，依于依，立于依，而说舍离漏，而说度过漏，然而诸比丘却不速得无上，所谓完全究竟而尽。为甚么呢？因为人有胜如（有胜有劣）之故，修道便会有精粗。修道有精粗之故，人便会有了胜与如。阿难！因此之故，我说人有胜与如。」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尊者阿难，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六、心秽经第五（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须拔除心中的五秽。所谓疑佛、疑法、疑戒、疑教、疑梵行者。并须要解除心中的五缚。所谓身缚、欲缚、说缚、聚会缚、升进缚。其次应修五法。所谓四如意足，及堪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比丘尼，不拔除其心中的五秽，不解其心中的五缚的话，就是所谓比丘、比丘尼的必退之法。甚么叫做不拔除心中的五秽呢？或者有一人，怀疑世尊，对于世尊起犹豫而不开意、不解意，意不静。如果有

一人，怀疑世尊，对于世尊起犹豫、不开意、不解意、意不静的话，就叫做不拔除第一种的心秽，所谓对于世尊之事（怀疑、疑惑世尊，不倾心、不净信世尊。所谓不热心、不专修、不坚忍、不精勤。可知其心为荒芜未舍）。像如是的，对于法、戒、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有诸梵行者，乃被世尊所称誉的话，他就会责数此人，会轻易此人，触娆此人，侵害此人，而不开意，不解意，意会不静（对于梵行者会瞋怒、不悦意，而怀着打击之心，生起有碍之念），这叫做第五种不拔除心中之秽，所谓对于梵行者是（心中五秽为1.疑佛，2.疑法，3.疑戒、4.疑教、5.疑梵行者）。

甚么叫做不解除心中的五缚呢？或者有一人，对于身中，并不离染，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身缚）。如果有人对于其身并不离染、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的话，则其心定不会趣向，不会静，不会住，不会解，自会方便而断绝其燕坐。如果有人，其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而自方便去断绝其燕坐的话，就叫做第一种不解心缚，所谓对于身是（身缚）。

又次，对于欲，不离染，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如果有人，对于欲，不离染，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渴的话，其心就不会趣向，不静，不住，不解，会自方便而断绝其燕坐。如果有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而自方便的断绝燕坐的话，就叫做第二种不解心缚，所谓对于欲是（欲缚）。

又次，有一人，其所说的都和圣义相应，柔软而无疑盖，所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知见、说损、说不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燕坐、说缘起是。像如是的，比丘！对于沙门所说的法，他的心都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而自方便的断绝其燕坐。如果有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而自方便的断绝其燕坐的话，就叫做第三种之不解心缚，所谓对于说而言是（说缚）。

又次，数数（常常）道与俗共会，而掉乱、憍傲，而不学不问。如果有此数与道俗共会，而掉乱、憍傲、不学问的话，则其心就不会趣向，而不静、不住、不解，而自方便的断绝其燕坐。如果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而自方便的断绝其燕坐的话，就叫做第四种不解心缚，所谓对于聚会而说的（聚会缚）。

又次，少有所得之故，就在于其中间而住，而不再求升进。如果有人，由于少有所得之故，在于其中间而住，不再求升进的话，其心就不趣向，而不静、不住、不解，而自方便的断绝其燕坐。如果有此心不趣向，不静、不住、不解，而自方便的断绝其燕坐的话，就是所谓的第五种的不解心缚，所谓针对升进而说的（升进缚）。

如果有比丘、比丘尼，不拔除此心中的五秽（疑佛、疑法、疑戒、疑教、疑梵行者），以及不解除此心中的五缚（身缚、欲缚、说缚、聚会缚、升进缚）的话，就叫做比丘、比丘尼之必退法。假如有比丘、比丘尼，善能拔除心中的五秽，又能善于解脱心中的五缚的话，就叫做比丘、比丘尼之清净之法。

甚么叫做善于拔除心中的五秽呢？或者有一人，不怀疑世尊，对于佛并不犹豫，而开意、意解、意静。如果有人不怀疑世尊，对于世尊不犹豫，而开意、意解、意静的话，就叫做第一种善于拔除心中之秽，所谓对于世尊而说的。像如是的，对于法、戒、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有梵行者，被世尊所称誉，他并不会责数此人，也不轻易、不触娆、不侵害，而开意、意解、意静的话，就叫做第五种善于拔除心中之秽，所谓对于梵行者而说的（第一为不疑佛，第二为不疑法，第三为不疑戒，第四为不疑教，第五为不疑梵行者）。

甚么叫做解脱心中的五缚呢？或者有一人，其身乃离染、离欲、离爱、离渴。如果有人对于其身，已离染、离欲、离爱、离渴的话，其心就会趣向，会静，会住，会解，会自方便而断灭其燕坐。如果有人，此心能趣向，能静，能住，能解，能自方便而断灭燕坐的话，就叫做第一种之解脱心中之缚，所谓对于身而说的（离身缚）。

又次，对于欲，而离染、离欲、离爱、离渴。如果有人，对于欲，而离染、离欲、离爱、离渴的话，其心就会趣向，会静，会住，会解，会自方便而断灭其燕坐。如果有

人，此心趣向，而静、而住、而解，而自方便的断灭其燕坐的话，就叫做第二种解脱心中之缚，所谓对于欲而说的（离欲缚）。

又次，有一种人，其所说的，都和圣义相应，为柔软而没有疑盖。所谓说戒、说定、说慧、说解

脱、说解脱知见、说损、说不聚会、说少欲、说知足、说断、说无欲、说灭、说燕坐、说缘起是。像如是的，比丘！沙门所说的，其心都趣向，而静，而住，而解，而自方便的断除其燕坐。如果有人，此心趣向，而静，而住，而解，而自方便的断其燕坐的话，就叫做第三种之解脱心中之缚，所谓对于说而言的（离说缚）。

又次，不数数（常常）和道俗共会，不掉乱、不憍傲，而学而问。如果有人不数数和道俗共会，不掉乱、不憍傲，而学而问的话，其心就会趣向，会静，会住，会解，会自方便的断灭其燕坐。如果有人，此心趣向，而静，而住，而解，而自方便的断除其燕坐的话，就叫做第四种的解脱心中之缚，所谓对于不聚会而说的（离聚会缚）。

又次，由于少有所得之故，在于其中间不停住，又求升进。如果有人，少有所得之故，在于其中间不停住，而又再求升进的话，其心就会趣向，会静，会住，会解，会自方便而断灭燕坐。如果有人，此心趣向，而静，而住，而解，而自方便的断灭燕坐的话，就叫做第五种之解脱心中之缚，所谓对于升进而说的（离升进缚）。如果有比丘、比丘尼，善于拔除此心中的五秽，以及善于解脱此心中的五缚的话，就叫做比丘、比丘尼之清净法。他安住于此十支（十法）后，又应修习五法。

甚么五法呢？所谓修习欲定心，而成就断如意足，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依于舍，而趣向于非品（欲如意足，欲庄严于彼法）。修精进定（精进如意足，无杂无间，唯专观理，使无间杂），修习心定（念如意足。专注彼境，一心正住），修习思惟定（思惟如意足。思惟彼理，心不驰散），而成就断如意足，而依离，依无欲，依于灭，依于舍，而趣向于非品，堪任为其第五。他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成就而自受的话，就为必知必见，必正尽觉，而至于甘露门，近住于涅盘，我会说，没有不至于涅盘的。犹如杂之生下十天，或者十二天了，都随时覆盖，随时温暖，随时看视那样。鸡设使有放逸的话，在其中或者有鸡子会用（鸟喙），会用足，来啄破其卵，而自己安隐的出来，这就是第一的。像如是的，比丘！能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而自受的话，就会必知必见，必正尽觉，必定会至于甘露门，而近住于涅盘，我说：没有不得涅盘的。」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些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六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七

二〇七、箭毛经（上）第六（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箭毛异学说瞿昙有五法，使其诸弟子恭敬不离。所谓粗衣、粗食、少食、粗卧具、燕坐。佛陀则告诉他，并不因此五法，佛教乃以无上戒、无上慈、无上知见、说四谛、宿命智通作证，或漏尽智通作证等五法，使诸弟子恭敬不离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和大比丘众俱在。为千二百五十人，都在那里俱受夏坐（结夏安居）。

那时，世尊过了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朝晨），着衣持钵，进入于王舍城去乞食。行乞食完毕后，就收举衣钵，澡洗其手足，将尼师檀着在于肩上，往至于孔雀林，为异学之园中（饲养孔雀之园，为游行者之园）。

那个时候，在孔雀林，也就是异学园中，有一位异学，名叫箭毛（善生优陀夷），为一位有名德的宗主，被众人所尊为师，有很大的好名誉，都被大众所敬重，领有大徒众，受其五百名异学所尊重的人。此时，他在大众里，乃喧斗娆乱，放高大的音声，说种种畜生之论（遮道浊乱之言）。所谓论王事，论贼事，论斗事，论食事，论衣服、论妇人、论童女、论淫女、论世间、论空野、论海中、论国人民。他们共集而坐论如是之比类的畜生之论（无关于学道之论）。异学箭毛遥见佛陀到这边来，就命令其大众说：「你们应该默然而住（大家要肃静），那位沙门瞿昙已向这边来了。他的徒众都为默然之众，都称说默然。他如果看见此众都默然的话，或者会来相见。」异学箭毛使他们的徒众默然之后，自己也默然而住。

世尊这时往诣异学箭毛之处，异学箭毛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善来！沙门瞿昙！沙门瞿昙久不到此，请坐此座。」世尊便坐在异学箭毛所敷之座。异学箭毛就和世尊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他说：「优陀夷（箭毛异学）！你们刚才在论甚么？由于何等事，而共集坐于此处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且置此论，此论不是妙论。沙门瞿昙如欲闻此论的话，嗣后能听闻，乃为不难之事。」世尊乃如是再三的问他而说：「优陀夷！你刚才所论的是甚么？为了甚么事之故，而共集坐在这里的呢？」

异学箭毛也再三的回答说：「瞿昙！且置此论，此论不是甚么妙论。沙门瞿昙如欲听闻此论，嗣后得以听到，为不难之事。沙门瞿昙如果一再的欲听闻而知其事的话，现在当会说出来。瞿昙！我们和拘萨罗国的众多的梵志，都共集而坐在于拘萨罗的学堂，正在论说此事：鸯伽摩竭陀国（鸯伽国和摩竭陀国，当时在政治上乃相联合，故有合称之句）之人，有大的善利，鸯伽摩竭陀国的人，得大善利了。因为有如此的大福田之众，都在王舍城共受夏坐，所谓不兰迦叶（六师外道之一）是。为甚么呢？瞿昙！因为不兰迦叶乃为有名德的宗主，为众人所师，有大的名誉，被大众所敬重，领有大徒众，为五百名异学所尊重的，现在于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像如是的，那些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六师外道）、沙若鞞罗迟子（六师外道）、尼捷亲子（六师外道）、波复迦旃（六师外道）、阿夷哆杂舍剑婆利（六师外道），也同样的在此结夏安居。

瞿昙！阿夷哆杂舍剑婆利，乃为有名德的宗主，为众人所师，有大的名誉，为大众所敬重，领有大徒众，被其五百名异学所尊重的，现在都在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刚才也论到沙门瞿昙，这位沙门瞿昙，乃为有名德的宗主，为众人所师，有大的名誉，为众人所敬重，领有比丘众，为一千二百五十人所尊重的，也在

于此王舍城共受夏坐。瞿昙！我们又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些尊贤的沙门、梵志们，到底那一位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呢？那一位不被其弟子以法骂所骂，也没有弟子会难诘其师而说：『此一向为不可，为不相应，为不等说』，然后，便舍其师而去的吗？瞿昙！我们又作如是之念：这位不兰迦叶曾经不被其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曾经被其弟子以法骂而骂，众多的弟子难诘其师而说：此为不可，此为不相应，此为不等说，然后，便舍其师而去。

瞿昙！往昔之时，这位不兰迦叶，都数数（常常）在其弟子众之前，举手大唤：『你们可住，并没有人来问你们之事，人问我事，你们都不能断此事，而我能断此事。』然而其弟子则在其中间更论其它之事，并不等待其师说事完毕。瞿昙！我们又作如是之念：像如是的，这位不兰迦叶，不被其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都被其弟子以法骂所骂，众多的弟子都难诘其师而说：此为不可，此为不相应，此为不等说，然后，便舍其师而去。像如是的，那些摩息迦利、舍利子、婆若鞞罗、尼捷亲子、波复迦旃、阿夷哆鸡舍剑婆利等人，也

是经过同样的道理。我们乃作如是之念：此阿夷哆鸡舍剑婆利（包括其它六师外道），不被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被其弟子以法骂所骂，众多的弟子都难诘其师而说：此为不可，此为不相应，此为不等说，然后，便舍其师而去。瞿昙！往昔之时，阿夷哆鸡舍剑婆利，都数数（常常）在其弟子众之前，举手大唤而说：『你们可住！不会有人来问你们之事，人都会来问我其事的。你们不能决断此事，我能决断此事的。』然而弟子们却在于其中间，更论其它之事，都不待其师说完事。

瞿昙！我们又作如是之念：像如是的，此阿夷哆鸡舍剑婆利，不被其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都被弟子们以法骂所骂，众多的弟子都难诘其师而说：此为不可，此为不相应，此为不等说，然后，便舍其师而去。

瞿昙！我们又作如是之念：此沙门瞿昙，乃被弟子们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不会被其弟子以法骂所骂，也没有弟子会难诘其师而说：此为不可，此为不相应，此为不等说，然后，就舍其师而去。瞿昙！往昔之时，沙门瞿昙，数数（常常）在大众，无量百千之众围遶而说法，在其当中有人，鼾眠作声，又有一人对那个人说：『不可鼾眠作声！你不欲闻世尊说微妙之法，有如甘露吗？』那个人就实时默然无声。瞿昙！我们又作如是之念：

像如是的，这位沙门瞿昙乃被弟子所恭敬、尊重、供养、奉事，而不被弟子以法骂所骂，也没有弟子会难诘其师而说：此为不可，此为不相应，此为不等说，然后，便舍师而去。」

世尊听后，问异学箭毛说：「优陀夷！依你之见，我有几法，会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而常随不离呢？」

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我见瞿昙有五法，能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的。那五法呢？沙门瞿昙乃(1)粗衣而知足，称说粗衣而知足。如沙门瞿昙粗衣而知足，称说粗衣而知足之事，就叫做我见沙门瞿昙有此第一种法，能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而不离。

(2)其次，沙门瞿昙乃粗食而知足，称说粗食而知足。如沙门瞿昙之粗食而知足称说粗食而知足之事，就是所谓我所见的沙门瞿昙有此第二法，能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而不离的。(3)其次，沙门瞿昙乃以少食，称说少食。如沙门瞿昙乃以少食，称说少食之事，就是所谓我所见的沙门瞿昙有此第三种法，能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而常随不离的。(4)其次，沙门瞿昙乃以粗的住止床座而知足，称说粗的住止床座知足。如沙门瞿昙以粗的住止床座为知足，称说粗的住止床座而知足之事，就是所谓我所见的沙门瞿昙

之有此为第四种法，能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而不离的。(5)又次，沙门瞿昙，都常燕坐，称说燕坐。如沙门瞿昙常燕坐，称说燕坐之事，就是所谓我

所见的沙门瞿昙之有此第五种法，能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的。这就是我所见的沙门瞿昙有此五法，能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常随不离的。」

世尊告诉他说：「优陀夷！我并不是以此五法，去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于我，而不离的。优陀夷！(1)我所持之衣，乃随着圣力去割截，然后染污为恶色、像如是的，圣衣乃污染恶色的。优陀夷！或者我的弟子所谓尽形寿，衣（穿）人所弃舍的粪扫之衣，也作如是之说：『我的世尊，乃粪衣而知足，都称说粪衣知足。』优陀夷！如我的弟子由于粪衣知足之故，而称说我的话，他就由于此处（此事）之故，为之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也不相随于我的了。」

(2)其次，优陀夷！我乃食粳粮的成熟的，为无面（屑皮）而有无量的杂味的。优陀夷！或者我的弟子，尽其形寿而行乞食人家所弃舍的食物，也作如是之说：『我的世尊，乃粪食而知足，都称说粪食知足。』优陀夷！如果我的弟子，由于粪食知足之故，而称说我的话，则他乃因此处之故，而为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也不相随于我的了。」

(3)又次，优陀夷！我乃食如一鞞罗（果实名，如木瓜）之食，或者如一半之鞞罗之食。优陀夷！或者我的弟子，食如一拘拖（盛食之器，指钵），或者如一半之拘拖之食，也作如是之说：『我的世尊乃少食，都称说少食。』优陀夷！如我的弟子乃由于少食之故，而称说我的话，则他乃由于此处之故，为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也不相随于我的了。」

(4)又次，优陀夷！我或者住在高楼，或者住在于棚阁（城上的哨楼，指能遮风雨与日的架舍）。优陀夷！或者我的弟子在那个地方住过了九个月、十个月，或者一夜之间宿在于覆处，也作如是之言：『我的世尊乃龕住止于床座而知足，都称说龕住止于床座而知足。』优陀夷！如果我的弟子，由于龕住止床座而知足之故，而称说我的话，他就由于此处之故，为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也不相随于我的了。」

(5)其次，优陀夷！我常作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如住在山林等静处的，也须半个月一次，入于大众里去诵戒）。或者我的弟子经过半个月，为了诵戒而入于大众里，为了法的清净之故。也作如是之说：『我的世尊乃常燕坐，都称说燕坐。』优陀夷！如我的弟子乃由于燕坐之故，而称说我的话，他就会由于此处之故，而为不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也不相随于我的了。优陀夷！我并没有此五法，去使诸弟子们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不离的。」

优陀夷！我更有五法，会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而不离于我的。那五法呢？优陀夷！(1)我有弟子，所谓由于无上戒之故，而称说我：『世尊乃行持戒，行持大戒，都如所说的，其所作的也是一样，如所作的那样，其所说的也是那样。』优陀夷！如我的弟子，乃由于无上戒之故，而称说我的话，他就由于此处（此事，此法，此理），而为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而不离于我的。」

(2)又次，优陀夷！我有弟子，所谓由于无上的智慧，而称说我：『世尊乃行智慧，行极大的智慧。如果有人来谈论，而相对的话，必定能降伏他，所谓对于正法与律不可说的话，则对于自己所说的也不可说得。』优陀夷！如我的弟子，因为无上的智慧之故，而称说我的话，他就由于此处，而为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于我而不离的了。」

(3)又次，优陀夷！我有弟子，所谓由于无上的知见，而称说于我：『世尊乃为遍知，并不是不知；为遍见，而不是不见。他为弟子说法，都有因，并不是没有因，有缘，并不是没有缘，可答，并不是不可答，有离，并不是无



离等法。』优陀夷！如我的弟子，乃由于无上的知见之故，而称说我的话，他就由于此处，而为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于我而不离的了。

(4)又次，优陀夷！我有弟子，所谓讨厌爱箭（被苦所苦恼，形容爱欲如箭），而来问我说：『甚么叫做苦就是苦，集就是集，灭就是灭，道就是道？』我就回答他而说：『苦即是苦，集即是集，灭即是灭，道即是道（苦集灭道四谛的真理）。』优陀夷！如我的弟子来问我，我回答其问，而使其可意（适合其听），使其欢喜而奉行的话，他就由于此处，而为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于我而不离的了。

(5)又次，优陀夷！我为弟子，或说宿命智通作证明达，或说漏尽智通作证明达（宿命通，或漏尽通。）优陀夷！如我的弟子，在于此正法与律当中，得受得度，得至于彼岸，无疑无惑，对于这些善法当中，没有犹豫的话，他就由于此，而为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而不离于我的了。优陀夷！这就是所谓我乃更有五法，使诸弟子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常随而不离于我的了。」

于是，异学的箭毛，即从其座位站起，偏袒而着衣，叉手而向佛，白佛而说：「瞿昙！甚奇！甚特！善说妙事，润泽我的身体（指身心），有如甘露那样。瞿昙！犹如天降大雨，使此土地的高下，都普得润泽那样。像如是的，沙门瞿昙您乃为我们善说妙事，润泽我的身体，犹如甘露那样。世尊！我已了解了，善逝！我已了知了。世尊！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僧），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开始，终身自归依，乃至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异学箭毛，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二〇八、箭毛经（下）第七（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箭毛异学说天眼、宿命等通之事，箭毛则述邪师所说的上色，佛陀则辗转以萤火、星、月、日、天光等去驳破它，并为说四禅的遗迹。

结集者的我们，都这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世尊过其夜，至于翌日的平旦，乃着衣持钵，进入于王舍城，去行乞食。行乞食之事完毕后，就收举衣钵，澡洗其手足，将尼师檀（坐具）放着在于肩上，而往至于孔雀林，异学的园中。

那个时候，在孔雀林异学园中，有一位异学，名叫箭毛，为一位有名德的宗主，为众人所师，而有大的名誉，被众人所敬重，领有大徒众，被其五百名异学之所尊的。他这时在大众当中，喧斗娆乱，放高大的音声，正在说种种畜生之论（无脚于学道之论）。所谓论王、论贼、论斗、论食、论衣服、论妇人、论童女、论淫女、论世间、论空野、论海中、论国人民等事。他和大众共集，而坐说如是比类的畜生之论。异学箭毛遥见佛陀向这边来，就命令其徒众说：「你们要默然而住，那位沙门瞿昙将到这里来，他的徒众都为默然之众，都常乐于默然，称说默然。他如果看见此众也是默然的话，或者会到这里来相见的。」异学箭毛命令其徒众默然之后，自己也默然而住。

世尊乃往诣异学箭毛之处，异学箭毛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向佛，白佛而说：「善来！沙门瞿昙！沙门瞿昙久不到这里来，愿您坐此座。」世尊便坐在异学箭毛所敷之座。异学箭毛便与世尊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他而说：「优陀夷！刚才在论甚么事？由

于何事之故，你们都共集而坐在于这里呢？」异学箭毛回答而说：「瞿昙！且置此论，此论并不是甚么妙的。沙门瞿昙如果欲闻此论的话，嗣后再闻，乃为不难的事。」世尊乃如是再三的问他而说：「优陀夷！你们刚才是在共论甚么事？为甚么事之故，而共集坐在于此呢？」

异学箭毛也再三的回答说：「瞿昙！且置此论，此论并不是甚么妙之论。沙门瞿昙如欲闻此论的话，以后再闻，为不困难之事。沙门瞿昙如果再三的欲闻其论的话，现在当会说出。瞿昙！我乃有策虑，有思惟，为住于策虑之地，住于思惟之地，有智慧，有辩才。而对方如自说他实在有萨云然（一切智），为一切知，一切见，无余知，无余见的话，我则往诣其处去问种种事时，然而他却说不知。瞿昙！我曾作如是之念：此到底是甚么呢？」

世尊问他说：「优陀夷！你说你有策虑，有思惟，住于策虑地，住于思惟地，有智慧，有辩才。如有甚么人说他实在有萨云然（一切智），一切知，一切见，无余知，无余见的话，你即往诣去问其事时，而他却说不知吗？」

异学箭毛说：「瞿昙！所谓不兰迦叶是。为甚么呢？瞿昙！那位不兰迦叶，曾自说其实有萨云然（一切智），一切知，一切见，无余知，无余见的。而我有策虑，有思惟，住于策虑地，住于思惟

地，有智慧，有辩才。我乃往诣去问事，然而他却说不知。瞿昙！因此之故，我曾作如是之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像如是的，对于那些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婆若鞞罗迟子、尼捷亲子、波复迦旃、阿夷哆鸡舍剑婆利等人，也是同样的道理。瞿昙！阿夷哆鸡舍剑婆利，曾自说他实在有萨云然（一切智），一切知，一切见，无余知，无余见。而我有策虑，有思惟，住于策虑地，住于思惟地，有智慧，有辩才。我乃往诣去问事，然而他却说不知。瞿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这到底是甚么一回事呢？瞿昙！我又作如是之念：如果我当往诣沙门瞿昙之处，去问其有关于过去事的话，沙门瞿昙必定能回答我，有关于过去之事的。我当往诣沙门瞿昙之处，去问其有关于未来之事的的话，沙门瞿昙必定能回答我，有关未来之事的。又次，如我随所问沙门瞿昙甚么事的话，沙门瞿昙也必定会回答于我所随所问之事的。」

世尊告诉他说：「优陀夷！止！止！你乃长夜（常时）抱着异见、异忍、异乐、异欲、异意之故，不得尽知我所说之义。优陀夷！我有弟子，因为有因有缘，故能忆起无量的过去的本昔（宿世）所生之事。所谓过去的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世界成立的时期为『成劫』，有生物生存在其上的时期为『住劫』，世界再次破坏的时

期为之『败劫』，世界空无的时期就为之『空劫』）无量的成败劫是。在这些时期当中的众生名叫甚么？我曾经出生在于那个地方，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的饮食，如是的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讫。在此死后，又转生在于另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死后，又转生在于这里。我转生在这里时，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之饮食，如是之受苦乐，如是之长寿，如是之久住，如是之寿讫。他来问我有关于过去之事时，我就回答其过去的事，我也到他那边去问他的过去之事，他也回答我有关于过去的事；我随所问他的事，他也回答我随所问的事。

其次，优陀夷！我有弟子，具有了所谓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之眼，见此众生的死时生时，为好色或为恶色，妙或不妙，往来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都见其如真（都能如实而见到）。如果此众生成就身的恶行，成就口的恶行，成就意的恶行，诬谤圣人，为邪见，成就邪见之业的话，则他就会因缘于此事，在于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至于恶处，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假若这位众生，乃成就身的妙行，成就口的妙行，成就意的妙行，也不诬谤圣人，为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的话，他就会因缘于此事，在其身坏命终之

后，必定会升上于善处，会得往生于天中。他来问我有关于未来事之时，我就回答其未来的事。我也到他之处去问他有关于未来的事时，他也回答我未来之事。我随所问他之事时，他也回答我随所问的事。」

异学箭毛白佛说：「瞿昙！如果为如是之说的话（照这道理以推），则我乃愈转为不知，我乃愈转为不见，愈转于痴。而堕于痴的了。所谓沙门瞿昙的如是之说：『优陀夷！止！止！你乃长夜（常时）为异见、异忍、异乐、异欲、异意之故，不得尽知我所说之义。优陀夷！我有弟子，因为有因有缘，能回忆无量的过去的本来往昔（宿世）所生之事。所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的成劫等事。在其中的众生名叫甚么？我曾经转生为某某人，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的饮食，如是的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讫。在此死后，转生于彼，在彼死后，转生于此，我生在于此时，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字，如是之生，如是之饮食，如是的受苦乐，如是的长寿，如是的久住，如是的寿讫。他来问我有关于过去之事时，我就回答其过去之事。我也到其处，去问他有关于过去事时，他也回答我有关于过去之事。我随所问他之事，他也回答我随所问之事。』

又次，优陀夷！我有弟子，具有了所谓清净的天眼超过于人之眼，能见此众生的死时生时，好色或恶色，妙，或为不妙，往来于善处，以及不善之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之业，能见其如真（如实而知见）。如果这位众生成就身的恶行，成就口的恶行，成就意的恶行，而诬谤圣人，为邪见，而成就邪见之业的话，他就会因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转生至于恶处，而生在于地狱之中。如果这位众生，成就身的妙行，成就口的妙行，成就意的妙行，不诬谤圣人，为正见，而成就正见之业的话，他就会因缘于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升上善处，会得往生于天中。他来问我有关于未来之事时，我就回答他有关于未来之事。我也到他所住之处，去问他未来之事时，他也回答我未来之事。我随所问他有关于种种事时，他也回答我随所问的事。』

瞿昙！我在于这一生当中，作本来所作的，得本来所得（无论所作所得的那一种），尚且不能记忆，更何况能忆起由于有因有缘的无量本昔（宿世）所生之事呢？瞿昙！我尚且不能看见飘风鬼，何况清净的天眼超出过于人之眼，而能见此众生之死时、生时，善色、恶色，妙与不妙，趣至于善处，及不善处，随着此众生之所作业，能见其如真呢？瞿昙！我曾作如是之念：如果沙门瞿昙，问起我的从师学法之说的话，觉（或者）能回答他，使其可意的。」

世尊就问而说：「优陀夷！你从师学其法，到底是学甚么法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他说（我师说）色乃超过于一切色的，其色乃为最胜，其色乃为最上的（外道都说是最上之色，是最胜之色）。世尊问说：「优陀夷！到底是甚么色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如果色，更没有其它之色，能比其色更最上最妙的话，就为之最胜的了。则那种色就是最胜，那个色就是最上的。」

世尊告诉他说：「优陀夷！犹如有人，曾作如是之说：『如在此国里，有女人为最妙的，那人，我乃欲得到她。』对于他，如有人如是的问他而说：『你知道在此国里，有女人，为最妙的，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名，如是之生吗？又生长的为长、为短（高矮）？麓、细（麓大、细小的形体）？为白的，或黑的呢？或者为不白不黑呢？为刹帝利女（王族）呢？为梵志（婆罗门）、居士（昆舍）、工师（一般的劳工）之女呢？住在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呢？』那个人回答说：『我不知道。』又问那个人说：『你不知道，又不看见在国里有女人为最妙（有最美丽的女人），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名，如是之生，为长、短、麓、细、白、黑、不白不黑，为刹帝利女，为梵志、居士、工师等族之

女，住在东方，或南方、西方、北方的话，而却作如是之言：我欲得那位女人呢？』像如是的，优陀夷！你所作之说，就是：『那位师父说色超过于色，其色为最胜，

其色为最上。』然而我问你，有关于其色的问题时，你却不知道。」

异学箭毛白佛说：「瞿昙！犹如紫磨之金那样，为极妙的金精 经过金师善于磨练，莹治而令其清净 藉用白练，安着在于日中，其色乃为极妙，其光明会照耀 像如是的，瞿昙！我说其色，乃超过于其它之色，其色为最胜，其色为最上的。」

世尊告诉他说：「优陀夷！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了解的回答于我 优陀夷！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紫磨的金精，藉以白练，安着在于日中，其色为极妙，会有光明照耀，以及那些荧光虫，在于夜闇之中，光明照耀，其中的光明，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萤火的光明，比较紫磨的金精的光明来说，为最上、为最胜的。」

尊又问说：「优陀夷！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荧光虫在于夜间之中的光明照耀，以及那些燃油之灯，在于夜闇之中的光明照耀，在此二者的光明当中，到底那一种为最上，那一种为最胜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燃灯的光明，对于萤火虫的光明来说，乃为最上，乃为最胜的。」

世尊问他而说：「优陀夷！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燃油灯在于夜闇中的光明照耀，以及燃大木积之火，在于夜闇中之光明照耀，在此中的光明，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的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燃大木积之火之光明，对于燃油灯的光明来说，是为最上，是为最胜的了。」

世尊问他而说：「优陀夷！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燃大木积之火，在于夜闇之中，光明照耀，以及太白星（金星，晓时的明星），在于平旦时，为无暘（天不阴沈），会光明照耀，在于此二者之中的光明，到底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太白星之光明，对于燃大木积的火光来说，乃为最上，乃为最胜的。」

世尊问他说：「优陀夷！在你的意见为何呢？所谓太白星在于平旦为无暘（天不阴沈），而光明照耀，以及月殿的光明，在于夜半之时为无暘（天不阴沈），而光明照耀，在此二者之中的光明，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月殿的光明，对于太白星的光明来说，乃为最上，乃为最胜的了。」

世尊又问说：「优陀夷！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月殿的光明，在于夜半为无暘的光明照耀，以及日殿的光明在于秋天时，向中（中午），天净而无暘的光明照耀，在于此二者之中的光明，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的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日殿的光明，对于月殿的光明来说，是为最上，是为最胜的了。」

世尊告诉他说：「优陀夷！有好多的诸天 现在此日月虽然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然而其光明，仍然如故的不及于诸天的光明的。我在往昔之时，曾与诸天共集会，和他们共同论事，我所说的，可彼天意（都适可于天意，契于心），然而我并不作如是之说：『其色乃超过于色，其色为最胜，其色为最上。』优陀夷！而你所指的色（指紫金色）之光，比起萤火虫之光色来说，为最弊最丑，却说其色乃超过于色，说其色为最胜，其色为最上，问后，也说不知。」异学箭毛白佛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

世尊问他说：「优陀夷！你为甚么作如是之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我作如是之说：『其色超过于色，其色为最胜，其色为最上。』而沙门瞿昙您，现在乃善于检发我，善教而善诃，使我为虚妄而无所有（使我所立的为虚妄，而不是实在。）瞿昙！因此之故，我乃如是之说：『世尊！我悔过此说！善逝！我悔过此说！』」

异学箭毛又语说：「瞿昙！后世有一向之乐，有一种道迹，一向而作世证的。」

世尊问他说：「优陀夷！甚么为之后世之一向之乐？甚么为之一道迹，一向而作世证呢？」异学箭

毛说：「瞿昙！或者有一人，乃为离开杀生，断除杀生，同时也离断不与取、邪淫、妄言，乃至离开邪见，而得正见。瞿昙！这就是后世之一向之安乐，就是有一道迹，一向为作世证的。」

世尊告诉他说：「优陀夷！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知的解答于我。优陀夷！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有一人，离开杀生，断除杀生的话，他到底为一向乐呢？为混杂苦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是杂苦啊！」佛陀又说：「如有一人，离开不与取，离开邪淫、离开妄言，乃至离开邪见而得正见的话，他为一向乐呢？为杂苦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是杂苦啊！」

世尊问而说：「优陀夷！这不是像如是的杂于苦，而乐于道迹，而作世证吗？」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像如是的，为杂于苦，乐于道迹，而作世证的。」

异学箭毛白佛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世尊问他说：「优陀夷！你为甚么缘故，作如是之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呢？」异学箭毛回答说：「瞿昙！我刚才说后世有一向乐，有一道迹，一向为作世证。沙门瞿昙现在善于检发我，善教而善诃，使我为虚妄而无所所有。瞿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说：『世尊！悔过此说！善逝！悔过此说！』」

世尊告诉他说：「优陀夷！世间有一向安乐，有一种道迹，可一向而作为世证的。」异学箭毛问而说：「瞿昙！甚么叫做世间之一向安乐？甚么为之一道迹，而一向可以作世证呢？」

世尊回答说：「优陀夷！如果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至断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游止于其中。而不共同于那些天之戒等、心等、见等的。其次，其觉与观都已息止，而内静一心，而无觉（无粗寻）、无观（无细伺），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不共同于那些天之戒等、心等、见等的。其次，他离开于喜欲，而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圣者所说，圣者所舍、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不共同于那些天之戒等、心等、见等的。优陀夷！这叫做世间一向为安乐。」

异学箭毛又问说：「瞿昙！世中之一向之安乐，唯此为极的吗？」世尊回答说：「世中一向安乐，不但此为之极。优陀夷！更有一种道迹，一向而作世证的。」异学箭毛问而说：「瞿昙！甚么叫做更有一种道迹，而一向为作世证的呢？」

世尊回答他说：「优陀夷！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而得共同于那些天的戒等、心等、见等。其次，其觉与观都已息，内静而一心，而无觉、无观，由于定而生的喜与乐，而得第二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而得共同于那些天之戒等、心等、见等。其次，他乃离开喜欲，舍而无求，而游止于其中，正念而正智，而身觉乐，所谓具有了圣者所说的圣者所舍、念、乐住、空，而得第三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而得共同于那些天的戒等、心等、见等是。优陀夷！这叫做有一种道迹，一向而作世证的。」

异学箭毛问而说：「瞿昙！沙门瞿昙的弟子，为了此世间的一向之乐之故，为了此一道迹，一向而作世证之故，从沙门瞿昙您，而学习梵行的吗？」世尊回答说：「优陀夷！我的弟子并不为了世间一向之乐之故，也不是为了一道迹，一向作世证之故，才从我学习梵行的。优陀夷！更有为了最上、最妙、最胜之作证之故，我的弟子才会从我学习梵行的。」

于是，其大众，都放高大的音声而说：「他们是为了其最上、最妙、最胜之作证之故，沙门瞿昙的

弟子，才会从沙门瞿昙而学习梵行的。」于是，异学箭毛，乃敕令自己的大众，叫他们默然，然后，向佛而说：「瞿昙！甚么为之最上、最妙、最胜？而为了此作证之故（为了证悟这种真理之故），沙门瞿昙的弟子，才会从沙门瞿昙您学习梵行的呢？」

世尊回答说：「优陀夷！一位比丘，乃为乐灭、苦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不苦不乐，而舍、念、清净，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优陀夷！这叫做最上、最妙、最胜，而为此作证之故，我的弟子才会从我来学习梵行的。」

于是，异学箭毛，就从其座位站起，欲稽首佛足。于是，异学箭毛的诸弟子们，异学的梵行者们，乃白异学箭毛而说：「师尊！您现在应该作师之时，而却欲作为沙门瞿昙的弟子吗？师尊！不应作师之时，而作为沙门瞿昙的弟子呢？」这叫做异学箭毛的诸弟子之学习梵行者，为了异学箭毛而作为障碍，所谓从世尊学习梵行之事。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异学箭毛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〇九、鞞摩那修经第八（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诃责异学鞞摩那修，说他并不自知最胜之色，而自乐于五欲功德，而不发最上最胜之愿求。异学就憎佛，而谤佛，说佛不知世间之前际后际，而记说得究竟智。佛说已知，置世前际，置世后际，设不忆一生。如有弟子质直老实，而从佛教化如是之行的话，必定可得知知道正法。说此法之时，异学遂生法眼，而从佛出家学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异学鞞摩那修，在于中午之后，徜徉（徘徊）而往诣于佛所，互相问讯后，问佛而说：「瞿昙！最上之色，最上之色！瞿昙！最上之色！」

世尊问他说：「迦旃（鞞摩那修之姓）！你是指甚么色呢？」异学鞞摩那修回答说：「瞿昙！如果有一种色，更没有色比它为最上、最妙、最胜的话，瞿昙！那种色，就是最胜，那种色就是最上。」

世尊告诉他说：「迦旃！如有人，作如是之说：『如在此国里，有一位女人，为最妙的，我欲得到她。』对于此人，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言而问说：

『你知道在国中里，有一位女人为最妙，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名，如是之生（出身）吗？到底为长短（高的，或矮的），为麓，为细（粗骨，或纤细）呢？为白、黑呢？为不白不黑呢？为刹帝利女呢？为梵志、居士、工师之女呢？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呢？』那个人回答说：『我不知道啊！』又问他说：『你不知、不见国中里有女人为最妙，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名，如是之生，为长短麓细，白、黑，不白不黑，为刹帝利女，为梵志户居士、工师女？为东方、南方、北方的女人，而作如是之说：我欲得那位女人呢？』像如是的，迦旃！你作如是之说：『那个妙色为最妙之色，那个色为最胜，那个色为最上。』然而问你有关于其色之时，你却说为不知。」

异学鞞摩那修白佛说：「瞿昙！犹如紫磨的极妙的金精，为金师善磨，而莹治，使其清净，藉用白练，安着在于日中，其色极妙，而光明照耀。像如是的，瞿昙！我说那个妙色为最妙之色，那个色为最胜，那个色为最上。」

世尊告诉他说：「迦旃！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知的解答出来。迦旃！你的意

见如何呢？所谓紫磨金精，藉用白练，安着在于日中，其色为极妙，为光明照耀。这和萤火虫在于夜闇中的光明照耀，在此二者当中的光明，是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的呢？」

异学鞞摩那修回答而说：「瞿昙！萤火的光明，对于紫磨金精的光明来说，为最上、为最胜的。」世尊问他说：「迦旃！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萤火虫在于夜闇中的光明照耀，和燃油灯在夜问中的光明照耀，此二者当中的光明，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呢？」异学鞞摩那修回答说：「瞿昙！燃灯的光明，比较萤火虫的光明，为最上，为最胜的。」

世尊问他说：「迦旃！你的意见为如何呢？所谓燃油灯在于夜闇中时的光明照耀，和燃大木积之火之在于夜间中之光明照耀，在此二者当中的光明，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呢？」异学鞞摩那修回答说：「瞿昙！燃大木积之火的光明，比较燃油灯之光明，乃为最上，乃为最胜的。」

世尊问他说：「迦旃！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燃大木积之火之在于夜闇中之光明照耀，和太白星（晓星）之在于平旦无暘，而光明照耀，在此二者当中的光明，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呢？」异学鞞摩那修回答说：「瞿昙！太白星之光，和燃大木积之火的光明来说，乃为最上，乃为最胜的。」

世尊又问说：「迦旃！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太白星在平旦无暘，而光明照耀，和月殿之光在于夜半无暘而光明照耀，在此二者当中的光明，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呢？」异学鞞摩那修回答说：「瞿昙！月殿的光明，对于太白星之光明来说，乃为最上，乃为最胜的。」

世尊又问说：「迦旃！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月殿之光，在夜半为无暘而光明照耀，和日殿的光明在于秋时的向中（中午）之时，天净而无暘，而光明照耀，在此二者当中的光明，到底是那一种为最上，为最胜呢？」异学鞞摩那修回答说：「瞿昙！日殿的光明，对于月殿的光明来说，为最上，为最胜的。」

世尊告诉他说：「迦旃！有好多的诸天，现在的这日月虽然有如意足，有大的威德，有大的福佑，有大的威神，然而其光明仍然如故，乃不及于诸天的光明的。我在于往昔之时，曾经和诸天共集，和他共同论事，我之所说的，都可彼天意（契于天心），然而我并不作如是之说：『彼为妙色，为最妙之色，他们的色为最胜，他们之色为最上。』迦旃！然而你却对于萤火虫的光色，还为最弊最丑（连萤火虫也不如，比萤火虫之光明，还差的很远）的精金，说它为妙色，为最妙色，说其色为最胜，其色为最上，问后，你却说不知。」于是，异学鞞摩那修，被世尊所当面诃责后，就内怀忧戚，低头默然，失辩而无言，如有所伺的样子。

于是，世尊当面诃责后，又使其欢悦，而告诉他说：「迦旃！有五欲的功德，为可喜，于意念乐，与欲相应，而快乐。所谓眼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是。迦旃！色或者为有爱的，或者令人不爱的。如有一人，他对于此色为可意，为称意、乐意、足意、满愿意。而他对于其余之色，虽为最上、最胜的，也不欲、不思、不愿、不求，他唯有对于此色，认为最胜、最上的。迦旃！像如是的，对于声、香、味、触也是一样的道理。迦旃！触，或者有爱者，或者令人不爱者。如有一人，他对于此触，为可意、称意、乐意、足意、满愿意。而对于其余之触，虽为最上、最胜的，也不欲、不思、不愿、不求，他对于此触，认为是最胜、最上的。」

于是，异学鞞摩那修，乃叉手向佛，白佛而说：「瞿昙！甚奇！甚特！沙门瞿昙为我而用无量的方便，讲说欲乐、欲乐第一。瞿昙！犹如由于草火而燃大木，由于木火而燃草火那样。像如是的，沙门瞿昙为了我而以无量的方便，阐说欲乐、欲乐第一之法。」

世尊告诉他说：「止！止！迦旃！你长夜（常时）抱着异见、异忍、异乐、异欲、异意之故，不得尽知我所说的义。迦旃！所谓我的弟子，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后夜（零晨一点至五点），都常不眠卧，正定而正意，而修习道品，而至于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实而知道已解脱生死）。他们才能尽知我所说的。」

于是，异学鞞摩那修，向于佛而瞋恚，而生憎嫉不可之意，而欲诬谤世尊，欲堕世尊。像如是的诬谤世尊，像如是的欲堕世尊而对佛说：「瞿昙！有沙门、梵志，并不知道世间的前际之事，也不知道世间的后际之事，不知无穷的生死，而却记说已证得究竟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昙！我曾作如是之念：为甚么此沙门、梵志，并不知道世间的前际之事，也不知道世间的后际之事，不知无穷的生死，而却记说已得究竟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呢？」

于是，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这位异学鞞摩那修，向于我而起瞋恚，而生憎嫉而不可意，欲诬谤于我，欲堕于我，像如是的诬谤我，像如是的堕于我，而对我说：「瞿昙！有一沙门梵志，并不知道世间的前际，也不知道世间的后际，不知无穷的生死，而却记说为已得究竟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呢？」

世尊知道其心意后，就告诉他说：「迦旃！如有沙门、梵志，并不知道世间的前际，也不知道世间的后际，不知无穷的生死，而却记说为已得究竟智，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的话，他就应该要作如是之说：『且置世间的前际，且置世间的后际。』迦旃！我乃作如是之说：『且置世间的前际，且置世间的后际。』假如使其不能记忆一生，我的弟子比丘到此来时，不谈谄、没有欺诳，而质直的话，我就教化他。如果随我的教化，如是而行的话，必定能得知道正法。迦旃！犹如婴孩童子那样，为少年而柔软，而仰，而向卧。父母就缚他的手足。他在于后来辗转而长大，诸根也已成就，父母就解开他的手足。他唯记忆解缚之时，而不记忆被缚之时。像如是的，迦旃！我乃作如是之说：『且置世间之前际，且置世间的后际。』假如使其不忆起一生，我的弟子比丘之来，并不谄谀、不欺诳，而质直的话，我就会教化他。如果随我的教化，而如是而行的话，必定能得知道正法的。」

迦旃！譬喻如果由于油，由于炷（灯心），而灯燃那样，然而如果无人添益油，也不易炷的话，则前油已尽，后面并不更益添，就无所受后，自然会速灭的。像如是的，迦旃！我乃作如是之说：『且置前际，且置后际。』假如使其不忆起一生，我的弟子比丘之来，并不谄谀、不欺诳，而质直的话，我就教化他。如果随我的教化，而如是而行的话，

必定能得知道正法的。迦旃！犹如十木聚，或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等之木聚，以火去烧它，而会洞然俱炽，遂见其火焰。然而后来并没有人更益草、木、糠、粪扫的话，则前薪已尽，后面没有更益，就无所受后，自会速灭的。像如是的，迦旃！我乃作如是之说：『且置前际，且置后际。』假如使其不能忆起一生，我的弟子比丘之来，而不谄谀、不欺诳；而质直的话，我就会教化他。如果随我的教化，而像如是而行的话，必定会得知道正法的。」

说此法之时，异学鞞摩那修，乃远尘离垢，而生诸法的法眼。于是，异学鞞摩那修乃见法而得法，而觉白净之法，更没有余尊，不再由于他，已断疑度惑，而没有犹豫，已住于果证，对于世尊之法，得到无所畏，就稽首佛足，白佛而说：「世尊！我愿得从佛陀您出家学道，而受具足戒，而得为比丘，行持梵行。」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比丘！而行梵行吧！」这位异学，就从佛而得以出家学道，即受具足戒，得成为比丘，而行梵行。尊者鞞摩那修出家而学道，而受具足戒



后，知法而见法，乃至得证阿罗诃。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鞞摩那修，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七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八

### 二一〇、法乐比丘尼经第九（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毘舍佉优婆夷，往诣请教法乐比丘尼，比丘尼乃一一答复其问。其后比丘尼曾将此事禀告佛陀，佛陀即为之印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毘舍佉优婆夷，曾往诣于法乐比丘尼（法授比丘尼，其夫也为毘舍佉，皈佛为优婆塞后，她也请求出家，毘舍佉就用黄金之轿送她去出家）之后，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她白法乐比丘尼说：「贤圣！我欲有所请问，是否听许我之问吗？」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毘舍佉！欲问就便问，我听后会思其义。」

毘舍佉优婆夷便问说：「贤圣！自身（有身），说为自身，甚么叫做自身呢？」法乐比丘尼回答

说：「世尊曾说五盛阴（色、受、想、行、识，也就是组成有情之身心的五法）。说自身为色盛阴、觉（受）、想、行、识盛阴，就叫做世尊之说五盛阴。」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而说：「贤圣！甚么叫做自身见（有身见）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不多闻的愚痴的凡夫，并不认见善知识，而不知圣法，不御圣法（不契于圣法）。这种人看见色，认为是神（神我），认见神我有色，认见神我之中有色，认见色中有神我。认见觉（受）、想、行、识，认为是神我，认见神我有识（包括看见神我有受、想、行），认见神我中有（受、想、行）识，看见（受、想、行）识中有神我，这就叫做自身见。」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而说：「贤圣！甚么叫做无身见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多闻的圣弟子，都参见善知识，都知道圣法，都能善于调御圣法（契于圣法）。他不会看见色而认为是神（我），不会认见神我中有色，不认见色中有神我。不认见觉（受）、想、行、识是神，不认见神我有识（包括不认见神我有受、想、行），不认见神我中有识，不认见识中有神我，这叫做无身见。」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甚么叫做灭自身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对于色盛阴，把它断灭而没有残余，而舍，而吐，而尽，而不染，而灭，而息，而没。对于觉（受）、想、行、识等盛阴，都断除而无余，都舍、吐、尽、不染、灭、息、没，这叫做自身灭。」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阴叫做阴盛，阴叫做盛阴，阴即是盛阴，盛阴即是阴呢？或者为阴异、盛阴异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或者阴即是盛阴，或者阴并不是盛阴的。甚么叫做阴即是盛阴呢？如果色有漏、有受，觉、想、行、识有漏有受的话，就叫做阴即是盛阴。甚么叫做阴并不是盛阴呢？假如色已无漏而无受，觉、想、行、识已无漏而无受的话，这就叫做阴非盛阴。」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甚么叫做八支圣道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八支圣道就是所谓正见，乃至正定，就是为之八，就是叫做八支圣道。」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八支圣道为有为吗？」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如是！止支圣道为有为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有几聚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有三聚，所谓戒聚、定聚、慧聚是。」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到底是八支圣道摄三聚呢？或者三聚摄八支圣道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并不是八支圣道摄三聚，也不是三聚摄八支圣道。如正语、正业、正命，此三道支，乃为圣戒聚所摄。正念、正定，此二道支，乃为圣定聚所摄。正见、正志、正方便，此三道支，乃为圣慧聚所摄。这叫做并不是八支圣道摄三聚，也不是三聚摄八支圣道。」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灭，为有对吗？」法乐比丘尼回答说：「灭，乃为无对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初禅有几支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初禅有五支，所谓觉、观、喜、乐、一心，就叫做初禅有五支。」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甚么为之断？甚么叫做定相？甚么叫做定力？甚么叫做定功？甚么叫做修定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如果善于将心得为一的话，就叫做定（专心一意）。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叫做定相。四正断（1.断断：将所起之恶，断而又断。2.律仪断：坚持戒律，慎守威仪，而断一切恶。3.随护断：随顺守护无漏真实，不使其退没。4.修断：已起的善法，增益修习，令其生长，诸不善法，自然断除），这就是所谓的定力。四如意足（1.欲如意足：有希向慕乐，庄严彼法，所愿才能成就。2.念如意足：专心彼境，一心正住，所愿皆得。3.精进如意足：无杂无间，惟专观理，使无间杂而精进。4.思惟如意足：思惟其理，心不驰散，凡所修习，皆成达愿），就叫做定功。如果修习这些善法，数数（常常）专修而精勤的话，就叫做修定的了。」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有几种法，吾人的生身死后，其身被弃置于冢间，有如树木之无情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有三种法，吾人的生身死后，其身会被弃于冢间，有如树木之无情的。那三法呢？第

一就是寿，第二就是暖，第三就是识，这叫做三法，生身死后，其身会被弃于冢间，有如树木之无情之物那样。」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如果人死，以及所谓入灭尽定，此二者，到底有甚么差别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所谓死，乃谓此生的寿命已完全消灭，温暖已离身而去，诸根也已败坏（不能作用）。假如为比丘之入于灭尽定的话，其寿命乃不究灭，温暖也不离身而去，诸根也不败坏。如果死，以及入灭尽定，这就是其差别的地方。」（灭尽定为灭受想之定，已灭心、心所，而不起作用之定，一见为死去的模样）。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如果入于灭尽定，以及入于无想定，此二者，到底有甚么差别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如果比丘入于灭尽定的话，则其想，以及其知，都会灭，而入于无想定的话，则其想，其知，不会灭。如入于灭尽定，以及入于无想定，此二者，就是有此差别。」（无想定为欲生于第四禅之无想定而修的外道之定）。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如果从灭尽定起，以及从无想定起的，则此二者，到底有甚么差别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比丘如果从灭尽定起时，并不会作如是之念：我将入于灭尽定而起。如果比丘从无想定起时，就会作如是之念：我为有想，我为无想。如果从灭尽定起者，以及从无想定起者，这就是其差别之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比丘如果入于灭尽定之时，会作如是之念：我将入于灭尽定吗？」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比丘将进入于灭尽定之时，并不会作如是之念：我入于灭尽定。然而这就是其本来作如是的修习其心的（本来修习灭尽受与想，而成就灭受想之定），由于此的缘故，而为如是的趣向。」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比丘如果从灭尽定起时，会作如是之念：我从灭尽定而起吗？」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比丘如果从灭尽定起时，并不会作如是之念：我从灭尽定起。然而由于有了此身，以及六处，而缘于命根，因此之故，从其定而起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比丘如果从灭尽定起后，其心有甚么所乐？有甚么所趣？有甚么所顺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比丘如果从灭尽定而起后，其心会乐于离，会趣于离，会顺于离。」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有几种觉（受）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有三种觉（受），所谓乐觉（乐受）、苦觉（苦受）、不苦不乐觉（舍受）。这些为缘于甚么而有的呢？乃缘于更乐（触）而有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甚么叫做乐觉？甚么叫做苦觉？甚么叫做不苦不乐觉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如果为乐的更乐所触而生的话，则身心就会有乐的善觉（有快乐而好的觉受），这种觉，叫做乐觉（乐受）。如果为苦的更乐，所触而生的话，则其身心会为苦，而为不善之觉，这种觉，叫做苦觉（苦受）。如果为不苦不乐的更乐所触而生的话，则其身会不苦不乐，为非善，非不善之觉，这种觉，叫做不苦不乐之觉（不苦不乐受—舍受）。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乐觉者，为甚么有乐，为甚么有苦，为甚么为无常，为甚么有灾患，为甚么为使呢？苦觉者，为甚么有乐，为甚么为苦，为甚么为无常，为甚么为灾患，为甚么为使呢？不苦不乐者，为甚么有乐？为甚么为苦？为甚么为无常？为甚么为灾患？为甚么为使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所谓乐觉者，即生起时为乐，缠住时也为乐，然而其变易时，就一变而为苦，其无常在，就是其灾患，其欲，就是使（欲望每使人盲目的追求而浮沉于生死中。）所谓苦觉者，一生起就是苦，缠住时也是苦，其有变易就为乐，其无常者，即是灾患，有患，就为之使。不苦不乐之觉的话，即不知为苦，不知为乐，其无常者，即是其变易，无明就是其使。」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一切之乐觉，都是欲使吗？一切之苦觉，都为患使吗？一切不苦不乐之觉，都为无明使吗？」法乐比丘尼回答说：「并不是一切乐觉均为是欲使的，也不是一切苦觉均为是患使的，同时不是一切不苦不乐之觉悉为是无明啊！为甚么乐觉不是欲使呢？如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由于离而生的喜与乐，而得初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乐觉不是欲使。为甚么呢？

因为这是断欲之故，甚么叫做苦觉不是患使呢？如求上解脱之乐，求愿悒悒（忧闷不乐），而生忧苦，就叫做苦觉不是患使的。为甚么呢？因为此为断患之故。为甚么不苦不乐觉不是无明使呢？如乐灭、苦灭，喜与忧本来就已灭，而为不苦不乐，而有舍、有念，而清净，而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不苦不乐觉不是无明使。为甚么呢？因为这乃断无明之故。」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乐觉者，有甚么为对吗？」法乐比丘尼回答说：「乐觉者，乃以苦觉为对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苦觉者，有甚么为对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苦觉者乃以乐觉为对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乐觉苦觉者，有甚么为对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乐觉苦觉者，乃以不苦不乐为对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不苦不乐觉者，有甚么为对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不苦不乐觉者，乃以无明为对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无明者，有甚么为对吗？」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无明者，乃以明为对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明者，有甚么为对呢？」法乐比丘尼回答说：「明者，乃以涅槃为对的。」毘舍佉优婆夷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圣！」毘舍佉优婆夷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圣！涅槃者，有甚么为对呢？」法乐比丘尼告诉她说：「妳欲问无穷之事。然而妳问事，乃不能得穷我边的。所谓涅槃者，乃为无对啊！涅槃者，乃以无羂、过羂，而羂已灭讫，由于此义之故，乃从世尊而行梵行的。」

于是，毘舍佉优婆夷听法乐比丘尼所说，乃善受善持，善于诵习后，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而礼拜法乐比丘尼之足后，绕三匝后离去。

于是，法乐比丘尼见毘舍佉优婆夷去后不久，就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就将和毘舍佉优婆夷所共论之事，将尽向佛说，而又手向佛，白佛而说：「世尊！我乃作如是之说、

如是之回答，是否诬谤世尊吗？是否为说真实、说如法、说法次法吗？对于如法之中，是否有相违、有诤、有咎吗？」

世尊回答说：「比丘尼！妳所作的如是之说、如是之回答，并不诬谤于我。你所说的为真实，为说如法、说法次法，对于如法之中，并不相违，为无诤无咎的。比丘尼！如果毘舍佉优婆夷用此句，用此文来问我的话，则我对于毘舍佉优婆夷，也同样的会用此义，用此句，用此文去回答她的。比丘尼！此义乃如妳所说的，妳应当要如是而受持。为甚么呢？因为此说，即是义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法乐比丘尼，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一、大拘絺罗经第十（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舍梨子往问大拘絺罗，尊者大拘絺罗都一一为其答复。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那时，尊者舍梨子（智慧第一，十大弟子之一），则在于晡时，从燕坐而起，往诣于尊者大拘絺罗之处（得四辩才，触难答对第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尊者舍梨子对他说：「贤者拘絺罗！我欲有所问，不知是否听许我之问吗？」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尊者舍梨子！你欲问便问，我听后会思其义而回答的。」

尊者舍梨子问说：「贤者拘絺罗！如果为不善的话，说为是不善，为不善根的话，就说为是不善根。那么，甚么叫做不善？甚么叫做不善根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身行恶行，口与意，都行恶行的话，就叫做不善。贪、恚、痴，就是不善根。这叫做不善，这叫做不善根。」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如果为善的话，就说为是善，为善根的话，就说为是善根。那么，到底甚么为之善？甚么为之善根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身行妙行，口与意都行妙行，就是善。不贪、不恚、不痴，就是善根。这叫做善，这叫做善根。」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智慧的话，就为是智慧，那么，甚么是智慧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知如是之故，说为是智慧。知甚么事呢？所谓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如真，知此苦灭如真，知此苦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四谛的真理）。知如是之故，就说为是智慧。」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如果为识的话，就说为是识。到底甚么为之识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因为认识此识之故，说为是识。到底识甚么呢？所谓认识色，认识声、香、味、触、法，认识这些识之故，就说他为是识。」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智慧，以及识，此二法到底是为合呢？或者为别呢？此二法可得为个别施設吗？」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此二法乃合而不别，此二法，乃不可以分别施設。为甚么呢？因为智慧所知的，就是识所识的，因此之故，此二法乃合而不别，此二法乃不可以别施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

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所谓知，你乃以甚么去知的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所谓知，我

乃用智慧而知的。」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智慧有甚么义？有甚么优胜？有甚么功德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智慧乃有厌之义，有无欲之义，有见如真之义。」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甚么叫做正见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知苦如真，知习（集）、灭、道如真（如实而知道四谛的真理），就叫做正见。」尊者舍利子闻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由于几种因，几种缘，而能生正见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有二种因，二种缘，而能生正见的。那二种呢？第一就是跟从他人而听，第二就是由于内心自思惟，这就是由于二因二缘而生正见的。」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有几种支，摄于正见，而得心解脱之果、慧解脱之果？而得心解脱的功德、慧解脱的功德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有五支摄于正见，而得心解脱之果、慧解脱之

果，得心解脱的功德，慧解脱的功德。那五法呢？第一就是真谛所摄，第二就是戒所摄，第三就是博闻所摄，第四就是止所摄，第五就是观所摄。这就是有五支摄于正见，而得心的解脱果、慧的解脱果，得心解脱的功德、慧解脱的功德。」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为甚么会生当来之有呢？」（未来的生死的种子）。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愚痴的凡夫，乃为无知，又不多闻，都被无明所覆，被爱结所系，都不参见善知识，不知圣法，不御圣法（不契于圣法），这就叫做生当来之有。」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怎样为之不生当来之有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如果无明已尽，明已生的话，必定会灭尽苦恼的，这就叫做不生于当来之有的。」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有几种觉（受）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有三种觉（受），所谓乐觉、苦觉、不苦不乐觉（乐受、苦受、舍受）。这些是缘于甚么而有的呢？乃缘于更乐

（触）而有的。」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觉（受）、想、思，此三法是为合？或者为别呢？此三法可以别于施設吗？」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觉、想、思，此三法乃为合而不别，此三法不可以别施設。为甚么呢？因为觉所觉的，就是想所想，就是思所思，因此之故，此三法乃为合而不别，此三法乃不可别施設的。」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所谓灭，有甚么对吗？」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所谓灭，乃没有对的。」尊者舍利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利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有五根的异行、异境界，各各都受其自境界。所谓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是（五根各有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的行处）。此五根的

异行、异境界，各各都受其自境界，这到底是谁为其尽受境界？谁为其所依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五根的异行、异境界，各各都自受其境界。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此五根的异行、异境界，各各都自受其境界，都以意为它们尽受其境界，都以意为其所依的。」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意者，依何而住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意者，乃依寿，乃依寿而住的。」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寿者，乃依甚么而住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寿者，乃依暖，乃依暖而住的。」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寿，以及暖，此二法到底为合呢？或者为别呢？此二法可得别施設吗？」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寿，以及暖，此二一法，乃合而不别，此二法乃不可以别施設。为甚么呢？因为由于有寿之故，才会有了暖，又由于有暖之故，才会有了寿。如果没有寿的话，就没有了暖，没有暖的话，就没有了寿。犹如由于油，由于炷（灯心）之故，才能得以燃灯。在于其中，乃因其焰之故，而有了光，因有光之故，才会有了焰。如果没有焰的话，就没有光，没有光的话，就没有焰。像如是的，由于寿之故，而有了暖，由于暖之故，才会有了寿。假如没有寿的话，就不会有暖，没有暖的话，就没有了寿。因此之故，此二法，乃合而不别，此二法乃不可以别施設。」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到底有若干之法，吾人的生身（色身）死后，此肉身会被弃置于冢间，如树木之无情那样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有三法，吾人的生身死后，此身会被弃置于冢间，有如树木的无情那样。甚么为其三法呢？第一就是寿，第二就是暖，第三就是识。有此三法，吾人的生身死后，此身会被弃置于冢间，有如树木的无情那样。」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如果死，以及入于灭尽定，此二者，到底有甚么差别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所谓死，乃为寿命已灭而终，温暖已逝去，诸根已败坏。而比丘之入于灭尽定的话，其寿命并不灭完，温暖也不逝去，诸根也不败坏。所谓死，以及入于灭尽定，就是有此差别的。」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如果入于灭尽定，以及入于无想定，此二者，到底有甚么差别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比丘之入于灭尽定的话，则其想，以及其知，都已灭。比丘之入于无想定的话，则其想与知都不灭。如入于灭尽定，以及入于无想定的话，这就是其差别。」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如果从灭尽定起，以及从无想定起时，到好有甚么差别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比丘如从灭尽定起时，并不会作如是之念：我乃从灭尽定起。比丘如果从无想定起时，会作如是之念：我为有想？我为无想？从灭尽定起，以及从无想定起之时，这就是其差别处。」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比丘入于灭尽定时，会先灭甚么法？到底是身行呢？为口行、意行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比丘如入于灭尽定之时，首先会灭除身行，其次会灭口行，最后会灭意行。」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比丘从灭尽定起时，到底会先生那一法？为身行呢？或者为口行？意行

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比丘从灭尽定起时，首先会生意行，其次会生口行，最后才生身行。」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插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比丘从灭尽定起时，会触几种触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比丘如从灭尽定起时，会触三种触。那三种呢？第一为不移动触，第二为无所有触，第三为无相触。比丘从灭尽定起时，所触的就是此三触。」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所谓空、无愿、无相，此三法到底是异义、异文吗？或者同为一义，而有异文而已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空、无愿、无相，此三决，乃为异义（不同之义）、异文啊！」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有几种因，几种缘，而生不移动定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有四种因，四种缘，而生不移动之定的。那四种呢？如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就是所谓四因四缘，而生不移动定。」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有几种因，几种缘，而生无所有定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有三种因三种缘，而生无所有定的。那三种呢？如比丘已度一切色想（空无边处，四空天之一），乃至得无所有处（四空天之第三），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就是所谓三种因三种缘，而生无所有定。」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有几种因，几种缘，而生无想定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有二种因二种缘，而生无想定的。那二种呢？第一就是不念一切想，第二就是念无想界，这就是所谓二因二缘，而生无想定。」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有几种因，几种缘，而住于无想定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说：「有二种因二种缘，而住于无想定。那二种呢？第一就是不念一切想，第二就是念无想界，这就是所谓二因二缘住于无想定。」尊者舍梨子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贤者大拘絺罗！」尊者舍梨子称叹后，欢喜奉行！

又问说：「贤者大拘絺罗！有几种因，几种缘，从无想定而起呢？」尊者大拘絺罗回答而说：「有三种因，三种缘，而从无想定而起。那三种呢？第一就是念一切想，第二就是不念无想界，第三就是因于此身，因于六处，而缘于命根。这叫做由于三因三缘，而从无想定起的。」

像如是的，他们二位尊者，乃更相称叹：善哉！善哉！更互所说，都欢喜奉行，然后乃从座起而去。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八完



#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九

例品第十八：（有十一经）（第五后诵）

一切智法严 鞞诃第一得 爱生及八城 阿那律陀二

诸见箭兴喻 比例最在后

（一切智经 法庄严经 鞞诃提经 第一得经 爱生经，以及八城经，阿那律陀经有二经，〔诸〕见经、箭〔兴〕喻经，〔比〕例经乃在于最后的）

二一二、一切智经第一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以及鞞留罗大将，听佛来游化的消息后，就往诣佛所，问佛有关于下列的问题：1.一切智，2.四种姓的胜如，3.四种姓后世的差别，4.断行之胜如，5.四种姓的求得真理之胜如，6.天之存否？7.三十三天之有无？8.梵之有无？佛陀和阿难，均以方便回答他。就中，尚有波斯匿王太子鞞留罗大将与阿难尊者的问答 阿难并受大王的称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郁头随若（拘萨罗之城市），住在于普棘刺林（金盘鹿野林）。

那时，拘萨罗王波斯匿（和悦，胜军。为人和悦，笃信佛教，佛陀的大护法），听闻沙门瞿昙，游行在于郁头随若，住在于普棘刺林。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告诉其臣中的一人说：「你往诣沙门瞿昙之处，为我而向他问讯，问候其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你就作如是之语：『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您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又应作如是之语而说：『拘萨罗王波斯匿，欲来这里和您相见！』」

那个人受教后，就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瞿昙！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您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拘萨罗王波斯匿，欲到这里来相见。」

世尊回答说：「现在拘萨罗王波斯匿，安隐快乐！现在，天及人，和阿修罗（非天）、捷塔和（干闥婆，嗅香，乐神）、罗刹（暴恶鬼神），以及其余若干身（众生），都安隐快乐！拘萨罗王波斯匿，如果要到这里来的话，自可以随意而来（非常的欢迎其光临）。」那时，那位国王的使者，听佛所说，乃善受持诵，就从其座位站起，绕佛三匝后，离去。

那个时候，尊者阿难住在于世尊的后面，正在执拂而奉侍于佛。那位使者离开后，于是，世尊乃侧顾阿难，而告诉他说：「阿难！你来，同到向东的大屋，将其

窗开启，将其门户关闭，我们就住在于那个密处。因为今天拘萨罗王波斯匿，乃一心不乱（诚心诚意），欲来听受正法！」尊者阿难白佛说：「唯然！」

于是，世尊乃率尊者阿难，到那东向的大屋，开其窗，闭其户，在那密处布置座位，敷尼师檀（坐具）在座位之上，结跏趺而坐在那里。

那时，使者还回去诣拘萨罗王波斯匿之处，报告大王说：「天王！我已经通知沙门瞿昙了，沙门瞿昙现在正在等待天王您，唯愿天王自当知时！」拘萨罗王就命令御者说：「你快去严驾，我现在欲往见沙门瞿昙。」御者受教后，就去庄严驾车。

那时，名叫贤，以及名叫月的姊妹（均为王的妹妹，都为优婆夷），和拘萨罗王波斯匿，同在一处坐食之时，听闻今天拘萨罗王波斯匿，将往见佛之事后，白王而说：「大王！如果您今天去见世尊的话，愿为我们稽首世尊，问讯佛陀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而作如是之语说：『弟子贤，以及月，我们二姊妹，要稽首世尊，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拘萨罗王波斯匿，为了贤，以及月二姊妹所托之事，乃默然而纳受。

那时，御者已将车马庄严完毕，就报告大王说：「天王！严驾已办完，可随天王之意了。」这时，大王听后，就便乘其车，从郁头随若城出来，而往至于普棘刺林。那时，普棘刺林的门外，有众多的比丘，正在露地经行，拘萨罗王波斯匿，乃往诣诸比丘之处，而问他们说：「诸位贤者！沙门瞿昙现在甚么地方呢？我欲往见他。」诸比丘们回答说：「大王！那边东向的大屋，开窗闭户的，世尊正在其里面，大王欲见的话，可到那栋大屋，就在于门外停住下来，然后，声歎，而敲其门户。世尊听后，必定会为你启开门户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就便下其车，被其眷属围绕，而步行，而至于那栋东向的大屋，到达后，住立在于外门，发声声歎，而敲门户。世尊听后，就为其开门，拘萨罗王波斯匿，就进入其屋内，前诣佛所，白佛而说：「瞿昙！贤，以及月，二位姊妹，请我代她们向世尊稽首，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世尊问王说：「贤，以及月，二姊妹们，更没有其它的人可请托而使用吗？」（为甚么劳动大王你呢？）

拘萨罗王波斯匿白佛说：「瞿昙！当知！今天贤，及月二姊妹，和我共坐食时，听闻我将欲往见佛陀您，便对于我说：『大王！你如往见佛陀的话，当代为我们稽首世尊，问讯世尊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吧！』因此之故，我乃在此告白世尊！贤，以及月二位姊妹托我代为她们稽首世尊，问讯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吧！」

世尊回答说：「大王！现在贤，以及月二位姊妹们安隐快乐，现在的天神，以及人、阿修罗（非天）、提塔和（嗅香，乐神）、罗刹（暴恶鬼神），和其余的若干身（众生），都安隐快乐吧！」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与佛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瞿昙！我欲有所问，如听允，乃敢陈述。」世尊告诉他说：「大王！欲问的话，就恣您之意说出来吧！」拘萨罗王波斯匿，便问而说：「瞿昙！我听说沙门瞿昙您乃作如是之说：本来没有（过去时并没有出现过），当来也不有，现在也没有，如有其余的沙门、梵志，自称为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无人敢说他自己为完全的知见者）。瞿昙！您忆起曾说如是之说吗？」世尊回答说：「大王！我不忆起作如是之说：本来没有，当来也不有，现在也没有：如有其余的沙门、梵志，自称其为一切知者、一切见者。」

那时，鞞留罗大将（太子），正住在于拘萨罗王波斯匿的后面，在执拂而拂王。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乃抖顾，而告诉鞞留罗大将说：「前日，王我和大众坐在一起时，到底是谁最先而说：『沙门瞿昙曾作如是之说：本来没有，当来也不有，

现在也没有，如有其余的沙门、梵志自称其为一切知者、一切见者。」呢？」鞞留罗大将回答说：「天王！那位想年少吉祥子（婆罗门之名，王的臣之一），先作如是之说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告诉一使用人说：「你往至想年少吉祥子之处，去作如是之言：『拘萨罗王波斯匿，现在叫你。』」那人受教后，就到想年少吉祥子之处，去作如是之言：「年少！拘萨罗王波斯匿，叫你去！」

那位使用人去后，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乃白世尊说：「沙门瞿昙！是否有异说异受，沙门瞿昙你，能忆起你所说的吗？」（你所说过的，是否可以再说出来吗？）

世尊回答他说：「大王！我忆起曾作如是之说：『本来没有，当来也不会有，现在也没有，如有其余的沙门、梵志，一时（有时）知一切，一时（有时）见一切的人。大王！我乃忆起曾作如是之说的。』」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称叹说：「沙门瞿昙所说的，乃如师之教言，沙门瞿昙所说的，如善师之教言。我欲更有所问，能听许我之问吗？」世尊告诉他说：「大王！如欲问，就恣意所问好了。」（随你欲问的，都把它讲出来好了。）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佛说：「瞿昙！这里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到底为有胜如（胜劣）、有差别吗？」世尊回答说：「这里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这是有胜如、有差别的。刹利（王族）、梵志（婆罗门、净裔）二种姓，这在人间，乃为最上德的人。居士、工师二种姓，这在人间为下德之类。此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等种姓，就是为之有胜如，为之有差别的。」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称叹说：「沙门瞿昙所说的，有如师言，沙门瞿昙所说的，有如善师。」

拘萨罗王波斯匿白佛说：「瞿昙！我不但请问现世之义，我也想请问于后世之义，能听许我之问吗？」世尊告诉他说：「大王！欲问，就恣意所问吧！」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佛说：「瞿昙！这有四种姓，所谓刹帝、梵志、居士、工师，这些有胜如、有差别于后世吗？」

世尊回答说：「这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这些乃有胜如、有差别，所谓对于后世之事的。此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如果成就此五断支（五种勤勉而求的性质）的话，必定能得善师—如来、无所著、正尽觉，必定能得可意，没有不可意，也能在于长夜得义而饶益，而安隐快乐。那五种呢？(1)多闻的圣弟子，信着于如来，根生而定立，而没有人能夺的。所谓沙门、梵志、诸天，以及恶魔、梵天，和其余世间的一切众生。这就是其第一断支。

(2)又次，大王！多闻的圣弟子，少病、无病，成就等食道，不热不冷，正乐于不诤，所谓食饮消，正安隐而消，这就是其第二断支。(3)又次，大王！多闻的圣弟子，无谄、无诤，而质直，现行如真的世尊，以及诸梵行，这就是其第三断支。(4)又次，大王！多闻的圣弟子，常行精进，断除诸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常发心），专一坚固，为诸善之本，不舍方便，这就是其第四断支。(5)又次，大王！多闻的圣弟子，修行智慧，观察兴衰之法，而得如此之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这就是其第五断支。

此有四种族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他们当中，如有人成就此五断支的话，必定能得善师—如来、无所著、正尽觉，必定能得可意，没有不可意，也能在于长夜得义饶益，安隐而快乐。此有四种族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这就是所谓其有胜如，就是所谓有差别于后世！」

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称叹说：「沙门瞿昙所说的如师的教言，沙门瞿昙所说的如善师。我欲更有所问，是否能听允我之问吗？」世尊告诉他说：「大王！如欲问，就恣意发问好了。」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佛说：「瞿昙！此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这对于断行（精勤之行）有胜如吗？有差别吗？」世尊回答说：「此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这对于断行，乃有胜如，乃有差别的。大王！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有信者所断的，而为不信所断者，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有信者能勤勉而求，无信者即不能）。如少病之人所断，而为多病之人所断者，终究不会有此道理（少病者能勤勉而求，多病则不可能）。如不谄不诳者所断，而为谄诳之人所断者，终究不会有此道理（不谄诳人，能勤勉而求，会谄诳人，就不能）。如精勤者所断，而为懈怠者所断者，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精勤的人能勤勉而求得，懈怠的人是不可能的）。如有智慧者所断，而为恶慧的人所断者，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有智慧的人能勤勉而求得，邪慧的人则不可能。）

犹如四调御那样，所谓象御、马御、牛御、人御是。就中，二种御，不可以调、不可以御，二种御可以调、可以御。大王！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此二种御为不可以调、不可以御的，他却来调地（调御的状况—调御地）、御地（调御的阶段—调御地），纳受其调御之事者，终究不会有如此的道理（朽木不可雕，绝对不可能之义）。如其中之二种调御可以调、可以御的，而有人来至而调地（调御地—调御的状况）、御地（调御地，调御的阶段），而接受其调御之事者，必定会有如此的道理的。像如是的，大王！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有信的人所能断的（勤勉而求得），而说是不信的人能断吗？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如少病的人所断的（勤勉而能求得），而是多病的人所能断吗？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如不谄不诳者所能断的，而是谄诳之人所能断的吗？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如精勤的人所能断的，而是懈怠的人所能断的吗？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如有智慧的人所能断的，而是恶慧的人所能断的吗？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像如是的，此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这是所谓其断行有胜如，就是所谓其断行有差别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称叹而说：「沙门瞿昙所说的，乃如师教，沙门瞿昙所说的，有如善师。然而我欲更有所问，能听允我之问吗？」世尊回答说：「大王！如欲问，就恣意发问好了。」

拘萨罗王波斯匿请问说：「瞿昙！此有四种族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这些人有胜如、这些人有差别，所谓对于断之事吗？」（四种姓对于断，也就是勤勉而求得真理，是否有胜劣？是否有差别？）

世尊回答说：「此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他们虽有种姓之不同，然而对于断来说，就是平等（等断），而没有所谓胜如，没有所谓差别，也就是对于勤勉而求得真理之断，都一样可以成就。大王！犹如东方的刹利童子之来到那样。他取干的娑罗木（娑罗—坚固树的薪木）作为火母，用钻去攢其木而使其生火。南方的梵志童子到来，他也取干的娑罗木作为火母，也用钻去攢其木而使其生火。西方的居士童子之到来，他乃取干的旃檀木作为火母，用钻去攢其木而使其生火。北方的工师童子之来到，他则取干的钵投摩木（优昙婆罗—瑞应树，所谓希有开花之树）作为火母，用钻去攢其木而使其生火。大王！你的意见如何呢？所谓那些若干种姓的人，执持若干种的干木作为火母，用钻去攢其木而使其生火。就中（火内），或有人放着干燥的草木在里面，而生烟、生焰、生色（火的色相）。大王！对于烟与烟，焰与焰，色与色，你说有甚么差别吗？」

拘萨罗王波斯匿回答说：「瞿昙！所谓那些若干种姓的人，取若干种的干木，作为火母，用钻去攢其木，而使其生火，在火的里面，或者有人放着干燥的草木，而致有生烟、生焰、生色。瞿昙！我并不说这些烟与烟，焰与焰，色与色，有甚么差别的。」

佛陀说：「如是，大王！此有四种姓，所谓刹利、梵志、居士、工师，其一切都是

平等，都是同样能得断（等断，平等而求得），并没有胜如、没有差别于断。」（对于断，都平等，不能说有胜劣、差别不同之分）。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称叹说：「沙门瞿昙所说的都如师教，沙门瞿昙所说的都如善师。我欲更有所问，能听允我之问吗？」世尊告诉他说：「大王！欲问的话，就恣意发问好了。」

拘萨罗王波斯匿请问说：「瞿昙！有天吗？」世尊问他说：「大王！何意（为甚么）问有天与否呢？」拘萨罗王波斯匿回答说：「瞿昙！如果有天，而有净，而乐于净的话，他就应该来此世间。假如有天，为无净，不乐于净的话，他就不应该来此世间。」

那时，鞞留罗大将，正住在于拘萨罗王波斯匿的后面，乃执拂而拂王，鞞留罗大将白佛说：「瞿昙！如有天，为无净，不乐于净的话，就不来此世间之事，就暂且搁置那位天之事不谈。如有天为有净，乐于净，而来此世间的话，沙门瞿昙必定会说那位天为福胜，为梵行胜，此天能得自在而退却其天，而能遣使其天的了。」

那个时候，尊者阿难在世尊的后面，正在执拂而侍佛。于是，尊者阿难曾作如是之念：这位鞞留罗大将，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之子，我是世尊之子（由佛法所生之子），现在正是时候，为子与子共论之时了。

于是，尊者阿难对鞞留罗大将说：「我欲问你，你就随你所知的来回答我。大将！你的意见如何呢？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的境界（国界），其教令所及的地方，拘萨罗王波斯匿之福为胜，梵行为胜之故，宁得自在的退去、遣去吗？」鞞留罗大将回答说：「沙门！如果为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的境界，其教令所及的地方，则拘萨罗王波斯匿之福胜、梵行胜故，能得自在的退去、遣去的。」

阿难说：「大将！你的意见如何呢？如果不是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的境界，其教令所不及的地方，则拘萨罗王波斯匿，虽为福胜、梵行又胜之故，其意能得自在的退却那些地方，遣使那些地方吗？」鞞留罗大将回答说：「沙门！如果不是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的境界，其教令所不及的地方的话，则拘萨罗王波斯匿的福胜，梵行又胜之故，也不得自在的退于彼、遣使于彼的。」

尊者阿难又问说：「大将！是否听闻有三十三天吗（忉利天，为第二层天）。」鞞留罗大将回答说：「我和拘萨罗王波斯匿游戏之时，听闻有三十三天之事。」阿难说：「你的意见如何呢？拘萨罗王波斯匿的福胜、梵行又胜之故，宁得自在的退却那三十三天，遣使那三十三天吗？」鞞留罗大将回答说：「沙门！拘萨罗王波斯匿尚且不能得见三十三天，更何况又能退却、遣使三十三天之事，终究不会有的道理。」阿难说：「像如是的，大将！如有天，为无净，不乐于净，而不来于此世间的话，则此天之福胜、梵行又胜的。如果有此天，为有净，为乐于净，而来此世间的话，则此天，对于彼天（指无净、不乐净之天），尚且不能得见，更何况又能退却遣使彼天呢？如能退却遣使彼天的事，终究不会有这道理的。」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问佛说：「瞿昙！这位沙门名叫甚么呢？」世尊回答说：「大王！这位比丘名叫阿难，是我的侍者。」

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称叹说：「阿难所说的，乃如师教，阿难所说的，有如善师。（瞿昙！）我欲更有所问，能听允我之请问吗？」世尊告诉他说：「大王！欲问，就恣意所问好了。」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佛说：「瞿昙！是否有梵天吗？」世尊问王而说：「大王！为甚么问有梵天与否呢？大王！如我施设有梵天的话，那梵天就是清净的。」

世尊和拘萨罗王波斯匿，在于其中间论此事之时，那位使者将想年少吉祥子带引回来，而诣拘萨罗王波斯匿之处，他白大王说：「天王！想年少吉祥子已带来在这里了。」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问想年少吉祥子说：「前些日，王我，和大众会坐时到底是谁最先发言而说：『沙门瞿昙曾作如是之说：本来没有，当来也不会有，现在当然也是没有。如有其余的沙门、梵志为一切知、一切见者。』呢？」

想年少吉祥子回答说：「天王！鞞留罗大将首先说的。」鞞留罗大将听后，白王说：「天王！是这位想年少吉祥子首先说的。」像如是的，他们二人更互共诤此论之时，在于其中间，那位御者就便严驾，而至于拘萨罗王波斯匿之处，白王说：「天王！严驾已到了，天王当知时宜（应回去了）。」

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白世尊说：「我请问瞿昙您，有关于一切知之事时，沙门瞿昙乃回答我有关于一切知之事。我请问沙门瞿昙您，有关于四种清静之事时，沙门瞿昙乃回答我有关于四种清静。我请问沙门瞿昙您，有关于所得之事时，沙门瞿昙乃回答我有关于所得之事。我请问沙门瞿昙您，有关于梵天之事时，沙门瞿昙乃回答我有关于梵天之事。如果我更问其余之说的话，沙门瞿昙您必定会回答我有关于其余之事的。瞿昙！我现在还有好多事待办，我欲还去，就此请辞了。」

世尊回答说：「天王！您自当知时！」拘萨罗王波斯匿，听世尊所说，乃善受持诵，就从其座位站起，绕世尊三匝后离去。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尊者阿难，以及一切大众，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三、法庄严经第二（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在城外的园观，看见诸树下都寂无音声，遂忆念佛陀，乃命驾车前往弥娄离，去拜访佛陀。见佛后，说十一法静，而称叹佛陀。王离去后，佛陀乃集众比丘，说波斯匿王所说之法，并名之为『法庄严经』，令弟子们受持诵习。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释迦族中，住在于释迦家系的都邑，名叫弥娄离（释迦族的城邑）。

那时，拘萨罗王波斯匿，和长作（大王的将军），同为有所事之故，同为出诣于邑名城（出舍卫城）。拘萨罗王波斯匿，到达其园观，一见诸树下都寂无音声，为远离，为无恶，没有人民，只可随顺而燕坐。大王见此情景后，就忆念起世尊。拘萨罗王波斯匿乃告诉他的随从说：「长作！现在此树下，乃寂无音声，为远离，为无恶，没有人民，只可随顺而燕坐，在于此处，我乃忆起数（常）往见佛陀之事。长作！世尊现在住在于甚么地方呢？我欲往见世尊！」

长作回答说：「天王！我听说世尊游行在于释迦族中，住在于释家的都邑，城名叫做弥娄离。」拘萨罗王波斯匿又问说：「长作！释家的都邑名叫弥娄离，离开这里好远呢？」长作回答说：「天王！离开这里为三拘娄舍（可听到一牛鸣叫之声之远，为一拘娄舍。」拘萨罗王波斯匿告诉他说：「长作！可敕严驾（快去叫人严饰驾车），我欲往诣佛陀。」长作受教后，就敕人严驾，然后白王说：「天王！严驾已完毕，可随天王之意了。」拘萨罗

王波斯匿就升在其乘（御车），而出城外，往至于释家的都邑，名叫弥娄离。

那时，在弥娄离的门外，有好多的比丘，都在露地经行，拘萨罗王波斯匿乃往诣诸比丘之处，而问说：「诸尊！世尊现今在于何处作昼行呢？」众多的比丘回答说：「大王！那栋东向的大屋，开窗而闭户，世尊现今正在于其中昼行。大王！欲拜见世尊，使可往诣于其处，到后，就住在于屋外，首先声款、敲户，世尊听到后，必定会为您开门户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就便下车。如有王刹帝利之受灌顶者，而来，而得人处，而教令大地的，其身上有五种仪饰，所谓剑、盖、华鬘，以及珠柄之拂、严饰之屣，他都一一尽脱而舍，然后授与长作将军。长作念而说：天王现在必定是要独自一人进入，我们应共住在此等待大王为是。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被其眷属围遶，步往而至于东向的大屋。到后，住立在门外，开始声欬、敲门。世尊听后，就为他开户，拘萨罗王波斯匿，便进入其屋内，而趋前至于佛所，稽首佛足，再三的自称其姓名而说：「我是拘萨罗王波斯匿，我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世尊回答说：「如是！大王！你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你是拘萨罗王波斯匿。」拘萨罗王波斯匿再三自称自己的姓名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问他说：「大王！你见到我有甚等义，而自下意的稽首佛足，供养承事于我呢？」拘萨罗王波斯匿回答说：「世尊！我对于佛，认为佛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世尊！我坐下来，而都坐下来时（冷静时），看见人母与其子诤，人子与其母诤，父子、兄弟、姊妹、亲属，都展转而共诤。他们在斗诤时，母说其子之恶，子说其母之恶，父子、兄弟、姊妹、亲属，都更相说对方之恶，更何况又是他人呢？（对他人还要厉害）。我看见世尊的弟子，诸比丘众，从世尊行梵行，其中，或者有比丘生起多少的诤，而舍戒罢道的，然而他们并不会说佛之恶，不说诸法之恶，不说众恶，唯有自己责数而说：我为恶，我为无德。为甚么呢？因为我不能从世尊之处，自尽形寿的修行梵行之故。这就是所谓我乃对于佛而认为有法之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乃善于趣向的。」

又次，世尊！我曾经看见有一种沙门梵志（指外道），或者九个月，或者十个月，多少学习行持梵行，到后来，却舍弃而随本来之服，又再为欲所染，染欲而着欲，而被欲所缚，而僿傲，而受入，并不看见甚么为之灾患，不能得见出要之道，而乐于行欲。世尊！我见世尊的弟子，诸位比丘众，都自尽形寿修行梵行，乃至至于亿数（永恒）的时间。我除了此之外，并不看见有如是的清净梵行，如世尊之家那样的了。这就是所谓我对于佛，而认为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

又次，世尊！我曾经看见有一种沙门梵志（指外道），为羸瘦憔悴，形色极为恶，身上生白疱，他人都不喜见他。我就作如是之念：这些尊贤们，为甚么会羸瘦憔悴，形色极为恶，身上生白疱，他人都不喜见他？这些诸位尊贤们，必定并不乐行梵行，或者身上有病患，或者在屏处（闇处）作恶，因此之故，诸位尊贤乃会羸瘦憔悴，形色极恶，身生白疱，他人都不喜见他。我曾经去问他们：『诸位尊贤！为甚么缘故会这么羸瘦憔悴，形色极恶，身生白疱，他人不喜见他？诸尊是否不乐于行持梵行呢？或者身上有病患呢？或者在屏处作过恶业呢？因此之故，诸尊才会这么的羸瘦憔悴，形色极恶，身生白疱，他人不喜见他？』他们回答我说：『大王！大王！我是生白病（黄疸）。大王！我是生白病啊！』

世尊！我看见世尊的弟子，诸比丘众，都乐于行端正，面色都悦泽（滋润），形体都净洁，无为、无求，护他妻食如鹿（食他人所布施的，都如鹿之柔软，如野兽之自由心），都自尽形寿修行梵行。我看见后，曾作如是之念：这些尊贤，为甚么缘故，而乐行端正，面色悦泽，形色净洁，无为无求，护他妻食如鹿，自尽形寿修行梵行呢？此诸尊贤，或者得离欲，或者得增上心，在于现法乐居，容易而不难得，因此之故，此诸位尊贤们，才乐行端正，面色悦泽，形色净洁，无为而无求，护他妻食如鹿，自尽形寿修行梵行的。如行欲（发辉）乐行端正的话，我应该会乐行于端正。为甚么呢？因为我得五欲功德（五性能），乃

容易而不难得。如此诸尊贤之得离欲，得增上心，在于现法当中乐居，容易而不难得，因此之故，此诸尊贤，乃乐行端正，面色悦泽，形体净洁，无为而无求，护他妻食如鹿，自尽形寿修行梵行。这就是所谓我对于佛而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

又次，世尊！我曾经看见有一类的沙门梵志（指外道），聪明而有智慧，而自称为聪明而有智慧，说他自己为博闻而决定，谙识（熟识）诸经，制伏强敌，谈论觉了，其名德乃流布，一切世间没有不闻知的。其所游行而至的地方，都能坏诸见之宗

师，辄自立论，而作如是之说：『我们往至于沙门瞿昙之处，去问他如是如是之事，如果能回答的话，当难诘他；假若不能回答的话，也应难诘后，舍弃其处而去。』他们听到世尊正游行于某村邑时，就往至于佛所，然而尚不敢问于世尊事，更何况又欲难诘世尊呢？这就是我对于佛而认为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的。

又次，世尊！我曾经看见有一类的沙门梵志（指外道），为聪明而有智慧，乃自称为聪明而有智慧，自称博闻决定，谙识诸经，能制伏强敌，谈论觉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间，没有不闻知，所游行而至之处，都能坏诸见之宗师，辄自立论，而作如是之说：『我们往至于沙门瞿昙之处，去问如是如是之事，如能回答的话，当难诘他；假如不能回答的话，也应难诘后，才舍弃其处而去。』他们听到世尊游行在于某村邑，就往至于佛所，问世尊之事，世尊都能为之作答。他们听到世尊的解答后，便得欢喜，便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离去。这就是所谓我对于佛，而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的。

又次，世尊！我曾经看见有一类沙门梵志（指外道），聪明而有智慧，就自称为聪明而有智慧，博闻而决定，谙识于诸经，能制伏强敌，谈论觉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间没有不闻知，所游行而至之处，都能坏诸见之宗师，辄自立论，而作如是之说：『我们往至于沙门瞿昙之处，去问如是如是之事，如果能回答的话，当难诘他；假如不能回答的话，也应难诘之后，舍弃其处而去。』他们听到世尊游行在于某村邑，就往至其所，去问世尊之事，世尊都为之解答。他们听世尊之解答后，便得欢喜，就自归依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僧），世尊就受他为优婆塞，终身都自归依，乃至于命尽。这就是所谓我对于佛而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的。

又次，世尊！我曾经看见有一类沙门梵志（指外道），为聪明而有智慧。乃自称为聪明而有智慧，为博闻决定、谙识诸经，制伏强敌，谈论觉了，名德流布，一切世间没有不闻知，所游行而至之处，都能坏诸见的宗师，辄自立论，而作如是之说：『我们往至于沙门瞿昙之处，去问如是如是之事，如能解答的话，当难诘他；假如不能解答的话，也应难诘他后，舍弃其处而去。』他们听到世尊游行在于某村邑，就往至佛所，去问世尊之事，世尊乃为之解答。他们听到世尊的解答后，便得欢喜，就

从世尊求愿出家而学，而受具足戒，而得比丘之法。佛陀便度他们而授与具足戒，而得成为比丘之法。

如他们诸尊出家学道而受具足戒，而得比丘法后，就独住于远离处，在那里，心不放逸，精勤的修行。他们独住于远离处，在那里，心不放逸，精勤的修行后，如族姓子所为的：剃除须发，着袈裟衣，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者，唯修无上的梵行后，在于现法当中，自知自觉，自作证而成就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后有，知如真。如他们诸尊贤知法后，乃



至于得阿罗诃（阿罗汉）。得阿罗诃后，便作如是之念：诸位贤者！我本来几乎灭了（灭亡），几乎遗失（破灭而失去）。为甚么呢？因为我本来并不是沙门，而自称为沙门，非梵行而自称为梵行，非阿罗诃，而自称为阿罗诃。我们现在才是真正的沙门，真正的梵行，真正的阿罗诃，这就是所谓我对于佛，而认为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的。

又次，世尊！我自己如居在国内时，将那些并没有罪过的人，使令杀害，有罪过的人，同然也使令杀害，然而在此的人都是坐着的（任宰不能抵抗者）。我乃因此之故，不得作如是之说：『你们都并住，没有人过问于你们之事，人都问我之事。你们不能断此事，我能断此事。』在于其中间，都竞论其余之事，不等待前论之完毕。我乃数见（常见）世尊被大众围绕，而为他们说法，其中有一人鼾眠而作声，就有人对他说：『你不可以鼾眠作声！你不用听闻世尊之说法，有如甘露吗？』那个人听后，就便默然不再发声音。我就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众调御士，乃为甚奇！甚特！为甚么呢？因为佛教，并没有用刀杖，皆能使人人都自如法，而安隐快乐。这就是所谓我之对佛而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的。

又次，世尊！我对于仙余，以及宿旧二位大臣，都出钱财赏赐给与，也常常称誉他们，他们之命，都由于我（操在我手），然而却不能使仙余，以及宿旧二位大臣下意的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如为世尊下意恭敬、尊重、供养、奉事那样（二臣都虔敬佛）。这就是所谓我对于佛认为有法静之处。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的。

又次，世尊！我在往昔之时，曾经去出征（出战），夜宿在于一小屋中。我欲试探仙余、宿旧二

大臣，要知道他们之头到底向于何处而眠呢？到底是向于我？或者是向于世尊呢？于是，仙余、宿旧二位大臣，则在于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结跏趺之坐，默然而燕坐，至于中夜（下午九点至翌日一点），听说世尊在于某方处（某某地方），便将头向于那个地方，将其足向于我。我看见后，曾作如是之念：此仙余，以及宿旧二位大臣，乃不在于现在的胜事，因此之故，他们并不下意的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于我，如为世尊而下意恭敬、敬重、供养、奉事那样。这就是所谓我对于佛，认为有法静，因此之故，我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所说之法为善，世尊的弟子众，都善于趣向的。

又次，世尊！我也为国王，世尊也为法王；我也是刹帝利出身的，世尊也是刹帝利种姓；我也在于拘萨罗，世尊也在于拘萨罗；我的年龄为八十岁，世尊的年龄也是八十岁。世尊！以这些事之故，我乃堪耐为世尊尽形寿，下意的恭敬、尊重、供养、奉事。世尊！我现在还有好多事待办，欲还而请辞。」（就此要告假。）

世尊告诉他说：「大王！自当知时。」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听佛所说，善受持诵，就从其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后离去。

那时，尊者阿难住在于世尊的后面，执拂侍佛，于是，世尊乃斜顾而告诉他说：「阿难！如有比丘依在于弥娄离林而住的话，就令他们统统集在于此讲堂来。」

于是，尊者阿难，受佛之教后，就宣布：如诸比丘依在于弥娄离林而住的话，就请他们统统集在于此讲堂。他办完此事后，还诣佛所，白佛而说：「世尊！如有比丘依住在于弥娄离林的，他们都统统已集在于讲堂了，唯愿世尊自当知时！」

于是，世尊就率尊者阿难，到达讲堂，在比丘众之前，敷座而坐，而告诉大众说：「比丘！现在拘萨罗王波斯匿，在我之前，说此『法庄严经』后，即从座起，稽

首我足，绕三匝后离去了。比丘！你们应当受持此『法庄严经』，应善诵善习。为甚么呢？比丘！因为此『法庄严经』，乃如义如法，为梵行之本，为趣智趣觉，为趣至于涅槃。如族姓子，由于至信而舍家，而为无家庭牵累的学道的话，也应受持，也应当诵习此『法庄严经』。」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位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四、鞞诃提经第三（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尊者阿难为波斯匿王说：(1)如来不会做那些梵行者，乃至世间之人所憎恶之行。(2)不善身行，并举出身行之患。(3)详细列出如来行善身行之所以。大王听后欢喜，并布施阿难以鞞诃提衣（外国制品之贵重之衣）。尊者向佛报告此事，而得佛的印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阿难，也住在于舍卫国。他对于东园鹿子母堂，有了小事情之故，在于那个时候，尊者阿难乃率一位比丘，从舍卫城出去，而往至于东园鹿子母堂。他将所为之事办完后，就带那位比丘还归，而往至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拘萨罗王波斯匿，乘一匹奔陀利象（象名），与尸利阿茶大臣，俱出于舍卫国。尊者阿难遥见拘萨罗王波斯匿之来临后，就问那位伴带的比丘而说：「他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吗？」回答说：「是的！尊者阿难便下道，而避至于一树下。」

拘萨罗王波斯匿遥见尊者阿难在于树间，就问其臣说：「尸利阿茶！他是沙门阿难吗？」尸利阿茶回答说：「是的。」拘萨罗王波斯匿乃告诉尸利阿茶大臣说：「你御此象，使其至于沙门阿难之处。」尸利阿茶受王之教后，就御其象，使至于尊者阿难之处。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问阿难说：「阿难！你从甚么地方来？欲至于何处呢？」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我乃从东园鹿子母堂而来，欲至于胜林给孤独园的。」拘萨罗王波斯匿对他说：「阿难！如果你在于胜林，并没有急事的话，可共往至于阿夷罗婆提河（五大河之一）。」为了慈愍之故，尊者阿难，乃为拘萨罗王波斯匿，而默然纳受。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乃叫尊者阿难在前，共至于阿夷罗婆提河，到达后，就下乘，就取其象上之鞞，迭为四迭，而敷在于地上，请尊者阿难而说：「阿难！请坐在此座。」尊者阿难回答说：「止！止！但心静，就足够了。」拘萨罗王波斯匿乃再三的请尊者阿难说：「阿难！请坐在此座。」尊者阿难也再三的说：「止！止！大王！但心静，则足够了。我自有尼师檀（坐具），我现在当坐在其上。」于是，尊者阿难，乃敷尼师檀，就在其上，结跏趺之坐。

拘萨罗王波斯匿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大王说：「阿难！我欲有所问，能听允我之问吗？」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欲问就问好了，我听后，当会思其义。」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而说：「阿难！如来是否会行如是之身行，所谓此身行乃为沙门、梵志们所憎恶之行吗？」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如来并不会行如是之身行，所谓此身行乃为沙门、梵志之聪明而有智慧，以及其余世间之人所憎恶之行。」

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称叹说：「善哉！善哉！阿难！是我所不及的（他不能

了知，而阿难能解答），如聪明而有智慧的人，以及其余的世间之人，都不能及于阿难（如对于质询的解答，不能满足，而阿难乃能解答而使人满足）。阿难！如有不善相（不深解者），而悉皆毁誉称誉的话，我们就不得见其为真实的了。阿难！如有善相（贤者，深解者），悉皆毁誉称誉的话，我就能见其为真实的了。阿难！如来是否行如是之身行，所谓此身行，乃为沙门、梵志，聪明而有智慧的人，以及其余世间的人所憎恶的吗？」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如来终究不会行如是之身行，所谓此身行乃为沙门、梵志，聪明而有智慧的人，以及其余世间所憎恶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又问而说：「阿难！是甚么身行呢？」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为不善的身行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又问说：「阿难！甚么为之不善的身行呢？」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所谓身行有罪之行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又问说：「阿难！甚么身行为有罪之行呢？」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所谓其所行的身行，乃为智者所憎恶之行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又问说：「阿难！甚么为之智者所憎恶之行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所谓其所行之身行，乃为自害、害彼、俱害（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他人，自己、他人都会被伤害），为灭智慧、恶相助，而不得涅槃，不趣于智，不趣于觉，不趣于涅槃的。他对于可行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可行之法，也不知如真（不能确实知道甚么为应行，甚么为不可以行）。对于可行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可行之法也不知如真后，则对于可受持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可受持之法也不知如真。对于可受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可受之法也不知如真后，则对于可断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可断之法也不知如真。对于可断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可断之法也不知如真后，则对于可成就之法，乃不知如真，对于不可成就之法，也不知如真。对于可成就之法不知如真，对于不可成就之法，也不知如真后，则对于可行之法便不去行，对于不可行之法，却会去行。对于可行之法，便不去行，对于不可行之法，却会去行后，则对于可受之法，便不受，对于不可受之法，却会去受。对于可受之法便不受，对于不可受之法，却会受后，则对于可断之法，便不断，对于

不可断之法，却会把它断灭。对于可断之法，便不断，对于不可断之法，却会断灭后，对于可成就之法，便不成就，对于不可成就之法，却会成就。对于可成就之法，便不成就，对于不可成就之法，而会成就后，其不善之法会转增，善法却转减，因此之故，如来乃终究不会行此法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又问说：「阿难！如来为甚么缘故，终究不行此法呢？」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如来乃离欲、欲已尽，离恚、恚已尽，离痴、痴已尽，如来乃断除一切不善之法，而成就一切的善法，而为教师、妙师、善顺师，而将御、顺御，而说善语、妙语、善顺之语，因此之故，如来终究不会行此法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称叹说：「善哉！善哉！阿难！如来对于不可行之法，乃终究不会去行的。为甚么呢？因为是如来、无所著、正尽觉的缘故。阿难！你乃为其师的弟子，而学道，而欲得无上的安隐涅槃，你尚且不行此法，何况又是如来，怎样会行此法呢？」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说：「阿难！如来是否会行如是的身行，所谓此身行乃不会被沙门、梵志之有聪明智慧者，以及其余的世间的人所憎恶的吗？」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如来必定是行如是的身行，所谓此种身行乃不会被沙门、梵志之有聪明智慧的人，以及其余世间的众生所憎恶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说：「阿难！甚么身行呢？」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所谓善的身行是。」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说：「阿难！甚么为善的身行呢？」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所谓身所行的都是无罪的是。」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而说：「阿难！甚么为之身行无罪的呢？」尊者阿难回答说：「所谓所行的身行，乃为智者所不会憎恶的。」拘

萨罗王波斯匿问而说：「阿难！甚么为之智者所不憎恶的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所谓所行的身行，乃不自害，也不害他人，更不会自他俱害，为觉慧、不会有恶之相助，而能得涅槃，而趣于智，趣于觉，趣至于涅槃。他对于可行之法，乃知如真，不可行之法，也知如真。可行之法知如真，不可行之法也知如真后，则可受之法知如真，不可受之法也知如真。可受之法知如真，不可受之法也知如真后，可断之法乃知如真，不可断之法也知如真。可断之法知如真，不可断之法也知如真后，则可成就之法会知如真，不可成就之法也知如真。可成就之法知如真，不可成就之法也知如真后，则对于可行之法会去行，对于不可行之法便不会去行。可行之法去行，不可行之法便不会去行后，则可受之法乃会受，不可受之法便不会纳受。可受之法会纳受，不可受之法便不会纳受后，可断之法便会断，不可断之法便不会断。可断之法已断，不可断之法便不断后，可成就之法便会成就，不可成就之法便不会成就。可成就之法能成就，不可成就之法便不成就后，不善之法便会转减，善法便会转增，因此之故，如来必定会行此法。」

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而说：「阿难！如来为甚么缘故，必定会行此法呢？」尊者阿难回答说：「大王！如来乃离欲、欲已尽，离恚、恚已尽，离痴、痴已尽，如来乃成就一切善法，已断除一切不善之法。为教师、妙师、善顺师，将御、顺御，善语、妙语、善顺语，因此之故，如来必定会行此法。」

拘萨罗王波斯匿称叹而说：「善哉！善哉！阿难！如来对于可行之法，必定会行。为甚么呢？因为是如来、无所著、正尽觉之故。阿难！你乃为其师的弟子，学道而欲得无上安稳的涅槃，你尚且行此法，何况又是如来，怎么不会行此法呢？阿难！你乃为善说。我现在非常的欢喜。阿难！你乃快说，使我极为欢喜。如果村里的输租（税金），阿难！为法应受的话，我会将村里的输租，为了法而布施。阿难！如果象、马、牛、羊，为法所应受的话，阿难！我会将象、马、牛、羊，为法而布施。阿难！如果妇女，以及童女们，乃为法所应受的话，阿难！我会将妇女，以及童女，为法而布施。」

阿难！如果生色宝（黄金），乃为法所应受的话，阿难！我会将生色宝为法而布施。阿难！如此之事，阿难你都不应纳受。我的拘萨罗家，有一领衣服，名叫鞞诃提（外国的制品，舶来品），此物为最好的，是王（南传乃明指为摩揭陀王、韦提希之子，阿闍世王）盛装在于伞柄之筒里面，送来为信物（赠送品）的。阿难！如拘萨罗家有劫贝（绵衣）等诸衣物的话，则此鞞诃提之衣，乃在于诸衣当中，最为第一的。为甚么呢？因为此鞞诃提衣，其长有十六肘，其广为八肘之故。我的此鞞诃提衣，现在要为了法之故，要布施给阿难你。阿难！你可以做为三衣，持之使那拘萨罗家，能够长夜增益而得福。」

尊者阿难回答说：「止！止！大王！但心静，则为足够了，我自有三衣，谓我所受的。」拘萨罗王波斯匿自阿难说：「阿难！且听我说喻，有智慧的人听喻，就能了解其义的。犹如大雨之时，此阿夷罗婆提河，则为雨水盈满，两岸因溢，就会流出，阿难你看见吗？」尊者阿难回答说：「看见！」

拘萨罗王波斯匿自阿难说：「像如是的，阿难！如有三衣，应当给与比丘、比丘尼。渐学舍罗（沙弥）、舍罗磨尼离（沙弥尼）之法。阿难！用此鞞诃提衣，作为三衣而受持，使那拘萨罗家，能够长夜得增益福。」尊者阿难，为拘萨罗王波斯匿，默然纳受。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知道尊者阿难默然纳受后，将鞞诃提衣，为了法而布施给尊者阿难。然后就从座起，绕尊者阿难三匝后离去。

大王去后不久，尊者阿难就持鞞诃提衣，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佛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说：「世尊！此鞞诃提衣，乃今天拘萨罗王波斯匿，为了法而布

施给予我，愿世尊您，用两足踏着在鞞诃提衣之上，使拘萨罗家长夜（常常）能得增益福德。」于是，世尊乃用其两足放着于鞞诃提衣的上面，告诉阿难说：「阿难！如你和拘萨罗王波斯匿所共论的，现在统统把它向我广说出来。」

于是，尊者阿难，就将和拘萨罗波斯匿所共论过之事，尽向佛陀说，他又手白佛说：「我像如是之说，是否会诬谤世尊吗？是否为真说如法，为说法次之法，不会对于如法有甚么过失吗？」

世尊回答说：「你作如是之说，并不会诬谤于我，乃为如法而真说，为说法次之法，也不会对于如法有甚么过失的。阿难！如果拘萨罗王波斯匿，用这些义，用这些句，用这些文（都是提示大王如提出这些问题）来问我的话，我也会为拘萨罗王波斯匿，而用此义、用此句、用此文去回答他的。阿难！此义乃如你所说的，你当如是的受持。为甚么呢？因为此说即是其义之故。」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尊者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五、第一得经第四（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一切均为是爱易有异之法，从人，乃至于十「一切处」。多闻的圣弟子均不欲之，何况是下贱之法呢？唯应广布八正道耳。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的境界，其教令所及的，在于其中，乃以拘萨罗王波斯匿最为第一的。然而拘萨罗王波斯匿其人，乃为会变易而有异的（尚且会变易无常）。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而观察的话，就会厌他（讨厌而不欣慕其如何的有势力），嫌厌他之后，对于其第一有势力之事尚且不会欲求，更何况又为那些下贱的呢？」

所谓日月的境界，光明所照之处，所照的诸方，则谓一个千的世界。此千世界里，有一千个日，一千个月，一千个弗于逮洲（东胜身洲，毘提河洲），有千个阎浮洲（南瞻部洲，阎浮提洲），有一千个拘陀尼洲（西牛货洲，俱耶尼洲），有一千个郁单越洲（北俱卢洲，郁单曰），有一千个须弥山（妙高山，为构成世界的中心），有一千个四天王天（东为持国，南为增长，西为广目，北为多闻，为第一层天），有一千个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有一千个释天因陀罗（因陀罗译为天珠，珠就是珠网，因帝释殿珠网覆上，于每一明珠内，万象俱现），有一千个焰摩天（善时分，第三层天），有一千位的须焰摩天子，有一千个兜率哆天（知足天，第四层天），有一千位的兜率哆天子，有一千个化乐天（第五层天），有一千位的善化乐天子，有一千个他化乐天（第六层天，他化自在天），有一千位的自在天子，有一千个梵天的世界（以大梵天为主，初禅天），以及一千位的别梵天。在其里面，有一位梵天的大梵天，为富佑而作化之尊，为造众生之父，已有，而当会有。那位大梵天，虽然为非常的伟大，然而也会变易而迁异，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观察，则会厌嫌他，厌嫌他后，尚不欲作为大梵天那样之第一，何况又更为下贱的人呢？到了后来之时，此世界会败坏，此世界败坏之时，众生都会生在于晃昱天中（色界二禅天）。其中有色乘，为意生（能如意而生），为具足一切，支节都不减，诸根都不坏，都以喜为食，其形色为清静，自身中有光明照耀，飞乘于虚空，住在于那个地

方为久远的。晃晃天虽然为伟大，然而会变易而迁异，多闻的圣弟子，乃作如是的观察，则会厌嫌于他，既厌嫌其天后，尚不欲此天那样之第一，何况又更为下贱的呢？

又次，有四种之想，有比丘之想、小想、大想、无量想。无所有的众生，有如是的乐想，而意解的，然而也是有变易而迁异，多闻的圣弟子，作如是的观察他，就会厌嫌他，厌嫌他后，尚且不欲他那样的第一伟大，何况又更为下贱的呢？

又次，有八除处（除为自在差遣之义，新译为八胜处，胜处为胜于所缘之境，以及烦恼之义。）那八种呢？比丘！（1）内有色想，而外观色（内身有色想，而观察外色之少，为了制伏所缘的外境，使烦恼不起之故，而修此法，以下同）。对于外界之善色、恶色，都观察而为少，对于其色相，都已除（自由差遣）已知，除已而见，而作如是之想（对于有如此之想，都已胜于诸色，而了知，已看见其真面目），就叫做其第一之除处。

（2）又次，比丘！内有色想，外观色（内身有色想，而观擦外色为多。也就是内身有色想之贪，为除此贪，而观察外境之少色或多色，作青瘀之想），对于无量的善色或恶色，观察其色已除而已知，除已而知见，而作如是之想，就叫做第二之除处。

（3）又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内身没有色想之贪，而观外色为少），对于外境之少的善色与恶色，都已除，已知，除后，已见其真面目，而作如是之想，这就是所谓第三除处。

（4）又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此于内身没有色想之贪，唯为使其坚牢，而观外之少色或多色，而作青瘀等想，而使其不起贪。）对于外界的无量的善色与恶色，他都已除已知，除后已见其真面目，而作如是之想，这就叫做第四除处。

（5）又次，比丘！内无色想，外观色（内无色想之贪，而观外色为青色），而为青的，而为青色，青的观见为青之光，犹如青水之华，青而为青色，青的观见，而有青之光。犹如成就波罗捺衣那样（波罗捺为迦尸国之首都，鹿野苑即在其境内，衣为其国人所制成之衣），熟持而磨碾，而有光色悦泽，青而为青色，青的观见，而为有青之光。像如是的，比丘！内身没有色想之贪，而观外之色，为青，为青之色，青的观见而有青光，为无量无边，而能净意，而能润意，使人乐而不憎恶。然后其色相已被除灭，已知道，除灭后而实见，而作如是之想，这就是第五除处。

（6）又次，比丘！内身无色想之贪，而观察外色，而为黄的，而为黄色，看见为黄而有黄之光，犹如频头歌罗华（金色华），为黄，为黄色，看见为黄，而有黄的光，犹如成就波罗捺衣，熟持而磨碾，为光色悦泽，为黄的，为黄之色，看见为黄，而有黄光。像如是的！比丘！内身没有色想，而观察外之色，为黄，为黄之色，看见为黄，而为黄之光，为无量无边，而净意，而润意，而乐而不憎恶，其色已除，已知，除灭后，已见其真象，作如是之想，这就叫做第六除处。

（7）又次，比丘！内身没有色想之贪，而观察外色，而为赤的，而为赤色的，看见为赤，而有赤之光，犹如加尼歌罗华（香树名，春天开花，色香，果肉可作为镇静剂），赤而为赤色，赤的观见而有赤色之光，犹如成就的波罗捺衣，经过熟持磨碾，其光色很悦泽，为赤的，而为赤色的，观见为赤而有赤光。像如是的，比丘！内身没有色想，而观察外色，为赤的，为赤色的，观见赤的有赤的光，为无量的无量光（算不尽的赤光），能净意，能润意，能令人乐而不憎恶，然而将其色除灭，而已知其事实，除灭后，已彻见真象，作如是之想，就叫做第七种之除处。

（8）又次，比丘！内身没有色想之贪，而观察外色，为白的，为白色的，白的观见为有白之光，犹如太白金星之白色，白而观见而为白的光，犹如成就的波罗捺衣，经过熟持磨碾，而为光色悦泽，而为白，为白色，观见为白而有白光。像如是的，比丘！内身没有

色想之贪，而观察外色，为白，为白色，观见为白而有白光，为无量的无量，能净人之意，能润人之意，能令人乐而不憎恶，然后将其色除灭，除灭后，已实知，除灭后，已实见，作如是之想，这叫做第八种的除处。

众生都像如是的乐于这八种之除处（八胜处），而做到意解的。可是这乃为有变易而会迁异之法，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观察后，就会讨厌他，嫌厌后，尚且不欲于这种第一好之境，更何况又是下贱之法，怎么会去欲求呢？

又次，有十种的一切处（十遍处。取六大，及四显色，一一都观察而遍满于一切处之观想法）。那十种呢？有比丘，将无量地处（地大），修而为一，而思惟上下诸方，为不二。将无量水处（水大）、无量火处（火大）、无量风处（风大）、无量青处（青色）、无量黄处（黄色）、无量赤处（赤色）、无量白处（白色）、无量空处（空大），修而为一，无量识处（识大）为第十，也修而为一，都思惟上下诸方，为不二。众生如是的乐于一切处，而意解的，然而这些境界仍然为有变易，有迁异的。多闻的圣弟子，像如是的观察，则为厌嫌他，厌嫌他后，尚且不会欲望此第一的境界，更何况又是那些下贱的境界呢？这叫做第一清净之说，而施设为最第一，所谓我无（没有我，无我）、我不有（无我所，没有我所有的），以及为了其证悟之故，而施设于道。这叫做第一之外依见处、最依见处，所谓度过一切的色之想，乃至得非有想非无想处，而成就游止于其中。就叫做在于现法当中的第一求趣而至于涅槃，在于现法当中，最为施设涅槃。所谓对于六更乐处（六触处）之生、灭、味、离，都能以智慧而实见其如真（看透其实际），以及为其证之故，而施设于道。

又次，有四种断。那四种呢？(1)有所乐迟，(2)有断乐速，(3)有断苦迟，(4)有断苦速。在于其中，如果有(1)断除乐欲之迟的话，就因为是有断乐之迟之故，说为是下贱的。就中，如有断除乐欲的人，如有人习于此法的话，就从开始起，并不会厌足。如果又有人习于饮酒的话，就从初始后，并不会厌足。如又有人，修习睡眠的话，就一开始，就不会厌足的。这叫做比丘！如果有人，习于此三法的话，就从初始起，都没有厌足，也是再也不能至于灭尽之处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恒常的舍离此三法，不可以亲近他。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学。」

（第二断乐速，第三断苦迟，第四断苦速，都补记于经后）。

那时，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供养三善根 三痛三覆露 相法三不觉 爱敬无厌足

（供养，也就是培养三善根〔不贪、不瞋、不痴—施、慈、慧，此三法均为生无量善法的根本，故名善根〕，三痛，也就是由于贪瞋痴之业，而造成地狱、饿鬼、畜生之三痛苦之道，都因三覆而显露无遗〔三覆为正月、五月、九月之各一日，四天王之善神覆奏人中的善恶于天王，而校格是非之义〕。众生都喜乐于相法〔表于外，而想象于心之法，所谓事物的相状〕，都爱敬于此相法之三不觉〔欲觉、恚觉、害觉，都会侵害人们之知觉，故为不善之觉，如不了五尘过患，对于顺情之境，种种贪求，而生贪欲恶觉或对于违情之境，起种种的忿怒而生瞋恚恶觉。或常被觉观怨贼之所侵害，而起愚痴的害觉〕，都不会有厌足的一天。）（此偈和本文的关连，有点牵强，或者为他经之偈，混入于此的？）

又：下面还有经文的记载，其内容为：本文的末尾，说明四断之中，只示第一之断乐迟而已，故为补缺其它之三断，而有下文的记载。

如果有(2)断除欲乐之速的话，则由于此断乐之速之故，此断，也说为是下贱。(3)在其中，如果有断苦迟的话，由于此断苦之迟之故，也说为是下贱。(4)在其里面，如果有断苦速的话，也由于此断苦速之故，此断，则不是广布，并不流布，乃至天人，也不称赞它是广布。

我所说的断，乃为广布，乃为流布，乃至天人，也称赞为是广布的。甚么为之

我所说之断，乃为广布，乃为流布，乃至天人，也称赞为是广布呢？所谓八支正道，正见，乃至于正定之八，就是所谓我所说之断，乃为广布，乃为流布，乃至天人，也称赞为是广布的。我乃如是的。诸沙门、梵志，乃为虚伪妄言，乃为不善不真，实为诬谤于我。他们确实有众施設断坏而说：沙门瞿昙并没有施設。他们确实有众生施設断坏而说：如果此为没有我的话，就不能如是而说：其如来在于现法当中断知一切，而得息、得止、得灭、得涅槃啊！（谤佛所说的无我的话，以甚么去得涅槃？以甚么去承受涅槃？）

佛陀所说的为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九完

## 中阿含经卷第六十

### 二一六、爱生经第五（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了失去爱儿而愁忧的梵志开示：爱生时，便生忧戚。那位梵志则说爱生时，会生喜心乐，而不生忧戚，故离开佛所，市郭儿（市民）则同意梵志之言。此事曾传入波斯匿王之耳，王不能了解其故，就听从末利皇后之言，而派遣那利鸯伽梵志，去问其诤。佛陀就援引母失爱儿以致疯狂之例，强调爱生则忧生。王闻而了知其义，加之而受末利夫人之劝，而誓为优婆塞。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梵志，唯有一位孩儿，其心乃极为爱念，对其儿，都很忍意温润，看他如宝，愈看愈爱看，并不会厌嫌。然而有一天，突然间便告命终。其孩儿命终之后，这位梵志乃非常的愁忧，致不饮食，不知穿其衣裳，也不涂香于身，唯有至于冢墓去哀哭，都回忆其孩儿所卧之处。于是，这位梵志，乃周遍彷徨（徘徊），而往诣于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住在一边。

世尊问他说：「梵志！为甚么现在你的诸根，不似住于自心呢？」（心不在于意根的样子）。梵志回答说：「现在我的诸根，怎能得以住于自心呢？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我乃唯有一孩儿，我的心极为爱念他，对他都非常的忍意温润（照顾得无微不至），怎样看，也不会厌烦。然而忽然之间，便告命终（死亡）。他命终之后，我便生起愁忧，不能饮食（饭食不能入口，无心于饮食），不着衣裳（不顾穿衣不穿衣），亦不涂香（不知涂香于身，以资庄严，以防诸害），唯知到了儿子的坟冢去啼哭，都忆念孩儿所卧的地方。」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梵志！如是！梵志！如爱生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梵志听后说：「瞿昙！为甚么说如爱生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呢？瞿昙！当知！如爱生起时，便会生喜心而快乐的。」

世尊如是而至于再三的告诉他说：「如是！梵志！如是！梵志！如爱生起时，便会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悔的。」梵志也至于再三的说：「瞿昙！为甚么说爱心生时，便会生愁戚、啼

哭、忧苦、烦惋、懊悔呢？瞿昙！当知！如爱心生起时，便会生喜心之快乐啊！」

这时，那位梵志，听佛所说，不说为是（不认为佛所说的为是），唯说为不是后，就从其座位站起，奋头（振动其头，摇头）而去。

那时，在于胜林的门前不远处，有好多的市郭儿（市的住民），正在共相博戏，梵志遥见后，便作如是之念：世间里，如有聪明智慧的人，不能越过于博戏之人，我现在宁可到他们之处，如和瞿昙所共论的事，尽向他们说。于是，梵志就往至于众多的市郭儿（市民），正在共博戏之处，如和世尊所共论的，都尽向他们说。

众多的市郭博戏儿们听后，对他说：「梵志！为甚么说如爱念生起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呢？梵志！当知！如爱念生起时，便会生喜之心而快乐的。」梵志听后，便作如是之念：博戏儿所说的，正与我所说的相同。就点头（微微点头）而去。

于是，此论乃展转而广布，而传入于王宫。拘萨罗王波斯匿，听闻沙门瞿昙曾作如是之说：「如爱念生起时，便会生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便对末利皇后（胜鬘皇后，其女同名为胜鬘夫人，故有佛为胜受夫人所说之『胜鬘经』）说：「我听说瞿昙作如是之说：「如爱念生起时，便会

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悔。」末利皇后听后，白王说：「如是！大王！如是！大王！如爱念生起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悔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对末利皇后说：「听师宗之说后，其弟子必定会同于其主义。沙门瞿昙是妳的师父，因此之故，妳也会作如是之说，妳是他的弟子，因此之故，会作如是之说：『如果爱念生起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末利皇后白王说：「大王！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他，也可以遣使去看他。」

于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就告诉那利鸯伽（竹膊）梵志说：「你到沙门瞿昙之处，代我问讯沙门瞿昙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与否？而作如是之说：『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问候）您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沙门瞿昙实在作如是之说：如果爱念生起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吗？』那利鸯伽！如沙门瞿昙有所说的话，你就应当善受持诵。为甚么呢？因为像如是之人，终究不会打妄语的。」

那利鸯伽梵志受王的教言后，就往诣佛所，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佛说：「瞿昙！拘萨罗王波斯匿叫我代他问讯您的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吗？沙门瞿昙您实在作如是之说：『如果爱念生起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吗？」

世尊告诉他说：「那利鸯伽！我现在问你，你就随你所知的回答于我。那利鸯伽！你的意见如何呢？假如有人，其母命终的话，那个人就会发狂，心会大错乱，甚至于脱衣裸形随路而遍走，而作如是之言：『诸位贤者！看见我家母吗？诸位贤者！看见我家母吗？』那利鸯伽！以此事故，就可以知道，如果爱念生起时，便会生起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像如是的，如遇父、兄、姊、妹之死亡时，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儿妇如命终的话，那个人便会发狂，心会大错乱，会脱衣裸形，随路而遍走，而作如是之言：『诸位贤者！看见我的儿妇吗？诸位贤者！看见我的儿妇吗？』那利鸯伽！以此事故，就可以知道，如果爱念生起时，便会生起愁感、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那利鸯伽！往昔之时，有一个人，其媳妇暂时回归娘家时，那些诸亲

族欲夺而更嫁（硬要她改嫁他人），那位妇女听此消息后，便速疾的回到夫家，向其夫说：『夫君！现在当知！我的亲族强欲夺君您的媳妇，欲改嫁给他人，您欲作何计（有甚么办法吗？）』于是，那个人就牵执其妇人之臂，将人带入室内，作如是之言而说：『都同到后世吧！都同

到后世吧！』就用利刀斫杀其妇，并自害自己（同归于尽）那利鸯伽！以此事故，就可知道，如爱念生起时，便会生起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

那利鸯伽梵志听佛所说，就善受持诵，从其座位站起，绕佛三匝后而去。他回到拘萨罗王波斯匿之处，白王而说：「大王！沙门瞿昙确实作如是之说：『如果爱念生起时，便会生起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听后，对末利皇后说：「沙门瞿昙确实作如是之说：『如果爱念生起时，便会生起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末利皇后白王说：「大王！我问大王您，您就随所解答：您的意见如何呢？王您爱鞞留罗大将（为王之子，后登基为琉璃王）吗？」回答说：「实在很爱他。」末利又问说：「如果鞞留罗大将变易而有异（不言死，而言异，忌言也。）的话，王当如何呢？」回答说：「末利！如果鞞留罗大将变易而有异的话，我必定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末利白王说：「由于此事故，就会知道爱念如生起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

末利又问说：「王您爱尸利阿荼大臣（王有力的大臣），爱一奔陀利象（王所乘之象），爱婆夷利童女（王的女儿），爱雨日盖（释迦族摩诃那摩之婢女所生之女，伪装为王女，以应波斯匿王之求婚，后生鞞留罗），爱迦尸及拘萨罗国吗？」（拘萨罗国已占有迦尸国），回答说：「实在很爱。」

末利又问：「如果迦尸国，及拘萨罗国，有变易而易的话，大王您当会如何呢？」（当然是包括尸利阿荼大臣人等之事）。回答说：「末利！我所具足的五欲功德（五欲的性能），而能自娱乐的，都由那二国家，假若迦尸国，及拘萨罗国当会变易而有异的话（被他国所侵夺而灭亡）。我乃至会没有生命，更何况怎么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悔呢？」末利白王说：「由于此事故，就会知道爱念生起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

末利又问王说：「您的意见如何呢？为爱我吗？」王又回答说：「我实在很爱妳的。」末利又问：「如果我一旦变易而异的话，大王当会如何呢？」回答说：「末利！如果妳一旦变易而有异（死亡）的话，我必定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末利白王说：「由于此事之故，就会知道如果爱念生起时，便会生忧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的。」

拘萨罗王波斯匿对末利说：「末利！从今日起，沙门瞿昙，乃因此事之故，即是我的师父，我就是他的弟子了。末利！我现在自归依于佛与法，及比丘众（僧），唯愿世尊受我为其优婆塞（在家的弟子）！从今日起，终身都自归依三宝，乃至于命尽！」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及末利皇后，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七、八城经第六（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尊者为八城居士说成就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之十二甘露门。八城居士非常的欢喜，乃供养阿难美食，及居舍。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刚般涅槃后不久之时，

有众多的上尊名德比丘，都游行在于波罗利子城（华氏城，中印度摩揭陀国的新都），住在于鸡园（精舍）。

这时，第十居士八城（第十居士，八城人。也就是八城的居士，第十），持有很多的妙货，往至于波罗利子城，为了治生而贩卖（作商业）。于是，第十居士八城，其众多的妙货，乃很快就卖完（货卖速售），而大得财利（赚了很多钱），就欢喜踊跃。事后即出波罗利城，往诣于鸡园之众多上尊名德比丘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诸位上尊名德的比丘们，就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之心，成就其欢喜。用无量的方便，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就默然而住。

这时，诸上尊的比丘为他说法，劝发其渴仰，成就其欢喜后，于是，第十居士八城，白大德们说：「上尊们！尊者阿难，现今在于甚么地方呢？我欲往见他！」诸上尊的比丘们回答说：「居士！尊者阿难，现今乃住在于鞞舍离（广严）的猕猴江边的高楼台观，如果欲拜见他的话，可往那个地方。」

那时，第十居士八城，听后，就从座位站起，稽首诸上尊比丘之足后，绕他们的身边三匝后离去，就往诣尊者阿难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而白阿难说：「尊者阿难！我欲有所请问，能听允我的请问吗？」尊者阿难告诉他说：「居士！欲问便问，我听后会思其义而回答于你。」

居士问说：「尊者阿难！世尊，乃为如来、无所著、正尽觉，已成就慧眼，而彻见第一义（宇宙人生的真谛），而颇说一法：如果圣弟子能安住于漏尽无余，而得心解脱吗？」尊者阿难回答说：「如是！」居士又问说：「尊者阿难！世尊为如来、无所著、正尽觉，而成就慧眼，而彻见第一义（真谛），而怎样的说有一法，如果圣弟子安住于漏尽而无余，而得心的解脱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居士！多闻的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的境地），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依于此处（境地），而观法如法。他依于此处，而观法如法，住于其境界而得漏尽的，或者有是处（有这种事）。如果住于其境界，而不得漏尽的话，或者也会也于此法，而欲于法，爱于法，乐于法，静于法，而爱乐欢喜，而断尽五下分结（欲界的烦恼。贪、瞋、身见、戒取见、疑），而化生于彼（色界），而般涅槃，得不退转之法，终究不会再还来于这里。」

又次！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其心与慈俱在，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其心都与慈俱在，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其心之与悲、与喜，也同样的道理。而其心也与舍俱在，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依于此处（境地），而观法如法。他依于此处，而观法如法，住于其处而得漏尽的，或者有是处（有此事）。如果住于其处，而不得漏尽的话，或者会因于此法，而欲于法，爱于法，乐于法，静于法，爱乐而欢喜，而五下分结都断尽，而化生彼（色界），而般涅槃，得不退转之法，终究不再还来此世间。这就是所谓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成就慧眼，见第一义后，说有一法：如那圣弟子住于漏尽无余，而得心解脱。」

又次，居士！多闻的圣弟子，已度一切的色想（色无边处），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他住于此处，而观法如法。他住于此处，观法如法，住于其处而得漏尽的，或者有此道理的。如果住于其处，而不得漏尽的话，或者会因于此法，而欲于法，爱于法，乐于法，静于法，爱乐而欢喜，而断尽五下分结，化生于彼（色界），而般涅槃，而得不退转之法，终究不再还来于此世间。这就是所谓如来、无所著、正尽觉，成就慧眼，见第一义后，说有一法：如那圣弟子住于漏尽无余，而得心解脱。」

于是，第十居士八城，就从其座站起，偏袒着衣，叉手而白阿难说：「尊者阿难！甚奇！甚特！我问尊者阿难您，一种甘露之法门，而尊者阿难您乃于一时（一口气），为我说十二种甘露法门。现在此十二种甘露法门，必定会随其所依，得安隐而出。尊者阿难！犹如离开村里不远之处，有一栋大屋舍，开有十二门户，如人所为之故，而能进入于

其屋中。又有一人来，不为那人而求义及饶益，不求安隐而将那栋房屋烧掉。尊者阿难！那人必能得在于此十二门户，随所依而出，而得自安隐，像如是的我问尊者阿难有关于一类甘露门，而尊者阿难乃一时为我说于十二甘露的法门。现在此十二甘露法门，必定能随所依，而得安隐出。尊者阿难！梵志之法与律当中，所说的为不善之法与律，尚且应该供养师尊，何况又是我，怎么不供养大师尊者阿难您呢？」

于是，第十居士八城，就在于其夜中，施設极妙净美而丰饶的食噉含消（饮食物），施設饮食完毕后，在于平旦时，敷一座位，请住于鸡园的大众，以及鞞舍离众，皆来集在于一处，自行澡水，则以极妙净美而丰饶的食噉含消，亲手自斟酌，令大众饱满。令事完毕后收器物，行澡水竟，就持五百种物去买来之屋，别施于尊者阿难！尊者阿难纳受后，转施给与招提僧（招提为四方，招提僧就是游行于四方的比丘僧。）

尊者阿难所说的为如是，第十居士八城，听尊者阿难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一八、阿那律陀经（上）第七（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那律陀尊者应诸比丘之问，而简答四禅及漏尽为贤死贤命终，尤其是得证解脱生死之漏尽为极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诸比丘们，就在于晡时（申时，夕时），从他们的燕坐寤起，往诣于尊者阿那律陀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白言说：「我们欲有所问，如听允的话，才敢陈述。」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欲问便可以问，我听后会审思其中之义。」

这时，诸比丘们就问而说：「甚么叫做比丘之贤死，贤命终呢？」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如果比丘能够离开欲，离开不善之法（初禅），乃至能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的话，这就叫做贤死、贤命终的了。」

这时，诸位比丘们，又再问而说：「比丘之贤死、贤命终，这为最极的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比丘之贤死、贤命终，并不是以此为最极的。」

又次，诸位贤者！如比丘能得如意足，能得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以上为六神通），而得无漏，而心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能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而游止于其中、所谓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这叫做比丘之贤死、贤命终！」

这时，诸位比丘又问而说：「比丘之贤死、贤命终，也极于如是吗？（以此为最极，最完备的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比丘乃以此为贤死、贤命终之极的。」

于是，诸比丘听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乃善受持诵后，就从他们的座位站起，稽首尊者阿那律陀之足，绕三匝后离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九、阿那律陀经（下）第八（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尊者阿那律陀为诸比丘们讲说：见质直、得圣戒，修四念处、四无量心、四空定，得漏尽，为之不烦热死、不烦热命终。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诸比丘们，则于晡时，从燕坐站起，往诣于尊者阿那律陀之处，到后，稽首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他们白尊者说：「我们欲有所问，能听允，乃敢陈述。」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欲问便问好了，我听后，定会思其义而回答的。」

这时，诸比丘们即便问说：「甚么是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呢？」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如比丘见质直，以及得圣爱戒（圣者所爱之戒，四不坏净之第四信戒）的话，就叫做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

这时，诸比丘们又再问而说：「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是以这为极的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并不以此为极的。又次，诸位贤者！如果比丘能观察内身如身，乃至观察觉（受）、心、法如法（观察身、受、心、法的四念处）的话，就叫做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

这时，诸比丘们又再问说：「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是以这为极的吗？」尊者阿那

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并不以此为极的。又次，诸位贤者！如比丘之心，能与慈俱，而遍满于一方，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遍满于二三四方，遍满于四维上下，普周于一切，其心与慈俱，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像如是的心与悲、与喜，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心与舍俱，无结而无怨，无恚而无诤，极广而甚大，无量的善修，遍满于一切世间，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以上为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

这时，诸比丘们又再问说：「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是以这为极的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仁并不以此为极的。又次，诸位贤者！如比丘能度过一切色想（空无边处），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就叫做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修四空定。）

这时，诸比丘们又再问说：「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是以这为极的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并不以此为极的。又次，诸位贤者！如比丘能度过一切色想（空无边处），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而游止于其中，就叫做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修四空定。）

这时，诸比丘们又再问说：「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是以这为极的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并不以此为极。又次，诸位贤者！如有比丘，能度过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想知已灭，

而身触，成就而游止于其中（灭受想定），以及慧观，而诸漏已尽的话，就叫做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诸漏已尽）。

这时，诸比丘们，又再问说：「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是以这为极的吗？」尊者阿那律陀回答说：「诸位贤者！比丘之不烦热而死，不烦热而命终，是以此为极的了。」

这时，诸位比丘听尊者阿那律陀所说的，乃善受持诵，就从其座位站起，稽首尊者阿那律陀的双足，绕三匝后离去。

尊者阿那律陀所说的为如是，诸比丘们听尊者阿那律陀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〇、见经第九（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尊者为一位异学梵志说：如来并不一向都说世间为有常无常，以及如来之终不终等问题。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为佛陀般涅槃后不久之时，尊者阿难游行在于王舍城，住在于竹林迦兰哆园。

于是，有一位异学梵志，是阿难尊者还未出家时的朋友。他在于中午后徜徉，往诣于尊者阿难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坐在于一边。他对阿难尊者说：「我欲有所问，是否能听允我之问吗？」尊者阿难回答说：「梵志！你欲问便问好了，我听后会思其义而回答。」

异学梵志即便问说：「所谓对于此见，都舍置、都除却，都不尽于通常而说吗？所谓：世间为有常，世间为没有常（无常），世间为有底（有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即是身（生命〔我〕与身体为同一物），或者为生命（我）乃异，身体也异（我与身体为不同于一体）；如来终、如来不终（佛死后如来身为有一存在？或为无一不存在？）如来终不终（如来死后，也存在，也不存在）；如来也非终，也非不终（如来死后也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吗？沙门瞿昙知道此诸见，如应知道而知道吗？」

尊者阿难回答说：「梵志！所谓这些见解，是世尊，也就是如来、无所著、正尽觉，之所舍置除却，为不尽通说的。所谓世间为有常？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即是身（我即是身）？为命乃异而身异（我与身为不同的一物）？如来为终（死后无有，也就是不存在）。如来不终（死后还存在）？如来为终不终（存在不存在）？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死后也为存在，死后也为不存在）？世尊为如来、无所著、正尽觉，乃知此诸见，如应知而知的。」

异学梵志又再问说：「所谓对于此见，沙门瞿昙乃舍置除却，不尽于通常，所谓世间为有常？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即是身（我即是身）？为命异身异（我与身不同为一物）？如来终（死后不存在）？如来不终（死后存在），如来终不终（死后存在不存在）？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也存在也不存在）？沙门瞿昙到底是怎样的知道此诸见，而如应知而知呢？」

尊者阿难回答说：「梵志！所谓此见，则世尊，也就是如来、无所著、正尽觉，乃舍置除却，并不尽通说。所谓世间为有常，世间为无有常（无常住）。世间有底（有边），世间无底（无边）；命即是身（我即是此身体），为命异身异（我另有存在，身体和我为个别之体），如来终（死后已没有）、如来不终（死后还有存在），如来终不终（佛死后为无、为

有），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死后也是不完，也是并不是不完）呢？异学梵志！像如是之具，如是之受，如是之趣，如是之生，如是之至于后世，所谓此是世尊，也就是如来、无所著、正尽觉之所舍置除却，不尽通说，所谓世间为有常，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无底，命（我）就是身，为命异而身异，如来为终（死后为没有），如来为不终（死后还存在），如来终不终（死后为无、为不无），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佛死后也不是完了，也不是不完了）呢？像如是的知道此诸见，这些诸见都应如是而知知的。」

异学梵志白尊者说：「我现在要自归依于阿难您！」尊者阿难告诉他说：「梵志！你不可以自归依于我，如我自归依于佛那样，你也应该自归依于佛。」异学梵志白尊者说：「阿难！我现在要自归依于佛与法，以及比丘众，唯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身都自归依，乃至命尽。」

尊者阿难所说的就是如是，那位异学梵志听尊者阿难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二一、箭喻经第十（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鬘童子对于佛陀并不常言世间之有常、无常，有底、无底，乃至如来终、不终等问题，而有所不满。佛陀说出家学道的目的，并不是为此知见而来，假如求此见的话，就与义不相应，也就是无益而徒受烦苦而已。犹如有人，其身被毒箭射中，却说未可拔箭，应该要先知其由来，于是而一一的追问而命终。最后告诉他应学四圣谛之能趣于涅槃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舍卫国，住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鬘童子（舍卫城人，毘舍离种，波斯匿王的财务官之子，后出家而证果），独自一人在安静之处，燕坐思惟，其心曾作如是之念：所谓此见，为世尊舍置除却，不尽通说，所谓世间为有常，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有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我）即是身，为命异身异（我与身为个别体，而不同），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死后为没有，如来死后还存在），如来终不终

（如来死后为终了不终了），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如来死后也不终了，也不是不终了）呢？我不欲愿于此事！我不堪忍于此事！我不可此（不认此为对的）！假如世尊为我，一向而说世间为有常的话，我就会从佛去学梵行。假如世尊不为我说世间为有常的话，我就应当难诘他（反驳佛），就应舍弃佛而去。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为不终了，如来死后终了不终了，如来亦非终了，也非不终了呢？如果世尊为我而一向都说此是真谛，其余的都均为是虚妄之言的话，我就会跟从他去学梵行，假如世尊不为我一向而说这就是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之言的话，我就应当难诘他，然后舍弃他，而他往。

于是，尊者鬘童子，就在于晡时（申时，夕时），从其燕座起来，往诣于佛所，到后，稽首作礼，然后退坐在一边，他白佛而说：「世尊！我今天独自在安静处，燕坐思惟，心作如是之念：所谓此见，乃为世尊所舍置除却，不尽通说的，所谓世间为有常，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不终了，如来死后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也非不终了呢？我不欲此事（我不希望佛不常说这些事）！我不堪忍这些事！我认为此事

为不

可！如世尊一向知道世间为有常的话，则世尊当会为我说。假若世尊不一向知道世间为有常的话，当会直言为不知。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不终了，如来死后为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也非终了也非不终了呢？如世尊一向都知道此为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之语的话，世尊当会为我而说。假若世尊不一向知道此为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之语的话，当直言为不知道的。」

世尊问他说：「鬘童子！我本来颇（是否）为你，作如是之说：世间为有常，而你才要来从我学梵行的吗？」鬘童子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又说：「像如是的，我说：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有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我）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死后为终，如来死后为不终，如来死后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呢？我本来颇（是否）为你作如是之说：此为真谛，其余的都是虚妄之语，你乃来从我学梵行的吗？」鬘童子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鬘童子！你本来颇（是否）向我说：如世尊为我一向说世间为有常的话，我当会跟从世尊学习梵行吗？」鬘童子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为不终了，如来死后为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呢？鬘童子！你本来颇（是否）向我说：如果世尊为我一向说此为真谛，其余的都为虚妄之语的话，我当会跟从世尊去学习梵行吗？」鬘童子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鬘童子！我本来不向你有所说，你本来也不向我有所说，你乃愚痴的人的了！为甚么缘故，作虚妄而诬谤于我呢？」

于是，尊者鬘童子被世尊所诃责数，乃内怀忧戚，低头而默然，失辩而无言，如有所伺（好像在想甚么的样子）。

于是，世尊当面诃责鬘童子后，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愚痴的人，作如是之念：假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间为有常的话，我就不跟从世尊学习梵行。那位愚痴的人，就究竟不知真理，在于中间，而命终了（未知真理，就死亡）。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有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我）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为不终了，如来死后为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呢？如有愚痴的

人，作如是之念：如果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为之真谛，其余的皆为是虚妄之语的话，我乃不跟从世尊去学习梵行。即那位愚痴的人，究竟不得知道真理，在于其中间，就命终了。

犹如有人，身被毒箭射中，由于毒箭之故，受极重之苦。他有亲族，怜念他，愍伤他，为了他而求利义饶益安隐，便为其求箭医。然而那位中箭的人，却作此念：未可以拔箭！我应该要先知道那个人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名，如是之生（出身）？是为长？为短？为粗？为细？为黑？为白？为不黑不白？为刹利族？或为梵志、居士、工师等族？为东方？或为南方、西方、北方呢？未可先拔箭！我应先知道其弓为柘做的？或为桑、为槻、为角呢？未可先拔箭！我应该先知道其弓札，彼为是牛筋？或者为麋鹿筋？或者为丝的呢？未可先拔箭！我应该先知道弓色为黑？或者为白、为赤、为黄的呢？未可先拔箭！我应该先知道弓弦为筋？或者为丝、为纆、为麻的呢？未可先拔箭！我应该先知道箭干为木的呢？或者为竹的呢？未可先拔箭！我应该先知道箭缠为是牛筋？或者为麋鹿之筋？或者为是丝的呢？未可先拔箭！我应该先知道箭羽为飘（白面青羽之鸟）之毛呢？或者为鸚鵡之毛呢？为鸚鸡（大只鸡）之



毛呢？为鹤之毛呢？未可先拔箭！我应该要先知道箭 为鏃（箭镞之类，其形状为广长

而薄镰）呢？为矛呢？为铍（实剑而用刀削裹的）呢？未可先拔箭！我应该先知道作箭 师为如是之姓、如是之名、如是之生（出身）？长的为长（高）、为短（矮）、为麓、为细？为黑、为白，为不黑不白？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呢？那个人究竟（终归）并不知道这些，而在于其中间，乃告命终的了。

如果有愚痴的人作如是之念：假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间为有常的话，我就不跟从世尊去学梵行。那位愚痴的人，究竟不得知道真理，在于其中间，就命终的了。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有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我）即是身，为命异而身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不终了，如来死后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呢？如果有愚痴的人，作如是之念：如果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其余的均为是虚妄之语的话，我就不跟从世尊去学梵行。那位愚痴的人，究竟不得知此道理，在于其中间，就命终了。

世间为有常，由于此见之故，而跟从我学习梵行的话，此事乃为不然的。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有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我）即是身，为命异而身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为不终了，如来死后为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呢？由于此见之故，

而跟从我学习梵行的话，此事乃为不尽然的。世间为有常，有此见之故，不跟从我学习梵行的话，此事也是不然的。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而身异（命—我和身为不同而有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为不终了，如来死后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呢？有此见之故，而不跟从我学习梵行的话，此事乃为不然。

世间为有常，无此见之故，而跟从我学习梵行的话，则此事乃是不然的。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没有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我与身为不同），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不终了，如来死后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呢？没有此见之故，而跟从我学习梵行的话，则此事为不然。世间为有常，没有此见之故，跟从我学习梵行的话，则此事为不然。像如是的，世间为无有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无底，命（我）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为不终了，如来死后为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呢？无此见之故，而不跟从我学习梵行的话，则此事为不然。

世间为有常的话，就是那些所谓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像如是的，此淳大苦阴之产生。像如是的，世间为无常，世间为有底，世间为无底，命（我）即是身，为命异身异（我与身为异物），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为不终了，如来死后终了不终了，如来亦非终了亦非不终了的话，则所谓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忧戚、啼哭、忧苦、懊恼，像如是的，此淳大苦阴之产生。

世间为有常之事，我并不一向说此。为甚么缘故，我不一向说此事呢？因为此乃不是与义相应，并不是与法相应，非为梵行之本，不趣于智，不趣于觉，不趣于涅槃，因此之故，我乃不一向说此事。像如是的，世间为无常，世间为有底（有边），世间为无底（无边），命（我）即是身，为命异身异（我与身不相同），如来死后为终了，如来死后为不终了，如来死后为终了不终了，如来死后为非终了亦非不终了，等事，我都不一向说此事。为甚么缘故，我乃不一向说此事呢？因为这些事并不是与义相应，并不是与法相应，并不是梵行之本，不趣于智，不趣于觉，不趣于涅槃，因此之故，我乃不一向说这些事的。

到底甚么法，是我一向都在说的呢？下面的这些义，就是我一向所说的：苦、苦之集、苦之灭、苦之灭道迹，就是我一向阐说之法。为甚么缘故，我乃一向都说这

些法呢？因为这是与义相应，是与法相应，是梵行之本，是趣于智 趣于觉 趣于涅槃

之故，因此之故，我乃一向阐说此法 如这是不可说的，则不说，可说的，则说 应当要如是而持！应当要如是而学！」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二、例经第十一（第五后诵）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诸比丘：如欲断无明，别知无明，乃至老死的话，就应修习四念处 四正断 四如意足 四禅 五根 五力 七觉支 八支圣道 十一切处，十无学法。佛陀并详说各项之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化在于舍卫国（舍卫城），住锡在于胜林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念处。甚么叫做欲断无明的话，当应修学四念处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

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恶，乃至断五盖（欲贪、瞋恚、昏眠、掉悔、疑等能覆盖善心）、心秽、慧羸（无智慧），而观察内身如身（观身不净），至于观觉（观受是苦）、心（观心无常）、法如法（观法无我），这叫做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念处。像如是的数断（屡次的断灭），和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也是同样的道理。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念处。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念处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为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观察内身如身，至于观察觉（受），观察心，观察法如法（观察身为不净，受的为苦的，心为无常的，诸法为无我一色受想行识等结成之故），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念处（身受心法）。

欲断除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正断（1.断断，恶法断之又断。2.律仪断，持戒律、守威仪，不使恶起。3.随护断，随顺守护正道，使不退没，令恶法不起。4.修断，修作正道，使其增长，而断除诸恶。）甚么为之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正断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

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已生起的恶不善之法，为了断此恶法之故，发欲（发心）而求方便，而精勤，而举心去断它；未生起的恶不善之法，为了不生此法之故，发欲（发心）而求方便，而精勤，而举心去断它；未生起的善法，为了生起之故，发欲（发心）而求方便，而精勤，而举心去断它；已生起的善法，为了久住不忘、不退、增长、广大，修习具足之故，发欲（发心）而求方便，而精勤的举心去断它。这叫做欲断除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正断（经文之四断：1.已生恶，令消灭，2.未生恶，令不起，3.未生善，令生，4.已生善，令增长，其义都同）。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如果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正断。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正断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

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除五盖、心秽、慧羸。已生之恶不善之法，为断除之故，发欲而求方便，而精勤举心去断它；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为了不生之故，发欲而求方便，而精勤举心去断它；未生的善法，为了其生之故，发欲而求方便，而精勤举心去断它；已生的善法，为了久住不忘、不退、增长、广大修习之故，发欲（发心）去求方便，而精勤举心去断它。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正断。

欲断除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如意足（1.欲定，依欲之力，故定引发而起。2.勤定，依勤之力，3.心定，一心专注欲心之力，4.观定，依观之力，故是引发而起。通常都为四神足）。甚么为之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如意足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除五盖、心秽、慧羸。修习欲定如意足，而成就断行，依离，依无欲、依灭，而趣于非品。像如是的修习精进定（勤定）、心定，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修习思惟定（观定）如意足，而成就断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这叫做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如意足。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如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如意足。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如意足呢？如有时如来之出现于世，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

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除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欲定如意足，而成就断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像如是的修习精进定、心定，也同样的道理。而修习思惟定如意足，而成就断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这叫做如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如意足。

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禅。甚么为之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禅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除五盖、心秽、慧羸。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达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禅。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如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禅。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禅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除五盖、心秽、慧羸，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四禅。

欲断除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五根。甚么为之欲断除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五根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叫做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五根。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如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五根。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五根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五根。

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五力。甚么为之欲断除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五力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除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这叫做欲断无明的话，就

应当要修习五力。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如欲知道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五力。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五力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五力。

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七觉支（能觉了之法，有七种支派分齐，故也为七觉分，也就是觉法分为七种）。1.择法觉支，用智慧观察诸法时，善能拣择简别真伪。2.精进觉支，用心专一，没有间歇，而行真法。3.喜觉支，心契悟真理，而得欢喜。4.轻安觉支，所谓除觉分，所除身心的粗重，使身心轻利安适。5.分觉支，常明记定慧而不忘，使之均等。6.定觉支，使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7.行舍觉支，舍诸妄谬，舍一切法，平心坦怀，更不追忆，是舍之心所。甚么为之欲所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七觉支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为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1)念觉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起于非品。像如是的修学、(2)择法

觉支、(3)精进觉支、(4)喜觉支、(5)息（轻安）觉支、(6)定觉支，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修学(7)舍觉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起于非品，这叫做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七觉支。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如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七觉支。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学七觉支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念觉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像如是的修学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息（轻安）觉支、定觉支，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修学舍觉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学七觉支。

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修学八支圣道。甚么为之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修学八支圣道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正见，乃至修学正定的八正道。这叫做欲所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学八支圣道。像如是的数（屡）所、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而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八支圣道。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学八支圣道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正见，乃至修学正定之八圣道，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学八支圣道。

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学十种一切处（十遍处）。甚么为之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学十种一切处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乃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第一之地一切处（地大遍一切处），四维上下都不二而无量（观察地大遍满于一切处，使无间隙之观法。以下水、火、风、青色、黄色、赤色、白色、空、识，都同）。像如是的，修习水大遍一切处、火大遍一切处、风大遍一切处、青遍一切处、黄遍一切处、赤遍一切处、白遍一切处、无量空处遍一切处，都同样的道理。而修习第十之无量识处遍一切处，四维上下都不二而无量，这叫做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十种之遍一切处。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

十种之遍一切处。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十种之遍一切处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第一之地大遍一切处，四维上下都不二而无量。像如是的修习水大遍一切处、火大遍一切处、风大遍一切处、青遍一切处、黄遍一切处、赤遍一切处、白遍一切处、无量空处遍一切处，都同样的道理。而修习第十之无量识处遍一切处，四维上下都不二而无量，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十种的遍一切处。

欲断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十种无学法（(1)正见、(2)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精进、(7)正念、(8)正定、(9)正智、(10)正解脱）。甚么为之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十种无学法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行，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无学的正见，乃至修学无学的正智，这叫做欲断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十种无学之法。

（八正道加正智、正解脱）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修习十种无学法。甚么为之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十种无学之法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此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无学的正见，乃至修习无学的正智，这叫做欲别知无明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十种无学之法。

如无明那样，行，也是像如是的；如行那样，识，也是像如是的；如识那样，名色，也是像如是的；如名色那样，六处，也是像如是的；如六处那样，更乐

（触），也是像如是的；如更乐那样，觉（受），也是像如是的；如觉那样，爱，也是像如是的；如爱那样，受（取），也是像如是的；如受（取）那样，有，也是像如是的；如有那样，生，也是像如是的。如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念处。甚么为之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念处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观察内身如身，至于观察觉（受）如觉（受），观察

心如心，观察法如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叫做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念处（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等，都是同一道理，以下同）。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而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念处。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念处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五盖、心秽、慧羸，而观察内身如身，乃至观察觉（受）如觉（受），观察心如心，观察法如法，这叫做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念处。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要修习四正断。甚么为之欲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正断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已生之恶不善之法，为了断灭它之故，而发欲求方便，而精勤举心而断灭它；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为了不生它之故，而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而断它；未生的善法，为了其生起之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而断（断恶念，使善心生起）；已生起的善法，为了其久住不忘、不退、增长、广大，修习具足之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而断（断会阻碍善之法），这叫做欲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正断。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正断。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正断呢？如有时如来

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已生之恶不善之法，为断之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而断；未生的恶不善之法，为不生之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而断；未生的善法，为其生起之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而断；已生的善法，为其久住不忘、不退、增长、广大，修习具足之故，发欲求方便，精勤举心而断，这叫做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正断。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四如意足。甚么为之欲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如意足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所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欲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

品。像如是的修习精进定如意足，修习心定如意足，修习思惟定如意足，而成就断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起于非品，这叫做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如意足。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如意足。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如意足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所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欲定如意足，成就断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像如是的修习精进定如意足，修习心定如意足，修习思惟定如意足，而成就断行，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这叫做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如意足。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禅。甚么为之欲所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禅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禅。像如是的数

（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禅。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禅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初禅），乃至得第四禅成就而游止于其中，这叫做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四禅。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五根。甚么为之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五根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叫做欲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五根。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五根。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五根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这叫做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五根。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五力。甚么为之欲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五力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这叫做欲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五力。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的话，

就应当修学五力。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五力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信力，修学精进力，修学念力，修学定力，修学慧力，这叫做人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五力。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七觉支。甚么为之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七觉支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念觉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像如是的修学择

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息觉支、定觉支，修习舍觉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这叫做欲断灭老死的话，当应修学七觉支。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七觉支。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七觉支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念觉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像如是的修学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息觉支、定觉支，修学舍觉支，依于离，依于无欲，依于灭，而趣于非品，这叫做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七觉支。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八支圣道。甚么为之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八支圣道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正见。乃至修学正定，为之八，这叫做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八支圣道。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的话，

就应当修学八支圣道。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八支圣道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正见，乃至修学正定，为之八，这叫做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八支圣道。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十种的遍一切处。甚么为之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十种的遍一切处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第一地大遍一切处，遍于四维上下为不二，而无量。像如是的修习水大遍一切处、火大遍一切处、风大遍一切处、青遍一切处、黄遍一切处、赤遍一切处、白遍一切处、无量空处遍一切处，都同样的道理，修习第十之无量识处遍一切处，遍于四维上下为不二，而无量，这叫做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十种遍一切处。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

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十种遍一切处。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习十种的遍一切处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习第一地大遍一切处，遍于四维上下都不二，而无量。像如是的修习水大之遍于一切处、火大遍一切处、风大遍一切处、青遍一切处、黄遍一切处、赤遍一切处、白遍一切处、无量空处遍一切处，都同样的道理。修习第十之无量识处遍一切处，四维上下都不二，为无量，这叫做欲别知老的话，就应当修习十种的遍一切处。

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十种的无学法。甚么为之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要修学十无学法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无学的正见，乃至修学无学的正智，这叫做欲断灭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十种无学法。像如是的数（屡）断、解脱、过度、拔绝、灭止、总知、别知、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十种无学法。甚么为之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十种无学法呢？如有时如来出现于世间，为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他乃断灭，乃至断灭五盖、心秽、慧羸，而修学无学的正见，乃至修学无学的正智。这叫做欲别知老死的话，就应当修学的十种无学法。」

佛陀所说的就是如是，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六十完

## 传译

在四阿含经里面，中阿含经乃收集那些不长，也不短的经典，故名为『中阿含经』。里面分为十八品，计为二百二十二经，为六十卷本的。

据说汉译的中阿含经，曾经有前后二次，第一次的乃载在于『出三藏记集』第十三卷。说吐火罗国（兜佉勒国，月支国，位于葱岭的西南，为乌浒水上游的国名）的沙门，昙摩难提（法喜），在于前秦的符坚建元二十年（公元三八四），至于姚萇的建初六年（三九一）的中间，曾经在于长安翻译增一阿含经，及中阿含经，计为一百卷（曾一阿含四十一卷，中阿含五十九卷）。乃以难提口诵梵文，竺佛念（凉州人，甘肃武威）译出中文的。

又说符坚的臣中，有一位武威的太守，名叫赵政（东晋洛阳清水人），虽遇慕容冲的叛逆，而扰动关中，但是并不以为怀。仍然在长安城中，聚集义学，请难提大师译出中阿含经及增一阿含经等经论。后来及至姚萇之逼入关内，人情危阻时，难提

乃辞还西域，不知其去向。这就是记在于『高僧传』第一卷里面的第一译（此第一次的翻译本已遗失。）

第二译为罽宾国（北印度，迦湿弥罗，现在的克什米尔一带之地）出身的瞿昙僧伽提婆（众天）所译出的。提婆传在于『出三藏记集』第十三卷，及『开元释教录』第三卷。和『高僧传』第一卷，都大同小异。为建元年间到长安来宣扬佛法的高僧。那个时候正是释道安（河北人，常山扶柳）在于长安受秦王符坚的特别待遇之时，前记的难提曾受其协助，而达成其宏经与翻译的大事。『出三藏记集』第十三卷曾记载说：『乃与安公（道安）共请出经』，则知两人的关系。

当时，曾值慕容冲的兵乱，并遇道安大师之忽然逝世（建元二十一年，三八五），因此，虽然经典已译出，但是也来不及订正。到了后来，山东已渐平静，提婆就和冀州的沙门法和，一同入于洛阳。在那里经过四五年的时间，一方面宏扬教义，另一方面则学习语言（晋语），而渐渐的发觉前人所译的经典乃有些不正确的地方。后来于隆安元年（三九七）游化于京师时，巧遇王元琳。王氏为东亭侯，为一优婆塞（虔诚的在家居士），曾经建立精舍，招集十方的学徒，以便研习经典与翻译



经典的工作。提婆就是在他所建立于扬州建康县的精舍里，翻译吾人所看到的此一『中阿含经』的。此经虽然经过七个月即告完成（已有语言的素养，故隆安一年十一月至二年六月，就能翻译完毕），但是兵难扰乱的时代，实在还是来不及十分的校正书写流传，到了隆安五年（四〇一）才达成此一大事的！

：有关于译主的问题，在于经末，有道慈大师的『中阿含序文』（后出中阿含经记），里面所记述的，乃以僧伽罗叉（众护）为译胡文（梵文）的人，提婆则转译梵文为晋文，道慈为笔受（笔录），李宝与康化共为书记。然而从来都以提婆大师为译主的方式传流下来的。

## 后出中阿含经记

往昔的时候，释法师（昙摩难提）所译的中阿含经为第一译本（出三藏记卷十三、高僧传卷第一），在于长安，译出中阿含，增壹阿含：阿毘昙（鞞婆沙论十四卷）、广说、僧伽罗叉（所集经三卷）阿毘昙心（论四卷）婆须蜜（世友所集诗十卷）、三法度（论三卷）、二众从解脱、从解脱缘（以上诸经、律、论的译本，现在只存增一阿含经、阿毘昙心、婆须蜜、三法度）等经文。这些诸经律（包括论），有百余万言，然而都违本旨，名不当实，依稀（仿佛不明）的属辞，句味也很差，实在是由于翻译的人造次（很冒昧），而未善（不熟）于晋言（指当时通用的语言）的缘故，致有如是这般的结果而已。当时则际遇燕秦交战，关中大乱（指姚萇入寇于辟内之事），于是，良匠都背于世之故，就不能获得改正的机会。乃经过数年的岁月，一直到了关中小清（稍要），冀州的道人释法和（荥阳人），以及罽宾（迦湿弥罗，北印度）的沙门僧伽提和（提婆），乃招集门徒，俱游化于洛邑，在那里经过四五年的期间，研讲而遂于精，他们就渐渐的晓得汉语，然后则知道先前所译的失误之处。于是，和（释法和）乃追恨先前的失误，就跟从提和（提婆），而更于译出阿毘昙，以及广说。自此以后，这些诸经律乃渐渐的悉皆译正，唯中阿含、僧伽罗叉、婆须蜜、从解脱缘等，未曾更译出来而已。

这时，僧伽提和（提婆），曾经进而游化于京师，应其运而传流教化，法施在于江左。那个时候，晋国的大长者尚书令卫将军，东亭侯优婆塞王文琳，乃常护持正法，以此为之自己的责任，也就是所谓檀越（檀为檀那，译为布施，越为超越，布施即能超越而渡过苦海，为施主之义）。他为了出版经书之故，乃造立精舍，延请有道行的出家人一释慧持等大德，和义学的沙门四十余人，都布施他们日常生活的诸物，使他们都能安住，所谓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等四事，均没有缺乏。又豫请经师僧伽罗叉（众护），常时供养数年，然后乃以晋隆安元年（东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历为三九七年），丁酉之年，十一月初十日，在于扬州丹阳郡，建康的县界，在其精舍，更译出这一部『中阿含经』。

在译场时，首先请那位罽宾国的沙门一僧伽罗叉为译主（或执本），请他诵出胡本（梵本，印度的原文），请僧伽提和（僧伽提婆）转译梵语为晋语（当时当地的国语。他是译语，或传语的主脑人物），请豫州的沙门道慈为笔受（笔录），吴国的

李宝、康化二人，则共同担任书记的工作（译写而记出的经文，就是第二译本的底本），至于隆安二年，戊戌之岁（岁次为戊戌年），六月二十五日，草本始于完毕。此『中阿含经』，大凡有五诵，计为十八品，有二百二十二经，含算为五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分为六十卷。

这时，遭遇国家的大难，因此，并未实时正书，乃至于隆安五年（公历四〇一年，鸠摩罗什于此年到长安），辛丑之岁（岁次为辛丑），方得正书，方得校定而流传。其先前之人所传译的，比准于其先译出之本（昙摩难提之第一译本，已不存），乃大有不同。在这二百二十二经当中，如果委靡（委曲）顺从的话，则恐怕会失去圣旨（经意），假若从本之制的话，就名类多异于旧的，而会逆忤先习，不能怙服（顺服）众情，因此，其人乃不得自专，有时改本，而从于旧名而已。然而五部的异同，谁能知其为正呢？道慈（笔受者）我的愚意乃为快快（心不满足），在于违本之故，而改诸名，均于抄出注下，新旧二者都于俱存，别出而为一卷，和目录相连，以提示于后世，使将来的诸位贤者，都能得知同异，得更采访。倘遇高明的外国的善于晋言与胡语（印度语，梵语）之方言的人，就得访其得失，而刊之，而从于正。

（文档结束）

中文简体化说明：

本电子档由网友自由的风（QQ: 438279207）根据勤定比丘发布的悟慈长老著作繁体电子版制作，采用FlipPublisher逐页提取原始档文字，由Word转化为简体文字。仅供佛友方便修习之用。所有版权归属原始版权的拥有者。由于逐页提取，如有转换疏漏之处，请联系 [zgjs@21cn.com](mailto:zgjs@21cn.com) 修正。

原始档案内附版权申明：

各位法友先进：

台南开元寺前住持悟慈长老著作之( 四部阿舍经白话翻译 )今已出刊成书，若欲请洽者，台南市观音讲寺洽购。TEL:062227420

本电子书，属 勤定比丘自行出资打字制作电子档案与校稿，免费欢迎下载阅读。但不得用于出版贩卖等商业行为，恐有触犯著作权法。

观音乡 大觉寺住持 勤定比丘 合什

观音乡大觉寺联系电话请拨: 035618425 034732570 0930909876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

PS:四部白话阿舍藏电子书皆采用FlipPublisher韧体制作，内附{电子书主程序安装}，请先安装后，即可使用该韧体阅读，并祈法喜盈满，世尊正法律常驻娑婆。

大觉寺 悟慈长老数字图书馆 谨启